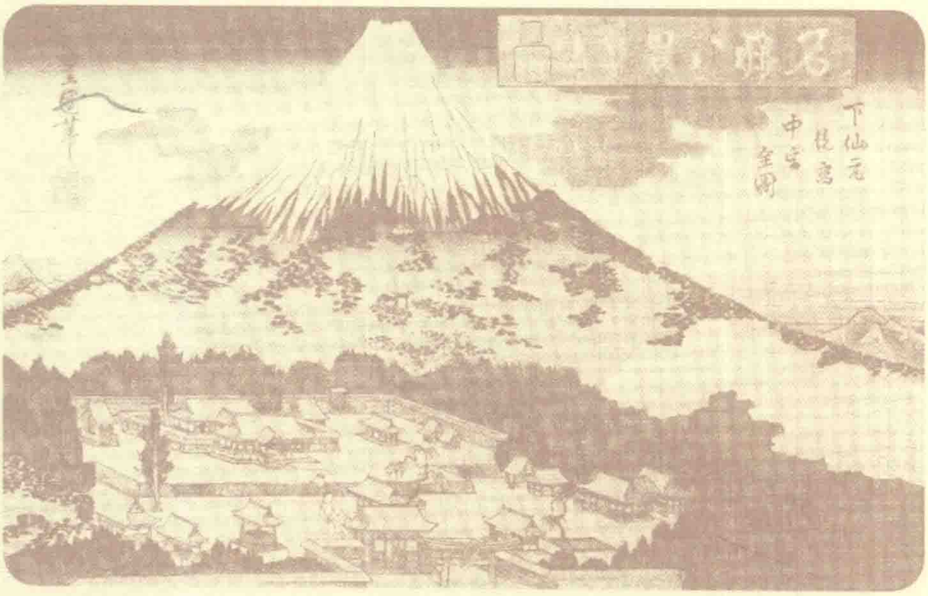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三十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近藤圭造　撰

新國史略

明治九年（一八七七）增田氏刻本

第三十四册目錄（總第53册）

近藤圭造編纂

新國史略

東京　增田氏藏版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七）
增田氏刻本影印

頃日近藤君編新國史略剞成請序于余余受而繙閲不終卷嗟賞而曰是讀史家之至寶也耳何則明治一新以來紀年史編其種雖夥率屬殘卷零冊事蹟顚末輙不

易討究况於童幼習誦乎今如斯編其記載簡明採擇得宜使大政沿革成敗之迹瞭然於一矚間洵可不謂之至寶乎夫明珠與瓦礫人皆知所擇而明珠委於泥塗瓦礫反爲至寶者不爲不多豈不一嘅哉近藤君既擇其至寶著明諸世又有益于童幼固匪淺尠余深嘉斯書之成因贅數言於卷端以還之

歲在疆圉赤奮若之七月

耐翁江川泰甫

凡例

一戊辰一新為編國史者之最可詳記者如其業乃
有史官焉今此編起筆於此際亦畧述耳故冠以
新國史略四字而古今沿革皆必有其起頭非遽
而變者若不知其變之所由生則何以知大勢之
歸一其如斯易々耶故此編溯而挾叙嘉永年間
米國軍艦駛入本邦以來之事蹟以知天下人心
之離彼合此非一旦而來者蓋司馬公通鑑既有
此例今倣之

一諸神天皇及詔勅皆不擡頭闕字者從時令
一制度沿革係原始者皆書之
一當時之事異說百出擇其正者從之雖質諸當其
時處其事者仍多遺漏況有不能親質諸其人者
乎要如引書概係官撰者官撰者實錄也實錄之
体有於事情不暢達者故不得取野史外乘而足
寘眞者而不記入焉讀者幸諒之

編者識

新國史略目録

新國史略卷之一

三河　近藤圭造　編纂

慶喜奉還大政

今上天皇御宇慶應三年丁卯冬十月將軍德川慶喜上表請辭將軍職奉還大政

墨使始至浦賀

先是嘉永六年癸丑六月北亞墨利加將陂理帥兵艦四艘突入相模浦賀呈書幕府請修好互市二事幕府答曰奏事於天朝謁衆議俟明年令傳報四艦尋去前中納言齊昭水戶細川齊護越中守立花

奏墨使事

鑑寛飛驒守請以部兵攘之幕議謂昇平日久武備不完宜先為之備而拒絕初四艦泊港時發空熕隸卒亦犯禁上陸假之神奈川港豫測量淺深吏詰之陂理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吾為之先鋒耳其狀頗強梁云幕府使老中脇坂安宅入奏墨使之事孝明天皇宸憂乃奉幣於七廟伊勢石清水上下加茂松尾平野春日稻荷及勅七大寺東大西大興福元興大安藥師法隆祈四海靜謐是年七月將軍家

將軍家慶薨　魯使入長崎

慶薨詔以家定為大將軍尋魯西亞使布恬廷帥兵艦四艘入長崎又上書幕府懇乞三事一修好其二正樺太島境界其三開市我海口交易貨物及本國兵船往來北墨者有急需物于我則給

賜答書

之家定遣奉行等賜答書于魯使其略曰項日合衆國來乞互市爾後列國為市者必踵至矣我盡全國之力應承星羅碁布之萬國其力之給不給未可知也且如我境內邦土之貢擔其多寡豈且夕可辨之耶況如斯鉅重大事須奏京師告之列侯議定而後從事布恬廷受答書乃去初墨艦之去也譯其書翰

爭獻海防策　安政元年墨使復至

下列藩及麾下議之於是曰戰曰和爭獻其論策物情恟恟幕府命會津熊本萩鳥取諸藩戍武相房總沿海時齊昭獻大砲七十二門於幕府安政元年甲寅春墨將陂理再帥兵艦七隻入浦賀進泊本牧發空熕量海底副將阿單須遂迫品海設假館於橫濱齊昭

始許泊港給物

及齊護等復請乘機拒絕之大張國威老中阿部正弘伊勢守福山藩主等不從遂接墨使於假館饗之賜米百斛令諸藩撤武相豆總陣營自去年六月徵兵凡三十餘万人至是罷歸三月始許墨艦泊下田箱館二港給缺乏物件尋許其泊長崎時松代儒臣佐久間修理博通蕃書善火技每曰方今要務宜航海審虜情且遣人殊域學製艦技巧則操船之方自熟益莫大焉幕府不納修理後遂坐吉田寅獄幽其藩既而見釋入京師唱開國論遂為游士所刺殺

咬留吧上書

七月咬留吧都督漸涅喇兜使甲比丹上書長崎奉行水野忠篤言本國大英女王以僕為水軍將命討魯軍且欲帥兵艦

英使上書
魯艦入大坂
齊正築熕臺
復置箱館奉行
銷梵鐘令
墨請測量
蘭人獻汽船
開拓蝦夷地
墨使來

先發我王望親睦日本政府請審事情許其艦入長崎諸港幕議然之閏月英使至長崎（呈書曰我王援土耳其與魯國交兵若接貴國近海或有薪水缺乏則幸給與之魯斯亞）幕府延見英使乃許其請使船尋去既而魯艦用我國字樹旗自南海入大坂幕府檄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尋使井伊直弼（掃部頭〇彥根藩主）常守衛皇宮又命酒井忠義（若狹守〇小濱藩主）等以下分戍京師且命築熕臺於沿海無幾魯艦退去是年鍋島齊正（肥前守號閑叟〇肥前藩主）築熕臺于神乃伊王二島乃成奏復置箱館奉行（竹內保德堀利熙補之）二年（乙卯）春家定奉詔令五畿七道銷梵鐘以鑄大小砲蓋備海防也（尋事止）四月墨船至下田乞測量海底幕府報令俟後命尋蘭人至長崎獻汽船及小銃家定遣矢田堀鴻（景藏）勝麟（後安房守）等就蘭人學操船術（蓋傳習之始）是年冬家定奏開拓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先是命松前崇廣上東西蝦夷地以直隸幕府又命伊達慶邦佐竹義睦等分戍之）三年（丙辰）七月墨使巴爾理斯執貿易全權來下田請親謁將軍呈其國書老中正弘以下大憂之密議以國力不給不許通商（或曰墨之應接

許墨使謁見
齊昭以下諸藩上疏
延見墨使
奏墨使事
勅徵三家諸大名言
定約互市

已失其機會今噬臍無及也深切齒云）四年（丁巳）七月始奏京師許墨使謁見（先是齊昭辭參幕政蓋以待外國不滿其意也於是齊昭父子及溜直諸藩上疏切論以見墨使齊昭又上書前閣白政通請其停止謁見而加賀薩摩以下二十一藩上書曰今墨使尊大已國輕蔑本朝抗言不直若依寬永以前例許見之恐大損國体敢請墨使謁見之日皆免牙參蓋諸藩不肯許延見故及之牙參班列）十一月家定遂延見巴爾理斯于大城受國書賜物且饗之尋巴爾理斯再上書固請府下置宰十港開市是夏幕府命講武所都肄海軍五年（戊午）正月家定遣老中堀田正篤（備中守〇佐倉藩主）儒臣林韑（大學頭）等西上具奏墨事請勅許天皇乃召大臣參議等議之者再三公卿不悅幕議時（蜂須賀茂韶私上書切論幕府優柔不斷馴致今日之事）朝議紛然乃召正篤傳勅曰墨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今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宜與三家諸大名更議而奏正篤奉命飯江戶移告勅書列藩乃召巴爾理斯告以有我闔國會同商議之事定約延期六月魯艦入神奈川墨艦入小柴（其意英佛軍艦將至二船先報之也因上言曰二國乘勝清國之戰將來乞其所欲我憂貴國不耐誅求苟聽嚮所請條約則我諭二國居間圖無事）大老井伊直弼等以爲事已逼徒俟勅許恐踏清

議定幕嗣　家定薨　黜齊昭等

劉覆轍。乃與巴爾理斯計、參酌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而奏之京師。於是徳川慶恕（尾張大納言、言後變慶）慶篤（水戸中納言）慶喜（一橋刑部卿）慶永（越前中將）建言破條約奉勅、而諸藩烈士卓犖激徒大憤慨攘夷之論益起。時家定疾篤、議定幕嗣。（先是齊昭以家定不肖且無子、欲使其子慶喜為之嗣、以張國威。慶恕慶永等亦屬心慶喜。直弼獨沮之、遂迎紀伊宰相以為世子、改名家茂。乃齊順之子。）八月、家定薨。直弼擁立家茂、勢威益熾。尋黜齊昭慶篤慶喜、命慶恕慶永退隱。九月、諸奉行等會魯英蘭佛四使、改舊約印署、皆准墨使。自是

五國同約　詔齊昭輔幕府　六年　幽親王諸公卿

五國各同其約。（其條曰、永相和親。曰、自明年六月剏互市、開神奈川港。曰、後又置市場于江戸、且開兵庫港、置市場於大坂。曰、聽設館庫于神奈川兵庫等五港。曰、禁糶米麥、時給其乏絕。曰、貨幣互行國內。曰、銅用要器之餘貿之。曰、嚴禁阿片烟草。）先是下詔起齊昭輔幕府。蓋以家茂尚幼、國家多事也。（初齊昭之見黜也、鞅々不樂、欲奉勅以遂事、而其臣鵜飼吉左與藩士日下部裕進等謀、欲得勅旨、周旋甚力、更得起齊昭。勅降於水戸時、井伊直弼使人諜京師、悉知其狀、乃大索執水戸黨及誹議幕政者、長野主膳謀之。）

六年。（己未）詔幽尊融親王（粟田宮）以下諸公卿。其家士高橋（兵部大輔）小林（民部大輔）等、及宮女村岡、悉檻致江戸、尋縛執橋本左内（越前藩士）等以下於江戸、亡慮六十餘人。（蓋以

開三港貿易　斷水戸獄

憤幕府之專恣、下內勅于水戸故也。是時鵜飼吉左、安藤帶刀、茅根伊豫助、梅田源次、頼三樹三郎、飯泉喜內、日下部伊三次、藤森恭助等、皆在其中。）是夏、幕府開横濱長崎箱館三港、許人民貿易、須五國條約于天下。自是海舶樹畫日船標、為我全國徽號。八月、幕府斷水戸獄、遂禁錮齊昭于本國、幷幽其子慶篤慶喜、屛居太田資始（備後守、時為老中）、黜岩瀨愿（作事奉行）永井尚志（軍艦奉行）等、尋斬鵜飼吉左父子、及吉田松陰、頼醇以下數人、其餘禁錮流竄。（初直弼之議刑、資始諫宜從寛典、板倉勝靜、佐々木顯發亦諫、直弼不從、遂以獨斷行之。時人謗其濫刑、比之後漢黨錮之禍云。）十月、江

萬延元年　櫻田之變

戸城火。明年（萬延元年庚申）三月、水戸臣齋藤監物、佐野竹之助等、與薩臣有村兼治、其擊井伊直弼於外櫻田、殺之。（此日大雪、敵明諸士會愛宕山、束裝訣飲、潛結伍隊、抵櫻田門、或人若登營者。關與乃至、諸士踊躍直驚其前驅、前與驚駿、數士自左右起、刺其輿、從士搏鬪、自以與犯亂。諸士縱橫亂所、遂斬直弼、提其首而去、死傷二十餘人。諸士亦被創、盜物竹之助等詣老中脇坂安宅自首、乃上書、其畧曰、直弼常挾幼主、逞威福、黜列侯、蔑下正義、人擅作三家、殺附羈羽翼、為非所恫喝、不待勅許、擇條約、又遣人誣設九條公、忌粟田宮英明、幽之、其他黜諸公卿、遂至議至尊讓位。臣等不能一日與此奸賊共戴天、因為天下誅之、請速就死。二士重創、尋死云。）其黨自殺或見刑。幕吏皆以為暴舉、必奉前中納言意也。是

齊昭卒
利熙死諫
始遣使于墨
文久元年
水藩脫籍
襲英館
赤隊
和宮降嫁

年秋。齊昭卒。私諡曰烈公。家茂解慶恕慶喜禁錮。十一月。堀利熙（織部正。外國奉行）與老中安藤信正（對馬守。磐城平藩主）大論時事于營中。遂呈書自殺。其邸。（其略曰。墨領事官請貴邸塞論我政務。閣下尊之如師父。遂締結伯之義。渠賜衣帛珠玉巨萬。閣下酬以利與數郡及古全一萬鎰。渠帥倒之際。挑閣下侍婢。閣下舍而不問。渠請築館于殿山。閣下許之。甚則渠論廢帝之事。閣下使國學者探索口典。僕竊扼腕切齒。血涙如灑。是所以為閣下以死諫之也。閣下指老中）是歲春。幕府始遣使節於墨。至是皈復命。明年（辛酉）遂遣使英佛魯墨蘭普六國。文久元年（辛酉）春。水戶藩士二百人脫籍。屯長岡驛。游士嘯聚。至千八百人。起寨于常陸上毛下總要衝。曰。紹故黃門遺志以舉義旗也。江戶戒嚴。因命諸侯警備洋人所館諸寺。又遣講武所士護衞橫濱蕃館。五月。水戶亡命有賀重信等。襲東禪寺英館。揮槍殺傷英卒三人。英使怒。詰責。下政府無其制群下之權。將以兵逼說論再三。事裁平。自是英置兵橫濱。戎裝赤目。曰赤隊。明年與英人死者親族洋銀三千元。先是。詔以皇妹親子為內親王。即和宮。乃東下。至明年春。婚成。（初。家茂使宮婢勝光院西上奏請尚皇妹和宮。天皇乃依吉子內親王東降例。遂許之。至是降）

二年
坂下之變
茂久慶親論疏
雅樂上奏

嫁。儀仗盡善美。幕費鉅萬。蓋由調停公武。防激徒煽動朝議也。二年（壬戌）正月。浪士三島某。豐原某七人。要擊安藤信正于坂下門。信正傷肩。僅免。七人與其衞士格鬭。皆死。各懷書。（是時死者擲之。則舉信正罪狀。大略與堀利熙所陳同。其意或曰。利熙臣甲田顯識箭與水越藩士七人謀而說浪士。名及此舉也。幕府暴罷信正之職）三月。島津茂久（修理大夫）上書閣下。請令勅幕府盡其職。毛利敬親（大膳大夫）亦上書幕府。陳天下利害。又見老中久世廣周（大和守。關宿藩主）於營中。說曰。方今幕府之危。如累卵。有萬一挾天子号令四方者。何以應之。國事已至此。不可無處分。唯在春嶽（松平越前守慶永。辭職退隱之名）為大老。刑部卿慶喜為輔佐。以一洗弊政耳。廣周曰。謹奉教。慶親因薦其臣永井雅樂。審京情。尋廣周等召雅樂。有所密謀。於是使京師上書議奏（大納言忠能）陳時勢不可已。請勅許條約。事不成而東歸。明年慶親賜雅樂死。先是。浮浪魁平野國臣。田中河內介。安積五郎。荒卷半三郎。有馬新七。森山新五左衞門。轟武兵衞等三十名。唱尊攘於攝播。同盟至數百人。相謀將依賴大藩。當是時。島津久光（大隅守。後為近衞少將。列諸侯。齊彬之弟）

國臣[illegible]東勸久光

賜名三郎

解公卿諸藩幽屏慶親茂韶等上書

勅使東下

家茂議入朝之典

乃使久生父將東下過姬路國臣等要說以舉事久光危之慰諭留之伏見獨入京師乃上書其略曰頃藩吏[illegible]諠互市黜親王公卿以下列藩正議之徒志士亡命結黨成列元老或戮醜虜遂欲起義兵而恐志士過激釀成國亂因與修理大夫議將東建言幕府迨過處士欲迎臣舉事臣諭以族命請處分之廷議留久光鎮京師時薩之亡命在大坂者憤久光過鎮靜與諸浪士來過久光乃遣藩士等要之伏見遂激論鬪爭激黨死七以下彼是死傷衆京師爲驚擾薩藩相激似[illegible]尋久光又有所建言天皇嘉其忠誠以等元弘勤王首倡兒島高德詔賜名三郎四月詔解粟田宮鷹司近衛一条久我萬里小路等幽屏又詔幕府

解慶恕以下諸藩屏居時敬親及蜂須賀茂韶阿波守上書幕府曰近日列藩游士直奏事於天朝恐失政体將軍宜朝京師會列藩議國是藤堂高猷和泉守津藩主○亦請家茂入朝居無幾詔召敬親西上六月左衛門督大原重德奉詔書東下乃傳旨特以公武一和掃攘外夷之事因命三事其一欲使將軍率諸大名入朝議治國家攘戎夷其二依豊太閤之故典令沿海五藩爲五大老以決國政宗武備防禦其三使一橋刑部卿輔佐將軍前前中將任大老職行內外之政則必不受左衽之辱矣家茂奉命議以明年春入朝寛永中家光入朝以來此典廢

起慶喜慶永

天誅

者二百三十年人或始知有旧典之在云七月大黜陟諸有司遂起慶喜爲輔佐慶永爲政事總裁職衆情大喜先是浪士横行殺伐之風大起或斬探偵京師爲幕府耳目者梟其首揭示罪狀稱曰天誅京人畏浪士恰如獅虎八月詔罷九條尚忠關白以近衛忠熈代之幽屏内大臣久我建通中將岩倉具視少將千種有文中務大輔富小路敬直勅前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實愛前大納言中山忠能屏居之皆以賛關東謀議也先是幕府以酒井忠顯雅樂頭姬路藩主○入

殺英人於生麥

置守護職

衛京師而薩長二藩既護禁闕威權甚盛尋山内豊信土佐守号容堂入京下詔同薩長鎮闕下忠顯入京居館耳是月島津久光護勅使重德西皈途過生麥英人馳馬衝久光前驅衛士怒殺之至明年英佛軍艦相踵入横濱呈書逼以生麥之事其略曰願獲島津三郎首賠償金六十萬元於政府別取三萬元於薩二者不聽直啓兵端請速賜答英使逼幕府慮英佛生變遂償洋銀六十萬元於英云是月置京師守護職以松平容保肥後守會津藩主○爲之時變舊制以諸侯凋弊省冗費廢虛飾革衣服之制

大革田制
勅使東下
三年
處士横行
促攘夷
置関國事
議處浪士
家茂入朝
攘夷期限

更綏會同之期許其妻孥悉就國十一月勅使東下中納言三條實美宣勅曰征夷職掌宜衆議決攘夷布告諸大名家茂奉命曰攘夷固要全州防禦故與列藩協議臣明春上京具奏其方略十二月德川慶喜先入京三年癸亥正月謁見天皇時諸浪士横行數以攘夷促慶喜慶喜固知攘夷至難乃告之曰待將軍入朝浪士等扼腕而退遂殺千種家臣賀川肇投其首于慶喜館曰為攘夷血祭蓋肇為幕府耳目者尋詔公卿及在京諸藩早奏攘夷功始選関國事置参政執事関國事者撰當時公卿有名望者為之皆激士等嘗所建言関白也時慶喜在京師

乃與慶永容保等議處浪士命町奉行搜索告諭之三月家茂自東海道入京館二條城尋入朝獻剣馬金綿等物天皇待遇甚渥家茂感謝初家茂未西也豫詔在京限以十日而東人以爲事方急日夜勸家茂東歸德川慶恕上言君臣和而夷可攘臣恐釁之開不如緩將軍東歸慶喜容保亦說関白輔熙請留家茂因滞京至六月云是月天皇行幸於上下加茂廟親祈攘夷也家茂率慶喜慶篤以下諸侯護衛前後尋詔以五月十日為攘夷期令家茂下令諸藩家茂不得已布告之時天皇行幸男山欲授攘夷節刀於家茂関白以下諸

男山行幸
策三事
攘夷先鞭
長倉啓隙
長殺幕使
監軍西下

公卿及慶喜容保等皆扈從家茂臨期稱病不從因召慶喜欲授之慶喜窮蹙亦稱病俄下祠浪士等聞之大憤怒遂逼請親征朝廷暫寢籍之四月詔家茂策三事其一曰阪城攝之咽喉可命大藩鎮之其二曰界浦要衝之地宜代立砲艦寬以大藩其三曰新築製鉄所使列藩制堅艦大砲尋家茂赴阪城修海防巡視紀淡攝播沿海復皈京師既而攘夷過期東報未至兩奏讓幕府家茂請東下討之詔賜暇六月皈江戸先是五月長人欲着攘夷先鞭大修馬関堡塁會墨舶過馬関峽戍兵砲擊墨舶是

月墨艦来襲撃破長人艦砲臺亦毀尋佛艦突入與長人戰初長人砲擊墨艦小倉對岸不援長人責小倉以失隣好之誼自是長倉生隙幕府遣使於長詰問擅啓兵端長重臣拘留其二使中根一之丞酒井八十五郎或暗殺之云自是幕府大惡長藩時詔以少將公董為監軍西下傳攘夷應援之詔於諸藩特賜紅白御旗於慶親賞其能敵愾絶外夷先是長人怨小倉不援及公董之西請征小倉勅公董不肯還京師于時詔蕃艦如来撃之勿失幕府下教曰既奏請見許必勿浪戰詔教大齟齬長藩奉詔

薩與英艦戰　議親征　堺町門變

七月。英艦去横濱直抵薩請曰。生麥之事。日本政府既謝以贖金。然貴藩關係未全了。因得贖金二萬元。以與遇害者妻孥。薩未答之。英人妄奪我瀛船數隻火之。勢甚猖獗。薩士卒大怒。會風雨暴起。薩兵乘機急砲擊之。殺其船將及卒十餘人。英艦毀敗遂退。明日。英人再來擊藩。主遣家臣接諭之。遂請金二萬元於幕府。乃與英人事尋平。八月初。長藩欲示攘夷親征。朝旨於天下。請先行幸大和。朝議聽之。至是詔曰。拜神武天皇陵。駐驛春日山。議親征。尋召近畿諸侯。既中川宮尊融（尊融嘗任彈正尹故號尹宮）請攘夷先鋒。天皇頗依賴尊融。欲下內勅為鎮西將軍。公卿多忌之者。是月。處士等屢說以親征。尊融與幕人有所密議。十八日夜半。與關白忠熙以下。盡朝決議。俄徵兵且鎖九門。令薩會因備分守之。乃傳詔於公卿諸侯曰。親征非叡旨也。黜三條實美以下七卿。免長藩堺町門警衛。而長人未知。毛利元純（讃岐）吉川經幹（監物）等聞禁中有事。馳至。不允入。遂詔停行幸。既而長人擁實美以

七卿西走　天忠黨　銀山一揆　家茂再入朝　鎖港使節

下七卿西走（長人擐甲叢擁護衛。七卿航海而退去）。詔奪實美等位官。禁藩士出入公卿第。令使東下。讓幕府攘夷遷延。初下親征之詔也。處士數百人相聚號曰天忠黨。擁中山公子入大和。遂詰幕府代官鈴木源內官舍。殺源內及屬吏。焚官舍。收金穀兵仗。尋攻高取城。不克而退。據天川辻險守之。糧食已竭。將潰散。幕府命紀伊彥根津諸藩分兵討其黨。中山公子等潛走長門。事平。十月。島津久光入朝。奏請將軍及慶喜等再入京。因下勅關東（時久光請朝廷日頗與公卿輔弼之臣議定。將時勢人情明遠大之識。建不拔之基。勿臨事紛紜。蹉跌其大計。下詔列藩。裁取公議。蓋深悲痛之。八日事也）。是月。平野國臣（次郎）等奉澤宣嘉（主水正）起兵生野。襲銀山代官川上猪太郎官舍。奪金穀為軍資。將入京。有所奏請。幕府急命姫路龍野諸藩擊平之。十一月。江戶城火。十二月。家茂復乘軍艦發江戶入京。館二條城。先是攘夷之議乃決。家茂遣池田某河津某（外國奉行）等於英佛諸國。圖鎖港之事（某等先至佛說鎖港。佛不容。且目擊海外交際日隆。有所悟。遂不驗說各國。至明年七月而歸。具陳其由）。是冬。薩商舶欲赴長崎。泊於田浦。長人以為

長人砲擊薩舩　元治元年

慶德護久等上書

禁裡守護海防指揮

水戶二黨相爭

蕃艦砲擊沈之。薩死者三十人。薩人啣之。明年元治元年（甲子）正月。家茂入朝。詔曰。暴擧攘夷。非朕所好。而實美等不察大勢。矯詔議親征。欲沛師討幕府。而長人遂砲擊夷舶。暗殺幕吏。勾引實美等。極其罪大矣。皆朕不德所致。自今海內一敵愾。絕外交。以副朕意。其他賜優詔。以實心擧事。（時人謂之翻覆綸言。疑之者多。）家茂奉命而退。先是池田慶德（備前藩主）上奏。請許七卿及毛利氏入京。以明示積年攘夷之叡慮。一海內人心。長岡護久。黑田慶賛等。亦上奏。槩同其意。其餘有上疏論事者。三月。以慶喜爲禁裡守護攝海防禦指揮。尋進諸藩官爵。以益修海防。更詔以委將軍一政權。家茂因奏上新法九十八條。皆表尊崇朝廷意。天皇可之。（其中將軍紹襲。諸侯襲封。各入朝謝恩。是最重者也。）尋家茂入朝賜暇。乃航還江戶。是夏。水戶臣藤田小四郎。田丸稻右。田中游藏等。擧兵據下野大平山。（初。齊昭薨。輩書政。家老結城寅壽與藤田彪等不相善。由是正姦二黨。有天狗書生等之号。互相排擠。至是。小四郎等與其黨。欲除寅黨。乃唱尊攘。率兵三百。拠太平山。募軍資於近傍豪商。請討寅黨。之六月。田丸等遂拠筑波山。設柵守之。寅黨市川三左等。乃請幕府與諸藩兵合攻之。彰黨剽悍。）

長人逼闕

薩兵分三隊

三隊皆敗

（其鋒甚銳。諸兵不能進。）七月。長人屢上書。請七卿復職。及宥宰相父子入朝。不省。諸士憤懣。乃稱除君側惡。其老福原越後率兵。抵伏見。復上書。尋國司信濃。益田右衞門介等。以兵數百。踵至。屯嵯峨山崎之間。京師戒嚴。部署一橋會津加賀越前等兵。備之。慶喜容保等。欲盡人謀以鎭之。令人諭福原。須刻三日卻兵。福原依違答之。（時緡紳及列藩上書。請擇其罪。朝議不一。然以率兵騷擾輦下。遂下征討詔。容保常自公卿門入朝。長人伏兵。欲狙擊之。容保覺。自他門入。事遂阻。又狙擊尊融。亦不中云。）十八日。長人致書諸藩曰。我輩欲淸君側也。又致書所司代松平定敬。罪狀尊融容保。卽分兵爲三隊。國司以兵五百。向中立賣門。來島又兵衞以兵四百。向蛤門。久坂義助。眞木和泉等。率兵五百。據鷹司邸。國司兵。先與一橋先鋒戰。擊走之。進至蛤門。薩隊長帥二百人。馳至。擊其後。來島兵已破蛤門。進入禁地。與會兵戰。薩兵横衝之。長軍卻走。來島驍勇。身先士卒。奮鬪。桒名兵亦合擊。彈丸如雨。來島中丸斃。長軍遂潰走。久坂兵亦與越前桒名彥根兵戰。破之。進入凝華洞。薩會兵來

外艦寇長

武田正生與松平頼德鎮二黨

援兩軍酣戰自卯至巳死傷頗多官軍命放火鷹司邸炎焰卷地咫尺不辨諸軍閧而乘之久坂等數十人戰死長軍終敗國司僅以身免乃航海西奔福原軍夜半發伏見與彥根兵遇破之乘勢鼓譟而進大垣兵設銃手二百人於道側瞯長人近要擊之會福原中丸墜馬不能戰而退既而兵火益烈京中市民狼狽奔走第宅街舍過半灰燼益田等僅以百餘人留山崎為後援及三隊皆敗真木等自京師脫皈諭益田逃尋會來兵來攻真木以下五十人力戰燒營自殺此日及戰酣或議遷乘輿於加茂容保固爭止之退宿直殿下守護頗有力云於是詔家茂追討長門尋削慶親以下官爵八月幕府下教以德川慶勝為征西總督家茂將親繼之命毀長邸在江戶京攝者是月英米蘭三國兵艦十七艘至赤間關欲冦長人報怨又聞幕府征長命其將先攻之擊破熕臺長人戰不利乃約和既而各國公使相議要償金於幕府（償金三百萬元）督促方急後幕府與之十月先是水戶彪黨擾

寅黨投頼德

正生降加賀

筑波山處士群起應之其勢甚猖獗寅黨日夜攻之武田正生（伊賀）請鎮二黨幕府乃命松平頼德（大炊頭○水戶族）鎮之令正生從之上逐市川三左既幽彪黨在藩者又出兵邀擊頼德軍銃丸交發正生奉頼德走磯濱議戰守策襲寅黨於磐舟山擊走之擾那珂湊市川等條正生罪訴幕府執其妻孥下獄遂攻之藤田小四郎等在筑波陰議欲援正生處士相謂吾輩舉事在攘夷也相率遁去藤田等乃以殘兵三百人入那珂湊投正生軍共奉頼德至水戶市川黨沮之自是兩黨交戰殆無虛日既而市川等欲分敵勢佯招頼德數黨武田之罪遂矯幕命逼之自殺正生大怒時幕府命田沼意存（玄蕃頭若年寄）○討之（時市川三左等屬幕軍）是月正生與擀田等擾館山拒幕軍已而糧竭又有內應者正生等大困議入京訴事十一月以五百人取道中仙道西向京師幕軍追躡正生等擊破沿道諸藩及市川兵七百餘人乃至美濃大垣之兵扼要衝道梗不通取道越前入京慶喜聞正生等逼京奏請自討

慶應元年

斬正生以下慝黨

呈三渠帥首

令以四事

長藩内訌

乃率兵發京。正生乃呈書慶喜、不納。遂降加賀人、書陳其情實（其略曰、臣等已犯大法、其罪不可贖。故束手来降。雖然、奉贈大納言遺志、志士慷慨、勤勞國事、竟爲奸黨市川等所誣、至負賊名。豈不終天之憾乎。伏請察微衷、以除賊名）。加人告之幕府。幕府即命傍近諸侯分拘之。慶應元年、斬正生以下慝黨二十四人於敦賀（後四年、慝黨再起、得終殲寅黨。抑其黨正生等墓在越前、薦香火者至今不絶云）。二月、征西總督徳川慶勝、副將松平茂昭（越前守、福井藩主）。會大坂城、西下。以廣島爲行營、問毛利氏罪（先是幕府使人問命於長、曰、敬親父子闔族當屏居俟命。於是長藩分黨、一正義、一俗黨。俗黨雖藩主、答以誅三渠帥、敬親父子愼謹於邑）。既而長重臣（志道安房）至國泰寺（廣島）、呈三渠帥以下首。尋吉川經幹等亦陳敬親父子謝罪狀。慶勝召經幹、乃令以四事（一曰、敬親自来謝罪。二曰、鎮撫諭若。三曰、出五卿。四曰、毀山口城）。於是慶勝遣使奏長人伏罪狀。明年慶應元年

乙丑正月、征西之師皆還。初家茂欲抵大坂、自處長門事。其議中變、下敎曰、事已定、將軍不復西。二月、幕府聞長内訌、乃命伊達宗德（伊豫守、宇和島藩主）等往召敬親父子詣江戸、不至。先是長人分爲二黨、吉川經幹、宍戸備後等主恭順、淺田幸助、前田孫右

再征

慶勝諫家茂

家茂入朝

各國公使入兵庫

家茂上奏

等主詭激。曰經幹等爲俗黨。初、俗黨之幽三渠帥、并捕高杉晉作。晉作脱走筑前。聞三帥見殺、大憤慨、欲討俗黨以復其仇。乃来赤馬關、嘯聚奇兵隊五百人、乃與山縣狂介等謀、率兵逼荻城。俗黨大驚、訴之幕府、擁敬親父子、下令邦内遣兵討之。每戰失利。俗黨大恐、和議。高杉等相議曰、幕兵必再擧。宜與諸君力戰以慰死者。益修守備。蓋幕府下再討命者、由此内訌也。將軍家茂以五月十六日大擧再征。遂發江戸、令以姫路爲行臺（時慶勝遣書於家茂曰、長既刑三渠帥以謝罪、而今殿下親征何也。彼即有者罪、則天下皆討之。若事屬曖昧、彼有激變。勝恐宗家隆替在斯擧。願熟計之。勝安房亦諫、師無名。皆不用）。閏月二十一日、家茂入京、其翌入朝。詔曰、朕召敬親父子即来。汝察之。不来、汝討之。家茂尋至大坂城。九月、各國公使至攝海、遂入兵庫。佛公使上書於幕府請曰、今薩長已通好於英、約開其港、而政府獨議鎖港。英公使與之抑不許。條約則各國不傳砲艦技術、貴國何由強兵。不如請敕堅約、開兵庫港、以解英人惑也。時家茂上奏、請讓軍職於慶喜、因別策時務

條約勅許
二年
召慶親父子三支藩
薩長解怨

且乞賜勅申約而開富強基趾乃勅許結條約特不許開兵庫港乙卯之歳幕府結假條約至是遂得勅裁云家茂憂勞內外數奏請讓職詔慰籍之二年丙寅二月幕府遣老中小笠原長行等西下召敬親父子三支藩及吉川經幹於廣島更以四月廿一日為期延則幕府討之先是薩藩御長人砲擊其艦也故京師之變首擊長兵多斬獲其良既而薩謀臣小松帶刀西鄉隆盛等協議遣密使於長互解前怨於是事平幕府未之知也尋薩人拔京師請寬長罪又上奏曰屬尾總督諒長事情容其

決長罪
進兵四境

謝罪班師而今復問罪所謂無名之師也薩敢辭出兵而幕府決長罪以三條其條曰禁錮敬親父子以嫡孫興丕承後曰削封十萬石曰[illegible]二[illegible]帥後乃傳命敬親父子遂不奉命六月幕府下令進兵於長防四境三兵隊及紀伊彥根兵自藝州島取松江濱田福山兵自石見肥後柳川小倉兵自豐前海陸分道而入小笠原長行守壹岐〇若年寄至小倉指揮之七日東軍二千許以兵艦砲擊周防大島燔其聚落自大崎上陸十二日襲長營取之高杉晉作山縣狂介等設伏挑戰東軍擊破之乘勝而進伏兵四起東軍大敗松山隊間[illegible]一人

學等死之東軍遂乘夜航還藝既而東軍自藝者海陸並進陣玖波小方大竹長軍在小瀨者聞大島之戰急進擊東軍東軍邀戰不利退長軍追至宮內東軍自石見入者刻日攻擊而長隊將大村益次郎井上聞多等率兵千餘人自石見口進濱田兵與松江合陣當麻雲雀二山拒之戰不利皆棄營走長人取當麻橫擊松江兵於雲雀松江兵退入濱田十七日長軍乘曉霧襲東軍於增田大擊破之濱田隊長山本半彌死之長軍遂濟周布

濱田陷
長人取石見
宗秀放還備後

川而進紀伊松江福山兵合力出戰不利監軍三枝刑部死之明日長軍乘勝逼城城兵料不可支遂燬城去先是津和野城亦自燒而退長人遂取石見時松平宗秀代長行在廣島放還所拘長使宍戶幕府怒召宗秀詰問其故對曰此役未見必勝之算臣故投內貞以殺敵鋒耳乃出書待罪當是時長將高杉晉作等在下關指揮諸軍帥兵艦三隻分兵入豐前與小倉兵戰長軍遂燒田浦而退已而再砲擊大里浦營取之屢破小倉兵殆獲長行時長行督軍事軍敗不利蓋以其指揮頗違衆情也長行乃航海走長崎肥後柳川

小倉陷
家茂欲親征
家茂薨

兵皆引還。長軍益衆勝逼小倉。小倉孤立。八月朔城終陷。東軍大敗。（此役東軍尚戎、撰用刀槍、而長人皆胡服、以銃隊當之盪突矣。之役大有所發明、因變革兵制也）先是家茂會諸侯於大坂。欲親臨藝督軍。適疾作。遂不果。至是病篤。天使就慰勞之。時家茂以征長之功未奏也。日夜憂勞。請使慶喜代指揮西師。詔允之。慶喜將赴藝。聞累至諸藩引兵還。二十日家茂薨於軍中。慶喜自引咎辭戎事。請廷諸侯有資望者議事。奏可。（時慶喜召德川慶勝黑田慶贊鍋島齊正山內豐信以下數人）尋以家茂薨布告列藩。旋征

班征長師
慶喜拜征夷
德川氏紀綱大衰
天皇崩

西師。（時長人來逼廣島、幕府遣勝安房於藝、陳朝旨幕命、以却其兵、長人奉命班師、長將廣澤）十一月。詔以慶喜拜征夷大將軍。爲正二位權大納言。後任內大臣。（初幕府自西師起、帑藏不支、國用日耗。自是強藩大鎮、多不受關東節度、德川氏紀綱大衰。及家茂薨、詔慶喜紹宗家、慶喜固辭再三、遂不允、乃受之〔慶喜繼職〕）十二月二十五日。天皇患痘崩。在位二十年。壽三十七。諡曰孝明天皇。天皇聰明英武。深憂國家。收攬群才。撰用衆議。欲大有規畫。大業未成而崩。天下哀之。皇太子立。

今上天皇諱睦仁。孝明天皇第一子。適母今皇太

以國喪免親王以下罪
開兵庫港

皇后。諱夙子。從一位九條尚忠之女也。（生母藤原慶子、中山忠能之女）上時年十五。始即位。以關白左大臣齊敬（二條）爲攝政。公純（德大寺）右大臣。忠房（近衞忠煕之子）前關白內大臣如故。三年（丁卯）春。詔免中務卿親王熾仁以下幽屛。以國喪故也。特詔弛故關白圓眞罪。以其齡至古稀也。五月。始開兵庫港。（初各國公使至兵庫、上書於將軍家茂、請開港之事、家茂奏請、乃許條約、特不許開港。至是公使復來促、慶喜奏請曰、從既許之條約、新開兵庫、以益建富強之基、耀國威於四域。廷議終許之。幕府乃以明年三月爲開港期〔兵庫約〕）當是時。幕府執政諸大處分。盡仰朝裁。而松平慶永鍋島

豐信上書
慶喜決意示手書於親藩

齊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伊豫守、號春山）島津久光等皆入京師。參與大政。尋豐信以疾歸國。上書幕府。其略曰。比年外交釀內亂。政令出二門。我中世以還。武門執政已久。雖然方今宇內形勢一變。不可復墨守旧規也。宜奉還大政於朝廷。興萬國並立之洪業也。因陳設政院。廢門閥。擧賢良。其他外交處置等數條。又遣近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郎、福岡藤治）等說以解政權。時慶喜召諸藩臣共論國事。薩臣小松帶刀等亦言將軍解政權爲方今之要務。慶喜遂決意

允慶喜請

召集諸侯

慶喜傳長藩至大坂

作手書示親藩譜第將士其略曰昔王綱解紐相家執權保元以降政移武門爭亂相踵民墜塗炭乃至我祖宗撥亂反正勤勞王事特蒙寵眷寄以將軍之任紹述緒業二百有餘年傳至今日孫辱雖奉其職舉措失當皆菲德之所致悔恨何及況外交日盛而政令異途綱紀不立乃欲奉還大政天下之事一仰宸斷與列藩同心戮力保護皇國無窮也閣老參政以下觀其書大愕嘆群臣論議沸騰而慶喜不以意之至是斷然上表云。

十五日允慶喜請乃詔曰諸侯之賞罰黜陟朝廷行之其他事務暫依舊管之族加賀以下諸侯伯入覲更有所議於是命召諸侯于京師期以十一月○是月詔發宣命使日野資宗於孝明天皇陵告以大政復古事○十一月十日先是薩藝長三藩通謀將俱東上有所計畫事漏是日幕府乃使淺野茂長安藝藩主傳諭毛利敬親長門藩主俾召其支封主及老臣等於大坂既而島津茂久淺野茂勲紀伊守○安藝藩主茂長之子抵京師長藩老臣等亦踵發會幕府令至長人懼失其時機遂進

慶喜對奏

二人勤王益固

始開拓樺太

忠房實良罷大臣

復三條實美等官位許其入京

抵西宮驛○十二日關國事近衛忠房左大臣忠熙之子等。上大政一途綱紀確立策問二道及大政官八省再興之議廷議採納其策問明日下之於慶喜及在京諸侯慶喜對奏曰朝綱基本宜使諸侯西上盡其議以立之○先是德川慶勝上書曰將軍慶喜政刑失當遂辭軍職是不獨慶喜之罪臣慶勝在親藩不能輔翼終至此焉惶懼何堪願奪臣官爵以罰之上思其積勞不允更詔慶勝及慶永縱議時務至是二人勤王志益固○是月紀藩士在江戶者會德川氏親

戚及譜第諸藩臣于其邸謀右德川氏事聞乃下內旨於幕府嚴禁遏之○幕府下令東北諸藩使其士民開拓于樺大島前年魯國大起土功開拓島守已至五十度以內之地幕府遣小出某守至其都府執図券論地勢定界而魯人不知者欲以千島代樺太蓋誤以千島為魯有也小出等議其食言論駁辨難終約以我人民雜居雜居約成○晦日以九條道孝為左大臣大炊御門家信為右大臣廣幡忠禮為內大臣罷近衛忠房一條實良之職關國事如故○十二月七日開兵庫港及大坂互市場八日詔復三條實美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壬生基修四條隆調錦小路賴

[小御所會議]

德（頼德于長門）客死。澤宣嘉等官位，召還京師，復毛利敬親及元周（長門府中）元蕃（德山）元純（清末）等官位，免久我建通・岩倉具視・千種有文・冨小路敬直幽屏。（先是慶喜與薩土諸藩協議，請召還實美以下，復其官爵，故有是命。獨宣嘉不獲其所在，因令天下物色之，乃至明年正月還自長門云）○大納言忠能・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實則・右兵衛督具視，與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島津茂久・山内豊信等，會議于小御所。成瀬正肥・田宮如雲（尾張藩士）・中根雪江・酒井十之丞（越前藩士）・西郷隆盛・大久保利通・岩下佐次（薩摩藩士）・後藤象次郎・福岡藤治（土佐藩士）等侍坐論

[具視贊成茂久議]

議徹曉。（此時茂久議曰，朝廷已收政權，然不有土地人民，有名無實，宜制德川氏之封，以充經費。具視贊成之。豊信曰，幕府固不任其職，然事至今日者，雖尾越及外藩，亦非無其愆，而今獨收德川氏有，恐非公明正大之貞。諸侯伯亦宜從國之大小，割其封土，以貢天朝。且如會津，雖不免其過，然非有惡意，宜優待之，令就國。衆議未決。○是夜，鷲尾隆聚奉密旨，潜赴高野山）○九日，下詔曰，

[大政復古詔]

大政復古，原神武創業之初，廢縉紳武弁之門閥，厥政決公議，與天下同休戚。乃廢攝政・關白・將軍之職，

[廢攝関將軍以下]

（此日德川慶喜罷將軍職，二條齊敬免攝政，傳朝參，以其親善德川氏，與諸第諸藩密沮將一定之朝議）關國事（朝彦親王・九條道孝・大炊御門家信・近衛忠熙・近衛忠房・鷹司輔熙・一條實良・廣橋忠禮）德大寺（公純）議奏（柳原光愛・葉室長順）傳奏（日野資宗・飛鳥井雅典）守護職（松平

[置三職]

容保）所司代（松平定敬）等，悉被免黜。（先是會桑二藩掌九門守衛，至是以薩土藝諸藩代之。○時慶喜與攝政齊敬・彈正尹[illegible]朝彦通謀，欲延議不斷。公卿及薩土諸藩皆議令天下將定於一，而遲疑不決，坐失事機，遂欲切論之云（藩士數論決之））○始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親王熾仁為總裁，忠能・實愛・實則・具視・慶勝・慶永・豊信等為議定，大原重德・萬里小路博房・長谷信篤・橋本實梁等，及尾越薩土藝士數名為參與）以綜政治。詔曰，今日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之。○是日使純仁

[純仁復飾]

親王復飾，改叙二品。（仁和寺宮是也）○先是毛利親信（内匠）等率兵八百至兵庫，居無幾，政歸朝廷，更詔召長藩老臣等在西宮者。十一日，乃入京師。當是時，薩長土藝

諸大藩守衛宮闕，德川將士擁二條城，屹然相對。○十二日，以薩尾藝越土藩之士為參與。（岩下方平・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薩藩）・丹羽賢・田中輔（尾藩）・中根雪江・酒井忠温・毛受洪（越藩）・後藤元燁・神山君風・福岡孝弟（土藩））

[慶喜走阪城因禁會桑二藩入京]

○德川慶喜乘夜走大坂城，容保・定敬及老中板倉勝靜等從焉。朝議與其舉動，因禁會桑二藩入京。物議囂然。（先是德川與毛利事已平，而構兵之餘，互猜忌。及長人入京，容保・定敬等自疑懼，慶喜亦狹望其意，遂變，乃會臣屬議曰，朝廷既許事務依舊，而不得與九日之議，且無故罷容保・定敬職，是首謀者在中議間之也。慶喜上書論之，不省。因諸臣密議，奉慶喜遽走阪城，朝幕遂搆其釁）○十四

[徵列藩賢才分參與為上下]

日，布告大政復古於列藩，且廣徵賢才，分參與職

徵士參與

布告萬機親裁

慶喜奉朝旨而心竊危懼

攻圍薩邸

爲上下。以公卿稱上參與、藩士稱下參與。〇十八日、大會諸侯、將諮詢大政、乃再命促其朝集。是日、以三岡公正越前藩士爲徵士參與。徵士之稱、始于此。凡藩士任參與者、皆以爲徵士也。〇二十二日、勅曰、萬機親裁、博採公議、直言讜議、苟勿有忌憚。即揭其諭旨於三條橋、遍告天下。於是朝議欲召慶喜、納其封五百萬石、賜以三百萬石、爲巨藩、列議定職、遣慶勝慶永於大阪、諭旨。二人往宣旨、促其入朝。且曰、宜率小隊以朝。尾越兵護之、必無虞矣。慶喜乃奉朝旨、使二人上奉命書、(時晦日)而心竊危懼。時新撰團隊長近藤勇等、以兵數十人、仍在伏見。尾藩士田中國之輔、鷲津宣光等、說永井尚志、卻其兵於大阪。不則恐慶喜輕小隊入朝之虞、反覆論之。尚志乃諭、而勇等不肯退云。尾藩說得、將東下謀事。會藩士林權助、佐川官兵、吉川權左等皆止之曰、宜據阪城、以鎮動靜、觀時勢。〇是月、幕府老中在江戶者、命酒井忠尚莊內與德川諸將、以兵攻圍薩邸、縱火殺獲。先是、莊內兵巡警江戶。屬士數百人、潜伏薩邸、結隊伍、乘夜劫富商、掠金穀、菑兵杖。又砲擊莊內屯營。莊內兵怒、請襲薩邸。事聞大阪。時常陸下野亦土冦蜂起。慶喜自謂、嚮薩人首鼓難、朝議今又賊使屬士擾亂關東根本之地、東西相應、可憎之甚。於是奏薩人冦掠之狀、請詰責之、且黜其藩士參朝政者。不省。乃下教江戶、追捕屬士。故事及之。〇二十七日、天皇御建春門、覽薩藝長土四藩兵隊

明治元年

慶喜之兵北上

伏見鳥羽之役

操練。〇以參與岩倉具視爲議定。〇三條實美等以下、自筑前還京師。即日、召實美、命爲議定。〇明日、以伊達宗城爲議定。〇明治元年戊辰春正月、慶喜適聞薩邸襲擊之報。三日、草討薩之表、使行人瀧川具知齎之、與會桑二藩兵共北上。慶喜亦將繼發。時德川戚屬將佐交說慶喜曰、尾越之言、不可輙信。此行在淸君側、臣等率兵啓行、以死衞之。慶喜頷之、乃理裝、決以三日入京。事聞朝廷。乃命慶喜宜在阪城俟後命。時京師戒嚴。乃命薩長師、南扼伏見鳥羽二關。薩隊將伊地知正治、長隊將山田市之丞等、將發請曰、大阪動止非常、大軍必排關而過。願得詔旨處之。詔曰、不許慶喜帥大兵至。如會桑二藩、固禁入京。二隊長即率兵出守伏見鳥羽二關。京軍六千五百人、東軍凡三萬、以會桑爲先驅、高松讚岐守賴德、松山伊豫守松平定昭、其他譜第諸藩爲之後援。分道向京師。時德川行人瀧川具知、來請過二關、戍兵不許。乃至五日、託大垣藩士因戶田忠至、上所齎慶喜表云。既而東軍大至。薩隊長等下令發大熕。東軍應之、彈丸交注。時伏見火起、東軍二道並進、官軍苦戰、迭有死傷。薩長二隊勵衆益奮進、遂擊東軍大破之。〇是夜、以議定純仁親王仁和寺宮兼軍事總

命征討大將軍

裁明日拜征討大將軍賜錦旗節刀親王出次東寺又俄議以西園寺公望為山陰道鎮撫總督出鎮丹波（時伊地知山田等相議曰賊既扼兵庫絕我糧道而賊兵自海道繼進援軍如籠禽無計可出不如豫置兵丹陰道緩急為應援也乃遣公望率兵三百人撫其地方）是日官軍再擊破賊兵于伏見鳥羽（官軍扎伏兵鳥羽草中東軍兩道來擊薩兵先衆健鬪破伏見敵而東兵自鳥羽進者其勢甚銳既而草中伏起連發小銃擊敵中堅東軍大亂殪者無算親王擊錦旗而進官軍益振賊軍大潰走）○五日以橋本實梁為東海道鎮撫總督柳原前光副之是日官軍追躡東兵抵淀城東兵退據八幡（時東兵伏槍隊於葦蘆中及官軍來出銃手挑之官軍知有伏不進薩隊長

官軍攻八幡

東軍敗走

慶喜東走

江城群議

始布征討號令

伊集院及藤村等贊衆咄嗟而進遂大破之東軍卻走）○六日官軍進攻八幡時藤堂藩津兵守山崎關門官軍遣使說以順逆遂應之東兵為潰走（初東軍不知藤堂兵既歸順及戰方酣自山崎發巨礮擊阪軍牙營中擾亂本道軍衆之鼓譟齊進東軍大敗走悉走大坂）是夜慶喜託阪城於尾越二藩與容保定勝勝靜等倉皇挺身乘開陽艦東走以是月十二日入江戶城（時東軍在阪地者皆失首領人人氣沮或經紀伊或過伊賀以東下○德川群下在江戶者不慊慶喜逃走或謂藉外國之力擁輪王寺宮以令天下或謂聞親征詔既下則不若一意皈順衆議紛然）○七日朝廷聲慶喜之罪頒布征討大号令使公卿諸侯決其去就（此日德川慶勝松平

平定近畿

慶永歸京上慶喜東皈奏狀）尋禁門解嚴○九日大將軍純仁親王進入大坂次津村坊指揮諸軍（時薩長兵護之官軍欲乘勢定近畿發使問諸藩向背皆改圖怗服先是紀師三千屯大坂天王寺及戰起密遣使請約束成議曰紀雖皈順敵之族也不可信使退待後命紀人乃去）使橋本實梁討桑名（松平定敬）○是日詔以議定三條實美岩倉具視為副總裁又以岩倉具定（具視第二子）為東山道鎮撫總督岩倉具經（具視第三子）副之高倉永福為北陸道鎮撫總督四條隆平副之○薩長二藩兵徇備後福山（阿部正方治所）下之○大坂城火（初東軍之遁走也器械糧仗委棄如山監察妻木某欲制逃者不止怒斬二人乃火城自殺）

徇下福山城

大坂城火

召列藩兵

彥根先皈順

褫慶喜以下官位

○十日詔揭德川征討之令于三條荒神口二橋使衆庶勿誤順逆又以舊幕府領地為直隸大徵集列藩兵于京師○先是命井伊直憲（掃部頭彥根藩主）○扼大津驛撿東軍西上者既而大捷近畿列藩速皈順○十二日令四方曰德川慶喜託事而南遣尾越二藩諭之入朝將有善處之而鞅鞅缺望且以會桑二藩為先鋒宣言入朝以大兵逼京師不特要朝廷向錦旗砲擊其罪無所逃因詔褫慶喜及松平容保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大河內正質（豐前守大多喜）○久松定昭（伊豫守）○

徇下松山姬路二城
大垣小濱飯順
天皇元服
付大政復古書于各國公使
定職制

（松山）松平賴聰（讚岐守○高松）等。二十七人。官位禁。酒井忠氏（若狹守○小濱）戶田氏共（釆女正○大垣）本莊宗武（彈正忠○宮津）內藤政擧（備後守○延岡）稻垣長行（平右衛門○鳥羽）入京尋命。藝備土三藩討松山（備中）高松。松山（伊豫）征討府亦下令薩藝因津土六藩兵討松山（伊豫）姬路。高松大垣亡幾。備藩兵徇備中松山城（板倉勝靜治所）及姬路城。並下之。○時大垣小濱飯順。以氏共爲東山道先鋒。忠氏父忠義爲北陸道先鋒。並令以功自贖。○十五日。天皇加元服。詔赦天下。○以二條城爲大政官代。裁決諸政。當是時。英佛米蘭諸國公使在兵庫。乃遣東久世通禧告公使曰。日本政体復古。天皇自執政權。自今以京師爲我政府。其領之。乃付國書於公使。又判理神戶驛爭鬪之事。（是月十一日。備藩日置忠尚從兵與英人爭鬪。英米二國出兵扼神戶驛。口禁兵士出入。拘留諸藩洋製船艦在港內者。至是其戒始解。後日置忠尚使其從兵自殺）○十七日。始定職制。置七科。（神祇、內國、外國、海陸軍、會計、刑法、制度）使議定分督之。參與分掌之。尋置會計裁判所於學習院。○二十日。先是花山院家理（前左中將）稱受內旨。鎭撫西海道。行至周防室積港。其黨作亂。遂鹵掠天草（肥後）四日市（豐前）。是日。

尾藩勤王
命討會津
利通上遷都之議
徇下高松松山二城

毛利敬親遣吏拘留家理。餘黨尋平。○初伏見之役。尾紀二藩。各分黨有議援宗家。密通謀關東者。慶勝憂之。與其親臣（小瀨新太郎○田宮如雲○鷲津宣光○田中國之輔○丹羽賢）謀曰。是非援宗家。適戚宗家。[illegible]請還國賜死首謀者（渡辺新左○榊原勘解由○石川內藏允）黜罰其餘黨二十餘人。於是闔藩知方向。勤王志益固。○成瀨正肥（隼人正○尾張犬山）竹腰正舊（伊豫守○美濃今尾）安藤直裕（飛彈守○紀伊田辺）水野忠幹（大炊頭○紀伊新宮）○中山信徵（備前守○常陸松岡）並爲三藩附家老。列藩屛。尋以吉川經幹（監物○周防岩國）列藩屛。○命上杉齊憲（彈正大弼○米澤）南部利剛（美濃守○盛岡）佐竹義堯（右京大夫○久保田）應援伊達慶邦（陸奧守○仙臺）以討會津。○參與大久保利通上遷都之議。（其略曰。王師大捷。賊首東走。而列藩向背未定。外國交誼未全。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伏惟中古以還。天皇垂拱。坐九重之深邃。公卿數人之外。不得親近。所謂階前萬里者。請破除論。宜從事於簡易輕便。且平安僻在一方。不足以大廓聖謨。今日急務。在建行宮於大坂。遷都以一洗宿弊。遂幸大坂。後又遷幸江戶。蓋原利通之議云）尋以利通與木戶孝允（準一郎○長門藩士）爲總裁局顧問。○先是松平賴德老臣（小夫正容○小河久成）應賊軍。賴聰乃斬二人。謝罪於征討府。會土佐藩兵徇高松城。賴聰乃致城自屛居。土兵又徇松山城（久松定昭治所）下之。○

設裁判

二十七日。改大坂鎮臺爲裁判所。以參與醍醐忠順爲總督。議定伊達宗城副之。（二人本官如故）○詔三道鎮撫使及淺野茂長（安芸守）池田茂政（備前守）池田慶德（因幡守）龜井茲監（隱岐守）山內豐範（土佐守）伊達宗德（遠江守）按撿舊幕府領邑在東海東山北陸山陽山陰南海者。乃上其圖籍。并安撫人民。○是日。慶喜致書於松平慶永山內豐信等。陳退隱意。且請其救解。慶永乃上其書。○二十八日。以參與井上馨（聞多○長門藩士）兼外國事務。屬九州鎮撫使。○天皇以大議東征。召還大將軍純仁

新國史略　卷之一　○　〇三十五

大將軍凱旋

收來名城

頒親征詔

官軍東下

親王。是日。親王凱旋京師。奉還錦旗節刀。○是月。東海道鎮撫總督橋本實梁。收來名城。乃命尾張津二藩管之。○二月。置長崎裁判所。命九州鎮撫總督澤宣嘉兼其總督。尋改兵庫鎮臺名裁判所。以東久世通禧爲總督。又廢大和鎮臺。以久我通久爲鎮撫總督。（通禧通久並參與如故）○三日。天皇臨太政官代。（即二條城）頒親征詔。命列藩嚴設軍備。（時天皇將親征關東。因改東海東山北陸三道鎮撫使爲先鋒總督兼鎮撫使。既而諸道官軍。水陸並下。指江戸。薩長紀因肥後備前越前安濃津佐土原龜山水口大村自海道。薩長因別軍及土佐大垣自山道進。報日至江戸。德川將佐。戚屬爲守備。市民俄騷擾。相

改七科爲八局

諸藩納貢

大師東發

分藩三等

警。各負擔奔走。道路恟恟如湧）○改三職七科。爲總裁局及神祇內國外國軍防會計刑法制度七局。（總裁局中。置正副總裁及輔弼顧問辨事史官等。又置督正權輔正權判事等於七局。議定參與分掌之）○始設諸藩管長。（所謂觸頭○加賀以下二十四人）令掌傳達政令。○九日。詔總裁熾仁親王爲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徵諸道兵。尋大師東發。定貢士制。（大藩三員。中藩二員。小藩一員）尋分諸藩爲大中小三等。（大藩四十万石以上。中藩十万石以上。小藩一万石以上）○島津忠義請獻封土十萬石。以宏張軍政。後優詔不許之。○以參與西鄕隆盛林通顯爲大總督參謀。○土佐藩兵

新國史略　卷之一　○　〇三十六

土藩士砲擊佛人

要以五條

置裁判所始于此

慶喜恭順

戍堺浦者。砲擊佛蘭西人十餘名。或死或傷。（先是。備前士有殺佛人於神戸者。又土佐士有砲擊之暴。擊於是佛公使大怒曰。政府諸官已保無虞。今仍如此者何也。因要以五條曰。政府責官。且入佛艦謝之。曰。得政府謝罪本國書。曰。禁日本士官佩刀入外人寓館。曰。出償金十五万元。曰。刑日本人爲逆者。凡半刻。三日得報。即爽期。我將有所處。時朝廷新與外國和。尤愼交際。且以尚在我邦內。亦多事。一一從其所請。遂執二藩士。賜死妙國寺。佛使亦來監。西村氏嗣火不良信以下二十餘人。以次就死。神色自若。屠腹如劃水。佛使不忍視。至十一人。合掌者三。蹶然退去。尋山內豐範出金十五万元。賠贖佛人。事遂平）○十九日。始置京都裁判所。以參與萬里小路博房爲議定兼裁判所總督。尋置大津裁判所。○此日。德川慶喜出江戸城。屏居東叡山慈（大

屏居東叡山

車駕將親征

各國公使始朝見

院。蓋由一意主恭順也。先是紀藩臣在江戶者、與德川臣屬通謀、新撰圖長近藤勇等首魁之、多結黨蝟集、或欲出兵扼函關、或欲以水軍襲大阪、益逼慶喜、而慶喜斷然斥群議不用。特禁諸臣暴動、而抗官軍執迷者、必懲不憚。尋慶喜因脱籍者相聚兵編隊、各潛匿所在。松平慶永上表、請弛東征之師。書乃上。明日卻其表。使謝罪於大總督府。○時車駕將親征。乃命加賀薩摩阿波三藩、嚴守衞京師。○山道鎮撫岩倉具定、降永井尚服加納藩命、令謹愼。蓋居旧幕之要路、以匡救失道也。○以九條道孝爲奧羽鎮撫總督。總督澤爲量爲副總督、副總督醍醐忠敬爲參謀。○晦日。英佛米蘭諸公使入朝、拜謁天皇、賀大政復

傳命各國公使

容保歸會津

大總督入駿府城

古盛典。先是英公使始入朝、途上有浪士二人要擊之。衛卒殺一人、捕一人。公使恐、途還。至是日、議全。尋詔授先朝勅許條約之例、宜示朝議所在於天下。於是外事略定。先是會各國公使於大坂本願寺、外國事務官東久世通禧少將伊達宗城傳命曰、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命吾輩掌之。自今相協議裁決万事、要而國人民盡誠實。且我天皇欲延見公使於京師。其領之公使等咸悅。至是朝廷刻時日、始有謁見之儀云。○先是松平容保去江戶、皈會津。時大久保忠禮、堀田正倫相摸守○佐倉以下四十三人連署上書、爲德川慶喜乞哀於京師。以大師東下、使上之於總督府。○二月朔、以鍋島齊正爲議定、尋以蜂須賀茂韶爲議定。○五日。

總督府下江戶進擊令

禁神佛混同

五章誓約

大總督熾仁親王入駿府城。時慶喜屏居寬永寺、悒鬱俟罪。輪王寺宮憫之、與執當覺王院謀、自赴駿城、陳慶喜恭順謹愼之狀、請寬典。和宮及天璋院亦遣侍女請哀。總督宮以其無實效、未許之。○大總督府令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先鋒總督進擊江戶、期以是月十五日。○九日。天皇臨幸太政官、代策問蝦夷群議、陳其利云。○以毛利元德爲議定。○是月。下令禁混同神佛。以菩薩權現等字爲神號者。○十四日。天皇御南殿、率公卿諸侯、祭天神地祇、誓以五事。一曰、廣興會議、万機決公論。二曰、上下同心、盛行經綸。三曰、文武一途、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四曰、除旧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五曰、求智識於寰宇、以振起皇基。○

改揭榜

督府止進軍、奏慶喜謝罪狀于京師

王師徇甲府

凡所頒諸侯必就誓約條以爲恒例。更詔撤諸道舊榜、揭新令五條。第一榜、一曰、正五倫之道。二曰、憫鰥寡孤獨廢疾。三曰、勿[illegible][illegible]人、或燒屋、盜財。第二榜、曰、勿樹黨強訴、或相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第三榜、曰、切支丹邪教者、仍旧嚴禁之。以上三榜[illegible][illegible]永世定法。第四榜、禁暴行外國人。第五榜、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以上二榜爲一[illegible]揭示。○是月薩長爲海道先鋒、至品川驛。慶喜乃遣大久保忠寬翁、勝義邦安房等、就參謀西鄉隆盛、具陳伏罪狀、請止攻擊。於是督府會議、下教諸軍、輟戰、置諸道軍於江戶、以戍之。時安房內鎮暴動之徒、外乞寬宥之命、往來周旋甚力。而隆盛素與安房相知、信其爲人、遂徼其謝罪表、乃還駿府、禀之督府。督府遣隆盛于京師、更有所奏上云。○山道官軍、自信濃進徇甲斐、近

上皇太后尊稱

車駕親征以大坂爲行在

藤男率其黨二百餘人。與德川臣屬戍甲府者。通謀拒官軍於勝沼驛。設柵撤橋。發巨熕擊卻之。官軍大沮。因土二藩別隊。乃登山左右俯擊。大破。男等黨斬獲略盡。(六日)後使真田幸民(信濃守)○(松代)爲甲府城代。又進敗舊幕臣古屋作左。脫走兵(時幕臣不奉主命。脫籍抗官軍者。謂之脫走兵)於下野梁田驛。作左走會津。是月。尊准后藤原氏爲皇太后。是稱大宮。○十九日。始置橫濱裁判所。以東久世通禧爲總督。○二十一日。車駕發京師。臨大坂。以本願寺爲行在所。尋幸天保山(在大坂海口)。覽海軍操

報大政維新于朝鮮

脫走諸隊

禁用禁裡字及菊章

練。○是月。遣宗義達於朝鮮國。報以大政維新。○先是。舊幕臣下。聚合東叡山。自稱彰義隊。又有誠忠純義會義草風衝鋒回天七聯傳習遊擊進擊等隊。或潛匿府下。或脫走常野甲府之間。○水野勝知(結城故主)襲奪藩城。(時勝知在江戶。密謀佐德川氏。本藩義徒相議。將廢勝知。立叔父勝寬。勝知自率彰義隊。襲藩城。取之。勝寬倉皇遁去)○是月。一橋茂榮及德川臣屬等。請大總督府。爲慶喜乞哀。○松平定敬去江戶。赴越後柏崎。板倉勝靜入日光山。○詔禁諸標等冒禁裡字及濫用菊章。○山道先鋒薩長大垣師。至武藏羽

忍藩歸順

兩使入江戶城

五事實効

生。擊梁田下野軍。走之。時(舊幕臣古屋某率步兵千八百人。將赴信濃。適爲官軍所擊破。古屋走會津)進薄忍城。忍將某屠腹謝罪。一藩皈順。○四月朔日。東海道先鋒總督橋本實梁進次池上本門寺。副總督柳原前光。自甲府入江戶。次久留米藩邸。(先是西鄉隆盛。承大總督內旨。赴京師。有所奏。之案。是月四日。隆盛皈江戶。乃復命督府云)○四日。橋本實梁。柳原前光。奉勅入江戶城。(城中諸有司皆移田安邸。是日德川諸臣。掃道。供張盛服而出迎)傳宣田安慶賴(中納言。卽家達之父。是時爲留守)曰。德川慶喜。已表恭順之誠。意因垂寬大之聖憐。且思祖宗功業。及水戶贈大納言盡忠。特減死

復結城城

皈諸藩家眷於本邑

板倉父子降

一等。命以五事實効。(一曰。屏居於水戶。二曰。致江戶城。三曰。收軍艦銃砲。四曰。移城內家臣於郭外。五曰。速處分家臣之助導者)慶賴奉命。兩使退館本門寺。○北陸道總督高倉永福。副總督四條隆平。入江戶。次東本願寺。○東山道官軍。復結城。(城水野勝寬其父勝進乃復皈結城)○六日。天皇覽諸藩兵操練於大坂城內。○諸藩主及其臣隸家眷在江戶者。悉復皈本邑。○德川慶喜奉朝命。罰小野廣胖(內勝)瀧川具知以下十人。又解戶川忠愛以下十一人職。(並與伏見鳥羽之役者)未幾。板倉勝靜父子。出日光。依彥根降官軍。幽之宇都宮。○十

收江戸城
榎本等脱走
慶喜赴水戸

一日總督橋本實梁收江戸城又欲收其軍艦榎本武揚（和泉　海軍總裁）○旧幕託風濤辭之乘夜率船艦八隻乃走館山（安房）尋勝義邦追諭之還品海大鳥純彰（圭助　旧幕歩兵奉行）亦率其黨千六百餘人走市川（下總）福田道直（八郎右衛門　旧幕撒兵頭）帥千五百許兵又走木更津（上總）古屋作左去會津劫掠與板（越後）○是日慶喜發東台赴水戸（時麾下諸隊欲從者數千人慶喜盡揮去僅以小隊令送致於是麾下不平者皆脫走東北所在蜂）擾○置箱館裁判所尋定蝦夷開拓之方法○詔列藩令釐革旧習擢舉人材又遣巡察使按撿之○會

會津征討之始
大總督入江戸城
總野開兵端始于此

松平容保抗官軍之報至乃命薩長佐土原三藩發兵北越應援與羽官軍總督九條道孝進次岩沼令諸藩討會津○置美濃笠松裁判所○大總督熾仁親王入江戸次增上寺尋入城○以軍功宥戸田氏共罪（其隊長與伏見之役者悉禁錮之於國）○釋松平頼聰謹慎乃復其官位（時頼聰刑其重臣首謀者獻以軍資金十二万両）○初慶喜之屏居水戸也來投者愈多而其在總野之間者推大鳥純彰福田道直等為將横行地方說諭土豪募軍須純彰將遥結城東山道官軍邀擊之於小山驛（下野）○時賊（兵自林中以散兵砲擊三面迫之官軍若戰遂大敗而退）結城城援斷水野勝進勝寬皆遁石川總管（若狹守　下館）井上正已（伊豫守　下妻）亦棄守走（十七日）○十八日東海道總督橋本實梁乃傳檄武總房常二十九藩討大鳥福田等賊○十九日純彰陷宇都宮城主戸田忠恕（越前守）走館林（先是彥根官軍在宇都宮純彰等欲來襲之參謀香川敬三率彥根師既扼其城賊將秋月登助等率純義回天傳習三隊來襲宇都宮兵與松本笠間黒羽彥根大垣等官軍逆戰城外賊將冒丸扼前官軍退將入城純彰所率一軍自鹿沼出橫擊之會師亦自三王嶺進砲聲震天火起城下官軍竭力拒戰遂不可支其夜自南門出退古河及館林城竟陷没）○始置新潟府中（但馬）二裁判所○各國

賊陷宇都宮

湊川社搬營
官軍復宇都宮

領事官致書長崎裁判所請解耶蘇宗之禁○二十日東山道官軍次関宿討傍近賊徒此日関宿奸黨百許人赴江戸擁其主久世廣文（隱岐守）投東台兵○勅淑建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正成祠于湊川（攝津）使其子正行以下配祀焉○二十三日官軍復宇都宮城賊大鳥純彰擁板倉勝靜父子走日光山（先是誠忠純義回天三隊出襲関宿官軍設伏破之誠忠隊遂降其餘投宇都宮是日官軍大擧環攻賊在城中堅守而在明神八幡二山者横擊官軍分其勢砲烟蔽空日已暮官軍攻擊益烈遂棄城城中大亂賊拋山上者亦潰盡脱走日光市街皆焚）時純彰出没日光山傍官軍踵至

米人送我國人于布哇

擊之。今市迭有勝敗。既而賊大敗。純彰率兵數百。奔東照公之主。遂走會津。○二十四日。奧羽道副總督澤爲量次新莊。進軍討莊內。○是日。置佐渡裁判所。○二十五日。賊將古屋作左率兵自越後入信濃。襲飯山。縱火城下。松代藩兵與尾藩兵共擊破卻之。○合衆國人傭我國民百四十餘人。私送之布哇島。謂傭奴者。係旧幕府約。時東久世通禧抵橫濱。以布哇爲條約未成之國。止之。米人不肯。云後兼令之送還。○二十七日。以大村永敏益次郎○長門藩士爲軍防事務局判事。即使東下輔大總督。○是月。置裁判所於三河。

梟近藤勇

八幡之戰

併管駿遠兩國。○閏四月三日。山道官軍擒近藤勇於下総流山。斬以徇軍門。傳首京師。梟三條磧。初勇在京師。擢爲新撰組長。爲會人盡計。及東軍退大阪。率兵屯伏見。爲官師敗。東走煽動德川臣屬。相率赴甲府防官軍。不利。至是見誅。○時賊兵江原周甫襲擊官軍於下総八幡。官軍不利。既而破之。次船橋驛。先是。德川亡命士擬上総木更津繇府擁伏。総督府分命諸藩爲之備。是月十一日。賊軍撤來襲備前安濃津兵。大驚擾退。齊市川溺死者多。佐土原兵聞砲声。馳至賊。別隊逆擊之。官軍伏發砲狙擊。賊死傷無算。殘兵四走。復與賊兵合。掠八幡貝塚。再爲進擊之計。佐土原兵諜知之。一軍決死。水陸三道並進攻之。銃前安濃津備前兵來援合擊。縱火於船橋。燒之。賊軍潰走。諸軍進過五井川姉崎。破之。賊悉遁去。尋遣柳原前光鎮

莊內賊陷天童

豐國社復興

車駕還京

置關東監察使

大多喜降

定金銀銅鐵貨位

撫房總。○四日。莊內賊陷天童城。織田信學去。遁仙臺。○五日。置東征第二軍。以西園寺公望爲総督。長岡護美爲副總督。從行。尋以公望爲北國鎭撫使。○六日。詔復豐國社。祀典新建立祠宇。○大總督熾仁親王。乃奏上慶喜伏罪之狀。於是天皇止親征。車駕還京師。○十日。置關東大監察使。副総裁三條實美兼任之。○十一日。柳原前光進抵大多喜。大河內正質致城待罪。乃幽之佐倉藩。使宗家大河內信古刑部大輔○參河吉田監其城地臣隸。○十四日。定新舊金銀貨及銅鐵錢價

定親王下賜姓之制

奧羽諸藩會盟

位。先是。大總督府收江戸金銀銅座。至是復舊。○是月。莊內賊勢鴟張。官軍無援。是日。澤爲量還師新莊。○十五日。詔定伏見有栖川宮以下親王宣下及賜姓之制。○仙臺米澤二藩首謀救解會津。共諸藩擁兵不進。乃說諭容保。使致城謝罪。容保屏居請俟恩裁。諸藩於是連署。併其書上之九條道孝。請罷征討兵。道孝卻之。促進其軍。○時南部。二本松。三春等十藩會議于岩沼。伊達慶邦。上杉齊憲。乃與之盟。要九條道孝。介仙臺請申理容保罪。參謀世良修藏不肯。曰。渠既悔非。輸誠則宜納城池兵仗。以表其實。今盛修守備。侵掠隣境。敢抗王師。乃上疏乞宥。謝罪之道何在。乃詰責慶邦以下。窮援會津。卻書。促兵討之。二藩執迷。怒曰。是

仙米二藩殺參謀、自是與羽連衡
陸軍編制
布紙幣新造之令
會兵陷白河
官制改定
府藩縣之制
刑行日誌

挾朝威以滅私讐也。遂暗殺砥徳于福島、徇有其罪状、以觸動庄内南部諸藩。於是與羽連衡、獎會津同盟者、俱至十有七藩云。○以阿部正恒黨賊軍、柳原前光收其封土、令佐倉藩管之。詔賦課列藩、編制陸軍。○布新製紙幣之令。限以十三年、使通行之、且應藩貸與之列藩、以助其軍資。○會津兵進據白河城。○二十一日、假從大政官代于禁中、改定官制。分太政官為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七官、分掌立法、行法、司法三權。議政官上局置議定、參與、史官、下局置議長、議員。行政官置輔相、辦事、史官。五官各置正副知事、注權判事。有議政官一司、會計官七司、軍務官二局四司、刑法官三司。九官等自一等至九等。又分地方為府藩縣。府縣特置知事、藩則姑仍其旧。○是日、以三條實美、岩倉具視、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徳大寺實則、中御門經之、松平慶永、島津久光、蜂須賀茂韶、鍋島直正為議定、實美、具視兼輔相。小松清廉、大久保利通、木戸孝允、後藤元燁、廣澤真臣、副島種臣、横井時存、三岡公正、福岡孝弟為參與。鷹司輔熙為神祇官知事、亀井茲監副之。萬里小路博房為會計官知事、純仁親王為軍務官知事、長岡護美副之。伊達宗城為外國官知事、以東久世通禧為其副。山内豊信為刑法知事。閒一日、以豊信為議定、使大原重徳代為刑法知事。○詔置日誌司於議政官、梓行政府日誌、頒布天下。

解局外中立令
房総初平
禁私刊書籍
策問三事
詔家達紹宗家
官軍復白川城

蓋欲令衆庶知政體也。○外人始解局外中立令。先是、諸外國公使在兵庫、下局外中立令、禁其人民援我東西師、獨存疑。至是徳川慶喜既伏罪、因遣東久世通禧於横濱、移書各國公使諭解之。○二十二日、以房總地方平定、是日、柳原前光凱旋江戸。○是月、改京都、箱館二裁判所並為府。又置日田豊後、富岡肥後、富高日向、久美濱丹後四縣。改大津、笠松二裁判所並為縣、毎縣置知事。○禁私刊行書籍。○命貢士策問三事。一曰定兵制與海軍之方法、二曰理財之方法、三曰東征之方略。○先是、薩長等官軍攻白川城。時城兵與會津及仙臺、棚倉援兵出邀戰、勝敗未決。官軍數十人鼓勢逼塞、城兵繞出官軍後、與山上兵相應夾擊之。官軍潰走、敗報至江戸、督府乃遣因備、柳川、佐土原兵援之。○二十九日、詔令田安家達龜之助紹宗家徳川氏。先是、關東大監察使三條實美至江戸、以慶喜謝罪表信、乃宣詔家達為徳川氏後、然以年尚幼、命松平確堂攝事、而封領未定、徳川臣屬皆危疑。○五月朔、東山道官軍復白川城。時會津兵守黒川道、純義新撰二隊守江戸道、仙臺兵守棚倉道、三道戰方酣、而棚倉道先敗、官軍追尾棚倉、弓隊力戰、吉川隊登山狙擊官軍十餘人殪之、而二道軍衆勢薄、城遂陷、殘兵棄兵仗走、此役斬獲凡六百八十餘人。○先是、総督九條道孝之被擁入仙臺也、米澤亦遣兵新莊、迎副總督澤為量為

賊焚太田原城

仙米二藩再盟

東台之役始于此

蘭人私販賣銃器

量部之弗聽。是日去赴久保田。○二日。賊大鳥純彰出會津。襲太田原。縱火城下。城主太田原富清（飛彈守）遁去。○大坂長崎二裁判所改爲府。○命鍋嶋直大鎮撫上野下野二國。○列舊瀕下皈順者於朝臣。○時仙米二藩再會南部佐竹以下諸藩老臣更盟約。請班師於朝廷。若不允則以清側爲名。遽擧兵將擊薩長。乃開公議所於白石。尋溝口牧野內藤等在越後者亦列同盟。○初彰義隊之據東台也。稱守祖宗廟。其意在奉輪王寺宮。謀德川氏興復。執當覺王院

龍王院與之合議。與會津諸藩互爲聲援。於是諸藩脫兵亦相率來會。勢日横肆。總督府遣人傳命家達召兩執當。亦託事辭之。廷議遂決征討。贈書法親王。散其兵。彰義隊不肯。又召法親王。覺王院等拒之。因告之參謀等部署諸軍。以刻討期。○詔賞眞田幸民（信濃守　松代藩主）破飯山賊之功。乃下書以奬勵之。○澤爲量抵久保田城。說佐竹義堯。依違不決。爲量去赴弘前。○當是時蘭人抵新瀉港。自稱得日本政府開港許可。私販賣銃器於米莊等諸藩。○定府藩縣

始置江戸府

討東台賊

法親王走會津

禁私置關

置鎭臺及三裁判所

忠崇脫走

印章。始置江戸府。○新建祠宇於京都靈山。祀癸丑以降死事之士及春來戰歿者。○詔。高家交代寄合以下皈順入覲者。令給其舊祿（所謂本領安堵者）。尋發行新紙幣五種。○十五日。總督官令諸軍討東台賊。賊徒大敗。山僧知不可支。奉法親王。潛匿谷中。尋走會津。（先是東台屯聚之徒日益暴横。時官軍皆以錦片爲表章。彰義諸隊遇諸途上則嘲罵不已。或至毆殺之。此日晨兩官軍分道進逼東台。彰義隊分兵據各所。黑門軍先合。砲声既起。賊一軍自山王山連發大小砲。一軍開門突出。官軍不利。死傷頗多。已而官軍合勢。自廣小路齊進。砲声益烈。薩一軍連彈巨砲擊破黑門一角。諸軍登入。三面合擊。山王山賊走之。賊中軍猶拒。中堂官軍力戰數合。遂破之。縱火中堂山內。

軍皆潰。突圍脫走。官軍尾擊。斬獲甚多。此役市街接近東台者多罹兵燹。居民大驚擾。奔避散走四外。）○尋禁列藩私置關。且命德川家達解放撒兵隊別手組等。○十八日。先是總督九條道孝在仙臺。伊達慶邦不許其與外人接見。參謀前山長定（清一郎　肥前藩士）○踵至。說慶邦以奉道孝。且入京。慶邦諾之。是日道孝等去赴盛岡。○十九日置倉敷（備中）奈良（大和）二縣。○總督宮假置江戸鎭臺及市政社寺民政裁判所。○林忠崇（昌之助　請西）與賊遊擊隊合。航海走伊豆。將據甲府城。總督宮命田安慶賴。拘留忠崇等於沼津。是日忠

拔長岡城

崇等去沼津赴箱根（先是忠崇上奏請獻其邑朝廷而躬臣屬德川氏既而與諸亡命謀率兵援箱根將府遣總軍中井正勝等於小田原命大久保忠禮討之忠禮私授忠崇暗殺正勝不變問罪之師抵小田原忠禮大恐斬首謝罪殘黨以宥夜約於忠禮官沒其封忠崇遂與其餘黨走奧羽）○此日官軍拔長岡城城主牧野忠訓走會津（時官軍本隊入越後分所官兵一軍戰鯨波片貝勝之日進破雪嶺賊分兵一軍拠柏崎降椎谷出雲崎時水戶寅党市川朝比奈等率兵四百共扼長岡小千谷等地其勢日熾官軍襲小千谷破之進陥信濃川陣賊別軍守榎嶺妙見嶺之險尾張松代上田師苦戰扼之時霖雨連旬信濃川暴漲西岸官軍不能來援徒隔水砲擊耳長岡賊乘機出兵與山上賊挾擊官軍参謀黑田了介等決策欲撰精兵擒中賊腹背是日乘曉霧衝激浪濟信濃川與山軍會大破賊軍鼓譟齊進至長岡薩軍先破神田口入城兵列砲捍之官軍三

定德川氏封土

面砲擊迅烈不可當城兵術盡遂縱火城中擁其主忠訓遁去妙見嶺榎峴賊亦皆潰走）○二十三日置飛彈縣改兵庫裁判所爲縣○東台餘賊擄飯能（武藏）擊走之○近畿洪水下令賑恤窮民○二十四日輔相三條實美罷大監察使無關八州鎮將○令府縣管舊幕旗下士采邑○此日詔以駿遠奧羽地七十萬石賜德川家達爲府中城主（初封領未定臣屬私議謂不下三百万石至是咸驚曰何停其臣隸官爵削減之甚蓋以有東台暴舉也云）○以一橋茂榮田安慶頼列藩屏尋二人上書總督宮請以舊旗下士悉列朝臣乃下詔收祿德川遺臣

新國史略　卷之一　○四十九

八州畧定

鑄二分金一分銀

置中下大夫上士

貢士對策

自是皈順者多八州畧定○二十七日澤爲量抵大館弘前藩固拒弗納爲量轉赴野代港將航箱館會九條道孝使者至報已發盛岡赴久保田爲量乃次野代○下令增鑄通貨二種（即二分金一分銀是也）○是月置中下大夫上士以高家交代寄合以下皈順者班之（以高家交代寄合者爲中大夫以寄合以下千石以上者爲下大夫以両番席以下百石以上者爲上士）○始置諸藩公務人于京師（貢士兼之）○以菊亭脩季邸假爲貢士對策所（策問一月三次）○命外國官副知事東久世通禧掌瑞典那耳回條約交換之事○六月改新

置江戶鎮臺

申禁私刊新聞紙

越後口征討總督發京

潟裁判所爲越後府以飛彈縣改稱高山縣又置真岡縣（下野）○五日置鎮臺於江戶使總督熾仁親王管其事江戶府知事烏丸光德爲之輔○八日下令申禁私刊新聞紙（蓋以造言捏辭誑惑人心也）○改三河裁判所爲縣○十四日以純仁親王爲會津征討越後口總督尋親王陛辭賜錦旗節刀○十七日改横濱裁判所爲神奈川府又置岩鼻縣於上野○先是會人襲白川官軍邀戰之和田山殪其將遠山某又破之古天神及米村（時官軍據白川城扼諸要衝將討會津而棚倉平泉諸城尚未下）○置堺

新國史略　卷之一　○五十

拔栃倉城。
拔泉城及湯長谷。
傭外國人董鑛山。
斬仙臺使。
輪王寺宮使奧羽領諸藩。

縣於和泉。○廿三日。先是九條道孝至盛岡。藩主南部利剛亦連衡與羽不應之。道孝將赴久保田。會秋田使者來迎。此日乃發。時（久保田義徒諫佐竹義堯勸王。義堯乃決意。遣使盛岡迎道孝。且報狀副總督澤為量云）○二十四日黎明。官軍分兵自二道進擊。遂拔栃倉城。城主阿部正耆走須賀川。○二十八日。官軍進拔泉城。（本多忠紀治所）○三十日。陷湯長谷城。（內藤政養治所）○是月。罷韮山縣於伊豆。使江川英武（太郎左衛門。○旧韮山代官）攝知其事。○始傭佛人（エコニー）令董鑛山之事。（雖新爾稜備外國人。蓋是為始）○七月朔。二總督九條道孝醍醐忠敬拔久保田。明日澤為量來會。（先是薩參謀大山格之助、奉澤卿在秋田。籌畫贊謀甚勤。至是九條醍醐二卿。從兵士。自津輕至。三卿兩兵又間流離辛苦。已過半歲。是日乃相見。悽然）○先是仙臺為白石城盟主。以秋田津輕不預會盟。遣使於秋田誘之。時秋田城孤立。援絕危在旦夕。會仙臺使者（志茂又左）率相馬新莊兵來。久保田覘其動靜。且使勿納二卿。○四日。澤為量與久保田藩士謀。遂斬其使梟之軍門。自是一藩志益固。○是月。輪王寺宮。自會津赴仙臺。使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管與羽越諸藩。以擊薩藩諸賊。軍益得勢。既而仙米會

祭戰死者。
行養老典。
慶喜屏居駿府。
拔磐城平城。

莊老臣等連署贈書各國公使領事官。告以東北諸藩聯合掃蕩奸兇。○置度會縣於伊勢。○召薩長土尾因備大垣彥根松代加賀高田十一藩老臣于京師。大賞輔翼藩主之功。賜物獎勵之。○勅祭戰死者於河東操練場。○七日。行養老典。○總督宮允撫川家達請。使慶喜徙駿府。屏居寶臺院。（先是[illegible]水[illegible]臣將奪慶喜去。慶喜恐有變。奏上請徙駿河。乃見允）○十三日。官軍攻拔磐城平城。城主安藤信正走仙臺。（初官軍欲攻平城。參謀等相議。平城於奧羽最稱險阻。易守難攻。故此役分兵三道。通平城。城中會仙米各藩兵凡二千餘人。分隊出拒二里許。乃築砲壘設關門。距戰而多倭銃。會霖雨不能彈射。柳川軍乘之破關。薩師拔外郭。賊軍披靡。退入平城。諸軍乘勢攻之。是夕平城火起。不見隻兵。蓋賊徒潛東走也）○與羽總督九條道孝。以佐竹義堯為先鋒。討莊內。（先是佐竹津輕生駒等諸藩頗睦。莊內尤倔強不服。出兵略新莊天童。數侵掠秋田境內。江戶仙臺亡命徒亦援莊內。其勢日滋猖獗。至是乃出師討之）○是日與莊內兵大戰船形。（羽）自是戰爭殆無虛日。○十四日。莊內兵陷新莊城。城主戶澤正實走久保田。○十五日。改大坂開市場為開港場。是日總督宮純仁入越後。中納言公望左衛門權佐基修從焉。官軍以長岡為根據。乃傳令諸藩兵分守各所。○時天皇

討莊內。
莊內兵陷新莊。
總督宮入越後。

改江戸稱東京置鎮將府
廢社寺裁判所
中秋祭
置病院
陷二本松城

將幸江戸視政詔改稱江戸曰東京廢鎮臺置鎮將府管駿河以東十三國乃令三條實美兼鎮將烏丸光德爲府知事自是大總督府專掌軍務事又廢社寺裁判所以十三國社寺屬之地方官○十八日官軍攻富岡仙米及春日隊兵力拒殺傷相當○假置關門於小田原識察行旅廢三島關門○尋改稱石清水神社放生會曰中秋祭○始置病院於東京醫學所○二十一日官軍陷二本松城城主丹羽長國左京大夫走米澤○以久我通久爲東北遊擊軍將使赴出羽應援鎮

置東北遊擊軍將
改銅會所稱鑛山局
賊陷長岡城
賊軍奏奇功

撫總督○二十三日祭護良親王於河東操練場○是日賊縱火須賀川襲官軍官軍擊走之○二十五日改大坂銅會所稱鑛山局是日賊襲長岡城陷之時官軍兵艦砲擊新潟港城中及各所之軍欲應之一擊掃蕩賊黨議始決初長岡賊河合某欲復長岡乃偵知官軍進擊議決帥死士五百衆夜潛兵直薄長岡官軍聞砲聲起爲我兵進擊之号及声漸近細作忽報賊軍至衆乃驚束裝未畢賊已集城賊齊發砲河合乘勝衝突官軍苦戰御之天已明會米二將又出兵援河合襲官軍背縱火衆之官軍敗績死傷最多長岡遂陷先是官軍之取長岡也城下婦女日入城內賣餠菓軍人爭買不敢意之而女輩私告城中狀于賊市民亦爲之耳目於是進擊之謀稍洩賊軍因奏奇功云○二十七日置柏崎縣於越後○北越官

官軍入新潟
官軍復長岡城
莊內兵襲矢島
徵貢士對策

軍分兵海路入新潟港先是新發田溝口誠之助藩既順密納款乃命爲先導○二十九日官軍再復長岡城與新潟軍兩道並進米會兵潰走長岡之再陷於賊也官軍萎頓不振參謀山縣狂介等戰衆曰成敗豈有常耶是日部署諸隊乘曉霧潜遣人諜賊營果皆偃臥官軍直入短兵接戰殺獲數十縱火直通長岡連彈大小砲吶喊衆之賊辟易棄守走官軍遂復長岡捕斬市民通賊者○莊內兵襲矢島生駒親敬走久保田○是月改奈良縣爲府○以更定議事規程徵貢士之對策○八月二日置伊奈縣於信濃○假置兵學校使宮堂上以下入學之蓋以大學校未設立也以昌平黌及醫學所屬

追討仙米二藩
拔村松城
稅法仍旧制

之東京府○詔削伊達慶邦上杉齊憲官爵追討之○八月四日詔以生母藤原氏慶子叙從二位稱二位局以其父中山忠能爲准大臣○越後口官軍攻村松城城主堀直賀遁在外臣屬火城而去明日庶子直弘詣軍門乃降○六日相馬季胤降平潟口軍門○七日下勅於四方凡稅法宜姑仍舊貫使納金於會計官輸米於大坂會計支局若旧旗下士采邑宜屬之其旁近府藩縣又令府縣出吏員各二三名于京師以理公務○是日白川口總督鷲尾隆聚令旁

改民政裁判所為會計局
始結小國條約
取村上城
須軍律
置種痘所
諡和陽宮於安藝
榎本等奪艦脫走
公議人

近人民羅兵燹者免本年田租且供使役者乃蠲其半○改稱民政裁判所為會計局○九日天皇幸加茂社○是日德川家達就封静岡即駿河府中○十日命神奈川府知事東久世通禧外國官判事寺島宗則等與西班牙國始交換條約○官軍攻取村上城先是城主內藤信民病殁其臣分為二黨至是其一火城走莊內其一乃降官軍○十五日須軍律於徵兵○置種痘所於東京醫學所○詔諡和陽宮朝仁即故尹宮尊融親王位官諡之安藝初德川慶喜東走也朝仁竊通聲息於關東而慶喜拒之不應至是事覺遂及之○十七日天皇謁孝明天皇陵○以富高縣併日田縣○免筑前肥前二藩戍衛長崎○十九日榎本武揚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等留書於政府奪軍艦八隻自品川亡命去入仙臺鎮將府乃擬以海盜下令天下搜索之且告各國公使勿與之接初朝廷收德川軍艦也武揚有所哀訴乃收四艦特賜其餘於家達而武揚監之最長水軍部下亦精銳及聞奧羽連台武揚等議曰吾黨舉此堅艦橫行海上以應援陸軍則天下之事可圖也乃奪船艦脫去朝廷以武揚等書辭悖慢因下此令○復大河內正質封○二十日改稱諸藩公務人曰公議人掌傳朝旨又達藩情○置公用人掌旧留守居事務○初官軍定議欲降奧羽諸城

定進取議
官軍向會津
破炮壘二所
官軍飛来平
放火城下

後向會津至是參謀伊知地正治板垣退助等在白川口議進取之計其畧曰北方氷雪早至今若過三旬則進退窮蹙矣況彼衛中不若及今急襲會津夫會津根蒂也如仙米二藩枝葉耳苟絕根蒂則枝葉隨落乃分兵備仙臺諸藩進入會津後諸軍合圍遂攻下會津蓋善謀也是日合薩長土大垣大村五藩師先張疑兵于路發二本松至石筵分兵為三隊自左右中間道進賊軍據險設砲壘薩長兵擊破之進逼第二砲壘賊砲擊太烈長土兵自左右間道會橫擊之中道諸軍列大砲廿門連發賊軍潰走進至暮成嶺嶺為會津二本松境第三砲壘在其巔設關門列竹柵賊盡死守明旦官軍乃攀樹躡岩而登自嶺上砲擊之賊已逃去時薩大垣別隊自別路進首出賊背夾擊而破之○二十二日進攻猪苗代會兵寡單不能支焚營而走官軍乘勢進逼戶口湖橋湖方三里許湖口有十六橋疊石造之賊欲毀之長兵望見急遍擊會人狼狽僅毀二橋退去若盡撤此橋則官軍別無進擊之路云○二十三日進戰大野原強清水走會兵直薄若松城下城中大驚曰官軍飛来乎即出守兵衝官軍大破之解城南圍○二十四日官軍放火城下悉焚之收城主松平容保在瀧澤村收敗兵乃入城官軍尾擊拔外郭既而精兵多出戍疆外在城中者裁吏胥與老稚耳至是盡出守郭官軍進衝城北門城守連射

行即位禮　定勲功式　定國忌日　官軍會城下　決進擊議

大砲九無虛發。官軍乃退。會老臣等擁擒突出。多發官軍。死此役。官賊俱死傷無算。○二十七日。天皇行即位禮。尋詔天下曰。今幸以平定海內。撫綏萬姓。其輕裝發輦。務去虛飾。莫令沿道諸民苦供億。是時發中古以降所用之禮服。改大瀧等製。○又定軍士勲功式三等。等各三級。乃詔曰。獨官軍進征。拔堅挫銳。忠勇義烈。朕甚嘉之。因定勲功式。督府參謀軍監等。其以公議錄將士勲功以聞。○先是先帝國忌用發喪日。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是改從崩日。十二月二十五日。○是月。併富岡縣於長崎府。○以賑貧濫行。下令府藩縣撿覈之。○九月二日。置佐渡縣。○七日。詔佐竹義堯。賜直衣一襲名刀一口。賞其孤立賊中唱大義勤王事。○十日。越後口官軍并進。與諸道軍會于若松城下。勢大振。而城兵夜襲官軍於城東。官軍不諳地理。死傷過當。於是參謀伊地知板垣等。決一擧拔城之議。乃部勒諸軍所向。先是官軍從越後經村松也。會兵退而拒赤谷石間二關。既而官軍大擧。拔赤谷石間。進陣諏訪嶺。會兵退沮會津川。相持。時米沢兵與之合。凡五十余人。官軍借之彌漫前岸。接戰無虛日。至是越後口官軍欲入若松。會兵隔川連砦八里。官軍勇往奮戰。拔其一角。會兵悉銳力戰。道不斷通。向若松急報至。會人引兵隔川相持。官軍連發巨砲。乃鑿地穴居避之。旦夕拒守。當是時。白川口官軍分兵

會津國疆皆敗　米澤降　諸軍齊逼若松城　仙臺降　車駕東下　始行天長節儀　會津降

略阪下。進襲自背後。會兵潰。官軍夾擊。大破之。於是會津國疆皆敗。越後口地多山谷。險隘不便進。故官軍苦戰最甚云。○是日。出羽長國織田信敏降。○十一日。上杉齊憲父子謝罪乞降。先是土州兵澤本幸則犯法當斬。板垣退助宥其罪。作書附之。往說米澤。幸則具諭以順逆。米澤以其與土州姻戚也。嘉其忠告。遂奉命。因道使。介仙二藩說之。納降。弗啻米澤。先二藩歸順。為官軍先鋒。自米澤口進。復遣密使於會城。反覆告諭之。城中頗生動議云。○十五日。諸軍齊逼若松城。城兵嬰壁守之。是日官軍發大炮千餘。斷城兵出路。城東有天寧寺山。接背炮之險。距城僅十町許。此山有會鉛硝庫。會兵恐為官軍所奪。自城中屢發炮防之。官軍進拔山。亦砲擊。肥前兵以後裝炮發榴彈。摧碎擴櫓。城兵震死者多。初官軍之突進城下。城中倉皇修守備。至是糧食彈藥稍竭。城中始困窮。○是日。伊達慶邦乞降。板倉勝尚亦降。○十八日。富士武藏飛龍三艦。兵擊脫艦咸臨於清水港駿河取之。○二十日。車駕發京師。○改越後府。并為新潟府。改神奈川府為縣。○二十二日。為天皇誕辰。詔天下停刑戮。賜宴百官。自後以是日為天長節。令海內祝嘉辰。○官軍入山形城。○松平容保父子出城降。先是諸道官軍環攻若松城。城壯固罕比。三旬乃降。此日容保父子與重臣等出城。上謝罪書。納城池兵仗。乞自就刑。救士女。總督宮乃幽容保父子於妙國寺。先是米澤數遣使會津。告諭城中。始知親王為

莊內盛岡以下降
奥羽悉平

總督北口窗附。或曰、死守不肯降。衆議不可。容保乃傳令曰、敢抗官軍者宜屠腹。先殺重臣等、面縛乞降。參謀許之。此日城兵樹降旗於西北二門。與容保父子及重臣皆降。會津所編朱雀青龍玄武白虎四隊及娘子隊者、守壘死力、出丹迸丸、與官軍抗。及城中事急、家老等挈其子入賊、其母姊妻拏皆火家伏刄。及其他或逃野自及、或殺兒入城。時會人登戍城垣者、於彈丸雨注際、故致紙鳶、以示優游狀。內則鑿地道于不融下穿戶村其上、以居容保父子。女輩乃匿樓櫓下、以避彈丸。及出降、皆蓬頭垢面。見者憫然動容。官軍入城。死屍横路塡湟、或斬首自盡。其伏悽愴不忍見。至是會兵出戰南方者、其他殘兵、即束手悉降。會津始平。○廿六日。官軍入仙臺城。○酒井忠篤、南部利剛、牧野忠訓等、後會津五日而降。輪王寺宮因總督上謝罪狀。奥羽悉平。諸軍凱旋。○二十八日。與瑞典

新國史略　卷之一　○　五十九

交換條約
賓黨見誅
改元大赦
一世一元之制

那耳司、西班牙諸國、假交換條約。○二十九日。先是水戶賓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等走越後。既而投會津。是日率會津殘兵入水戶。據弘道館。彫黨拒之。不利。城殆陷。因馳使訴闕下。乃詔近傍諸藩討之。賓黨敗。三左等挺身匿下總。水戶人捕之。處斬。至是奸黨誅斬略盡。○是月。改元明治。大赦天下。詔曰。朕否德賴祖宗靈。親決萬機。乃欲與海內億兆更始。自今以往。以一世一元為永式。四方其體之。○先是。松平定敎、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前後入會津。及若

武揚等上書
東幸改江戶城為皇居
熾仁奉還錦旗節刀
幸氷川社

松城急。乃去赴米澤。遂抵仙臺。投榎本武揚於寒風澤陸前。大島純彰等。及仙臺兵二百五十餘人亦皆投之。○十月。武揚等上書總督四條隆謌。陳北地開拓之意。走箱館。時武揚等在石卷。備佛人。令部下就之操練。會大鳥純彰等來投。乃相議欲奪箱館。是月廿日帥開陽回天等六艦。乃向箱館港去。○十三日。車駕抵東京。以江戶城改為皇居。稱東京城。尋廢鎭將府。○以東北已定。熾仁親王奏其功。辭大總督。奉還錦旗節刀。天皇手詔賞成功。又賜金於征討將士有差。○詔旌賞孝子義僕等。○二十五日。天皇幸氷川社。社在武藏

新國史略　卷之一　○　六十

定藩治職制
武揚等將奪箱館

大宮驛。陞為勅祭大社。○詔定藩治職制。置執政參政公議人等。○始置甲斐府。廢田所置府中市川石和三縣。○是月。榎本武揚等帥艦至鷲木港。乃呈書於箱館知府事清水谷公考。請上陸。以陳其情實。時公考在龜田五稜郭。而秋田津輕松前大野小倉福山兵數百人戍守之。人見某、本多某受武揚等命。乃率兵士三十人。夜風雪上陸。抵大野村。時官軍長備津輕等兵二百人。聞之。乘夜來攻。賊兵邀戰之。既而大島純彰將兵向箱館。其前隊聞砲聲。急馳至。擊破官軍。土方歲三亦率兵。踰川汲嶺間道。入箱館。進取大野村。官

公考走津輕

奪高尾艦

拔五稜郭取箱館

置海軍局

卒擊賊別隊於七重村破之賊兵不屈鼓勇返戰短兵相接官軍因大死傷賊遂取七重村（先是公考知官軍不利去）於是武（五稜郭至箱館舉乘軍艦棄官兵走津輕者繇於是箱館五稜郭無復一人之守禦者）揚等進抵箱館港先奪官艦（所謂高尾艦所虜送官兵于津輕者也）諸隊遂拔五稜郭建旭日旗章既而開陽回天諸艦入箱館港不見官軍輒上陸取箱館淮永井尚志為奉行裁決事務時官軍被創痍不能起者乃送還之津輕○時勅群臣議與羽北越等降人措置○十一月二日始置海軍局於東京（築地）○是日總督純仁親王

純仁凱旋

家達敘從三位

幽容保以下於東京

幽輪王寺宮

定敬勝靜等降

廢局外中立令

武揚等將取松前

凱旋詔大賞其功親王乃奉還錦旗節刀○詔德川家達敘從三位任中將○四日召松平容保其子喜德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等於東京幽之各藩邸尋輪王寺宮自仙臺至命幽之西京伏見宮邸（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至是皆降幽之其邸使俟後命）○以國內平定詔岩倉具視諭各國公使廢局外中立令翌日又致書申其意（其略曰我東北及側子皆降藩主竢罪東京無復抗政府者嗣後賣買軍艦器械於政府當無異議其諭之諸公使乃廢中立之令布告其人民）○五日併柏崎縣於新潟府○先是賊軍已取五稜郭箱館乃議略松前以大鳥土

賊拔松前城

方等為將陸軍兵七百自五稜郭進與官軍戰尻內破之翌日向福島夾川戰破官軍既而賊軍率開陽神速蟠龍三艦自白津洋向松前而蟠龍直逼其城下（城距海岸甚近然灣中多暗礁至冬風浪更猛雖流船不得近且海岸設砲臺六所防禦更嚴及賊船入港其兵砲擊不已賊艦亦發擲彈縱橫運轉而日暮風濤益烈賊遂引艦退）是日大鳥純彰土方歲三等自福島野越至列巨煩法華寺（寺在城下）境內隔街市砲擊城中海軍來應者適以風濤暴起不得進由是陸軍益進攻城後門破之別隊亦破前門入城兵拒之正廳囲廊短兵相接奮死格鬪死

二艦破碎

傷頗多逆血灑障壁然衆寡不敵遂退去賊軍乃拔松前城（時藩主松前德廣在江刺其隊將等知勢不可抗欲衛德廣於外而藩士等大怒之刺殺隊將闔藩騷然賊乘東遂得拔城云）於是松前敗兵悉退江刺及館議守備德廣遂走熊石○十二日賊海陸軍將抵江刺分道而發開陽艦觸暗礁沈沒賊將榎本武揚等纔以身免（是艦壬戌之秋武揚受幕府命赴和蘭始所製造者架大砲二十六門蒸氣力為四百馬其堅牢為本朝第一武揚等航海亦多賴之式此日自松前至江刺天時大雪北風凜烈奇寒刺骨乃近江刺海岸砲擊數回寂不應因上陸無一守兵土人曰昨夜悉退熊石乃擬之此夕風濤大起開陽錨鎖忽斷蒸氣力為暴風所壓被擲翻入暗礁間艦中相見失色居四日武揚等纔俟風定獲兵仗上陸而

新嘗祭

全艦遂毀碎而沒時箱館之兵見開陽危欲援之迺令回天神速二艦向江刺為敵所阻竟不得前[illegible]救開陽擱碎覆沒[illegible]是與[illegible]喪壓艦沒○十五日賊陸軍自兩道冒雪而至襲稲倉石關拔之逼館寨官軍關陣門發大小砲賊以小銃應之又以計俘自門扉下突入啓扉賊忽全進與官軍接戰大破之遂拔館寨於是藩主德廣聞敗自知不克挺身走津輕以下殘兵降賊者凡五百餘人○是月以新律未定假置死流徒笞四刑分為三等死分為梟斬絞流分七年五年三年徒止二年半二年一年笞數自百至二十○十八日始行新嘗祭遂拜儀於東京城○二十

各國公使朝賀　置公議所　奧羽分割　二十三藩處分　車駕西還

三日各國公使朝見上其國書賀天皇東幸○是月宣詔四方車駕西還告成功於伊勢太廟俟明年再東幸○十二月從公議所於東京○五分陸奧國為盤城岩代陸前陸後陸奥二分出羽為羽前羽後以其地僻遠皇化難洽也○七日特詔減松平容保伊達慶邦以下二十三藩主死一等幽之各藩邸褫官沒封削仙臺南部米澤庄內等封三分之一令同族紹其後至明年特詔賜斗南地三万石於容保子容大以存先祀云朝廷寬容之典於是可見○八日車駕發東京○發勅使廣幡忠禮於伊勢太廟告

命箱館征討

東北平定以先帝大祥接近急還幸也故發勅使告之○十五日賊榎本武揚等全據松前箱館等地先是榎本武揚等既取松前箱館江刺五稜郭無官軍復抗之者此日發祝砲賀其平定乃接箱館在留各國領事官及英佛船將議貿易諸件從合衆國例投票假置酋長武揚為總裁松平太郎副之荒井郁為海軍奉行大鳥純彰為陸軍奉行各綜理此方庶務將拆蝦夷英佛船將欲為武揚等辨理其罪謝諸我政府武揚等喜即託船將上書朝廷哀訴其情實乞開蝦夷以養德川舊臣而以其書亡狀也遂不行○初朝廷聞箱館之變詔德川家達討之以家達幼弱慶喜請自往不允更令德川昭武水戶藩主民部大輔○代征之至是以其上書悖慢無禮遂下詔天下征討之○是月天皇還幸京

還幸祭先帝於南殿　大婚立皇后　燈臺之始

師○二十五日御南殿行先帝大祥祭遂謁後月輪東陵○尋大婚立女御美子為皇后故前左大臣藤原忠香之女年十九○是年始傭英人築燈明臺於沿海各地便航海鍼路相摸觀音崎燈臺始成爾後建築各所航海益便之

新國史略卷之一終

二年
會同東京
横井遇刺客

新國史略卷之二

三河　近藤圭造　編纂

明治二年己巳正月。近畿諸侯入朝賀正。○以東北戡定。下詔諭前逆悖張之盛旨。奬勵百官將士。又詔以再幸東京。廣採輿論公議。以定國是。特命諸侯中下大夫及上士。悉會同東京。○五日。參與横井時存（平四郎○肥後藩士）退朝。有處士。要殺之途上。下勅嚴逮捕之。○時存（欲變政体。有嫉之者。誣以造言。處士等信之。遂及此擧。後見誅）○先是農商稱氏佩

諸縣出張所
定賞典祿制
郡縣起本

刀。及給俸免役等。出舊幕府之令者。至是一切禁遏之。○是月置葛飾（下總）小菅（武藏）二縣。又設諸縣出張所于東京。○割大坂府管轄地。置河內攝津於二縣。議廢諸道關門。○尋置大宮縣於武藏。○始定賞典祿制。以祿百萬石。充復古功臣及戰功將士賞秩。命軍務官按覈其軍功。○時薩長肥土四藩相議。上表請奉還藩籍。（其略曰。朝廷名器。不可一日以假下。旧来幕府借竊。罪無所逭。如大小列藩。亦豈可私有封土乎。宜更下詔勅。可以與之。可以奪之。明大義。正名分。以為天下更始。臣等謹奉還私有之籍）此奏一出。列藩倣之。相競奉還封土。（後廢公卿大名。總稱曰華族。更

録上勤王者
毛利元就贈号
告諭大意頒行
定公卿諸侯叙任規則
公議所
改曰集議院

定祿制。變封建。為郡縣者。皆原此議云）○更令府藩縣。録上癸丑以来勤勞國事者。其既死者則收録妻孥。○始解箱館府兵。○二月詔追賞贈從三位毛利元就。賜号豐榮神社。以元就嘗際亂世。勞王事也。○頒布京都府所撰告諭大意於四方。（此書論述政教並行旨）○定公卿諸侯叙任規則。（其嫡子十五歲初加首服。叙任官位。如其戸主叙任。則不問年齡）○五日廢貨幣司。置造幣局。尋創建之於大坂。（蓋以精金鑄造新貨。欲洗除旧貨濫惡也）○始置公議所。徵諸藩士關國事者一人。以為議員。後改置集議院。踐戊辰更始。採衆議從公論之言

新聞紙刊行
休徵兵
二社創營
定東京朱引内外地
處置降人

也。○增加外國人居留地於東京。許人民私賃屋舍。○再置越後府。○初許發兌新聞誌。使昌平學校撿察之。○以東北既平。罷革兵制。姑皈休徵兵。尋薩長土三藩。奏請警衛九門。勅可之。○置品川（武藏）宮谷（上總）若森（常陸）日光（下野）四縣。○創建護良親王社於鎌倉（相摸）宗良親王社于井伊谷（遠江）令井伊直憲助工役。（後改稱井伊谷社）○十九日命東幸沿道府藩縣。供張專主簡易。勿妨農事。○定東京朱引内外之地。且徙朱引外居住者於其内。令開墾邸址。○尋徙會津降人於蝦夷

復祈年祭

許鑛山開採

地發作石狩小出二所以隷軍務官○改新潟府為縣又併佐渡縣於越後府尋置隱岐縣○二十八日復祈年祭○是月改東京醫學所稱醫學校兼病院○許開鑛山以時價賣買諸金乃令府藩縣録管内鑛山採収全額致之鑛山司○下令四方申禁賭博賣淫○三月島津久光毛利敬親入京連署上疏請精撰人材採納衆議以大公至誠統馭宇内是日詔陞久光官位参議兼中将従三位○以特旨宥朝彦王罪一等寘之安藝給米三百石明年十月特命處寛典復朝彦王於伏見宮賜終身禄三百石○七

車駕再發京

待詔院

天皇謁伊勢太廟

車駕再至東京城

箱館征討

日車駕發京師○設待詔院於東京城納衆庶建言後徙集議院中使掌其事務○十一日車駕幸山田伊勢謁内外宮○解輸出赤銅之禁許國民課其税五分以賣買○廢刑法司○二十八日車駕復至東京城公卿諸侯盡會同拜龍顏賜天盃自是天皇駐蹕東京或謂内旨遷都也尋諸侯各賜暇就國○是月命海陸二軍征討箱館賊時陸軍以伏見親兵箱館府兵為先鋒薩長肥後水戸等諸藩兵凡六千五百人繼之海軍以土方堅吉赤塚源吾等為將駕甲鉄春日丁卯陽春以下八艦以是月九日先發品海進入南部宮古港事聞箱館乃議戰守賊荒井郁等帥數艦回天

焼高尾艦

回天進擊甲鉄

官軍斃源吾

民部官

蟠龍高尾辛来襲官軍擊走之賊自焼高尾艦其衆上陸就南部利恭藩主盛岡乞降官艦一隻亦中砲毀損初賊將聞官軍至議欲襲奪甲鉄艦甲鉄艦者舊德川氏購之米利堅去年至横濱時我國擾乱而米人自建旗章執中立令不輸與及事定乃納艦於朝廷其堅牢精緻出閩陽之右三隊而賊艦三艦發箱館遇颶風漂蕩離散僅以回天一隻建米旗章進至宮古港官軍以外國旗章不為意及稍近撤其旗掲日輪旗章齊發巨熕官軍大驚諸艦擾乱回天轉舵架甲鉄艦大塚浪次郎等揮刀跳入艦中官軍將上方等以短槍小銃捍之立斬數十人浪次亦殪而回天近接甲鉄賊將甲賀源吾等乃指揮兵卒發五十斤砲進戰官兵多傷既而官艦八隻来援源吾進戰甚力然官軍亦不屈連彈狙源吾丸中其股腕遂斃從兵但畏皆逃洋中○四月八日置民部官總掌府縣事以復議定

官軍取江刺

内廷職

蜂須賀茂韶兼知事假定民部官規則因命五官各奏上其條目○九日官軍進取江刺是月長陽等官艦入奥羽諸港是日官艦過江刺洋陸軍乃至乙部村上陸賊聞之急令三木軍司等率兵来襲官軍拠高倉艦諸艦亦發砲横撃賊兵一敗退既而諸艦轉過江刺賊兵驟顧走松前因官軍得復之十一日賊伊庭八郎松岡四郎等率兵欲復江刺決死而進勢甚剽悍官軍邀撃不利苦戰屢卻之十三日官軍乘曉霧銜枚復襲幾古内二股賊伏兵山谷間逆戰彈丸連發官軍大潰戰闘自午牌至明日時仙臺脱兵五百人乘英舩来投賊軍賊軍益得勢云○十四日置内廷職使議定德大寺實

氷川社奉幣　復松前城　攻二股　箱館海戰

則無知事○是日遣奉幣使（亀井滋監）於氷川神社更修祭典著爲恒例○十五日申令府藩縣使釐正户籍復皈逃亡者○官軍復松前城（時海陸軍合謀並進遶松前城下破賊兵於江良坊賊卻拠寨狙擊官兵時官軍自别道出其背與本道軍夾擊賊兵敗潰死者數十人既而官艦直砲擊松前城内及熕臺賊兵彈丸方竭不能防拒遂敗走官軍乃復松前城）又欲取箱館屢戰各所○二十三日甲鐵春日二艦擊不矢来冨川營別攻二股賊兵堅守更出精兵連戰勝敗不决砲聲如雷海岳爲震既而官艦（甲鉄春日長陽陽春丁卯等）向箱館港賊兵以三艦當之距離十町許砲戰甚烈二十六

攻矢不来　賊軍分守　制度寮　修史局總裁

日官艦復進逼賊艦春日陽春二艦爲賊彈所擊毀回天亦爲官艦所擊甲澤源藏等死之○二十九日官軍水陸並進攻矢不来大破之遂取有川（此役榎本武揚等督兵與官軍戰丸中其帽不顧戰於大橋屢卻官軍及日暮兵疲遂不能支而退矢不来有川皆箱館要衝）當是時賊軍築寨數所守之而武揚等以下守五稜廓荒井郁等帥各艦分守○是月再置制度寮撰修制度律令以森有禮爲副總裁○天皇召公卿諸侯及三等官以上於小御所親問萬機施設之道以議定政務（四等官以下及中下大夫上士則輔相傳宣之各陳其所見）尋將開修史

廢紙幣價位　箱館再戰獲千代田艦　開墾局

局詔以輔相三條實美爲總裁○廢天文臺○先是紙幣價位以百二十兩抵當金貨百兩至是廢之使與金貨同一○五月四日官軍再戰箱館港獲賊艦千代田一隻（前一日官軍進至七里濱及大野邑賊軍乘夜來襲官軍驚擾卻走賊奪大砲及彈藥而去明日賊兵又来侵官軍苦戰卻之是日昧爽官艦遶箱館港賊出三艦邀戰與諸熕臺齊砲擊官艦應之海水爲沸日暮交綏千代田艦迷濛辨天洋觸暗礁不能動賊棄之衆飛舸急上陸明日黎明忽有一艦將近官艦甲鉄長陽迎擊之不應二艦與之及其近諦視則千代田艦也機關皆壞闃然無人官軍直奪去賊兵望之相笑曰是所謂死諸葛走生仲達者也）○始置開墾局於民部官管掌小金原等地開墾之事○置若松縣又置

巡察使　箱館大戰

岩代巡察使（辨事平松時厚兼巡察使事務）○詔禁仁和寺以下授位階官名於醫師畫工等其既授與者悉停止之○改攝津縣稱豐崎縣○十一日官軍大擧薄箱館進擊破之燒賊艦（蟠龍回天）二隻官艦（長陽）亦爲賊所燒沒（先是官艦發有川洋向箱館港也賊艦蟠龍機関壞乃置之砲臺傍以爲浮臺獨出回天當之甲鉄放巨熕殪數十人碎其器械要器回天遂不可轉徙之淺洲亦爲浮臺以戰會賊丸中春日艦官兵有死者諸艦乃去此日更以春日陽春二艦搗港背別以万年艦及輕舸送陸軍於谷所伏兵山中而甲鉄長陽丁卯三艦進擊箱館前面時山中伏起衝突賊兵走之而諸艦亦進連砲擊蟠龍及砲墩殆獲蟠龍賊松岡磐吉善戰乃発佛郎機其榴彈中長陽硝庫黒烟衝天船身破壞遂沈沒所載殆千人免死者僅二十餘賊兵

賊艦皆壞　監軍諭降　贈兵書參謀　辨天崎賊降

皆拍手呼快。而甲鉄春日二艦望見之、急連彈蟠龍。蟠龍碎之。賊遂燒回天蟠龍、而上陸。至是賊艦悉壞。官軍乘機奮闘、連破賊兵、殺土方歳三以下數十人。遂取箱舘。於是援本武揚等所據者五稜郭及千代岡辨天砲臺互勢大沮喪遂退去云。十二日。官軍自四面砲擊五稜郭。戍兵多死。又戰一本木。殺傷相當。是夕、薩士池田次郎兵衛來箱舘病院。撫患者諏訪常吉。賞諸將士守禦之勞、稱大朝寛大之恩。諭以順逆。吉匙剴切。常吉乃託醫負恭贈書武揚及松平太郎。具陳其情實。武揚等不肯。作答書與薩人謝絕之。適武揚取万國海律全書二卷。寄參謀曰、某嘗學兵於歐洲。是録其所聞見者。今惜付兵火、故贈呈耳。參謀得其書、大珍愛之。因贈酒五樽於武揚以謝其深志。且慰將士之勞云。時軍監田島敬藏見武揚勸其敏頓。說諭數回。武揚謝其厚意。而無肯之色。田島曰。惜哉鉄石丈夫。今從容死製串浴而去。田嶋薩藩十五日。辨天崎戍兵

取千代岡　武揚以下悉降　北地平定

四百四十人。以食竭乃降。前二日、軍監片山來右往辨天砲臺諭令出降。永井玄蕃相馬主計至五稜郭與武揚竟有所會議云。十六日。官軍取千代岡。初官軍使千代岡賊順職等不聽。屢使者官軍怒矣兵為三隊而襲擊。中村三郎介父子・柴田伸助皆戰没。大鳥圭介以下遂不支走入五稜郭。於是武揚等。遂約就刑以宥衆。乃見參謀請降。十八日。武揚及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大鳥圭介等出降軍門。盡獻兵器。永井玄蕃・松岡磐吉・相馬主計等亦降。尋會津老西郷頼母・來名老三宅某與室蘭兵皆降。前後降者一千餘人。官軍乃幽之箱舘寺院。尋檻致東京。命軍務官監守之。於是北

以公撰法登用朝臣　郭内疆域改正　榮御殿

地悉平。前一日、武揚等會衆諭曰。城陷在旦夕。吾輩非丈夫之志也。我輩當代衆請罪軍門、速就大誅。諸君其熟察之。衆皆泮泣。乃訣飲終夜。不忍相離云。○是月、以閱上下議局。廢議政官置議定四人參與六人於行政官。乃詔以投票公撰法。登用輔相議定以下至六官副知事者。内廷職以上則撰擧公卿諸侯。六官副知事以下則不問貴賤擢拔之。尋以三條實美為輔相。○尋廢制度寮。屬日誌司於行政官。通商司於會計官。自是命諸藩置商會於大坂及開港場。後中禁之。○是月改正東京郭内疆域。使諸邸在郭外者悉輸地税。○徙靜寛院宮和宮是也於京師。稱曰榮御殿。○

策問五事　彈正臺　營伊勢太廟　紙幣定限　置訟匭　誅東北諸藩主謀

二十一日。勅親王大臣諸公卿及在京諸侯大夫士。策問三事。皇道興隆、蝦夷開拓、知藩事新置是也。又問以二事。外國交際、會計始置彈正臺。以九條道孝為臺尹。○二十六日。更營伊勢太廟。以此日為内宮木造始。○二十八日。下令停紙幣增製。且定其兌換期限。十三年是時廢通行限之制。○定民部官職制。乃管聽訟・庶務・驛遞・土木・物産五司。又置理匭所謂許訟箱使無告者控訴。○是月。誅會津以下各藩主謀者。會津藩萱野權兵衛、仙臺藩但木土佐、坂英力、伏誅。莊内藩石原倉右衛門、米澤藩色部長門、二本松藩丹羽一学、丹羽新十郎、以既死命藩主絕其嗣。○尋設招魂社於九段坂

建招魂社　**論功行賞**　**大學校**　**奉還版籍**

上以弔死王事者，每歲寄米一萬石，以為祭資。(招魂社祭，以正月三日、五月十五日、九月廿三日。為伏水、東台、會津三役日也。三役實為國内治亂之所関係也。)○六月朔日，北征諸藩兵凱旋東京。明日，詔大賞丁卯戊辰以來戰功。(兵部卿宮純仁、太宰帥宮熾仁、左大臣道孝、三位為量以下十三卿，島津、毛利、鍋島、山内以下九十餘藩，西郷隆盛、大村永敏、山縣有朋、伊地知正治、板垣正形以下九百餘人。)各賜秩祿及金有差。於是命軍務官慶分賴部降人。○十五日，改昌平校稱大學校，屬以開成、醫學二校。○先是，薩長肥土以下諸藩請奉還版籍，朝廷以其關於天下大勢，廣詢於衆議，不輙決。至是，勅聽其

知藩事　**華族**　**家祿制**　**以家隸稱士族，置家令等**　**廢徵士、貢士之稱**

請。十七日，以前田慶寧、島津忠義以下二百六十一人為知藩事，立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是日，廢公卿諸侯，總稱曰華族。○十八日，改長崎府為縣，尋遣大坂府知事西四辻公業等更革其事務。○尋併三河縣於伊那縣。○二十五日，定知藩事家祿制。(舊封地現石十分一)令使臣隸悉為士族。又改知家事稱家令，置家扶、家從等。尋廢徵士、貢士之稱，直撰用藩士。○二十八日，天皇率群臣臨神祇官，告國是一定於天神地祇及列祖之靈。○是月，九條道孝、西四辻公業及前田慶

為換會社證券發行　**彈正臺支廳**　**領客使**　**延遼館**　**官制改定**

寧、島津忠義等數人上表辭賞典。並下優詔，不許之。○發行為換會社證券於東京府下，以便商事。○七月朔，日食，廢參賀。○令彈正臺使巡察宮府城市等，尋置其支廳於京都。○英國王子將來航，特以伊達宗城、大原重實為領客使。尋以濱殿石室改稱延遼館，更為饗接外國王族公使等之所。○八日，改定官制位階，且廢舊制百官及受領。(以行政官為太政官，神祇官如故，廢民部、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五官，更置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宮内、外務六省，及待詔院、集議院、大學校、彈正臺、皇太后職、皇后宮職、東宮坊、海軍、陸軍、留守官、宣教使、開拓使、按察使。設位階二十，自一位至初位，各有正從，初位有大少，以各定相當。)

勅奏判授等級

是日，以三條實美為右大臣，岩倉具視、德大寺實則並為大納言，中山忠能為神祇伯，(白川資訓為大副)松平慶永為民部卿，(廣澤真臣為大輔)大隈重信為大藏大輔，(卿闕)純仁親王為兵部卿，(大村永敏為大輔)正親町三條實愛為刑部卿，(佐々木高行為大輔)萬里小路博房為宮内卿，澤宣嘉為外務卿，(寺島宗則為大輔)彈正尹九條道孝、留守長官鷹司輔熙並如故。尋以鍋島直正為開拓使長官。(官等與諸省卿同。直正自請經略蝦夷北地開拓之事，故有是命。)○改正勅奏判授等級。(四位以上勅授，位六等以上奏授，位七位以下為判授。)尋改授為任，判任則長官

改府為縣
廢治河使
定縣官人員常備常費金
英國王子朝見
置按察使局於白石
二省合併

先授其官太政官賜其位階○十七日除京都東京大坂三府之外悉改府為縣各置知事（藩後諸縣知事府知事則降其官一等為權知事）尋置酒田（羽後）福島（岩代）桃生（陸前）佐渡四縣併真岡縣于日光縣○島津忠義請獻軍艦以際海軍改制使俟後命後見許遂獻之○二十七日改越後府為水原縣（以新潟縣合併之）○廢治河使屬其事務於土木司○定留守長官職務權限乃廢京都刑部省○定諸縣官吏人員及常備常費金等尋以治民之要勅諭各縣知事赴任者○二十八日英國王子

始来朝天皇賜謁使岩倉具視等慰問之○是月定錢價（以十貫文抵金壹兩後為定例）○八月二日置大森縣於石見併隱岐縣又併河内縣於堺縣豊崎縣於兵庫縣○五日置按察使局於白石管三陸兩羽磐城等又置白川白石（磐城）登米（陸前）九户江刺（陸中）五縣○始許大臣納言家置公務人乃撰用人材稟請以任之○十日割久美濱縣別置生野縣置膽澤縣於陸中又改桃生縣稱石卷縣○十二日合併民部大藏二省○先是欲開拓蝦夷者不論士民悉割與土地至是德川

昭武請開拓
北海道分為十一國
改正官位相當
官祿制
減定保以下死一等
賑恤窮民
浦口掲榜
制度局
大村遇刺客

昭武紹祖父（昭齊）遺志請自率先開拓天皇深嘉尚焉因命徙民拓地○十五日改蝦夷地稱北海道分為十一國定置其郡名（渡島七郡後志十七郡石狩八郡天鹽六郡北見八郡膽振八郡日高七郡十勝七郡釧路七郡根室五郡千島五郡）以置若松以下諸縣於磐城岩代陸前陸中羽後更令久保田前橋諸藩分管之地以交付各縣○二十日更定官位相當置別當大少烝於大學校大少弼於彈正臺尋廢官吏俸金以立祿制（自第一等至第十五等又以第十六等分級為三等給與各有差）○是月以特旨減松平定保板倉勝靜其子勝全及竹中

重固（丹後）死罪一等幽之各藩並存録其家（定保等自去歲伏見之役横行各地遂投脱艦抵蝦夷地及事敗或赴横濱或至東京乃自首其頑迷性稍變故處以寛典）○詔賜粟米於兩京窮民（各地兵戈之餘加以淫雨民不聊生兩京殊甚故特賑恤之）○掲示浦口令條（所謂浦高札）○改制度取調所稱制度局○九月將設大學校于京都因廢皇漢兩學校乃命留守長官幹其事○時贋金流通世上衆庶苦之因使集議院議其處置方法○四日有賊刺大村永敏（兵部大輔）於西京旅營傷之永敏尋歿永敏自維新之始從事軍務頗有偉勲朝廷甚惜其死追贈從

澳太利假條約　蝦夷戰功賞典　諸陵寮　復古功臣賞典　臨集議院

三位。并賜金幣。永旌表其功。時永敏將經理部下。抵西京。次木屋街山口藩旅營。是夕同藩神代直人等五六人。突然揮刀來襲。直刺永敏傷之。時靜間青太郎。足立孝之助等馳至。力戰。賊立斬靜間足立等三人。急逃去。明年捕神代以下處斬。或曰永敏資性執拗。平素稍失人望。時將議出廢刀令。神代等不平之。故及此舉動云。○十二日。澳太利國公使朝見。假交換條約。○改九戸縣稱八戸縣。尋改三戸縣。併之江刺縣。○建病院於大坂。○十四日。詔賞蝦夷征討之功。總督清水谷公考。黑田了介。山田市之允。增田虎之助以下。海陸軍士官八十一人。賜秩祿若金有差。別賞薩長以下十六藩兵士。○始置諸陵寮於神祇官。○復飯東京府内乞丐者於旧里。禁再出管外。○二十二日。天長節。以年穀不登。減酺饌。是日召各國公使於延遼館。賜以酒饌。後爲恒例。○二十六日。詔賞大政復古功臣。三條實美。岩倉具視等三十人。木戸孝允。大久保利通。廣澤真臣。中山忠能。中御門經之。正親町三條實愛。大原重德。東久世通禧。小松清廉。後藤元燁。岩下方平。澤宣嘉。成瀨正肥。田宮篤輝。福岡孝弟。中根師質。辻維嶽。由利公正。山内豊信。伊達宗城。江藤胤雄。島義勇。北島秀朝。土方久元。西尾爲忠。新田義雄。田中輔。神山君風等。賜祿及金各有差。別賞德川慶勝。松平慶永。淺野長勳。西鄉隆盛。進位階一級。○二十七日。天皇臨集議

解慶喜以下幽屏　始設生糸改所定稅則　將起樺太土工　越後按察府使　改正女官官位相當　皇后東下

院。聞議員評論。又下問大學校規則。及海軍更張之策。令衆議之。○是月。以特旨解德川慶喜幽屏。以其恭順謝罪之實白於天下也。尋解松平容保。伊達慶邦。南部利剛。阿部正靜。酒井忠篤。牧野忠訓。丹羽長等以下幽屏。久松定昭。上杉齊憲以下。其有功勞者。各賜爵位一任從五位。○始設蠶種紙生絲改所於大坂及諸港。以定其稅則。○下令開拓使將起樺太土工。乃遣外務大烝丸山某等於其地。又遣開拓長官東久世通禧於北海道。○改莊内藩稱大泉藩。○改大宮縣稱浦和縣。○十月。置按察使府於越後。明年六月廢之。○甲斐八代山梨二郡農民擾亂。即命甲斐縣廳以鎮撫之。○七日。勅刑部省將纂定新律。凡叛逆人命強盜放火之外。專主寬恕。悉處流以下。○九日。屬宣教使於神祇官。○改正女官官位相當。尋禁以官名國名爲稱呼者。○先是遣大原重實于京師。奉迎皇后。是月。皇后始至東京。○是月。以高崎藩管内租法。與岩鼻縣不平均。農民群起訴之。乃令本藩及岩鼻縣以安撫之。尋下令高崎藩。諭以藩縣一治之制未立。租法姑仍旧貫。蓋因有海内畫一之意。

贋金兌換制　遠部司　禁平民乘馬　尺度量衡改正

○置國史編輯局於大學校○建贋金兌換制。是制以贋（金百圓抵楮幣三十圓、限本年十二月將兌換之。時議員等遂會集議院、上陳其不可行、乃沮之）○十一月五日置遠部司（正一員、大少佑各二員、伍長二十員、遠部八十員）於刑部省（自是、假以兵部省兵士充東京府下警備、本府委管掌之）○改長瀞藩稱大網藩○禁平民乘馬○先是忍藩管地伊勢國數郡民聚作乱。是日命本藩以檢覈其魁首○是月將改正尺度量衡。因下大藏省及制度局所草考案於集議院、令議之。尋命大藏省掌改製之事○十日令諸藩納無用銅礮於官、以充新貨鑄造（至明年五月停）

建勳社　兵部省火　追賞三好吉田死節

（晃令）○是日以林忠崇弟忠弘（藤助）令承其先祀、賜祿三百石、更爲士族○是月賜贈從一位織田信長社號稱曰建勳社○改白石縣稱角田縣、移本廳於角田（磐城）○特賞大納言德大寺實則以下十四人奉職勉勵、賜物各有差○二十九日兵部省火○是日詔追賞三好監物（仙臺藩士）吉田大八（天童藩士）死事、賜祭粢金、且使兩藩主永表旌其節義（監物去年正月、率藩兵一大隊入京、警衛禁内。會有會津征討之命、監物欲報之。乃選藩地時名臣坂英力、唱王政復古非出朝旨之説、一藩翕然信之、討會之議紛紜未決。監物大憂悶、獨唱大義、百方説諭、竟蒙嫌疑見排斥。既而與羽諸藩同盟之事起。監物自

因獄司

退居采邑。時官軍自白川磐城兩道進。其藩徒頗揮監物、欲捕囚之。遣捕吏數人於其家。適監物罹病、倸起、乃謂其母曰、兒仰過且夕、然死爲忠義鬼、願使我君再仰青天白日。今先母而死、然其罪又[illegible]其子四助等曰、身死而魂未死、我使不出三旬國論必變。又正耳、汝等繼我志、其勉旃。遂自刃而死。時八月十五日也。監物資性豪邁、略涉書史。後亡幾國論果一變、人皆服其識、甚惜其死云○大八亦從藩主入京。一時藩主爲奥羽鎮撫使先導。大八因代藩主東下、首唱反正歸順之説。會荘内兵來擊、本藩城郭悉灰燼。大八奮勵竟欲復之。自是大八名聞遠近。其後仙米二藩及同盟諸藩連衡援會津、因嫉大八、將捕之。大八脱走竄山野間、遂不能免、就縛於獄中。六月十八日山形藩背勤解由等來、諫谷藩決識過今自裁。大八乃作絶命詞、從容就死。至是二人名節闡于朝、追褒家死後之賞云）○十二月始置因獄司（於刑部省）○廢中下大夫上士以下之稱、概

廢中下大夫以下[illegible]　士族卒[illegible]祿制　大學　南校東校　追賞光圀以下勤王之功　江藤被傷

[illegible]稱曰士族及卒、更定其祿制（士二十八等、卒三等）至是收采地、給以廩米、各爲地方貫屬。祿其家丁三世以上者、其餘悉令歸[illegible]籍（明年九月賜三世以上家丁於金、使各歸農商）○十七日改[illegible]校稱大學、尋廢句讀所、令東京府設小學教育方法（爾後以開成所爲大學南校、醫學校爲大學東校）○是月詔追賞贈從二位中納言德川光圀（舊水戸藩主）尊王首唱之功、贈從二位大納言同齊昭勤王憂國之志、並贈從一位。又褒蒲生秀實（君平）高山正之（彥九郎）氣節、並錄其子孫、永旌表里門○二十日夜中辨江藤胤雄（新平、佐賀藩士）○退

電信之始
鐵路建築之起
廢吉井狹山二藩
三年
許佛艦測量
造兵司
禁涅齒黥眉

朝。偶同藩卒六人。要擊之途上。亂雄被傷。尋而創愈。（佐賀改革藩政。卒等或有不便已者。誤為出江藤氏所謀畫。遂及暴舉。）○先是傭英人架電信線於東京橫濱間。至是工成。人皆便之。（本邦用電氣是為權輿。爾後逐年增加。遂及全國。）尋將設瀛車於東京橫濱間。命測量其道途。（是時浪士數名。陰忌洋風。以其費用鉅萬為名。直逼集議院。強請止之。院吏以其為固陋。頗苦說諭。有谷暘卿者。深慨之。自建白汽車必用之議。遂斥其徒。時人皆服暘卿之立意云。）○吉井藩知事（信謹）狹山藩知事（北條氏恭）上表請辭其職。乃允之。廢其二藩。併吉井於岩鼻縣。狹山於堺縣。使其士族卒以分隸二縣。○兵部卿宮純仁。屢上表固請辭職。且講窮海軍學。至是乃聽之。○是月。天皇屢臨小御所。親聽諸政。定制可施行等規則。○定船舶賦稅。○三年（庚午）正月。親祭天神地祇八神及皇靈於神祇官。又祭軍神于皇城（旧本丸址）。且覽練兵。○九日。改大森縣稱濱田縣。尋置備前生坂藩。以池田政禮（岡山新田）為知事。○是月。許佛艦測量內海（備前児島以西至長門下関）。○改仁和寺宮稱後伏見宮。○廢財產沒籍法。○二月。始置造兵司於兵部省。尋改府藩縣公廨並稱廳。○禁廷臣涅齒黥眉。○七日。西班牙公使來朝。尋

西班牙條約
樺太開拓使
天文星學局
清水氏再興
水戸藩復讐
海軍所
山口藩士騷乱

交換條約。○廢京都大藏省。○復興大社（出雲）熱田（尾張）以下二十九社。奉幣祭典。○始置樺太開拓使。尋給肋會津遺臣百九十人。徙之北海道石狩。使就開拓。○是月。遣兵部少輔久我通久於大坂。創建陸軍所及病院等。○置天文曆道局（後改稱星學局）。○二十四日。置岩崎藩於羽後。佐竹義理（秋田新田）為知事。○先是。勅德川家達。賜米五萬苞。賑給旧清水氏家隷。至是再興其家。使水戸藩知事弟德川篤守（常三郎）承其後。以列華族。蓋由家達之請也。○是月。水戸藩士住谷某兄弟（七之允・忠治郎）復父讐山本旗郎（高知藩士）。以自首。乃付本藩監守之。○置五條縣於太和。以陸軍少將鷲尾隆聚為知事。尋廢兵部省出張所。○假停彈例（將吏定之。因有此令）。○以濱殿改為海軍所。○是月。山口藩亂。遣大納言德大寺實則於山口藩。使鎮撫其地。事尋平。（先是山口藩更革兵制。給資金以解隊兵士。其自恃維新前後之功少其資金。以謂藩政改革則益上損下之計。陽托攘夷論。煽動僧徒及兇黨作乱。大樂源太郎・佐佐木正一等為之謀主。剽掠其地方。或發大村氏墳墓。設関門於要所。直逼藩廳。圖除其長吏。闔藩一時騷擾。知事毛利元德親解諭兵士。兵士不肯服。益逞暴舉。廢封急遣藩兵鎮撫之。且報事東京。請假本藩所出守備兵一大隊共擊平之。而賊等益猖獗。是月十二

召諸藩議員
馬車
人力車
奉還錦旗
續輯公卿補任等
內膳司
廢軍曹為士族
修船場成
二藩獻軍艦

日藩兵進至同國小郡。數戰數合。所費彈丸九七万。（於是大破之。賊兵潰走。尋東京兵隊亦至。乃迸散。）捕首謀十餘人。處斬或流其餘。（皆平。及鎮撫使至。事遂平。）○三月。開集議院。召諸藩議員。限以四月。（政改革。新任議藩。）○是月。東京府下始用馬車。乃下令曰。勿恣馳驅以傷行人。尋設人力車。衆皆便之。後大行。（初東京人高山幸助・鈴木德次郎・和泉要助等。有所發明。始製造之。四年。清國上海居留英米人。新設人力車會社。購本邦所製車數輛。乃使支那人輓之。）○靜岡藩知事德川家達。奉還家世所傳錦旗。（其祖家康以大政委任之故。朝廷特賜錦旗。傳之子孫。至是家達辭其職任。因請納還。乃聽之。）○七日。廢水原縣。復新潟縣。又改敦賀藩稱鞠山藩。○是月。命葉室長順。續輯公卿補任及諸家傳記等。○置內膳司於宮內省。○二十九日。廢軍曹之稱。因以香川廣安（敬三）水戶藩士以下四十六人。為東京府士族。○松浦弘（武四郎）和歌山藩士。積年講究北海道地理物產。其著書頗有稗益開拓。因賞賜十五口俸。以為士族。○是月。相模國橫須賀修船場始成。○四月。改三上藩稱吉見藩。○是月。熊本藩知事（細川韶邦）上海軍宏張之議。獻甲鐵艦一隻。乃聽之。尋山口藩知事亦獻軍艦二隻。○膳所藩知事（本多康穰）論本朝城郭築造。甚不適今日之制。且修

〇十九

種痘人
大閱駒場野
文書司
追賞目時中島死節
獻洋製艦
定陸軍國旗等
德島藩擾遏稲田

繕費用不貲。請廢撤之。亦見允。○下令府藩縣。普施行種痘。○十七日。天皇帥諸軍。大閱于駒場野。（野在東京近郊。先是命為練兵場。）○是月。禁私販賣曆本。○先是。諸藩贋金漸布滿天下。真偽錯出。衆庶苦之。特下令各藩曰。去歲箱館平定以前。私鑄貨幣者。兵馬倥偬之際。係一時權宜。因不問其罪。○五月。置文書司於外務省。○追賞南部藩士目時政明（隆之進）・中島常明（源藏）死節。（先是戊辰之役。二人竭力。及正不得志。遂自殺。）並賜祭粢料。（各金二百兩。）○是月。靜岡藩知事。獻洋製船一隻。○始定陸軍國旗及諸旗記章。○尋定訟庭規則。○先是。德島（阿波）藩士逼其老臣稻田邦植（九郎兵衛）采邑。破毀其邸。縱火。近傍民舍。邦植家族大愕。脫走他藩。其家士與藩士爭鬩。藩內大擾。時藩知事蜂須賀茂韶在東京。急遣吏人於國。說解之。藩士不肯聽。邦植乃逃避東京。是月。茂韶請處分藩士私鬪。遂就國。盡罰其首謀。事平。（初稲田氏屬淡路須本。管三万石。別為一封。其家士與本藩士相惡。且戊辰之始。別發兵。屬官軍。達總督。於是本藩之士私議曰。稲田家士。平素蔑待宗家。以圖獨立也。輕精忌之。遂及是舉云。後稲田以戊辰之功。敘從五位。尋與其家士共徙北海道。為開拓使貫屬。）○六月十日。待詔

〇二十

小學校　中學校　禁火戲　定僞造寶貨律　分民部大藏二省　廢藩之始

院出仕木戸孝允任參議○下令民部省架設電信線於東京長崎間○是月設小學校六所於東京府下尋設中學校○禁邸內火戲○更令商民送致製造品于英國博覽會○是月定僞造寶貨律尋令地方官若有犯禁者宜依律專決（時支那人竹溪以贋造紙幣下獄尋戮之處其從於徒刑因有此令）○七月十日分民部大藏二省土木驛遞鑛山通商聽訟五司及社寺鉄道電信燈臺製鉄等使民部省管之出納用度營繕造幣租稅監督六司及度量衡改正等令大藏省管之○是日廢盛岡

追謚三帝　横山諫死

藩吏爲盛岡縣（時藩知事南部利恭再上表曰鬱諸藩奉還封土以正其名分而其實未舉因冀改郡縣制度請解知事職廷議可之乃賜藩封十分之一以爲家祿令居住東京廢藩置縣之制蓋以是爲始）○是月追謚三帝稱大友帝曰弘文天皇大炊廢帝曰淳仁天皇九條廢帝曰仲恭天皇○遺閑拓次官黒田清隆兼知樺太島○二十七日鹿兒島藩横山正太郎慷慨憂世投諫時相書於集議院直自刄其門側朝廷深悼惜之乃賜金充其祭資（其投書建白曰）方今征韓之議方起是雖出皇國不振之慨歎出師海外固不可無名何則海外之事姑置不問先熟察我國內情實政令淺虐飾士民不聊生隱爲土崩之兆夫我國威武發揚則區々朝鮮豈能加非禮于我

地理庶務二司　通商司　巡察官吏　府學　普佛戰爭　下局中立令

乎慮不出此唯侮慢自賢妄興無名之師天下億兆其謂之何且聞朝鮮近年屢與外國接戰頗慣兵革非如文祿時代之比既以豐太閤蓋世之雄略征討猶且費數年之力而今如佐田某所言將運之掌中豈非不思之甚乎爲今計者宜先恢張綱紀以示信天下而後問朝鮮之罪乎歟時横山諫死之名聞於都鄙○是月置地理庶務二司於民部省通商司（民部省所）轄於大藏省○廢京都彈正臺支廳置巡察官吏又廢學校別置府學○先是普佛二國開戰端大戰兩國間時横濱在留公使報事於神奈川縣布告其在留人民於是普佛所碇泊軍艦商船等亦互相軋動有交戰之勢是月二十八日乃下局外中立令且置

禁鴉片烟販賣　男山祭　獻日本野史　覽練兵

軍艦於諸港以備不虞○八月九日更定民部大藏二省所轄察司及事務章程○頒布鴉片烟販賣律○先是各港在留支那人竊有騙買我童男女以提運海外者是月令地方官嚴禁其賣與○改中秋祭稱男山祭○先是熾仁親王家士故飯田忠彥（左馬）嘗著大日本野史其子文彥（左馬）獻之官庫是月賜金文彥賞之○九月八日天皇幸越中島覽練兵是日暴風雨海水溢（供奉青木大典醫等溺死）○十日先是將釐革藩制召集議長以下議員於朝乃議定藩制此日出令其

藩制三等　許廢人稱氏　廢墨刑　停軍資金　熊本藩請毀城郭

大要分藩為三等(現石十万石以上為大藩、五万石以上為中藩、五万石未滿為小藩)新布行藩政(廢公議人公用人等、以正權大参事一人為議員、令交替東京、至是閉集議院、罷所召議員)〇是月廢鞠山藩、併之小濱藩、割伊奈縣吏置中野縣〇許廢人稱氏〇尋廢墨刑〇以海陸軍費始定廢軍資金制〇二十八日廢按察使〇廢酒田縣置山形縣於羽後、又併石巻縣於登米縣〇是月熊本藩知事(細川護久)上表請毀其城郭、乃聽之(其略曰、自兵制一變、專長火器、昔時金城湯池、今已屬無用、抑今日各地有城郭者、寔由織田氏肇築安土、諸豪相倣也、今也三治一致之際、乱世遺趾尚存、方隅大似妨海内一家宏謨、且熊本城者、往昔加藤清正所

定兵制　追錄中山忠光　大坂開成所

築、宏壯殆雄西陲、臣祖先以来、依為藩屏、雖非無甘棠之念、今尚存建國形迹、則竟不能一洗邊隅旧習也、臣願因天下之大体、以毀隳本城也、後乃廢藩置縣之制出、遂不至毀撤云)〇十月二日始定兵制、海軍依英式、陸軍從佛式、乃令諸藩軍制更倣之〇尋定海軍御旗國旗以下徽章〇詔追錄中山忠光(忠能之子、癸亥之役、挙兵、死國事)之功、贈正四位、幷賜祭粢料(金三百両)、蓋從毛利元德之請也〇二十二日廢長岡藩、併之柏崎縣(時藩知事牧野忠毅、上表辞其職、乃賜家禄念、居住東京)〇改大坂洋學所稱開成所、以理學所為分局〇是月改三根山藩稱峯岡藩〇閏十月二日

置大中少辨務使　寺院寮　工部省　納士族家禄於官之始

置大中少辨務使於外務省、以鮫島尚信森有禮為少辨務使、遣尚信於英佛孛三國、有禮於米國、並任交際事務、且管轄留學生〇尋定東京駐在外國人游歩區域、以頒其規程〇二十日頒陸軍兵學令〇是日置寺院寮於民部省〇置工部省、掌獎勵百工之事(鑛山、製鉄、燈臺、鉄道、電信等、悉為其管轄)是月苗木藩(遠山友禄)藩士等建言、大參事以下官俸之外、別仰世襲禄、恐汚士名、因請奉還家禄、各皈農商、以一變舊習、廷議乃聽之(士族納家禄於官、蓋以是為祖)〇二十九日天皇幸氷川社〇是月

兵學寮　復公現宮号　舍人局　雅樂局　內舍人局　御厩局

蘭醫ボードイン將皈國、以其有功醫學、賜賞詞及金三千圓(文久壬戌之秋、應旧幕府聘、始為長崎大坂教授、維新後仍在大坂、遂奉職移東校、善竭力提撕我國醫學方法、日益至進歩、因賞其功)〇十一月四日改東京海軍所稱海軍兵學寮、以大坂兵學寮為陸軍兵學寮〇以特旨復公現王故輪王寺宮號、更稱滿宮、改名能久、尋請留學孛國、乃聽之(先是公現王還自陸奥、朝廷褫其位階、幽之伏見宮、公現大悔先非、至是從寬典復宮號、遂留學海外)〇七日置舍人局、雅樂局於太政官、內舍人局、御厩局宮內省、又廢內番、置次侍從〇是日與瑞典那耳回國始交換條約〇十三日頒

次侍從

瑞典那耳回條約

徵兵規則

置准流法定服制

位階及通稱禁

山陵追祭年數

徵兵規則○是月將定流所於北海道以其規程未立暫停流刑置准流法一等徒役五年二等七年三等十年○始定服制○今年関東地方屢罹水害是月遣民部省官吏巡視水利○十九日停旧官人諸大夫侍中大夫位階禁以國名旧官名爲通稱者○詔定歷世山陵追祭年數以頒其祭式使地方官修之○廢福本藩仍藩知事池田德潤請乃允之併之鳥取藩○是月勅遣大納言岩倉具視於薩長二藩下手詔召島津久光毛利敬親以襄贊大政尋分遣參議木戸孝允于長藩大久保利

加藤以下傷英人于途

山口藩逋逃作乱

通于薩藩明年廢藩之事蓋基於此○二十四日夜加藤龍吉杵築藩黒川友次関宿藩肥後壯吉鹿児島藩傷英人リンクダラス二名於途上遁去令府下及地方嚴捜捕之英人並爲南校教師是夕歩過神田鍋町偶龍吉友次視之遽抽刀傷之英人狼狽走去時壯吉追又傷リンク市中騷擾未幾捕執龍吉等明年處龍吉壯吉於絞罷友次於准流○先是山口藩事既平而其逋逃之徒尚出没近地遂抵豊後煽動土民作乱是日遣彈正少忠河野敏鎌及民部大丞松方正義等於日田縣令處分其事且命二豊二筑肥後諸藩嚴緝捕之○先是高知藩知事山内豊範建言廢士族

廢祿制改祿券之議

地方訴訟准判規程

定皇族以下祿制

定親王制

置華族管長

新律綱領成

祿制更給祿券等五條請先施管下而布行天下是月勅聽其請令施行其藩内○是月頒府藩縣交渉訴訟准判規程令地方官直裁判訟事○十二月十日始定皇族華族旧堂上及舊官人以下祿制收其采地給以廩米悉貢地方官又廢非藏人北面官人以下之稱概爲士族卒二等○九親王除四親王伏見有栖川閑院桂之外二世以下則賜姓更列華族○置華族旧堂上管長○二十日頒布新律綱領於諸官省因勅諭曰朕勅刑部改撰律書乃奏進綱領六卷朕與在廷

海軍服制及各藩兵制規則

名古屋藩請毀城樓

雲井梟首

松代土民乱

諸臣議以允頒布内外有司其遵守之後又有所改修謂改定律例○是月定海軍服制及陸軍記章又頒各藩常備兵編制定則○名古屋藩知事德川慶勝上書請獻城樓金鯱尾且毀撤樓櫓允之○是月判米澤藩雲井龍雄謀反之罪處梟首其黨三十人亦處斬或流初龍雄以同復德川氏爲名陰圖不軌大貯銃器彈藥於是諸不逞之徒多投之將共舉大事事洩是年七月朝廷命藩主糾彈之乃併責藩主檻致龍雄及增岡譽吉以下於東京至是見刑人比之廣安之變云○置本保縣於越後○二十四日改守山藩稱松川藩又廢高須藩仍藩知事松平義生之請允之併之名古屋藩○先是

中野縣下及須坂椎谷土民亂

禁庶人佩刀

四年

廣澤遇刺害

廢利子定限

郵使之始

松代藩土民擾乱（事係藩製紙幣兌換、及貢米折色等）、遣民部權大丞林友幸、使處分其事。尋中野縣下土民群起、遂縱火其縣廳（大参事高石和道以下皆遁松代）。須坂椎谷二藩管下民亦擾乱。又遣庶務正北代正臣處分之。至是兵部權少丞澤宣種率兵三隊、與民部大丞吉井友實等倶赴。發且令信越尾濃諸藩豫設兵備。〇是月、下令禁庶人佩刀、嚴戒飭暴行醉酗、且申禁結黨強訴。〇四年辛未正月九日、頒海軍兵學寮規則。〇此夜有賊入參議廣澤真臣邸、掩殺之寢室、即遁去、人無知其故者。真臣自維新之始、竭節皇室、獻替規畫、頗有偉勲。天皇聞之、哀悼殊甚、因追贈正三位、并賜金幣。後過五旬、賊未捕獲、更下詔曰、故參議真臣遇變、朕不能保庇大臣、又逃逸其賊、抑維新以来、大臣罹害者三人。是朕朝憲不立、綱紀不振之所致、朕甚憾焉。其令天下嚴期索獲。〇十三日、改久保田藩稱秋田藩、又以栄山藩改稱松尾藩。〇是月、廢金銀利子定限、令貸借者互酌議、以定其分數（先是、鈴木唯一欲廢旧幕府所定金銀利子法、出其議案於集議。至是乃行之）。〇始設郵便於兩京大坂間、遂大行

郭内疆界改正

漢洋語學所

丁抹國設海底線

親兵

大坂造幣寮

遥拜式

普佛講和

于海内、人民便之（國内人民文書往復、盡皈政府所轄、置郵便驛於各地、納貨銀於官、以郵達之。蓋欲無文書滯碍之憂也。其施設方法、斷決就緒、至是年三月、發賃銀、更建郵使收税之法、粘公印于封表、以為證、海内一般皆行之）。〇是月、改定東京郭内疆界。〇二月二日、置漢洋語學所于外務省。〇廢多度津藩、併之倉敷縣（仍藩知事京極高典請、乃允之）。〇丁抹公使（テヲミウエツクル）請設電信線於支那上海日本肥前海底、以達長崎居留地（自佐賀管内千本至居留地）、政府特許之（此年六月竣功、後以東京以西架長崎之線、直接續此線、遂通海外之信云）。〇八日、改谷田部藩稱茂木藩。〇是月、徴薩長土三藩兵於東京、更為親兵（薩藩歩兵四大隊、騎兵四隊、長藩歩兵三大隊、土藩歩兵二大隊、騎兵二小隊、砲兵二隊）。〇又令兵部省雇英艦、使測量北海道近海。〇募海軍水卒。〇十五日、大坂造幣寮成。是日、右大臣、參議及各國公使等會同。〇是月、改大網藩稱龍崎藩。〇詔以華族（旧武家）悉貫東京府。〇三月十一日、祭神武天皇於神祇官。令各地方官行遥拜式、著為恒例。〇十二日、獨逸公使（フオンブラント）朝見上其國書（去年普佛戰定後、普王膺獨逸國諸侯伯之望、乃登獨逸帝位、兼普魯士王位、因具状報之）。〇先是、普佛二國講和。是月、命撤諸港警備、遂解局外中立之禁。〇特賞伊達邦

雅樂局出張所　定宣旨書式　島田密殺大樂等

實盡力開拓。增其所管之地。尋徙片倉邦憲（小十郎）家士六百人於北海道。為開拓使貫屬。○十四日。置雅樂局出張所於京都。○二十九日。更定宣旨書式。○英國特派全權公使（ハルリー、パークス）將皈國。此日朝見。以致力我國事。賜物且慰勞之。○是月。下令各廳。使洗除官吏濫舉之弊。○先是山口藩賊魁大樂源太等脫走。投久留米藩。同藩大參事水野正名等潛匿源太等。政府遣兵。頗譏察之。至是恐其事覺。同藩島田莊太密殺之。（後島田及預其事者二十八人就縛。降為庶人。繫之獄中。）○四

戶籍改正　造船所　製作所　許平民乘馬　毛利敬親卒　始置鎮臺

月五日。改正戶籍法。頒其規則。○九日。改橫須賀長崎製鉄所稱造船所。以橫濱製鉄所。改稱製鉄所。使長崎造船所屬工部省。○廢丸亀藩為縣。（仍藩知事京極朗徹請。許之。以朗徹為縣知事。）○是月。許平民乘馬。○先是從二位毛利敬親卒于藩地。遺表請除封建之餘習。以肇國家基本。天皇善之。悼惜其死。乃遣侍從（堀河康隆）於山口。詔贈從一位。（初敬親罹病也。遣敕使岩倉具視就慰問之。并賜宸翰。至是更賜宣旨。深賞勤王首唱之偉勳云。）○始置鎮臺於東山西海二道。（東山道以石卷為本營。盛岡福島為分營。西海道以小倉為本營。日田博多為分營。後又改之。）尋令熊本佐賀

清國條約　神社改正　大風雨海溢　工部省大小學校

二藩出兵隊（各一大隊）於西海道。○是月。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全權大臣。乃遣清國。始締結條約。外務大丞柳原前光。權大丞津田眞道（靜岡藩士）為之副。（文書權正鄭永寧。文部少丞長炗等亦隨行。）○五月。詔定神社班位。（官國二幣社則屬神祇官。府藩縣鄉社則屬地方官。）停祠官世襲及其敘爵。因頒改正規則。○十八日。大風雨。兵庫神戶大坂天保山地方最甚。海溢激浪上陸。地摳倒民舍。死者凡七百餘人。○是月。將開百工褒勸機械製造等業。乃設大小學校于工部省。（省在東京虎門外。）延英國教師數名。○二十四日。

議樺太境界　課車稅　廢寺院稱呼　豫防家畜傳染病

遣參議副島種臣於魯國。（ポシエット灣）以議樺太境界之事。外務大丞田邊太一（靜岡藩士）副之。○是月。始課東京府下車稅。（所謂百分之三）以充道路修繕費。○六月二日。廢龍岡藩。分屬中野伊那二縣。（仍藩知事大給恒請。乃允之。）又廢德山藩。併之山口藩。（仍毛利元蕃請。亦允之。）○十七日。廢仁和寺大覺寺以下諸寺院御所門跡等名稱。○改中野縣稱長野縣。尋廢大溝藩。併之大津縣。（仍藩知事分部光謙請。乃允之。）又廢津和野藩。併之濱田縣。（仍亀井茲監請。亦允之。）○是月。家畜傳染病起。自止百里亟海岸。因布告豫防方。且令

布哇國條約　楮幣贋造　軍醫寮　司法省　円形新貨發行

開港場禁輸入獸皮至十月五日乃解之〇先是政府與布哇國將締結和親米國公使チャルレス、イ、デイロング爲代理管其事是月公使朝見乃交換其條約〇復大祓式〇定勾賣人民於外國刑條〇七月二日改三國港越前稱坂井港〇先是福岡藩贋造楮幣事露是日處故參事立花增美以下五人矢野安雄、小川愛四郎、德永織人、三隅傳八於斬其黨中根直以下七人處流或徒罪初贋造之事聞乃召知事黑田長知於東京罷其職幽屏之以熾仁親王爲藩知事遣兵圍福岡城竟捕執立花以下數人云〇置軍醫寮於兵部省廢通商司屬其事務於大藏省〇九日廢刑部省彈正臺更置司法省〇是月發行新貨幣圓形金銀或曰本邦貨幣之制肇武田氏往昔足利氏之世錢荀來舶我泉州堺始鑄圓形貨幣武田氏乃摸造之蓋今甲州金是也後豐臣氏造小判若方形金銀貨幣繼至德川氏皆摸做之至是頒造幣規則擬以洋製後七年又做造銅貨數種遂大行于海內〇十四日詔廢列藩爲縣乃召藩知事親諭聖旨悉罷其職勅曰朕惟際更始之時欲內以保安億兆外以對峙萬國宜使名實相副政令以歸一朕曩聽諸藩納土之議新命知藩事令各奉其職然數百年因襲之久或有其實未擧者何由得保安億兆對峙萬國哉朕深慨

廢藩置縣　文部省　女官位階改定　廢民部省　置正院幷左右院　置農學教師於開拓　神祇省　散髮廢刀令　官制釐定

焉因更廢藩爲縣者其要在去冗就簡以除有名無實之弊使無政令多岐之憂耳汝群臣其體朕意別勅薩長肥土四藩知事賞版籍奉還首唱之功又嘉尾肥阿因四藩知事曩所建議郡縣立制之意遂令居住東京並爲其貫屬是日命曰藩大參事以下仍管理事務大事則仰朝裁決之〇是日廢辨官〇十八日廢大學更置文部省尋置內匠調度兩司於宮內省又改定女官位階〇是月廢民部省更置租稅寮及勸業統計紙幣戶籍驛遞五司於大藏省〇又改大政官官制新置正院及左右院廢左右大臣以下諸官置議長議員於左院以右院爲諸省長次官議機務之所尋定職制章程〇八月二日天皇延見米國農學教師ケプロン等於吹上離宮親諭北地開拓之事命助其業〇尋以樺太開拓使併北海道開拓使〇四日廢諸陵寮尋改神祇官稱神祇省〇是月許散髮制服脫刀等朝儀必用佩刀此令一出士風俄變道路或指目之爾後製刀劍者皆失產迷路窃議泰西諸邦文明之弊先是森有礼出議案于公議所凡除官吏兵隊之外廢刀須適意議員大不可之頗生物議然至是廢刀之令遂行于海內人皆服有礼卓見云〇十日釐定官制以太政官爲本官諸省爲分官寮

官等之制
式部寮
輦装行幸
始御馬車

司為官省支官九所分課者悉為局又廢官位相當更立官等十五定勅奏判任等級（以三等以上為勅任、七等以上為奏任、八等以下為判任、武官則四等以上為勅任）廢納言置左右大臣自餘亦改官名○是日置式部寮又置造幣租税以下十一寮及正算司於大藏省尋置工學勸工以下十寮及測量司於工部省○十二日有賊鋭殺津山縣大參事鞍懸吉寅（津山縣士）命各地官嚴捜索之○是月下令四方曰天皇行幸離宮等自今不必具儀仗十八日始御馬車臨延遼館賜宴於大臣參議以下是日

置鎮臺四府
華族平民互婚
穢多非人悉為平民
停土物貢献

幸三條實美岩倉具視邸○併集議院制度局於左院○置鎮臺於東京大坂定四鎮臺所管○尋廢因藏司○二十三日廢留守官○許華族平民互相婚嫁尋廢穢多非人等稱呼悉編民籍以罷地租蠲免之制（是時穢多二十八万三百十一人、非人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人、製皮雜業七万九千九十五人、總計三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六人、悉與平民同其産業、蓋加藤弘之有穢多非人之議、至是乃行）○是月併天童縣於山形縣○詔停貢獻各地物産○九月改佐賀縣稱伊萬里縣（肥前）以嚴原縣併之又併七戸八戸斗南黒石館五縣於弘前縣尋改弘前

午時号砲
宮中遥拜式
編輯寮
月給金
課地租
明法寮
解田圃植物制限

縣稱青森縣○九日設午時号砲於皇城（旧本丸趾）內自此日丁發空砲云○十日特賞從三位島津久光積年功勞更分籍班華族賜宗家賞典祿五萬石以為家祿○十七日始行遥拜式於宮中又祭賢所著為恒例○是月置編輯寮於文部省○改官吏歳祿為月給金○蠲東京府下家税更課地租○置明法寮於司法省○是月解田圃植物（米麥雜穀）制限以許栽培桒楮漆茶等（蓋使從土宜也）○十月八日以外務卿岩倉具視為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遣歐米各國參議木

遣使歐米各國
商會證券發行之始
邏卒
上野諸縣廢置
種痘局

戸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山口縣士）外務少輔山口尚芳（伊万里縣士）為之副○是月始發行三井商會證券與貨幣同通用海內○置邏卒三千人於東京府下漸次及各府縣下（今巡查是也）○東京長崎間電線全成將接續海底線乃令沿道府縣戒飭嚴防毀損（先是僻地陋民等皆不悟其術、妄驚恐曰為[illegible]邪法取婦女生血、用塗於[illegible]、妄唱異說私煽作風漫毀器械塞其線路、地方官嚴立守線之方法云）○二十八日廢上野諸縣（小幡、伊勢崎、前橋、岩鼻、沼田、安中、高崎、七日市）○置群馬縣○是月置種痘局於東校○廢普化宗編其徒於

編宗旨於民籍　禁六部　府縣官制　郡縣之制定　大嘗祭　幸造船所　縣治條例　廢盲人職名

於民籍又歷拜神佛以乞米錢者一切禁止之。所謂六十六部　○十一月始定府縣官制改知縣事為縣令有令者權正等　置參事權正於府縣　知府事仍舊　尋廢置諸縣舉海內為三府七十二縣於是郡縣之制始定　○十七日行大嘗會於皇城　○二十一日天皇幸橫須賀觀造船所　明日還輦　○是月以府縣學校悉屬文部省令一定其教則　○改平縣稱磐前縣　○設郵便東京長崎間　又[illegible]於神奈川縣　○定縣治條例及事務章程　○廢盲人職名　檢校勾當等　○會伊勢度會地方浪士三

度會土民亂　姬路土民起　澳國本條約　外山以下處刑

[illegible]人群起佯稱守護太廟以煽動土民縣廳乃遣人掩捕其魁首事尋平　○先是政府有廢穢多非人之令是月姬路土民數十人蜂起直闖入隣境　但馬　縱火各所遍生野縣廳　時同縣官吏白洲文吾山本源六等將鎮制之行抵但播兩國之間會日暮土民等各携竹槍小銃刀鉄討擊殲多華文吾等說諭數四竟不聽其首魁仙右工門者斫文吾等遂斃之於是賊等益得勢進燔鐵山寮支廳縣廳其近傍地方大擾縣廳乃發鎮臺兵得一舉殲之明年正月捕首謀十餘人處斬因憫文吾源六之死賜以祭粢料　○十二月三日與澳太利國交換條約　○先是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各聚其黨陰圖不軌　初光輔等維新之後憮政体一變又憤天皇久不回鑾西京疑欲除當路有司放火皇城挾天子以号令四方　會山口脫藩徒投久留米

府縣班次　許華士族卒商業

藩者亦與同藩士深交結又欲通款應之事覺就捕是日賜光輔通旭自盡處其黨比喜多高靭　通旭家扶　初岡敬次　秋田縣士　古河正幸　三瀦縣士　高田源吾　熊本縣士　小河眞文　久留米縣士　及矢野壽助楠本省吾　日田縣下農　等於斬其他中村愁助　秋田縣士　以下四十餘人並令終身禁錮於是海內肅然　○假定府縣班次　○詔以津守國美　住吉社祠官　北島全孝千家尊澄　並大社祠官　班華族賜家祿　○以丹生川上神社為官幣大社　○始許華士族卒各

陸運會社　東京裁判所　政表課　地券地租　女學校　五年　元始祭

營商業　官吏則非此限　○改一関縣稱水澤縣又改福井縣稱足羽縣　○是月設陸運會社頒其規則　後東海道每驛置之　○置東京裁判所於司法省令掌府下聽訟斷獄事　○置政表課於正院　○廢武家地町地稱呼並給地券課地租　地價百分一　及區費若干　[illegible]　○是年置女學校於東京府下[illegible]妻以為教師　○藩知事納祿及賞典祿[illegible]廿四人　○五年　壬申　正月二日各國公使朝見賀正　○始行元始祭　後為恒典　○六日以特旨復朝彥王　故賀陽宮　號敘三品

宥朝彦王及松平容保以下罪

德川慶喜以下叙位

賞村岡及真木等篤志

宥松平容保其子喜德松平定敬板倉勝靜林忠崇及竹中重固永井尚志松平正親大鳥純彰等十人荒井郁之助松岡磐吉澤太郎左エ門澁澤誠一郎佐野雄之助仙石丹次郎葦名盛景旧仙臺藩士手代木勝任旧會津藩士丹羽冨教旧二本松藩士等以下罪又解複本武揚禁獄是日以德川慶喜叙從四位東北舊藩主伊達慶邦南部利淵酒井忠惇酒井忠篤丹羽長國大久保忠礼牧野忠訓水野勝知阿部正靜内藤信思各叙從五位時騷亂之餘人心未定朝廷勵精圖治務從寛典○尋賞津崎村岡近衛忠熈侍婢積年憂國之志操終身賜米二十石又追賞真木保

陸軍始

海軍始

更定官制

廢闕畫闕字之制

臣和泉○殉後水天宮祠官甲子之役死天王山積年勤王之篤志賜祭粢料十石於其家○八日陸軍始天皇臨操練場日比谷門外覽行軍式○九日海軍始天皇又臨海軍兵學寮聽其講書并覽器械後為恒例○是月改仙臺縣稱宮城縣以盛岡縣改稱岩手縣○十九日以永井尚志大島純彰並為少議官尋複本武揚荒井郁之助等亦就官○是日改大津縣稱滋賀縣○二十日更定官制○勅停進獻金穀請充其鄉學病院或濟貧賑災等者特允之○是月廢御諱闕畫或闕字擡頭之制尋以津田真道有所議遂被行○以

廢卒為士族

許官倉餘米輸出

海陸軍律

新紙幣發行

許地所賣買

各府縣下卒世襲者概為士族其旧家祿仍○許發賣官倉餘米於内外人民或輸出海外○二月改金澤縣稱石川縣尋改松山縣稱石鉄縣○十二日以特旨宥塚原昌義但馬罪初昌義為旧幕府大目付戊辰之役自大坂奔海外去年四月就德川家達自首幽之其邸○是日定海陸軍律自今兵人軍屬有軍事犯罪者付之本營本隊使其處斷之○十五日始發行洋製新紙幣四種尋兌換之旧紙幣旧紙幣謂太政官民部省及藩札○是日解田地町地賣買之禁先是加藤弘之有許從前所禁地所賣買使人民私有之議至是其議始行○二十八日廢兵部

陸軍省海軍省

神官等級改正

廢産穢制

近衛兵條例

真宗

教部省

頒付新聞紙

省更置陸軍海軍二省○是月改長濱縣稱犬上縣○改正神官等級○尋廢産穢制○三月七日以本願寺光尊東本願寺光勝興正寺攝信佛光寺六十磨班華族尋以錦織寺賢慈滋賀縣下尊修寺圓禔安濃津縣下又列華族○九日廢親兵更置近衛兵定其條例○頒勅奏官位犯罪條例○是月改一向宗稱真宗○十四日廢神祇省置教部省更設教旨令神官僧侶以遵奉之尋定職制及章程○改安濃津縣稱三重縣○始頒付新聞紙於各府縣○二十九日天皇

南校臨幸 皇居 離宮 陸軍裁判所 戶長 皇太后東下 以藩債為公債 九山詭禁錮 海上里法之定 教導職 頒教則三條 分東西兩部

臨幸南校、慰勞教頭米人フルベツキ等致力訓導。○更下令、舉東京城為皇居、設官廳於城東、（旧西丸下）餘悉為市坊、令測量其地、別置離宮於赤坂旧紀州邸。○四月、改名古屋縣、稱愛知縣。○九日、廢糺問司、置陸軍裁判所、改正其職員。○設笞杖以下懲役法。（役自十日至百日）○許華士族子弟及附籍者、編入民籍、尋廢莊屋名主年寄等稱、更置戶長副。（正副）○十二日、皇太后宮抵東京、是日天皇臨品川驛親迎焉、以赤坂離宮為宮。○是月、申禁典鬻土地或地券於外國人。○以藩債更為公債、禁以旧知事及士族家祿抵償之。○二十三日、先是長崎縣士九山作樂（時為外務權大丞）陰與豊岡縣士畑常世等謀、聚兵將襲擊朝鮮國、事覺就捕、是日禁錮作樂、其黨坐罪有差。○是月、廢金銀兌換罰法、若有犯者、處以新律。○始定海上里法。（以緯度一分為一里、蓋當陸程十六町余）○置教導職十四級。（正權大中少教正、正權大中少講義、正權訓導、凡十四級、準二等官以下）○頒教則三條、是日始補神官祭主（近衞忠房）及神官尊福（千家）、僧侶（本願寺光尊以下二十一人）於權少教正。尋以神官教導職分為東西兩部。○始許僧侶

僧侶食肉蓄髮 濱街道 信越土寇起 大閱兵 一名之制 天皇西巡 湊川神社

食肉、娶妻、蓄髮。○定陸前沿海官道、稱曰濱街道。（程自千住驛經常州水戶以至陸前岩沼驛）○是月、信越間土寇起、縣廳悉遣兵擊平之。（先是旧會津藩渡辺悌輔、近藤豊次、大作、旧米沢藩竹田某等、自奥羽鎮定之後、流寓信越之間、常鞅々不樂、會土工之事興、官課地方人民以鑿湟渠、又有訛言、官議廢佛、土民輒信用之、相聚集、乃請停課役、興佛教、或鎖新潟港、復租稅法等於縣廳、官吏以事不當、諭散遣之、土民等不肯、於是渡辺以下四人、乘機竊與月岡村安正寺僧月岡帶刀謀、煽動其黨、土民大得勢、遂推渡辺以下月岡等為主將、渡辺等樹記德川氏回復五大字之旗章、據一隅、其徒殆二万人、是月二日、遂向大津川口、火沿道民家、將進逼新潟港、遠近騷擾、時松平參事、南部權參事等入賊中、說諭懇到、賊徒益猖獗、又傷官吏、大道盈伊死之、縣廳直請鎮臺兵四小隊、遣之、平島村急破擊賊等、賊辟易四走、事尋平、後捕渡辺月岡以下數人、乃處刑）○二十九日、天皇親率近衞兵、幸大和田、（總下）露營三日、大閱兵、更以其地名習志野原、永為演武地。○五月三日、併甲斐國十三驛、以為六驛。（悉改驛名）○下令人民凡有實名通稱者、當定其一名。○十九日、以河邊教長（度會縣下神宮祠官）、阿蘇惟教（熊本縣下祠官）、到津公誼、宮成公矩（並小倉縣下祠官）、紀俊尚（和歌山縣下祠官）、千秋季福（愛知縣下祠官）班華族。○二十三日、天皇西巡、是日御龍驤艦發東京。○特勅以楠社稱湊川神社、列官幣社。○二十六日、天皇謁伊勢大

謁伊勢太廟　丹後土民起　小學師範學校　區長　獻古銅盤　國債問答

廟。尋幸大坂。以本願寺爲行在所。遂入西京。○是月。豊岡縣下（丹後宮津）土民蜂起。毀撤通船場。放火各所。縣廳即出兵捕執賊徒四十餘人。事尋平。○二十九日。再改伊萬里縣稱佐賀縣。○是月設小學師範學校於東京。以頒立校規則。○始置邏卒總長以下及區長。（正權。於東京府神奈川縣同。職名官名總與）○是月。藤堂高猷。獻古銅水盤。乃命置之延遼館庭中。（盤周圍三丈。盛水八斛。蓋其祖先高虎征韓之役所獲也）○先是大藏少輔吉田清成。（次郎○鹿兒島藩士）及米人（「ジヨーレシ、ヒ、ウヰルリヤムス」）承朝旨。赴米歐諸洲。將募二千萬圓公債。以發行證書。行抵華盛頓。會華盛頓在留少辨務使森有禮聞之。事以關我職務。贈書清成。詳告其意。（略曰。凡一國政府代任在外國者。盡力交際。專務固其常也。而今外交改締之際。我大使副使奉命遠至海外。僕雖不肖。現蒙米國交約書印署之任。則於閣下奉命條件。大關係我任。且其條件頗有害我國者。僕已呈書辨解之。凡事一旦知其爲非。則雖政府不得不改。況於事未發乎。故他人苟懷異見。乃反覆論辨。以要矯正之）清成乃問一日與有禮（耳。伏願刻日相會。更面議之）會公使館。辨論數刻。遂付所齎公債新募諸族家領物及意見書等於有禮而去。自是數旬往復。問答不決。六月二日。有禮竟與書米人。責讓其事。（略曰。令且貴下揩當條件。實不過愚昧暴行。余唯望事之不成耳。事若成。必釀我國大害矣。初貴下來我邦也。余告曰。務適日本國情。略知其情實。然後當擔任事務。以是余日夜待貴下之報。心竊爲不負其任。豈圖今日擔任大減貴下識量。余甚痛歎。因請貴下就我國大使副使。更念從來命條件。則我國之爲幸大矣。貴下其熟慮之。即日米人回告曰。閣下懇篤忠告。不知所謝。然貴意甚有難解者。何則。貴政府購買舊諸族家祿之爭。余非敢慫慂之。且固無論其可否之態。而閣下目我以爲愚昧暴行。強欲令停之。然余豪奉命將發貴國也。皇帝陛下乃勅曰。朕遣吉田清成于海外。以委任外債之事。汝亦隨行。能使得其便宜。速奏成效。朕深依賴之。其勅諭如此。而閣下欲使余叛背勅命歟。且乃在今日。事之成否。一任閣下之意。余非敢所關也。乃具祿之與議之狀於大臣參議。與吉田清成共赴歐洲。當其事務。或曰。此時問答書等。布米國中。外人皆知辨務使有異議。不欲共諸事。於是吉田等遂去之英國。起一千萬圓之外債云）於是有

謁後月輪東陵　發大坂幸下關　巡幸長崎

禮遂呈書大臣。上陳外債有害我國之意。及政府強以權力買收士族祿。及爲不可等數條云。○是月。天皇謁後月輪東陵。尋臨中學校。召見英佛獨教師。詔慰勞之。又覽女紅場。○四日。天皇還大坂。以造幣寮爲行在所。尋巡幸鎭臺及諸學校。且試閲其學科。○七日。發大坂航。幸下關。尋覽六連島燈臺。遣勅使（侍從番長）高島鞆之助。於櫻山招魂場。以弔祭戰死及殉國事者。○是月改深津縣稱小田縣。又改熊本縣稱白川縣。○十四日天皇幸長崎。臨學校及修船製鉄諸場。召

幸鹿兒島　琉球獻方物　兩宮行啓富岡　山内豊信卒　身代限

外國教師及工人賜物有差尋巡熊本遂幸鹿兒島二十四日遣勅使侍從番長醍醐忠順於鶴峯招魂場以弔祭戰死者又臨舟形砲臺覽海陸攻守操練并紡績場陶器所諸製造場明日琉球國使臣毛有斐池城親方等謁行在所獻其方物○是月皇太后宮及皇后宮行啓富岡上野製糸場覽女工器械製糸場使造成大工業日盛東洋國内始無並稱者○二十七日正二位山内豊信容堂卒遣勅使於其邸特賞維新之偉勳贈從一位并賜金幣○改宇和島縣稱神山縣○是月定身代限規則凡華士族平民有負

海關之始　天皇還幸　神葬地　設和雇法　郵便普行海内　諸縣裁判所

債不能償者各出其所有物賣却以償之世謂身代限○始設海關於室蘭膽振厚岸釧路二灣廢其在幌泉者又改手宮港稱小樽港○七月二日天皇發鹿兒島航巡丸龜遂幸兵庫遣勅使侍從番長堤正誼於湊川神社祭祀之尋還幸東京○是月定東京府下士民神葬地青山百人町續足山及澁谷羽根澤村二所初爲皇華族神葬地至是改之○下令諸道廢傳遞及助役法新設和雇法○是月普設郵便於海内使補正遞送規則○八月三日改司法省官制又分裁判所爲五種臨時司法出張府縣各區尋置裁判所於足柄木更津新治橡木

入大學區之制　醫學校　水戸城鎭臺兵備　國立銀行　教導職試補

茨城印播群馬宇都宮入縣漸次將及各縣○又頒布學制以全國分八大區各區置大學校一所分其大區爲中小學區各置中小學因鎖各地方學校因藩縣所設立者更令循守學制尋改東校稱醫學校屬之第一大學區以南校第一大學區及大坂開成所第四大學區長崎廣運館第六大學區並爲第一中學○始置東京鎭臺第四分營於水戸城更管常陸下野二國又置裁判所於神奈川埼玉入間三縣○十五日始設國立銀行蓋以三井商社之請始創建之○廢僧官尋置試補於教導職七級以下○十八

遣使朝鮮　警保寮　山梨縣下乱　學士五等

日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賢岡山縣士小記森山茂大坂府平民及陸軍中佐北村重頼高知縣士等於朝鮮國以修交誼至十月皈朝○二十四日更定開拓使官制尋置警保寮於司法省○是月山梨縣甲斐管下仍貢法改正土民沸騰作乱此國往古武田氏設租稅薄斂之法以救民心至德川氏亦倣之而方今府縣一致官將以改正其舊制於是同地東郡西部邑民與中郡西郡謀遂逼縣廳請得留舊官吏以事不理不納邑民等大憤各提竹槍小銃放火所在屯聚寺院毀豪農邸宅或殺縣官勢甚猖獗縣廳乃發上田令營兵一舉擊平之明年三月小澤留兵衛島田富十郎被處絞罪以其爲首謀也其他村民黨與者三千七百人余皆就刑有差○九月三日廢文部省博士以下

秘魯國船掠買清民

鉄道開業式

琉球國使入朝

教官置大中少教授助教於大中小學別設學士五等○先是秘魯國馬利也爾士船主（リカルドへレロ）強買清民二百三十人于瑪港將提挈其國適海上遇颶漂到横濱港清民苦其虐使潛乞哀英船時英國公使（アルシーワツトサン）告之外務卿副島種臣種臣即報事清國江蘇同知陳福勲来我横濱就謀救解此日秘國船將棄艦走乃付清民於陳福勲盡送還本國清民大感我高義（時獨國總領事等有異議獨英國總領事從憲之）○十二日東京横濱間鉄道成此日天皇親臨新橋停車場御

滊車至横濱行開業式我文武庶僚及外國公使等扈從且令民縱觀焉（此日品海所碇泊軍艦及近衛砲隊等一時齊発祝砲声轟天地本邦用滊車蓋是為始從海陸軍將校及東西諸國）○十四日琉球國正使尚健（伊江王子）副使向有恒（宜野灣親方）等入朝乃上其王尚泰賀表（賀登極及政一新）且獻方物因詔冊封尚泰為琉球藩王以列華族（特遇以等官班）賜其王及夫人或使臣等於什器貨幣各有差尋賜邸宅一園府下飯田町（是月遣外務省官吏駐劄其國尋命大藏省管理琉球藩與各國交際事務以其藩摂政三司官准之奏任其免任必具状令俟宣下○琉球初称沖縄島在我南海十二島中往古天孫氏者領之七百年前舜天王

廢編輯寮

僧侶苗字

印書局

尊敦代立尊敦即源為朝子也保元之亂為朝流伊豆大島後逃入此國娶大里按司之妹生一男是為尊敦尊敦識量卓絕土人推戴之令就王位後三代天孫氏再興又為尚姓以是其王族並稱源尚二姓来聘本朝乃距五百年前始屬明國受其封爵衣冠悉擬明制遂不朝我國後慶長十四年島津氏尚氏征伐之為薩摩屬國後清康熙帝遣冊封使以封國王為例自是毎歳納租税於薩摩或納貢船于清以介居二國間至是更為我藩王後臺灣之事起與清國生論議互争其藩属終歸我版圖云）○廢編輯寮置大中小督學於文部省○令僧侶設其姓氏○廢修驗宗復歸其徒於天台真言二宗○二十日置印書局屬之正院○二十五日廢七尾縣分屬其地於石川新川二縣又廢犬上縣併之滋賀縣○是

瓦斯燈之始

藝妓娼妓放解

京都大坂裁判所

置特命公使以下官

月始點瓦斯燈於横濱市街（同地高島嘉右エ門等相謀始創成之後漸次及東京諸縣）○十月特下令使海内一般藝妓娼妓等悉放解之蓋事以類似賣奴也（爾後藝妓娼妓等無所身自請其業者各任其意設方法必使其主人勿虐使之或曰政府裁他邦賣奴之虐宜先責自國於是遂有放解之令云）○置裁判所於京都府及大坂府○更定左院官制○屬工部省所管横須賀造船所横濱製鉄所于海軍省尋廢勸農寮及正算司○十三日更定海軍省官制尋廢外務省大中少辦務使大少記更置特命全權公使（二等）辨理公使（三等）代理公使（四等）書記官（五等上七）

以十二時改爲二十四時
大禮服通常禮服制
以即位年爲紀元
禁僧侶托鉢

始用大陽暦乃以今年十二月三日爲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因詔曰朕惟我邦通行之暦仍大陰朔望以建月不合大陽躔度以故二三年間不得不置閏月且閏月前後有季候早晩遂生推歩之差而大陽暦特從大陽躔度以定月雖有日子多少之異殊無季候早晩之變每四歳僅置一日之閏乃至七年不過生一日之差比之大陰暦最爲精密自今廢旧暦更頒大陽暦使天下永世以遵行之百官有司克體其意是日假定祝日祭日旧祭典日及天長節総照準

新暦推歩其月日改之又改晝夜十二時爲二十四時(晝夜平分○時辰儀時刻稱幾字者改稱幾時)○十二日定勅奏判官員其餘非役有位大禮服及通常禮服制廢旧禮服(直垂狩衣上下等)更以衣冠爲祭服(武官礼服未更改○至明年二月下令不具衣冠者特許代用狩衣直垂浄衣等)○更勅以神武天皇即位年(辛酉○距本年二千五百三十二年)爲紀元以即位日(二月十一日)爲祝日每歳修祭典○定新年天長節賀表式○是月定陸軍懲罰令○禁僧侶托鉢○廢額田縣併之愛知縣○以更改暦法頒布租税出納禄賜等計算法(出納計算総廢而分銖等)

魯國皇子来朝
天皇携皇子覧陸海軍

等(是日寺島宗則爲特命全權公使)尋置本廳於清國福州遣領事井田讓(岐阜縣士)使管轄廈門臺灣淡水三口事務又置本廳於上海遣領事品川忠道(長崎縣平民)兼轄鎭江漢江九口寧波四口事務又置本廳於香港遣副領事林道三郎(長崎縣士)兼轄廣州汕頭瓊州三口事務○此月魯國皇子(アレキスヒ○皇子爲魯國海軍士官)来朝天皇臨幸延遼館以慰問皇子二十一日携皇子臨陸軍操練場覽行軍式後四日共御瀛車行幸横濱覽海軍隊操練又命海軍省艤軍艦一隻使宮内少輔吉井友

護送皇子
二省合併
航載保險法
賞鉄道成功
始用大陽暦

實護送皇子於箱館○廢造船製鉄二寮併之製作寮改長崎造船所稱長崎製作所○併合教部文部二省○是月設北海道航載保險法使開拓使船艦以来往東京大坂箱館三所○二十七日設博覧會事務局総裁以下官等以參議大隈重信爲総裁○是日置裁判所於静岡濱松額田滋賀三重愛知六縣○是月以鉄道創建功竣賞參議大隈重信工部大輔伊藤博文等以下賜劍及金有差○十一月廢生絲税更諭製絲者令精擇其法○九日廢大陰暦

神殿
徵兵制

旧稱用新貨幣之數○詔合祀天神地祇及八神廢八神殿稱呼單稱神殿○十二月設全國徵兵制乃大別陸軍以為常備後備國民三軍分兵丁更為砲騎步工輜重五兵因詔曰朕惟古昔郡縣之制募全國丁壯悉設軍團以保護國家固無兵農之別中世以降兵權皈武門兵農始分遂為封建之治今也海内一新政令變革當是際海陸兵備亦不可不從時制宜乃欲倣本邦古昔之制斟酌海外各國之式以設募兵法永立國家保護之基汝百官有司厚體朕意普告諭

官幣社
六年
定祝日
六鎮臺幷營所

全國明年一月頒布徵兵令○是年東京府下電信線成尋架設諸縣○諸國海島燈臺建築亦成○特勅以豊國社東照宮並列官幣社○藩知事納祿充公費者廿二人○六年癸酉一月四日廢從前五節人日上巳端午七夕重陽以神武天皇即位日四月三日天長節十一月三日為祝日五日賜新年宴會酺宴於百官無祝閒暦○是月置鎮臺於東京仙臺名古屋大坂廣島熊本別置營所於東京佐倉新潟仙臺青森名古屋金澤大坂大津姫路廣島丸亀熊本小倉○廢足羽縣併之敦賀縣又廢

公園地
比丘尼還俗
華士族平民互養子
地方會議之始
巡查番人
僕婢車馬諸税

美美津都城二縣置宮崎縣廢八代縣併之白川縣○是月擇各地勝境名區將以置公園更令府縣撰定其地○廢僧侶位階尋許比丘尼還俗婚嫁者○二十二日許婦女為戸主及華士族平民互養其子以為繼嗣者○是月以工部三等出仕佐野常民佐賀縣士為辨理公使令駐劄伊澳二國○將協議地方要務召集府縣長次官一員期以四月○廢東京府下第一大區邏卒更置巡查及番人等○頒銃獵規則○定僕婢車馬轎輿游舫等税則陸軍武官及軍醫獸醫非此限○

大教院
年齡計算法
申禁復讐
近衛兵服役滿期

二月置大教院於芝増上寺○定年齡計算法凡年齡以幾年幾月生誕推算之改暦前以一干支為一年者悉廢之○七日以澤宣嘉為特命全權公使令駐劄魯國○申禁復讐因下令曰殺人是國家大禁罰殺人者乃政府公權自古我國以復父兄之讐為子弟之義務其至情雖出不得已之際遂不免以私義犯公權其弊不問事之故誤理之當否唯挾復讐名義輙相搆害可謂濫矣自今以往若有其至親遇害者當速具狀上告勿有私犯禁擅殺因改正父祖被毆律條又改正犯姦律○是月

男女六歳以上入学　皇族大禮服制　官令掲示　懲役場　許硝石輸出　清國條約

賞近衛兵服役満期伍長以下功給以廩米令免役皈郷蓋由有輦下護衛之労也○東京府下各區設立小學校令男女六歳以上悉就學○二十日廢神山石鐵二縣置愛媛縣廢香川縣併之名東縣○定皇族大禮服制○二十四日下令府縣掲示官令於便宜地使人民以諳知之（管下布達仍旧）因撤旧榜○改徒場稱懲役場○是月解硝石輸出之禁○廢代領事○二十七日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為特命全權大使遣清國交締條約大丞柳原前光少丞平井希昌鄭

天皇断髪　祕魯公使来朝交締條約　紀元節　與外國人婚嫁

永寧（平井鄭長崎縣士）為之副○三月天皇斷髪及皇太后皇后両宮落黛剝鉄漿○祕魯國公使（「トン、オレリヲ、ガルシヤ」）来朝上書交締條約終及我處分清民之事外務少輔上野景範與其公使往復辨論公使固執不聴乃約託決於魯國（至八年六月魯帝乃審理之）○七日改神武天皇即位日稱紀元節○英國代理公使「アージーワットサン」来朝上國書替岩倉大使使命○十二日光白根二山（並下野）震動雨灰至明日利根川（上野）水濁鱗介浮流○十四日始許與外國人通婚嫁因定其

海底線　土地名稱　人民名稱之制　燈臺巡視　祭文　大学區更正　鎌倉行幸

條規○是月架電信線於長門豊前間（自下関前田達小倉兩窪）海底因下令戒行船投錨等○更正陸軍省職制○新行地券法更定土地名稱以為八種（皇宮地神地官廳地官用地官有地公有地私有地除税地）○廢人民名稱避御名及列朝御諱之制○是月大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初名正形）議長後藤象次郎（初名元燁）等巡視伊豆相模燈臺○四月改宣命稱祭文○更定大學區以頒布之○十四日天皇幸鎌倉（相模）覧陸軍野営演習并謁鶴岡鎌倉両宮十七日還幸○是月敦賀縣下

敦賀縣下擾乱　太政官職制更正　皇城火　太政官代

越前（大野今立坂井三郡）農民群起作乱縣廳遣兵盡鎮定之（地方小民自古浸淫鸞教因誤解説教吉意拍詁曰断髪洋服皆是耶蘇之俗三條教則最為耶蘇教因欲摩止洋文以興鸞教遂不奉新暦及地券発行之令尽投地券簿冊等於火中二万余人相聚咆哮其地方撃仏字旗号以煽動遠近將波及他郡縣内擾乱縣廳頒告説諭賊等益衆焼燬足羽縣支廳及寺院區戸長屋舎又傷殺邏卒進屯勝南郡河辺村治將逼縣廳縣廳急募其士族假為兵隊又乞援名古屋鎮臺彦根分営盡鎮壓之後捕首魁真宗最勝寺專乗寺福寺金森顕順及農民高橋多左工門等處斬）○五月二日更定太政官職制又改内外史官分課各置其長○五日暁皇城火天皇及皇后宮避赤坂離宮遂以為假皇居以旧教部省廳為太政官代尋

井上澀沢等上表

陸軍本病院

琉球藩臣駐在東京

勅曰皇居經営勿亟○八日改定陸軍武官官等以中尉少尉為奏任官（等級仍旧）○先是大藏大輔井上馨同三等出仕澀澤栄一臨辟職上書頗刺規政府其要（論政府與民權相矛盾者及歳計生一十分之不足等事以請政府首顧）批覆卻其書（三條大臣命大隈重信再查覈之重信乃曰二人計算概出臆測不可信也因議作歳計豫算表頒布之中外或曰井上書可信或謂大隈議可用物論紛然）○二十四日廢軍醫寮改稱陸軍本病院○是月琉球藩王尚泰令其臣馬兼才以下六人駐在東京○先是遣海軍大輔勝安房及侍從西四辻公業於鹿兒島使島津久光入朝宣

島津久光應召入朝

北條縣下擾乱

曰聞汝久光罹病未審近狀如何朕去歳西遊之日汝奏建議而匆卒之際不得批答乃齎還熟閲其所條舉盡出憂國之誠朕不勝嘉尚更欲諮詢國事聽其意見而海路沓絶懺不得覯厥幾汝力疾來闕下以副朕意於是久光奉命是月入朝天皇優對之命備内閣顧問位班大臣下○是月新治三重岐阜筑摩豊岡廣島山口高知諸縣大雷雨○佐賀縣大旱麥禾枯悴○北條縣管下（美作勝北西西條東北條）土民蜂起作乱縣廳出兵遂鎮壓之（初徴兵令之出也縣民頑固皆誤解令中血税字以為絞

頒賜天皇照影

廢投書函

公文署名式

改定律例

外國人訴訟規則

取生血者流言相煽或惜地券入費及學資金者或忌與穢多非人輩為伍者遂不悦新令為出縣廳及戸長等意大悪地方官遂相與聚起剽掠所在欲波及他縣縣廳通事大坂鎮臺速鎮定之捕黨民四百余人處首謀筆保卯太郎以下於斬其餘懲役各有差）○六月頒賜天皇照影於各府縣（先是奈良縣令四條隆平請下賜皇上照影使人民以瞻拜之乃聽其請爾後相繼配賜府縣云）○十日廢柏崎縣併之新潟縣○廢府縣投書函自今建策書疏等令直上集議院若管廳○更定公文署名式○十三日頒布改定律例（因勅曰朕命司法官吏原國家之成憲酌各國之定律以修撰改定律例令也編纂告成朕乃與内閣諸臣辨論裁定之頒行之汝臣僚其遵守諸自七月一日施行）○創定外國人訴訟規則○是

廢置合併

廢集議院

海軍省職制

鳥取島根二縣下擾乱

印紙法

月廢田畑石高稱呼代以段別○廢印幡木更津二縣置千葉縣廢入間群馬二縣置熊谷縣又廢宇都宮縣併之橡木縣（舉合印幡木更津二裁判所移之千葉合入間群馬二裁判所稱之熊谷以宇都宮裁判所併橡木裁判所）○二十四日廢集議院屬其事務於左院又廢議生○改定海軍省職制○是月鳥取島根二縣（鳥取伯耆會見郡島根出雲能義楯縫神川仁多四郡）村民做北條縣下之乱相煽動鳥取縣廳令傍近鎮臺以鎮定之（初鳥取縣有流言怪異者來絞取小兒生血於是土民一時鬨沸遂入島根縣下煽惑村民村民信之將應鳥取人民急自為警備縣官説諭事遂平）○是月始發行證券印紙

福岡縣下擾乱

定其税則。凡人民金穀借貸賣買必令貼印紙于證書不用印紙者他日雖爭訟之事起不聽仰官裁於是海内一般大行○福岡縣下筑前嘉麻穂波等郡土民亦擾乱。縣廳出兵鎮定之。初新政之令出土民頑冥皆不遵奉之時旱魃米價騰貴於是縣民結黨跳數事曰迎旧知事復士族旧禄曰退官吏曰廃新暦及地券法曰旧税三年間賜其半且曰自架電機致此大旱即切断近傍電線或焚其社寺毀人家殺傷官吏先是徴兵令之下此縣民一時蜂起既就捕繫在獄中者尚有數十人至是兇徒等破其牢獄縱逃走之四出暴掠一縣騒擾縣廳募地方士族又調兵近傍鎮臺分営大發兵捕巨魁穂波半太郎井甫源次其他兇徒十四人處斬事漸平先是撿查權助中村義心紙幣少属宮崎積等收諸旧藩楮幣在福岡近傍事已發將歸京適變起因欲兵鎮之鋭意赴福岡時兇徒數十人要于路中村遂為所殺宮尾亦為衆所逐自刄而死縣官時枯明堀川俊雄

許米麥輸出
國債寮
禁火葬
違式詿違條例
地租法

以下亦死之未幾官賜祭粢料賑恤其家屬○七月許輸出米麥于海外免海関税至十一月許米麥粉輸出○十七日置國債寮於大藏省又廢宮内省三司内膳内匠調度○禁火葬府下人民或不便之且憂闢無税墳墓之地兵庫縣令神田孝平上表請復火葬至八年五月乃解此禁令○十九日定違式詿違條例凡九十條○頒日本坑法并改定鑛山坑業規則○特命大藏省使製造賞牌功牌様式○二十八日廢田畑貢納旧法更設地券以本價百分三定為地租漸次將施行之乃詔曰朕惟租税國之大事人民休戚所係而従前其法不一寛苛輕重率

皇族賄料
名東縣下擾乱

不得其平因欲改正之乃採所司及地方官群議更與内閣諸臣辨論裁定要使歸公平畫一頒布地租改正法庶幾使賦無厚薄之弊民無労佚之偏自今主者篤遵行諸○是月廢皇族家禄給米賜金圓稱曰賄料○名東縣下讃岐豊田三野多度諸郡土民群起作乱縣廳發兵擊平之縣下土民唱新政不便蜂起嘯集波及諸郡遂傷戸長縛邏卒大剽掠地方縣廳先發丸亀士族令防禦之告急高松分営於是森大尉率四小隊武田大尉率三小隊并進丸亀及瀑宮擊平之此變也土寇所横行里程九ッ二十七里燒毀戸長官舎及学校寺院等七十六所其他村落掩罹災燹云後捕魁首農民矢野文次合田亀次郎以下七人處斬其餘黨者懲役杖笞各有差云

宮下行幸
佩劔制
電信規則
銀行紙幣
伊太利國皇甥来朝

○八月三日天皇及皇后宮行幸宮下温泉以是月三十一日還幸○定大禮佩劔制許装飾旧刀劔以佩用之○是月廢許訟律越訴條若有裁判所及地方官判理不服者令擬控訴條規以告訴之○更定電線通信規則○二十一日發行國立銀行紙幣令同金貨使用之○是月三瀦熊谷廣島愛媛四縣大風雨河水暴漲人畜多死○九月一日伊太利國皇甥トーマス来朝天皇親臨延遼館以慰問焉後七日携皇甥倶覧陸軍操練遂饗宴於瀧見離宮○先是荷蘭阿珍二

大使皈朝　皇子降誕即日薨　澤宣嘉卒　閲成校閲業式　參議新任或免官

國構兵陸軍省請使軍醫監林紀（靜岡縣士）從荷蘭軍以講究其術至是聽之（後荷蘭之攻亞齊也林紀爲其醫員共從軍以療兵士創痍大得軍醫實際經研云）〇十三日特命全權大使岩倉具視等自歐洲皈朝明日天皇御太政官具視奏問使事〇十八日皇子降誕（權典侍葉室光子所生）即日薨尋葬音羽護國寺北豊島岡謚曰稚瑞照彦尊〇二十七日特命全權公使澤宣嘉卒宣嘉夙圖挽回王政流離顛沛具嘗艱苦維新之際能竭其職天皇哀傷殊深因詔贈正三位併賜金幣永表其功勞〇十月九日閲成

學校新築成是日天皇臨幸行閲業式太政大臣以下諸官扈從〇十二日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外務卿副島種臣並任參議（利通尋兼內務卿）〇十四日定府縣判任官職掌分爲四課（庶務聽訟租税出納）使大屬以下各分掌之〇二十四日陸軍大將兼參議西鄉隆盛依願免其兼官尋參議大藏省総裁大隈重信兼任大藏卿參議大木喬任兼任司法卿工部大輔伊藤博文任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安芳任參議兼海軍卿參議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以

新聞紙條目　定官道驛程　內務省　皇女降誕即日薨　天皇親問大臣疾病　橫須賀行幸　里程測量　家祿税官祿税

事並辭本官即日皆被免〇二十八日特命全權公使寺島宗則任參議兼外務卿〇是月定新聞紙條目〇以小野尊光（日御崎社祠官）班華族〇十一月以下総檢見川千葉町間之村路（俗稱山手通）爲房総官道又定北海道箱館札幌間驛程〇奉迎後鳥羽天皇靈駕於（攝津）隱岐土御門天皇靈駕於阿波合祀之水無瀨宮（島上郡）〇置內務省（明年一月開省掌管其事務）〇十三日皇女降誕（權典侍橋本夏子所生）即日薨尋葬豊島岡謚曰稚高依姫尊〇十九日廢勸工寮屬其事務於製作寮〇二十

二日天皇行幸操練場親閲在京常備軍（近衛教導團鎮臺步兵合七大隊）〇十二月太政大臣三條實美臥病在橋場別墅天皇臨幸慰問之實美上表請辭其職乃優詔不許（是日曩征韓之議起諸參議辭官以三條大臣深抱杞憂遂罹病云）〇十七日天皇及皇后宮行幸橫須賀覽造船製作諸場翌日還幸〇二十日令府縣算測里程因頒測量法及標柱地圖様式等〇奉迎淳仁天皇靈駕於淡路合祀之白峯宮〇是月以國家多事経費難支課華士族家祿税（五石以上）及奏任以上官祿税（勅任十分一奏任二十分一）以

家祿奉還規則

充海陸軍費。（自明年令收稅之。賞典祿不在此限。）又設家祿賞典並百石以下還納法。其自請者。直給與六年全額。以使各就產業。因頒其方法規則。（至明年十一月。定百石以上士族還納法。）○是年。東京銀坐家屋。建築新成。本邦市街摸擬洋風者。蓋以是爲始。

新國史略卷之二終

諸長官奏成績
置寮司於内務省
箱館長崎二裁判所

新國史略卷之三

三河　近藤圭造　編纂

明治七年甲戌一月四日。太政始。是日諸長官各上表奏前年成績。後以為例。（大藏卿大隈重信、去年地租得毀計者等、陸軍卿山縣有朋、陸軍士官教育法、及設學校擢教導團生徒、兼華工部卿伊藤博文、大坂神戸間鉄道工程既成、及兵庫縣下鉄橋落成等事、少内史塚本明毅、大日本國全圖成功等、各上陳職務要略）○九日。置勸業警保戸籍驛逓土木地理六寮及測量司於内務省。定其職制章程。○置裁判所於箱館長崎二所。

警視廳
賊傷岩倉大臣
御者忠勇

○尋設郵便船于東京琉球間。○十四日。置東京警視廳。屬之内務省。因定其官等。（長正權大少警視、正權大中小警部、長三等官、大警視五等官、其以下逓降至十四等、後改陞大警視三等官、以為廳長）○是夜有賊。傷右大臣岩倉具視於途。（赤坂喰違）令府縣大捜索之。尋捕賊等九人。（高知縣士族武市熊吉、武市喜久万、山崎則雄、下村義明、岩田正彦、中西茂樹、中山泰道、澤田悅彌太、島崎直方）皆處斬。（此夕右大臣自赤坂皇居退朝、賊等直遮其所乘馬車、揮刀躍傷右大臣及御者、時天暗黑、不辨咫尺、右大臣僅以身免、潜伏匿濠中、賊等不知其所在、急分路逃去、初賊等來逼也、御者被重傷、走報事皇居、衆皆驚異、直走至御者再迎扶右大臣濠中、乃護還皇居、明日御者遂死、先是征韓之議起、副島、西郷、後藤、板垣、江藤諸參議等共主張征討、而廟議不聽、西郷

節宮中經費
僧尼族籍
軍旗親授式
青山御所
前田慶寧獻金

遂辭職歸國、尋板垣以下亦辭職、物議嚣然、武市熊吉以下亦征韓黨者、於是事皆為出右大臣之意、將除之、以動廟議、故遂及此挙、右大臣傷尋愈）○十八日。以海軍中將榎本武揚兼特命全權公使。令駐劄魯國。○勅節省宮中經費。每歳以金三萬六千圓充海陸軍費。○定僧尼族籍。○二十三日。近衛歩兵第一第二聯隊編制成。是日天皇率文武百僚臨幸操練場。始行軍旗親授式。（爾後每編制新兵必有此式）○是月。皇太后宮遷青山新宮。（先是天皇假居赤坂離宮、因新營別宮於青山）稱曰青山御所。即皇太后宮慈寧宮也。○是月。將充太政官造營及學校資。從二位前

賦金
民撰議院
佐賀士族嘯聚作亂

田慶寧獻金十萬三千圓。因賞之。賜光格天皇御座書棚。○改府縣徵收諸税。稱賦金。（俳優車馬劇場娼妓税等是也）○前參議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其他由利公正小室信夫等連署。請起立民撰議院。（其大要、諸府縣下出代議士、與論公議、為國憲、以矯有司專制之弊、更將大建國礎）○時加藤弘之以謂。我人文未進。宜俟後年而議。細陳其利害得失。乃作書駁之。（又馬城某言、議事不可不亟起、駁弘之說、尓來諸士横議、或可弘之說、或可旧參議說、互陳意旨、皆投之新聞誌、數日間討論嚣然、政府乃召集地方官、擬假為代議士、以起會議、然人民猶未有主張旧參議等說者云）○二月。從四位江藤新平

江藤為征韓黨魁首

島義勇、據佐賀縣作亂。同縣士族朝倉尚武、香月經五郎、山中一郎、副島義高、重松基吉、村山長栄、福地常彰、中川義純、西義質、中島鼎藏、山田平藏等、首應焉。初内閣征韓之議起、右大臣岩倉具視執為不可。曰、今東方有鄂羅之憂、國事未整理、恐非出師之秋也。於是議即止。江藤西郷以下諸參議、悒悒不樂、遽稱病辭職。物情洶然。時朝倉尚武等在東京、大服江藤等議、乃皈縣謀之。同志應者頗多。此年一月、中島鼎藏、山田平藏上京、説江藤曰、本縣同志甚不為鮮矣。願公速赴縣地、首唱举事。我輩先還、以通其意。江藤聞之、心大動、益欲遂前議、即諾、遽而遣還之。中島等尋發東京。居無幾、江藤赴佐賀、遂為征韓黨魁首。迨至是、其黨頗得勢、大儲糧仗、嘯聚者二千五百人、進略縣官舍、截斷縣下電線、突入小野商社、掠奪金貨、以為軍資。商社驚愕、相率逃走。一縣為之擾亂。其黨將進入縣廳。權參事森長義、長義避難長門赤馬關。賊黨勢焰日熾。事變電報晝夜不絶。東京頗戒嚴。

遣參議陸軍將等

○九日、特勅參議大久保利通及内務司法二省官吏、使往鎮撫之。利通即應命而發。尋命陸軍少將野津鎮雄鹿兒島縣士率砲兵一隊步兵二大隊、急赴熊本。又遣陸軍少將鳥尾小弥太於大坂鎮臺、山田顯義於西海道、外務少輔山口尚芳於長崎。先是、賊副島義高、村山長栄等、別募同志、稱憂國黨。時島義勇辭官在東京、遙聞縣地之事、欲乘機以逞己意、乃携其黨重松基吉上途。此月十一日抵長崎、會江藤。有戒心。島問之曰、聞熊本臺兵將入城以討我黨。我黨死生、決在今日。戰若勝、當各遂其志。公意如何。江藤曰、僕所見亦同。故豫為兵備。願公戮力、庶幾可僥倖耳。島曰善。遂決

島為憂國黨魁首

策、共俱赴佐賀。島為憂國黨魁首、建設權宜、告其徒曰、天下方亂、有志輩已開端東京。事不可抑制。我今將先機举事。誰有不響應者。其徒已悦江藤之至、又聞島言、益固志。○先是岩村高俊東京拜佐賀縣權令、未赴任。聞變建議、即發東京、航府士。至長門時、參事森長義在赤馬關、急邀岩村告之曰、一縣募兵難猝制、詳陳兩黨暴举之状。岩村以為利在急撃、使森赴山口縣計事、自進至熊本鎮臺、與陸軍少將谷干城等決軍議。是月十三日、分其臺兵為二、陸軍少佐佐久間左馬太、同大尉和田勇馬、各率兵三百余人、海陸並進入佐賀縣。時同縣士族前山精一、大悪兩黨所為、別招保護黨、卓然守義、潜使其黨吉田正之助告兩黨状于岩村。岩村賞其志、因授密旨慰諭、以遣還之。此日江藤島二魁自長崎入佐賀。

前山為保護黨魁首

二魁入佐賀

紀元節祝砲

○十一日、紀元節。是日命陸海二軍行祝砲儀、後為恒例。○十三日以内旨遣内閣顧問島津久光於鹿児島、陰備佐賀之變。

巡査

○是月、置巡査。自一等至四等。於警視廳、是時改從前邏卒、稱巡査。

縣令以下上陸

○十四日、岩村高俊及陸軍大尉和田勇馬、少佐山川浩等、乘舞鶴艦至早津江、乃上陸。此時陸路臺兵進向筑後瀬高驛。十五日、岩村以下悉入佐賀城。

佐賀賊傳檄

先是、江藤島二魁之入佐賀也、即夜與香川山田等相會。江藤曰、事已至此、何猶豫為。我黨當先衆以制也。衆皆從之、直作檄傳之遠近曰、朝鮮嘗擯斥我國書、且陵辱我使、有暴慢無禮不忍言者。去年十月、廷議悉決征韓、而一二大臣偸安、是圖壅塞聖徳。是我輩所以至扼腕奮起也。而大臣等以其不便己、欲遷怒兵於我。我儕豈可晏然止哉。仍欲卸大臣等、奉錦旗以問朝鮮之罪。汝輩其諒之。於是征韓

安田以詭計入城

前山告急

賊圍佐賀城

黨置本営於川上。憂國黨以宝琳房為本営。專修諸道備禦。此日、大尉安田宗直先発。至若江。既而聞海兵入城。將渡筑後河。適見河上有伏兵。乃遽変服登岸。過賊所候。賊中有中山某者。嘗識宗直。宗直因佯語曰、僕三潴縣士族、罷官將帰縣。幸欲観此地之景況。乃取路至此耳。某信其言。所候亦不肯詰。宗直遂得入城。是日、魁首江藤新平遣中島鼎藏等於寶琳坊（憂國所営）黨約以明日侵撃。時城中食竭。高俊急令縣下徴粟。縣民皆恐。兩黨不肯應。（權令私遣人于市街、僅買米八斗、以充糧云。）此夜、前山精一又馳使來告曰、兩黨將襲撃。請急為備。高俊因戒將士為防禦之計。十六日黎明、賊兵自四面齊圍城。解東門圍、三面砲撃之。臺兵善拒戰。既而糧食不支。彈丸垂盡。衆議將衝圍而出。適山川浩及大尉奥山保肇・大池蠖二等率一小隊突然出自北門、縦横揮撃。賊兵沮靡。山川等火賊伏邸、獲米三十苞還。此日、大池中丸斃。山川・奥山等被重傷。（大屬小出光照・中屬中島修平・十五等出仕大橋春次、亦死之。）十七日黎明、賊兵復來撃。官兵苦戰、而城中糧又盡。無計可出。乃出欲以圖再擧。十八日暁、排切通門。全兵冒死豨突而出。賊圍城累日。城外多起熕臺、攻具頗備。見官軍之出、又要撃之。銃丸如雨。前隊大尉山脇某勵衆卒、且撃且卻。賊

賊徙本営于城中

賊勢益熾

乗勝尾撃益急。官軍甚危。走至筑後川、將濟渡頭無一舟。賊又追至。官兵或溺水、或泅遁去。死傷凡二百人。於是賊軍徙本営於城中。二魁相議、分兵以守諸道。（此時、小倉人岡部某赴佐賀、問征韓意旨。江藤曰、朝鮮之事、苟知國辱者、孰不慨歎。薩土仙會人士、皆已共事。而臺兵又圖討我儕。故今一擧將殲之。岡部曰、曩前山精一脱級熊本鎮臺。其故如何。江藤曰、彼蓋有所恐懼。已脱去。然聞臺兵敗衂、復必投皈我兼。不意之。岡部曰、征韓憂國分兩黨、抑何故。曰、其名雖異、皆同共事。卿亦有意、則冝與我輩擧。當是時、賊兵設關田代、以為警備。岡部陽諾而去。）勢焔益熾。除大村・平戸・島原之外、肥前全國皆應之。其兵凡八九大隊。器械鉛硝亦稱之。○先是、詔褫江

賊徒征討命總督置參軍等

參謀局

參議以下入博多

藤島二魁位記。遂下賊徒征討之令。海内洶然。十九日、以嘉彰親王為征討總督、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為參軍。特使近衛及東京鎮臺兵從行。尋以海軍少將伊東祐麿（鹿兒島縣士）為參軍。陸軍少將野津鎮雄為參謀長。（時陸軍省第六局、新置參謀局。）○是日、大久保利通・山田顯義・野津鎮雄、其他文武官員等乗新約克艦入筑前博多港。置本営于博多中島。乃布反賊征討之令。使福岡・小倉二縣精撰士民壮者、以各自編隊。又諜詗賊動静。諜者曰、賊等固守四境。兵備甚嚴。於是參議

博多營之軍議

即會諸將決軍議分兵三道將擊田代駅賊兵陸軍少佐茨木惟昭率步兵一大隊大尉山崎某率砲兵隊並自田代口進少佐厚東武直率半大隊自萩原口進大尉某率半大隊自平等寺口進野津鎭雄爲之總督齊發博多冒雨而進二十一日昧爽抵二日市驛設哨兵篝火益嚴警備而使一小隊爲斥候先至原田驛駅內士民聞事起皆荷擔奔竄是日官軍

官軍復田代驛　前山爲官軍

官田代驛擊破駅內賊兵先是前山精一請爲官軍以討賊乃以部下三名爲諜因是往柳川諭其衆曰我輩竭力謀兩黨和解事不成遂至今日進退失措諸君所知也不忍爲叛賊故

間然屬官軍耳願諸君決其嚮背於是部下辟去者百余人餘者曰我即屬官軍則向旧主墳墓地不可不發砲若不屬則不免爲反賊二者皆不忍爲也遂自刎死精一乃率殘衆赴府中軍捕賊間諜數人立斬之官軍始信其無他志賊亦發田代向旭山二十二日官軍發田代進至

旭山之役

旭山麓旭山崛起廣原林藪蓊欝最稱要衝也賊築磧壘其側俯射官軍彈丸雨注厚東武直令部兵散兵自正面攻擊砲隊繼進兩軍砲聲如雷山岳爲震時分別軍爲半大隊一自山浦間道横衝賊右一自宿村間道出賊後背吶喊連發大小砲大破賊兵賊兵辟易相率遁走官軍遂取磧壘進至中原駅賊又

賊拠切通

返戰官軍擊走之驛間有一阻隘地稱切通賊據之乃築土豚以砲擊官軍苦戰九二時間賊鋒甚鋭官軍將不支時別軍擊諸道賊兵而至遂併其兵疾擊甚猛賊皆棄甲仗而去是夜官軍露次中原驛夜半賊来襲露營又擊走之追至寒水村此日前山精一帥其隊百餘名来中原合官軍因分配各隊以爲嚮導既而熊本官軍自府中進宮路濟筑後川追擊豆

擊豆津賊

津賊兵以進江見六田時賊軍大擧来擊官軍敗績乃收兵退西尾村中尉永山貞應少尉本田宗七以

下十二人皆死之伍長田上登以下亦被重傷少將山田顯義別遣福岡縣士族大庭弘越智彦四郎村上善儀等分路以擊三瀬賊兵而村上所率兵途爲賊所要擊大庭兵遂至三瀬嶺半腹放臼砲急挑戰賊直自嶺上齊瞰射官兵會越智兵来横擊之與諸兵合進取賊胸壁賊別軍出官兵背砲擊更烈於是

福岡士族隊擊三瀬賊

官軍腹背受敵殆不能支退保飯場金武二嶺時大庭越智等馳使山田顯義告曰事急矣請速出援兵山田氏將勵軍氣陽恚曰兵之潰敗子等所自取宜奮戰以欧面目使者逡巡顯義乃使出二小隊以赴援既而援兵至大庭弘等與

寒水村之役　長官立彈丸下

之合兵憤激力戰擊走賊兵遂取三瀨嶺此役實屬隊幾島德通口等以下死傷數十人而賊軍亦大喪驍卒云二十三日官軍出中原驛自本道進至寒水村賊以諳地理出没民舍壚田官軍逡巡不能進少尉佐佐木某率半大隊潛進發大砲狙擊賊壘（壘在寒水村口）出壘固不拔賊迫官軍右翼蔽樹林以狙擊彈丸雨注官軍殆敗指揮長官野津鎭雄自立彈丸下勵衆奮戰會厚東武直率第四大隊既自中原沿北山轉戰行破賊兵突出其後背急擊之賊兵遂潰乱而

襲神崎賊　官軍休戰

隊齊進尾擊得全勝將乘勢以襲神崎賊先至苦野村部署其所向乃進神崎賊扼田手村要衝大沮官軍官軍憤激遂又破之賊兵縱火民舍盡遁去此役官軍所用彈丸（スナイトル）達于遠所多殪賊兵賊軍大失勢此日大尉阿部正通兒島某以下死傷頗多從博多營于轟木驛大久保利通自帥隨從官吏至小熊津閲戰此夕東艦發博多入長崎二十四日官軍連戰士卒頗疲因休戰乃出斥候于神崎近地以備賊来襲（是夜肥前武雄人旗島某来見海軍中尉志岐某出一書于懷則島義勇所贈武雄公孫

捕賊密使　擊背振山賊　廣島兵至

之書也其略曰聞薩長兵自長崎進至將擊我儕未審其信否蓋大村其他兵士試張虚声以沮我軍情若伏藪発砲所依頼兵五小隊急援我軍然薩長之兵果有撃我之勢無復可施之策請諒察之志岐視其書益知賊魁情實將入佐賀討之）二十五日官軍亦休戰我斥候出在姉崎途捕賊朝倉尚武密使鞫問之益察賊狀乃決議將俟明旦進擊（是時賊等退保佐賀城而尚武將率兵百餘在北山乃遣密使城中以諜軍議云）二十六日昧爽大尉小笠原某分兵三道并進賊扼守背振山官兵砲擊數刻遂走賊兵取其地而本隊在脇山進軍椎原前數日福岡本營遣北海艦于廣島鎭臺命出兵此日臺兵自廣島至陸軍

官軍進擊　激戰　官軍取境原

少將井田讓為之將二十七日苦野全軍分路進至姉崎賊既撤神崎以南諸橋梁絶官軍進路我軍乃急修架之分兵探賊有無賊遽自林藪中以小銃乱射官軍官軍應之亦連發是地曠原平野塹溝縱横官軍進退不如意賊頗諳地理占要地拒守甚務交戰數刻殺傷過當官軍殊死戰匍匐膝行且戰且進賊自三面彈射銃丸如雨官軍殆敗會我砲隊所發榴彈數中賊堡墩賊為之披靡官軍乘勢猛進賊不能支遂潰奔官軍取境原是時川久保道官軍沿北

蓮池口

山而進遇賊于旭村城原山間乃分隊三面合擊賊走野田村或伏匿松林中官軍右翼中隊繞出其背斜突賊左翼賊驚走官軍尾擊甚急賊兵大敗盡走高保會日暮全軍退陣川久保夜轉軍境原乃與本道軍合既而蓮池口官軍至神崎一軍自江見六田間進擴擊境原賊破之直陣其地一軍進突蓮池賊出其背後一挙敗之放火境原因馳使本道將從陣營於蓮池議未決賊復返戰侵境原官軍頗苦蓮池口一軍赴援擊之賊兵盡潰奔既夜闇黑官軍恐有

露營風霜嚴肅

官軍全捷

賊黨来降

謝罪状失体

伏不復追擊遂次境原全軍終夜露營風霜嚴肅是日官軍進擊自晨至夜始得全捷是為第一激戰而賊勢亦自是大衰既而椎原官軍向久保山奮戰擊走賊兵遂與背振山半隊俱合兵於山頂賊悉棄險逃去二十八日官軍陣蓮池先是賊中懷疑懼或有来降者是日賊木原隆忠脫兵器標白旗代衆来軍門請降少佐渡邊某大尉東郷某接見隆忠出謝罪状書辞頗失体因卻還之隆忠又與副島義高俱至再出書辞尚不遜遂留隆忠乃令義高曰當刻時以

海兵發長崎

来謝既夜義高請謁大久保参議以乞哀野津鎮雄不聽使期明日午前以致其實是日議進討之策参議亦至蓮池營時海軍秘書官遠武某率海兵河内直方（山口縣士族）帥長崎貫属隊發長崎至大町驛沿道賊乞降者陸續相踵抵牛津驛賊兵急起夫卒百人将毀其土橋以絶進路斥候蓑田某等令兵齊發銃賊辟易皆走遠武以下全隊進至加瀨陣妙福寺會賊村山長英携降旗来軍門上謝罪表辨抗抵王師素非本意遠武某卻其書曰汝宜先乞降然後以休

官軍悉入佐賀城

改正蠶種制限

戰長英令刻期而去及夜長英報不至於是遠武某及大尉中尉等率海兵二分隊進至佐賀城下賊狼狽潰散無復戰者因遣使本道官軍且以副島等從期不至即合全軍直入城以城外宗龍寺為本営大久保参議以下徙居焉○是月膽振國勇拂郡樽前嶽噴火炸裂○先是蠶絲流粗悪政府憂之更定其制限以防私售是月熊谷縣下蠶種大総代村田嘉平出書縣廳請増製蠶絲（其要曰方法之嚴及生束縛民權之弊下民其苦尋）新潟縣管下蠶種大総代渡辺忠喜等亦出書請弭製造限制二縣廳省之將有所處之○三月

以賊平下班師之令　江藤請嘗敎

一日。征討総督嘉彰親王發横濱。先是官軍擊賊於旭山寒水村（縣地名）進佐賀。大破之。斬賊隊長鍋島某（市之允）賊降附相属。巨魁江藤新平以下。悉奔竄。至是賊兵降伏。報至。仍下班師之令。召還參軍以下。特委任総督宮。令至佐賀。以區畫鎮撫處刑之事。且令天下嚴索捕二魁等。（初官軍自田代口進。江藤將赴神崎駅。以指揮諸軍。謂島等曰。我有成算。制敵易々耳。公等安焉。意色甚驕。策馬而行。已而兵屢不振。江藤度不可支。走。旣佐賀。告島等曰。吾將投西郷氏。以請嘗敎。衆皆危之。不聽。遂與中島鼎藏山中一郎等。乘夜航抵鹿児島。面西郷氏。告情實。以圖事。議不諧。乃去赴高知縣。與故友謀將上京。行抵飫肥。依小倉處平。自戶浦獨航去。尋香川經五郎以下亦遁去。）

島義勇以下就縛　再置政表課　許銅錢輸出

○七日。捕獲島義勇。副島義高以下十六人於鹿児島縣。皆就縛。尋押送佐賀。（先是義勇在佐賀。日議降伏。不得。討其弟義高曰。聞島津公適在縣地。不如依公謝罪。義勇遂與義高相共發注江港。是月五日。入鹿児島。同縣令大山綱良聞之。即命捕之。初島津顧問奉內旨赴縣地。此月八日。顧問遣人告大久保參議曰。去月廿七日。佐賀縣士中川義純。重松基吉。米田浩平等来。請余曰。我輩欲赴東京。以謝罪闕下。願不依闕下。則事不能遂。伏冀賢明。其寬容之。哀訴如此。既而脱徒捕縛之令至。故使吏胥監護之。今久光欲携彼輩以赴京。如何。參議曰。彼輩固無可宥罪。速交付之。岸良大検事因托書大山權令。益令捕其脱徒。）○九日。復置政表課於政院。○十七日。解銅錢輸出之禁。○十八日。天皇及皇后宮。行幸横濱燈臺寮。明日同輦

燈臺寮　戶籍表　江藤新平以下就縛　領事官　區戶長等級　臺灣問罪起原

還宮。○是月。全國戶籍表成。（明治五年）○二十七日。捕獲江藤新平及香川經五郎等九人於高知縣。悉押送佐賀。（江藤等初去戶浦。匿宇和島。潜行山野間。是月二十四日。獲於高知縣下戶浦。遂就縛。）○是月。置領事館於荷蘭海牙。以蘭人ドウイン、アーエフ、ホーー爲領事。○以區戶長准官吏。假定其等級。（正副區長自十二等至十五等。戶長自等外一等至六等。使臨地方便宜以定之。）○四月四日。先是臺灣生蕃殘殺琉球藩漂民。（辛未十二月）又劫掠小田縣民。（癸酉三月）因遣前外務卿副島種臣於清國。交締條約。別議蕃人暴殺之事。而清國所答曖昧無據。故不畢議而還。至

蕃地事務局　都督以下發艦

是遂議。欲問其罪。更置蕃地事務局于正院。以參議大隈重信爲長官。是日以陸軍中將西郷從道爲都督。延米人李仙得。令與其謀議。又以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別延米人二名。令贊軍事。尋西郷都督以下。率軍艦將向臺灣島。往碇泊長崎。兵凡三千六百人。大隈長官及米人等。亦赴長崎。（先是討蕃之議起。廟議將殖兵人於臺灣。將命西郷從道募兵鹿児島。至是從道航海過熊本。遣坂本[illegible]於鹿児島。謁西郷大將曰。阿兄志大。且有深謀。[illegible]事或不獲全。弟不肖。今奉都督之任。総海陸兵。[illegible]達入[illegible]域。事期成功。願阿兄其俟凱旋之日。因具[illegible]募兵之事。大將頗嘉其志氣。遂募壯士八百余人。）

設裁判所
總督宮巡回戰地
賊罪状悉定
二魁以下悉就刑
遠近屏息
置領事官給籍牌

遣長崎送之埔頭叙別曰卿等皆有死無生一身唯當委都督衆奮然踴躍而發蓋豊大閤征韓以来出師海外是為始○五日置裁判所於佐賀縣先是嘉彰親王駕龍驤艦達博多港乃上陸入福岡城伊東祐麿等陪從焉尋臨陸軍病院問兵士瘡痍或赴箱崎弔戰死之靈遂入佐賀巡視城内戰地賞前山精一風厲官軍終始勉勵賜酒以慰勞之又赴熊本是日巡還佐賀既而賊魁以下悉就捕權大判事河野敏鎌掌斷獄之事鞫問略備因制處刑擬律呈大久保参議取決嘉彰親王罪状悉定十三日假設刑場于城中

縣令岩村高俊權参事野村某等莅焉令步兵一小隊及巡査數人配列處江藤新平島義勇於梟首副島義高等十一人於斬其他黨與百三十六人配之京阪兩府及滋賀廣島等七縣令限年以就懲役於是遠近屏息此役政府所費財貨九百万圓其兵死者百八十人而賊黨死者亦不下百四十人征討總督自辭闕之日未五旬而西國悉平云總督宮還京○是月置領事館於清國厦門以陸軍少佐福島九成佐賀縣士為領事令參與蕃地事務尋給籍牌於各港僑寓支那人定其條規蓋清國本不置領事官於我各港故政府先置之○十九日以外

停蕃地征討
島津久光任左大臣

國諸公使有異議乃遣權少内史金井之恭栃木縣平民於長崎遽停蕃地征討且命大隈長官皈京長官驚異直抵李仙得旅舍與西鄉都督會具告内旨都督不懌當是時滯陣已久所齎糧食多腐壞皆苦無事而停師報至人人失望有流言曰以熊本大坂臺兵五大隊直赴東京將襲起内閣姑息重情大擾時大隈氏抵西鄉氏旅館具陳内旨俾暫待後命又西鄉氏不肯曰從道嚮奉都督之命失議或不渝則公之所知也夫師出在途豆數旬既失軍機尚何曠日以俟後命從道雖無似忝奉勅書縱令有大府來諭我素不變前議公幸舍之抑從道所觀朝令暮改使人深危疑甚非治國之法今陸軍兵散在各所駕馭一誤

機潰裂四出不可復制其禍乱非佐賀之比是我所以告慮焦心也即强止我行則我直奉還勅書獲自擣蠻巢窟死而後已且清國生異議則政府命以脫艦賊志何有嫌政府乎意色已決大隈氏曰金井内史所奉内旨非敢止此舉唯以英米二國公使有異議更要後日再議耳説諭懇到而西鄉氏即夜令將士刻發港期遲延水夫等以裝諸艦米人李仙得以下二名亦將速拔錨○二十七日以内閣顧問島津久光任左大臣○是日領事福島九成及米人二名其他兵士二百餘人奉西鄉都督令乘有功艦先發先是政府借船於英米二國搭載諸物品以便運輸而二國公使異議故起於是解約購致其船新購米船一隻容兵五百其直六万元名社寮丸尋購英船載物具千十九噸馬力無四百馬容兵千余人其價十万元名高砂艦為出征豫備云當是時西鄉都督以

地方會議之始

討蕃諸艦發長崎

下諸將士將發艦電報累至內閣紛然會參議大久保利通皈自佐賀朝議乃遣利通於長崎令便宜從事參議尋發東京○五月二日詔將開地方會議乃須議院憲法及規則以本年九月爲期徵集府縣長官於東京使代衆庶以議全國律法○是日討蕃諸艦日進孟春明光三邦四艦發長崎前一日西郷都督大張宴饗野津谷赤松以下諸將士及吏員米人李仙得亦會焉酒一行李仙得曰千六百年間和蘭人嘗征台灣將士食其土菓實死者甚衆此行冝戒全隊李仙得嘗爲亜國領事官在厦門粗知蕃地事情且去年隨副島氏使清國故此役專與謀議竭力軍事云三日大久保利通入長崎直與大隈西郷

決蕃地處分

琉球藩郵便局

木戸孝允免官

華族會議

二氏會且議解米人李仙得等任遂決蕃地處分之事使勿漫交兵六日利通携李仙得自長崎皈京是日我有功艦發清國厦門向臺灣尋西郷從道以下乘高砂艦發長崎社寮丸亦發○七日置郵便局於琉球藩○十一日大坂神戸間鐵道落成因運轉瀛車○十三日參議兼文部卿木戸孝允依願免官即日補宮內省出仕班位如故○是月華族伊達宗城以下二十名餘相謀請開華族會議乃勅許之後置會館于東京永田町以開會議世人擬之議院上院○十

民事控訴略則

我師至臺灣

竹社風港石門進擊

九日布告討蕃事由於海內○定民事控訴略則除刑事之外縱受權利妨害者令控訴以得伸上等裁判蓋其意俾人民務無冤屈之憂○初我師至臺灣也置鈴閣於龜山假陣屯撫乃出斥兵伺其東郭地方牡丹人進入石門口此時蕃虜數名突然狙擊我兵苦戰卻之二十二日遂發兵二百人自竹社風港石門三道進石門距龜山本營三里許巉巖絶壁頗爲天險蕃虜據險以石築胸壁兩注小銃我兵不能進卻出其後背乃登高俯擊蕃虜辟易皆棄甲仗走匿山谷我兵進擣石門巢窟擊殺酋長父

蕃酋降

牡丹人降

米國郵便條約

子斬獲頗多是日西郷都督以下抵臺灣尋諸酋長懾懼爭納欵請降獨牡丹社兇頑不服二十五日蕃族酋長等来我軍門請爲我先鋒以擊牡丹人都督容之乃賜我國旗以示恩威令捕牡丹人時牡丹社殘虜尚出沒或拠山腹深林狙擊我兵我兵多死傷於是數日間分兵大毆牡丹人盡燒其巢舍痛挫其猙獰尋降総兵還本営蕃人驍不著履每跳行山谷其矯捷奔逆如飛獸我兵大苦追擊云時我兵携帯松杉樹苗因藝之龜山側日闢榛莽示屯住之勢○六月七日始與米國結郵使交

新設墓地　屯田憲兵　遣柳原前光于清國　兩國有交兵之勢

換條約明年一月新築郵便局於横濱以遞送書信〇十三日奉迎順德天皇靈駕於佐渡令合祀水無瀨宮〇是月新設墓地於東京府下各所特禁理葬朱引内地〇先是開拓使請設兵衛於北海道及樺太地方召募近縣士族以立屯田制至是更命開拓次官黒田清隆總理其事務〇初西鄉都督之發長崎也政府即遣全權公使柳原前光於清國以告討蕃之事前光與總理大臣等面接辨論數回而清國大唱異議事不諧前光乃報狀政府由是兩國遂有交兵之勢政府還下

清國嚴備　北田上書

令海内徵兵設備或遣人於英國更買甲鐵艦既而清國布告事於自國稱備英人新築礮臺架電線又購普國所製洋鎗三萬桿益嚴備禦時歐米人在兩國者投機論我出師之利害得失曰掲之新聞紙或議我是彼非或発武備強弱以煽動兩國來其釁隙求射奇利於其間於是我各港及香港厦門上海天津諸港小銃鉛硝其餘兵器價頓騰貴殆至三倍云〇此月北田正董大坂府士議新聞發行條例上書左院其略曰臣茲結新聞一社欲公于人民論說保有人心自由權理以新論奇說求世之是正因直言抗議敗時之誤謬上補文明德化下鳴至治光澤而去年十月政府頒布新聞紙條目其中如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大似抑制妨行自由人民權理抑維新之始誓旨有万機決公論之條今條例中如三條者及其誓旨

布哇公使来朝　屬琉球事務於内務省

不爲不甚夫新聞紙上得議論自由万國所共許廟堂豈不知之乎仰冀刪定條例中三條以發天下万民抑鬱之情尓後其三條雖輙刪改新聞紙上大得議論自由者益甚此議也〇七月布哇國公使来朝上國書告國喪及繼嗣等事〇八日許英國軍艦測量内海及東南海岸〇華士族子弟分家者使編入民籍不許分其祿〇更屬琉球藩事務於内務省〇是月我將卒三千餘人屯戍臺灣多感弛張熱死者至六百人天皇深憫之乃遣侍從侍醫等慰問焉尋使壯兵代其病者〇是月各國約定改定期至諸公使等請使其人民隨意通行内地

津野呈朝鮮地圖　淺草文庫　黴毒病院

政府有所顧慮輙不許之〇旧三田藩士族津野茂儀呈朝鮮八道繪圖於兵庫縣縣令嘉賞之尋轉呈政廳此圖係昔豊太閤征韓之役茂儀祖先從其役於九鬼嘉隆所獲彼地者今尚存其家然旧本頗有破壞殘缺別校正一通細附内地里程表乃繕寫完整故更優坊間刊本云〇徙湯島書籍館於淺草旧米倉改稱淺草文庫〇此月伊豆國三宅島中七尋山噴火〇新設黴毒病院於兵庫長崎二所〇先是箱館權判事岡本文平徳島藩士移其土民二百名於樺太島尋徙東京人民三百名使就業既而經過六歳未能得生計之道以是開拓使憂

赤松則良探清國形情
遣大臣莅清國
伊地知等兼任參議
地方官議院
覧運轉砲
提督府
停拷問法

之。是月轉徙其民三百六十名於箱館小樽地。更令就營業。○八月一日。先是參軍赤松則良將探清國形情。自臺灣赴上海。乃以書報政府曰。清官王凱泰率兵二萬向臺灣。於是朝議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為辨理大臣。差遣清國。委以和戰之權。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稅助吉原重俊。（並鹿兒島縣士）陸軍大佐福原和勝（山口縣士）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內務省五等出仕岩村高俊。司法省七等出仕井上毅等從之。前後皆發。別以佛人（ボアソナード）備大臣顧問。亦命從行。○二日。議長伊地知正治任參議。兼議長。陸軍中將兼陸軍卿山縣有朋兼任參議。陸軍中將兼開拓次官黑田清隆兼任參議開拓長官。○四日。以湯島書籍館為地方官會議所。改稱議院。○是月。以國家多故。延地方會議之期。散遣令參事出京者。○十四日。天皇臨幸濱離宮。覧運轉砲試射。（先是米國大統領贈運轉砲。此日始試之。）○始置海軍假提督府於鹿兒島縣。○二十五日。罷囚拷問法。以事法苛酷。或陷冤枉。反失其實。更命司法省及各裁判所。不許漫用拷問。（先是津田真道引歐米諸國刑典。建議廢罷囚拷訊。蓋此

航海規則
廢測量司
米人來觀兵制城堡
禁米麥輸出
田崎秀親殺仏人
郵便為換法
飛信逓報
大臣以下始會議清國

令。基津田氏之議也。）○定航海公證規則。凡航海外者。各就開港管廳及各國駐劄公使。令受其公證。○三十日。廢測量司。屬其事務於地理寮。且以正院地誌課併之本寮。○是月。米國陸軍將官（ウヰルリヤムマヤルス）等請觀我兵制城堡等形狀。乃許之。尋使與陸軍大佐原田一道（岡山縣士）共赴大坂熊本兩鎮臺。○中國四國及九州。暴風雨。海水溢。船舶覆沒。埔頭家屋亦多倒。○又禁輸出米麥於海外。蓋由米價騰貴也。（至明年三月解此禁。）○秋田縣士田崎秀親殺獨逸國代辨領事（フアハー）於箱館。即自首。政府乃公布其罪。更令各地方嚴戒諭士民。尋處秀親斬。（秀親平素從事國學。自以謂皇學頽敗不振。洵基外國和親。乃欲殺洋人以達素志。先是出鄉里。寓於箱館。是月十一日。過同地谷地頭。適逢フアーハ。急拔刀自其背後斫之。フアーハ即斃。）○九月三日。始設郵便為換金方法於驛遞寮。（自八年一月施行之。）○定飛信逓送規則。以備各廳變報。○先是大久保大臣柳原公使等。赴清國。是月一日。達上海。我辨務使李仙得亦來會。十日。共抵北京。假寓普人旗亭。十四日。大臣及公使倶詣總理衙門。與其大臣恭親王文祥等會議臺灣之事。互執其說。辨論數

和議敗大臣將皈朝

刻不決大臣遂作科目二條與之族其田畓既而畓文至書意頗屬無替我大臣等再至衙門詰責清國大臣等清國大臣墨守曾所交締條約不肯容我言大臣等憤恚更致書於彼曰我政府要不壞隣好而貴官等漫憑條約陽唱輯和陰跡斥我何乖忤之甚也議即不諧則如蕃地所分不復與貴官等謀我當達吾意旨耳尋撤公使館將皈朝即以電報告其事由政府益修武備（先是中外和戰之議紛起諸縣士族奮励或請一擧以擣清國北京或議曰方今内治未洽安可黷武海外浪費帑藏蕃人已服罪則不若速收兵又引趙宋契丹故事切諷）

新國史略　卷之三　○　二十三

電信條例

歳計界限

第一提督府

警視官制等級

大警視

皇族大礼佩劍制

（之至是支那人羈留我各港者皆變顏相語曰兩國若至啓兵我曹坐受慘苦見剥奪財物必竟殺自危懼我政府聞之告諭曰假令事不得已雖交兵政府不敢害汝等各安堵其業勿有動揺）○是月小樽港札幌間電線落成尋定電信條例○十月改定各廳歳計界限（自七月至翌年六月是爲會計一周年）因頒其條規○置海軍第一提督府於大津村（相模三浦郡）以鹿兒島假提督府爲第二假提督府○更正警視廳職制及等級（廢警視長增置正權中警視大警視爲三等官其以下遞降以至六等少警視以下如故）以警視長川路利良（鹿兒島縣士）爲大警視○是月定皇族大禮佩劍制○定服忌制（服忌有京家武家二制至是下令始用武家制）

服忌制

條約交換

償金

大臣等発北京

○三十一日先是大久保大臣等與清國大臣文祥等往復論辯北京駐劄英國公使（ウヱード）居間調停遂及償金之舉○是日我大臣等至總理衙門乃鈐印約書互交換之文祥曰兩國和好如此爾後苟有侵地等事宜照準條約以處之遂償辦被害難民撫恤銀十萬両臺島修道建房費四十萬両（初償金之議起我邦要三百萬円而清國不聽且甚悪償金之名故和好不協遂欲皈朝決戰而英公使具説諭權限條理於二國大周旋其間至是除償金之名特改爲難民撫卹陣營道路等費用金者蓋對清國大臣大有所用意云）我大臣以下明日發北京向臺灣將撤我兵自上海

新國史略　卷之三　○　二十四

土地名稱

國内回漕規則

下班師之令

致書政府報告其事且使大佐福原和勝皈朝○十一月詔使佐賀戰歿士小出光照（本縣大屬）以下十一人合祀之招魂社○七日更定土地名稱爲官有民有二種尋定國内回漕規則○十一日大佐福原氏皈朝謁見天皇畧奏條約顛末遂詔遣侍從長東久世通禧於臺灣令班師通禧尋發既而米人李仙得及甲世爾等皈朝英國公使亦參朝天皇深慰労之蓋以清國駐劄英公使及李仙得等盡力此擧也先是淑子親子二親王九條道孝德川慶勝以下華士族

大臣都督以下歸朝　征蕃兵凱旋　諸兵編制　大閱兵　金星經過大陽　軍旗親授式　警部補　瓦斯燈　官幣社

官吏平民等請獻軍資金以助征蕃之舉或請從其
軍此日盡嘉尚焉未受獻金未聽從軍○二十六日辨理大臣
大久保利通歸朝明日天皇臨太政官利通奏聞使
事天皇大慰勞之尋西鄉從道以下征蕃兵凱旋於
是蕃地事定上下皆祝太平云或曰此役政府審幾決出師而立談間能
取償金於彼且使深流人再無蕃地暴掠之憂何其勇且智也是雖倚西鄉都督大久保大臣及北京在
留英公使等之力要皆清國武事不備上下無勇耳彼以堂々大國卑屈尫弱何遽如此之甚也○
是月改諸兵編制○十二月七日天皇行幸蓮沼村
武藏豊島郡大閱兵○九日天晴空中如洗是日金星經

過大陽面黑點形如豆子因命裝置測量器械于宮
内省以覽焉先是米佛等天文学士來我橫濱遂赴長崎將實測其狀命海軍文部二省使
我生徒隨行学士以研究其術因築司天臺於長崎蓋金星經過日面之際最便定大陽躔度故天文学
士以本年我邦適觀望之處隊集而來至云○東京名古屋大坂三鎮臺
步兵聯隊編制成行軍旗親授式於内廷明日行東
京臺兵授旗式於操練場○二十日置警部補於警
視廳○勅呂琉球藩三司官及馬兼才與那原親方於東
京○是月始點瓦斯燈於東京自芝金杉至京橋街衢其明
如晝自是漸次建築府下○特以護王神社談山神

株式條例　八年　諸長官奏成績　華族會館始　俳優以下賦金

社爲官幣社又改天日鷲神社稱忌部神社更行祭
典○特賞茨城縣下女子登幾農黑澤信助妻積年勤王安政
中上京就囚志操無歲賜米十石○是年頒鐵道郵船電
信瓦斯鑛山等諸會社株式條例設取引所於東京
及大坂令被行取引所未成○禁米油限月賣買者若設會社規則許准行
○八年乙亥一月四日太政始是日諸長官各上表奏
成績要略工部卿伊藤博文奏國内電線架涉漸成内務卿大久保利通外征事畢專整内治
保全人民之要外務卿寺島宗則各國交際親睦更修信海外以期施政之道陸軍卿山縣有朋近海要
地之砲臺備禦固不可緩因畫其方略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麻呂教育方法遍及遐僻文運邁隆盛因上

所撰年表少内史塚本明毅日本地理提要纂修功竣乃獻書七十七卷大外史中村弘毅繕寫大政典
類二百九十九卷以呈進議長伊地知正治建言位階及歳俸條例權大法官平賀義質改正官制表明
法律等事○十一日華族會館始行會同式此日太政大
臣三條實美宮内卿德大寺實則以下百二十四人
參集大臣實美乃出諭言使書記官朗誦之○定俳
優及音曲諸藝師軍談師等賦金以收納之各有差
等○迎墺國公使將赴暹羅彼政府聞之依囑公
使使工部省四等出仕大鳥純彰大藏省七等出仕
川路寛堂租税寮八等出仕河野通猷等俱隨行焉

皇女降誕　梅宮　種痘所　小学校創立制　屠豚所　英仏撤兵

蓋以暹羅模歐洲政体為東洋諸國之魁也○二十日廢宮内省所置大中少典醫正權大少侍醫及馭者雜掌長等○二十一日皇女降誕（權典侍柳原命婦愛子所生）名薫子稱梅宮○是月定吹上濱離宮西禁苑拜觀規則○時天然痘大行嬰児罹之斃者甚多因設種痘所於府下各區遍令醫官為分苗○定府縣學校創立制乃以公私号區別之且期生徒就學年齡自（満六年止満十四年）○二月廢陸軍省所置造兵武庫兩司○設屠豚場於府下（蓋以屠殺豚於居住地内其臭穢害近傍健康因別設其場）○

廢府縣出張所使其官吏事務管内務省○先是英佛二國將保護條約權理駐留兵隊於我横濱是月二國公使決議照會本國告撤兵之事（其書略曰初我政府要貴國政体完備時其駐兵員以防万一紛擾而貴國際大政更始不生一葛藤者亦由我兵庇護也然貴國政治日整法令益張我兵員亦隨減耗且客冬妖氣將起幸賴皇帝陛下之力立致和議因班我發兵併欲使各國人民共得安寧耳唯要自今交際上益保護權力互洽親睦貴國其諒之外務卿寺島宗則答書曰我國維新以前形勢不平穩因致貴國駐兵之事而我皇帝陛下密張政令親重外交士民亦遵守其旨遂至今日之勢寔藉貴國之力不尠爾後交際益加親密互保護人民是我政府素所希望者況今懇篤来諭且至撤兵之挙豈可不頌我而且乎尋二國班兵）○是月英國海軍大

賜龍影于英將　司藥場　臨時招魂社祭　貿易銀　造船水卸式　移壯丁于石狩　解米穀輸出禁　合祀戰死者於梅崎

將リツチヤルド及士官將皈國命招饗英將等於延遼館天皇賜以龍影皇后宮照影○三月更下令禁寫映天皇皇后宮影以密賣者○置司藥場於西京府下○是日陸軍卿山縣有朋中將西鄉從道等赴横濱觀覽銃槍練○二十二日行臨時祭於招魂社天皇親臨覽馬角力等此日討蕃海陸軍士官兵士等陪從焉改洋製銀貨一圓稱貿易銀○始課煙草稅（自九年月施行）○三月五日天皇行幸横須賀造船場覽清輝号艦水卸式此日市街掲國旗

在港諸艦建列彩旗以為装飾式畢使衆庶縦觀焉○從三位木戸孝允正四位板垣退助並任參議○先是開拓業漸成户口繁殖因定兵隊編制設屯田憲兵是月遣旧館縣及青森酒田宮城三縣士民強壯堪兵役者於石狩國札幌郡令擧家移住焉尋更定開拓使官等職制○北海道電線落成尋佐賀熊本間電線亦成○解米穀輸出禁○二十二日勅合祭佐賀追討及臺灣處分之際士卒戰死者於梅崎（長崎縣下）埋葬地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祭主是日遣

地租改正事務局

勅使式部助五辻安仲以行祭典使死亡者親屬縱弔拜焉○置地租改正事務局於内務大藏兩省間使掌管關地租之要務○置司藥場於大坂府下○開拓使敎頭兼顧問米人（ヒ子ラル、ホーレス、ケプロン）久竭力開發漸至就緒期滿將皈洋天皇御宮内省賜謁見勅曰朕曩聘汝使從事開拓汝能補佐長官黽勉盡力故事業獲其要漸次趨進歩朕深嘉尚之他日致全道繁殖爲國家之大幸所不容疑今也期滿將皈朕特表汝功劳併望將来洪福○琉球藩三司官池城

師範学校規則　植物園　車税　墨水行幸

親方與那原親方幸池親雲等亦謁見○是月頒布小學師範生徒入學規則蓋欲使學科成業者任用各校訓導職也○改小石川藥園（文部省所轄）稱植物園以湯島博物館書籍館併之博覽會事務局○更定蠶種製造組合條例及會議局規則○尋定車税（本年四月施行之）○四月天皇行幸墨水臨德川昭武邸（邸在小梅）覽其祖先光圀及父齊昭遺書深感賞其積年竭力國事因勅曰朕親臨觀光圀齊昭等遺稿追思其功業汝昭武能紹遺志益加勉勵又召見齊昭生母瑛

貯金預局　勳等賞牌

相院（九十六歲）賜以綿帛等物（瑛相院尋卒）○皇后宮行啓墨水臨細川護久邸（邸在橋場）○皇太后宮行啓江島鎌倉○八日設貯金預局使小民得預金十錢以上以爲產業資本因定其規則（自本年五月各區郵便局掌其事務漸次將施行各府縣）○十日定勳等賞牌制凡爲國家有勳績功労者分其等級使佩用賞牌○十四日廢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勅曰朕即位之初首會群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國是求萬民保全之道幸賴祖宗之靈與群臣之力以致今日小康顧中興日淺内治未全朕乃擴

元老院大審院　修史局　禁官吏商法　破船漂流物規則

充誓文之意更設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審判之權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漸建憲政体欲與汝衆庶倶賴其慶汝等體朕旨務一洗旧習有所翼賛○是日併式部寮於宮内省又改左院歷史課稱脩史局○二十五日置元老院於左院跡定其官制（議長副議長議官爲一等官地位大書記官爲四等官自餘准之）○下令禁官吏商業○是月定内國破船及漂流物處分規則（自本年六月施行之）○大藏卿大隈重信上本年前半歲入出豫算會計表○内務卿大久保利通兼任米

廢明法寮
判事等級
行幸熾仁邸
廢兵学寮
撫恤琉球藩

國博覽會事務總裁。○五月二日、廢神道各宗合併教院、更使遵奉教則、以各自布教。○四日、廢司法省中所置明法寮、改定檢事官等。又廢正權大中少判事及解部、更置判事、判事補（判事一等至七等、判事分為四級、定官等）。○是日、天皇行幸二品熾仁親王邸（邸在芝濱松町）。侍講福羽美靜扈從、作文叙其盛事以獻焉。○廢海軍省所置造兵武庫兩司。○廢新治縣、分其所轄、併之千葉茨城二縣。○廢陸軍省所置兵學寮。○置大審院於明法寮跡、更定其官制。○撫恤琉球藩漂流罹慘毒

上等裁判所
控訴上告
出張郵便局

者、給米千七百石。且閔航海遇難者、特賜船一隻、乃分遣熊本鎮臺以保護藩内。○以特旨使三品王伏見朝彦復仁孝天皇猶子、再為親王、尋任神宮祭主。○定大審院諸裁判所職制章程。置上等裁判所於四所（東京、大坂、長崎、福島）。尋定控訴上告順序（凡府縣人民不服裁判初審、求再訴覆審者、謂之控訴。凡事止民事、不及刑法、而不服各裁判終審、抵大審院、以求破毀者、謂之上告。凡所上告者、不過裁判踰管理權限、或聽斷非定規等事。因顯有所須、布民事控訴略則、更設控訴上告規）則。○改驛遞寮大坂出張所、稱出張郵便局。○是月、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米國博覽會事務副總裁。

習志野原行幸
秘魯國條約
割樺太島于魯國
官幣社序次
越中島行幸

○天皇行幸習志野原（在下總）、覽步兵野營演習、又試射砲演習于下志津原。○與秘魯國始交換條約。○魯國駐劄全權公使榎本武揚、遂決割與樺太島（我日本南部、與魯西亞雜居地）於魯國之議。尋魯公使乘軍艦進至新領地樺太、送自國罪徒以為殖民、使堀島内石炭、各就其業。○勅定別格官幣社序次（談山神社、護王神社、湊川神社、建勲神社、豐國神社、東照宮、此六者稱為別格官幣社）。○六月七日、天皇行幸越中島、試覽鐵板砲擊。○定金穀貸借辨償法、頒其條則（自本年十月施行之）。○十日、參議伊地知正治任一等侍講。○

内務省六局
地方會議
開院式

廢内務省所置各局、更分為六局（第一庶務、第二記錄、第三翻訳、第四用度、第五主計、第六博物館、職務仕復）。○以邏卒準等外吏、定其等級。○二十日、先是、將開地方官會議、以東本願寺（淺草）為會議院、參議木戸孝允任其長官、復召各地方長官。是日始行開院式（所議條件、道路、隄防、橋梁、地方警察、地方會議、貧民救助方法、小學校設立、保護等、而限各府縣管内區戸長及開民會所撰擧之議上兩三名、使其許傍聽）。天皇率文武百官親臨、乃勅諭曰、茲開地方會議、告汝各官。朕思經國治民不易、深望公議衆論、曰已久矣。今汝居各地重任、親知民情、誠能同心協力、以定律法

議事始

務使議論異同要旣其一專爲衆庶圖公益則斯會將開國家無窮之洪福汝各官其體斯旨議長議員以下拜受勅書奉戴盛意式畢還御○二十二日議事始（自午前十時閒至午後四時）許華士族官吏及平民等傍聽是日議以地方警察及議案五條中官民費區別等事（凡會議之法式議長先條擧議問及議案書記官乃朗誦之而各員發論問答陳其所見異同或論旨分數既式辨駁至反對異使折衷其原案以旣再衆議議長從其可否多寡乃決議之爾後亦同）勅議員曰去年五月將與地方官會議既定召集之期而外事方起國家多端不得已而中止今玆再擧前業議員悉来會焉朕甚嘉之然事係新創未得實踐之則以是汝等相偕協同經始以深創業之源且收會議功效更長人民幸福之流汝議員等其欽諸○二十三日會議警察官員邏卒配布法○二十

議院臨幸

七日天皇臨幸議院親策問道路橋梁等議○廢大

營繕司

祓式改准神祭式○置營繕司於工部省○新定讒

定讒謗律

謗律頒其條例更定新聞紙條例○改正文部省所置督學局官等及許飜刻文部省藏板書籍○七月

親問地方事

一日天皇行幸延遼館召見會議地方官及議官等親問地方事状時渡邊昇神田孝平楽原和摘本正隆岩村高俊藤村紫朗中島信行等各條奏其所部景狀及物産地利等事天皇大慰労之因賜酒及物

法制局

且使縱觀禁苑○是日廢法制課更置法制局○二日會議河港道路修築規則（此日幹事神田孝平設小會議警察課中邏卒名[illegible]設[illegible]概算因起[illegible]準警視廳以改稱巡查之議衆員多可之呈其議於木戶議長議長奏上之）四

元老院開院式

日會議堤防豫禦水害方法○是日始開元老院天皇臨御乃勅諭曰朕曩以告衆庶設元老院廣議立法之源乃使汝衆議官爲立法之官尚汝等各一心

力竭其職任允圖上下之康福寔國家無窮之休也欽體斯意擧揭示其條例於同院○七日天皇及皇

博覽會行幸

太后皇后兩宮臨幸山下博覽場覽澳國土産器物及製造測量等具○是日會議堤防法及地租漸次改正等○八日會議全國民會公選法遂決以區長與府縣會以戶長起區會之議尋定民會議長及諸員選擇之制奏上其議案○十七日行閉院式天

閉院式

皇臨幸乃勅諭曰玆會議既畢朕深嘉汝等能盡職竭議若所奏衆議更徵元老院朕親裁之汝各官自

窮民救助規則　用皇帝称呼　准刻局 衛生局

今往就常職益盡汝力以贊國治議長拜受勅書衆員亦奉戴聖旨乃退是日下令各地方漸次開設町村會議乃任地方之適宜因頒其條則○置篠路驛於北海道石狩國札幌郡以定其里程○改窮民救助規則掲載縣治條例中○福羽美靜任教官無二等侍講○締盟各國君主凡公文中一用皇帝字稱呼之如米佛其他共和國則稱以大統領因頒布其例式○自今除官報公告之外禁論叙政務於新聞紙○内務省分第三局事務更置准刻局衛生局○

度量衡改正　儀則課　天津領事官　地價收税　魯帝裁判　出板條例

東京裁判所（八代洲岸）建築始成令轉徙開廳焉○八月定度量衡三器發行規則因設製作場於各府縣下（自九年三月令發賣改正新器且禁從前旧器）○徙福島上等裁判所於宮城縣○置儀則課於正院○置領事官於清國天津○定海軍退隱令設其方法○更正府縣市街地價（收税地租凡例改百分之一為百分三）○徙酒田縣廳稱鶴岡縣○先是秘魯國與我政府生爭論（マリアルーツ事件）事不决因託審断於魯國至是魯帝（アレキサンドル第二世）親裁之乃判爲我國處分大有理者○九月三日更定出板條例（令）

金禄制　媒助法

（欲刊行圖書者要不碍他人之事因改府吏與三十年間專賣免状是為板權）○以正院中所置印書局屬之大藏省○置出納寮於仙臺（陸前）小倉（豊前）二所○八日定租税賦金制使賦課全國（凡羅收入大藏省以供國費者為國税謂諸税及賦金以供地方費用者為府縣税）○置東京裁判所支廳各小區○立金禄制頒布其方法（凡華士族平民家禄賞典禄自今廢米額称呼平準各府縣凡三年間貢納定價換為金禄以支給之）○召農學士津田仙於赤坂離宮令施媒助法於御田稻種天皇及皇后宮觀覽深賞其精巧○十五日白耳義國公使来朝上國書乃謁見○二十日以地理寮中所

廢内外史　圖書寮　朝鮮海路測量

置地誌課併正院修史局尋存法制修史二課廢内外史本課及諸課局更置大史權大史少史權少史廢内外史官○改正陸軍武官表○尋置圖書寮於内務省○二十八日先是將研究朝鮮海路我雲揚艦發品海自對馬國直赴韓海投錨釜山灣尋丁卯艦亦發對馬而入灣測量既而雲揚艦士官三名上陸會有朝鮮亜官誇言失禮之舉於是艦長等協議接見土主官詰責其罪論議數日土主官大屈遂罰亜官以謝未幾同艦發韓海還長崎港是月十二日。

韓人砲擊

再發同港碇泊五島經韓海過濟州沿東南海岸回西海將赴支那牛莊邊十九日過江華島（即京城傍河口）假投錨其沖（自地方相距二里許）先放小舸二艘以測量港內淺深將向陸路適過碩臺下忽有韓人砲擊我小船者船士大愕將上陸以問其事由而韓人發炮益烈我船士不得已亦發小銃應之戰數刻彈丸交注既而大雨驟至小船急回棹退本艦側而韓兵發炮猶不絕翌日艦長井上某問衆曰可退乎衆皆奮曰彼浪砲擊我我輩何避退唯當勇進以勦韓虜耳於是

灣淺

入永宗城

艦長下令直將回艦過陸會灣淺艦膠不得進因使士官等遙目碩臺發巨熕彈丸達其砦中是地多小嶋嶼水勢奔激潮流甚急乃自東南下二里許而投錨二十二日昧爽我士官等議將襲擊永宗城先載海兵水夫二十餘人於小船掉至城東門直令上陸韓兵望見之自城上齊發矢丸我水夫二人遂爲所射斃時中尉小笠原某少尉角田某等先衆超下城堭躍入其中自排東門鳴喇叭下進擊之令我海兵相踵吶喊進攻本艦連發巨熕方急我兵分路又轉

韓人降

向南門縱火人家會風起煙焰漲天韓兵驚擾皆謂大軍全入也猝破西門一角爲奔逸之計而我兵撤門外橋板斷走路韓兵狼狽殊甚乃蟻附西南斷岸將遁松山島各脫衣入海中時海潮大漲韓兵不易泅逸逡巡間我兵追踵遂狙擊二十二人斃之溺死者亦多其他韓兵所伏匿山林者數十人畏怖乞降於是井上艦長徐自本艦上陸巡視城中獲大小砲刀槍及甲器等命降虜悉令搬致艦內且建國旗于城上更置戍兵守備焉既夜我士官等置酒甲板上

皈艦長崎

大舍人

華族會館行幸

以慰勞海兵其明日陸地閴然不復聞軍馬之聲船長等相謂曰唉韓兵尩弱不足爲敵也即拔錨間六日還長崎港是日直以電報告事東京先是政府欲修兩國交誼遣理事官森山茂於韓地時茂還在長崎政府聞韓人發炮之舉急命茂再赴釜山港茂乘春日艦直發長崎時十月一日也○十月廢正權大舍人更定官等置大舍人二十名○以内務大丞河瀨秀治爲米國博覽會事務局長官○天皇臨幸華族會館（永田町）乃勅諭曰朕曩有所告諭汝衆能体朕

大砲彈射

旨會合同志創立斯館以圖報効國家朕甚嘉焉汝衆爾後從事此館協同勉勵研窮學術以端汝履行齊汝家道能期志於宏遠永有所竭皇室又勅大臣曰汝職務餘暇允体朕意使衆華族以圖就途是日開議會尾崎三郎進講英國議院濫觴○是月命海軍省試檢大砲彈射於品川海○十五日米人ウヰリヤムス謁見天皇乃勅諭曰曩朕聘汝任我大藏顧問專補理收稅理財多年于茲汝倚黽勉之力大得裨益嘗我政府募公債海外汝與我理事官偕航歐米兩

府縣警部

島津氏板垣氏辭職

商法講習所

洲乃扶掖整完其功居多朕殊嘉尚焉今汝告期滿皈洋朕切望汝航海無恙永保有將來之幸福○二十四日置鬼鹿驛於北海道天鹽國留萌郡以定其里程○府縣官中始置警部定其官等職制又改邏卒稱巡査○二十七日左大臣島津久光參議板垣退助並有所建議言不行因上辭表即日罷其官○是月廢大坂紙幣寮令管其事務於東京本寮○尋廢内務省中所置准刻局併事務於圖書寮○立商法講習所（先是商法衰耗物産不繁殖人民益疲弊森有礼憂之有講習所設立之挙東京會

實彈射的

徴兵令改正

魯國結約

定海陸軍官服

議所乃寄附資金是月建築始成因聘米國商法学士ホウヰツニー為教師憑歐米各國於商法上所講習科令人民一般使講究之益諳通商真理以為富國之基礎）○十一月使巡査試實彈射的於上野山内○改訂徴兵令使頒布府縣○申禁贋惡藥品之販賣使三府司藥場調査而後用之○十日遣驛遞頭前島密於支那上海尋以森有禮爲特命全權公使使駐剳北京府○是月始結千島樺太兩島交換條約於魯國○改正書籍館（文部省所管）規則尋使淺草文庫蒐集和漢西洋典籍許人民縱覽○定海軍武官及文官服制尋制陸軍後

檢事局

營繕寮

寺社逓減祿制

備軍官服概則○十八日定盤前福島兩縣管下國郡境界以別其管轄○二十二日置檢事局於東京裁判所尋徙水澤縣廳於陸中一関改稱盤井縣○二十五日置幹事於元老院定其職制又以内務省中所管驛遞寮爲一等警保寮爲二等更以工部省中工學寮爲二等別置營繕寮○置大少丞權官及筆生省掌等於各省○改正大藏省職制章程以租税造幣爲一等寮以紙幣出納統計檢査國債記錄爲二等寮○更定寺社逓減祿制（自本年廢米額称時換金禄支給之）

女子師範学校　警視六方面　田漕貨物條則

其法如華士族例○二十九日先是將興女子師範學校皇后宮大嘉尚之召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麻呂親諭曰女學幼稚教育基本不可忽諸乃出內庫金以爲建築之資既而建築告成此日皇后宮行啓行開業式教員督學等各上祝詞賛稱其盛舉○三十日廢縣治條例更定府縣職務章程○十二月以宮內省中所置式部寮更屬之正院使傳宣叙任一切之事○廢府下警視分廳從其管轄區域分之六方面改稱警視第幾方面幾署○改正田漕貨物條則○九日

遣大臣於朝鮮　祭拜式　閲兵　浮標　九年　大臣以下發東京

以陸軍中將兼參議黑田清隆爲特命全權辨理大臣發遣朝鮮國○廢小田縣併之岡山縣○改正海陸軍刑律條例○十三日置裁判所於鹿兒島山口高知三縣○二十日定伊勢大廟及官國幣社諸陵等祭典拜禮式殿上式必用祭服坐礼庭上式必用礼服立礼○二十七日天皇行幸雜司谷村覽陸軍兵備式○是年始置浮標於諸國海峽蓋欲使審海岸碇泊標表也○九年丙子一月四日大政始是日諸長官各上表奏前年成績○六日辨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大臣井上馨乘玄

府縣教育會議　管長　賣淫罰則

武艦發東京直向朝鮮國尋以大坂爲征韓本營設事務局於赤馬関置兵八大隊豫爲軍備陸軍卿山縣有朋亦尋發○十日開第一學區府縣教育會議以昌平館爲議事場頒告其章程規則○十二日廢神道東西部更以教正爲管長○是日陳列米國博覽輸出物品於延遼館天皇及皇后宮臨御親覽焉○十六日横須賀造船場傭教頭佛人某氏期滿將皈國是日招饗佛人某氏於延遼館以慰勞之○禁開商鄽於皇城接近地因畫定區域○定賣淫罰則

芝離宮　代言規則　區務所

先是政府以隱賣女屬分之事委警視廳因設懲戒規則且癈改正律領私娼衒賣條始設電線於皇居架之警視廳○更正開拓使邏卒長以下官等以警部長爲八等以一等警部爲九等其以下準之尋置七等警部於府縣○二月新置離宮於芝濱崎街稱曰芝離宮○定海上衝突豫防條則更正陸軍省教部省職務章程○徙白川縣廳於飽田郡熊本改稱熊本縣○定代言人規則自本年四月以後不経司法官免許者不得輙任代言○置區務所定戶長書記等員○二十七日先是黑田井上兩大臣赴韓地與韓廷大臣等論辨

韓地和成　大臣以下皈朝　小学師範学校　行遥拜式

客冬砲擊之舉。大臣遂謝其無狀。更講平和。此日和成。両國假交換條約。明日大臣以下發江華灣航還赤馬関。直以電報告事東京。三月五日。大臣以下皈至。即日參朝。天皇御太政官。聞其復命（其條約大略、開港三所於韓地、以自由貿易、救助漂民、測量海岸、置公使館於王城、互派遣官吏、鎮撫國民等、凡十一條）。於是我國無出師之憂。人心恬然。未幾山縣有朋撤馬関兵而還。○三月。置裁判所於鶴岡縣。○十日。小學師範學校建築既成。是日行開業式。○十五日。禁以洋製墨汁書公文者。○二十三日。天皇親行神宮遥拜

申禁佩刀

及神殿親祭式（蓋以大臣皈朝復命已畢也）。時各國公使等以朝鮮事詣奏上祝詞。明日。天皇行幸芝離宮。招延各公使以賜盛宴。大臣參議以下外務長官悉陪宴焉。○二十八日。禁常人佩刀（凡着大礼服或軍人警察吏等着制規服者特許用佩刀）。其他一切嚴制止之。○是日。參議木戸孝允自上辭表。因免本官。更備内閣顧問。官階如故。副議長後藤象二郎亦上辭表。尋被允。○是月。天皇幸飛鳥山。臨木戸孝允之別邸。諸大臣悉陪從焉。○四月四日。天皇召議官柳原前光及米人李仙得等於内閣。賞臺灣處分之

官吏懲戒例　警察會議　足柄縣以下廢置合併

功勞賜金及賞牌。○十二日。定官吏懲戒例（凡懲戒法為三、第一譴責、第二罰俸、第三免職）。因廢改正律例中官吏係公罪者。○十七日。廢内務省中所置戸籍・警保・圖書三寮。○是日。開警察會議於警視廳。川路利良為其議長。各區戸長等相集議。專盡力於地方民治。後以為例。○十八日。廢足柄縣（併伊豆國於静岡縣、相模國於神奈川縣）。廢奈良縣。併之堺縣。廢度會縣。併之三重縣。廢盤井縣（併陸前國於宮城縣、陸中國於岩手縣）。併宮城縣所轄磐城國於磐前縣。廢新川縣。併石川縣。廢相川縣。併之新潟縣。廢北條縣。併之岡

行幸利通邸　内務局課廢置　上野公園

山縣。又併同縣所轄備後國於廣島。廢濱田縣。併之島根縣。廢小倉縣。併之福岡縣。廢佐賀縣。併之三潴縣。○十九日。天皇幸參議大久保利通邸（邸在霞関、地勢高爽）。一品熾仁親王及諸大臣悉陪從焉。○定檢事官及警部職務章程。○二十七日。皇太后皇后両宮行啓王子紙製場。覽其器械製造。賜金於職工有差。○是日。廢置内務省中局課（新置内局、戸籍局、警保局、改博物館稅局、改庶務課稅局、改用度課為會計課、又廢主計課、改往復掛為課名）。○五月。天皇及皇后宮臨幸靜寬院宮邸（邸在麻布）。覽申樂。○八日。始開上野

勸商局　華族部長　華頂宮薨　定道路制

公園地。天皇行幸伊太利國公使。及各國公使等亦陪行。駐馬其園中。大臣以下長官等悉扈從焉。○十一日。置勸商局於勸業寮。○十八日。議官二品熾仁親王任議長。正二位岩倉具視叙從一位。○置裁判所於宮城縣。○元老院議事始。天皇親臨。○分華族為六部。岩倉具視為督部長。以伊達宗城。久我通久。龜井茲監。萬里小路通久。松浦詮。山本實政為部長。○二十四日。華頂三品宮薨。○是月。定國道縣道里道制。（去歲地方官會議。時有改正國道及諸道之議。事既確定。因頒布之。國道一等廣七間。二等六間。

朝鮮信使來朝　寫真條例　奥羽巡幸

三等五間。縣道四間至五間。里道取其便。自東京達各港者。為國道第一等。達伊勢宗廟者為第二等。達各縣廳及鎮臺者。為第三等。）○六月一日。朝鮮國信使來朝。獻其方物。謁見天皇。尊招饗信使及上官於延遼館。三條大臣以下悉陪宴焉。使信使等巡覽海陸軍省及文部工部諸寮局。○置議員主事於正院法制局。○定寫真條例。（自今映寫人物山水。以欲專賣者。政府更與五年間專賣免狀。是為寫真板權。）○是月。大坂西京間鐵道落成。（自本年七月運輸開車。）○以外務大丞宮本小一為理事官。發遣朝鮮國。○二日。車駕北巡。先是奥羽之地僻在東陸。建國以來。未曾有巡

幸之典。時天皇勵精求治。將親問衆民疾苦。及州縣事狀。是日車駕發東京。右大臣岩倉具視。内閣顧問木戸孝允。及宮内省長官侍從侍醫等悉扈從焉。此日越千駐驛。次草加驛。士民遠近相聚。伏道傍。絡繹不絕。三日車駕發草加驛。越加茂驛。覽村民插秧。午後次幸手驛。召埼玉縣令白根多助。親問縣下民情。四日車駕發幸手驛。御稻荷丸。下利根河。越古河町。次小山驛。召茨城參事本山親英。親問縣民事狀。親英上縣治一覽表。詳奏上焉。五日車駕發小山驛。

祭日光山社

越石橋驛。遂次宇都宮驛。此驛戶口繁盛。為奥羽街道之第一。設東京鎮臺分營。天皇幸兵營。覽大隊運動式。是日詔遣使栃木縣下招魂場。賜祭粢料。且告曰。戊辰之役。兇賊鴟張。汝等為大義致軀命。暴尸亂軍中。朕今東巡。親歷不堪追悼。仍弔祭焉。又遣人於蒲生君平。高山彥九郎墓碣。（在栃木驛中。）賜祭粢料。蓋追懷二人勤王志操也。六日車駕幸二荒山。覽東照宮殿。及大猷廟等。遣侍從長（米田虎雄）於二荒、東照兩社。以納金帛代祭焉。（此日雨。駐輦二日。）八日龍駕抵中禪寺。觀

華嚴瀑布等九日午後還幸宇都宮是日薰子内親王薨訃音自東京至因駐輦一日十日召杤木鍋島縣令親問縣内事狀縣令上縣治一覽表及地圖十一日車駕發宇都宮驛向喜連川晚次佐久山驛十二日憩新園村牧畜會社觀馬群遂次蘆野驛十三日車駕發蘆野驛此地路險不便行步御板輿遂次白川驛臨其城趾親覽戊辰戰地遣人吊殉難人墳墓賜祭粢料時縣下村民牽產馬數百頭放之曠原供天覽参事山吉典奏上牧畜方法十四日車駕發白川驛憩矢吹驛次須賀川驛是日亦吊祭福島縣下殉難人墓賜以金幣十五日午後御馬車臨幸驛内產馬會社覽駿馬鞭試又遣岩佐侍醫等於病院令撿視之十六日車駕發須賀川驛憩郡山駅巡視荒地開墾遂次桑野村驛召中山參事中條權参事親問開墾成績因賞開成社長阿部茂兵衛以下三十人勉業以賜金若干初木戸顧問扈從北巡深留心於民事前日在埼玉縣幸手驛見民出其力大築新堤在福島縣見八田部某等借官金三千円盛開牧場又過郡山見門部某鴨原某等出力結社開墾荒野實與宿論合心甚快之且自謂東京毎架一石橋或費三万円毎築一官舍

或費五万円而人皆不怪焉若分之四方使之就經營則其興公益果何如也則知緩重於中央者非今日政務之所宜也感慨不止因奏意見且作詩二首以供天覽云十七日車駕發桑野村驛憩郡山中學校午後次二本松驛巡視其旧城十八日龍駕幸製絲會社親覽製絲紡織二場女工命俾映寫其景狀十九日午前車駕發二本松逢雨次福島二十日幸福島縣廳召中山某等親問縣内事情人民疾苦等巡視民刑各課又召磐前縣令村上光雄置賜縣令新莊厚信若松縣令岸良俊介等親問縣内民治幸小學校試生徒賜以萬國地誌略二十一日龍駕臨半田銀山鑛場覽坑内吸水機鉄石運揚機及諸器械召鑛山代理吉田市十郎問鑛業方法賜金特賞其功二十二日車駕發福島過瀨上桑折二驛向奥羽街道午後次白石驛小學校校各處所新築者因為行在所覽管下名產生糸絹紬延紙等皆先年所輸出澳國博覽會者及古器物數品後鳥羽帝宸翰佐藤忠信幟東照公賜本多忠勝物源右府所贈相馬之旗其他名將勇臣遺墨等若干茲地有世良脩藏墳墓戊辰之役追討賊徒斃於國難天皇深追悼之遣使於其墓賜祭粢料其他殉國死事者亦悉使賜金帛祭焉二十三日車駕發白

石巻大河原驛次岩沼驛先是内務卿大久保利通同石井權大丞等巡回栃木若松福島山形置賜磐城鶴岡之七縣是日詣岩沼駅謁行在所二十四日車駕發岩沼憩増田驛遂次仙臺陸軍少將大山巖及宮城鎭臺佐尉官以下率歩兵一大隊奉迎此日召見鶴岡縣令三島通庸山形縣薄井參事親問兩縣民事二十五日龍駕幸宮城縣廳巡視民刑二課臨英語學校召見教師英人リツトル米人グールト手賜帛一匹賞其勉勵學事是日伊達菊次郎旧領主伊達慶邦二子請拜天顏乃賜謁見二十六日龍駕幸鎭臺本營覽練兵觀

博覽會列品中有支倉六右エ門畫像係西人所繪西班牙叙拜耶蘇極古雅蓋慶長中伊達政宗嘗使支倉與横瀬監物二人探視南蠻意在経略南蠻諸國將軍秀忠嘉其志出舟子助之兼贈諸物支倉等居南蠻八年横瀬及舟子等皆死支倉獨携其國王答書及贈遺之物而皈弁有肖像政宗大感賞之及騎射旧藩士族小栗大六郎以下十二人試騎射宮城公園賜金賞之祭三好監物吉田大八牧野茂敬等戊辰之役首唱勤王孤立賊中終為所壓制自屠而死墳墓賜祭粢料二十七日幸松島瑞岩寺二十九日御舩詣塩竈神社覽多賀城趾再還仙臺三十日午後車駕發仙臺過北田驛次吉岡駅七月一日車駕發吉岡驛過駒場村逢雨次古川駅二日車

駕過高清水驛觀馬群次筑館駅三日車駕憩金成學校次岩井驛四日車駕幸中尊寺及白山社覽古器物次水澤驛五日雨車駕憩黒田尻駅次花巻村六日車駕憩郡山驛次盛岡驛七日龍駕在盛岡駅午前幸岩手縣廳親覽各課縣令島維精奏事務成蹟遂覽民刑兩廳幸仁王村小学校權參事廣瀬範治先導合生徒五百人演習体操多女生徒轉幸勸業場覽養蚕所製絲場午後幸八幡坊八幡社觀馬群遂覽縣人競馬憐旧藩士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

死事召其子賜祭粢料其餘殉國者亦賜金幣此日光興寺村民木村三五郎祖母滿多年一百三請献其手製大豆特嘉納之賜錢帛八日車駕發盛岡憩澁民驛次沼宮内驛賜岩手縣下諸村罹水災者金一千九百五十圓此日士族南部專次郎平民新田政章出其家所傳南朝勅書口宣數十通以供天覽賜二人金若干俾保存之九日午前車駕過中山村親覽民間粺飯蕨餅等物過七時雨驛吃雪午後次一戸驛十日午前車駕過末松山憩福岡驛親覽半毛

布神宮小保内孫陸所創製名泰平織經用木綿緯用羊毛云午後次三戸驛。十一日。車駕發淺水驛。次五戸驛。十二日。車駕發三本木村。賞故盛岡藩士新渡戸傳開墾荒土。召其子賜金五十圓。適谷地頭。觀旧會津藩士廣澤安任牧馬。召安任。賜之座。賜金五十圓。午後次七戸驛。觀馬群。十三日。次野邊地驛野村治三家。治三屢救貧民。及納金於學校。因賜金賞之。十四日。車駕發小湊驛。午後至青森。次蓮心寺。十五日。車駕幸青森營所。觀治兵。幸小學校。覽生徒体操。午後幸縣廳。使木戸觀問

視病院。賜英語學校及小學校生徒數十人金各有差。此日參事鹽谷良翰上祝詞。賀北巡盛典。十六日。午前天皇駕明治艦。發青森港。春日清輝丁卯高雄等諸艦從焉。午後達箱館。幸開拓支廳。及[illegible]學校。召開拓三等出仕杉浦誠。具問管下事状。又召英國領事官[illegible]賜謁見。此夕明治号以下諸艦皆點紅白鬼燈。高艦背斜列燈。艤不知其幾千。火光閃々。映射海面。諸艦及[illegible]函館豪商等。放烽火。以供天覽。至夜半乃[illegible]十七日。午前幸裁判所。巡覽民刑各課。遂幸龜田村。經桔梗野至七重村。親覽草木牛羊。午後抵五稜郭。覽伐氷

機械。乃還。幸協同學校。召蝦夷六七十人。賜酒及煙草木綿。男女欣躍拜舞。此日。遣使賜山形秋田二縣戊辰歲殉難人墳墓及箱館招魂社金各金二十五圓。十八日。午前幸砲臺。遂御明治艦。發箱館港。此日。天晴風順。海上僅開二日。龍艦還横濱。報至。二十一日。親王大臣以下。皆奉迎横濱。皇后宮親迎天皇于新橋驛車場欄外。勅奏官及華族。整列左右。天皇與皇后相見。乃登層樓。就玉座。午前還御皇居。賜親王大臣百官及華族牛酒。此日。御瀛車連中下等房聽

衆庶同乘。農翁田嫗。戴笠曳杖者。挨次自車中出。衆皆感激伏拜。或至流涕云。或曰。龍駕之北巡也。親問黔黎之疾苦。自省稼穡之艱難。[illegible]撫。[illegible]拚辟謳歌。以比旱雲時雨之臻也。[illegible]神武天皇東征。鑾[illegible]於中土之後。列聖繼承。雖有[illegible]巡[illegible]之舉。而若遠出畿甸者。亦罕所聞焉。小[illegible]陸與也。其功績頗偉矣。然亦非[illegible]九五之位者也。然則万機之暇。親巡狩於北陲者。則以我明治皇帝陛下。爲嚆矢焉。古書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況今廢封建之制。四海一家。率土之濱。莫非皇帝之赤子。巡而撫之。實方今之急務要。[illegible]其[illegible]九重之中。如往時乎。我皇帝陛下之一巡。自[illegible]始者。蓋有見于此者。非邪。而百官草吏。追隨六龍。不厭[illegible]霖溽暑之侵。遠[illegible]蠻煙瘴霧之境。而一無疾病之患。疲痛之嘆。[illegible]既入京城。京城士民。亦掲國旗於門。舉賀觴於堂。欣々以相慶焉。豈可不謂千載未曾有之盛事哉。○尋遣太政大臣三

廢合縣

條實美參議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寺島宗則至于北海道使其派塗巡歷奥羽朝廷爲北陸屬於是可見矣〇廢筑摩縣合飛驒國於岐阜縣信濃國於長野縣移熊谷縣廳於上野國高崎改稱群馬縣廢濱松縣合靜岡縣廢若松磐前二縣合福島縣合磐城國三郡於宮城縣合其敦賀郡幷若狹國於滋賀縣廢鳥取縣廢飾摩豐岡二縣合播磨但馬二國幷丹波二郡於兵庫縣合丹後國幷丹波天田郡於京都府廢三潴縣合肥前國於長崎縣合筑後國於福岡縣合福岡縣管轄豐前國宇佐下毛二郡於大分縣廢

家祿公債

宮崎縣合鹿兒嶋縣廢香川縣合愛媛縣廢名東縣合淡路國於兵庫縣阿波國於高知縣〇改家祿賞典祿永世一代或年限給與之制令自明治十年發行金祿公債証書一時下賜之〇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寺嶋宗則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巡視北海道〇内務省中設授産局〇班斷罪証據法八條曰被告人與誠白狀二曰被告人及其他書簡若手筆文書三曰官吏撿視記四曰証左及備考陳述五曰法廷所任監定者報告六曰証據物品七曰徵驗曰推測事實曰顯跡八曰法律上推測據此八証斷罪唯在法官信認如何〇是月皇后浴箱根温湯〇九月改府縣

裁判所置地方裁判所於東京横濱栃木浦和愛知靜岡新潟松本京都大坂神戶金澤松山高知松江岩國青森一關米澤函館長崎熊本鹿兒嶋二十於廣嶋浦和裁判所於熊谷一関裁判所於仙臺米澤裁判所於福嶋又移栃木裁判所於茨城改稱水戶裁判所〇天皇勅議長有栖川熾仁曰朕今欲根據我建國之體例斟酌海外各國之成法以制定國憲汝其起草案以聞朕將擇之〇三十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等自北海道還至天皇使侍從高辻俊良迎之于千住驛右大臣岩倉具

熊本賊起

視宮内省一等出仕木戶孝允等出迎之〇十月改定皇族大禮服制〇設賞勲局于太政官以待有功以參議工部卿伊藤博文爲局長〇是月二十四日夜熊本縣賊起火兵營暴殺將校及縣令參事即夜營卒返戰擊平之初縣之士族上野謙吾加陽栄太郎大野鐵平等常敬鬼神唱尊王攘夷之說稱神風黨及聞廢刀及斬髮之令益憤悶不置此日夜分合士族二百餘人襲鎮台營及縣令參事之邸殺少將種田政明中佐高島茂德大島邦秀及大尉某軍吏醫等十一人兵卒死者二百二十人傷縣令安岡良亮殺參事小関敬直屬吏增田某等十三人縣令以創卒此夜以事起倉卒台將不及赴營台卒不及統兵賊徒襲營及私邸放火亂斫以故鎮台將卒死傷縣多令及參事等亦被死傷既而臺兵返擊則謙吾栄太二人並死鉄平與黨與數人伏刄而死其餘死

秋月賊起

萩賊起

者可七十人殘賊奔竄畧盡後川間處々有自死者餘皆縱捕數時。秋月賊起。兵應
熊本遣內務少輔林友幸陸軍少將大山巖等鎭之。
先是小倉分營兵擊秋月賊。賊魁今村百太郎藍田
靜方等一敗逃竄。獲百太郎靜方等。二十八日。山口
縣士前原一誠橫山俊彥。與平謙輔等。亦集合黨與。
劫兵器奪公金。據萩。遣陸軍少將三浦梧樓等平之。
廣嶋鎭台聞警出兵二中隊向萩進與賊遇砲丸雨注諸處火起三日夜不絕官軍有死傷捕賊魁三名退到山口賊進到觀音橋據土塘既而三浦少將到萩以萬谷為本營乃使別軍繞出石雲之間十一月六日合諸隊過觀音橋三面合擊砲声如雷賊不支而退賊分其兵為三返戰到玉江橋遂潰走先是一

東京思案橋

誠等既敗乃遁出雲就俘于瓜生港二十九日。舊會津藩士永岡久茂。
遙應一誠。將襲攻千葉縣廳。而舉兵與從賊十二人
到東京思案橋。索千葉航路。警視廳縱而捕獲之。賊
揮刀抗之。警部補寺本某等三人死之。初前原一誠
以戊辰功勞。被罷遇官至參議位屛從四位。然猶不
悅辭職歸國。至是鼓動俊彥等舉兵。詔褫位號尋斬
一誠俊彥謙輔百八郎靜方久茂等。徒役二百三十
四人。其餘有差。○十一月。皇后行啓京師。○十二月。
三重縣茨城縣土冦蜂起。皆由不悅石代金納云。○

十年減租

皇太后行啓

節減定額

十年丁丑一月四日。詔曰。朕惟維新日淺。中外多事。國
用實不貲。而念兆民猶在疾苦中。未被富庶澤。曩改
正租稅法。以地價百分之三為公租。使無偏重。又
親察稼穡艱難。深念休養之道。更減租額為百分之
二分五厘。有司宜痛節減歲出費用。以贊朕意。太政
官令曰。地租減額費用節省。有聖詔。自今民費賦課。
不可超過正租五分之一。○十一日。皇太后行啓京
師。○減正院元老院及諸省定額。廢教部省警視廳。
付其事務於內務省。廢各省中諸寮。令各省長官適

宜設局。掌管其事務。廢正院之稱。及正權大少史主
事法制官以下各省大少丞以下。置書記官屬官。自
四等至七等為奏任。自八等至十七等屬官十等為
判任。○頒自九年七月至本年六月會計豫算表。○
定賣藥規則。○大藏省中置租稅関稅撿查國債出
納造幣紙幣記録九局。○內務省中置勸農驛遞警
視勸商地理戶籍社寺土木衞生圖書博物會計庶
務十三局。○工部省中置書記撿查會計倉庫礦山
鐵道電信工作營繕燈臺十局。○改正府縣官等為

車駕行幸京師及大和

府知事縣令共四等權知事權令五等廢正權參事置大少書記官以下屬官同官省既減正租六分之一。少歲入八百萬圓。於是政府就官省定額減七百萬圓。廢合寮局陶汰官吏實可謂維新以來大節減也。◯定民有荒地處分規則。◯改正鳥獸獵規。◯二十四日車駕御高雄丸行幸大和及京都。◯三十日。天皇與皇太后皇后幸于泉涌寺齋祭後月輪東山陵。是日許民庶參拜。以孝明天皇御年祭特旨減天下罪囚罪二等賜京都府下七十以上者物。◯二月

天皇參拜畝火陵

鹿兒島大亂

行自京都至神戶鐵道開業式車駕臨焉。◯定保釋條例及地租改正後買上地拂下地等收稅區分改正司法省大審院諸裁判所并檢事職制章程并控訴上告手續。◯十一日天皇參拜畝火山東北陵手捧玉串齋祭縱民觀儀庶民感嘆車駕還御京都以為行在所。◯二月鹿兒嶋士族西鄉隆盛篠原國幹桐野利秋等為亂。初隆盛盡力于王事以功勞朝遇優渥官至陸軍大將兼參議位屢正三位利秋國幹亦為陸軍少將正五位共極人臣之榮。然隆盛以征

征討令下

韓論不容辭參議與利秋等退居田野尚食祿位于玆四年設私學校養壯士數千人至是派出校士為各區長驅國國壯士皆入私學校其恃功伐能之極終謀反逆。◯十九日詔討鹿兒嶋賊令天下曰曩日逆徒掠奪陸海軍所屬銃器彈藥暴辱監護官吏奪造船所押郵便船抑留其吏員捕縛警察吏歸縣者更鎖國境故遣海軍大輔河村純義內務少輔林友幸問訊事情兇徒以兵器拒其上陸欲奪官艦反跡顯然不可不征。乃以有栖川熾仁親王為征討大總

賊圍熊本城

督陸軍卿山縣有朋海軍大輔河村純義為參軍以近衛鎮臺兵討之使軍艦十數隻巡備西海。十五日。鹿兒島縣士族會於城下者一萬五千人稱將向政府有所問焉。乃告別舊知事而發篠原國幹將第一軍西鄉隆盛村田新八將第二軍池上四郎將第三軍桐野利秋將第四軍長山某將第五軍島津某為後備分兵入肥後以二十二日始圍熊本城先是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為賊作書報熊本縣及鎮臺書辭暴慢少將谷干城曰咄何亡禮乎我殲賊以兵扼

肥薩之界。賊大舉而來。臺將圖衆寡不敵。乃決策焚城市。布地雷火。入城嬰守。賊兵四面來圍。賊將篠原國幹率一隊而進。官軍亂發散彈。與福岡援兵挾擊敗之。於是賊分兵一軍圍城。一軍進向筑後路。此夜官軍燒植木。退營高瀨驛。二十四日。總督宮發京師。詔褫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篠原國幹官位。二十六日。先是官軍退據守南関險。賊又分軍一軍陷山鹿。一軍將衝官軍寡兵而難守。頗危懼。二十五日。野津少將率一旅團兵着福岡。聞官軍危。馳到南関。官軍大

勅使發

振。此日進擊賊於高瀨。敗之。海兵奪賊艦航洋野戎舞鶴三隻。本日。天皇勅柳原前光抵鹿兒島。懇諭島津氏父子。參議黑田清隆監之。龍驤清輝二艦護送焉。載陸軍一大隊巡查五百人。二十七日。賊襲高瀨各哨所。鬪戰。午後戰於羽間川之東。官軍據堤。賊自川上橫擊。官軍進擊。賊走據山。官軍棄船楠村。退。此戰也。賊鋒甚銳。官軍與之戰十餘合。將潰。少將三好重臣親搴旗指揮而進。兵氣再振。抵距敵三町許處。賊死傷九十二人。官軍死傷二十六人。重臣亦傷股。

取木葉

二十八日夕。賊襲高瀨官軍。進擊。賊退據寺田。高瀨羽根木並火。三月一日。官軍破賊於高瀨川之下。官軍追擊。遇伏兵起。乃引去。四日昧日官軍取木葉。小佐村田經芳巧狙擊。在木葉營。狙擊二十町外賊。無不命中。進擊田原坂。向山鹿之賊勢甚猖獗。劇戰未止。賊將桐野利秋據山鹿之險。勢甚猖獗。利秋嘗在熊本鎮台歳餘。精練地理。知山鹿為要衝。故據之云。六日。官軍自三面進攻田原坂。出其背後。戰太劇。取砲壘二處。別有五砲壘。賊堅守。官軍肉薄不能拔。十日。勅使柳原氏及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率軍艦四隻蒸滊船四隻抵鹿兒島。傳

勅使抵鹿兒島

勅於島津氏。載臺兵巡查於玄武号。向加治木搜索彈藥。益慮其有人運輸於賊地也。此日遣勅使高崎侍從番長於戰地。蓋賜酒肴也。勅使高崎正風奉命抵植木。[illegible]日。將巡視。求留薄暮單行。途遇戍卒。按[illegible]問。正風曰。勅使也。戍卒曰。勅使者何。正風默然[illegible]。了之使也。戍卒不辭。曰。安往也。忽有[illegible]曹一名。走出行禮。使去。其夜[illegible]營見參軍山形有朋。語之。有朋曰。兵卒之分當然也。彼輩唯知戰。安知其他。[illegible]彼輩查問出入人。如有答辭不明白者。[illegible]捉之。君獲免幸矣。今後在戰卒之態皆如此也。請具奏之。十一日。移本營於高瀨。分兵為四旅團。野津大山二少將將第一第二旅團兵向田原。三浦少將第三旅團兵在山鹿口。別働旅團兵為遊軍。備其補缺。十一日拂曉。官軍進奪賊吉次阪右翼

之砲壘、遐賊砲擊遂失之、田原坂兵奪賊二壘而進、賊斷其後、亦不能保、而還、兩軍往來、機在瞬息、互認其面目、賊四十許名拔刀而進、自是賊拔刀而突入、官軍頗困之云、十二日、賊自吉次來侵、戰於田原坂、交綏、山鹿官軍自岩村平山二方進擊、奪賊砲壘一處、賊自狹間入戰、劇、官軍退守平山砲壘、岩村官軍漸進奪賊砲壘、燒鍋田村、桐野利秋請援於本營、隆盛報曰、今我提三州之兵以抗全國、若戰則其所也、貴要死戰、不得出援、此日、海軍砲擊白濱川津之賊、十三日、勅使柳原氏及參議黑田清隆等、伴縣

令大山綱良自鹿兒島還、十五日、復命京師、綱良褫其官位、十四日、命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為參軍、此日拂曉、官軍攻植木口、右翼兵拔田原坂前面壘數處、賊走、隔街而戰、官軍勢益熾、賊多死傷、擊斃其第一壘數十人、此日、始撰巡查百名、分為三隊、拔刀斫小野田三砲壘、忽拔之、此役、我軍進迫賊壘、將拔之、會殘卒十三人堅守、故會津藩某挺身奮鬪、直斬十三人、每戰合大呼曰、復戊辰之讐也、十五日、朝、賊大舉拔劍斫橫平山砲壘、遂為其所奪、此夕、參軍分巡查

拔刀隊

六十名、為二、拔劍突入、步兵進擊、忽收復之、此日午前五時、田原坂賊、自前面及右翼來侵、官軍出接、逐前面賊二次、右翼賊奪我砲壘一處、午後七時、前面賊數百名、拔劍突我胸壁、劇戰經一時間、賊多死、僅餘數名、卽貴島宇太郎隊之賊也、宇太郎初率其黨六百人、以十四日夕抵植木驛、十五日夕、同二小隊到田原阪、益賊請其應援也、其黨有就擒者、自首賊以二百人為一小隊、合八小隊為一大隊、現有八大隊、而植木隊多死傷、每一小隊不過二十七人、西鄉隆盛帶精兵八百人以自從、馬村田三介受傷、篠原國幹死於吉次阪、十五日、昧爽、自田原坂側面進擊、撰東京巡查百人、名拔刀隊、各提白刄、乘砲戰之機、突入賊壘、拔其數壘、沿街而戰、前頭一壘未舉、此日、岩村官軍進到車返阪、會賊伏兵突起、

自左右砲擊、與之戰、頗劇、多死傷、一隊自平山進、逐賊於杉村、十六日、巡查隊百名與陸兵同侵七本村賊壘、距熊本可三里、官賊面面相對、銃々相接、戰太劇、殆為開戰以來所無、賊棄壘柵而逃、此日午前五時、賊襲木葉、賊徒慓悍、短兵急接、舞白刄向官軍、官軍亦慣接戰、銃鎗以當之、縱橫奮鬪、如虎如獅、鮮血滾々成泉流狀云、十七日、官軍薄田原坂、拔二壘、其一壘據險堅守不能拔、十八日、大分縣報警部巡視黑川村會賊、戍兵砲擊我前後、官軍分為三隊進攻二重嶺及黑川、十九日、先是、參軍黑田清隆建衝賊背

拔田原坂上險壘

移營於植木

後之衆自將二大隊及巡査一千二百人自海路進此日臺兵與巡査俱到日奈久有賊三小隊許不戰而逃進次八代賊竭力於高瀨而該處警備不固云二十日未明官軍攻田原阪堅壘遂進至植木獲大砲四門小銃二百條午後五時官兵攻二股入植木田原坂近傍諸山巍松繁茂自戰起来為彈丸所射忽為禿山云其戰之烈可想賊徒本撒擄要害狙擊出我不意或乘夜来襲出沒無窮或着單衣徒跣揭裳抽刀突入疾如彈丸其砲擊無虛發行走險路出没無窮或突然出我背後或寂然竪深林初戰用砲待黑匣鼓聲忽吹号角壯士拔刀而進官軍髮為之窘而終憤防禦故賊不復出於此云二十一日移本營於植木二十二日官軍取向坂會日暮賊自山鹿来衝我側面乃引去此七日衝背軍鏡町宮原両處開戰鏡町火官軍有剗斃賊二十名宮原兵戰酣竄賊自間道繞出我右翼後因逐之賊再自間道来侵退之二十三日拂曉賊襲木留及植木時大霧不辨咫尺烈戰移時遂擊退之於是植木官軍與木留官軍掎角而進攻賊壘劇戰終日賊本有七壘堅守今取其四就中一壘係巡査拔刀突入所取吉次坂本並皆苦戰勝敗不決衝背軍戰於境村宮原賊自間道繞出我背官軍逐之賊又自間道突至乃交綏而止翌日拂曉拔宮原

福岡賊

種山賊屯取大野山十餘壘遂北抵北川村至日沒休戰二十四日賊據向坂木留之險決死防戰官賊死傷甚多賊軍相語曰我軍無敵於天下唯所懼者三雨也赤帽也大砲也蓋賊銃製造雨沾濕不可裝丸且其服亦非毛絨故坐作又行走不便也赤帽即近衛隊所戴二十五日夜植木木留並開戰勢太劇勝負不決總督出巡視植木戰場此日木留之戰官軍將出賊乘曉霧冥曚一齊突入官軍不能支而退將校皆大怒曰死々進々烈戰至暮纔復昨夜所守之處乃置守兵是夜又有賊十餘名乘月明斫植木口營擊而退之二十六日賊襲向坂島巢再次官兵擊而退之右翼兵越吉次抵木留本日未明茅二旅團兵分為二隊自宮原鏡村兩道進取小川及砂川賊大敗賊將兒玉某戰死云此日移海軍事務局於長崎二十七日夕福岡縣報城背砲聲轟激火焰徹天電信線斷絕翌日再報福岡無頼之士族一百五十許名會於城外之野因派巡査捕縛二十許名二十八日植木木留両處戰太劇互有勝負衝背軍小川營斥候到豊橋奮戰至午後四時而止二十九日官軍進攻八代賊狼狽棄

砲銃而逃。参軍入八代。為衝背軍本營。當此時在戰地兵分七旅團。第一第二旅團兵戰木留植木。野津大山三好三少將將之。第三旅團兵戰山鹿。三浦少將將之。第四旅團兵警備伊倉高瀬之間。衝背軍分三旅團。曰之別働隊。第一別働旅團兵。高島少將將之。第二川路少將。第三山田少將。俱戰八代日奈久之間。此日未明。福岡縣出張陸兵二小隊與巡查六十名。進薄賊營。會賊自佐原郡金武村竹林及野毛山二處突出交戰。賊放火兩村而逃。官兵亦引去。翌日官軍一隊向金武村。午後大敗賊。逐北到茨村。一隊自內野村攻曲淵村。自朝至暮。遂拔賊壘。賊四散。不見蹤跡。三十日。全軍自原倉進

取三嶽

登三嶽。賊堅守嶽項。畢不能拔而退。轉攻木留山鹿官軍向隈府。遇賊引去。斃賊最多。此日拂曉山鹿官軍自三面進。入夜襲高原。燒諸營。會賊百許還鬪。及夜半乃引去。賊多死傷。獲刀劍等物。八代官軍攻松橋。拔之。直到大野原。無賊與抗者。移本營於鏡村。三十一日。攻宇土。取之。賊移其河尻病院於香崎。官軍移本營於宇土。四月二日。官軍取三嶽。初賊徒之據金峯山及三嶽也。中多肥後士族。築五壘以堅守。攻之不拔。賊登壘壁下瞰我軍罵詈。先是三月三十一日。参軍山縣有朋會諸將議戰略曰。三面齊攻。自今

中津賊起

夕至明日午牌。而不能拔。則引軍而去耳。於是全軍疾攻。砲聲轟然。山岳為撼。過十二時。拔五壘。而植木木留等七處。及金峰山三嶽皆火起。黑煙蔽天。遂得大捷。三日。木留賊乘夜襲官軍。官軍逆擊。火賊庖厨。遂取木留。本日昧爽。賊襲庁足駄村營。砲丸雨注。我軍亦發砲拒之。賊狼狽而逃。因追擊之。此日會曉霧。不辨咫尺。出疾戰。有死者。生擒賊隊長村田正信以下數名。時我司令官在谷口。午後四時。濟香崎川。放火賊營。賊不能抗而退。獲粮八百苞。銃一百余條。四日。大分縣報。中津士民蜂起。暴徒二万人。毀宇佐四日市諸村區戸長宅。及其他豪家。闖入下毛郡。放火數所。出兵八十名

賊襲八代

發砲。暴民忽四散。賊既敗走。入肥後。將經宮原。投二重峠賊營。賊以為官軍。遂砲擊之。中津賊狼狽四散。翌日巡查隊捕縛其百許名。五日。官軍進擊山鹿口賊。大捷。陷利田島近傍及鳥巣諸營。賊襲八代官兵。與賊挾隈川而戰。七日午後。賊遂大敗。向人吉而逃。蓋賊將辺見等。患官軍衝背後。自歸鹿兒島。脅迫老幼士族。令出陣。驅其兵二千。衝衝背軍之背後云。六日。巡查隊攻木留口。拔壘六七。會賊橫擊。戰甚烈。遂交綏。七日。鳥栖不守。復為賊有。此日午前七時。賊襲木原山。官軍預設伏兵。大破之。本日。福岡縣報。擒

陷隈府

巨魁越知彦四郎村上彦十久見巽加藤固以下百餘人斬久世芳磨下間甚吾江上信直以下六十人其他自首者二百二十七人。八日午後二時熊本城將奧少佐率一大隊兵衝賊重圍縱横奮擊如疾風至宇土本營（初賊兵自築重壁圍熊本城四十六日而城中声息始通）十日。山鹿口一隊陷隈府一隊向石川口十一日。山鹿之戰近衛隊少佐某受傷不屈其後臨戰使卓丁三人舁車周馳傳令士卒爲之益勇進云十一日。官軍取甲佐十二日。官軍攻石川村賊壘不能拔。而去此日午牌

衝背軍第三旅團兵發片足馱村中尉八木某將右軍自梅木少佐迫田某將中軍自權現山三間某將左軍自糸石進日暮合戰少將高島鞆之助率臺兵二大隊大砲二門自吉田口而進夜二更破賊遂至御船據之十三日且衝背軍少將川路利良高島鞆之助進兵擊御船驗村賊潰走此夜少將山田顯義大佐黒川通軌將左翼渡綠川進擊杉村賊敗之直攻川尻十四日權少警視檜垣某將巡查隊進擊坂梨賊追擊到内牧（賊多死傷虜若干人獲彈藥糧食與其他諸器我兵即死二名傷十

敗川尻

熊本城通

小有餘）此日。詰且少將山田顯義驅大佐黒川通軌所率左翼兵進渡綠川擊賊午牌抵川尻賊大逃中佐山川浩率右側中隊之兵進到熊本城十五日各旅團大舉進與城兵合輸送糧食彈藥於城中（熊本城兵初據天守樓址日發大砲賊不能近城兵死傷不多出兵於千葉城及京坊藤崎等處為犄角之形賊本営在春日登花岡山砲擊城兵彈丸不達賊頗苦之加之城外皆燼餘空曠可眺遠近諸所砲臺及地雷火待之故賊不敢近一日賊大舉蟻附勢極猛烈實為守城以来第一劇戰盡賊偵知我糧食漸乏故也時三月二十二日也其後城兵警備最嚴賊終不來砲銃戰而已於是全守城之功奏希世之勲官軍至者皆以手加額焉）賊放火植木木留各處向立田山而逃官軍

進擊

追擊破之十六日。開熊本縣廳於故處將以明日移總督本營於熊本十七日。別働隊巡查六百名。將進擊御船賊會賊自川上發砲繼圍我軍衆寡不敵且會日暮乃引兵去賊分兵據木山矢部御船大津諸所或千人或二千人。官軍方議進擊之略。二十日午前。少將川路利良一隊出御船後山田顯義一隊自正面向斜面高島鞆之助一隊出御船右側三面合擊賊兵二十五小隊各據其胸壁迎戰遂大敗死傷不可勝數棄屍而逃官軍乘勝進擊九時半遂拔御

賊據人吉

船。斬首甚多。獲戎器彈藥。我兵死者七人。傷者三十七人。正午。山田川路二將之兵。取飯田山。佔砥川。襲木山背後。此日臺兵攻竹宮。入夜奮戰。徹曉。賊棄竹宮而逃。是夜。大津賊襲三浦氏營。戰至曉。賊大敗。遂陥大津。二十一日。第二旅團兵與鎮台兵同進。遂拔木山。置哨兵與宇土官軍接應。自是後賊兵據守矢部山中。矢部有二十餘村。東至阿穌山。西連甲佐嶽。東南接高千穂峯。險要無比云。居五七日。賊又退據守人吉城。張守線於各處。賊徒數千人據人吉嚴守備。不許他郷人入其境。肥薩兩賊合力相保。且製彈藥數十發。声言既足支二年。當養鋭而發出。

官軍入鹿兒島

距佐敷半里許。據險堅守。派出哨兵。時偵官軍之動靜。日奈久以南諸山。皆置守兵。河村参軍與大山高嶋二少將。倶率臺兵六大隊。自海路入鹿兒島城。先是大書記官田畑常秋。自知為賊所誤。自盡。賊將桂衛門。自戦地回。自稱鹿兒島縣令。至此逭。五月二日縣令岩村通俊。率屬官百餘名。入鹿兒島。即日行縣務。五日昧爽。賊襲鹿兒島官軍。官軍邀戰。殺其隊長野瀬弥九郎。其佗有死傷。午後六時。村田西田中洲諸處火起。邸宅三分之二。盡附灰燼。戰頗烈。過十時。

賊出豐後

賊敗走。此日。大佐黒川通軌。兵與賊戰於石坂。擊退之。六日。賊突出鹿兒島近傍小山田伊敷村田上村諸處者。約二千人。又據加治木國分敷根福山諸亞。八日。賊襲八代。巡查隊與之戰。不利。棄大関山久野本而去。九日午前。少將川路利良部下二中隊。進到大口。賊敗走。十日。八代官軍進攻屋敷越賊壘。拔之。二次。終不能守。此日。賊襲水俣。官軍奮戰却之。擒十三人。獲賊銃器頗多。自是爭戰。晝夜不已。十四日。官兵自左翼進。取賊數壘。火深川村。賊敗走。獲賊臼礮一門中隊旗一旒其佗銃器彈藥刀劍等

十三日。賊三百名。自日向入大分縣。襲取竹田。十五日。佐敷口別働第三旅團與賊戰。連日不利。賊勢猖獗。今早戰於馬見原。十七日。清輝艦發鹿兒島灣。擊福山賊。火米廩。焚米一千二百石。陸兵自一路進擊賊。破之。十八日。別働第三旅團兵出長尾山背。砲擊賊營。敗之。大口官軍亦進入大野。八日以来。賊連襲擊官軍。不利。是日一戰。破賊壘。兵氣大振。益嚴守備。二十三日。第三旅團兵攻佐敷口。自大関山至今井坂。延長三里間。賊列堡壘數百。官軍盡

陥竹田

拔人吉城

陥之賊大敗棄死屍彈藥而遁官兵進突其大野本營獲大小砲彈及輜重更進陥鏡山簸瀬賊營火起蓋賊自焚也二十五日詰旦別働第二旅團襲出水矢筈嶽拔數壘此日第一旅團兵陥小坂葛原岩倉之要地二十六日昧爽賊斫我矢筈嶽壘撃退之二十九日豐後官軍侵曉霧進撃竹田賊々據險拒戰頗劇遂不能支棄器械彈藥死屍而走重岡六月一日官軍大擧入人吉城賊大潰走時山田少將人吉攻撃時部署將士曰其一隈川右翼路為参謀高島少佐進路其右翼兵聯第三旅團兵自告村向大坂進入其二隈川左翼路自初瀬至川島一線路約第二旅團兵令取連絡於左右而進入其三自川島經左翼大槻至照椨之一線路為山地中佐進路分其兵為先鋒隊備二隊先鋒隊單進突撃以達人吉為目途隊備隊務警備先鋒隊行進之後令得糧食彈藥運輸之便又以緩急為應援且連絡左右二隊進入其四自照椨路經左翼萬江至除烏帽子嶺線路以堀大佐所率地田兵取連絡於左右進入其五自除烏帽子嶺至高野一線路以中佐中村尚武之兵取連絡於左右進入其六自高野經遠持至挽原之一路分山中中佐兵為先鋒隊備二隊進入其先鋒兵單進突撃以達人吉為目途其隊備兵警備先鋒行進之後令得糧食彈藥運輸且連絡左右兵進入其七五家荘口自久連子至左翼尾前為中佐中村重遠進路速衝擊自江代古屋數賊漸可連絡右翼又須警備左翼那須口又駐二中隊兵於日當令固守且保尾前若出事不得止則要臨城保日當部署既定後以二十九日為進撃六月一日入人吉城於是三日以来賊剳別

働第二旅團軍門請降者日多一旦薩人降者百五十人人吉人三百七八十人併都城佐土原等降人凡六百人此九日所算也檢降人器具皆多持金幣間有攜帶古金銀數百枚者○陸軍少將山田顯義深達兵機屢立戰功少將川路利良服其用兵之巧顯義養四[illegible]田北某宍戸某太井某上野某号稱四[illegible]馳驅以傳顯義之指麾六全賊[illegible]野利秋日中將以下諸人無足當我者[illegible]山田則[illegible]可豫定耳吾嘗與山田同從者[illegible]之役互相推重而今則東西相分將識其伎倆可謂奇遇矣此日山口縣報縣下須佐士族數十人據笹浪驛巡査隊往攻賊棄器械而遁獲巨魁町田梅雄翌日餘黨皆就擒五日未明官軍出賊不意取鬼嶽擒四名獲砲銃彈藥午後賊来襲官軍固守鬼嶽不動七日少將三浦梧樓率兵攻莖野前面抵薩界及翌日攻撃不息賊棄小川走一口我別軍臨小川三村嚴修守備八日官軍進到鬼嶽進拔松尾上原等十四壘官軍進撃會賊一隊自久木野横撃官軍分為三隊撃之賊敗走拔壘數十乃此時別働第三旅團全軍右翼而置本營於木保第三旅團置本營於佐敷別働第二旅團置本營於人吉第一旅團置本營於馬見原乃為全軍左翼連絡相屬殆五十里声息互相通各兵皆日進撃獨第一旅團待豐後兵之進未動此日豐後白木嶺白山戸次三重市諸軍與軍艦三隻同時進攻九日自賊所據臼杵城背出其不意賊狼狽

鹿兒島通

渡河走。海軍砲擊之。賊指佐伯而遁。十四日。別働第二旅團兵衝暴雨陷吉田加久藤飯野之要地。肥日通路啓焉。十五日天明官軍砲擊三國峠。賊壘砲塔壘中破裂。斃數十名。十七日。三重市先鋒進拔大窪賊壘。全軍繼進擊拔賊十七八壘。攻三國峠。賊壘更進拔數壘。追擊入尾市。二十日。出水賊總指揮將伊藤四郎左エ門及乞降者。六百余人。此日激戰陷大口。二十一日。別働第三旅團陷阿久根。追擊八里。抵川内川。賊火橋。連放大小砲。我兵不得渉。相持不戰。

二十三日。乱下流衝賊背。賊大狼狽。棄壘遁。此日豊後口官軍入重岡。賊走日向。明日移本營於重岡。二十二日。鹿兒島官軍出兵重富迂回到城後衝賊背。賊狼狽潰走。拔壘數所。直達鹿兒島。既而賊自右翼山廻圍我後。軍苦戰退之。賊指吉野而逃。因定守線。二十五日。川路少將率兵入鹿兒島城。至是肥薩路始通焉。此日日向官軍戰於勝地村。不利而退。賊斷我後。戰殊劇。佐伯官軍直進奮戰。二十六日。占勝地峠。官軍向延岡。自兩道進。會道路險悪。且連日雨。

諸河漲溢不得進。對壘相持。賊連放銃砲。粗無惜彈藥之色。二十七日。少將三好重臣攻擊栗野。午後三時遂取橫川。追擊近傍殘賊。七月一日早旦。賊自皆越山谷間道突出。我哨兵後四面斫入。我兵寡少。遂不能支。賊進抵壷谷村。放火中隊炊場。我兵奮戰突擊。殆復麓山岡本山胸壁。會衆賊自左右銃擊。我兵疲極。且入夜。遂退次壷谷村。至今朝再進擊。午後遂復舊線。蓋賊覘我虛。潜兵来襲也。別働第二旅團兵營此日。官軍攻延岡街道赤松谷左翼山上賊壘。二日早旦。第

一旅團兵攻葛原。達左側山。陽日影川擊賊。左側劇戰。一時拔賊壘數十。午後十一時。拔竹原及其他數壘。與宮水兵接應攻中村。賊戰甚力。遂拔之。逐北渡河。抵志津村。三日。賊自梓峠側面来衝。勢甚烈。我遊擊隊數退。次黒土峠。據守城越。賊約二千人。奮勇鏖戰。勝敗未決。四日。少佐高島某兵進抵皆越村。陷賊壘數處。賊可千人。自白髪山左道追擊半里而止。此日。賊據新町壘拒戰甚力。官軍不能拔。午後陷賊二壘。自賊右側出其背後突擊。賊潰走。逐北。陷新町。至

網瀬川七日攻大久保賊至九日賊敗走據飯野十二日詰旦官軍攻大溝原村賊烈戰一時陷諸壘右翼兵進取平島神廟及田代等數百壘賊指小林村而遁放火民家官軍追北抵横大岳十二日擊黒壘口賊々敗走官軍尾擊至島平山十四日未明賊襲我五大隊荒磯岳線官軍應戰賊潰走十五日午前三河内賊二百許名来襲我石神口營我軍邀擊賊放火民家而走追北至埋木更有賊五十許名襲三河内山上拔刀隊接戰賊不能支而走十六日第二

旅團自三道進擊張両翼覆之奪中央數十壘陷高原二十日拂曉別働第二旅團兵戰内山越山上激戰一晝夜翌日擊巢師原越賊壘厥明敗而遁賊兵一軍進陷野尻一軍據守七山二十四日第二第三第四旅團及別働第一第三旅團兵協議一舉衝都城各路賊兵皆潰走午後二時入都城尋陷宮崎拔佐土原進下高鍋入美々津港實八月五日也賊人呴殘喘於延岡一城耳想將已就戡定焉先是天皇及皇后還幸官軍凱旋者日入都

新國史略終

明治十二年三月刻成

近藤圭造編纂

後編 新國史略

東京 玉養堂發兌

據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東京玉養堂刻本影印

新國史略後編

近藤圭造編纂

宮崎攻撃部署

七月二十四日。是日。定宮崎攻撃部署。別働第一。再還背後末吉。抜志布志。赴福山。警視隊。分兵共一軍向飫肥。一軍向宮崎。第四旅團自山口進。第三旅團。進高城。二十五日。警視隊。出兵於寺住村梶山兩道。勦賊。至轟村。第四旅團軍于鍋山。賊兵來襲。戰通山

陥高城

死傷頗多。二十六日。第四旅團宮崎攻撃兵。往田野與警視隊合。第三旅團攻陥高城。向高岡而進。二十七日。警視一軍。進入飫肥。賊來降。獲大砲六門。是日豊後口軍。撃走板戸大木兩山賊徒。奪黒土峠。堅壁數十。賊皆走梓峠。二十八日。第四旅團發田野。欲經清武。進入中村。賊兵七百人。據小邨。邀撃我兵。伏田隴發砲。賊勢甚猛。我軍頗苦戰。遂自左右迂回襲陥壘。賊走宮崎。第二旅團。別働第二旅團。俱逐神山村賊。第二旅團陥新町。別働第一。高岡口進撃。二十九

陥高岡

日。第四旅團。隔赤江川。与賊對陣。第二旅團自薮村進取。梁瀬村及橋谷坂。尾撃陥高岡。第三旅團七中隊。踰國見峠。渉去川。入高岡。第二旅團。進佐土原。第三旅團。將攻宮崎。三十一日。警視隊及第三旅團。至渡川。乃赤江川上流也。對岸賊徒。謬棄船。盡繋前岸。我兵不得渡。於是警視隊。撰善没者。令奪船。賊見水中影。狙撃。我軍亦發砲返射。既而没者。奪船至。船窄小。不能容衆。中島少尉試補。率兵卒十五人。上船。一躍達岸。励衆奮闘。警視兵及第三旅團兵繼進。賊潰走

入宮崎

我兵乘勢。驅入宮崎。第四旅團及新選旅團。阻赤江川者。見賊之顧後。走齊進。入宮崎。八月一日。第四旅團沿海岸進軍。踰躍入廣瀬。廣瀬小島津氏自佐土原遷居之地。第二第三旅團。別働第二旅團。繼入佐

入佐土原

土原。是日。遣新選旅團。与警視隊交代。蓋以賊勢退縮。攻撃不要多衆。使還兵於東京。以復本務也。二日。賊兵守高鍋。拒一瀬川。第四旅團。隔岸砲撃。第二第三別働第二旅團兵。渡上流。衝賊側面。撃走之。俱入高鍋。別働第一旅團。沿海進軍。以是日。抵宮崎。始自

攻美々津

發志布志。至是途不遇隻賊云。豊後口諏訪少佐等。進兵占日向地荻峯王子山。卅日。拔賊壘數十。右翼荻原警部兵。拔陣峯。進擊松尾山。我軍屢有利。四日。征討總督駐都城。五日。第四新選二旅團進攻美々津。賊涉水引退。築胸壁於北岸。阨之。我兵隔岸砲戰。賊防禦甚固。且以河流急迅。數日不得渡。七日。篙各旅團兵之聚高鍋也。定綱島美々津富高新町等攻擊部署。別働第二旅團一大隊。自山道進。此日。至坪屋村。則同團第一方面兵。既走同村賊。追擊至耳川。

賊集延岡

乃美々津川上流也。冒雨奪賊船。進拔數壘。長驅入富高新町。分兵。以一軍遏賊援兵及粮道。以一軍進擊綱島美々津賊之拒美々津河者。聞上流敗。莫不潰走。於是賊軍皆集延岡。時雨益甚。數日不止。耳川渡斷。不能後軍送粮食。我軍殆飢。輜重隊患前軍飢餓。強乱其流而進者。溺死二十餘人。九日。別働第二之一軍。至美々津。不見隻賊。還至河上。招我軍之頓前岸者。第四旅團在前岸者。不知賊既潰走。以見兵為賊軍。執銃起。招者大呼。始知為我軍。爭渡入美々

第一旅團通連絡

津。於是延岡攻擊部署始定。曾我少將自海岸。三好少將自其左翼。別働第二軍自山道進。當此時。野津少將兵。既進戰線。連絡別働第二軍。此日從運輸局於細島港。日向地方。除美々津細島兩三港之外。無船可泊。因運搬不得不仰負擔。至是二港既屬我軍。運輸費日省五万金云。十日。第一旅團分兵。一軍攻擊星山。一軍攻擊尾榊七ツ山。星山口軍。陷大山。拔荒平。進至窪村及城村。賊棄舟遁。七ツ山軍。陷村石峠中山椎野。仍攻歌鐃山。賊不能支而走。我兵尾擊。

遂与城村兵連絡。十一日。第一旅團兵。夜乱中網瀨川而進。置山砲數門。擊山壘。絕其支路。爭平野村等。賊不動。遂沿一山腹。轉出賊背。賊走據甲斐水峠。我兵三面攻圍。賊堅守不屈。我迂回兵。潛出其左翼。銃火衝突。賊棄壘遁走。進至五箇瀨川。以巨熕二門。燒押端村。三道進擊。賊悉死力拒。杉木峠我兵擲銃。拔突擊走之。踰曾木川。賊拒其山腹。對陣。右翼兵入宇野間。左翼新川口。兵以網瀨川水減。乃架橋行進。遂占大桶及乗越峠。十二日。別働第二旅團兵入宇野

延岡進入部署

間與第一旅團連絡。此日右翼第四旅團。及新選旅團。自細島進。賊阻門川。射擊大小砲。彈丸如雨。新選旅團兵隊。渉上流。出賊之側面。賊皆潰走。二旅團兵。俱尾擊。拠河側小丘。十三日。第一旅團。定延岡進入部署。曾木口。軍抜曾木。進戰岡本村上中尾口。兵擊賊左翼石神口。兵既陷立花峠。進出其右翼。賊遂不能保。岡本我三道兵合勢。一時齊進。以大砲二門射擊之。賊遂潰走。尾擊至延岡近傍。賊拠元城山。砲擊時昏暮收軍。別働第二旅團先鋒隊。與第二旅團兵。

夜中競進

俱進。軍于秋元。互爭先鋒。別働第二兵。冒夜進。極木大野。十四日。第二旅團。別働第二。俱夜中競進。初定約曰。道左別働第二。道右第二旅團。既而競進。道左乃大河。右乃斷崖數十丈。兩軍因移渉云。于時賊兵分為三。其一軍。拠門川。防第三第四旅團。一軍扼山道。當第一第二及別働第二旅團。一軍拒豊後口。此日別働第二旅團。渉門川上流。先至延岡城。賊嘗設

入延岡

巨熕於城下百間橋。守之。我兵俄至。賊不及上壘云。時午前七時也。有獲者。詰之。則曰桐野池上在某家

海道進擊

我兵爭赴。則彼已脫去。衾中仍帶微暖。其急可知矣。第一旅團。亦進入延岡。途遇賊。來襲。戰破之。與第二旅團俱入城下。此日第四新選二旅團。自門川連發大小砲。進至加草村口。此地臨海負山。正面有二堅壘。構竹柵。備突擊。沿道山腹設數百壘。頗為要地。而

門川險不守

不見一守兵。我軍怪之。潛出斥候隊。窺其狀。似撤守備者。長驅入延岡。則山道。軍既充塞城下。聞賊之走熊田。直進兵追躡之。至無鹿山。此夜賊來襲我軍。頗苦戰。砲響徹曉。十五日。官軍悉會延岡。定進擊部署。

降賊相繼

以第四旅團。及別働第二。為右翼。以第一第二旅團。為左翼。並進。令第三旅團。充延岡中外守備。時降賊相繼。先是。第四旅團。既戰大武村。以為攻擊兵。右翼。向無鹿山。別働第二團為攻擊兵。左翼。向長尾山。無

長尾山 江嶽

鹿山有五峯。長尾山綿亘其西。兩山之峽。乃為重岡街道。所謂梓越是也。長尾山西北有江嶽。高巔撐天。是賊等後日博一走路之地也。無鹿山一峯既為我

第四旅團攻無鹿山

所拠。賊保其四峯及長尾山。既而第四旅團奮進奪第二峯。置巨熕數門。射擊賊。亦拠左側一峯。對射賊

別働第二旅團攻長尾山

兵忽揮刀衝第二峯。我兵退山下。復鼓勇進。追賊據其巔。更進。軍乱。北川下流。拔沿河賊壘。以張戰線。出工兵架舟橋于北川。攻擊左翼旅團進。據地形。部署兵士。設砲壘于稲崎村。時山田少將。未布進軍令。全軍裝銃以待。忽聞山上巨熕連發。閧聲大起。賊兵一千餘自堂坂小梓越。揮刀斫。至山上。兵一齊砲發。山岳為震。夫卒等驚愕。以為我軍既敗。有逃走者。將校各勒兵結部。應戰。進退適度。賊徒縱横乱斫。殊死而戰。然。我陣脚不撼。我軍嚮所分進一隊為右翼漸進

大激戰

驅斥左翼賊於山巔。顧望則瞰賊與我正面兵接戰。於是分半隊。來衝賊之側面。賊終有退色。有合小梓越軍者。或有進侵我砲壘者。劇戰一時間。漸疲困。散走。我軍乘勢追至長尾山半腹。于時我右翼兵既奪山麓胸壁。進至堂坂。其堂坂正面及長尾山小梓越。俱可稱天險者。悍賊以死扞之。砲彈迸落。如疾雷出大火。我兵無復進者。時蒲生鄉降服人一中隊。突出陣前。發閧聲。騈銃槍。衝賊壘。賊配兵于十字形。狙擊我兵不撓。益進。迫壘。于時山縣參軍各旅團將校悉

桐野之言

來會。一目右翼一隊。又突進。一齊揮刀。逼賊壘。賊按刀出戰。我兵刺斫殲之。大呼豬聲。遂入賊壘。賊皆棄銃走。一軍閧進。拔山壘數十。奪小梓越。又仰攻長尾山。時賊之拒長尾山者。望見堂坂小梓越皆陥。勇氣沮喪。相顧走。我左翼兵乘勝進。至賊軍遂大崩潰。我軍遂奪長尾山。此日。捕虜言。西鄉桐野自指揮兵。始桐野之發鹿兒島。謂衆曰。令我東上矣。當我者。唯山田耳。山田嘗與吾俱從事奥羽之役。互相推重。今東西分睽。較其伎倆。亦不一奇遇耶。至是桐野智勇既

老田山

賊有長井大谷二村耳

窮矣。他日將有何策乎。十六日。第四旅團。望見賊屯聚老田山頂。又進砲擊。遂走之。十七日。第四旅團。踰浦尻越。拔浦尻前進。與豊後口軍。通連絡。據老田山。連發大小砲。擊賊兵。出没于長井村者。長井村乃賊軍本営之在所。老田山西峯。有賊壁。我軍頗所苦攻至日暮。大沼少佐奮進陥之。此日。第一第二旅團。猶山後進兵。張守線於江嶽山巔。於是賊拠所地悉短蹙。總有長井大谷二村耳。降者益夥。降賊大隊長八木某言。獨門川未破之日。桐野逸見等。在門川口。別

賊會議　江嶽脫出

府在豊後口。俱會本營。別府語西鄉桐野曰。今也勢既迫矣。無復良策。試帥精兵。突出三田井口或豊後口乎。將潛行海路。以襲佐伯乎。想有二策耳。桐野曰。我以門川為死所。西鄉默然不應。既而破于延岡。破于長尾無底。賊營咫尺皆官軍之據所。至茲讀者試想焉。西鄉之死者。夫屠腹乎戰死乎。將為降虜乎。十八日。夜未明。江嶽山巓。砲響如雷。諸軍大畏之。既而傳遞。會曉霧冥濛。包山巓咫尺不辨。賊兵一群。斷我守線。繞出江嶽山。然部署嚴整。諸軍不能赴援。後知

江嶽斫營

衝江嶽者為賊魁。於是急變部署。令諸軍追躡之。江嶽地屬第一第二二旅團攻守線。二團前軍。既取道左右。進哨兵線。向長井村賊營。欲扼賊咽喉。以拊其背。由是山巓中堅。衛兵頗寡。賊魁既偵知之。撰死士四百。使啓道者三十餘人。携鎌及斧芟艸伐木。以為先導。陟斷崖絕壁無徑之地。潛出我前軍。背至本營哨兵線。則巨熕一發。吶喊奮起。一半發砲。一半短兵急擊。所當而入。向者無不披靡。西少將及將校等。挺身追護。衛兵殊死戰。卻賊三四。偶有賊下山巓。走曾

邀擊　祝子川

木者。我兵戰急。且以溪流漲溢。不能遽之。而我寡彼衆。因不得不避其銳。既而賊悉下。去我近衛隊。扼溪澗要所者。邀擊賊。後軍賊退拠日谷越。賊前軍獨逸者衝二旅團兵。敵奪糧食。遁去。我兵之一旦退者。又進遮賊後軍。豊後口兵又來。加圍賊江嶽山腹。官賊俱砲戰。至夜半。砲聲漸息。我軍怪之。急進至賊屯所。則闃然不見隻影。後知衝我本營者。賊魁。後圍于山腹者為賊後軍。先是賊魁之下山也。一轉斜出濵子。有第一旅團兵若干。擊卻之。再轉出祝子川。第一旅

獅々川　入長井村

團川崎少佐。以一大隊守上流獅子川方面。聞江嶽之急。以三中隊赴援。賊經林樾間。繞背後。出祝子川。我兵一中隊。後而進堀川峠者。忽遇賊。遂接戰。我兵不過五六十人。自度不能支。退保祝子川越之險。時二十日午前五時也。賊兵遂入祝子川。蓋以三中隊急赴。反不遇賊。以愈寡之兵。反遇勁賊。遂至失策二線云。先是十八日拂曉。我軍入長井村。賊巢全拔。而賊魁乃逸。聞之降賊。賊魁未脫之前日。令各隊曰。以中夜來會本營。既而將校等。至本營。則營中闃然。賊

各旅團兵追躡及沿道警備

賊入三田井

之富機智也。不啻出官軍之不意。亦出賊之不意。於是賊校以下。無計可施。遂出就縛者。殆一万人。我監降虜者。亦不得不要多人。因假放於一海島。為警備沿海云。賊魁既逸。以出沒難測。各旅團兵或追躡蹤跡。或警備各地。第一第二旅團別働第二旅團兵窮逐之。別働第一旅團航海扼肥後兵部谷少將赴熊本鎮臺。第四旅團至豊後。保佐伯府內。進備衝擊。二十日。午後。賊魁等。取路於中村邊良野。走三田井。途每遇要所。留兵拒追躡。我軍度三田井。急追擊兵別

箒戶峠

石門燧道

働第二游擊隊高島少佐。晝夜兼行。入三田井。二十一日。賊前軍。黎明發岩戶。進至三田井。游擊隊邀戰不利。賊遂入三田井。奪粮米數千苞。官金數千圓。第一旅團所貯未運輸延岡者。賊拠獨所築第一旅團胸壁。此日。別働第二河野少佐二中隊。第一旅團長谷川中佐三中隊。自新町向三田井。進至箒戶峠。賊後軍占險。拠斷崖。以力拒。箒戶峠。為三田井前面之一高峯。劈巉岩巨石。為徑路。恰如入石門燧道。山背帶岩戶川。天險不可踰越。我軍因頓舍焉。野津少將。

賊去三田井

馬見小田兵

進至曽木。徙新町。此日。賊東鄉等二十餘人降。拠其言曰。脫者五百二人。給夫二百耳。尚有一千兵。潜匿長柄村。約將衝延岡之壘。長柄賊尋來降。二十二日。第一旅團大島少佐。率二中隊至。以三田井難陥。分兵。自宮水迂田出竹迫。襲其背後。賊前軍既去。三田井中軍在者。且戰且卻。後軍來將就食。忽為我兵所襲。不食而走。三田井地四達。通馬見原人吉熊本。別路及豊後竹田。賊遂指馬見原而走。馬見原化兵圖點箒火張疑兵。賊遂不至。先是。警報既達熊本鎮台

賊出神門

櫸山中佐。率兵至。賊取道於坂本。指七山而去。長谷川中佐向馬見原。高島少佐。人吉。而大島少佐自坂本進。尾擊賊。別働第二要邀兵。既扼七山。賊又轉自山間。出神門。神門在細島之西十里。二十三日。岩戶賊。取路下野村而去。初賊之拒箒戶峠也。與長谷川中佐。戰岩戶。聞竹迫既敗。乃遁。二十四日。別働第二要邀兵一軍既在小崎。扼人吉街道。一軍將出神門。先向馬見原。長谷川中佐。繞出胡麻山。於是賊兵走神門。我兵邀擊破之。二十五日。賊退鬼神野。以官軍

賊趾行無人之地

賊入小川

已扼小崎江代。躊躇不進。初賊與松浦少佐兵戰敗。六轉左折山道。經渡川入銀鏡。時風雨連日。我軍糧食不繼。加河水暴漲。冥霧四塞。追擊不如意。屢苦進路。賊又避我兵所在。奪糧於民。出行無人之地。譬之賊在環內。官軍在環外。如游星相逐。聚散出沒。觸于所觸。行于所行。無一定之日。官軍配兵之難。不可言。其屢逸遂。令入魔島者。蓋非戰之罪也。二十六日。賊入小河。別働第二中村中佐。與第一旅團長谷川中佐。俱守人吉。遣一軍於米良。第三旅團。及新選旅團

賊至飫野

三好少將至重富

扼高鍋。佐土原等要衝。連絡米良。軍向野尻。當此時別働第一旅團。以襲自海路至熊本沿海與熊本鎭臺兵。俱進備左翼。二十八日。夜脫賊軍于飫野。先是三好少將。海上遇風雨。不能航。以是夜上重富。設中營。置阿武中佐所率右翼兵。於帖佐。出斥候隊一部於加治木。二十九日。野崎中佐所率左翼軍踵至重富。因從中軍及左翼兵。於加治木。右翼兵於溝邊。合加治木斥候兵。向蹈時。賊將出栗野。阿武中佐聞報。急合蹈斥候兵于溝邊。分遣左翼軍二中隊。於蹈。以

賊據小林

扞蔽加治木國府。三十日。昧爽。賊拔小林。襲栗野。分兵出橫川庄內。將衝入鹿兒島。時阿武中佐至溝邊出斥候。於栗野。知賊方至。即進兵。會長谷川中佐追擊先鋒隊至。合兵開戰。橫川村外。時午前第四時也。賊兵可四五百。自正面突擊。勢最烈。官軍盡力防禦。銃鎗互進。賊迂回我左右。進我兵僅四中隊。衆寡難敵。終不能保。第一線退拠第二線。死傷四十人。午後第四時。川村少佐自人吉道至。乃分兵迂回賊右翼令全線兵自前面齊進。會迂回兵未達日已沒。期以

賊襲蹈

官軍分遣邀逆

明旦。此日午後二時。賊一軍襲蹈。初賊兵之發小林也。分兵為二道。一軍從西鄉隆盛向鹿兒島。村田新八率一軍將進衝都城。既而圖其不能。轉路出蹈云。官軍至蹈。未遑張守線。賊倏沓至。因退數十步。更整隊邀戰。擊卻之。天已暮。因休戰。橫川警報至。三好少將。令野津大佐分中軍兵二中隊。出溝邊。以應援。野津大佐分一中隊。急赴橫川。別遣一中隊。俱赴援。至則以戰既畢。赴溝邊。既而三好少將。度蹈方急。分遣溝邊兵以赴援。而未發。三十一日。天未明。賊兵將大

賊出加治木國府本道

擧入溝邊。益前日戰横川之脫賊。夜半潜兵經横川踊中間之地。乃出茲地者。或曰踊横川兩賊軍相合者。野津大佐聞之。自驅至賊左折而入間道。乃以餘兵要擊之。賊復左折。如是者三次。遂出加治木國府中間本道。野津大佐。乃以全兵突串賊軍短兵接戰生擒賊隊長篠原四郎兵衛以下數人。賊遂棄死屍走于山田。三好少將。使野崎中佐自溝邊向郡山街道。山口少佐以三中隊自加治木追躡之。自帥中軍五中隊及分遣二中隊。航海上鹿兒島。將要擊之於

賊至蒲生

途。而二中隊未至。乃駐護衛兵二中隊於加治木。令護輜重彈藥等。自帥三中隊入鹿兒島。初山口少佐之自加治木追躡賊兵也。竝出山田背後十三丁村。聞賊強半入蒲生。又進抵久德村。扼一山。時日既暮。嚴設守備。與蒲生相對。益滿大尉所率新選旅團二中隊。守吉田。九月一日。昧爽。賊兵又轉道右折。左折潜行無人之地。山口少佐乃令山上二中隊。其一自右側下。其一自左側向吉田。與新選旅團俱自腹背。驅蒲生殘賊。轉至凉松。則天已晚矣。設守備期翌入

賊見于城山背後

帶迫。此日拂曉。三好少將。野津大佐。率近衛兵四百餘人。自吉野進。欲邀擊賊于吉田。賊潜行下伊敷村間道。出冷水。突然見城山頂。鹿兒島市中鼎沸。賊乘勢發砲拔刀。奪私学校。縱火斫人。脅降伏者。復爭應市民亦助勢焰。蓋賊入城山。三好少將出發之後。僅過四十分耳。賊徒竊潜入城下。見機擧事。示不可知云。初岩村縣令。巡視日向地方。以八月二十日。自美々津。抵宮崎。聞賊魁脫走。晝夜兼行。還縣廳時在縣

鹿嶋守備不完陷于賊

兵士。不過新選旅團七百人。及巡查海兵若干。以警

縣令壁書

備欠之。電報於細島。乞守備兵。既而。三好少將至。邀擊頗烈。而賊常諳地理。所至出沒不定。遂有將衝入城下之報。縣令。急馳使於伊東海軍少將。托城下警備。少將以兵寡不應。自率海兵一百來。與綿貫少警視所率巡查及新選旅團兵。俱取米苞於倉中。裝作砲墩。備喞筒以為根拠。縣令粘一書廳壁。戒賊暴行。載公書官金。自避浮海上。我兵後至者。多為賊所乱斫。島津久光父子。乘輿緩行。航櫻嶋。時伊東少將在米倉中。指揮海兵及新選旅團警視隊。防禦甚勉。海

官軍鹿兒嶋外圍

兵雖善戰。其數不過百。新選旅團。生兵不慣戰。唯死守耳。賊放火圍之。以有啣筒之備。遂不能焚燬。初賊之乱入也。伊東少將直遣人於三好少將。益滿大尉報之。大尉聞之。先率二中隊。赴鹿兒嶋。且報三好少將。少將聞警。直欲回其兵。會斥候兵報賊在近地。因急進中斷之。劇戰尤力。賊將逸見十郎太受重傷云。既而賊後軍踵至。左右相應。我兵無復奈之何。接戰至夜半。乃斂兵。轉道右翼。退重富。會阿武中佐。帥兵自横川至沖原。大尉以一大隊。海路自細島至。因定

賊據私学校縣廳及城山

河村參軍海路抵鹿嶋

部署。令二人各以其兵入帶迫。至是與山口少佐兵通連絡。尋野崎中佐兵亦連絡。賊人通路始絶。二日。賊兵以私学校縣廳及二丸城。為根拠。置巨熕四門。臼砲六門。攻圍米倉。我兵善防。賊又將入運輸局奪其彈藥。我春日龍驤二艦。望之砲擊。遂為其所焼焚。此日午前四時。河村參軍。大山少將。率一大隊。海路自細島至。初參軍未知鹿兒島陥。至是始見煙焰漲天。砲響如雷。因下令射擊大砲。毀賊砦。令吉村少佐一大隊。及別働第一斥候兵。自天保山下上陸。渉甲

官軍與米倉兵連絡

三好少將進擊

突川。進入大門口。賊且戰且卻。時米倉兵焼旧作事場所儲彈藥。再入守米倉。既而我軍自天保山上陸者。進與米倉兵通連絡。二十六日海嘯虐。鹿兒島湾内船艦。為多所破毀。龍驤艦亦漂着祗園洲。不可拯。至是射擊賊地。大奏功云。此日。三好少將與諸將校相議。合別働第一旅團沖原大尉兵四中隊。自所率兵二十三中隊。以明晨同時進擊。令曰。在重富者以午前三時發。其在前路者。各測其時。以發。三日。阿武野崎山口三佐官。指揮第二旅團兵。自吉野及海

賊襲米倉

岸三道進。衝磯山催馬楽山多賀山背後。賊上壘壁。連發巨炮。盡力死守。重富口官軍。奮勇進闘。拔磯山。奪多賀山。陥催馬楽山。遂圍賊于私学校。与米倉官軍通連絡。於是鹿兒島市街大半復為我有。賊退拠城山。占高地。射擊不絶。我兵往還市街者。皆疾足而去。既夜重富来襲之兵。嚴守各山巓。米倉兵及吉村少佐兵。張哨兵於市中。夜半放火箭私学校。賊兵二百人。啣枚迂回。過廣馬場橋。自背後襲米倉橋畔哨兵。以暗号誰何。賊兵不能應。忽發砲関戰。我兵蝟集。

甑嶋合圍完成

簇銃尖斃賊兵數十。餘賊卻入私学校。時賊屍有異常者。撿之則賊將貴島清也。四日。中村長谷川二中佐兵自人吉口至。因分地張攻守線。既而三浦少將及別働第一旅團先鋒岡澤中佐等継至。俱通連絡。環繞賊地。而兵員未足。尚缺伊集院街道一面云。六日。熊本鎮台先鋒樺山中佐率兵至。於是合圍全成。此日。捕中津賊魁増田宋太郎。初宋太与貴島清。俱夜襲而事不就。及其敗走迷路。不得飯。晝潛伏樵下。夜彷徨索路。我哨線囲嚴。不得其便。此日。為第三旅

包圍部署

團兵所縛。既而守線益加堅牢。築重壁。環竹柵。三四里許。宛然作長城。壁中時連發巨礮。海岳為撼。賊勢日蹙。其包圍部署。別働第一旅團吉村少佐一大隊守石燈籠道。新選旅團二大隊守米倉。別働第一沖原大尉一大隊守琉球館背後。第二旅團二十中隊守岩崎口。別働第二中村中佐八中隊守城山背後。第一旅團長谷川大島両中佐十中隊守武山前面。熊本鎮台樺山中佐二大隊守西田橋。第三旅團十七中隊守鷹見馬場。與吉村少佐兵直接。其他有第

甑島

賊潛岩崎谷

四旅團坂本少佐三中隊。同砲兵一分隊。為遊兵。賊地無蟻穴之隙。八日。山縣参軍抵鹿児島。十日。賊徒自二九城擧白旗。至第三旅團哨線者。凡六十余人。係島津氏家扶等。為賊徒所擁者云。此日。安藤中警視率巡査千五百人至。捕賊。募兵擊小倉啓助者。即鞫之有言。深見源二。潛伏于甑島。将挙兵。又云賊兵不過千五百人。決死輩二百名耳。有殘賊潛匿飫肥佐土原。將突入宮崎。是桐野等所令云。賊兵既陷重圍。勢日退縮。入岩崎谷。以避飛弾。囲之之機已兆。二

定城山攻擊部署

十一日。賊山野田一輔。河野主一。至我哨兵線。送致之本營。問来故。曰吾輩欲就法廷。辨曲直耳。河村参軍。鞫問之。二人遂伏罪。因拘主一。還一輔。報之西郷。臨去。山縣参軍。屬在木留。以私書贈西郷。恐書不達。更裁其副。令以齎致。西郷一瞥。愁然。言曰我負山縣矣。二十三日。両参軍。九少將。相議。定城山攻擊部署。乃立約曰。各軍合圍完備。及今不可不為攻擊。然以合圍為主。故不得不以攻擊為次。與尋常攻擊不同。因立約束。

各軍特簡抜攻撃兵。使擔任之。若其合圍兵。即以
一守防禦線為務。故因攻撃兵進退。不得變換其
位置。
所簡抜之攻撃兵。有苦戰死闘之急。不可待後軍
應援。
攻撃兵。毎人負彈丸自百五十發。乃至二百發。未
至占領攻撃點。乃不許虚發。
賊兵至尾撃攻撃兵。欲脱出守圍線。乃不分彼我
銃撃以御賊徒。然雖知無嚴。宜要臨機處置。

攻撃兵雖乞應援。非有軍團号令。不可棄守赴援。
若有賊衝突合圍兵一部。不可令自己防禦線脆
弱而赴援。
各軍司令長官。至合圍線中央。及便宜之地。宜為
之指麾。
攻撃兵雖得達其目的。合圍各軍。非受軍團号令。
輙不可解其圍。乃定攻撃部署。曰攻撃専基立約
主旨。自各旅團鎮台。簡抜一中隊半。乃至二中隊
兵。以充之。司令長官大山少将。以其砲隊援之。

攻城砲隊。先以淨光明寺山所備巨熕。當射撃城
山東北面賊壘。
第一第二旅團。別働第二旅團。及攻撃砲隊之射
撃城山東北面賊壘。各自正面及左右。挺進攀躋。
占據東北面高処。直築胸壁。固防禦。以漸次進入。
熊本鎮台。及別働第一旅團。各自池平新集院口。
挺進奪城山中央頂脊地。當扼守。
第四旅團。自城谷攀躋撃破岩崎谷賊壘。當突出
中央頂脊地。

城山攻撃

第三旅團。及新選旅團。向城山前面挺進亂撃。令
賊不得擅力於東北面及中央。投機自山腹樹間
攀躋。當占領要所。
二十四日。以午前四時。為攻撃期。官軍四面進撃。合
圍軍吹喇叭。發烽火。為聲援。山呼谷答。銃火闘聲儼
然起。砲響四聞。賊兵以卒起不意。狼狽恐愕。不能防
戰。悉棄守逃走。堅壘數所。盡皈我軍。於是我攻撃兵。
勢力愈振。且撃且進。遂窘賊兵。第三旅團及新選旅
團。自正面抜私学校二丸城。放火數所。烟焔漲天。我

隆盛死

兵氣益振。賊大沮喪。既而天明。我軍遂合圍岩崎谷。賊兵愈窘縮。僅扼谷中掌大之地。狀如鼠在囊中。新集院方面攻擊兵。漸次下谷。賊愈困蹙。無計可出。西鄉隆盛以下賊將悉自洞穴中躍出走。銃彈雨注。之下抵岩崎嘴口壘。則官軍既已充斥谷口。賊兵篆盡計窮。不知所措。隆盛在肩輿。為病者。將適忽為銃丸所中。顧左右曰。叱敗矣。別府新助直前斬隆盛首。左手提之。右手揮刀。叱咤馳入谷口壘中。埋首於路側。大呼告衆曰。今也先生既死矣。大事去矣。欲與先生

殲賊將一壘中

俱死者。悉來聚焉。言畢自屠死。桐野村田以下諸將乃集壘中。陽唱降伏。將突擊官軍。不意使池上四郎揮白旗。自壘中挺出。馳入我軍。官軍固知其非真降。不應。亂發小銃。且令第四旅團兵吶喊急擊。賊將窮困。遂以壘庇蔽其四面。我軍之在山上者。悉下至取石塊投之壘中。山積。賊將半埋沒。於是桐野以下無慮百人。或中銃丸斃。或自刃死。自餘殘賊或降或就縛。賊窟殄滅。無復遺類。實九月二十四日午前七時也。此日過岩崎谷者。語曰。谷口壘柵。即桐野村田以

下諸將斬死之所。遺屍山積。流血盈路。谷中有由畑某宅。門前血痕數所。蓋別府刎西鄉首之地云。其他家屋墻壁。多為彈丸所破壞。樹木為枯。又有杉田某邸。四圍山岩。為洞穴。其一洞稍寬者。為西鄉潛匿之所。今檢之。僅存粮米數十苞。他無一物云。既而我軍大索西鄉首級。不獲。遂詰降賊。獲之。檢隆盛。及桐野利秋。村田新助。逸見十郎太。別府新助。桂四郎。池上四郎。高城十次。山野田一輔。岩本平八。石塚長太郎。蒲生彥四郎。國府壽助。小倉壯九郎。平野正助。獅新次

郎。佐藤三二等首。遂付之縣官。葬于淨光明寺。新納軍八。汾陽五郎左衛門。坂田諸潔等皆就縛云。二十七日。征討總督自細島航鹿兒島灣內。碇泊軍艦。連發祝砲。此日。兩參軍九少將以下。各旅團聯隊長。大隊長等。就館謁見總督官。總督宮大有賞詞。蓋以西南事定也。二十九日。以大山綱良刑名定。斬之于長崎。九州國事犯罪囚。處決未就者衆。各地戰餘事情未全。既平穩。因議薩日警備。駐遊擊四大隊于鹿兒島城下。以熊本鎮臺谷少將為司令長官。以新選旅

團及第四旅團參謀長坂中佐坂本中佐爲參謀官安藤中警視亦警察轄地於是總督官兩參軍及陸海軍諸將校旅團兵逐次擧錨于薩海前後皆皈京是爲明治第二回之維新功業論者曰亂賊屬平定者實以九月二十四日嗚呼王室龍興維新偉業十年而後得大成矣雖然其偉業興于十年前仆幕政之日成廢封建之時於是凡百刑政日赴開明彬々奏治績者不啻輦轂之下各府縣亦爲然獨至鹿兒島一縣依然墨守旧習一主封建制度且擧薩隅日三

州爲士族所制駁儼然如有治外附庸國嘗際佐賀熊本山口諸賊揭叛旗之日皆竊仰聲援於鹿兒島令凡天下不平之徒蓄成希禍機潰裂之志是故議者謂治外叛賊就殄滅西陲帖然者爲第二回維新功業夫賊魁固一世英雄也善收攬人心桐野篠原村田貴島別府淵邊逸見池上等桀驁猛勇爲之將校偏裨加以私学校士數千慓悍善戰者爲之麾下而合募兵殆過三方其當雷馳電奔大擧風颺而出師天下人心恟々不知成敗果如何獨 聖上斷然

下征討之詔授親王以節刀直令王師西下於是六軍之士委身於銃鋒者八閱月殄渠巢窟殲渠巨魁掃除渠封建旧貫使治外叛縣得皈一王政之下抑大勲洪謨出乎天下思想之外矣豈不偉也哉雖實出 聖上神武英邁非有賢相良輔翼贊廟謨智勇將帥謀畫軍略者何速得如是之偉業大成哉初薩賊之現反狀也陸軍直編制諸旅團以西下海軍擧列艦隊警備沿海不數日征討總督官出建牙營於福岡城山縣參軍侍帷幄焉先是賊軍已迫熊本時

鎮臺城兵併巡査隊不滿三千五百人加去歲遇變兵氣沮喪城下士族大有異志谷少將斷然決城守之策悍賊百攻不能拔既而征討諸將至焉明知全局大勢関熊本城存亡邀擊山鹿高瀨兩道併進之賊其一過之岩村其一破之高瀨木葉先是賊將亦善知兵驟一變軍略以攻爲守扼田原山鹿之險防官軍攻擊曠日彌久唯欲攻陷熊本城官軍力攻直夜苦戰十日野津大山兩將以三月二十日拔田原要害翌日三浦少將陷山鹿兩軍相合迫木留植木

烏栖岑賊壘。先是。黒田參軍。勒山田高島川路諸將
別働諸旅團。乘賊軍無備。自海路上陸日奈久。戰於
宮原八代。進宇土川尻。衝賊軍背後。賊腹背為官兵
所圍。木留諸壘將陥。遂知不可防守。以四月十五日
全軍退熊本城東。五旬除日。城圍始解。官軍遂聚焉。
於是全局大勢始定。賊兵雖有智勇。何有可為之術
哉。仍置本據於木山。張守線於大津竹宮御舟之間。
盛築塞壘。抗官軍。未至一敗塗地矣。四月二十日一
戰。成敗之機。實在此時。而賊軍再敗。走矢部。入人吉。

禦。河村參軍。遣艦隊於沿海要衝。常助陸路兵勢。於
是定策。勒大山高嶋曾我三將兵隊。航海入鹿兒島
城。賊兵顧之。攻官軍防禦。屢挫賊勢。當是時。野津少
將進三田井口。山田三好兩將。溯球摩川。指人吉。三
浦少將向大口。川路少將自佐敷向米津。大迫賊軍。
賊不能復支。六月一日。人吉城陥。大口加久藤諸險。
亦相繼陥。先是。鹿兒島城兵。大破賊軍於谷山。川路
少將陸路達鹿兒島。諸軍亦盡至。賊軍再退。據大隅
日向。賊兵分一隊。過日向地。踰延岡梓嶺。入豐後勢。

甚。猖獗。谷少將至大分。野津少將守三田井。賊壘猶
屹然對山谷間。鹿兒島官軍進討。都城高岡宮城美
々津諸所。皆望風陥。賊軍退延岡。我軍進本營於細
島。以大兵迫延岡。一舉拔之。賊軍益窘蹙。退熊田。再
受重圍。保無鹿長尾之險。連日死戰。復大敗衄。八月
十七日。率敢死士數百。乘夜下江嶽。突衝重圍。破其
守線。直西奔。三田井南折。出小林飯野。衝栗野。九月
一日。再來襲鹿兒島。據城山。以死守。於是官軍復聚
鹿兒島。攻圍二旬餘。遂奏殄滅之功。謹按。出征將帥

姓名。有栖川二品親王。為總督。山縣有朋。黒田清隆。
河村純義。為參軍。有野津鎭雄。三好重臣。三浦梧樓。
曾我祐準諸少將。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旅團兵。有
山田顯義。川路利良。大山巖。高島鞆之助諸少將。率
別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旅團兵。如新選旅團。東伏
見宮為之帥。熊本鎭台谷少將所率。海軍艦隊。伊藤
少將為長官。皆雄武冠世。且所屬參謀聯隊長。大隊
長。及諸佐尉。亦莫不智勇。會計軍醫輜重砲廠諸部。
辨置盡得其宜。有西郷鳥尾兩中將。管理兵務。募兵

奥少佐突貫賊地

無噴滯。仗糧無所欠。井田四條諸少將留守上國。使
無內顧之患。其偉功赫灼。實可謂千載一時矣。後世
史冊。以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特書為維新大成記念
日。永使我國民記念文武功業。亦庶幾可以報皇恩
之万一歟。

麑島戰記追補

四月八日。鎮臺籠城已五旬餘。粮食缺乏。纔支十餘
日耳。以南北官軍達城下之期難圖。因議衝賊以通
連絡。與少佐率一大隊。冒曉霧突貫賊地。進別遣臺

城兵歡聲如湧

砲擊賊壘

兵巡查隊。以護送我軍御救。至安政橋。橋側有賊哨
兵。大霧不知我軍之進入守線。衆俄吶喊斬哨兵奪
橋而進。賊皆至。欲遏之。我護送兵遮之。縱横奮擊互
有死傷。連合隊既進至砂取。少佐命揚狼煙報其達
目途也。城兵望見之。歡聲如湧。護送兵既破賊四散
索食。聞糧米在九品寺村。潛謀之。於城中城兵出張
左右翼於安政橋口。更示襲擊之狀。自城上砲擊賊
壘。黑烟蔽地。賊以為城中糧盡大舉出擊。無遑他慮。
我軍乘虛輸米千苞。徐々收兵。賊覺之大悔。於是城

定進討部署

中兵勢大振。十八日。諜者報賊兵悉退矢部地方。以
木山為營。右翼臨白川。折至大津。前軍列竹宮甘木。
左翼達御舟。各所築壘壁出哨兵。盛張防禦線。於是
定進討部署。野津三好兩少將率第一第二旅團兵
置營於竹迫村。三浦少將率第三旅團。置營於伊萩。
高島少將率別働第一。置營於守士山。田少將率同
第二旅團。置營於限庄。川路少將率同第三旅團置
營於堅志田。黑川大佐率同第四旅團。置營於小川。
大山少將率同第五旅團。置營於下立。而高島少將

諸國連絡如偃月形

率第四旅團兵守衛熊本本營。征討諸將議定攻擊
部署。三浦少將自大津東控豐後路。遙與二重嶺軍
連絡。野津三好兩將自大津枯木。向川窪。大山少將
向南部。渡鹿保田窪鐵臺。樺山中佐。兒玉少佐。自水
前寺攻神水竹宮。山田少將進甘木。川路少將進御
舟。諸國連絡如偃月形。將三面合擊以殲賊壘。二十
日昧爽。川路少將拔御舟。山田少將拔甘木。俱進置
營。野津三好三浦三將。以不達其戰線。唯據守線耳。
大山少將。樺山中佐。二軍此日戰鬪甚烈。遂能破賊。

賊穿穴防銃丸

拔帶山連珠柵

我軍背後敵

賊軍分爲二

支之初大山少將自神水進攻擊賊壘賊堅守不屈戰線突出保田窪地勢斜沿岡阜蜒蜒下南部勢如曳帶因名帶山山上設砲壘數所穿穴堂塲以防銃丸當此時我軍張左右翼砲兵自三面攻擊漸陷山背堅砦援之忽遇賊拔刀返擊再退原線得援兵復進陷之乘勢拔帶山連珠柵放火其壘賊走入樹林又迂回自帶山方面進出我背後蓋賊依援兵至也我軍背後受敵遂崩潰於是曩所得堅壘悉皈賊有先是樺山中佐兒玉少佐自水前寺口進逼竹宮賊

壘殆陷日暮及帶山復陷于賊賊勢大振我軍退竹宮至是保田窪水前寺口兩軍連路全絕至渡鹿口無一守兵賊兵將擣虛逼熊城我將官大藏率先自進官軍復大振激戰至夜半賊敗退竹宮明旦復帶山賊遂大敗兩軍並進布守線此夜賊兵襲大津復敗三浦少將進據大津二十五日賊軍遷撤矢部濱町本營去分爲二一軍踰那須赴人吉一軍出馬見原走日向路於是官軍復換攻擊部署欲擊賊方向以追擊二十六日高知縣士族池田應助等連署

高知縣士池田等乞護鄉兵團結

乞護鄉兵團結其言以謂薩日經隅一帶水以一葦易航或有風波衝突之患須急豫防小池縣令卻其書弗聽初板垣參議解職皈故里之日縣人設立一社主張民權其黨甚衆名曰立志社縣下別有中立靖獻二黨互分黨結社相軋轢立首領相爭論議縱橫無所底止而立志社以板垣氏爲領袖故名望熾盛殆壓輿論應助者亦係立志社員云二十八日鹿兒島官軍張哨兵于四方定防禦線築堅壁於城下及城山城南壘南林寺墓石爲壘扼清瀧川絕通路

總督府下令鹿兒島縣下

曾我少將赴鹿兒島

此日總督府下令鹿兒島縣下曰縣下暴徒擅動干戈挫折未悟欲再害良民今也所派遣海陸軍者秖保護人民耳衆庶宜体斯意先是賊兵去矢部潛走肥日境上二十九日始出哨兵於究後東境管村我諜者報曰賊在日奈久以南連山悉築壘壁張守線川路少將據堅志田營至八代扼三太郎嶮五月一日山田少將率別働第二旅團軍于八代口二日川路少將軍于水俣曾我少將率步兵四大隊及砲兵工兵航赴鹿兒島同日賊屯集大隅加治木官軍開

島津久光退於櫻島

其報遣清輝艦偵之。加治木市中。不見隻賊。却見出没蒲生賊。嚮退守人吉。聞官軍擬鹿兒島。分兵為二軍赴大隅者。自加久藤栗野横川溝邊。抵加治木。沿濱市敷根福山海岸。向鹿兒島。出薩摩者。固牛山險経窪田大村扼蒲生吉田。拒自肥後來官軍。此日。島津久光。退於櫻島。三日。賊至鹿兒島西南武村。其衆二千。或云三四千。村田新八。指揮伊集院郡山等軍逸見十郎太。別府新助。指麾蒲生山田加治木軍。而置本營於山崎。於是我軍配付兵隊。為防禦之備。市

街衢閴然

賊至城山

民皆奔竄。街衢閴然。唯聞兵隊喇叭之聲耳。四日。別働第三兵奪石坂之險。入薩摩石坂。即薩肥國境之隘口。五日。夜未明。賊自武村水神坂。竊進至城山壘下。官軍知賊方至。寂然不動。及其將破竹柵。誰何賊曰。西鄉隆盛也。言未畢。銃砲亂發。賊中丸。悉斃。後軍沓至。互火戰。既而。天明。城之西南。火焰方起。自甲突川前面。延及武村。蓋以我軍害于防禦線。所放火者。賊徒遂敗走。永神坂。時暴風倏起。大雨驟下。火勢倍猛。黒烟捲地。至不辨人馬。鹿兒島市街。蕩然灰燼。此

守兵獲賊將首

鹿兒島嬰城之初戰

日。伏見宮與河村參軍。俱巡視城山。守兵獲賊將野瀬彌九郎首。以呈焉。此日。清輝艦抵甲突川下流。砲擊武村。大沼少佐所率拔刀隊。夜衝擊岩崎賊巢。是為鹿兒島嬰城之初戰。六日。城下火未滅。出斥候于谷山吉野。途遇賊。擊走之。見賊出没武村者。砲兵射擊武村。即西鄉占居之所。地頗幽邃。七日。鷄未鳴。賊有渉甲突川下流來者。我壘兵圖其至中流。砲銃乱發。賊多斃。殘賊奔潰。仍有進至壘下。粘壁者。我兵不知之。出上壘。賊遽起。以銃尖突之。我兵多被傷。遂簇

後備軍不振

賊壘在釜底

銃殲之。此夜。復焚市街殘者。火光如晝。見賊。不能適遇。狙擊斃焉。十七日。別働第二後備軍拔八春山險隘。啓人吉進入之路。先是。有後備軍不振之譏。相議曰。止譏在建奇功。將踰國見山。衝八春山賊壘。八春山拔。則人吉路啓矣。衆以為然。而國見山。肥後第二險山。若其嶺。土人稱為神境。非潔身者不登云。我軍夜半潛兵。陟險傳岨。漸得達其巓。俯瞰。則賊壘在釜底。我軍一齊發銃。山谷大震。賊軍仰見措愕。悉棄壘走。既而。狂飈暴起。樹石鳴動。大雨尋至。土人導者曰。

獲賊書類

山靈爲崇。我軍避巖下。乃至翌旦。天晴。復進陷鳶巢。拔椿山。十九日。鹿兒島官軍衝大隅福山賊寨。奪粮米。今暁。河村參軍。大山曾我二少將。駕戰士清輝高雄二艦。至福山麓。以午前十一時發砲。強雨迅雷驟起。與砲聲相答。海湧岳震。我兵上陸。所賊放火賊走都城。其庫中所儲粮米一千石。悉燼。六月五日。夜未明。警視隊襲賊之不意。奪鬼嶽。獲賊書類。其中有載高知縣士族藤吉靜。村松正勝。與賊魁桐野面晤之事。即謀高知縣捕縛二人。付之大審院。連累頗衆。云

襲賊之不意

人亦係立志社員云。九日。豐後口軍陷臼杵。野津大佐部署兵自進。軍距臼杵十町許。水城置巨熕于丘上。分軍爲五隊而進。戸室江無田之賊先遁去。諏訪山官軍自背後間道襲賊之不意。賊濟水爭走。偶潮滿溺死者無算。時海軍進淺間日進兩艦於臼杵舊城石崖下。放著發彈。徹宵不絶。賊避匿臼杵市中。或走入平清水。此夜未明。陸軍兵進發炮。村街各所火起。煙焰蔽天。我一軍自海岸奪旧城砲臺。一軍自市濱土橋乂。一軍自戸次路平清水進入城下。賊兵遂

選拔十六人追賊壁

遁。佐伯地方此役。海軍所發銃丸。命中不愆過。陸軍隊上破裂賊壘云。十七日。豐後口三重市先鋒隊。拔三國峠賊壘。我軍初張左右翼。爲偽兵。賊分兵備此日。選拔壹兵十六人。夜踰險迫賊壁。我兵潜行。途遇哨兵。以銃槍叢刺斃。而逮壘。大呼闖入。斃賊十二人。吹喇叭報捷。後軍聲甚壯烈。賊備左右翼者。以爲全軍進擊。莫不潰走。我兵更進陷數壘。追躡入尾野市。不復費一彈丸。二十二日。鹿兒島官軍有所議。別働第一參謀長岡澤中佐。黒木中佐。與第四旅團坂本

城兵自三道向城山背後

少佐。倶率軍士二千七百。夜駕軍艦。上陸重富迂回衝城後。賊巢賊在重富者。大措愕急執兵仗防守。官軍大至。遂放火重富。賊不能支而走。我兵自三道向城山背後。且破且進。上白銀坂。向吉野原。時春日龍驤二艦。砲擊加治木。所留重富後背軍亦至。縱火沿道進。城中將出兵。應衝背軍。會磯山背後火起。鬨聲砲響。聞如雷。大沼少佐知衝背軍既至。率二中隊進擊結山。結山賊行進隊也。強悍雷萬春之徒。衆不避銃丸。固守堅壘。我軍激戰未能拔。既而山後火漸至。

二本松之役

我兵大得勢鬨聲齊發跳身突入賊遂棄壘出走我軍悉拔結山及傍近壘柵亦縱火進與背後兵連絡至是二本松砲臺皈我有云二十三日鹿兒島賊恥前日之敗誓必死復來襲二本松砲臺勢如疾風連發巨熕吶喊豬突所向無前既而磯山各所砲響大起我兵不能當之退入原守線賊復俯射擊城中於是昨日百戰所獲炮臺今復皈賊有二十四日鹿兒島軍再議自防禦線左翼進兵大勦擊於脇田都淺田氏陣武山等賊兵脇田在海岸山脈皆蜿蜒西田

兩軍殊死而戰

高麗橋等方面別働第一古川少佐等率二大隊航上谿山村迂回衝擊賊背賊以力難阻悉走我兵留二中隊備背後放火民家而前進城中又出一大隊于武橋兩軍殊死而戰未分勝敗既而迂回兵上山齊發鬨聲賊聞之恐怖棄壘及銃器而走於是我兵得勢進奪淚橋踰脇田拔武山與迂回兵連絡高島少將尋至巡視山上再部署兵士攻擊都淺山賊既遁走偵者報曰賊據太明神岡田氏陣等山壘於是警視隊向田氏陣別働第一兵向太明神岡山上俱

上下砲彈如織

勢如獰虎

有堅壁設巨熕數門以守備焉我兵仰攻之凡六時間勝敗不決上下砲彈如織我軍蝟集一山時細雨冥濛前山漆黑武村火焰衝騰與砲煙合暗澹蔽山頂兩軍唯聞砲聲不見其戰狀既而苦闘至七時半我兵發一鬨聲衝入賊壘勢如獰虎兩山俱陷賊遂走山下此日官賊死傷互多我大尉以下士官戰死者十八人同日延岡賊軍乘曉霧侵入重岡口及右翼哨線尋來襲左翼我兵棄三胸壁退賊再至擊水谷及水古尻右翼我兵避却賊襲我左側於是左右翼

連絡全絕會豫備兵二中隊至迂回賊側面衝齧所被奪之胸壁左翼兵應之遂復舊線此時佐伯口徒行路峠木浦等亦為賊所掩襲然我軍不至失線路水浦柳瀨水谷梓峠本街道水古尻諸路川上少佐攻守之線大原川原蛙地峠黑澤諸路與少佐攻守之線於是將校相議謀于第一旅團以明日俱進入日向二十五日先是第一旅團兵置本營于馬見原嚴備肥日境上由未入其戰線也豐後軍戰線既進臨豐日國境於是兩軍遂通連絡出兵至與須及

大原守兵苦戰

宮水宮水距三田井五里在高千穂山脈中溪澗絶處往々為暴雨沒路屢絶來往行軍頗苦賊來襲豈後口大原山迂回勝地峠左翼深山突我背後大原守兵苦戰不利遂棄守潒自大原杭内渉山脈退保赤木峠於是與馬見原兵連絡復絶二十六日第四旅團以三大隊發鹿兒島向吉野而進一軍自戸越一軍自桂山一軍自丹田遠本道自戸越進者擊山上殘賊摧簇銃尖突其壘一軍途破殘賊至杉木馬場賊急分兵衝至會我援兵至俱擊之賊走川上我

官軍分兵為二

兵退守雀宮戸越二十七日鹿兒島圍既開賊悉退去於是遣斥候隊于谿山伊集院市來又出一大隊於肥後路川内川欲經宮城入來連絡第三旅團豈後口官軍分兵為二一自赤松口一自豆壳峠口並進將殺徙行路峠賊勢赤松口出一隊於新道一隊於古屋俱進向鐙村時夜雨両道澗水暴漲工兵架橋以渉兵卒豆壳口軍進至猿焼峠見賊布哨兵進攻擊赤木峠赤松口軍入鐙村賊撤橋置哨兵於其傍二十九日曽我少將率第四旅團發艦至重富欲

川路少將解任

大隊襲東野

進擊蒲生吉田方面先鋒隊隅別府川與賊戰高島少將率別働第一旅團航至大隅岳水高洲復轉陣鹿屋將進衝日向都城別働第三亦出二大隊於日向時長官川路少將以疾解任使大山少將代之田邉中佐為參謀長據守鹿兒島城者警視一大隊第四旅團一大隊耳警視隊守新上橋甲突川海口第四團保城山及琉球館七月一日第二第三旅團合兵大擧擊栗野陷横川両旅團俱移本営于是地別働第二右翼兵在皆越村賊兵七中隊來襲走守兵

行進隊降

進奪坪屋村高島少佐聞急馳至苦戰逐賊復坪屋村此夜行進隊二百十人降于第四旅團隊長相良五郎左者最強勇云二日第二第三旅團兵欲相俱入加治木途擊走シグヘ村賊獲其火藥糧食進至立文字坂有阻別府川與賊戰者我兵欲衝背後此夜加治木賊自焼而走對岸者亦引退因期明旦與鹿兒島軍通連絡於加治木第一旅團自捕原口中村口尾楠口三道並進中央兵攻擊葛原其迂回兵隔日野影川擊賊側面右側進擊竹原俱拔賊壘數

占高千穗要所

賊狼狽去

十占高千穗第一等要所宮水兵尾擊至靜村與須
兵亦踵至分城三日先是別働第二方面兵在米良
今曉賊偶來襲三方山之麓有薩摩越撗谷等地喬
木聳天遮蔽日光人跡殆不能通賊兵二千欲圖其
無備再入肥後既至見我有備進破柵至壘下我兵
一擊千彈賊狼狽潰去此日豐後口激戰賊自梓峠
側面迂回奮猛進擊勞極猖獗梓峠大峠哨兵退保
城越通水谷黑土峠以定守線七日第四旅團入國
府第三旅團入踊分五中隊於大久保方面一中隊

於神集館三中隊於塩濵以攻擊至是全軍攻守線
以第四旅團為右翼置營於國府其守線自國府達
海警視隊亦置營於國府其守線左翼接第三旅團
右翼踊村第三旅團置營于橫川其守線左翼接第
二旅團第二旅團置營于栗野其左翼接別働第二
旅團別働第二守線綿亘十九里自吉田加久藤飯
野經須木米良谷椎葉接第一旅團第一旅團置營
于馬見原出兵三田井與野津大佐兵遙通連絡是
為全軍左翼而別働第一旅團循海路上陸於垂水

警視隊進擊頗苦

賊兵拔刀反擊

賊着官服

高洲又遣一軍於海路志布志欲衝都城背後戰線
別亘十三里云八日警視隊與大久保攻擊兵倶出
大斥候賊防曾山之險警視隊進擊頗苦乃分兵迂
回揮刀發鬨聲而進正兵亦吶喊奮前所入賊壘賊
棄屍逃散既而第三旅團擊破沿道賊兵至午後達
大久保賊兵俄拔刀反擊我軍亂賊入砲廠奪彈藥
尋復大久保擊神集館之賊走之警視隊亦進衝大
久保側面第二旅團出哨兵於正木口賊走飯野進
守西永江府灰塚永山村等是夜有賊突入別働第

一旅團百引村守線內擊走守兵奪彈藥又入會計
部捕吏奪金穀先是我兵至志布志者為賊所突擊
退保菱田川以百引為防禦線至是又敗賊着所奪
官服張哨兵而陣人以為官軍會軍中有平服者始
知為賊軍第四旅團大怒人自皷勇進擊賊棄鋭器
而走我兵急衝營其隊長中村某俄上樓避匿放火
焚殺之中島戊辰之役屬高島少將部下者云十二
日第三旅團陷大溝原諸壘進取平島神廟田代等
數百壘賊狼狽遁小林驛我追兵抵橫大岳第二旅

團入小林。此地爲賊所據。此日別働第二。陥米良。米良地勢斗出於日向。山岳高峻。官賊據爲要害處。此日我軍分兵爲三隊。進擊時天未明。曉霧不辨咫尺。我兵潜至壘下。驟鳴喇叭。吶喊衝突。賊恃險宿村家。不能還壘。悉走小川。十三日。別働第二。移軍営于小林。須木黒川大佐。指揮小林軍。山田少將。自督須木軍。其第一方面中佐中村重遠。徙米良村所。第三方面中佐中村尚武。發加久藤。移営于江代。出米良左側。衆弓野。據耳川上流。將殲鬼神野賊。十六日。第

吶喊衝突

二旅團分軍爲三。其一自原堤本道。其一自廣原間道。其一自江園村進擊。賊兵拒之於堤村川岸。我軍暗張兩翼。三面突貫。拔數十壘。進入高原。此日豊後口與少佐進擊勝地峠。時午前第三時也。山路暗黒。風雨暴起。我先鋒兵二十餘人。銜枚匍匐至第一賊壘。賊酣眠未覚。一賊適覚聞足音。問曰。汝非交番乎。曰。然。直進攅銃鎗。刺殲壘中。至第二壘。賊亦不覚之。簇銃尖乱刺。亦殲焉。迫第三壘。賊始知官軍之至。急發砲拒之。我兵欲攀高峰。以衝賊窟。賊俯投石。不得

拔數十壘

我兵匍匐入賊壘

登。既而我一隊迂回上。對面天狗山。連發巨熕。賊遂潰走。進放火勝地村。此日拔壘凡四十八。

鹿兒島戦記附録

西郷隆盛桐野利秋等。嘗設私学。規則曰。同心一体。誓死無二。曰。禁出学校二十五里外。曰。毎週一回。蹴跡山野六七里。以競健歩。曰。自午前九時至十時。必読古軍記。此外有数款。就学者二万人。貯金十餘万圓。官欲使令諭県令。各人所蔵軍銃。皆答曰。無有矣。及起兵。申聞令三條。因訊應官員。勧人馬。忽焼官

宅。○賊之至熊本。跳撤神黨徒役者。爲郷導。誤縣士族有應賊者。○警察官中原某等。本鹿児島縣人。前爲伺察賊縣。通音伺察。通刺殺。賊因飛語曰。彼領長官将意。来暗刺隆盛也。隆盛爲内務卿大久保利通所忌。警視長官彼之爪牙也。爲彼不亦孝乎。於利通者。遂捕之拷掠百端。身無完膚。氣息殆絶。而同文誥獄之。聲言國中曰。奸相欲暗殺陸軍大將。豈可不爲異問也。是爲謀叛張本。○官軍勇猛者。近衛隊第一。東京鎮台次之。廣島鎮台又次之。徴兵臨戰皆期必死。熊始無一人逃亡者。如賊壘數日不抜。是非官兵之弱。由賊兵之強也。○福岡士族越知彦四郎。聞西郷隆盛向熊本。潜合其黨六百余人。将應之。遷延涉日。會官軍忽至。總督入城。黨与四散。不果發。及總督移営。官兵赴戰地。忽有傳者曰。熊本城既陥。乃大挑移檄。其徒曰。薩兵將向筑後。纔佐賀久留米柳川秋月。執有不應之者乎。我輩不可跳躍矣。与建部小次郎加藤固久世芳麿呂村上貞七等。會妙円寺者五百余人。或服貫鞋。各提長槍大刀。間有帯銃砲者。令

為二隊、吶喊逼城、官軍守城者、謀怨之、以寡兵不出
戰、欲待其逼擲之、於是連發小銃、斃二十餘名、賊碎
島散走、放火燬外、過入野毛村、○中津暴徒之蜂起
也、三百許乱入中津支廳、殺官吏、奪兵糧彈藥、放火
支廳、分隊守諸處、斷船橋、拒豪留、破獄縱囚、撤運兵
食、市民狼狽不意、分為二隊、一向四日市、一出海岸
自高田向豐後、以襲大分縣廳、賊中有中津士族
三十名、千米十余名、其余係無頼博徒輩、中津本有
門閥士族二種、門閥士族、常輕新士族、新士族不無
怨於懷、且有頑固信隆賊者、深怨洋風、以致此、○中
津暴徒増田宋太郎等數十名、一日追大分縣廳、放
火坊市、砲擊本縣獄吏數人、官兵擊而卻之、是夜暴
徒入別府村、曾浅間艦搭巡査隊至、戰走之、賊沿道
掠豪戸、云烟動、佐伯日出士民蜂起、○三月廿五日
之戰、木留植木吉次三路之兵、齊進、會賊鋒甚銳、垂
兵有逃者、中尉増見某怒斬兵卒三名、於是敗兵還
闘、怒卻賊兵、某鹿兒島人、與羽之後、身中五銃丸、而
不少挫、常曰彈丸不易中人、吾行彈丸之下、島於行

降雨之下、○陸軍中尉伏見親王、以三月廿七日、抵
七本村本營、巡視戰地、是夜宿本營、且赴戰地、馳曝
彈丸雨注之間、親見實況、嗚呼親王生于深宮之内
長於婦人之手、而其親冒危、如此、豈不偉哉、○木葉
之戰、賊中有一婦人、年可二十五六、姿色過衆、以紫
縮緬纏頭、纏白布襷、雙眉共刀而進、為巡査數名健闘
不挫、而軍法、目終傷、我兵五六名、勇進不止、我兵攢
擊斃之、不知為何人、○別府新助逸見十郎等、四鹿
兒島縣兵中、多十三四歲、若田郷隆盛怒曰、彼輩皆
有望於前途者、將以供國家之用、宜使之學問以磨
練才識、安可驅諸戰地、而殞其生命乎、遂諭少年使
歸於國、○廣島鎮臺十一聯隊卒八名、嘗為散兵員
彈丸所驀、賊壘、其運動之妙、人々無不注視、稍久、突入
賊壘、有賊十三人、堅守、臺兵擊斃之、有一士官馳問
其名、皆曰、死之後知之矣、自此稱曰八人隊、近衞
亦有六名勇卒、從大佐戰於山鹿、隔賊七壘、○陸
軍樂隊在本營、奏樂、其音雄壯豪渾、遠達三里、使人
凛然張膽、諺曰習不如慣、噴聞熊本近傍貧民女子、

為官賊所居、看護創痍、洗濯衣服、往來軍中、不畏平
日、初聞砲響、見兵火、心魂為之褫、及今不見兵火、聞砲
響、則反不揺、寂寞無聊云、三月十五日之戰、巡査拔
刀隊、與近衞兵進攻賊壘、某新聞記者、與一官員同
登岡阜、瞻望敢勇奮闘之状、二人俱不覺大聲呼快
背後忽有叱聲、曰、兵士死戰、以為愈快、何也、驚顧、則
參軍山縣有朋也、二人乃謝過、○賊分隊長永山休
清屢奮戰、遂死、休清隊長弥一之弟也、嘗為旧藩茶
博士、戊辰之役、為小隊長、善遇[?]士卒、得其歡心、為人
膽氣剛邁、雖在彈丸雨注之間、不動神色、每見花枝
輒折之、挿於陣中、以自娛云、後擢任陸軍少佐、自請
降一級、轉海軍大尉、征韓議不合、從隆盛辭職歸国
及變起、海軍大輔河村純義、駕高尾艦、入鹿兒島、暴
徒衆小船、來欲奪之、休清乘舶首、呼曰、下梯子、艦長
某視休清佩刀而來、且甲板上罵曰、咄汝何故
佩刀欲乘軍艦、見汝容貌、恰如餓鬼、非狂而何、梯子
決不得下也、休清大怒、欲進攀艦、乃急起錨而去、休
清莫奈之何、瞋目睨視者久之、某鹿兒島人、與休清

友善云、○薩兵大抵露頂、非隊長以上不著帽、々形
亦不一、其兵卒在土壘中、穿小穴、狙擊官兵、傍護土
窒、備一鍋、意氣殊悠然、雨則裸躰起戰、藏衣穴中、以
防沾濡、官軍薄賊壘者、俯而行、仰而射、故其彈每失
於高、賊墊死中、視機而發、故傷官兵甚多、或臨官兵
迫壘、被衣笠頭、出諸壘上、以徼兵士、狀、衆官軍發丸
急起突之、其疾如風雨、初官兵屢為之窘、○官軍據
甲突川、構竹柵、五月十七日暴雨浸柵、有男女死屍
漂至者、或有首無手足、或有手足無首領、慘屠之狀
使人不忍視、蓋皆官軍親戚、為賊所殺者、嘗有一商
人、就某店買物、賊徒群至、縛之乱打、蹂躙無所不至
乃繫諸厩中、翌日送致伊敷本營、痛不堪拷問、後扶而
眼寸斷肢體云、嗚乎有人心者、一聞此事、誰不惡其
殘忍、○佐伯近旁餹田村、有一老翁、為三子所扶將
避乱、砲聲四起、殆不可逭、翁曰、欲扶一老夫以危三
子、非計也、命三子使速去、時飛丸如雨、響如雷、翁股
栗匍匐、被一巨籠而行、幸獲無恙、因誇言避銃彈莫
如竹籠、以為竹之彈力能扞銃丸也、○鹿島士今村

佩為賊一隊長、從西郷隆盛於熊本及田原坂之役、奮迅格鬪、中銃丸而斃。佩去年在東京共慣義塾、為人溫和、言行方正、與友交有信、嘗同人會話、至士為知己者死之語、垂泣不能禁、聞者驚之、及今竝隆盛舉事、佩決意應之、以為報知己者、死矣。○熊本縣川尻有寡女名八徳、年未滿四十、早喪其夫、獨守寡、筆墨糊口、今春薩賊之入誘地也、邑人皆逃竄、徳亦挺之、既而思棄父之家、獨任其身、非本意也、而起臥賊中、亦不諂媚、於是奠、則出賣物、夜則去之他、久之頗獲利、無幾官軍陷川尻、徳大喜、謂曰、賊衛利者、非吾志也、思所以報之、而未得也、官軍發于戰、夫卒或有擄隣鷄者、於是盡購傍近之鷄、獻之營中、營識無可炊之理、乃深嘉其志、還鷄徳、不能強、自提其鷄、與兵卒各一二羽、以盡焉、且以下價賣炭薪、遂得如京志、一軍感賞、以為女丈夫。○日向受賊毒害最甚、自六月來、賊在其地、屢徵軍資、課出兵、且收其所藏鋼鐵器、以製彈丸、雖鍋釜無遺、其慘狀最甚者、日向第一、豐後次之、熊本又次之、亦就戰諸處掠奪糧食、千自

進行十五里、乃至二十里、神速避警、曾聞私學校規則、以跋涉山谷為一科、果見其效、官兵不及賊者、唯此一事云。○三條岩倉兩公、移書華士族曰、自西南役起、連月激戰、冒彈丸觸鋒刃、以蒙劍傷者、不尠矣、聖上深垂憫惻、遣近臣及侍醫等、賜物慰問、而恩加意看護、於是皇太后皇后、特下恩命、皆賜以物、遂使之遲、不啻使病卒感泣、亦足以鼓舞戰士之氣、實美等聞之、往年土魯講兵、英佛出師、救土、連歲交戰、將士受劍傷者甚多矣、時魯后親臨病院、慰問痛苦、且畢捨物、而英國婦人某氏、贖富豪之金銀衣服、募貴族之婦女處女、相率遠赴土國、就軍中看護劍瘡、其送歸英國者、女皇親抵病室、慰問備至、近時字佛開戰、兩國皇后數就軍陣、親慰劍者、於是乎、兩國將士、奮進死之榮、而恥退生之辱、毆人常誇為美談、今我皇太后皇后有此恩命、與彼各國女皇所為、如合符節、執方不感奮激勵、各欲盡其義務、夫華族者、位於士民之上、辱天皇之殊眷、宜率先以圖報效、蜂須賀氏等、既請獻軍資、篤志堪感、此宜別識、而為其妻女者、亦

可不各勞其身手、盡其義務、以副皇太后皇后恩命之旨乎。抑綿撒絲綳帶之類、其為物易製、且為療治必需之物、今將各人製之、以贈諸戰地之病院、庶幾足以報萬一歟、謹陳愚見、以告諸公。○西郷小兵衛者、隆盛之弟也、常好奇計、初隆盛等舉兵、欲向熊本、衆議方決、小兵衛進曰、僕敢獻異議、夫懸孤軍抗天下、宜出奇以制勝、為今計者、先以精兵數千、乘汽艦、赴抵長崎、夜上岸、一隊急襲縣廳、一隊放火兵營、誅港吏、隔離有敵艦碇泊、莫出以扼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苟誅港既隔、不啻斷官軍之衝、塞上國之援、金穀彈藥亦資給焉、熊本鎮臺聞之、不得不出援、我伏兵出、徑自川尻、進圍鎮城、々中駭愕、周章不能防也、既陷長崎、又取熊本、則筑豐響應、不復血刃、而九州定矣、隆盛等弗可、曰、兵有先名者、我今聲言大軍東上、熊本鎮臺、將望風潰散、且海戰非我所長、長崎又非寡兵所能守也、設敵艦至、為其所攻、則大損我兵氣、不若吾以我全軍、陸路鼓行也、小兵衛知其不可爭、乃不復言。○自官軍入鹿島、縱火戰線內、聯人扶老

挈幼、逃匿山谷、燒餘蕭條、恰如入無人之地、敗夫敗婦、或持兇器、抗官軍、會無為官軍運搬糧食輜重者、聞債其人、為鄉導、皆詐張賊軍猖獗之狀、無一足措信、欲購飲食諸物、亦不能如意。○陸軍中尉瀧川具綏、靜岡縣士族也、維新際、脫走會津、頗著勇名、後徵、今職日州、加久藤之戰、身受銃丸十五、刀瘢二、鮮血淋漓、倒地、杖劍欲起不能、臥地大聲傳號令、不退一步、遂逐賊、全守線、然後瞑目、軍中無不稱其勇、具綏父稱播磨守、舊幕府時、嘗為京都町奉行、維新時獲罪于朝、至今尚存、如聞此報、其喜可知也。○五月十日、小川嶺之戰、警視四等巡查岡山寄正、為賊所捕、賊剝其衣、引至一農家、縛之柱、將火其家、旋出戶外、有老媼年可六七十、倉皇入廐、牽出馬、々不出、寄正熟視、謂媼曰、請解此繩、我為出馬、媼即解其縛、寄正入廐、裸體乘裸馬、顧謂媼曰、再生之恩、後將有所報、以竹杖連鞭馬、疾走如飛、直指本營馳歸。○大分縣鶴崎民佐藤辰三郎者、與姊哈露居、黽勉拮据、挽車賣菜、以養父母、一家協和、庭無間言、去年四月、縣廳

賜金賞之。及賊徒取臼杵、將侵入大分縣。縣人亡洶
々浮說滿巷。乃出間諜數名。辰亦與焉。見賊勢猛烈
皆逢逮。獨辰奮不顧死。遂入賊中、探偵百端。辛苦歸
報。官因得知賊動靜。再受命而往。發覺所被官深悶
其死、賜金若干。○初川尻之敗、西鄉隆盛察事不可
為、嘆曰、運命極矣。自今更苦戰、以殘彼我之人命、殊
如吾代衆屠腹、以謝朝廷也。桐野利秋進曰、然君誤
矣。夫勝敗兵家之常。奈何為小敗而棄積年之志
哉。今據日向之險、以謀再舉、不亦善乎。徒死何為。隆
盛憮然。自是利秋專擔當軍務。隆盛不鮮其所在云
今藤勇助、鹿兒島士也。夙以漢學著。爲私學校教
官。曰講說七書等、誘掖少年。今春隆盛之舉事、首應
之。今得其旧作一首。曰、清世數吾講韜略。又知諸彥
未論安。異時若用陳琳業、草檄借誰據馬鞍。亦足以
窺其宿志。○賊將永山矢一郎第九戍者、現在日向
為一偏將。裸體負大刀、跨馬馳驟。部下卒皆倣之。官
軍惡其如蔑視我。聚屬狙擊、不中。九戍意氣激昂殊
甚。○薩賊女軍之毀壞官吏故居也。有一吏、弟某、猶

守其旧宅。視女軍之暴行、怒曰、彼輩何兇暴也。吾有
一策。使他瞻衆。衆夜盡搬運家具什器、以刀鋸暗斷
梁柎、使之一觸即可崩潰、以遁。其至時、夜過五更。東
方漸白。有一隊娘子軍、前揭杓子形軍旗、皆白布約
其頭、紅襷挾長袖、把眉尖刀、穿草鞋、意氣揚々、成列
而來。大聞破門而入、踊躍亂斫。縱橫毀壞。忽有一聲
大廈崩潰。一軍吃驚、不遑逃避。雲鬟花顏、斃死媒梁
烟柱之間者、不知其數云。○官軍間延岡也、賊將會
議方略。貴島清曰、分兵為二、一隊向豊後、入死地、快
戰成鼓可以開生路也。村田新八曰、據嶮嶺、受大軍、
以期一戰而已。議未決、會第一旅團別働第二旅團
兵馳入突擊。賊狼狽、不知所出。率其所親信精兵八
百、攀高嶺脫去。殘卒或屠腹、或投降。○日向小踦山
之戰、我兵遇一賊。戴箬笠、身纏蘭袍、腰帶長劍。我兵
大喝、責其納降。賊笑曰、余豈降者哉。抽劍而進。
我兵銃發。賊顛墜深谷。因攀蘿下視、不得其屍。蓋負
傷遁逃也。有遺書。檢之、則係中津隊巨魁增田宗太
郎日記云。○植木驛之戰、官軍欲火賊營、不諳地理。

懸十金募其人。無一人應者。俄而敵營火起。會風烈
黑烟焦天。官軍將乘之突入。有一人携革提自賊中
至曰、聞放火之命、故入賊營放火。三所共賊很狽搬
出物而來矣。脇則有紙幣八千圓。因悉賜之、更賞其
功。是夜官軍大捷。賊退舍五六里。其人既獲金、翌日
歸故鄉云。○高知人片岡健吉、岩崎長明等十一名、
主張民權、糾合同志、嘗上書論事、頗激烈。官捕拿之、
附大審院鞫訊之。縣士後被拘引者頗多。事秘不漏
云。○曩賊將邊見淵邊別府等之赴鹿兒島募兵也、
相謂曰、非擁戴二位公、事不可為。乃詣其舘請之。
公不肯。於是三士報之隆盛于佐土原之陣。隆盛色然、
郵書諭其非。而心猶不能安也。更遣村田新八等拉三
士歸云。○賊敗于延岡也、據咫尺之地而戰。恰如甕
中之鼠。既而衝榎嶽過矣。搜其跡、見焰硝及製造器械
委棄在地。蓋臨此危迫、猶從事於彈藥製造。亦足以
見老賊膽氣有餘也。或曰、賊出囲時、不獲銃砲、後遁、
三田井鬼神野小林橫川等諸處、衝突官軍所奪銃
器彈藥其數甚多。携之侵入鹿兒島云。○賊入鹿兒島

之三日、夜深、賊兵數百人、出襲米倉。不克而去。賊十
五六人、過少佐吉村某之哨線。黑暗不辨咫尺。少佐
試以暗號嚇之。不能答。哨兵擊斃七八人。中掛金時表、
懷貨幣五十餘圓者。形様異常。驗之則貴島清也。因
賞兵卒以其時表貨幣。此夜中津賊魁增田宗太郎
亦敗走、失路誤出于海岸。官軍警備甚嚴。無由脫去。
晝伏夜出。經三日、遂為第二旅團兵所捕。宋神色不
變、從容就縛。訊鞫間、顏色微笑、應答如流。自言、舉兵
之主意、其一憤朝鮮處分失其當、其二於外國交際
有不勝歎慨者。其三曾與桐野利秋交結、不忍傍觀
其戰。○軍醫石坂某、橫川之役、為賊兵所捕。賊送之
于本營。西鄉桐野其他賊將等並列、引諸上坐、丁寧
應接。推食食之。詳說賊中事情、無所隱秘。皆謂曰、我
輩舉兵以來、連戰失利、遂陷此窮途。豈非命哉。抑臨
戰場、害醫兵家所禁。吾固無傷殺足下之意。願足下
自今盡力治療、請求懇至。就中別府新助傷其足、不
能起。向石阪氏流涙縷々、說其心事。石坂氏亦潸然
云。○石坂又言、被虜在敵中一夕、賊將等餞宴。某亦

與烏既而酒酣、衆皆棘醉、或誇勇戰、或悔敗衂、或曰延岡之敗、曾欲屠腹、為桐野所止、遭此艱苦、或曰吉棲岳突出之時、自以為無益、因別府言至今日、不亦祈乎、慷慨悲憤、各言其意、某以為是探賊情之好機也、佯為露醉狀、欹耳聞之、忽有一將至叱曰、諸君乘醉復妄談乎、衆乃相顧言他、後聞之、其叱衆者、實逸見十郎云○山縣參軍與西鄉隆盛最為旧知、嘗在植木軍中、齎書贈之、常恐其不達、賊山野辺某來本営及其還、復寄其副、曰、有朋識君、于茲有年、深諒君之心事、自君歸故山數年、不得接声咳、旧雨之感、未嘗一日不往来于懷、不圖一旦遭際滄桑之變、反以旗鼓與君相見也、自君歸鄉、世論皆咎鹿兒島縣人與状、皆曰西鄉為謀主、有朋獨排之、以為不然、今而有此事、嗚呼復何言乎、雖然以有朋所見、今日之事、出於勢不得已、非君之素志也、以君德望為鹿兒島壯士之泰斗、苟懷異圖、何患無名、何苦無機、而今見薩軍所藉口、不過問一二官吏之罪、是果為有名乎、佐賀之賊、誅於前、熊本之叛、敗於後、天下之士民、將有所自省、是果為得機乎、君之老練明識、而尚致有今日、足以知其非素志也、顧者君積年所養壯士等、往々暗於時勢、乏辨明大義之識、為匪人所唆教、或歎一身之轗軻、往々悲憤不置、一變為殺氣、再變為妖氛、以君之名望、尚且不能制馭、問其名則曰為西鄉也、聽其識則曰為西鄉也、情勢至此、而君懷故旧之至情、不忍使此壯士輩徒誤方向、就死地而已、獨全餘生、故心知其非、而任其所擁戴者乎、是知君今日之事、在捨一命於壯士、而不復暇顧天下後世之毀譽也、君之心事豈不悲哉、以有朋知君之深、為君悲之、亦太切矣、雖然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君盍早自為計乎、交戰以来、已閲數月、兩軍死傷、日以數百、計朋友相殺、骨肉相食、忍人情所不可忍、莫甚於今日、而問戰士之心、固非有今毫之怨也、王師奉武職云爾、薩軍為西鄉云爾、夫率一國壯士、抗天下之大軍、劇戰累旬不屈、又足以見君威名之有実、而君麾下將校、當戰者死傷略盡、薩軍之不可復為也明矣、將有何所望、而事健闘乎、願君早自為計、一以証此

舉之非素志、一以救兩軍之死傷、君而得其討也、兵亦爲息矣、嗚乎盍慮異日公論之有所定乎、有朋不堪故旧之情、切望於君、如此、幸少諒察焉、揮淚草下不得盡意○城山之陥、官軍諸將、驗西鄉隆盛首級、遺骸併桐野利秋以下死體、送諸淨光明寺、妥之縣官、縣官乃斂西鄉桐野及村田池上別府等髀、于棺、餘皆包以洋氈、瘞諸寺中、墓上各建長五尺許木標、記其姓名、中央為隆盛墓、其右則利秋及西鄉正八、西鄉林右衛門逸見十郎太池上四郎別府新助、其左則村田新八高城十郎蒲生彦四郎小倉壯太郎石塚長左衛門濱田正八岩本平八濱田章内、而其他二十三人次第相列、官軍將士往々有行吊祭者云○維新前熊本旧藩主細川氏、賜大刀於力士不知火諸右衛門、諸稱力士無雙、猶苦其重大、不便携帶、因納諸清正神社、及鹿賊亂入、忽失其所在、後獲賊將貴島清、檢其所提之刀、即係前日所失者、清殆怪力之士歟、

布保釋條例

十年二月、外務省火○九日、布保釋條例、為刑事所告者、除懲役終身及嘗處重罪者之外、頼保証人得免審訊問日之繫留○改定大審院諸裁判所職制章程及控訴上告手續規則、刪除巡回裁判規則判事職制通則○廢東京女学校及廣島新潟師範学校英語學校長崎宮城英語學校○三月、改正懲役人犯罪條例及律例○定司法省職制章程及檢事職制章程○落軍艦天城號於橫須賀港、宗室親王及外務卿海軍將校皆會焉○五月、皇太后至自西

改正律例

木戸孝允薨

京。○十一日。畿内沿海及東北海暴潮至者五六尺。有溺者。蓋依洋外地震。○是月。内閣顧問木戸孝允舊痾再發。天皇親臨訪疾。皇后亦遣使問焉。君臣遭遇之厚。為大織冠以來所無之盛典。二十五日。以孝允叙勲一等。是日天皇大禮服。親授旭日大綬章。參議伊藤博文代孝允受。翌日孝允薨。詔遣侍從鍋島直彬。宣曰。公誠忠愛國。傾心于皇室。獻替規畫。大展力於邦猷。贊維新之洪圖。襄中興之偉業。功全德豊。有始有終。洵是國之柱石。實為朕之股肱。茲聞溘亡。

勸業局置風車

曷堪痛悼。因贈正二位。併賜金幣。葬之日。勅使臨之。焉。太政大臣以下皆會焉。天皇賜賻五千圓。皇太后皇后各一千圓。○勸業局置風車。灌漑草木。將梯檣高三丈許。架輪轂於其上。將唧筒汲水到其巔。則水觸車輪。忽為碎粉。隨風飛散。如驟雨。草木向榮云。○是月。海軍省始行輕氣球。右大臣岩倉具視以下往見。○捕西京人山本某中沼某。下獄。謀韓人砲擊我軍艦。○六月。頒萬國郵便聯合條約。○七月。文部省開教育博物館于上野。○凡諸證書署姓名者。必要

親子内親王薨

開内國博覽會

自書且捺印。○使外洋航船揭國旗。○三十一日。天皇及皇后駕郵船廣島歸至自西京。大臣從焉。○九月二日。二品親子内親王以病薨于箱根。十三日。還葬于德川氏先塋次。初内親王尚德川家茂。葬儀從其遺旨云。○二十一日。開上野公園内國勸業博覽會。此日。天皇及皇后臨焉。海陸樂隊奏樂。百官有司與各國公使出品人皆陪坐。有勅諭。勸獎之。内務卿大久保利通奏祝辭。式畢。帝御美術館。還輦之後。許衆庶縱覽。觀客皆至。園内無復立錐之地。開設凡一

薩賊殄滅

落華族學校

百日而閉。○二十三日。皇子建宮生。權典侍柳原愛子所生。○二十四日。薩賊殄滅。○是月。立子母制限法。○釐定收租法。民猶不習新法。於是受災者特聽收納幾期。○有賊。殺華族大原重實及配白川氏於其邸。○酷烈辣病大行。○十月。落華族學校。天皇及皇后臨焉。○上野國新町紡績所成。○十一月。以有栖川熾仁親王叙明治勲章大勲位。山縣有朋黒田清隆河村純義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大木喬任寺島宗則伊藤博文並叙勲一等。尋陸海軍將校及

清國欽差大臣至　刺殺大久保利通　執陸奥宗光

西南之役有功者敍勳二等以下有差賜年金亦有差。○十二月。清國欽差大臣何如璋等至。○造軍艦天城號。○十一年一月。落駒場野農學校。天皇臨焉。○三月贈高山正之正四位。○電信中央局成。○四月。開地方官會議於東京。以伊藤博文為議長。天皇屢臨焉。親聞議事。○是月募東一千貳百五十萬圓於國中。與全國廣益。不數月募金至貳千餘萬圓。使任事者還付過金。○五月十四日。有賊刺殺參議大久保利通於參朝途。賊島田一郎等皆就縛。○遣使

贈利通以右大臣正二位。勅曰。忠純許國。策鴻圖乎古。公誠奉君。賛丕績于維新。剛毅不撓。外樹殊勳。英明善斷。內奏偉効。洵是股肱之良。實為柱石之臣。茲聞溘亡。曷勝痛悼。尋以長子利和。敍從五位。列于華族。木戸孝允長子某。敍位賜族並同。○以工部卿伊藤博文任內務卿。○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拜參議兼文部卿。海軍大輔河村純義參議兼海軍卿。其議定官並如故。○六月。拘元老院幹事陸奥宗光。所坐甚衆。閲審庭於大審院。宗光乃土佐獄之主者。○是月。

移太政官於宮內省　近衛兵士暴起　斷大江卓林有造等獄

移太政官於宮內省。天皇日出御。親覽各局大小議案。鈐御璽下附。其係奏任官以上黜陟者。用聞字。司法卿所上死刑之案。用裁字。各府縣長官稟請天裁者。用可字。其他一時上申。皆用覽字。○大藏省中置常平局。管理米穀事務。○七月。定郡區村編制法。廢縣稅民費等課目。改稱地方稅。○八月十六日夜。竹橋近衛砲廠火起。兵士暴起亂。殺將校。亂發銃砲。將逼皇居。所強請警視署派部卒。護衛皇居及大臣參議私邸。陸軍省令鎮臺諸隊。扼竹橋。配置哨兵於鍛

冶橋和田倉神田橋日比谷馬場先各所。既而兇徒悉就縛。附陸軍裁判所審斷。銃殺罪魁五十餘人。脅從者治罪。仍據軍律有差。○是月。斷高知縣士族大江卓林有造等獄。起去歲西南役中糾審不解。至是結案云。陸奥宗光乃曰。汝明治十年。鹿兒島賊暴擧之際。以元老院幹事。守職於京都行在所。知大江卓與林有造謀。將擧兵顛覆政府。亦知岩神昴等謀將刺重臣。而不並告之。欲乘禍機革政体。詐用元老院暗號。通電信。以待卓等發事。依律除族。處禁獄五

年其他履刑有差至是始平〇三十日天皇北巡以十一月九日還車輦道四百二十餘里所過十有六國所臨一十縣路次駐西京五日拜後月輪東陵天皇沐雨櫛風自跋陟山險親問治蹟覽土物慰老勸業凡關民之疾苦者無一不親訪焉車駕所至攜扶溢路而簞壺無一所受觀于三代巡狩之典豈非有過焉無不及矣哉

新國史略後編終

明治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版權免許
同　年三月出版
東京府平民
編纂人　近藤圭造　深川區深川富岡門前町七十番地
同
出版人　増田吉平　日本橋區川瀬石町十五番地

版權免許

三溪菊池先生編輯

初編

國史畧

皇都書林 五車樓

據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

刻本影印

休將
成敗
論英
雄



序

菊池君子顯氏世所謂三溪先生也家世膴仕往東東往年移居於西京杜門謝客灯火烱然著述自娛乃自流溯源先著國史略第三編起於明治中興訖於薩亂平定次著第二編起於豐公東征訖於慶

安中已刊行於世今又著初編起於神代訖於聚樂會盟於是　皇國上下數千年史脩矣其間治亂興替美惡得失之跡瞭如睹火刻成寄書徵叙余不文然竊喜君斯擧乃不可不一言夫史載行事垂勸戒溯之於古春秋之遺法也故比諸傳經爲最難是以概非一人一代之力所能辦故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延壽父子相繼而後克有成今君以數年間襃然成三大編雖曰才學超羣之所致得非有所承於前乎君前世概以文學聞至考儋甫守

君聲名最顯如其海議一書膾炙士林當時與藤東湖田桂園並称爲三傑豈可無述作貽子孫乎不然以一人有限之力網羅數千年行事無有遺漏洵可謂偉也矣余嘗憾昔者周宣王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召虎諸賢濟濟周行咸從事於功業無復一人退執

南董之筆者是以宣王中興盛德大業僅於詩吉日車攻釆芑諸篇所詠歌想像其一二耳其南征北伐之詳文物政治之懿湮滅無聞不可得而考焉善哉今君絶志仕進寄跡江湖專事鉛槧百世之下文獻可徵余知後世無復有如余抱遺憾者矣余長

於君二十年君之幼也屢聞神童之称及長五山磐谿枕山諸人嘖々称為才子嘗於枕山之所觀君詩集中有開遍春田芍藥花之句清新可喜至今未忘於懷今乃見其白髮種々為先成宿儒則余老何如哉而無復足言者君則克成名山之藏可傳不朽信乎才學之所殊相什佰千萬也遂書之以為叙

明治十六年龍集癸未十月

尾張　佐藤楚材晋用識

于齋邨勉書

國史略初編自序

將欲讀萬卷之書著等身之書者風雨寒暑固所不辭何問除夕與歲首乎哉初予之下筆此編也實係明治九年十二月除夕各家送舊比屋迎新其紛喧

擾雜有不可言者也然而予獨屏居一室燈火蕭然左右圖書枕藉筆研不復問門外有何事也有客見哂曰今夕何夕宜少休憩以荅除夕予掉頭曰否子亦聞林羅山與物徂徠之言乎

曾有某客就羅山請會讀温史羅山許諾客辭以除夕曰宜待明年也羅山卽日肇業不復顧歲除何如也南郭歲首訪徠翁時翁著鈐録蓬頭垢面呢呢談兵不復問歲首何如也予今將

欲讀萬卷之書著等身之書寒暑風雨固所不辭何問除夕與歲首乎哉客笑而去旣而爲衣飯所驅役東上西下然未甞廢筆研也駒隙倏忽業已換八裘葛至今歲除夕全畢其業一部

十五卷。上下二千年。上肇混元。下至今代。凡政治之隆替。人物之假慝。與夫天災地變。戰鬪攻伐之事。縷述條陳。弗遺餘力。名曰略史。其實不必略也。書估五車樓主人周旋甚力。剞劂竣工。將待明年春首問於世。予曰。何待明年哉。時比屋送舊。各家迎新。人事紛擾。示猶八年前除夕始下筆於此書之時也。乃援筆書其卷端。

明治十六年歲次癸未十二月

除夕三溪學人菊池純子顯識

于浪華靱巷僑寓

例言七則

一記剖判以降神世之事者獨本居氏古事紀傳稱正確可据故悉從之至　神武以還專取六國史經緯錯綜省繁摘要使讀者一矚瞭然詳其首尾條貫焉

一巖垣氏國史略置　神后於歷世不列　弘文於正統南北兩朝正閏易位之類其誤繆錯亂固不須論也今悉改之

一海外之事　神后於征韓北條氏於元寇及肅愼任那百濟高麗渤海遣唐使留學生彼我應接則具書之其禪代興亡不與我相關涉者皆舍而不書

一廟廊台輔之黜陟除免則政治隆替所係不可不悉載故不憚煩而書焉

一豐臣氏起于輿臺列於台鼎舉世嘖嘖黄口兒童皆能記之而其實録可取信者近時有川角太閤記豊公雄畧大度神筭鬼策詳叙不遺且其措詞行文質實而簡明絶不施粉色與坊間所傳眞書太閤記等不同其爲實録固不待言也故今悉取焉

一近世　皇國之畧史陸續上梓不唯數十種獨巖垣氏國史略盛行於世比屋購求以爲後進史學之楷梯唯其書成於德川氏盛時是以於東照公百戰創業之事蹟多除去之如姉川箕形原長篠長湫之諸大戰亦僅掲其概畧予少時毎讀國史私心竊憾焉有補其逸之志今白首頒老得償宿昔素望故於照公事蹟極力詳述焉

一行文中挿和歌或鄙諺皆掲假字其左側以便兒童誦讀若其先脩論贊注記之其叙事間間亦載余平生持論以發揮其得失忠邪之跡云

明治十六年癸未十二月　菊池純子顯氏識

國史略初編卷之一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神代

天地剖判之初有神聖生其間號天御中主神次高御産巣日神次神産巣日神此三神者開闢元始之天神也當是時國稚如游魚浮水上中生一物狀如葦牙便化爲神曰宇麻志阿斯訶備比古遲神次天之常立神凡此五神號曰別天神次國常立神次豐雲野神以上七神曰獨化之神。次宇比地邇神次妹須比智邇神次角杙神次妹活杙神次意富斗能地神次妹大斗乃辨神次淤母陀琉神次妹阿夜訶志古泥神次伊弉諾神次妹伊弉冊神。以上十神曰耦生之神凡自國常立神而下至於伊弉冊神。獨生之神二世耦生之神五世竝稱曰神世七代

諾冊二神立天浮橋下瓊矛探滄溟

初諾冊二神立於天浮橋下天瓊矛探滄溟矛滴下垂凝成一嶋名曰於能碁呂嶋舊事紀作磤馭盧嶋二神降而居焉立天柱營宮室於是諾神問冊神曰汝身成立何如答曰吾身有一不合處在焉曰然則吾亦有一餘處在焉以吾餘處塞汝不合處多生國土何如冊神曰善矣遂相俱囬天柱左施右囬婚交爲夫婦舊事紀二神未知人事會見鶺鴒飛來搖首尾乃始知婚交先生大八洲次生淡路州次生伊豫對馬諸州及山川草木

二神婚交生天下之主

二神喜議曰吾已生大八洲何不生天下之主歟既而生日神號曰大日孁貴尊二神喜曰此兒靈異非復地上物宜當授以天上之事次生素戔嗚尊又生火神軻遇突智冊神終爲煩熱所焦爛而終矣葬于紀伊國熊野有馬村諾神亦功益大德益高後築幽宮于淡路寂然長逝

光華明彩照徹六合

天照大神一號大日孁貴尊伊弉諾神長女也天姿明麗光華照徹六合御於高天原大神之弟素戔嗚尊爲人勇悍害物生八握鬚髯嘗溺汚于新嘗祭宮大神含而弗問又屬大神自織神服尊乃生剥天斑駒投諸室中

大陽入天窟六合闇黑

大神驚動入天石窟閉戶幽居焉六合闇黑不辨晝夜衆妖競起百害竝生群神憂惶莫所爲計乃會議天安河聚常世長鳴雞拔天香山五百眞賢木懸以八尺鏡及青白和幣設燎奏樂令天鈿女命作優於窟前又令手力雄命潛伏窟戶側以窺其舉動大神怪戶外歡笑甚樂微啓窟戶窺視之手力雄命奉其手援而出之

大陽一出六合復明

六合復明群臣大喜乃歸罪於素戔嗚尊放諸出雲時霖潦彌月尊戴蓑笠彷徨道路求宿村舍弗許具嘗艱苦抵簸川上聞哭聲甚哀乃跡聲所在往而見之有翁媼擁一少女而泣因問其姓名翁答曰僕名脚摩乳妻曰手摩乳小女則僕所生稻田姬是也又問曰汝何哭壹似重有憂者曰國有妖蛇頭尾皆八目如赤酸醬長度八谷每歲來啗人僕本有八女既喪其七所餘惟此一女耳今亦將所魚肉故泣焉尊曰若以女獻我我能爲汝除害翁媼許諾尊乃變容爲少女令翁媼先設八間棚屋與八槽醞釀以待妖蛇至逮期果有巨蛇蜿蜒而來每槽一

頭俯而飲酒沾醉困卧尊乃拔劔斬之巨蛇寸斷簸水爲之赤斫至其尾尾堅而及鈌割視之獲一劔曰是神劔也吾不可以私有之乃獻諸於　大神初蛇所在上有雲氣故號其劔曰天叢雲（及後日本武尊征東夷改名曰草薙）

天叢雲神劔出現

尊遂與少女婚築室于清出雲偶有雲之瑞尊乃作八雲八重墻之歌因留居之擧一男曰大巳貴命一名大國主神命與少彥名命經營天下愛育蒼生禳災療病定禁厭之方百姓聊賴

作八雲八重墻之歌

正哉吾勝速日天忍穗耳尊　天照大神之子也或曰素戔嗚尊所生　大神取而子養之焉

天津日高日子番能邇邇藝尊忍穗耳尊之子毋栲幡千千姬高皇産靈尊女也故皇祖高皇産靈尊特鍾愛之欲立爲葦原

中國之主而中國豕蛇横行煽動禍亂乃令經津主神武甕槌神戡定之二神前驅至出雲國大巳貴之子事代主神勸父避位讓國奉迎　皇孫（即邇邇藝尊也）二神復命　大神手持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劔三種寶物賜　邇邇藝尊因　勅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以君臨之地也汝　皇孫宜就而治焉又擧寶鏡祝之曰此鏡吾神魂所託視此猶視吾果然則寶祚之隆盛當與天壤無窮矣於是　皇孫率天兒屋命太玉命天鈿女命石凝姥命諸神離天岩座降　日向高千穗峰前驅還報曰塗有一神高顴而濶口面如渥丹問之則猿田彥神也因命爲鄕導　皇孫遂誅鋤殘賊平定區宇居久之而崩葬日向可愛山陵

三種神寶授天孫

天津日高日子穗穗手見尊　邇邇藝尊第三子毋木花開耶姬大山祇神女　尊有山幸皇兄火闌降尊有海幸（幸猶利山幸獵利海幸漁利）初兄弟二人相語曰試海山易地以各求其幸福何如乃交換弓與鈎漁獵異業竝無所獲闌降乃還弓箭而乞鈎鈎尊既失鈎於海覓之弗獲新造償之闌降弗受督促益急　尊大憂之行唫海畔逢鹽土老翁告以事情翁爲造無目籠（古事記作无間勝間小船舊事紀作大目麁籠亦曰堅間今之籠也今作無目籠者從日本書紀）內　尊其中沈諸於海至海神宮海神敬禮妻以其長女居三歲獲其嘗所失鈎及潮滿潮涸二瓊而還後以壽崩葬日向高屋山山陵

山幸海幸

海神妻以其女

天津日高日子波限建鸕鷀草葺不合尊　穗穗手見尊之子毋豐玉姬海神豐玉彥女初　穗穗手見尊且別歸豐姬從容

語之曰妾已有娠矣分娩在近天孫之胤豈可産於海中乎當以風濤大作之日至君處請爲營産舍待之既而豐姬果至其臨蓐誡曰妾今將産請勿來臨之　尊心怪之竊往窺焉見蛟龍盤卧　尊一瞰大驚豐姬恥爲人所窺弃兒入海其舍葺以鸕鷀羽未迨葺合屋宇　皇子已生因以名焉崩于西州宮葬日向吾平山山陵

龍妃生神龍

人皇

神武天皇諱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小名狹野日子波限建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毋玉依姬海神豐玉彥少女　天皇生而明達意確如也年十五立爲太子○元年辛酉春正月　天皇即位大和橿原宮先是甲寅歲冬十月　天皇在日向高

我大日本帝國紀元之始

東方有美地足以恢弘大業

千穗宮。會諸皇族議曰。此瑞穗之國。我祖宗之所受於天而運屬鴻荒時當草昧故蒙以養正居此西陲多歷年所然而地方遼遠未霑王澤。遂至邑有君村有長各相凌轢吾聞東方有美地。山岳四周足以恢弘大業。光宅天下而有饒速日尊者已據有此地吾將一擧掃蕩都之焉。諸將踊躍從之是月　天皇親將率舟師發日向東征至速吸門得漁人珍彥收以爲鄉導賜名曰椎根津彥進至筑紫菟狹豐前菟狹津彥迎而饗之十二月至安藝居埃宮明年乙卯春三月移入吉備造行宮居之高嶋宮備舟檝蓄兵食居三歲遂帥舟師東下舳艫相接抵難波碕遡流至河內赴龍田路險不得行乃東由膽駒山入大和敵將長髓彥盡衆邀之孔舍衛坂官軍屢戰不利皇兄五瀨尊中流矢

五瀨尊中流矢

日神子孫背日討虜

師不能進　天皇曰。我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不祥也不若退軍示弱背日而討之則不血刃敗虜必矣。乃班師五瀨尊瘡劇道薨轉由紀伊入六月師進至名草誅名草戶畔遂抵熊野航海而進遇颶舟殆覆　天皇獨與皇子手研耳尊進至荒坂津誅丹敷戶畔又進至菟田誅兄猾弟猾納欵乃潛軍入吉野擊八十梟帥于國見丘兄磯城于墨坂斬之遂進討長髓彥長髓邑名饒速日尊殺長髓彥以降於是分遣將卒勦誅國中諸賊盡定大和乃奠都于橿原至是卽位立正妃媛蹈鞴五十鈴媛爲　皇后可美真手尊率內物部衛宮中道臣尊率来目部獲宮門可美真手饒速日之子也道臣尊初名日臣尊從東征至熊野山路險絕無路可行乃以八咫烏爲鄉導披荊棒脩道路遂達菟

擊八十梟帥斬之

取天香山土作天平瓮

田下縣。天皇嘉之賜名道臣○二年壬申春二月論功行賞以珍彥爲大和國造弟猾爲猛田縣主弟磯城爲磯城縣主八咫烏等賜物有差以可美真手尊爲申食國政大夫大臣也　初天皇討賊賊據險固守道梗弗通　天皇憂之夢有神誨之曰汝欲討平賊虜宜取天香山土以造天平瓮及嚴瓮敬祭神祇會弟猾上言亦與夢副乃使椎根津彥及弟猾往取天香山土時賊兵充塞衢路椎根津彥等羸服微行爲老翁嫗狀遂至香山獲土而還　天皇大喜乃造八十平瓮嚴瓮祭神祇于丹生川上祝曰無水造飴飴成則不假鋒刃坐平天下飴果成又沈嚴瓮於丹生川祝曰吾得能定此國則群魚醉而浮須臾魚盡浮出　天皇大喜賊果平至是錄功封之○四年　詔作靈畤鳥

無水而飴成群魚醉而浮咸國家將興之禎祥

秋津洲之號始於此

見山祭　皇祖天神○三十一年夏四月　天皇巡幸登腋上嗛間丘望地形歎曰美哉國也何其似蜻蛉之衛尾哉由是始有秋津洲之號○四十二年春正月立皇子神渟名川耳尊爲皇太子○七十六年春三月　天皇崩于橿原宮在位七十六年壽一百二十七明年秋九月葬大和高市郡畝傍山東北陵

○賴襄曰我王國之成基可謂深且遠歟自神武以前莫得而知焉蓋以神明之胤累葉積德雖在西偏遐邇屬望而發之於此爾抑當草昧之世雄長基峙之時能一擧而定海內海內帖然以開千萬年之業自非天錫勇智首出群倫烏能如此謚曰神武允矣○山縣禎曰草昧之世巨姓豪族據有各地中州不相統一　皇祖起海隅僻遠之地一擧兵誅鋤豪酋不數歲而成一統之業其神武雄略固可想見矣而其德化政績史不槩見者蓋一戰兵之後封功臣設官職擇賢任能無爲之治自然之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已與彼周武一克商而後假武修文分土建官崇德報功垂拱天下治者固同其揆矣不然則　皇統綿遠傳無窮士民奉戴無二心者非盛德之至而其能如此哉其上謚曰神武者以武功爲大也記曰祖有功宗有德其爲

儲位已定矣

神武之慮勝於唐高祖

推刄於同胞

綏靖無太宗之慙

都於葛城謂高丘宮

（人皇第一祖也）皇太子立。是為　綏靖天皇。

綏靖天皇。諱神渟名川耳。神武天皇第三子也。母媛踏鞴五十鈴媛皇后。事代主神大女。天皇風姿岐嶷。少有雄抜之氣。及壯。魁傑沈毅。最善武技。資性純孝。其在諒闇。悲慕無已。九一切庶務。悉委于庶兄手研耳尊。是以尊久典樞機。威福由已。潛圖不軌。天皇知而密為之備。及山陵事畢。與母兄神八井耳尊謀誅除之。窺其獨臥窟室中。天皇使神八井耳尊射殺之。戰慄不能射。天皇徑奪其弓矢。射而殪之。神八井耳歎曰。吾弗及。今弟勇武。宜當光臨天位。承纘鴻業也。吾可以為之輔而已。元年庚辰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二。都於葛城（大和葛上郡）是謂高丘宮。二年辛巳春正月。立五十鈴依媛為

皇后。○四年癸未夏四月。神八井耳尊薨。○二十五年甲辰春正月。立磯城津彥玉手看尊為　皇太子。○三十三年壬子夏五月。天皇崩。在位三十三年。壽八十四。葬高市郡（大和）桃花鳥田丘上陵。皇太子立。是為　安寧天皇。○（頼襄曰。大凡人事。莫重於繼續。而繼續原於婚姻。二者禍福之所由分也。匹夫之家且然。況有國及天下者。不慎於此。莫以持先業而保億兆焉也。所以修前史者。於立后建儲之事。必謹書之。夫　綏靖之為儲貳。既定於　先皇在世之時矣。則手研耳雖以庶兄有刄伐。固不容覬覦。否則兄弟相殺。與玄武門蹀血之禍。何以異哉。唯夫　神武之慮勝於唐高祖。是以　綏靖無太宗之慙。雖　綏靖之運謀決機能濟大難。抑亦　神武早為之處置之所致也。○菊池純曰。推刄于同胞。辱兵于骨肉。雖以周公之才之美。要弗免為盛德之微累。良木之寸朽也。雖然。物有輕重。事有先後。弃輕者而存重者。先社稷而後同胞。雖有棣萼鶺原之親。勢弗得不鋤而除之焉。於是乎破斧東征而弗顧也。大義滅親而弗辭也。此　綏靖之所以弗能莫已乎手研耳也。夫手研耳之刄伐。威權震耀中外。迨　神武晏駕。　綏靖諒闇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手研耳。為威為福。唯其所欲。此手研耳所以包藏禍心。覬覦非望也。　綏靖以謂寧速鬩墻之物議。弗得以大義不滅其親。遂與母兄神八井耳相謀。以致窟室之誅。自非英果能辨輕重者。安得至於此哉。且　綏靖此時。聖壽已無半百。而其精神氣魄。雖少壯者弗能及焉。宜乎能繼　神武之緒。以廓清海内也。）

遷都於片塩曰浮孔宮

安寧天皇。諱磯城津彥玉手見。綏靖天皇子。母五十鈴依媛皇后。事代主神少女。○二年甲寅。遷片鹽（大和高市郡）是謂浮孔宮。○三年乙卯春正月。立渟名底仲媛為　皇后。事代主神孫鴨主女。○十一年癸亥春正月。立大日本彥耜友尊為　皇太子。○三十八年庚寅冬十二月。天皇崩。在位三十三年。壽八十四。葬大和畝傍山南御陰井上陵。皇太子立。是為　懿德天皇。

懿德天皇。諱大日本彥耜友。安寧天皇第二子。母渟名底仲媛皇后。○元年辛卯春二月。天皇即位。時年四十四。○二

遷都於輕曰曲峽宮

遷都掖上謂池心宮

年壬辰春正月。遷都於輕（大和）是謂曲峽宮。立天豐津媛為　皇后。○二十二年壬子春二月。立觀松彥香殖稻尊為　皇太子。○三十四年甲子秋九月。天皇崩。在位三十四年。壽七十七。葬大和畝傍山南纖沙溪上陵。皇太子立。是為　孝昭天皇。

孝昭天皇。諱觀松彥香殖稻。懿德天皇子也。母天豐津媛皇后。息石耳命女。○元年丙寅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三十一。秋七月。遷都掖上（大和葛上郡）是謂池心宮。○六十八年癸酉春正月。立日本足彥國押人尊為　皇太子。○八十三年戊子秋八月。天皇崩。在位八十三年。壽一百十四。葬大和掖上博多山上陵。皇太子立。是為　孝安天皇。

孝安天皇。諱日本足彥國押人。孝昭天皇第二子。母世襲

遷都於室是謂秋津嶋宮

足媛皇后。尾張連遠祖瀛津世襲女。○元年己丑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三十六。○二年庚寅冬十月。遷都於室（大和葛上郡）是謂秋津嶋宮。○二十六年甲寅春二月。立姪押媛爲皇后。○七十六年甲辰春正月。立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尊爲皇太子。○一百二年庚午春正月。天皇崩。在位一百二年。壽一百三十七。葬大和玉手丘上陵。皇太子立。是爲孝靈天皇。

遷都於黒田是謂廬戸宮

孝靈天皇諱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孝安天皇子。母押媛皇后。天足彦命女。○先是孝安天皇一百二年冬十二月。遷都黒田（大和城上郡）是謂廬戸宮。○元年辛未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三。○二年壬申春二月。立細媛爲皇后。○三十六年丙午春正月。立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尊爲皇太子。○七十二

秦人除福來求不死藥

年壬午。秦人徐福來。求長生不死藥。不得。後遂不歸。○七十六年丙戌春二月。天皇崩。在位七十六年。壽一百二十八。葬大和片丘馬阪陵。皇太子立。是爲孝元天皇。○（俗傳。孝靈五年。駿河國富士山現出。近江國湖水開。巖垣氏史畧表而掲之。未知其據何書。故不取焉。）

遷都於輕是謂境原宮

孝元天皇諱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孝靈天皇長子。母細媛皇后。磯城縣主大目女。○元年丁亥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六十。○四年庚寅春三月。遷都於輕。是謂境原宮。○六年壬辰秋九月。葬孝靈天皇。○七年癸巳春二月。立欝色謎爲皇后。○二十二年戊申春正月。立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尊爲皇太子。○五十七年癸未秋九月。天皇崩。在位五十七年。壽一百十六。葬大和劍池嶋上陵。皇太子立。是爲開化天皇。

遷都於春日是謂率川宮

開化天皇諱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孝元天皇第二子。母欝色謎皇后。欝色雄命妹。○冬十一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一。○元年甲申冬十月。遷都春日。是謂率川宮。○六年己丑春正月。立伊香色謎爲皇后。○二十八年辛亥春正月。立御間城入彦尊爲皇太子。○六十年癸未夏四月。天皇崩。在位六十年。壽一百十一。葬大和春日率川坂本陵。皇太子立。是爲崇神天皇。

天皇聰敏幼有雄略

崇神天皇諱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開化天皇第二子。母伊香色謎皇后。大綜麻杵女。天皇資性聰敏。幼有雄略。及壯寛弘謹愼。恒有經綸大業之志。○元年甲申春正月。天皇即位。時年五十二。○二月。立御間城姫爲皇后。○三年丙戌秋九

遷奉神器于大和笠縫邑

月。遷都磯城。是謂瑞籬宮。○六年己丑。遷奉神器于大和笠縫邑祭。天照大神初。天祖以寶鏡賜皇孫曰。汝視之當猶視吾。故歴朝安之殿内。同床卧起。天皇懼其瀆神器。故有此擧。使皇女豐鍬入姫侍掌祀事。別摸造劍鏡。以爲護身之器。○七年庚寅冬十一月。天皇憂疾疫大行。民多死亡。使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既而又祭八十萬神。定天社國社神邑神戸。

定天社國社

於是疾疫始息。年豐民安。○十年癸巳秋九月。遣大彦命于北陸。武渟川別于東海。吉備津彦于西道。道主于丹波。因詔曰。有不從命者。擧兵討之。授印綬以爲將軍。置將軍始此。

始置將軍

及發會武埴安彦反。與其妻吾田媛將襲京師。天皇命五十狹芹彦要撃吾田。斬之。命大彦及彦國葺撃安彦于輪韓川南。射殺之。賊

始造船　詔河內開池溝通水利　任那始入貢

軍敗走餘衆咸降冬十月大彥等奉　詔各赴四道恩威大行
○十一年甲午夏四月大彥等還奏平戎夷狀○十二年乙未
秋九月校人民戶口定長幼次序課男女調役○十七年庚子
秋七月　詔課諸國造船舶○四十八年辛未夏四月立活目
尊爲　皇太子○六十年癸未秋七月出雲國亂遣吉備津彥
武渟川別討平之○六十二年乙酉秋七月　詔河內開池溝
通水利略曰農者天下之大本民所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土薄
水淺百姓怠農事其多開池溝冬十月作依網池○六十五年
戊子秋七月任那國始遣使朝貢○六十八年辛卯冬十二月
天皇崩在位六十八年壽一百二十葬大和山邊道勾岡上陵
天皇崇重神祇用心民事家給人足天下大治故天下稱謂

家給人足天下稱謂御肇國天皇　天皇獻吉夢得經營四方之祥

御肇國天皇　皇太子立是爲　垂仁天皇○山縣禎曰自綏靖至開化八世史不載事蹟豈以其承皇祖至德之餘化政簡俗樸天子垂拱于上而四民樂業於下無事之可紀歟其享壽多至於百餘歲亦見其恬靜寡欲能葆其真矣至崇神距皇祖十世歷年五百時運推移風氣漸開國家漸多故而帝性聰敏有雄略盡心於政事有所更張觀其喩群臣百僚之詔可謂知人君天職之本矣宜恢廓祖業殊域歸德百姓殷富以致泰平之治也
垂仁天皇諱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崇神天皇第三子母　御
間城姬皇后大彥命女　天皇幼而岐嶷及長倜儻有大度
崇神帝鍾愛之常置左右嘗　詔　天皇及豐城尊各獻吉夢
天皇得經營四方之祥遂立爲　皇太子○元年壬辰春正月
天皇即位冬十月葬　崇神天皇○二年癸巳春二月立狹穗
姬爲　皇后彥坐王女○冬十月遷都纏向是謂珠城宮○是

狹穗姬與雍姬千古同揆如合符節　天皇驚奇夢

歲任那使請歸國厚賜遣歸新羅人要之於途奪其寶貨一國
始相仇怨○三年甲午春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歸化○五年
丙申冬十月狹穗彥謀反伏誅狹穗彥　皇后母兄也初狹穗
彥特寵驕侈潛圖不軌乘間謂　后曰兄與夫孰愛　后不測
其意輙對曰兄可愛也乃誘　后曰以色事人色衰寵弛今天
下多美姬交進獻媚寵豈可久恃乎若使我得志與汝共君臨
天下亦可以高枕保百年也不亦樂乎乃取匕首授　后使伺
天皇寢刺之　后大驚懼度其不可輙諫乃受而懷之會　天
皇幸來目高宮枕　后膝而寢　后思兄所囑悲泣不禁淚落
天皇面　天皇驚寤謂　后曰朕夢錦色小蛇繞頸有大雨從狹
穗來撲朕面是何祥也　后悚懼告以其實　天皇曰是非汝

積稻爲城城堅不拔　狹穗彥伏誅　野見宿禰與當麻蹶速角力

罪也即使八綱田討之狹穗彥積稻爲城城堅不拔　后泣曰
亡我兄吾何面目復視息于世乃抱皇子奔投城中　天皇諭
狹穗彥使出　后及皇子狹穗彥不聽八綱田遂縱火焚城
后使人抱皇子出城遺言薦丹波道主五女以納後宮遂與狹
穗彥焚死于城中○山縣禎曰初狹穗彥之以謀告　皇后也皇后宜正義理審利害百方以諭止之也而不聽於是乎告之於　帝可矣而　皇后未嘗聞有救正之言也抑知規諫之必不可入而止乎而狹穗彥因　后言以至誅死則非自殺其兄也一間耳於是乎　后與之同死豈於大倫可謂篤矣雖然　后既配　至尊則舍其私親而可也況其兄謀逆乎乃爲之致死其情雖可悲猶過爲仁矣○七年戊戌秋七月大和當麻村有當
麻蹶速膂力絕人自以謂天下無能抗已者　天皇乃令郡國
求其對或薦出雲人野見宿禰　天皇乃召二人命角力野見
與蹶速相撲蹋折其肋骨斃之賜以其田宅朝廷有相撲儀始

遷宗廟於伊勢度會　禁殉死　以土偶代殉　日道間守求香果於常世國

於此○十五年丙午秋八月立日葉酢媛爲皇后○二十五年丙辰春三月遷天照大神祠於伊勢度會建齋宮于五十鈴川上使皇女倭姬代豐鍬入姬奉齋焉○二十七年戊午秋八月令祠官卜兵器爲祭幣吉乃納弓矢於諸社以時祭之用兵器祭神始于此○二十八年己未冬十月皇弟倭彥尊薨以近臣殉葬　天皇聞其號泣聲而惻之乃詔禁殉死○三十二年癸亥秋七月　皇后日葉酸媛崩野見宿禰奏請以土偶代殉　天皇嘉之定爲永制以野見任土部職世掌大喪○齋藤馨曰生人仁也殺人不仁也殺無罪之人于初而生當死之人于後吾未知野見宿禰之仁不仁之所定也宿禰當　垂仁皇后之將葬進議曰山陵殉人不仁也不若以便宜襄事乃召土部自督以埴作人物象用此易人以爲後世之法然則　垂仁以後天下臣子得免於惴惴臨穴之死皆宿禰致之也宿禰一搏土而千百當死之人皆不死矣豈可不謂仁耶而其受　帝命

與當麻蹶速角力也吾以爲「且之戲耳目之觀耳力能勝之則推而倒之矣而蹴之可也今宿禰足踏其腰折骨而斃之事出于戲而至於殺人帝將取適於耳目而謀歡于一笑轉見糜骨濺血之慘於堂廡之下必且掩目而起矣是市井狂姿之夫且不爲而宿禰爲之何也仁與不仁不並行異日止殉之宿禰今日不宜以戲殺人苟今日殺人而不悔則異日止殉之心又何從生吾嘗思其故矣宿禰之殺蹶速之心即止殉之心也天下有殉久矣今葬　皇后而無殉是非薄於　皇后耶薄於　皇后而有功于天下故斷而行之然則殺蹶速亦不仁於蹶速而有功于天下此所以殺之而不疑也○三十五年丙寅　詔諸國開池溝八百餘所以便灌漑民賴殷富○三十七年戊辰春正月立大足彥尊爲　皇太子○九十年辛酉春二月遣田道間守求非時香果於常世國日本書紀香果則今所謂橘是也○九十九年庚午秋七月　天皇崩在位九十九年壽一百四十葬大和菅原伏見東陵　皇太子立是爲　景行天皇

天降非常神聖必有非常軀幹　筑紫熊襲反天皇親征討平之　二鹿食其父獍梟不啻　跡火處獲火國

景行天皇諱大足彥忍代別　垂仁天皇第三子母日葉酸媛皇后丹波道主王之女　天皇容貌雄偉長一丈二寸脛長過四尺　天皇嘗與母兄五十瓊敷尊侍　垂仁帝　帝令二子言所願欲五十瓊敷尊曰願得弓矢　天皇曰願得繼大位乃賜弓矢於五十瓊敷尊謂　天皇曰汝宜嗣朕位於是儲位乃定○元年辛未秋七月　天皇即位是歲田道間守獲香果於常世國而還及還　垂仁帝已崩乃至伏見陵慟哭而死聞者流涕焉○二年壬申春三月立播磨稻日太郎姬爲　皇后○四年甲戌春二月行幸美濃既還都纒向是謂日代宮○十二年壬子秋七月筑紫熊襲反八月　天皇親征至周芳女酋神夏磯媛舉族歸降用爲鄉導進軍豐前勦土蜘蛛打猨等諸賊遂至日向起行宮曰高屋宮召群臣議討熊襲熊襲有二女

長曰市乾鹿文次曰市鹿文並勇而美或獻策誘降之市乾鹿文奏曰妾有奇策得假從兵二人則大事可集也　天皇聽之市乾鹿文歸家飲父以醇酒伺其醉臥殺之　天皇惡其大逆誅市乾鹿文以妹市鹿文賜火國造餘衆悉平○十七年丁亥春三月　天皇幸丹裳小野東望謂左右曰是國也直向日出因號其國曰日向　天皇思歸而作歌是謂思邦歌○十八年戊子春三月　天皇發高屋宮巡狩筑紫從葦北航海夜闇失針路望見火光于海上乃跡火所在赴之即得達岸　天皇問其邑名國人對以八代縣豐村又使人尋其火處弗獲　天皇曰此神火也故名其國曰火國秋七月至筑後國御木居高田行宮此地有一大僵樹長九百七十丈百僚往來樹上有老夫

海内無雙一大樹木扶桑國名或原於此

曰此歷木也。始樹之未僵。當朝暉則隱杵嶋山。當夕暉則覆阿蘇山也。天皇曰此神木也。宜號曰御木國。○菊池純曰。吾嘗讀浪速隱士某所著扶桑考。考据的確。引證彼我。今節錄其一半。以贊博考諸老曰。我邦上世。往往有巨木。而其種非一。異方之人概名之曰扶桑木。一在筑後御木。景行天皇十八年秋七月。天皇至筑後。有大木長九百餘丈。横臥而爲橋。國人乃作御木長橋歌是也。一在淡海栗本郡。宇治亜相隆國筆記曰。淡海栗本郡上古有大柞樹。其圍五百尋。高不知幾千丈也。其蔭朝覆丹波。夕及伊勢。是以滋賀栗本甲賀三郡陽氣沸蔽。五穀不登。下民其咨。乃命掃守宿禰伐之。今郡中闕地一似餘木葉堆積。率可二三尺。蓋古昔大柞樹葉云。蓋其説雖荒唐不足悉信焉。彼指我邦以呼扶桑之國。亦有不容誣者也。或曰古扶桑則今之橡栗是也。天皇駐日向六年。筑紫悉平。明年還京師。○二十五年乙未。秋七月。遣武内宿禰巡察東北諸國。還奏其地沃壤。民俗勇悍。可收爲朝廷用。○二十七年丁酉。秋八月。筑紫又亂。命皇子日本武尊(小碓)征之。皇子時年十六。將發。召美濃尾張射手從之。進

國史略初編卷之一　○十五　五車樓梓

皇子女装刺賊酋

至熊襲國。女装親詗賊巢。適賊酋川上梟帥宴飲。被酒而醉臥。皇子手拔劍刺之。未殊。梟帥服其強勇。上大號曰日本武皇子。既而餘衆悉服。乃還。勦吉備難波賊。○四十年庚戌。夏六月。東夷反。遣日本武尊征之。吉備武彦大伴武日從焉。進至伊勢。拜皇太神宮。倭姫以神劍授之。進至駿河。土賊欲誘日本武尊殺之。乃勸之游獵。因縱火燒野。日本武尊鑽燧取火。反燒賊。賊徒會大風四起。烟焰蔽野。乃拔劍薙草。賴以得免。由是名叢雲劍曰草薙。遂殲擊賊。因號其處曰燒津。進歷相模。將赴上總。望海揚言曰。是小海耳。可跳而渡。海上遇颶。船殆將覆。時妃橘姫從

烈婦投海風濤立止

啓曰。是必海神爲祟。妾願以身贖之。言訖。自投。暴風立止。遂得著岸。從上總轉入陸奥。進至蝦夷境。賊酋望拜。以爲神人。爭投弓矢降附。蝦夷悉平。○四十三年癸丑。日本武尊平東夷而還。至伊勢薨。初尊以信越諸國尚未服王化。即還。北歷武藏。西至碓日嶺。東望顧念橘姫。三嘆曰。吾嬬者邪。故後人稱山東諸國曰吾嬬國。

吾嬬國

於是分遣吉備武彦等。巡按北方諸國。日本武尊遂入信濃。踰峻嶺入幽谷。迷而失道。時有白狗前導。乃隨之得出美濃。會武彦自越國來歸。至近江。徒行登膽吹山。有山神化爲巨蛇當路。乃大叱曰。此山神之使令也。今將殺其神。何問使令邪。跳而行。俄雲霧晦暝。不辨咫尺。昏迷如醉。前憩山下。飲泉而醒。因號曰居醒泉。自是獲篤疾。還至能褒野(伊勢)。疾益革。使吉備武彦奏捷京師。遂薨于能褒野。時年三十二。○按日本史皇子傳作年三十。日本書紀作三十二。今据景行帝二十七年日本武尊年十六之文。至四十三年寔三十二。故今從書紀作三十二。

日本武尊薨于能褒野

帝大悼惜。即　詔群卿百寮葬之能褒野。忽有白鳥出陵飛去。開棺視之。唯明衣在焉。於是遣使跡白鳥所止。造陵于大和彈琴原。白鳥又去至河内古市。亦造陵。其地時人號三陵。皆曰白鳥陵。朝廷錄其功。爲定武部。○齊藤馨曰。善圖天下者。規模術畧。素定於胸中。而後功加天下。苟無素定之畧。而運勇奮闘以僥倖于萬一。安克濟哉。日本武以深宮粹質。奮不世之勇。東西千里。百年未合之地。皆指顧而定矣。世特見其勇。駭以爲神。吾獨究其經畧之迹。然後知日本武之功。非日本武之勇也。日本武之畧也。何以明之。前是武内宿禰巡察東北諸國。還奏其地可收爲朝廷用矣。斯言也。日本武聞而知之。亦久矣。何不早奏父皇以收。宜收之地。而因循至此。受西征之命。即不自顧。奮入賊地。是亦必有故矣。吾意東北之國。地勢險遠。民俗强悍。未可以倉猝破。故欲勦西賊于其間。以盛我兵張勢勢。而後東嚮進征。兵鋒所加。必成破竹之勢。此日本武之畧已素定。與父皇相謀於家庭亦熟矣。所以一旦受命而不辭也。

白鳥陵

國史略初編卷之一　○十六　五車樓梓

○五十一年辛酉。秋八月。立皇子稚足彦尊爲　皇太子。以武内宿禰爲棟梁之臣。○五十三年癸亥。秋八月。　天皇幸伊勢尋

以武内宿禰爲棟梁臣

群臣遊宴　帝與武內豫備非常　界山河分國縣

歷巡東海諸國。還駐伊勢。踰年乃還。○五十五年乙丑。春二月。以宗室彥狹嶋王。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途病薨。明年以其子御諸別王襲職。時蝦夷擾亂。御諸別討平之。○五十八年戊辰。春二月。行幸近江。居志賀。號高穴穗宮。○六十年庚午。冬十一月。天皇崩于高穴穗宮。在位六十年。壽一百六歲。葬大和山邊道上陵。皇太子立。是爲成務天皇。

成務天皇。諱稚足彥。景行天皇第四子。母八坂入媛皇后。八坂入彥之女。景行帝嘗宴群臣。天皇及武內宿禰不至。召問故。對曰。百僚宴樂。寄思於遊戲。一旦緩急。臣恐其不能禦。故豫侍門下。以備非常爾。帝深嘉之。遂立爲皇太子。○元年辛未。春正月。天皇即位於高穴穗宮。○三年癸酉。以武內

宿禰爲大臣。置大臣始此。○五年乙亥。秋九月。令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按皇朝史略引古事記成務記曰。定大國小國之國造。大縣小縣之縣主。又引景行記曰。以諸皇子爲稻置縣主。蓋稻置則邑長治租稅者。縣主則掌縣事者。或縣吏租稅兼掌之者。姑附備考。界山河分國縣。隨阡陌定邑里。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大治。○四十八年戊午。春三月。立皇姪足仲彥爲皇太子。○六十年庚午。夏六月。天皇崩。在位六十年。壽一百七歲。葬大和狹城盾列陵。皇太子立。是爲仲哀天皇。

仲哀天皇。諱足仲彥。日本武尊第二子。母兩道入姬尊。垂仁帝之女也。天皇容姿端正。身長十尺。成務帝四十八年。立爲皇太子。○元年壬申。春正月。天皇即位。冬十月。以大伴

詔諸國貢白鳥　以酒灑魚魚皆醉而浮　議討熊襲　天皇大漸崩于橿日宮

武以爲大連。置大連始此。○十一月。詔諸國貢白鳥。養之於日本武尊陵域之池。閏月。越國貢白鳥。皇弟蘆髮蒲見別王。有罪伏誅。初天皇以未逮弱冠。父王既薨。神靈化白鳥。追慕不能自禁。欲得白鳥。放之陵池。時時臨觀。以慰其情。乃詔諸國貢白鳥。會越國使人獻白鳥。蒲見別問之曰。鳥何之。使人答以皇命。蒲見別曰。秉炙炎火。安知白鳥不爲黑鳥乎。因強奪之。使人以聞。天皇惡其無禮。遣兵誅之。時人曰。父則天也。兄則君也。蒲見別慢天違君。宜乎其不免誅邪。○二年癸酉。春正月。立氣長足姬爲皇后。二月。行幸角鹿。越前。造行宮而居之。是謂笥飯宮。三月。天皇巡狩南國。留皇后及百寮於角鹿。從駕者僅數百。行至紀伊。會熊襲反。天皇帥舟師親征。遣使角鹿。令

皇后會于穴門。夏六月。天皇泊于豐浦津。皇后至渟田門。有海鯽魚多傍船而游。皇后以酒灑之。魚醉而浮。漁人大獲之。歡呼曰。此聖主所賚。至今每歲六月。魚皆浮游如醉。秋七月。皇后至豐浦。獲如意珠於海中。九月。造宮于穴門居之。是謂豐浦宮。○八年己卯。春正月。進幸筑紫。居橿日宮。秋九月。會群臣議討熊襲。時有神憑皇后曰。西方有國。是謂新羅。如能祭我。則不血刃。其國必自服。新羅已服。則熊襲亦唾手可取也。天皇疑焉。乃登山望海。曠遠無所見。天皇不信。遂討熊襲。不克而還。○九年庚辰。春二月。天皇大漸。崩于橿日宮。在位九年。壽五十二。○按古事記曰。天皇將討熊曾國。而彈琴。建內大臣居沙庭請神命。皇后以神言白。天皇不信。遂舍琴不彈。神大怒。建內大臣勸使彈之。未幾不聞琴音。舉火而視則崩矣。又曰。天皇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諸說紛紜。

細鱗上鉤。髮分為兩。天見祈瑞。皆戰勝之兆。

率皆燭影斧聲。未知孰是。姑書以備異日參考。皇后與諸大臣謀。秘不發喪。　詔中臣烏賊津大三輪大友主物部膽咋大伴武以等。帥百僚守衛宮中。密令武内宿禰奉梓宮至穴門。殯於豐浦宮後。葬河内惠我長野陵。　皇后傷　天皇慢神早崩。乃自齋戒祭神。尋遣鴨別討熊襲。旬日而服。於是　皇后親擊羽白熊鷲及土蜘蛛賊諸賊誅之。進至松浦縣肥前玉嶋河上。乃勾針作鉤。祝曰。吾若有寶國可獲。河魚吞之。果獲細鱗。　皇后謂神教果有驗。終決策西征。還至橿日浦。臨海祝曰。吾奉神祇之教。頼　皇祖之靈。躬自航海以致西征。若克得戰勝。所欲髮分為兩。俯而濯于海。髮果自分。便隨為両髻。假作男裝。徇師而誓曰。上倚神祇。下頼群臣。修甲兵而度嶮浪。整船艦以求寶國。事成。群臣共其功。不成吾

皇后親執斧鉞誓三軍

新羅王面縛請降

獨當其罪。群臣咸對之曰。　皇后克以身定天下大計。臣等敢不奉　詔。於是令諸國造戰艦。峙糧仗。大戒師期。　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内顧。則必為敵擒。寡而勿輕。強而勿屈。奸暴勿赦。降服勿殺。勝者必賞。走者必罪。時　皇后有身。適丁十月。乃取石挿腰祝曰。願事畢還日。娩於此土。○按　皇后挿腰之石。後人傳為鎮懷石。在筑前怡土郡深江村子負原。遂發和珥津。大魚夾船。風順船迅。不勞檝櫂。直抵新羅。海水怒漲溢。及國中。新羅王波沙寐錦惶遽不知所為。面縛請降。誓曰設令日月異方而出。鴨緑之江倒流。歲時朝貢。或有闕。天神地祇相共罰殛焉。或請誅之。　皇后曰。殺降不祥。乃解其縛。遂入其都。封府庫。收圖籍。以所杖矛樹之國門。以傳信于後世。新羅

胎中帝降

王以波珍干岐微叱己知為質。○按釋日本記曰。波珍干岐。新羅爵級。當此國正三位。干岐。而微叱己知人名。獻金銀彩色綾羅縑絹等八十艘。自後調貢以八十艘為定額。高麗百濟亦望風歸降。於是三韓悉服。乃置官司振旅而還。○冬十二月　皇后凱旋。産皇子於筑紫蚊田。是為應神天皇。○賴襄曰。前志記　仲哀崩之際。多曖昧。後世讀者。不免容疑於　神功皇后。吾深會其前後事跡。斷知其不容疑也。夫熊襲久雄長西偏。以景行與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餘蘖。終不可拔者。蓋倚新羅為後援也。當時諸大臣史事如武内者。必有建舍近擊遠之策者。　皇后以有智略從軍與議。亦右其策。而　仲哀銳意誅勦。不聽而親戰。敗衂病創終崩。　皇后恐諸軍沮喪。賊來乘之。大事去矣。是以與腹心密謀。秘喪不發。留大連守行宮。如天子在狀。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而潜兵急發。以遂行前策。直擣巢窟。奪其倚援。然後熊襲果不攻而下矣。特以蹈海波赴未知之地。衆情所疑懼。故多方託之神明。曰神告我以寶玉之國。　帝不從。故暴殞。當相與勉往取之。皆鼓舞從矣之語耳。史氏從而實其事。皇張誇大。而後人不察。所以致紛紜也。

聖表異常。腕肉如鞆。

應神天皇諱譽田別。　仲哀天皇第四子。母氣長足姫皇后。氣長宿禰王之女。　天皇幼而聰達。玄鑒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初　天皇在胎。皇后奉神教西征。及　天皇生。腕肉隆起。狀如鞆。似　皇后雄裝所負者。故名譽田。蓋上古謂鞆曰譽田云。亦稱　胎中天皇。○辛巳歲春二月。　皇后奉　天皇至豐浦宮。發　仲哀帝喪。將奉梓宮還京。時　天皇庶兄麛坂忍熊二王。舉兵要之播磨。會麛坂死。忍熊退屯住吉。　皇后即使武内宿禰奉　天皇。轉自南海至紀伊。　皇后直向難波。忍熊退軍菟道。　皇后乃會　天皇於紀伊日高。入小竹宮。議進討。時日色晦暝如夜。連日三月。　皇后遣武内宿禰等擊忍熊。忍熊敗走死瀬田。○冬十月。群臣尊　皇后曰　皇太后。臨朝攝政。

天皇至孝群臣感涕

天皇即位時年七十一

○癸未歲立　天皇爲　皇太子時年三歲都磐余○乙酉歲送還新羅質子微叱許智○丁卯歲百濟與新羅共入貢　皇太后皇太子大喜曰此　先帝所欲而未見痛悼久之群臣感動莫不流涕○己巳歲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將兵援百濟討新羅破之遂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屠南蠻枕彌多禮以其地賜百濟初百濟遣使與新羅朝貢新羅奪百濟貢物相易而獻　敕責新羅使者遣千熊長彥其國責問之至是有此討其後新羅不朝使葛城襲津彥討之○己丑歲夏四月　皇太后崩攝政六十九年崩壽一百歲是爲神功皇后葬狹城盾列池上陵○元年庚寅春正月　天皇即位時年七十一都輕嶋是謂明宮○二年辛卯春三月立仲姬

國史略初編卷之一　應神　○二十一　五車樓梓

船材不燼取造琴果不違焦尾

三朝元老殆爲梟獍所魚肉

爲　皇后○三年壬辰冬十月東蝦夷朝貢○初百濟王枕流卒子阿花年少叔父辰斯簒立至是遣紀角等責辰斯失禮國人殺辰斯以謝角等立阿花而歸○五年甲午秋八月令諸國定海人及山守二部是歲令伊豆作船長十丈試之於海輕疾如馳名曰枯野（按日本書紀枯野作輕野枯輕訓讀野語助）後以船朽壞不可用解以爲薪焚而煮塩不燼或異獻之　天皇命作琴果良材也○七年丙申高麗百濟新羅任那入貢使武內宿禰領韓人作池因號曰韓人池○九年戊戌夏四月遣武內宿禰巡察西海其弟甘美內宿禰欲廢兄自立因讒其據筑紫招三韓以圖不軌天皇信之遣使案驗有壹岐直真根子者以貌酷肖武內自殺代之武內潛行詣闕自明　天皇召武內兄弟鞫訊之弗辨曲

直乃使二人探湯於磯城川上質諸神祇甘美內服罪武內欲殺之　天皇特　詔釋之廢爲庶人○（藤井懶曰真根子此舉有功過紀信者何則如彼滎陽之難漢王不自決死紀信縱不誑楚安知不王別有奇策以出圍乎武內宿禰則否既自決其死真根子諫之代之以死若不然則宿禰必塗肝腦於滎陽何以獲還皇都以立後功於天下哉是真根子功所以爲過紀信也○蒲池純曰甚矣哉讒蠅營營殘害忠良誣罔善類以逞荼毒也蓋讒人殘害忠良誣罔善類驅投之水火其詭計秘策周密深邃無隙可投而後深入左腹俾人主牢信其說不容疑讒乃可行也吾見真根子讒武內益知其然也夫熊襲援據新羅以跋扈西偏固非一日也歷　景行仲哀二朝不能誅鋤之皆新羅爲之聲援所致苟新羅而斃矣乃熊襲誅滅弗庸費力也然而　仲哀不從神人之教中道即世內有麛坂忍熊等覬覦神器天下岌岌如駕漏船涉大水豈不可寒心哉幸　神功皇后英武神斷處坤順之位兼乾剛之畧萬里踏海懸軍深入敵地征討攻伐立奏奇功以慰　先帝之靈于九原此　帝之所目擊而懲創真根子能知其然故以謂可以威怖于君心者莫三韓若也可以構陷吾兄者莫三韓若也引其迹事投其所怖是以　帝深信之不疑至欲誅有功之老臣讒人陷忠良其詭計秘策周密深邃無跡可見吁豈一朝之故哉）○十四年癸卯春二

國史略初編卷之一　應神　○二十二　五車樓梓

徵鴻儒學經典文教之鬱興始此

呉主獻縫織工女

月百濟貢縫衣女○十五年甲辰秋八月百濟王阿花使其子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通經典使皇子稚郎子師事之　天皇嘗問阿直岐曰汝國有賢於汝之博士乎對曰有王仁者是國之秀也　天皇即遣荒田別徵之○十六年乙巳春二月百濟王使王仁率冶工卓素呉服西素釀酒仁番等來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皇子就學經典○（巖垣松苗曰　帝始召博士於西藩授經典於皇子以興明倫之學爾後爲政必由儒道後世遣使于唐命留學生益明斯道者　帝固創之嗚呼　帝寔爲萬世億兆君師故於列聖中特廟祀之與　皇祖並稱以其德不可議也○山縣禎曰世俗以　應神帝爲武德之神者則否矣蓋自源頼義世世奉而祀之至頼朝特極其崇敬而武威日烜赫終以成覇業矣於是乎諸州承其風所在闔其宮武弁之家奉以爲司武之神焉耳不知　帝是文教之祖而其武功則無所見矣）○是歲百濟王阿花卒使阿直岐還國嗣位○三十七年丙寅春二月遣使于呉求織縫工女呉主贈

皇子好讀書博通典籍

女工四人（呉織漢織兄媛弟媛）。○四十年己已春正月，立皇子稚郎子爲皇太子。先是高麗入貢，表文倨嫚。稚郎子讀之大怒，召使者讓其無禮，面弃壞其表。稚郎子幼好讀書，師百濟人阿直岐及王仁，博通典籍。天皇甚鍾愛焉，至是立爲皇太子。命大鷦鷯皇子輔之，使大山守皇子掌山川林野。○四十一年庚午春二月，天皇在位四十一年崩，壽一百十一歲。（○按諸書非一。天皇崩年，一本書作一百一十歲，古事記作一百三十歲，獨日本史引水鏡、皇年代畧記等考据尤爲正確，故今從之。）葬河内惠我藻伏山岡陵。皇子大鷦鷯即位，是爲仁德天皇。

木兎入産殿鷦鷯入室召

仁德天皇諱大鷦鷯，應神天皇第四子，母仲姫皇后，品陀真若王之女。初天皇之生也，有木兎入殿，是日大臣武内宿禰亦生子，鷦鷯入室。應神帝以爲祥瑞，乃命武内各相易名。

臣生子同一禎祥

其子名。天皇曰大鷦鷯。先是應神帝問天皇及大山守曰，汝等亦愛其子耶否。皆對曰，孰有父而不慈其子者耶。又問曰，長與少孰愛。天皇揣帝欲立少子稚郎子之意，應聲曰，少者也哉。長者多經寒暑，既爲成人，萬保其無虞也。獨至少者，成否未知何如，故甚憐之。帝大喜曰，此合朕意。遂立稚郎子爲皇太子，使天皇輔之。及應神帝崩，皇太子讓位于天皇。天皇避之菟道。天皇以名分素定，不聽。會大山守皇子謀反，天皇知其計，密告太子。太子殺之。（○應神帝既或立菟道稚郎子爲嗣，遂立爲太子時，仁德天皇及大山守，行第在稚郎子上，迨明年帝崩，大山守素恚不得爲嗣，密圖不軌，將襲太子。天皇知其計，告太子。太子自著布衣，操揖繼舟子中，伏兵於河邊，以待大山守。大山守不知是明，至河，從十數百皆衆甲上船。船至中流，太子命舟子踏船，船即傾，大山守墜水浮沈，伏兵發矢，不得著岸，遂溺死。）皇太子固欲天皇踐位，迭相推讓。

皇位推讓空者三歲矣

皇位空者三歲矣。時有海人獻鮮魚於菟道宮，太子固辭，使之獻難波。天皇亦辭，諭以獻菟道。往復不決，民不知所歸，魚遂餒於路。皇太子知天皇執心益確不可奪，遂慨然自決。天皇聞之大驚，馳從難波至菟道，素服舉哀，群臣遂勸即位。（○賴襄曰，稚郎子之讓位，亦知其德屬天下之望也。然讓之可也，而至於以讓殺身，過。斷髮文身之泰伯，可謂爲已甚者矣，遂致使後世容疑其間，以爲或有希吉之臣，如羽父之請於魯隱者。而抱焉而慟，又類宋太宗之哭德昭。豈仁德之處兄弟，又有未盡其善者耶。可勝惜哉。）○元年癸酉春正月，天皇即位，都攝津難波，是謂高津宮。

王仁作和歌賀其即位

王仁作和歌賀之。天皇務從節儉，宮室弗堊，梁楹弗飾。使民以時。○四年丙子春二月，天皇登高臺以遠望，人烟不起。以爲百姓窮之，家無炊者。詔除課役，宮垣頽敗無所營作。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殷富，歡聲盈路。○七年己卯夏四月。

天皇登高臺望見炊烟盛起

月。天皇復登臺遠望，見炊烟盛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復何憂乎。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天皇曰，君以民爲本，民貧則朕貧也，民富則朕富也，未有民富而君貧者矣。今炊烟盛起，富庶可知也。（○按此時天皇喜而作歌曰，多加岐夜珥能保利氐美禮波計布利多豆多美濃加麻斗波珥岐和比珥計利。載見水鏡及神皇正統記等諸書。或曰，此藤原時平延喜中講日本記竟宴詠天皇之和歌，後人以爲天皇御製。未知孰信。然世既膾炙人口，姑附于此，以待博雅考定云。）是歲，諸國請輸税調以修宮室，不聽。○十年壬午冬十月，始科課役，修宮室。百姓子來，日夜營作，未幾宮室悉成。○十一年癸未夏四月，天皇憂河水横溢，下流不駛，每値霖潦，海水倒流，居民被害。詔鑿渠宮北，疏流通海，以全田宅，號曰堀江。又築茨田堤，以防北河。時水勢悍急，堤坊壞決，衆皆苦難塞。天皇夢有神誨之曰

庶民子來不日成之周文靈臺何足道哉

用人祭河伯亦宋襄之流亞

武藏人强頸河内人衫子用此二人以祭河伯則堤必得塞乃索獲此二人因將祭于河强頸悲泣投水而死獨衫子取兩匏臨水請曰願以匏之浮沈試神之眞僞匏而沈則以爲眞否則以爲僞果僞乎則吾不徒死也乃投匏匏浮水上圓轉而流去於是衫子得不死而堤坊脩築亦竣工矣○山縣禎曰帝命築堤者傷民被害也殺人以爲此豈其心之所忍哉而帝之爲此者信夢中之神語也夢本不足信神豈欲殺人哉觀衫子之設術以免死而堤亦成矣可以見夢之果不足信也帝性雖明敏學術未深見理未精是以有此惑也○菊池純曰仁德之爲仁萬人一口孰復得加異議其間乎哉其宮室弗塗弗飾務從節儉邁於卑宮惡衣之夏禹而其庶民子來不日修宮室者類乎周文之靈臺宜乎萬人一口推讚贊美弗容于口哉雖然吾嘗讀夏書周紀三代之明君聖主率皆深仁至慈視民如子未嘗見殺人以祭河之事也夫殺人以用社者吾於宋襄公見之矣抑宋襄之爲忍人擧世所知其用鄫子于次雎之社不少憚如屠戮鳥獸魚鼈何其不仁不慈之甚乎哉而其嘗戰于泓也曰不會二毛也不鼓不成列也豈仁於泓役而不仁乎次雎乎蓋仁於泓

役者則假以飾之耳不仁乎次雎者則眞耳不然則一擧一動仁暴之懸不啻天淵如出別手寧有此理乎吾今於帝之事行弗克莫疑也夫同一民也前則赤子視而後則禽獸畜之髙津之宮與茨田之堤其所施設胥壤異趣豈前者眞而後者僞耶將後者眞而前者僞耶安得就識者辨其眞贋乎哉○十二年甲申秋七月高麗入貢獻鐵盾鐵的　天皇饗使者於朝大會群臣令射鐵的衆莫能貫之乃使盾人宿禰射之一發洞之使人驚歎服其精射　天皇嘉賞特賜姓名曰的通田宿禰○三十一年癸卯春正月立去來穗別尊爲　皇太子○四十三年乙卯秋九月始置鷹甘部初依網阿弭古得鷹獻之　天皇令百濟酒君調養之未幾得馴　天皇遊獵百舌野試之獲雉數十頭因命置鷹甘部○五十三年乙丑新羅不朝貢夏五月遣竹葉瀨責之途獲白鹿還獻之重遣其弟田道率精兵擊之　詔曰新羅若阻命宜急

田道有靈死爲大蛇

始置氷室

擊之新羅果叛數来挑戰田道固壘不出獲新羅卒問軍虚實對曰有百衝者驍勇絶倫毎爲右軍先鋒若擊其左破之必矣田道乃選精騎擊其左軍新羅兵大敗乗勝縱擊殺傷數百虜其邑民而還○五十五年丁卯蝦夷叛遣田道討之田道敗死從者取其手纏歸授其妻妻大悲慟即抱手纏而縊死時人傷悼焉其後蝦夷屢侵掠人民遂發田道塚有大蛇自塚中出瞋目噬夷賊賊悉中毒死者過半時人語曰死田道能斃生蝦夷孰謂死者無知耶○大臣武内宿禰薨宿禰孝元帝曾孫屋主忍武雄心命之子也歷仕景行成務仲哀應神及　天皇五朝至是薨在官二百四十四年不詳其年壽○公卿補任曰薨年未詳又載一說曰春秋二百九十五歳水鏡曰二百八十歳附以備考○六十二年甲戌始置氷室初大中

妖賊宿儺伏誅

彦皇子獵于闘雞望野有如屋廬使人問之則氷室也掘土丈餘藏氷其中比至夏月出而用之大中彦乃獻之　天皇大悦自是每歳季冬藏氷至春分頒之○六十五年丁丑遣難波根子武振熊誅飛騨賊宿儺宿儺爲人前後二面四手四足膂力絶人左右佩劍恃力拒命掠略人民至是命武振熊誅之○六十七年己卯吉備中國川嶋河有巨虬行旅被害死者衆道縣守患之入水斬虬悉殲其種類河水爲赤時人服其勇縣守吉備國人勇悍多力輕捷絶倫因號其淵曰縣守淵○八十七年己亥春正月　天皇崩在位八十七年壽一百一十歳葬和泉百舌鳥野耳原中陵　天皇幼而聰明及壯寛仁慈恵專心政理薄賦斂行節儉百姓殷富教化大行稱爲　聖帝嘗與八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亦仁術之一端

田皇后避暑高臺聞菟餓野鹿鳴愛之一夕鹿不鳴明日猪名縣佐伯部獻鹿　天皇問曰何處獲之佐伯部對以實　天皇色不懌謂　皇后曰此必朕所愛者也意獲之者雖無心所致在朕則甚憫之乃擯佐伯部移之於安藝其慈仁愛物率如此皇太子立是爲　履中天皇

履中天皇諱去來穗別　仁德天皇長子母　磐之媛皇后葛城襲津彦女　天皇既除喪未即位欲納羽田矢代女黑媛爲妃使皇弟住吉仲皇子告期仲乃佯爲　天皇姦之遺其手鈴而歸翌夜　天皇至見床上有鈴　天皇怪問之媛曰得非昨夜所賚之手鈴乎　天皇初知仲姦之黙而去仲恐事露被誅舉兵圍宮　天皇方被酒臥時平群木菟物部大前等入告

仲皇子謀逆伏誅

冬月櫻花落御盞遂名曰稚櫻宮

天皇不信木菟等扶上馬而逃仲縱火焚宮　天皇至河內埴生坂而醒顧視煙燄大驚馳將赴倭至飛鳥山下聞執兵者充滿山中乃轉路踰龍田山敵兵追躡逼之　天皇設伏悉捕獲焉倭吾子籠爲仲聚兵拒之見官兵甚盛懼而歸降　天皇駐石上神宮使瑞齒別皇子與平群木菟赴難波討仲瑞齒別啗仲所親近隼人刺領巾以重賞刺領巾刺殺仲于厠上來報天皇乃還〇元年庚子春二月　天皇即位〇二年辛丑春正月立皇弟瑞齒別皇子爲　皇太子〇冬十月遷都磐余平群木菟蘇我滿智物部圓等共執政〇三年壬寅冬十一月　天皇與皇妃泛舟宴于市磯池有櫻花落御盞時方隆冬　天皇異其非時使侍臣覓之得之掖上室山獻之　天皇以爲瑞遂名宮曰磐余稚櫻宮〇四年癸卯秋八月始置史官於諸國記民言達四方志〇六年乙巳春三月　天皇崩在位五年壽七十葬和泉百舌鳥野耳原陵　皇太子立是爲　反正天皇

聖表異常乃以名以瑞齒

反正天皇諱多遲比瑞齒別　履中天皇同母弟生於淡路宮生而駢齒汲瑞井具浴時多遲比花飄落井中因名曰多遲比瑞齒別多遲比則今虎杖也及長美姿儀身長九尺餘　天皇以誅仲皇子爲　履中帝所親任遂立爲　太子至是即位〇元年丙午春正月　天皇即位冬十月遷都於河內丹比是曰柴籬宮〇五年庚戌春正月　天皇崩于正寢在位六年壽六十葬和泉百舌鳥野耳原陵在位之間風雨時順五穀豐熟人民富饒海內無事　皇太弟嗣位是爲　允恭天皇

定百官氏族

美姬國色號曰衣通

有仍氏之女黰黑而甚美光可

允恭天皇諱雄朝津間稚子宿禰　反正帝同母弟初反正帝崩無嗣群臣迎立　天皇天皇遜讓不許群臣奉璽固請乃許之〇元年壬子　天皇即位於大和遠飛鳥宮〇三年甲寅先是　天皇久罹篤疾徵醫於新羅治之疾得瘳厚賞遣之〇四年乙卯秋九月　天皇憂氏族混亂會內外百官於味橿丘探湯詛盟毋敢得詐僞以定氏姓〇八年己未春二月納衣通姬爲妃造宮於河內茅渟處之衣通姬一名弟姬　皇后妹也姿容絕世光艷徹衣時人號曰衣通姬時從母在近江坂田　天皇聞而召之姬畏　皇后不敢至使者七還猶不敢赴召更命舍人中臣烏賊津迎之姬乃與烏賊津上道即日入京師　后知姬至色不甚懌　天皇憚之不敢內之宮至是造宮茅渟自

以鑑名曰允恭

衣通姫亦玄妻之流亞

海人獲真珠

御膳羹汁盛夏凝為氷

是歟。託游獵行幸焉。○十四年乙丑秋九月。天皇獵于淡路嶋。終日不獲一禽。或曰。此嶋神所祟。聞赤石海中有真珠。取以獻之。則將大有獲。乃命阿波海人男狹磯索之。男狹磯繫組于腰。沒入海底。果抱鰒魚出。氣息已絶。乃剖鰒中有真珠。大如桃子。用以祭神。亦復獵焉。獲如丘山。乃憫男狹磯死。勅厚葬之。○二十三年甲戌春三月。立木梨軽皇子為皇太子。○二十四年乙亥夏六月。御膳羹氷。天皇異之。命卜之。卜人曰。此為親親相姦之兆。有人告曰。太子通同母女弟大娘皇女。因推問得實。天皇謂。太子儲貳也。不可加刑。乃流大娘於伊豫。○四十二年癸巳春正月。天皇崩。在位四十二年。壽八十。据古事記 葬河内惠我長野原北陵。穴穗皇子立。是為安康天皇。

昔人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大草香之珠縵不稱其服

安康天皇 諱穴穗。允恭帝第二子。母忍坂大中姫皇后。稚野毛二岐皇子之女。初允恭帝崩。太子木梨軽淫昏滋甚。群臣不服。歸望天皇。太子密集兵將襲天皇。天皇既而度事不成。匿物部大前家。天皇率兵圍之。太子自殺。○冬十二月。天皇遂即位。遷都石上。是謂穴穗宮。○元年甲午春二月。殺皇叔大草香皇子。納中蒂姫為妃。初天皇欲為母弟大泊瀬皇子娉大草香皇子妹幡梭。使根使主致其意。大草香大喜。因獻其實器押木珠縵以表信。使主愛之。私匿不獻。佯奏曰。大草香不奉命。言頗倨慢。天皇大怒。遣兵圍其第。攻殺之。其臣難波日香蚊力戰死之。乃取幡梭為大泊瀬妃。又取大草香妃中蒂姫為妃。尋立為皇后。○三年丙申秋八月。天皇幸山宮。暴崩。初皇后在大草香家。生眉輪王。眉輪以母故免罪。養宮中。天皇宴于山宮樓上。酒酣謂后曰。朕雖寵於汝。獨畏眉輪仇平朕耳。因枕后膝而臥。眉輪時年七歳。遊戲樓下。悉聽其言。遂登樓伺天皇醉臥。刺而弑之。在位三年。壽五十六。後三年。葬大和菅原伏見陵。皇弟大泊瀬皇子即位。是為雄略天皇。

七歳小兒弑萬乘天子

眉輪伏誅

雄略天皇 諱大泊瀬幼武。允恭帝第五子。安康帝同母弟也。初生。神光滿殿。長而剛健過人。安康帝之遭弑。大舍人走告變。天皇疑諸兄所為。自率兵按問其所。自眉輪曰。臣非覬覦非望者。唯報父仇耳。天皇疑母兄八釣白彦。援刀斫之。又逼次兄坂合黑彦。黑彦懼。與眉輪亡匿大臣葛城圓第。天皇圍其第。縱火焚之。誅眉輪。殺黑彦。○菊池純曰。眉輪之弑安康。大逆無道。固不待言也。吾悲其遇事輕躁。不能深慮。徒取叛賊之名。以伏誅戮也。何則。讒大草香者。則根使主也。盜大草香之珠縵者。亦根使主也。唯根使主假帝之手殺之。故眉輪一怨帝所為。以至仇視之。而至根使主。舍而弗問。豈當時以無跡可徵邪。抑童豎遇事輕躁。不能深慮為耳。俾眉輪堅忍韜晦。熟問帝之所以殺大草香。大草香所以為所讒殺所自來。使根使主伏匿於九地之下。安得逃其罪哉。然後請帝鳴其罪。誅諸其父墓前。帝亦釋然不疑眉輪。眉輪之忠信孝義。與三[illegible]爭光明。亦两間有數之神童。秦舞陽。童區寄。雖勇且猛。乎亦且避三舍。拜其下坐也。又殺市邊押盤及御馬二皇子。市邊。履中帝子。帝嘗愛市邊。欲立之。天皇啣之。於是託遊獵誘市邊殺之。其臣佐伯部賣輪殉之。遂即位於泊瀬朝倉。以平群真鳥為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為大連。○元年丁酉春三月。立幡梭皇女為皇后。○二年戊戌冬十月。天皇獵御馬瀬。大獲鳥獸。欲使膳夫割鮮。左右莫能對者。天皇怒斬御者。促駕還宮。白太后曰。今日游獵多獲禽獸。欲割而饗群臣

始置宍人部

皇后一諫能導悟人主熟讀聞黛不知贊君乎

后妃躬桑以勸蠶事

痴漢誇託其妻國色身家而亡不覺可嘆又可愍

群臣淵默。莫能承意。故朕不甚樂也。太后慰之曰。此群臣不曉上意何如。遂致然爾。自今其後獵場宜置宍人部。膳臣長野善作肉膾。請以充之。天皇大悅。遂置宍人部。○五年辛丑春二月。天皇獵葛城山。皇后從焉。豪豬突至。天皇命舍人逆射之。舍人怖而避之。豪豬直突將來齧。天皇扞以弓踏而殺之。既而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陛下以獸故殺人。妾恐速天下物議。天皇嘉納與后駕輿歸曰。已獲禽獸。又獲善言。一獵而兩獲。所獲多矣。不亦樂乎。遂釋舍人。○藤井臧曰。人主之有內助。其益非小。如周宣姜后。漢明馬后。唐太宗長孫后。可以見矣。雄畧皇后一言以救舍人死。帝之忿戾亦立解。與夫齊晏子諫景公止殺圉人之事。蓋相近矣。○菊池純曰。古今閨黛少以才貌智術顯者。如漢之呂雉。唐之武曌。率皆妬悍慘刻。屠戮其骨肉。夷滅其夫家。以爲獲其志者。史不勝書。何其河東獅吼之衆多。牝雞晨鳴之夥渉乎哉。獨雄畧抱幹蠱之才。不失牝馬之貞。輔佐君子。助其不足者。自大任之於王季。大姒之於文王。與夫姜馬長孫諸后。以至於備員鬻之妻。重耳之婦。或脫簪拜待罪於永巷。或殺蠶妾以滅其口。或饋盤飧以固其交。蓋得內助者則興焉。否則反之。故婚禮之儀。男女之別。君子尤加愼云。予今見雄畧皇后諫。帝之游獵。其言鑿鑿如藥石擊疾。能俾帝惻然感悟。怡然而嘉納。視諸姜馬長孫諸后。有過無弗及也。吁嗟內助不可以已如是夫。○六年壬寅春三月。令諸國植桑。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七年癸卯。以吉備田狹爲任那國司。田狹據任那反。初田狹妻稚媛有國色。田狹嘗在禁內盛稱其妻之美。天皇聞而欲得之。乃拜田狹爲任那國司。奪其妻稚媛爲妃。田狹聞而大怨。遂據任那反。是時新羅久闕朝貢。天皇遣田狹子弟君及吉備海部赤尾討之。取道百濟。田狹乃使弟君據百濟。弟君妻樟媛知其謀。竊殺弟君。天皇遣使迎之。赤尾等隨歸。稚媛益得寵幸。生皇子星川及。天皇崩。皇子作難。

始起樓閣

陰毒姦臣根使主伏誅

詔土師連造清器

不克而死。田狹聞亂欲援皇子。帥舟師來赴。道聞其死。乃還。後不知其所終。○八年甲辰。高麗擊新羅。新羅請救于我將府在任那者。大破高麗。○九年乙巳春三月。新羅久闕朝貢。天皇遣紀小弓蘇我韓子大伴談等討之。大破之。會小弓病卒于軍。小弓子大磐聞父喪往新羅。與韓子有隙。射殺之。遂據任那。○十二年戊申冬十月。命木工闘雞御田始起樓閣。○十三年己酉秋八月。播磨人文石小麻呂恃力驕暴。不輸租賦。天皇遣小野大樹圍其家。火之。有一白狗大如馬。豨突逼大樹。大樹揮刀斬之。即小麻呂也。小麻呂善行幻。每蒙獸皮。劫掠人民。至是伏誅。○十四年庚戌。吳人來獻女工漢織吳織縫衣兄媛弟媛。天皇令根使主饗之。使主入謁。后見使主所著珠縵。悲泣。天皇怪問其故。后曰。使主所著珠縵。先帝爲陛下聘妾時。妾兄大草香之所獻也。今視之不能無疑。是以悲泣焉。天皇聞大怒。捕使主責問之。使主伏罪。將斬之。使主逃至日根。嬰城拒守。官軍擊殺之。○菊池純曰。根使主逞鬼蜮之毒蠆。以搆陷無罪良臣。天網恢恢。漏吞舟之魚。以得至今日。豈可不謂倖乎哉。吾憾其陰惡宿姦不速發覺誅戮。不蚤也。使眉輪遭養時。駒保全軀命以在今日。其喜悲交集。豈何如哉。然以一珠縵之故。喪一君與二臣。玩好珠玉。害人不唯蠱惑。可不誠哉。○十七年癸丑春三月。詔土師連等造清器。清器陶器也。○十八年甲寅秋八月。遣物部菟代目連討伊勢賊朝日郎。斬之。敕奪菟代采地賜目連。○二十年丙辰。高麗滅百濟。○二十一年丁巳春三月。立百濟王弟汶洲爲王。賜久麻那利地。○二十二年戊午春正月。立白髮皇子爲皇太子。秋七月。遣使丹波餘社。奉迎豐受大神。

開闢天開闢元始之神駐跡神國常立尊山田原

祀之伊勢山田原。號曰外宮。○是歲。丹波餘社郡。有浦嶋子者。一日乘舟而釣。獲大龜。化爲美女。浦嶋見而悦之。遂爲夫婦。俱入海至蓬萊山。久之思歸。女知其情。臨別贈以玉合曰。若欲再會。愼莫啓其封。浦嶋乃上舟。食頃抵岸。訪其舊里。邑閭變換。一無相識者。浦嶋彷徨悵惘。久之開合視之。中有紫氣騰上焉。俄而顏色憔悴。頹然爲老翁。後道錬服食。棲息巖阿。不知所終。○菊池純曰。浦嶋子之事。屬荒唐無稽。然已膾炙人口。傳于舊史。存於口碑。未可驟以無稽擯之也。蓋其事彷彿劉阮天台之故事。中寓令威華表之感。別出新意。行奇趣者。意者當時小說野乘所撰述。未可知也。今錄存于此者。要不失古史面目爾。○二十三年己未夏四月。百濟王文斤卒。天皇勅立昆支王子末多爲王。別遣將伐高麗。○秋七月。天皇不豫。詔事無巨細。就皇太子取決。八月。天皇崩。在位二十三年。

漁人浦嶋至蓬萊獲玉合

壽六十二。天皇性好殺。百濟來女。與石川楯姦。使來目部執二人。縛手足於木。焚殺之。又怒木工猪名部眞根觀釆女裸體相撲。誤毀其刄。將刑之。其徒歎惜作歌諷之。天皇聞而赦之。末年留心政治。國家無爲。葬河內丹比高鷲原陵。皇太子立。是爲　清寧天皇。

白髮皇子與周之靈王天之降神聖今古如合符節

清寧天皇。諱白髮。雄略帝第三子也。母皇太夫人韓媛。葛城大臣圓女。天皇生而白髮。長而能愛民。雄略帝特器異之。遂立爲　太子。○元年庚申春正月。設壇場於磐余甕栗。遂即位都焉。○二年辛酉冬十一月。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奏。市邊押磐皇子二子億計王。弘計王在赤石郡縮見屯倉首忍海部細目家。天皇大喜。使小楯持節迎之。○三年壬戌夏四月立

一雙白璧久伏匿赤石玉人猶

之聲價連城

億計王爲　皇太子。以弘計王爲皇子。冬十月。詔罷獻犬馬器玩。○四年癸亥秋八月。天皇親錄囚徒。蝦夷隼人並內附。○五年甲子春正月。天皇崩。在位五年。壽四十一。葬河內坂門原陵。皇子弘計王立。是爲　顯宗天皇。

顯宗天皇。諱來目稚子。初稱弘計王。　履中帝孫。市邊押磐皇子第二子。母曰荑媛。葦田蟻臣女也。初　雄略帝殺押磐皇子也。皇子臣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彥奉　天皇及母兄億計王。避難於丹波余社郡。使主懼誅。逃入播磨。自縊死。　天皇不之知。與億計王至播磨赤石郡。爲忍海部細目家僮。會國司來目部小楯徵貢宿細目家。天皇欲告實伸屈。億計恐其速禍。不許。細目命二王秉燭。既而酒酣。小楯知其非常人。使二王起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舞。兄弟相讓。久之。小楯促之。億計王先起舞。天皇亦唱歌詞。詞中諷以押磐皇子之遺胤。小楯大驚。避席再拜。供奉甚謹。爲營假宮處之。自乘驛詣京。具奏其狀。　清寧帝大喜曰。朕無子。孫可以爲儲嗣。而今獲二兒。此天所賜也。乃迎入宮中。立億計王爲　皇太子。　天皇爲皇子。及　清寧帝崩。　太子讓位於天皇。　天皇固辭不從。於是　天皇姉飯豐青皇女。垂簾稱制。無幾皇女薨。　太子奉璽率群臣勸進曰。有功者可以居帝位。予致有今日。皆弟之功也。　天皇遜讓數四。不得已許之。而未遽即位。○山縣禎曰。仁賢　顯宗之相讓。出乎友愛之至情。而無少嫌疑焉。固盛德之事也。然　顯宗以弟而先兄。以兄爲太子者。名義不正。順亂倫叙。惜哉。不如泰伯叔齊滅跡遠遁。推吾子之權。孰其忠矣。○元年乙丑春正月。天皇即位於近飛鳥八釣宮。以母兄億計爲　皇太子。

老嫗知押磐皇子墳塋

仍如前朝。是月立難波小野王為皇后。初押磐皇子之遭害也。天皇幼弱。不知其墓。及即位下詔。召聚父老親臨歷問。有一老嫗建言曰。妾能知其所。於是天皇與皇太子將嫗幸近江蚊屋野。果得墳塋。臨壙哀慟。乃欲改葬。而押磐與其臣佐伯部賣輪同瘞。骸骨錯亂。不可識別。押磐有乳媼奏曰。賣輪上齒墜矣。因僅得辨髑髏。於是起陵。設奠而還。特詔置老嫗於宮側。朝夕入侍。賞賚優渥。後嫗衰耄。願歸家。乃賜物遣歸。○菊池純曰。能知孔墓者。則鄹曼父之母也。能知皇子墳者。老嫗是也。孔而不得鄹毋。帝而不遇老嫗。雖以帝之孝友。畢生不能知其父之墳塋而已矣。宜乎帝之賞賚優渥。待之之厚也。老嫗名置目。狹狹城山倭俗之妹也。○三月上

始設曲水宴

巳。幸後苑。始設曲水宴。○夏四月。召前播磨國司来目部小楯優詔褒其功。因授山官。改賜姓山部連。○三年丁卯夏四月。

天皇崩于八釣宮。在位三年。壽三十八。天皇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及即位。留心政事。卹孤養老。薄斂省徭。不數年而百姓殷富。天下乂安。歲又比稔。粟斛直銀錢一文。牛馬被野。葬于大和傍丘磐杯丘陵。皇太子立。是為仁賢天皇。

仁賢天皇。諱大脚。初稱億計王。顯宗帝毋兄也。清寧帝時立為皇太子。及清寧帝崩。讓位顯宗。天皇至是即位於石上廣高宮。○二年己巳秋九月。難波小野皇后崩。初

難波皇太后嘗無禮於帝嘗獲罪自殺

天皇龍潛之日。嘗侍宴。將割瓜。先帝手執刀。命后授之。后立授之。天皇及行酒。又立喚之。天皇既即位。后大懼其嘗無禮獲罪。遂自殺。○菊池純曰。劉季之嫂戛羹釜。蘇秦之妻不下機。當其不得勢。倨傲輕視。猶如奴僕。此婦女之恒態。莫足異者也。后亦劉嫂蘇妻之比。及帝即位。后能滕行謝其無禮。帝亦洒然付諸一笑。不咎既祉也必矣。然以劉季之寬仁。尚恨其無禮。封伯氏之子為戛羹侯。而況非寬仁之劉季者耶。○七年甲戌春正月。立小泊瀨稚鷦鷯尊為皇太子。○八年乙亥。大有年。○十一年戊寅秋八月。天皇崩于正寢。在位十一年。壽五十一。

仁賢一謙令雄略兇刑平之修仁賢之仁天高地厚

天皇幼而聰敏。仁惠謙恕。在位之間。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遠近清平。戶口蕃殖。初顯宗帝即位。怨雄略帝殺其父。欲發帝陵報之。天皇泣諫曰。雄略君臨天下。躬綜萬機。我父先王雖以皇胤之貴。已屬人臣。尊卑分定。而仇其君。非禮之宜也。且陛下與億計。共蒙清寧殊恩。以至今日。陛下不報其德。而發其父之陵。恐非蒞國治民之道也。顯宗帝嘉納焉。葬河内埴生坂本陵。皇太子立。是為武烈天皇。

武烈天皇。諱小泊瀨稚鷦鷯。仁賢帝太子。毋春日大娘皇

后。仁賢帝七年。立為皇太子。及帝崩。大臣平群真鳥驕横擅政。潛謀簒奪。天皇為太子時。真鳥伴為太子築宮。遂自居焉。其子鮪通物部麁鹿火之女。天皇不知其然。亦悅其女。遣人通慇懃。鮪又離間之。天皇震怒。即夜命大伴金村率兵數千誅鮪。又圍真鳥宅而焚之。衆潰伏誅。於是命有司設壇于泊瀨列城。即天皇位。遂都焉。○六年甲申冬十月。百濟入貢。先是百濟王末多無道。為國人所弑。其同族斯麻嗣立。至是来貢。天皇以其久闕貢。拘留使人。○八年丙戌冬十二月。

平群真鳥與其子鮪同伏誅

天皇好刑名

天皇崩于列城宮。在位八年。壽未詳。天皇好刑名。法令分明。斷獄必得其情。凡諸慘刑。皆自臨視。或刳孕婦胎。或解人指甲。使掘暑蕷。或使人伏入塘樋。○按釋日本紀。樋通波。塞也。塘堤也。樋音威。玉篇。決塘木也。類篇通

陂實。蓋田間通水竇閘自持三稜矛候其流出刺之或拔人頭髮使之上樹射而墜之以爲快樂上下苦之然承累世隆治之餘百姓殷富四海無虞知人善任各竭其才是其所長也葬大和傍丘磐坏北陵。　天皇崩無嗣群臣迎　應神帝玄孫男大迹王立之是爲　繼體天皇。

繼體天皇諱男大迹　應神帝五世孫。父曰彦主人王初王居近江三尾別業娶三國坂中井人女振媛生　天皇天皇幼孤從母赴越前遂鞠育母家及長有大度禮賢愛士會　武烈帝崩無嗣時　仲哀帝五世孫倭彦王潛居丹波大連大伴金村定議迎之倭彦王望見儀衛甚嚴大懼逃匿。○元年丁亥春正月大伴金村更定議迎　天皇于三國。　天皇据胡床設臘見

天皇設臘見使

者儼如帝坐

之儼如帝坐使者敬憚私心嚮之　天皇猶豫未就道會河内馬飼荒籠潛遣人具告群臣奉迎無他　天皇意決即發至宮金村跪上鏡劍　天皇辭讓再三遂即位。○菊池純曰倭彦王最大懼逃匿。此與劉盆子見衆拜恐懼欲啼同其狀匪人主之器一覩可知也。獨　繼體從容辭讓未遽即位及養馬飼荒籠之言決意就道。如代王用宋昌之諫入而即位荒籠宋昌並皆當君臣疑懼之間定言以定天位其英斷果決群臣所不能宜乎寵異而敬禮之也而金村等迎立　繼體其威望權勢蓋出於周勃陳平之右而皆俯伏推戴不敢伐權立之功者要養威望其始不敢輕即位之所致。不然則以一藩王卒然入承大統雖以　繼體之德代王之明恐得不仰定策國老之鼻息而爲門生天子乎哉後之藩王入繼大統者能欲制禦大臣宜當取則乎二帝鑒之也　天皇嘗歎曰微荒籠我其取唾於天下及踐祚厚加寵待○三月立手白香皇女爲皇后。　詔曰一夫不耕則天下或受其飢一婦不織則天下或受其寒是故帝王躬耕以勸農桑后妃親蠶以勸女功況在群

詔勸課農桑

寮百姓其可廢棄農績乎。○五年辛卯遷都山背筒城。○六年壬辰冬十二月百濟入貢上表請任那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許之。○七年癸巳夏六月百濟遣其將軍姐彌文貴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冬十二月立勾大兄皇子爲　皇太子。○十二年戊戌春三月遷都弟國今山城乙訓郡也。○二十年丙午秋九月遷都于大和磐余是爲玉穗宮。○二十一年丁未夏六月筑紫國造磐井叛。　天皇將討之命議可將者僉曰正直仁勇能曉兵事無出於大連麁鹿火之右者。　天皇親操斧鉞授之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頻奏遂遣麁鹿火討之○二十二年戊申冬十一月大將軍物部麁鹿火與賊戰于筑紫御井遂斬磐井筑紫悉定。山縣禎曰　帝之擇將命將皆得其道

大連麁鹿火能曉兵事

既擇其人任而無疑不敢自内掣其肘。宜矣麁鹿火之一戰能成其功也。○菊池純曰古今英明主能任將帥以奏殊功者若漢高祖用淮陰侯若織田右府任羽柴秀吉九軍中行間攻守進退舉委之其人使宜從事然後可以建奇功制大敵也若夫事事取其節度掣肘矛盾令無驥足可展此自取敗衂之道也安在任於將哉　帝之任麁鹿火可謂能將乎將者閫外之寄於是乎可見也。○二十三年己酉夏四月任那王己能末多干岐來朝訴新羅背約侵掠乃遣使護送己能末多干岐。　詔近江毛野和解新羅任那等諸蕃。毛野綏馭失方人民怨苦於是遣使召還之。○二十四年庚戌春二月。　詔舉廉節之士略曰今天下清泰内外無虞竊恐吏民由斯漸生奢靡其舉廉節宣揚大道○二十五年辛亥春二月。　天皇大漸傳位　皇太子尋崩在位二十五年壽八十二。葬攝津藍野陵。　皇太子立是爲　安閑天皇。

詔舉廉節之士

天皇器宇清通不以才能矜人

領巾麾嶺

安閑天皇諱勾大兄。 繼體帝庶長子也。母妃目子媛尾張連草香之女。六十九即位。○元年甲寅春正月。遷都于倭勾金橋。因爲宮號。○大有年。○二年乙卯春正月大酺。 詔曰連年登穀。蒼生樂于稼穡。鰥寡免於飢寒。朕甚喜焉。○冬十二月。 天皇崩于勾金橋宮。在位二年。壽七十。 天皇器宇寛弘。有人君之度。在位之間國家殷富。葬河内古市高屋丘陵。群臣迎 皇弟檜隈高田皇子立之。是爲 宣化天皇。

宣化天皇諱檜隈高田。 繼體帝第二子。 安閑帝母弟也。

天皇器宇清通。神襟朗邁。不以才能矜人。即位之時年六十九。○元年丙辰春正月。遷都于檜隈廬入野。因爲宮號。以蘇我稻目爲大臣。阿部火麻呂爲大夫。三月。立正妃橘仲皇女爲 皇后。○秋七月。大連物部麁鹿火薨。麁鹿火歷事 仁賢武烈繼體安閑及 天皇五朝。數臨軍有功。至是薨。○二年丁巳。新羅寇任那。冬十月。 詔大伴金村遣其子磐及狹手彥救任那。磐留筑紫以備三韓。狹手彥往鎭任那。且救百濟。初狹手彥鎭任那。將發肥前。其妾松浦佐用比賣惜別。登高山瞻望其船。不堪悲傷。遂脫領巾麾之。見者莫不流涕。因號其山曰領巾麾嶺。○四年己未春二月。 天皇崩在位四年。壽七十三。葬大和身狹桃花鳥阪上陵。群臣迎立 繼體帝皇子。是爲 欽明天皇。

欽明天皇諱天國排開廣庭。 繼體帝嫡子。母手白香皇后。 仁賢帝之女。○元年庚申秋七月。遷都倭磯城嶋。是謂磯城嶋金刺宮。○八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遣使貢獻。檢蕃漢投化者。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巴提便殺虎勇則勇矣然與鷙獸角力欲報亡兒之仇此亦猶婦之勇耳

投佛像火伽藍

詔徵諸道博士

編貫諸國。○以秦大津父爲近侍。初 天皇之幼時。夢有神告曰。皇子欲爲天下主。善遇秦大津父。乃遣人求之。得諸山城深草里。 天皇召見問曰。汝有何陰德乎。對曰。無有也。但有一事。臣往時賈于伊勢。途經山中。偶見兩狼鬭。諭曰。毋爲獵者所獲。解而去之。蓋或是耶。 天皇曰。是也。寵眷日渥。至是有是命。○二年辛酉夏四月。 詔百濟興復任那。○六年乙丑春三月。遣膳臣巴提便於百濟。至冬而還。初巴提便至百濟。一夕大雪。亡其小兒。見户外有虎跡。跡而至虎穴。果有虎。見巴提便張口欲噬。巴提便左手捉虎舌。右手拔刀刺殺之。取其皮而還。○十三年壬申冬十月。百濟王明遣使獻金銅釋迦佛像及幡蓋經論。上表讃述佛功德。 天皇下議群臣。答其可禮否。蘇我稻目奏曰。西蕃諸國皆尊禮之。我邦何獨不然。宜禮之。物部尾輿中臣勝海俱奏。國家所祭祀者。天地社稷百八十神祇耳。今別拜非禮蕃神。恐致百神譴怒。 天皇從之。乃賜佛像於稻目。稻目大喜。遂捨向原家爲寺。號曰向原寺。時諸國大疫。久而愈熾。尾輿等奏。疾疫之起。禮佛之所致。宜速毀其像。以求後福。 天皇許之。乃命有司。投佛像於難波堀江。悉火伽藍。○是歲。百濟爲新羅所侵。棄其漢城平壤。新羅入居漢城。○十四年癸酉春三月。百濟遣使來請援。夏六月。遣内臣闕名於百濟。許遣援兵。因賜船馬弓矢。又 敕使醫博士易博士曆博士遞番往來。秋七月。 天皇行幸樟勾宮。 詔遣王辰爾錄船賦。因命爲船長。賜姓船史。○十五年甲戌春正月。立皇子渟中大珠敷尊爲 皇太子。

二月百濟又遣使乞救夏五月遣内臣率舟師如百濟伐新羅拔函山城百濟王上表奏捷獻其俘虜○是歲冬十二月百濟王明爲新羅所殺明年王子餘昌遣其弟惠来告哀○十七年丙子春正月百濟王子惠請歸乃賜以兵仗發舟師護送之別遣筑紫火君率兵守彌氐津遂立餘昌○二十二年辛巳新羅使者入貢減其禮數居諸百濟之下使人怒還至是復叛○二十三年壬午春正月新羅侵任那毀我官府秋七月遣大將軍紀男麻呂副將河邊瓊缶討新羅我軍不利軍人調伊企儺爲虜所擒虜勸降不屈乃擬以刄曰汝須言日本之將啖我臀肉伊企儺大呼曰新羅王啖予臀肉竟見殺○八月遣大將軍大伴狹手彦率兵數萬伐高麗大破之獲婦女寶貨而還○二十

百濟王爲新羅所殺

伊企儺不屈爲虜見殺

八年丁亥郡國大水饑荒人或相食　詔發傍郡倉穀賑給○三十一年庚寅春三月大臣蘇我稻目薨○三十二年辛卯春三月遣使新羅責問其滅任那○夏四月　天皇不豫時　皇太子在外馳驛召之引入卧内執其手曰朕欲征新羅復任那不果而没汝能繼朕志死而無恨遂崩在位三十二年（壽闕）　天皇慈仁根於心懇開新田賑給窮民會大風雨卜之曰賀茂神爲祟乃涓四月吉日祭之於是五穀豐穰著爲例祭葬大和檜隈阪合陵　皇太子立是爲　敏達天皇

敏達天皇諱渟中倉太珠敷　欽明帝第二子母　石姬皇后宣化帝之女○元年壬辰夏四月　天皇即位物部守屋爲大連蘇我馬子爲大臣守屋尾輿之子馬子稻目之子也五月高

王辰爾慧敏善辨烏羽上表

麗遣使上表表文墨書烏羽字跡不可辨人莫能讀焉史官王辰爾蒸羽于飯甑而印諸帛文字盡見　天皇嗟賞擢爲近侍辰爾則百濟人辰孫王之玄孫也○四年乙未營宮於譯語田是謂幸玉宮○五年丙申春三月立豐御食炊屋姬爲　皇后○六年丁酉冬十一月百濟王獻經論及律師禪師比丘尼咒禁師佛工寺工○十二年癸卯秋七月　詔遣紀國造押勝等于百濟召葦北國造子日羅百濟不聽是歲冬十月復遣使召之遂以日羅歸尋百濟使者德爾有罪伏誅初　天皇以任那未復爲憂聞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子日羅在百濟賢而有勇欲召議軍事屢遣使徵之百濟愛其材而不肯遣　天皇復遣使示以威武趣之百濟不獲已使恩率德爾等護送之　天皇

日羅建策備論事勢

大喜延見問以討新羅復任那之策日羅奏曰當今之急務在於節用薄斂訓士撫民明示恩威以懷柔諸蕃培養國本其動干戈事甲兵則非計之獲者也　天皇嘉納焉百濟參官猜其漏國事啗德爾以利刺殺日羅　天皇震怒收德爾等鞫問皆服罪乃以德爾賜日羅族誅之○十三年甲辰秋九月馬子得百濟佛像二軀造殿安之佛法自茲稍弘○十四年乙巳春二月疫疾流行民多死亡三月物部守屋中臣勝海等不喜佛法奏言疾疫流行由佛法熾請嚴禁止其法　詔許之毀塔宇燔佛像棄餘燼于難波堀江由是與馬子有隙夏六月馬子寢病請禱佛　天皇聰明不信佛　詔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

○菊池純曰物部守屋等排斥佛法焚毀堂塔非誠排斥佛蓋假以排斥馬子等信佛者也蘇我馬子尊信佛法者非誠尊信

百濟使者德爾有罪伏誅

疾疫流行由佛法熾

汝獨爲之勿惑他人

佛法又假以擯黜守屋等不奉佛者也而　帝亦不知佛法可尊信乎否而况於排斥之乎故中立泛然靡確可據摸稜其言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而守屋等亦舍而不問何其慮之弗密而計之弗臧乎果俾守屋知佛之可惡剗殄滅絶無俾易種于我邦而後佛可得而排也庸詎假夷蠻妖教同黨異伐軋其權勢爲邪故曰守屋排斥佛法非誠排斥佛法假以排斥馬子等佞佛者也○秋八月　天皇崩在位十四年壽闕葬河内磯長中尾陵

皇弟大兄皇子立是爲　用明天皇

穴穗部濫遣殺三輪逆

用明天皇諱橘豐日初稱大兄皇子　欽明帝第四子母堅鹽媛蘇我稻目之女遷都于磐余謂之池邊雙槻宮○元年丙午夏五月穴穗部皇子陰謀不軌殺三輪逆初　敏達帝之崩也群臣悉集殯宮穴穗部不懌曰何爲事死王而不朝生王及天皇即位心益不能平欲烝　炊屋姬皇后强入殯宮逆令衛士鎖宮門皇子不得入大怒其無禮遣守屋率兵圍其家遂殺

之○二年丁未夏四月　天皇新嘗于磐余河上得病還宮

物部守屋直言諫止佛法

詔欲歸佛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同諫曰舍國神而敬蕃神此臣等所弗解也獨馬子贊成　詔吉引僧入宮守屋怒既而聞馬子圖已集兵自守馬子黨兵迹見赤檮要勝海殺之○天皇大漸近臣鞍作多須奈削髮爲僧爲造佛像大行祈禳而病益劇遂崩在位二年壽闕葬河内磐余池上陵○秋八月群臣迎　欽明皇子若雀尊立之是爲　崇峻天皇

崇峻天皇諱若雀○古事記作長谷部若雀　欽明帝第十二子母小姊君蘇我稻目之女初　用明帝崩繼嗣未定物部守屋欲立皇弟穴穗部陰圖作難既而謀泄大臣蘇我馬子奉　炊屋姬皇后詔遣佐伯丹經手等夜圍穴穗部皇子宮皇子走入旁室兵士

索而殺之遂與諸皇子謀率兵圍守屋第守屋築稻城拒戰兵

皇子豐聰戴四天像隨軍後

勢甚壯時豐聰耳皇子束髮而隨軍後欲假佛力克之乃作四天王像寘之於頂上誓曰使我得勝敵必將創建寺塔以奉護世四王因與馬子整兵進攻迹見赤檮射斃守屋守屋軍悉潰守屋資人捕鳥部萬力戰死之初當馬子攻守屋萬將兵一百守難波宅聞守屋敗死棄夜遁逃匿河内山中馬子遣兵圍之萬走入于叢篁以繩繫竹曳而搖之衆意其有伏兵不敢來近萬連射斃數人潰圍而逸爲追兵所射矢中其膝尚能健鬬殺

忠臣死于忠義狗死於義馬子諸臣安得不愧死乎哉

三十餘人竟自剄而死肆屍於市既夜甚雨大雷萬家有畜狗繞屍而嘷竊啣其頭埋諸古冢不食數日死其墓側後萬族築狗墓其側厚葬之○是歲作宮于倉梯大和十市郡　大臣蘇我馬子

如故○元年戊申春三月百濟復獻佛舍利及僧侶造寺鑄盤瓦匠畫師諸工○始建法興寺後改號元興寺○二年己酉秋七月遣近江滿等東海北陸諸道觀察其國境○四年辛亥冬十一月　天皇欲收復任那以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大伴嚙葛城烏奈良等爲大將軍率兵二萬餘屯筑紫遣吉士盤金于新羅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察問二國○五年壬子冬十一月

猪頭可斷悍馬頭不可斷

天皇暴崩初蘇我馬子專横日甚　天皇憤悶心不能平一日密謂豐聰耳皇子曰馬子内恣私慾外好矯飾汝以爲何如皇子對曰陛下第少忍焉　天皇益不懌會人或獻山猪　天皇指之曰何時得斷不臣之人如斯猪頭也因備兵仗馬子聞而懼有宮人失寵者竊以告馬子乃遣東漢直駒行弑馬子深德

馬子嫉駒逆行弑逆

之贈遺豐厚遂親近之駒益矜恃姦馬子女馬子暴怒縛駒於樹責其罪曰賊奴賤愚敢行弑逆駒大呼曰我當時知有大臣不知有天皇馬子益怒自射殺之而天下益憎其專横　天皇以弑崩豐聰耳皇子聞而哭之曰此過去報也既而聞馬子捕駒殺之亦大息曰雖有此誅弑逆之名千載不能雪矣〇天皇在位五年壽闕是日葬大和倉梯岡陵群臣推奉　敏達皇后炊屋姫立之是爲　推古天皇

推古天皇諱豐御食炊屋姫　欽明帝女　用明帝同母妹而爲　敏達帝皇后初稱額田部皇女十二月即位豐浦宮〇元年癸丑夏四月立豐聰耳皇子爲　皇太子攝行萬機　用明帝皇子母　穴穗部間人皇后初　皇后有身偶出巡視宮省

豐聰耳太子攝政

至廐戸而生　太子因名曰廐戸生而頴敏及壯博覧多通兼好釋教以其居於宮南上殿一名曰上宮至是立爲儲貳馬子爲大臣如故〇秋九月改葬　用明天皇尋創四天王寺於難波荒陵蓋踐誅守屋時之誓也〇二年甲寅春二月　詔皇太子及大臣蘇我馬子興隆佛法於是群臣競建精舍是謂寺〇三年乙卯夏五月高麗僧惠慈等来大弘佛教〇四年丙辰冬十一月法興寺成以惠慈等處之〇六年戊午秋八月新羅獻孔雀〇七年己未秋九月百濟貢駱駝驢羊白雉〇八年庚申春二月新羅與任那戰遣境部臣等率兵萬餘撃新羅大破之拔其五城復侵地新羅乞降乃召還諸将比還新羅復叛侵任那〇十年壬戌春二月以来目皇子爲征新羅将軍率兵二萬

創四天王寺

五千討新羅皇子至筑紫病不果行〇十一年癸亥春二月来目皇子薨於筑紫更以當麻皇子代往會喪而不果行〇冬十月　天皇遷在小墾田宮〇是歳始定冠位曰徳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分爲六品品有小大凡十二階〇十二年甲子春正月始用暦日賜冠位於群臣各有差〇夏四月　皇太子定憲法十七條改制朝禮〇十三年乙丑夏四月　詔始造銅繡丈六佛像各一軀以鞍作鳥爲佛工高麗王聞之獻黄金三百兩〇十五年丁卯秋七月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遺隋王書其略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隋人稱妹子曰蘇因高〇十六年戊辰夏四月小野妹子等還自隋隋使裴世清與妹子倶来秋八月世清入朝　天皇饗諸朝九月世清歸隋復

定冠位十二階

定憲法十七條

日出處天子致書於日没處天子

以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小使學生高向玄理南淵請安及僧旻等從之〇十七年己巳秋九月妹子還自隋〇二十五年丁丑夏六月出雲國上言神戸郡生瓜大如缶是歳五穀豐熟〇二十六年戊寅秋八月高麗入貢獻隋俘及駱駝〇二十八年庚辰秋八月掖久人漂泊伊豆島〇是歳　皇太子與大臣蘇我馬子議撰　天皇記及國記臣連伴國造造百八十部本紀〇二十九年辛巳春二月　皇太子薨年四十九諡曰聖德天下莫不哀悼哭泣之聲載路〇按太子傳暦太子聰敏並聽斷八人訴事不錯一事故號曰八耳皇子嘗遊片岡山途見饑者問其姓名不言太子與之飲食自解衣覆之明日遣人視之已死乃併衣棺斂之後數日謂左右曰前日饑者則真人也復遣人開墓視之棺中唯存一衣耳時人驚異焉此與高僧傳初祖留隻履同一話說意者緇流欲靈異太子之事行假以設此說未可知也惟日本史采以掲列傳中故今録備考〇三十

一年癸未秋七月新羅復擊任那取之　天皇召群臣會議遣大德境部雄麻呂等將兵討之新羅恐怖請罪乃釋之○三十二年甲申夏四月有僧執斧毆祖父者　詔置僧正僧都撿校僧尼不奉法者是時有寺四十六宇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冬十月蘇我馬子奏請曰葛城縣臣之舊里也願得賜以爲封戶　詔曰朕蘇我氏之出大臣則朕舅氏也是以大臣所請無一不聽雖然當朕之世無故賜此一大縣不獨受朕私外家之譏議其何以遺法于後世乎遂不聽○三十四年丙戌春正月桃李華三月隕霜夏五月大臣蘇我馬子薨馬子性陰狡有才略以外戚久擅朝權嘗營私第于飛鳥河上鑿池築島因稱曰島大臣六月雪三月至七月霖雨天下大饑盜賊蜂

起是歲以蘇我蝦夷爲大臣○三十五年丁亥春二月陸奧國有狢化爲人善爲歌謠夏五月有蠅聚集可十丈聲如雷自信野至上野而散○三十六年戊子春三月　天皇崩在位三十六年壽七十五臨崩　遺詔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大飢勿以厚葬妨民事宜當就竹田皇子塋葬之群臣從之葬竹田陵陵在河內石川郡山田村群臣奉　遺詔迎　敏達皇孫田村皇子立之是爲　舒明天皇

舒明天皇諱息長足日廣額　敏達帝孫押坂彥人大兄之子初稱田村皇子母糠手姬皇女初　太子豐聰之薨　儲位未定既而　推古帝崩　遺詔傳聞或有同異蘇我蝦夷欲立天皇群臣莫敢異議獨境部摩理勢等欲立故　太子之子山背王固執不可蝦夷遂殺摩理勢定策立　天皇○二年庚寅春正月立寶皇女爲　皇后秋八月遣大仁犬上御田鍬等于唐冬十月移宮于飛鳥岡是謂岡本宮○三年辛卯春三月百濟王義慈使其子豐璋爲質○四年壬辰秋八月唐使高表仁送犬上御田鍬等至對馬留學僧旻等從之○五年癸巳春正月高表仁等歸國使吉士雄麻呂等送至對馬○八年丙申夏六月岡本宮災　天皇遷居田中宮○九年丁酉春二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是歲蝦夷叛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討平之初形名與蝦夷戰軍敗入壘爲賊所圍衆多潰散無所爲計欲乘昏逃去其妻慨然諫止之乃飲以酒形名醉寢妻親佩其劍令婢妾數人鳴弦以助兵勢賊以爲壘中兵多解圍而去

東方亦覘夫人

城叙裙策略武夫尚有兕色

形名乃聚散卒奮擊大破蝦夷東陲悉平○菊池純曰漢土以婦嬬從事軍旅建殊功者若柴紹之妻朱序之母屈指也獨我邦雖以巾幗一女皆勇敢善戰使武夫猛將往往辟易乞降者口數指屈之不暇也而其尤傑然者爲形名之妻與形名之妻相比肩不多讓者爲義仲之妾巴爲城資盛之姑氏叔額降至天正中其節烈義勇擐甲横槊能破薩軍者爲大友氏將岡部之妻林氏若於林氏能爲其夫家守城嚴備不爭乃父之名者爲真田信之室本多氏與本多氏同時能助其夫被堅執鋭令其脱敵圍者爲富田信高妻浮田氏凡此數人者其策略戰鬬勇偉而非常者前後接踵不俾夫人城娘子軍擅名前古也吳宮操女兵喬讀韜畧雖以閨閣釵裙鼓而振之皆可以爲干城也何獨一形名氏勇婦乎哉○十二年庚子冬十月新羅百濟朝貢遣唐學生高向玄理學僧清安從新羅使而還○是月　天皇還百濟宮大和○始定斗外斤兩○十三年辛丑冬十月　天皇崩于百濟宮在位十三年壽闕葬大和滑谷岡後改葬押阪陵　皇后即位是爲　皇極天皇

稱曰至德其名洵不虛也

皇極天皇諱天豐財重日足姬。初稱寶皇女。敏達帝曾孫。押坂彥人大兄之孫。茅亭王女也。母吉備姬。櫻井皇子之女。天皇初適用明帝孫高向王。後爲舒明帝皇后。○元年壬寅。春正月。天皇即位。蘇我蝦夷爲大臣如故。其子入鹿專政。威權過其父。○三月。新羅賀登極使及弔喪使來。○夏六月。大旱。至秋八月。大臣蝦夷聚僧讀經以禱雨。無驗。於是天皇行幸南淵河上。拜天而祈雷雨。俄至。遂雨五日。百姓咸呼萬歲。稱曰至德天王。○蝦夷驕僭滋甚。建祖廟於葛城高宮。而爲八佾舞。又興大役。豫築父子壽藏。名曰大陵小陵。○二年癸卯夏四月。天皇遷飛鳥板蓋新宮。是月雨雹。凍寒。人襲綿衣。○冬十月。大臣蝦夷稱疾不朝。私授紫冠於入鹿。以擬大臣。入鹿一名鞍作。爲人暴戾。威焰薰赫。上下側目。密謀廢　天皇。立古人大兄皇子。皇子舒明帝子。蘇我氏之出也。而忌故上宮太子之子山背王威名。十一月。入鹿遂遣巨勢德太古等。襲山背王於斑鳩。王家奴三成。與其舍人善拒。外兵死傷。不得輒入。縱火於宮燬之。王置馬骨於內寢。竊與妃妾乘間逃走。匿膽駒山中。衆兵見骨灰中。以爲王已焚死。解圍而去。既而入鹿聞王在山中未死。遣兵索之。不獲其所在。王匿山中。絕糧數日。還入斑鳩寺。入鹿又遣兵圍之。王使人謂之曰。不忍以兵爭之故。多殺無辜也。竟與子弟妃妾皆自經而死。○永井定宗曰。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也。至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哉。當此時。蝦夷入鹿父子相繼。恣權威。無王位。煩勞天下日久矣。以兵討其亂。除其害。使天下安泰可也。而王溺佛氏。行姑息。以身投賊臣。是與以鮮肉投餓虎。培其威力。何以異哉。如山背王。可謂有濟世

山背王則上宮太子之子而爲賊臣所殺佛法功德果安在哉

蹴鞠一擲以爲君臣水魚媒介可謂千古奇遇

安民之志。而不知其道者也。○三年甲辰。春正月。以中臣鎌足爲神祇伯。固辭不就。退隱三嶋。時皇弟輕與鎌足相親善。會有足疾不朝。鎌足屢入侍其宮。使人通翼戴之意。皇弟大喜。當是時。入鹿專橫。圖危國家。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竊求宗室諸王可輔者。莫出皇子中大兄之右者。然不能通情。一日陪皇子遊法興寺。蹴鞠樹下。皇子靴脫轉至其前。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由是親近。情好日密。俱布腹心。無有所藏。然憚人耳目。託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路上往來密議。車中鎌足乃建議曰。成大事者不可無輔翼。因勸皇子與蘇我石川麻呂結婚。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綱田。○按日本書紀。綱田作網田。日本史以下諸史皆作網田。今從日本史。○阪井華曰。世稱鎌足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蓋託言以圖入鹿而已。非實學周孔之道也。余以爲凡託言者。亦必有其實。而後可以託其名。而人始不疑矣。石錯之謀州吁也。託於致仕。劉裕之圖桓玄也。託於遊獵。蓋石錯實老。而劉裕本好獵也。鎌足之學周孔之道。亦豈徒託其名云乎。我觀其誅入鹿。大義至忠。暴白天下者。固已合於周孔之道。而密謀秘計。亦施得其宜。縱令周孔處之。亦不過如此而已。蓋其平素所好。有得於周孔之道。故臨大事而所發如此。其後佐　天智帝。興學校。制律令。以基王室之盛。使我邦文物風化。直軼漢唐。比隆三代。皆鎌足之力也。○冬十一月。蘇我入鹿營二第於甘檮岡。一曰上宮門。大臣蝦夷所宅。一曰谷宮門。入鹿移居之。構柵門。造兵庫。環以塹壘。出入必從兵士。奢麗窮極。僭擬　皇宮。○四年乙巳夏六月。三韓入貢。皇子與石川麻呂等。定約刻期。欲入誅入鹿。及期　天皇御大極殿。入鹿入侍。以其多疑。劍不去身。教人調誘解之。皇子乃戒衛兵。鎖宮門。自執長槍。立於殿側。鎌足持弓矢從之。預置二劍貢櫃中。授佐伯子麻呂與葛城綱田曰。卿等努力。宜執以斬入鹿。既而石川麻呂先前讀表文。

老賊罪僭吾憾其誅夷太晚

文将盡子麻呂恐怖不敢發石川麻呂色變聲戰流汗浹背入鹿怪問之對曰天威咫尺不覺震怖乃爾皇子先入進斫入鹿子麻呂等繼進斫解其一脚入鹿委頓向　御坐叩頭乞哀皇子亦奏曰鞍作驕僭潛覬覦非望臣等謹誅夷之　天皇即起入内殿入鹿伏誅是日大雨流潦溢庭乃收其屍送於蝦夷家尋遣巨勢德太古將兵討蝦夷蝦夷臨誅焚滅古今圖書珍寶而後自殺船慧尺馳而赴之收圖書于燼餘以獻皇子我邦上世記籍至此焚滅殆盡　天皇在位四年讓位於皇弟輕皇子是爲　孝德天皇

孝德天皇　諱輕　皇極帝母弟也初　皇極帝以中大兄功尤鉅欲傳位中大兄以告鎌足鎌足曰古人則殿下之兄而輕皇

子則殿下之舅越而即位恐非恭順之義也不如讓舅氏以荅民望中大兄從其言乃密奏傳位　天皇天皇讓古人大兄古人固辭適入佛寺祝髮爲僧　天皇遂即位尊　皇極帝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爲　皇太子以阿陪倉梯麻呂爲左大臣蘇我石川麻呂爲右大臣中臣鎌足爲内臣授大錦冠置左右大臣及内臣始于此以高向玄理僧旻爲國博士　天皇與皇太子奉　皇祖母尊會群臣於大槻樹下盟曰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心若渝此盟鬼誅人伐皎如日月乃紀元曰大化年有號始此○大化元年乙巳秋七月立間人皇女爲　皇后○高麗百濟新羅遣使来貢百濟攝任那使事其數有闕詔却之尋遣粟隈東人觀察任那國界○八月設鐘匱於朝

（頭注）始置左右大臣内臣

（頭注）年有號以此爲始名曰大化何等佳號

詔曰凡士民有所訴而尊長抑不達者納牒于匱朕親與群卿聽斷之其官司或稽留寃枉不白者宜當撞鐘訴之○九月古人皇子謀反伏誅初　天皇讓位于古人古人削髮遁入吉野山至是與田口川堀等謀反　天皇遣兵討斬古人父子○詔遣使諸國修兵備録户口禁百姓私賣地以杜兼并之路百姓大悦○冬十二月遷都于難波長柄豐碕○二年丙午春正月賀正禮畢　詔下新令罷前代所置子代之民（○按清寧紀天皇憂無子而名不傳於後置白髮部舍人於諸國武烈安閑皆循其故事謂之子代入部蓋以其無子爲置田宅以代子孫令萬世之後不絶其祀也皇后無子亦置焉）處處屯倉及臣連所有部曲田莊大夫以上以至庶人賜食邑若布帛各有等差其他定畿内國界置國司郡司造户籍修京師行租庸調之法罷舊賦役之類文物制度

（頭注）大化制度粲然可觀

粲然可觀也○三月　詔諸國司曰凡牧民者當先正已而後正人已不正而正人何得正人哉汝能用朕命勿使百姓憂勞○是月　詔定葬制禁殉死又考權諸國郡縣官吏黜陟其勤惰罷市司及津渡諸征○秋九月遣小德高向玄理於新羅徵質遂罷任那調○三年丁未春正月觀射於朝○夏四月　天皇遷御小郡宮（攝津東成郡）新制禮法凡百官朝參寅而入日出而就庭終午而退制七色十三階冠○詔罷難波渠役先是工人荒田井比羅夫建白鑿溝瀆通難波督役失方百姓大困有上疏諫者　詔即日罷役○是歳小德高向玄理還自新羅新羅遣其臣春秋入質獻孔雀鸚鵡○四年戊申夏四月罷古冠○是歳治磐船柵（越後）備蝦夷選信越民始置柵户○五年己酉春

（頭注）牧民者當先正已而後正人

（頭注）新制禮法百官朝參寅而入終午而退

蘇我石川麻呂爲其弟所譖自殺

白雉元年

益中臣鎌足封戸

二月改制冠位十九階置八省百官○三月左大臣阿陪倉階麻呂薨○右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爲其弟日向所譖自殺石川麻呂馬子孫倉麻呂之子與中臣鎌足合謀誅入鹿有功　天皇寵異任右大臣賜以金策石川麻呂有異毋弟曰日向日向與兄有隙密譖之　皇太子曰臣兄謀逆於殿下　太子信之奏請遣兵圍其宅石川麻呂從容誓曰願毋使世世子孫怨我君遂與妻子自經而死既而　太子籍其家獲其圖書寶器皆自記曰　太子之物於是　太子始悟其冤遂貶日向爲太宰帥○夏四月以小紫巨勢德太古爲左大臣小紫大伴長德爲右大臣並授大紫○白雉元年庚戌春二月穴戸國司獻白雉群臣上表賀祥瑞因詔改元大赦天下復穴戸三年調役○二年辛亥夏六月新羅入貢以其服用唐制詰責卻之○秋七月右大臣大伴長德薨○冬十二月　天皇徙御新宮謂之難波長柄豐碕宮○四年癸丑夏五月以小山上吉士長丹爲遣唐大使小乙上吉士駒爲副使○秋七月遣唐使高田根麻呂至薩摩竹嶋合舩漂没其免死者僅五人○是歲　皇太子奏請遷于倭京不許　太子奉　皇祖母尊皇后率皇弟移居倭飛鳥河邊行宮公卿百官皆從　天皇不懌遂欲遜位造宮於山碕○五年甲寅春正月授紫冠內臣中臣鎌足益其封戸二月遣使于唐以大錦上高向玄理爲遣唐押使小錦下河邊麻呂爲大使大山下藥師慧日爲副使玄理病卒于唐○秋七月遣唐使吉士長丹等與百濟新羅送使共歸獻書籍寶

巨勢德太古薨

有間皇子伏誅

貨○冬十月　天皇崩在位十年壽闕　天皇天資柔仁用意治道不擇貴賤屢降恩赦葬河內石川郡磯長陵　皇極帝再踐祚是爲　齊明天皇

齊明天皇初禪位於　孝德帝上尊號曰　皇祖母尊及　孝德帝崩再臨萬機○元年乙卯春正月　天皇即位於飛鳥板蓋宮中大兄爲　皇太子巨勢德太古爲左大臣中臣鎌足爲內臣並如故○冬板蓋宮災　天皇遷飛鳥川原宮○二年丙辰改卜宮地於飛鳥岡本遂起宮闕號曰後飛鳥岡本宮遷而居焉又造両槻吉野二宮既而岡本宮災○三年丁巳秋七月吐火羅國人漂泊筑紫遞驛召之假造須彌山狀於飛鳥寺西設盂蘭盆會饗吐火羅國人○四年戊午春正月左大臣大紫巨勢德太古薨蝦夷降之置郡領於渟代津輕二郡而歸○冬十月　天皇幸紀伊溫泉○十一月有間皇子謀反伏誅皇子　孝德帝之子爲人狡黠先是佯稱疾浴于牟婁溫泉及歸盛稱其風土之美　天皇欲行幸觀之至是遂幸牟婁左大臣蘇我赤兄留守一日赤兄舉時政三失以語皇子皇子喜以爲赤兄黨已乃詣其家告以機密會其所倚机脚無故自折皇子以爲不祥而不形辭色固盟而止其夜赤兄令物部朴井鮪圍其第馳使上變遂捕皇子及其黨與送行在乃絞之藤白坂時年十九黨與悉伏誅○五年己未春三月吐火羅舍衛國人來○阿陪比羅夫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置郡領於後方羊蹄而歸○六年庚申

新羅亡百濟其臣佐平鬼室圖恢復

春三月。遣阿陪比羅夫率舟師二百艘伐肅愼。○夏五月。阿陪比羅夫獻俘虜五十餘人。○秋九月。百濟遣使奏新羅借唐兵滅已國。佐平鬼室福信與新羅戰破之以圖恢復。○冬十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使獻唐俘百餘人乞援於我且請迎其王子餘豐以爲國主。 詔許之。○十二月。将遣兵救百濟於是行幸難波宮簡閲軍器。 敕駿河造船。○七年辛酉春正月。 天皇親帥舟師西征三月進至娜大津居磐瀬行宮。○夏五月。 天皇伐朝倉社樹造橘廣庭宮徙居之社神作祟宮中數見怪異侍臣多死。○秋七月。 天皇崩于朝倉宮在位前後九十一年。壽闕 八月。 皇太子奉梓宮殯于飛鳥川原追謚前曰 皇極。後曰 齊明。 天皇好土功屢興大役嘗使水工鑿渠自香山

狂心渠

腐費用不貲士民怨嗟謂之狂心渠葬大和越智岡上陵。 皇太子立是爲 天智天皇

天智天皇諱中大兄初稱葛城皇子。 舒明帝嫡子母 皇極帝。 天皇旣與中臣鎌足謀誅入鹿有功。 皇極帝欲傳位於 天皇天皇從中臣鎌足之言密奏譲 孝德帝及 孝德帝即位立 天皇爲 皇太子。 齊明帝重祚仍在 儲位七年秋七月。 帝崩于朝倉行宮。 天皇素服稱制奉 梓宮還難波○壬戌春正月。賜糧仗布帛於百濟佐平鬼室福信是月唐軍與新羅兵伐高麗高麗遣使請救我軍據疏留城唐軍攻之不利。○夏五月。大将軍阿曇比羅夫帥舟師至百濟立餘豐爲百

立百濟王

百濟亡　改増冠位爲二十六階　築水城于筑紫

濟王褒賞鬼室福信増爵秩賜金策。○癸亥春二月。百濟入貢。獻唐俘。○三月。遣前将軍上毛野稚子間人大蓋中将軍巨勢譯語後将軍大宅鎌柄等率二萬七千人伐新羅抜二城。○夏六月。百濟王餘豐猜其臣鬼室福信謀反遂殺之。○秋八月。新羅以百濟王殺其功臣福信直入百濟圍其王城唐将劉仁軌列船于白村江我軍與唐兵戰不利而退小山下秦田来津力戰死之餘豐走高麗百濟遂亡。○九月。諸軍還自百濟。○甲子。春二月。命皇太弟大海人改増冠位爲二十六階。○夏五月。唐所置百濟鎭将劉仁願遣朝散大夫郭務悰進表獻物。○是歲置烽候防堡于壹岐對馬諸國。又造水城於筑紫築大堤貯水。○乙丑春二月。追襃百濟佐平鬼室福信之功勞授鬼室集斯

小錦下。○秋九月。唐使沂州司馬劉德高等来聘。○丙寅秋七月。大水。 詔免今秋租調。○是冬。僧智由獻指南車京師之鼠東徙近江。○丁卯春二月。葬 齊明天皇。○三月。遷都近江滋賀號曰大津宮。○冬十一月。城大和高安讃岐屋嶋對馬金田。○元年戊辰春正月。 天皇即位。 天皇至孝殯 先帝六年至是登祚。○林恕曰。 齊明重祚。 天智攝政其教化光被百濟。威風震動大唐其居諒闇可以觀孝道除喪登祚。政令正而四海治至今有本朝中興之名其微時學周公孔子之道之驗於是可知焉 ○二月。立倭姬爲皇后。○秋七月。講武於近江多置牧場。○越國獻燃土燃水。○冬十月。唐李勣伐高麗滅之。○是歲新羅僧道行盗熱田神劍将逃奔其國會風雨晦冥不能行而止。○二年己巳春三月。耽羅王遣其子久麻伎貢獻。○冬十月。大織冠内大臣藤原鎌足

越國獻燃土燃水　内大臣藤原鎌

足薨

薨。鎌足爲人忠亮知莫不言制禮定律皆出其手至是　車駕臨其第問疾就賜姓藤原授大織冠爲內大臣及薨　天皇悼惜賜賻甚厚時年五十六葬大和多武峰○山縣禎曰大織冠功蓋一世誰敢與之比者而謙抑挹損常不自足焉宜貽福於後嗣子孫蕃衍昌大與皇室比隆而萬世無窮也○是歲遣小錦中河內鯨等於唐徙百濟男女七百餘口于近江蒲生郡○三年庚午春正月定朝廷揖讓之儀及行路相避之禮○二月造戶籍糺斷盜賊浮浪○修高安城蓄糧○築長門及筑紫城○四年辛未春正月以大友皇子爲太政大臣蘇我赤兄爲左大臣中臣金爲右大臣置太政大臣始此○頒冠制法度大赦天下○唐百濟鎮將劉仁願遣使上表○夏四月始置漏刻鐘鼓以警時　天皇在東宮時所自制造也○秋九月　天皇不豫

始置漏刻鐘鼓

皇太弟剃髮入吉野

○冬十月　天皇疾益甚召皇太弟大海人屬以後事皇太弟稱疾固辭請爲僧許之即日披剃賜以袈裟皇太弟遂入吉野在朝諸臣皆送至菟道而還立皇子大友爲　皇太子○十一月左大臣赤兄等五人奉　皇太子盟　天皇前○十二月　天皇崩在位四年稱制者六年凡十年壽四十六　天皇嘗營行宮於筑前朝倉山材木不劉務從質樸時人號曰黑木御所又號木丸殿　天皇親作之歌後世傳以爲歌曲　天皇好學能文明習治體興學校定典禮文物制度粲然可觀後世推尊以爲中興之祖云葬山城宇治郡山科陵○或曰　天皇騎馬至山科入林中莫知所之後獲遺履瘞之即就起陵云按　天智天武之紀多隱諱之言今有不可得而考者姑附備考○青山延宇曰　帝以不世出之姿誅逆臣平國難救社稷之將顛創學校制禮儀垂典刑於將来觀其任用鎌足終始不疑君臣遭遇雖漢昭烈之於

黑木御所

諸葛亮蔑以過也武能戡亂文能致治自非英明之主安能至此哉後世以　帝爲中興之祖良有以也　皇太子立是爲　弘文天皇

弘文天皇諱大友初稱伊賀皇子　天智帝長子母伊賀采女宅子娘爲人魁岸奇偉眼光射人博學通古有文武才幹唐使劉德高見而異之曰皇子風骨非常不似世間人○元年壬申春三月遣使筑紫告國喪於唐使郭務悰務悰等喪服舉哀東向稽首獻信物○是月朴井雄君白大海人皇子曰頃臣有私事獨至美濃近江朝廷大發役夫造築山陵而役夫各執兵此名造山陵而其實備不虞也又見自近江至吉野所在置斥候命守菟道橋者絕吉野糧道今而不發謀則大事去矣皇子大息曰吾所以削髮遯世者欲善終百年也已而舉朝猜忌欲害

皇子風骨非常不似世間人

皇太弟起兵

我事已如是豈可坐而待亡滅耶○夏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于吉野東走美濃留兵塞鈴鹿道遣其將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等於美濃發兵塞不破道於是皇子啓行將東或諫曰今近江戒嚴道梗不通而赤手東行無尺兵備非計之獲者也皇子從之即遣大分惠尺黃書大伴等乞驛鈴於倭留守司高坂王高坂王不聽皇子得報即起東行車出倉卒扈從者一妃二子及臣僕侍嬬合三十餘人途獲善馬皇子騎之衆皆步行扈至津振川　車駕踵至追從者悉来會遇馱馬五十匹運米從者奪而乘之進至大野會日暮路暗取民舍籬笆爇而燭路夜半至名張郡焚其驛舍取卯呼曰　天皇將東下汝衆疾其亟来奉迎之莫復一人應者抵横河有黑雲竟天廣十餘丈皇子秉

黑雲竟天

下分爭之祥

獨占之曰。此天下分爭之祥也。我竟將登大位乎。行至莿荻野。來歸者益衆。京師戒嚴。舉朝大震。　天皇召群臣會議。乃分遣使諸國。發兵入援。倭留守司高坂王。與穗積百足。陳于飛鳥寺西。百足爲吉野將大伴吹負所誘殺。高坂王出降。○秋七月。吉野將坂本財。陷高安城。河內壹岐韓國。分軍自大津丹比二道進。遂與財戰于衛我河。破之。河內國司來目鹽籠。潛集兵謀應。不破。軍事泄。自殺。○皇子部署諸將。分爲二軍。兵各數萬。一軍越大山。赴大倭。紀阿閉麻呂等將之。一軍由不破直擣京師。村國男依等將之。慮其與京兵狀相類。人尚赤。布於衣上。以爲徽號。

吉野軍人尚赤布與于京軍

○天皇遣山部王及蘇我果安等。將兵數萬。軍于犬上川。欲進襲不破。諸將不協。山部王爲果安所殺。果安亦尋自殺。一軍大

擾。○京將羽田八國。與其子大人。舉族降于吉野。○將軍大野果安。擊大伴吹負于乃樂山。大破之。○京將田邊小隅。夜襲吉野。將田中足麻呂所守倉歷營。小隅預定軍號。以別敵兵。營將足麻呂不知所爲。衆悉雜竄。獨足麻呂能知軍號。以故得免。小隅進襲莿荻野營。不利而退。○境部藥與村國男依。戰于息長橫河。兵敗死之。秦友足與男依。戰于鳥籠山。死之。壹岐韓國與吹負戰于葦池。敗走。○京軍連戰悉敗。皇子遣伊勢兵。助吹負男依。三道並進。遂薄瀨田。　天皇悉衆軍橋西。旗幟蔽野。鉦鼓震天。將軍智尊。率精銳爲先鋒。撤橋拒之。飛矢如雨。吉野兵不能進。大分稚臣。提刀奮進。衆兵繼之。守橋兵大亂。智尊怒斬退者不禁。智尊奮戰死之。京軍敗績。犬養五十君。谷鹽手。與村國

將軍智尊奮戰死之

天皇崩于山前

男依戰于粟津。死之。群臣皆逃。獨物部麻呂等從焉。是日　天皇崩于山前。時年二十五。初　天皇夢有朱衣老翁捧日授　天皇。腋下有人出而奪之。已覺。驚異語藤原鎌足。鎌足歎曰。聖朝萬歲之後。恐有巨猾間　天位乎。雖然天道無親。唯善是輔。殿下自勉修德。災異不足憂也。因以其女配之。相與親睦。　天皇之爲　太子。嘗侍宴獻詩曰。　皇明光日月。　帝德載天地。三才並泰昌。萬國表臣義。述懷曰。道德承　天訓。鹽梅寄真宰。羞無監撫術。安能臨四海。其文藻精絕如此。至是天命果不遂。安能臨四海之語。亦以成讖云。葬近江長等山陵。明治三年庚午七月。謚曰　弘文天皇。大海人皇子立。是爲　天武天皇。○

天皇賦詩役道成讖

驟禎曰。或曰。　天皇崩。皇嗣未即位而崩。則不得列　皇統。本邦舊有例。　大友雖承　天智之後。未及行即位之禮。而壬申

之變起。　大友亡。　天武即位。則是　天武宜繼　天智。而大友不得爲正統也。曰。如子之言。則　齊明帝崩。　天智稱制六年。而後即位。　後柏原帝立二十年。　後奈良帝立十年。而後皆行即位之禮。此數天子。皆多歷年所。而後即位。若未及行即位之禮而崩。則是皆不得爲正統。而其間皆爲虛位乎。曰是恐不然也。曰然則　大友以　皇太子。承父後。奉神璽。立朝廷稱制踰年。則其宜列　皇統。亦何疑哉。

國史略初編卷之一終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天武天皇初稱大海人。天智帝母弟也。生而岐嶷。及壯雄拔英武。通曉天文及遁甲。初天皇削髮入吉野。時人語曰。此所謂翼虎放之也。壬申歲。發兵與近江軍戰。克之。命高市皇子議近江群臣罪狀。斬右大臣中臣金。流左大臣蘇我赤兄。御史大夫巨勢人等。其餘釋而不問。遂諭從龍諸臣功。行賞各有差。○元年癸酉春二月。即位於飛鳥淨見原宮。○秋七月。始置不破關。○二年甲戌春三月。對馬始貢白金。○三年乙亥春正月。始起占星臺。○三月。置兵政司。以栗隈王爲長官。大伴御行副之。

始置不破關

○夏四月。定諸國貸稅。○五年丁丑春正月。觀射于南門。十七日。大射始于此。○六年戊寅冬十月。詔定文武官考績進階之制。○七年己卯冬十一月。始置龍田山。大枝山二關。築羅城於難波。○八年庚辰春二月。有人獻獸角。角上有肉。時人以爲麟角。○秋七月。詔百官凡有利國家濟百姓之術者。詣闕聞奏。○九年辛巳春正月。詔畿內及諸國。繕修神社。○二月。詔王公群臣。改定律令。○立皇子草壁爲皇太子。攝萬機。○三月。詔川嶋忍壁二皇子。撰帝紀及上古事跡。○夏四月。定親王至庶人服色制度。○五月。詔曰。頃者百寮寅緣宮人。私爲請託。納賄結好者往往有之。宜隨事罪之。○十年壬午。春三月。敕境部石積等。造新字四十四卷。○夏四月。詔令

改定律令

敕造新字四十四卷

停匍匐禮。更用立禮

男女悉結髮。○秋九月。敕停拜跪匍匐禮。更用難波朝廷之立禮。○十一年癸未春二月。詔大津皇子始聽朝政。○秋八月。大伴吹負卒。吹負昨之子。智畧絕人。及天皇起兵。率衆屬之。數立奇功。卒。贈大錦中。○冬十二月。遣使巡行天下。定諸國疆域。○十二年甲申春三月。車駕巡幸京師。定宮地。○夏閏四月。詔令文武諸官務習軍事。具兵馬器械。有馬者爲騎士。無馬者爲步卒。以時檢閱。察其勤惰。加以刑賞。○冬十月。詔改天下臣民族姓。定爲八等。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禰。四曰忌寸。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稻置。○諸國地大震。伊豆西北海中土湧起。生一嶋。廣袤九三百丈。○十三年乙酉春正月。改爵位制。增加階級。諸王以上十二階。諸臣四十八階。諸

習軍事具兵馬

定氏族爲八等

王諸臣進爵各有差。○秋七月。定朝服色。○九月。遣使諸道。巡察國司郡司能否。問民疾苦。○朱鳥元年夏五月。天皇不豫。○六月。卜天皇疾。草薙劒爲祟。因還納之熱田社。○秋七月。詔諸國大祓。減海內戶調之半。免徭役。○九月。天皇崩。在位十四年。壽六十五。改元者一。曰朱鳥。葬大和檜隈大內陵。○天皇好佛。多度僧尼。數幸寺院。或設大齋。又尊崇神祇。察民瘼。蠲課役。制度禮法。至此大備。皇后嗣立。是爲持統天皇。

朱鳥元年

持統天皇小字鸕野讚良。天智帝第二女。母遠智娘。右大臣石川麻呂女。爲天武帝妃。深沈有大度。帝之稱兵也。常從行。間與定謀議。帝即位。立爲皇后。至是臨朝稱制。○冬十月。大津皇子謀反。伏誅。大津容貌魁偉。音吐如鐘。爲天智帝

大津皇子謀反

伏誅

所鍾愛好學力行善屬文卑身下士人多歸之時有新羅僧行心相皇子大津曰皇子骨法非常久居下位恐非所以全身也因勸作逆至是謀叛事覺　皇后乃使人收之賜死譯田驛舍大津臨刑賦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人皆惜其才學云徒新羅僧行心于飛彈蓋以與皇子大津謀叛也○元年丁亥春正月　皇太子率百寮詣　殯宮舉哀○賜京師年八十以上及篤癃貧困不能自存者絁綿各有差○遣直廣肆田中法麻呂追大貳守刈田等於新羅赴國喪○秋九月設國忌齋於京師諸寺置國忌始此○冬十二月為　天智帝設法會於崇福寺○二年戊子夏六月　詔輕刑減罪一等輕罪則悉赦之復天下今年調賦之半○冬十一月

始獻卯杖

頒新令於諸司

博麻呂在異域三十年守節不屈

葬　天武天皇○三年己丑春正月大學寮獻卯杖八十枚白馬節會獻卯杖始於此○夏四月　皇太子草壁薨○新羅遣使弔國喪○五月　敕土師根麻呂責新羅失禮却其貢獻○六月頒新令二十二卷於諸司○秋七月　詔左右京職及諸國司築射場○閏八月點諸國正丁四分之一講習武事○四年庚寅春正月　天皇即位　天皇稱制四年至是登祚大赦天下賜鰥寡孤獨及篤癃者稻及布以除調役○夏四月　詔論賞群臣有勲功者授冠位定服色○秋七月以皇子高市為太政大臣多治比嶋為右大臣○冬十月褒賞軍丁大伴部博麻呂苦節授位務大肆博麻呂筑紫人　齊明帝十七年從軍赴百濟為唐兵所執在異域三十年具嘗艱苦守節弗屈先是

始行儀鳳暦

元嘉暦劉宋元嘉中何承天所創造儀鳳暦唐麟德中李淳風所製即麟德暦

新羅遣使護送歸朝　天皇嘉歎至是有此褒○菊池純曰博麻呂拘留在殊域三十年具嘗艱苦守操益確牧羊蘇屬國亦當有愧色其嘉賞授位務大肆何足怪哉惜不圖畫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上麒麟閣焉○十一月始行元嘉暦儀鳳暦○五年辛卯春正月始置女官賜皇女內親王授內命婦等位階○夏四月霖雨至六月京畿大水○六年壬辰春三月　天皇行幸伊勢中納言三輪高市麻呂上表諫其妨農時不報又詣闕免冠切諫皆却不納　車駕所過諸國免今年調役賜國造冠位○菊池純曰昔者魯臧僖伯舉不軌不物之禍而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曹劌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觀社之行宋儒論之以為諫於納諫矣今觀高市麻呂諫　帝其忠樸敢言臣較順之意不減於臧僖伯曹劌而其言竟不納豈以納諫不得其宜邪抑由察時勢不詳也何則　帝之將欲行幸伊勢非隱公觀魚之比也非莊公觀社之類也要在於察民隱恤孤寡以培養國本焉耳然而高市等不察以為流連荒亡妨農事切諫其不可何其諫於諫不察時勢之甚邪吾故嘉其志之忠樸惜諫之不納也○

皇子葛野片言以定皇儲固國基

夏閏五月諸國大水遣使稟貸遭災不能自存者弛山林川澤禁○七年癸巳春正月漢人奏踏歌○秋七月太政大臣高市皇子薨○八年甲午春三月始置鑄錢司○冬十二月遷居藤原宮○十一年丁酉春二月立皇孫珂瑠為　皇太子初高市皇子之薨也　天皇會百官議建儲子衆議紛紜久而不決葛野皇子進奏曰我邦　皇統子孫相承若其兄弟相及亂之本也仰察天心俯測人事　聖嗣自定誰敢易之弓削皇子沮抑其議葛野叱之事立定葛野　弘文帝子也○藤井臧曰葛野王其知禮乎專勸君以貴嫡廢庶之義昔者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腯而立衍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葛野王蓋覗乎此義故斷然請立珂瑠非知禮者乎○秋八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在位八年稱制者四年凡十二年

流役小角于伊豆嶋

在位中年無號明年上　尊號稱曰　太上天皇太上之號始于此後
大寶二年十二月崩壽五十八火葬于飛鳥岡祔于大内山陵。
皇太子立是爲　文武天皇
文武天皇小名珂瑠　皇太子草壁子母　元明天皇○元年
丁酉秋八月　天皇即位於藤原宮時年十五右大臣多治比
嶋知故○二年戊戌夏五月　敕太宰府繕治大野基肆鞠池
三城○秋七月始制答法禁游手博戲民○三年己亥夏五月
流役小角於伊豆嶋小角大和茅原村人敏悟博學通釋典善
咒術年三十二棄家入葛木山居巖穴食木實能驅役鬼神韓
國廣足從學其術後害其能誣以妖妄惑衆　天皇　詔捕之
小角逃亡乃收其母小角自首就執至是處流○秋七月多褹

火葬之儀始于此

大寶元年

夜久菴美度感人来貢方物多褹島在薩摩海中天長中隷大
隅國爲郡○四年庚子春二月令越後佐渡修石船柵○重
敕王臣蓄兵器○三月僧道照死遺言火葬于栗原火葬始於
此○青山延于曰夫喪親之終孝子之所盡心也故聖人爲之衣衾爲之棺槨殯斂之葬埋之又爲之祭祀之禮事亡如事存所以使爲子者盡心也自佛法東流以後始有火葬之事雖天子之尊歷世行之况庶人乎夫生而事之死而焚之是刑其屍也有人子之心者安忍刑父母之屍哉然流俗相承恬不知怪以謂爲其親滅罪甚哉其惑也而作俑始于此可勝歎哉道
照河内人　孝德帝時隨使如唐師事玄奘三藏始習禪定後
隨使歸朝周游天下諸津濟處設船造橋山城宇治橋其所創
建也○夏六月　敕淨大參忍壁親王直廣壹藤原不比等重
撰定律令不比等鎌足之子也○秋八月右大臣多治比嶋任
左大臣○大寶元年辛丑春正月朔　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

始釋奠先聖大學寮

始闢岐蘇山道

儀衛嚴整蕃客陪位文物之美於是大備○二月丁巳始釋奠
先聖先師於大學寮○永井定宗曰　應神世直岐王仁二子始傳經典蓋本邦之儒祖也而未有釋奠令　帝始祀孔子於是天下知重儒道後世不缺此禮　帝之於名教其功偉哉○三月對馬國貢金
改元曰大寶○始講新令改官名位號停賜位冠易以位記又
定服色及宮室之制○以大納言阿陪御主人爲右大臣○夏
五月五日　天皇觀五位以上調馬令競馬始于此後不復書○秋七月左
大臣多治比嶋薨先是　天皇賜靈壽杖優賞其眉壽至是薨
年七十八○八月律令成○九月　天皇行幸紀伊遂如武漏
温泉○二年壬寅春二月始頒新律○夏六月遣民部尚書粟
田真人左大辨高橋笠間於唐○秋八月多褹叛遣兵討之○
冬十二月始闢岐蘇山道○三年癸卯春正月朔慶朝遣使七

慶雲元年

詔天下婦女非神部者皆結髮

道省察政績申理冤枉○以三品忍壁親王知太政官事○夏
閏四月右大臣阿陪御主人薨○慶雲元年甲辰春正月以大
納言石上麻呂爲右大臣○始停百官跪伏之禮○夏五月慶
雲見西樓上　詔大赦天下改元曰慶雲○秋七月粟田真人
等還自唐真人至長安見武后武后賜宴麟德殿真人好學能
屬文進止有儀容唐廷稱其温雅○二年乙巳夏五月知太政
官事忍壁親王薨○秋九月以二品穗積親王知太政官事○
冬十二月　詔天下婦女自非神部齋宮宮人及老嫗皆髻髮
○三年丙午春二月左京大夫三輪高市麻呂卒高市麻呂壬
申之亂從　天武帝有功　持統帝時爲中納言以諫不行辭官
家居後爲左京大夫及卒贈從三位○是歲天下疾疫百姓多

死始作土牛大儺○四年丁未夏六月　天皇崩壽二十五遺詔舉哀三日凶服一月火葬飛鳥岡葬大和檜隈安古山陵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大寶（三年）慶雲（四年）　天皇天資寬仁博涉經史最精射技雅用心政事定律令制朝儀文物典章至此大備。

天皇生母阿閉皇女立是為　元明天皇（○山縣禎曰託孤寄命如伊尹周公則可矣若所託非其人則權歸大臣威福一去君而竟難復也自古姦臣專威權者皆欲立幼主以其制於已也故君死孤幼之際誠可慮之時也　文武崩時太子幼弱是以隨推古皇極之例遺詔請母后踐祚　元明帝亦以太子尚幼傳位於　元正帝皆擇賢以讓位以固皇基蓋庶乎得時之權者歟但　文武以子禪位於母其事不順不如直傳諸　元正之愈也）

元明天皇小名阿閉　天智帝第四女母姪娘右大臣石川麻呂女初適　皇太子草壁生　文武　元正二帝慶雲四年秋

和銅元年

七月群臣奉　文武帝遺詔固請即位乃即位於大極殿時年四十七○和銅元年戊申春正月武藏秩父郡獻銅改元曰和銅大赦天下賑耆老旌節孝免武藏今年庸調○三月以右大臣石上麻呂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不比等為右大臣（○青山延于曰藤原鎌足佐　天智帝一匡天下其有功於社稷也大矣及其子不比等能幹父蠱加以外戚之勢職任台司位極人臣厥後子孫家威里而世與皷遂使威福之柄一歸攝關此雖由國家待功臣之厚抑亦任以政事之弊也觀不比等為右大臣則可見外戚之盛始於此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監前失而防未然哉）○夏五月始行銀錢○秋

禁私鑄錢

八月始行和銅錢○二年己酉春正月禁私鑄錢○三月以民部大輔佐伯石湯為征狄將軍徵遠江駿河甲斐信濃諸國兵征蝦夷○秋八月廢銀錢行銅錢○征狄將軍佐伯石湯等凱旋○三年庚戌春三月遷都平城置左右京坊○右大臣藤原

太安麻呂古事記成

作諸國風土記

詔定郡治殿最為三等

不比等創興福寺於新京謂之山階寺○四年辛亥春正月始置都亭驛○二月山城國紀伊郡飯盛山始建稻荷祠以祈百穀豐穰○五年壬子春正月正五位上太安麻呂上其奉　勅所撰古事記三卷○秋九月始置出羽國割陸奧十二郡為一國○是歲造鷹居社於豐前宇佐郡祀八幡大神○六年癸丑夏四月割丹波五郡置丹後國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國割日向四郡置大隅國○詔諸國作風土記○褒賞大和孝子許知麻呂果安之孝謹　詔旌表門閭○七年甲寅春二月　詔從六位上紀清人正八位下三宅藤麻呂撰國史○八年乙卯夏五月　詔諸國郡司曰撫導百姓勸課農桑國郡之善政也妨奪農業侵牟萬民國家之大蠹也其資產豐足催勸農業者為上等雖勸以農桑衣食或弗給者為中等田野荒廢百姓飢寒因以致流亡者為下等其流民至十人以上者須解見任○秋七月知太政官事穗積親王薨○九月　天皇禪位于氷高內親王在位九年改元者一曰和銅養老五年十二月崩壽六十一葬大和椎山陵氷高內親王立是為　元正天皇

元正天皇諱氷高一諱新家　皇太子草壁女而　文武帝之姊也　天皇神識深沈言必典禮為內親王至是即位時年三十六左大臣石上麻呂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並如故　詔以獲瑞龜改元靈龜大赦天下○靈龜元年乙卯秋九月尊　先帝曰　太上天皇立　文武帝子美麻斯為　皇太子○冬十月詔戒勗吏民勸課農桑○二年丙辰割河內大鳥和泉日根三

養老元年

天皇行幸美濃觀多度山醴泉

郡。置和泉監。○養老元年丁巳春二月。左大臣石上麻呂薨。○秋九月。天皇行幸美濃。觀當耆郡多度山醴泉。大赦。旌孝義。改元養老。初郡中有樵夫。事父至孝。家極貧。鬻薪以養其父。父酷嗜酒。樵夫常賒瓢酒於市以進。一日採薪于山。蹶而仆。覺傍有酒氣。怪而索之。見石泉坌湧。其色似酒。試掬飲之。味甚嘉栗。樵夫大喜。汲以供父。至是車駕幸美濃。觀其泉。以爲孝感所致。遂名泉爲養老瀑。改元曰養老。授樵夫以一官。○二年戊午。夏四月。筑後守道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爲筑後守。攝行肥後事。勸課生業。教督耕種。盡心民事。時躬親按行所部。有不遵教者。輒督責之。里民竊詬罵其不便。及收入。百穀豐穰。嚮之詬罵者。莫不悅服。又興陂池以廣灌漑。人蒙其利。及卒。百姓祠而祀之。○山縣禎曰。昔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首名治民。勸之生業。曲盡事宜。民初數其勞而怨之。後享其利而悅之。是與子產之從政。皆是盡誠以治民。不違道以求譽者也。大抵世之爲吏者。因循姑息。以悅民以求一旦之譽。是以其實効不至於民者多也。如首名。誠可以爲吏者之模範矣。○五月。割越前四郡。置能登國。割上總四郡。置安房國。割常陸十一郡。以六郡置石城國。五郡置石背國。○是歲。勅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修律令。○三年己未春二月。始令天下百姓右衽。職事主典已上執笏。○夏六月。令皇太子始聽朝政。○秋七月。始置按察使。巡省諸國。○冬十二月。始定婦女服制。○四年庚申春正月。遣渡嶋津輕津司等於靺鞨國。觀其風俗。靺鞨古肅愼之地。在距陸奧宮城郡治可三千里。土地極寒。不宜水田。和銅六年。渤海

割越前上總常陸諸郡置能登安房石城石背國

令百姓右衽

郡王受唐爵命。盡并肅愼高麗扶餘挹婁等地。始改靺鞨號渤海云。○夏五月。一品舍人親王上日本記。○秋八月。右大臣藤原不比等薨。不比等鎌足第二子。贈太政大臣。謚曰文忠。追封淡海公。不比等生四子。曰武智麻呂。房前。宇合。麻呂。世稱武智爲南家。房前爲北家。宇合任式部卿。是爲式家。麻呂爲左京大夫。是爲京家。○以舍人親王知太政官事。○漆部司令史丈部石勝。坐盜司漆當流。其子祖九年十二。安頭九歲。乙九七歲。請曰。父石勝家貧。爲養兒輩故。盜司漆。因以得罪。今將投配遠方。伏請兄弟三人沒入爲官奴。贖父流罪。天皇感其孝恩。特命釋石勝。○山縣禎曰。赦有罪者非善政。古人譏之矣。然而釋父之罪以褒賞其孝節。亦足以風勵一世民俗。則察其實情而嘉之可矣。丈部氏之三兒幼弱。欲沒身以贖父罪。其至性最可憫也。况其罪非大辟極刑乎。○菊池純曰。上有明主。而後下出贖父死刑之少女緹縈也。朝有明辟慈仁如元正其君之明主。而後野有贖父流罪之祖九兄弟。皆明君聖主恩澤所波及。不要然而致然焉耳。否則緹縈一女子也。祖九兄弟一兒輩也。然而奮勵伏闕。身親納不測之誅不顧。亦可以見明主好生之德淪決民心也。文帝與元正。其積德深仁。殆乎不愧于三代之明主。宜乎出緹縈祖九之諸孝子。以鼓吹太平萬質休明也。○九月。蝦夷反。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以播磨按察使丹治比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以討蝦夷。○五年辛酉春正月。以大納言長屋王爲右大臣。○夏四月。征夷將軍多治比縣守等凱旋。○六月。割信濃置諏方國。○八年甲子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年。改元者二。曰靈龜。養老。天平二十年四月崩。壽六十九。火葬佐保山。陵後改葬大和奈保山陵。皇太子立。是爲聖武天皇。

聖武天皇諱美麻斯。文武帝子也。母夫人藤原氏。右大臣不

舍人親王上日本記成

藤氏子孫分爲四家

三兒伏闕同贖一父罪

神亀元年

比等女。○神亀元年甲子春二月。天皇即位。時年三十一。改元大赦天下。尊前帝曰太上天皇。益一品舍人親王封五百戸。知太政官事如故。以右大臣長屋王爲左大臣。○三月。陸奥蝦夷叛。詔以式部卿宇合爲持節大将軍。高橋安麻呂爲副将軍。發兵討之。○夏五月。以小野牛養爲鎮狄将軍。鎮撫出羽蝦夷。○冬十月。行幸紀伊。至玉津島。詔改弱濱爲明光浦。○十一月。太政官奏。上古淳朴。冬穴夏巣。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京師則帝王之居。萬國所朝宗。自非壮麗。何以表德。而板屋草舍。中古遺制。難營易破。徒殫民財。請命有司。五位以上及庶人力堪營辦者。以瓦葺屋。塗以丹堊。奏可。○征夷持節大将軍藤原宇合。鎮狄将軍小野牛養還京師。○是歳。鎮守将軍大野

詔改弱濱曰明光浦

改板屋草舍以瓦屋

始築多賀城

東人始築多賀城。以備邊寇。○五年戊辰春正月。渤海國始遣使來聘。○秋八月。詔禁天下養鷹。○始置内匠寮中衛府。○天平元年己巳春二月。殺左大臣長屋王。先是漆部造君足中臣東人誣告王私學左道。謀不軌。即夜遣兵圍其第。窮問。賜死。其室吉備内親王及四子皆自殺。後十年。東人與長屋王臣大伴子蟲圍棊。語及長屋事。子蟲憤恚殺之。蓋報主讐也。長屋高市皇子子。好學善詩。當時名流多遊其門。其遭讒而死。時人冤之。○三月。大夫柿本人丸卒。人丸石見國人。嘗歴仕持統文武兩朝。尤善和歌。神思高妙。獨歩古今。嘗遊于紀伊伊勢諸國。所過無不詠歌。後歸郷里而歿。世稱曰歌聖。墓在大和添上郡泊瀬。上人稱歌塚是也。○夏六月。左京職獻亀。背有文曰天王貴平

左大臣長屋王譲死

柿本人丸卒

知百年。因改元天平。○二年庚午春三月。太政官奏。大學生徒既經歳月。學業不成。實由家道窮困。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給以衣食。以勸誘之。又奏。諸蕃異俗。言語不同。無譯語則難通事。請令粟田馬養等各教弟子。講習漢語。並許之。○夏四月。始置皇后宮職施藥院。○三年辛未春三月。廢諏方國。併信濃國。○冬十一月。始置畿内總管諸道鎮撫使。○四年壬申春正月。天皇始冕服受朝。○秋八月。以從四位上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遣于唐。○五年癸酉秋七月。始令大膳職備盂蘭盆供者爲恒典。○六年甲戌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武智麻呂爲右大臣。○是歳。鎮守将軍藤原朝獦修築多賀城。立石記道程里數。○七年乙亥春三月。遣唐大使多治比廣成還。自唐學生

立多賀城碑記道程里數

下道眞備等偕歸。獻聖像及暦樂書。○冬十一月。知太政官事一品舍人親王薨。親王。天武皇子也。○九年丁丑春正月。遣持節大使藤原麻呂等於陸奥。闢直路。達出羽柵。○三月。詔毎國造佛像三軀。寫大般若經一部。始置國分寺於諸國。○秋七月。以右大臣藤原武智麻呂爲左大臣。尋病薨。○九月。以從三位鈴鹿王知太政官事。○冬十二月。改大倭國爲大養徳國。○十年戊寅春正月。立皇女阿倍内親王爲皇太子。以大納言橘諸兄爲右大臣。諸兄初名葛城。後賜姓橘宿禰。嘗奉使陸奥。國司禮待頗懈。諸兄不悦。有舊宮人奉觴唱淺香山歌以慰藉之。諸兄釋然解顔。置酒酣飲。極歡而罷。○十一年己卯冬十二月。渤海入貢。先是遣唐副使平郡廣成隨多治比廣成聘

始置國分寺

藤原廣嗣背叛伏誅

唐海中遭颶具極艱苦至是以渤海使而還　天皇慰勞廣成授正五位上○十二年庚辰秋九月太宰少貳藤原廣嗣舉兵反使從四位上大野東人從五位上紀飯麻呂將兵討之○冬十一月藤原廣嗣伏誅廣嗣宇合之子有文武才幹初僧玄昉爲僧正居内道場以善祈禳近侍　皇后寵遇日盛頗有醜聲聞於外廣嗣惡之又以吉備眞備旁觀不敢言上表請誅二人天皇不納廣嗣妻有姿色及廣嗣赴任玄昉欲姦之不可書告之廣嗣廣嗣聞而大怒至是遂叛乃遣大野東人等將兵一萬七千討之廣嗣發兵一萬進至板櫃河與官軍夾水陣縛筏欲濟官軍先鋒佐伯常人發弩拒之呼曰廣嗣反逆黨者族誅廣嗣下馬拜曰非敢謀叛欲誅姦臣耳常人曰矯詔發兵非叛而何廣嗣語塞上馬退其衆悉潰乃欲航海逃會風濤大作船不能進還至肥前爲官軍神將安部黑麻呂所捕併其弟綱手斬之○永井定宗曰玄昉恃寵之盛恣淫惡以穢宮闈以犯正治體知殺廣嗣可謂失爲君之明矣然廣嗣亦有罪夫臣之於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或死或去未聞諫不容而反者此舉也君臣兩失之矣○菊池純曰士之所以爲士者以不負其所學而已以其直已而行道而已蓋仕而弗用則已苟用焉安阿諛溷濁與時浮沈酬豢於富貴貪其利祿之爲哉夫玄昉穢亂宮闈殘害忠良罪惡彰聞雖死廣嗣起而誅之天人所不容固不待言也吾獨不能無憾乎吉備眞備也眞備以才學登庸朝野屬望眞備而果有氣節者宜直言極諫擯斥妖僧搭擊左道如唐韓愈諫佛骨如宋胡銓論秦檜而後始可謂不負其所學也今也其坐視王家失政不啻秦越肥瘠何其觀而曰不知愧之一至於此邪嗚呼眞備所讀之書則何等書所學之道則何等道讀書至於此不若弗讀之勝學道至於此不若弗學之優也眞備可謂誠負所學者也○十二月經略山背相樂郡恭仁鄉因遷都焉○十三年辛巳春正月遷恭仁宮受朝宮垣未成繞以帷帳○

配僧玄昉筑紫

冬十二月　敕名新京曰大養德恭仁大宮○十四年壬午春正月廢太宰府○陸奧言雨赤雪○秋八月造近江紫香樂宮○十五年癸未春二月并佐渡于越後○夏五月以右大臣橘諸兄爲左大臣○冬十二月置筑紫鎭西府以從四位下石川加美爲將軍○十六年甲申春閏正月　詔召百官於朝堂議恭仁難波二京孰便○二月營難波宮遷居焉○十七年乙酉夏五月　車駕還平城居中宮院諸司百官皆復本曹○六月復置太宰府○秋八月遷東大寺於平城初　天皇創東大寺於紫香樂至是移建焉○九月知太政官事鈴鹿王薨○冬十一月配僧玄昉筑紫撿造觀音寺是歲自夏至秋地數震群臣咸言地震玄昉專恣所致故有此配○十八年丙戌秋九月毀恭仁宮施國分寺○是歲　敕造金銅盧舍那佛於東大寺○

天平感寶元年

三寶奴

[illegible]

十九年丁亥春三月改大養德國復爲大倭國○天平感寶元年己丑春二月陸奧守百濟敬福始獻黃金○夏四月盧舍那佛大像成　天皇率　皇后皇太子及百官行幸東大寺拜佛自稱三寶奴　詔授左大臣橘諸兄正一位以大納言藤原豐成爲右大臣豐成武智麻呂之子也是日改元○秋七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三曰神龜五年天平二十年天平感寶一年　天皇篤崇佛法敬信僧行基等祝髮稱沙彌勝滿又就唐僧鑑眞受菩薩戒○賴襄曰聖武之爲太子舍人新田部二親王並以叔父輔佐之稍習聽政然後元正禪之位豈非謂其已[illegible]荷兵戍然即位未閱月輒事巡遊當是時太白數晝見[illegible]發九國兵伐之將帥未復命而車駕復南兵亦以清[illegible]經畧贈而已矣長屋王之獄發於[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

僧玄昉出入兩宮醜聲聞外而無或誰何則帝之不君柔暗不待智者而知也橘諸兄身爲大臣而不能匡救不足深責也獨怪二親王久居輔儲之任及其未立必睹其不君之績矣何不白 元正廢昏立明以二親王之資望烏有不可爲故不能睹其不君乎不明也睹其不君而不能廢立乎不斷也豈其衰邁耄耋不能有爲邪抑勢有不可也何哉 帝者藤原氏之出也。天平勝寶八載五月崩壽五十六葬大和佐保南陵。天皇出家歸佛故不奉謚天平寶字二年追尊曰 勝寶感神聖武皇帝。皇太子立是爲 孝謙天皇。

天平勝寶元年

孝謙天皇諱阿部 聖武帝之女母 皇后藤原氏右大臣不比等之女也○天平感寶元年巳丑秋七月 天皇即位時年三十五改元天平勝寶尊 先帝曰 太上天皇左大臣橘諸兄右大臣藤原豐成並如故○天平勝寶元年巳丑秋八月以藤原仲麻呂爲紫微令當時更名中務卿曰紫微令仲麻呂豐成之弟也以

唐主隆基賜詔稱爲君子國

美姿儀受寵○四年壬辰春三月禁天下今年殺生○閏月遣藤原清河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等于唐清河至長安見唐主隆基隆基觀使臣趨揖有異乃稱我朝爲君子國命阿倍仲麻呂接伴又圖清河真備貌及歸賜御製詩○夏四月行幸東大寺慶盧舍那佛大像百官儀衛如正朝聚僧一萬大設齋會施寺封至五千户○六年甲午春正月遣唐副使吉備真備大伴古麻呂還自唐大使藤原清河留學生阿部仲麻呂留仕唐○夏四月再幸東大寺受菩薩戒○七年乙未春正月改年爲載

改年爲載

○八載丙申春二月左大臣橘諸兄致仕○夏五月 太上天皇崩遺詔立中務卿道祖王爲 皇太子太子新田部親王子○

天平寶字元年

天武帝孫也○天平寶字元年丁酉春正月前左大臣橘

橘諸兄薨

諸兄薨諸兄初稱葛城王夙有輿望嘗侍宴于 先帝帝賜所御橘子因命其姓橘又以其采邑在井手山城故號井手大臣○三月廢 皇太子○夏四月立大炊王爲 皇太子王舍人親王子先是藤原仲麻呂進巳女寡居者爲妃至是立王爲儲貳右大臣豐成爭之不得○詔令天下家藏孝經誦習之○五月始置紫微內相以藤原仲麻呂任之○秋七月左大辨橘奈良麻呂憤仲麻呂專恣陰謀廢立事覺下獄杖殺故太子道祖王及黃文王小野東人大伴古麻呂流安宿王於佐渡貶右大臣藤原豐成爲太宰員外帥奈良麻呂諸兄之兒也○八月改元改載復年

改載爲年

○二年戊戌秋八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群臣上尊號曰 上臺寶字稱德孝謙皇帝尊 太后曰中臺天平

應真仁正皇太后 帝在位十年改元者二曰天平勝寶八年曰天平寶字二年 皇太子立是爲 淳仁天皇○賴襄曰 聖武之爲君其猶唐高宗歟不能制其婦也其婦雖橫未至爲則天矣而孰知其女之代爲之哉雖非異姓也而其忌宗室翦除之則同焉立嗣皇而旋廢放之則同焉變更官名則同焉以酷刑立威彤弊海內則同焉悍且淫則同焉道鏡如薛懷義仲滿如張昌宗而勢力皆過之怙權作亂至不可勝言橘奈良麻呂藤原良繼舉李敬業之事輙不能克幸而仲滿斃於前道鏡敗於後而 孝謙亦以病崩豈非宗廟之有靈焉爾耶百川永手運謀定策於廢興之際頗有狄仁傑張柬之之風而不復貽武三思之患 光仁桓武之中興不愧明皇之業而無其天寶之衰豈其君臣之才並有過唐氏邪抑亦祖宗德澤紀綱迥別於唐業也

淳仁天皇諱大炊 天武帝孫舍人親王第七子也母夫人當麻氏上總守當麻真人老女○天平寶字二年戊戌秋八月即位於大極殿 敕紫微內相藤原仲麻呂等更定官制改太政

以藤原仲麻呂等更定官制

官爲乾政官太政大臣曰太師左大臣曰太傅右大臣曰太保

賜姓名於仲麻呂曰惠美押勝

大納言曰御史大夫紫微中臺爲坤宮官中衛大将曰大尉以仲麻呂爲太保賜姓名惠美押勝稱尚舅封三千户世襲○冬十月　詔國司交替以六年爲限加舊制二年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撿校治績○十二月　勅太宰府嚴海防尋令筑紫七國造甲刀弓箭以小野田守使渤海還奏唐有安禄山之亂也○三年己亥夏六月追尊皇考舍人親王曰崇道盡敬皇帝○冬十二月置授刀衛○四年庚子春正月以太保惠美押勝爲太師授從一位○三月　敕鑄新錢金錢文曰開基勝寶銀錢曰太平元寶銅錢曰萬年通寶○夏六月　天平應真仁正皇太后崩諱光明子淡海公不比等第三女也體貌姝麗似有光耀故名焉　后素好佛嘗勸　聖武帝每國建國分寺又造金銅

光明皇后崩

絶世頒國洪千人垢不能除一身洗

大像置悲田施藥二院以療養飢病者又造浴室誓佛親除千人垢蓋以功德廣大也崩年六十合葬佐保陵○五年辛丑秋七月以巡察使奏請令筑紫七國造甲刀弓箭以備邊寇○冬十月以修平城宮徙在近江保良宮○十一月以惠美朝獦爲東海道節度使百濟敬信南海道使吉備真備西海道使點撿兵艦四百艘兵四萬餘習騎射陣法朝獦押勝子○六年壬寅夏六月　太上天皇落髮召五位以上宣　詔自今國家大政賞罰二柄朕親决之小事啓　天皇○七年癸卯夏大旱○右中辨藤原良繼謀誅惠美押勝不成　詔除姓奪位良繼式部卿宇合第二子也天平中坐兄廣嗣事流伊豆頃之赦還累叙從五位上及押勝擅政良繼慚立其下且疾其所爲與佐伯今

廢儀鳳暦行大衍暦

惠美押勝謀反

毛人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除押勝語洩下吏鞫問良繼曰獨我謀之而已押勝奏劾大不敬有是命○秋八月廢儀鳳暦行大衍暦○九月以僧道鏡爲少僧都道鏡弓削氏河内人少爲僧以禪行聞入内道場爲禪師有寵於　上皇　帝屢以爲言故與　上皇有隙○八年甲辰秋九月惠美押勝謀反伏誅初押勝得寵　上皇及道鏡入侍懼其奪已寵謀除道鏡遂幽上皇乃諷　上皇自請爲都督畿内三關近江丹波播磨等國兵事使兵士自衛又私倍其數用乾政官印徵諸國兵士大外記高丘比良麻呂密上變　上皇遣少納言山村王収其鈴印詔削押勝官位族姓遣兵守三關其夜押勝黨兵矢田部老等皆爲官兵所殺押勝奔近江官兵直取田原路先至焼勢多橋

廢天皇爲淡路公

押勝惶懼走高嶋募兵得數千奉鹽焼王爲主以其子真光朝獦爲三品　上皇　敕從五位下藤原藏下麻呂將兵討之押勝航鹽津逃風逆不得進還至三尾崎大與官兵戰自午及申官兵疲頓會藏下麻呂兵至夾撃破之押勝逃亡官軍水陸並攻賊衆咸潰軍士石村石楯獲押勝斬之鹽焼王亦被殺餘黨悉平○以太宰員外帥藤原豐成爲右大臣復藤原良繼姓叙正四位下爲太宰帥以僧道鏡爲大臣禪師職掌封户一准大臣尋押勝所改官名悉復其舊○冬十月　上皇遣兵部卿和氣王等率兵圍中宮院廢　天皇爲淡路公　天皇惶遽不及衣履徒步至圖書寮北受　宣詔徙淡路幽之一院初　天皇因押勝得立及押勝見誅　上皇以謂　天皇黨押勝故有此

事天平神護元年十月。天皇不勝幽憤踰垣逃。爲追兵所獲。明日崩院中。壽三十三。寶龜三年八月。遣使改葬淡路國三原郡。九年三月。勅墓稱山陵。明治三年七月。追謚淳仁天皇。在位七年。太上皇重祚。

天平神護元年

稱德天皇。既祝髮歸佛。至是再臨朝。○天平神護元年乙巳。春正月。改元。○二月。改授刀衞爲近衞府。始置內廐寮。禁人臣私蓄兵杖。○以藤原藏下麻呂爲近衞大將。○秋八月。參議兵部卿和氣王謀反伏誅。王舍人親王孫。心冀爲皇嗣。數召善巫鬼者。又與參議粟田道麻呂。兵部大輔大津大浦等。數會飲密語。事泄逃亡。索獲絞殺之。道麻呂大浦等亦坐其黨遠竄。○九月。更鑄新錢。文曰神功開寶。○冬十月。行幸紀伊。至玉津嶋。○閏

禪師而大臣。僧侶貴顯。至於此極矣。

月。以僧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令文武百官拜賀。○十一月。右大臣豐成薨。○二年丙午。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永手爲右大臣。○冬十月。授道鏡法王位。階在正一位上。服食準供御。是日授僧基眞法參議。圓興法臣位。圓興基眞師也。○以右大臣藤原永手爲左大臣。吉備眞備爲右大臣。○神護景雲元年丁未。

神護景雲元年

春二月。天皇臨大學釋奠。○二年戊申。秋七月。大學助教膳臣大丘請稱孔子以唐所追謚文宣王。從之。○冬十二月。流法參議基眞於飛彈。基眞恃勢狂暴。侮蔑朝貴。至是流竄。○三年己酉。春正月。大臣以下百官朝法王道鏡於西宮前殿。○夏五月。放不破內親王京外。流氷上計志麻呂於土佐。內親王。天皇之妹。爲鹽燒王妃。鹽燒以罪死。內親王與其子計志麻呂咒

稱孔子以文宣王

詛。天皇事覺伏罪。○秋八月。詔遣從五位下和氣清麻呂於宇佐廟。復命流之大隅。先是太宰廟祝中臣阿曾麻呂希旨。託神語曰。宜傳位於道鏡。道鏡聞之。稍懷覬覦。天皇因遣清麻呂受神宣。臨發。道鏡召見怵以禍福。清麻呂出。遇其友路豐永。豐永曰。子此行所係極大。勉旃。道鏡得天位。吾當與子從伯夷遊耳。清麻呂曰。吾生死以之。遂詣神宮祝禱。請教。還奏神語曰。我國開闢以來。皇統一系。君臣分定矣。敢覬覦非望者。速加誅戮。道鏡大怒。斥爲矯誣。奪官位。更姓名曰別部穢麻呂。遠流。道鏡使人殺之途。俄而雷雨晦瞑。受命者猶豫。會勅使來赦。獲免。清麻呂在配所。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爲割其封戶給之。得不乏。

路豐永勗清麻呂

和氣清[illegible]神[illegible]說[illegible]破麿名爲以穢麻呂而其名愈清可以與永豐爭其節潔矣

賴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猶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檝也。舟無檝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覆盧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衞往。諸兄爲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衆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眞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至大臣。稱爲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伯爲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之所爲。可以推其他矣。夫以赫赫天朝祖宗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爲倚賴也。○菊池純曰。和氣清麻呂復命宇佐神勅。挫折兇覬。非望於片言下。皇統綿延。神器由以全。其精忠氣節。凜然如秋霜烈日。上可以追配殷之伯夷。下可以接踵踏海之魯連。後之人臣進諫者。宜當推和氣氏以爲繩墨也。雖然。使和氣氏奮發踏厲。直言抗議。指摘弗顧者。蓋亦有其友戒勗激之也。友者何也。路豐永是也。和氣氏奉勅使於宇佐廟也。豐永遇之於途曰。道鏡得天位。吾當與子從伯夷遊耳。此言也。不惟疾雷轟耳。而藥石聲其和氣氏奉神勅以擯斥道鏡。以保全神器者。於是乎決矣。由是觀之。安知非宇佐神靈假豐永之口以勵和氣氏乎哉。然則和氣氏片

言以擯斥道鏡者。咸豐永所激勵。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又曰。樂多賢友。益矣。和氣氏今獲直諒之一。豐永以益其身。若和氣氏者。亦可謂取友之全者也。○冬十月。幸由義宮。河內辨由義爲西京。既而還宮○四年庚戌秋八月。天皇崩于西京。先是道鏡侍天皇於由義宮。進以異味。既歸得疾不起。天皇深崇信佛教。營作伽藍。屢興力役。國用不給。政刑峻急。濫加殺戮。在位六年。并前朝九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天平神護。二年曰神護景雲。四年崩年五十三。葬大和高野山陵○右大辨藤原百川與左大臣藤原永手。近衛大將藤原藏下麻呂等。定策禁中。迎天智帝孫白壁王立爲皇太子。差近江兵二百騎守衛朝廷。皇太子立。是爲

光仁天皇

光仁天皇。諱白壁。天智帝孫施基親王第六子也。母紀氏。贈太政大臣諸人之女。天平勝寶以來。國家無儲貳。押勝道鏡相繼嬖幸。操弄威權。忌害忠良。天皇寬仁爲衆所歸。因懼禍及。縱酒自晦。及先帝崩。大臣奉迎遂登祚○寶龜元年庚戌秋八月。貶僧道鏡爲造下野藥師寺別當。流其弟弓削淨人及其子廣方等於土佐○九月。召還流人和氣清麻呂○冬十月。大赦天下。改元寶龜○十一月。追尊皇考施基親王曰春日宮天皇。立妃井上內親王爲皇后○是歲。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卒于唐。仲麻呂。中務大輔船守子也。性聰敏。年十六。選爲遣唐留學生。更姓名曰朝衡。遂仕于唐玄宗。授左補闕至秘書監。勝寶中。藤原清河至唐。玄宗命仲麻呂接伴。及清河還。仲麻呂欲與歸。王維李白等贈以詩。既而至明州。與唐人別。仲麻呂

寶龜元年　貶道鏡　召還清麻呂清麻呂刑然薰猶初分　阿倍仲麻呂卒于唐

望月。悵然詠和歌。因譯以漢語示之。衆皆感嘆。海上遭颶漂泊安南。李白以爲漂沒。作詩哭之。後與清河復至唐。肅宗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至是而卒。年七十。代宗悼惜。贈以潞州大都督。仲麻呂留于唐五十餘年。博覽多識。當時我邦才學之士。不乏其人。而擅名海外者。先屈指於真備朝衡二人云。清河亦在唐十餘年尋卒○二年辛亥春正月。立皇子他戶親王爲皇太子○二月。左大臣藤原永手薨○三月。右大臣吉備真備致仕。以大納言大中臣清麻呂爲右大臣。中納言藤原良繼爲內臣○三年壬子春正月。渤海來貢。以表文無禮卻之○三月。皇后井上廢。太子他戶有罪廢。廢爲庶人。他戶則后所生也○秋八月。遣使淡路改葬廢

仲麻呂望月詠倭歌　廢皇后井上皇太子他戶爲庶人

帝○四年癸丑春正月。立皇子中務卿山部親王爲皇太子。初皇后立而淫縱。天皇老悖不悟。時山部親王素有賢名。參議藤原百川屬意親王。欲廢后及太子立之。會有巫蠱事。百川推問得實。因奏廢之。并廢太子。群臣奏請蚤定儲位。百川建議請立親王。公卿中頗有異議。天皇意未決。百川執奏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天皇感其誠悃。乃許之。至是遂立山部親王爲皇太子。時人稱百川忠烈。○靑山延宇曰。藤原百川擁立光仁帝。而桓武帝之立爲儲貳。又賴其力。若百川者。可謂忠於社稷也。然觀其所爲。傾險詭譎。不近人情。雖姦邪之小人。不敢爲之。況於忠亮之臣乎。蓋皇后之廢以巫蠱。則太子之廢亦必坐之。未必如故老之所傳。而稗官小說欲成其美。緣飾傳會以至於是耶。果如其說。則百川乃權變譎詐之尤甚者耳。何得爲忠亮哉。然當時正史已諱而不書。而獨出於稗官野史之說。則安能保其無誣哉。百世之下。遂使賢主蒙汚。忠臣受詬。可慨也夫。○賴襄曰。宜乎藤原氏之比隆於王室也。我王家一危於

百川執奏立殿前四十餘日

益京官俸祿

吉備真備薨

皇極。而傾於　孝謙。而匡正之者。皆藤原氏。微鎌足。雖有　天智。誰翼戴之。微百川。雖有　光仁　桓武。誰定其策哉。其後又有基經焉。而　光孝　宇多得立焉。此五君者。皆克復大業。澤洽後世。謂之中宗。高宗。上接於　神武。無愧焉者。而藤原氏援而立之。其功豈不偉哉。有功斯有報。宜乎。其與王室比隆也。如此五君。則緊非其出也。而其啟發運謀。効力於此者。豈非其心以宗社爲憂。公且誠者也耶。天下之事。非公且誠。不能成也。況當其事之艱難危疑。以不公不誠處之。雖有才略智勇。安能濟乎。○三月。天下穀貴。議定常平法。遣使七道。糶穀賑民。其賤賣私粟者授位。○五年甲寅秋七月。蝦夷入寇。　敕鎮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討之。○冬十一月。駿河麻呂討平蝦夷。○六年乙卯夏四月。廢后井上皇子他戶並卒。○秋八月。先是京官祿薄。國司利厚。因是庶寮咸望外任。至是。割諸國公廨四分一。益京官俸祿。○九月。前右大臣吉備真備薨。真備下道國勝之子。靈龜二年年二十二。適唐留學。研究經史。博綜衆藝。已歸仕大學

天長節名肇於此

改內臣爲忠臣

助。爲東宮學士。恩寵優渥。賜姓吉備。累遷至右大臣。討押勝。竄道鏡。其輔朝政。多所裨補。至是薨。年八十三。○是月。　勅曰。十月十三日。是朕生日。毎至此辰。宜大酺賜物。群臣乃名此日爲天長節。○七年丙辰冬十月。免陸奧今年田租。以其屢經征戰。人民凋弊也。○發陸奧兵。伐膽澤賊。配陸奧出羽俘囚于筑紫及讃岐。○八年丁巳春正月。以內臣藤原良繼爲內大臣。○秋九月。內大臣藤原良繼薨。○九年戊午春正月。改葬廢后井上內親王。○藤原百川任中衛大將。○三月。以大納言藤原魚名爲內臣。尋改內臣爲忠臣。○十年己未春正月。以忠臣藤原魚名爲內大臣。○二月。贈故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從二位。副使小野石根從四位下。初石根如唐。及還。唐主使內使趙寶英。護送

藤原百川薨

天應元年

之海上。遭颶覆沒。大神末足等僅得歸。○秋七月。參議中衛大將藤原百川薨。百川幼有器局。累歷顯要。有定策功。　天皇委以腹心。及薨。　詔贈正二位。延曆初。追贈右大臣。○十一年庚申春正月。　詔免諸道今年田租。○三月。陸奧上治郡大領伊治呰麻呂反。殺按察使紀廣純。蝦夷大亂。　詔遣中納言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正五位下大伴益立等爲副討之。○天應元年辛酉春正月。　詔奧民爲賊所詿誤歸順者。給復三年。兵士從役免今年田租。至八月。蝦夷平。賞諸將。進位有差。以內大臣藤原魚名爲左大臣。○三月。　天皇不豫。○夏四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二。曰寶龜。十年。天應。一年。○冬十二月。　天皇崩。壽七十三。葬廣岡山陵。後改葬大和田

延曆元年

原陵。　皇太子立。是爲　桓武天皇。

桓武天皇。諱山部。　光仁帝長子也。母　皇太后高野氏。贈太政大臣乙繼之女。寶龜四年。立爲　皇太子。至是。即位。尊　先帝曰　太上天皇。立皇弟早良親王爲　皇太弟。賜天下今年田租。○五月。始置中宮職。○六月。　詔罷內外文武員外官。○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致仕。○延曆元年壬戌春閏正月。氷上川繼謀反。以山陵未乾。免死流伊豆。配其母不破內親王淡路。貶黜黨與三十五人。○夏六月。左大臣藤原魚名坐事免。以大納言藤原田麻呂爲右大臣。田麻呂宇合之子也。○二年癸亥春三月。右大臣藤原田麻呂薨。○夏四月。立夫人藤原氏爲　皇后。后名乙牟漏。故內大臣良繼女。○六月。　詔曰。京

京畿定額外寺　私建寺

議定額外中禁私建寺捨田宅及賣易入寺犯者主典以上解見任其餘官司知而不禁者杖八十○叡岳舊記曰佛法東渡以來世創寺塔至前朝建國分寺其弊極矣韓子所謂人其人廬其居者蓋既不易爲此帝立此禁寔權宜良方也獨怪未幾延暦七年僧最澄創寺於比叡山建根本中堂安藥師像以稱鎮護國家之院予觀多遂及三千鴨水東北無地不寺民居僅容其間而山徒暴戻動起甲兵譬猶虎翼口稱仁術而無以入命遂至使後世天子有鴨水之漲與山僧之暴無奈之何之歎亦自佛法入我邦以降蠹國害政未有如是甚者也惜哉當時[illegible]方從當不用而使其勢益熾後經七百餘歳平公信長一怒火之天下大患始得稍[illegible]之以却出於武將世謂之[illegible]策妙法也○秋七月以大納言藤原是公爲右大臣是公參議乙麻呂之子也○三年甲子春二月以從三位大伴家持爲持節征東將軍防蝦夷○夏六月遣使山背經始都城○冬十一月　車駕巡視長岡○四年乙丑夏五

詔避諱

月　詔避　御諱○秋七月刑部卿兼因幡守淡海三船卒年

淡海三船定神武以來謚號

六十四三船　弘文帝玄孫池邊王子也初爲諸王勝寶中賜姓淡海爲大學頭爲人聰敏涉獵群籍嘗奉　敕定　神武以來謚號○九月盜殺中納言藤原種繼　詔廢　皇太子流淡

廢皇太子流淡路　太子憤不食薨

路誅左少辨大伴繼人初　天皇好游幸委政　太子種繼信任用事太子以佐伯今毛人爲參議種繼固執爲不可奏罷其職太子由是深惡種繼常欲除之會　天皇幸平城種繼留守督課新京工役夜照炬催作有人自暗中射殺之　天皇還宮　敕索賊捕獲繼人等數人窮問服罪詞連　太子　敕誅首惡其餘悉竄廢　太子幽之　太子憂憤絶食薨葬之淡路後追謚　崇道天皇○冬十一月立皇子安殿親王爲　皇太子○五年丙寅夏五月　詔以京邑草創民未安堵賜左右

京及東西市物有差○秋七月太政官院成百官始就朝位○是歳從三位右衛門督坂上苅田麻呂薨年五十九苅田正四位上犬養之子性剛毅以武者累遷至鎮守將軍○七年戊辰

天皇親禱雨

夏四月　天皇親出庭禱雨以自去冬不雨也俄而澍雨群臣舞踏○秋七月以參議中衛中將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發

僧最澄創延暦寺

阪東歩騎五萬二千八百討蝦夷○是歳僧最澄創根本中堂於比叡山後賜號曰延暦寺最澄近江人幼穎悟年十二削髮爲僧延暦末如唐至天台國清寺師事道邃遂傳台教自覩中謚曰傳教大師我邦緇流賜大師號始此○[illegible]曰我邦唱風水說者以東北隅爲鬼門凡無民廬舍當鬼門者擬爲鬼神所祟大而全家死亡小而災害並至是以無貴賤上下百方厭勝惟恐觸鬼神之怒妖衲姦僧投其隙以主張其說爲釣利納慾之計於是主盟根錯節牢不可破遂爲萬乘之主發鴨水之歎豈可勝慨哉抑當時建創中堂於叡岳則爲防鬼門之禍害而後世咒[illegible]公然畜妻妾茹葷酒乘時之戰亂逞其毒蠚其所以禦鬼者反爲養鬼之媒介安得不爲鬼神所哂哉今也鴨水涸而山僧亦滅其不如意者有一矣齒而已雖有鬼門之鬼其亦不爲祟也明矣

〇八年己巳春三月紀古佐美至多賀城分道進討副將軍入間廣成等遣前軍濟衣川陷伏敗走別將高田道成會津壯麻呂等死之軍遂大亂死傷者三千餘古佐美等僅以身免逃還京師　敕責罰古佐美等敗軍之罪解官收冠有差○秋七月

廢三關

敕廢伊勢美濃越前三關○九月右大臣兼中衛大將藤原是公薨○九年庚午春二月以大納言藤原繼繩爲右大臣繼繩豐成之子也○冬十月召見道守東人於禁內東人年一百二十顏如少年賜衣服遣之○是月復置鑄錢司○十年辛未秋七月以從四位下大伴弟麻呂爲征夷大使正五位上百濟

禁葬儀踰制

俊哲從五位下阪上田村麻呂等爲副討蝦夷。○十一年壬申。秋七月。 敕禁葬儀踰制。○詔諸學士學漢音。○十二年癸酉。春正月。遣使于葛野郡宇太村。相遷都地。課諸國營宮城。○三月。改攝津職爲國。○先是我朝置左右二京職。比漢京兆府。以大夫比尹。又以攝津國爲舊都。置職准二京。至是改置守。以同諸國。○十三年甲戌秋八月。先是 敕右大臣藤原繼繩等修國史。至是成上之。○冬十月。遷都新京。 詔曰。山背爲國。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宜改爲山城。又曰。子來之民。謳歌之輩。咸號新京。曰平安。今宜從之。於是造土偶。擐甲冑。埋諸東山。以鎭護京師。號曰將軍冢。○史贊曰。帝相攸奠居。遷都山城。新制平安之號。肇經國之洪猷。龜筮皆從。人神胥慶。據龍盤虎踞之勢。建萬世不易之基。嗚呼盛矣哉。○菊池純曰。古帝王所以奠興遷都者。以爲天下中央。四方入貢。得其宜也。以規模宏壯。襟帶山河。形勝可據也。以魚塩之富。舟楫之利。爲四方輻湊之要衝也。 桓武遷都平安。在當時則固爲獲其攸。而自今日觀之。則不可謂萬世不遷之都也。何則地氣之漸。自西而東久矣。故昔之以爲天下之中者。今者則爲西偏。昔之號爲虎踞龍蟠之固者。今者則爲狹隘掌大之地。氣運沿革。與時推移。此明治戊戌。所以奠厥攸居于東京也。或曰。我平安則 桓武奠興之都城。山岳秀靈之氣所鍾。邑屋華麗。家給人足。萬國所具瞻。然而今擯以爲非萬世不遷之都。果其何說也。曰以規模狹小。非形勝之地也。抑吾平安之地。雖邑屋華麗乎。雖山岳秀靈乎。要不免西偏一小都會也。較諸東京大都。不可謂天下中央也。不可謂四方入貢獲宜也。不可謂規模宏壯也。不可謂魚塩舟揖富且利也。不然則彼 桓武奠興萬世不遷之地。弗憚其勞。勤遷都關左之爲邪。俾 桓武在今日。其必與時推移。不墨守故套也明矣。 桓○十一月。詔增置越前水田一百二町於大學寮。曰勸學田。○十四年乙亥。春正月。征夷大使大伴弟麻呂等至自討蝦夷。論功行賞有差。○十五年丙子。春三月。 詔舉諸國武技出衆者。○秋七月。右大臣藤原繼繩薨。○九月。 敕置烽燧於山城河內以備不虞。○冬十一月。鑄新錢。文曰隆平永寶。○十六年丁丑。夏六月。

繼繩續日本紀成

遷都山城新京號曰平安

埋土偶鎭護京師號曰將軍冢

頒令格四十五條

詔頒彈正尹神王等所刪定令格四十五條于有司。○冬十一月。以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爲征夷大將軍。○是歲置筑前國司。隷太宰府。○十七年戊寅秋八月。以大納言神王爲右大臣。神王。 光仁帝孫。榎井親王之子也。○十八年己卯春二月。前豐前守美作備前兩國造兼民部大輔從三位和氣清麻呂薨。 詔贈正三位。清麻呂右京人。爲人抗直匪躬。蹇蹇懷抱利器。歷事 稱德以下三帝。達練時體。通明古典。嘗撰述民部省例二十卷。又著和氣譜。其在備前。闢義田。充振給。鄕民賴之。薨年六十七。○十九年庚辰春二月。禁民輸錢求爵。○秋七月。追號廢人早良曰 崇道天皇。追復井上內親王爲 皇后。○是歲富士山焚。○課南海諸國民。種萞崙人所齎綿子。○二十年辛巳。秋九月。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討蝦夷平之。進從三位。初蝦夷酋長高麻呂入寇。至清見關。聞田村麻呂東征。惶怖引去。追至陸奧。戰斬其酋長。餘賊悉歸降。東陸乃定。○冬十月。田村麻呂凱旋。○二十一年壬午春正月。遣田村麻呂城陸奧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人戍之。夷酋大墓公盤具公率衆五百來降。○夏五月。新闢函根路。以富士山焚沙石壅足柄路也。已而復舊。○秋七月。田村麻呂以蝦夷二酋至京師。奏言宜放還以招懷類。朝議以爲性反覆無常。 敕斬於河內。○山縣禎曰。昔者遣紀古佐美入間廣成等征蝦夷。軍敗而徒取敗衂。所謂弟子輿尸者也。後得坂上田村麻呂以爲將。於是蝦夷開國。使服夷酋來降。所謂長子帥師者也。將帥之旹至重。豈唯關二軍死生。實國家安危之所係焉。故擇將不可不愼也。易於師之六五言之。所以示人若擇將之道不可不愼也。○二十二年癸未春三月。遣坂上田村麻

和氣清麻呂薨

始闢函根路

方今之患在兵與土木

呂築志波城備蝦夷○二十三年甲申春正月以從三位坂上田村麻呂復爲征夷大將軍○三月遣大使葛野麻呂等于唐○二十四年乙酉秋七月葛野麻呂等還自唐○冬十二月召群臣議政事得失參議藤原緒嗣進奏方今之患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紓民力　天皇嘉納之立停陸奧役緒嗣百川之子也○青山延于曰古之人君所以廓大功業開拓境土者莫不由內有謇諤之臣以匡輔其德外有爪牙之士以宣布其威也帝天資英邁內務興作外事戎旅任用才雋文武稱職獻可替否則有藤原緒嗣之徒折衝禦侮則有坂上田村麻呂之徒故能一攘蝦夷而終無東顧之憂奠營都城永建無疆之基觀其聽緒嗣之言立罷徭役可謂改過不吝從諫如流者矣書云知人則哲又云好問則裕帝既有知人之鑒又有納諫之美其所以能成洪業而垂裕後昆者蓋以此歟○二十五年丙戌春三月　天皇崩壽七十葬山城柏原陵世稱柏原天皇　天皇天資英武勵精圖治內事興作外攘夷狄雖

大同元年

古語拾遺成

經費不貲後世賴焉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一曰延曆二十五年皇太子立是爲　平城天皇

平城天皇諱安殿　桓武帝長子也母　皇后藤原氏諱乙牟漏內大臣良繼女○大同元年丙戌夏五月　天皇卽位于大極殿改元大同立皇弟神野親王爲　皇太弟○先是右大臣神王薨至是以中納言藤原內麻呂爲右大臣內麻呂眞楯之子也○始置六道觀察使○六月　敕諸王及五位以上子孫十歲已上皆入大學分業教習○秋八月大水免畿內遭水民租○冬十月改葬　桓武天皇以山陵爲水壞是日素服舉哀○二年丁亥春二月從五位下齋部廣成上古語拾遺○夏四月改近衛府爲左近衛府中衛府爲右近衛府○秋九月　敕

淫祀

幽伊豫親王河原寺親王仰藥死

大同類聚方成

禁巫覡淫祀○冬十一月殺皇弟中務卿伊豫親王親王在桓武時怙寵專恣　天皇立稍抑之藤原宗成因勸謀不軌事泄其舅大納言藤原雄友告之右大臣藤原內麻呂親王大懼遽奏宗成勸反卽捕宗成鞫之宗成誣奏首謀反者親王也天皇怒左近衛中將安倍兄雄固保其無罪諫之　天皇不聽遂遣兵圍親王第　詔削屬籍并其母幽之河原寺不通飲食貶雄友宗成等親王與其母並仰藥死時人冤之○三年戊子夏五月衛門佐安倍眞直侍醫出雲廣貞等所撰大同類聚方一百卷成至是上之○秋七月廢衛士府置靫負府○九月聽親王及觀察使已上養鷹鶻○四年己丑春二月　敕禁歷世帝王圖讖倭漢雜糅垢汚　天宗○夏四月　天皇不豫傳位

藥子仲成作亂伏誅

於　皇太弟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大同四年天長元年七月崩壽五十一葬大和楊梅陵　皇太弟立是爲　嵯峨天皇

嵯峨天皇諱神野　平城帝同母弟○夏五月　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尊　先帝爲　太上天皇立　先帝子高岳親王爲皇太子○弘仁元年庚寅春正月始置藏人所頭二人○夏六月以　上皇詔罷觀察使復參議○秋九月右兵衛督藤原仲成反奉　上皇走東國　詔以右近衛大將阪上田村麻呂爲大納言率兵塞故三關口誅仲成及其妹藥子初藥子故中納言繩繼女早寡有二女　上皇在東宮納其長女併近藥子爲桓武所逐及卽位復召爲尚侍藥子巧媚有寵於　上皇無言不聽其兄仲成恃勢專橫凌辱公卿以　天皇稔知其奸惧不

自安藥子密謀勸 上皇遷都平城因復位已居右位中納言藤原葛野諫不聽乃以田村麻呂及藤原冬嗣爲造宮使物議洶然 天皇惡田村爲 上皇用遷進其爵 詔暴白藥子等罪惡收仲成及其黨與文屋綿麻呂褫其官爵放之 上皇愛怒徵發內紀伊兵與藥子同輦赴東國宿衞士皆從大外記下毛頴入上變 天皇遣田村麻呂將兵邀之美濃路田村知綿麻呂可用奏釋其罪偕行討之扼宇治山崎二橋 上皇衆不得進不戰而潰 上皇度事不集還宮薙髮仲成途爲官兵所射殺藥子仰藥自殺 詔誅首惡者其餘從東走者皆赦不問

○頼襄曰前史稱 帝惡田村爲 平城用遷進其爵爲大納言故田村効力濟難襄曰不然審如是則 帝之所爲與崇德之遷投源爲朝戴人何異難爲朝也聞命益懲況爲田村者乎知 帝之舊事急以與御之也寧肯恢然受之耶夫用主之

用才賢在於平昔如以恩禮付以職位其相感孚也有素是以臨難不茍免有以濟大事緩則舍之急則用之是庸主所爲耳臣之庸者猶不可以此驅烏可以使天下之豪傑哉果可以使則其人非豪傑也如前史所傳殆以中世以後君臣相市之意揣之耳不唯不知嵯峨之爲君又不知田村之爲臣也

○廢 皇太子立皇弟中務卿大伴親王爲 皇太弟大納言藤原園人爲傅○是歲以皇女有智子內親王爲加茂齋院禱與 上皇輯睦置齋院始此○二年辛卯夏五月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阪上田村麻呂薨年五十四田村麻呂左京大夫苅田麻呂之子也身長六尺赤面而黄鬚眼如蒼隼勇力絕人有將帥之量數征蝦夷有功接人以寛上下倚賴能得死力及薨 天皇悼惜贈從二位○秋七月蝦夷反以文屋綿麻呂爲征夷將軍討之○冬十一月改左右衞士府曰左右衞門府○是歲大納言藤原園人奏諸國郡司

以有智子內親王爲加茂齋院

阪上田村麻呂薨

郡司之擬先盡譜第後及藝業

皆有勞子孫奕世相承而取藝業絕譜第物情不從請郡司之擬先盡譜第後及藝業又奏郡司之任若選非其人政績無驗則署帳之官咸解見任永不敘用以懲將來皆奏可○三年壬辰夏六月遣使攝津造長柄橋○冬十月右大臣藤原內麻呂薨內麻呂少有令望德量溫雅歷事三朝初庶人他戶爲太子嘗畜一悍馬馭必踶齧太子使人乘之見其跋傷以爲笑樂一日使內麻呂御之悍馬俛首不復爲踶齧人皆以知非常人及薨贈從一位左大臣○十二月以藤原園人爲右大臣園人房前孫大藏卿楓麻呂之子也○四年癸巳冬十一月 敕諸國務教導夷俘○五年甲午夏五月 詔賜皇子未爲親王者信弘常明四人及皇女四人源朝臣姓○六年乙未夏六月令畿

賜源姓于皇子始于此

內及近江丹波等國植茶每年獻之○秋七月中務卿萬多親王及右大臣園人等上新撰姓氏錄初 天皇憂 神武已來姓氏混淆不可甄別以親王精史講學命攷定之至是成上之○立夫人橘氏爲 皇后故內舍人清友女○冬十月 敕定婦人服飾制○七年丙申秋八月大風羅城門倒○是歲僧空海始倡眞言宗創金剛峰寺于高野山○九年戊戌春三月公卿奏以水旱相繼暫省五位以上封祿以資公用俟年熟復舊許之又 詔省減服御常膳○詔朝會禮制一準唐儀○夏四月改殿閣諸門號皆題其榜其北面玄武門榜額 天皇親書之而其東面則橘逸勢其南面及應天門諸額僧空海之書皆以善書著稱當世人皆呼曰三蹟○秋七月阪東諸國地震山

上新撰姓氏錄

僧空海創金剛峰寺于高野山

改禁門榜額

藤原冬嗣弘仁格成

有智内親王獻詩承寵

崩。民多壓死。遣使巡省。撿被災百姓。免今年租調。○冬十一月。鑄新錢。文曰富壽神寶。○十二月。右大臣藤原園人薨。園人延曆中。歷諸國守。大有治績。百姓追思。爲立生祠。○十年巳亥春三月。　詔復故夫人吉子及伊豫親王位號。○十一年庚子春二月。新羅人配流遠江駿河者嘯集作亂。二國司發兵討之。不克。賊遂掠伊豆穀。遁逃入海。發相武七國兵。討平之。○夏四月。大納言藤原冬嗣等上弘仁格。　詔布行海内。○十二年辛丑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冬嗣爲右大臣。冬嗣内麻呂之子也。○十三年壬寅春三月。運近江緣湖諸郡穀。收穀倉院。准天平神護年間例。○十四年癸卯春正月。賜東寺。曰教王護國寺。以僧空海爲長者。○二月。幸有智内親王山莊。開宴賞花。令群臣

寒花一聯尤膾炙人口

曹姑道韞殆有愧色

天皇令五位藏人居其側名曰職事

賦詩。内親王時年十七。作詩獻之。　天皇褒賞。授位三品。○内親王。探韵得塘光行蒼。即援筆賦之曰。寂寂幽荘水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栖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水樹一作山樹。○三月。割越前二郡。置加賀國。○天皇好游幸。多在嵯峨離宮。有事則設空位於朝堂。令五位藏人居其側。聽群議以奏。曰職事。○山縣禎曰。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一事失理。亂亡兆焉。是以古明王。祗懼不敢寧居。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孜孜勤庶政如此。苟上怠惰。則下必慢易。事於是乎廢弛矣。而上失威。而權下移。亦職之内。可不警懼乎。今　帝好游幸。設空位而使侍臣代聽。是非人君總萬機勤庶政之道也。得無藤氏專擅之漸兆於此乎。○京師米價騰貴。發穀倉院。減價糶之。且賑給貧民。○夏四月。　天皇將傳位　皇太弟。右大臣藤原冬嗣曰。倉廩未實。用度滋多。民不堪命。請待豐饒。徐圖之。不聽。親諭皇太弟曰。朕既待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耳。　太弟固辭再三。不許。遂聽命。立皇子正良親王爲儲貳。　天皇致書辭之。乃尊　天皇稱　後太上天皇。以別　平城天皇。　天皇幼聰敏。好讀書。善屬文。尤妙草隷。時僧空海亦善草隷。一日　天皇出法帖示之曰。此唐賢墨跡。其結體運筆。誠不可及也。憾不知何人書。空海曰。是臣嘗在唐所作。　天皇以其書體異不信。空海乃裂軸尾奏覽。書曰某年某日沙門空海書于青龍寺。　天皇驚嘆益服之。空海平素戲作字。揮筆于口及左右手足。一時並書。悉有法度可觀。故世稱五筆和尚。嘗奉　敕書應天門榜額。及既釘。少應字一點。空海乃擲筆填補之。毫無差謬。觀者嗟嘆服其妙腕。　天皇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曰弘仁。十四年　後承和九年秋七月。崩于嵯峨院。年五十七。遺　詔。停　太上皇之

五筆和尚

斟酌古事定葬制

天長元年

藤原冬嗣奏請擇廉能任守介

葬禮。親斟酌故事。別爲之制。名曰送終。其略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朕菲德。死煩國費。無爲耳。遂停百司哀臨。葬山城嵯峨山上陵。　皇太弟立。是爲　淳和天皇。

淳和天皇諱大伴。　嵯峨帝弟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參議百川女。　天皇即位。尊　先帝曰　太上天皇。立皇姪正良親王。爲　皇太子。○天長元年甲辰夏六月。以僧義眞爲天台座主。置座主始此。○秋八月。右大臣藤原冬嗣奏請。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著績者加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中納言良峯安世奏。令國守古刺史也。堪任者難多得。請得一良守。宜令兼帶數國。得自選僚屬。其公廨擇撰國中殷阜地。并給二守祿。然須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

襄曰我朝之有國司猶漢之有二千石也漢宣有言與吾共治民其唯良二千石乎漢有郡有國國委之其君相非二千石所能制也如我朝一王與六十六人共治四海其任之重爲如何哉故藤原冬嗣曰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著績者以補公卿之闕良峯安世則曰國司堪任者難多得得一良守令兼帶數國擇殷阜地幷給二守祿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皆有識之言非必按漢宣之故而與之暗合者矣而淳和盡嘉納之宜乎其不墜 桓武中興之業也當時宰輔多出於國守皆習知民事非亦其效乎中世以後則不然公卿矜其門地下視國守而疎外之一視貪廉無所激勸已或不見其面况使人士引見之乎况權以與已比肩乎國守者位賤官卑祿薄而任重者也任重而祿薄則易漁於民官卑位賤則難望於君君有以勸勉優裕於法律之外然後可以責其廉而異才之士出焉否則是驅之於貧也所以中世以後貪守常多也

○二年乙巳夏四月以右大臣冬嗣爲左大臣大納言緒嗣爲右大臣緒嗣百川之子也○秋八月召大學諸生紫宸殿講論經史著爲恒例○三年丙午秋七月左大臣藤原冬嗣薨冬嗣器度弘裕才兼文武歷事四朝嘗置施藥院收養貧人又創勸

閑院大臣

學院教子弟析封戸以給之世稱閑院大臣○九月以上總常陸上野爲親王任國特稱太守○四年丁未夏五月 敕僧空海迎佛舍利於禁中○六月中納言良峯安世奏天平中 敕博士撰文章生專取藝業及 弘仁朝選止三品以上及良家子弟夫大學育才之地天下英俊所萃取才不必貴種貴種不必出才王者用人唯才朝爲厮養夕爲公卿可也令特論門地後進解體請復天平格制可○是歳立正子内親王爲 皇后

良岑安世上書論用人材不可拘門地

○六年己酉夏五月令諸國造水車便灌漑依中納言安世奏也○七年庚戌秋七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良峯安世薨安世 桓武帝子也延暦末賜姓良岑善騎射多技藝及長始讀孝經歎曰名教之極其在斯乎自是折節讀書卒爲名臣薨年

始造水車便灌漑

新撰格式成

四十六○冬十月大納言藤原三守等上新撰格式○八年辛亥秋八月幸神泉苑召阿波守善道眞貞等論經義眞貞爲座主論三傳義○是歳 敕東宮學士滋野貞主集古今文書作秘府畧一千卷○九年壬子夏旱祈禱無驗 詔罷作役録囚徒大雨依 皇后請 后貞婉有禮度爲 天皇所重○冬十一月以右大臣藤原緒嗣爲左大臣大納言清原夏野爲右大臣○十年癸丑春二月右大臣清原夏野上令義解初藤原不比等等作令歴年已久學者互有異同乃 詔夏野等與諸儒臣論辨折衷作義解十卷至此成上之○天皇將讓位遷居西院即淳和院也○天皇讓位於 皇太子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一曰天長十一 後承和七年五月崩壽五十五遺 詔火葬

秘府畧成

令義解成

碎粉 御骨散山城大原野西山嶺上 皇太子立是爲 仁明天皇

仁明天皇諱正良 嵯峨帝第二子也母 皇后橘氏贈太政大臣清友之女也初 淳和帝禪位於 天皇 天皇再上表固辭弗許至是即位尊 先帝曰 後太上天皇以別於 嵯峨上皇立 上皇子恒貞親王爲 皇太子 上皇辭不聽○左大臣藤原緒嗣右大臣清原夏野並如故○夏四月 詔復五月五日節○冬始置撿非違使以文屋秋津爲別當○承和元年甲寅春正月太宰府言慶雲見公卿表賀 敕報不受略曰百姓寧輯風雨和調是即瑞也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繫於政事賀瑞之言後勿復奏○山縣禎曰人主無學術而徒信禍福也於是乎人臣競獻祥瑞以驕民心君

始置撿非違使

承和元年

詔停賀祥瑞

驕臣諛邪說益盛而君惑益甚未嘗不至於亂亡矣是以明主必屏言祥瑞者今　帝以百姓輯寧風雨和調爲瑞而知吉凶安危之繫乎人事可謂明達不惑者矣史稱　帝耽經史通覽百家苟非學術之力何以能如此乎○菊池純曰自人主好祥瑞說巧佞怪誕之士爭獻無根之言吉慶雲福星無歲弗見朱雁白雉無地弗出雖以秦政漢武英邁特達之主深信其說惛迷弗覺封禪祭祀之事盛行以馴致天下凋弊不容而之災害此古今人主之通習不足深怪也獨　帝天資明敏不爲邪說所惑慶雲福星朱雁白雉舉世表賀以爲祥瑞者擯斥謝絕安危吉凶禍福之事悉爲人事政令所致此其英邁特達謂駕於漢武而軼乎秦皇恐非過論也蓋人主所瑞者不在於朱雁白雉而在於百姓輯寧不在乎慶雲福星而在乎風雨和調　帝之明敏能覺此理天下祥瑞不求而至焉何在於區區慶雲乎哉

○二年乙卯春正月鑄新錢。文曰承和昌寶○秋七月命正四位下菅原清公侍讀後漢書清公遠江介古人之子也○三年丙辰夏五月遣參議藤原常嗣爲遣唐大使彈正少弼小野篁爲副遣風不進○四年丁巳春三月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再發常嗣駕第一船篁駕第二船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仁明　○三十七　五車樓梓

小野篁作西道謠流竄

常嗣見篁船堅善奏換之篁忿恚遂稱病留不往作西道謠讖刺朝政坐流隱岐○冬十月右大臣清原夏野薨○五年戊午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三守爲右大臣三守參議巨勢麻呂之孫也○六年己未秋七月令畿內國司勸種蕎麥○九月遣唐大使藤原常嗣還自唐○七年庚申春二月召還流人小野篁

召還流人小野篁

○夏四月灌佛清涼殿灌佛始于此○秋七月右大臣藤原三守薨三守爲人溫恭好招延文士遇諸塗必下馬以此稱之○八月以大納言源常爲右大臣○是歲參議左大辨常嗣薨常嗣少好學涉獵史漢善屬文薨年三十五○八年辛酉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緒嗣等上日本後紀○九年壬戌秋七月廢

日本後紀成

伴健岑橘逸勢

皇太子恒貞流東宮帶刀伴健岑于隱岐但馬權守橘逸勢于伊豆　皇太子幼岐嶷長好學有才名自以爲身非嫡宗位處危疑禍機難測恐非自全之道也乃作表冀傚太伯劉彊不健岑等謀曰　二上皇登遐　太子不得安位宜奉走東國竊語之阿保親王親王告之　嵯峨太后　太后白之　天皇遣兵收健岑等　太子憂惶又抗表辭位　天皇優答不許旣而有飛書曰健岑教　太子謀反　天皇震怒遂遣使圍　太子直曹　太子神色自若謂左右曰吾知有此事久矣降爲親王持戒不近妃嬪○青山延于曰　嵯峨帝舍其子而立　淳和帝淳和帝亦舍其子而立　仁明帝其所爲一出於至公而毫無私天下之心　仁明帝之立恒貞可謂善體　二帝之意者也然而一旦聽讒遂廢太子恒貞二帝多矣蓋恒貞之立出於　嵯峨上皇之意故　上皇未崩人無間之及　上皇崩藤原氏之徒欲立其出遂擁兵之庸詐知借令之反讒諛之徒媒蘗以成其罪故橘逸勢不服其罪亦足以明其誣也而　帝竟不悟使　太子負冤而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仁明　○三十八　五車樓梓

慨也夫○菊池純曰國家繼統父子相授受者正也不讓于子讓弟若姪者權也夫不出於正而出於權者勢以不獲已也堯舜豈不欲出於正者哉蓋以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也不傳乎子而傳于賢者亦以非天下大寶一人所私也今　嵯峨帝舍其子而立　淳和弃正而行權意者以　仁明爲人雖不似萬機負荷邪不然則雖以　嵯峨之明安舍子立弟之爲哉果然　嵯峨知其子不可立當　淳和立　仁明宜固辭之也而舍弗問焉至後　仁明遂信讒廢太子此　嵯峨能知淳和之賢可委任不知其子不肖非天下之任也宋宣公舍其子讓位其弟穆公穆公舍其子讓宣公之子殤公君子稱宣公能知人吾以爲　嵯峨舍其子讓位於　淳和其知人之明不減宣公立　淳和其子饗之亦不讓宜公俾　嵯峨移知　淳和之明施諸其子固辭而舍之別簡任其器者而立之則　嵯峨知人之明殆足駕軼宋宣追配乎堯舜也後之弃正而出於權者知堯舜其人當一行之不然則平從之端已釀成禍亂之本已

初橘逸勢流于伊豆其女至孝徒步從父監護者叱之使去女乃晝止夜行遂得相從及父死號咷哀慕收屍葬之廬于墓側落髮爲尼後負其屍以還人皆嗟稱以爲孝女○八月立皇子道康親王爲　皇太子○

以本命易以四日當時洒習可悔可慨

冬十月三品彈正尹兼上總太守阿保親王薨親王平城皇子生子仲平行平守平業平賜姓在原朝臣○十年癸亥春正月左大臣藤原緒嗣致仕天長初緒嗣納封千戶以助國用及天皇即位以病固辭不許至是聽其致仕尋薨稱山本大臣○秋七月修嵯峨太上皇周忌齋會有司奏曰周忌齋日在七月十五日壬寅謹按舊章至行凶事三公本命日猶且避之況於聖上本命乎伏請上皇忌日易以十四日辛丑蓋天皇以寅日降誕故諂諛以及此也乃詔公卿議之中納言源信參議源弘曰上皇遺詔勿拘俗事又言送葬勿過三日若三日內有寅日豈可避之乎藤原良房曰遺詔勿拘俗事蓋謂鄉曲瑣事非指朝家舊章乃停壬寅取辛丑○藤井藏曰凶日不行吉禮或有之子卯不樂之類是也未聞吉日廢凶禮也大抵拘於禁忌者明主之所不取也漢時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令每值主上大臣之命辰忌行凶事何其拘拘乎況因禁忌而輒移易先帝祥忌之日乎尤非奉先思孝之道也抑此禁也一旦出宦官宮妾之私言而非曆代率由之舊章源信及弘之言固當矣良房以爲是朝家傳來之良規識見之卑陋可知矣○冬十二月文屋宮田麻呂謀反發覺竄伊豆○十一年甲子秋七月以右大臣源常爲左大臣大納言橘氏公爲右大臣氏公奈良麻呂孫清友之子也○十三年丙寅秋八月正三位藤原吉野薨吉野兵部卿綱繼之子也自少好學性至孝其父嘗索魚肉於庖人庖人以吉野不在弗與吉野歸而聞之責讓庖人終身悔恨不復食肉○參議從四位上和氣真綱卒真綱清麻呂第五子也敦厚好學嘗見獄不平爭之不得乃歎曰塵起之路行人掩目枉判之場

真綱真直可謂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仁明　○三十九　五車樓梓

不愧於清麻呂之子矣

孤直何益去職杜門無病卒○十四年丁卯冬十月還唐請益僧圓仁還自唐圓仁幼而警敏年甫十五入京師師最澄後爲延曆寺座首貞觀中諡慈覺大師○二品有智子內親王薨親王嘗爲齋院性貞潔能事神後居嵯峨西莊薨年四十一○十二月右大臣橘氏公薨○嘉祥元年戊辰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良房爲右大臣○夏五月太宰府獻白龜因改元嘉祥○是歲鑄大錢文曰長平永寶○二年己巳夏霖雨開倉賑恤飢民○冬十二月天皇親巡視京城過囚獄前問是誰家右大臣良房奏曰囚獄司天皇憫然因赦盡放囚徒群臣皆呼萬歲○藤池純曰唐太宗貞觀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遣家約以自歸就死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宋儒歐陽氏作縱囚論譏太宗之不近於人情以爲立異于譽之所致識者雅服以爲至論今帝之放囚徒一片仁心油然所發固非太宗立異于譽比也明矣蓋有夏禹泣罪之心而兼商湯解網之德其深仁積德淪浹民心固不待言也惟刑罰者則天下之大法雖以天子之貴不得私專決之然而率然縱罪大惡極之囚徒其所爲雖或似仁慈其實則姑息焉耳其何以垂法于後世乎故俾帝果不忍斷蘇就死地之囚徒宜當敕吏論究罪之重輕焉斬者則處之於流處流者則處之於徒刑處於罰金處於刑罰者而從末減則刑罰明而綱紀益張其感恩懷德有勝夏禹商湯泣罪解網者耶而當時輔弼大臣不及片言匡救極口贊歎其盛德吾不得不爲帝重惜之也○三年庚午春正月京師諸國多盜敕六衞及諸國司索捕○三月天皇崩壽四十一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曰承和十四年嘉祥三年天皇叡哲聰明博綜衆藝最好經史兼愛文藻淳和帝工草書天皇善得其法人不別其眞贋也遵遺詔葬山城深草陵皇太子立是爲文德天皇

嘉祥元年

天皇過囚獄官憫然盡放囚徒

文德天皇諱道康仁明帝長子也母皇太后諱順子左大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仁明　○四十　五車樓梓

臣冬嗣之女。○夏四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左大臣源常。右大臣藤原良房並如故。○詔曰。易月之制。雖由舊章。臣子之道。須存心喪。期年之內。禁宴飲作樂及著美服。○太宰帥葛井親王薨。親王。桓武皇子。幼聽敏。嵯峨帝嘗御豐樂院。觀射。親王及群臣以次射。親王時年十二。再發皆中。時親王外祖坂上田村麻呂侍坐。喜甚起舞曰。親王武技。非臣等所及也。○五月。大皇太后橘氏崩。后。仁明母也。嘗與弟右大臣氏公議。建學館院。教諸子弟。世以比漢鄧后。又信佛。建檀林寺。稱檀林皇后。崩年六十五。○冬十一月。立皇子惟仁親王。為皇太子。以大納言源信為傳。天皇愛長子惟喬親王。欲立為儲貳。以待太子長。憚良房未決。從容語之信。信曰。有罪可廢。無罪不

檀林皇后崩

可佗圖。天皇不懌而止。良房聞之。深德信。○永井定宗曰。親王生而僅九月。立為太子。當此時。惟喬四歲。固宜立矣。而立惟仁者。以其為攝政良房之外孫故也。天皇雖欲立惟喬。豈能得乎。而繹師鍊謂二皇子爭儲位。帝令闘藝。勝者得位。乃賭競馬相撲。惟喬有力士名兕。惟仁有力士善雄。名兕膂力甚強。惟仁使僧惠亮祈。善雄乃得勝。於是惟仁立為儲貳。行長之記亦載此事。然名兕之死。已在惟仁未生之前。則其虛誕可知。唯是浮屠家說。其祈驗。而後人吹噓傳訛耳。豈足信也哉。○仁壽元年辛未春二月。運清涼殿材。造嘉祥寺。○秋大水。詔免京畿今年調。○二年壬申冬十二月。參議左大辨小野篁薨。篁。參議岑守子。岑守為陸奧守。篁隨父赴任。習騎射。嵯峨帝聞而惜之。篁乃折節讀書。弘仁中及第。累遷為彈正大弼。坐事流竄。在路作謫行吟七十韻。舉世傳誦。明年遭赦歸京。尋復本官。至參議左大辨。至是薨。年五十一。篁事母至孝。文章冠世。最妙草隷。嵯峨帝嘗幸河陽館。賦詩曰。

仁壽元年

閑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以示諸篁。篁曰。聖作甚佳。改遙作空。益妙。帝驚曰。此白居易句也。本作空。今卿試卿爾。卿詩思無乃與樂天相同邪。時白氏集始至。獨藏秘府。世未有閱者。以故大為帝所稱。然為人不羈。直言不諱。人呼為野狂。篁嘗讀書下野足利鄉。後人置黌舍其地。其藏書傳至後世云。○正五位下藤原高房卒。高房魁梧多力。性無拘忌。天長中任美濃介。恩威並施。盜賊不入境。部內有古塘。決壞不可蓄水。相傳有神觸者立死。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悔。率土人脩治。大便灌溉。民被其利。又席田郡有妖巫。一邑皆其黨。與誑惑吏民者數十年。高房悉追捕之。國內清寧。歷任備後肥後越前三國。皆著治績。○山縣禎曰。大凡人不學則昧義理。於鬼神幽冥之際。尤不能無惑也。巫祝僧徒因以禍福利害之說。蠱

篁詩思與樂天暗合

高房追捕妖巫東方亦田西門豹

其心。雖高才之士。為之惑。往往貽害於國家者有之矣。如高房之追捕妖巫。與西門豹之事略相類。斷然不惑乎世俗神鬼之說。非明達之士。其能如此哉。宜所在皆著政績。嗚呼為人上者。如何可無義理之學邪。○菊池純曰。宋胡穎每見淫祠即毀之。人謂之胡打鬼。其經畧廣東。僧寺有巨蛇。享人祭祀。僧托之得數千緡。穎乃毀佛擊蛇。其怪遂息。與高房逐捕妖巫同其快舉。當 仁明文德之時。有若小野篁。有若藤原高房。直言極諫。忠讜名節士。林立朝野。而吏民凋弊。盜賊橫行。不能制之。蓋雖有其人。由弗能用以盡其才能也。篁之與高房。以有為之才力。終一郡縣之令長。不獲大用。畢生轗軻。廑誅鋤妖巫而止矣。豈不重可惜哉。使 帝用人材邪。高房之政績。不獨止于逐捕妖巫。其為民鋤姦除惡。以致天下之清寧也必矣。其區區以胡打鬼西門豹比擬之。淺矣。見俊才高房邪。○前參議勘解由使長官宮內卿滋野貞主卒。貞主以文學稱。嘗上便宜十四事。又論太宰府衰弊曰。甚由選吏不精。不省其為東宮學士。著秘府畧千卷。○賜薩摩岑女福依賣爵三級。旌表門閭。○三年癸酉夏六月。一品太宰帥葛原親王薨。親王。桓武帝第三子。幼穎悟。有令譽。長而謙謹。好

葛原親王薨

古嗣至孝有風木之感

讀書史。閑君舊典。舉朝重之。○阿波介山田古嗣卒。古嗣廉謹寡言。爲人至孝。遭父喪。哀毀過禮。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親不在。流涕不禁。卷帙皆爲之沾濡。其在阿波。治績

齊衡元年

大著。○齊衡元年甲戌夏六月。左大臣源常薨。常在官。舉止閑雅。務進才能。退讒佞。時人推重。以爲有輔相之器。○陸奧奏比年不登。戍兵逃亡。盜賊蠭起。請益兵備之。　敕許之。且以飢困致騷擾。給穀萬石以賑俘虜。○二年乙亥春二月。　詔右大臣

天安元年

藤原良房參議春澄善繩修國史。○天安元年丁丑春正月。　敕曆博士大春日眞野麻呂造新曆。○二月。以右大臣藤原良房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良相爲右大臣。良相。良房弟也。○是月。改元天安。因賜爵養老賑窮民。表

赦先聖所禁數赦則害政

節義。　詔曰。赦先聖所禁。數赦則害政。○山縣禎曰。古人有言曰。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本邦自釋教盛行。以赦罪爲美事。聖武孝謙數大赦天下。無歲無之也。自此之後。歷朝相襲。有事則大赦。吁嗟是似仁而非仁。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　帝以數赦爲政之害。其見卓矣。○夏四月。復相阪開新羅大石龍華二關。○前彈正大弼藤原衛卒。衛內麻呂子。七歲入學。十八歲舉文章生試及第。出入四朝。出爲國司。爲政寬簡。民安之。入爲法官。論彈攻擊。不避貴戚。上下側目。○二年戊寅夏。大水。穀倉院出穀。民部廩院出米。大膳職出鹽。賑被水窮民。○秋八月。　天皇崩。壽三十。在位九年。改元者三。曰仁壽(三年)。齊衡(三年)。天安(二年)。　天皇留心政事。明察如神。然禁網漸密。憲法頗峻。論者以比漢明帝云。葬山城眞原山陵。後改陵名曰田邑。　皇太子立。是爲　清和天皇。

清和天皇。諱惟仁。　文德帝第四子也。母　皇太后諱明子。藤原氏。太政大臣良房之女。○冬十一月。　天皇卽位。時年九歲。太政大臣良房攝政。左大臣信。右大臣良相並如故。良房以外祖。事無巨細。莫不與聞。○十二月。始定十陵四墓之制。獻歲終

貞觀元年

荷前之幣。○貞觀元年己卯夏四月。日有食之。○五月至秋八月。雨不止。大水。地屢震。○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後九年九十二

建八幡祠於男山

食。○是歲。祠八幡大神於山城男山石淸水。○二年庚辰春二

天皇始講孝經

月。　天皇始讀孝經。後以爲恒例。○以參議藤原良繩爲左大辨。時南淵年名爲右大辨。大江音人爲左中辨。良繩私謂人曰。

二賢老成出入汗顏

二賢老成。吾出入汗顏。良繩。內麻呂孫。○夏四月。殞霜殺草。○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大赦。冬至實在二日。太政官使

移在朔。以閏十月小。爲大。○十二月。新修釋奠式。頒七道諸國。

觀童相撲

○三年辛巳夏六月。　天皇御前殿。觀童相撲。○是月。始行宣明曆。○是歲。鑄錢。文曰饒益神寶。○四年壬午春。地數震。○夏四月。大雨。　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右大臣藤原良相表薦辨官及諸國司有循良名者及明經秀才得試及第者。及凡

豐前王奏裁制諸王支給過數

諸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熟世諦者。同上意見。伊豫守豐前王奏。諸王給服。徒費無紀極。請以見在爲額。不聽。輙過數奏。可頓○襄曰。自　清和立。外祖攝政以來。每歲霖雨地震。九年之間日十二食。所以致之。不待識者而知也。至此　詔朝臣。論政事。而藤原良相又表薦外官及諸生。下及僧綱。可謂廣開言路矣。而幾得伊豫守一言。所言裁減諸王支給而已。噫當時天下之弊事。舍此無可言乎。王室之運日消。外家之勢日長。如漢之脅王候黃霧四塞之時。北使一言及此。猶不能救。猶足警戚黨之心矣。乃前之爲虐何哉。豐前王非亦係宗籍者乎。推其所爲。心不過以此媚藤氏以冀昇進耳。雖然當時皆知求言之爲虛文。其

善繩撰續後紀　天皇冠禮始于此

所言非切要之事故史無所載獨載此言者蓋外家得此尊以爲蕭削宗室之資耳○五月以海賊公行奪備前貢米令山陽南海二道追捕○五年癸未夏大疫令諸國誦仁王經修御靈會於神泉苑祭伊豫親王藤原夫人吉子橘逸勢等○詔春澄善繩撰　仁明天皇紀即續後紀也○六年甲申春正月　天皇加元服參議大江音人參酌唐禮修定其儀　天皇冠禮始于此音人備中介本主之子也博學善文後奉　勅與菅原是善撰定貞觀格式○二月　天皇幸太政大臣良房第觀花良房命工奏樂又使山城守今守率郡司百姓行耕田禮曰使　帝知稼穡艱難也○永井定宗曰良房行耕田之禮使　帝知農事欲　帝之不流奢侈也是則周公恐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作書以戒之之意也可不謂良相哉○七年乙酉秋大風雨大水○八年丙戌春閏三月應天門火延燒棲

伴善男燒應天門　紀夏井爲讃岐守政化大行

鳳翔鸞二樓大納言伴善男有罪流伊豆流肥後守紀夏井于土佐善男以善逢迎寵於　仁明累歷顯要終至公卿與左大臣源信有隙欲陷之代其位作匿名書誣信及源融等同謀反至是與子中庸等燒應天門奏信所爲與右大臣良相謀發兵圍信第召參議藤原基經命之基經曰是大事不可不告之攝政良房告良房走造朝奏曰信有定策功不可戮也既而有左京人訴燒門者乃善男及其子中庸奴紀豐城也鞫問服罪當斬宥流之遠竄中庸豐城豐城夏井弟也夏井坐獲罪夏井美濃守善岑之子也爲人温雅嘗學書小野篁最善隷書篁稱爲真聖　文德帝嘗聞其名召見衣履弊惡左右笑之　帝曰是被駁也擢爲少內記天安三年出爲讃岐守政化大行任滿將

善男得異夢　藤原氏攝政始于此

去百姓相牽詣闕乞留二年黎庶殷富倉廩充實及去吏民贈遺一無所受至是緣坐肥後民遮途號哭過讃岐以嘗牧其民百姓老幼送迎道路哭聲接數十里在配所數年喪母哀毀遂卒初善男微時在佐渡給事郡司一夕夢跨西大東大兩寺既寤語其妻妻戲之曰雖胯之濶妾恐其裂也善男不悅至郡司家郡司善相人見善男至延接之曰子得異夢後當大貴而告之非其人雖至大官必不令終果如其言○山縣禎曰聖王之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若大罪及三族暴秦之苛政何足法焉如紀夏井爲吏循良政績夙著縱有罪亦當宥之以風勵良吏而今連坐于其弟之事無罪而流竄不亦可惜乎當是時良房相　帝而爲政其失典刑亦甚矣○秋八月敕太政大臣良房攝行萬機藤原氏攝政始此○九年丁亥夏四月始置常平倉于東西京賤糶官米○冬十月右大臣藤原

良相薨良相少游大學器宇曠遠好大學之士有大學生貧窶者時贈綿絹多製衣被以畀夜宿者　仁明帝嘗調五石先令近侍試之近侍有畏難之色良相立飲盡之　天皇深感其至心及登袞職專心機務又篤於親族嘗割封戶置義田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是歲以備中介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保則繼縄曾孫初備中饑民多流亡爲盜前守喜苛政囚徒填獄保則政存大體務本禁末田野日闢戶口益滋其轉備前知備吏有奸贓者分與已俸曰子久疲學官始得微官宜勉廉節期榮進屈受汚名負累善人耳吾薄俸相資謹勿犯官物○十年戊子春二月建應天門○野火燒田邑陵樹　天皇避正殿降服減膳輟朝五日○太皇大后宮大夫藤原良縄卒良縄爲

人寛裕孝謹盡心奉上未嘗有過失又能事後毋時人推稱以爲忠孝兩全○冬閏十二月左大臣源信薨信　嵯峨帝子性高雅最好文藝騎射管絃一無不習熟追贈正一位○十一年巳丑春正月立皇子貞明親王爲　皇太子○夏四月大納言藤原氏宗等上貞觀格二十卷○秋八月太政大臣良房參議式部大輔春澄善繩上續日本後紀○十二年庚寅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氏宗爲右大臣氏宗中納言葛野麻呂之子也○以參議在原行平爲太宰權帥行平奏請營壹岐水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税課之六國彼此皆便又奏肥前松浦郡庇羅佐嘉二鄉地居海中般阜多奇産徒委郡司恣聚歛其民苦誅求苛刻請合爲一嶋置嶋司郡領任土賦貢公卿議許二年先明息

耗行平阿保親王子賜姓在原○鑄新錢文曰貞觀永寶○二月先是新羅海賊入筑前博多津侵掠財物至是　敕太宰府令緣海諸郡警備○是歳參議春澄善繩薨善繩爲人周愼謹朴天長中及第補文章得業生累遷至今官時諸博士各設城府迭相短長弟子亦各立黨獨善繩恬退謝遣門徒不爲謗議所及及疾病　詔授從三位○十三年辛卯春二月　天皇御紫宸殿視事自　文德以後廢之至是復之群臣悉悦○秋八月右大臣藤原氏宗等上貞觀式○十四年壬辰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氏宗薨○夏五月渤海來貢使少内記都良香爲掌客使良香博聞善屬文嘗慨士習矜伐姸媸不分著辨薫蕕論有艸之有薫蕕亦猶人之有賢愚薫也蕕也生一國之中皆[illegible]

愚

葉賢也愚也居二儀之間皆有頭足人或不辨謂無異同彼一賢一愚而世不以爲異或香或臭而人猶爲同遂使賢愚一貫香臭同器之語良香主計頭貞繼之子也○秋八月以大納言源融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基經爲右大臣○九月太政大臣良房薨　詔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謚忠仁○十五年癸巳春二月惟喬親王薨親王　文德帝第一子　帝愛之欲立爲儲貳憚良房不果於是謝絶世事隱居小野歌詠自娯在原業平紀有常等時候其門唱和消日薨年二十六○十六年甲午春三月建貞觀寺設大齋會費至鉅萬臣民怨苦乃減五位以上之俸以充費用而佛寺益窮奢麗撿非違使奏請僅禁僧尼衣綾羅○冬十月丹波國船井郡有沙彌教豐善福等四十餘人姦

淫婦女焚掠民屋殺觀學院使支解其體下刑部省令覆案並當斬　詔減死一等處流○山縣禎曰當此時朝廷篤信佛教政尚慈惠弘仁以降不斷死刑久矣律殺人者死是以每有殺人者刑官擬罪則勅旨必宥之減一等以遷流今教豐善福等姦暴如此然尚寛宥之慈則慈矣其如典刑何無罪者則死有罪者生何慈於有罪者而不慈於無罪者耶且聖王之政戮一人而懲千萬人刑法明而民不犯罪矣是乎仁慈之所被者廣矣今罪之至重者枉從寛典何以懲不軌哉數世之後輦轂下盜賊横行白日殺人南都北嶺之僧從暴戾横肆朝廷不能制其漸無乃啓於此乎○十七年乙未春正月冷然院火延燒及五十餘宇圖書悉焚○夏五月下總俘囚叛　敕近國兵討平之○十八年丙申夏四月大極殿火延燒小安殿蒼龍白虎兩樓及北門北東西三面廊數日不滅廢朝三日○冬十一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時年二十七　帝性寛明仁恕風儀端嚴好讀書傳尤崇釋教後落髪名素眞不御酒肉苦脩員

白箸翁

至後之言治者咸稱貞觀當是時京師之市有白箸翁者鬚眉皓白皀衣游市賣白箸以爲業人皆呼曰白箸翁人問其年毎告以七十聞者疑其有異術後病歿市門側市人斂屍葬之後二十餘年有僧見翁于南山石室焚香誦經若二十年前所見終不知其所之○帝在位十九年改元者一曰貞觀十九後四年崩壽三十一火葬山城水尾山陵　皇太子立是爲　陽成天皇

陽成天皇諱貞明　清和帝長子也母　皇后藤原氏贈太政大臣長良之女○元慶元年丁酉春正月　天皇卽位于豐樂殿年甫十歳尊　先帝曰　太上天皇右大臣藤原基経攝政左大臣源融如故○夏四月造大極殿○二年戊戌夏五月出

羽俘夷叛燒秋田城出羽守藤原興世發兵拒之屢戰不利攝政基経延右中辨藤原保則問計對曰夷種久苦徵求積怨以致背叛殊死力戰一以當百難與爭鋒雖有百萬衆不能蕩平若救其窮緩其死示以威信可不血刃而服也乃以保則爲出

保則薦小野春風

羽權守令往討賊保則因薦小野春風春風累世将種驍勇絶人時遭讒免官乃擢春風爲鎭守将軍保則奉　詔卽發晝夜兼行道遇飛驛連報敗衂從者失色保則自如人心倚之旣而春風至秋田營挺身入虜軍具宣朝命豪酋數十人挈至國府保則親慰勞用其謀斬二渠帥不歸降者撫納餘衆自渡島至津軽閇風内附乃脩塹柵復舊制保則初在両備專以見治民。及来出羽理之以嚴給復出羽庸調二年百姓悦服遐邇大治

此擾秋田城司良岑其徵斂百端所激成而以良岑無罰保則無賞世譏基経失政云○秋九月諸國地大震相摸武藏特甚公私廬舍一無全者百姓多壓死○三年己亥冬十一月右大

文德實録成

臣基経上文德實録○是歳大内記越前權介従五位下都良

都良香詩感鬼神

香卒年三十六良香詩賦能感鬼神世傳良香月夜過羅生門高唫其所作詩曰氣霽風梳新柳髪氷消浪洗舊苔鬚樓上有聲歎賞不已時人異之又遊竹生嶋得三千世界眼前盡之句對仗未成嶋神乍賡之曰十二因縁心裏空子在中亦有藻思爲渤海使裴璆所稱○四年庚子春二月藤原保則罷任○冬十二月基経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是歳右近衛中将在原業平卒時年五十六○參議従三位菅原是善薨是善以文學

著嘗與基経撰文德實録○五年辛丑夏下官符山陽南海二

創奬學院

道追捕海賊○是歳創奬學院○學問僧中瓘自唐上牒告嵯峨廢太子高岳越西域至羅越國而薨　天皇下　詔痛惜焉初廢太子以年少外儲貳世人號曰蹲居太子識者以爲不祥後果見廢剃髪爲僧貞觀中如唐求法在唐十餘年後赴西域至是薨○六年壬寅春正月　天皇加元服以大納言源多

菅原道真出身　接伴渤海使

爲右大臣○冬十一月渤海使裴頲来以菅原道眞權行治部大輔事與嶋田忠臣接伴之道眞是善第三子也字三小名阿呼幼而穎悟年甫十一是善命賦詩立成是善奇異後從都良香游一日良香講射良香以爲道眞儒生不熟操弓試授弓矢一發輙中觀者驚服貞觀中舉文章生對策及第裴頲稱其詩

以爲白居易流亞。○七年癸卯春上總俘囚叛國兵討平之。○冬備前守奏請募國中浮浪二百餘人以守要害禁海賊刧掠行旅。○八年甲辰春二月太政大臣基経薨　天皇立式部卿時康親王即位初　帝稍長游嬉無度喜馳馬鬭蛇蛙群小狎進廢弃典刑專恣日甚基経恚逐之不悛至令人縁木捽殺之基経有廢立意會公卿議之衆議紛紜久而不决基経嘗見時康親王於大饗之坐知其雅量至是排衆議欲立之乃誘　帝遷陽成院請遜位　帝始驚泣時歲十七在位八年改元者一曰元慶八年　天曆三年九月崩於冷泉院壽八十二葬山城神樂岡東北陵公卿定策迎時康親王即位是爲　光孝天皇

（太政大臣基経議廢立）

光孝天皇諱時康　仁明帝第三子母　贈皇太后藤原氏諱澤子贈太政大臣總繼之女也　天皇少聰慧好讀経史既長寛仁親愛九族初　天皇爲親王也渤海使王文矩私見相之曰此皇子骨法異常非人臣相後必登大位及　陽成帝遜位太政大臣基経與親王公卿奉劍璽勸進　天皇辭讓不受翌日文武百官備法駕奉迎　天皇即位于大極殿時年五十五○夏六月　詔百官奏事先稟太政大臣基経而後奏聞○秋九月廢太子恒貞親王薨初基経廢　陽成帝屬意恒貞恒貞固拒之其自廢位以後好佛持戒及薨遺命薄葬○仁和元年乙巳春正月始禁參議以下者貂裘○二月　天皇御紫宸殿視事改元仁和○二年丙午夏五月以肥後攝津豐後甲斐四國守経年不赴任　敕降位一階褫其告身○秋八月釋奠于

（渤海王文矩相皇子知登大位）（仁和元年）

大學寮太政大臣公卿大夫畢集九拜聖像○三年丁未秋七月地大震兩京士民屋舍悉壞頽人畜多壓死五畿七道海溢溺死者無算○八月京師多怪夜有長人見紫宸殿前左近衛陣有聲如絞人者世謂之鬼絞○天皇不豫召太政大臣基経立第七子定省爲　皇太子尋崩壽五十八初　帝多子憚基経未敢立　太子及是基経入臥内奏請曰陛下有不諱神器將付誰　帝曰唯公所擇對曰以臣所見其惟王侍從乎王侍從者謂定省也　帝大悦急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経手泣曰朕與汝得位皆大臣力汝愼勿忘既出率百官上表立之是日　帝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仁和四年葬山城葛野郡後田邑陵　史論曰荀況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也王文矩之相　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藩政基経察見　帝於大饗之坐知其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守之精者乎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舉廢典而以寛厚爲基経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托竟不能正剛健之德而臨馭不久庶績猶有不能熈洽者惜哉○是歲橘良基卒良基歷任五州以清蕭著稱其子在公問政治之要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太政大臣基経奉遺　詔立　皇太子是爲　宇多天皇

（鬼絞）

宇多天皇諱定省　光孝帝第七子母　洞院皇太后諱班子仲野親王女初任侍從賜源姓至是即位于大極殿○冬十一月　詔萬機無巨細關白基経關白之職始此基経懇乞歸政不許　詔任以阿衡或告基経曰阿衡位高而不預事公豈罷政乎基経不懌曰吾聞人而已命放廐馬○四年戊申春二月詔以太政大臣基経准三宮基経奏曰臣聞阿衡無職掌崇高

可知以臣擬之恐非所堪。天皇大驚。詔諭曰。太政大臣援立先帝及朕躬。功大德高不愧周霍。自今厥後朕欲庶政必先諮稟于公。垂拱仰成而已。基経乃奉詔。○山縣禎曰。昭宣公歷事四朝。在職擅寵。以才望稱。陽成帝狂暴。公廢之。擇齒德而立光孝帝。世稱其功。以比之伊霍。然今察其心迹。猶是不免貪權固寵之意。如之何得比之伊霍哉。爲人臣而懷私以事其上。要君以威權。其罪不亦大乎。○秋九月。敕巨勢金岡畫啟閻唐名臣像於紫宸殿障子。金岡善畫。尤妙畫馬。後畫馬仁和寺殿壁。有物夜嚙傍近田稻。人不知其所自。後見畫馬之蹄有泥。試刮其眼睛。乃止。其子公望公忠等奕世傳業。後世言繪事者。以巨勢氏爲宗工云。○冬十月。右大臣源多薨。○

巨勢金岡畫賢障子

寬平元年己酉夏五月。賜皇曾孫高望姓平。王葛原親王之孫。高見王之子也。○是歲鑄寬平大寶錢。○二年庚戌冬十二月。

寬平元年平氏之祖

太政大臣基経疾乞解職。優詔許之。○三年辛亥春正月。太政大臣基経薨。敕廢朝三日。贈正一位。封越前公。謚昭宣。世稱堀河大臣。○二月。召讃岐守菅原道真爲藏人頭。道真上表固辭不聽。○三月。以大納言藤原良世爲右大臣。良世冬嗣之子也。○四年壬子夏五月。敕藏人頭菅原道真撰類聚國史。○五年癸丑夏四月。立敦仁親王爲皇太子。大納言源能有傳之。○是歲中納言在原行平薨。行平好學。頗精吏務。尤善和歌。○六年甲寅夏五月。唐使來聘。○秋八月。以參議菅原道真爲遣唐大使。右少辨紀長谷雄爲副使。報之。聞唐亂不果行。道真上書請罷之。至是始罷遣唐使。長谷雄生而穎敏。屢爲道真所推稱。三善清行嘗詬罵長谷雄曰。不才博士。古未見其人。今

菅原道真撰類聚國史

不才詩上古未見其人

於汝始見之矣。長谷雄笑而不校。人服其雅量。○九月。新羅海賊入寇。筑前守文屋善友防戰大破之。斬其將領十四人。先是。西邊數有寇警。敕太宰府曰。勿以兵故令農失時。且防且耕。至是府驛奏寇復至。尋捷報至。○賴襄曰。宰府數奏寇警。詔曰。勿以兵故失農時。且防且耕。大哉言乎。可以爲百世法也。大凡太平之世。四海無虞。文恬武熙。一有風魚之警。上下相警。奔走警告。差將吏。運糧仗。國門爲之騷擾。而寇爲何者。來爲何由。或未之知也。來於東則東奔來。於西則西奔來者之虛實未確。而奔者已罷極矣。以彼爲患。以憂我防。而實兵其力不可支也。以彼爲實。以盡我防。而虛兵其費不可給也。如是數國有不内擾者乎。嗚呼亦何不反其本思之。各鎭何爲而設兵將吏。守何職兵卒。服何業。我須於平日命爲之處置。無非備寇。寇至有戰而已。何必擾擾來告。我我亦何必擾擾往援之。帝之意蓋亦如此而已。但雖將卒備矣。未有不食而能戰者也。故曰勿廢農時。且耕且戰。夫使戰而無耕。何資以戰。耕而無戰。亦何損於國哉。故寇有虛有實。而國有損有益。故曰帝之言可以爲百世法也。○七年乙卯春二月。定置左右撿非違使廳。敕中納言菅原道真錄

勿以兵故令農失時且防且耕

囚徒。日決其獄。道真多所平反。○秋八月。左大臣源融薨。融嵯峨皇子。嘗造河原書院於東六條。池沼園庭。窮極詭麗。使人每運海潮於攝津。日煑鹽以摸陸奧塩竈之勝槩。又建別業于嵯峨。優游以終焉。薨年七十三。世稱河原左大臣。○菊池純曰。源左府融公。河原書院舊趾。實係于東本願寺別業。而別業之給則出乎寬永之幕旨。若其殿榭。則移豐太閤伏水舊構者。俗呼曰枳殻殿。蓋以垣外環植枳殻樹也。其實則涉成園是也。園名石川丈山翁所命。而山陽頼襄作之記。園池之美。亭榭之麗。殫力糜財。弗遺餘力。可謂勝古之名園也。記文載在山陽遺稿中。故今不復贅焉。○八年丙辰春正月戊子。幸雲林院。作子日宴。子日遊始于此。○秋七月。以藤原良世爲左大臣。源能有爲右大臣。○九月。廢二條太后藤原氏。諱高子。清和帝后。流僧善祐於伊豆。以有醜聲也。○冬十月。太宰府奏慶雲見。公卿表賀。以爲政和德至之應。詔曰。朕即位九載。水旱薦疫

河原左府造別業於六條

子日遊始于此

天皇停慶雲表賀

以九月十三夜賞月後傳以爲故事

兵興盜起政和德至言可以倫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恥卿
等亦可恥勿爲恥賀○山縣禎曰明者自視明是以不爲人所昏庸人自視昏是以多爲人惑　帝以顯
年水旱疫癘兵興盜起知政和德至之言爲可恥可謂自視明矣是以能屏卿雲之賀而不惑於佞諛之言也唯其自視明是
以其觀人亦明矣故能擇賢而貽後嗣亦能諄諄垂訓誡以示後嗣非明主而能然乎哉○十二月左大臣
藤原良世致仕○九年丁巳夏六月右大臣能有薨○秋七月
皇太子加元服時年十三是日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自著
書歷舉臣庶賢否國家得失以爲訓誡其略曰明賞罰勿惑愛
憎愼喜怒勿形諸色勿聽婦言勿近小人詢治於有識求道於
六經　帝嘗以九月十三夜賞月後因以爲故事又深好佛法
脫屣之後落髮築室仁和寺居焉世稱御室在位十一年改元
者一曰寬平九年後三十四年承平元年七月崩壽五十五　帝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宇多　○五十五　五車樓梓

天子稱院號于此

昌泰元年

勵精圖治舉賢任能文物典章頗有可觀者後世言治道者必
稱寬平火葬山城大內山稱宇多院　天子省尊號自此始
皇太子立是爲　醍醐天皇
醍醐天皇諱敦仁　宇多帝長子母　贈皇太后藤原氏諱胤
子內大臣高藤之女　天皇卽位于大極殿時年十三尊　先
帝曰　太上天皇使大納言藤原時平權大納言菅原道眞參
決政事時平年甫二十七嘗奪伯父國經之室爲夫人頗迷物
議以其昭宣公嫡子　上皇擧任之○昌泰元年戊午春二月
天皇始讀群書治要紀長谷雄侍讀○二年己未春二月以藤
原時平爲左大臣菅原道眞爲右大臣道眞自以家本儒林而
居台司衆望不厭三上表固辭不聽時年五十五時平二十八

天皇削髮稱曰法皇

三善清行上革命議又以書勸道眞退避

○冬十月　太上天皇削髮稱曰　法皇法皇之號昉于此○
三年庚申春正月　天皇覲　法皇於朱雀院議曰左右大臣
並執朝政無所統一乃召道眞密諭使關白庶政道眞固辭不
受○以大納言藤原高藤爲內大臣尋薨高藤冬嗣孫良門子
○冬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革命議以爲明年辛酉當
帝王革命君臣剋賊之運宜深用意時右大臣菅原道眞權勢
甚盛清行貽書勸其退避略曰伏惟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
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誰人引弩射市薄命者亦當
中之又曰閣下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除吉
備公外無復與比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烟霞藏
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見不亦美乎道眞不從○青山延于曰貞觀以後藤原氏顓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醍醐　○五十六　五車樓梓

延喜元年

貶菅原道眞爲太宰帥

權而天子拱默受制紀綱陵遲　宇多帝英明有見于此登庸
菅原道眞委以大政欲以收外戚之權而張王室之勢矣然
帝一旦去位而道眞亦以讒去藤原氏之權滋盛而不可復收
矣由此觀之道眞之去就實係國家之興衰豈得以一身之故
去位哉蓋道眞之於君也盡誠竭節死而後已不爾螳螂奮臂
黃雀張口伺隙其後道眞豈不之知哉然以其身任天下之重
受禍而不辭斯其所以爲忠也而論者
譏其不去位以爲闇事機非至論也○十一月前左大臣藤
原良世薨○延喜元年辛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貶右大臣菅
原道眞爲太宰權帥以大納言源光爲右大臣中納言藤原定
國兼右大將定國高藤子初道眞以當世宿碩最有時望而時
平年少氣銳不敢之及聞關白密旨益不懌光與定國皆以門
地高愧位道眞下藤原菅根道眞所薦嘗忤道眞意被怒菅根
啣之時平因與三人相結譖道眞於　天皇誣構其謀廢立時
道眞女適齊世親王故時平以是動之　天皇震怒下　敕貶

謫道真憂悶無以自白作和歌哀訴　法皇法皇驚欲見　天皇申救菅根戒門者不通道真男女二十三人皆流徙異處時平欲禁錮諸受業於菅門者三善清行諫而止之○秋八月左大臣藤原時平等上三代實録實録道真所定居多以其貶不得列名○三年癸亥春二月前右大臣兼右大將太宰權帥菅原道真薨道真博學善文詞爲　宇多帝所識拔終大用及在配所閉門不出以文墨自遣一日遇重陽賦詩曰去年今夜侍清凉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毎日拜餘香雖謫居無懟其忠愛之意率如此至是薨年五十九○四年甲子春二月立皇子崇象親王爲　皇太子後改名保明○五年乙丑夏四月大内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等上古今和歌集

（三代實録成）（菅原道真薨）（古今和歌集成）

○武生曰和歌之来尚矣　平城朝有萬葉集故藏上世和歌不審其撰者及　嵯峨好唐詩其風盛行而和歌幾廢矣雖有萬葉集無備而傳之者至後世卒不可讀可勝惜哉延喜之朝有志於興廢而紀貫之輩應　詔選次而後詩歌彬彬行世焉可謂盛舉矣自是而還世有　敕撰罔墜其美者延喜實爲之嚆矢而貫之等體制發古風幽玄之趣而務去淺俗浮靡之習也斯集信和歌之正宗也

○六年丙寅夏五月　天皇受史記於式部大輔藤原菅根○秋七月右大將定國薨○七年丁卯冬十一月鑄新錢文曰延喜通寶○是歳左大臣藤原時平等上延喜格○八年戊辰夏四月渤海使裴璆來以菅原淳茂爲掌客使淳茂道真之子也初貞觀中璆父頲奉使來與道真唱和至是淳茂亦與璆唱酬言及先人時事相借感泣淳茂裴璆父子兩世與此邂逅時人傳稱以爲奇遇○九年己巳夏四月左大臣藤原時平薨年三十七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時平多權數　天皇

（延喜格成）（父子兩世通好）

患朝臣奢華禁之不止時平密奏故自着美服入朝　天皇佯怒乃職事曰左大臣當躬儉約以率百僚乃首犯朕禁時平爲惶懼者屏隨身步歸第閉門謝客月餘時人相戒從儉○菊池純曰人主臨御百官羣別忠佞讒約節儉可以爲萬世之法者特在一誠以維持之而已昔者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吾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賢哉太宗之心制矣三大高明建議天地而無愧也夫人主設詐僞以臨群臣其求忠直於臣也猶方底而圓蓋吾知其扞格不入也延喜帝亦英明出則王相其親臨百官聽斷萬機宜當至大高明若宗大宗然而其宅心制行議論百方以欺群臣耳目宜乎不一時安得萬世法則邪其寒夜脱御衣漏頭上直言安得本出於假托譬造故求仁聞之爲邪而舉世嘖嘖同聲而和遊稱延喜之治而予獨疑之者蓋以其宅心不高明也○十二年壬申夏五月京師疫○六月下野國高座山賊藏宗藏安等聚黨侵掠郡邑　敕鎭守府將軍利仁討之利仁進至高座山下時盛夏暑劇利仁命士卒多作橇衆不解其意既而夜半大雪利仁乃令士卒乘橇進襲賊營斬獲殆盡由是威名大振○是歳中納言紀長谷雄薨長谷雄文才贍敏詔敕多出其手嘗侍内宴賦詩菅原道真嗟稱曰元白再生何以加焉及後道真等相尋逝長谷雄歎曰延喜以後無復知我者○十三年癸酉春三月右大臣源光薨光有膽識不惑妖妄説先是時人訛言曰有彌陀佛現于五條天神祠樹上放毫光雨天華都人群參拜靈異光以謂此必妖孽盛爲乃往樹下仰視久之佛忽化爲大鵄顛墜人皆服其明上然以黨藤原時平構陷菅原道真爲時議所鄙○十四年甲戌春二月　天皇方勵精求治以連年水旱不登　詔求直言式部大輔兼大學頭三善清行上封事條陳便宜十二事曰肅祭祀

（暑天雨雪以助）（基城夜夢奇甚）（三善清行上封事）

源氏鼻祖桃園親王薨　三善清行卒　延長元年　追復菅原道真官爵

禁奢侈、抑兼并、勵學生、省舞妓、慎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遣備、汰僧徒、修津泊。○青山延于曰、弘仁以來名公鉅卿、未有若清行封事者、真可謂經世有用之才矣。使帝盡用其言、延喜之治豈特止此哉。夫以清行之才遇帝、而猶不得盡其蘊、況叔世之士事庸主、而欲展其才用、不亦難乎。○賴襄曰、清行此時年已七十矣、而位不過四位、官不過儒門常務、僅而纔得參議、未發而沒。嗚呼此人也、而不知用、則延喜之政亦非空名無實者邪。向使寛平不早去位、與菅公并用焉、以盡其才、則可以救興復之實歟。然吾不得爲此人惜、爲王家惜也。○夏六月、禁服飾奢侈。○秋八月、以大納言藤原忠平爲右大臣。○十五年乙亥、冬十月、以疾疫大赦天下、免逋負、減徭役。○十六年丙子、夏五月、四品中務卿貞純親王薨。親王、清和帝第六子、世稱曰桃園親王。最善武事、子孫賜姓源朝臣、世爲武臣。○十七年丁丑、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百官表賀。○自九月不雨、至十二月、京師井涸。上皇許民庶汲冷泉院及神泉苑池水、數日皆竭、二十七日始雨。○十八年戊寅、冬十二月、從四位下參議三善清行卒、年七十二。清行字三耀、配其姓以爲字。淡路守氏吉之子也。受業巨勢文雄、博聞强記、無書不窺、推爲一時宗師、所著有善家集。○延長元年癸未、春三月、皇太子保明薨、謚文獻。○夏四月、詔追復故右大臣菅原道真官爵、贈正二位。謫道真以來、歲比不稔、京師屢災、又多旱疫。太子暴薨、世以爲道真所祟、故有是命。○菊池純曰、古明君良佐、所以能燮理陰陽、使天地萬物各遂位育之性者、莫先於洗冤枉、開決壅蔽也。是以一婦冤枉、不白而死、遂致東海旱枯、一牛吐舌喘而行、道問以知陰陽失節。夫一婦之冤、一牛之喘、何關於天時乎。而其跡章章有不可蔽者焉。而況罷黜天下之名臣、天人所與、憎其比歲旱蝗災害荐至、又何足深怪哉。雖然道真則間出大賢也。故當其貶竄也、雖富貴功名、一無所挾、不唯避罪、要炯謝客、杜門以文墨自娛、毫無怨懟之色、若將終身者。視諸長沙之賈生、漢畔之三閭、其宅心制行、[illegible]

風土記　延喜式成　雷震清涼殿貴衆震死　寒夜脫御衣以體民間疾苦

絕昰淵弗啻也。唯其忠愛憂國、未嘗須臾忘其君、戀闕思鄉、俯仰感慨、發爲歌詩、以消遣無聊云爾。世人弗察、徒景慕其風采、與離騷鵩鳥賦並稱、豈不可笑之甚乎哉。雖然其忠愛憂國戀闕思鄉之心、鬱鬱弗攄、以致陰陽不調、發爲雷霆、結爲久旱、爲陰雨、爲飛霜、或未可測也。而察其所由、成道真所不關。道真不關、而天怒人怨、以致陰陽不調。此古明君良佐、所以首洗冤枉、開決壅蔽也。○夏四月、立女御藤原氏爲中宮。皇孫慶賴王爲皇太子。○二年甲申、春正月、以右大臣藤原忠平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定方爲右大臣。○三年乙酉、夏六月、皇太子慶賴薨。○冬十月、立皇子寛明親王爲皇太子、以左大臣忠平爲傅。○十一月、敕天下諸國司進風土記。○五年丁亥、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上延喜式。先是、詔左大臣藤原時平等撰格式、未成而時平等薨。後詔忠平等編集之、至是成。○六年戊子、夏六月、使少內記小野道風書歷代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道風、篁之孫也、尤工艸隸、後世併稱道風及藤原佐理・行成爲三蹟。○七年己丑、秋七月、大風雨、鴨川決。○八年庚寅、夏六月、雷震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天皇亦不豫。○秋九月、天皇病大漸、傳位於皇太子。詔左大臣藤原忠平輔之。薙髮、號寶金剛。是月、天皇崩、壽四十六。天皇臨御日久、致心政治、每群臣奏對、假以顏色、曰、人主形威嚴、何以得臣下盡言哉。又嘗當寒夜、親脫御衣、以體民間凍餒、世以比仁德帝。○史論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胄、建萬世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舉延喜之治、爲其世之稱首[illegible]。使知寒夜脫御衣之爲君德、不知假綵色以求盡言之大爲盛德、此致治之本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任之、咨詢容納讜言、制作禮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菊池純曰、人君之德、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必論也。

延喜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其假辭色以求盡言脫黼衣以贖民瘼不可謂不仁且明也雖然之二者皆仁之小者未足甚稱也何謂仁之尤大者乎召還道眞歸復其位是也俾帝果深仁乎移脫黼衣之心以拯道眞于西陲推假辭色求盡言之言黜讒構之群小則其大者悉立而其小者從之延喜之治寧止於此乎而　帝能施仁心其小者遺其大者我深爲帝惜之

在位三十四年改元者三曰昌泰三年延喜二十二年延長八年遺詔薄葬不制謚葬山城宇治郡山階稱後山階陵　皇太子立是爲　朱雀天皇

朱雀天皇諱寛明　醍醐帝第十一子也母　皇后諱穏子藤原氏攝政基経之女冬十一月　天皇即位時年八歳左大臣藤原忠平攝政右大臣藤原定方如故　天皇賦性薄弱常在深室少見天日世以爲菅氏祟○承平元年辛卯春二月京師多盜命衛府撿非違使每夜巡捕○二年壬辰秋八月右大臣

藤原定方薨○三年癸巳春二月以大納言藤原仲平爲右大臣○冬十二月南海道賊起遣警固使諸國奉幣諸社以祈賊平○四年甲午秋七月遣兵庫允在原相安追捕海賊○五年乙未春二月下總人平將門攻其伯父常陸大掾國香殺之又與叔父下總介良兼搆兵良兼敗死遂據下總勢益猖獗初葛原親王之孫上總介高望賜姓平氏子孫世爲武臣高望子曰良將爲鎭守府將軍良將生將門稱相馬小二郎勇悍善射少仕攝政忠平求爲撿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憤怨去赴東據相馬里劫掠常陸下總朝廷以其擅相攻伐將討之將門先馳詣闕疏辯得釋○夏四月地大震○是歳新羅爲高麗所滅○六年丙申夏六月以從四位下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海賊賊

（平將門攻其伯父國香殺之）

徒服其寛仁降者二千餘人賊帥小野氏寛等亦來歸淑人悉釋之與衣食給田宅悉就農耕海氛盡清淑人長谷雄子也○秋八月以左大臣忠平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七年丁酉春正月　天皇加元服受朝賀以右大臣仲平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恒佐爲右大臣恒佐良世之子也○天慶元年戊戌夏四月地大震○五月右大臣恒佐薨世稱土御門右大臣○冬十二月大雪深丈許○二年已亥冬十一月　天皇始讀史記○平將門反攻常陸介藤原維幾執之武藏權守興世王兇險喜亂往説將門曰關東八州國富兵强四塞以爲固據以號令四方則天下不足定也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均是誅耳何不悉并關左圖鴻業將門大悦延爲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

（天慶元年）（平將門反）

摸悉下之乃建僞宮於下總猿嶋置文武百官自僭號平新皇○伊豫前掾藤原純友據海嶋爲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初將門在京師與純友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　皇城歎曰大丈夫他日得志安容不宅此耶乃與純友約曰異日我登大位公藤原氏宜當爲我關白至是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遂謀反○三年庚子春正月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募勇敢士能建殊功者賞以不次○二月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賜節刀討下總賊以小野好古爲山陽道追捕使討伊豫賊○二月常陸掾平貞盛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郷等發兵擊下總賊平之初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適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謂人曰將門必懷異志

（將門建僞宮於下總號平新皇）

將門舉動輕躁捉髻出而迎秀郷

者今日恨不擊殺之耳既而將門去之東國襲殺貞盛父國香貞盛慨然欲復父仇棄官而東屢與將門戰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欲受　敕討之脫身入京師至是朝廷授以常陸掾率兵四千進討將門聞貞盛来討率兵索之不得乃散遣士卒獨提其爪牙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郷世爲大族及將門起兵輒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而出迎命饌共食飯粒墮膝拾而食之秀郷知其舉動輕躁不足濟大事乃去從貞盛貞盛偵知將門無備與秀郷合兵四千急襲之將門蒼黃出拒之大敗而走貞盛叱咤追北疾攻將門自度衆寡不敵欲誘之阻隘走保嶋廣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精兵四百騎健鬪貞盛秀郷麾兵蹙之將門單騎潰圍出走貞盛追馳射中其右額墮馬秀郷進斬其首黨與悉伏誅梟于京獄八州皆定忠文等皆途還秀郷以功叙從四位下貞盛叙從五位下○菊池純曰不可以不威嚴也壓文以接人則公孫之王而已不可以不謙恭也假禮以下士則新莽之帝而已然則豪傑接人要在於推其赤心置人腹中毫不加脩飾焉耳平將門起兵于下總關東風靡勢駸駸殆將逼於京師當是時藤原秀郷以關東名族深智雄才稱兵最強嘗往見將門將門大悅握髮出接之秀郷見其舉止輕躁不足與有爲去從貞盛遂滅之夫吐哺握髮則周公所以獲士心也將門學吐握之周公以款待秀郷秀郷亦當一見心醉傾竭智勇以與之而反背之然則周公吐握則不足法邪曰其外則居然周公而其心術則不免爲狡童苟欲籠絡天下豪傑以成大事者而不爲推赤心置人腹中之劉文叔而爲吐哺握髮僞周公以爲獲計其大事無濟何足怪乎哉○山縣禎曰貞盛秀郷共討將門而有功朝廷同賞其功世並稱其忠勇而無甲乙然察其心則有黒白之分矣貞盛察將門有覬覦之心欲誅之以除害之志非一日是以將門之反也先官軍而襲其壘是以速成其功矣秀郷則初欲與將門之交及其覩將門輕率不足與濟事而後去從貞盛是見勢以爲進退者而非變逆以歸正者也儻使將門足與濟事則秀郷亦必與之俱反是固逆賊已如之何得與貞盛同以忠勇並稱哉○秋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朱雀　○六十三　五車樓梓

賊帥藤原純友伏誅

八月賊帥藤原純友侵掠讃岐伊豫兵勢甚盛讃岐介國風奔淡路乃分遣諸國兵士發戰艦二百餘艘徑赴伊豫官軍未至賊將藤原恒利納款於國風以爲鄉導國風進陷賊巢純友敗走太宰府○四年辛丑夏五月征南海賊使小野好古與太宰少貳源経基主典大藏春實等率精鋭水陸合攻戰於博多津春實爲先鋒短兵接戰縱火燒賊船殺溺略盡純友逃還伊豫爲警固使橘遠保所獲傳首京師初將門之誅也朝廷論賞諸將戰功衆議欲與褒典於忠文大納言藤原實頼以其無功不可藤原師輔曰是不可謂無勞何可獨賞彼遺此邪實頼不從其議遂寢○冬十一月太政大臣忠平改攝政爲關白如基経故事○天皇自冩法華經追脩兵死者冥福亦　詔諸寺造一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朱雀　○六十四　五車樓梓

藤原仲平不禳星變仁人片言自然動天

萬率都婆○五年壬寅夏四月　天皇行幸賀茂祠賽東西二賊平定賀茂行幸　桓武帝後久廢是禮至是復行之○六年癸卯夏旱疫○七年甲辰夏四月以大納言藤原實頼爲右大臣實頼忠平之子也○立皇弟成明親王爲　皇太弟○八年乙巳秋九月左大臣藤原仲平罷尋薨仲平性温藉嘗有星變占者曰咎在大將右大將實頼禳之或勸仲平禳之仲平曰是移咎於人以求自免也實頼年少才高吾已老耄死亦何損於國遂不禳而止焉菊池純曰藤原仲平不禳星變以求自免此與宋景公不禳守心之熒惑同是仁人之言已有此仁言災異何足憂乎而況於一星變邪○九年丙午夏四月　天皇禪位於皇太弟天暦六年三月薙髮法名稱佛陀壽八月崩壽三十

帝政尚寛仁關白忠平嘗奏外議以爲時政過寛　帝曰朕聞

政如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絶。朕若嚴急。下民何堪。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曰承平（七年）天慶（九年）。遺詔薄葬火葬。藏御骨於後山階陵側。　皇太弟立。是爲村上天皇。

村上天皇諱成明。醍醐帝第十四子。朱雀帝同母弟也。天慶七年立爲皇太弟。至是卽位于大極殿。時年二十一。關白太政大臣忠平・右大臣實頼並如故。○天曆元年丁未夏四月。以右大臣藤原實頼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師輔爲右大臣。○是月。參議兼民部卿藤原忠文卒。忠文參議枝良之子。初忠文

藤原忠文聞寮馬嚙蹄聲以警眠

拜征東將軍。時方食。卽投著而起。朝而受節刀。不歸家徑發。嘗爲近衛司。毎宿直。繫寮馬於側。聞其嚙蹄聲以警眠。　帝欲聽其昇殿。固辭而止。○二年戊申春三月。京師盜賊横行。入右近

衛曹司。○冬十二月。以盜數入禁内。使諸衛巡夜。○三年己酉。秋八月。太政大臣忠平薨。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謚貞信。忠平寛厚慈愛。與兄時平・仲平並執大政。一門烜赫。時人謂之三平。○四年庚戌秋七月。立皇子憲平親王爲皇太子。○冬十月。置

殘菊節

殘菊節。先是以醍醐帝忌月。廢九月九日節。至是置殘菊節。以準重陽。○五年辛亥冬十月。置和歌所。以藤原伊尹爲別當。敕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等撰後撰和歌集。○八年甲寅秋七月。

菅原文時上封事

敕大内記菅原文時等上封事。文時條陳三事。一曰請禁奢侈。略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寛其製。官途締交之設。窮海陸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綾羅而襯器。富者傾産業。貧者失家資。傳云。上之所爲。則人之所歸。呉王好劒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夫餓與瘢是人之所惡。然尚如是。朝廷實能惡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乎。二曰請停賣官。略曰。量能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脩。方今授任非不正。而有以財官人助國用者。功勞之臣自退。聚斂之徒爭進。昔漢明帝不許公主爲子求郎。而賜錢十萬。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及桓靈。乃初賣官。漢業以衰。是可鑑也。又請不廢鴻臚館。懷遠人。　天皇皆嘉納之。文時博洽能文。一日内宴。命群臣賦詩。

君臣唱和同詠宮鶯

以宮鶯囀曉光爲題。　天皇詩先成。云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以爲絶唱。既而文時獻詩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裏音。　天皇爽然知不易及。因命文時問其優劣。

文時曰。聖作絶佳。非臣輩所及。　天皇曰。不直則道不見。勿有所隱。文時徐對之曰。聖作實下於臣一等。　天皇笑而然之。又嘗幸冷泉院。召文臣獻詩。以花光水上浮爲題。又命文時作序。及乗輿將還。漸成獻之。乃使藤原雅材讀之。停駕聞之。序中有誰謂水無心。濃艶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脣。之句。　天皇感賞。再開盛宴。以至天明。○（青山延于曰。帝王之學。本諸躬行。而措諸國家。此教化之所以行。而治道之所以盛也。後世帝王。徒事文辭之末技。而脩身正心之學。置而不講。此教化之所以不行。而治道之所以衰也。　帝以英邁之資。留意文學。其施設亦有可觀者。然其所好。不出於締章繪句風雲月露之外。至乃與文人才子。競優劣。較短長。其累帝德也。不亦大乎。）○十年丙辰秋七月。詔以炎旱減服御常膳。録寃枉。賑鰥寡。免五畿七道逋負。○

天德元年

天德元年丁巳秋七月。呉越持禮使盛德言來。○是歲冬。以連年穀貴運漕不動

（六孫王経基薨）（始開歌合會）（平安城火神鏡免災）

轂於轂倉院置常平所○二年戊午春三月廢延喜通寶錢鑄乾元大寶錢○冬十月立女御藤原氏爲　中宮○是歳鎮守府將軍源経基薨経基　清和帝第六子貞純親王子世稱六孫王有武幹善騎射天慶中討將門有功後賜姓源子滿仲襲父官○三年己未冬十二月裁橘於紫宸殿○四年庚申春三月御清涼殿爲歌合會歌合始此○夏五月右大臣師輔薨師輔能容衆是以當時賓僚多來歸焉○秋八月以大納言藤原顯忠爲右大臣顯忠時平之子也○九月禁中火歷代重器文書悉焚滅　天皇避火神嘉殿深自誡懼召左大臣實頼曰朕以不德久居尊位逢此百凶庶幾補翼不逮毋令增罪戾乃敕索神鏡獲之灰燼中形質不毀内侍以袖受之奉安縫殿寮

（應和元年）（康保元年）

遂稱鏡曰内侍所○冬　天皇徙御冷泉院　敕課畿内南海及東至美濃西至長門十六國修皇宮期以明年令大納言藤原在衡董役○應和元年辛酉夏五月　詔賜造宮諸國今年田租之半○冬十一月宮成徙御焉○三年癸亥冬閏十二月給奨學院年官準勸學院任諸國掾○康保元年甲子夏五月皇后藤原氏崩諱安子右大臣師輔之女也有婦德　天皇屢問政事所言多聽初　皇后妹登子嘗適皇兄重明親王以中宮故屢出入宮禁登子有姿色　天皇見悅之遂私焉及皇后崩登子亦數居乃納爲尚侍寵傾後宮晝不出寢至廢朝左大臣實頼竊惜其失德而不能匡正也○是歳栽櫻樹於紫宸殿初遷都之時　桓武帝栽以梅樹至承和中而枯　仁明帝再植梅樹天德中罹災至是植以櫻樹○二年乙丑夏四月右大臣顯忠薨年六十八時平子也○冬十月兵庫火累代戎器盡焚○是月　天皇幸朱雀院觀左右馬寮騎又召文臣四十人獻詩親試○三年丙寅春正月以大納言源高明爲右大臣高明　醍醐皇子也○冬十一月彗星見西方○四年丁卯夏五月　天皇崩壽四十二遺　詔薄葬勿置陵葬葛野郡村上山陵　帝寛裕温恕恩無偏私嘗問侍臣曰外議以朕爲何如主對曰擧世皆稱其寛宏耳　帝有喜色曰是朕志也朕而嚴急下民恐不可勝也又嘗召一老吏問曰朕治孰與延喜老吏懼不敢對　帝切問不措吏乃曰賤臣何有所見唯覺主殿寮多進燎燭率分堂前生草與前代少異耳蓋主殿寮政務所

（主殿寮多進燎燭率分堂生草）

會率分堂割大藏省十分一別納謂政事煩劇歳貢無餘也　帝聞之有愧色自是益加意政治時論謂德亞　醍醐後世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暦云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四曰天暦（十年）天德（四年）應和（三年）康保（四年）　皇太子立是爲　冷泉天皇○（賴襄曰世之言王政必稱延喜天暦以其典章文物燦然具備而已察其實多不稱者譬若人之風丰腴麗而心腹蓄疾是良醫之所畏識者於二代無取焉而謂天暦不及延喜者非也然當時已謂然矣觀村上與老吏問答可見焉襄獨以天暦爲勝延喜何以知其勝即此一事以知其勝也夫以萬乘之尊問政事得失於一賤吏非其留心於政孜孜不倦何能如此至聽其言以自知不足益勤於政則人主之所絶無而僅有足以爲百世之法矣延喜恐未能及此）

冷泉天皇諱憲平　村上帝第二子母　中宮藤原氏諱安子右大臣師輔之女天暦四年立爲　皇太子至是踐祚○六月以左大臣藤原實頼爲關白○秋七月始頒延喜式○九月立

皇弟守平親王爲　皇太弟。初　天皇在東宮多病。村上帝憂之。欲立爲平親王。村上帝第三子爲嗣。然以其婚源氏。憚藤原氏而不果立。及將崩。謂左大臣藤原實頼曰。朕欲立爲平。然勢不得立。御意必在守平也。至是實頼遂援立之。○青山延于曰。甚矣外戚之盛也。爲平村上之所鍾愛。而　圓融之兄也。兄弟之序宜立。而藤原實頼以其婚源氏。忌之。遂立　圓融。以　帝之英明。尚爲權戚所制。豈可得乎。○冬十月　天皇即位于紫宸殿。

紫宸殿即位始于此

天皇有疾不能御太極殿。即位用紫宸始此。時年十八。○十二月以關白實頼爲太政大臣。關白庶政。右大臣源高明爲左大臣。大納言師尹爲右大臣。師尹實頼之弟也。○安和元年戊辰秋八月　詔以　村上帝忌月廢五月五日節。○青山延于曰。忌日廢朝罷樂。所以重追遠慎終之意也。未聞以忌月廢朝者。自　孝謙帝以　聖武帝忌月廢端午節。淳和帝又以太后忌月廢之。村上帝又以醍醐帝忌月廢重陽節。帝又廢端午節。夫　文武帝始置七節。以爲行禮講武之日。非若踏歌曲宴一時遊戲之比。不宜以忌月廢之。而歷世因循不革。此失禮之大者也。

安和元年

以先帝忌月廢節始此

○二年己巳春三月。左馬助源滿仲等告中務少輔源繁延等謀叛。貶左大臣源高明爲太宰權帥。右大臣藤原師尹爲左大臣。藤原在衡爲右大臣。初　村上中宮生　天皇及爲平守平二親王。殊愛爲平。中宮妹適高明。高明又進其女爲爲平妃。既而　中宮與其父師輔皆逝。爲平失勢。村上帝以　天皇多病。欲立爲平。爲其儲貳。諸藤原氏以其婚源氏沮之。及　村上帝崩。關白實頼稱遺詔立守平。高明失望。右大臣師尹害高明。常謀因事除之。代其位。至是左馬頭源滿仲與中務少輔橘繁延等密謀。奏爲平走關東作亂。既而滿仲意中悔。詣師尹誣告高明與繁延等謀廢立。天皇未

安和之變源繁延謀叛

之信。師尹急戒嚴諸門。遣兵圍高明第。矯詔貶謫繁延等。京師騷擾如天慶亂。爲平憂懼欲削髮。天皇慰喩止之。○夏四月。竄繁延于土佐。相摸權介千晴于隱岐。僧蓮茂于佐渡。皆黨於繁延者。○秋八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弟。寛弘八年十月崩。壽六十二。帝多病。時或發狂。及即位增劇。中宮頗御疑懼不自安。一日　帝欲視神璽。徑入卧内啓其函。内侍奪而納之。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安和。二年讓位。後疾遂不瘳。火葬山城櫻本寺前野。藏御骸於山側。皇太弟立。是爲　圓融天皇。

圓融天皇。諱守平。村上帝第五子。冷泉帝母弟也。冷泉帝踐祚。立爲　皇太弟。○秋九月　天皇即位于大極殿。時年十一。詔太政大臣實頼攝政。立皇姪師貞親王爲　皇太子。左大臣師尹爲傳。○冬十月。左大臣師尹薨。○天祿元年庚午。春正月。以右大臣藤原在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伊尹爲右大臣。伊尹師輔之子也。○夏五月。攝政太政大臣實頼薨。贈正一位。謚清慎。實頼練達朝章。尤用心政治。每積菓實於門側。使兒童縱啖之。隔墻聞其語曰。我欲以知下情。薨時年七十一。○以右大臣藤原伊尹攝政。○冬十月。左大臣藤原在衡薨。在衡中納言山蔭之孫。其在職以恪勤稱。一日風雨甚。衛士相語。避以强勉在衡。今日恐不得詣朝。言未畢。在衡蓑笠冒雨至。在衡常探知　天皇所讀書。每入朝。車中看其書。及入承顧問。皆其書中事耳。應對甚詳。以是得寵。○二年辛未冬十月。召還太宰

天祿元年

攝政實頼聞兒童語言以通知下情

在衡處中讀書

權帥源高明○十一月以右大臣伊尹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兼明爲左大臣賴忠爲右大臣兼明高明兄賴忠實賴之子也○三年壬申春正月　天皇加元服○冬十一月太政大臣伊尹薨贈正一位謚謙德以權中納言藤原兼通爲内大臣兼通

兼通請中宮手書父爲他日超遷地

伊尹弟兼家兄也初　村上帝時兼通以其女弟爲　中宮請令手書曰攝關有闕當兄弟相及不宜躐等置之懷袖時弟兼家職位顯達超在已上兼通觖望屢廢朝參　上稍疎之及兄伊尹薨兼通以　中宮手書乘間奉呈　上見母后手跡愴然乃超任之遂與兼家有隙○

天延元年

天延元年癸酉夏四月盜火前越前守源滿仲邸宅延燒三百餘户召材武者護衛宮闕○秋七月立女御藤原氏爲　皇后内大臣兼通女○二年甲戌春二

貞元元年

月以内大臣藤原兼通爲太政大臣關白諸政○貞元元年丙子夏五月禁内火課諸國造宮城○六月地大震至九月不止民多壓死　天皇避出南庭遂遷御關白兼通堀河第○二年丁丑夏四月以左大臣源兼明爲親王右大臣藤原賴忠爲左大臣賴忠兼通所善兼明其所惡也時兼通專政欲以從兄賴忠爲左大臣誣奏兼明有疾策爲親王蓋陽尊之實奪之權也兼明甚怨之將卜隱居於龜山乃作菟裘賦以誹兼通○以大納言源雅信爲右大臣雅信敦實親王之子也○五月　詔免造宮諸國今年田租半○秋七月徙御新宮○冬十月太政大臣兼通罷關白以左大臣賴忠爲關白初兼通已專政又逼請

寧投虎口勿觸

爲關白第宅僭擬宮闕有謗者中以危法時人語曰寧投虎口勿觸攝政怒與兼家益隙○十一月太政大臣兼通薨贈正一

攝政怒其謚暴可憐兼通不啻威之流也耳

位謚忠義初兼通長女媓子爲女御既而立爲　皇后時兼家長女爲　上皇冷泉女御生皇子兼通忿曰我女既爲　中宮而彼又進其女奉院皇子以覬覦非望恐不利於陛下何不先事斥之　天皇不信及其疾革門者聞喝道聲報曰令弟來矣兼通喜焉將相見永訣扶起而遲兼家過其門而不入徑去入朝兼通大怒力疾詣朝時兼家先朝竊以爲阿兄物故無足慮者欲速奏代之見兼通愕避兼通意色甚惡直前奏曰臣今將終願一行除目請以賴忠爲關白奪兼家官左遷爲治部卿以從弟濟時代之奏畢便歸第而薨○山縣禎曰甚矣哉兼通兄弟之營私也終身之爭汲汲唯不過貪一己之富貴權寵君臣之義親親之道蕩然掃地悲哉○

天元元年

天元元年戊寅冬十月以關

白賴忠爲太政大臣右大臣源雅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兼家爲右大臣○二年己卯春三月謁石清水宮石清水行幸始此○夏六月　中宮藤原氏薨○三年庚辰冬十月禁内又火詔減御膳免諸國調庸逋負及天下徭役半○四年辛巳冬十月徙御新宮○五年壬午春二月京師多盜放火劫人命撿非違使嚴追捕之○冬十一月禁内又復火　天皇遷御堀河後院○是歲能登守源順卒順　嵯峨帝四世孫有才學而沈滯作無尾牛歌述懷　天皇聞憐之與此官在任三年卒著有和名抄○

永觀元年

永觀元年癸未夏四月改元大赦以頻年多災變故也○二年甲申秋八月　天皇傳位於　皇太子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五曰天祿三年天延三年貞元二年天元五年永觀二年寛和元年八

天子勵精圖治

即位十日府中無敢帶兵者

詔求直言

月薙髪名金剛法。正暦二年二月崩。壽三十三。帝讓位之後稱後太上天皇。以別於冷泉上皇。火葬圓融寺北原。藏御骨於村上山陵側。 皇太子立。是爲花山天皇。

花山天皇。諱師貞。冷泉帝第一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諱懷子。攝政伊尹女。永觀二年冬十月。即位于大極殿。時年十七。○太政大臣頼忠關白庶政。左大臣雅信・右大臣兼家並如故。權中納言藤原義懷・左中辨藤原惟成參決機務。義懷伊尹子。機敏諳朝章。惟成右少辨雅材子。方正有幹略。與義懷協心贊畫。 天皇勵精圖治。紀綱稍振。盜賊屏息。先是太宰府有私帶兵仗者。 天皇即位僅十日。府中解散。無敢帶兵者。○立 圓融帝皇子懷仁親王。爲 皇太子。○十二月。 詔求直言曰。本

寛和元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人主者。以納敢諫爲先。人臣者以進讜言爲任。廣德之戒樓船。終就其安。朱雲之折殿檻。永令無理。國之將興也。上下聚啓。國之將廢也。道路以目。至如忘家爲國。面折尸諫者。是朕之所願也。叔向有言。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靜而思之。誠哉斯言。宜令公卿大夫及諸國五位以上。秀才明經及第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莫得隱諱。○青山延于曰。英傑之主。廣求讜言。務決壅蔽。故言路日開。賢才日進。昏庸之主。聽明自恃。惡聞其過。故言路日塞。姦邪日進。此治亂之所由分也。冷泉以後。皇室陵遲。政歸后族。天子唯垂拱仰成而已。自非英斷之主。不能乳決果斷。抑其權勢。而收其威柄。 花山踐祚。初有求讜言。庶幾有爲。然是時權臣伺間。退其歎諫。閉塞之上。將有晚爲。於庸主乎。求言之意。爲文具。惜哉。○寛和元年乙酉秋七月。女御忯子卒。大納言藤原爲光女也。○二年丙戌夏六月。 天皇遜位。入華山

天皇披剃遜位

晴明察天象知消息

元慶寺。權中納言義懷・左中辨惟成。並削髪從之。初 天皇性輕佻。數易所幸。獨寵姫忯子。終始不渝。既而有身。終病卒。 天皇悼念不已。頗有厭棄塵累之意。藤原兼家欲令其早讓位。授計其子道兼勸 天皇遜位歸佛。曰陛下速捨身。臣亦奉從。天皇遂決意。約期。至是夜與道兼及僧嚴久。潛出宮。時月色方明。 天皇猶豫。道兼急促之曰。劍璽已奉 東宮。事不可中止。少焉雲翳月。 天皇曰。我願成矣。乃入寺落飾。義懷・惟成追至。披剃爲僧。道兼將剃。佯請還家訣父母。乃去不復來。 天皇始悟爲其所賣。○ 天皇之遜位也。夜潛出宮。雖妃嬪不及知之。路過天文博士安部晴明門外。此夜晴明仰察乾象。駭曰。天象有變。天子避位。何其咄咄怪事哉。急入朝奏之。不及。於是宮中始知 天皇不在。 天皇披剃後。持律精嚴。歴遊諸州。具嘗艱苦。

其幸熊野。至病臥海濱。殆不起。後入京。稍近婦女。志操遂變。然天資敏妙。尤有巧思。宮室器玩。創意出奇。又好和歌。親撰拾遺集。○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留意書畫玩好。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徽宗之好書畫。元順帝之製作器玩。極意出奇。可謂才藝絕倫。而至社稷傾覆。國家爲墟。莫之悟也。 帝天資絕巧。才調有餘。而不知爲姦邪所賣。書曰。玩物喪志。蓋 帝之捨身。雖道心使然。亦由喪志故也。可不戒哉。○菊池純曰。巧于爲天下者。使其作器玩。則拙矣。巧乎制器玩者。令其爲天下。則敗矣。然則欲爲天下者。任諸巧於爲天下者。而後天下可得而爲也。若夫宋徽宗乃巧於書畫。精於創造。而至於爲天下。則至拙者也。若漢文帝・唐太宗。則巧于爲天下。而至拙於書畫玩好者也。 帝之有巧思。亦徽宗之流亞。書畫雖巧。乃拙于爲天下。何足尚乎哉。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寛和。二年。寛弘五年二月。崩于華山院。壽四十一。葬山城紙屋川上法音寺北。 皇太子立。是爲一條天皇。○賴襄曰。史稱 花山初即位。勵精圖治。盜賊屏息。太宰府去京師二百餘里。其私帶兵仗不肯從法令者聞

上即位者解散其求言之詔。翕然起衰救敝之急務。足以使天下革面洗心。雖或出惟成義憤之所激。而未必不出於其衷也。苟能此心不撓。實其言而擴充之。雖有大姦劇賊。將斂其手而何有於此猥瑣小黠之輩哉。奈何其以一婦人之故。而舍天下之悦。將歸已而不顧。卒為人所騙弄。視其始。如兩人者。何哉。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　花山

〇七十五

五車樓梓

國史略初編卷之二終

國史略初編卷之三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一條天皇諱懷仁。圓融帝長子也。母女御藤原氏諱詮子。右大臣兼家之女。永觀二年立爲　皇太子。至是踐祚。時年甫七歳。右大臣藤原兼家攝政。○秋七月尊所生藤原氏曰　皇太后。○立　花山帝弟居貞親王爲　皇太子。○攝政兼家辭右大臣。以大納言藤原爲光代之。爲光兼家之弟也。當是時有冷泉　圓融　花山三上皇。冷泉稱太上皇。圓融花山共稱法皇。皆不關政。兼家獨專政。○永延元年丁亥春二月。東大寺僧奝然還自宋。獻印本一切經。初奝然永觀二年如宋。獻職員令年代記各一卷。

大宗延見。賜以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問我邦君臣世系及風俗。奝然對以　皇統一系。萬世不革。其諸臣皆世官。等事。大宗嘉嘆久之。曰是古道也。諸夏君臣反有愧色也。○秋九月。中務卿兼明親王薨。親王雄才博學。嘗爲左大臣。爲攝政兼通所忌。罷爲中務卿。陽尊實奪其權。乃營龜山莊。作菟裘賦。以自遣。至是薨。世稱中書王。及　天皇長。召兼明子伊陟。問其遺物。伊陟對曰唯有菟裘　天皇以謂是菟皮製裘耳。令獻之。乃菟裘賦也。讀至云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破。悵然嘆息。乃知其抑塞不能平。自書其句。藏巾箱中。天皇崩後。關白道長入臥內。覩而惡之。手裂之云。○二年戊子。壽攝政兼家六十。設宴。其第兼家又營二條京極第。成頗極壯

兼明親王作菟裘賦以自遣

麗。大宴朝臣。東宮大進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備賓客宴集之盛。前此所未有。○賴襄曰。攝政兼家之落其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世傳以爲宴集盛事。夫賴光時爲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憂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恬熙爲務。綸衣粹食。漁色鬪歌。而捕盜討賊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而所親朝莫能察。徒以資詩歌爲畢娛。人故也。　永祚元年己丑春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道隆爲內大臣。道隆兼家之子也。○夏六月。太政大臣賴忠薨。贈正一位。謚廉義。○冬十二月。以攝政兼家爲太政大臣。職仍舊。○正曆元年庚寅春正月　天皇加元服。○夏五月。兼家罷攝政。爲關白。尋罷。以內大臣藤原道隆爲關白。尋攝政。初兼家爲納言時。嘗夢相坂關値雪。覺疑其凶。會大江匡衡至。語以夢中所見。令占其吉凶。匡衡曰吉甚也。夫雪之

永祚元年

正曆元年

關而値雪即關白之吉夢

爲物白。爾今關而値白。公其終陞關白邪。至於是果如其言。○秋七月。前關白太政大臣兼家薨。先是兼家京極第多怪。乃捨爲寺。曰法興院。尋削髮。稱法興院關白。相家稱院。始此。兼家二子道兼自以爲吾有功於父。爲關白者非吾而誰。及道隆襲職。觖望。故居喪無戚容。會客游嬉。時人醜焉。源賴光弟賴信仕道兼。謂賴光曰。吾力能刺道隆。使我主代之。賴光掩其口曰。毋妄言。事敗肝腦塗地。賴信乃止。○冬十月。立女御藤原定子爲中宮。時　天皇年十一。中宮十五。○二年辛卯秋七月。攝政道隆罷內大臣。○九月。右大臣藤原爲光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重信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道兼爲內大臣。重信左大臣雅信之弟。道兼道隆之弟也。　皇太后削髮。號東三條院。女院始

相家稱院始此

女院稱號始此

除服歌

此。○三年壬辰夏六月。太政大臣爲光薨。贈正一位。諡恒德。稱鷹司相國。其子左近衛中將道信。至孝。哀毀過禮。喪畢不忍除服。乃泣作和歌以述其意。○是歲紫式部卒。式部越前守藤原爲時之女。嫁右衛門權佐藤原宣孝。式部資性敏慧。幼時聞人讀書。輒能諳記。爲時甚愛之。常撫之曰。恨不使汝爲男子。長而能和歌。涉獵和漢書史。兼通朝廷典故。時　上東台方好文藝。擇婦人有才藻者召置之。其左右。式部授以白氏文集。　后父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而不從。嘗著源語五十四帖。以閎富精妙之筆。述架空憑虛之言。後人爲下箋釋。以爲詞林領袖。　天皇讀而激賞之曰。是善諳熟日本紀者也。人呼曰日本紀局。○四年癸巳夏四月。道隆辭攝政。爲關白。○五月。　詔贈

紫式部著源語五十四帖

日本紀局

故右大臣菅原道真左大臣正一位。尋贈太政大臣。○秋七月。左大臣源雅信辭職。尋薨。○五年甲午春二月。盜火清涼殿及弘徽殿飛香舍。○三月。諸國盜起。　詔武士追捕之。○秋八月。以右大臣源重信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道兼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伊周爲內大臣。伊周。道隆之子。○長德元年乙未夏四月。關白道隆薨。道隆性嗜飲。與藤原朝光藤原濟時爲酒敵。臨終曰。吾不得與二子俱。則生天堂亦不樂已。而二人相繼薨。人以爲奇。初濟時女娍子。善箏。　皇太子聞慕之。遂納爲妃。濟時悅謂必賜輦車。詣關白兼家言情。兼家諾之。拜舞而出。然輦車竟不下。世呼爲空拜大將。○以右大臣藤原道兼爲關白。○五月。關白道兼左大臣重信並薨。道兼在職僅七日。世曰七日

長德元年

空拜大將

七日關白

關白。○六月。以權大納言藤原道長爲右大臣。道長兼家之季子。豪爽有才畧。兼家常歆羨族子公任爲人。勵其諸子曰。兒輩不肖。欲履伊人形影。恐不可得也。諸兒默而不答。道長年最少。前對曰。影固不能踏。終當踏其面而已。初道長少時。嘗與二兄道隆道兼侍坐。　花山帝時夜雨甚闇。　帝欲試三人膽量。謂之曰。誰能冒此闇夜。至無人處者。道長應聲曰。臣請往矣。　帝乃分命三人曰。往于豐樂院者則道隆。而赴于仁壽殿者則道兼。若大極殿。道長宜當至於彼。于時夜將參半。二兄悵悸殊甚。道長從容白　帝曰。臣今獨往。無證左則不可。敢請以何爲信。帝乃抜巾箱出剪刀授之。既而二兄股栗走還曰。途上有怪。不得前。少焉道長自若還。上小木柹。集韻曰柹芳廢切音肺削下木皮也曰此

影固不能踏當踏其面

臣所削取大極殿南面下柱木柹也。乃謹以爲證左。　帝遣人驗之。果如其所言。道長善射御工詩歌。嘗有相者視之曰。斯人有奇表。如虎度山。貴不可言。後果如其言。○是歲以藏人頭源俊賢爲參議。以藤原行成爲藏人頭。初藏人頭闕。關白道隆難其人。問俊賢。俊賢曰。莫踰下官者。道隆奏擧之。至此　詔俊賢自擧可代者。乃以行成對。後皆爲納言。時藤原齊信藤原公任與俊賢行成並爲納言。明習朝典。世稱四納言。○二年丙申夏四月。貶內大臣藤原伊周爲太宰權帥。其弟權中納言隆家爲出雲權守。初關白道隆疾篤。不能視事。因請令伊周權攝職事。及道隆薨。自謂已必代其職。既而叔父道兼爲關白。伊周慚忿令人咒詛之。未幾道兼薨。伊周喜。以爲已必代之。及道長內覽

道長奇表如虎度山

四納言

文書伊周益觖望時故太政大臣爲光二女曰三君四君婺居鷹司第伊周私三君。花山法皇挑四君屢往窺之伊周意與三君通告之其弟隆家隆家乃率無懶惡少數人夜要　法皇于塗放矢怖之誤中御衣事頗漏以其關係　法皇舍而不問已而　東三條太后疾或言伊周呪詛之　天皇震怒詔撿非違使捕之安置伊周于播磨隆家于但馬伊周在播磨聞其母憂悶病將死私歸其家事聞以其犯法更押送太宰府○先是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爲藤原兼家信任曰是我左右眼也將奏辭職問二人吾子誰可嗣職有國善道兼曰公執柄三郞力也惟仲曰舍嫡則何乃立道隆道隆曰吾至此非德選特以嫡長然所喜得報有國耳及卽職卽奪有國父子官

有國沮懐以德報怨

至道長爲政召歸復本官當伊周左遷之時有國慨然曰我嘗無罪爲道隆所罷黜爾時自以爲大辱今其子伊周以相門右族貶竄遠裔較諸我昔時其慚愧豈何如乎因遣其子厚慰問之伊周慚感深德之○秋七月以右大臣藤原道長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顯光爲右大臣顯光兼通之子也○三年丁酉夏四月　中宮生皇女以其伊周弟妹特召還其兄弟○秋七月以大納言藤原公季爲內大臣公季師輔之子也○是歲前鎭守府將軍源滿仲卒滿仲　清和帝曾孫六孫王經基之子也爲人材武而善射又好和歌居攝津多田襲父職位至年八十六滿仲嘗謂武臣衛天子不可無利刀乃召筑前良冶鍛鍊六旬得二刀鋭利無比名曰截鬚膝圓子孫傳承以爲至寶滿仲性好漁獵喜殺生其子源賢深患之令僧源信誘導之滿仲感悟乃召從士謂之曰我爲武人止於今夕卽使兵五百環館達且明日薙髮更名滿慶號多田新發意悉放鷹鸇燒網罟從士五十餘人亦皆削髮爲僧○菊池純曰源滿仲以清和裔冑世爲武門領袖平亂討叛撫服其策畧戰鬪之功若有可以觀者矣若其鍛鍊二刀以薦上[illegible]在[illegible]於截鬚膝圓哉

長保元年

○長保元年己亥夏四月禁內火課諸國造宮○冬十一月以左大臣道長女彰子爲女御○二年庚子春二月立女御藤原彰子爲　中宮彰子道長之女也稱上東門

院政　故中宮定子曰　皇后彰子生豐艷髮長於身二尺許道長殊愛之及其入內裝奩玩好究極工巧居飛香舍侍女數十人皆妙選一時才色先是　皇后有身出就其父但馬守平生昌家生皇子敦康時　上未有子大喜欲見之憚道長不果旣而　后又有身生皇女數日崩　后出寒微恭謙有息中外

[illegible]

哀惜時道長勢威熏赫大江以言嘗作詩誹之云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應迷二世情蓋伊周左遷時激而所作道長聞銜之後　上欲擢以言道長沮之曰斯人卽作鹿馬惑二世詩者也上乃止○菊池純曰[illegible]

語未聞悉捕而案之也故以謂操管之士以筆舌賂奇禍者則叔世秕政之所致但我邦中世奎運未開其以詩句得罪者特以大江氏爲唱首矣而其彈劾之者則先爲指道長道長不潔罪之止於沮抑官路不至爲臺詩案之甚幸矣不幸使以言出於淵豊之際上有如王珪蔡確其人者亦將鱗爲臺之獄安置黄州與蘇軾等諸人相借黜罰也○冬十月徙

御新宮○三年辛丑冬十一月禁内火　天皇遷居一條院○閏十二月　東三條太后崩太后兼家女崩年四十○是歳復藤原伊周官進從一位　四年壬寅夏六月　敕造宮制度務從儉朴○是歳前參議正三位佐理薨佐理爲人不修邊幅尤以善書顯焉與前中書王兼明亞相行成齊名世稱曰三跡○

寛弘二年

○五年癸卯冬十月徙御新宮○寛弘二年乙巳春二月大藏省火盗殺大藏大輔平孝信○以從二位藤原伊周班大臣下納言上參預朝政遂至於此菊池純曰藤原伊周咒詛骨肉姦通室女法皇集矢於御衣其罪固不容

誅也其宥死放竄于遐陬吾竊怪其失寛刑也然而未數年歸復本官尋進班參預朝政其咒詛骨肉姦通室女要擊法王罪惡貫盈宜當具五刑夷三族者一無所問何其刑法寛縦一至於此哉抑禮義由賢者出今堂堂廟願其寛刑濫法無紀律以制之天下亂臣賊子交相踵其將以何法制之邪正賢長保之政吾不忍深言之也○冬十一月禁内

禁内火焚神鏡

火神鏡焚　天皇避之神嘉殿尋遷一條院○十二月遣參議藤原行成奉　御筆宣命伊勢大廟告神鏡罹災　御筆宣命始此○三年丙午春二月造宮殿○夏四月客星見南方○五月修仁王百講於大極殿讀經大内七日○青山延于曰災異者天之所以警誡人君古之明君莫不恐懼脩省以答天譴故災異自消而君德加脩焉昔以洪水而聖湯以大旱而王大戊以桑穀而高宗以雊雉而興後世人君不知責諸身反諸己祈禳禱禳以冀苟免所以天變頻見而君德愈亂也帝之在位也三日並見大風洪水無歲無之回祿祝融下神鏡成灰天地之變孰有大於此者乎當是之時后族專政勢過人主而天之丁寧告戒如此而不肯聞修省之事但付諸釋氏之讀經而已其侮天戒不亦甚哉嗚呼神鏡焚而帝祚衰寶劍沈而王室傾陵夷之漸職此之

由可不哀哉可不畏哉○菊池純曰當歳旱疾疫荐至天災地妖交行聚僧讀經以欲禳災異何其似北條公薦事乎昔者當鎌倉氏特遭歳大旱北條時賴聚僧施物大修薦事其東載之牛渡于水青砥藤綱見叱之曰汝亦倣北條公薦事耶蓋嘲其徒費而無效也今夫以論難參稲粱其播種而耰之雖地有肥磽安得不其勃然怒生穰穰成熟乎哉獨其播種而不生絶不見其報效者無甚於飯僧供佛也其徒費無功德可見何唯北條公薦事而已哉青砥氏詬罵時政雖類於一時戲謔掩而塞之論正議確然可以一塲誅譏之哉○五年戊申春正月以藤原伊周准大臣賜封千戸叙正二位○秋九月　中宮生皇子敦成于上東門第　天皇臨幸飲宴初伊周妹定子入宮立爲　皇后生敦康親王伊周謂親王必爲太子及敦成生不懌有流言伊周咒詛敦成道長究治黨與停伊周朝參旣而得釋○六年己酉秋七月二品中務卿具平親王薨親王　村上帝子受業於慶滋保胤有文名而性恬退世與兼明親王並稱曰前後中書王和

御製詩有忽戴君王還自恥風聲猶減漢東平之句○冬十月一條院火延喜天暦御記盡焚滅　天皇徙御左大臣藤原道長枇杷第○七年庚戌春正月准大臣藤原伊周薨○冬十一月一條院成還御○八年辛亥夏五月　天皇不豫六月讓位皇太子尋崩壽三十二　天皇慈仁愛民嘗效　延喜帝寒夜

寒夜脱御衣延喜帝生

脱　御衣以體民苦曰今天甚寒窮民必有不堪者朕豈忍獨重襲哉　天皇臨御日久一時人才輩出而當時閨閣之秀有紫式部清少納言赤染衛門諸姬少納言尤以才學顯焉肥後守清原元輔之女也與紫式部齊名給事後宮甚被眷遇　皇后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峰雪如何少納言即起搴簾時人稱其敏捷後老而家居屋宇甚陋郎署年少笑其貧窶少納言隔簾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百倍千金價

嗚呼曰不聞有買駿馬骨者乎笑者慚懼而去　天皇毎謂左右曰朕之不德唯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之世曰○山縣禎帝謂得人一事不愧延喜天曆而其所得蓋非房杜姚宋之才亦唯建安七子之流耳觀其時諸公所作之文皆儷偶華縟詩亦纖巧絶無氣骨亦猶其人也而闒茸嫵媚之流厠其間一代文弱之弊視之延天之時亦爲甚矣而以得人才自負豈帝王之所尚哉　居常疾道長專權而力不能制焉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永延二年永祚一年正曆五年長德四年長保五年寬弘八年遺詔停素服擧哀火葬于北山長阪野後藏御骨於圓融帝陵側

皇太子立是爲　三條天皇

三條天皇諱居貞冷泉帝第二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諱超子太政大臣兼家之女○冬十月　天皇即位時年三十六立　一條帝第二子敦成親王爲　皇太子初　一條帝之禪位也欲以敦康親王爲新帝儲貳而　皇后既崩伊周亦薨以其無戚族之援遂立二宮居貞○詔左大臣道長知太政官文書○長和元年壬子春二月立女御妍子爲　中宮左大臣道長女　上東門院妹也稱枇杷中宮○夏四月立女御藤原娍子爲　皇后娍子藤原濟時女也初娍子入宮有寵及枇杷中宮立　天皇又欲冊娍子爲　后而憚道長道長揣知其意陽贊成之及冊立之日朝臣恐忤道長旨無至者　天皇恚獨大納言藤原實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入豫嘉會　天皇竊倚賴實資廷臣上下爲緣道長唯恐不及至是綱紀日弛○秋七月式部大輔大江匡衡卒年六十一匡衡左京大夫重光之子也受業祖父維時以文學著然職位不副其才沈滯轗軻以終其身妻稱赤染衛門爲左大臣道長妻侍女有才思善和歌○先是藤原公任將辭職屬紀齊名大江以言諸儒爲表皆不稱其意更請匡衡匡衡諾而還家頗有憂色衛門怪而問之匡衡告以故曰以齊名以言之才猶不能厭其心而況我輩乎衛門沈思久之曰此公素多矜誇而諸儒或不及門地之言此所以不稱其意匡衡從之盛述其閥閱名冑公任果大悅遂用其草其慧敏率如此衛門嘗著書叙藤原氏盛事曰榮華物語○二年癸丑冬十二月　天皇患目疾使禱之○三年甲寅春二月禁内火○三月内藏掃部二寮火累代寶器盡焚○夏四月徙御左大臣道長枇杷第○四年乙卯秋九月宮成徙御焉○冬十月敕左大臣藤原道長行京官除目於直廬儀準攝政○十一月禁内火復徙枇杷第○十二月歲星經天　天皇目疾不愈道長使醫官以寒水進金液丹遂喪明○五年丙辰春正月　天皇讓位　皇太子　天皇在位頗惡道長專權常慮爲其所忌意不自安後病失明朝會少臨御道長數諷去位　天皇不懌至是遂決意脫屣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長和六年寬仁元年四月薙髮釋謚曰金剛淨尋五月崩壽四十二遺詔停素服擧哀火葬藏御骨於山城北山陵

長和元年

閨媛才名謝女曹姑亦當避三舍名曰赤染右衛推以爲藍出

天皇服金液丹遂喪明

後一條天皇諱敦成　一條帝第二子也母　上東門院藤原氏諱彰子左大臣道長之女○二月　天皇即位時年九歲立　三條帝皇子敦明親王爲　皇太子左大臣藤原道長攝政○夏四月課諸國造宮○冬十一月攝政道長罷左大臣　初

犬生子則太子生爲天子之禎祥

寬仁元年

上東后臥內犬生子人皆以爲妖孽召博士大江匡衡問其吉
凶曰是吉兆慶事也抑大字加一點在旁則爲犬加上則爲天
加下則爲太今配以子字是爲太子生爲　天子吉莫大焉区
幾　后生太子果如匡衡言〇寬仁元年丁巳春三月以右大
臣藤原顯光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公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
藤原賴通爲內大臣尋道長罷攝政以賴通代之位班左右大
臣上賴通道長之子也〇秋八月　皇太子敦明辭位立敦長
親王爲　皇太弟初　三條帝之禪位也道長奏請立敦長
三條帝不聽遂立敦明年二十三長　天皇十四歲　太子不
自安且其立非道長之意及　法皇崩東宮官屬憚道長至廝
役不敢供其職門外可設雀羅　太子益不樂遂有遜位之志

國史略初編卷之三　後一條　〇十一　五車樓梓

道長廢太子太子妃父顯光憂憤鬢髮盡白

道長一家三后富貴無比

召道長子能信告以其意能信往告道長道長大喜即白　上
東太后嬉　詔允其所請賜號曰小一條院封户仍舊置年官
受領吏一准　上皇又納其第五女爲妃以慰之且掩物議故
妃延子歸家憂憤薨妃父顯光哭之一夕鬢髮盡白故事立
太子必傳壺切劍及　敦明立有司暫緩不傳之人知其不終
位也（青山延于曰甚哉道長之專也既逼　三條帝令遜其位以擁立其外孫又立敦明爲之儲貳以悅　三條帝之意及一旦外遐陵土未乾又奪其位以立其外孫天子拱默以受其制凌替至是可勝歎哉）〇冬十二月以
前攝政道長爲太政大臣尋罷〇二年戊午夏四月宮成還御
〇冬十月立道長第三女威子爲　中宮　天皇尚幼以　中
宮匣奩爲戲玩於是道長一家三后　天皇與太弟並爲外孫
嘗同集　上東后第道長喜作歌自頌以月望無缺自喻〇十

女眞賊冠壹岐及筑前

治安元年

二月敦康親王薨年二十一親王夙有令譽爲　一條帝所愛
憚道長不得爲太子及　小一條辭位上東門院欲援立之亦
不果　門院厚資給之因纔得不乏〇三年己未夏四月女眞
賊冠壹岐殺守藤原理忠遂犯筑前太宰權帥藤原隆家遣前
少監大藏種材等逆擊大破之　詔進隆家爵以種材爲壹岐
守初女眞寇西邊下符太宰府討之符未至隆家發兵擊而却
之奏捷京師朝議以其私發不宜加賞大納言實資引寬平中
對馬守防新羅寇得賞例曰有功不賞何以勵後遂從之〇冬
十二月以攝政賴通爲關白〇四年庚申春二月聽僧濟信乘
牛車出入宮門聽僧牛車始此〇治安元年辛酉夏五月左大
臣藤原顯光薨〇六月以右大臣藤原公季爲太政大臣關白

國史略初編卷之三　後一條　〇十二　五車樓梓

鬼化爲牛牛又爲鬼此鬼變幻何等怪異

賴通爲左大臣職如故大納言實資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教通
爲內大臣教通賴通之弟也〇秋七月伊豫守源賴光卒賴光
爲人英武驍勇善射歷事　圓融至今代五朝累遷至正四位
上伊豫守嘗過弟賴信第見繫一男子于廐問其姓名賴信曰
彼則鬼同丸也曰多力如彼何不嚴其縛備之賴信乃繫以鐵
鎖鬼同聞而銜之夜半脫鎖逃出欲刺賴光警衛甚嚴不發而
止焉聞明日其往鞍馬欲要諸於路乃至市原殺野牛剝其皮
蒙以待之既而賴光至賴光有四臣曰綱曰公時曰定道曰季
武皆以驍武聞焉此日悉從賴光見群牛寢訛令從士射之中
有驚牛綱怪見射之牛人立而怒即鬼同丸也鬼同叱咤揮刀
過賴光賴光從容挺刀斬之鬼同立斃人皆嗟賞服其勇武〇

御堂關白

二年壬戌秋七月先是道長創法成寺於京極擬興福寺究極土木未成而獲病乃課諸國督役速成　天皇及　皇太皇后臨幸落之道長徙居之世稱法成寺攝政又稱御堂關白○萬壽元年甲子秋九月　天皇幸關白賴通賀陽院第觀競馬○四年丁卯冬十二月前關白太政大臣道長薨年六十二先是三條皇后諱妍子　及太子妃嬉子前後崩薨皆道長女道長立朝三十餘年女爲皇后男爲攝關威福由己富過王室至是始遭凶事遂哀戚致病云○大納言藤原行成薨行成少有雅度　一條帝時嘗在殿上與藤原實方論事實方激怒直取其冠投之○

行成草書

行成神色自若手取冠著之　帝適隔簾見之知其器度可用後擢爲藏人頭疏斥實方行成最妙心畫時人稱曰草聖○長

長元元年

元元年戊辰秋八月前上總介平忠常作亂下總攻殺安房守惟忠遣撿非違使平直方等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發兵討之○二年己巳夏六月遣撿非違使搜索平忠常家僮在京師者○冬十月太政大臣公季薨贈正一位謚仁義○三年庚午春正月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忠常棄印鑑奔還以平正輔代之○秋九月　勅甲斐守源賴信率阪東諸國兵討忠常召還平直方以其討忠常無功也○四年辛未夏六月源賴信以平忠常

平忠常伏誅

入京師忠常途病死斬首以獻叙賴信從四位上爲上野常陸介初賴信至常陸將攻忠常平惟基率三千騎來會鹿島忠常負山帶湖悉收舟艦國守賴信不得濟集衆議戰曰賊恃險不設備吾直濟而出其不意則可一鼓而拔也聞有淺處可騎渡

敢問軍中誰知之者有眞髪高文者進曰我濟之熟矣請先渡遂騎入湖一卒從之立葦爲標於是全軍爭亂忠常畏不設備惶懼出降軍士相驚曰將軍用兵何其神哉○九年丙子春三月　天皇弗豫○夏四月　天皇崩在位二十一年壽二十九改元者四曰寬仁四年治安三年萬壽四年長元九年　天皇在位每憚勞民及葬役夫相語曰二十年間使吾儕息肩今豈可不效力哉火葬藏　御骨於淨土寺後移山城菩提樹院　皇太弟立是爲　後朱雀天皇

後朱雀天皇諱敦良　後一條帝母弟也○秋七月　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年二十八左大臣賴通關白諸政如故○九月左

保昌膽勇有藝

馬頭藤原保昌卒保昌爲人深智膽勇膂力過人精練武術與

劇賊

甥源賴信等齊名保昌嘗冬夜微行吹笛時有劇盜袴垂者欲劫褫其衣尾行逼之保昌停笛顧問其名袴垂慴服自首保昌曰我嘗聞汝名固知非碌碌者也有所求從吾而來復吹笛徐行還家取絮衣與之曰至闕乏則復來愼毋作劫害生○長曆

長曆元年

元年丁丑春二月立禎子內親王爲　中宮　三條帝女母枇杷皇后以道長孫女入內三月改號　皇后立女御嫄子爲中宮○秋八月立皇子親仁親王爲　皇太子○二年己卯春二月以園城寺僧正明尊爲叡山座主僧徒以其非慈覺徒不受詰關白賴通第訴之者三千餘人打破其門令撿非違使驅之執首惡下獄○三月僧徒火賀陽院捕獲之○夏六月禁內

長久元年

火　天皇徙御京極院○長久元年庚辰秋九月京極院火神

（神鏡銷亡王家式微之兆）（寬德元年）（能信奏言皇儲之定）

鏡罹火。天皇徙御故正三位藤原惟憲第課諸國造宮初天
德寬弘時神鏡罹災然形質不損至是悉銷亡僅收灰燼而已
人以為王家式微之兆○二年辛巳冬十二月徙御新宮○三
年壬午冬十二月禁內火○四年癸未春三月徙御一條院○
冬十二月一條院火徙御東三條院○寬德元年甲申冬十二
月　天皇視除目見大入於屏風上驚悸得疾　二年乙酉春
正月大漸讓位　皇太子以尊仁親王為　新帝儲貳以中宮
大夫藤原能信為東宮大夫時　帝召關白賴通命之賴通以
尊仁非藤原氏出不欲立對曰事未晚也賴通退能信在御床
奏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　帝曰朕將置之東宮能信曰
苟然何不速決之過今日恐有他故　帝悟即日立為　皇太

國史略初編　卷之三　後朱雀　○十五　五車樓梓

（永承元年）（實資剛直不阿權貴）

弟能信賴通弟也　天皇崩于東三條院壽三十七　帝風度
明秀嚴峻有才識然關白賴通專權故垂拱仰成無所施為世
以為憾焉在位九年改元者三曰長曆（三年）長久（四年）寬德（二年）火葬
香隆寺藏　御骨於山城圓乘寺　皇太子立是為　後冷泉
天皇

後冷泉天皇諱親仁　後朱雀帝長子也母　贈皇太后藤原
氏諱嬉子太政大臣道長之女○夏四月　天皇即位于大極
殿年二十二左大臣賴通關白庶政如故○永承元年丙戌春
正月右大臣實資薨實資剛直明達不阿權貴初　上東門院
入內道長乞一時名流作和歌屏風中納言藤原公任為選首。
花山法皇亦有　御製實資時為大納言獨拒之曰安有官列

（賢右府）（願得無罪看配所月）

上達部而為女御資裝者邪僧明尊自稱夢有關寺牛自稱迦
葉佛朝野翕然群詣實資獨不往嘗移居新宅適失火衆皆來
救實資止之徐駕車而出唯攜一笛人服其曠達稱賢右府其
日錄曰小右記○（賴襄曰藤原實資可謂大丈夫矣當權臣擅政衆朝攀附之時雖天子稱伺其意怒獨實資以其同族特立不阿至天子倚賴之以為安可謂大丈夫矣如不肯書上東門院之屏風激一世不振之士氣吾讀至此。未嘗不想見其人以如[illegible]之世猶有如此人也）二月太政官朝所火　秋七月立女
御章子內親王為　中宮○冬十月宮成還御○二年丁亥秋
七月以內大臣藤原教通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宗為內
大臣賴宗道長之子也　冬十二月流筑前人清原守武於佐
渡以私之宋也　是歲前權中納言顯基薨顯基大納言俊賢
之子仕　後一條帝受恩遇及　帝崩不欲復立朝剃髮隱大

國史略初編　卷之三　後朱雀　○十六　五車樓梓

（所月）（天喜元年）（陸奧酋長安倍賴時反）

原常云願得無罪看配所月配所即謫所也○三年戊子冬十
一月禁內火徙御京極院○五年庚寅春正月流大和守源賴
親于土佐賴房于隱岐先是賴親訴興福寺僧徒不法僧徒怒
攻其館賴親父子防戰多殺傷僧徒來訴故有此命○六年辛
卯春正月小一條院薨○二月立女御藤原寬子為　皇后關
白賴通女○秋七月冷泉院成徙御焉○天喜元年癸巳秋七
月　天皇患瘧徙御關白賴通賀陽院第○二年甲午春正月
賀陽院火徙御冷泉院○四年丙申秋七月彗星見東方○八
月陸奧酋長安倍賴時叛　敕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源賴義
討之賴時自父祖世為陸奧酋長至賴時勢益強大略有六郡
據衣川險擅海利不輸貢賦時出兵侵掠國守不能制朝議以

頼義世將家得東人心爲陸奥守與子義家及次子義綱率兵討之會大赦頼時解兵而降厚贈頼義頼義任滿將還宿于阿久利川有人夜襲屬將藤原光貞營初頼時長子貞任求婚於光貞光貞鄙其門地不許故報其怨也於是頼義欲報貞任頼時怒曰人誰不愛妻子貞任雖無似我豈忍坐視其死乎乃閉關復反頼義奏請再任發兵伐之頼時二婿藤原經清平永衡來屬官軍或言永衡貳頼義收斬之經清不自安遁歸於頼時頼時軍益振　五年丁酉秋九月招降頼時族安倍富忠發兵攻頼時富忠設伏要擊頼時中流矢而死貞任軍猶張時歳荐飢頼義奏請輸兵食久之不至乞援於出羽守源兼長亦不敢出兵經清造私符徵諸郡兵食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頼義益困○冬十一月頼義率兵千八百擊貞任于河碕柵會大風雪人馬凍飢貞任以選兵四千縱左右翼大敗官軍官軍所餘僅六騎賊急圍之矢下如雨頼義子義家年甫二十驍勇絶倫騎射如神縱横奮擊所向悉靡虜兵相警曰是八幡太郎也遂退去○十二月以源頼義復爲陸奥守以源齊頼爲出羽守共討貞任齊頼遷延不討賊於是貞任益猖獗　康平元年戊戌春二月禁内火延及諸殿○二年己亥春正月一條院火徙御關白頼通三條第○三年庚子秋七月關白頼通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教通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頼宗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實爲内大臣師實頼通之子也○四年辛丑冬十二月關白頼通爲太政大臣　五年壬寅秋九月關白

貞任襲藤原光貞　頼時伏誅　用白符勿用赤符　義家驍勇虜兵相警曰八幡太郎

頼通辭太政大臣屏居宇治不預機務以與東宮不協也○陸奥守源頼義以出羽酋長清原武則等討陸奥賊大破之斬賊酋安倍貞任傳首京師　詔叙頼義正四位下爲伊豫守武則從五位下爲鎭守府將軍先是以頼義任滿　詔高階經重代之國民慕頼義不服經重經重遂歸京師於是頼義鋭意勦賊使人説出羽豪族清原光頼及弟武則諭以大義至是武則率其部下萬餘人來屬兵勢大振進攻賊小松柵拔之貞任瞰我兵寡以精兵來戰武則曰賊不固守困而出戰是自授首也逆戰大破之貞任走保衣川之險官軍攻之不利武則使矯捷者攀樹踰入縱火虜營貞任敗走義家追及注矢將射之大呼唱和歌挑戰貞任回顧應聲賡之義家惜其才歛矢逸之進拔鳥海柵乃會將士飲武則曰將軍盡忠於天子暴露十年頭髮悉白臣今視將軍髮復半黒也即獲貞任則全黒矣頼義喜又進拔鳥海柵追貞任至廚川柵柵據水澤高壘深塹塹中植刄以死守之官軍死者數百人頼義令壞人家塡塹下馬遥拜京師手取火號爲神火投之會大風暴起壘柵皆火煙焰漲天賊軍大亂貞任乃獨身出鬭我兵叢刺之不殊載以巨楯六人舁之至頼義視之身材魁傑腰圍七尺長稱之頼義數其罪斬之貞任子千代童年甫十三出城死鬭爲官軍所獲頼義欲宥之武則曰憐小義遺大害非計也乃誅之經清亦被縛至頼義命用鈍刀斬之曰猶能用白符乎貞任弟宗任家任等出降頼義以餘黨未平猶留陸奥○六年癸卯秋八月頼義建八幡祠于鎌

頼義暴露十年頭髮悉白　頼義取神火放之

前九年之役　治曆元年

倉鶴岡賽戰功。〇七年甲辰春三月伊豫守源頼義以降虜至
京師　敕放之伊豫頼義東征九年平賊至是九十一年始歸
京師是謂前九年之役〇治曆元年乙巳春正月右大臣藤原
頼宗罷尋薨〇夏旱先是頼義奏請賞陸奥役將士有功者朝

頼義以私資濟貢賦

議久不決以故未赴任任國不登公私督責並至頼義以私資
濟貢賦因上疏請重任〇六月以內大臣藤原師實爲右大臣
權大納言源師房爲內大臣師房具平親王之子也〇三年丁
未冬十月行幸頼通宇治別莊以頼通准三宮初頼通捨莊爲
寺曰平等院　敕賜封三百戶已而罷其關白特　敕咨詢政
事〇四年戊申夏四月以左大臣藤原教通爲關白〇是月
天皇崩於賀陽院壽四十四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四曰永承

七年天喜五年康平七年治曆四年火葬船岡西野藏　御骨于山城圓
教寺。　皇太弟立是爲　後三條天皇。〇頼襄曰昔者元魏之羽林驕焚張彝第而魏主不問高歡觀之謂天下之事可知矣歸散財結士長曆天喜之間有類於此者延曆寺僧徒抗訴迫關白頼通第打破其門已而放火高陽院夫頼通之名位不翅張彝也而僧徒非羽林之比天下之事爲何如哉後興福寺徒又攻大和守源頼親之舘而朝議流頼親於土佐不亦甚於不問乎而陸奥之酋侵蝕六郡不奉貢賦源頼義以國守討之借出羽酋之力纔能平之朝廷遣代人而兵民服頼義不奉其號令頼義以獨力經紀二國十餘年及奏捷爲將士請賞格朝議久不決其後頼義子義家與平陸奥之亂而朝議以爲私鬪又不與賞典非源氏父子以私恩撫揖之則東國豪傑寧能恬然哉高歡以其意結納之而已我朝則驅而歸之其手我朝紀綱之廢甚於元魏而源氏父子智勇固過於高歡異日源氏坐奪朝權者決於此矣朝廷公卿方以聲色歌詠爲事而血戈汗馬之勞委之邊鄙之吏又不肯償其勞而欲偃然長託於其上是天道所不與也大凡治安之久上者亢而不下下者滯而不上上下之間否而不通而天下叛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於下必然之勢也當是之時英偉俊傑之士多生於下而上者皆猥瑣頑鈍無恥之人是之謂氣運之變故其勢不得不反覆也噫可不懼哉

延久元年

後三條天皇　諱尊仁　後朱雀帝第二子母　陽明門院諱禎
子。　三條帝之女治曆四年秋七月即位於太政官廳年三十
五即位於官廳始於此關白左大臣教通右大臣師實內大臣
師房並如故　天皇生七年入宮謁　後朱雀進退有度觀者
異焉　後朱雀殊愛之立爲　後冷泉儲貳尚方有壺切劍例
傳　東宮頼通不肯曰雖爲太子自非藤原氏出不可得也
帝聞之曰吾何用此一劍爲及即位後教通上之〇八月造大
極殿〇延久元年己酉春二月　敕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
一切罷之雖在以前契券不明者宜停止焉〇三月　車駕幸

乘輿鹵簿務從省約

石清水大廟時俗日趨華侈　帝欲革其弊乘輿鹵簿務從省
約所過都人士女觀者車有金飾者爲駐輦剔去其飾雖貴族

置記錄所

不少假借後幸賀茂絕不見金飾車〇夏四月立皇子貞仁親
王爲　皇太子〇秋七月立馨子內親王爲　中宮〇八月關
白教通罷左大臣師實爲左大臣師房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
信長爲內大臣信長教通子也〇冬閏十月始置記錄所於太
政官朝所時權貴多占莊園爲民蠹害　帝患之至是置記錄

定綃布制　定沽價法　定斗升法　宣旨升

所檢覈虛實〇二年庚戌春二月定綃布制〇三月以關白教
通爲太政大臣〇三年辛亥秋八月關白教通罷太政大臣新
宮成徙御焉〇四年壬子夏四月大極殿成〇秋八月定沽價
法〇九月定斗升法　帝欲審量制令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作
之　帝親抽蕭竹檄爲之準及成使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然
後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〇冬十二月　天

天皇拜北斗悔過

皇不豫禪位　皇太子。○五年癸丑夏四月。薙髮法名金剛行。五月崩壽四十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延久五年　帝剛健嚴明不受牽制勵精圖治躬親機務其在儲位有相者曰太弟龍質誰得動搖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月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萠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御府藏　應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即位必冠之而其制不適唯　帝冠之能合其尺度如爲制者　帝嘗在東宮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及即位痛抑其權故教通雖居台輔備員而已教通嘗作南圓堂時禁國司再任教通請再任如故　帝奮髯曰攝關之可憚以其爲國戚如朕則何有教通大恚拂衣而起曰藤原氏爲卿相者皆罷春日神威今日墜地諸

李世明主早世如此我邦不幸也

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

藤皆起朝廷爲之一空　帝不得已召還許之　帝欲禪位居院決政而未幾崩前關白賴通聞而嘆曰　帝李世明主而早世如此我邦不幸也當　帝之時人材輩出不乏其人而源隆俊源隆綱最被眷遇　帝嘗寵隆俊入直正務端坐處事敏給曰如此人才亦不易得有射狐於齋宮者朝議定其罪或曰狐未死隆綱抽筆書獻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　帝愛其文藻乃登用二人其愛才如此大江匡房稱　帝治曰教化被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賴襄曰世傳御府藏　應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大嘗祗焉天皇適也獨　後三條帝字之適焉其雖偉可知也鳥獸其廢之覽特主降之以国復國家衰運也哉而　帝十崩爲皇太弟三十九即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賴通歎以爲我邦之不幸信矣史稱　帝剛健嚴明是固然然不知其剛明之本在於誠正也夫惟不誠不正乎則所謂剛者有息而明者有蔽焉　帝之在儲宮也或念即位欲云云輒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　帝之明達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是嗚呼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蓋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億兆爲憂是故一旦即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倔强歷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馭者由是道也嘗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　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　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嘆嗟如此

火葬神樂岡南藏　御骨于禪林寺　皇太子立是爲　白河天皇

白河天皇諱貞仁　後三條帝長子也母　贈皇太后藤原氏諱茂子權中納言公成之女○延久四年冬十二月　天皇即位於大極殿立皇弟實仁親王爲　皇太弟○承保元年甲寅春二月前關白賴通薨賴通在職驕奢嘗作高陽院尤極華麗教通嘗三條第亦極宏壯互以侈麗相尚至是薨世稱宇治關

承保元年

三舟御遊

承曆元年

雙鯉難達鳳池之波扁鵲豈入雞林之雲

白○二年乙卯秋九月關白教通薨○冬十月以左大臣師實爲關白○三年丙辰冬十月　帝幸大井河具詩歌管絃三舟令諸臣各隨其能分載獨權中納言源經信後而至呼舟人曰三舟不敢擇乞便宜乘之人歎其兼能○承曆元年丁巳春二月右大臣源師房薨○四年庚申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信長超拜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俊家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能長爲內大臣俊家能長賴宗之子也○閏月高麗王遣使求醫下公卿議之中納言源經信曰高麗疾病於我固所不關議立決乃謝其使令大江匡房作答書有雙鯉難達鳳池之波扁鵲豈入雞林之雲之語經信頴敏臨事能斷嘗有射社狐者廷議將刑之經信曰此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其人遂得免

永保元年

罪○永保元年辛酉冬十月幸石清水 勅下野守源義家等扈從先是園城寺與延曆寺僧徒數相攻鬪遣 勅使禁之不可故以義家等警護道途○二年壬戌秋七月大內火○冬十月右大臣藤原俊家薨○十一月內大臣藤原能長薨○前鎭守府將軍伊豫守源賴義卒年八十八賴義左馬助賴信之子爲人沈勇果斷有將帥之器嘗從其父討平忠常有功永承中征安倍賴時及貞任攻戰九年陸奧悉定至是卒○十二月以大納言源俊房爲右大臣俊房師房之子也○三年癸亥春正月關白師實辭左大臣以右大臣源俊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源顯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通爲內大臣顯房俊房之弟師通師實之子也○應德元年甲子夏四月造園城寺金堂

前鎭守府將軍源賴義卒

應德元年

○秋九月 中宮藤原氏薨中宮諱賢子右大臣源顯房女也承保元年立爲 中宮至是崩年二十八 帝抱屍哀慟權中納言源俊明諫曰王者不近死者宜移別宮 帝曰自朕爲始○二年乙丑冬十一月 皇太弟薨○三年丙寅秋七月興離宮於鳥羽課畿內七道徭役究極鉅麗○九月參議藤原通俊上後拾遺和歌集○冬十一月立善仁親王爲 皇太子即日傳位永長元年八月落髮大治四年七月崩壽七十七 帝器度弘大嚴而溫雅政自己出相門斂手頗有 後三條之風然愛憎任意興作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並任者旣遜位猶聽政院中四十餘年刑賞黜陟莫不與聞凡以 院宣號令天下置別當北面始此嘗曰天下不如意者

後拾遺和歌集成

置北面武者

惟鴨河水雙陸釆山法師而已善射好和歌篤信佛法自書金字大藏經屢幸法勝寺使千僧讀經每設百燈令一人主一燈至昏齊手熟之以爲盛觀其慶金字大藏經數遭雨不果 帝怒以爲雨有罪乃盛雨於器而下獄時人謂之雨禁獄凡 帝終世四幸高野八幸熊野所覆畫佛佛像及七寶大小塔不知幾千軀幾萬基嚴禁天下殺生燒漁網停貢魚雖殺上臺盤殆如六齋日釋奠亦用素饌惟神廚僅存舊式

水雙陸釆山法師耳

雨禁獄

山縣禎曰信佛益甚而國勢益衰窮寵僧益盛而僧徒益橫逆建塔造寺益多而國用益凋弊吾未見信佛之有益於國家而人主深信之以爲立無上功德享無量福利抑何昏愚也至如其不悟佛之無靈而以雨爲有罪下諸獄則愚惑之蔽一至此其慢天不亦大乎○藤滋純曰當白河帝慶大藏經數遭雨不果 帝震怒盛雨於器下獄蓋當 帝之時可捕縛以下獄者不暇悉擧而獨加罪一雨伯使天有知未嘗不歎其枉冤也夫雨霖彌月則由陰陽氣不調和一氣不調則人民怨苦鬱結不暢之所致 帝不察其然獨捕無罪之雨下

諸於囹圄豈不可笑之甚哉雨而果可捕縛誅之何不捕縛不如意之鴨水與雙陸釆悉下之獄乎何不逮捕跋扈之山法師悉誅之乎不捕其可捕不誅可誅獨加罪無罪之雨 帝之政刑不公且平於是乎可知也令 帝之政刑果公平乎何加雨不如意之一併鴨水釆齒山法師置之度外治其政刑薄其稅歛不獨爲雨伯雪冤枉天下人民怨結不暢者歡欣舞蹈亦將服其公平之理也果然則陰陽和調風雨時若何病于慶一部金字大藏經乎哉

在位十四年改元者四曰承保三年承曆四年永保三年應德三年火葬衣笠山東麓安 御骨於香隆寺天承元年七月以遺 詔藏鳥羽塔中 皇太子立是爲 堀河天皇

堀河天皇

堀河天皇諱善仁 白河帝第二子也母 中宮藤原氏諱賢子關白師實之養女實右大臣源顯房之女應德三年十一月立爲 皇太子即日受禪於堀河院時年八歲關白師實攝政尊 白河帝曰 太上天皇政皆出 上皇輔相唯充位耳○

寬治元年
清原武衡反
後三年亂末出胎一圍碁
好男子惜不知兵法

寬治元年丁卯。冬十二月。陸奧守源義家討出羽夷酋清原武衡家衡平之。初清原武則以功拜鎮守府將軍。生武貞。武貞生直衡。又納藤原經清之寡婦。生家衡。經清子清衡。亦從母養於武貞。而直衡為嫡嗣。勢益強盛。家衡清衡以下皆臣事之。直衡無子。養平安忠子成衡為嗣。為聘源賴義女。使親族饋酒饌以饗之。直衡姑夫吉彥秀武至自出羽。多齎金帛奉之。直衡方圍碁不禮。秀武秀武怒。徑歸出羽。舉兵背之。直衡赴攻之。秀武慮衆寡不敵。使人説家衡清衡襲其虛。直衡乃還救。既而聞義家至。迎饗之。復往攻秀武。二弟又來襲。義家拒卻之。義家自赴出羽攻家衡。不利還。家衡叔父武衡聞義家敗。來謂家衡曰。子克八幡太郎。我曹之榮也。當與戮力。遂合兵據金澤柵。義家聞武衡來援。大怒。自將數萬騎攻之。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虜之。先是永承中。義家自奧還。嘗過關白賴通第。談陸奧戰事。會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從者微聞之。愠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至是謂衆曰。兵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齋藤馨曰。義家用兵。得於天性。而成於百戰練磨之餘。當時將士無敵。議者而彼匡房者何人哉。家世業文。未嘗一操兵。而僅抱一卷書。自以為知兵。是亦不過趙括之兵耳。而義家遽服其言。遂從而學之。何其義家之自輕也。曰非自輕也。即自重也。昔者張良從異人受書。先儒論之曰。異人所教在意不在書。今匡房之教義家。吾以為亦然也。義家身為將帥。幾年所向無敵。天下神明視之。其心因以為無復足畏者。方與賴通語之際。咸有鋒鋭大露。偃然自是之色。是匡房之所聞而惜之也。蓋自是者。任意而行。不敢用人言。其終必至于敗塗地而止。故匡房折之。將以成就之也。不然。以縉紳執笏。未嘗一操兵之人。而折宿將名帥於一言之下。以未知兵。是從者之所以愠告也。為臣者且愠。而義家爽然不敢愠。即待其出禮之。是其虛心

景政驍勇不減杜伏威
義光吹笙授秘曲於時秋
勇怯兩列以勵戰士
武衡家衡伏誅
後三年之役

聽人之速。不待如良之納履約然而後可教矣。遂進圍柵。相摸人鎌倉景政稱權五郎。年甫十六。為前鋒挑戰。敵射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已者。終射殺之。武衡據險死鬪。義家攻之不利。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亦勇智多技能。時在京師宿衛　禁中。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光少好音律。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時元卒。時其子時秋尚幼。乃傳秘曲於義光。及義光赴陸奧。時秋送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稍曉其意。乃下馬布二楯。俱坐。因吹笙。盡授所學秘曲。訣別。遂至陸奧。義家大喜。戮力攻柵。柵固不拔。義家因會食。設勇怯兩列。以勵戰士。義光臣腰李方。無日不列勇列也。吉彥秀武降在官軍。説義家以曠日持久之計。義家從之。既而柵中食盡。出羸兵求降。秀武曰。是紓糧也。宜斬。義家亦從之。○蒲池純曰。後三年之戰亂。執首之者。吉彥秀武是也。秀武不忍區區小忿。煽動其黨與。敢抗王師。使奧羽六郡人民肝腦委地。生陷塗炭。宜當赤族以暴白其罪。正其典刑也。然而朝反暮服。毫無特操。不啻傳舍。是亡狀小人。庸容匹夫耳。而義家并納其降。參其謀議。及屠戮其黨與家衡等。此義家亦不免濫刑之罪。異日廷議以私鬪擯斥之。不賞其戰功者。豈可謂無以乎哉。昔者胤侯承王命征羲和。令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今義家命掌六師。殆類胤侯。秀武畔官離次。以干先王之誅。固非羲和可比。而義家不特赦不殺。反誅其脅從之家衡等。宜乎朝議擯斥。目以私鬪也。虜益窘。因義光乞降。不聽。時天漸寒。軍士恐凍。一夜義家出令軍中曰。撤我營燒取暖。今夜虜柵陷矣。黎明虜果火柵而遁。武衡潛匿池水中。義家獲之。詰而斬之。家衡亦為其下所殺。誅其黨四十八人。奧羽悉平。清衡襲領武貞故地。義家欲獻武衡家衡等首。奏請下官符。廷議以為私鬪。不許。以故不賞將士。遂棄首于途而還。是謂後三年之役。源氏自誅平忠常。定東國亂者。至是凡三十士民皆

八幡公威名徧於朝野

服其恩信留其子弟擁戴之而自呼其家人稱義家曰八幡公。八幡公威名徧於朝野。史論曰義家居牧宰之寄悉力定亂廷議以爲如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此私闘也不可下官符嗚呼果私闘耶宜以擅興之罪處之果有功耶何不賞之既不行賞又不加罪誅言私闘遂没其功其實不過怯賞耳當時紀綱之不振一至于此其不激將士之變皆義家綏撫之力而將士歸嚮源氏亦在此時其所關係大矣○二年戊辰冬十一月太政大臣信長罷○十二月以攝政師實爲太政大臣○三年己巳春正月　天皇加元服○夏四月師實罷太政大臣　四年庚午冬十二月師實罷攝政爲關白○五年辛未夏六月前陸奥守源義家與弟義綱有隙將鬭　詔諸國禁其兵士入京師事遂寢○七年癸酉春二月立女御篤子内親王爲　中宮長於　帝十九歳○秋八月延曆寺僧徒數千與西塔橫川僧徒鬭焚阪下民家八十餘戸○興

嘉保元年　永長元年　田樂盛行　承德元年　康和元年

福寺僧徒數千奉神木入京訴近江守高階爲家侵掠蒲生郡市莊神人也尋流爲家於土佐縁坐者解任贖銅有差○嘉保元年甲戌春三月關白師實罷以内大臣師通代之○秋九月前太政大臣信長右大臣顯房並薨○二年乙亥夏六月　上皇徙御閑院始置院別當設兵曹置北面士奉　宣旨施行謂之　院宣○冬十月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詣闕訴美濃守源義綱殺其徒中務丞源頼治拒之射殺神人僧徒棄神輿而走○永長元年丙子秋七月　帝觀田樂自是朝野田樂盛行務制奇服以相誇尚○八月　上皇所愛皇女郁芳門院崩　上皇悼戚遂削髪稱　法皇然聽政如故○承德元年戊寅秋九月　法皇毀閑院移當鳥羽○康和元年己卯春正月以仁

遜位之君聚車於門

和寺覺行爲法親王覺行　白河法皇之子皇子爲僧拜法親王始此○夏六月關白師通薨師通從大江匡房受學務進材能黜勢利嘉保至康和朝野肅然世稱後二條關白至是薨年三十八時　白河法皇遜位尚親政百司常鬧門師通不懌曰豈有遜位之君而聚車於門者耶　上皇聞之頗自歛及其薨無復憚意○二年庚辰夏六月先是大内火　帝御堀河賀陽兩院至是宮成還御○秋七月以權大納言忠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雅實爲内大臣忠實師通之子雅實顯房之子也○三年辛巳春二月前關白太政大臣師實薨○秋七月前對馬守源義親叛掠鎮西　敕討之義親義家之子也○冬十月流義親于隱岐○四年壬午秋八月　皇太后崩年八十二　后諱

朕觀雪耳何必須入　長治二年　嘉承二年

歡子　後冷泉帝后内大臣教通女治曆四年立爲　后　帝崩後削髪爲尼居北山小野宮　后之在小野一日天大雪白河帝出觀雪近侍謂　帝或幸小野竊馳而告之　帝果至觀雪車上　后使女侍就車進酒左右疑　帝不入宮　帝曰朕觀雪耳何必須入遂罄歡還○五年癸未秋八月立皇子宗仁親王爲　皇太子○長治二年乙酉冬十二月以右大臣忠實爲關白○嘉承二年丁亥秋七月　天皇崩壽二十九　帝留心政治凡諸曹所奏夜輒覆視有可疑者御批再令商議嘗右大將闕　帝欲以藤原家忠充之而　法皇亦欲以其所寵藤原宗通任之乃遣使傳旨於　帝帝曰資望不及家忠又不見逸才可超擢也使者復命　法皇不能奪又嘗謂左右曰普

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天下之事

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踈而近民踈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天下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知聞明告而勿隱諱又嘗有一女官白帝曰所衆職名某貧甚頃將適世　帝心甚憫之乃　敕償某爲令給脩法賞錢賜之不復問脩法也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等才俊在朝　帝以爲得人不愧於古也然天下刑政悉決於　法王不得總攬乾綱其所爲僅止小惠流澤未洽黎庶後三條之業自是衰矣○山縣禎曰大抵人主親近臣而踈遠民其所日接不過左右近習其所日聞唯是飲食宮室遊畋玩好之樂耳天下之利害政事之得失何以得聞知焉是以聰明蔽壅而上下否隔權臣專利而下民怨咨國家之亂職之由也以此觀之帝之言可謂知爲君之務矣○史論曰漢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曹劌語莊公以弗從孟子謂鄭子産不知爲政帝之給兵衛尉以錢以賜所衆某貧寠叡念所及可謂瑣屑甚矣然天下寃者不止於此豈得每人而悅之哉○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七曰寛治。七年嘉保。二年永長。一年承德。二年康和。五年長治。二年嘉承。二年火葬香隆寺藏御骨於山城仁和寺圓融院　皇太子立是爲　鳥羽天皇。

天仁元年

前鎭守府將軍源義家卒

義家一弦而斃

鳥羽天皇諱宗仁　堀河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諱苡子贈太政大臣實季之女○冬十二月　天皇卽位於大極殿時年五歲以關白忠實攝政○天仁元年戊子春正月隱岐流人源義親伏誅先是義親逃至出雲殺目代掠官物　敕因幡守平正盛討誅之○秋八月前鎭守府將軍源義家卒年六十八義家小字源太初賴義夢八幡神賜劍覺而異之既而其妻有身生義家年甫七歲加元服於石清水社因號八幡太郎義家勇武明決最善騎射先是奧州之役義家每射甲士皆應弦而斃清原武則欲試其弓力蹲堅甲三領請義家射之一發洞之武則驚以爲神焉　白河法王嘗患夢魘　詔義家獻其兵器鎭之義家獻一玄弓　法皇建之御枕上魘卽弭　法皇問曰毋乃東征所執乎對曰臣不記也　法皇嗟賞之義家能推誠接物故士皆願爲之用安倍貞任之誅弟宗任降義家愛其勇特親近之嘗微服至人家獨宗任從焉留在中門時夜黑雨甚適有盜數十人持炬來窺宗任知之適有犬吠出中門宗任取蟇目箭射之連發二矢犬吠且走義家在内問曰誰居射者曰宗任義家曰何其注矢之急遽乃然乎盜聞之曰咄八幡公在焉吐舌逃去義家一夕問其所私女子乘車而往獨令宗任從宗任心陰圖報復拔刀窺車中見其坐睡不敢發遂心折事之義家與宗任雖以武顯又善和歌義家嘗赴陸奧過勿來

朝士取梅花示宗任

關其山櫻落花之詠後人傳稱以爲絕唱焉宗任在京師朝士相謂曰宗任鄙人其所爲必陋取梅花示之宗任從容以和歌答之朝士愧而退○菊池純曰當今朝士以文才風流自任其待奧羽諸酋不唯犬豕擯以野人安知其擯斥笑罵遇以犬豕者材武絕倫有若貞任兄弟其衣河大敗焉上唱和以克生命于一矢之下其才藻絕特殆乎使七步曹植乞降也而今又不察欲以梅花折之反自取愧辱豈不可憫笑哉昔者孔子歎周室式微王化不振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今東鄙有人知斯而擧朝不察自矜以鄙人損彼爲夷狄僅賴賴義義家百戰瘡痍前後二役十有二年之力以得誅夷之異日王權歸武門又何足深怪乎哉○二年己丑春二月　敕左衛門尉源爲義討美濃守源義綱于近江捕流佐渡先是義家子義忠與叔父義光有隙至是義光使義忠家士鹿嶋某殺之廷議以爲源義明所爲捕誅之義明父義綱憤其寃枉走據近江甲賀山爲義時年十四奉　敕討之義綱薙髮出降爲義以功爲左兵衛

(天永二年)

尉爲義義親子爲祖父義家所子養○天永二年辛卯冬十一月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年七十一匡房自八世祖音人世繼其業爲三朝帝師以博識稱　白河法皇嘗以擢用匡房自負以爲尚文藝焉○三年壬辰冬十二月以攝政忠實爲太政大臣○

(三朝帝師大江匡房薨)

(永久元年)

永久元年癸巳夏四月延曆寺僧徒數千詣闕訴興福寺僧陵辱祇園神人使撿非違使源光國平正盛等率兵拒之　法皇諭僧徒還山自是二寺搆怨將相攻擊京師騷擾乃　敕二寺和解之僧徒不奉　詔既而興福寺僧徒數千將攻延曆寺遣撿非違使平正盛忠盛等於宇治逆戰于栗子山走之○攝政忠實罷太政大臣○冬十二月忠實改攝政爲關白○是月僧仁寬坐謀不軌流于伊豆初輔仁親王少有才能爲　後

三條所愛遺　詔欲以次爲儲貳既而　白河背之立　堀河輔仁終不得立鞅鞅不樂退居北山花園琴歌自娛至是或告仁寬與其徒擁立輔仁謀不軌遣吏捕之　詔減死流仁寬及其黨與而輔仁實不與知也故不復問焉○二年甲午秋七月敕延曆寺禁僧徒帶兵仗○三年乙未夏四月以內大臣源雅實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忠通爲內大臣忠通忠實之子也○

(元永元年)

元永元年戊戌春正月立女御藤原璋子爲　中宮璋子大納言公實女璋子幼爲　法皇所鍾愛養於宮中及長私焉至配帝猶不改已而生　崇德帝　帝以爲非己子以故甚薄之青山延于曰　白河帝不以禮義律其身而帷薄不修君德有闕遂使　鳥羽帝不慈其子而　崇德帝不孝其父三綱壞而五倫斁保元之亂已胚胎于此禍及數世而不已至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何其慘也嗚呼後之人君可不戒哉○二年

(法皇鍾愛璋子保元亂階實胚胎于此)

(保安元年)

己亥冬十一月輔仁親王薨○保安元年庚子冬十一月　法皇罷關白忠實內覽文書初　法皇爲　帝擇配　敕忠實納其女泰子忠實不悅　帝輕躁以故固辭既而　帝稍悛忠實悔之會　法皇幸熊野　帝　敕忠實納泰子忠實喜裝奩已備　法皇還怒止之遂有是命忠實懼退居宇治○二年辛丑春正月　法皇欲以內大臣藤原忠通代父爲關白忠通辭曰父廢子代臣所不忍且臣家世此職亦自有授受禮今不得行之願宥忠實然後得襲職　法皇爲動容　敕復忠實職忠實尋辭職○關白忠實罷　敕內大臣忠通內覽文書○三月以忠通爲關白○夏閏五月延曆寺僧徒燒園城寺堂宇殆蕩盡○冬十一月左大臣源俊房薨俊房達練政事自祖具平三世

(父廢子代臣所不忍)

相繼善書好學殿門榜額多其所書○三年壬寅冬十二月以右大臣源雅實爲太政大臣特　敕坐關白上非藤原氏拜此官始此關白內大臣忠通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家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源有仁爲內大臣家忠師實之子有仁輔仁親王之子也○四年癸卯春正月　法王立顯仁親王爲　皇太子使　天皇禪位　帝年二十一　太子甫五歲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五曰天仁二年天永三年永久五年元永二年保安四年遜位之後聽政院中二十八年永治元年三月薙髮保元元年七月崩壽五十四　帝善天文推步之術涉覽古典好修容儀擧世化風九朝服有稜烏帽有額皆始此時　帝好內多內嬖美福門院最被寵幸遂爲保元之亂階　帝崩即夜葬山城安樂壽院塔

(源氏爲太政大臣始此)

(朝服有稜烏帽有額始此時)

皇太子立。是爲　崇德天皇
崇德天皇諱顯仁。鳥羽帝長子也。母　中宮藤原氏諱璋子。
稱待賢門院。大納言公實之女。○二月。　天皇卽位於大極殿。
以關白左大臣忠通攝政。尊　鳥羽帝曰　太上天皇。　白河
天治元年
法皇仍聽政院中。稱曰　本院。稱　先帝曰　新院。○天治元
白河觀雪馬上行幸
年甲辰春二月。　法皇幸　白河觀雪。　上皇從焉。烏帽直衣。
御馬而行。馬上行幸近古所未有。閏月觀花於法勝寺。攝政以
下公卿悉扈從。後宮嬪御皆乘寶車。窮極華麗。宴飮竟日。罄歡
罷。○秋七月。太政大臣雅實罷。○二年乙巳。　法皇　詔禁天
下殺生。○權中納言藤原顯隆爲　法皇所寵幸。專參與機密。
夜關白
大治二年
入侍常以夜。時人稱曰夜關白。○大治二年丁未春二月。前太
政大臣雅實薨。○秋八月。釋奠用素饌。○是歲前木工頭源俊
金葉和歌集成
賴上金葉和歌集。俊賴經信之子。最善和歌。一時士人推爲宗
師。○三年戊申冬十二月。攝政忠通爲太政大臣。○四年己酉。攝
山陽南海賊起
春三月。山陽南海賊起。　敕備前守平忠盛追捕。○夏四月。攝
政忠通罷太政大臣。○秋七月。　白河法皇崩。自是　上皇專
天承元年
理萬機。一如　法皇時。○忠通改攝政爲關白。○天承元年辛
亥冬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家忠爲左大臣。內大臣源有仁爲
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忠爲內大臣。宗忠大納言宗俊之子也。
長承元年
○長承元年壬子春正月。前關白忠實請一入朝。坐關白忠通
上。　詔聽之。初忠實忤　法皇旨。退隱宇治。既而　上皇以忠
實女爲　中宮。賜隨身兵仗於忠實。忠實辭職十二年。至是再

預朝政。○三月。得長壽院成。置觀音銅像千軀。以左衞門尉平
平忠盛出身聽大內昇殿
忠盛董役最有功勞。除但馬守。尋擢刑部卿。聽大內昇殿。羣朝
賤其門地。恥與爲伍。謀乘闇刺殺之。忠盛聞之。佩刀昇殿。就闇
拔刀。刀光外射。衆大畏。不發而止。及宴。召忠盛命舞。衆皆歌謠
嘲其眇目。忠盛愧赧。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衆劾奏忠
盛帶劍上殿。請正典刑。　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佩劍上殿。
臣固知罪不容免也。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命取其刀。撿之。
乃木刀塗銀也。　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固當如此。遂無所
問。初忠盛之事　白河法皇。　法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稱祇
園女御。嘗微行焉。甚雨夜黑。覩一鬼。髮如束針。隱見倏忽。見者
失色。　法皇命射之。忠盛意此狐狸爲妖也。徑前捕之。乃一老
僧也。曰將上燭于神祠。戴麥稈以代笠。提油注。持火器。行吹之
耳。　法皇謂忠盛膽勇可倚。益有寵。○秋九月。　上皇定新制
保延元年
十四條。○保延元年乙卯夏四月。　敕備前守平忠盛討西國
海賊。○秋八月。忠盛獲海賊三十餘人。入京。○二年丙辰夏五
月。左大臣藤原家忠罷。尋薨。是爲花山院氏。○冬十二月。以右
大臣源有仁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宗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
藤原賴長爲內大臣。賴長忠實之子也。○三年丁巳。是歲左兵
佐藤憲清辭官而去
衞尉佐藤憲清辭官而去。憲清嘗與族人左衞門尉憲康朝鳥
羽殿。還臨別相約明日又當同朝。憲清如期而至。其家有哭聲。
聞于外。怪而訪之。則憲康昨夜暴死。憲清惕然。遁世之志益決。
又嘗出遊而還。家其女年甫四歲。嬉笑出迎。牽衣而戲。憲清心

甚憫之。既而自謂妨害我出離者。無過于此。乃蹴墜之床下。女慕泣不去。寤清强忍不顧。其夜遂棄妻子。往嵯峨爲僧。即西行是也。其妻亦削髮爲尼。居高野。脩潔益堅。西行常謂緇徒無家須抖擻終身。於是東下西上。無遠不遊。當其得意。嘯詠自適。藉草爲茵。穴石爲研。不知富貴功名爲何物。每自歎曰。一生無幾。來世在近。嘗過遠江天龍川。舟人以所載人甚多。呵止下之。西行不聽。舟人怒鞭之。西行毫無怒色。從容下舟而去。○四年戊午。春二月。右大臣藤原宗忠罷。○五年己未。秋八月。立皇弟體仁親王爲　皇太子。　上皇多內嬖。最後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寵幸專房。稱　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　上皇鍾愛。立爲皇太子。生壓四月。○（永治元年）永治元年辛酉。春三月。　上皇薙髮。稱

法皇。○冬十二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弟。初　法皇寵姬得子。欲　太子速登祚。至是。　法皇諭　帝禪位。　帝雅無去位之志。即日促書　詔。詔案改　太子曰　太弟。　帝駭。欲須明日審議。　法皇不聽。　帝奉書爭之。中使相繼。　法皇不從。及昏始傳劍璽。自是　二宮不協。　帝年二十三。　太弟生三歲。　帝在位十八年。改元者六。曰天治（二年）。大治（五年）。天承（一年）。長承（三年）。保延（六年）。永治（一年）。○保元元年七月。　上皇薙髮。　後白河帝徙　上皇于讚岐志度。（上皇刺血書五部大乘經）　上皇窮居無聊。刺血親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請藏京師佛院。　帝不許。　上皇大恚。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不復剃髮剪爪。褐衣長巾。慘悴成疾。長寬二年八月。崩于志度。年四十六。火葬於讚岐白峯。世稱　讚岐院。治承元年七月。詔更稱　崇德院。　上皇崩後。逆亂相繼。災變荐至。世以爲怨魂所祟。壽永三年四月。　後白河帝　敕立廟春日河原。謂之粟田宮。建久四年。　敕每歲八月遣使祀焉。明治元年九月。敕遷祀今出川飛鳥井町。稱　白峯宮。　皇太弟立。是爲　近衞天皇。

近衞天皇。諱體仁。　鳥羽帝第八子也。母藤原氏。諱得子。稱美福門院。贈左大臣長實之女。○十二月。　天皇即位於大極殿。關白忠通攝政。　鳥羽法皇聽政院中。世稱曰　本院。　崇德上皇曰　新院。○（康治元年）康治元年壬戌。春三月。園城寺僧徒燒延曆寺堂房。延曆寺僧徒擊却之。○（天養元年）天養元年甲子。夏六月。　上

皇　敕藤原顯輔。撰詞花和歌集。○（久安三年）久安三年丁卯。春正月。左大臣源有仁罷。尋薨。○四年戊辰。夏六月。禁內火。○五年己巳。秋七月。以內大臣藤原賴長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行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雅定爲內大臣。實行。公實之子。雅定。雅實之子也。○冬十月。攝政忠通復爲太政大臣。職仍舊。尋罷太政大臣。改攝政爲關白。○六年庚午。春正月。　天皇加元服。○二月。立左大臣賴長義女多子爲　皇后。○夏六月。立攝政忠通義女呈子爲　中宮。○秋八月。以右大臣藤原實行爲太政大臣。內大臣源雅定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能爲內大臣。實能。實行之弟也。○（仁平元年）仁平元年辛未。春正月。賜左大臣賴長隨身兵仗。爲氏長者。又內覽太政官文書。初賴長欲立其女多子爲　皇后。

不許忠實親請之　法皇而得之及忠通立其女呈子賴長不懌兄弟相軋猜忌日甚忠實素愛賴長疏忠通欲使忠通讓攝政於賴長忠通不可忠實怒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乃令遣兵入忠通第奪傳家重器朱器臺盤以授賴長又奪其邑獻之　法皇因請使賴長領內覽於是賴長得專政忠通備位而已賴長博學而多識常以經濟自許誹訕其兄忠通善歌詩曰是小數耳非經濟之學也及爲氏長者益忌忠通不復通問○三年癸酉春正月刑部卿平忠盛卒忠盛貞盛六世孫也累世以武著歷事　白河以下五朝累遷至刑部卿○秋九月帝不豫患目疾○久壽元年甲戌夏五月右大臣源雅定罷○二年乙亥秋七月　天皇崩壽十七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

忠實奪傳家朱器臺盤

久壽元年

康治二年天養一年久安六年仁平三年久壽二年　帝美姿儀好和歌在位之日政事悉出　法皇不得如意居常鬱鬱積成疾火葬船岡山西野權藏　御骨于知足院常行堂長寬元年十一月奉安　御骨于鳥羽東殿美福門院塔　法皇議立雅仁親王是爲　後白河天皇

後白河天皇

後白河天皇諱雅仁。鳥羽帝第四子。崇德帝同母弟也久壽二年　近衛帝崩無嗣　上皇以爲重仁親王當承統重仁其長子也長而賢中外亦屬望焉而　美福門院意　上皇兒詛　先帝故不欲立重仁乃勸　法皇立　帝關白忠通亦慫慂其議遂立　帝帝稱四宮爲人輕譟絕無輿望　制下朝野愕然○冬十月　天皇卽位於大極殿以皇子守仁爲親王卽日立爲　皇太子。守仁幼失恃爲　美福門院所育故　美福門院勸　帝亦立之。○栗山愿曰。近衛帝　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　後白河帝於倫次爲四子長於　近衛帝既十二年矣昔顯宗以　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已也固非常經也　後白河在所當立邪慼及　崇德之後不宜繼於　近衛之後皇嗣至重天人係焉　法皇不察天倫之敘衆心之所嚮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慫慂贊成以阿順後宮　法皇之過舉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呼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敕諸道禁兵士屬源平氏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叙彝倫規正宮壺則亦末耳一朝晏駕昆弟交鬨假手外臣恣肆骨肉邑虎傅翼饑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大覬非望西滅東起怯恇萎靡唯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保元元年丙子秋七月　鳥羽法皇崩壽五十四卽夜葬之。　上皇入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維方稱遺詔拒而不納。　上皇大恚而還先是左大臣賴長失寵　法皇。諛事　上皇上皇嘗夜密語之曰以古擬今　孝德有皇子而

保元元年

承統者　天智也　淳和有皇子而嗣位者　仁明也朕雖不德　先帝之長子位忝萬乘尊居　上皇　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　先帝捨之立匪文匪武之小子。父子懷憂朝野失望朕欲乘此機而舉大事再踐位何如賴長欲立　上皇而已專權乃力贊成之內大臣實能知之極諫其不可。　上皇不聽乃令賴長誘召將士先是實能密啓　法皇曰宮車晏駕大亂必興宜豫備之。　法皇有疾召美福授之一篋戒曰緩急啓之既而上皇謀頗漏物情恟然　帝召將士自衛遣撿非違使近畿諸路捕兵士齎甲入京者時　上皇居鳥羽宮　法皇崩七日修法會田中殿　上皇不臨出宮入據白河北殿召賴長賴長間行赴之遣使召源爲義爲義辭曰陛下以臣爲知兵者邪臣之

保元之亂上皇起兵

上皇乃御于院　一篋

傳家八甲為風所飄

壯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且臣夢家所傳八甲為風所飄。臣心惡之。往必不利。使者強之。為義不得已。率諸子赴之。上皇喜。以為判官代。賜邑及寶劍。因會議戰。為義進策曰。本宮垣溝單淺。無地可據。以寡兵保此。非計也。陛下宜幸南都。撤宇治橋以守。兵即不利。徑幸于關東。以圖再舉。乘輿復闕。指顧可致也。為義第八子曰為朝。時年十九。身材魁偉。力能彎九石弓。上皇召見壯之。乃使賴長問策。為朝進言曰。臣嘗芟鋤九國。大小百餘戰。每以寡兵克大敵。利在夜攻。臣請今夜直襲大內。火其三方。而要之一面。徙乘輿於此。奉 陛下於彼易如反掌。東方未明。大事可集矣。賴長曰。為朝年少負氣。其所言皆鄙人之兵爭。安可施之帝王之戰邪。南都僧兵應召且至。成軍以戰。未

惡左府不解軍事大言取敗亦宋襄之類也

長袖者不可與語軍事

為晚也。為朝退。竊罵曰。唉長袖者。不可與語軍事也。家兄有謀。將出我所欲為。僧兵寧可須也。吾屬不知死所矣。家兄謂義朝也。為義乃與其六子。領八甲。擐之。送一於義朝。為朝軀幹長大。不可服。乃取他甲服之。獨以二十八人守西門。為義率餘子。以百騎守西南門。平忠政等諸將。以兵數百各守諸門。○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也。使賴長用為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賴長不從。平治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賴要平清盛於安部野。義平之言固為奇策。使信賴用之。亦未必不得志。而信賴不從。賴長信賴。剛愎自用。坐失機會。欲不敗得乎。雖然彼二子者悖逆之臣。禍敗自取。何足道哉。○山縣禎曰。為朝義朝之所策。如出一律。一則從。一則違。勝敗之機。決於此矣。諺曰。山人知山。舟人知舟。戰略唯當委之於武將也。而賴長自用以取敗。亦可悲矣。其曰張堂堂之陣者。與宋襄所謂不迫阻隘不鼓不成列。同一迂闊之言。適足以貽媸於後世矣。是夜。帝告急 美福后。后乃啓筐則書武臣十人名矣。義朝為之首。而安藝守清盛不與焉。蓋以

為朝拜藏人不拜

其父忠盛傅重仁也。即召義朝。義朝乃率兵與族賴政等應召焉。又矯遺詔召清盛。清盛舉族應之。○十一日。帝御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皆從。遣源義朝平清盛等乘夜攻白河殿。上皇諜者還報。為朝哂曰。固當然爾。賴長恐為朝不為用。遽拜為藏人。為朝曰。吾何用藏人為。吾鎮西八郎可矣。辭不拜。○蒲池絶曰。棄虛名而取實行。蓋源氏家法。為朝先為之唱。惡源太義平知之。北條泰時亦繼之。三子之意見。雖時勢各異。如出一日。英雄出處進退。庸詎獲以區區虛位空爵羅致之乎哉。保元之役。惡左府賴長欲拜為朝為藏人。為朝辭曰。吾鎮西八郎可矣。何用藏人為。豈非以鎮西八郎之名重於藏人邪。平治之役。藤原賴信欲授義平以職位。義平辭曰。嚮者叔父八郎辭藏人不拜。吾亦姑用惡源太之號可矣。豈非以惡源太之名重於一職位邪。承久之役。或欲擬泰時以武藏守。泰時亦辭曰。相模太郎可矣。何用區區朝爵為。豈非以相模太郎之名重於武藏守邪。蓋三子之意。以謂天下之事。在獲實而已。苟實已獲矣。李四張三。亦可以籠絡豪傑。維持兵權。則天下不足平也。藏人尚且不屑拜焉。何在於大中納言乎。武藏守乎弃不顧。何在於左右大臣

寧彎弓於其兄孰與推及於其父

乎。然而賴長賴信不知慮於此。欲以區區小官微職羅致天下英雄。此為朝義平所以哂而不顧也。而況於泰時乎。既而諸門戰合。平清盛攻西門。其將伊東景綱與二子五及六先進。為朝射之。洞五之胸。而着六之袖。清盛慴懼而退。又射斃一將。鏃穿鞍。大如巨鑿。士卒傳觀。不戰而膽落。義朝曰。此詐設以怖敵耳。乃以二百騎馳之。呼曰。吾奉 敕來討八郎。盍趣降。乃彎弓於其兄乎。為朝應聲曰。吾奉我父拒戰。寧彎弓於其兄。孰與推及於其父。義朝語塞。因大戰。為朝持滿邀之。既而以為父在此。兄在彼。焉知其不此彼勝敗。互相救護哉。乃注鳴鏑射穿其胄。膺貫門扉。義朝大驚。乃呼曰。八郎射未至精。為朝曰。不敢焉耳。非不能也。即被許乎甲兩胄題。唯其所命。義朝色沮。麾軍而進。殺傷相當。為義賴賢等善拒。勝敗未決。天漸明。義朝乃縱

白河殿陷　上皇至如意山

白河殿火上風烟焰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鼓譟終陷。白河殿。上皇倉黃上馬而不勝騎藏人平信實重騎扶掖至如意山路嶮乃下馬而步。上皇委頓不得復行揮諸將遣之獨平家弘光弘不肯去及昏負。上皇至京師無敢舍匿者夜深入知足院僧舍進湯粥明日薙髮至仁和寺寺主拒之以狀聞焉。帝遣兵衛之遂火。上皇宮及賴長等第宅賴長奔亡途而中流矢扶而上輿開忠實在南都欲就見之忠實不見曰安有氏長者而殞命于鋒鏑乎我不忍見此薄命兒也賴長憤恚乃齕舌死初賴長驕縱屢凌轢朝臣時人呼曰惡左府至是果不令其終帝用信西謀陽定叛黨流竄榜姓名朝堂叛黨皆以爲死可免多出降者乃悉論死廷議以爲自弘仁誅仲成後未嘗加刑

清盛殺叔父以搖義朝　義朝弑其父爲義

朝臣況在諒闇乎通憲曰非常之事宜議以非常悉誅之毋遺後患令重仁削髮流賴長諸子又斬家弘以下黨與七十餘人一無赦宥時以爲濫刑獨前關白忠實以忠通保護得免爲義忠正亦出降忠正者清盛叔父也清盛以爲我殺之則義朝勢當殺父遂誅忠正以搖義朝義朝請以己功贖父死。帝怒曰清盛已誅忠正而義朝何得不誅爲義哉義朝遂使其臣鎌田正家弑父爲義自奉其首詣闕於是爲義諸子盡伏誅獨爲朝逸去匿近江輪田將奔筑紫途梗不果適有疾浴於民家或視其身材魁偉告之於官官遣兵圍之爲朝裸體扶柱擊殺數人遂就縛至闕庭特減死一等拔其臂筋流于大嶋爲朝筋力雖減用箭加長曰我八幡太郎之胤祖先之業不可失遂畧大嶋

爲朝年甫十三攻略諸郡遂霸九州

奪其祖稅舊臣亦稍稍來附後數年。敕伊豆介茂光討之爲朝謂從士曰我欲逭雖萬兵可輒擊破方命殺人亡爲而已射洞其一艦沒之自逃入琉球云。初爲朝年甫十三恃勇凌轢諸兄爲義嗔其不順逐之西海爲朝居豐後以婦翁平忠國爲鄉導大小二十餘戰攻略諸郡遂霸九州稱鎮西八郎朝廷使爲義召之不至爲義坐免官爲朝聞父坐廢慨然曰以我故令家君陷於刑辟不孝莫大焉輒自詣闕待罪朝議壯其志赦而還之。○齋藤蕃曰源爲朝以雄弱之身流竄之餘而定西海九國於指顧傳呼之頃是其材不可謂非雄也而吾所嘆者不在定九國而在去九國之速矣今夫獲千金於途而藏之雖有急遽必不棄而走是其初非我有也一旦獲之且不敢棄九國爲朝之千金也既取而據之及聞父難輒脫然去之如視敝蹝舉一身委諸朝廷處分而唯救父難之是慮孰謂見利忘義親剸以救父腹而不恤者之身有此舉邪是兄不能捐己之一資半級而救父於死弟能以父之坐廢故至於去二十餘戰所得之九國如視敝蹝使兄如弟則源氏之族未必滅絕而平氏之蔓延不若此其甚也使弟如兄則據有西陲而可以觀變窺釁于中國矣而爲朝棄之不顧其心可不謂君子耶。遂徙。上皇於讚岐途過鳥羽欲拜辭山陵不許八月抵讚岐松山。帝遣中原師信于南都發撿賴長墓又遣人撿。上皇書庫有一匣封縢甚牢發而視之乃感夢記也屢夢重祚每夢必禱焉。○青山延于曰夢之爲祥也自古有之故周禮置占夢之官以占吉凶然則夢果可信邪崇德因之以致播遷賴長因之以亡其身夢果不可信邪神武因之以平群兇垂仁因之以得天下然則夢果不信邪請嘗論之夫夢者想之所生吉凶禍福未嘗不係於其心之邪正也故心得其正則雖凶夢未必不吉況其吉者乎心不得其正則雖吉夢未必不凶況其凶者乎此吉凶禍福之所以異也若崇德賴長之夢則平日之所思念隨而夢焉安得爲吉兆乎而君臣恃此以興無名之師宜其取禍敗也。○天皇還御高松殿復關白忠通氏長者以安藝守平清盛爲播磨守下野守源義朝爲左馬頭既而京師訛言平清盛源義朝將戰朝野騷擾。○九月。

一匣感夢記遂釀成保元之亂夢豈可恃哉

復置記録所

復內宴及相撲節會

平治元年

以內大臣藤原實能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宗輔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伊通爲內大臣宗輔宗忠之弟伊通宗通之子也○冬十月復置記録所參決庶務○是歲　敕五畿七道造大內○二年丁丑夏五月左大臣藤原實能罷○秋八月太政大臣實行罷右大臣藤原宗輔爲太政大臣內大臣藤原伊通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教爲內大臣基實忠通之子公教實行之子也○冬十月大內成從御焉初關白忠通以白河以後大內圮壞朝議廢闕請修宮室鳥羽上皇憚勞費不果至是藤原通憲決議成之殿堂門廡諸司八省踰年而成　詔復內宴及相撲節會○進造宮諸國司七十二人位○三年戊寅秋八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

是月忠通辭關白○嘉應元年六月薙髮法名行眞○建久三年三月崩于六條殿壽六十六　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保元三年去位之後聽政院中三十餘年擁立　五帝而皆幼沖舉措黜陟如　白河　鳥羽二帝以故禍亂相踵武臣跋扈王室日卑大權一去不可復収焉葬于山城蓮華王院法華堂　皇太子立是爲　二條天皇

二條天皇諱守仁　後白河帝長子也母　贈皇后藤原氏諱懿子大納言經實之女○冬十二月　天皇即位於大極殿時年十六尊　後白河帝曰　太上天皇以右大臣藤原基實爲關白○平治元年己卯春三月立妹子內親王爲　中宮○冬十二月右衛門督藤原信頼與左馬頭源義朝作亂圍　上皇

白虹貫日

信西使人生埋身於土中

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爲

宮殺少納言藤原通憲遂幽　上皇及　天皇於宮中　天皇逃幸太宰大貳平清盛第以其兵討賊信頼伏誅義朝東走爲其下所殺清盛以下進官爵有差初信頼以面首爲　上皇所寵侍勢驕肆人呼曰惡右衛門督求爲近衛大將　上皇欲聽之通憲諫曰大將重任也自非華冑不敢輕授而况信頼乎因圖唐安禄山事諷　上之信頼懟恨稱病不朝通憲强幹有才學自恨有兵死表或曰爲僧可免遂削髮曰信西以　上皇乳母子貴幸用事時太宰大貳平清盛結姻信西勢位亶出義朝上以故義朝居常怏怏積不能平信頼知之說以甘言深自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是月清盛重盛率其家人號後守家貞等赴

熊野是日白虹貫日信西素善天文推步察將有亂入奏之會　上皇內宴不得面陳乃寄告之宮女而出直走南都踰信樂山又見星變謂我不免乃使人生埋身於土中信頼等不知以爲必侍宴園三條殿火之不在乃焚其第遣前出雲守光保索而發之未殊乃斬首梟京師遂幽　上皇遷　帝自稱大臣大將以義朝爲播磨守黨與皆授官信頼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庶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頼不稱朝會議折信頼召其弟惟方等責以大義護二宮以待清盛義朝長子義平在鎌倉嘗殺其叔父義賢人呼曰惡源太於是聞變晨夜馳至勸信頼要清盛於安部野信頼不從既而清盛途聞變欲到熊野討之其子重盛奮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爲今日

重盛勵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我平氏也

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衆踴躍入京師歸六波羅第。使人潛入爲奉迎計時經宗惟方亦悔黨賊勸　帝出宮　帝乃與　皇后女裝出藻壁門遂幸六波羅百官踵至　上皇亦潛出入仁和寺而信頼等仍據大內。　帝使清盛及其子重盛等討賊且戒之曰莫使新建宮闕罹兵燹清盛乃勒兵令重盛教盛將之分兵攻大內賊開昭明建禮二門闕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守之平軍望見色動重盛厲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大呼挑戰。以五百騎排門而入至大庭椋樹下義朝望見呼義平拒之義平乃與鎌田政家熊谷直實等十六騎躍馬而出指視其騎曰赤甲而黃馬者重盛也欲進生擒之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橘

高平太能用其挈敵智換白旗立赤旗宜乎信頼義朝束手所捕斬也

樹重盛走出更兵復入義平擊走之進至大宮巷直衝平氏陣。陣大潰重盛與兩騎走義平政家追之射斃其馬重盛墜追至之二卒景安家泰遮鬪死之重盛得間走當是時義朝方與頼盛等戰于郁芳門大破之平氏軍悉敗走退保六波羅第。源軍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頼政獨陣六條磧義平察其有貳縱兵突之頼政走歸於清盛清盛聞源軍大至倉黃失措倒蒙兜鍪從者言之清盛詭辭應之曰至尊在於後我不可背之也乃闔門固守上北臺指麾士卒賊兵沓至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馳出親突敵陣更兵交進賊遂大敗走初清盛謀怠備致名簿於信頼以示無他至是親入大內收

永曆元年　源義朝伏誅

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頼至仁和寺求哀　上皇上皇爲請之於　帝不報捕誅之遂囚其黨五十餘人流竄各有差獨藤原成親以重盛姻得宥死於是賞清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永曆元年庚辰春正月源義朝伏誅初義朝敗走東至尾張投長田忠致家忠致鎌田政家妻父也忠致厚待之義朝欲亟赴關東忠致懇留之曰時方歲首。請緩三日義朝從之忠致子景致密勸其父殺義朝忠致乃伏力士于浴室而進浴義朝求浴衣不至從者自出取之力士伺隙耦刺殺之女婿政家從義朝在其家亦爲忠致所殺忠致乃獻義朝及政家首于平氏梟之獄門義朝與政家年並二十八。乃賞忠致爲壹岐守景致爲右兵衛尉忠致觖望請任左馬頭。

二代后

平氏臣家貞怒曰忠致殺婿不義也宜斬之以懲不忠不許。○史論曰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信頼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爲逆而故犯之則干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　○立太皇太后藤原氏爲　皇后后大納言公能女嘗爲　近衛帝后。　帝聞其美納之群臣更諫　上皇亦數爲言　帝不聽曰朕聞　天子無父母何有於　先皇哉遂冊立爲　皇后世謂之二代后○三月　上皇令平清盛流藤原經宗于阿波藤原惟方于長門經宗以　帝之舅惟方以乳母之子並親任用事每事以　上旨行不使　上皇知惟方短小多智世呼爲小別當又呼中小別當謂其能中立左右也　上皇嘗之八條第時登閣觀望二人以　上旨施板爲蔽　上皇大怒命清盛曰彼

流源頼朝于伊豆

二人離間朕父子。汝其爲朕誅之。清盛欲殺之。前關白忠通請減死。遂流之。由是二宮不協。上皇所欲。帝每反之。時論譏焉。或謂流信西諸子。皆出經宗惟方之所爲。○頼襄曰。平治之亂。盡出於藤原信頼乎。曰不然。然則出於源義朝乎。曰不然。然則平治之事出於誰。曰出於藤原經宗惟方。自昔婿爲天子外舅執政。常也。經宗爲　帝之舅。惟方爲　帝之乳母子。二人者以爲　帝立則已執政必矣。而政在於　上皇。通憲用事。是二人之所不平也。是以視信頼之不逞於通憲。且輕躁易動。故慫恿使作亂。患其無兵也。視義朝之怏怏。教信頼結之。以清盛爲通憲姻婭。其不在草率舉事。蓋皆出二人之計。其本意在除通憲。廢　上皇。然後已。擁　帝以擅政。不然。何以及平氏歸京。獨扶　帝逃出而委　上皇於賊乎。信頼不足言也。義朝武人。暗於朝典。特二人以爲可得志。而利去害止。蓋噬臍而不及也。二人委賊名於人而已。盜其功。及其得志。勸　帝爲政。不使　上皇預焉。可以見其情矣。是以　上皇積怒。借平清盛之手。以逐二人。而清盛威權倍起。又可以見其勢矣。○流源義朝子頼朝於伊豆。初頼朝從父義朝東走。路遇大雪。與父兄相失。爲平氏將平宗清所獲。護送至六波

清盛納常盤爲妾宥其三兒

羅。就斬有日。清盛命囚之宗清家。宗清厚遇之。謂頼朝曰。郎君豈欲活耶。吾爲請之。頼朝曰。父兄皆亡。非吾誰修其冥福者。冀爲僧爾。宗清意憫之。詣清盛後母池尼。請宥死。曰囚人容止酷肖右馬君。右馬蓋尼之子蚤死者。尼聞而悲之。爲乞清盛再三。乃得宥死。流于蛭島。伊豆 道傍觀者相語曰。是猶放虎於野耳。舊臣皆勸其削髮。獨秩父盛安耳語曰。郎君宜存髮以待前途。頼朝頷而去。及後頼朝得志。授盛安以食邑曰。吾首得不斷者。池尼之恩。吾髮得不削者。盛安之忠也。頼朝有六弟。曰義門。蚤死。曰希義。被虜流土佐。曰範頼。爲藤原範秀所養。曰今若。曰乙若。曰牛若。三兒皆婢常盤出也。初平治之亂。義朝敗死。常盤攜三兒。匿大和龍門里。平氏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乃自至。請就刑。清盛悦其色。遂納爲妾。宥其三兒。使今若乙若爲僧。牛若甫二歲。居鞍馬山寺。稱遮那王。未削髮也。○先是源義平逃赴飛驒。欲起兵圖興復。舊臣來屬者甚多。及聞義朝被誅。皆散。

源義平伏誅

乃變服入京師。偵伺清盛。爲人所告。清盛遣兵圍其家。義平健闘。揮刀斬數人。躍而升屋。不知其所往。既而平氏將難波經房詣關神祠。途徑逢坂。見義平困臥于道傍。以五十騎圍之。義平蹶起當之。傷其臂。不能揮刀。終被縛。至六波羅。清盛出見。謂之曰。脱於三百騎。獲於五十騎。何前勇而後怯也。義平笑曰。命焉耳。子之命窮亦至於此。乃斬于六條磧。義平臨刑。睨平氏第曰。保元之亂。處斬者以夜。今乃白日斬我。平賊何無狀乎。嚮使我言行。奴輩無遺類。遂被斬。時年二十。○秋七月。内大臣公教薨。

太政大臣伊通上疏論事務

應保元年

太政大臣宗輔罷。○八月。以左大臣伊通爲太政大臣。關白右大臣基實爲左大臣。職仍舊。權大納言公能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基房爲内大臣。公能實能之子。基房忠通之子也。時綱紀漸弛。舊章日廢。伊通深慨之。爲意見一篇上之。一曰。用武臣以宿衛禁内。二曰。帝王之學。要知治體。不宜徒事詩賦。其言鑿鑿。皆切事務。○是歲。以平清盛叙三位。尋任參議。爲權中納言。○應保元年辛巳。秋八月。右大臣公能薨。○九月。以内大臣基房爲右大臣。大納言宗能爲内大臣。宗能宗忠之子也。○褫左中將成親右少辨時忠等官。皆　上皇所親近也。帝御　上皇收經宗等。故報之也。○二年壬午。春正月。前太政大臣宗輔薨。○三月。召還流人藤原經宗。尋復本官。○是歲。平清盛叙從二位。

永萬元年　二寺僧徒爭班　仁安元年　叙婿之服則讓界內

○冬閏十月。關白基實罷。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宗能罷。以右大臣基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經宗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實爲內大臣。兼實。基房之弟也。○永萬元年乙酉春二月。太政大臣伊通罷。尋薨。○平清盛任權大納言。○夏六月。天皇不豫。立皇子順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禪位。○秋七月。天皇崩于二條院。壽二十三。在位七年。改元者五。曰平治。一年。永曆。一年。應保。二年。長寬。二年。永萬。一年。帝性沈重。政事一詢關白。車行悉典。上皇相背馳。不唯水火。遂至令上皇憤慾灑泣。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火葬於香隆寺。嘉應二年五月。藏御骨於山城葛野郡三昧堂。皇太子立。是爲六條天皇。

六條天皇。諱順仁。二條帝第二子也。母伊岐氏。大藏少輔兼盛女。七月。天皇即位於大極殿。年甫二歲。關白基實攝政。後白河上皇決政院中。○八月。葬二條天皇。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班。欲鬪。延曆寺僧怒。火清水寺。蓋以園城寺所管也。京師訛言。上皇令僧徒討平清盛。清盛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妄也。請往。上皇宮親驗之。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親解諭之。因返還。清盛稱病不出。重盛入而諫之。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宮。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舉坐箝口。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後削髮。稱西光。心嫉平氏驕橫。頗有寵。上皇。○仁安元年丙戌春三月。召還流人藤原惟方。秋七月。攝政基實薨。以左大臣藤原基房攝政。○冬十月。立憲仁親王爲皇太子。憲仁於

未加冠稱上皇　嘉應元年　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

帝爲叔父。帝年三歲。而太子六歲。朝野議其昭穆失序。○十一月。攝政基房罷左大臣。以右大臣經宗爲左大臣。內大臣兼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平清盛爲內大臣。○二年丁亥春二月。以內大臣平清盛爲太政大臣。大納言藤原忠雅爲內大臣。忠雅。家忠之孫也。○夏五月。太政大臣清盛罷。○三年戊子春二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稱曰新院。時年五歲。未加冠。而稱上皇者。以帝爲始。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仁安。三年。安元二年七月崩。壽十三。葬于山城清閑寺。皇太子立。是爲高倉天皇。

高倉天皇。諱憲仁。後白河帝第五子也。母建春門院平氏。諱滋子。贈左大臣時信之女。○三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時年八歲。尊六條帝曰太上天皇。○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忠雅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雅通爲內大臣。雅通。雅實之子也。○嘉應元年己丑夏六月。後白河上皇薙髮。稱法皇。先是。平清盛以病削髮。曰淨海。稱太政入道。造第于西八條居焉。又興別莊于福原。攝津。究極土木。選童三百。截髮詭服。臂小鳥。分行城市。以監誹謗者。告則殺之。京師側目。當是時。平族爲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釆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大納言時忠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時忠。帝母之兄。時人稱曰平關白。菊池純曰。善治水者。先殺水之勢。不壅水之通路。水有所洩。則勢不得不緩。勢緩而水路通。雖堤防或不固。不至於潰決四出。甚爲民害也。防民之口。甚有同然者也。言路開而壅蔽通焉。洩其不平。慰其無聊。雖暴暫患不嚴。不至於天下叛亂以亡家國也。清盛令童子監誹謗。有又猶周厲得衛巫監國人。不顧異日諸源怨叛爭起。亡其家國。

自以爲弭謗禁口何其不慮之甚邪清盛弭謗是猶白圭治水其所以治則其所以自禍也○二年庚寅夏五月以陸奥人藤原秀衡爲鎭守府將軍藤原兼實歎曰以奥夷任此職可謂衰替之甚也○六月太政大臣忠雅薨○冬十二月以攝政基房爲太政大臣○是歲權大納言平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遇攝政基房不下馬衛士捽而下之清盛聞之怒曰何者奴輩敢辱淨海之孫吾必報之使武士覘基房出要之于路毀其車傷從者　帝因輟朝三日重盛懼逐資盛于伊勢○先是清盛寵舞姬祇王後有妓女佛者自詣其門請奏歌舞清盛怒曰祇王在焉揮而去之佛强求之乃延觀之姿色絶世一瞥動人遂逐祇王且聘佛妓祇王哀泣惜別留國歌一首而去佛辭謝曰妾欲售者歌舞耳其若枕席自有祇王在

敢請召還祇王令妾放歸弗聽後又召祇王爲佛奏一曲祇王懋憤固辭弗得乃起舞唱歌曰佛本凡夫凡夫終歸佛佛妓感悟後潛出第與祇王共入寺薙染爲尼結禪廬于嵯峨號曰祇王寺○菊池純曰祇王與佛以閨閣之一釵裙慧眼一燭幾知寵辛不可久保翻然被剃歸佛視諸眷戀富貴自陥禍機不知避之者其智愚明暗豈何如哉賴山陽嘗詠十二妓王云舞衫歌扇帶新愁強把榮枯等水漚佗日嚴霜摧萬卉幸然野草早知秋佛妓云誰知蔡澤出蛾眉奪寵辭榮轉瞬時紫石稜稜似秋鷹見機卻不及家姬二詩議論警抜措詞高卓一取祇王歌詞一據遷史蔡澤傳壓權二十八字可以當萬言論贊○承安元年辛卯春二月攝政基房罷太政大臣○冬十二月清盛納其女德子爲女御○二年壬辰春二月立女御平德子爲　中宮長於　帝四歲○秋九月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賴業奏曰書辭無禮宜卻不受　法王弗聽賴業博學莫書弗窺每有洛議引援古今以備采用嘗表出中庸於禮記中自下注解賴業與宋朱熹同時新注未傳本朝名儒眼孔如合符節擧世傳稱以爲一奇事○冬十二月以攝政基房爲關白○

承安元年

賴業辭服表出中庸於禮記中

源牛若東走欲倚秀衡成宿志

四年甲午春三月源牛若與鐵賈吉次東走至近江鏡驛自加首服更名義經稱源九郎時年十六初牛若入鞍馬寺師僧覺日名遮那王年甫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慨然欲剪滅平氏以雪父祖之恥於是晝讀書夜學劍爲人短小精悍面白齒出甚矯捷爲衆僧所厭苦覺日勸其削髮對曰二兄爲僧吾已恥之可復傚乎强之竟不聽時藤原清衡孫秀衡爲鎭守府將軍牛若欲往倚之以成宿志適吉次往來陸奥會其詣山乃密語之以情吉次曰事易爲耳於是與偕東遂至下總去經上野得伊勢人義盛者約爲君臣至陸奥因吉次通秀衡秀衡善遇之其在陸奥又得佐藤嗣信兄弟○是歲僧源空始倡淨土宗○安元元年乙未春二月内大臣源雅通薨○冬十一月以大納言藤原師長爲内大臣○是歲平重盛贈金於宋育王山以脩身後冥福○治承元年丁酉春三月以内大臣藤原師長爲太政大臣大納言平重盛爲内大臣○夏四月京師火延及大内大極殿八省院悉燼○六月清盛殺前左衛門尉藤原師光流權大納言藤原成親于備前右近衛少將藤原成經檢非違使平康賴法勝寺執行俊寬于鬼界嶋初成親以權大納言爲　法皇執事希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康賴師光謀引藏人源行綱爲黨會俊寬鹿谷別館計事

安元元年

治承元年

成親師光會鹿谷別館謀滅平氏

源行綱赴福原自首清盛　重盛往諫其父

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成親曰平氏仆矣師光曰盍梟其首康頼進曰梟首檢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欲乘於祇園祭日京師雜沓攻平氏第部署諸將所向未發　法皇亦欲臨之僧靜憲諫而止行綱度事竟不成馳赴福原面自首清盛清盛大駭直歸京師聚兵六波羅第遣兵至　法皇宮縛師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而辱之師光不屈反罵辱清盛清盛大怒痛掠治之具得其實命裂其口又收成親因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頼以下皆被逮捕遂欲取　法皇幽之曰以輕躁之君御侥倖之臣何所底止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戒將士將先發有主馬盛國者馳告之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泣而諫之不聽乃還小松第其夜大徵

清盛祈嚴嶋神禱得皇子

兵發爭赴之來會者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清盛惶懼乃止欲殺成親重盛爲請減死處流師光嘗事少納言通憲以狡悍被信任通憲薦爲左衛門尉及通憲被殺削髪稱西光又變於　法皇至是爲清盛所殺清盛又潛使人殺成親于備前○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爲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而惆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　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爲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二年戊戌秋七月召還流人藤原成經平康頼先是　中宮有身清盛禱得皇子身親祈嚴嶋神重盛等請下赦令至是成經康頼得歸獨俊寛不與焉憂愁終死嶋中○冬十一月皇子言仁生初

頼政詠歌冀望爲三位　前内大臣平重盛薨

中宮將產而艱人或謂成親俊寛所祟　法皇乃爲誦經既而分娩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之　法皇弗懌拋其謝書曰驗者視朕耶○十二月立言仁親王爲　皇太子○右京大夫源頼政叙從三位頼政爲人英敏善射工和歌嘗有鵺夜鳴宮屋上　帝以爲不祥命頼政射之一發中之擧朝嗟賞焉先是頼政冀望爲三位不調私詠和歌述其轗軻抑塞沈滯下僚之意至是清盛憐其衰邁爲奏叙從三位人以爲異數○三年己亥春三月内大臣平重盛罷○秋七月前内大臣平重盛薨年四十二重盛資性忠恪有度量常憂父清盛驕暴每事諫諍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子維盛至飲之酒令好以刀維盛以爲是傳家寶刀小烏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維盛失色

重盛祈死於熊野祠　中宮捉蛇不使宮中知

重盛曰汝毋深怪家君百歳後我將佩之今與之汝蓋有所思然耳維盛不能仰視飲泣而退既而重盛詣熊野祠自祈死歸獲瘍疾適有醫至自宋清盛勸欲令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不令治而薨初重盛嘗啓事　中宮有蛇至膝下慮其驚　中宮徐捉其首尾召藏人源仲綱授之仲綱受之而去宮中終無知者明日重盛贈良馬於仲綱手書褒之曰曏昔擧止何其似還城樂舞哉蓋還城樂舞作捕蛇狀故言及之○史論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諍重盛在則淨海不得逞其惡而君臣有所倚頼重盛歿則内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存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良愼祈死哉誠不得已也○冬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是時清盛在福原積怨　法皇率

高尾寺僧文覺遠竄伊豆

鳥羽戀塚

數千騎入京師。法皇遣僧靜憲諭清盛。清盛不釋。貶關白基
房爲太宰權帥。以右近衞中將基通代之。進內大臣。褫太政大
臣師長權大納言資賢以下親近。法皇者四十三人官爵。基
房固有寵於　法皇。其兄子基通。清盛女婿。及中納言闕。清盛
請與基通。再三不聽。基房子師長超任之。重盛薨未數日。法
皇游幸自如。基房又奏收其封戶。清盛積不能平。至是悉修怨。
遣宗盛率兵幽　法皇于鳥羽。召乃使人白　帝曰。今後諸政
陛下親之。即日還福原。○是歲。高尾寺僧文覺有罪。遠竄伊豆。
文覺初稱遠藤盛遠。盛遠嘗見一美姬于路。目送久之。神思恍
惚。寤寐不能忘。使人密問其名。始知爲源渡之妻袈裟。小字阿
都磨。與母同居陸奧。衣川家本豪富。人皆稱曰衣川殿。因呼阿

都磨曰袈裟。嘗爲　上西門院侍婢。未及笄。字歸於渡。盛遠至
衣川家。劫而求之。衣川詭辭許之。盛遠固約而去。衣川召袈裟
具告以狀。泣曰。我不從彼言。彼必將殺我。與其死他人手。寧死
兒手耳。因授以利匕首。袈裟悲泣。乃謂之曰。請勿復慮。兒善處
之。及昏。盛遠至。袈裟款接。佯爲相悅。約曰。今夜妾可使良人沐
髮醉卧。君入其卧內。殺新沐者。即良人也。盛遠首肯。既而袈裟
歸家。謂渡曰。妾前日以母疾歸寧。今疾全瘳。請共歡飲。渡沾醉。
袈裟扶而卧之。自濡其髮。男裝隔席而卧。夜半。盛遠斬首而去。
熟視之則袈裟也。盛遠悲駭。提首至渡家。告實請死。渡曰。事旣
及此。雖死無益也。不如披剃以脩其冥福。乃削髮爲僧。盛遠雖
渡亦歸佛。收袈裟屍。爲起墳墓。世呼曰鳥羽戀塚。○四年庚子。

天皇慈仁不復問仕丁罪

源賴政奉以仁王起兵

宗盛借仲綱善馬不還

春二月。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清盛諷之也。太子甫三歲。
帝性仁孝。受學清原賴業。喜怒不形色。初　帝幼時。有獻紅樹
者。帝酷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折枝煖酒。信成見
而大驚。具奏其狀。叩頭謝罪。帝從容誦唐詩曰。林間煖酒燒
紅葉。仕丁風致。豈不可嘉哉。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聲甚哀。
使人問之。曰。妾主婦新製朝服。妾奉之。爲盜所奪。欲再製之而無
力可辦。是以泣焉。帝憫然曰。朕不德。使人爲盜。是朕之所恥。
乃召女子。賜　中宮御衣而遣之。其仁恕率如此。在位十二年。
改元者四。曰嘉應二年。承安四年。安元二年。治承四年。○養和元年正月。
崩。年二十一。火葬山城東山清閑寺。先是　帝慨　皇威不振。
幸嚴島。希解清盛之意。臨發。覲　法王於鳥羽。憤其幽閉。相共

悲泣。後遂成疾。至是崩于池殿。朝野悲悼。法皇歎曰。使　帝
久在大位。延喜天曆之治。可復致也。非特朕之不幸。則國家之
不幸也。皇太子立。是爲　安德天皇。

安德天皇諱言仁。高倉帝第一子也。母　建禮門院。平氏。諱
德子。太政大臣清盛之女。○夏四月。天皇即位于紫宸殿。以
關白內大臣基通攝政。左大臣經宗。右大臣兼實並如故。○五
月。前兵庫頭源賴政奉以仁王。起兵討平氏。不克而死。王　後
白河第二子。幼敏慧。以母賤。未得爲親王。居三條高倉。故稱高
倉宮。初賴政平治中拔宗族歸順。位不滿其望。居常疾清盛驕
橫。意甚不平。其子仲綱有善馬。名木下。宗盛欲借之。仲綱弗
肯。賴政聞之。令仲綱許之。宗盛借而不還。大會客而出其馬。烙

清盛賂延曆寺僧徒以利悔從背約

記仲綱二字。曰牽仲綱來。曰騎仲綱。曰鞭仲綱。鞭策交下。以為笑樂。仲綱慚憤語之賴政。賴政怒曰。吾而在焉。彼尚如斯。事後可知耳。乃竊詣高倉。說王以大義。徵兵關東諸源。以討平氏。王意悅。終聽之。會源行家自熊野來。乃拜行家為藏人。資齎王令旨。以諭諸源。又密徵新宮僧徒為援。既而謀泄。清盛大驚。遣兵圍王宮。賴政次子兼綱為檢非違使。在遣中。急告之賴政。賴政即使王逃之園城寺。牒延曆興福二寺為援。清盛賂延曆寺以利。延曆寺背約。賴政議曰。以寡擊衆。無如夜攻。即夜欲直襲六波羅。僧徒通款平氏者發異議沮之。天已曙。賴政焚其第。率仲綱兼綱等五十餘人。追赴王所。其舊臣渡邊競居平氏第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闞競在焉。乃召見之。問曰。汝非三位信臣乎。

仲綱截馬尾烙記宗盛二字

何以不從行。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得從。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新圖報效。獨患無馬。宗盛乃與以所愛名馬南鐐。競乃歸舍。結束騎其馬。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何能改慮仕仇敵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初賴政去京師。從者請報競。賴政曰。彼能不負我者。不告必至。賴政入園城寺。競果馳至。曰。臣為主公取六波羅愛馬來。仲綱大喜。截其馬鬣尾。烙記宗盛二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廄與他馬相踶齧。一第驚騷。宗盛愨恚。○菊池純曰。源賴政父子。以一愛馬與奪與平氏相仇。然鞭撻而烙記之。以為齎威除憤之具。取快於一時。要不免為兒戲。何其不深自重乎。使賴政雄才大略。蓋世豪傑乎。視一馬不唯瓦礫土芥。未嘗少愛惜。可輟而與焉。可脫而贈焉。惟其所欲。令彼滿其慾。而後可以立大事。謀大業也。何為區區然爭一馬乎。馨以至尋干戈之為哉。何不監彼虞叔之玉乎。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今仲綱之愛馬。則虞叔之璧也。虞叔能知隻玉之為災害。悔而獻之。仲綱則不能然。不特不脫與之。又奪彼之廄馬。至截其鬣尾。以為笑樂。而賴政號稱宿將。不能制止之。以佐其子狂謀。其大事無集。闔族一敗。死而不祀。何足怪哉。吾故曰。賴政父子爭一馬。予奪以為齎威除憤之具。要不免為兒戲。其推獎以為當世老將。吾弗信也。○賴政慮園城寺不可恃。且兵寡難久保。遂奉王赴南都。王困睡不習騎。墜者六。駐軍憩于平等院。清盛遣左兵衛督平知盛等將二萬騎擊之。賴政撤宇治橋板拒之。會曉霧咫尺不辨。平氏兵緣橋架來戰。渡邊競等善拒殺傷過當。平軍不得前。兩軍阻水迭射。園城寺僧兵筒井明秀秀或作春。驍勇善鬪。射斃十餘騎。既而矢盡。執眉尖刀趨走橋架。輕捷如履夷。僧一來後至。呼曰。少讓戰路。明秀不應。乃騰踰其頭上。進斬敵兵。觀者驚歎。後中院但馬左右奮刀。能截飛矢。進斃數人。人皆呼曰。截箭但馬。平軍披靡。

後中院但馬奮刀截飛矢人呼曰截箭但馬

賴政賦和歌自刃

不敢進。赤甲者數百人。緣橋架進。架斷而墜。漂挂其下。流源軍舞躍作和歌嘲之。既而足利忠綱絕流而濟。平軍繼進。賴政力戰中流矢傷膝。兼綱亦戰死。賴政乃勸王赴南都。而自還戰亂射卻敵。敵不敢進。乃入院。釋鎧而坐。謂其騎曰。身仕六朝。齡垂八旬。為天下倡義。可以死也。乃賦和歌。與仲綱皆自刃。年七十七。王逃赴南都。途為追兵所逼。中流矢而殂。皆傳首京師。賴政有五子一女。女仕二條院。稱讚岐。能和歌。嘗作澳石之歌。世稱絕唱。自是呼曰澳石讚岐。○菊池純曰。按日本史引源平盛衰記曰。下河邊清恒。匿賴政首於平等院林下。平氏軍無知者。又引永享記曰。清恒納其首於笈。佯為修驗者。歸下總。瘞古河城東南龍崎。今古河城下古賀邑有賴政墓。廟食千秋。祭祀以時。近日清儒王韜弔源賴政墓記曰。小廟三椽。朱扉雙扃。蛛絲罥其上。門外二石獅蹲於土中。青苔斑駁。荒寂之景可掬。按賴政官從三位。治承年間。奉以仁王舉兵討平相國清盛。不克。戰於宇治。兵敗自刎。其地距西京三百里

許其臣渡邊唱奉其首來葬於此古河岸爲建祠血食頼政事雖不成而檄其同族頼朝並舉義旗終得克戡平氏平源興廢實基於此首倡之功亦偉矣因作長古一篇弔之全首累數百言今皆省不錄雖今無所考其墟墓歸存亦有足以取信者歟

遷都福原

○六月清盛奏遷都于福原津攝以舊京逼於延暦興福二寺數蠢動避之也時宮殿未成權以弟頼盛第爲皇居先是清盛以宗盛之諫從　法皇於八條烏丸稍寬其禁至是聞諸源圖已遷　法皇於福原幽於三間板屋膳日二次人呼曰牢御所○

牢御所

秋八月流人源頼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伊豆殺目代平兼隆初頼朝流于伊豆寄伊東祐親通其女生男女之繼母告之祐親祐親懼平氏疑已投其男於水嫁女於江間某遂圖頼朝頼朝逃依北條氏久之聞時政多女問人以其姣醜曰長美次否否者後妻出也頼朝懲伊東氏欲通次女託僕安達盛長致書次

姉妹語夢買以粧鏡

女盛長竊慮次女無貌恐情好不終徒階禍無爲已更作書致長女即政子也前一夕次女夢鳩銜金函至覺語之政子政子心動欲紿奪之曰是凶夢也吾當爲妹買之耳乃與妹以其粧鏡曰薄以償直旦日得書遂通之情好日密政子時年二十一是時時政役于京師役滿而歸路遇平兼隆兼隆清盛族人爲伊豆目代者時政與偕歸許以政子妻之既而聞其與頼朝私驚喜相半而難違兼隆約則爲不知嫁於兼隆其夜雨甚政子出奔匿伊豆山與頼朝俱居焉兼隆索之不得時政素器頼朝且思其與源氏婚媾有舊至是陽怒而陰益厚之頼朝亦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結託先是僧文覺坐事竄于伊豆自稱善相人一日見頼朝曰我周遊四方閲人不爲不多矣今相公之面

文覺出枯髑髏激頼朝舉兵

貴乃不可言公首唱義舉復舊儀海内豪傑風靡影從關左八國指日可定也頼朝心竊喜之未輙決謝以遜辭文覺覺之欲激而圖事出一枯髑髏於其懷中詐指示曰此公先公故典廐元耳我嘗盜而藏之使我不遭流竄公豈得覩先公哉因潸然涙下頼朝亦歔欷流涕不能自禁會以仁王令旨至遂決意舉兵遣安達盛長集兵東國伊豆相摸豪傑來附者衆頼朝與親信議先擊兼隆兼隆居八牧寨竊遣京人藤原邦道與兼隆游悉圖其地形還又選勇敢士人延之別室諭曰此事機密獨與卿議請爲我努力衆皆感奮思自効而至其密勿獨與時政議決焉於是頼朝令時政等八十騎攻八牧出圖指授其所留加藤景廉等自衛時八月十七日也時政待昏而發頼朝呼時

頼朝延人於密室語以機密至其密勿獨與時政議決焉

頼朝攻八牧寨斬目代平兼隆

政還之曰吾何以知勝敗對曰勝卽舉火苟敗矣馳使報之君自爲計乃往攻寨北斬敵驍將堤信遠亦赴八牧時月已出頼朝使人升樹望火火不舉也顧景廉赴援授以薙刀曰爲我斬兼隆景廉乃赴八牧則戰方酣進殺一人踰壘而入及寢寢戸闔戸内有燭乃脱冑冒於薙刀伸刀入戸如人窺戸狀兼隆在戸側謂敵人入也擊之景廉揮刀斬兼隆用燭火傳屏障以出頼朝望火舉則大喜已而時政等凱旋景廉提兼隆首視頼朝曰公定天下可以此卜也兼隆族人知親爲蒲屋邑吏爲民所患頼朝自稱受令旨宰關東因罷知親民大悦○二十三日頼朝進軍于石橋山從兵僅三百餘人旗上繫以王令旨明日大庭景親等率兵三千來攻會日且暮景親進挑戰頼朝麾下真

頼朝與平軍大戰于石橋山

頼朝與從士匿僵樹穴中

三浦義明年八十九戰歿衣笠城

田義忠與一年甫十七以驍勇聞撰爲前鋒進斬一將未及拭刀。馬逸入敵中與衆相失遇景親弟景尚搏而伏之呼從者從者未屬而敵人長尾爲宗來援景尚時甚雨夜黑咫尺不辨義忠曰上者景尚也景尚曰上者義忠也爲宗進摸其鎧義忠揚足蹴之急拔刀刺景尚刀不脫室義忠終爲衆所殺比明頼朝兵大敗敵兵群追頼朝殿而親射敵應弦而倒佐佐木高綱天野遠景等力拒頼朝得間走入杉山乃與土肥實平踰險潛行從者僅六人敵兵追躡甚急無地可逭會一大僵樹朽穴空洞可中容數人乃入匿之景親尋至令梶原景時搜其中景時先入與頼朝相視愍然釋之適有蜘蛛結網取而絡之弓弰出曰穴中無物唯有蝙蝠而已景親不信手弓探之弰觸頼朝鎧袖忽有二鴿飛出景時怒其疑已撫刀逼景親景親笑而止頼朝遂得脫走匿于箱根僧房僧與頼朝相仇怨欲謀殺之乃航海赴安房初頼朝起兵遣安達盛長齎檄招關東將士三浦義明稱大介遣子義澄義盛等以三百騎會頼朝于石橋山未至道聞頼朝敗死乃還保衣笠城畠山重忠以三千騎攻之義明年八十九力疾上馬欲親戰義澄等止之執轡而入城其夜義明謂義澄等曰佐公有勇略非一敗而死者女輩宜索而從之吾老矣不能行當止死於此老夫老矣死不足惜獨憾不目佐公成業耳義澄等固請扶行弗聽乃不得已攬泣而去明日城陷義明遭害史論曰義明欲以死勸子孫立功名於義明則得矣而義澄等爲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何也當是時義澄與頼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頼朝孰重孰輕安得棄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足以扞

平廣常服頼朝度量

義仲起兵信濃

清盛請宣旨討頼朝

棄。或不幸不免與父同死亦不失爲孝子慈孫矣今徒知從父命之爲義乃恝然去之而不顧豈爲人子者所忍爲哉可謂不孝之甚矣。山縣禎曰東國將士恩源家舊恩久矣觀於義明之言可以知其恩義結人心之非一日也頼朝起兵關東速成大業蓋有所由矣。菊池純曰義明年已耄期願尚能力病上馬欲親戰殆不讓矍鑠馬伏波豈可不謂老壯哉但當時其子弟義澄義盛等皆驍勇善戰足以爲佐公前驅佐其鴻業宜當退然自守勵其子弟以忠勇孝義庸詎據鞍顧眄與武夫悍卒爭其短長爲哉頼朝乃上安房移檄遠近來會其間敵地者使由海路來遂進赴上總使和田義盛召平廣常廣常託以徵兵未集至是帥萬騎來會欲見頼朝頼朝怒其後至不輒出見使土肥實平言曰吾奉敕舉義女何不速來當在後軍以待指麾廣常悚然退謂人曰頼朝敗後兵勢寡弱吾將大兵來援意當欣然迎之而責讓乃如斯其度量過人吁嗟豈易測哉異日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頼朝既并廣常兵石橋散兵亦來會軍大振先是石橋捷報至京師清盛大喜已而聞頼朝未死勢復振則恐。九月源義仲奉以仁王令起兵信濃義仲故檢非違使爲義孫帶刀義賢子也義賢與姪義平私鬭見殺義仲幼孤畠山重能受義平命欲殺之憫其孤弱而不忍託之齋藤實盛實盛送之信濃更託之中原兼遠兼遠鞠育處之木曾山下稱木曾冠者義仲常憤宗族殘滅陰圖報仇嬉戲毎習武技及長多力善射潛入京師覬平氏者數及以仁王令旨至遂決策起兵移檄四境募兵遠近來附聲勢日熾。冬十月清盛要　上皇請討頼朝宣旨遣孫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弟薩摩守平忠度等將兵五萬騎發東海東山二道兵討頼朝以齋藤實盛諳東事以爲鄉導行收兵至駿河實盛欲進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

曰以京畿新募兵踰險逢敵非計不如沮富士河待敵維盛從之進軍河西已而賴朝以大兵至河東號二十萬騎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實盛問東兵强弱實盛極口主張其兵勢曰弓五箇力箭十五拳以貫堅甲者一隊不下二十人兵勇馬壯馳騁山谷不唯坦途戰而喪親踐尸而進其要武絕倫可以想見也如我畿内西國兵幺麼尫弱託喪稱創動輙欲退豈可與彼輩較哉蓋實盛與忠清議事不合心不能平既對維盛遂辭而西一軍恐怖無復鬪志維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爲先鋒進至河岸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平軍夜聞水鳥起相驚以爲敵大至人馬相踏藉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清盛憤恚弗許其入京師欲流維盛到忠清衆救解之而止

平軍夜聞水鳥起驚之以爲敵大至

○菊池純曰平軍膽落氣餒聞水鳥驚起以致不戰敗走者不平軍恇怯則然蓋實盛虛喝主張源軍之所致故此役不待水鳥驚嘯風聲鶴唳莫適不東兵其一敗塗地以速後人嗤笑者又何足怪乎哉

○先是西軍大潰走于富士河賴朝欲追躡遂西以常陸陸奥諸州未服引兵還次于黄瀬川會有一將率二十騎來因土肥實平求見賴朝賴朝問狀對曰其年齒二十左右面目俊邁曰是陸奥九郎也速召入幕實平導執謁果義經也賴朝大喜曰八幡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援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女猶見頭公兄弟相對涕泣○賴朝還鎌倉大行刑賞以和田義盛爲侍所別當捕斬長田入道父子梟其首大庭景親來降乃斬之遣兵攻佐竹秀義金砂城常陸秀義弃城逃走先是造新館於大倉鄉至此館成賴朝徙居之初鎌倉土壤僻陋人烟稀少於是賴朝營第宅起

義經自奥至黄瀬川謁見賴朝

街市居民日殷闕左武人懼賴朝兵威稱曰鎌倉殿○十一月清盛奉　帝復都平安初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議兩都利害公卿皆希其旨盛稱新都利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極言其不便清盛作色而入衆爲危之俄而清盛奉　帝及法王還舊京衆大悦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彼萌悔心故咨吾因而導之耳先是長方從容說清盛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改過遷善則庶幾天意可回禍亂可弭矣清盛稍從其言

清盛奉帝復都平安

○菊池純曰凡謂之議者非不議則不能斷内有所未安也先是清盛威焰薰赫禍福由己幽法王而不議也竄大臣而不議也討山徒而不議也遷都城而不議也獨至此會公卿議兩都利害者豈非由内自省不安耶長方既已知清盛不自安是以直言不忌投機乘會利導而諫之豈待清盛議事行之長方可謂能知幾者也追其論討平氏之功顧義仲維賴朝又至賴朝請爲總追捕使長方鑑陳其不可後知時不淑薙涂以自全蓋其才學超倫能知事務者三善清行少納言信西以後不多見其匹而擧朝無人不能用之不獨爲一長方惜之實爲天下惜之也

○十二月召還前關白基房先是平氏第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旋轉交錯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中夜有物如人面大可充一室空中有聲哄然大笑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厩馬尾占者曰小侵大子犯午爲源逼平之兆

平氏第多怪又有鼠巢馬尾

○菊池純曰魯莊公十四年内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公問之申繻對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信哉言也先是清盛血氣方剛膽力最壯故雖有妖孼無從可入今血氣寖衰非復前日剛壯於是其性時或執拘不問理之當否殺戮無罪毒虐衆庶以爲得言者亦其志心中慘然不能自禁目見無形之形耳聞無聲之聲百怪蝟集悉現目前皆所自速申繻所謂妖由人興者非邪當時占者或以爲爲義義朝所祟或以爲源逼平之兆絶無一人能疑諸懸者以自致滅者嗚呼豈可不慨哉

○是月清盛遣平重衡將兵討興福東大二寺

養和元年

前太政大臣清盛薨

清盛病煩熱浴冷水水輙沸

僧徒焚殺數百人。而諸道源氏益興。初興福寺僧徒黨賴政。發兵至木津川。聞賴政敗死而還。清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譏訕清盛曰。平氏之糟糠。武家之塵芥。蓋西乘坊信救所作。清盛怒索之。信救亡匿。後為源義仲書史大夫坊覺明是也。又嘗造木丸。呼為淨海頭。蹴擊辱之。清盛積怒。至是悉屠殺之。○養和元年辛丑春正月。源行家將兵數千入尾張。遣左兵衛督平知盛。中宮亮平通盛等伐之。敵據板倉壘。西軍攻拔之。走行家。○源義基據河內應賴朝。知盛討斬之。傳首京師。○二月。尾形惟義起兵據西海。河野通信據南海。俱應賴朝。時知盛在洲股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閏月。前太政大臣平清盛薨。初清盛聞關東兵益起。使宗盛東伐。剋日而發。發曰。此行必夷源氏。先發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熱。盛水石槽澡浴。取冷水輙沸。叫號聲徹門外。舉族擁枕。見其不可起。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生者必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為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睹賴朝頭而死。吾死之後。毋以供佛為。毋以誦經為。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凡我子孫臣隸。咸服我言。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 法皇曰。凡事必與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 法皇於法住寺殿。奏請謝父過。清盛自左衛門尉至太政大臣。同姓為公卿者十六人。得昇殿者三十餘人。為衛府國司者六十餘人。其采地半海內。衣冠皆極華靡。一時慕尚。稱六波羅樣。又憂攝津輪田碕地勢嶮惡。不使漕運。欲

為築一嶋為碇泊地。風濤衝擊。久而不就。乃寫一切經於石沈以填之。既而竣功。行旅便之。名曰經嶋。初清盛以父蔭不時出身。為所寵幸。朝貴皆輕侮之。 法皇曰。若以門地論之。孰能出清盛右者。 白河上皇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忠盛私有身。 上皇印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卽男也。卿以為子也。宮人免身生男。長而穎悟美姿儀。名曰清盛。蓋祝其心清家盛也。清盛年甫三歲。忠盛欲奏其狀。未得便。忠盛從 上皇幸熊野。過絲鹿山。掇零餘子獻之。作歌以諷之。 上皇繼成之。忠盛遂養為子。○三月。平重衡等與源行家義圓戰墨股川。大破之。獲義圓。義圓賴朝弟也。行家走依賴朝。請分領一州。以復成軍。賴朝曰。吾取十州。義仲取五州。公亦盍自取。行家慍去歸義仲。先是志太義廣聚兵常陸。來見賴朝。不禮。怒還。亦附義仲。行家義廣皆賴朝叔父也。○夏六月。平宗盛令越後人城資永擊源義仲。義仲逆戰不利。以源光基策。分為七隊。張赤旗迎之。敵以為平氏黨。不設備。及漸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敵軍驚潰。資永奔出羽。○秋八月。以藤原秀衡為陸奧守。城資永為越後守。討源賴朝義仲。○冬十月。上 中宮號曰建禮門院。○壽永元年壬寅夏六月。攝政基通罷內大臣。○秋九月。城資永卒。弟長茂襲任。發越後出羽兵擊義仲。義仲逆擊大破之。北陸道悉屬義仲。○冬十月。以大納言平宗盛為內大臣。○二年癸卯春二月。內大臣宗盛罷。○三月。賴朝率兵十萬入信濃。義仲集將士議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又舍深仇之平氏。與同宗交兵。若人笑何。乃引

兵避之越後賴朝亦引兵還徵義仲質義仲遣其子義高爲質。○夏四月以大納言藤原實定爲內大臣實定公能之子也○平宗盛奏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爲追討使將兵十萬北擊義仲五月維盛分兵三萬向志雄山親將七萬騎陣于礪並山礪並山南有栗殼壑深數十仞義仲發國府行收兵將五萬騎自向礪並山進陣于黒坂使叔父行家攻志雄山別分萬人屬樋口兼光等曰彼衆我寡彼下山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陣山東麓敵必下巔而陣我一軍則遶出山西驅敵于南壑中可一舉而鏖也諸將皆曰善乃自將三萬人進至東麓斂林而軍平軍望見之果下巔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竟日及昏兼光等已在敵背萬人鼓噪薄之義仲豫集牛四百餘頭繞出其陣後縛炬牛角䇲而縱之軍士鼓噪隨之聲震山谷平軍崩潰陷南壑死者幾二萬人人馬相踐積屍成陵獲其將參河守知度右兵衛佐爲盛等維盛退保佐良岳收餘衆奔于加賀○六月平維盛平通盛等與源義仲戰于篠原敗績義仲乘勝追走獲齋藤實盛實盛其先越前人遷居武藏長井稱齋藤別當嘗事源義朝義朝敗後事平宗盛維盛之討義仲宗盛令實盛從之實盛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衣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篠原之戰大庭景尚等力戰死之衆悉退實盛獨留戰義仲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不答進薄光盛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而衣錦其語東音臣不知其何人義

（頭注）義仲縱火牛大破平軍栗殼壑

（頭注）實盛衣錦歸鄉

仲曰無乃實盛乎樋口有舊必能識之召而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屍葬之實盛時年七十三（菊池純曰齋藤實盛染髮伍壯者戰歿篠原可謂老益壯也岡本花亭有詩曰北陸殉身錦戰衣如於東海更增輝七川不洗頭絲墨潰却平軍水鳥飛惜其不戰歿於東海殉身於此陸也賴山陽詠史曰李贊新恩襲賜衣送頭舊部變衰姿早星雲鬢能還墨難奈水心涅不緇毒其頭髮可變志操終始不渝也二詩雖區區短篇此老心事知出如火識論痛快可以當萬言論贊嘗讀輟耕錄云中書武王天澤髭已白一朝忽盡黒世祖覩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髭髯何乃黒邪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髯白竊傷年老盡忠於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表報效之寸心不忍異時昔耳上大喜其誠忠激烈與我實盛並驅齊馳無愧色也）與○秋七月源義仲與源行家帥北兵六萬分路並進濟湖軍于叡山　法皇夜出宮潛幸延曆寺平宗盛大恐召族人會議欲奉　帝及　法王奔西國以圖再舉知盛諫其不可曰我祖桓武實肇此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刀折矢盡而後已宗盛不聽舉族挾　乘輿西奔獨權大納言賴盛其母嘗德於賴朝賴朝間通書招之故不從奔義仲等入京師　法皇以義仲爲伊豫守行家爲備前守並叙從五位下○（菊池純曰春秋時楚大飢群蠻叛之楚人將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乃不果還楚始大當平氏西奔之時知盛獨諫其不可而宗盛不從平氏竟致不振楚國用蔿賈之諫而楚國始大矣使宗盛從知盛之諫父子君臣暴骸於平安至於力盡而已以慰相國不瞑之魂於地下豈不愉快哉宗盛計不出於此終致不振悲夫）○平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既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臨發齎還謁王曰臣行且死亡不忍

（頭注）白頭可緇此心不可緇

（頭注）平宗盛欲奉乘輿奔西國平知盛諫不可

平經正奉還恩賜琵琶於法皇

并恩賜器滅沒之今謹奉還乃即席彈數曲攬涕辭去薩摩守忠度亦自淀河還夜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出其歌集於鎧縫曰聞君奉　敕有所撰輯幸得收一章死且不朽俊成泣而受之後俊成撰集取其滋賀山櫻歌而特不載姓名蓋憚朝議也○平貞能自攝津還途遇　乘輿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悉燼矣乃夜詣重盛墓白曰今後願以冥護圖恢復且日發墓收其骨而西追至福原宗盛等亦相率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航赴西海○八月　車駕至太宰府　法皇敕奪平族百八十四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以京師無主立高倉帝第四子尊成踐祚是爲　後鳥羽天皇先是　法皇諭

藤原兼實上言立新主

旨宗盛還　車駕於京師宗盛不奉　詔　法皇會公卿議右大臣藤原兼實上言京師無主四方觀望平氏挾　乘輿吾討之無名宜更立新主以繫臣民心　祖宗制無劍璽不得即位然　繼體天皇即位以前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位今宜據此例　法皇從之○青山延于曰當　養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藤原兼實勸　法皇立　後鳥羽帝其言以爲朝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蓋兼實以立主爲處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源長屬階當是時爲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鑾輿使平氏之徒知　法皇蹕位而待帝安知其不悔過而還鑾輿於京師哉萬一鑾輿不還有意外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速立新主不知正閏所係何以異於元魏孫騰說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爲兩統由兼實作俑可不哀哉時有　高倉帝皇子二人曰守貞尊成並在京師叔五歲季四歲　法皇欲擇而立之議者謂世亂宜立長君　法皇寵姬丹波局勸　法皇立尊成　法皇惑焉因宣

義仲素生粗鄙不任衣冠

問之義仲義仲屬意於北陸宮奏曰立君重事非臣輩所敢議然辱受垂問敢不竭情故高倉宮憤平氏之專橫欲拔　陛下於幽厄時命未會隕身鋒鏑天下悲之臣之樹功於今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立而不及其胤非計之獲者也　法皇以其嘗爲僧不聽乃卜二皇子守貞吉　法皇難違義仲意再卜之尊成吉遂立之平氏聞之悔其不奉去也○是月　法皇以義仲爲左馬頭征夷將軍留衛京師世呼曰旭日將軍義仲生長山野舉止粗鄙不任衣冠嘗束帶入朝牛逸倒車中及關牛豎教下自前義仲固執竟自後下爲京人所嗤笑○九月尾形惟義叛平氏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大納言平時忠讓之曰正統天子在此若胡爲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宗盛怖奔讚

義仲侵畧京畿

義仲圍法住寺殿燒之

岐阿波人田口成能以千騎來附四國將士悉應之遂徇南海山陽諸道○法皇　敕義仲西伐義仲以糧乏遷延未發縱士卒侵掠京畿　法皇患之欲引賴朝除之義仲微聞之不懌○冬十月　敕復源賴朝本官右兵衛佐召致宿衛京師以關東未平辭○閏十月平重衡平通盛與平教經等將兵七千戰艦二百與義仲將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等戰于水嶋大破之斬首一千二百級義仲欲進攻屋嶋會賴朝遣兵以二弟範賴義經將之護貢賦入京師義仲引兵還京師　法皇遣使止之義仲不奉　詔○十一月　法皇命撿非違使平知康欲使延曆園城二寺僧徒討義仲右大臣兼實諫止之義仲驕暴滋甚遂舉兵圍法住寺殿縱火燒之知康敗匿官軍悉潰義仲

義仲欲與平氏連和擊頼朝

元暦元年

乃奉　法皇于攝政基通第。　新帝于閑院。停公卿以下至知康官爵。自爲院廐別當。○平知盛平重衡將萬兵。與源行家戰于室山。大破之。義仲以水島室山之戰。東兵連敗。平氏勢益振。遣使平氏。欲連和與擊頼朝。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頼朝之笑我也。公宜答曰。天子在焉。汝免曾弛乃自[illegible]陣。吾則許之。宗盛從之。○元暦元年甲辰春正月。　天皇在屋嶋。罷朝拜諸節會。　法皇以源義仲爲征夷大將軍。○頼朝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徴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頼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頼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子景季。年少鋭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頼朝不與。曰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

景季高綱騎渡宇治川

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頼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拜舞而出。範頼向勢多。義經向宇治。分道竝進。義仲聞之。議戰守。遣今井兼平根井行親等。撤宇治勢多二橋。拒之。義經至宇治。火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囂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撾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使善泅者嘗之。我兵緣橋架。防敵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濟。先者梶原景季。次者佐佐木高綱。高綱自後紿景季曰。馬絛慢矣。景季駐馬約絛。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畠山重忠率手兵五百騎繼之。義經至橘小嶋。謂衆曰。此

義仲妾巴勇悍善戰

流雖迅而水稍淺。可騎而渡。乃先衆而進。全軍繼濟。上岸大戰。北兵敗走。義仲又以三百騎。進冒東軍。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大敗被創走。範頼亦濟供御瀨。合勢追擊。義仲殘兵十三騎。且戰且退。義仲妾曰巴。今井兼平妹也。美而勇悍善戰。每從軍。及義仲敗走。單騎止鬪。東兵披靡。畠山重忠欲生獲之。薄攬其甲袖。巴策馬。馬躍袖絶。重忠舍之還。遠江人内田家吉。膂力絶人。與巴接馬相搏。巴直捉其首斷之。以視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去。曰臨死携妾。人謂我何。巴請共死。義仲強之。巴乃嗚咽而去。

粟津之戰

義仲走至粟津。遇兼平。兼平曰。臣請留防敵。主公可以逃也。進衝敵陣。範頼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

義仲陥于淖戰死

盡亡其騎。獨有兼平。義仲欲自刄。徑田赴郊。馬陷于淖。顧視兼平。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兼平奮鬪。射斃八騎。聞義仲死。曰吾事終矣。啣刀墜馬。自貫而死。義仲妾巴既別義仲。間行歸信濃。削髮爲尼。祈義仲冥福。時年二十八。○菊池純曰。木曾義仲以亡國遺孤。崛起于萬山窮郷中。戰勝攻取。所向無前。遂蹙平軍于砺波山。轉鬪長驅。建幟于京師。豈可不謂一世英雄乎哉。世之議義仲者曰。義仲生長山野。不任衣冠。猶如項籍之沐猴而冠也。義仲奉北陸宮。首討平氏。猶如項籍之立義帝誅暴秦也。其軍中常以巴姫從焉。與楚帳虞氏同其趣。其陥于淖損命於鋒鏑者。使人發騅不逝之歎。且義仲與項籍。其戰歿之年。皆三十一。頼朝寛而義仲猛。頼朝仁而義仲暴。猶如高帝於項王。其出處事行。悉與頼朝相背馳。其一敗塗地。授命于粟津者。又何足怪乎哉。○二月。平宗盛奉　帝遷自屋嶋。據一谷城。其地負山臨海。廣袤三里。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山陽南海十四州。悉屬之。兵勢大振。　法皇遣源範頼源義經。討平氏。義經進至三草山。襲平資盛。破

景季箙插梅花　義經襲鵯越　秩父重忠負馬下險

之。遂與範賴岐道向一谷。範賴令諸軍薄東門。梶原景時使輕卒拔柵。以五百騎入鬭。既退。失景季所在。復入索之。景季是日箙插梅花以自標。被髮與敵八人鬭。景時識見。挈之而出。義經以萬騎向西門。使監軍土肥實平赴之。而自將精兵三千向鵯越。鵯越者。城後間道也。路險夜黑。得土人鷲尾經春爲鄉導。問鵯越何如。曰徑路險惡。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至鵯越則天明。瞰視城中。東西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斗絶。如屏障者數百仞。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馬已如是。可以下矣。乃一鞭而下。衆皆魚貫倣之。沙石如流。馬脊高於人頭。獨秩父重忠束馬其背下。曰平日之役馬爲其。今日之馬吾

代其勞。背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不設城後備。及義經至。平軍駭擾。自相擊刺。義經縱火乘之。烟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平軍大敗。○藝

池純曰。平氏之守一谷。戰粟殼。其窮涯絶谷。熊徑鳥路之險。不惟劒閣崤函之固。而其守之者。皆平氏精鋭。長戟强弩。足以支之。肥馬堅甲。足以當之。然而一谷之與粟殼。一敗不振。以遺憾于千古者何也。曰是皆恃險之所致。向使平氏諸將善守險而不恃險。嚴其守備。峙其糧仗。脩其城郭。具其戰艦。以割據西海。平氏雖式微。尚有神器在焉。上下戮力。以窺天下動靜。或可以雄據一方也。不知出此。恃不可恃之險。闔族亡滅。致不可救。豈可勝慨哉。雖然。不獨平氏爲然。天下豪傑。恃險以至亡滅者。不暇口數。里見氏恃鴻臺。北條氏恃函嶺。前後接踵。同取族滅者。皆平氏之續焉耳。嗚呼恃險者。皆亡國覆轍。後之爲平氏爲里見氏爲北條氏者。亦可以知所鑒矣。

平重衡就虜。平忠度亦爲岡部忠澄所追。忠度紿曰。吾東兵也。忠澄曰。烏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度返鬭。搏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爲所殺。忠澄撿其鎧。得

熊谷直實獲敦盛　賴朝遣姬千手慰重衡

歌稿中載詠旅宿花一章。始知其爲忠度也。敦盛亦爲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插笛。念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經盛。經正經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死之。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爭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以八嶋爲行在。○夏四月。京師改元元曆。範賴義經歸京。獻虜　法皇　法皇使人諭重衡。貽書宗盛。奉還神器。宗盛不奉　詔　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問其所欲。重衡請削髮。不許。乃屬之狩野宗茂。遣姬千手饋酒。以解其幽憤。重衡屬杯。千手彈琵琶。朗唫曰。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憐之。明年六月。斬于南都。宗良

宗清清節不負其名

阪。維盛亦潜行赴熊野。投那智海死。或曰匿于伊勢。○是月。賴朝殺其女婿義高。女亦悲慟不食死。○六月。源賴朝奏　法皇。復平賴盛及光盛官爵。初平治之敗。賴朝隨父兄而東走。路遇大雪。爲平賴盛家士平宗清所執。送六波羅。清盛命囚之其家。宗清待之甚厚。白清盛後母池氏。以免其死。賴盛者。清盛異母弟。池氏所生也。賴朝之討平氏。致書招賴盛及宗清。賴盛乃語宗清欲與俱。宗清曰。君將兵征討。臣敢不前驅。今平氏覆敗。闔族流離。而挾舊東行。受報賴朝。獨不愧西海諸公乎。遂辭而西。賴盛至鎌倉。賴朝厚遇之。乃奏復其官爵。與之食邑。

山縣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爲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絶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百世矣。賴盛貪饕。獨無愧乎其心何耶。或曰。宗清之救賴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賴踏覆亡者。實基

於此宗清豈得逭其咎哉曰然然初宗清之救頼朝義朝父子既亡於是憫其倮然無所恃以為窮猪何能為乃請池尼而免之不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頼朝雖幼從父而叛則罪固不得免誅宗清以王法處之可也况他日闔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咎哉君子於人功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矣○秋七月　新帝即位於太政官廳○八月　法皇以源義經任左衛門少尉補撿非違使並叙從五位下聽昇殿初頼朝奏範頼為參河守獨至義經忌其功不奏以補官至是頼朝益忌之○九月頼朝以範頼統西海軍事義經統南海軍事令範頼先發以三萬騎下山陽道進陣于藤戸阻海水望敵敵招挑戰我兵不能渡佐佐木盛綱潛問土人以津標其深淺遂殺滅其口旦日盛綱挑戰躍馬破濤而進諸軍繼涉敵大敗走○十月頼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為別當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為執事廣元出政令康信

佐佐木盛綱藤戸先登

頼朝置公文所問注所

決獄訟○二年乙巳春正月蚩尤旗見東方長一丈○二月　法皇命源義經討平氏義經入尼子浦虜守將櫻間良連初義經治舟師於渡邊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設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為良將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作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勵敵為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櫓千百唯其所欲若義經則不敢也景時慚恚深銜之既而義經令將士即夜令解纜將赴屋嶋時大風益暴舟人皆止之義經曰兵法襲敵不虞今日彼必無備敢諫者斬舟人相謂曰發亦死不發亦死死一耳乃發從者唯五艘而已兵裁百餘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

義經與景時論逆櫓

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

暗而南舟駛如射海上三日程未過三時黎明達尼子浦上岸連戰遂得大捷進攻八嶋宗盛奉乘輿泛海避之義經縱火燒行宮平軍盡上舟海陸交射藤原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來鬪走景清追攫其錏錏斷挂之雍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決死東兵莫敢近日既晡平軍載美姬於一舟揷畫日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是敵誘我也誰能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時風起舟颺扇搖不定宗高默禱待風定乃持滿一發斷其扇轂扇翻而墮兩軍嗟賞呼聲動地○菊池純曰那須宗高射扇之事極為顯揚盛事一矢中否關於兩軍之勝敗宗高而一發誤射其自刄刎不敏固不待言也佐野天德寺聽琵琶法師淨平語至於射扇一曲流涕嗚咽不能自禁也佐野氏可謂能聽解此中趣者　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

景清攫錏錏斷

那須宗高射扇

卻之追而入海遺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之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者怪問之曰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追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應弦而殪嗣信弟忠信扶屍還營義經親視嗣信厚慰勞之嗣信肯謝而絕義經賻以名馬厚葬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乃退赴箱嵪○三月源義經大破平氏于壇浦前內大臣平宗盛權大納言平時忠右衛門督平清宗等被虜能登守教經殊死戰進索義經卒與之遇教經免冑撤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鬪輒搏仆之直薄義經義經躍入別舟東軍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二位尼時子乃抱　帝

義經遺弓于波上

佐藤嗣信代義經戰歿

教經薄義經

二位尼時子抱帝投海

少帝崩於海壇浦崖山同一慘愴

相約以帶挾劍璽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詠歌與俱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東兵渡邉昵以鐵搭鉤之送之義經船遂生擒内大臣平宗盛權大納言平時忠右衛門督平清宗等權中納言知盛參議經盛等皆死之兵士亂入御船開内侍所神鏡目眩而止神璽亦出海片岡經春收而還納之時壽永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也　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養和四年壽永二年　法皇以京師無主立　高倉天皇第四子是爲　後鳥羽天皇

後鳥羽天皇諱尊成　高倉帝第四子母七條院諱殖子修理大夫信隆女壽永二年平宗盛奉　養和帝走西海八月　法皇立　帝爲　皇太子即日踐祚於閑院不傳劍璽而踐祚古

元曆元年

文治元年

義經奉鏡璽入京師

義經留腰越驛作書陳情

所未有也元曆元年七月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五歲而政出自　法皇○文治元年乙巳春三月源義經大破平氏於壇浦義和帝崩於海○夏四月義經奉　建禮門院及鏡璽入京師遣權中納言藤原經房參議藤原泰通等迎鏡璽於鳥羽移於太政官朝所○源賴朝以勳平氏功超叙從二位○五月義經檻致平宗盛清宗等于鎌倉義經在西海也不循賴朝節度梶原景時曾爭逆櫓議相啣屢讒之賴朝賴朝於是不聽其入鎌倉義經留腰越驛寄書於大江廣元陳情賴朝竟不見義經作書於腰越陳情哀訴畧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東國賊下雪家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泣爾將永違恩顧骨肉誼絶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爲分疏焉義經幼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爲氓隷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遭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坂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欲以慰寃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忝五位尉榮顯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間進說度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

宗盛非相國之子傘工之兒

六月流平時忠于能登平信基于備後平時實于周防○秋七月地大震○平宗盛平清宗平重衡伏誅初宗盛至鎌倉賴朝延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者至宗盛悚然請宥死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盛不曉其意賴朝又使義經護送京師義經至近江篠原斬宗盛及清宗傳首京師又斬重衡于南都梟首于般若寺以僧徒之請也先是壇浦之敗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娠也相國期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藤通純曰尼公一點明眼燃犀拂蜜能看破不肖豚犬勇怯賢愚不差尺寸蓋愧宗盛暗愚庸劣不啻其父見預設言以文其陋未可知也諺曰識子不若親子於時子見之矣○八月以源義經任

昌俊襲堀川第

兼實諫討賴朝之宣旨

伊豫守兼院廐別當義經鈌望益怨賴朝源行家亦與賴朝不協匿居京師義經附結之○冬十月賴朝遣土佐房昌俊于京師襲義經堀川第昌俊敗走逃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舊索獲獻之義經怒斬之遂與行家至　法皇宮迫請討賴朝之宣旨公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藤原兼實不肯曰賴朝罪未至當討且命弟討兄如之何　法皇不聽遂　詔義經討賴朝○青山延于曰甚哉　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使　法皇用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爲治者也朝賞而夕罰者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　法皇之舉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山縣禎曰賴朝賊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賴朝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賴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賴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爲劃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爲多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遜意是所以爲賴朝不容也夫

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譖。自古而然。義經蓋自罪自責。謹愼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　法皇而請詔欲以討其兄亦何逆也。義經僕安達清經有才幹。常爲賴朝間。義經於是走報之鎌倉。賴朝方落長勝壽院。聞報曰。可也。親率諸將擊行家義經。進至黃瀨川。十一月義經與行家及女婿源有綱等俱走鎮西。不知所往。○菊池純曰。賴朝之有義經。猶鄭莊公之有共叔段。義經不負賴朝。而賴朝先負之。叔段不負莊公。而莊公先負之。然則使義經強悍不弟者。則賴朝導之也。使叔段頑冥不靈者。則莊公教之也。賴朝雄猜陰狠。不減莊公。而義經強悍不弟。不啻叔段。夫以猜忍之賴朝。而御不弟之義經。賴朝不魚肉義經。則義經將攻噬賴朝。宜乎其兄弟閒墻。救不可救乎。抑叔段頑冥不靈。則不過恃區區寵祿。以利其身而已。使叔段勢駸駸漸強大。莊公以全鄭之兵力誅鋤之。則不啻費力也。且夫叔段之所據者。百雉之城。所恃者。兩鄙之賦。與義經擁關西之兵。領九國地頭。迫　法皇請討其兄之宣旨。其大小強弱。固不待言也。而賴朝因循持久。不果討之者。抑有由來也。方賴朝并吞區宇。豪傑風靡。天下無復可畏者。獨其所畏憚者。有一義經而已。故賴朝欲託事誅鋤之。而義經有功之可賞。無罪之可討。於是遷延不果。其先我而昇殿。不告我而爲五位尉。是死我也。

其壇浦之役。與太后同舟。是輕我也。車服華侈。翺翔院中。是蔑視我也。賴朝尚且抑而不發。先之以景時。景時辱之以昌俊。昌俊敗死焉。其迨請欲討已之宣旨。奮然躍起曰。可矣。夫可討則討之。何可云乎。一之可字。賴朝陰狠猜忌。欲殺其弟之心事。不覺發露也。明矣。或曰。賴朝討義經。則景時讒之也。予以爲不然。賴朝之猜忌陰狠。雖無讒人景時。其欲殺之決矣。特其殺之之不蚤云爾。範賴優柔不斷。尚不能全其終。而況強悍義經乎。然而令其罪惡日長者。則賴朝導之也。我導之。我斃之。其罪不在義經。而在賴朝。賴朝聞義經既奔。乃還鎌倉。義經之在京師。專以循謹奉上。威恩並行。及去人皆惜之。往至攝津河尻。爲州人所要擊。義經擊破之。進至大物浦發船。會大風暴起。舟船漂蕩。與行家相失。乃散軍赴大和。匿吉野山。○法皇懼賴朝之憤怨。敕諸國討行家義經。時承大兵之後。姦宄潛匿。豪猾兼并。租稅阻格。供御弗給。賴朝患之。用大江廣元議。使時政奏請自爲六十餘州總追捕使。又請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朝議

賴朝親擊行家義經

義經奔竄至大物浦會大風

從之。○尾藤孝肇曰。廣元有經世之略。而不用。乃予源大將軍。以爲謀主。鎌倉霸圖之興。廣元功居多焉。何其朝家之愚。而鎌倉之智哉。宜乎王道日替。而伯業之盛。○時政入京。大購索平氏遺種。悉殺之。維盛子曰六代。年十二。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爲人所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重文覺。特宥之。削髮爲文覺弟子。及文覺圖不軌。六代坐死。○十二月大藏卿高階泰經。刑部卿藤原賴經等。坐黨源義經奪官。尋流泰經于伊豆。賴經于安房。○二年丙午春三月。攝政基通罷。以右大臣藤原兼實攝政。○夏四月召還流人高階泰經藤原賴經。○五月北條時定捕行家於和泉。斬之。并其子光家。傳首鎌倉。○秋七月義經妾靜生男于鎌倉。賴朝命安達清經沈之由比浦。初靜從義經匿吉野。義經諭之訣別。與之金寶。使僕護送京師。送者奪金寶而去。山

維盛子六代削髮爲文覺弟子

兼實爲攝政

僧捕靜致之鎌倉。賴朝詰問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身留之。夫人政子聞其善歌舞。欲召而觀之。靜哀訴曰。妾本賤流。不足自惜。雖然已充豫州之後房。而今示耻於稠人。妾所不忍。敢辭。政子強之再三。既而賴朝與政子詣鶴岡社。召靜命舞。乃起上壇。工藤祐經撾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整衣而進。唱離別曲。又作歌言慕義經意。衆皆垂泣。賴朝不懌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止。賜纏頭罷之。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燕。景茂乘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鎌倉公親弟哉。卿已爲其家人。豫州而在。卿等豈欲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慙。已而分身。靜見放還。○冬十月攝政兼實罷。右大臣以內大臣藤原實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通爲

義經妾靜唱離別曲言慕義經意

藤原俊成上千載集

内大臣良通兼實之子也。○三年丁未春二月復置記録所。○夏四月謚　養和帝曰　安德天皇。○秋七月遣使長門求寶劍於海中。○九月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上千載和歌集。俊成權中納言俊忠之子也善和歌與藤原清輔齊名姪定長亦善和歌削髪稱寂蓮。○四年戊申春正月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良通薨。○二月先是諸道置關物色義經益急義經乃與親兵十餘人變貌爲道士裝推辨慶爲導師經北陸道奔陸奥至安宅關關人誰何詰其來由辨慶對曰南都方建東大寺吾輩勸化諸國者今將赴奥羽也關人曰果然則當有疏辨慶乃取卷於笈名爲勸化疏捧讀一過詞旨明瞭音吐動坐關人乃闢關義經麻衣蓑笠負笈倚杖最後出關關人物色將拘

焉辨慶佯怒罵曰豎子疏慢竟貽伊禍因奮杖抶之關人釋之

秀衡臨終遺言推戴義經

遂達于奥依藤原秀衡秀衡館之衣川。無何秀衡卒臨終遺言長子泰衡等舉二國推戴義經以抗賴朝。　法皇使泰衡圖義經泰衡狐疑不決。○夏五月賴朝遣藤原信房天野遠景擊鬼界嶋平之。○冬十一月左大臣藤原經宗罷。○五年己酉春正月賴朝叙正二位。○二月　敕賴朝修理大内。○前左大臣藤原經宗薨經宗久居顯要鍊達朝典爲時所重世稱大炊御門左大臣。○夏閏四月晦藤原泰衡遣兵襲衣川辨慶經春等力戰死義經手刄妻子而自殺時年三十一五月泰衡乃使使齎義經首來獻鎌倉賴朝方落鶴岡浮圖使使止之於途六月泰衡使者齎首至盛以漆函醇酒浸之令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

泰衡襲衣川義經自殺

之。天時暑熱壞爛腐敗不能辨眞僞蓋其實率家屬入蝦夷以壽終國中有義經及辨慶祠今猶存焉。○史論曰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等撿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義經機警絶人臨危踏險而不死者數矣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擅言天下以義其首則足以鎭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警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於義經之罪取之此賴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秋七月以右大臣藤原實定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兼雅爲内大臣兼雅忠雅之子也。○八月。賴朝將大舉討泰衡累奏不已朝議以其討義經有功不許之。徵兵稍聚賴朝諮之大庭景能景能曰泰衡先世爲君家人君

討其罪何須勅允聚兵徒費毋爲也賴朝從之不待　詔而發。

賴朝討泰衡平之政皆遵秀衡之舊

分軍三道並進衆幾三十萬進至白河關擊泰衡庶兄國衡于厚樫山破之進至平泉泰衡火城而逃九月泰衡部將河田二郎斬泰衡以降賴朝讓其不忠斬之至是　勅書始至賴朝留葛西清重鎭陸奥其治一遵秀衡之舊制毋有變更人咸悦服。○山縣禎曰賴朝親將而征討唯此一舉耳而堂堂之陣整整之旗其鋒所向如雷霆鬼神攻取戰勝奥羽強族奕世盤據崛彊難制者不數旬而授首奥羽悉平而後處分州事亦皆得其宜也其將略才度孰能及之者耶以此觀之其能服人心統一天下蓋亦非偶然也泰衡部將有由利維平者爲宇佐美實政所虜賴朝

由利維平罵賴朝不屈

召見問曰奥羽天下强國帶甲數萬粟支十年而汝主不能一月防戰不出二旬而身族滅無一人殉節者何也維平瞋目罵曰勝敗則兵家之常事昔乃父義朝管領關東十六州握天下

建久元年

維平非走者公成非死者

之重兵平治之亂不旋踵而敗身死於人手亦何爲怯哉較之今日孰優孰劣幕下莫深詰焉賴朝語塞顧左右曰壯士也釋爲家人○冬十二月以攝政兼實爲太政大臣○建久元年庚戌春正月　天皇加元服於紫宸殿先是寶劍沈海至是以晝御座劍代之○二月藤原泰衡舊臣大河兼任作亂陸奥出羽聚數千人詐稱源義經木曾義高源賴朝遣足利義兼比企能員等討平之初兼任之叛由利維平逆戰死之葛西清重上變使者謬報曰由利維平走橘公成死賴朝聞之曰維平非走者公成非死者驗之果然○是月十六日僧西行卒于京師年七十三西行姓藤原稱憲清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鄉九世孫左衛門尉康清之子也憲清勇敢善射兼通韜畧事　鳥羽上皇任左衛門尉尤善和歌　上皇愛其才甚見寵遇爲人恬淡常有遁世之志年二十三遂決志辭官削髮爲僧改名西行遂周遊海內詠歌自娯神護寺僧文覺不悅西行曰沙門爲業唯道是修彼何爲者周遊四方唫詠涉日是釋門之賊也吾見之必擊破其頭西行抵高雄文覺與語大悅嘗語其徒曰爾曹不見西行狀貌邪固非被我毆者反將毆吾矣又至鎌倉賴朝途見西行延見問兵略西行曰遺世以來家世所傳圖書皆已焚弃獨若和歌感時觸物僅成之云耳至其微旨奧義素所不解無一事可以對賴朝固請於是談兵一夕及旦辭去賴朝固留不可乃遺以銀猫受而出適見門外有兒童遊戲便予之而去嘗作和歌詠櫻花以表終焉意竟如其言集曰山家集行于世○賴襄曰

所貴於士者以其知時也時有勢焉有機焉勢所推移機所起伏非必難知也而莫之知者有所蔽耳唯有識之士能先見之去危就安去濁就潔舉世不知而已獨知之知之明故決之果彼之所驚我以爲當然如藤原憲清不其然乎當是之時天下之勢何如哉君臣殉私廉恥喪亡國家紀綱所以維持天下者無一存者而天下之武健桀驁者隱然成黨於下竊睨朝廷以爲不足畏朝廷方計較閨閫之寵易置童蒙之君宰執之臣骨肉爭權不省宮城之外有何事大亂之機將發矣而上下晏然處之何哉譬若失火之家舉家寢集讙嘩及鄰閭來救始知之彼汨沒於爭競之間中熱外源顚倒是非是以其機露於前而不能見憲清資不過北面官不過左兵衛尉處一世奔波之後有以窺其端倪以爲事勢如此官不可爲故雖頗受寵使而決然去之其曰歸佛辭世者特託焉而適或觸焉而發耳世蓋駭愕以爲不近人情不知自憲清視之舉朝之士皆喪心者也憲清辭官之歲而藤原賴長爲內大臣後二十年而保元之禍作自是喪亂蔑視海宇反覆而憲清高居川觀超然事外嗚呼可謂士也已

○秋七月左大臣藤原實定罷以右大臣藤原實房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兼雅爲右大臣大納言兼房爲內大臣兼房兼實之弟也○冬十一月源賴朝入朝　敕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十二月上表辭職還鎌倉○二年辛亥春正月賴朝改公文所曰政所○三月以內大臣藤原兼房爲太政大臣大納言藤原忠親爲內大臣忠親家忠之孫也○夏五月殺左兵衛尉佐佐木定重梟首唐崎定重父定綱爲近江守護佐佐木莊租充延曆寺僧料歲飢多逋僧徒督責壞定綱家放火民家屬定綱在京定重拒之傷其二人僧徒守闕訴之又訴鎌倉朝議流定綱父子僧未慊意固請誅之賴朝以佐佐木氏勳舊多方營救不聽誅之○冬十一月以攝政兼實爲關白○閏月前左大臣實定薨稱後德大寺○是年僧榮西歸自宋始倡臨濟宗○三年壬子春正月賴朝創永福寺於鎌倉平氏遺臣藤原忠光雜役徒搬運土石歛魚鱗于眼以爲眇者圖刺賴朝賴朝

政公文所曰政所

僧榮西倡禪宗

平氏豫讓圖報仇

怪見而執之。探懷獲匕首。曰平氏臣忠光。欲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在也。不食月餘。賴朝命斬之。○山縣禎曰。忠光之事。與豫讓酷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非有所爲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而趙襄子則感讓之義。而宥其死。至于再而後不得已殺之。賴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與義理之忘何遠。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士也。○三月。法皇崩。年六十六。法皇在位。在院二十餘年。擁立五帝。而政皆決於己。葬後白河天皇陵。○賴襄曰。保元建久之際。國勢一變。本於朝廷處置失當。論者歸咎於後白河法皇。以爲庸暗無比。晉惠帝類也。然不幸處綱紀極隳。姦豪騈起之時。雖英傑之君。或不能濟。如法皇。束手無爲。猶恐不免也。然而輕舉妄動。不恤人言。驕縱強臣。動資其強。而損我威。數失信於天下。惠帝無此自用也。蓋漢靈獻唐代德昭宣之類耳。然國朝祖宗德澤。紀綱在天下者未亡。有異於漢唐之季者。假使如後三條之主出此之時。而輔以通變明機之士。未必無濟危之策也。

賴朝爲征夷大將軍

○秋七月。以前大納言源賴朝爲征夷大將軍。朝議重其任。罷鎭守府將軍。○前太政大臣師長薨。師長好音律。最長琵琶。天下嘗大旱。祈請不應。師長奏敕彈琵琶於日吉社。澍雨立降。衆皆嘆異。稱雨大臣。

雨大臣

○四年癸丑夏四月。大將軍賴朝獵下野那須野。五月。又獵富士野。關東將士畢會。伊藤祐泰二子祐成時致。夜入工藤祐經營。殺復父仇也。

曾我兄弟夜入祐經營復父仇

初祐成父河津祐泰。爲祐經所殺。時祐成時致尚幼。母再醮曾我祐信。祐成兄弟遂爲祐信所鞠。及長。常有復讐之志。間關流離。備嘗辛楚。及賴朝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祐成時致大喜曰。天也。因定計往富士野。見母告別。泫然泣下。回顧數四。遲遲不忍去。母頗怪之。兄弟遂赴神野營。百方狙祐經。不得間。乃陽爲警夜者。入祐經卧内。是夜。祐經召娼妓與吉備津祠官王藤内宴飮大醉。酣寢。時致喜欲刺之。祐成曰。殺睡人猶斬死者。乃

時致前犯將軍營

蹴其枕。大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讐。祐經驚覺。將執刀起。兄弟揮刀體解之。并殺王藤内。時五月二十八日也。此夜雷雨闇黑。營中騷擾。兄弟殺傷過當。祐成與新田忠常接鬬。遂爲所殺。時年二十二。時致見祐成死。徑前犯將軍營。僮五郎丸頗有膂力。被婦人服。竊其過。自後捆之。衆共捕獲。旦日。賴朝召見。親詰之。問何犯吾幕。曰吾祖祐親。將軍仇之。吾仇祐經。將軍寵之。吾是以怨焉。

吾祖祐親將軍仇之吾仇祐經將軍寵之吾是以怨焉

賴朝壯之。思宥其死。祐經子犬房丸哀訴請殺。乃斬之。時年二十。復曾我莊租。以弔二孤。祐成有妾名虎。大磯倡也。祐成嘗遊大磯。見虎而悅之。虎亦相愛。諸豪競欲通。旋勤皆不顧焉。會和田義盛來飮其家。召虎。虎佐酒不出。義盛怒欲罪之。其母懼。促之。虎不肯曰。曾我君士也。和田豪貴也。妾豈忍以貧富易其心乎。時祐成在焉。許義盛請。祐成與虎同出飮。及酒行。終不與義盛相酬酢。引盞飮屬祐成。及祐成報仇。闘死。哀慕悲泣。修祐成冥福。遂爲尼。如信濃善光寺。時年十九。○秋八月。源賴朝拘弟範賴於伊豆修禪寺。遂殺之。

賴朝殺弟範賴

初西海之役。義經恃功專恣。而範賴每事稟賴朝。以故爲賴朝所親愛。及賴朝獵于富士野。鎌倉訛傳賴朝遭害。夫人政子大悲駭。範賴慰諭曰。安之。範賴在焉。

安之範賴在焉

賴朝聞而惡之。範賴大懼。獻誓書謝失言。不釋。至是遂命狩野氏拘範賴于伊豆修禪寺。梶原景時勸殺範賴。乃遣景時及其子景季等。率騎五百襲之。範賴射殪十餘人。縱火自殺。○五年甲寅秋七月。內大臣藤原忠親罷。○八月。大將軍賴朝殺其族安田義定。

賴朝殺其族安田義定

初義定子義資嘗挑賴朝侍女。爲景時所發。遂斬義資。義定坐免。憤怨有告其反者。於是殺之。○六年乙卯春三月。大將軍源賴朝入朝。遂奉　車駕。慶東大寺。既而東還。○前內大臣藤原忠親薨。忠親嘗著水鏡山槐記。○秋七月。以平賀義信爲

凡任民牧者當以義信爲法

平氏餘黨悉平

武藏地頭義信有政績賴朝加褒賞且榜其廳曰凡任民牧者當以義信爲法義信源義光孫也賴襄曰世知源賴朝之雄畧蓋世能創此業而不知所以能成此業自有其本也觀其奏擧所領九國逋租因諸國准之又奏兵興以來民不暇農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稅以平賀義信爲武藏地頭有惠政因旌之以風凡任民牧者其定陸奧令凡政皆因秀衡舊規勿有所變更亦意疲民也嗚呼當是時天下方貴驍雄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賴朝獨孜孜以養民爲務可謂知爲政之本矣○冬十一月以權大納言藤原良經爲內大臣良經良通之弟也○七年丙辰春三月左大臣藤原實房罷○夏六月平知忠作亂將襲藤原能保能保遣兵圍知忠知忠自殺知忠知盛子也先是平氏遺臣平忠房盛嗣等潛匿各處圖殺賴朝事皆不成相繼禽殺至是餘黨悉平○冬十一月關白兼實罷以前攝政基通爲關白○十二月太政大臣兼房罷○九年戊午春正月 天皇

義時遷帝於隱岐依巖穴爲宮

帝善鍛刀世稱御所鍛

帝有恢復之志作歌寓意

讓位 皇太子上尊號曰 太上天皇時 帝年未滿二十諸皇子幼冲及將傳位源賴朝屢陳不可不聽關白基通大納言源通親贊成之 帝意遂決禪位之後聽政院中二十餘年及承久兵起北條義時遷 帝於隱岐依巖穴爲宮茅茨松椽僅蔽風雨世稱隱岐院延應元年二月崩于隱岐年六十火葬於苅田山中藤原能茂收御骨還京師藏大原勝林院仁和二年二月造法華堂于大原安御骨寶治元年四月北條時賴建祠鎌倉鶴岡西北山稱曰今宮 帝敏惠多能膂力絶人尤善和歌又善鍛刀每造刀親淬之世謂御所鍛多賜武人佩之好武技最善弓馬始置西面以配北面命關東選練達射藝材力絶倫者貢之 帝在位日憤王室陵替有恢復之志嘗作歌寓意而志業不就遂遭播遷禍矣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元曆一年文治五年建久九年 皇太子立是爲 土御門天皇

正治元年

土御門天皇諱爲仁後鳥羽帝第一子也母承明門院源氏內大臣通親之女建久九年正月立爲 皇太子即日受禪時年四歲以關白基通攝政右大臣兼雅內大臣良經并如故○冬十一月以右大臣藤原兼雅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實爲右大臣賴實經宗之子也○正治元年己未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先是稻毛重成修相摸川橋賴朝親臨落之及歸墮馬疾作至是薨年五十三史論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討罪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覇府于鎌倉傳業三世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上爲天子遠撫遐邇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己其術亦深矣究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愾而獻其功雖十宥之可也後白河法皇過於行家義經之

賴朝尚儉素戒小臣鮮衣

流僧文覺于隱岐

請降追討勅賴朝藉爲口實奉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也 勅以長子賴家爲左近衛權中將總督諸國守護地頭賴家時年十八母政子削髮爲尼而與聞政事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賴家聽訟賴朝沉毅有度量性尚節儉嘗見藤原俊兼衣服鮮麗戒之曰若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固介冑一武夫不曉禮法何如然而猶能儉素自奉蓋多養士卒志存建功汝有才幹何爲不守儉素命取其刀親截其裔○賴襄曰賴朝戒小臣引常胤實平已之所領雖什百倍常胤實平而不敢奢侈可知矣是其所以當多事之日能蠲逋租養民力而不患不足也賴家實朝坐享其業蓋不能然能然者乃北條氏所以盛衰相終也○三月僧文覺謀叉捕流于隱岐殺其弟子妙覺妙覺平惟盛之子六代也清盛之胤至是而絶○夏六月以右大臣藤原賴實爲太政大臣左大臣藤原兼雅罷以內大臣藤原良經

梶原景時伏誅

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源通親爲內大臣。家實基通之子。通親雅通之子也。○二年庚申春正月。梶原景時至駿河。爲州人所殺。初景時以諂佞嬖於賴朝。及賴家立。又有寵。賴家有弟曰千幡。爲賴朝所愛。嘗置之懷中。召宗族諸將囑之。小山朝光與焉。及賴朝薨。朝光欲爲削髮。以有遺託未果。景時讒之賴家曰。朝光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恐有異志。朝光聞而自危。問計於三浦義村。義村固善朝光。乃與和田義盛等以下六十餘人。連署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請誅之。廣元欲其和解。不敢上。義盛促之。乃上賴家。賴家以其疏示景時。景時不能分疏。賴家下令逐之。景時舉族西奔。至狐崎。爲土豪吉香某所邀殺。衆快之。○藤澀純曰。梶原景時以侫讒諂媚之一小人。讒人賴朝。嘗讒譖計賴逞三寸口舌。分離骨肉。讒殺忠良。此固神人所深疾。而今又欲使賴家誅鋤小山氏。何其讒人罔極。一至於此哉。雖然不獨賴朝能致然。豐太閤之濶達。而弗能甄別石壁之姦。東照公之英明。而爲本多正純所蠱惑。終始不覺。以速後人嗤笑。可勝慨哉。幸而命盡運極。以伏斧鑕之誅。天網恢恢疏而弗漏。豈不千古大快事乎哉。○夏四月。立守成親王。

建仁元年

爲皇太弟。○建仁元年辛酉春正月。越後人城長茂作亂於京師。襲小山朝政第。朝政時從幸。不在。其兵拒卻之。賊圍上皇宮。請討賴家。宣不許。奔匿吉野。賴家下令索獲斬之。長茂姪資盛據越後鳥坂反。賴家命佐佐木盛綱伐之。資盛逃亡。其姑曰板額。醜而多力。善射。遂被虜。送致鎌倉。淺利義遠請娶之。賴家問其意。曰。欲使生勇士以益於君耳。賴家笑而聽之。○二年壬戌秋七月。賴家爲征夷大將軍。○冬十月。內大臣源通親薨。○閏月。以大納言藤原隆忠爲內大臣。隆忠基房之子也。○十

資盛姑板額醜而多力

二月。攝政基通罷。以左大臣藤原良經攝政。○三年癸亥秋九月。北條時政殺大將軍源賴家子一幡。及其舅比企能員。幽賴家于伊豆修禪寺。立其弟千幡。詔賜名實朝。拜爲征夷大將軍。時甫十二歲。初賴家病劇。政子與時政議。令傳總守護于其長子一幡。而割關西三十八州地頭。以予千幡。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圖滅千幡及北條氏。已專威權。乃使其女告之賴家曰。近日之議。分權起爭。不便莫大焉。賴家深然之。召能員於卧內。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聞之。使人馳告於時政。時政紿招致能員。擊殺之。比企氏舉族挾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兵攻鏖之。并殺一幡。賴家病間。聞變。恨怒。令和田義盛討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故至於此。○山縣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嫡庶之分。正長幼之序。嫡子承家。政出於一。所以

元久元年

時政殺畠山重忠

塞亂源。絕爭端也。今鎌倉氏割天下而二之。欲叔姪並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源出於北條氏之私心。恐其獨立。嫡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欲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或曰。政子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立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乎。而未聞以其不可而爭之。則其意亦可知矣。○元久元年甲子夏六月。北條時政殺畠山重忠。初重忠子重保在京師。與平賀朝雅因飲酒相詬。朝雅與重忠皆時政女壻。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故牧氏怒。時政令子義時紿致重忠。殺之於途。○秋七月。時政弒前將軍源賴家。時政憚賴家趫捷。遣人候其浴圍之。飛組約首。以殺之。年二十三。○藤池純曰。先是乃祖義朝已斃於浴室。今又乃孫死於浴室。何其源氏祖孫世世相繼。殞命於浴時。一至於此乎。蓋義朝賴家皆趫捷多力。令其時乃擐弓矢乎。其殺傷過當或不可測也。其不挾尺鐵者。浴時則爲然。其鄙怯賊劣。固武夫所不齒。而時政恬然并爲之。蓋襲平忠致故智。由懼其勇悍也。○冬十一月。攝政良經罷左大臣。○十二月。太政大臣賴實罷。以攝政良經

代之右大臣藤原家實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隆忠爲右大臣○二年乙丑春三月權中納言藤原定家等上新古今和歌集○秋閏七月北條時政謀廢大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覺令時政削髮幷其妻牧氏放於伊豆以時政子義時代執政令佐佐木廣綱等殺朝雅于京師○冬十一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實宗爲內大臣實宗大納言公通之子也○建永元年丙寅春三月盜殺攝政藤原良經良經稱後京極以左大臣藤原家實攝政○內大臣藤原實宗罷以大納言藤原忠經爲內大臣忠經兼雅之子也○冬十二月攝政家實爲關白○承元元年丁卯春正月家實罷左大臣○二月以右大臣藤原隆忠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忠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經爲內大臣道經

基通之子也○夏四月前關白藤原兼實薨兼實稱月輪又九條蚤有輿望以天下爲己任匡救獻替務總大體而爲勢威所壓制不能大展其力時人悼惜焉○二年戊辰春二月　敕禁専修念佛宗配僧源空於土佐其弟子親鸞於越後○夏五月右大臣藤原忠經罷○秋七月以內大臣藤原道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輔爲內大臣良輔兼實之子也○冬十二月復以賴實爲太政大臣○三年己巳春正月太政大臣賴實罷○三月藤原道經罷○夏四月以內大臣藤原良輔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公繼爲內大臣公繼實定之子也○四年庚午冬十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弟　帝溫醇淵懿施爲不耀　後鳥羽上皇深愛守成故使　帝早遜位自是稱　上皇曰本院

後鳥羽上皇之討北條氏　帝謂時未至屢諫止之　上皇弗聽及王師敗義時遷　二帝於海外以　帝不預軍事獨不及焉然　帝不忍獨留京師諭旨鎌倉義時乃遷　帝于土佐後改遷于阿波寛喜三年十月薙髮崩于阿波年三十七火葬送御骨于京師藏西山金原法華堂　帝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五曰正治二年建仁三年元久二年建永一年承元四年　皇太弟立是爲

順德天皇

順德天皇諱守成　後鳥羽帝第三子也母修明門院藤原氏左大臣範季之女正治二年立爲　皇太弟至是受禪時年十四○建暦元年辛未秋九月左大臣藤原隆忠罷○冬十月以右大臣藤原良輔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公繼爲右大臣權大

納言藤原信清爲內大臣信清修理大夫信隆之子也○冬十一月　詔召還流人僧源空親鸞○二年壬申春三月頒新制二十一條○夏六月內大臣藤原信清罷以權大納言藤原道家爲內大臣道家良經之子也○建保元年癸酉夏五月和田義盛二子義直義重姪胤長等與信濃人泉親衡奉故大將軍賴家少子千壽丸起兵討北條氏北條義時遣兵擊敗之千壽削髮匿京師義直等就禽是時義盛在上總馳歸請購二子實朝釋之旦日義盛又率其族九十八人列幕府南庭乞赦胤長義時忌其強宗欲激而除之縛胤長過義盛前繫屬之吏義盛慚憤至是遂稱兵攻義時廣元第義時方與客棋報至斂局而起被烏帽子穿水干衣以赴幕府與大江廣元奉實朝徙於賴

[朝夷義秀驍勇絶倫排門而入]

朝影堂令長子泰時將兵防之義盛兵勢甚鋭將士多死傷義盛三子義秀稱朝夷三郎驍勇絶倫排門而入所向皆破義盛兵乘勝而進呼聲震天申而戰見星未已援戰徹曉黎明義盛兵疲退軍前濱會横山某舉族來援軍復振既而義盛敗死七子皆死義秀以五百人航海而逃不知所終或傳赴高麗義時代義盛爲士所別當分和田氏邑以賞將士（頼家嘗遊小坪聞義秀善泅欲觀其技義秀入海遊泳往還遂深没不見少焉捕三鮫魚而出衆皆驚歎）○冬十二月前内大臣藤原實宗薨○二年甲戌冬十一月義盛遺臣奉千壽舉兵大江氏卒攻殺之○三年乙亥冬十月右大臣藤原公繼罷○十二月以内大臣藤原道家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公房爲内大臣公房經宗之子也○四年丙子春三月前内大臣藤原信清薨○

[宋佛工陳和卿自稱知實朝前生]

[承久元年]

先是北條時政患瘍卒年七十八○五年丁丑春三月前太政大臣兼房薨○六年戊寅冬十月以内大臣藤原公房爲太政大臣○十一月立皇子懷成親王爲　皇太子○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道家爲左大臣内大臣源實朝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通爲内大臣家通家實之子也先是宋佛工陳和卿來在大和實朝召見之和卿自稱知實朝前生實朝遂欲如宋命造巨舩既成不可用如宋之議乃止○承久元年已卯春正月故大將軍源頼家子僧公曉殺征夷大將軍源實朝初頼家之及難公曉避在京師及長義時以政子之命迎之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欲殺實朝及義時復父仇而未得間既而實朝爲右大臣卜二十七日戊時行拜賀禮於鶴岡大江廣元勸用晝日且

[僧公曉斫殺將軍實朝]

衷甲自備不聽義時捧劍從及祠門稱病作授劍於源仲章而還禮畢下階有一人自階側跳出斫殺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匿時方闇黑内外騷擾不知何人所爲已而有大呼者曰吾公曉也報父仇矣衆始知公曉所爲三浦義村少子駒若爲公曉弟子公曉因遣使謂義村曰吾當代爲將軍子爲我計之義村答曰將以兵奉迎而急告義時義時稱政子命使趣殺之（頼襄曰北條義時弑其君也已不下手也假手於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脱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古弑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也然亦有所學也誰學曰學其父也其父爲之而不中其子再爲之而中術有至與未至也初時政縱其女奔頼朝而爲不知者欲居頼朝爲奇貨也終擁之舉事及事成欲速其死立外孫而已專其家也何以知之冨士野之獵曾我二孤復其父仇可以已矣又犯大將軍幕何哉曰遂復祖父仇也夫以十萬貔貅之衛棨戟之環列而敢欲突入制及其腹豈無大援内爲之主者而然哉時政嘗眷二孤親冠其少者至與其名之偏名之蓋指敎其復父仇之使而至祖父仇則陰使人嗾之也當時至事聞鎌倉使政子驚泣則其危可知矣幸而免耳故曰爲之不中也義時與曾我之子結爲兄弟蓋知其故矣故學焉蓋亦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覲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已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也故曰再爲之而中也）

[政子聽政簾内諸將目曰尼將軍]

○初政子與義時俱詣熊野過京師　上皇召見政子辭曰東鄙老尼不閑禮節則令前相國頼實妻勞之政子與語曰實朝即無子敢請得一皇子爲鎌倉主至是令諸將連署奏請曰願擇　上皇二皇子得戴一人　上皇不許曰是樹二主也及實朝薨乃請左大臣道家子頼經爲主帥時年甫二歳蓋以有與源氏姻親也政子聽政簾内政子爲人明決爲諸將士所畏服目曰尼將軍○二月以内大臣藤原家通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通光爲内大臣通光通親之子也○秋七月大内守護源頼茂謀作亂

源頼茂火仁壽殿自殺

遣宮兵討之。頼茂縱火仁壽殿自殺、殿舍多焚。○二年庚辰春三月、造大内。○三年辛巳夏四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上尊號曰太上天皇、稱曰新院。上皇曰中院、以別於本院。帝英敏、喜讀書、最能和歌。時爲後鳥羽上皇所愛、故得登嗣位。其討北條氏、專參謀謨。及京師陷、遷于佐渡。仁治三年崩佐渡、年四十六。世稱佐渡院。寛元元年、奉安御骨於大原。建長元年、追謚曰順德。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三、曰建暦(二年)、建保(六年)、承久(三年)。皇太子立、是爲仲恭天皇。

仲恭天皇、諱懷成、順德帝第三子也。母東一條院、藤原氏攝政良經之女。建保六年、立爲皇太子。承久三年四月、受禪。時年四歲。關白家實罷、以左大臣藤原道家攝政。上皇決政院

中。○承久三年夏五月、後鳥羽上皇將討北條義時、託城南流鏑馬、集山城大和等十四國兵、覘義時官爵。因大納言公經父子于弓場殿、以關東親姻也。初上皇常憤源氏撓朝權、有

上皇親武事手造刀劍

圖鎌倉之志、置院西面士、親武事、至手造刀劍。及實朝遭害、以爲威柄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意益不平。嘗幸熊野、見仁科盛遠携兒伏謁道傍。上皇擢爲西面、盛遠感喜、竟留京師。義時

嬖妓龜菊　[illegible]　[illegible]

怒、以關東之家人恣侍上皇、收其食邑。上皇令復之、不奉詔。上皇嬖妓龜菊、食長江倉橋二莊。其地頭侮慢龜菊。訴之。上皇怒、令褫其職。義時皆不奉詔。上皇積怒、遂決意討義時。會三浦胤義宿衞京師、以事憾義時、過期不還。上皇使藤原秀康諭旨。胤義奮曰、臣兄義村力能辨之。上皇大

遣善走者押松齎詔歷說東國諸豪

喜、遣善走者押松齎詔、歷說東國諸豪、特使胤義作書、以重賞啗義村。義村以示義時。義時因大求鎌倉、獲押松、奪詔燒之。啓

政子大會諸將決向背

狀於政子。政子乃大會諸將于簾下、親問曰、汝等聽院宣赴京師、佐滅關東乎。抑一心戮力、以全故右大將之業、共保食邑乎。即決之。諸將皆感激、同聲答曰、誰肯東向關弓。三浦義村、安達景盛請據足柄箱根以待官軍。大江廣元曰、事久衆心變、不如直西上犯京師也。義時乃遣子泰時、朝時、弟時房分道西犯。東

義時諜報京師

兵稍稍追從、行三日得十九萬人。義時乃放還押松、使歸上言曰、臣無罪被討、不敢逃避。聞陛下喜戰、謹獻臣長男泰時、次男朝時以下十餘萬人。使之爲戰、陛下觀焉。猶不厭於心、則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將自將以繼之。押松走歸白之、内外失色。上

皇曰、可也。東人必有乘虛誅義時者。官軍屢一萬七千餘人、分付諸將、守美濃尾張越中間。官軍每戰皆敗。泰時鼓行而西。京師震駭。上皇幸叡山、山徒遜辭、力不足以托。東軍乃還。○六月、遣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等、分見兵二萬五千、守宇治勢田及淀。時水潦方漲、官軍撤橋、連射東兵、不利、溺死

官軍敗績

無算。泰時子時氏先衆以六騎渡、泰時繼之。官軍敗績。藤原朝俊及鏡久綱、仁科盛遠、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經高等、前後皆

泰時長驅入京師

死之。泰時長驅入京師。初泰時發鎌倉、單騎道還、見義時曰、猊令部署既聞命矣。若車駕親征、則何以處之。義時默思良久曰、善乎問也。果遇乘輿親征、宜免冑斷絃委身下吏耳。若夫諸將督師乎、則努力效死。軍如不利、則我不復見汝矣。泰時進

近日之事非出朕意皆臣僚所為

入京師。上皇震懼不知所措。宣曰。近日之事非出朕意。皆臣僚所為。唯汝論其罪。莫使兵士擾輦下。乃復義時官爵。泰時入館于六波羅。遂奏求首謀者。上皇歸罪於權中納言藤原光親等六人。泰時命諸將捕押送之鎌倉。廣元引文治故事。盡處斬。斬于道。獨釋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流越後。以其與鎌倉有親也。初上皇召兵。中納言光親知事不濟。極諫不聽。遂戰。死

泰時得光親諫疏悔殺之

之後泰時得光親諫疏。大悔殺之。○秋七月。義時廢天皇立高倉帝孫茂仁。遷後鳥羽上皇於鳥羽殿。逼令薙髮。未幾遷之於隱岐。徙順德上皇于佐渡。雅成賴仁二皇子于但馬備前。土御門上皇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乃敕義時曰。朕安忍獨留。十月徙之土佐。後徙于阿波。○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愎諫遂敗輕遽擧事。未有不喪國者也。袁紹不聽田豐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淝水之衂。是以人君兼聽廣納。然後擧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土御門帝亦諫止之。帝皆弗納。蓋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繫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德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帝之不及德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天皇在位僅七十餘日

○攝政道家。内大臣源通光并罷。○天皇遜位於九條院。在位僅七十餘日。世稱九條廢帝。文曆元年五月崩于九條院。年十七。明治三年七月謚曰仲恭天皇。○北條義時奉守貞親王子即位。是為後堀河天皇。

國史略初編卷之三終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後堀河天皇諱茂仁。高倉帝孫守貞親王第三子也。母藤原氏權中納言藤原基家女。承久三年七月踐祚於閑院。年甫十歲。前關白家實攝政。○北條泰時北條時房在六波羅鎮護京師。泰時居北方。時房居南方。兩六波羅置鎮護是爲始。○八月尊守貞親王曰　太上法皇。○冬閏十月以右大臣藤原家通爲左大臣。前右大臣藤原公繼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公經爲內大臣。公經實宗之子也。○十二月太政大臣公房罷。以攝政家實爲太政大臣。職如舊。○貞應元年壬午夏四月攝政家實罷太

始置兩六波羅鎮護京師

貞應元年

政大臣。○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公經爲太政大臣。大納言藤原師經爲內大臣。師經賴實之子也。○二年癸未夏四月太政大臣公經罷。○五月　太上法皇崩。謚　後高倉院。○冬十二月。以攝政家實爲關白。○元仁元年甲申夏六月。鎌倉執權北條義時卒。子泰時嗣爲執權。義時深沈有膽畧。外示遜讓。內實陰狡。每遇除拜。不以新官自稱。自賴朝薨。專執兵權。廢立天子。進退大臣。國家大柄。一歸于己。至是爲其近侍所刺殺。○北條時氏時盛代鎮六波羅兩府。○是歲僧親鸞始倡一向宗。○秋八月左大臣藤原家通薨。○冬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公繼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師經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良平爲內大臣。良平良輔之弟也。○嘉祿元年乙酉夏六月前陸奧守大膳大

元仁元年

北條義時卒

嘉祿元年

夫征夷府政所別當大江廣元卒。○賴襄曰。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大江廣元。爲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爲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爲廣元之用賴朝也。承久之役。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清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擧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効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杜而教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得京師。擲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爲朝廷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我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朝陷禍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篡竊而不肯謝。蕭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負於源氏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秋七月故征夷大將軍賴朝配北條氏政子薨。年六十九。政子嚴毅果斷。有丈夫之風。佐賴朝定天下。以其拜從二位。諸將推尊稱曰二位尼。○冬十一月下新制三十六條。○二年丙戌春正月以右近衛少將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安貞元年丁亥春正月左大臣藤原公繼罷。尋薨。

賴朝配北條氏政子薨

安貞元年

○夏四月右大臣藤原師經罷。以內大臣藤原良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教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兼經爲內大臣。教實道家之子。兼經家實之子也。○京師大火。延及大內。○是歲僧道元始倡曹洞宗。○二年戊子冬十二月關白家實罷。以前攝政道家爲關白。○寬喜三年辛卯夏四月左大臣藤原良平罷。以右大臣藤原教實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兼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氏爲內大臣。實氏公經之子也。○秋七月關白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教實爲關白。○冬十月立皇子秀仁親王爲　皇太子。○貞永元年壬辰冬十月權中納言藤原定家上新勅撰和歌集。定家才思絕倫。好作和歌。嘗撰　天智帝以下至當世和歌一百首。書嵯峨中院障子。世謂之百人一

僧道元倡曹洞宗

寬喜三年

貞永元年

定家撰百人一首

〔頒貞永式目五十條〕

首。其日録曰明月記。○冬十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是歳北條泰時頒式目五十條。○帝容止詳雅。喜怒不形色。每召對儒臣談論移刻。其遇嬪御。恩眷均一。無有濫幸。初納太政大臣藤原公房之女爲中宮。年長於帝。及藤原家實爲相。其女入爲中宮。年僅九歲。乃黜前中宮。使帝不得幸之。既而藤原道家爲關白。其女亦入爲后。而黜前后如初。○山縣禎曰（天子立后不出其意。大臣任意進退之。而大臣黜陟又陪臣制之。顚倒錯亂如此。宜乎天下之形勢一變。臣主易處。朝廷之尊。永受制於將府。終至陪臣廢立天位。豈不悲哉。蓋王室失道而權下移。其極至于此。天耶抑人耶。）○文暦

〔文暦元年〕

元年秋八月。帝崩。壽二十三。葬于山城東山觀音寺。帝在位十一年。改元者六。曰貞應（二年）元仁（一年）嘉禄（二年）安貞（二年）寛喜（三年）貞永（一年）皇太子立。是爲四條天皇。

四條天皇。諱秀仁。後堀河帝之子也。母藻壁門院藤原氏。關白道家之女。寛喜三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二歳。以關白左大臣教實攝政。教實與將軍頼經皆道家子。威權無比。朝野傾心。○嘉禎元年乙未春三月。攝政教實罷。尋薨。以前關白道家攝政。○冬十月。以右大臣藤原兼經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實氏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實爲内大臣。良實教實之弟也。○二年丙申夏四月。右大臣藤原實氏罷。○六月。以内大臣藤原良實爲右大臣。大納言源定通爲内大臣。定通通親之子也。○三年丁酉春三月。攝政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兼經攝政。○冬十二月。内大臣定通罷。以大納言藤原基家爲内大臣。基家良經之子也。○暦仁元年戊戌春閏二月。盗竊晝御座

〔嘉禎元年〕

〔暦仁元年〕

劍。○夏六月。内大臣藤原基家罷。攝政兼經罷左大臣。○秋七月。以前左大臣藤原良平爲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良實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親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嗣爲内大臣。實親公房之子。家嗣師嗣之子也。○六波羅遣兵士守要害之處。設篝火以備群盗。是謂篝衆。○延應元年己亥春正月。太政大臣良平罷。○仁治元年庚子秋九月。左大臣實親罷。○冬十月。内大臣藤原家嗣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經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家良爲内大臣。實經道家之子。家良大納言忠良之子也。○冬十二月。以攝政兼經爲太政大臣。○二年辛丑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夏四月。内大臣藤原家良罷。權大納言藤原兼平爲内大臣。兼平家實之子也。○冬十二月。攝政兼經

〔延應元年〕

〔仁治元年〕

罷太政大臣。○是歳僧圓爾歸自宋。圓爾嘗與參議菅原爲長會太政大臣家實坐。家實曰。兩雄相遇。可無一戰以決勝敗乎。圓爾曰。菅公世儒。此予所久聞。敢問是否。爲長正色曰然。曰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摩以來二十七世。雖強弩窮矢。系統相受。得稱釋氏。今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爲長不能應。退謂人曰。我擬以道義相角。而彼以世系困我。圓爾創東福寺。謚曰聖一國師。○三年壬寅春正月。天皇崩。帝幼沖。遊戲無度。宮廊塗以滑石。見嬪御健倒。以爲笑樂。後誤自仆而傷。遂至不起。○帝在位十一年。改元者六。曰天福（一年）文暦（一年）嘉禎（三年）暦仁（一年）延應（一年）仁治（三年）崩年十二歳。葬于山城泉涌寺。北條泰時奉土御門帝皇子即位。是爲後嵯峨天皇。

〔僧圓爾創東福寺。謚聖一國師。〕

後嵯峨天皇諱邦仁。土御門帝第二子也。母贈皇太后源氏。贈左大臣通宗之女。仁治三年正月。四條帝崩無後。修明門院及前攝政道家欲立順德帝子忠成王。北條泰時意在立土御門帝後。詣鶴岡宮探籌亦協。於是定策。遣秋田城介安達義景於京師立帝。義景途還問曰。若先臣詣闕。有佐渡院皇子立。則何如。曰廢之。遂立帝。以攝政兼經爲關白。○三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關白兼經罷。以左大臣藤原良實爲關白。○夏六月。鎌倉執權北條泰時卒。年六十。孫經時嗣爲執權。泰時爲人謙謹。不以執勢自異。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初泰時在京師。聞栂尾僧高辨名。往訪之。問治國之要。高辨語之曰。治國猶治病。不究其因而藥焉。徒益病耳。

北條泰時卒

僧高辨論治亂之因

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公苟絕欲以率之。治可幾矣。泰時大悅。行之數年。風化大行。○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堦。桀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杯。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教勤儉誡掊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弗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若此。況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菊池純曰。高辨答泰時之言。與孔子對季康子之問能同。其旨一。以不欲爲之率先。則雖賞爲盜者。民皆知貪欲可鄙。不肯爲之矣。泰時服膺其言。風化大行。孰謂非治國之良臣哉。獨惜以鎌倉之陪隷。竊兵馬之權。併竊其國家。其盜竊貪婪莫大於此。擧世不察。特賞其區區小惠。不問其貪欲不仁甚者。誠可歎也。○寬元元年癸卯秋八月。立皇子久仁親王爲皇太子。○二年甲辰夏四月。北條經時廢大將軍賴經。以其子賴嗣爲征夷大將軍。年甫六歲。○六

寬元元年

北條經時廢將軍賴經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嵯峨　○五　五車樓梓

月。關白良實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實經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兼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忠家爲內大臣。忠家教實之子也。○四年丙午春正月。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藤原實經爲關白。○天皇傳位於皇太子。文永五年十月薙髮。九年二月崩。壽五十三。火葬藥草院。奉安御骨於淨金剛院。帝性寬易而慈仁。朝野歸心。既爲北條氏所推戴。不敢自專。朝廷大事皆仰成鎌倉。遜位之後。二皇子相踵嗣位。帝聽政院中二十六年矣。時屬意龜山帝。及崩遺詔。令龜山帝子孫世承大統。以長講堂領授後宇多帝。充子孫封邑。而北條時宗建議立伏見帝爲後宇多帝太子。自是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後迭承皇統。朝廷之微弱極矣。○帝在位五年。改元者

以長講堂領授後宇多帝

一。曰寬元。四年

皇太子立。是爲後深草天皇。

後深草天皇諱久仁。後嵯峨帝第三子也。母大宮院藤原氏。太政大臣實氏之女。寬元元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四歲。以關白實經攝政。以前右大臣藤原實氏爲太政大臣。○夏閏四月。鎌倉執權北條經時卒。弟時賴襲其職。○秋七月。前大將軍藤原賴經爲北條時賴所逐還京師。初時賴從父光時有寵於賴經。密謀代時賴襲其職。賴經亦預其謀。至是事覺。光時削髮謝罪。時賴乃流之伊豆。使三浦光村護送賴經還京師。○時賴銳意圖治。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綱微者也。時賴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爲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數皆長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

經時卒

時賴襲職

時賴逐將軍賴經

時賴擢青砥藤綱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嵯峨　○六　五車樓梓

青砥藤綱遺十錢於水中

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摸公公宜見報是何外也郤還其錢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雖小誰得之者今五十錢布在民間彼此六十錢終不失一錢以益於世其利不亦大乎聞者歎服○山縣禎曰余於戰國間人物所最歎服者二人焉吏治則青砥藤綱將略則楠正成而已若夫政事之才如泰時時賴勇武智略如甲越二氏織田豐臣二公豈勲丕績垂於青史炫乎萬世然其所爲皆不免謀利營私之意至於藤綱之公廉正成之忠誠則茫茫宇宙能幾人歟千載之下聞其風者誰不欽仰感慕哉○冬十二月太政大臣實氏罷攝政實經罷左大臣以前內大臣源通光爲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兼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忠家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基爲內大臣實基公經之子也○

寶治元年

寶治元年丁未春正月攝政實經罷以前關白兼經攝政○夏六月三浦泰村等圖滅北條時賴時賴擊破之泰村自殺先是泰村之弟光村護送賴經至京師臨別涕泣潛有欲迎復之志既歸鎌倉其謀益切密徵兵其私邑勸其兄泰村反泰村不果時賴外祖安達景盛與泰村爭權相惡因告其有異志率族兵攻之時賴亦遣兵擊之縱火上風泰村兵不能支走入賴朝影堂諸軍圍之於是三浦氏宗族列坐影前光村慷慨曰向從殿下密旨則我族將專軍政若州猶豫以取此辱遂舉族自殺殿下謂道家若州謂泰村也○二年戊申春正月太政大臣通光罷尋薨○

北條時賴滅三浦泰村

建長元年

建長元年己酉秋七月追稱　佐渡院曰　順德院○是歲北條時賴創建長寺於鎌倉初宋僧道隆來寓鎌倉時賴爲營精舍居焉

弘安中謚大覺禪師禪師之號始此○二年庚戌夏四月內大臣藤原實基罷○五月以大納言源具實爲內大臣具實通具之子也○冬十一月內大臣源具實罷○十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道良爲內大臣道良良實之子也○三年辛亥冬十月權大納言藤原爲家上續後撰和歌集爲家定家之子也○

續後撰和歌集成

四年壬子春二月北條時賴廢大將軍賴嗣送還京師初前將軍賴經憤爲時賴所廢集兵京師事未發賴嗣遣長久連等誘諸將士佐佐木氏信逮送之於時賴時賴命鞫之悉得其情誅寬久連等遂廢賴嗣奏請以　後嵯峨皇子宗尊爲主帥○是月前關白道家薨道家賴經父也世稱其不良死云○夏四月以三品宗尊親王爲征夷大將軍○秋七月右大臣藤原忠家罷以內大臣藤原道良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定雅爲內大臣定雅忠經之子也○冬十月攝政兼經罷以左大臣藤原兼平攝政○十一月攝政兼平爲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道良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定雅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相爲內大臣公相實氏之子也○五年癸丑秋七月下新制十八條○冬十一月攝政兼平罷太政大臣以前內大臣藤原實基爲太政大臣○是歲僧日蓮始倡法華宗日蓮遠江人姓貫名氏父曰重忠避平氏之亂徙居安房東條鄉其母夢日輪在蓮上有身生日蓮因以爲名至是始立一宗○六年甲寅春二月太政大臣實基罷○冬十一月右大臣藤原定雅罷○十二月以攝政兼平爲關白內大臣藤原公相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基爲內

北條時賴廢大將軍賴嗣

下新制十八條

僧日蓮倡法華宗

康元元年

大臣公基實氏之子也○康元元年丙辰冬十一月北條時賴

時賴老　長時爲執權

有疾削髮先是時賴學禪於宋僧道隆嘗造最明寺至是退居養病長子時宗猶幼令族武藏守長時代爲執權○正嘉元年

正嘉元年

丁巳冬十月右大臣藤原公相罷以內大臣藤原公基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雄爲內大臣實雄實氏之弟也○二年戊

立皇弟恒仁爲皇太弟

午秋八月立皇弟恒仁親王爲　皇太弟○冬十月右大臣藤原公基罷○十一月以內大臣藤原實雄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平爲內大臣基平兼經之子也○正元元年己未冬十

正元元年

一月左大臣藤原道良薨以前右大臣藤原公相爲左大臣○天皇禪位於　皇太弟正應三年二月削髮法名素實嘉元二年七月崩壽六十二火葬伏見藏　御骨於深草法華堂　帝

孝友和順脫屣之後每侍　後嵯峨法皇宴遊必從婾色婉容承意不違○帝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五曰寶治二年建長七年康元一年正嘉二年正元一年　皇太弟立是爲　龜山天皇

龜山天皇諱恒仁　後嵯峨帝第六子　後深草帝同母弟也正嘉二年立爲　皇太弟至是受禪時年十一○弘長元年辛

弘長元年

酉春二月左大臣藤原公相罷○三月以右大臣藤原實雄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基平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公親爲內大臣公親實親之子也○夏四月關白兼平罷以前關白良實復爲關白○冬十二月以前左大臣藤原公相爲太政大臣○二年壬戌春正月內大臣藤原公親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基忠爲內大臣基忠兼平之子也○秋七月太政大臣公相罷○三年

北條時賴卒

癸亥春二月左大臣實雄罷○秋八月以前左大臣藤原實經復爲左大臣○冬十二月前相摸守北條時賴卒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破碎大道坦然蓋享年三十七也時賴用意政事儉勤率下嘗召大佛宣時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

時賴碟醬佐酒

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庋覩碟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及解職處退荒僻壞民庶或有冤枉親自緇衣羸服陽爲行腳僧周遊四方觀省風俗恤民隱察孤寡由是郡國守宰人思自勵風化大行其輔導賴嗣上書勸兼習文武嘗寫貞觀政要一部裝而進之初泰時卒後綱紀廢弛獄訟滋興時賴一遵守貞永式目率由鎌倉舊制上下翕然天下稱治矣及卒遐邇悲慟薙髮者多○青山延于曰北條泰時爲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率下風

化大行時賴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內乂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賴後之人收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傚之哉○山縣禎曰時賴繼泰時之遺緒專精圖治躬行政事卓然可見世以賢稱之與泰時相匹亦宜矣然察其心事結民心立私家抑上威而固我權此其所以承父祖之遺意而經營者在於此矣至其再逐其主也不臣之情益可見矣嗚呼道學不明義理晦蝕當時以賢稱如泰時時賴其背道悖理如此可勝歎哉○菊池純曰嗟姦雄之篡奪家國巧拙判然有痕跡可見者有不可視而辨者若夫莽操懿卓皆痕跡可見者是以天下忠臣義士爭起討之獨如我北條泰時時賴外見儉薄內實陰狡奉戴如冲主帥以便身圖及其稍長放逐易置視猶奕棋然而天下翕然不見討其不臣者豈以其痕跡不可見邪抑以由其才略智術籠絡一世也此猶如田氏行私惠奪齊國其潛收默竊不累寸兵尺鐵奪家國於衽席上噫亦巧哉○文永元

文永元年

年甲子秋七月鎌倉執權北條長時罷○八月北條政村代執權○二年乙丑夏四月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藤原實經爲關白○冬十月關白實經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基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基忠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冬忠爲內大臣冬

北條時宗廢將軍宗尊立其子惟康

忠家嗣之子也○十二月彗星見東北至明年正月○三年丙寅秋七月北條時宗廢大將軍宗尊親王送還京師立其子惟康爲征夷大將軍先是將軍宗尊稱疾不出召僧良基入侍禱祠而不徵藥其實圖北條氏也輿論弗平既而良基亡命府下大擾於是時宗廢宗尊送還京師奉其子惟康爲主師年僅三歲○四年丁卯春正月内大臣藤原冬忠罷○二月權大納言藤原家經爲内大臣家經實經之子也○冬十二月關白實經罷以左大臣藤原基平爲關白○五年戊辰春二月元主忽必烈因高麗求通好高麗奉書爲導曰不服則舉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之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卻不受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三

元主因高麗求通好

鎌倉執權北條政村罷時宗代之

月鎌倉執權北條政村罷相摸守北條時宗代之○秋八月立世仁親王爲　皇太子○冬十一月關白基平薨以右大臣藤原基忠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家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通雅爲内大臣通雅定雅之子也○十二月以左大臣藤原基忠爲關白○六年己巳春三月基忠罷左大臣○夏四月以右大臣藤原家經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通雅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通成爲内大臣通成大納言通方之子也○冬十一月内大臣源通成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師忠爲内大臣師忠良實之子也○八年辛未春三月右大臣藤原通雅罷以内大臣藤原師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繼爲内大臣師繼忠繼之子也○九年壬申春二月北條時宗殺其庶兄時輔于六波羅南府

北條時宗殺庶兄時輔

時輔居常怏怏愧降於弟時宗而欲殺之時宗聞其有異志令擊殺之○是歲北條時宗奏請定攝關爲五家稱曰五攝家初賴朝定攝關之寄唯近衛九條二氏任之北條氏乃分爲五家仁治中良實關白是爲二條氏之祖文永中實經關白是爲一條氏之祖並出於九條氏建長中兼平攝政是爲鷹司氏之祖出於近衛氏爾後五家更爲關白而拜黜與奪悉出於北條氏之意斧扆愧廷殆若逆旅○十年癸酉春正月彗星見西方○夏五月關白基忠罷以前右大臣藤原忠家爲關白○十一年甲戌春正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正應二年九月薙髮法名金剛眼嘉元三年九月崩壽五十七火葬龜山殿後山分藏御骨於淨金剛院法華堂南禪寺　帝天資英發多才藝禪位

分攝關爲五家

蒙古來寇

天皇祈以身代國難

之後聽政院中十餘年弘安中蒙古來寇　帝深憂之親祈石清水奉手書於伊勢大廟祈以身代國難○帝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曰文應一年弘長三年文永十一年　皇太子立是爲　後宇多天皇

後宇多天皇諱世仁　龜山帝第二子也母京極院藤原氏左大臣實雄之女文永五年立爲　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八歲以關白忠家攝政○夏六月忠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家經攝政○冬十月蒙古以兵三萬來攻對馬守護代宗資國戰死之遂寇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戰死之虜悉殺二島男子進侵沿海諸邑寇太宰府府兵力戰防之少貳景資射殺賊將劉復亨虜軍夜逃○建治元年乙亥夏四月蒙古改國號曰元遣其臣杜世

建治元年

時宗斬元使
置鎮西探題

忠何文著等至長門室津○秋八月以前右大臣藤原通雅爲太政大臣○九月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何文著等五人於鎌倉命太宰府及緣海諸州修守備停京師大番兵遣還鎮西以備元寇○冬十月攝政家經罷以前關白兼平代之○十一月立熈仁親王爲　皇太子○是月時宗以北條實政爲九州探題鎮西置探題始此○十二月內大臣藤原師繼罷以右大臣藤原師忠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忠教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基爲內大臣忠教忠家之子家基基平之子也○二年丙子春二月太政大臣通雅罷○冬十二月以攝政兼平爲太政大臣○是歲僧一遍始倡時宗初　村上帝時有僧空也周遊諸州以念佛濟度衆生至是一遍亦襲其跡勸化時人世

弘安元年
時宗斬元使
元寇大舉蔽海而至
大風覆虜艦十萬還者僅三人

謂之游行上人○三年丁丑夏四月攝政兼平罷太政大臣○弘安元年戊寅冬十二月攝政兼平爲關白○二年己卯夏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等遣部將周福欒忠等至太宰府猶以和議爲言時宗斬之於博多○冬十月鎌倉將士至鎮西備元寇○四年辛巳夏五月元大舉入寇蔽海而至我兵拒之壹岐對馬不利益徵兵諸道會太宰府○六月虜兵據五龍山薄平壺北條實政督兵壓岸而陣部將草野七郎河野通有等以輕舸進逐登虜艦殺數十人我兵繼進力戰破之虜退保鷹島○秋閏七月朔夜大風雨海水洶湧虜艦悉覆沒溺死者無算虜爭上陸我兵擊殲之元兵十萬得生還者僅三人初文永中彗星數見識者以爲兵象至是果驗○賴襄曰國朝自置太宰府以還非無外寇然止於三韓小醜未有如元寇之可患也而防而卻之使彼懲而不復窺者北條時宗之力也世俗之稱此役者曰賴宗廟之靈颶風大作不血刃而克是不足言也稍有聞識者乃歸功時宗武人無謀意殺元使者所以來此寇曰殺使者來不殺亦來殺之速其來耳何則忽必烈志在吞滅我邦以其所以滅趙宋者來擬於我先遣使來書因我不受乃用兵剪屠慘酷以示其威期我懼而服也又遣使猶以和議爲言使我聽之則我爲趙宋矣稱藩納幣一不如其意將又加兵焉彼既得我要領乘我罷斃大舉而來其勢便於攻宋宋阻一江我環大海宜若易守也其實有難焉者彼攻宋自一面來攻我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哉而當時廷議必如宋之君臣苟免近禍而不恤其後兵民之心亦如宋之時士不敢決於防禦如時宗則雖未知宋事而能慮及此也以爲不若早絕之以速其來之易防也是以斬其使以示不懼以報彼前日之寇辱而決我後日之守心誰謂之無謀慮乎吾以爲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計不在颶風也是故時宗之所以處元防元不唯濟當時皆可爲後法○七年甲申春正月以前大納言源基具准大臣基具實

北條時宗卒

之子也○夏四月北條時宗卒子貞時嗣爲執權○八年乙酉夏四月以前關白基忠爲太政大臣○冬十一月北條貞時攻

北條貞時滅安達氏
天皇受真言奧秘
帝英敏好學時論稱爲後三條流亞

殺安達泰盛滅安達氏泰盛以貞時外祖爲評定衆與貞時家宰平賴綱爭權賴綱譖之於貞時曰泰盛子宗景自謂曾祖景盛實賴朝子彼改姓源氏冀爲將軍也貞時遂發兵夷滅安達氏賴綱無復忌憚無何謀反伏誅○十年丁亥秋八月關白兼平罷以左大臣藤原師忠爲關白○太政大臣基忠罷○冬十月以征夷大將軍源惟康爲親王○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德治二年七月薙髮法名金剛性延慶元年正月受真言奧秘於仁和寺僧禪助築一堂于大覺寺側謝絕人事專忠密教躬爲大阿闍梨正中元年六月崩壽五十八葬山城蓮華峯寺　帝英敏好學博涉衆藝時論稱爲　後三條之流亞○帝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二曰建治三年弘安十年　皇太子立是爲　伏見天

皇

伏見天皇諱煕仁。後深草帝第二子也母玄輝門院藤原氏左大臣實雄之女建治元年立爲　皇太子至是受禪○正應元年戊子夏六月關白師忠罷左大臣○秋七月以右大臣藤原忠教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家基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通基爲内大臣通基通光之孫也○冬十月内大臣通基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兼忠爲内大臣兼忠家忠之子也○十一月　新院皇子尊治生自是　後宇多上皇曰新院　後深草上皇曰本院　龜山上皇曰中院○二年己丑夏四月立皇子胤仁親王爲　皇太子○關白師忠罷以右大臣藤原家基爲關白○秋八月以准大臣源基具爲太政大臣○九月關白家基罷右大臣○冬十月大將軍惟康親王爲北條貞時所逐還京師以皇弟久明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初貞時聞惟康親王有滅北條氏志遽廢之倒載網代輿送還東人曰將軍被流京師也久明後深草帝三子也○賴襄曰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曰是皆竭力於民者也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右大將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以買實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亦觕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衛子孫皆偽其遺意終於相模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軍能進退撫政關白能變立天子有何擬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天下歸也當時天子與室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斂其實欲長守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此不在此不然鳥以此恒迅之耗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爲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曰無天道哉○三年庚寅春三月盜夜入禁内伏誅盜問宮女　上所在

正應元年　新院皇子尊治生　將軍被流京師

女紿之曰在南殿盜赴之　上實在中宮乃女裝避春日殿宿衛捕盜盜上紫宸殿自殺刻其箭曰太政大臣爲賴爲賴稱淺閒八郎甲斐源氏以兇悍聞所佩刀前參議藤原實盛所佩因收實盛父子於六波羅初　後嵯峨帝之崩也人皆謂　後深草上皇當總萬機而　龜山上皇親決庶政　後深草上皇不得預焉及　後宇多帝嗣位　後深草上皇益不懌北條時宗以爲　本院身居正嫡絶無失德宜使其胤踐天位遂議以後深草皇子煕仁親王爲　後宇多帝儲貳　後深草上皇意乃釋而其立即位非　龜山上皇之意及有爲賴事世以爲上皇所使　上皇不能自安賜誓書北條貞時以諭無異志事乃得釋○太政大臣基具罷○夏四月内大臣藤原實兼罷○六月以大納言藤原信嗣爲内大臣信嗣冬忠之子也○冬十二月内大臣信嗣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守爲内大臣公守實雄之子也○四年辛卯夏五月關白家基罷以左大臣藤原忠教爲關白○秋七月内大臣藤原公守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兼基爲内大臣兼基師忠之子也○冬十二月關白忠教罷左大臣以前内大臣藤原實兼爲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兼忠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兼基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藤原公孝爲内大臣公孝實基之子也○五年壬辰秋八月内大臣公孝罷○九月前大納言源定實准大臣定實定通之孫也　冬十一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實重爲内大臣實重公親之子也　十二月太政大臣實兼罷　永仁元年癸巳春正月内大臣藤原實重

盜入大内伏誅　上皇賜誓書貞時　永仁元年

北條兼時爲九州探題
吉見義世謀亂伏誅

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師教爲內大臣。師教忠教之子也○二月。關白忠教罷。前關白家基再任關白○三月。以北條兼時爲九州探題。以監中國。北條久時爲六波羅北府○二年甲午秋八月。前關白太政大臣兼平薨。稱稱念院。是爲鷹司之祖○四年。丙申春三月。僧良基誂故源範賴裔吉見義世謀亂。捕誅之。良基處流○夏六月。關白家基罷尋薨○秋七月。以左大臣藤原兼忠爲關白○冬十二月。兼忠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兼基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師教爲右大臣。准大臣源定實爲內大臣○五年丁酉夏六月。北條宗方爲六波羅北府。宗宣爲其南府○冬十月。內大臣定實罷。前權大納言源通雄爲內大臣。前權大納言源通賴准大臣。通雄通基之子。通賴通成之子也○

六年戊戌夏六月。內大臣源通雄罷。以大納言藤原公衡爲內大臣。公衡實兼之子也○秋七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正和二年十月。薙髮法名素融。文保元年九月崩。壽五十三。火葬深草。祔　御骨於　後深草帝法華堂○帝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正應（五年）永仁（六年）

　　皇太子立。是爲　後伏見天皇

後伏見天皇。諱胤仁。　伏見帝第一子也。母准三宮藤原氏。參議經氏之女。正應二年立爲　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十一。關白藤原兼忠攝政○秋八月。立邦治親王爲　皇太子○冬十月。　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十二月。攝政兼忠罷。以左大臣藤原兼基攝政○正安元年己亥夏四月。攝政兼基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師教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公衡爲右大臣。權

正安元年

元僧一山來于博多

大納言藤原冬平爲內大臣。冬平基忠之子也○六月。以前內大臣藤原公守爲太政大臣○冬十月。太政大臣公守罷○十一月。以攝政兼基爲太政大臣○十二月。右大臣藤原公衡罷。以前內大臣藤原公孝爲右大臣○是歲。元遣僧一山來于博多。初元主出兵敗績。以我信浮屠。至是使一山來諭。北條貞時捕流之伊豆。貞時素好禪理。後延居建長寺○二年庚子夏五月。攝政兼基罷太政大臣○冬十二月。以兼基爲關白○三年。辛丑春正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太子　後宇多長子。時年十七。長於　帝三歲。時　後深草。龜山。後宇多。幷前後伏見。共五上皇。上皇之多。自古所未有也。元弘三年六月。　帝薙髮。法名理覺。延元元年四月崩。壽四十九。火葬於嵯峨野。奉安

五上皇

御骨於深草法華堂○初　伏見帝藉北條時宗力。得立爲太子及嗣位。密使人言於貞時曰。　龜山帝每切齒於承久之事。思爲之報讐。若使其子孫嗣位。恐非御家之利。貞時信之。乃立　後伏見。　後宇多上皇不懌。遣使於鎌倉讓違　後嵯峨之約。乃請定　後深草。龜山兩統。每十年更立。於是先立　上皇皇子。以次相傳。元弘之亂。實兆于此矣○青山延于曰。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覬覦之心。脅諸將。傾實朝。遂成纂奪之勢。陽奉賴經。陰挾大柄。以廢立黜陟皆出其意。放之司馬氏之在魏。殆有甚焉。然繼之以泰時時賴之賢。故得能鞏固其業。以傳子孫。及至時宗貞時。亦能幹父蠱。然身以陪臣。遙執朝權。不能建萬世長久之策。爲一時姑息之計。倡兩宗迭立之議。竟階元弘之亂。九世之宗。一朝而滅。悲夫○巨勢多仙曰。凡民買一僕。猶欲久在其家。雖一邑一縣之主。亦非至愚。則無有朝命夕罷之義。　帝在位僅三年。無一失德。逼使讓位。是何道理。貞時專恣。不可勝誅矣○

兩統迭立以十年爲限

帝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正安。

　　皇太子立。是爲　後二條天

皇

後二條天皇諱邦治　後宇多帝第一子也母　西華門院源氏内大臣具守之女永仁六年立爲　皇太子至是受禪○夏六月以前内大臣源定實爲太政大臣○秋八月立富仁親王爲　皇太子○鎌倉執權北條貞時罷北條師時代執權○是歲元兵寇薩摩子敷嶋○乾元元年壬寅秋七月太政大臣定實罷○冬十一月以右大臣藤原公孝爲太政大臣内大臣藤原冬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内實爲内大臣内實家經之子也○嘉元元年癸卯冬十一月前權大納言藤原爲世上新後選和歌集○二年甲辰春三月太政大臣公孝罷○冬十二月内大臣藤原内實薨○三年乙巳春正月以權大納言藤原

乾元元年　嘉元元年

家平爲内大臣家平家基之子也○夏四月關白兼基罷以左大臣藤原師教爲關白○北條宗方矯大將軍久明親王命殺北條時村尋伏誅先是北條貞時削髮而老使時賴孫師時政村子時村並代執權師時從弟宗方爭權矯命先殺時村遂欲殺師時貞時怒誅之○冬閏十二月關白師教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冬平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家平爲右大臣准大臣藤原實家爲内大臣○德治元年丙午夏六月内大臣藤原實家罷○冬十二月以前内大臣藤原實家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平爲内大臣道平兼基之子也○三年戊申秋八月大將軍久明親王爲北條貞時所逐送還京師立其子守邦詔以守邦爲征夷大將軍○天皇崩于高倉殿壽二十四葬于

德治元年　北條貞時逐久明親王守邦爲征夷大將軍

北白河殿　天皇即位之日右近衛中將藤原家定奉御劔倒授内侍世以爲不祥○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三曰乾元一年嘉元三年德治二年　皇太子立是爲　花園天皇

花園天皇諱富仁　伏見帝第三子也母　顯親門院藤原氏左大臣實雄之女正安三年立爲　皇太子至是踐祚時年十二以關白師教攝政○延慶元年戊申秋九月立　後宇多上皇第二子三品中務卿尊治親王爲　皇太子○冬十一月攝政師教罷以左大臣藤原冬平攝政○二年己酉春三月攝政冬平罷左大臣以前右大臣藤原公衡爲左大臣○夏四月左大臣公衡罷○冬十月太政大臣實家罷以前内大臣藤原信嗣爲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家平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道平

延慶元年

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經平爲内大臣經平家基之子也○三年庚戌冬十二月太政大臣信嗣罷以攝政冬平爲太政大臣○應長元年辛亥春三月以攝政冬平爲關白○夏四月關白冬平罷太政大臣○秋九月鎌倉執權北條師時卒○冬十月前相摸守北條貞時卒族基時貞顯連署行事以貞時子高時猶少也貞時留意於政治慕時賴之風其辭職躬被僧衣歷游四方訪民疾苦時前内大臣源通基蒙譴於　後宇多上皇屛居京城南鄙貞時過其家投宿問舊通基告以實貞時曰何不告諸鎌倉雪其寃枉通基曰伸已之枉以彰君之非則臣子所不忍身家亡滅又將誰咎貞時嗟歎還鎌倉遂奏復其爵邑○正和元年壬子春正月前大納言藤原爲兼上玉葉和歌集

應長元年　北條貞時卒　貞時僧衣歷游四方訪民疾苦錄寡　正和元年

北條高時執權　文保元年

○二年癸丑秋七月。關白冬平罷以左大臣藤原家平爲關白。○冬十二月。關白家平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道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經平爲右大臣前大納言源具守爲內大臣○三年甲寅冬十二月內大臣具守罷○四年乙卯春三月以大納言藤原實泰爲內大臣實泰公守之子也○秋七月北條基時爲鎌倉執權○九月關白家平罷以前關白冬平爲關白○五年丙辰秋八月關白冬平罷以左大臣藤原道平爲關白○冬十月關白道平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經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實泰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藤原公顯爲內大臣公顯實兼之子也○是歳鎌倉執權北條基時罷北條高時代執權○文保元年丁巳夏六月右大臣藤原實泰罷以內大臣藤

捨離宮創妙心寺

原公顯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茂爲內大臣公茂實重之子也○冬十二月右大臣公顯罷○二年戊午春二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尊治尊治　後宇多第二子於　龜山上皇爲皇孫生而英敏　上皇愛之常置左右欲其得位祈之石清水以　後二條長且無過失不可超次立之及　花園踐祚議以　後二條皇子邦良爲儲貳　後宇多上皇曰朕有所慮宜先立尊治次及邦良乃立之建武二年十一月薙髮法名遍行正平三年十一月崩壽五十二葬山城十樂院山上　帝好學善歌深好禪理以僧妙超慧玄爲師捨花園離宮創妙心寺爲一室於其側號玉鳳院徙居之○帝在位十二年改元者四曰延慶三年　應長一年　正和五年　文保二年　皇太子立是爲　後醍醐天皇

元應元年

後醍醐天皇諱尊治　後宇多帝第二子也母　談天門院藤原氏參議忠繼之女德治三年立爲　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三十一　後宇多法皇聽政院中○三月立皇姪邦良親王爲皇太子○夏六月左大臣藤原經平薨○秋八月內大臣公茂罷○以前內大臣藤原實重爲太政大臣前右大臣藤原實泰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內經爲內大臣家定通教之子內經內實之子也○冬十二月關白道平罷以內大臣藤原內經爲關白○元應元年己未夏四月右大臣藤原家定罷○六月關白內經罷內大臣以前權大納言源有房爲內大臣有房通光之孫也○秋七月內大臣有房

帝寵右中將公廉之女廉子垂水廣信諫不聽隱于伊勢

薨○閏月以權大納言藤原房實爲右大臣前大納言源通重爲內大臣通重通賴之子也○八月立藤原氏禧子爲　中宮。廉子爲媵後稱三位局禧子太政大臣實兼之女廉子右中將公廉之女也　帝最寵廉子莫言不聽垂氷廣信上疏諫之不報廣信乃弃官去隱于伊勢耕稼充衣食後　帝徵不至農事之暇著書自娛名曰嘉文亂記初廣信在京嘗語藤原藤房曰。宋儒朱晦菴之書距今六年前始來我邦吾幸得之深尊信之。公亦宜覃思此書藤房許諾然藤房之學混淆儒佛以故卒與廣信不合

○藤井臧曰。廣信其仕而優則學者乎官職讀書始以尊信之則廣信是今日讀朱註者之師祖乎尤可仰慕焉或問三諫而不聽則去是距一諫而去乎曰居下位而無言責一諫尚惡有非據之責何獲至于再三如廣信則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後來連辟愁不肯就與妻子終身於畎畝之中

始終如一。頗有寵德公之風。學之所陶鑄可見矣。○山縣禎曰。元弘 帝雖一旦藉將士之力。而成恢復之功。然及其割地行賞。頗從准后請謁。濫賞無功。而有功者反不得賞。於是乎天下復亂。廣信之言果著龜矣。然則其見幾而作者可知也已。 ○

冬十月。太政大臣實重。内大臣源通雄並罷。以前内大臣源通雄爲太政大臣。大納言藤原師信爲内大臣。師信。師繼之子也。○二年庚申夏四月。前權大納言藤原爲世上續千載和歌集。○元亨元年辛酉冬十一月。内大臣藤原師信薨。○十二月。法皇還政。 帝始御記録所。親聽斷獄訟。廢諸新關。特存大津葛葉二關。 帝留意政治。日與公卿及儒臣討論經史。時僧玄慧以才學聞。召侍讀。○二年壬戌夏六月。大旱。穀價踊貴。 詔減御膳。 敕撿非違使別當源親房。閲飢民賑粟。○以大納言藤原冬氏爲内大臣。冬氏。信嗣之孫也。○秋八月。内大臣冬氏罷。○左大臣藤原實泰罷。以右大臣藤原房實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兼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冬教爲内大臣。兼季。實兼之子。冬教。冬平之子也。○是歲春。陸奥人安藤堯勢叛北條高時。高時遣兵擊之不克。高時少荒縱。委政内管領長崎高資。高資貪多私。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而訟。皆賂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怒。據邑叛。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 賴襄曰。承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至此。陸奥人安藤堯勢叛。鎌倉遣兵擊之不克。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而北條氏兵威之紛。亦始於此。雖無王師。其亡決矣。況天討乘之乎。夫其兵卒非必有缺也。糧餉非必有乏也。將帥非必無才也。昔者以新造之家。嚮背未定之時。而能抗拒天子之討。挫六軍之勢。如摧枯拉朽。今藉累世之權。四海懾服之威。乃不能克一安藤堯勢。是其故何哉。兵之強弱。不在其鋒而在其本。本弱則末隨。譬之木。心蠹。當其未蠹也。加以大風暴雨。而雖然不折。得[illegible]蝕者。其心而已。其幹之壯。枝葉之茂。依然也。竟雖擧之而動矣。故北條氏之兵力依然也。高時一爲頑率奢傲。以失人心。則其

元亨元年 帝始御記録所親聽斷獄訟

陸奥人安藤堯勢叛北條氏

招變紬如此。抑不唯此也。其外戚與家宰專其政。政以賂成。是北條氏之大蠹也。堯勢共其族爭邑。而訟内管領長崎高資。兩受其賂不決。所以怨而叛也。所以討而不克也。豈不可爲後世之戒哉。 ○三年癸亥春三月。關白内經罷。以左大臣藤原房實爲關白。○夏五月。太政大臣通雄罷。○六月。關白房實罷左大臣。以前左大臣實泰爲左大臣。○秋七月。右大臣藤原兼季罷。○冬十一月。以前關白冬平爲太政大臣。○正中元年甲子夏四月。以内大臣藤原冬教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經忠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衡爲内大臣。經忠。内經之子。實衡。公衡之子也。○秋九月。北條高時殺土岐賴貞。多治見國長於京師。執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等。送于鎌倉。先是。 帝憤北條氏以陪臣世主廢立也。陰謀滅之。視高時失政。竊喜之。令資朝。俊基。變服巡行諸州。視察風俗。規畫要害。以誘致四方豪傑。每會議。脱衣冠。縱酒莫逆。結其歡心。名曰無禮講。延賴貞等。以參謀議。又憚外議。召僧玄慧講韓文。既而事覺。至是。北條高時遣兵襲賴貞。國長殺之。拘致資朝。俊基于鎌倉。訊以無禮講。俊基曰。吾文臣。唯知玄慧講文。不知其佗。是文禮講譌傳以爲無禮講耳。案問不服。高時怒。遂謀廢立。 帝因賜書高時。奉還其書。而事得釋。○初。 帝欲討鎌倉。賴貞等皆奉 詔。一日賴貞語其妻[illegible]二歲。吾即世。汝能守其操乎。吾[illegible]告以故。妻謂此吾家之大事。吾自首之。[illegible]之罪。奚則有免斯禍害者乎。乃詣之其[illegible]六波羅。奉行偏召賴貞語之。賴貞[illegible]北條範貞大驚。即令武士圍賴貞。賴貞[illegible]二月。關白房實罷。以太政大臣冬平爲關白。○二年乙丑冬十一月。參議藤原爲定上續後拾遺和歌集。○是歲。北條高時放

正中元年 資朝俊基變服巡行諸州

無禮講

賴貞[illegible]

嘉曆元年

圓顯滿朝

高時喜狗闘

有誅

藤原資朝於佐渡。釋藤原俊基還京師。○嘉曆元年丙寅春三
月。皇太子邦良薨。○鎌倉執權北條高時罷時高時嬰病長
崎高資勸其削髮讓職於金澤貞顯高時從之高時弟泰家愠
其不讓已亦削髮高時病起欲誅貞顯貞顯自晃謝之諸將爭
傚之圓顯滿朝高時頗不平高資密令長崎高頼誅之高資覺
捕高頼流之内外憤怨攝津渡部氏大和越智氏皆起兵高時
命吏擊之又不克高時狂昏滋甚一日見狗闘于庭喜之遂令
吏民貢獒獒數千分附諸將視養輿載往來遇獒不下者有誅
每月卜日分朋闘之大會將士觀玩以爲笑樂群獒闘亂哮㘚
震地如爭戶者狀又喜田樂纏頭費每以萬數一夕高時獨醉
舞有十餘倡來歌以助之姬人闚之倡皆異類歌曰不見天王

天狗唱妖靈星歌

寺妖靈星乎歌終而去獸跡滿坐高時醒無所見人皆以爲不
祥○菊池純曰衛懿公以好鶴亡其國北條高時以喜狗敗情日雖大懿公則國君也高時則執權也其好一鶴喜一狗固
不足深責其過失也然而狄人伐衛士民怨叛相罵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何能戰未嘗見提一戈扞兵殉於國者何其衞人
無心腸一至於此耶至於高時敗潰自殺之時從死者八百七十餘人自殺於鎌倉者六千餘人未嘗聞謂狗實有祿位予能
戰者何其鎌倉士民忠慨節烈一至於此耶是無他時頼泰時相繼並起深仁積德淪浹民心之所致固非懿公所比擬也論
者往往以高時喜狗比諸懿公好鶴恐皮相之説豈可謂公論乎哉○秋七月立　後伏見皇子
量仁親王爲　皇太子初　皇太子邦良之薨也　天皇欲擇
諸皇子立之北條高時固執兩宗迭立之議遂立　後伏見皇
子量仁爲　太子　天皇遣使鎌倉依　後嵯峨帝遺　詔讓
之曰　後深草子孫世襲長講堂領又續大統朕穪位之後無
封邑以充供給宜以長講堂領屬朕也高時遂不奉　詔　天

尊雲法親王爲延曆寺座主

元德二年

皇益憤恚○冬十月内大臣藤原實衡罷○十一月以權大納
言藤原基嗣爲内大臣基嗣經平之子也○二年丁卯春正月
關白太政大臣冬平薨○二月以前關白道平爲關白○三年
戊辰冬十二月以尊雲親王爲延曆寺座主親王　帝第三子
也天資穎敏爲　帝所鍾愛欲立爲　太子喩旨北條高時高
時拒之因使親王削髮補叡山座主以收結僧徒居大塔世稱
大塔宮○元德二年庚午春正月關白道平罷以右大臣藤原
經忠爲關白○二月經忠罷右大臣以内大臣藤原基嗣爲右
大臣權大納言源長道爲内大臣長道通雄之子也○三月内
大臣長道罷大納言藤原公賢爲内大臣公賢實泰之子也○
夏四月盜殺大判事中原章房時　帝謀滅北條氏密召章房

捕僧圓觀文觀等竄流

元弘元年

諸國地大震

謀之章房固諫　帝恐語泄使人陰刺殺之○青山延于曰藤原公繼諫　後鳥
羽帝　帝雖不納猶優容之中原章房諫　後醍醐帝而　帝殺之則　帝之拒諫抑又甚焉然其致亂二帝一轍而　帝
能復位其故何哉蓋方承久之時義時秉柄輔以泰時上下輯睦士庶歸心元弘之時高時兇逆人心離叛海内思亂此其成
敗所以異也○五月北條高時捕僧圓觀文觀等竄流以其嚮密
詔咒咀北條氏也○秋八月關白經忠罷以左大臣藤原冬教
爲關白○元弘元年辛未春正月關白冬教罷左大臣○二月
内大臣藤原公賢罷以右大臣藤原基嗣爲左大臣前内大臣
源長道爲右大臣前大納言藤原季衡爲内大臣季衡公衡之
子也○秋七月諸國地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六波羅遣兵
執右中辨藤原俊基送于鎌倉　後伏見法皇亦密遣使於鎌
倉告變高時大會諸將問計衆相見不敢言長崎高資進曰

小旻詩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吾於高時亦言焉

主上親王流之公卿預謀者斬之如此而已勿再貽悔也二階堂貞藤諫曰北條氏尊　王室惠下民所以執國命幾乎百六十年也今已執公卿又欲遷　帝王神怒人怨自取亡滅非計之獲者也苟使我而無釁益效臣節則天威亦安得不霽哉高資作色曰迂腐之論何陳於今日公獨不知承久故事乎高時從之○八月北條高時遣二階堂貞藤等率兵三千至京師尊雲法親王謀知高時將行廢立遽奏之　帝乃用尊雲計奉神器逃幸笠置寺使大納言藤原師賢服袞衣詐稱　帝赴叡山

車駕幸笠置寺

僧徒大喜來集一夕得萬人六波羅鎮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謂　帝猶在宮中也遣兵索之不獲則收大納言藤原宣房等四人而去既而聞　車駕在延暦寺遣兵攻之尊雲擊破之辛

南木入夢良弼出身

碕其夜僧徒知非真天子相率叛去師賢奔笠置尊雲奔南都時　帝在笠置近畿之兵稍集而四方勤王之師未至　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虚位有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迎　帝座之既覺異之自念文木從南爲楠當有姓楠人出輔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問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河内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聞嘗平土冦以功爲兵衛尉無乃是乎　帝曰是也

帝召正成委以興復

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詣行在　帝大悅委以興復因命坐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擧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摸較於智乎

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　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菊池純曰元弘帝南木之夢兆其説極靈異與高宗夢賚之事如合符節擧世嘖嘖嗟稱以爲天祐矣予獨斷以知非真有此事蓋假夢兆以神衆庶之耳目取重於一時焉耳何以知其然乎曰於楠氏出處事行知之矣蓋楠氏本近畿一武族嘗平土冦以功爲兵衛尉夫兵衛尉則小官也微職也雖然以功召之　帝豈有不識之之理乎哉況正成材武善用兵兒童走卒尚能記其名　帝豈有不聞其名之道乎哉　帝業已耳正成之名亦能知其可用但卒然命之以興復大事名輕而威薄或恐不能取重於天下人心弗服也故假托事於夢兆以神異其説耳吾故斷以知非真有此事也蓋藤原藤房輩所作爲或未可知也南木夢兆何足深信哉○

高時奉皇太子量仁稱帝于京師

九月北條高時奉　皇太子量仁稱帝于京師是爲　光嚴院○楠正成城于赤坂將以奉　乘輿而賊兵已圍行在城固不抜高時遣大佛貞直足利高氏等率大軍逼行在未至而笠置

笠置陷

陷判官代錦織俊政飛驒守石川義純等死之此夜風烈雨暴

帝徒跣突圍而出唯師賢藤房從焉左右扶掖晝伏夜行經三日夜至有王山下餒甚因枕石假寐衣裳悉沾君臣唱和相共

櫻山玆俊起義兵

詠歌具極艱苦欲幸赤坂爲追兵所執○備後人櫻山玆俊築一宮城起義兵○冬十月六波羅兵奉　帝幸平等院大佛貞直等請傳神器于　新主　帝不許使藤原藤房宣　敕曰神器暦朝所受授非臣下可敢與奪且鏡璽已失獨有劍自隨必欲相迫朕將自用之貞藤又請幸六波羅　帝使備行幸儀而

楠正成據赤坂城

後往復請傳神器乃授以新器○楠正成起兵勤王據赤坂城賊將大佛貞直等攻之不能克正成以糧盡逃入金剛山初正成之城赤坂也城方可百餘歩兵僅五百人取農粟以充糧抜築纔成而笠置陷大佛貞直等乘勢奄擊兵凡三十萬人正成

分兵三百以弟正季旗和田正遠將之出城并山而旋東軍東軍視城小慢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

正成復垣殺敵沸湯退敵前計皆出臨機無窮

成以二百騎闔門突出三面合擊大破之東軍擾亂棄器械而去且日東軍復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繩懸其外垣俟其蟻附而上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東軍更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制勝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塡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卒誡曰度我行遠而舉火敵不之覺及火起爭入城見坑中積尸以爲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茲俊聞王師失利自度事不成衆潰而自殺○二年壬申春正月高時獻僧衣請　帝削髮弗聽卻之○三月高時遷　天皇於隱岐參議源忠顯嬪藤原氏從備前人兒嶋高德聞　帝西遷欲候　車駕于舟坂山以討賊牴牾不

兒嶋高德白櫻樹題詩

成乃變服夜至　行在所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且日　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菊池純曰勤王忠義之士楠氏以下指不暇屈能兼文武之才者兒嶋高德一人而已及　車駕西遷高德慨然謂其衆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又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其誠忠大節皆從讀書中得來與世求名要譽者固有天淵之別也宜乎白樹題詩聲名不朽流芳於萬世也哉○夏四月　車駕至隱岐御國分寺高時令佐佐木清高

北朝改元正慶

監護○京師改元正慶○楠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城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遮奪之充苞以甲使三百

正成奇計復赤坂城

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介吶喊起鬬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爲乃降正成并其衆徇河內和泉○五月六波羅二帥仲時時益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五千騎擊之正成分兵爲四隊伏其三隊而以羸兵一隊扼渡部橋而陣皆羸馬羸轡敵望見易之輙競渡羸兵佯走敵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敵大敗而奔我兵乘之疾擊走之敵兵卻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京

渡部之川墜橋決田

師爲之謠曰渡部之川墜橋決田二帥愧之○六月高時殺參議平成輔中納言藤原資朝右中辨藤原俊基等遷大納言藤原師賢于下總權大納言藤原公敏于下野權中納言藤原藤房于常陸參議藤原季房于下野初資朝在佐渡其子國光自

資朝子國光斬父讐本間三郎

京師赴省父父已爲本間三郎者所殺國光夜斬三郎去高時遂流皇子尊良宗良恒良殺恒性獨第三子尊雲逃奔吉野○秋七月六波羅二帥更命宇都宮公綱以紀清兩黨五百騎攻天王寺正成族和田某請逆戰曰我已勝五千何有於五百正

勝敗之機在離同不在衆寡

成默然良久曰勝敗之機在離同不在衆寡公綱素負驍名而以寡兵承敗衂之餘其將士同心必死可知也我藉使克之能無失亡吾將不戰而屈之也遂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既夜望四面皆炬火漸多漸近乃不釋甲而待者三晝夜兩黨懼請歸曰楠氏兵日加也公綱乃引歸○菊池純曰我邦中世善用兵者無楠氏若也與楠氏同時與

楠氏交兵者要非楠氏之敵至若渡部橋則縱群兒與之樂戰而已贏卒以誘之伏兵以擒之可圍而取可擊而殲唯其所欲共一敗爭橋而顛墜遂貽墜橋缺田之嘲何足怪乎哉獨至與宇都宮公綱對壘深慮熟考不敢輕下手遂拔營而去豈公綱驍武善戰有出正成之右者然邪抑勢不可也蓋公綱勇則勇矣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獨孔子不欲與則正成所不與正成用兵臨事而懼者也好謀而成者也夫臨事而懼故不輕下手也好謀而成故不戰避之此楠氏所以爲楠氏固公綱輩所不能企及正成老於兵者豈與暴馮之徒爭勝敗於一朝者哉○八月正成復軍天王寺。

正成視上宮太子讖文

數出耀兵正成威振京畿寺舊藏有上宮太子讖文正成請禮發視之文有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此時東魚來呑四

西鳥來食東魚

海日没西天三百七十日西鳥來食東魚正成指示諭衆曰所謂九十五代非 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爲西鳥所食則終歸族滅耳日没西天三百七十日 上之復辟蓋在明春諸君勗

正成城千千窟

之衆皆踊躍○是冬楠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城之城挾山帶

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仭中有五泉雖旱不涸乃使別將守赤坂而自徙金剛山○護良親王起兵據吉野初尊雲避難奔南都

護良親王匿般若寺

匿于般若寺賊黨聞之率兵來索尊雲不知所爲乃跳入經函中遂得免於是裝爲修驗者赴熊野匿十津川居半歳蓄髮更名護良至是城吉野赤松則村起兵播磨城苔縄以爲吉野應援絶山陽山陰兩道官軍聲勢日振○三年癸酉北朝正慶二年春二月北條高時遣阿曾時治圍赤坂大佛高直圍千窟二階堂貞藤圍吉野赤坂城兵力拒殺傷過當賊絶其水道城遂陷○閏月吉野受圍七日乃陷村上義光死之護良親王走高野山時

賊軍號攻千窟

治與貞藤併兵悉萃于千窟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八十萬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仰攻呼聲動天地正

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閣筆

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前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閣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將高直議曰蕞爾山巓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坂絶水而克此計可襲也遣名越高家柵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瞰守者稍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且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高家慙恚舉族薄城城兵豫懸巨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

楠氏用兵奇變亦可以挫大敵

築長圍環守正成乃作蒭人數十被以甲胄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鬨賊兵不曉爭集於蒭人城上乃投巨石殺八百餘人賊又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令鋭兵攀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焼雲梯烟焰噴起梯遂中

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會大和土冠奉護良親王令絶賊糧道賊兵大困逃亡相繼菊池純曰甚矣哉古今修史者皇張誇大以賊惑後世人目此世之讀史者不察其皇張誇大以寸爲尺以小爲大深信而不疑之其賊害世道人心何如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夫武成之書其不足取信者不獨流血漂杵率皆皇張誇大以寸爲尺者宜乎其可信而不可疑者不過二三策也武成猶有如此者而況於後世諸史乎當賊軍蟻集圍千劍破城也城兵力拒伏尸成邱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閣筆吾常讀史至此等之事未嘗不掩卷而笑其皇張誇大也是皆流血漂杵之比其不可信者何足言乎哉要不唯此一事其叙元冦襲來自伏屍蔽海可步而行之語是亦流血漂杵之類其不可信者何足言乎哉後之讀史者不爲皇張誇大之說所眩惑以孟子讀武成之眼讀取二三策庶幾不至害世道人心之甚也○當是時所在義兵並起北條高時慮有逆謀於行在者戒佐佐木清高益嚴防備而清高族富士名義綱守中門竊謀脫 帝未敢發會 帝夜使侍姬賜酒義綱義綱喜得間

富士名義綱謀脫　帝賜侍姬察其情僞　天皇逃出隱岐

因密附奏曰方今楠正成據金剛山赤松則村屯摩耶山土居得能倡義四國四方官軍並起應之是皇運將回之秋也願陛下以臣直日宜急出宮艤舟幸出雲伯耆之間臣亦陽追而從之事必濟矣　帝不輙信因賜其侍姬以察之義綱忠益固帝乃使義綱赴出雲招集義旅義綱爲族鹽冶高貞所拘留帝以其久不返夜僞稱嬪御與源忠顯徒行逃出　帝歩履甚艱忠顯扶之而行叩一民家問港所在主人知　帝非常人也乃負　帝至千波港託諸舟人忠顯告以實曰事濟必重賞汝舟人感喜揚帆疾馳天明顧見數十艘近則清高也舟人匿帝與忠顯於舩底清高來索舟人曰果有是事嚮京裝者二人乘舩發港今行已遠矣殆是乎追兵赴之　帝遂達名和港令

名和長年奉帝據舟上山　菊池武時起兵應官軍

忠顯登岸問土人豪族可倚者荅以名和長年忠顯乃踵其家直入傳　詔長年奉　帝據舟上山聚兵護行在明日清高率兵三千來攻長年擊破之鏖千餘人清高單舸逃去於是諸國勤王之師望風悉至鹽冶高貞與富士名義綱等率兵來歸兒嶋高德亦率族而至兵勢大振〇三月赤松則村與六波羅兵戰累敗之遂長驅入京師菊池武時起兵討筑紫探題北條英時於博多不克死之初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謀應官軍謀泄武時使使少貳大友約討英時貞經等聞京師官軍數失利也遂斬其使送首於英時武時大怒曰奴輩不在吾寧不能戰乎乃以百餘騎發過櫛田祠前馬俄不前武時曰何物牛鬼敢沮義兵顧射其龜馬輙前前攻英時克之會貞經貞宗率兵

足利高氏使伯耆請降　官軍收復京師

來救武時力戰遂死之〇夏四月源忠顯與六波羅兵戰不利太田守延戰死忠顯奉恒良親王走男山〇北條高時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將大兵援六波羅高氏有乘亂興家之志乃欲挈家行長崎圓喜疑之勸高時留其妻子高氏從之示以誓書高時祖道贐以一白旗曰是自八幡公傳我家者高氏受之心竊喜焉舉族抵京師會名越高家與官軍將赤松則村戰于狐川敗死高氏意益決乃密使使伯耆請降　帝素聞其家聲則大悅賜使者以邑敕曰諸國官軍汝其帥之以滅國賊賊滅之後賞當從所請〇五月高氏與源忠顯赤松則村合勢圍六波羅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奉　新主及　二上皇東走時益中矢而死官軍遂收復京師〇兵部卿護良親王起兵要擊北條仲

新田義貞懷歸順之志請護良親王令旨　義貞謀歸討高時

時于近江番馬仲時敗死獲　新主及　二上皇大友貞宗等聞京師平東軍屢敗攻陷探題府殺北條英時〇新帝及　二上皇還京師源忠顯得神鏡安之禁中〇詔停關白冬教左大臣藤原基嗣官復左大臣藤原道平官〇上野人新田義貞攻取鎌倉北條高時伏誅鎌倉悉平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削髮自源賴朝開府至是百七十餘年而鎌倉亡矣先是楠正成之據千劒也義貞從東軍攻之竊懷歸順之志欲得護良親王令旨以舉義謀之其家宰舟田義昌義昌乃以計請而得之義貞感喜明日稱病東歸謀討高時高時未之覺也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户因課六十萬緡限以五日遣吏催迫義貞執而梟之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

義貞忠誠感海神潮退數里

義貞乃與弟義助大舘宗氏等百五十人竪旗于邑生品祠前
以擧義焉比日暮越後甲斐信濃諸源相繼來會一日至二萬
人聲勢大振與高時將櫻田貞國北條泰家戰累破之八州豪
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户兵九十二萬騎分爲三軍三
道攻鎌倉大舘宗氏攻極樂寺坂敗死義貞乃率精兵二萬自
稻村崎入賊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軍不得
輙進義貞乃下馬免冑臨海拜曰天子爲逆臣所遷越在西海
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
因繹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退數里兵艦皆漂去義貞
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燄漲天高時
以千餘人逃于東勝寺先是賊軍悉潰北條基時國時安東聖

北條高時伏誅

車駕發舟上山

楠正成迎謁于兵庫

秀等皆自殺獨長崎高資子高重力戰雜入新田氏軍狙擊義
貞垂及而覺走至東勝寺自屠而死攝津道準與長崎圓喜皆
死高時乃自殺從死者九六千八百餘人義貞自擧兵至此蓋
十五日矣乃馳使奏捷行在○車駕發舟上山次兵庫時鎌倉
捷報未至上下猶懷危懼至是捷書始至衆咸驩呼　敕賜使
者爵○六月先是楠正成據千窟城東兵圍之累月不能拔及
六波羅敗諸將解圍而去至是正成率兵七千迎謁于兵庫
天皇親勞之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賴　陛下
威靈臣安得脱重圍再覲天日哉　詔前驅入京師○天皇駐
蹕東寺議還宮儀群臣或言宜用重祚之禮左大臣藤原道平
曰　陛下雖在外久躬奉神器宜用巡狩還宮之儀　帝從之

號廢主爲太上天皇

既還宮廢　新帝去正慶號諭諸公卿受　新帝官爵者罪狀
貶削有差　詔罷置關白尋賜號於　廢主爲　太上天皇○青
山延于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量仁親
王既爲帝儲貳方　帝之蒙塵則監國攝制固其宜也然
帝未讓位太子既爲賊所立乍爲閏位則　帝之復位勢不得
不廢既已廢之則故親王也安可以尊號加之哉名之不正莫
斯之甚慨復之初庶績草創而紀
綱紊亂如此宜其再致播遷也
○　詔復源長通藤原公賢皆

拜護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

爲大臣○拜護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初高氏之定京師也親
王將殿良忠不戢其下高氏捕其部下十餘人梟之親王怒欲
誅高氏　帝不聽曰高氏未有罪可責一旦加戮將士解體誰
復爲朕用王毋妄擧失衆心若其執節旄鎭宗社朕嘉乃志乃
拜征夷大將軍封以北條泰家食邑自是親王漸耽聲色譽望
稍衰○　詔召還尊良親王尊澄法親王及僧圓觀文觀等○是

論賞諸將戰功

賜足利高氏偏諱改名尊氏

月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長崎高資等解千窟圍退保南都楠
正成與源定平將畿兵攻之時治高直貞藤高資公綱等削髮
而降獨以貞藤嘗諫高時特宥死歸邑尋謀反見誅○秋七月
斬時治高直等於阿彌陀峰○八月諸國將士悉朝京師　帝
論賞戰功左兵衛督足利高氏爲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弟直義
爲遠江守護新田義貞爲上野播磨守護楠正成爲攝津河内
守護名和長年爲因幡伯耆守護正成任撿非違使左衛門尉
特與長年並直決斷所聽斷訟獄又以赤松則村爲播磨守護
尋褫則村職賜以佐用莊令天下休兵務農武人領邑安堵如
故　帝以京師之復爲高氏之功歸闕之日首進從三位參議
賜　御諱尊字改名尊氏○置決斷所議賞軍功時將士聚闕

武人爭功旬月僅定二十餘人

時有綸旨翻覆之譏

下者數萬。爭功紛拏不決。使權中納言藤原實世司之。旬月僅定二十餘人。以多失當罷。以權中納言藤原藤房代之。覆審而內敕得賞者已多。藤房知不可諫。乃稱病不朝。代以民部卿藤原光經。而 帝自擇北條氏邑。分給妃藤原氏等。其餘悉散賜京官內臣歌童舞妓。六十餘州無復遺地。當是時。朝議與內旨。相爲牴牾。往往數人同爭一邑。許食邑如故者。旋被沒收。所在武人頗失勢。時有綸旨翻覆之譏。天下囂然復思武門之治。○九月。護良親王罷征夷大將軍。任兵部卿。○冬十月。 詔遣皇子義良出鎮東邊。准大臣源親房輔之。以參議源顯家爲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顯家以不閑戎事固辭。 詔曰。古者皇子皇孫若大臣。皆親臨戎方。今王政維新。不宜分文武爲二途。其遄

建武元年

立恒良親王爲皇太子

詔鑄新錢

往守爾藩屏。顯家不得辭。强就任。 帝親書旗銘。賜衣馬。陛辭。○十二月。以皇子成良親王爲上野太守。出鎮鎌倉。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爲相模守。輔之。○建武元年甲戌春正月。營大內。以安藝周防租賦。充其經費。徵諸國地頭歲入二十分一。用度不足。始用楮幣。○立恒良親王爲 皇太子。恒良。 帝六子。內侍廉子所生。長子尊良。第三子護良。皆宮人所生。廉子得寵。從幸隱岐。及歸。益專房。善迎合上意。無言不聽。請託皆驗。以護良有大功。恐害 太子。足利尊氏因深結之。○二月。右大臣源長通罷。以前關白經忠爲右大臣。○ 詔鑄新錢。文曰乾坤通寶。○三月。北條高時餘黨本間某澁谷某反。襲鎌倉。足利直義討平之。○夏五月。出雲守護鹽谷高貞獻千里馬。骨相異常。呼爲天馬。

藤房諫天馬

藤房棄官去

帝大悅。幸馬場殿觀之。群臣稱賀。以爲祥瑞。藤原藤房諫曰。天馬毋用於平世。近日賞罰無信。工役繁興。文臣內訣。武臣外怨。而奸雄窺釁其間。天馬之出。焉知非亂兆哉。 帝變色。入。及後足利尊氏叛。 帝遣人乘天馬。召新田義貞於尾張。半道而斃。果如其言。○賴襄曰。帝纔斃一狂童之高時。則謂宇內無復足慮者。是以遇足利尊氏之降。則遽寵爵之。以幸其可倚。纔得歸闕。即晏然燕息。以營宮室爲急。以悅妃嬪爲務。雖有記錄所。蓋不數親臨。而日居於內。內敕所令。與外廷指揮。每與牴牾。武人之邑。往往爲內官私給。情怨思亂。固其宜也。吾嘗觀藤原藤房之因龍馬進諫。怪以藤房之有舊恩。豈無可諫之地。何必廷爭彰主過而沽已直乎。蓋非因出觀馬。則不輒得面奏也。公卿且然。況將帥乎。○秋九月。內大臣藤原公賢罷。以准大臣藤原定房爲內大臣。○冬十月。權中納言藤原藤房棄官去。時 帝方事興作。耽於宴遊。藤房諫之。不聽。藤房謂爲臣之道於我盡矣。徑入北山巖藏爲僧。 帝大驚。

幽護良親王親王上書訴冤

流護良親王於鎌倉幽之地窖

命父宣房索之。將再任用。宣房馳至巖藏。則藤房既去矣。○右大臣藤原經忠罷。以前關白冬教爲右大臣。○幽兵部卿護良親王於馬場殿。初足利尊氏惡親王威名。密結 帝寵姬藤原氏。謀排陷焉。而親王不察。輒欲除尊氏。密徵兵。尊氏得其檄。上變誣以謀。及藤原氏自傍贊之。 帝怒。伏甲召親王。執之。誅其親臣三十餘人。親王憂憤。上書訴冤。有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乾坤共棄。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等之語。書入莫敢奏達者。○十一月。流護良親王於鎌倉。使足利直義監之。直義幽之地窖。○賴襄曰。自古姦賊亂臣。構陷忠良。讒害正士者。非獨力可能。必有內爲援應者。輔車相依。迭爲表裏。然後可以逞其毒螫也。足利尊氏有寵姬藤原氏。猶二五之有驪姬。而忌惡護良王。自倍申生。護良不覺。遂爲其所枉害。舉朝屏息。絕莫出一語救護之者。豈可勝歎哉。使藤原藤房在此時。

其必直言極諫。繼以死也必矣。而其人勇退。今不知其在何地。扼腕切齒。掩卷大息。

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

○是歲。以上野大守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置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之。○二年乙亥春二月。左大臣藤原道平薨。內大臣藤原定房罷。以右大臣藤原冬教爲左大臣。前內大臣藤原公賢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經通爲內大臣。經通內經之子也。○夏六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宗謀逆伏誅。公宗右大臣公經之後。承久之役通北條氏。後世相黨援。至是匿北條氏遺孽謀亂。欲請　帝幸其別業。因行弑逆。事覺。收流出雲。尋伏誅。○秋七月。北條時行招聚餘黨作亂。襲鎌倉。足利直義拒戰大敗。時行乘勝進。直義臨走。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窖中。護良方焚燭誦經。顧而蹶起曰。汝欲弑我邪。前奪其刀。義博斫其膝。踣之。跨胸刺吭。護良縮頸嚙其鋒。鋒折寸許。義博拔貳刀。刺心二。乃絕。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棄去。所侍宮人收屍火之。齎首歸京師。天下聞而冤之。

北條時行攻鎌倉

淵邊義博弑護良親王於窖中

○三宅緝明曰。不知而爲之。謂之愚。知而爲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尚矣。　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況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屬。莫若姦賊。而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無之比。而卒受其詒。執兒付讒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乎此。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鬬。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縱令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之言。　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政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班。宜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爲所魚肉。何耶。○北條時行入鎌倉。兵勢日熾。直義奉大將軍成良親王西走。○八月。足利尊氏請自將討時行。被許。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關東。不許。曰。俟事平議之。尊氏怒。不告而發。至矢矧驛。合於直義。自海道進擊。時行走之。進入鎌倉。　帝遣藏人頭源具光召還之。尊氏不奉　詔。○冬十月。足利尊氏自稱征夷將軍關東管領。開府于源賴朝故基。賞有功。納降附。收新田氏邑在關東者。割予將士。將士爭附之。遂移書西道諸國。發兵以擊新田氏爲名。上書誣奏義貞。觀望聞臣克京。乃敢起兵。攘功要賞。是國之蠹也。願得　明詔。以誅義貞。義貞聞之。亦收足利氏邑在其管內者。上書自辨。陳尊氏八罪。○十一月。　詔削奪足利尊氏官爵。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管領東國。賜節刀于左兵衛督新田義貞。率脇屋義助。宇都宮公綱。菊池武重。大友貞載。塩谷高貞等。從之。由東海道。彈正尹忠房親王。權中納言藤原實世等。由東山道。鎭守府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發陸奧出羽兵。會于鎌倉。同討尊氏。尊氏遣兵逆擊矢矧。義貞連戰破之。直義敗還。尊氏大懼。逃入建長寺。欲削髮請降。將士大沮。上杉重能僞作官檄十餘紙曰。尊氏族類罪惡深重。雖遁世晦迹。而勿得宥釋。直義持至建長寺。泣曰。獲之敵。死屍中。尊氏熟視大息曰。誠如是乎。則吾亦當執弓箭與義貞決死也。乃釋法衣。穿錦袍而出。諸軍讙呼。將逃降者四面來還。一日號三十萬。○左大臣藤原冬教罷。以前右大臣藤原經忠爲左大臣。○十二月。新田義貞進與直義相持于箱根。脇屋義助奉尊良親王。與尊氏戰于竹下。不

足利尊氏自稱征夷將軍開府于鎌倉

新田義貞上書陳尊氏八罪

上杉重能僞作官檄欺尊氏

利。塩谷高貞。大友貞載。叛降尊氏。官軍大潰。退屯尾張。赤松則村。久下時重等。爭起應尊氏。　詔召還義貞。尊氏追躡官軍後。西上京畿震駭。

延元元年

○延元元年丙子春正月。尊氏入犯。　敕義貞守大渡。諸將分拒山崎宇治。勢多。藤原師基守峯堂。久下時重等攻峯堂。師基敗走。尊氏攻大渡。細川定禪。赤松範資攻山崎。官軍敗走。宇都宮公綱。大友氏泰降于尊氏。義貞走還京師。　帝奉神器。及　法皇幸叡山。諸將從之。細川定禪陷京師。縱火燒宮闕。

尊氏入京師

尊氏入京師。結城親光佯降賊。刺尊氏。不克死之。細川定禪據園城寺以逼　行在。源顯家奉義良親王。以陸奥兵入援。與義貞圍園城寺。賊自門中。義鑰拒之。亘忠景奪其十六鑰。義貞攻拔園城寺。追擊大破尊氏。尊氏迫蹙。欲自刄者三。義貞

還屯京中。其夜賊反襲義貞。敗退阪本。尊氏收諸軍。復入京師。

善泣一卒欺姦雄

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且日教其卒。物色原濕。泣曰。昨日之戰。諸將皆死。將獲尸葬之。尊氏聞而大喜。急分其兵四出。要擊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昧爽直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氏軍大潰。義貞獨變服入賊中。索尊氏不獲。分兵追之。尊氏大敗走攝津。遂復京師。○二月。顯家義貞正成等。追擊至兵庫。尊氏狼狽走筑紫。諸將振旅還京師。○車駕還宮。進義貞左近衛中將。

賜于賊以美姬城安得不破乎

初藤原行房女弟。入宮爲勾當内侍。有殊色。義貞嘗夜直見其彈箏。心慕焉。　帝聞而憐之。因賜内侍爲妻。伉儷甚篤。是以逗撓不進。使尊氏得西走。○菊池純曰。諸候敵王愾。獻其功。以賜之彤弓。以報其勞。故彤弓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今　帝賜義貞。不以彤弓。以美姬艷妻。恐非天子所以報諸候以勞之道也。義貞不拜一朝鞶鼓之饗。徒慕美姬之彈箏。恐非武臣專閫外之寄者宜也。君臣上下。以色結歡。蓋失體之甚者。義貞纔繼綱綴。失其戰期。使呑舟魚。奔逸逃竄。不可制者。皆帷薄不修之所致。中興不振。奚足怪哉

以義良親王爲陸奥太守

○以義良親王爲陸奥太守。源顯家爲鎭守府大將軍。親王任陸奥太守。始于此。○三月。足利尊氏等。航海走鎭西。菊池武敏起兵應官軍。攻尊氏于鞴濱。不克。九州悉服尊氏。○詔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討尊氏。義貞會有疾。遣江田行義等。擊赤松則村兵于書寫山下。走之。

義貞圍白旗城

義貞疾愈。尋圍則村於白旗城。城壁未成。則村詐請降。義貞信之。爲請　詔旨。往反旬餘。比　詔旨至。壁成。

赤松則村還詔書曰何以此翻覆綸旨爲

則村還　詔書。不受曰。守護已獲之於將軍矣。何以此翻覆綸旨爲。義貞大恚。合軍圍之。城險不下。乃遣義助。攻石橋和義於船坂山。○夏四月。兒嶋範長。其子高德。起兵于備前。義助以高德爲嚮導。自間道

攻拔船坂。進圍三石城。遣大江田氏經。據福山城。徇下美作諸城。和義則村。遣使告急於尊氏。

置武者所

○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爲長官。○五月。足利尊氏大擧東上。率諸軍至嚴嶋。會僧賢俊。奉廢帝書至。尊氏大喜。令諸將立錦旗。遠近競附。自率兵艦七千餘艘。進至鞆津。附二十萬人於直義。水陸並進。陷福山城。大江田氏經敗走。義貞義助解圍。退軍兵庫。

兒嶋範長與賊兵戰死之

備後守兒嶋範長。與赤松則村兵戰。死之。賊軍乘勝而進。義貞飛書告急。擧朝震駭。乃

楠正成獻策

詔楠正成往援義貞。正成奏曰。賊勢猖獗。其鋒甚鋭。我以疲兵禦之。其敗必矣。　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内。絶其糧道。夾而攻之。可一戰而敗也。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不足慮。王

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菊池純曰。保元之戰。擯斥為朝火攻之策。致一敗塗地者。惡左府頼長沮之也。延元之役。沮抑正成幸叡山之計。致中興不振者。參議清忠沮之也。方頼長清忠專權。常忌諸將功名出己上。是以雖其策或可取。執拗偏見。或擯以鄙人私鬪。或沮以王師有天命。一無所用。遂至使武臣憤懣死鬪。貽擒於敵。豈可勝慨乎哉。夫耕當問之農。戰當讓之武人。頼長清忠雖有鸞鳳姿儀。至於擊搏進取之事。則不得不藉武人之力也。況其人紈袴小人。不獨贖於兵機。無拳無勇。爲亂階者。嚮使保元延元二朝。能用爲朝正成之策。則清盛之頭。可致麾下。而南狩之駕。亦難挽回也。然而其神算奇策。皆擯斥不行。保元之與延元。誤敢偕亡。俾天下忠臣義士。父子骨肉。膏於鋒鏑者。誰乎爲之厲階者。頼長清忠。固不能逭其罪也。○十六日。正成與弟正季子正行。辭闕而西。

櫻井驛忠臣孝子揮涙訣別

至櫻井驛。使正行歸河内。正行時年十一。正成誡之以討賊。因授以帝所嘗賜寶刀。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涙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且日尊氏兵艦蔽海而至。而直義來自須磨。旌旗彌天。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

湊川之役正成自殺

七生人間殺國賊

七百。陣于湊川。與弟正季。突入直義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官軍後。正成兄弟因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道傍民舍。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安東守約曰。昔漢諸葛氏死社稷。議者曰。有子有孫。晉卞氏亦死節。其母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世以爲美譚。如公美萃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矣。杜少陵詠孔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涙滿襟。蓋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決敗復。身殲軍將之際。死非其心。公之輔帝。君闇臣姦。欲恢復而不可得也。死決於丹心。直可哀已。大概崇曰。曰可以死而死之。吾邦武人恒態爲然。曰可以無死而不死。則未始慮及乎此。豈其勇敢剛烈之氣勝。而有矜理未精者歟。嗚呼死生亦大矣。可以無死而死之。是之謂傷勇。可不思哉。史解正成之敗於湊川。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走入民舍。釋鎧自殺。夫圍可潰而不潰。身可生而不生。

雖公心未易測度也。抑非決於可以死一語。而不暇顧其他耶。當是之時。王室雖一朝復矣。國賊犯闕。海内擾亂。而天子塵再蒙焉。武臣之職。未可謂之盡矣。公不自云乎。吾死天下盡歸足利氏。是知公一日不死。則天下一日未歸足利氏也。爲公計者。宜以其當日所以懇懇戒兒者。及自任其身。脱然拔軍。獨歸河内。招集義故。再據金剛山舊趾。以遏賊東下之勢。則天下向背未可知。而誅國賊以復正統天子。尚有可望焉。必也百戰力盡。萬不可爲。然後以身殉之。未晩也。今乃先新田諸將尚在東西。義旗未散。而獨自引決。所謂可以無死而死者。非邪。雖然是求備於賢者之言耳。如公之忠勇義烈。今古無二。豈可容置喙哉。余獨有感乎楠氏之言。故姑書以質之有道焉。賊後隊六千艘。盡上兵庫。與陸軍合。以蹙義貞。義貞迎戰不利。走。自殿返擊。馬殪而徒。上丘待救。

小山田高家殺身報恩

賊環而射之。義貞揮二刀。截十六箭。小山田高家。望見還救。授其馬。留死。初高家從軍。刈民麥。法當斬。義貞使人視其營。則鎧馬鮮而無粒粟。義貞曰。是吾罪也。士不可亡。法不可亂。乃爲償田主。而賜粟於高家。高家感愧。故死之。義貞因得脱。走歸京師。

長年聞童謠死

帝又奉神器。幸叡山。○菊池純曰。秦穆公赦食其愛馬者。賜以酒。及後秦伐晉。食馬者感其恩。争死報德。宋華元殺羊享士。其御羊斟不與。遂怨入鄭師。取大敗。夫食馬之恩。羊羮之怨。口腹之瑣事。恩未必足爲恩。怨未必及報怨。然而恩怨報酬。立致勝敗。由是觀之。雖馬肉羊羮之微。安可以瑣事輕之乎哉。小山田高家刈民麥。其罪有甚於食馬者。而義貞不特不罰之。引咎自責。爲償田主。賜以粟。其深仁至恩。固非穆公可比。爲之臣僕者。焉得不争死報德乎哉。後之將兵者。寧爲施食馬之恩之穆公。毋爲速羊羮之怨之羊斟。則君臣之誼全矣。○六月。足利尊氏入京師。據東寺爲城。迎法皇。廢主于男山。遣兵犯行在。攻西坂。義貞拒破之。參議源忠顯。少將雅忠死之。明日。賊又攻東坂。義助擊卻之。生擒高師重。賊兵潰散。義貞進攻東寺。伯耆守名和長年死之。初長年過白鳥岡。有童謠曰。二木一草今將枯。僅餘一樹未損軀。長年聞之。深愧其死之晩。及戰大敗。自閉後門。力戰死。蓋二木指結城親光。楠正成。一草則千種忠顯。而餘一樹曰伯

者守長年皆就國言稱之也○菊池純曰温史宋理宗時薛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近用事時人謂之四木與我邦三木事一而義不同蓋彼每字偏傍並屬木此則國訓稱與草通城與楠者皆以我邦音訓混用稱木焉耳故今附記焉○秋七月權大納言藤原師基率北國兵入援官軍又振乃賜邑於叡山僧徒以奬激之令招南都僧兵又分遣諸將發畿內兵斷賊糧道賊大挫義貞乃與諸將刻日四面

裂御裝爲笠識

攻京師臨發義貞入辭　帝親臨授軍剪所御紅裝分賜之以爲笠識義貞感激拜謝曰勝敗天也非臣之所逆料但今日之戰有不向賊發一矢者必不生還乃分兵轉鬭而前終抵東寺執弓注矢呼尊氏曰天下擾亂雖曰　皇統之爭抑由公與義貞而已與其爲一身苦萬民寧各以單騎決雌雄乃注矢射之矢入尊氏帳中尊氏不出時官軍皆爲賊所破賊兵悉萃於義

貞義貞奮戰破之賊又四合流矢中其額流血被面乃返其馬首欲決死紅笠識者八百騎來救之擁義貞潰圍歸山門○八

尊氏立豐仁親王稱帝

月足利尊氏奉　後伏見皇子豐仁親王稱　帝于京師是爲光明帝乃用建武號時人語曰親王未有一戰功將軍賜之帝位○九月尊氏以利啗興福寺令足利高經扼北陸道佐佐木高氏絕近江糧道官軍屢出爭之不克軍士饑困○冬十月

尊氏佯請降

尊氏佯請降邀　車駕還京師　帝聽之　赦新田義貞奉皇太子恒良專勾當軍國事經略北陸道　車駕還京師尊氏

義貞奉太子赴越前

幽　帝于花山院奪公卿以下官職○新田義貞奉　皇太子至越前入金崎城途會大雪士卒凍餒土居通治得能通言遇敵戰歿足利高經將大兵圍義貞于金崎城兵固守不能拔○

天皇幸吉野

十一月足利尊氏請傳神器于新主　帝以僞器授之○十二月　帝潛出花山院幸吉野此夜闇黑咫尺不辨忽有赤氣燭路如晝隨光南行天明至穴生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迎衛乃以吉野爲　行宮○詔新田義貞以北國兵經略京師越前人瓜生保起兵杣山推式部大輔脇屋義治爲將足利高經分

二年

兵攻之保擊走之○二年丁丑北朝光明帝建武四年春正月新田義貞

賊圍金崎城

奉　皇太子在越前金崎城賊將足利高經高師泰等以大兵圍之伊賀守里見時成及瓜生保僧義鑑率兵救金崎不克死

金崎城中糧竭食馬　金崎城陷尊良親王自殺

之○三月義貞與義助乘夜踰城赴杣山促援兵杣山兵甲馬不備逗撓二旬金崎城中糧竭食馬馬盡無可食者賊候知之四面齊登城兵力竭不能戰城遂陷由良具滋長濱顯寬說義

顯使人奉　皇太子逃杣山尊良親王自殺義顯以下殉之皇太子爲賊所獲護送京師時　帝在吉野行宮焉天下稱京師曰北朝吉野曰南朝○夏四月宇都宮公綱至吉野大舘氏明起伊豫北條時行馳使奏請討足利尊氏自贖罪　詔許之○秋八月鎭守府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率兵西上與足利義詮戰利根川破之義詮小名千壽尊氏次子也○冬十二月

北條時行攻鎌倉

宇都宮公綱新田義興北條時行等發兵會源顯家進攻鎌倉克之足利義詮出走義興義貞次子也○是冬新田義貞據杣

三年

山與足利高經相持○三年戊寅北朝曆應元年春正月源顯家與諸將西上與賊將土岐賴遠桃井直常戰美濃破之高師泰邀擊之美濃顯家轉出伊勢○二月顯家與高師泰戰敗之進至

尊氏鴆弑皇太子

南都桃井直常拒之戰于四天王寺顯家敗走○三月顯家軍和泉其弟顯信軍男山高師直圍之○夏四月足利尊氏鴆弑皇太子恒良及成良親王初　太子被執也賊問義貞兄弟所在　太子紿曰昨自殺其兵火之賊信之以為杣山無敵乃使兵士護送　太子於京師與成良親王共幽一室傳義顯首而不問義貞及聞義貞拔諸城尊氏大怒曰　太子紿我至此遂鴆弑之○五月源顯家與高師直戰于界浦死之年二十一○六月　帝手書　詔義貞援男山義貞遣義助率兵赴援○秋七月高師直縱火燒官軍資糧因急攻拔之顯信走河內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引還○閏月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

新田義貞攻藤島戰死

島自出為斥候中矢卒年三十八初義貞圖取黒丸城足利高經築七寨以備之會平泉寺僧徒又叛保藤島城以應高經義貞欲攻之率兵渡足羽河旗仆中流衆以為不祥義貞分兵為七隊以當七寨藤島兵擾動官軍乘之疾攻不能拔義貞望見遠以五十餘騎赴之遇賊兵三百于田中矢下如雨官兵無楯以身蔽義貞中野宗昌勸義貞獨身遁逃義貞曰失士而獨免非吾志也鞭馬且進馬被箭殪義貞欲起有流矢中其額乃拔刀自刎而死賊未知其何人也見宗昌等瘞尸自殺又撿尸得

義貞自刎宗昌檢尸得錦囊書

錦囊書書辭曰討賊之役朕一頼卿蓋　帝手書乃知其義貞也○史論曰義貞匡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變與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猶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臣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辯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前上野介結城宗廣奏請陸奥地可敵海內之半

以源顯信為鎮守府將軍

宜及其民心未變撫為朝廷用朝議然之　詔以源顯信為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焉源親房結城宗廣從之○九月義良親王發伊勢海上遇颶船皆飄蕩親王與顯信至篠島親房至常陸宗廣至安濃津宗廣以不得夷賊憤懣成疾卒○四

四年

年己卯○北朝曆應二年春三月義良親王還吉野○秋八月　天皇不豫立義良親王為　皇太子讓位而崩于吉野行宮壽五

立義良親王為皇太子

十二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八曰元應二年元亨三年正中二年嘉曆三年元德二年元弘三年建武二年延元四年　帝天姿英毅博通書史即位之初留心政事置記錄所以聽斷庶政及元弘兵興蒙塵數年遂復　大位後狩吉野臨終遺　詔曰朕憾不滅國賊平天下雖埋骨於此魂魄常望北闕後人其體朕志竭力討賊不者非吾子孫非吾臣屬按劍而崩群臣奉遺　詔不改服御北面

後醍醐帝按劍而崩

葬于大和藏王堂之塔尾　皇太子立是為　後村上天皇○山延于曰帝以英邁之姿慕延喜延久之風銳意圖治元應之政有可觀者播遷之禍雖帝自取然非素有失德取怨於天下故海內憤怒英雄陳力竟能以少康一旅之衆復齊襄九世之讐雖帝之英斷使然亦會時之可為也及其欲滿志得極奢侈荒盤樂信讒言黜忠勳終致大亂使逆賊滔天而京師再陷此無他由駕馭失宜而措置乖方故也請嘗論之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頓在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宣藤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奉護良出鎮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古惜乎帝雖武有餘而英略不足才智絕人而明德有闕此其所以大業不終僅止偏安者歟

後村上天皇諱義良　後醍醐帝第八子也母新待賢門院藤原氏右中將公廉之女夢抱日有身遂生　帝延元四年八月

遣狗犬獅子出知敵虛實　興國元年　隆資片言折實世

立爲　皇太子。尋而受禪。○九月。以懷良親王爲征西大將軍。掌九州節度。○冬十月。　天皇卽位于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並掌機務。○武藏人畑時能。與足利高經戰于伊地山。死之。時能材武絕人。每戰未嘗敗。嘗畜一狗。名犬獅子。夜出襲賊。每向一營。輒使狗先往。賊有備則吠。不則搖尾還報。是以能知敵虛實。屢立戰功。至是自以精兵十六人。破高經兵。力戰而死。○興國元年庚辰〔北朝曆應三年〕春三月。以脇屋義助爲刑部卿。赴伊豫。總督西國軍事。先是。義助保根尾城。屢與土岐頼遠戰。及城陷。間行至吉野。帝慰勞甚至。進官爵。且賞從者。藤原實世竊言曰。是何異平維盛敗歸而加爵哉。藤原隆資折之曰。義助之敗。非其罪也。由將權輕而士心驕。主上察之。乃有此命。猶秦穆勞孟明耳。實世不能荅。

〔○菅淵純曰。南風之不競。雖時運否塞令之然。抑亦藤原實世輩。迂僻固陋之見。安知非折士氣。背民望乎。故脇屋義助百戰瘡痍之餘。纔全軀命。至吉野行宮。居之樞要者。宜當慰勞百方。以鼓動士衆。而吝區區賞賜。擬以平將敗歸。自非藤原隆資片言以折之。吾恐知勤王將卒。瓦解土崩。盡不爲敵讐乎哉。吁嗟。前有藤原清忠。沮抑楠正成良謀。今又有藤原實世。支梧義助寵賞。南風不競。又何足怪乎哉。〕

脇屋義助卒　三年

○夏五月。脇屋義助病卒。諸城皆復爲賊有。○三年壬午〔北朝康永元年〕夏六月。准大臣源親房。保常陸小田城。賊將高師冬攻之。親房擊卻之。○冬十一月。小田治久。翻城降高師冬。親房走保關城。源顯時走大寶城。請援結城親朝。親朝通款賊。不肯出兵。親房貽書讓以大義。其略曰。賣馬鬻甲。以過旦夕。炊骨易子之患。復將至。又曰。力竭糧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爲肆中枯魚。當此時。注以江海水。亦何益也。親朝辭以兵寡。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村上　○四十九　五車樓梓

源親房上職原抄　四年　關大寶二城陷

○是歲。源親房上職原抄。○四年癸未〔北朝康永二年〕秋七月。關大寶二城陷。源親房等走至吉野。結城親朝降于足利尊氏。

〔○安積信曰。當是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强寇。屹爲南朝元老。先賢稱爲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棄。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彷彿。先賢以爲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呼若親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爲不然耶。〕

六年　義治高德謀襲尊氏　正平二年

○六年乙酉〔北朝貞和元年〕兒嶋高德。萩野朝忠。迎式部大輔脇屋義治于上野。起兵。朝忠與山名時氏戰于丹波。敗績。朝忠出降。義治高德潛入京師。謀襲尊氏。事敗。走信濃。○正平二年丁亥〔北朝貞和三年〕秋九月。河内守楠正行。在金剛山。漸

楠正行聚義故欲復京師　三年　正行詣行宮上言

保聚義故。欲收復京師。足利尊氏遣其將細川顯氏來攻河内。距金剛山七里而舍。正行探聽。伏兵于譽田林。擊破之。顯氏敗走。退保天王寺。○冬十一月。又與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戰于瓜生野。大破之。時氏被創走。餘衆亂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三年戊子〔北朝貞和四年〕春正月。足利尊氏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入寇河内。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與師直戰于四條畷。死之。初師直之入寇也。正行等詣　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囑以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今賊帥大舉來犯。是臣致命之秋也。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　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愜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以汝爲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村上　○五十　五車樓梓

楠正行題和歌於廟壁

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　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及和歌於廟壁。然後上途。　帝使隆資援之。遂與師直戰於四條畷。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兵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危急。其臣上山六郎。僞稱師直死之。正行得其首大喜。既而有告其實者。正行

四條畷之戰正行向而斃

投頭于地。蹴而罵之。復進逼師直。賊攢鏃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爲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死。師直進逼吉野。　帝出幸穴太。師直遂火行宮而還。○松林漸曰。嗚呼。元弘建武興國正平之際。楠氏父子。其誰能扶正統于將傾。挫逆賊於方熾哉。而或者議父子之死太速。余曰。正行之死。或然矣。正成則吾無間然焉。蓋臨陣輕死。武夫職分之常。至如將帥以身關國家之盛衰。係天下之利害。者則可死而死。可生而生。惟適其時之所貴。故苟活偷生。固愚夫之所恥。知時全命。亦智者之所勉。顧正成之賢且智。豈不明

于此哉。必有以也。且觀赤阪之陷。正成曰。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既知其未可以死。則知其可以死矣。湊川之敗也。其意必曰。仁能撫衆。勇能威敵。爲三軍之司命。誓不與賊並存。則新田義貞在焉。出將入相。獻可替否。務納君于道。則源親房在焉。率奧羽之兵。以應緩急。則源顯家在焉。利害不能回其志。盛衰不能變其心。百折不撓。視死如飴。則結城宗廣。名和長年。兒島範長等在焉。吾死而朝廷猶有人也。當是時。　帝方信任群小。吾死焉而　帝翻然感悟。以軍國事。一委義貞親房等。不從中制。則猶或可以立功。是正成之所以逆料熟慮。出此而不顧也。當正行之時。天子春秋方富。疆土日蹙。其危如累卵。有能仁以撫衆。勇以威敵。爲三軍之司命。誓不與賊並存者乎。曰義貞已死于越前矣。有能率奧羽之兵。以應緩急者乎。曰顯家已死于攝津矣。有能不爲利害回。不爲盛衰變。百折不撓。視死如飴者乎。曰宗廣長年範長等。諸老相踵歿矣。獨有一親房。衰老殆非昔日。則神器之所賴以重。朝廷之所賴以尊者。正行也。天下所望莫若正行。正行一日未死。則天下之民心一日未離。天下之人望一日未散。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日未挫。正行獨何以死哉。吾嘗論賊之走鎮西。菊池武敏逆戰。一敗塗地。城尋陷。武敏逃匿山中。武敏勇士也。城陷大勢也。以勇士遇大勢。寧不如一戰暴骨之爲計。然而未死者。知鎮西藉已以爲重也。義貞之奉太子越前。　太子爲賊所獲。義貞何面對　天子。然而未死者。知朝廷藉已以爲尊重也。由是觀之。正行蓋未可以死也。

四年尊氏令弟直義薙髮

○冬十月。北朝　光明院傳位於　太子興仁。是爲　崇光院。○四年己丑。(北朝崇光帝貞和五年)秋八月。足利尊氏令弟直義薙髮。放上杉重能畠山直宗於越前。先是。北朝拜尊氏爲征夷大將軍。弟直義爲副將軍。威權薰赫。並稱曰兩御所。時僧妙吉以禪教爲直義所崇信。人爭事之。獨師直兄弟輕侮之。妙吉銜之。重能直宗亦疾師直。乃深結妙吉。謀除師直等。妙吉勸之直義。直義

高師直殺上杉請斬直義等

納之。伏甲而召師直。既而謀泄。師直師泰集兵自備。率兵五萬。入京師。圍幕府。請斥直義等。尊氏慰喩。聽其請。師直乃解圍而去。遣兵捕妙吉。弗獲。擯直義居錦小路第。尋削髮。以豎一高之意二。高密使人潛殺重能直宗。尊氏召義詮於鎌倉。代執政。以其弟基氏代鎮鎌倉。高師冬。上杉憲顯爲執事。

五年

○五年庚寅。(北朝觀應元年)夏六月。足利直冬叛其父尊氏。起兵鎮西。先是。直義養

足利直冬叛其父尊氏

尊氏庶長子直冬。任左兵衛。出爲中國探題。直冬聞師直將攻已。走逃肥後。至是起兵鎮西。少貳賴尚等爭起應之。○冬十月。尊氏自將與高師直等討直冬。命義詮留守京師。○十二月。足

足利直義歸順

利直義上書　行在請歸順。許之。命討尊氏。時師直欲擊直冬。慮直義圖後。欲殺之而行。直義潛出京師。奔大和。上書請降。大納言藤原實世建言曰。致　先帝播越。王室艱難者。皆由此豎子。今窮迫來降。非其本心。宜斬以絕後患。左大臣藤原師基。准大臣源親房等。謂直義降則興復可期。乃納其降。　詔圖北伐。石堂義房。畠山國清等。皆以惡師直。附直義。(菊池納曰。足利尊氏以虎狼之心。性逆鬼蜮之毒。釁已戮弑一　太子。又害二皇子。罪惡貫盈。固兩間所不容。而史臣不置諸逆臣傳。全首領以得免刑戮。豈不)

六年

可怪之甚乎哉。使 先帝在天之靈果有識。斬爲萬段。慇勤王諸將。未瞑之魂於九原。或可以少釋感也。然而滿朝公卿爲一時苟且之計。不特納降以爲興復可圖。豈可勝慨哉。師基諸公固不足論也。親房之賢而爲此姑息計。南朝式微可以想見也。故以爲其議則莫可取。若共志。則可悲乎哉。○六年辛卯○北朝觀應二年春正月足利直義進據男山。桃井直常據叡山。夾攻京師。足利義詮西走。時尊氏與師直討直冬。在備前。聞直義歸順。急引兵還。遇義詮于塗。俱還攻直常。直常敗走。既而尊氏將士多叛降直義。尊氏與師直奔播磨。義詮奔丹波。○二月尊氏與直義戰御影濱。大敗。保

尊氏兄弟議和

松岡城。將士出亡。在者僅五百人。尊氏師直且自殺。會亡將饗場氏直就畠山國清營。議和。尊氏遂還京師。師直師泰出降。爲上杉顯能所殺。初師直師泰以尤多軍功。爲尊氏所信任。爲幕府執事。專恣無忌。至讒殺鹽谷高貞而奪其妻。弟師泰亦專橫。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村上　○五十三　五車樓梓

兒戲就死千古快事

至發菅原氏墳墓以營別第。高氏不罪。及尊氏兄弟和。二高不知所出。欲航海東投師冬。會師冬走甲斐。爲諏訪氏所攻殺。二高愕然。遂削髮變服東走。比濟武庫川。爲三浦某所斫殺。師泰望見欲走。吉江某槍刺之。師直子師夏皆被殺。○秋七月直義復叛尊氏。走于北越。尊氏欲往討之。而懼京師空虛爲官軍所襲。屢遣使吉野請廢 崇光帝迎 車駕。 帝不許。○八月足利尊氏請降不聽。○冬十月尊氏佯乞歸順。 帝亦佯許之。詔討直義。尊氏乃使義詮留守京師。親率諸將發。○十一月足

足利義詮廢崇光帝奉正平號

利義詮請 車駕還京師。 詔許之。義詮乃廢 崇光帝及太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十二月。以前左大臣藤原師基爲關白。源親房准三宮。其餘頒賞從 駕群臣有差。 崇光帝所署關白藤原良基以下公卿百僚皆詰 行宮。敕降官爵各一等。○足利尊氏東伐。與直義戰于薩埵。破之。直義走匿伊豆山。尊氏貽書招之。直義出降。○七年壬辰○北朝文和元年春二月。

七年

尊氏殺弟直義

足利尊氏鴆殺弟直義。○賴襄曰。直義之東奔。尊氏所大懼。懼其據根本。自爲其黨所以贊己者也。是以親征。親征則不得不和南朝。至廢其所立。迎駕返闕。其大惧也。可以見焉。而以直義之狡黠。而終不得志於關東。輒被執殺。何哉。不特以弟叛兄。衆情不附。亦罪逆之所由。先受天誅也。○車駕發 行宮。百僚戎衣從

車駕至男山

之。○閏月。 車駕至男山。楠正儀和田正忠等以河內紀伊兵。北畠顯能以伊勢兵。皆會。義詮令細川顯氏賴春拒之。正儀等擊敗顯氏。斬賴春。走義詮於近江。官軍入京師。迎 光嚴光明崇光三院及直仁親王於男山。尋幽之宂生。○初義詮之納款也。 帝使兒嶋高德由良信阿奉密旨赴東國。發新田氏兵伐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村上　○五十四　五車樓梓

尊氏於鎌倉。於是新田義宗義興脇屋義治等招集義旅。得十餘萬。進至武藏。與尊氏戰于小手差原。殺傷相當。賊將饗庭氏

花隊

扇有風可以散花

直部兵六千。皆揷梅花於兜鍪。號曰花隊。我兵兒玉黨七千皆背旗畫團扇爲徽號。義宗曰。扇有風。可以散花。麾而進之。氏直果敗。賊衆奔潰。義宗乃退保碓氷嶺。奉宗良親王爲主帥。兵復集者三萬餘。尊氏來攻之。義宗敗績。遂奔越後。○三月義詮據東山。官軍不利。退保男山。義詮復入京師。○夏四月足利義詮犯男山。北畠顯能楠正儀和田正忠等拒戰。佐羅科賊縱火民舍攻之。官軍不利。○五月正儀正忠還河內募兵。正忠病卒。○

天皇潰圍南出

賊兵圍男山。自三月至此。官軍糧竭不能支。 帝親擐甲騎馬。潰圍而南出。權大納言藤原隆資等死之。一宮有種追蹕逼

帝。藤原康長擊蹕之。至木津。賊又圍而射之。矢及御鎧。康長單騎距戰甚力。　帝達　行宮。宗良親王與新田義宗。桃井。吉良。石堂等。自東北。土居。得能氏自西南。共赴難。聞男山不守。皆遁還。○賴襄曰。尊氏有事關東。而愿於南朝。來講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一敗也。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而藩服忠義。東西應接。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弃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誰罪歟。不寧唯此。前爲納直義之降。佐之以攻其兄。後焉許直冬之請。驅之以攻其父。時氏。氏清之屬。皆彼之叛臣。來輒受之。喚之北向。蓋天下望南朝爲逋逃淵藪。其詭譎不正。不知與足利氏孰伯仲也。而何以激天下之心乎。當時源親房稱爲賢相。或比之諸葛亮者。而又預其謀焉。親房嘗論保平之亂。父子兄弟相攻。曰。名教之斁。亂所以不已也。今自斁名教。以開亂源。何哉。○菊池純曰。戰亂之世。名教拂地。武臣視天子。不唯犬豕奴僕。甚則至環射乘輿。謂院邪。犬邪。至謂院且下之。即遇將軍。將手行邪。不知萬乘至尊爲何者也。其猖獗兇暴。有甚於春秋戰國之時者。繻葛之戰。鄭伯大破王師。祝明射王中肩。將從之。鄭伯止之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夫鄭伯兇暴專肆。目中不復見有王。然而尚能卑辭抑損。曰自救。而社稷無隕幸孔矣。獨至尊氏父子。視天子猶如弁髦。廢立與奪。唯其所欲。呼犬呼豕。又何所憚。是以爲之臣僕者。習慣以爲家常。何獨怪乎射王之祝明乎哉。木津之戰。賊兵亂射。矢及御鎧。予竊以此役比春秋之繻葛。惜義詮不使如祭仲其人者。勞天子。且問左右。○秋八月。足利義詮立彌仁親王。稱帝于京師。是爲　後光嚴院。初　後醍醐帝以僞器授　後光明帝。及亂又亡。衆議無劍璽不可踐祚。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爲劍。良基爲璽。何不可。遂立之。改元曰文和。○九月。山名時氏起兵伯耆。馳使歸順。○冬十一月。足利直冬亦降。○八年癸巳（北朝文和二年）夏六月。　詔楠正儀。和田正武等。助時氏攻京師。足利義詮奔。　新主走近江。官軍收京師。○秋七月。足利義詮與赤松則祐。進逼京師。時氏引還伯耆。義詮復入京師。初佐佐木道譽。世領近江。助尊氏逆。又數拯義詮之危。以故寵幸用事。男山之役。時氏子師義最有功。因要賞欲得邑。若狹數造道譽。道譽方宴。俟至日暮不顧。乃怒曰。吾得邑。何必待汝輩哉。遂父子來降。請北伐。事不成。走歸其國。○九月。足利尊氏奉　新主還京師。敵軍復振。○以右兵衛佐足利直冬爲總追捕使。○青山延于曰。後村上帝以一旅之衆。僅保吉野。所恃者名分而已。足利尊氏擁立新主。號令四海。而不敢犯吉野。其所畏者。亦名分而已。方直義之納欵也。使帝能用藤原實世之言。誅之以正典刑。則張皇威。振紀綱也。而　帝不能用。直冬以梟鴟之姿。一旦窮蹙。歸身朝廷。以圖抗父。悖逆之甚。罪不容誅。而　帝又納之。欲藉其力。以滅逆賊。何其惑也。夫以吉野區區之衆。能使逆賊寒心落膽。不敢抗之者。以名分僅存也。今乃納悖逆之徒。不惟不誅之。又從而寵秩之。是以堂堂朝廷。爲逋逃之淵藪也。其何以能服天下之心哉。向使　帝誅二賊。以明大義。天下之人。豈不響應哉。然後命將出師。則逆賊可滅。而天下可安矣。今則不然。賞獎悖逆。惟恐不及。竟使逆賊得以藉口。自是之後。天下日尋干戈。亂臣賊子。接武於世者。亦由名分紊。而彝倫斁故也。嗚呼。爲人君者。可不防其漸哉。○九年甲午（北朝文和三年）夏四月。准大臣源親房薨。親房。具平親王之後。大納言師重子。家稱北畠。以博洽聞。嘗讀司馬光通鑑。有感。著神皇正統紀。三子。顯家。顯信。顯能。竝勤王事。顯能孫世領伊勢。每屬官軍。○冬十二月。足利直冬。山名時氏奉　詔。發伯耆兵。討足利尊氏。足利高經。桃井直常。率北國兵應之。再攻京師。義詮出拒播磨。直冬進至丹波。尊氏以京師兵寡不可守。乃奉　新主走近江。○十年乙未（北朝文和四年）春正月。足利直冬。山名時氏等入京師。○二月。　敕遣大納言藤原隆俊等。助直冬。據男山。尊氏以近江兵。據叡山。細川賴之。舉南海兵。援義詮。東上。官軍及時氏逆擊之神南山。敗績。○三月。直冬與尊氏戰京師。敗退保男山。義詮絕直冬糧道。直冬時

（頭注）義詮立彌仁親王　尊氏爲劍良基爲璽　山名時氏歸順　尊氏奉新主復還京師　准大臣源親房薨　足利直冬等奉詔討尊氏

尊氏義詮復入京師

氏等引還伯耆。尊氏義詮復入京師。○秋八月聽　光明院還京師。○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諏訪某仁科某等應之。○十一年丙申。○北朝　延文元年　春正月足利高經叛降尊氏。○十二年丁酉。○北朝　延文二年　春正月聽　光嚴　崇光二主及直仁親王還京師。○十三年戊戌。北朝　延文三年　夏四月足利尊氏患癰卒。年

足利尊氏卒

五十四。義詮嗣。尊氏度量恢弘。有權略。見事遲緩。其實則計畫分明。特長譎詐。人不能窺測其際涯。居常愛士。好施。視金帛不啻土芥。嘗值八朔。將士獻物。一時頒與悉盡。士亦以此爲其用。

○林恕曰。尊氏之功。輕於清盛賴朝。其罪相均也。以私怨詐義貞。忌勇才。殺護良。矯　詔命。稱將軍。燒大內。犯帝都。唆天子以兵。護之。此其罪之大者也。唯其所以得天下者。由能用柔也。當時武夫。不屬彼則屬此。不從此則從彼。而人皆憚義貞之猛。而喜尊氏之柔。猶如新市平林之兵。厭伯升以立劉玄。宇然讓附直義。而間牆委任師直。師直[illegible]魚爛。登用直冬。而父子相兵。封賞時

氏高經直常等。而皆耦語謀叛。其不知人者明矣。唯此柔懦非統御之才故也。○安積信曰。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知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知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錢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帝論功以尊氏爲三州守護。實爲過賞矣。而猶抱觖望之心。戢翼匿爪。伺時釁。護良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姬。橫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　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將決意而叛。猶憚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髻。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敗。百方曉喻。又陽爲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闕。爲王師所敗。倉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燄復熾。然恐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　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將士。幷愚　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於叡山。乃詐乞降。回鑾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　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爲其所愚。靑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此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秋八月左大臣藤原實世薨。按本史實世代任年月無所考。○

畠山國清役新田義興

冬十月新田義興募兵武藏上野。畠山國清使竹澤良衡江戸堯寛誘殺之矢口。初義興將竹澤良衡與族江戸堯寛叛降足利基氏。基氏宰畠山國清囑二人圖義興。乃爲獲罪送欵義興。陷以美姬。漸得狎近。引參謀議。適値九月十三夜。良衡圖邀義興。伏兵以害之。請義興。義興許之。會其寵姬貽書義興止之。義興稱疾不往。良衡疑寵姬漏謀。殺之。義興不之知。乃僞奪堯寛食邑。堯寛憤怨。詐之曰。國清無故奪邑。無所容身。欲報之怨。願奉以爲將。進取鎌倉。徇八州。則天下可定也。義興遣衆先往。與

堯寛敎舟人鑿舟陷義興

親信纖之路由矢口渡。堯寛敎舟人鑿舟腹而枘之。載至中流拔枘泅去。伏兵夾河起。舟將沒。井伊直秀手撫義興。義興瞋眼曰。悔陷豎子計。割腹死。直秀與世良田由良大嶋等皆自刄。土

肥市川等脫衣啣刀。泅而登岸。與堯寛鬭。殺傷十餘人而死。基氏重賞二人。使堯寛赴邑。索殘黨。堯寛還。復由矢口。天俄雷雨。

天俄雷雨堯寛顧覩義興追已

波濤洶湧。堯寛驚走。有黑氣掩其頭。顧覩義興追已。即墜馬歐血悶絶。舁至其家。宛轉攀緣。爲溺水狀。七日而死。後矢口渡數有光怪。土人立祠祀之。○十二月。北朝以足利義詮爲征夷將軍。基氏爲左馬頭。○十四年己亥。○北朝　延文四年　秋七月肥後守菊

菊池武光與少貳賴尚大戰筑後河

池武光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賊將少貳賴尚戰于筑後河。大破之。賴尚卻保大原。武光夜遣子武政等潛兵因河水亂軍聲以襲之。獲賴尚二子。因大戰。懷良被創。北畠顯信等死之。武光身先士卒。馬傷冑裂。斬一敵將。奪其馬與冑。復進竟大破之。賴尚走保寶滿嶽。○冬十月賊將畠山國清大擧關東兵二十

興長親王叛焚火宂生行宮

萬西上與足利義詮合犯　行宮○十五年庚子○北朝延文五年春
正月左馬頭楠正儀請　帝幸觀心寺自攄赤坂修平岩八尾
等砦守之大納言藤原隆俊守龍門砦○夏四月賊將畠山義
深攻龍門隆俊擊破之　敕興長親王率吉野兵討畠山國清
既而興長叛火宂生　行宮龍門陷遣前關白師基討之興長
敗走南都興長故兵部卿護良子○閏月諸砦皆陷○五月畠
山國清合軍攻赤坂和田正武夜斫賊營不利退保金剛山○
秋七月正儀等出兵攝津畠山國清來拒之官軍又退入山賊
亦還兵初尊氏死有流言基氏通　行宮圖義詮國清因請自
將南犯以解嫌疑其實欲已收兵權儕輩皆疾之正儀知之建
言北軍不足惧是時仁木賴章已死弟義長爲執事與佐佐木

仁木義長歸順

時人作狐媚歌譏國清

道譽細川清氏等相軋道譽因結國清除之國清亦疾義長專
擅誣其通南朝遂還兵攻之義長言於義詮曰諸將以臣爲名
以作亂也義詮然之因以義長兵自衛道譽夜入見義詮勸其
逃觀變乃出與義長睹語義詮出自後門奔嵯峨比曉覺之衆
潰義長走伊勢諸將奉義詮還義長至是遂降　行宮○八月
所在官軍競起京師繹騷人皆歸咎畠山國清國清好以狐皮
蔽膝時人爲之作狐媚歌譏之唱者滿衢國清懼禍及逃東歸
後爲基氏所逐至京畿餓死○十六年辛丑○北朝康安元年秋七月
山名時氏降美作八城但馬人長信綱阿保信禪應時氏兵勢
大振○九月楠正儀和田正武出兵攝津與佐佐木秀詮氏詮
戰斬之秀詮氏詮並道譽孫先是道譽奪赤松光範攝津守護

細川清氏歸順

使二孫守焉至是並敗死○冬十月細川清氏歸順先是清氏
代義長執事佐佐木道譽又忌害之激之使反又譖其有異圖
義詮信之出居外召兵自備清氏使人自辨不聽乃走若狹從
討之清氏遂南走奏曰足利氏兵西拒時氏東備義長臣請乘
其虛空京師可復楠正儀曰元弘以來官軍五復京而不能守
力不繼也今欲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不必待清氏唯恐已取
復失耻之强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朝議不聽
○十一月　敕正儀等大舉助清氏攻京師○十二月諸將並
進討義詮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等望風而走義詮奉　新主
奔近江官軍入京師焚義詮第初道譽將走洒掃其第大壺貯
酒留二僧誡曰來者犒之已而楠正儀來僧迎犒之清氏欲毀

正儀諫清氏攻京師

官軍又收京師

道譽老手博得正儀鎧刀

其第正儀不肯留鎧刀謝而去時人稱道譽老手博得正儀鎧
刀傳以爲笑時氏義長東西皆敗義詮還兵令赤松氏範直侵
行宮官軍留京師十九日乃還義詮復入京師○十七年壬寅
○北朝貞治元年春正月細川清氏據白峰徇四國○夏六月山名時
氏遣兵徇三備足利直冬以石見兵助之時氏子師義略丹波
但馬○秋七月足利義詮遣細川賴之圖清氏賴之守備未全
說以禍福往復間備成乃絕之挑戰誘出斬清氏自是細川氏
山名氏始大○九月菊池武光討鎮西探題斯波氏經走之氏
經逃歸京師○十九年甲辰○北朝貞治三年秋七月　光嚴上皇崩
○是歲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叛降義詮因授二州守護尋益
以石見山名時氏亦降請因領所略地義詮許之爲因幡伯耆

細川氏山名氏始大

光嚴上皇崩

足利義詮逐其執事義將

佐佐木道譽譖足利高經

丹波美作五州守護仁木義長石堂賴房等皆降義詮○二十一年丙午（北朝貞治五年） 秋七月足利義詮逐其執事足利義將義將高經子也初高經子氏賴娶佐佐木道譽女細川清氏之叛氏賴棄其族爲執事而高經以後妻故愛義將薦爲執事以其年少已代決事高經有宿望世望治績而高經爲政嚴刻暴斂橫征日甚一日嘗宴諸將道譽不會而自張妓樂高經銜之會道譽欠賦二歲因罰之奪其攝津守護義詮造別第萬里巷徵役諸國赤松則祐坐刎緩亦削邑則祐道譽婿也道譽課京師戶租修五條橋過期不成高經出私財不日成之於是道譽與則祐及佐佐木氏賴譖高經於義詮義詮使氏賴徵兵近江欲討高經高經聞之入見泣曰老臣果有罪一介賜死可何煩徵兵臣

足利基氏卒

足利義詮卒

細川賴之輔幼主舉方正之士

以不才忝私利公謗讒所蒙不敢愛餘年唯將軍得殺者舊名耳義詮亦揮淚喩之曰衆怒難犯卿且就高經以義將北歸遣兵攻之已而高經病卒道譽多機智善逆自高師直後獨專權寵義詮欲以爲執事及義詮病乃止○二十二年丁未（北朝貞治六年） 夏四月足利基氏卒子氏滿嗣爲東管領○冬十二月足利義詮卒子義滿嗣以細川賴之爲傾輔之初義詮臨終撫義滿謂賴之曰予汝一子又指賴之謂義滿曰予汝一父賴之旣以遺託輔幼主乃擇方正之士文備具者侍其左右置兒者六人穿大袴佩長刀以爲將士弄將士有便佞者目以有嫚童坊新學之於是士風大革（○室清曰細川賴之世以相輔之觀其承先君遺命輔幼主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然知用兵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弱主輔翼之以聖賢之道豈不爲一代英主哉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亦不得免其罪矣○三宅緝明曰世多以足利義詮爲庸劣之輩不知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覇基也將死擢細川賴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賴之亦能盡心輔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每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之威并吞南北如源賴朝驕養其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倚哉有邪者勿忽諸○菊池純曰專世柄足利義詮能識細川賴之可委任舉以輔導其子義滿而其薦引之者則足利基氏也史稱基氏材武爲義詮鎭關東使不失尊氏舊業基氏知人之明豈有如鮑叔之於管夷吾蕭何之於韓信者然邪不然足利氏諸將智勇之士不乏其人何獨賴之而已哉基氏明眼亦當與鮑叔蕭何相比有無媿色也）○二十三年戊申（北朝應安元年） 春三月 天皇崩于住吉殿壽四十一葬觀心寺在位三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興國（七年）正平（二十三年） 皇子寬成立是爲 長慶天皇

長慶天皇諱寬成 後村上帝第一子也不詳其所出正平二十三年三月 後村上帝崩 天皇即位于行宮以皇弟熙成

新田義宗戰死

楠正儀降足利氏

建德元年

後圓融院立

親王爲 皇太弟○秋七月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式部大輔脇屋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上杉憲將戰不克死之義治奔出羽○正平二十四年己酉（北朝應安二年） 春正月京師以足利義滿爲征夷大將軍○左兵衞督楠正儀降足利義滿○三月楠氏族攻正儀○建德元年庚戌（北朝應安三年） 春正月脇屋義治出兵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等戰不克奔信濃○冬十一月和田正武等討楠正儀攻其城○二年辛亥（北朝應安四年） 春二月菊池武政奉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兵謀復筑紫與探題今川貞世戰鎭西○三月 後光嚴院禪位於 太子緒仁是爲 後圓融院○秋八月細川賴之遣其義子賴元援楠正儀入寇初正儀之降義滿義滿命圖吉野賴之請發兵援之諸將以爲正儀

文中元年

南嚮。恐不利也。義滿從之。賴之恥言不行。辭職退居西山。義滿
親臨起之。發兵援正儀。諸軍屢敗王師。○文中元年壬子○北朝應安五年
春二月。菊池武政與今川貞世戰于肥後。敗之。○二年癸
丑○北朝應安六年 春三月。足利義滿使細川氏春犯 行在。帝移
蹕於吉野。避之。○秋八月。 天皇讓位於 皇太弟。遜吉野。從
御玉川宮。薙髮法名覺理。號 長慶院法皇。不知其所崩處。
後龜山天皇。諱熙成。 後村上帝第二子也。母 嘉喜門院藤
原氏。關白經家之女。 長慶帝即位。立爲 皇太弟。文中二年
八月。受禪於 行宮。尊 先帝曰 太上天皇。以皇弟太宰帥
泰成親王爲 皇太弟。○內大臣藤原隆俊屯兵天野。夜襲敵
營。不克。死之。○天授元年乙卯○北朝永和元年 秋八月。少貳冬資應

天授元年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龜山　○六十三　五車樓梓

足利直冬降北朝

僧絕海歸自明

菊池武朝與今川貞世戰。敗死。武朝。武政子。先是。武政卒。武朝
嗣爲肥後守。年僅十二。○二年丙辰○北朝永和二年 秋七月。足利直
冬降北朝。尋卒。○是歲。僧絕海歸自明。絕海者。本鹿苑僧。善詩。
先是。如明。學禪。太祖召見。問熊野古祠。絕海答以詩曰。熊野峰
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
歸。太祖賜和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當年徐福
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三年丁巳○北朝永和三年 秋八月。菊池
武朝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大內義弘戰于鎮西。敗績。菊池
氏族百餘人死之。○是歲。高麗遣其使鄭夢周來。先是。我西邊
不逞者。數侵高麗。高麗使來。見今川貞世。請禁之。○四年戊午
○北朝永和四年 秋九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今川貞

上杉憲春諫氏滿自殺

義滿營室町第稱花御所

世戰。託麻原破之。○五年己未○北朝康曆元年 春正月。山名義理山
名氏清入寇。陷土丸藤波石垣三城。足利義滿出軍東大寺。徵
近江美濃兵。美濃土岐康行反義滿。義滿召兵鎌倉。討之。鎌倉
執事上杉憲顯既卒。子憲春繼爲執事。遣弟憲房將兵西。會康
行降而止。○三月。足利氏滿叛義滿。執事上杉憲春諫。氏滿弗
聽。憲春發憤自殺。氏滿驚悔。謀遂解。乃以憲房爲執事。 冬十
一月。細川賴之冠伊豫。河野通直戰死。先是。義滿課諸將大營
室町第。稱花御所。驕奢太甚。賴之諫不聽。相嫌隙。近臣從而譖
之。義滿罷其職。就國。賴之即日上途。尋削髮。號常久。作詩曰。人
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
臥清風。已而義滿恩其勳勞。命總管南海焉。○六年庚申○北朝康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龜山　○六十四　五車樓梓

弘和元年

楠正儀歸順

曆二年 夏五月。小山義政起兵下野。與宇都宮基綱戰。大破之。○
六月。北朝 光明上皇崩。○弘和元年辛酉○北朝永德元年 冬十二
月。中務卿宗良親王上新葉和歌集。○是歲。楠正儀歸順。○賴襄曰。
楠正儀之降於賊也。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
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 後村上之正平
廿三年。 帝崩。 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
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
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
肯。賴之恥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戰
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 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
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
戰敗績。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
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
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何
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恥之。强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
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兵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
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如和楠氏。是以百
方說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 長慶新即位。銳意
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竝起。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 帝怒。合

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特為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南。故正儀之為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横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兵不可與謀也。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驚向南之賊。後成遂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强。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為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二年壬戌○北朝永德二年　春閏正月左兵衛督楠正

後小松帝立

儀與山名氏清戰平尾敗績○夏四月北朝　後圓融院禪位於皇子幹仁。是為　後小松帝○是歲山名氏清畧和泉紀伊。獨吉野屬　行宮○三年癸亥○北朝永德三年　春正月以義滿為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先是久我氏世為源氏長者。至是始屬足利氏。尋准三宮○是歲足利義滿置僧録司。創鹿苑

元中三年

院相國寺。課諸國守護助役○元中三年丙寅○北朝至德三年　秋七月小山若犬丸田村則義與足利氏滿戰下總古河。敗死○九月赤松氏範與足利義滿兵戰于播磨清水。敗績。氏範及子氏春家則祐春秀則死之○是歲足利義滿定禪寺五山班位○

小田五郎起兵常陸

四年丁卯○北朝嘉慶元年　春三月小田五郎起兵常陸。據宍戸男體城○五年戊辰○北朝嘉慶二年　夏五月上杉朝宗攻陷男體城。小田五郎死之○秋七月足利義滿巡遊南海東海○八年辛未○北朝明德二年　冬十二月山名氏清山名滿幸稱兵叛足利義滿。義滿

山名氏清叛亂

親討之。氏清滿幸敗死。初山名時氏叛。畧取五州。降因為其守護焉。八子師義義理時義氏清氏冬義數高義氏重皆顯於世。富彊。諸將世相語曰。欲大其家。莫善於叛。及義理氏清又攻取

六分一氏

南海九山名氏所管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氏。謂六分海內而有其一也○先是楠正勝出師討足利氏。山名氏清邀之戰於平尾。正勝軍不利。乃歸千窟。此時南軍所守僅千窟一城。兵士唯有八百餘騎耳○九年壬申○北朝明德三年　夏五月足利義滿令畠山義深將數千騎來攻千窟。四絕糧道。城兵飢不能戰。賊急

千窟城陷

薄之。正勝正元等出城逃走。匿十津川。自正成築城焉。九六十年。乃為賊兵所陷。先是楠正儀和田正武等前後死亡。足利義滿贈書楠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

楠正元狙擊義滿

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至是楠氏亡。既而正元潛行入京。欲狙擊足利義滿。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

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　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巖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真正成之孫。楠氏父祖三世。為王室干城。如二子。實當不可為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盡一日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為之愧死乎○山縣禎曰。南朝命脈。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絕。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勳。亦偉哉○冬閏十月足利義滿使大內義弘六角滿高

南北講和始歸一統

來講和。約傳神器於北朝。則兩統更立。遂許之。於是　車駕發行宮。御于大覺寺。儀衛具備。義滿欲用來降之禮。遣使奏請。帝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否則寧以神器燬。不肯屈下以辱祖宗也。滿高曰。神器在彼。彼即真天子。不可違也。遂以父子禮授神器于　後小松帝。自足利尊氏立　光明帝。至是五十七年。南北始歸一統矣。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三。曰天授六年弘和五年

細川賴之卒

明德四年

應永元年

天子我家所立廢而自立誰能禁我

元中九年應永元年二月薙髮法名金剛心二十九年七月崩于小倉殿

後小松天皇 諱幹仁後圓融帝長子也母通陽門院諱嚴子藤原氏內大臣公忠之女永德三年四月踐祚時年六歲明德三年冬閏十月天皇受神器於後龜山嗣其位○十二月征夷大將軍義滿爲左大臣○是歲相模守細川賴之卒義滿問其所欲言曰臣每憂山名氏强大爲後患今已誅鋤臣可以瞑矣復何言哉義滿惋惜親臨送葬時論韙之○明德四年癸酉夏四月後圓融上皇崩年三十六○秋九月足利義滿罷左大臣○應永元年甲戌春二月尊後龜山帝曰太上天皇○夏六月前左大臣藤原實時爲太政大臣○冬十一月關白師嗣罷以左大臣藤原經嗣爲關白○十二月前左大臣足利義滿罷征夷大將軍以左近衛中將足利義持爲征夷大將軍初義滿奏請讓職於子義持爲太政大臣朝議謂平相國以還武家無昇此官者義滿怒曰天子我家所立而不我聽則廢而自立以細川畠山爲攝家清華誰能禁我朝議惧許之○菊池純曰足利義滿專恣驕僭視天子不唯我家門生已自爲定策國老偃蹇倨傲欲圖廢立其罪固不容誅而舉朝公卿惧其勢焰莫敢一言折之者王家無人時事可知耳或曰義滿驕僭其罪非輕也雖然其不遷亾狀不知王家不可覬覦者乎將門源義仲之徒指不暇屈也將門謀反謂藤原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爲天子公藤原氏能爲我關白乎義仲驕誇謂其將士曰天下事吾所欲爲汝曹爲公爲卿各從其所請爲帝爲院吾所不欲唯欲爲攝政耳此二人者專恣驕僭與義滿不多遜然而論者往往責讓其不臣以爲叛臣而至於義滿含而弗問安富尊榮獲全首領而没焉何其幸之與不幸一至於此邪何不少論斷罪之輕重歸其公平乎哉予曰若將門義仲不獨舉之其口有形跡判然可見此史臣所以列叛臣傳也至於義滿則不然雖專恣驕僭罪不容誅絕不見其叛跡此所以免其叛臣之名也雖然免其叛名終始尊榮全其首領者則所以爲老賊也○太政大臣實時罷以足利義滿爲太政大臣○二年乙亥夏六月義滿辭太政大臣削髮曰道義以前右大臣源具通爲太政大臣○三年丙子春二月具通罷○四年丁丑夏四月義滿營別業於北山使諸國守護助役起金閣徙居焉稱北山殿使其子義持居室町第○五年戊寅春正月崇光上皇崩年六十五○三月關白經嗣罷以前關白師嗣爲關白○冬十一月鎌倉管領足利氏滿卒子滿兼嗣爲管領○六年己卯夏四月關白師嗣罷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冬十月大內義弘作亂擧周防長門兵東據界城土岐詮直山名時清等應之義滿出軍男山遣畠山基國細川賴元斯波義將等將兵三萬討之

義滿營別業於北山起金閣

大內義弘作亂

十二月諸將攻拔城斬義弘詮直時清等皆平時足利滿兼與義弘通謀欲東西夾攻京師出軍武藏府聲言援京師義滿諜知之將討之滿兼執事上杉朝宗百方講和乃賜滿兼以足利莊○賴襄曰制馭天下恩與威而已恩懷之而威服之相待而行無恩則威不可以加加之則怨我無威則恩不可以施施之則不德我夫使之怨我固不可使之不德我亦何以制馭之哉足利氏所以不能制馭天下者無威而施恩也夫足利尊氏非有智勇過人也特因天下之厭王政而思武治欲得一將種門望最高者推戴之各自分利耳尊氏亦知之是以割土地頒金帛務充其欲惴惴然唯恐彼之缺望背我而去也然皆驕大者足相踵也而不能禁也既背復來不問也數背數來坐成強大不能制之無他彼其初受封得賜恒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德一有不便於已掉臂而逝饒使責而讓之彼必曰汝已數其君矣何以禁吾叛汝哉是尊氏義詮所以不能責諸叛將也然既施之以恩是我之恩也被我之恩而叛於我我罰之而有辭何所恤乎況彼之所恃以叛我者土地也甲兵也皆惟吾所予用以反噬我是可誅殛無釋者矣是義滿之所以用之於氏清義弘而不疑也足利氏之威於是始加天下矣而後其恩能使人德之非復如前二世也○七年庚辰春三

明主封義滿爲日本國王

足利義滿薨明主謚曰恭獻王

月足利直冬卒于石見直冬子冬氏爲兵衛佐居備後世呼曰中國武衛○八年辛巳義滿遣僧祖阿於明通好參議菅原秀長作書書辭甚恭先是明主元璋數遣使求通商互市且請禁我西南不逞之徒侵擾其邊疆路梗不通至是信使始通後皆以僧爲之○九年壬午秋八月明主允炆使來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義滿受之○以左大臣藤原實冬爲太政大臣○十五年戊子春三月請行幸北山第義滿自被法服携少子義嗣奉迎拜義嗣爲五位左馬頭遷四位少將○夏四月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藤原忠嗣爲關白○五月前太政大臣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　詔贈太上皇號義持惶懼辭不受明主弔之謚曰恭獻王○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賴朝遂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

義滿生歲戊戌守皆從戈

建兩宗迭立之議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擁立天子擧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薨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僭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宄絕覬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謚問典者朝廷之尊萬古如一神州之所以冠萬國可見○賴襄曰義滿驕侈踰度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傚攝籙清華欲并名實而有之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替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哉先是尊氏義詮之世諸將狃恩叛服無常及義滿襲職脩飭軍政紀律嚴肅倔強之徒悉皆懾伏焉世稱義滿生歲戊戌守皆從戈故能以戈戟平天下也○十六年己丑春二月關白忠嗣罷○三月以內大臣藤原滿基爲關白○秋七月以權大納言足利義持爲內大臣○是歲鎌倉管領滿兼卒子持氏嗣爲管領○十七年庚寅冬十二月關白滿基薨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十

九年壬辰秋八月　天皇禪位於　皇子躬仁親王在位二十九年改元者五曰至德三年嘉慶一年康應一年明德四年應永十九年薙髮法名素行智永享五年十月崩壽五十七葬泉涌寺　躬仁親王立是爲　稱光天皇

稱光天皇諱躬仁後改實仁　後小松帝長子也母　光範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資國之女應永十九年八月受禪時年十二萬機皆決　後小松上皇仍用應永號○二十一年甲午冬十二月　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二十三年丙申冬十月鎌倉管領足利持氏罷其執事上杉氏憲以上杉憲基代之

氏憲居山內憲基居扇谷稱兩上杉

氏憲憲房之後世居山內憲基憲房兄憲顯之後世居扇谷更爲執事稱兩上杉持氏與氏憲有隙奪其權十二月氏憲奉持氏子

將軍義持殺弟義嗣

持仲作亂攻持氏持氏奔駿河依今川範政圖復鎌倉○二十四年丁酉春正月義持令關東諸將援持氏攻復鎌倉誅持仲氏憲○二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大將軍義持殺其弟大納言義嗣初義滿愛義嗣請超遷其官爵居北山第勢威出義持右及鎌倉事起與氏憲通謀將襲幕府事覺遣兵圍之削髮出亡義持索捕幽之於林光院至是殺之○永井定宗曰古人立子以長不以功弟雖有功不敢先於兄古今之通義也況於無功乎義滿溺私愛使弟勢踰兄幾驕之以至是義嗣之反逆義持之殘忍實由義滿失親愛之道如義滿可謂啓禍端者矣○山縣禎曰自古人情多鍾愛季子於是乎寵過嫡長漸釀僭奢遂使兄弟不相容其勢至於必相殘害而後已如鄭武姜之於叔段衛莊公之於州吁其寵之適所以禍之也故聖人明嫡庶長幼之分垂少陵長庶匹嫡之戒其旨深矣○夏六月明使呂淵來請通好不許○冬十一月關白經嗣薨○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滿教爲關白轉左大臣○二十

高麗寇對馬

明使又來請通好義持諭之不受

六年己亥夏六月高麗戰艦千三百餘艘寇對馬筑紫兵擊卻之賊艦沒海死者無算○初　後小松帝時筑紫商賈肥富歸自明陳兩國通信之利於是義滿以肥富爲使始通信書終義滿之世聘使往來不絕是歲明使又來請通好義持使僧西堂諭之曰曩者我先君惑使臣之言猥通外國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尋先君亦即世遺命誓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既諭以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諭未達也使者又請見義持百方說諭固辭不受○山縣禎曰嚮者義滿稱臣明國受其封爵以爲榮是貽臭千古者也義持絕其通好卻其使人辭嚴理直得待外國之體可謂雪前世之辱者矣○菊池純曰足利義持辭詔贈太上皇號于父義滿似識名分不可紊者矣而明主謚曰恭獻義持受而弗辭焉何其前後不相類之甚邪果識名分不可紊乎何有受異邦謚號而弗辭之理邪要之皆不學無術之所致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不可爲訓也○二十七年庚子春閏正月以左大臣藤原公俊爲太政大臣○三月公俊罷○秋九月義持有疾或告咒詛事醫卜徒獲罪處流朝臣亦有坐廢黜者○二十九年壬寅秋八月常陸人小栗滿重據小栗城叛足利持氏遣上杉重方攻之○冬閏十月佐竹常元反持氏遣上杉房實擊之常元走比企谷自殺○三十年癸卯春二月足利義持辭征夷大將軍詔以其子義量襲職義持削髮號道詮○夏五月足利持氏自將擊小栗滿重滿重敗走持氏旋師向宇都宮持綱亡走捕而斬之宣義等亦被虜斬○小栗滿重之亡走參河也其子助重走相摸適有偷盜數輩利其橐裝謀殺之邀飲倡家使妓勸酒寘毒焉有一妓知其謀密告之助重佯爲飲酒覆之潛出而逃時偷盜竊鞍馬踶齧不能騎繫之林中助重善馭遂騎走參河後過其地大賞妓女悉捕偷盜殺之○三十一年甲辰夏四月關白

義持辭征夷大將軍

足利義量薨

滿教罷以左大臣藤原持基爲關白○足利持氏憾義持釋憲秋教朝罪寢成嫌隙義持遣僧服西堂至武藏諭持氏持氏不報西堂往來辨說至九月和成持氏乃歸鎌倉○三十二年乙巳春二月征夷大將軍義量薨年十九前大將軍義持再視事義持性媮惰時會京畿無事以游宴爲事使三管四職更治具招請○是歲甲斐人武田信長叛持氏命上杉房實擊之不利○三十三年丙午夏六月持氏遣一色持宗擊信長不利持氏自將攻之信長逆戰于猿橋會武藏七黨兵繼至信長遂出降○三十四年丁未冬十月赤松持貞自殺赦滿祐入京師持貞滿祐族也有寵於義持義持以滿祐所領播磨備前美作三州授之滿祐怒自焚其第奔歸播磨義持遣細川山名諸將討之諸將素疾持貞遽署訴之請赦滿祐義持不得已許之令持貞自裁召還滿祐○正長元年戊申春正月前征夷大將軍義持薨年四十二贈太政大臣初義持懲義嗣悉使諸弟爲僧以義量死無嗣衆議立鎌倉管領持氏持氏聞喜之管領畠山滿家探籌石清水祠得義圓義圓時爲青蓮院僧正義持同母弟也即迎入室町蓄髮更名義宣後改義教即日敘爵任左馬頭持氏由是遂與義教有隙○帝久疾而無嗣　上皇簡所立僧宗純奏曰彥仁王宜繼大統上歌諷之　上皇意乃決告之義教義教遣斯波義淳於伏見迎王入宮　上皇養爲子初宗純母入上皇宮有娠既而遭讒出宮遂生宗純於民家宗純天資穎敏

赤松滿祐稱兵

正長元年足利義持薨

僧宗純上歌定皇嗣

六歲入安國寺爲僧。上皇屢召入宮。進對稱旨。遂定　皇嗣。○秋七月。天皇崩。壽二十八。改元者一。曰正長。一年　火葬泉涌寺。藏　御骨於深草法華堂。　皇弟立。是爲　後花園天皇。

後花園天皇。諱彥仁。　崇光帝曾孫。貞成親王子。母　敷政門院源氏。贈左大臣經有之女。　帝踐祚。時年甫十歲。關白左大臣藤原持基攝政。　太上天皇後小松　聽政院中。○八月。伊勢國司北畠滿雅反。初義滿之主和議也。　後龜山帝約以兩統迭立。以故皇子小倉宮欲入繼大統。不得。遂與滿雅謀起兵。義教令土岐持頼討之。滿雅戰死。小倉宮降。赦居嵯峨。滿雅親房之曾孫也。○永享元年己酉春三月。以足利義教爲征夷大將軍。○秋九月。義教捕楠光正殺之。光正稱五郎左衛門。削髮稱常

北畠滿雅反

永享元年

足利義教捕楠光正殺之

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狙擊。不成。遂被誅。○山縣禎曰。光正未詳其父祖。然楠氏之族。則必於廷尉有系屬矣。嗚呼。楠公精忠義烈。至子至孫。若兄若弟。相貫如一。何其盛哉。自古盛德之士。父子相繼者鮮矣。況闔族數世不變其節。如楠氏。實曠古之所罕。足以爲我大東之光輝矣。○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二年庚戌春三月。多武峯僧奪國人小川弘氏邑。弘氏怒。屢與僧徒戰。義教命罷兵。僧徒不聽。義教遣山名赤松等諸將。攻多武峯。○三年辛亥春三月。　上皇落飾。稱　法皇。○是歲。大將軍義教遊伊勢。紀伊制置南朝遺族。○四年壬子秋七月。以攝政持基爲太政大臣。源義教爲內大臣。○八月。持基罷攝政。以左大臣藤原兼良攝政。尋罷。源義教爲左大臣。○義教遊駿河。館今川範政。宣言觀富士岳。實伺察鎌倉也。○冬十月。攝政兼良罷。復以持基攝政。○是歲。義教遣

多武峯僧徒亂

使于明。明主遣內官雷春等報聘。○青山延于曰。義持遵奉遺命。絕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啻負其父遺命。寔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山縣禎曰。當是時。遺外國書翰。皆命緇流。而緇徒不辨國體。務自卑屈。以取辱於外國。然亦爲上者不學無術之過也。至如義政贈明主書。稱臣且用彼年號。則又滋甚矣。○五年癸丑春三月。罷持基攝政。爲關白。○夏六月。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義教令諸將禦之。○六年甲寅夏六月。明主瞻基遣使來聘。贈銅錢三十萬緡於源義教。○冬十月。延曆寺僧徒有訴。入京師。義教遣兵防却之。○七年乙卯春二月。捕延曆寺僧乘蓮等。斬之六條河原。餘黨縱火中堂自殺。○八年丙辰。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頼清爭封疆。義教遣兵討村上。持氏將出師援之。執事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將軍所置。而欲擊之。此叛將軍也。不納。○九年丁巳春三月。義教遣

義教遣使于明

明使來聘。賚錢

細川成之。土岐持頼。一色義範。武田信榮等。攻多武峯。○夏六月。持氏命上杉憲直擊小笠原政康。鎌倉流言。持氏令憲直討憲實。憲實家兵聞之。來集。中外洶洶。持氏乃往憲實家。諭之。令憲直父子屏居。又以一色直兼毀短憲實。逐之。○十年戊午夏五月。義教殺一色義範。初一色義範妻有姿色。及義範于役。義教遣人召之。妻輿中自殺。義教恐義範聞之。令武田信榮殺之。是月。大和人越智箸尾攻多武峯。拔之。遂焚堂舍。義教連歲用兵大和。至是始平。○六月。持氏將冠其子賢王。曰天下無冠吾兒之人。宜循曩祖義家之故事。加冠於八幡祠。上杉憲實諫曰。宜遣使京師。請名將府。持氏不聽。遂冠賢王於鶴岡祠。名曰義久。託慶冠禮。徵兵諸國。召還上杉憲直。一色直兼。鎌倉流言。謀

義教殺一色義範

多武峯陷

上杉憲實欲自殺明志　義教奏討持氏　持氏削髮曰道繼　新續古今和歌集成　持氏父子自殺　憲實再欲自殺不果

因憲實入賀殺之憲實稱疾不出憲實家宰長尾芳傳等講和持氏不納憲實歎曰我何罪主公欲必殺之唯自殺可以明志耳乃抽刀欲自殺衆趣持奪之因勸憲實使就國遂奔上野持氏兵追之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即遣一色時永將兵往討憲實自將出陣武藏府憲實告急於義教義教奏請討持氏　詔許之乃遣上杉教朝上杉時房東征與憲實合關東將士多應憲實者持氏立其子義久使三浦時高輔之守鎌倉時高叛通京軍執義久諸軍合圍持氏持氏兵散亡窮蹙欲自殺憲實遣使止之諭諸將解圍持氏削髮徙永安寺曰道繼憲實歸罪憲直直兼誅之馳使京師請宥持氏死弗聽○是歲權中納言藤原雅世上新續古今和歌集延喜中勅紀貫之等撰古今集自

後歷朝有勅撰至是凡二十一部是爲二十一代集○十一年己未春二月義教命憲實殺持氏管領關東憲實請令義久襲職不聽上杉持朝千葉胤直率兵圍永安寺持氏父子及叔父滿定皆自殺○三月上杉憲實召弟清方於越後嗣家削髮號長棟○夏六月憲實詣長春院伏謝于持氏影前曰臣無貳心則鬼神所鑒乃抽刀刺腹爲其臣所止不果輿而還家既而創愈遁藤澤

永井定宗曰憲實爲昏主盡忠始終不渝雖諫不聽枉受譴責然不敢怨自引咎將自殺者數矣雖古忠義之人孰能出其右哉惜乎先使持氏爲賢主憲實輔佐之則國家又安亂由何起哉持氏昏闇追放諫臣姦邪得志使持氏長惡重不義家亡國破流汚贖於千歲豈不哀哉○青山延于曰方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爲揣摩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已陽爲窘迫就死之態以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決死之非本志也此豈古人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氏朝奉持氏二孤舉兵　嘉吉元年　結城城陷

○十二年庚申春正月結城氏朝奉故管領持氏遺孤春王安王起兵討上杉氏修結城古河二城分兵守之持氏遺臣一色野田大井吉見諸族並起應之○秋七月上杉清方以義教令將諸國兵圍結城城氏朝力拒數破上杉氏軍義教益發兵又起憲實視師憲實辭不聽憲實乃率東北三道兵攻氏朝氏朝勉勵士卒嬰城固守憲實等不能拔○嘉吉元年辛酉夏四月上杉清方督諸軍攻結城城會暴風火起煙焰漲天城兵驚擾諸軍乘之奮擊氏朝父子及里見一色諸將皆死之結城城陷春王安王就執獨持氏季子永壽王走信濃氏朝季子成朝走常陸義教遣使者迎春王安王戮于途遇之垂水吏乃入道傍佛寺進浴二王二王亦知其意正坐受刃春王年十三安王年

將軍義教殺其弟義昭　三尺入道　偶人奏鵜飼曲

十一首至京師義教召其乳母問持氏子猶在乎乳母不答嚙舌而死○五月大將軍義教殺其弟義昭義昭爲大覺寺僧正與後龜山皇子親善聞關東兵亂勸皇子乘此時以遂宿志密遣人約菊池氏起兵竊自薙髮事覺逃匿不知所之乃圖其形索諸國購以千金薩摩人獲義昭首至京師義教召義昭所昵童子視之童子曰果僧正則其二齒缺矣驗之果然義教大喜○六月赤松滿祐弑大將軍義教奔據其邑初滿祐族曰貞村自叔父持貞與滿祐相隙義教寵貞村每事抑制滿祐滿祐形貌矮陋義教戲呼之曰三尺入道滿祐嘗侍宴醉舞謠曰軀矮勿侮三國之主義教愈憎之時幕府多怪宿直者或聞空室中見有偶人數十爲鵜飼鵜飼者散樂曲名也忽而不見義教略

赤松滿祐弑將軍義教

不加意貞村已壯罷之不衰遂欲割滿祐邑予之滿祐積怨乃伏甲士於第中而請義教義教即往置隨兵于門外獨與諸將入置酒高會觀散樂樂至鵜飼第中有呼曰厩馬逸兵因急關門關而甲發義教將起甲士耦進斬之滿祐火其第奔播磨據白旗城自是幕府以鵜飼為凶不列樂府也義教薨年四十八號普廣院○賴襄曰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愛而畏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含以全其夫妻人人知之不知非有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狎狎則輕之輕之之至心獨於外而疾視其夫甚則陰斃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夫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於婦皆知驕婦不畏其夫也數數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怒不足怪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山縣禎曰義教嘗殺一色義範土岐持賴也天下以為冤世傳義教屢夢二人為祟至是又夢小見二人影必甚惡之遂遭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殺義範而奪其

妻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幼子究索其弟義昭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終必不可得道亦有其理焉耳○秋八月畠山持國與管領細川持之等議立義教子義勝為嗣甫八歲細川持常受征討命以與滿祐有姻逗撓不進○九月山名持豐進至法華山山太險滿祐兵阨守其隘

牛背藁人驅突破敵

持豐患之則收牛數百頭縛藁為人跨牛背驅赴敵軍精兵數百鼓噪從之滿祐兵以藁人為敵驚潰走保白旗城持豐急攻

赤松滿祐伏誅

之城中粮盡不能距戰滿祐自殺傳首京師義勝論功行賞乃以播磨美作諸國分賜持豐等持豐恃功專橫管領不能制○二年壬戌秋七月管領細川持之卒以畠山持國為管領○冬十一月以足利義勝為征夷大將軍○三年癸亥秋七月足利義勝薨義勝幼喜騎馬卒墮馬死畠山持國議立義勝母弟義

文安元年

南朝皇子擁神璽據叡山

南朝遺臣奉義有王據紀伊北山

成甫八歲後改名義政○九月南朝遺臣藤原有光資親楠次郎等奉　後龜山帝皇子為萬壽寺僧稱金藏主者為主稱中興宮夜入禁內奪神器遣兵追擊獲神鏡寶劍○文安元年甲子秋八月有光資親助南朝皇子擁神璽據叡山大和紀伊河內兵並起應之管領畠山持國遣兵討之皇子自殺有光資親次郎等死之諸國應者悉平○是月南朝遺臣奉義有王擁神璽據紀伊北山集兵義有王　後村上皇子泰成之子初入圓滿院為僧正曰圓胤後畜髮名義有○二年乙丑冬十一月關白持基薨以左大臣藤原房嗣為關白○義政罷管領畠山持國以細川勝元代之○三年丙寅春正月以前攝政兼良為太政大臣○四年丁卯夏六月關白房嗣罷以太政大臣藤原兼

畠山持國殺義有王

寶德元年

良為關白○五年戊辰春正月先是畠山持國遣兵攻紀伊之北山殺義有王至是傳首京師廷議梟之關白兼良以為不可遣人驗視其首○寶德元年己巳春正月義政以持氏子成氏為鎌倉管領成氏小名永壽王初越後守護上杉房定欲立持氏胤子為關東主乃索獲永壽請之京師京師議許之賜永壽名成氏成氏至關東房定輔翼之上杉憲實聞之不自安與其

上杉憲實卒

子二人徃伊豆國清寺為僧巡行諸國後卒于周防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其領邑上野足利有學校傳言小野篁之所剏歲久廢頹憲實修理之為置土田以養生徒又購書籍以充之當干戈騷擾之時藝文拂地而足利之學校獨著天下云○青山延于曰上杉憲實才略絕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為必有可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禍亂

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擧兵據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黌舍興文學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鏤版五經天下偉其功世之論憲實者不以人廢其功可也○夏四月義政任征夷大將軍○

義政爲將軍

是歲義政罷管領細川勝元復以畠山持國代之○二年庚午夏四月兼良罷太政大臣○是歲造四條橋○三年辛未冬十

義政遣使于明

月南都民作亂焚元興寺○是歲義政遣使于明書中有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君出於中國本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讖驗於當朝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通鴻雁之遠信之語明主大喜贈答書及寶物以報之○享德元年壬申冬十月以前内大臣源清

享德元年

通爲太政大臣○義政罷管領畠山持國復以細川勝元代之○二年癸酉春二月太政大臣清通罷○夏四月關白兼良罷

長尾景仲等作亂

以右大臣藤原持通代之○長尾景仲太田資清作亂於鎌倉

初上杉憲實亡命也義政使人物色之不獲其少子龍若尚幼在伊豆民家義政使其家臣長尾景仲輔之居鎌倉山内改名憲忠任右京亮襲執事職時上杉顯房居扇谷太田資清輔之於是景仲資清頗擅威權結城成朝里見義實並仕鎌倉爲成氏所親近以其父皆爲上杉氏所殺二人怨之遂搆嫌隙景仲資清襲鎌倉足利成氏奔江嶋景仲等追躡至由井濱千葉胤直小田持家等擊破之景仲等退還成氏許之京師義政遣人

平均德政

和解之○三年甲戌春令士民不辨負債稱平均德政○秋七月關白持通罷以左大臣藤原房平爲關白○八月盜焚畠山持國第初持國老削髮曰德本擁立義勝義政二將軍負功專橫公卿將士皆諂事之獨山名持豐勢不相下細川勝元娶持

畠山德本愛義就欲廢政長

豐女相比與德本抗德本無子以弟持富爲嗣後生子義就及持富子政長立爲嗣義就母日短政長其母乃與醫卜謀佯爲狂病卜者曰必有近親呪詛者德本意政長所爲立義就爲嗣欲殺政長政長逃依細川勝元勝元與山名持豐援政長畠山氏家臣皆往從之既而德本第火德本逃入從弟義忠家義就

義就奔河内持本復立政長

奔河内依家宰游佐國助德本使人謝勝元復立政長自屏居建仁寺勝元乃以政長入謁幕府幕議知火畠山氏第者勝元持豐所爲勝元歸罪家臣磯貝某斬之以説○冬十一月義政將誅持豐召兵邸中勝元固請宥之持豐亦上書謝罪退居但

成氏殺上杉憲忠

馬事乃釋○十二月鎌倉管領足利成氏殺其執事上杉憲忠成氏已長怨上杉氏殺其父與故結城氏朝子成朝謀殺憲忠

家宰長尾景春等立憲忠弟房顯爲將招集關東兵訴成氏之罪於京師成氏亦遣使告之義政怒成氏肆殺憲忠命討之○

康正元年

康正元年乙亥春正月成氏討憲忠餘黨至武藏與上杉憲秋

成氏討憲忠餘黨

顯房戰于分陪大敗之斬憲秋顯房上杉房顯收合敗卒保常陸小栗城○三月畠山持國卒畠山義忠請召還義就義政許之義就遂還京師政長出奔大和青山延于曰畠山持國既立其弟爲嗣又立其子此啓爭端者持國也義政宜裁其是非曲直正典刑而依違觀望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亂階者義政也請嘗論之夫持富既襲本宗則承嫡統者政長也而持國舍嫡而立庶義政之從其請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又召還義就此非啓亂歟且觀其終始所爲雖渉出於眞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貿亂已白顛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視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夏四月成氏進至結城遣兵擊破房顯房顯走下野宇都宮等綱據城拒守成氏又攻破之等綱走白河。

山名持豐攻赤松則尚殺之

敵兵望風降附聲勢大振○五月以赤松則尚爲播磨守護山名持豐攻則尚殺之先是畠山德本以赤松氏不可絕祀赤松滿則子則重不與嘉吉之逆因立則重邑於播磨持豐怒曰吾以功受封豈容賊徒遺種發兵殺則重則尚教祐弟也細川成之請而立之赴播磨乘持豐之釁譴退居也滿祐弟祐之起兵據壇德山持豐發兵攻之則尚祐之敗走自殺由是持豐威震天下遂入京師義政釋不問

成氏敗績走古河

○六月義政令駿河守護今川範忠討成氏成氏敗績遂走古河範忠縱火焚鎌倉邸第府庫悉蕩燼○關白房平罷持通再任關白前內大臣藤原公名爲太政大臣○二年丙子秋八月　太上法皇崩稱後崇光院　法皇初爲親王爲　稱光帝所忌遂薙髮稱道欽嘗著椿葉記錄

長祿元年

澁川義鏡爲關東探題

崇光以後皇室喪亂之事世以爲實錄○長祿元年丁丑夏六月義政以澁川義鏡爲關東探題初成氏走古河武藏相模上總下總將士多屬之不從京師令義鏡自曾祖義行城蕨邑居焉爲土人所畏服故義政委義鏡以鎮撫之職使諸將受其節度以上杉房顯爲管領以討成氏於是上杉持朝城河越太田資清城巖付太田資長城江户○秋七月太政大臣公名罷

關東公方

○冬十二月澁川義鏡議曰關東不置主帥無所受令乃請之京師義政以弟政知爲關東公方當時稱將軍曰公方○先是中興宮之遇害也南人復立其子擁神璽居吉野山中赤松氏遺臣石見太郎車前內大臣藤原實量請曰神璽今在吉野願取以贖弒逆之罪實量爲奏許之乃使同志之士中村貞友等四

十餘人佯降吉野至是中村等得殺南朝皇子取璽還獻○二年戊寅秋七月以關白持通爲太政大臣大將軍源義政爲內大臣

詔賜邑於赤松政則

○八月　詔赦赤松政則分加賀備前伊勢數縣與之政則年纔五歲初滿祐之死也其弟義雅見擒其子爲僧曰性尊政則即其子也山名持豐怒政則遭赦計出石見使人刺石見

赭入道

持豐削髮曰宗全爲人長身赭面人呼曰赭入道○菊池純曰赤松滿祐弒將軍義教大逆無道天壤所不容宜當族滅及其孫子雖石見取神璽奉還之功勞不可滅要之叛臣之黨與而賞之以茅土使赤松氏鬼再血食何其顧議刑賞不正一至於此乎且夫吉野二皇子者非南朝皇統乎石見志願在於償前世弒逆之罪而今殺二皇子一罪已償又負一罪雖神璽已奉還罪何足償乎哉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未幾爲賊所殺以毒除毒假賊誅賊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石見豈得免其罪戾乎哉○冬十二月關白持通罷左大臣藤原教房代之

寬正元年

○寬正元年庚辰春二月地大震時比年凶荒道

高倉第障子一間直二萬錢

殣相望而義政大營第宅窮極靡麗高倉第障子一間直二萬錢其他稱之以故征賦什陪前代前代借畿內富商之金率一歲不過數次至義政時則一月或八九次故事每將府有大議課諸將助其費率十歲一舉義政五歲九舉

義政驕奢

又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以賁園囿天下凋弊民疲其役

帝賜詩諷之

帝聞而憂之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爲誰肥義政爲之罷役○菊池純曰文詩之動天人感飛走鱗族論衡山之雲潮州之鰐魚彼我今昔不一口數雖我之和歌與彼之韻語體格措詞各自不同其感物則一也昧者不解以空詩浮文而擯棄之者不足與論也足利義政昏暴闇愚其不易開喩不唯衡山之雲潮州之鰐魚而後花園以四句二十八字之詩立開胸中昏霧彌海內賦役其裨益於國家如此安可以空詩浮文擯之乎哉○三月捕楠氏族在吉野者悉殺之四塚○夏六月太政大臣持通罷○秋八月以內大臣

義政信浮屠禁殺

源義政爲左大臣〇九月初義政課諸將致花木植之其園而義就所致適枯義政素信浮屠禁殺而義就放鷹義政聞之大怒遂逐義就義就遂赴河内保若江城遣畠山政長討之義就走嶽山〇

貼鐵輪畫圖於管領門

閏月有貼畫圖於管領門者畫一鐵輪去其二足唯存一足在棋枰之上蓋其意謂斯波畠山細川世補管領稱爲三職猶鐵輪之有三足今二家已亡次當及細川也世謂棋枰曰碁槃凡輪直者當其次曰御番棋槃與御番國音相通故也〇是歲大飢餓莩盈路京師爲叢塚數十所以瘞埋之〇四年癸未夏四月關白教房罷前關白持通復任關白〇政長復攻義就於嶽山拔之義就奔紀伊政長追躡及粉川義就走匿吉野政長告捷京師義政命旋師政長乃置戍兵遂凱旋〇

僧雪舟歸自明

是歲僧等揚還自明等揚備中人號雪舟初爲相國寺僧通禪學文善丹青寬正二年航海適明明主召畫禮部院之壁以是著名居三年始歸畫法益進世以爲神品〇

義政觀猿樂於糺河原

五年甲申夏四月義政搆看棚於糺河原觀猿樂三日細川畠山諸將各司供具費用不貲〇秋七月　帝禪位於皇子成仁親王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八曰永享十二年嘉吉三年文安五年寶德三年享德三年康正二年長祿三年寬正五年凡三十六年應仁元年九月薙髮法名圓滿智文明二年十二月崩壽五十二火葬悲田院安　御骨於丹波山國常照寺謚曰　後文德院後稱　後花園院　皇太子立是爲

後土御門天皇

後土御門天皇諱成仁　後花園帝子也母　嘉樂門院藤原氏內大臣信宗之女寬正五年七月受禪關白持通如故〇冬十一月大將軍義政准三宮〇義政罷管領細川勝元以畠山政長代之〇

義尋薙髮改名義視

義政奏以弟義視爲嗣初義政無子弟義尋爲僧住淨土寺義政欲養爲嗣義尋固辭義政誓曰吾後有子必襁褓爲僧義尋乃蓄髮改名義視徙居三條第以細川勝元爲執事時紀綱紊亂賞罰無常

熊谷某上書諫義政

近江人熊谷其窋上書諫義政義政怒曰其言則然而非其人矣命奪其采邑〇六年乙酉春二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尊　先帝曰　太上天皇〇三月義政遊華頂山若王子等觀花尋至伊勢春日鹵簿從衛窮極靡麗

賦役無度上下罷敝

由是賦役無度上下罷敝民皆思亂〇冬十一月義政生子義尚後政義熙〇

文正元年

文正元年丙戌夏四月義政罷斯波義廉尾張

遠江越前守護職以義敏代之遣使曰宜以第宅付義敏時義廉與山名持豐約婚乃告之持豐持豐大怒與土岐一色六角等諸將集兵爲備義廉亦集兵自守京師騷擾初義政娶藤原重政女曰富子及生子義尚富子不欲僧之而難渝義視約又細川勝元輔之難搖念諸將抗勝元者唯山名持豐於是密召持豐託之

持豐與勝元有隙

持豐與勝元有隙故受託不辭持豐以爲義視襲職則勝元得志不如輔之以爲世嫡且今與吾戮力者唯義就而已因請赦之召還爲援義政許之時伊勢貞親爲幕府奏者頭掌出納甚有威權先是斯波氏無嗣立族人義敏其家宰不服因貞親請逐之立義廉娶持豐女已貞親娶義敏妹廢義廉復義敏諸將連署訴其罪狀至是貞親東奔伊勢義敏北奔越前

御所之盃山名之足　應仁元年

○冬十一月。義就被赦入京師。謁幕府。造持豐。極驩而出。或夜書義就門曰。右衛門佐拜戴二物。御所之盃。山名之足。○應仁元年丁亥。春正月。故事。大將軍歲首臨管領以下宅。受饗。時畠山政長爲管領。治具請焉。不臨。十五日。臨山名持豐宅。已而持豐率義就義廉以下諸將。詣幕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勝元曰。臣將面對焉。使者復命。久之不至。遂與政長聚兵自備。持豐亦召兵守幕府。義政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相決。諸將毋得援。義就曰。可也。十八日。義就擊政長

御靈林之戰

于御靈林。持豐潛援義就。政長敗走。義就復入本第。世嗤勝元不援政長。以爲怯。勝元慙。杜門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持豐第在西。義視往來兩軍間和解之。不聽。○二月。義政以斯波義廉爲管領。○勝元悔不援政長。移檄徵所管攝津丹後和泉淡路阿波讚岐土佐備中參河兵。政長以河內紀伊。斯波義敏以越中。京極持清以近江之半飛驒出雲隱岐。武田國信以若狹安藝。赤松政則以加賀。皆屬焉。兵十六萬。持豐聞之。發但馬因幡播磨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就以大和及河內紀伊。故黨畠山義純以能登。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六角高賴以近江之半。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岐成賴以美濃。皆屬焉。兵凡十一萬。兩軍絡繹入京師。京師人民負擔奔竄。○夏五月。關白持通罷。前太政大臣兼良爲關白。○勝元陣東京。持豐陣西京。持豐令一色義直衛室町第。義政令曰。先戰者我敵也。勝元以爲舉兵無名。不如擁將軍以號令天下。乃入幕府。請其旌旗。樹之

勝元兵凡十六萬　持豐兵凡十一萬

東軍每勝

四足門。迎義視入府中。持豐怒攻勝元。不克。自是兩軍交戰京中。東軍每勝。○六月。持豐兵火一色政氏第。風勢猛烈。上自御靈衢。下至二條。公私屋舍凡三萬餘區悉罹兵燹。會大內政弘以周防長門兵三萬入援持豐。西軍復振。東軍每失利。○秋八月。勝元疑幕府近臣有爲西軍耳目者。請逐一色政凞上野政直等十二人。義政聽之。近臣皆怒曰。上意所注在西。西勝則笑。東勝則顰。何獨吾儕爭結東將。出鬭吉良良信以義政旨諭之。衆稍定。政凞等乃出奔西陣。既而持豐圖犯闕。奪乘輿。勝元迎帝及上皇于幕府。義視與義政在室町第。勝元請迎義視入其營。義視不聽。遂奔伊勢。依北畠教具。時勝元軍屢敗。持豐乘勝縱火攻之。勝元退保相國寺。○九月。西軍遣義就政弘等攻相國寺。奪之。相國寺密邇將府。政長謂勝元曰。敵已據相國寺。則往來路絕。我如釜中魚也。勝元然之。乃使政長擊之。東條某援政長。政長見敵兵甚盛。自奮曰。我不却此賊。必不生還。徑進攻之。東條率兵橫衝敵陣。西軍敗走。遂復相國寺。政長名震兩陣間。於是兩陣交綏。以相國寺爲界。高壘浚塹。爲持久計。○賴襄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也。夫家奴戕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逡巡莫能齟齬。有一奴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爲首。橫行於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爲家宰者。引之以排已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已之私。是授之權以長其勢也。及其勢長。復欲與之抗爭。則其鬭亂紛紜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亡也。必由其威權陵替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其間。是以能操其權。遂至移其國者皆然。今以足利氏之國勢如此。而然驁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刃出一國之上。使宗全大過人者乎。則其纂足利氏之國也不爲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是已。幸而無遠志大略。故止於攢慾無邑而已。○二年戊子春正月。義政以斯波義良爲管領。義良義廉子也。○夏五

勝元請逐幕府近臣爲西軍耳目者　義視奔伊勢　政長奮擊大敗西陣

義視入西陣　文明元年　義政城北白川通糧道　葬後花園天皇于悲田院　斯波氏家宰奪其國

月義良罷復以勝元爲管領○秋九月　詔召還義視時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惧將潛赴西軍勝元患之以爲令義視奔敵軍則無憂乃使人將義視上叡山持豊遣兵迎之入西陣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文明元年巳丑春三月勝元縱火襲持豊營持豊督戰卻之○夏五月義政使武田信賢城北白川以通糧道山名是豊城天王山與畠山義就對壘會備後賊起是豊就國討之義政使赤松政則守天王山○秋大内政弘臣二尾弘直奉政弘伯父道頓作亂周防送款勝元政弘引還赤松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二年庚寅秋七月關白兼良罷○八月左大臣藤原政嗣爲關白○冬十二月　後花園太上皇崩于室町行宮時京師兵革相續公卿百官率皆逃散朝廷衰替可謂極矣○三年辛卯春正月葬　後花園天皇于悲田院葬儀不備大將軍義政徒歩從之時泉涌寺爲賊所據故葬于此○夏五月斯波氏家宰甲斐某弑其君義廉義廉部將朝倉孝景誅殺甲斐取越前織田信秀取尾張義政令孝景領越前○菊池純曰宋司馬氏撰脩通鑑肇筆韓魏趙列爲諸侯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今晉大夫弑其君奪其國天子不能討之又寵秩之列爲諸侯紀綱弛廢名分拂地先王之禮於是乎盡矣方足利氏末造群雄割據交相爭奪殆若東周之末而將軍不能制之亂臣賊子接踵於世而史臣不能副之名分綱紀併而失之以馴致永祿天正百姓塗炭海內鼎沸不可拯之大亂豈可勝歎哉後之史臣蔽如司馬氏其人者慨然奮筆正名分振綱紀襃貶令亂臣賊子屏息而遁逃歟○是歲上杉顯定遣長尾景信攻古河城拔之成氏走下總○四年壬辰春成氏攻古河城拔之尋擊政眞于五十子斬之政眞無子以持朝子定政爲嗣○是歲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土御門　○八十七　五車樓梓

持豊勝元相尋卒　義政致仕義熈爲將軍　義政求明國勘合印　行宮火累代典籍悉蕩燼　西軍解散京師始平夷

畠山義統降東軍通北國糧道○五年癸巳春三月山名持豊卒年七十○夏五月管領右京大夫細川勝元卒年四十四○冬十二月大將軍義政致仕子義熈嗣甫九歲叙正五位下任左中將拜征夷大將軍畠山政長爲管領七日辭以畠山義統代之賞降東軍功也○六年甲午秋九月前大將軍義政贈書朝鮮求明國勘合印購明貨寶珍玩○七年乙未春正月始行四方拜應仁以降朝典悉廢至是諸節會皆復舊○秋八月義政遣使于明求典籍及銅錢○九月延曆寺僧擊六角高頼破之初高頼掠奪延曆寺封邑僧徒請討之美濃尾張兵援高頼僧徒敗還○八年丙申夏五月關白政嗣罷左大臣藤原政基代之○秋九月斯波義廉將兵赴越前攻朝倉孝景○冬十一月室町　行宮火累代典籍悉蕩燼　天皇幸義政小川第遷御北小路第○九年丁酉春正月武田信賢攻赤松政則戰北小路矢及　行宮義熈親出止之事稍定○秋九月畠山義就奔河内○冬十月土岐成頼奉義視奔美濃西軍將士悉解散應仁以來十一年間兵革相踵京師悉爲兵馬之區至是始平矣○是歲畠山政長復爲管領○十年戊戌春正月足利成氏與上杉顯定講和尋復古河城○秋八月義政與義視行成○冬十月太田資長擊破千葉孝胤於境根原時資長威名日著關東將士多屬定政顯定由是與定政有隙○十一年己亥春二月關白政基罷右大臣藤原政家代之○秋七月北小路行宮火　帝幸聖壽寺尋　車駕還　土御門宮○十三年辛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　後土御門　○八十八　五車樓梓

前關白兼良著公事根源

僧宗純卒

丑夏四月。前關白兼良薨。兼良才學絶倫。博涉古今。諳練典故。所著公事根源花鳥餘情東齋隨筆等。皆行于世。○秋七月。以前右大臣源通博爲太政大臣。○冬十一月。僧宗純卒。年八十八。宗純號一休。性闊達不拘細行。詼諧玩世。晩年爲大德寺住持。後建瞎驢庵于東山居焉。所著有狂雲集。宗純嘗居和泉堺浦。毎出市街。攜一木劍。有問之者。則曰。擧世贋知識。猶此木劍。室之則似矣。抽之則木片。殺人猶不能。况活人乎。其徒傳之。畫一大刀于肖像傍。○十四年壬寅冬十月。太政大臣通博薨。○十五年癸卯春二月。關白政家罷。前左大臣政平代之。○秋七月。義政造第於東山居焉。又起銀閣。以擬北山金閣。稱東山殿。使狩野祐清畫瀟湘八景於殿內。命五山僧徒題詩其上。集古器名畫。屢設茗宴。以遣世慮。自是茶事盛行于世。

義政起銀閣

○源君美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于身。足以亡邦家。況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爲孽。自爲孽不可逭者也。而今人不知儆尤之戒。尚有慕其風者何邪。○青山延于曰。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後。高人逸士遺世絶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俶意出新。自後轉相倣傚。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於是乎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今王公大人競相尚焉。一器之微。至費千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有清韻寡欲。既畧世務。以爲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貨財。以供無用之事。茗飲之爲害。可謂甚矣。義政雖儒。爲强臣所牽制。退遁東山。憎悖玩惕。以泄其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爲人君者可不以爲戒哉。

十七年乙巳春三月。關白政平爲太政大臣。○夏四月。政平罷。○秋八月。大將軍義凞與成氏行成。○十八年丙午秋七月。上杉定政殺其執事太田資長。資長有才畧。削髮稱道灌。時定政居相摸大場。以封地狹小。常屬顯定。及資長相之。內修國政。外總軍旅。大播恩威。八州將士漸背顯定歸定政。顯定患之。乃縱反間。盛稱資長材武得士心。定政稍忌之。至是召資長賜酒。酒酣。命浴。使人搶刺殺之。時年五十五。資長臨死作和歌。聞者哀焉。將士又背定政歸顯定。顯定大喜曰。定政陷我計中。資長最精築城之術。江戶河越諸城。皆資長所築也。

上杉定政殺太田資長

○青山延于曰。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玉死而楚國弱。伍胥死而吳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而北齊傾。岳飛死而宋師熸。凡此數君者。皆自破其干城。以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國也。上杉定政任用資長。國富兵彊。威震關東。及一旦聽讒殺之。人心瓦解。彊土日蹙。卒爲北條氏所并。此理之必然。何足怪哉。

資長材武善和歌。一日放鷹。遭雨。于途入於

道旁民舍。請借蓑衣。有一小女。手捧折枝棣棠花。默而獻之。不復及蓑之有無。資長不解其意。不懌曰。我所求者蓑衣耳。非野花之需也。還語之故。老曰。是原古歌。以表無蓑之意也。資長慚愧。後發奮讀書。遂爲詞林名匠。○長享元年丁未春二月。前內大臣藤原政忠爲關白。○夏五月。義凞以細川政元爲管領。政元勝元子也。○秋九月。義凞召六角高賴。不至。義凞自將討之。高賴走匿甲賀山。義凞進軍鈎里。○二年戊申秋八月。關白政忠薨。內大臣藤原冬良爲關白。○九月。前關白政家任太政大臣。源義凞任內大臣。○延德元年己酉春三月。大將軍義凞薨于鈎里。年二十五。義凞聰敏好學。嘗就前關白兼良諮問治道。兼良爲著樵談治要文明一統記。在軍中猶講左氏春秋及

長享元年

延德元年

遠近莫不哀惜。義煕無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為嗣。後改名義植。○二年庚戌春正月。前大將軍義政薨。年五十六。號慈照院。義政荒耽酒色。委政婦人。賄賂公行。刑賞僭亂。應仁已後天下大亂。禍溢數世。皆義政荒耽所馴致。義植嗣立。○賴

足利義政薨

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子。為諸將所奉立。
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
四十八年。兵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
筆殺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
驕逸窮極奢靡。至花亭之甍。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値二
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横斂
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
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
有大儀。課諸侯助役。聚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
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
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
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己者。特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
綱壞廢。威權墜地。而讓職之明年。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
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入心者而可

能乎。義政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
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民。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
恤天下。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宰
天下者乎。奪民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而有不亂哉。○秋七

月。義植拜征夷大將軍。敘從四位下。○三年辛亥春正月。前大納言義視薨。年五十二。○夏四月。足利政知為其子茶茶丸所弒。初政知有二子。長茶茶丸。次義遐。義遐後妻出也。政知愛之。欲立為嗣。幽茶茶丸於別室。茶茶憤怨。伺守者懈出。弒其繼母。遂聚其黨。弒政知。義遐時年十三。奔依今川氏親。氏親遣其將北條長氏。誅茶茶丸。

義植為將軍

○山縣禎曰。吁嗟。天下之無君也久矣。亂臣
賊子。繼踵而不能誅之。以正典刑。可謂有君
哉。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而不得為君之道。
雖有之猶亡也。蓋足利氏以悖逆取天下。不知明倫理而施教
化。是將姦賊之雄。何君道之有。子
孫衰替。遂致天下之大亂也。固宜。

○秋八月。義植自將討六角高賴。詔賜錦旗。○明應元年壬子春正月。義植擊破高賴。遂

明應元年

抜觀音寺城。高賴走甲賀。○冬十月。義植帥舟師。進至森田。高賴潰走。乃凱旋。○二年癸丑春正月。關白冬良為太政大臣。○三月。冬良辭關白。右大臣藤原尚通代之。○夏四月。畠山政長奉將軍義植。擊畠山義豐軍正覺寺。細川政元與義豐合謀。攻之。正覺寺軍潰。政長戰死。義植脫身走筒井。政元立故足利政知子義遐為主。改名義澄。義豐義就子也。先是義就死。義豐嗣。據河內。常忌害政長。政長請而伐之。政元與政長爭權。因援義豐。閏月。捕義植以歸幽之。○播磨守護赤松政則卒。子義村嗣。義村幼。其臣浦上村宗專決國事。跋扈滋甚。○六月。義植逃奔越中。遂西依大內義興。義興政弘子也。○冬十二月。義澄為征夷大將軍。○三年甲寅秋九月。三浦義同弒其父時高。初時高

義澄為將軍

三浦義同弒其父

無子。養義同為嗣。後生一子。欲廢義同。義同逃。相模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助之。襲時高於新井城。時高自殺。○

青山延于曰。
三浦時高受
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
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構難。身死國亡。
天道好還。豈不信哉。○菊池純曰。臣弒君。子弒父。則人倫大變。
大逆無道。罪不容誅。固不足論也。然而先是足利茶茶丸已弒
其父政知。今又義同弒其父。非食父獍梟則逆君豺狼。弒逆之
變。無國無之。而將府坐視。不能誅之。不獨將府不能誅之。列國
群雄。傍觀袖手。絕無一人制之者。天下大亂。至此極矣。昔者孔
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任斯道者。安得舊三千。不律寓
貶於筆墨。繼獲
麟絕後筆乎哉。

○四年乙卯春二月。北條長氏襲大森實賴於小田原。破之。略其地。初長氏與實賴善。使人言實賴曰。吾獵箱山。其獸逃箱根。願公以箱根假我。我得縱獮取焉。實賴許之。乃率兵百餘人。被獵裝。踰箱根。束炬火於牛角。臨城。縱數十頭。鼓譟隨之。憑高馳下。實賴惶駭。不知所為。出奔。三浦長氏遂取其

北條長氏襲小田原

長氏使儒士讀三畧

城使子氏綱據之自是長氏兵威益强長氏京師人初稱新九郎伊勢氏後改氏曰北條長氏聰明有大志嘗召儒士讀黄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長氏聽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讀長氏日計復北條氏故業以成其宿志祈于三島祠夢有大杉二株一鼠嚙其根仆之化爲虎召卜人占之卜人曰公生歲次子子爲鼠神是公克兩上杉之兆也長氏心竊喜焉○菊池純曰古今英傑之士率皆不學無文若沛公溺儒冠不好儒生可以想見其器宇快濶也蓋其天資聰明如明鏡照物賢愚淑慝一瞬瞭然神而明之其不習讀書攻文何足深怪乎哉若後趙石勒嘗使人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及聞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亦可以想見其襟懷磊落過人也今見北條早雲爲人氣宇快濶頗類沛公而襟懷磊落過石勒要不失爲曠世英傑其使儒士讀三畧至攬英雄之心闢左八國既已在其度内而於兩上杉哉宜乎止而不復使讀昔者趙普稱與主曰雖有節闕博覽書史不效書生尋章摘句夫尋章摘句爲文字所束縛則沛公石勒所唾棄弗顧不獨沛公石勒唾棄之亦早雲所唾棄也

足利成氏卒

安祥城主松平親忠卒

○六年丁巳夏六月關白尚通罷内大臣藤原尚基代之○秋七月太政大臣冬良罷○九月足利成氏卒于古河子政氏嗣○冬十月關白尚基薨前太政大臣藤原冬良復爲關白○八年巳未春正月畠山尚順與畠山義豐戰于河内義豐敗死○冬十二月細川政元使赤澤朝經納畠山義英於河内尚順拒戰不克奔紀伊義英義豐子也○九年庚申秋八月參河安祥城主松平親忠卒子長親嗣親忠新田義重之裔義重子義季食上野德川邑因氏焉稱德川四郎親忠曾祖親氏始來參河松平村村長松平信重以女妻之因冒松平氏親氏子泰親性壯武喜施除州目代任參河守至孫信光攻大給北給并之又襲取安祥親忠信光子也爲

德川親忠置佛寺于額田名曰大樹寺

人寛仁愛物剪除鄰敵省賦斂卹孤寡恒言治國莫先乎辨折邪正乃明賞罰修法制士樂爲用國人戴之嘗置佛寺于額田以資冥福名曰大樹寺世或据馮異故事以爲後世子孫大興爲大將軍之符兆○菊池純曰德川氏創業開基其根据淵源培養已厚蓄積尤深夫培養已厚則穀不可勝食也蓄積尤深則財不可勝用倉廩滿而財用足此所以異日國富兵強開三百年霸圖也雖然其成功甚難創業尤艱視諸大織豊二氏勃興無漸電擊雷奔唾手取天下者孰迂拙孰敏捷不待明者而知也殊不知其所謂敏捷者忽諸亡滅爲不祀之鬼其迂拙遲緩者反獲富貴顯榮傳乎數百年之久而跡其所由皆祖先忠孝勤儉積德深仁淪浹民心之所致猶如姬周之業基於大王王季宜乎興底歸向從之者如歸市也昔者晉候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今德川氏叔建佛寺名以大樹卜偃所謂天其或啓之者非邪猗歟德川之德淪浹民心曷有窮盡乎哉○九月　天皇崩于土御門殿黒戸黒戸即禁内佛屋謂之黒戸者以杏烟所薫戸厰皆黒也時天下騷擾資料不納置柩於黒戸四十餘日十一月

置柩於黒戸四十餘日此與齊桓尸蟲均是戰國通習王室式微誠可慨也

文亀元年

永正元年

火葬泉涌寺壽五十九藏　御骨於深草法華堂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六曰文正一年應仁二年文明十八年長享二年延德三年明應九年　皇太子立是爲　後柏原天皇。

後柏原天皇

諱勝仁　後土御門帝第一子也母　贈皇太后源氏權大納言長賢之女明應九年十月踐祚○文亀元年辛酉春二月將軍義澄奏罷源義植官爵義植時在周防招九州武士義澄恐其作亂奏請以折之○夏六月關白冬良罷内大臣藤原尚經代之○永正元年甲子秋七月　詔贈故准后源氏皇太后○九月上杉朝良與北條長氏合兵與上杉顯定戰于楯河原敗走朝良定正子也○冬十月顯定攻朝良於河越朝良求成顯定解圍而還○三年丙寅秋九月長尾爲景攻其

細川政元好鬼神説
香西元長令人弑政元
盗入幕府義植手斬四人
帝召隱士肖栢

君上杉房義弑之房義顯定弟也○四年丁卯夏六月細川澄之弑其父政元初政元好鬼神説居常齋戒不近婦人以故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爲嗣既而又養族元勝子澄元澄元猶幼在阿波三好長輝輔之藥師寺長忠與香西元長議曰管領言行喜怒無常不能久也澄元爲嗣長輝執權非謀之獲者也乃賂政元近士某伺察政元政元齋戒夜入浴室某就刄之澄元奔近江○秋七月澄之至自丹波義澄命爲政元後○八月細川政賢等攻殺澄之及元長長忠長輝乃請以澄元爲管領將軍義澄輒從之○五年戊辰春三月大内義興奉前將軍義植大舉東上細川高國舉兵應之入京師大將軍義澄奔近江依六角定賴長輝以澄元奔阿波○夏五月長輝與定賴夾攻

京師長輝敗死定賴引還○秋七月義植復任征夷大將軍奏削義澄官爵以義興爲管領○六年己巳秋七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爲景爲景敗走越中○冬十月夜有盜入幕府欲刺義植義植手斬四人身又被九創蓋謂義澄所使也○七年庚午夏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爲景戰于信濃敗死於長森原○秋八月地大震遠江海溢陸沒爲海今切渡即是也○冬十月　詔召隱士肖栢詠和歌肖栢住于和泉堺風流自娯居常愛酒香花之三者三愛記最善國歌從遊僧宗祇門傳其閫奥　帝聞其名召見便殿唱酬百韵一夕而成聞者榮之後隱于攝之池田自號曰夢庵出遊每乘青牛嘗有牡丹警句膾炙人口因自稱牡丹花老人所著有春夢草卒年八十五○是歳對馬主宗

前將軍義澄薨
長氏拔荒井城

義盛遣子盛弘將兵擊朝鮮拔二城進戰于熊川敗死○八年辛未秋八月前將軍義澄薨于近江岡山年三十二稱法住院贈太政大臣從一位○細川政賢將兵三萬入京師管領義興奉將軍義植避之丹波義興還襲政賢於舟岡山斬之○九月義植還京師○九年壬申秋八月北條長氏攻三浦義同拔岡崎住吉二城圍荒井城上杉朝興來援長氏逆擊走之○是歳大内義興叙從三位賞舟岡軍功也○十年癸酉春二月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賴敗還○冬十月關白尚經罷前左大臣藤原尚通代之○十一年甲戌秋八月關白尚通爲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兼輔爲關白○十三年丙子秋七月北條長氏拔荒井城長氏攻圍累年城險食多久而不拔至是城中糧盡士卒

吾父弑君吾亦弑父積惡之報焉往而逃乎
蝦夷作亂

困憊城將大森越後等謂義同曰宜走上總以圖再舉義同曰持氏之死吾父實爲之而吾亦有弑父之罪積惡之報焉往而逃乎今日之事枕城有死耳長氏諜知之鼓衆疾攻城遂陷義同父子力戰而死長氏盡略相摸○菊池純曰三浦時高弑君逆賊罪不容誅固不待言也故天亦假其子義同之手誅之此父而有此子此所謂其父殺人其子必行劫者積惡之報不啻影響豈不可畏之甚乎哉雖然義同將死深悔既往積惡不可免一死以欲償弑君害父之罪其良心善性猶有存者不覺其發露出之言語可知也昔者曾子謂孟敬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義同臨死深悔既往之非則其言也善者宜乎子輿氏開口必説性善吾今於義同見之矣○十五年戊寅春三月關白兼輔罷内大臣藤原尹房代之○夏五月蝦夷作亂蠣崎光廣討平之光廣若狹守護武田國信孫父信廣始來松前時蠣崎修理大夫名闕爲本國城主會蝦夷蜂起信廣討之有功蠣崎以女妻之因冒蠣崎氏

北條長氏卒

徙治松前。後寢拓疆域。爲蝦夷酋長。○秋八月。管領大内義興辭免就國。以細川高國爲管領。義興在京爲政公平。衆皆悅服。會出雲守護尼子經久侵掠周防。於是義興還國經略軍事。○十六年己卯秋八月。北條長氏卒。年八十八。長氏削髮號早雲。子氏綱嗣。氏綱容貌岸傑。善用兵。早雲之興業。氏綱力居多。○十七年庚辰春正月。細川澄元聞義興去。則與三好元長發兵至攝津。高國戰大敗。走近江。○夏五月。高國與六角定賴合兵入京師。元長拒戰大敗。走阿波。澄元走播磨。尋卒。元長長輝孫也。後削髮曰海雲。○賴襄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已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已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便於已。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已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傚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冬十一月。細川高國叙從三位。益專横。義植厭之。欲以畠山尚長子植長爲管領。高國由是與義植有隙。○大永元年辛巳春三月。　天皇即位。應仁以降喪亂日久。王室將家兩衰。即位禮不舉者二十年。所内大臣實隆喩本願寺僧光兼。獻其資。　詔以光兼准門跡。○菊池純曰。應仁以還。海内擾亂麋沸極矣。王室與將家偕衰與替。强侯巨伯。各割據方隅。袖手傍觀。不唯包茅不貢。後土御門之崩。資料不納。至令靈柩在黑户四十餘日。王室式微。至此極矣。獨僧光兼以緇衣長袖一浮屠。慨然知王室可尊。獻巨貲財。以助即位大禮。焉得不褒其懿舉。加賜寵爵乎哉。使世之强侯巨伯。少有心肝者。則其盛舉。焉得不傾其府庫以供給乎哉。異日毛利氏獻金帛以助即位禮。又焉知非由僧光兼諷勵之乎哉。[illegible]之古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歸向中國則不拒懐之。蓋有深嘉其意然也。今浮屠氏之徒。而知王室可尊。是世不足以深嘉其意所歸向乎。況佛者九流之一。方今舉置之教部。與神儒並行之。其守株刻船。以異端擯棄之者。恐非廟政

大永元年
本願寺光兼獻金資大禮

浦上村宗弑赤松義村

義晴爲將軍

前將軍義植薨

義晴遣宋素卿于明

處於浮屠氏之意也。○是月。細川高國逐將軍義植。義植奔淡路。○夏六月。高國迎故將軍義澄子義晴于播磨立之。時年十一。　詔罷將軍義植職。○秋九月。播磨守護赤松義村爲其臣浦上村宗所弑。子晴政嗣。初村宗專權。義村惡其偪。討之不克。村宗幽之於室津。遂弑之。○冬十一月。義晴爲征夷大將軍。○是歲出雲國守尼子經久略安藝。安藝將士皆屬之。獨毛利元就屬大内義興。數與經久戰。義興不救。竟屬經久。○三年癸未夏四月。前將軍義植薨于阿波。年五十八。立義榮爲嗣。義榮義晴弟義維子也。○是歲義晴使明人宋素卿聘于明。素卿姓朱名縞。先是歸化。更姓名曰宋素卿。時大内義興遣宗設于明。素卿至寧波在宗設後。厚賂府吏。府吏遂先素卿。宗設怒。焚掠旁縣。殺其吏。素卿逃匿。明人捕而下獄。不問宗設。○四年甲申春正月。北條氏綱取江戸城。上杉朝興走保河越。○五年乙酉夏四月。關白尹房罷。右大臣植家代之。○關東管領上杉憲房卒。子憲政幼。家臣議以足利高基子晴直爲嗣。改名憲廣。襲管領職。○六年丙戌夏四月。　天皇崩。壽六十三。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三。曰文龜三年永正十七年大永六年火葬泉涌寺。藏　御骨於深草法堂。皇太子即位。是爲　後奈良天皇。

後奈良天皇。諱知仁。　後柏原帝第一子也。母豐樂門院。諱藤子。藤原氏。贈左大臣教秀之女。大永六年四月。　後柏原帝崩。壬午踐祚。○秋九月。近江守護京極高峯及淺井亮政戰于檞坂。高峯敗績。亮政其先藤原氏。居近江淺井。因氏焉。世仕京

淺井氏盡幷江北兵威益强

極氏至亮政滅老臣上阪氏城小谷居焉至是高岑與六角定賴合謀擧兵討亮政亮政請援於朝倉教景教景來救擊高岑定賴破之自此淺井氏兵威益强盡幷江北京極氏遂微○冬十二月足利義明遣里見義弘侵鎌倉掠奪鶴岡神寶北條氏綱遣兵擊破之義弘僅以身免○七年丁亥春二月三好元長奉細川晴元發兵入京師將軍義晴細川高國逆戰于桂川敗走走近江○三月細川晴元奉義晴弟義維據堺城晴元澄元子也○冬十月越前守護朝倉教景近江守護六角定賴京極高岑等發兵三萬納義晴于京師教景與畠山義宣戰破之斬首百餘級○

享祿元年

享祿元年戊子春正月晴元與高國議和旣而和敗高國奔伊勢將軍義晴奔近江居朽木依佐佐木植綱○冬

大內義興卒

十二月周防長門豐前安藝石見山城守護大內義興卒子義隆嗣○三年庚寅春正月　勅使就植綱邸任義晴大納言敍從三位○秋八月參河岡崎城主松平清康攻熊谷直利於宇理城拔之又下山中吉田數城兵勢大振清康親忠之孫信忠之子也○四年辛卯夏六月三好元長與細川高國戰于天王寺側殺村宗走高國高國走尼崎匿于染戶甕中元長兵索獲殺之○

天文元年

天文元年壬辰夏五月晴元殺其家宰三好元長元長叔父政長稱宗三與元長有隙讒之晴元晴元亦忌元長使宗三誘殺之堺城○秋八月木澤長政與本願寺僧光教鬪初長政以晴元命求援光教圍三好元長殺之而不賞其勞僧徒大怒遂迫竝起攻晴元取界城晴元乞救六角定賴定賴誘京師

諸國僧徒竝起自稱曰一揆

法華僧徒攻復界城光教敗走保大阪城時畿甸益亂將軍管領不能制之一向僧徒乘戰亂蓄兵峙糧所在攻畧自稱曰一揆遂有一向法華祠人土民之目以分之諸司牧雖苦其橫或取援其黨以利一時戰爭故勢日皇張一揆之害卒徧諸道○

義晴還京師

二年癸巳春正月大將軍義晴還京師細川晴元爲管領大阪一向宗徒復起攻晴元晴元敗奔淡路○二月關白植家罷內大臣藤原植通代之○夏四月晴元復還堺助長政據池田城○三年甲午冬十一月關白植通罷尹房再爲關白○四年乙未秋八月前左大臣藤原實香爲太政大臣○

松平清康爲其下所弑

冬十二月岡崎城主松平清康爲其臣安倍彌七所弑初國老安倍定吉謂子彌七曰叛嫉我讒造作語言主公必察之卽不察見誅愼勿以

爲怨宜俟時鳴寃會軍中馬逸衆大驚彌七奉刀侍清康謂定吉已被殺惶急失措拔刀弑之植村榮安自傍斬彌七定吉聞變將自殺松平信孝素信其無貳止之群臣護喪歸立嗣子廣忠爲後以定吉無罪宥使傅之○

大內義隆助卽位禮

五年丙申春二月　天皇卽位時國用匱乏不能行禮大內義隆奉資以助經費於是始行卽位禮○夏五月義隆入朝　詔爲太宰大貳兼防長豐筑守護○冬十月關白尹房罷○十一月前左大臣藤原植家代爲關白太政大臣實香罷○十二月武田信虎出兵信濃攻海野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信虎以兵八千攻之踰月不能拔會大雪時已窮臘信虎解圍而去其子晴信請自殿信虎不許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大軍數里止舍五更卽發徑襲敵城源

晴信風雪襲海野口城

心已散遣其兵守兵甚少倉黃狼狽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信虎不懌曰舍城而歸怯也諸將始服其智勇晴信深自韜晦仍有愚色○菊池純曰晴信用兵神出鬼沒雖以孫吳韓白恐不得出其右蓋其天性然也而其試利器於錯盤肇於海城一役人皆比諸李愬襲蔡城信兵雖然晴信勇傑機敏舉世所推服其類蔡城奇捷者則不知然而然耳晴信豈拾前人唾餘傚倖一捷於萬死者乎哉○六年丁酉秋七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定於河越大破之遂取其城朝定走松山城○

晴信逐父自立

七年戊戌春三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先是信虎欲廢晴信立弟信繁自適駿河討之義元使信繁守國幽晴信於井利氏之家晴信知之密與板垣信形謀致意義元義元以謂信虎悍而難制不如擁立晴信彼必服屬於我兵乃許諾留信虎不返而晴信自立於甲斐拒信虎而不納○青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眞可謂亂世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鬩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輒其滅絕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論晴信以大義諫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之爲利而不知其國爲之所并甚哉權謀詐術之爲害也○山縣禎曰豺狼之噬人蜂蠆之螫人人皆拒之而不敢近所以避其害也晴信將逐其父何有於他人哉此毒螫之大者也而義元黨之何其不知人之甚矣宜乎國終爲其所奪也○秋七月武田晴信與諏訪賴茂小笠原長時戰于

板垣信形學詩諫君

韮崎大破之斬首凡三千級先是晴信荒耽酒色喜詩賦不視國政群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潛延一僧善詩者於家學詩數旬乃出侍宴請賦詩晴信不信强請而可立就五題晴信大喜曰汝何遽能如此信形曰諫曰詩賦固可喜然一意耽之廢事妨務夫爲君於國家者要在於養士撫民往者先君無道故爲君所逐今君復如此得不復有如君者乎晴信感悟遂厲精

爲政○菊池純曰諫之道廣矣大矣有兵諫有屍諫有直諫有諷諫而兵諫與屍諫爲人臣者宜慮恐懼而戒慎之也何曰兵諫鬻拳諫楚子是也鬻拳諫楚子出於忠愛之餘固非有貳心者然懼君以兵非人臣所可爲也何曰屍諫史鰌諫靈公是也史鰌諫靈公在退彌子瑕用伯玉固非無禮其君者也然以屍諫君非人臣止諫之道也然則面折廷爭非諫之善者也直言讜論非諫之權者也要使其君悔過遷善不至亡家國則臣子之分畢矣板垣信形諫晴信已弗踏鬻拳兵諫又不襲史鰌屍諫從容規諫從其所好令其君惻然感悟易曰納約自牖信形有焉吾聞西漢時王式以詩三百五篇諫昌邑王今信形以五題詩規諫晴信是亦王式之流亞○冬十月北條氏綱與足利義明里見義

北條氏綱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

弘戰于鴻臺走義弘殺義明義明成氏子政氏之次子居下總御弓稱御弓御所○八年己亥夏六月大將軍義晴出居八瀨依朽木植綱避三好氏餘黨也○是歲齋藤秀龍逐其主土岐

齋藤秀龍逐其主土岐賴藝

賴藝初秀龍山城人家貧賣油爲業以善歌謠赴美濃仕土岐老臣長井俊盛既而殺之奪其邑至是又逐賴藝盡并其地薙髮

尼子晴久攻吉田城敗還

稱道三○九年庚子秋九月尼子晴久攻毛利元就于吉田城初元就屬尼子晴久晴久遇之亡狀大內義隆遣使百方通好元就遂屬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討之義隆遣其將陶晴賢救之晴久遂敗還晴久塩谷高貞裔也初高貞之讒死晴久年纔三歲有一尼潛取養之晴久長感其恩因以尼子爲氏○十年辛丑夏五月大內義隆攻安藝守護武田信實於銀山城斬之又攻山名理興於備後取神鳥城於是備前備中望風悉降附○秋七月伊豆相模守護北條氏綱卒年五十五子氏康嗣○十一年壬寅春三月關白植家罷左大臣藤原忠冬爲關白○大將軍義晴還自近江○秋八月今川義元與織田信秀戰小豆阪敗績○冬十二月二十六日參河岡崎城

偉人徵降。元和偃武。全基於此

主松平廣忠生子家康。母水野氏。高祖長親視之曰。此兒容貌非常。必揚名於天下。令酒井正親石川清兼舉之。因故事命幼字竹千代。

大內義隆攻富田城敗還

○十二年癸卯春二月。大內義隆攻尼子晴久富田城。敗還。初經久兵敗歸國。無幾病歿。晴久嗣立。義隆聞其喪。與元就晴賢等謀。募九州之兵。入出雲。晴久嬰城固守。大內兵挑戰。蟻附登城。晴久察其無備。自率精銳。開門驅突。防兵驚擾解圍四散。大內義房死之。晴久乘勝追擊。元就殿戰。擊而却之。晴久乃班師。

西洋始齎鳥銃來

○秋八月。波爾杜瓦爾商舶泊大隅海上多褹島。其人深目高鼻。言語不通。以杖畫沙。以告求互市之意。始傳鳥銃。島上時堯獲其術。後大友義鑑大會冶工。首廣其製。豫人河野氏丞究其精。人皆知其利器。相傳摹造。練習十數年。閒卒徧天

下。○十三年甲辰春二月。武田晴信伐諏訪賴茂。數破之。賴茂納款。晴信誘殺之。納其女為妾。○十四年乙巳夏六月。關白忠冬罷。左大臣藤原房通為關白。○十五年丙午夏四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憲政上杉朝定。戰于河越。大破之。獲朝定。憲政逃走。足利晴氏援上杉氏。亦走。晴氏成氏曾孫。初憲政朝定并晴氏兵圍河越城。絕其糧道。城中大困。氏康自將赴援。計竊而襲之。

河越之役氏康示弱

也佯請和解。憲政等不聽。氏康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迎。氏康不戰而走。入小田原。問諜者曰。敵中云何。對曰。敵皆笑曰。豎子走矣。居五六日。又出至河南。敵來。又走。又問諜者。諜者曰。敵曰。豎子不能復出。卽出走耳。莫復顧也。氏康曰。可矣。夜勒兵。親引兵渡河。直衝上杉氏軍。軍大驚擾。氏康兵縱橫奮擊。殺傷

八州豪傑降氏康者九十餘姓

二萬餘人。虜朝定。走晴氏憲政。八州豪傑。卽夜降氏康者九十餘姓。○菊池純曰。兵可以愚。不可以智也。戰可以怯。不可以勇也。其唯愚矣。而後可以愚三軍耳目也。其唯怯矣。而後可以怯勁敵心膽也。三軍愚而勁敵怯。於是我愚有所須。我怯有所施。雖以深智大勇之士。莫以尚焉。遂俾愚且怯者。擅其場也。然則智勇果不可恃乎。曰。不然。深智大勇之士。藏智於愚。包勇於怯。使無形跡可見。當其臨大事。定大難。從容自如。談笑麾兵。決勝於轉瞬反顧之間。天下始知其為深智大勇也。北條氏康敗兩杉于河越。以八千疲卒。當十倍勁敵。以勇當之乎。吾知其一戰而挫衄也。惟以怯敵之乎。疾可以決勝敗也。何謂以怯敵之。不戰而走是也。夫忍敗而喜勝。則兵家之常。不戰則已。苟戰焉。氏康雖怯。豈有可不一矢加遺之而走之理乎哉。然而戰未交而走。已怯矣。宜當再戰死鬪。以償前敗也。乃復不戰而走。尤怯矣。逮其三戰而三走。不獨氏康能怯。其軍悉怯。不獨其軍悉怯。雖敵未嘗不怯且愚也。於是我怯稍稍有所須。一舉能擒其巨魁。是氏康所以吞滅兩杉。奄有八州。日闢疆域也。喻之角觝。其東者多力而肥大。其西者羸弱而矜小。多力者輕侮其矜。自以謂是可一蹴而踣也。躍起而挑之。矜小者故見踆變。應之曰。唉焉小焉。又挑之。復應曰。唉焉如斯者再三。其多力而肥大者。腹足揮掀。加以怒氣。夫怒則內乾。內乾則體憊。體憊則有隙可投。我一呼乘之。極力擠之。彼雖多力。倉皇狼狽。無暇施術而撲

足利義輝為將軍

負判矣。嗚呼。是氏康之戰畧也。○冬十二月。大將軍義晴罷。子義輝為征夷大將軍。時年十一。義輝初名義藤。後更今名。初義晴欲冠其子。時京畿騷擾。不可行禮。乃攜赴坂下。冠于日吉祠。官家命名義藤。遂改義輝。讓之軍職。六角高賴為假管領。賓之。○十六年丁未春三月。義晴惡細川晴元之專恣。與畠山政國謀除之。率兵九百餘。出屯北白河城。○秋七月。晴元大舉進入京師。晴元娶六角定賴女。以故定賴亦黨晴元。將兵一萬。來攻義晴。義輝奔坂

將軍義輝奔坂本

本。尋講和。歸京師。晴元管領如故。○冬十月。武田晴信攻村上義清於信濃。敗之。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景虎為出兵信濃擊晴信。○十七年戊申冬十二月。關白房通罷。左大臣藤原晴良代之。○是歲。大內義隆進從二位。義隆既領七國守護。國富

大內義隆新制坊里　墮落沙門流竄公卿　平手政秀諫死　信長建佛院曰政秀寺

兵强位踰父祖意稍驕恣耽詠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時　皇室衰微廷臣避亂咸來山口義隆遂欲遷帝都于其國新制坊里開三條九陌窮極華麗陶持長嘗憂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嘗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持長視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田某子晴賢爲子〇十八年己酉春三月故三好元長子長慶應細川氏綱攻三好宗三中島取之宗三走保榎並城細川晴元援宗三據三宅城〇夏六月長慶與其弟十河一存攻榎並三宅並拔之斬宗三晴元走還遂挾義晴義輝奔坂本〇秋七月長慶入京師留其臣松永久秀守之引還中島〇冬十月長尾景虎援村上義清與武田晴信戰海野自是甲越戰爭殆無寧歲〇是歲織田信秀卒子信長嗣信長

幼字吉法師爲人跌蕩喜武事被服奇偉喜帶大刀不修細行傅平手政秀驟諫之不聽政秀憂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視息於人間哉遂自殺信長驚愧自咎爲建佛院名曰政秀寺齋藤秀龍以其婦翁召一見服其雄武謂人曰吁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不爲之贄幣也信長時年二十〇十九年庚戌春二月細川晴元城如意山〇是月豐後國主大友義鑑爲其臣津久見美作所弑子義鎭嗣義鎭驕暴好畋獵入田親眞諫之義鎭怒誅之臼木鑑速吉岡宗歡等憂之條陳其過失諫之義鎭悔悟兇暴頓止〇夏五月前將軍義晴薨于宂太山中年四十號萬松院贈從一位左大臣晴元定賴以大將軍義輝移比叡衢〇冬十一月三好長慶入京師進入大津〇二

陶晴賢弑大內義隆　長尾景虎冒上杉氏

十年辛亥春三月三好長慶課京師之民出地子錢〇秋七月三好長慶攻細川晴元于相國寺焚之晴元挾義輝奔朽木〇八月大內氏宰陶晴賢攻其君義隆弑之於大寧寺初晴賢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爭權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晴賢遂據其邑反義隆不以爲意晴賢率兵徑襲山口義隆狼狽走大寧寺晴賢追圍之義隆自殺晴賢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鎭弟義長爲主時前關白尹房前左大臣藤原公賴中納言藤原親世左近衛中將藤原良豐寓山口皆遭害〇是歲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井破之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以其姓氏職號授之景虎冒上杉氏稱關東管領〇二十一年壬子春正月細川晴元與三好長慶和將軍義輝還京師晴元削髮遁於丹波以

弘治元年　毛利元就討陶晴賢

氏綱爲管領〇二十二年癸丑春正月關白晴良罷左大臣藤原兼冬代之〇夏五月武田晴信敗小笠原長持于桔梗原悉取信濃〇六月長慶弟實休弑其君細川持隆於阿波〇秋七月義輝召還細川晴元三好長慶發兵攻之義輝晴元奔近江尋講和而還〇二十三年甲寅春二月關白兼冬薨以右大臣藤原晴嗣爲關白（晴嗣後更名前嗣又改曰前久後文三名交舉勿誤作別人也）〇弘治元年乙卯秋九月毛利元就奉　詔討陶晴賢於嚴嶋誅之初大內義隆之死也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弑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况有之乎乃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計小早川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

元就上書請討晴賢一詔

就曰善乃上書請討晴賢一行詔即制可之元就得　詔感喜五月築城嚴嶋諸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六月城成以兵數百守之既而元就聲言吾悔不聽諸將言嚴嶋地形難守難援即爲敵有諸城從陥吾計莫失於此晴賢聞而大喜將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攻嚴嶋元就自率精兵三千餘人進陣海濱壬戌晦夜大風雨元就命上船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掲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使舟子回舟以示必死乃以吉川元春爲先鋒直襲不備賊兵大潰爭舟而逭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歩從者扶掖至海岸不復覩一船使遂自殺○賴襄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鬬暗中喧呶歐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而元就

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鄰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掲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冬十月先是北條氏康立足利晴氏子義氏居鎌倉奏請任左馬頭○三年丁巳春三月毛利元就將萬騎至周防敵兵望風降附進攻山口大内義長軍敗自殺於是周防長門備後安藝皆屬元就兵威震關西○秋九月　天皇崩壽六十二謚　後奈良院在位三十一年改元者三曰享禄五年天文二十三年弘治三年葬深艸法華堂後改葬泉涌寺　皇太子立是爲　正親町天皇

國史略初編卷之四終

國史略初編卷之五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正親町天皇諱方仁。後奈良帝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贈内大臣賢房之女。弘治三年十月踐祚。關白前嗣如故。○

永祿元年

永祿元年戊午夏五月。大將軍義輝出居朽木。避三好氏亂也。六月義輝進至如意嶽。三好長慶遣松永久秀攻之。佐佐木義賢拒戰不利。乃與長慶和。尋歸京師。○秋九月。木下秀吉始仕織田信長。

秀吉始仕織田氏

秀吉尾張愛智郡中邑人。父曰彌助。彌助無子。與其妻祈之於天。妻夢日輪入其懷。已而有身。天文五年正月朔生一男。兒因名曰日吉。日吉生而英異。八歲失父。同閭有筑阿彌者。爲國主織田信秀之僕。以疾歸耕。邑人爲議納爲繼父。日吉長有大志。比二十歲。如遠江。爲土豪松下之綱家奴。改名與助。之綱一日從容問曰。汝尾張人也。知織田氏所用鎧何樣邪。與助對曰。天下之鎧。皆桶皮。尾張獨用胴圈。施滕右肋。屈伸如意。之綱使與助買之。即附黄金六兩遣之。與助行自計曰。吾擴此金以資仕進。苟得志。他日償之易耳。乃就其叔父謀焉。叔父可之。因勸仕織田氏。於是用其金辦刀劍衣服。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瞯信長出。跪謁道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爲奴。

秀吉擴金資仕進

○二年己亥夏四月。齋藤義龍弑其父秀龍。初秀龍以義龍爲庸劣。愛少子。欲立爲嗣。義龍怨之。殺其二弟。遂及其父。○五月。上杉景虎入京師。謁將軍義輝。賜偏名。改名輝虎。補關東管領。

景虎入京師謁將軍義輝

○三年庚申春正月。天皇即位。毛利元就獻資助儀。詔賞之。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奥守。○夏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峽。大破之。斬義元。初義元將四萬騎。拔鷲津丸根二城。信長單騎馳救之。比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欲進擊之。諸將以兵少皆諫之。信長曰。義元戰勝而兵老。不復設備。吾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呼曰。奇策必有奇勝。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曰善。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義元休士卒張燕。大言曰。尾人當殲於此役也。會大雷霧雨。咫尺昏黑。衆皆鼓噪斫營而入。營兵大驚。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拔刀擊其滕。毛利秀高繼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大潰。信長追擊。斬二千餘級。乃賽熱田而返。凱施清洲。論功行賞。授梁田以沓懸邑。賞過獲義元者。○中井積善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兵。視其扈參也。可以知其吝兵。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廼義元之不足與有爲者決也。抑駿之封殖。奕世雄視關以東。當大有爲之世。擁大有爲之資。而一敗塗地。身膏鋒鏑。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青山延于曰。世之論功。大抵以焦髮灼爛者爲上賞。至曲突先見之言。黜而不録。往往皆然。信長之行賞。先善謀而後首功。可謂善賞兵。宜其興也勃焉。

桶峽之奇捷

奇策必有奇勝

初義元有西上之志。織田信長聞之。修鷲津丸根諸城。分兵守之。義元聞大高糧竭。使德川家康納糧焉。而城左右皆敵寨。衆難之。家康時年十八。以千騎護運而往。值信長在鳴海。使杉浦勝吉等候視之。勝吉曰。彼不下山。是不欲戰也。家康乃分兵爲向寺

德川家康納糧大高

河中嶋之役

部梅坪縱火邑里鷲津丸根兵望烟馳援家康則以麾下八百爲三隊納糧大高收兵而還信長視我陣整不敢犯○四年辛酉夏四月上杉輝虎將兵九萬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氏康堅壁不敢出相持月餘夜潛遣兵奪其輜重輝虎糧盡輒引去至鎌倉拜鶴岡祠關東將士迎謁路傍忍城主成田長泰不禮謙信怒取扇撲其面長泰慚憤不辭而去諸將由是亦皆叛去輝虎遂班師○秋九月上杉輝虎與武田晴信大戰河中嶋是月輝虎將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陣西條山武田晴信以二萬人出次河中嶋駐軍五日入海津城召山本晴幸馬場信房議戰晴幸曰我兵二萬分一萬二千襲西條主公以八千陣河上待其半濟而擊之我不克兵精

宮嶋闕中河

信從之乃使高坂昌信馬場信房等將兵向西條山分兵八千爲三隊晴信自將中軍軍河中嶋九月丙申輝虎召諸將問計宇佐美定行等曰彼蓋爲二軍欲及吾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諜者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中陣焉輝虎見甲斐軍夜爨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騎出全軍啣枚縛馬舌進壓晴信牙營會天大霧晴信不之覺至曉霧霽敵軍已在近一營驚潰晴信急更其陣與甲袍同裝者六人竝踞胡床不動忽有一騎黃襖騎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揮刀擊之晴信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逸去是日兩軍死傷大當晴信父子皆傷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鬱騎乃輝

山本晴行貽目疾躄人皆輕易之

虎也是役甲斐部將山本晴行等多死晴行稱勘助三河人眇目疾躄嘗學兵於尾形某以干今川氏駿河舊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勘助寄食數年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晴信召見與語大悅之即日與二百貫邑居數年從晴信攻戸石城村上義清將兵來援我先鋒諸將皆敗死軍將潰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遏使之右顧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曷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假後隊兵左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軍氣復振進擊破之晴行以功食八百貫邑乃往駿河謝前嗤笑者交口稱譽義元悔之○菊池純曰當足利氏末造英雄競起弱吐強吞海內戰亂至於此極矣於是乎士之懷抱利器欲試之當世者西不干織田則東北條北弗游於越後則南豫嶸東馳西奔不遑啓處馬文淵云當今之時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信矣蓄戰亂之世與治平無事之時士之出處進退不唯星淵異地其下仕者率皆浮浪游食之士固非世臣舊僕父子相

天皇遣中使賜吾香於信長

繼世其祿之比也故言不用則納履去耳諫不納則掛冠辭耳去留進退唯其所欲山本晴行當不獲志不獨今川氏輕侮之天下強候巨伯孰有復舉而賓禮之者乎哉獨板垣信形以甲斐一陪隸明眼一矚忘舉手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擧世初知非常鱗介之比也於是君亦擇其臣而得其臣臣亦擇其君而有其君君臣遇合風雲不會宜乎百戰百勝擅武于中原乎哉今川義元眼孔如豆不辨其菽麥失之目睫及其得志悔其知之之晩暗矣義元知人乎○五年壬戌夏四月畠山高政圍三好長慶於飯盛城三好義興松永久秀等將兵八千援之大破之高政奔堺浦於是畿內悉屬長慶○冬十月　天皇遣中使於尾張宣言　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祠密詔信長曰朕聞卿威名爲日久矣今　朝廷衰紐姦宄縱横卿幸養威力以圖王室若能肅清輦下修整　宮闕興廢滯振之絕使庶尹百司各得其所以策不世之勳則予一人以懌因賜奇香及衣一稱信長再拜稽首對曰臣聞　天子不天下

之君宜自我共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貺臣何以堪之當籍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以享中使厚其賜賄遣歸○菊池純曰天子屈萬乘之貴賜詔於武臣依頼撥亂反正之業以郭清海内掃蕩群妖如開雲霧視日月者笠置夢賚之一詔後今復見此盛事矣爲之臣僕者安可不感憤踊躍圖報効萬一乎哉但元弘之古與永禄之今時世之沿革與人心之從違天淵異地蓋元弘之時鎌倉氏之恩威淪浹民心天下武人惟知北條氏可懼不知王家可尊楠氏兵力威名不能企及織田氏萬一是以百戰瘡痍財興乍敗遂能得支狂瀾已倒挽回天日於虞淵此雖楠氏業略戰闘悉中其機宜之所致抑亦天運巡環否泰來往不期其然而然焉耳獨至於織田氏時兵力威名殆滿天下其部下將校威聞出豪傑是以進取攻勝所向無前視諸元弘俊群之業其難易重輕之懸不待智者而知也然而京利奇禍一敗塗地遂爲逆豎叛臣所魚肉以業未及半而殁爲家奴製嫁衣蓋雖命之窮亦可悲夫○十二月出雲守護尼子晴久卒子義久嗣晴久與毛利元就構兵數歲其屬國皆爲元就所并僅有出雲半國兵力益弱至是卒○六年癸亥秋

國史略初編卷之五　正親町　○五　五車樓梓

松田兵部斗米灌馬足以示水不乏此檀道濟唱籌量沙之故智

八月松永久秀弑其主三好長慶子義興於芥川城長慶悲哀不自勝踰年而卒○是月毛利隆元將如出雲和智隆實要而饗之病作卒年四十一元就得訃憲軍氣沮出令曰欲弔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截其汲道城將松田兵部能拒乃盛米于斗灌注馬足我軍士視之以爲水不乏也○七年甲子春正月北條氏康及里見義弘戰于鴻臺大破之初氏康先鋒遠山某富永某爲敵將正木某所敗二將力戰死氏政遣一卒雜敵入其陣還報曰義弘在臺上撿二將首意色甚驕是其可襲也氏康曰然乃勒二軍自臺南北鼓噪而登會日且暮大霧咫尺不可辨氏康手斫三十騎擒正木以下十八將斬首五千級義弘蒼黃厪以身免於是上總安房諸城望風歸降四隣益畏焉

松永久秀弑將軍義輝

毛利元就拔富田城出雲悉平

○秋八月織田信長伐美濃國齋藤龍興於稻葉城將士悉降龍興奔近江後信長徙治稻葉名曰岐阜○八年乙丑夏五月松永久秀弑大將軍義輝時義輝惡久秀專肆密謀除之未發久秀先發襲二條第義輝親出拒之侍衛皆死乃縱火自殺年三十三義輝母藤原氏赴火而死義輝弟二人一曰周暠爲鹿苑寺主一曰覺慶爲一乘院主久秀遣兵誘殺周暠細川藤孝奉覺慶奔近江改名義昭○九年丙寅秋七月毛利元就攻出雲數年至是抜富田城尼子義久降出雲悉平初元就圍富田謀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毋使一人遁已而度糧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元就擇其守將數推天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十年丁卯冬十月松永

國史略初編卷之五　正親町　○六　五車樓梓

三好三黨

武田晴信殺其子義信

足利義榮爲將軍

久秀攻三好康長於東大寺焚而走之時康長與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與久秀相惡○十一月武田晴信殺其子義信義信勇敢善戰將士歸心晴信忌之恐其倣己也晴信因義信盡誅其親信終令義信自殺歸義信妻於駿河今川氏始惡於武田氏○十一年戊辰春二月足利義榮拜征夷大將軍三好義次松永久秀以擁立之功威權頗張○秋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信長先是義昭流寓于外三歲聞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日者大華筮之吉乃決意使使諭信長信長遣將士迎謁館于立正寺供億甚備義昭見信長託以興復信長謹諾之○八月信長遣使招諭六角義賢義賢竟不奉命信長討義賢連戰破之義賢棄觀音寺城遁去諸城皆降獨日野城主

信長入京師號令嚴明秋毫不犯

足利義榮薨

足利義昭爲將軍

輝虎給塩于甲斐

蒲生賢秀固守不下。信長使人說之。乃降。以其子氏鄉爲質。氏鄉年甫十三。信長見而奇之曰。此兒視瞻不凡。必爲奇士。以女妻之。江州悉平。遂奉義昭入京師。號令嚴明。秋毫不犯。居民安堵。進徇攝津。伊丹池田諸城。皆望風降附。○大將軍義榮病薨于富田。○冬十月。三好義次松永久秀乞降。義昭惡其弒逆。欲誅之。信長曰。彼族彌大。不如含弘以收其用兵。義昭乃止。○青山延于曰。久秀之弒逆。罪不容於死。宜肆諸市朝。以正典刑。如奈何惡其彌盛而宥其大罪。何以服天下。而戒將來哉。遂使亂賊之徒不知內懼。卒致禍起蕭墻。變生肘腋。歟亦有所自也。○義昭拜征夷大將軍。義昭賞信長功。任左兵衛佐。封以山城和泉河內攝津近江五國。信長固辭不受。○十一月。關白前久罷。左大臣藤原晴良爲關白。○十二月。武田晴信攻取駿河。今川氏真出奔。遂依北條氏。○大友義鎮伐宗像重繼。毛利元就援之。自是毛利大友搆兵累歲不決。義鎮薙髮稱宗麟。○初甲斐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氏真與北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輝虎聞之。寄書晴信曰。聞氏康氏真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菊池純曰。已聞羅兵。未聞閉塩也。閉塩以北條氏爲唱首。夫閉羅人嘗唾罵。未嘗不惡其負施弃義。不武不勇也。而況閉日用需須。不可一日無之塩。鼓以困其人民。假令晴信是惡。甲斐氏何罪。爲惡其君。因無罪人民。以爲得計。此鄉黨少知義重恥者。唾弃所不爲。而今以堂堂大國之君主。爲此鄙拙庸陋之計。夫氏真昏愚庸劣。固不待論也。獨氏康稱爲知兵者。其所爲如此。安知不爲天下義勇士所毀笑乎哉。上杉輝虎慨然有匡正天下之志。其氣象襟懷。不啻青天白日。尤重然諾。尚氣義。其援村上義清。終始不變其志。可以類推也。吾嘗論輝虎之給塩于甲斐。此泰伯輸粟于晉也。泰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輝虎曰。所爭在弓箭不在米塩。泰伯輸粟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輝虎給塩于甲斐。雖不知其多寡何如。比諸汎舟之役。有過無不及

三好三黨襲將軍義昭

信長修二條第

信長擢拔秀吉護衛京師

必矣。嗚呼。輝虎俠義勇烈。如日月皎然。而與逐父殺子兇暴刻薄之一老賊。終始比肩。不能展驥足而歿。吾竊爲上杉氏惜之。○是歲。上杉輝虎與北條氏康行成。養氏康子景虎爲嗣。○十二年己巳春正月。三好康長。三好康政。岩成左通等。入京師。襲將軍義昭於本國寺。左右皆殊死扞禦。義昭告急岐阜。信長率兵入援。未至而賊散走。○北條氏康將兵四萬至駿河。屯薩埵山。圖納今川氏真。與武田晴信戰克之。○二月。信長修二條第。課畿內及諸國助役。○夏四月。二條第成。大將軍義昭徙治焉。時京師屢歷兵革。　皇宮大壞。信長命修治之。○山縣禎曰。足利氏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兵爭不已。朝廷幕府。如存如亡。誰復知有天子將軍之尊哉。信長佐義昭。以興將府。嘗　皇居。以尊朝廷。使天下復知有天子將軍。其功不亦偉乎。信長始興其規模。實出乎當時群雄之上。○五月。織田信長還部將木下秀吉護衛京師。義昭既徙二條。謂信長曰。爲吾置一將智勇兼備者。以鎮京師。信長曰。諾。將擇以進。衆意擬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三人。至命發。則木下藤吉也。衆大驚。秀吉既拜命。卽日請足利氏裁決京師事。無不立辨。衆譖其自用太過。信長斥不納。○青山延于曰。方天步艱難。群雄雲擾之時。非唯主擇臣。臣亦擇主。故所事得其主。則言聽計從。功成名遂。所事不得其主。則竭忠見疑。抱材見黜。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憤歎也。信長之任用其臣。有才必擧。有功必録。英傑之士。咸得展其智能。秀吉起於寒微。十數年間。列爲諸侯。可謂善擇其主矣。由是觀之。雖有忠義智勇之士。非遇英特之士。安能施其材畧哉。○菊池純曰。英明之主。擧用豪傑之上。弗問門地。非拘族類。從材之高下。器之淺深。任用之。若高帝庸韓信。然後可以一新三軍耳目也。高帝設壇場。人人自以爲得大將。及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當是時。高帝諸將。不知韓信善用兵。擯斥以爲淮陰胯下人夫。淮陰胯下人。而擧以爲大將。進退諸將部署三軍。此一軍所以大驚也。信長撰拔京任。人人以爲非柴田則丹羽。至命發則秀吉。衆大驚。當是時。信長諸臣不知秀吉才畧智謀可大用。擯斥以爲寒微一奴隷。夫寒微一奴隷。而不特出身擧置顯職。裁決諸政。甄別能否。此衆人所以大驚也。夫驚云者。出于耳目未慣熟。耳目而熟矣。又何驚之爲乎。信

尼子遺臣山中幸盛復出雲
幸盛常拜初月終身

長之與高常。爲非常之舉。以驚人之耳目者。雖然慣而熟之也。驚者不足驚。而怪者未足深怪。皆常理至當。勢不得不然而然焉耳。曷足深驚乎哉。○德川家康攻遠江克之。今川氏真奔小田原。初家康與武田晴信修好。約曰。君徇駿州。則我略遠州。請以大井河爲界。晴信許之。家康攻氏真於懸川。至是拔之。○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復出雲。幸盛出雲人。稱甚次郎。後更稱鹿之介。膂力絶倫。力兼十夫。胄裝爲朏形。成在月初。因拜月禱曰。願不出三旬。以勇名聞。未幾從尼子晴久子義久。入伯耆攻小高城主山名氏。獲其驍將菊池音八。時年十六。由是名聞隣國。後常拜初月。以終身云。義久之亡也。時經久之孫勝久爲東福寺僧。幸盛說以起兵。畜髮爲主。會毛利元就與大友義鎭搆兵。幸盛乘隙奉勝久入出雲。得兵三千。復新山末次諸城。旬日間累

北畠具教以信長子信雄爲嗣
元龜元年
淺井長政稱兵應義景

拔十五城。於是備前備後美作皆應勝久。軍勢大振。○秋八月。織田信長伐伊勢。取安香城。國司北畠具教保大河内城。信長進圍之。具教距守累月。城中糧盡。請行成。以信長子信雄爲嗣。信長許之。乃令撤保郭。毀關𨷻征。以便商旅。使信雄冒姓北畠。居大河内。食十萬石。三子信孝爲神戸氏後。居神戸城。食五萬石。信雄幼字茶筅。信孝幼字三七。皆庶出也。○元龜元年庚午夏四月。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稱兵近江。應義景。長政爲小谷城主。信長妹婿也。信長得報不信。警聞益至。信長乃欲自若狹入京師。恐義景追躡。木下秀吉自請留備。信長壯而許之。而引兵西。德川家康爲殿。至朽木谷。朽木元綱率兵而迎。送至京師。○五月。信長自京歸濃。以

姉川之役
家康少不喜混戰

蒲生賢秀爲鄕導。由千種路。六角義賢使善銃者杉谷善住伏山木中。狙擊信長。過連發二丸。中其衣袖。從兵愕。欲索之。信長不許。○六月。德川家康援信長。與義景長政戰于姉川。大破之。初信長攻長政于横山城。城將告急。長政乞援於義景。義景使族景健先往合兵二萬餘騎。軍于大寄山。信長夜望大寄山峰。宿有諸將指示曰。北軍炬火徹宵。是將乘曉襲我也。乃下令勒軍爲十三隊。信長兵三萬五千。家康兵五千。陣于龍鼻。長政兵八千。景健兵一萬五千。陣于大崎。信長議戰。家康曰。僕年少不喜混戰。願當一面。信長曰。然則當長政。顧公兵寡矣。我當分兵援之。乃使稻葉通朝從。因取一槍贈家康曰。相傳是爲鎭西八郎[illegible][illegible]。公源氏裔胄。請朝其以此指麾。家康喜而受之。於

信長深憎長政
欲并心焉

是分兵爲四。酒井忠次等爲前鋒。石川數正等爲次隊。家康自爲中軍。榊原康政本多廣孝爲左右翼。稻葉通朝爲後拒。且日。長政自東。景健自西。來至姉川。信長又使人來謂曰。吾深憎長政。欲并心焉。願公當景健。家康曰。諾。忠次諫曰。我所嚮已定。乃易之。部伍必亂。家康曰。西衆而強。東寡而弱。舍東取西。吾所願已。乃引兵而西。與景健夾姉川而陣。景健縱兵百餘先濟水。本多忠勝在中軍。逆戰卻之。景健以全軍進。我前鋒敗。次隊承之。戰于河中。敵先鋒奮戰。直逼我麾下。麾下將士拒戰不決。家康怒。奮槍指麾。縱左右翼夾擊。大破之。顧見信長軍敗。沿川而東。與後拒俱擊長政。又大破之。追北至大寄而還。是日敵驍將眞柄直隆。止而殿。怒髮悉磔。呼曰。欲死者來戰。大刀八尺。一揮斃數

鬼真柄

人。遂力戰歿。世呼曰鬼真柄。遠藤直繼將刺信長。僞獻首級。提甲首馳突入麾下。未及十步。覺而見獲。信長大賞家康功曰。以

武門棟梁

武門棟梁。○菊池純曰。予嘗聞參河國寶藏寺。藏德川氏奕世舊物。一日詣寺。請僧觀之。蓋東照公幼時習字讀書之處。其甲冑弓刀。以至於筆研圖書之比。皆手澤所存。中有白麻襯衣。背署六字。竺諦。蓋眞見寺僧大原之所書。大原者。公幼時讀書之師。而襯衣則姉川之役所用。以馳騁云。予拜而觀之。流汗淋漓之痕。隱然可見。當時六月盛暑苦戰。不問可知也。為之臣子者。坐享成業。不知百戰創痍流汗淋漓於其間。則天地一罪人耳。吾知其不可免也。○初長政與信長婚。信長來見長政。饗禮甚恭。其部將遠藤直繼見信長侍衛甚

遠藤直繼欲刺信長。長政不聽

少。還白長政曰。信長雄才絕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今因其無備。圖之。臣一人足以辦之。然後君舉兵。岐阜可一舉而定也。長政不從。直繼恨其失機。及是潛入信長軍。欲刺信長。為麾下所殺。○青山延于曰。直繼之料信長。有先見之明。然而專斷之計。未為得也。若是時長政之令言要

非素有纖芥之恨。徒忌其聰明驍之於禹狙之間。天下之人。孰能與之哉。且英雄之生。自有定數。以張良之智。不能逞志於博浪。范增之勇。不決意於鴻門。直繼之策。安保萬全哉。長政之不從。亦足以觀其偉度矣。○秋九月。信長攻三好三黨於攝津。一向僧徒以大阪應賊。信長遣佐佐成政赴拒。而自繼之。成政苦戰。將領多死。淺井長政。朝倉義景。時之追躡南上。信長還擊。棲之於叡山。遣使說山僧曰。汝等能捨彼而助我。則他日使汝寺封如故。否則他日必縱火赭山。鏖殺僧徒。不釋一人。僧徒弗聽。○冬十月。北條氏康卒。年五十八。子氏政

北條氏康卒

嗣。氏康智勇絕倫。馭下寬緩。能得衆心。常用心於政治。關東諸國倚以安焉。○十二月。信長與義景長政和。各解兵歸國。○二

毛利元就卒

年辛未夏六月。毛利元就卒。年七十五。孫輝元嗣。元就幼而警敏。有大志。嘗詣嚴嶋社。及歸。問從者曰。汝亦有祈乎。曰。祈我郎

元就幼有大志

君主安藝而已。元就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後果領十州。元就有八子。長隆元。蚤卒。生輝元。次元春。次隆景。尤有才畧。竝輔輝元。○先是元春在出雲。得訃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勦敵。以慰先君之靈也。乃攻末

幸盛僞疾自厠中逃

石新山。幸盛出降。僞疾自厠中逃。勝久棄城。遁匿京師。幸盛乃從勝久歸織田信長。○秋九月。信長縱火叡山。執僧徒。併其所

信長火叡山

畜婦女童幼。悉斬之。惡其黨淺井朝倉也。○是歲。皇宮成。舉缺典。續常職。蠲關征。弛徭役。由是商旅相通。天下大悅。所以終朝命也。○山縣禎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舉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發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稅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

○三年壬申春三月。信長營邸第於京師。○冬十二月。武田晴信將兵入遠江。德川家康邀戰于三形原。全軍大敗。尾將平手

三形原之役

汎秀死之。先是。參河諸城多陷。士民叛降。悉應晴信。欲襲岡崎。家康出陣于吉田。遣兵擊晴信將山縣昌景。走之。信長聞家康與晴信交兵。甚危之。而不敢來援。使人來言曰。聞晴信數侵貴國。某當赴援。以報去歲之勞。而以西事殷。未之果也。顧濱松當敵衝。宜避徙岡崎。家康謝曰。某請徐計之。使者出。家康笑謂近

吾而去此當蹋折刀劍不復用焉

臣曰。吾而去此。當蹋折刀劍。不復用焉。晴信何足畏哉。是月。晴信將兵三萬餘來侵。拔韉飯田二城。陣于袋井。見附內藤信成。大久保忠世將四千人至西島。與晴信遇。晴信曰。敵兵輕出。勿使一人還。麾兵來逼。信成曰。濱松八千之兵。其半在於此。而衆

截蜻蛉　鹿角冑

寡不敵一敗塗地也何以再戰乃退家康聞前鋒危自出陣馬籠使本多忠勝率精騎往援之忠勝至一言坂信成等欲退甲斐兵尾之結而不解忠勝善用槍所愛一槍名曰截蜻蛉於是忠勝戴鹿角冑提截蜻蛉單騎馳入兩軍之間兩軍乃開終收兵而退命卒積薪坂頭而伏銃其側甲斐兵至銃發火起甲人不能復尾已而晴信合兵逼濱松濱松諸將勸請援於織田氏家康不欲之諸將曰信長富五倍於我而連請我援今而一請何不可也家康從之信長乃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等來援相持踰月十二月晴信進軍三方原縱火濱松城外家康怒欲

入入我室蹴我枕

出擊之信盛牽衣固諫家康曰入入我室蹴我枕猶有臥而不較者哉諸將固諫而止二十二日家康出陣三形原日已晡分

晴信鼓軍徐進山岳爲震

兵八千爲九隊遣鳥居忠廣往覘甲師返報曰晴信返軍而來陣堅勢鋭戰必不利請速收兵家康不聽命大久保忠佐等往挑戰與石川數正本多忠勝共擊甲將小山田昌行走之家康以麾下擊山縣昌景亦走之追北而進勝頼與馬場信房自傍進逼我麾下昌景昌行皆返之晴信自縱奇兵横擊參軍軍亂晴信乃鼓全軍而徐進山岳爲震參師終大敗信盛走汎秀死家康切齒口出沫厲聲返擊成瀬正義鳥居忠廣等死者九二百餘人甲師益逼家康自度不脱欲返決死士多喪馬歩從夏目正吉在濱松聞急馳至諫曰勝敗常事耳此非大將授命之日君第速走臣請代焉乃扣其馬南向以槍鐓策馬馬走正吉自奮槍拒戰而死家康得間而走遂得達城一城聞敗大擾高

閉諸門篝火

木廣正得一兜首而還家康命賞之刀鋒衄曰兩軍鬪亂吾獲晴信兵殺乃定時已昏或請闔門家康曰後者安歸且示敵怯非計也命開諸門篝火而自飽食酣睡鼻息如雷甲師追北逼城見門開恐其有伏兵不敢入家康召諸將議守禦忠世曰甲人新勝當挫其鋒以振我軍氣家康然之收城内銃手得十六人以忠世將之五更登犀崖亂射甲斐營營亂多陷谷死晴信

家康兵何強項

曰家康兵何強項也家康上城樓望甲斐軍顧富永某曰汝以爲敵去留何如對曰軍無輜重竈不見烟是必去矣明日晴信

北首者俯南首者仰

果去陣刑部馬場信房謂之曰臣撿敵屍北首者俯南首者仰可以見家康訓練矣○中井積善曰武田氏用兵驍騎士駕馭群傑呑噬四隣天下號爲强國我東照公挾英特之資角以智力之末宜乎其梗棘難進而北啓也三原之役不耐一時之忿輕挑勍敵加以援師之畏軍覆没特頼群臣忠武致身之烈得挺身而還雖足以見平日得士心之效而事亦殆矣哉夫輸贏兵家之恒而東照公終身數十百戰摧剛挫鋭往往如振落其大敗輿尸唯此一役是役諺所謂胡孫墜樹空海謬筆者未足深病我東照公也

晴信怒信長之畔盟送汎秀首於信長讓而絶之信長猶分疏

天正元年

不已○天正元年癸酉春正月將軍義昭賜書晴信使與信長平晴信不聽數詐罪狀信長信長亦詐晴信自是二國交惡○

野田之役

是月晴信引兵攻野田菅沼定盈與援將松平忠正堅守旣而外城陥乃退保内城家康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城中有善

村松芳休上樓吹笛

笛者村松芳休芳休夜上樓吹笛甲人來城外聽之標竿而去鳥居參左者善銃明日晨起見之曰聞晴信喜音得非是乎審定準安銃逮夜使芳休復吹笛甲人復來聽銃發墮一騎且日敵中傳言晴信有疾來諭致城定盈忠正請出城自殺以免士

武田晴信卒

作空頭花押數百紙

晴信欲屍于石槨沈之湖中

卒晴信許之比出城伏起被虜囚于長篠誘降之二人不屈初奧平道文等置質於濱松而叛降甲斐於是請歸二人以易其質晴信乃使人來言家康許之嘉二人守節加其采邑○二月將軍義昭忌信長威名竊欲圖之募兵城于石山堅田信長遣兵攻拔之○三月信長自將至大津細川藤孝荒木村重迎降乃進入京師觀兵請和義昭弗聽乃圍二條城義昭窮蹙求成信長許之遂班師豫料和議復敗使丹羽長秀造戰艦數十以備湖上先是信長病義昭多失行上書諫其十七事義昭弗納遂相嫌隙○夏四月武田晴信卒年五十三初晴信欲略遠參二國觀兵京畿會罹疾不果遺命曰我死之後宜深秘喪諸國聞我病不審其死必不來侵吾豫具空頭花押數百紙以備書問且信綱容貌肖我有問病者乃令信綱暮夜接見之言畢而死以子勝頼嘗承諏訪氏後擬勝頼子信勝爲嫡子權主國事晴信自知取怨多懼丘墓爲人發掘乃命造石槨擐甲以斂密沈諏訪湖中其防患周密如此既而四隣頗聞晴信死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輝虎輝虎方食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青山延于曰武田晴信以悖逆得國成虐不道敢怨四方恐身死之後敵國來侵故諛謐百端以欺天下而不知其子之不肖不足以幹父蠱境土未乾而闔族夷滅宗社亡墟良有以也○山縣禎曰世之言兵者於甲越二家欽慕艷稱無所軒輊於其間矣昔者周末貴覇功世以齊桓晉文並稱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正譎二字定其軒輊余亦曰甲譎而越正信玄狡狼之行比之於謙信固有逕庭矣雖然是猶彼善於此耳謙信亦豈純乎正者哉若泊純曰晴信欲屍於石槨沈諏訪湖中其防患避禍與曹操設七十二疑冢不令人知其所在姦雄所施設如出一手然槨屍未冷宗社遂屬防蔽雖周亦何益哉○秋七月將軍義昭復舉兵據宇治眞木嶋報至岐阜信長即起直馳至澤山乘其兵艦直前入京師縱火呼譟義昭兵悉潰京師人大驚曰織田公豈飛來邪進圍二條第戍兵盡降轉攻眞木嶋義昭請降信長徙之河内義昭走紀伊○詔削其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蠲戸租免徭役○八月信長擊淺井長政於月瀬破之朝倉義景自將來援會燒尾城主淺井對馬以城降所在響應義景遁還信長追擊至越前誘降其族景鏡景鏡迫義景使自殺持首出降信長使人齎義景首梟之京師是役獲齋藤龍興初龍興奔攝津黨三好氏後屬義景至是戰死信長還圍小谷城長政送其妻及三女子於信長奮戰而死年二十九以其地賜秀吉爲小谷城主○九月信長使柴田勝家攻鯰江降六角義弼獲杉谷善住生埋之地以竹鋸鋸其首○冬十一月信長遣佐久間信盛擊三好義繼滅之於是淺井朝倉六角三好氏皆滅近畿悉平○賴襄曰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折者極矣百戰之餘英雄之才輩出最成强大者五氏毛利氏在西武田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氏居中其土境兵力莫大相過獨織田氏以爲纔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師號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號令四方足利氏之所以成覇也及其衰且亂也徒存其名莫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嚮猶在於此是以東國群雄其志無不欲樹幟耀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絶非多經入國不可達地勢不便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襟喉故塞他人入京之路而已先入京既入京矣以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禦不惟以其才過人也地利便也○二年甲戌春正月近畿諸將盡賀正于岐阜信長賜之酒酒三行謂衆曰我有佳肴請侑飲焉令左右取一函來置之坐上衆屬目焉信長手開其蓋則義景長政首也塗以金粉諸將皆笑曰有此

信長代足利氏

義景自殺

淺井氏滅

竹鋸鋸善住首

國史略初編卷之五　正親町　○十六　五車樓梓

髑髏杯好下物

好下物何辭滿酌也信長曰吾經略京畿爲二患所礙數年矣卿等爲吾積勞累苦以得致誅斃因各賜刀劍摑驩而罷〇三月信長入朝叙從三位任參議奏請截東大寺黄熟香一寸八分而三分之自取其一分賜其二於諸將〇秋七月信長討長嶋賊平之使瀧川一益守長嶋城〇九月上杉輝虎將兵三萬入加賀屠金澤移兵攻七尾取能登乃休兵二日屬十三夕月色明朗輝虎置酒軍中會諸將士酒酣自作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令將士善歌詩者皆和之遂爲政國中而還〇先是武田勝頼出美濃陷諸城攻拔高天神歸宴將士高坂昌信等相謂曰武田氏之滅兆於此宴矣因説曰主公伍勝伐功踈棄諸將不用其

分賜名香於諸將

十三夕輝虎賦詩賞月

武田氏之滅兆此宴矣

言不亡何待勝頼不懌而罷〇三年乙亥春正月信長命吏治道路造津梁觸關征弛徭役〇夏五月武田勝頼大舉圍長篠累月城將奧平信昌堅壁拒守城中食盡勝頼益修攻具環壍柵攻擊連晝夜信昌謂其衆曰孰能出促援兵者鳥居勝高素倔强稱强右衛門進曰臣請往矣信昌許之夜縋而出至家康營致信昌命曰城兵未疲鉛硝亦具所欠者糧耳不急救之則信昌自殺以免士卒家康召見慰勞之曰信長既在途吾亦將以明日出因留勝高自從辭曰城中延頸遲報臣不忍留也即夜馳歸將踰柵入城爲邏兵所執勝頼命解縛諭之曰汝往語城兵信長家康不能來宜速出降也則吾厚賞汝矣勝高曰諾乃使甲士十餘人露刃擁之至于城下勝高仰城大呼曰諸君

長篠之役

鳥居勝高大呼報援軍來

努力大兵來援不出三日言未畢刄叢而死〇安積覺曰鳥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漢閻温之於馬超東晉周崎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杲皆及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温爲超所殺崎爲魏人所殺仁杲埋感至膝馳騎射殺勝高爲勝頼所磔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取義勝頼之路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丈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父子之將畧亦可以槪見矣既而信長家康來援勝頼欲戰部將馬場氏勝内藤昌豐等固諫之長坂調閑跡部勝資勸之戰勝頼從之信長下令爲柵于軍前乃抽諸隊銃手得三千曰勝頼恃勇無謀吾沮之以柵銃斃之彼即馳至勿遽發銃及其已逼毎千迭發自率司銃五人出柵十町發巨銃于敵中挑戰而退甲軍競進破柵一層我銃齊發山縣昌景中丸死真田則幸土屋直村破柵而進則幸直村亦

銃手三千爲柵于軍前

中丸死甲軍大敗先是德川部將酒井忠次進間道出敵背襲鳶巢壘縱火敵營以褫其氣之策信長佯而叱之陰用其計即遣忠次至是鳶巢火起甲軍顧而擾動當是時信長前軍走入柵内柵殆破家康馳騎告信長曰公令諸隊齊發銃我軍用槍横擊可以克也信長傳令本多忠勝鳥居元忠等攢槍接戰甲斐諸軍遂大潰信昌伊昌出長篠夾擊幾獲勝頼勝頼僅免是日自卯至午戰凡五十八合斬首一萬餘級武田氏宿將精兵畧殲於此家康見信昌賞其堅守加賜釆邑遂大賞將士信長稱勝高之忠烈厚禮葬焉〇中井積善曰甲候驕盈覆轍一敗塗地亡論已誌在居曰長篠之地十入甲境向使甲候收兵而還敗去而後出救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張於奔命而甲當有餘力三舉之後長篠可不血刄而收乃與封之於銃撚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貫禍失策最甚曰然矣未也其京積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詎莫救於其

諸隊發銃横槍横擊

武田氏宿將精兵畧盡

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爲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惜於彼而鑒於此也○菊池純曰自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上下古今數百千年之間其用兵者斗量車掃不可勝悉舉而其恇怯狡黠未見如長篠之戰也其暴馮無謀又未見如長篠之戰也何謂恇怯狡黠曰織田右府是也何謂暴馮無謀曰武田勝賴是也夫右府怖信玄不惟雷霆鬼神故當其在時卑辭厚禮仰其鼻息之不暇令德川氏當其東面若已不關其事者若三形原之戰德川屢乞援而右府竣巡狐疑不決使命往復不得已遣一將援之上下古今其恇怯有如斯者邪曰無有也至戰于長篠其所畏怖如雷霆鬼神者既已即世其子勝賴暴悍剛愎不恤其下將士離心右府諜而知之乃鑿濠結柵銃手三千從柵內壓之上下古今其狡黠有如此者邪曰無有也甲斐將卒皆勇敢善戰如進而死惽退而生故其親臣宿將盡斃於濱死下上下古今其暴馮有如斯者邪曰無有也以無有之恇怯狡黠無有之暴馮竟長驅覆其巢屈吾故曰自黃帝涿鹿之戰上下古今其恇怯狡黠未見如長篠之戰也其暴馮無謀未見如長篠之戰也或曰勝賴雖暴馮無謀親臣宿將自有在然而莫一言爭之者以取此敗歟豈由甲斐無人邪曰何謂无人乎蓋長坂跡部二嬖有激之也初戰未合也信房昌景諸將皆諫曰敵衆新來不可當獨二嬖奮曰一戰夷二嬖在於今日勿聽老怯計二人怒曰老怯者能死夫伊其宿將親臣憤懣切齒欲速戰死吾見其不戰而敗焉耳致爲先爾

注冒進弗顧也擐槍叢刺洞腋弗辭也要在踐其能死之言而已不然甲斐君臣居常枕籍韜畧講習有素訓練不懈其勝敗之機一瞬瞭然固所慣熟然而爲斯暴馮無謀之戰輒一敗塗地使恇怯狡黠之一吉法師得其志吁天也歟○秋七月信長入朝奏請以木下秀吉爲筑前守明智光秀爲日向守。

秀吉改姓羽柴稱筑前守

秀吉慕丹羽長秀柴田勝家威名改氏羽柴○八月朝倉氏餘黨據越前加賀諸城應大阪賊信長親將討平之○冬十月大阪賊納降信長度其難猝殲許之○十一月信長入朝拜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信忠爲秋田城介○四年丙子春正月信

信長徙治安土起天主閣

長徙治安土起天主閣閣凡七層高七丈布邸第于山下留嫡子信忠守岐阜以備武田氏○夏四月信長入朝　詔修二條城爲館及成獻之皇子誠仁親王是月大阪賊復叛初信長諭本願寺光佐納石山城光佐不聽信長怒討之不克尋親將兵

大破之○冬十一月信長入朝敘正三位拜內大臣○信長殺伊勢國司北畠具教初具教養信雄爲嗣既而悔之與武田晴信通謀潛圖信長信長由是與具教有隙至是殺具教并其二子家族幽之北畠氏顯能以後凡九世而亡○是歲足利義昭

北畠氏亡

自紀伊至備後依毛利氏自是織田毛利有隙構兵○五年丁丑春三月信長討紀伊雜賀賊降之初本願寺光佐使誘雜賀民作亂信長使信忠等討之賊徒望風潰去賊首雜賀重次等出降信長凱旋○冬十月松永久秀叛應大阪據志貴城信長令信忠討之初久秀之降信長衆中辱之曰此夫爲人所難爲

久秀爲人所難爲者三

者三弒公方一也叛三好氏二也燔大佛殿三也久秀慚恚銜之久秀有茶鐺名平蛛信長欲得之久秀靳不獻至是與諸將

俱戍大阪遂叛去據志貴城信長乃令信忠將數萬騎討之信忠與諸將圍志貴久秀潛遣使與雜賀大阪約期夾攻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捕獻之信忠乃與信盛謀遣兵數百於志貴僞雜賀援兵夜至城門門開而入信忠急攻之信盛兵在

久秀抱所愛茶鐺焚死

內鼓譟應之城中驚擾久秀登天主閣縱火抱所愛茶鐺自焚死其子久通以下皆被誅捕此役筒井順慶最有功信長賜之大和○信長賜播磨於羽柴秀吉以圖毛利輝元○十一月信長任右大臣信忠任左近衛權中將○信長遣羽柴秀吉西伐入播磨拔佐用上月二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毛利氏○六年戊寅春三月別所長治叛據三木城附毛利氏羽柴秀吉移

上杉輝虎卒

兵討之○是月上杉輝虎卒先是輝虎遺書信長曰公數與識

甸敵樂戰未觀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五日聊擧八州之
卒西上相見乃大徵兵先發二日疾作不起年四十九姪景勝
與養子景虎爭立相攻遂殺景虎菊池純曰甲之於越則宿仇也越之於甲亦舊怨也以舊怨與宿仇接壤勢弗得不戰夫兩狼爭肉雖傷而雖斃勢一也而甲之與越屢戰于川中嶋連年攻擊急其士臣嘗其鋒鏑一勝一敗未嘗少挫其兵力後壓出一力士決其勝敗割地請和不以結其局吾甚惑焉既而獲其兵益甲越對壘百戰不撓至其俗傷而斃者外相攻擊而內險阨之爲耳何以阨之曰有所惧也何惧焉曰惧四鄰之敵乎當是之時英雄豪傑各割據方隅迭相吞噬以爭雄長者無國無之一國皆而一國與焉前狼斃而後虎進焉自非恭夷滅之吾知其不能食而自此謙信蓋以謂武田氏兵尤精而國尤強天下豪傑所畏服捍其東面敵使我莫東顧之患者莫武田氏若也武田氏能扼東面咽喉雖有織田北條今川之勁敵不能踰國而窺其疆也我因以用兵於北地徇賀能累與羽越迫鞅鞨庸愼果是越之所企望也信玄蓋以謂謙信用兵電掣雷擊中者悉碎擊者悉靡關左群雄皆所震懼扞其北面敵使我莫北顧之害者莫謙信氏若也謙信既當北面要衝雖有最上佐竹伊達之諸豪不能長驅而侵其國也我因以遊騎遠略美濃建幟于京畿挾天子號

令諸侯是甲之所願欲也故甲之斃則非越之利越之亡亦甲之所不欲是其所以輔車相依內陰庇之也曰果知其說何不相共連和休兵息民混圖天下也曰是其所以爲宿仇深怨也且夫兵休則備懈備懈則士偷士偷則國弱弱而偷此甲越二氏所深憂故其連年攻擊不少休戰者則相與警誡之意非相吞噬也曰甲越相阨豈有據乎曰有焉相之閉塩也甲人困焉謙信爲遣塩濟之擧世皆稱其高誼予獨以爲此其所以爲已非所以爲甲也何則甲之困塩則斂其力而憊之也吾安得坐而視之邪一可据也謙信方食聞信玄訃舍箸歎曰失吾好敵手兵因潸然流涕世皆服其義勇予獨以爲此其爲已之最較著者何則信玄一瞑此失東面寄也東面失寄不可專圖北方東討西伐國將從是多事故其舍箸而流涕非獨悲其死歎吝亡而南將寒也二可据也其業已有二可据越之庇甲豈非彰彰易識也邪甲之報越亦可推知也否則其給塩舍箸一歎一泣一顰一疵雖骨肉之親所不敢迨焉曷有於宿仇深怨之一兇䵝也歟○夏四月關白晴良罷○
羽柴秀吉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毛利輝元使吉川元春小早
川隆景將兵五萬圍之○六月秀吉與元春隆景戰敗績退保
書寫山○秋七月元春陷上月城勝久自殺臨死賜幸盛佩刀

（上月城陷 勝久自殺）

而訣且曰勿死後事唯耤汝幸盛泣曰死臣分耳臣死誰爲我
君報仇者乃復詐乞降欲赴安藝謁恩因伺其間路出備中阿
部毛利氏覺其有異志使人殺之阿部川上死時尚殺傷數人
時年三十四幸盛長身傀偉其怒鬚髯悉張殺者以爲異剔之
傳觀試以鬚莖刺窓紙銳利如鍼岡田僑曰山中幸盛之起兵也世或擬之伍子胥張子房子胥借吳以覆楚子房借漢以斃秦雖所行不同皆能得爲己所欲爲而幸盛獨不得遂其志豈時勢有難易哉敗不可預期邪余獨嘆幸盛遇尼子衰亡之時在富田圍城中盡守禦之術百敗不挫城陷後猶謀燃餘燼以復尼子氏奔走但因播備之間流離顚沛死而後已雖事不成其忠節固當不愧二人也○冬十一月荒木村重叛據伊
丹信長親將討之不克村重素以豪雄聞義昭之變首應信長
迎謁于大津面貌甚偉信長大喜會有獻饅頭者信長拔佩刀
貫饅頭于鋒以啗村重村重進開口受之信長笑曰好男子攝

（山中幸盛被殺）（荒木村重叛據伊丹）

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於是命攻和田惟政于芥川城榜賞格
曰獲主將者予萬金獲裨將者千金獲士卒者百金村重將中
川清秀熟視之以墨勾其首條觀者無測其意既而惟政曉出
城雜士卒脩守備清秀伏濠側跳出斬其首信長乃賞清秀以
萬金以和田氏邑盡賜村重至是爲明智光秀所讒遂叛應毛
利氏秀吉往見信長曰臣識村重非叛者也是必有故臣請說
降之乃輕裝赴伊丹面諭村重村重謝曰織田公豈終釋然於
我哉秀吉泣別而出伊丹人請殺之村重曰彼肯輕身來此殺
之不義秀吉更遣黑田孝高說之村重囚之孝高不屈信長築
長圍令池田信輝等守之而還○菊池純曰信義不可一日廢固也故一部論語開口先說信義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曾參亦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宜乎信義不可不重也荒木村重魁傑不群特一武夫之

（信長榜賞格三條）（秀吉輕裝面諭村重）

雄耳其襟度快濶世以區區小事至怨且叛者乎其叛實出於光秀讒之秀吉能知其然故單身輕裝接以信義面諭再三使村重感泣又以信義遇之其知殺之非義村重之重義秀吉之守信皆戰國所稀見豈可不嘉獎乎哉今讒人光秀聞二人風安得不愧死乎哉而畢生不覺悲夫○高山友祥據高槻城以應村重友祥素信

信長諭天教宗徒降友祥

天教信長召其徒諭之曰我創建斯宗宗徒宜仕我無貳心也然篤信其教如友祥者反與叛臣何也是汝等教導無素也若不速歸順則毀寺廢宗宗徒大怖急說降之信長大喜益弘其教○

大友義鎭與島津氏戰敗績

大友義鎭與島津義久戰于耳川敗績初義鎭領九州探題蠶食七國威振鎭西驕肆益甚又好天教毀神祠佛寺衆心離叛民皆思亂至是龍造寺隆信徇肥前筑後義鎭將士多屬焉聲勢大振○十二月左大臣藤原兼孝爲關白內基爲左大臣○是歲浮田直家與毛利氏絶送款織田氏初直家心持兩

元長欲誅直家以無證左而止

端藝師之出稱疾不會聞江師滋至乃發間使送款於織田氏及江師退上月陷稱疾愈來賀捷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即席誅之隆景曰彼無證而釁不可從我啓焉乃止直家享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轡少主未能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且日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直家祖父曰和泉守能家能家仕浦上村宗嘗爲其老爲村豐後所殺能家子興家爲人無慧亡匿備中寄食農家爲牛卒生三男長曰直家天文中興家死直家時年八歳深沈有大志比十一歳佯愚自晦嘗紿其母母見泣曰令汝常人乎宜當自主公圖其出身生而庸愚如斯豈非天乎直家從容前席附其耳曰兒豈實愚者乎兒而少有才不恃大事無就了母不知其死處因告以爲村某殺其祖父之事扼腕流涕欲報仇母驚喜乃干仕於浦上宗景宗景收之其使臣稱三郎左衛門先是沼城主中山備中與宗景有隙宗景欲除之謀之直家直家許諾因請併誅爲村報祖父仇宗景聽之直家乃放鷹于野外數請沼城與備中聽謀宗景曰謀成矣事若遂即舉火于天神山公宜遣使於島村告之曰備中有異圖令直家討之汝何不疾赴而援之雖以老華島村不戰深慮其赴援必矣臣預逆之其路騈而殪之嗟乎可致也剋日俟之直家放鷹再請備中日夕置酒讙如平生備中醉臥直家請宿於城中詷其無人窃殺備中大呼曰事成矣何不速出應之宗景兵伏匿于城下者爭起應之殺傷無算即舉火報捷爲村不知爲其所紿策馬赴之進至沼城城已陷爲村疑懼直家麾兵斬之手斬爲村從兵奔潰爭降之直家一舉誅二兇威名大彰最初元常據龍口通款於毛利氏直家欲圖之城負阻帶河堅不可拔直家有親臣曰岡鄕介沈勇美姿儀直家知其可用授以秘計佯怒曰鄕介已狀我欲得而并心遣人捕之鄕介先遁直家益怒索之不獲鄕介遁赴于備中見丐女於途愍懇之曰母氏久濶何其落托憔悴一至於此兒切離膝下十數年於此音問耗絶久不來聽音不料子母會見有今日之喜歔欷流涕握手相泣丐女驚怪不知其何謂遂携手歸家既而鄕介委贄金山寺城主鈴木豐前納丐女爲贊呼以其母豐前有良馬鄕介攘而騎之圍人誰何鄕介陽爲不聞疾馳去豐前嗔令人追之不及鄕介走至龍口謁元常曰僕逝仕于豐前氏者豐前信讒處僕以死故逃走歸君明公仁恕幸見舍置願得竭尺寸元常納之豐前怒爲其所賣出丐女磔之城下鄕介切齒踊躍欲爲母報仇元常益信任元常嘗設便室於城北

隅暇則居之鄕介知之刺而殺之挈首而遁追兵沓至不及而還鄕介纔得脫虎口獻首直家直家嗟賞厚報之○七年己卯春二月信長至京師賞孝子宗運賜米百斛復之終身

淨土僧與法華僧論難安土

○夏四月信長還安土召法華僧日光淨土僧靈譽論難日光辭屈不能答褫僧衣逐之初安土人大脇傳助等崇信法華惡靈譽請信長召日光論難信長惡其生事遂誅之○六月信長令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招降國主秦秀治秀治不肯光秀遣

光秀以母爲質

母爲質秀治與弟秀尚來見光秀伏甲禽之檻送安土信長磔殺之丹波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以丹波賜光秀治龜山○山縣禎曰光秀兇逆弑君他日竹槍之誅天假手於土寇而至于闔族夷滅無噍類其得誅死雖或似晚天之報應不爽蓋亦嚴矣○秋九月伊丹受圍日久外援不至糧食且竭村重乃留將士守城與左右數騎夜出奔尼崎○冬十月瀧川一益諭伊丹城將

伊丹城降

曰汝主棄城遁去欲爲誰守之不如速降也十一月主將某乞降曰願獻尼崎花隈二城爲妻子請命一益許之二城拒弗納乃散走信長命磔其孥于尼崎以示二城兵男女少長死者百二十人以攝津賜池田信輝攻華隈終拔之孝高乃得歸○八年庚辰春正月羽柴秀吉拔三木城斬主將別所長治尋盡定播磨徇下但馬備前諸城徙治姫路○三月詔大阪僧徒與

詔大阪僧徒與信長和

信長和信長亦遣使諭之僧光佐聚徒屬議之其老下間刑部等皆贊其降光佐從之散遣其衆遜于紀伊鷺森留子光壽致大阪○秋八月信長至大阪以書數佐久間信盛之翫寇殖利五歲之戍無功信盛弗能答削髮遁于高野○九年辛巳夏四月關白兼孝罷左大臣藤原内基代之○秋七月武田勝頼城

勝頼城于韮崎號曰新府

于韮崎號曰新府先是宍山信良説勝頼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今與尾參交兵又與氏政搆隙三國合謀來擊勢不可支不若城險要以保之勝頼從之遂城新府徙治焉○中井積善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呉沈尹戌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呉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善哉言矣余也爲甲亦云○冬十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城絶其糧道城中食盡吉川元春以六千人援之馳至伯耆則城已

鳥取城陷

陷兵秀吉欲誅國人免守將吉川經家經家不聽自殺以免其兵○宍山信良勝頼姊夫也勝頼約以女妻其子武田信豐賂長坂調閑跡部勝資爲其子求婚勝頼從之信良以是怨勝頼密送欵織田氏木曾義昌爲勝頼妹婿苦甲人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信長求任子義昌乃送質信長悦遂戒師期勝頼聞

義昌叛使武田信豐擊之義昌逆擊破之於鳥居嶺○十年壬午春正月信長新伊勢神宮舊制神宮毎二十年改造弘安以後其禮廢絶至是信長始改造焉○是月浮田直家卒秀吉爲請信長令其子秀家嗣○二月前關白前久爲太政大臣○信

信長伐武田勝頼

長與信忠將兵十二萬伐武田勝頼徳川家康與北條氏政大擧應之信忠先進軍桔梗原勝頼在諏訪日會諸將議戰守城昌茂請假兵五千爲先鋒使真田昌幸等繼之勝頼問之長坂

少年者所言不可用

調閑等調閑沮之曰少年者所言不可用也○菊池純曰先是長篠之役調閑勝資拒諸將諫曰勿聽老怯計今又曰少年所言不可用既已拒老者計又不用少年言所用果何爲者姦臣誤國率皆如斯而勝頼一從之不能辨其可否其暗愚寧庸誠可哂哉阿部忠高亦曰敵離而不整我夜潛兵襲而破之必得大捷調閑不許已而信良叛降徳川氏駿河

諸城皆解走信忠進陷信濃諸城諏訪軍潰在者僅三千勝頼乃走歸新府壘壁未成三月信忠入甲斐圍高遠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辰固守信忠誘降不聽信忠怒攻之昌辰力戰數出狙擊信忠不克城遂陷信盛昌辰死之於是敵兵四面來

勝頼走入天目山

薄勝頼欲從避之嫡子信勝慷慨曰事已至此去將何之與其遁逃受辱曷若枕城而死勝頼嘿然不知所出乃走入天目山兵纔四十人土屋昌恒秋山光次牽其馬阿部忠高等擔槍從

小宮山友信赴君難

之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初友信與長坂跡部有隙又與小山田將監爭事竟以譖廢至是追及赴難就昌恒言曰君嘗擯我而我赴君難是傷君之明也然不赴缺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明耳因問調閑何在曰昨逃兵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

勝頼行擐甲禮

家康下胡床加禮於勝頼首

出師三十日乃定四國此兒真大奇也

誅武田氏奸臣

信忠焚惠林寺

十日矣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頼俛首而已勝頼乃使其配北條氏奔相摸對曰妾何顏見阿兄乎又使信勝間道奔陸奥信勝曰兒辱家嗣義當死于此勝頼曰然則吾與汝共死顧汝未行擐甲禮當行禮而死乃請秋山光次爲賓比禮畢敵兵奄至衆飢不能起勝頼以白布約髪拔刀親戰令左右殺其妻及諸姫遂與信勝及昌恒等四十四人力戰而死勝頼年三十七信勝年十六一益獻其首於信忠信忠齎首獻信長于波合信長啓函罵曰若狂悖不量力自速覆亾爭衡之志今日何如傳至德川營家康下胡床加禮曰公以五州主將而遂至於此豈非天哉甲斐士民聞之皆竊歸心於德川氏○中井積善曰言不可不慎也織田右府之驕盈東照公之敦厚動乎中而發乎外一言之下神人從違決矣昔者劉項微時擬觀秦皇之輿均是垂涎富有之言耳然識者猶謂興亡氣象自別況又共言之天淵若此者乎信長以信秀所傳佩刀賜之信忠大喜曰出師三十日乃定四國獲其巨魁此兒真大奇也使人梟勝頼以下首于京師曰使豎子繼乃父入京之志也於是信長進陣諏訪兵聚者九十餘萬下令撫納降附收武田氏奸臣長坂調閑跡部勝資等數十人數其罪誅之大論功行賞與駿河于德川家康甲斐于川尻鎮吉上野于瀧川一益諸降將穴山信良真田昌幸等因舊邑而增損之命一益爲關東管領○夏四月信長定關東法制十五條革武田氏弊政乃西歸○織田信忠焚惠林寺惠林寺爲武田氏塋域勝頼之逍也欲權托之寺僧拒不內及其死亦不收視信忠聞而憎之使人焚惠林寺僧徒焚死者百餘人○五月太政大臣前久罷削髮

信長命光秀饗德川氏

秀吉與毛利氏相持馳書請援

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

好禿顱可以代鼓

投供具於湖中

惟任光秀弑右大臣信長

光秀宿愛宕祠數有歎聲

號龍山○德川家康與穴山信良至安土謝益封信長待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光秀盛備供具會羽柴秀吉在備中與毛利氏相持乃馳書報曰元春隆景擁輝元將數萬騎來救請遄出援軍信長得書悅曰彼舉其巢穴而來是自速覆滅也吾自往掃殄之遂定九州耳乃下令曰畿甸候伯亟就國悉會備中命池田信輝細川忠興等爲先鋒先發光秀亦與焉促期發遣初光秀以土岐氏疏屬流寓諸國無所遇終干信長信長擢爲坂下城主終賜丹波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嘲謔嫚罵以爲常而光秀爲人文深喜自修飾以材藝自高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信長親追捉而伏之騎其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之光秀素不勝飲强嚼一觥信長乃揪光秀手擊其頭曰好禿顱可以代鼓光秀慚憤至是令人代饗德川氏俄而有出征之命光秀大恚曰使我徒勞悉投供具於湖中而去於是遂有反心而信長不之覺也乃令蒲生賢秀等守安土而自以近臣百餘人入京師館本能寺信忠館妙覺寺使家康及信良游覽畿內命長谷川秀一鄕導之○六月惟任光秀弑右大臣信長及左中將信忠初信長寵森蘭丸嘗陳珍玩謂之曰汝所欲得吾輒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近江志賀郡先臣可成舊領也願得還賜幸甚非所敢望也信長曰暫俟之三歲後當充汝願光秀在屏後聞之自疑曰志賀今屬我我之被誅其在三歲後乎至是入丹波詣愛宕山祠拈鬮再三夜宿祠下寢而不寢數有嘆聲從者問何故嘆光秀叱曰非汝輩所知也其明會于西坊

食粽不脫苞

光秀召從光春等議大事

爲連歌或供粽焉光秀不脫苞而食卒然問傍人曰本能寺湟深幾尺衆異之。○菊池純曰明智光秀其喪心者乎心者則一身主帥視聽言動皆由此而發起居食息皆由此而行人而一喪其心則四支百體盡爲虛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爲何物故欻如忘者陳五父喪心也樂奏而歎者曹太子喪心也視流而行速者鄭伯喪心也語相泣者宋公喪心也九一動一静一語一黙苟喪其心不可忘而忘不可歎而歎不可泣而泣不可語而語此數者皆喪心所致故洩駕施父之徒皆一睹預知其不免今光秀會于西坊則非歎所也食粽不脫苞者則欻如忘者遂不知臣之爲臣主之爲主至行弑逆併喪其家國故曰光秀者喪心者　是月朔光秀歸亀山召從子光春及其將齋藤利三等五人曰我有大事可與議議苟不合則速斫吾頭五人相目不能答光春曰臣等業已委質矣詎必問也抑所議者何事光秀曰右府數欲殺我今事已迫矣吾將先發之五人欲諫止之視光秀意色既決不可諫乃贊成其謀光秀與之盟於是悉丹波兵即夜發宣言先

國史略初編卷之五　正親町　○二十九　五車樓梓

敵在本能寺衆始知其反

信長縱火自殺

入京師獻軍容而後西既涉桂川光秀乃舉鞭東指颺言曰敵在本能寺衆始知其反也昧爽圍本能寺呼譟而入信長在卧内驚起曰反者誰令蘭丸出視其旗幟反報曰惟任光秀也信長曰豎子敢爾射殪數人弦絶執槍而鬪傷右肱乃走入縱火自殺年四十九蘭丸及二弟坊丸力丸死于堂矢代勝介伴正林死于庭金森長則高橋寅松等百餘人皆力戰死之信忠聞變馳赴本能寺途望見烟起村井貞勝來跪路左報曰右府已遇弑矣君宜急保二條第信忠從之使貞勝徙　皇太子于禁内而入保之衆皆曰徒死無益宜馳歸安土舉兵討賊信忠曰彼既謀此大事豈有不置兵塞路者乎與其暴尸於路不如死於此也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日中賊合二萬餘騎來圍吾兵僅二三百人連鋒奮擊信忠力戰割腹而死年二十六從兵略盡無一人逃者玄以獨帶信忠遺命逃至岐阜抱信忠子三法師走入清洲信長起尾張以平定四方爲志不喜虛美時承室町氏婾惰之後以刑殺立威所得之地必誅其主以予家臣性亦猜忍追咎諸將舊悪若光秀者皆不自安所以不終其志也。○源君美曰信長殺其族彥五郎以奪清洲殺弟信行而并其邑又滅其族信安之家而取岩倉城以其子信雄爲義子於北畠氏因滅其一族以信孝爲義子於神戶氏而遂奪其邑以妹妻淺井氏而終亡之初奉義昭而舉兵以討不服既而逐義昭欲直挾天子以令天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弑君之賊也初以討之爲名既而受其降以收其用叛賊之罪皆所不問也信長天性殘忍以詐力得志其不令終所自取也非不幸也○賴襄曰大逆之臣或出於多恩之君而謂少恩之君必出大逆之臣者非也明智光秀之弑逆世皆謂信長少恩所致不深罪光秀我獨謂天下之多恩者孰若信長哉光秀非一流人乎信長乃推衣而衣之推食而食之其所百戰取者舉而封之土地兵馬儼然大諸侯也拔一

缺

茶屋晴延報京師凶變

光秀蠲都下地稅

秀吉圍高松城引河水灌之

清水宗治一死和兩國

隆景識鑒遠謀天授豪傑

曰。公不見夫炯乎。明智光秀作亂。右府已被弒矣。忠勝大驚。回馬返報諸將。聚馬首計無所出。家康欲入京討光秀。忠勝進曰。今光秀得志。擁大軍據要地。吾浪戰貽禽。徒取笑天下。曷如歸國舉兵。徐圖誅討哉。家康乃從間道赴伊勢。航海達於參河。穴山信良自懷猜疑。不欲同行。蒼黃赴國。道爲亂兵所殺。○光秀既定京師。置所司代。以掌京畿之政。蠲都下地稅。遂赴安土。時蒲生賢秀守安土城。中聞變。諸將士多逃亡者。賢秀乃具輿馬。奉夫人逃於其邑日野。光秀至。悉收貨寶。分與將士。遣使招其女婿細川忠興。忠興逐其使者。招其友人筒井順慶。又不至。光秀乃懼。復入京師。務行惠政。以收人心。○秀吉既圍高松城。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城兵結欄而坐。城不漸水數尺。輝元聞秀吉援兵且至。議行成。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爲講和議。秀吉曰。苟使城將宗治自殺。則我可以藉手而去。惠瓊以告輝元。輝元不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宗治。宗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兩國。何敢不死。乃與兄月清等乘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會京師凶聞至。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堤防。輝元猶張軍不去。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我和乎。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欲掩擊之。曰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異於此。吾視秀吉舉動。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秘其事。速成前議。今正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而今與之戰。我曲彼直。譬我

輝元送質與秀吉成和

秀吉令堀尾吉晴先登天王山

必深。異日雲蒸龍變。問罪行罰。我輩將無死地。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德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幸也。輝元然之。乃送質成和。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弓銃各五百。旌旗三十。騎士一隊而發。○山縣禎曰。小早川公烱眼如炬。能料敵審勢。以爲毛利氏畫十全之策。其見卓然。且其弔喪助討叛賊。尤得交隣國之禮矣。當是時微小早川公。則殆結怨啓禍。兩川之有功于吾宗藩。率皆如此。

秀吉乃移檄討光秀。將兵四萬至尼崎。使人往大阪。報織田信孝。信孝大悅。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光秀聞之。以兵一萬五千次洞嶺。秀吉軍山崎。已而兩軍皆陣。秀吉北瞻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之。非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焉。乃命堀尾吉晴往奪之。吉晴勇決。應聲而起。馳至山腹。則賊既先。吉晴從後覆之。賊弓銃在前。不可用。吉晴大呼奮擊。賊兵遂棄山走。吉晴等代陣焉。高山友祥爲先鋒。闕山崎南門。不聽他隊。先進。聞天王山軍聲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陣大戰。中川清秀踰坂而進。遮其左。池田信輝亦濟河。衝其右。合擊大破之。秀吉追北。直逼光秀。光秀怒。欲親戰。比田某叩馬止之。前導走勝龍城。城兵散亡。所餘僅百人。即夜光秀與十餘騎潰圍北出。馳向坂本。至于小栗棲。土兵群起自林中。以槍刺其肋。墜馬而死。明智光春在安土。令堀秀政伐之。光春馳赴坂本。會秀政于大津。與戰大敗。騎入湖水。秀政兵相語曰。是自溺死。葬魚腹耳。望見以爲笑樂。既而光春下鞍助馬而渡。左唐崎孤松。轉馬首而右進。勢將上陸。秀政令曰。此非徒所觀望。何不取路於海道。追躡藏之。光春從容上陸。見敵騎來逆

光春手刄妻孥火城自殺

三日公方

銜馬以良藥馳入坂本城兵見光春來喜躍設守備乃登天主閣臨敵則圍合光春慮其兵寡防禦或不整身親發銃於各所以示城中有備悉出其寶器付之敵手刄光秀妻孥火城自殺小栗栖人獻光秀首於秀吉秀吉索其屍磔之粟田口又捕齋藤利三誅之賊徒悉平秀吉信輝等收信長屍于灰燼中殯之遂之清洲謂三法師山崎之役中川清秀戰最力清秀俗字瀬兵衛信孝下馬握其手曰吾子力戰吾不忘德秀吉自輿中呼曰瀬兵大儀大儀則俗間慰勞之語清秀怒其不避曰筑前守氣貌已吞天下兵光秀自舉兵十有三日而敗世稱三日公方〇信長之遇弑瀧川一益柴田勝家率兵西上比至賊已平乃如清洲與秀吉等會議以三法師爲信長嫡長孫立爲嗣時裁

收信長燼骨葬大德寺號總見院

秀吉獻木馬泥人於三法師

三歲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各分領織田氏地〇秀吉收信長燼骨葬大德寺號總見院　勅贈太政大臣從一位〇冬十月以秀吉任左近衛少將叙從五位〇柴田勝家與群臣胥議將卜吉日謁三法師令書記寫其姓名幞簿秀吉請曰願得傅於嗣君猶仕舊君幸被聽則臣志願足矣勝家嘉納之聽其所請秀吉乃使女官通謁三法師乳媪抱三法師出見秀吉秀吉隔席謂之私以爲嗣君幼冲倘見吾輩老大武臣恐一睹驚怪其踈斥之乃歸家召工匠多造木馬泥人百色弄具明日拂曉登城謁三法師出弄具獻之果爲所親近未三數日上秀吉膝弄秀吉鬚呼以爺爺秀吉曰可矣乃卜吉日見群臣內外臣僚各獻寶刀名

秀吉置三法師於膝上受群臣謁

秀吉多作木牌標揭逆旅

馬信服諸之秀吉慮其或變[illegible]備之秀吉乃置三法師其膝上受群臣謁群臣俛首以次進謁於秀吉頷之一若已代受謁者時人指目相語曰柴田等取謁於秀吉傅以資一笑矣柴田瀧川諸將深恚爲秀吉所籠絡切齒搤腕欲報之明日朝會欲迫秀吉令自殺秀吉覺之稱疾歸其治所播磨秀吉已歸播磨窃招四方游士繕甲兵峙糧食遣使勝家曰國家多故不暇脩先君薦事願奉迎嗣君於岐阜得脩其其福乃命彫工造信長塑像像成促三法師入京勝家以下織田氏舊臣宿將各率兵集京師者數百千人秀吉曰是可虛喝以破其膽也多作木牌署曰羽柴筑前守內臣銃隊長某曰弓隊長某贋作姓名標揭逆旅門外凡自大津八幡以至伏水

諸將聞秀吉大舉入京師走赴其國

信孝與柴田勝家等謀討秀吉

深草醍醐山科所在投宿殆無立錐地勝家聞之令人諜之秀吉逆料京師騷擾驚逆旅標牌率步騎二萬發播磨旌旗蔽野諜還報曰秀吉大舉入京師諸將駭愕不知所措先奉三法師走岐阜輦下一空不復留隻影秀吉從容就客館先詣紫野奠香火於信長影前悉脩薦事勝家諸將走赴其國者愧赧不出一語〇十一月信孝忌秀吉之威名謀除之曰我家遭遇變故而我家奴輩舍長立幼以爭攫遺地且吾與信雄同年生特以月日少後故有兄弟之名耳吾有復讐之功秀吉乃擯而沒之志在簒奪不速誅之後不復可制乃寄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謀討秀吉一益曰今北越凝寒不可用兵宜與請和勝家乃以前田利家與秀吉親善有舊遣使謂利家曰信長即世未踰

勝家使利家如攝津諭秀吉

歳二國搆兵必取霸天下吾欲與秀吉一心輔幼主君幸致意秀吉利家如攝津諭以勝家之意秀吉許諾利家還報勝家大喜曰彼已墮吾術中明年一舉亡之耳秀吉謂左右曰勝家欲使我怠而擊之吾豈陷其術中乎先是信孝與信雄爭權相惡倶圖秀吉及信雄約期並起信雄謀之秀吉秀吉曰越前多雪彼未能出兵請及此時伐美濃信雄曰善秀吉乃將兵五萬圍岐阜信孝懼求成質其生母秀吉乃收軍還山崎○山縣禎曰秀吉吞天下之氣既見於山崎一勝兵既而與諸將議立嫡子秀信而擅分其土地無復君臣之禮焉而信雄信孝兄弟相鬩柴田瀧川諸將爭權樹黨皆在秀吉術中而不寤使秀吉速成其功也嗚呼爭亂之世以智力相勝朝而臣夕而君君臣上下反覆無常可不深戒哉○是月秀吉引兵至長濱勝家養子勝豐守焉勝豐素與勝家有隙秀吉招降之復取長濱益築城堡以絶越前衝路○

秀吉圖岐阜信孝質其生母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秀吉將兵七萬五千三道入伊勢伐瀧川一益於長嶋信雄出兵助之柴田勝家欲與一益夾擊秀吉二月使佐久間盛政將步騎二萬出陣柳瀬秀吉自與十餘騎上山望北軍曰是不可以速戰勝也乃勒兵爲十三隊據湖山形勢築連珠砦而自屯長濱○二月前關白前久任太政大臣○夏四月信孝復舉兵應於勝家一益信孝母質在清洲秀吉怒磔殺之遂將兵至大垣與信孝戰破之獲其良幸田兄弟幸田彦左衛門織田信孝麾下之士也秀吉圍岐阜城信孝不能拒守乞和以其母及幸田母爲質秀吉許之既而信孝又舉兵秀吉怒欲殺其質然愛幸田驍勇誘之使歸降幸田以母故憂惑不決母聞之遺書曰汝守節義善事汝君不可以老親故而懷貳心也即如此忠于君孝于親是兩全之道汝其勉之於是幸田決意不降秀吉益怒磔殺其母幸田輔信孝守城秀吉督衆分道攻之信孝棄城去幸田格鬭而死識者比之王陵母氏云是時柴田勝豐養疾在京師其

秀吉據湖山形勢築連珠砦

秀吉磔殺信孝母

部下山路將監者叛降北軍謂盛政曰秀吉攻岐阜子豈得不赴援哉盛政曰固也道路阻絶敵充塞其間我將如之何將監進附其耳語曰敵諸壘皆固獨中川清秀之壘在賤岳之麓壍壘不完間道襲其不意一舉可拔秀吉在濃不能速來子急擊之盛政往告勝家勝家曰可也吾分兵留當諸壘汝則往擊擊而勝速還愼勿留也盛政乃將萬人循湖而馳比曉至岳麓清秀兵方飲馬于湖盛政先鋒執斬之其一人逃返告急清秀大駭與高山友祥出禦之盛政遣人繞出敵後擊其外營清秀軍大亂友祥走木本清秀退走盛政乘勝尾之罵曰見敵而退何其怯也清秀回奮力戰遂死之盛政既勝因留不還勝家召還之盛政咨以日傾兵疲當俟明日而還勝家曰直路不過一里

敵諸壘皆固獨清秀壘不完

清秀力戰死之

何不亟還盛政笑不爲意使者五反而日已暮矣當是時秀吉欲攻岐阜會甚雨呂久河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方食問使者曰盛政退未曰未秀吉乃投箸而起拔刀踴躍曰吾得大勝矣即命馳卒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賤岳炬火導我酒食餉我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及暮山谷皆炬餉者爭至兵皆立食秀吉行且呼曰記其里閭吾將凱旋賞之北軍相驚曰濃路諸山多炬火秀吉來矣盛政大駭將乘瘠拔軍而北適月已出諸砦覩之弓銃擊之盛政戰且走秀吉顧左右縱兵乘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糟谷武則片桐且元奮槍奮擊大破之多所斬獲世稱之曰柳瀬七槍諸軍從進又大破之斬首五千

使者五反

山谷皆炬北軍大驚

柳瀬七槍

餘級。進赴勝家。勝家在枝山。聞賤岳軍大覺危之。已而敗卒交至。勝家曰。盛政果敗我事矣。吾自往決戰。乃撿其兵。兵已逃亡。在者僅三千。家臣毛受勝介諫曰。敗衂至此命矣。臣請假君背幟。僞稱君死。君逃入北莊。徐自爲計。勝家從之。秀吉縱兵追擊。

毛受勝介代勝家戰死

遇其背幟。大驚急整隊圍之。勝介大呼曰。柴田勝家死于此。與其兄皆力戰死。勝家得間走。○菊池純曰。柳瀨之敗。在於佐久間盛政。一捷而不速收兵。長久手之捷。在於東照公。一捷而速收兵。其勝敗之機。間不容髮。而老乎兵者能知之矣。盛政戰于柳瀨。一戰獲中川清秀。清秀驍勇盛政所怖。今殪於一擊之下。自以謂西師脆弱。弗足復慮也。是以勝家屢促收兵。不聽。笑以爲老怯。不知老怯者所慮久出於萬全。迨其敗衂不可救。始悔弗庸其言。抑亦晚也。東照公戰于長久手。一戰而殲森武藏。再戰而殲池田勝入。一舉而二魁殪。全汝甯侍有斯奇捷。若知其意滿志矜。不速收兵也。不速攻兵。所者具識眞有闘志。則今日之德川。安知不爲昔日之佐久間也。聽東照公用兵神出鬼沒。雖以太閤雄才大略。不得不推而遜之。而況於剛愎自用。恃撤抳勝。一敗塗地。不覺之勝入邪。夫將驕而卒惰者。則兵家大患。初勝入攻岩崎。斬守將丹羽氏重。勝入撿其首大喜。是先啗以氏重。以驕其將爲耳。將已驕矣。卒惰可知矣。我縱突騎乘之。飄忽轉鬪。擣其中堅。勝入雖勇。安得不束手貽擒乎。斯策也。北條氏康用之於鴻臺。而克于里見氏。織田右府用之於桶峽。而克于今川氏。豐太閤用之於柳瀨。克于柴田氏。此數者。皆東照公所熟知而目擊。今試用之中。兵是以敵乘勝而進。不問也。前軍一敗。曳兵而走。不顧也。既而及敵亂次追蹤。大呼曰。勝機在此。即縱兵敗之。一捷而速收兵。遂使西軍不暇及。何其神且速哉。故曰。柳瀨之敗。在於不速收兵。長久手之捷。在於速收兵。兵之勝敗。間不容髮。而老于兵者能知之矣。秀吉長驅至北莊。圍城數重。勝家夜宴將士。慷慨曰。吾欲報先君之恩。終爲猴面藤吉所困。豈非天哉。於是終夜訣飲。遂火

勝家火城自殺

城自殺。北國悉平。○賴襄曰。豪傑舉事。不可以成敗論也。彼長其成。短其敗者。非知豪傑者也。本能寺之變。太閤已討滅光秀。立秀信佐之。而柴田勝家舉兵而叛。欲奪其權。卒不能討君仇。而嫉討者。悖矣。爲此論者。蓋震於太閤之成業。而不知其他耳。夫山崎之事。雖太閤主之也。信孝及諸將之功居多。而太閤負其兵力。已專其功。妄自張大。其舍信雄信孝。而立秀信者。利如孩也。其篡國之勢。不待智者而知。則爲勝家者烏得不爭。而烏得目以叛。叛織田氏者。太閤也。爲織田氏討叛

國史略初編卷之五　正親町　○三十七　五車樓梓

臣者勝家也。勝家此舉不爲織田氏。而爲奪權乎。則必佐信雄。不佐信雄。而佐信孝。其不爲奪權亦明矣。蓋信長諸子。信孝最英武。籍使勝家成其舉。而仍列群臣。受制信孝而已。安得有其權哉。勝家之老事機。豈不豫知之。是其舉事。非爲織田氏而何。然則勝家何以不速討光秀。不速討光秀。適足以見其忠之優太閤爾。何哉。光秀一狂兒竪子。或遲或速。其斃必矣。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也。而太閤晨夜東馳。急於斃之者。蓋有說矣。太閤之得計也。其心必躍然曰。機不可失矣。若有先我而爲者。我志之成將期何日。故其斃之也。天下耳目悉屬太閤。而信孝徒則落落焉。故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而係太閤之斃否。太閤不斃。織田氏不安。是勝家所以不能不舉事也。當是時。强將悍帥。莫不屈首於太閤者。勝家一舉事。而太閤破膽。太閤以蓋世之略。擅二十餘州兵。而不速得志於天下者。勝家沮之也。何不謂豪傑乎。不成而死。何病。知不成。而爲斯以見豪傑也。曰勝家所爲。未可信其誠爲織田氏也。彼勝家嘗事信行者。信行爲信長殺。而乃事信長。其爲人如此。此亦非也。士爲知己者死。信行不知勝家。勝家而信長則按爲元帥。豪傑勝家也。唯豪傑勝家。故死於豪傑之舉。而苔之固不同也。彼繩墨之議。安可規亂世豪傑哉。○初淺井長政之娶於織田氏也。生三女。長政亡。改醮勝家。及是勝家使之逃去。織田氏泣曰。妾業已委身於良人矣。今日之事。固期於必。何必逃也。勝家曰。三女實淺井氏。願送之城外。乃令傅御奉以逃。遂夫妻訣飲。伏刄斃死。三女長秀吉納之。是爲淀君。寵傾後房。次適京極高次。次適木下秀勝。秀勝信長子。爲秀吉養子。○織田信雄圍岐阜。誘信孝曰。宜徙居安土。信孝出城。信雄遣人殺之於路。○五月。　詔以秀吉

秀吉任參議

叙從四位下。任參議。○秀吉還至坂下。解嚴。先是。或縛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獻麾下。至是。使淺野長政斬盛政權六於六條

盛政伏誅

磧。盛政素勉武。每戰用鐵棓。躬自陷陣。人呼曰鬼盛政。臨刑言曰。我悔不聽修理言。苟聽修理言。使秀吉如我也。修理勝家也。瀧川一益降秀吉。秀吉放之近江。使信雄取其地。○秀吉有覇

秀吉大城大阪

天下之志。謂京師狹迫。不便漕運。且無列邸第之地。大阪北帶

國史略初編卷之五　正親町　○三十八　五車樓梓

大河。西控海水。地勢宏壯。可以管攝七道。遂起十餘州卒。大城大阪。漕巨石。聚大木。及鳩功。殿宇之壯。飛塹壘之完固。號爲天下第一。十一月成而徙焉。

秀吉激信雄

○秀吉威望既隆。欲激信雄除之。設飛語曰。羽柴將不利北畠氏。信雄不懌。○十二年甲申春正月。諸將賀正於安土。皆過見信雄。獨秀吉至大津而不入。信雄怒。群臣居間。請盟于三井寺。信雄許之。信雄將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有膽畧。秀吉先盟招四人。誘以厚利。三人從之。雄利佯聽臨盟。告信雄。信雄驚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

信雄誅其將三人

三人諫止。稱疾不出。三月信雄召三人。伏甲誅之。遂與秀吉絕。○山縣禎曰。秀吉起寒微。事織田氏。以才略得寵。累加祿封。大國。恩眷殊渥。織田氏父子之遺耕也。趣引兵而誅逆賊。以復大讐。固可以爲義擧矣。而其取天下之志。亦起於此時也。其意蓋謂爲織田氏噬臍。於報恩足矣。其諸子皆孱弱。不足以有爲。可奪而代之矣。於是乎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別供祿擅分土地而有之。既而黨信雄。而殺信孝。又一擧滅柴田氏。以鋤巨豪。至是又欲除信雄。譎詐百端。情實悉露。於是乎秀吉簒奪之跡。不可得而掩也。初雖有復讐之擧。其如後罪何。

池田信輝與二婿森長可堀秀政。在美濃。信雄秀吉並招之。秀吉特啗以利。乃附秀吉。瀧川一益稻葉通朝等皆黨之。信雄益窘。

信雄乞援德川氏

遣使參河。乞援德川氏。家康曰。吾荷信長厚誼。視其孤之窮蹙而不援焉。將何以對天下。即諾之。家康至清洲。見信雄。信雄謝之。家康曰。公安之。某在焉。秀吉之兵雖有百萬。不能以病公也。

家康進取小牧山

乃引諸將議戰守之策。榊原康政曰。宜進取小牧山。以瞰國內。莫使敵據之。家康然之。遂命修小牧故壘。對壘未戰。秀吉遺書請戰。家康不肯。○夏四月。信輝自請間道擣參河。秀吉不答。明日復請。乃許之。臨發。誡信輝曰。勿侮敵輕進。恃勝不備。既遣之。自徙陣樂田。先是家康發間使入南海。招雜賀根來及阿波土佐諸豪。使並起。圖大阪。秀吉患之。未果來。遂令池田信輝據犬山。森長可陣羽黑。以拒參軍。長可稱武藏守。以驍勇著。有鬼武藏之目。

搏鬼武藏使知參河技倆

酒井忠次請曰。嘗試一搏鬼武藏。使京兵知參河技倆也。乃與諸將進。縱火誘之。長可出軍八幡林。忠次擊走。長可斬首三百級。秀吉聞羽黑之敗。大怒。自將而來。兵凡十二萬五千人。分爲十五隊。自按視地形。仰視小牧山曰。吾後矣。乃穿空濠二重于山前。使數千人守之。起壘植柵。以塡諸軍。家康聞之。自携信雄。合兵一萬八千。復陣小牧山。

康政移檄醜詆秀吉

榊原康政爲信雄移檄敵軍。頗極醜詆。有秀吉蔑棄君恩。爲鬼爲蜮。加兵於君之遺孤之語。秀吉覽之。乃購康政首千金。家康上樓櫓。望見柵柴。謂信雄

曰。彼襲尊公長篠之策。豈以我比勝賴乎。乃下令軍中。禁擅進。當是時。信輝襲取岩崎。斬織田氏將丹羽氏重。信輝撿其首級。大喜。報捷後軍。遂向岡崎。與長可合。追北來。或說曰。敵大衆乘勝。勢不可抗。不若速走保岡崎也。家康哂而不答。渡部守綱還報曰。敵亂次追北。以麾下迎擊。必克。

勝機在此急擊勿失

高木清秀提敵首而還報曰。勝機在此。急擊勿失。家康乃命幢主擎金扇馬標。遶出山後。敵兵望見驚沮。井伊直政自南山下。以銃手橫擊。敗堀秀政等軍。

二婿既敗兵盡擊破阿翁

長可挺進指揮。中丸而斃。其陣大亂。家康大呼曰。二婿既敗。兵盡。擊破阿翁。永井直勝覘信輝據胡床也。擧槍刺之。安藤直次斬信輝子之助。輝政單騎求敵。國人番景次執鑣叩馬。輝政叱曰。父兄皆歿。我何顏獨生。景次曰。郎君戰歿。誰承後者。輝政

圉人番景次控馬苦諫

家康可謂具萃實者

怒策馬以鐙踢其項流血被面竟控而回存池田氏祀後屢有功輝政擢用終列重臣諸將追走斬首一萬五千級而日已加午家康即收兵而退入小幡砦秀吉聞敗大怒奮袂起曰吾戒信輝勿輕敵而信輝不從今果取敗也急抽精兵二萬自將至長湫則僵尸蔽野而不見隻騎問偵人曰敵安之曰入小幡矣秀吉歎曰家康可謂具萃實者也乃欲進攻小幡以日暮兵疲乃止○中井積善曰是役也羽柴氏之用信輝猶柴田氏之任盛政也東照公之斃信輝猶羽柴氏之破盛政也羽柴氏聞敗即發是賊獄已驗之策而東照公一捷即返亦柴田氏收威養銳之說也而雄相值奇亦甚矣於乎東照公與羽柴氏交兵此一役而已矣羽柴氏之雄畧天下無敵而卒不能尚於東照公焉世或謂東照公之武不及羽柴氏吾不信焉○菊池純曰均是用兵也雖以老練之勝家至其策畧戰鬭之雄要非太閤之敵況以太閤視盛政諸將譬之豎小兒翫弄于股掌上其一敗紲擒奚足怪邪但東照公於長久手其名則義戰也其人則丈人也師出以律豈非其所謂吉而无咎者邪加之以駿遠

精銳訓練有素此太閤所以沈唫低回不敢猝下手也此太閤所以反覆告誡令毋輕進也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吾嘗論之長久手之勝敗在據小牧山與否山崎之戰太閤先避兵據天王山蓋銃雨射箭而憂敵因以獲大捷矣今復欲據小牧以襲其故智而為我所據於是山崎之策撓矣長篠之役織田右府穿濠結柵擯充以礙敵又因以獲大捷矣今復欲為斷後備以襲其故矣而我先知之不敢輕進於是長篠之計沮矣凡彼所計畫者我能偵知之悉出其意外折之宜乎其一敗塗地以致其血之玄黃也喻之奕棋彼技高於我數等我先下十子當之則勝負或可庶幾也彼技勝於我一二等我下五子當之則勝負或可僥倖也至其彼我對壘相持不多遜冷溫迭用後先下子然後勝負判矣東照公與太閤其神智妙算所謂相持不降之棋高手而我先據勝地挑敵着着先之子子占地彼技雖工無所施術安得不推局收子而乞降也歟況以勝家盛政庸手不量力而當之速其敗亡曷足怪哉一局之棋與一場之戰亦可以參觀而併論也或曰子能以奕棋喻之奕者戰鬭然則工於棋者亦可以用兵乎曰不然非棋之能工於兵法與用兵者而後工也曰何由知之曰吾據東照公之言知之公之言曰為天下猶奕棋也既勝其全局則雖有敵手何足較輸贏哉嗚呼若公者不獨工於用兵亦可謂工於奕棋者也○五月秀吉欲還師自謂大舉無功亡將貽會而還恐為天下嗤遂攻

秀吉請和於信雄相見于矢田河原

利井竹鼻下之乃退次大垣以竹鼻予一柳直末食三萬石○六月秀吉與信雄相持數月不決時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與故紀伊國主畠山貞政欲剋期夾擊秀吉而未果約也秀吉懼還大阪家康亦凱旋濱松論賞長久手戰功○冬十月秀吉謂富田知信津田信季曰我為先君復仇務鎮定國家而諸郎聽細說遠欲誅我我不得已起與之較神戶君既不良死我至今悼焉為我謝北畠君盍捐細故與共富貴二人往告之信雄信雄許之相見于矢田河原秀吉率左右先至迎信雄膝行嚮額泣曰皇天誘衷獲再仰清光臣死亡憾矣信雄大喜和成家康使使賀之○中井積善曰甚矣織田氏之惛也始為羽柴之罪東照公焉依出入緩急唯仰我鼻息爾奇勝之威過得軼之旅中焉兵結不解者累月苦我丁壯為我將戍糜我軍實以不失其疆國東照公之既所謂生死而肉骨者熟

奧村永福妻士卒守末森城

秀吉請和於德川氏

焉一聽納降之說喜出意外未嘗馳一价來議卒然許之廢我前功將何顏見我君臣矣匹夫猶知念德豈謂君人者而不情至此耶且羽柴氏嘗立孺子秀信為君今又立信雄為君將寘秀信何地也彼既不戴秀信猶何有於信雄其詐譎亦明矣乃甘為其所愚弄而弗寤焉一時視其膝行之狀恍然謂我能臣服秀吉可哂矣佐佐成政又以越中應北畠氏將兵萬餘攻末森城城屬前田利家城將奧村永福堅守不屈敵衆競進蟻附而登破其外城永福退保牙城永福妻美而勇短裳帕首佩長刀佐永福獎厲士卒士氣益振金澤距末森六里永福使飛騎報急利家赴救大破成政○十一月詔以秀吉叙從三位任大納言○十二月關白內基罷　秀吉遣羽柴雄利富田知信於濱松求和家康不許是月信雄亦自來濱松謝出援之勞從容曰公與秀吉素無仇怨特為援我搆兵耳今我已與之和矣公獨何自執乎宜聽其所言秀吉以無

子欲養公之子公宜予之一人家康不得已聽之乃遣荻丸時年十二秀吉大喜養爲子稱羽柴秀康後任參河守○十三年乙酉春二月左大臣藤原昭實爲關白○三月秀吉叙正二位任内大臣○秀吉築第于山城内野名曰聚樂○秀吉將兵十萬南伐滅根來雜賀賊初根來寺僧磐據險隘屢爲攻戰小牧之役屬信雄焚掠大阪旁迨至是秀吉掩其巢穴悉殲之又攻雜賀城抜之紀泉悉平○丹羽長秀卒子長重嗣長秀世仕斯波氏後事信長屢建戰功爲佐和山城主與柴田修理齊名及織田氏亡秀吉專政心不能平以其復君讐枉而從之及其擯信雄已爲盟主竊欲除之以與復織田氏病其力不能敵鞅鞅不樂遂得癥疾不勝痛苦自屠死○蒲池絅曰丹羽長秀與柴田羽柴之諸將竝事於織田氏迨織田氏亡而秀吉專政欲爲織田氏除之而衆寡不敵鞅鞅不樂遂自屠死時論或哀其忠於織田氏志不濟也余以謂是伎於織田氏焉耳安得其爲忠臣也邪何則長秀非斯波氏世臣邪使長秀果忠臣乎宜當爲斯波氏鞠躬盡瘁收合餘燼圖其既後也此之不慮并事於簒其國之織田氏狃其眷養焚其罷利以爲復其計何其名實之不讐一至於此歟曰右府之待長秀恩眷優渥固非一日概之以顯職富之以茅土不惟解衣推食所謂國士遇之者爲長秀者安可不竭盡其心力圖其報効乎哉至若斯波氏則衆人之遇耳我報之以衆人孰爲不可邪曰此計較禍福爲趨舍者之言豈可爲天下通論哉夫韓亡而不忘韓者張子房是也漢簒而爲漢者荀文若是也唐衰而思唐者張承業是也斯三子者雖其出處進退各異其精忠大節亦當稱一代偉人名士而無愧也長秀不知出此負可事之君佐不可翼之主舉世推奬以爲織田氏忠臣不復容異議曾莫一人辨之者邪吾故斷之曰長秀者斯波氏叛臣也非忠臣也織田氏佞臣也非功臣也○夏五月秀吉遣羽柴秀長秀次將舟師六萬伐長曾我部元親于土佐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亦帥兵會之元親出降南海平○秋七月關白昭實罷內大臣秀吉爲關白初秀吉欲爲征夷大將軍故事

秀吉南伐滅根來雜賀賊

丹羽長秀卒

秀吉爲關白

征夷之寄咸係源氏時故將軍義昭寓京師秀吉求爲義子義昭鄙其寒族不許焉右大臣藤原晴季素與秀吉善乃爲之議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非征夷之比公既冒藤原氏宜爲關白秀吉大喜乃諷關白昭實辭免秀吉請爲關白進爵從一位○秀吉羞冒他姓請賜新姓曰豐臣置吏五人奉行政令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掌訟獄長束正家掌錢穀前田玄以掌僧祝秀吉戒五人曰大事會議決之小事不必然勿使有留滯勿納贈賄勿挾恩仇訟獄之事無貧富貴賤一切從事當是時豐臣氏既戡定中原歲入二百萬石府庫稱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遂下令分金五千枚銀三萬枚於諸將士償其軍費設讌于京師第門一日悉散之○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以智力定覇其所施設無足觀者而一時豪縱赳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也豈其膽畧絶人器度宏濶深得總攬之要天下違則有威從則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邪頒金一事亦足以見其環磊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事掊克左藏右盈之類大有逕庭然惠之費者君子不韙矣且也其所周持係有祿爵者實祖省征之政則家亭亡聞焉如吾民何○八月秀吉將騎卒十萬北伐佐佐成政據富山築三十餘壘于栗殼嶺秀吉張疑兵當之而航海直襲富山成政惶駭出降秀吉既勝成政則與石田三成等十餘騎踰險直入越後與上杉景勝盟○先是眞田昌幸自父幸隆屬武田氏及武田氏亡屬德川氏領上田攻北條氏取沼田德川氏與北條氏婚氏直請還沼田家康諭昌幸使還之取償於內地昌幸不奉命終屬上杉氏因降秀吉家康怒攻之不利○冬十一月地大震○石川數正挈家出奔大阪數正歆秀吉資望日隆諸名族入謁者皆被恩榮秀吉亦以厚封招之至

秀吉請爲關白

秀吉置吏五人奉政

頒賜金銀於諸將士

秀吉北伐成政出降

數正挈家出奔大阪

是決意西奔。數正既至大阪。秀吉遇之甚薄。或榜其門嗤之。數正羞縮不出。○是歲。毛利輝元遣小早川隆景。吉川元長來大阪。元長元春子也。秀吉善待之。曰天主閣新成。當使卿等一觀。乃導隆景元長上閣。指示遠近山海。因謂元長曰。吾予乃叔以伊豫。乃翁未有所予。明年吾將伐九州。煩乃翁為先鋒。事平予之筑前也。○織田信雄任權大納言。○十四年丙戌春正月。羽柴秀長任權中納言。○秀吉既定南海北陸。以為我已與家康和。天下莫足復圖者。乃與信雄議。使羽柴勝雅土方雄久往議和。二使來岡崎。卑辭厚禮。陳秀吉信雄之意。請家康入覲京師。家康恐其有變。不敢往。勝雅等返大阪。屬秀吉怒。俯伏復命。秀吉沈思竟日。其夜四更。急召勝雅及信雄。披衣而出曰。吾業已

隆景元長來大阪

秀吉使二使請家康入覲

使家康來矣。二人驚問故。曰彼亡室。吾以我妹繼之。彼寧不來。國人猶有不安。則以我大廳為質。堀尾吉晴等侍坐。問曰。尊妹何在。曰佐治之室是也。初秀吉有異父妹。適佐治日向者。秀吉欲奪之改適於家康也。明日使吉晴諭告佐治。佐治勉強聽命。遣妻而自殺。二月。使勝雅及富田知信來議婚。曰嚮關白無子。得養君侯子。聞君侯亡室。欲進關白妹。家康曰。好意至此。吾豈拒之。遂許婚。○夏四月。秀吉使淺野彈正送女。家康使榊原康政往告禮成。○五月。豐後國主大友義鎮遣使於京師。請伐島津義久。初義久自薩摩起。蠶食九國。義鎮歲被其兵。乞援於秀吉。窟城主高橋鎮種。立花城主戸次宗茂。皆來送款焉。於是秀吉遣長曾我部元親等。發兵西向。使仙石秀久齎書往諭義久。

秀吉以妹妻家康

大友義鎮乞援於秀吉

義久不聽。秀久憤恚。以大友氏兵進擊。大敗走豐後。義久大舉入豐後。下十六城。大友義鎮既死。其子義統出戰大敗。元親子信親與十河存保死之。事聞。秀吉大怒。議西伐。益促家康入覲。○冬十月。家康從萬餘人而發。秀吉母曰大廳。出問女于岡崎。以安其國人。家康至京師。館于茶屋晴延。秀吉與弟秀長等來見曰。自長篠之役。不相面見十二年矣。今吾子一為天下屈節。吾事成矣。遂命酒饌。自嘗而進。贈賄極厚。如是者連夜。因從容問曰。我起微賤。諸侯多不心服。奚為則可。家康曰。公第莫違義。義之所在。天下從之。秀吉曰。善。既而曰。明日見子于聚樂。子枉意降我。以視諸侯。家康入聚樂第。秀吉大會諸侯。延見如儀。家康拜跪甚恭。諸侯皆改容。○家康任權中納言。○十一月。秀吉

家康入京師

義之所在天下從之

奏以井伊直政任兵部大輔。榊原康政任式部大輔。並敍從五位下。德川臣僚受朝爵。自是始。○是月。家康歸參河。乃令直政送還大廳。○是歲。秀吉建方廣寺。以木造大佛。高十六丈。興卒數萬人。四方工人盡集。○永井定宗曰。大佛殿作俑于 聖武帝。而後賴朝繼而造之。古人誹之矣。而今秀吉傚其非何耶。戰國以降。海內絲分。戰伐無虛日。農不就田畝。商賈喪產業。萬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而秀吉不顧惠養之道。殫財貨。極民力。使斯民益飢且寒也。昔漢文帝欲作露臺。使匠人計之。直百金。帝以為中人十家之產也。即停其舉。今秀吉費億萬金而不顧之。功成事遂。果何所用哉。○山縣禎曰。豐公性好雄大。務欲陵駕前人。是以為此無用之舉耳。後十年地震。破裂其像。公視而罵之。關弓射之。固知其不靈也。而秀賴復起大役再造之。何也。大鐘成而豐氏不血食。巨佛果無益乎人矣。○天皇禪位　皇太孫在位二十九年。改元者三。曰永祿十二年。元龜三年。天正十四年。後文祿二年正月崩。壽七十五。葬于深艸法華堂。遺　詔稱正親町院。　皇太孫和仁即位。是為　後陽

建方廣寺造大佛

成天皇。

後陽成天皇諱和仁。後更周仁。　正親町天皇之孫。誠仁親王之子也。母新上東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晴秀之女。天正十四年十一月踐祚。仍用天正號。○十二月。　詔以秀吉任太政大臣。叙従一位。關白如故。○十五年丁亥春三月。關白秀吉大舉

秀吉大舉征島津氏

西伐。兵會大阪者十五萬人。水陸竝進。島津義久築城於豐後府内拒守。秀吉攻破之。濟海入豐前。時秋月種實招島津氏兵。據岩石城。城以險固聞。蒲生氏郷攻其南。前田利長攻其北。城兵能拒。氏郷先入其郛。秀吉自山上望見其徽號。自脱其袍。使人齎馳賜之曰。被此以登内城。氏郷感激。身先士卒。會風大起。縦火焚城。城即陷。種實遁走。秀吉進入薩摩。建牙于太平寺。環

布軍營。塡池澤。夷丘阜。方二里餘。中開門巷。縦横四達。遠近望風而潰。諸軍合而南下。臨於鹿兒嶋。義久窮蹙請降。秀吉曰。吾初欲誅不庭之臣。使無遺類。吾聞島津氏源右大將之遠裔也。

島津義久降

四百歲名族。一日滅之。吾亦不忍也。其宥之。義久大喜。削髮被僧衣。詣太平寺降。秀吉延見。以温言慰藉之。命以義弘爲嗣。西海悉平。○夏六月。秀吉封佐佐成政於肥後。誡曰。善待土豪。勿擾國民。成政違教。士民皆叛。踰年粗定。秀吉讓之。賜死。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秋七月。秀吉振旅班師還。　天皇遣使者郊勞。○秀吉封小早川隆景於筑前。割豐前六郡。封黒田孝高。治于中津。欲以筑後封吉川元春。會卒而止。初黒田孝高之就封也。土豪拒命者。所在碁布。孝高與子長政。分兵進勦。

隆景就封建黌舍釋奠先聖

合擊平之。隆景之就封也。筑前士民。稔聞其賢聲。人人相慶。隆景務潤其禁網。漸修治教。倣下野足利學校。建黌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中井積善曰。筑紫之亂久而始定矣。黒田氏播人。而起乎微禄。一朝展驥。遂爾西徙。以受草昧之建。土人强梗之習。宜矣其狙獷不從命也。自非父子英武絶人。焉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又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一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兼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宜矣。今姑舍其名望。特與黒田氏絜材量器。識其深淺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十六年戊子春正月。秀吉奏請幸聚樂第。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雜議。用足利義滿故事。○夏四月。　天皇幸聚樂第。　上皇及諸皇子公

天皇幸聚樂第

卿百官。宗室妃嬪皆從。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遠近縦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吾儕聞有行幸之儀久矣。今得親覩之。即

日。行享禮。使伶人奏五常太平諸樂。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座之右。盡召天下牧伯。使列於前。内大臣信雄。大納言家康以下。以次而進。盟曰。奉戴皇室。竭力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譴責之。戒囑子孫。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不奉。所違斯盟者。六十六州神祇大罰殛之。覆其家國。莫能享其禄。明日宴諸牧伯。　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賚之。車駕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戸税奉供御。以其戸租爲上皇湯沐邑。凡金帛珍貴之獻。前後無算。豐臣氏富盛至此極矣。○中井積善曰。王室之卑也尚矣。豐臣氏能執大節。率勵事使蒼生仰日月末光。比諸應仁間陵替之極。實爲[illegible]懷[illegible]宗在天之靈。不爲無所慰矣。若夫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illegible]象以答群雄。戡定之勳。蔑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illegible]此實可嘉尚焉。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已威。挾以令諸侯。成壓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以王家勤[illegible]爲盟首。

而共所主。在乎使列候不違已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憎矣。故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華夫。○山縣禎曰。秀吉不率諸候以朝天子。而召天子於私第。會諸候以盟焉。不幾乎所謂晉候河陽之會耶。秀吉意蓋不在尊奉天子。欲以觀已威於天下也已。豈可以爲訓哉。○菊池純曰。昔者宋儒呂祖謙。論齊桓葵邱之會曰。葵邱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浸缺而浸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豐臣秀吉於聚樂盟會。其猶於齊桓葵邱之會耶。秀吉起於寒微。驅除豪傑。鞭笞英雄。戰勝攻取。蔑伐而不克。蔑思而不服。躬總相將。位極人臣。天下强候巨伯。窺其顏笑。以爲憂喜。俛跪趨走之容。環佩鏘鏘之音。與夫朱衣象笏。簪纓冕弁之色。眩耀耳目。使觀者肅然改容。翕然起敬也。是所謂自朔至望之月也。聚樂既盟之後。意滿志驕。視天下敝屣。不唯敝蚍螻蟻。苓孫未瘳。起征韓之師。推及於骨肉。致秀次之誅。遂至於群臣訟爭不可制。是所謂自望至晦之月也。誠哉人心之不可滿也。雖然秀吉者間出英雄。豈有滿之不知爲損乎。知而爲之。自我獲之。自我失之。子孫一傳。宗社竟屋。與秦政同其揆。秀吉亦可以無憾也。

國史略初編卷之五終

跋

進無以益於時退可以網羅遺事傳後世是子顯菊池君所常誦而加以透美之筆則其有此編未足爲君怪也年既垂古稀以十一星霜之久拮据不倦終

成斯卷帙者其氣力之壯豈不可驚哉宜矣其博採詳確徵實而表微也嘗論漢土之史其取捨之正確其文之雅潔者司馬遷史記司馬光資治通鑑爲最蓋史記之成用二十餘年之功力通鑑用十九年之功力其他歐陽脩宋子京新唐書五代史亦凡十七年也觀此歲月則諸史所以卓絕者亦曰其氣力之壯而已矣吾恐後之讀此書者徒知透美之筆而不知其博採

之詳確徒知博採之詳確而不知其用功力之久故推其功力之所本而書之卷末焉明治十八年四月上浣五十川淵撰書

明治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々權御願
同　年十二月廿四日版權免許
同　十八年五月廿五日　刻成發兌

編輯人　京都府平民　菊池純
旧上京區第廿九組高田町四百九十九番地
當時上京區第廿九組瓦町廿八番戸

出版人　京都府平民　藤井孫兵衛
上京區第三十組大文字町三百四十八番地
八番戸

三谿菊池先生編輯

國史畧 二編

皇都書林 五車樓梓

據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

刻本影印

包古
貫今

明治戊寅春

二品親王晃

序

老友三溪菊池子顯因谷寛得氏原稿芟繁補遺以成一書名曰國史略二編囑余序之余觀此編善原文之外能辯同異正是非間又加古今之異説以補苴原文之罅漏例言所

謂較諸谷氏原稿不獨其面目悉革甚則或有不留一字者嗚呼子顯勉從事以成此書然而原稿之眉目一變如新豐研使讀者欣然拍案可不謂佳書乎哉會有客謂余曰子顯因谷氏原稿成此書此不過或原其事

徴其事據其事考其事或改換字句以鋪張其局面耳何勞苦之有哉余曰果如子之説此不解删修之苦心者也何則在昔舍人親王之著日本書紀源光國之撰日本史也皆廣採摭羣籍以成其書不獨我　皇國然也漢土亦然司

馬遷之於史記班固之於漢書陳壽之於三國志歐陽脩之於五代史自餘歴代史苟不有原書之可以考據則何以得就緒今有織錦段者焉採繰奥羽染諸京師或齎黄或紫赤塗而以入吾機軸織而以為一段錦者是織者之工也錦綺

既成矣。何問絲之產所哉。何論染之彼我哉。顧織之精粗巧拙何如而已。織者採擇之勞。豈可沒哉。余謂修史之勞亦猶如此也。余聞有用唐絲織成錦段者。雖奇麗絢爛可愛而玩。然其質軟弱不可久用。此書則如大和錦。經緯堅緻。華而能樸。密而不粗。頗適實用焉。噫嘻可不服。試乎哉。既以答客。又以為序。

明治十一年戊寅二月立春日

安藝賴復撰并書

序

史已錄矣可以修史乎曰未也學已經矣可以修史乎曰未也識其才矣可以修史乎曰未也能則才之學兼識三長且備此乃可以修史乎曰可也雖然然以加一何也曰爲之而善史之最之者猶漢之有二傑之也折爲輔三傑之所以高祖能使之傑其勤者乃高祖也能作之名成功者乃勤爲耳矣

立言之士苟欲修纂古今傳之久遠者惟勤可以逞焉吾聞之鄉之先修山陽賴翁崇論人曰世謂賴翁才人也我者吾唯其勤而耳惟翁自身甘之之也其翁以一代之良史而不能自恃其眷眷於勤如此雖然故斷屢論爲翁而所著史書已汗牛充棟以成信于世遂

爲千載不刊之典矣已黎錦子乃嘉其田功深其姓名也遠吾於翁乎見之於翁也至十年於今之世豈復乃爲其人耶吾未得見也姑於諸吾鄉得之乎吾乃知有獨能勤翁之所勤劃苦辞勵者而備蒐羅之說之始至廢眠寝者余於戊戌中得一人焉三溪菊池子顯是也子顯之爲吾鄉

蓋僅爲業矣而自生平捃摭著詩文外凡所述作不下若干部其既刊者世皆多傳之安在其為隆朱不其哉也以余觀之子顯之可傳其將由子顯之宜少讀浪以自裁矣乃其爲日加一日今者復有國史略之撰而其第二編若成凡若干卷皆勤其爲人斷乎且不能了者子顯乃一能爲此歟

非子野野勤勤。何以能如此。吾恨不俾山陽翁目覩之。爲出一頭地也。或曰。翁於子野爾後身亡二十五年矣。余曰。吾能足一長者。焉能若子顯之長之具否。能子顯之勤。於百口保之矣。子誠言之。集漢之之以其雜曰三傑。成三傑之勲者誰。曰言祖。然則子顯三長之具否。子不必問焉可也。

明治十年歲在丁丑九月上浣
後學　石津發撰并書

國史略二編自序

論不可以不公也不公則私矣筆不可以不直也不直則曲矣苟不公不直而欲擬諸一代之史多見不知其量也故欲修史者則以董狐之直筆行司馬氏之心胸如老吏斷獄如明鏡照物淑慝姸媸洞

知而熟察之雪寃枉乎旣死揭忠讜乎未顯俾後之讀史者心目愜快無復遺憾而後史業或可庶幾也雖然論公而筆直以董狐之直筆行司馬氏之心胸者上下古今其與有幾洵哉修史之難也無已則有一焉吾請以昔人聽訟之法

施之筆削或可以無大過歟昔者當鎌倉氏時有青砥藤綱者藤綱嘗爲訟人雪寃枉訟人深德之潛苞錢餽之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天下之直訟人之直則相摸公之直吾直其直何有於報哉乃郵還其錢史筆之直當以青砥爲法則

也當德川氏時有板倉重宗者重宗每聽斷獄訟必隔紙障碾茶人問其故曰隔障者欲令吾情莫愛憎也碾茗者欲令吾心定靜也心定靜而情無愛憎其決獄必公史論之公亦當以板倉爲繩墨也抑青砥之與板倉皆將門之一循吏

焉耳。然而獄訟廉平。能俾天下人民。絕無寃枉。今吾輩稱爲聞道者。倘乃以不直之筆。發不公之論。俾古今人物。懷寃枉乎泉下。沒忠讜乎千古。豈非可愧之甚哉。故予之修此編。至其一是一非。涇渭混淆。紛乎不可辯。則閣筆瞑目曰。此青

砥氏所以鄅還苞錢也。青砥氏而雪其寃枉如彼。吾豈可以不直負古人乎哉。至其事緒百出。葛藤相糾結而弗可解。則沈思低回曰。此板倉氏所以隔障碾茗也。板倉氏而盡心訟獄如彼。吾豈可以不公孤古人乎哉。於是每筆一事。論一

物。必以二氏之心爲心。務歸公平正直。不詭古人而後已。自謂庶乎免不直不公之罪焉。抑予不揆謭陋。敢輯略史一書。以記今古之興敗。與夫賢奸忠邪之事蹟。其速訛於後世。固所甘受而弗辭。唯以不直之筆。行不公之論。俾古今人物。

懷寃枉于泉下。則余雖不敏。亦所不敢也。是爲國史略二編序。明治十年丁丑八月上澣菊池純識于平安逢坊僑寓南軒





例言四則

一書估五車樓主人藏䓁谷寛得氏續國史略稿本。未及上梓。主人物故。中輟彌歳。今主人深慨先志不遂。乃托稿某某校勘繕寫。欲追而梓之。又不成而曠廢者一二年矣。客歳秋屬稿於予。欲果其素志。時予鉛槧多事。辭以不遑。主人請求甚力。予憫其篤志久而弗懈。乃黽勉從事。夜以繼日。開研於丙子十一月。收筆於丁丑七月。中間屢屢不過二百餘日。是以鹵莽殊甚。雖然較諸谷氏原稿。芟繁補遺。不獨其面目悉革。甚則有不留一字者。改題曰國史略二編者。蓋以此也。唯谷氏先鳴之功。自有不可掩者。故記其事由。以諗讀此書者。

一近世號稱國史略者。巖垣氏撰著之外。層見重出。不乏其類。是以編者往往弗能無踏襲之嫌。此編雖多取準於谷氏舊稿。弗欲踏前人之軌躅。別具一家體面。名雖同而實則異。固匪世之字剽句竊。奪人之耒耜。以耕己田者比也。若夫鴻蹟偉範。關係乎名教者。與夫奇事異聞。可資警戒者。增輯而補注之。欲令讀者與正文相發揮。顛末條理。尤明晰也。此區區婆心所在。非敢標新衒奇。以投時好。讀者其諒焉。

一谷氏舊稿多採於逸史。此編則逸史外史並采之。混和融合。驅入機軸。自餘雖稗史野乘。苟可以備參考者。又博引旁搜。不遺餘力。間亦有記怪異者。若豐太閤見利休之靈是也。夫神怪悠繆之説。則識者所不取。然而丘明之書。已爲之備伯有之靈。申生之異。皆詳記不遺。亦所以廣異聞也。故今存而不削。

一編中事實論贊。今新增補之者。其正文則下大圏。小注則加小圏。否者則屬原稿。所有要在令讀者一矚瞭然辨新舊焉耳。

明治十年丁丑八月　菊池純子顯氏識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天正十六年

秀吉遣使讓北條氏不庭

肥後土冦大作秀吉賜死佐成政

後陽成天皇 天正十六年戊子夏四月。關白豊臣秀吉以京師地税奉供御。以其戸租爲上皇湯沐邑。○五月。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赴相摸讓北條氏不庭。時氏政老。氏直嗣立。父子皆暴恃其强大。依違答之。知信迫促入朝。乃約以其冬。○佐佐成政之封東肥也。秀吉戒曰。善待土豪。愼勿生事。成政多欲而寡恩。專行暴斂。百姓怨苦。土寇大作。成政苦戰踰年。粗定。秀吉怒。使人讓之。遂賜死。秀吉遣福嶋淺野生駒諸將。討餘寇。國中悉平。秀吉廼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秋七月。毛利輝元以小早川隆景吉川廣家如京師。重幣以謁秀吉。秀吉亦厚遇之。奏請以輝元叙從四位上任參議。隆景廣家並從四位下侍從。皆朝覲拜命。○八月。北條氏政遣弟氏規如京師。白秀吉曰。眞田昌幸取吾沼田。請令昌幸還之。而後入朝。諸將皆忿其亾狀。請發兵討之。秀吉不聽。○毛利輝元就國。秀吉取浮田秀家姉爲女。以配吉川廣家。尋諭輝元割其出雲伯耆數郡以予廣家。徙治於富田。○九月。氏政又遣板部岡江雪於京師。復請沼田曰。氏直當以明年冬入朝。秀吉曰。氏政父子割據關東。未嘗朝覲。其罪實大。我含容以至今日。若明年入朝。當以沼田與之也。○冬十月。秀吉大張茗讌于北野。令茶博士千宗易督之。於是茶事大行。上下好尚。靡然成風。宗易特寵狃恩。頗爲

北野茗讌

利休伏誅

利休慧敏

姦利。居三年。有罪伏誅。妻孥竄逐。後遇赦而還。其子宗淳孫宗旦宗室等。復能襲其箕裘。秀吉在聚樂。嘗游南禪寺。路過黒谷。時方二月。櫻花盛開。偶見一婦人從下奴賞花者。乍聞前驅警叱之聲。趨避于花下。容姿絕艷。一瞥動人。就問誰氏女。其下奴曰。是茶博利休氏女也。頃喪其偶。新寡而守孤栖者。秀吉聞之。心益動。欲俱載歸。慇懃通其意。婦人固辭不從。秀吉爲之魂飛肉動。悒悒然歸。遂强其父利休。利休亦峻拒不從。秀吉百方求之不獲。懷憾。適有人告者云。利休自刻其像。置之大德寺山門之上。秀吉大怒曰。夫山門則天子公卿所出入。利休何爲者。敢置其軀于天子公卿之頭上。無禮甚也。又聞其鬻茶具。爲姦利也。怒益甚。竟使人賜死云。是時利休與其弟子設茶點於一室。聞命不少驚。俟畢。徐起分器什於所親舊。以爲紀念。然後從容自殺云。○初。宗易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則深於茗儀者。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利休諾而行。園中洒掃。不留纖塵。業已無可下手。竟入林中。搖其一樹。則墜葉雨下。紛紛布地。殊覺添風趣。乃報曰。掃除已畢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其秘訣而授焉。利休之名。於此始顯矣。谷寛得曰。茶之釀奢侈者。昉於室町氏。成于豊臣氏。以今觀之。其成儀動作。古雅雖可觀。而奢侈成風。流弊不小。王公貴人。捨短取長可。大槻崇曰。利休一茶博耳。乃能恥依其女。以博富貴。推此心也。何曾有私於區區器玩哉。後之奉其茶儀者。往往賈愚欺人。其能無愧其師乎。○十一月。米澤城主伊達政宗遣人送款德川氏。家康善遇之。○是歲。秀吉改鑄貨幣。始造大小錢金。○十七年己丑春正月。德川家康獵于中泉。遂息清見寺。獲甲將土屋氏遺孤以歸。廼屬世子秀忠曰。今與汝以護身刀一口。後賜名忠直。常侍世子。後累功食采上總二萬石。○眞田昌幸以其子信幸質于駿府。○二月。駿遠二國地大震。壞民廬舍。○秀吉城澱。○是時秀吉威令遍天下。佐竹里見結城那須諸族皆發使送款。秀吉命朝會。禁其私鬪。結城晴朝老而無子。請得公族爲後。乃使其所養子秀康家康二子。而爲關白秀吉義子。爲

十七年

家康與世子護身刀

秀吉設棚頒金於公卿

義子。○夏五月。秀吉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以供乘輿。徧後宮宗室公卿。餘如乙酉故事。山縣禎曰。豐公頒金之舉。於此再矣。世至今稱其豁達大度以為美談也。然比諸先皇屢免租免調之政。則其所施亦狹小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一旦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心者。豈仁政云乎哉。○伊達政宗及會津城主葦名義廣。戰于盤柿山。政宗將片倉景綱稱小十郎以銃手三百。山後逼之。會大風驟作。塵沙晝昏。景綱乘風奮擊。義廣大敗。挺身而遁。投佐竹義重。政宗長驅下會津四郡。遂徙治焉。威振奧羽。○秀吉妾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無嗣子。至是始舉男。鍾愛殊甚。○秋七月。秀吉使富田知信津田信季往駿理相之疆事。榊原康政以二使如上田。向駿與相有易田之事。而其田屬真田昌幸。昌幸未致。相人藉口以拒朝命。故康政以二使如上田。諭昌幸曰。亟輸上毛之田于相。取償於我。其那胡桃之墳墓。宜依舊有之。昌幸聽命云。二使遂如小田原。致沼田。且促入朝。氏政不禮

秀吉舉男鶴松

秀吉遣使促氏政入朝

焉。群臣或諫之。氏政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古稱關八州。可敵天下。非虛言也。彼果來乎。我以八州勁兵。要諸箱根。彼何能為。在昔平氏發大軍來攻源氏。至富士川。聞鶩鴨起。遂恇慴而潰。關白亦如此爾。使者微聞其言。歸報秀吉。秀吉怒曰。氏政以吾比平維盛邪。吾將示之我技倆也。家康亦屢使人勸入朝。亦弗聽。○佐竹義重與岩城常隆。石川昭光。結城義親。謀納葦名義廣。合兵伐伊達氏。連戰不利。乞援于越後。會上杉氏有事。不果。乃罷歸。○冬十月。伊達政宗滅葦名氏。并會津四郡。滅二階堂氏。并仙道七郡。佐竹。岩城諸族討之。不克。兵威益振。秀吉使人讓其強梁。且促入朝。政宗不從。○北條氏政之得沼田。以予

伊達政宗滅葦名氏

秀吉遺書於氏政。讓其不庭

其族氏邦也。沼田守將襲那胡桃。取之。真田昌幸來告曰。沼田有那胡桃城。為臣墳墓之地。北條氏將守沼田者。欲遂取之。臣曰。殿下命致沼田。未聞致那胡桃也。彼不聽。遂攻取之。敢告。秀吉大怒。遂奏請討氏政。氏政使者石卷康昌時在京師。懼陳謝之。秀吉不聽。拘康昌。押送之。遺書氏政曰。秀吉起微賤。為先君右府所拔擢。攻城野戰。立功戎馬之間。既而遇變故。誅夷逆臣。以答右府恩眷。遂佐 天子。以定亂逆。討叛撫服。七道豪傑無弗風靡。汝氏政負險恃力。不肯修朝貢。狡詐百端。蔑弃 王命。罪惡貫盈。罪不容誅。明年吾將統六師。以正不庭之罪。書至。相模氏政不以為意曰。彼以虛喝脅我耳。彼誠來。大舉則乏食。小舉則寡兵。不足慮也。無復守禦之意。○十二月。德川家康如大

秀吉一言勝於得百萬封矣

阪。請東征。約氏直因家康謝罪。請入朝。秀吉弗許。○於是會家康以下將帥。開關東地圖。指畫部署。真田昌幸。素與家康相惡。時在下坐。不得窺圖。秀吉呼前之。曰。吾以家康為海道先鋒。以汝為山道先鋒。昌幸感喜。退而謂人曰。得殿下一言。多於得百萬封矣。○菊池純曰。豐太閤稔聞真田昌幸父子材武謀畧可用。固非一日也。欲舉而用之。未獲其時也。迨小田原役作。乃會議諸將。故進之。稠廣坐中。命以山道先鋒。以一言之寵榮。制其父子骨肉之死命。以為其股肱爪牙。異日大坂冬夏二役。裂首折脰。以身殉之者。安知非斯片言隻辭之榮。為之地乎哉。或曰。片言可以易百萬封侯。則茅土之封。果不足須邪。曰否。唯如昌幸其人。可以一言行斯事也。○十八日。家康至自大阪。秀吉下符徵畿內諸道兵二十六萬。期以明年三月。會京師。其遠京師者。便道直赴關東。命長束正家。運粟二十萬石。大募舟舶。時海路久絕。民皆憚風濤之險。曰。海龍王為祟。秀吉哂曰。吾受 王命。討不庭。

海龍王爲崇秀吉作檄投海

何物龍王。乃爾沮我也。作檄投之。投海而進。民應募。○秀吉征北條氏別使九鬼嘉隆率舟師以護南海。南海尤多危礁。是以水路險怪。每逢風作波激。船艦掀翻。無復可下碇也。當秀吉圍小田原。天氣清明。海波如席。絕無陽侯之虞者五十有餘日。於後治海之人。遇連日晴。謂之豐公天。○大槻崇曰。中葉以還。乾綱解紐。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絕響久矣。獨豐公此行。入朝陛辭。天子詔賜節刀。是所謂奉王命討不庭者。洵足當天朝吐氣矣。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穩者。殆亦天之所以助皇威也歟。○初足利之盛。與明通好。使船來往。朝鮮亦屢來貢。及天下大亂也。外交遂絕。於是西陲不逞之徒。航海寇明。朝鮮亦爲所侵掠。鄰好遂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嶋距朝鮮最邇。嶋主宗義智能諳其事情。及秀吉在筑紫。義智送欵焉。秀吉會師以完其封。至是秀吉遣義智及僧玄蘇。往朝鮮喩曰。海路遼遠。宜當問。義智得其要領。或與俱來。令之不得拒命。○是歲冬。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曰。我欲通明。

十八年

家康送兒於秀吉爲質

明即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使者反命。琉球王寧尚氏大驚。告之明。明主翊鈞朱氏廟號神宗年號萬曆不聽。琉球懼不敢報。○十八年庚寅春正月。德川秀忠家康世子如京師。十四日。德川夫人豐臣氏病卒于京師。秀吉以戎事倥偬。秘不發喪。瘞葬于東福寺。十五日。秀忠謁秀吉于聚樂。井伊直政。酒井忠世。內藤正成等從焉。秀吉喜迎曰。佳兒也。佳兒也。携而入內。命更衣袴結髮。親取金飾刀帶之。曰。變鄙樣爲都樣。大納言見之必驚喜。大納言揲實以其與相有姻。送兒擬質。吾豈有所疑哉。厚贈還之。○北條氏政聞秀吉決大舉。始修守備。峙糧仗。分親戚大臣。扼險阨之餘。皆命城守。糧儲克溢。器仗悉備。意在必勝。而將士疑懼。民心動搖。朝倉重信。受守於函關。退嘆曰。主昏臣諛。政荒民散。北條氏之鬼必不

秀吉入朝陛辭天皇賜節刀

血食。○二十五日。秀忠還駿。家康曰。關白不留我兒。是欲假我沿道諸城也。乃命本多重次。本多正信。掃除海道諸城。命伊奈忠政造浮梁於富士川。居數日。秀吉使者至。果如其言。○二月。秀吉令毛利輝元守京師。弟秀長守大阪。令德川。北畠。前田。上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朔。秀吉自戎服入朝陛辭。天皇下詔錫節刀。出闕上馬。率騎卒十七萬。發京師。秀吉著假鬚。帶金刀。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焉。○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示其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比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別將軍。阿部駿河麻呂爲鎭狄將軍。延暦七年。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並賜節刀以征蝦夷。天慶二年。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綱解紐。禮典廢圮。群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庭出。節刀之制遂弛。靡聞關白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刀。誠曠世之盛擧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爲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帥

伊奈忠次請待天霽涉河

之所宜爲。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以知大不作其僭也。○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忿。心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懷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大衆臨揚之勢。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爲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擧也。不可無焉。嗟哉乎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越師賀師自東山上毛入。家康發甲信兵。助之松枝上毛城主大導寺政繁扞之阪本上毛不戰而潰。遂圍松枝。○十日。家康軍于長窪駿河。豆之諸城多潰。岡崎留守本多重次以爲空城假人。則武夫所愧。意快快不樂。及秀吉至。不肯出迎。秀吉召見之。亦辭不入。○秀吉至吉田。伊奈忠次曰。天雨河漲。請待霽而行。秀吉曰。吾聞兵行臨水宜亟涉。不則後者病焉。對曰。是所以行寡兵耳。以行大衆則溺矣。秀吉從之。留三日。至駿河。將入石田三成耳語曰。聞德川與北條

通謀。勿入。秀吉遲回。淺野長政諫曰。浮言勿信。乃入。○三成自童年以面首承寵。及長慧巧過人。秀吉以爲奉行。任治部少輔。與長政同僚。自是寖有釁隙。○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溫。盛到七八分。秀吉一喫稱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喫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喫。秀吉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携歸以爲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五奉行。○一歲暴風雨。淀河大溢。堤防悉崩。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米囊數十百。命土民盡運輸之。以塞其壞決處。既而雨止水退。又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囊。則聽其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乎前。其見敏投機。率此類。○大槻崇曰。石田豎子一生所爲不出于此技倆。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豊公乃擢用之。竟誤國家大計也。意知人之難。雖公之智。且有不免歟。二十日。家康至自長窪。相見甚驩。留

本多重次罵假城

止數日。本多重次適以事來謁。會家康將入見秀吉。自後罵曰。咄主公妄作。洵可怪也。主於國者。豈有假人以都城哉。如是不問則人或欲借夫人。亦許之乎。罵而出焉。時上國諸將皆在其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七　五車樓梓

席。相視而嘻。家康謂諸將曰。彼爲本多重次。即僕舊臣也。自僕幼時。每從行陣。百戰瘡痍。奮身不顧。僕深憫之。然資性頑。縱老而滋甚。今於稠廣坐中。誹僕如此。其平時可想已。公等幸勿爲意。衆謝曰。是無乃夜叉作左乎。君家有臣如此。真可倚頼也。秀吉聞之。益弗懌。○菊池純曰。君臣之間。宜當以敬禮接之也。君而失禮。則君非其君也。臣而不敬。臣非其臣也。東照公於本多重次。外雖君臣。内實骨肉。同以長於兵間。具嘗艱苦者。故其忠讜直率之氣。不能抑歇之。以致罵其主於稠廣坐中。君臣之禮。果安在乎哉。幸獲君如東照公。寬假而裕容之。以得保全其首領。不幸而遭逢暴君驕主。其身首分裂。以貽後人之嘲。何足深怪哉。宜乎豊公聞之弗懌。已而家康復至其軍。秀吉至沼津。二十八日。親巡敵塞。就家康營。諮曰。諸將皆曰。氏政擁精兵而不出戰。是欲誘我於險要擊之也。卿以爲何如。家康對曰。以某觀之是畏我焉爾。今宜爲三軍。一攻韮山。一攻山中。彼或來援。則以

秀吉與家康議小田原攻守

一軍邀擊之。秀吉曰。彼果來煩。卿邀擊。對曰。諾。其嘗與彼戰於甲斐信濃。十合九勝。固易與耳。曰。雖然彼不肯出。則奚爲。曰。二城必取一。某則以手軍。自古道出於酒匂驛。陣于早川。以扼八州援路。而公以大軍直擣小田原。敵必不能支焉。曰。酒匂之道得無城塞乎。曰。有鷹巢足柄新莊三城。曰。何以踰之。曰。彼不能守也。曰。焉知無鯁將拒我者乎。曰。能然我所欲也。秀吉乃還其軍。夜發令。且日攻二城。豐臣秀次。中村一氏。攻拔山中。北條氏不出。家康則以別軍出古道。松平康重。本多忠勝等爲先鋒。攻鷹巢。陷之。足柄城潰。進攻新莊。守將拒戰。不克而走。秀吉繼至。

秀吉分與戰袍三領

與諸將相見于湯本。出戰袍三領。使家康取其一。且使以其一授秀次。因戒秀次曰。汝宜學德川也。又使家康召秀忠於駿府。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八　五車樓梓

松田憲秀賣國要重賞

自取甲被之曰。宜類我也。秀吉益以事勢未定。務結歡心也。○北條氏世臣。松田憲秀。以邪佞誤國。心知其將亾。乃因堀秀政。潛納款。欲賣國以要重賞。秀吉陽許之。氏直不知之也。○初憲秀子新六。守戸倉城。與武田勝頼戰。連戰不利。氏直聞之罵曰。新六多亾我士。何怯之甚哉。新六慙恚叛降勝頼。及勝頼亾。新六來歸。當誅。憲秀爲乞哀。乃宥死一等。屛居其邑。至是新六勸其父謀叛。秀吉啗之以大利。令爲内應。○氏直負險以爲萬全無敗。及家康踰嶺。諸城多陷。始惶怖。乃與氏政議出師決戰。憲秀恐死戰或有利。説之曰。西師遠來。漕運不繼。旋其食盡而追以逸兼勞。如山壓卵。秀吉可生致焉。氏直曰善。乃止。○信雄破韮山郭。守將北條氏規勇而善戰。撫下有恩。士樂爲用。屢出接

（秀吉築城于石垣山一夜竣工）

戰所向披靡。西師敗衄。死傷甚多。秀吉聞之愕曰。內府非氏規敵。乃下令禁戰。築長圍守之。○夏四月。駿師及相師戰于宮木野。（相模）破之。湯基竹浦之戍皆潰。奔小田原。大師進傳小田原。松田憲秀潛使人謂秀吉曰。城西南有山曰石垣。即營于此。城中情狀可俯而瞰也。情形勢屈。臣乃伺間爲內應。秀吉大悅。厚賞而遣之。遂建牙于石垣山。令萬卒築城焉。糊紙于壁。一夜而竣工。明日望之如堊城。兵驚以爲神。防禦術窮。（菊池純曰。以白楮糊城壁。以代堊土者。前有豐太閤。使敵寒心破膽也。後有松平信綱。以塞不時之責。皆一宵而竣。使其機敏絶人。當時諸將所不能企也。知夫森蘭丸暗記刀鞘紋。石田三成捧茗。斟温熱適口。豐[illegible]副宣。不可謂不慧敏也。要皆彫蟲篆刻之才。可試之錯盤。未知其何如也。抑糊壁一計。太閤一用之於小田原。奇矣。信綱再行之於關東。善矣。後之喜奇計者。襲用太閤信綱之故智。不能別出機軸。則已陳之芻狗耳。何足爲奇哉。）○九日。秀吉携家康。登城樓下瞰曰。關東八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予卿耳。家康拜曰。幸甚。秀吉附其耳語曰。卿亦將治于小田原歟。曰然。秀吉曰。不可。我嘗觀地圖。距此可二十里。有地曰江戸。沃野廣衍。襟帶山河。是形勝之地。卿宜治于此。家康拜謝。（菊池純曰。太閤移東照公于關東。封之北條氏之故地。名優禮之。而其實則拔之本根。以殺其兵力焉耳。東照公拜謝受之。從容就封。土饒。高填卑鑿。渠疏洫。置第宅。起街市。三閱月而告成。人心愈固。本根益强。以開二百餘年之鴻業。於是太閤削弱之計不成。而東照公富强之基益固矣。故謂太閤之封東照公于關東。則畢世之失計。雖以太閤之大智雄才。亦不能無噬臍之悔也。）

（關東八州已在秀吉目中）

○秀吉使諸軍圍城數十重。下令禁鹵掠。使信雄會師于小田原。留部將圍韮山。○長曾我部元親。加藤嘉明。與九鬼脇坂諸將。率舟師護糧運。攻下豆相沿海諸城。會于小田原。○軍中訛言。織田德川二氏與北條氏通謀。將士疑懼。秀吉乃輕裝小隊。從左右數人。與二氏往來讌飲。訛言乃

止。○先是。秀吉率諸軍至駿河。家康與信雄諸將。迎之浮嶋原。秀吉緋甲唐冠。帶金粧刀。執彤弓矢。騎肥馬而來。扈從士皆異樣戎裝。鮮麗奪目。既而秀吉過二氏前。瞥然下馬。撫刀一揖曰。聞卿等異志。今當一角鬪耳。何不疾起決雌雄。信雄赧然不能出一語。慚汗浹背。家康從容揚言曰。當出師之初。先擬一刀於此。實是行之一大慶事。敢賀。諸將同聲皆稱萬歲。秀吉乃超乘而上。揚揚舉鞭而馳。衆皆感家康勇智。而哂信雄怯懦。（覸曰。豐公在千兵萬馬之中。能籠罩群雄。如此。而內府之怯[illegible]畏公之沈勇。隱相默定。早已算定於胸中矣。他日八國之封。遠地之謫。蓋皆決於此焉。想見當時公目中既無關左。而視北條氏。不啻孤豚也。）

（家康信雄勇怯懸絶天淵）

○長束正家掌漕轉。畢會于師。初家康度大衆久屯。穀價必騰。私命其吏多蓄糧餉。既而相中米粟狼戾。穀價不踴。家康歎曰。正家蕭何之才。豐公善用人也。○堀秀政之從軍也。沿道差人。購牛數十頭。衆異之。及大兵踰函嶺。輜重困嶮。秀政獨以牛運之。士衆便之。一夜風雨晦冥。秀政令其營曰。今夜必有偸盜。乃自起巡軍者三焉。士不得睡。諸營果有盜。獨秀政營中不失亾一物。人皆服其智。○秀吉患小田原不下。召小早川隆景於清洲而謀之。隆景曰。圍堅城。莫如務饗士。張樂令衆无倦色也。城中知無我脫圍之期。當不戰而屈。吾先人滅雲。實用此策。秀吉從之。乃釃酒犒師。下令軍中。隨意高會。列營歌呼之聲。往往徹曉。城中益困。（○秀吉圍小田原。凡閱月。未能降也。偶有一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酣。鼓笛喧嘩之聲喧于耳。客大驚問曰。何物。皆答曰。作此大會。軍令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將士而何。衛士呵叱何爲者。醉而顛耶。抑發心耶。客怫然作色曰。非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也。不敢顛。兵又不發心。兵抑大將在軍。以燕安爲大戒。而今沈溺如此。其醉顛喪心。主公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

（堀秀政以牛運糧）

（關白張樂於城下城中益困）

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束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間入白。秀吉聞之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勵聲曰、汝容花房、其敢嫚罵我。夫匹夫議 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併罪汝。秀家惶懼拜命而出。行未數百歩、秀吉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進賜之自盡。既而沈唫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我之為此舉、未必為娯樂。其實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我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畧可想矣。卿其疾歸、奉花房為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之捷。○大槻崇曰、豐公為人、躁急粗卒、而天性靈慧、故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群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二十一日、淺野長政、本多忠勝、平岩親吉、鳥井元忠攻岩築。力戰遂奪外城。城將妹尾無延驍勇善鬪。殺傷相當。本多忠政 忠勝子 年十六、刺無延、殪之。餘衆走入牙城。元忠進薄之、其士死傷百餘人。二十二日、守將乞降。曰、華表旗最可畏。願致城於華表公。華表、元忠之徽號也。元忠乃受降。

（頭注：美濃守忠政、忠勝長子）
（頭注：華表公可畏）

○當是時、豐臣氏環城而陣者、幾三十萬。山陵林麓、莫非兵者。關以東、望風降附。相馬、秋田、南部、津輕諸族、或執謁軍門、或使使納幣。項背相望。伊達氏始懼。發使乞降。德川家康戒使者曰、不得不亟來謁。六月、政宗從百餘騎、入下野。路塞不得通。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狀貌如何。曰、齡可二十歲耳、而被髮奇偉甚。秀吉不許輒見。使人讓之曰、吾受 王命、經略天下。雖遐方絶域之人、莫不来歸。汝崛強東北、擁兵數萬、未嘗發一介之使。是何故。政宗答曰、臣在敵中、不知四方事。及殿下東伐、然後知天下有所歸也。是以来謁。秀吉命悉致其侵地。政宗謝而奉命。乃入見。秀吉便服而坐、慰勞之。問曰、卿在陸奥幾戰。曰、三十餘戰。秀吉曰、是村巷小鬪耳。意未知部勒大兵之法也。因起引政宗而出。下臨廣壑。秀吉在前指示曰、彼畿内軍也。彼坂以西軍也。彼海道軍也。政宗唯唯。莫敢仰視。既罷遣歸。諸將交勸留之不遣。曰、遣之是猶縱虎於野。已秀吉哂曰、吾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其人曰、關白天授也。遂去之國。○菊池純曰、兵莫善於挫心兵。何則、千軍萬馬之兵、則有時而力屈焉。獨至於心之兵、則鬱勃於胸中、若火之燎原、欲撲滅之、將足以激其勢焉耳。蓋政宗則不世出之豪傑也。豐公亦不世出之豪傑也。以豪傑遇乎豪傑、非尋常兵力可壓制也。故豐公出其意外、指示天下大兵、以挫其心兵。當是時、政宗膽落魂褫、如河伯逢北海若、觀浩瀚積水。政宗胸中十萬心兵、消沮殘滅、不復存幾。夫心兵一折、雖有百萬甲兵、莫足慮者也。宜乎其放而遣之、以縱其馳噬而弗顧邪。諸將不察、以縱虎於野諫之。此井蛙蠡測之見焉耳。安知豐公胸宇落落、呑雲夢八九、尚小之之宏度乎哉。

（頭注：伊達政宗至箱根謁秀吉）
（頭注：關白天授也）

○初南部信直臣久慈為信作難、取津輕據之。潛如京師、依托近衛氏、因得達於秀吉。遂造行臺、自稱曰津刈氏。今作津輕。儼然若世襲者。秀吉尋朱章定其封。於是信直赴行臺。遇之途。視其帶近衛氏花號、畏不敢擊。見秀吉、請討之。秀吉以其先来、予朱章不許。津刈氏永列為城主。津刈氏南上、途經南部。南部氏切齒、為梗其路。故津刈氏會同、至於今取別路云。谷寛得曰、南部氏之於津輕氏、固為仇讎。然爭亂之世、君臣相欺者、不翅二氏。及元和止戈之後、津輕氏改圖、而至南部氏、執君臣之禮、謝前罪、南部氏亦待之以等夷。僾然不置舊怨于懷。夫然後可謂之君子交矣。二氏謀不及此、惜夫。世多恥先世之寒微、視舊主如怨家、而絶恩義者。自有識者觀之、可媿之甚矣。

○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圍忍。武藏。淺野長政助攻。將諭降之。三成忌其多功、紿曰、城兵已有内應者。請分陣攻之。城兵怒而戰。三成佯驚曰、内應敗矣。遂引水灌之。不得地利而罷。中井積善曰、三成廸城小人。豐公之入駿府也、既進邪說、以間德川氏、幾誤國家大計。淺野彈正之降忍也、又以忌剋之私壞

（頭注：津輕氏列為城主）
（頭注：三成灌忍城不得地利罷）

其無成之功，隨恃擔校之見，不復存。博謀濫城之策，疏拙自屈耶。此二事其所操持施設，可概見也已。爲之上者，宜擯諸四裔，以懲將來。夫豐臣氏之智，足以燭其姦，而又寵任之，以爲爪牙，終致慶長浪天之禍者，獨何歟。意其洪恩側媚之態，足以蠱惑主耳目也。夫嗟乎難任人，虞廷所急，況於其下乎。異日豐家之鬼之餒，實自三成發之。君人者，不可不愼焉。

○當是時，里見佐竹氏及陸奥出羽豪傑皆降秀吉。秀吉聚天下兵，圍小田原百餘日，終不能得一首級。氏規守韮山，謂其衆曰，此地我高祖所由而起，而吾受命守之，失一障壁，吾之恥也。衆皆奮激。秀吉更將疾攻，陷其外城。氏規親督戰，即日復之。八州城壘皆陷，獨小田原韮山不下。

氏規督戰即日復韮山

○氏房在小田原，與敵將浮田秀家對壘。秀家以秀吉旨，遺酒於氏房曰，聊以慰城守之勞。氏房又遺物謝之曰，聊以慰攻戰之勞。○時堀秀政既死，子秀治以秀吉密書，投松田憲秀，促内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十四日，

憲秀會子婿議焉，僉從之。獨次子英春號泣固諫，憲秀不聽。遂遣人約秀治，以十六日迎師。英春夜以甲櫃自盛，使舁而入，見氏直曰，君苟宥一人之死，則臣請告大事。誓而後告。氏直大愕，召憲秀詰而囚之。英春請宥其死，弗聽。秀治踐約至松田氏壘下，待報三日，望見其旗幟皆變，乃去。

松田英春許氏直以其父逆之

○中井積善曰，英春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邪。蓋當其變，熟諫善諍，冀其一寤，已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大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菊池純曰，松田憲秀以北條氏親臣，包藏禍心，優謀叛，是天人所不與，狗鼠所不食，固不待論也。獨新六之與英春，非同胞兄弟邪。新六惡而英春賢，新六叛而英春正，其出處事行，盡相背馳，陰陽晝夜不啻也。何其大之懸，物如此不均耶。曰，是何足深怪。夫同一兄弟耳，狭穂彥謀逆而狭穂姫貞，將門暴而將平正，爲朝孝而義朝戾，重盛賢而宗盛愚，繇是觀之，其智愚賢不肖之懸，不唯氷炭，何獨怪於英春兄弟哉。恃憫

英春之孝且忠，而弗能諫止父之謀逆，又弗能匡救君之非德，君死父誅，家國兩亡。吁嗟，豈不可大哀乎哉。

○前田利長上杉景勝下鉢形以下諸城，并降附五萬人，来謁秀吉。秀吉不甚賞二人。嘸之，秀吉謂左右曰，二子非無功，然降輒受之，不足稱勤勞。或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耳。二人聞之，復發，屠八王子城。武藏秀吉乃賞之。加藤嘉明謂其人曰，關白其無後乎。殺以立威，是偏裨將校以武自喜者之爲耳。長天下者務止殺，猶恐不及。今有斯言，不類焉。

加藤嘉明預知關白無後

○中井積善曰，昔尹氏彥明論李康子殺無道就有道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彥明嘉明其意暗合矣。○菊池純曰，昔者孟軻氏說時君以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後世創業君能定天下者，莫不用意於不殺。而知明太祖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又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等之言，皆不負孟軻氏之教，而不愧爲盛德之明主也。較諸豐公嗜殺之片言，其仁暴之懸，天淵不啻也。宜乎此則一傳而宗社爲墟，彼則卜世二十，歷年三百，然後乃亡。後之爲人主者，欲爲騶虞邪，欲爲豺狼邪。吾知其欲爲騶虞也。

○井

伊直政所部松平康重（本姓松井氏）募礦夫鑿地道，以泄湟水，遂鑿入城中。二十二日夜，暴風雨壞地道，摧城壁。直政延設伏道傍，親麾兵入城，縱火斬首四百級。城兵亦防戰甚力。天黑不辨咫尺，且事出倉猝，我兵無繼，乃收兵卻。城兵尾擊，遇伏敗還。家康麾下望火而愕異之。松平家忠（本姓形原氏）曰，是無他，我兵乘風雨入城耳。既而捷聞至。小田原合圍累月，唯弓銃相挑。是日始有斬獲之功，秀吉大悅，賞及士伍。

是役得城中首級是爲始

○二十四日，景勝利家下鉢形，圍八王子城。城主氏輝在小田原，其留守横地監物遁之狩野一菴、中山家範、金子家重、近藤助實相謂曰，吾約與州（北條陸奥守氏輝）以死守，其可食言乎。與數百人殊死戰。利家在高處望見，壯之，問降將，知其姓名，使往降之。至則自殺矣。城陷，二將收俘馘。

八王子城陷中

山家範狩野一菴死之

送諸行臺秀吉乃悅及事平家康收用家範二子昭守信吉信吉稱備前守後爲水戶傳○慶長之初信吉從家康在伏水曾有盜欲竊其佩刀信吉見之赤手縛盜衆服其勇家康歎賞曰吾且用汝作舟楫乃命爲公子賴房傳賴房封于水戶年幼未能就國信吉奉命往視國政奉上接下衆士倚賴焉賴房長喜任俠好奇服裝佩刀以黃金信吉數諫不聽時家康既薨秀忠聞之不懌召信吉信吉入見閣老曰殿下所以召臣者問寡君之事也以實對之是彰主過也不對則欺上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竢罪乃趨出閣老留之不聽歸具賴房具白其狀因大諫曰臣死不足愛也獨所憾者有三焉臣不肖不能讜論謇言以匡君過一也先公命臣以輔導之任而亡狀至此深負所託之意先公而在何面目見之二也左右小人迎君之惡虧損盛德臣非不知也而不能沫之三也臣雖死遊魂不離左右顧君悛之賴房大感悟直推食裝刀脫奇服賜之左右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能自新矣初信吉之出也閣老以聞秀忠悅曰賴房行事必悛矣果如其言賴房多子而未置嗣秀忠命信吉擇諸子信吉至水戶見諸公子察其賢否諸公子皆修飾出見公子光圀甫六歲見信吉呼翁直扣盤上打鳴之信吉大喜抱光圀曰真我嗣君也乃還白之遂立爲世子即義公也世稱其識鑒○秀吉遣黑田孝高等入城申前約誘以甘言

家康諭氏規促降

氏政弗聽曰吾承父祖業跨有八州者數世今削其六不如死之愈初秀吉送書于城中招成田氏長氏長乃送款至是秀吉遺其降書于氏直曰城中離叛事已危迫子盍早自爲計氏直怒拘氏長既而聞八國諸城多不守懼而議降秋七月家康使人如韮山諭氏規曰子之武已多矣今和議將成宜來贊其議氏規弗聽家康復使內藤信成往諭曰氏直將降關白既許予武相以存其祀子宜疾來固約示以秀吉誓書氏規從之氏直惶惑不竢約而出五日親造德川氏營乞降家康避嫌不敢通使之因羽柴勝雅勝雅以告秀吉見其輕躁之狀喜謂是可以擠焉乃曰皆當依其所請獨其封土以二總代伊豆相摸氏規聞之恚曰吾悔爲老賊所誑將還韮山復修守備氏直弗許六

北條氏直誅松田憲秀

日氏直誅松田憲秀致城造家康營七日秀吉命徹圍悉出其人限以三日令片桐且元脇坂安治監諸門禁鹵掠家康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蒞焉初小笠原長忠叛德川氏降甲甲亡奔相於是家康收斬之谷寛得曰今川氏之亡也嬖臣三浦義鎭爲衆所怨無所容身特以舊識之故歸長忠長忠即誅之蓋以義鎭德川氏所尤惡也東照公聞而快之心竊薄長忠之爲人爾後長忠之翻覆如是出乎汝者反乎汝者不可誣矣○菊池純曰德川氏創基于駿遠其累葉所訓鍊撫恤之士不唯膠漆乳水而其交服無常時爲叉嗟者若石川數正大賀彌四者往往有焉井伊直政面折數以爲人而獸心今如長忠亦禽心獸行之人焉耳其免直政嘲幸矣○九日氏政與弟氏輝出在醫師安栖田村安栖宅竢命秀吉謂家康曰北條氏沮　王命大逆無道吾奉　詔欲誅不庭之臣今而釋之是失信天下也吾欲誅氏政氏輝而釋其餘家康曰諾十日家康整師旅入城十一日秀吉遣使者四輩適安

北條氏自長氏國于相摸至是五世而滅矣

栖舍氏輝見使者請浴而入作絕命辭與氏政偕自裁氏政時年五十一秀吉送其首於京師梟之一條戾橋放氏直及氏規氏勝等三十人于高野給以萬石明年氏直病卒年二十一英春去仕前田氏自長氏國于相摸至是五世九十餘年乃滅○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一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恥之此其所以覇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放殺其父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爲萬世之慮　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山縣禎曰豐關白責北條氏入朝雖非無私意然辭直理正而北條氏不從是蔑朝廷也關白雄武絕倫威服海內挾王室而據中原其勢孰得抗之而北條氏負險恃強而不敢服亦可謂不度力者矣於是關白大擧奉　王命以討其罪而北條氏負不臣之名以受天下之大兵何以能敵之哉其亡國覆宗宜矣○後秀吉思氏規忠勇以爲狹山城主食萬石其後氏盛氏宗氏治氏朝父子相襲歷事

豐臣氏德川氏氏勝降德川氏爲岩留城主食萬石關原之役守岡崎慶長中卒養保科正直子氏重大坂之役氏重在先鋒後數徙封爲懸川城主病卒無嗣國除〇賴襄曰余嘗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聽之曰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讀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又曰豐臣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但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天地而令闔下咸戰慄能擧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故攬人心自固結不可解也哉秀吉乃擧北條氏故地八國伊豆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安房上總下總以封德川氏別以十萬石爲其湯沐邑擧德川氏故地五國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以賜信雄信雄不肯受秀吉怒曰卿才不可爲民上吾特以先右府之子也欲厚封之卿乃薄之乎乃放之秋田出羽收其封尾勢封甥秀次于尾及伊勢五郡封加藤光泰于甲光泰嘗以織者從秀吉守横山爾後三木山崎柳瀨之役皆有功累食四萬石至是首得大封遂封中村一氏駿十四萬石池田輝政吉田十五萬石堀尾吉晴濱松十二萬石田中吉政岡崎十萬石山内一豐懸川五萬石有馬豐氏横須賀三萬石其餘行賞有差仙石久秀私從師秀吉錄其舊功封小諸信濃五萬石小笠原貞慶嘗獲罪秀吉於是秀吉奪其邑深志以封石川數正食十萬石貞慶子秀政遂來仕德川氏家康以其故家善待之尋以故世子信康女妻之次年秀吉遷信雄于豫至文錄中召詣大坂予其子秀雄大野越前之田五萬石信雄尋薙居伏水祝髮自號常真〇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徵封似也其意爲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爲哉雖然甲申之戍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胎韋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之擧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

秀吉放織田信雄於秋田

信雄祝髮號常真

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己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領我朱章矣德川公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慮不及乎此一言攖怒遷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曰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㬥固不竢論焉〇青山延于曰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厚之而陰擠之欲奪其封地而無釁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爲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〇秀吉不能平於本多重次乃諷家康罰之家康不得已置之上總小原潛給三千石時使人慰問之尋病卒〇伊達政宗致會津仙道還米澤〇古河足利氏五傳至義氏益衰成氏政氏高基晴氏義氏義氏卒絕後者九年秀吉聞之故家也不可無祀求得其族國朝爲後食喜連川下毛之田五千石待以賓禮〇秀吉之在關東也一日游鎌倉詣鶴岡觀源頼朝塑像肅之曰卿發於流人吾起人奴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卿而已然吾寒族而卿將種是以其成功自有難易是吾所以贏得一籌雖然千載之下朋友莫逆相倶握手可與談者非卿何乎三撫其背而出〇菊池純曰賴朝取天下藉累世門閥據關東形勝其將士皆父祖之臣隸而北條時政佐諸其外大江廣元贊諸其內而造其建義旗于石橋關左豪傑雲屯霧集以新勝之兵討衰弱之平氏其克捷奏功之亟固有易爲力者也至如豐公則不然匪有彈丸尺寸之地也匪有一資半級之爵也以織田氏輿臺視風雲之會百戰瘡痍之餘戡定海内誅鋤群雄其創業之難固有非行道者也抑余之推奬豐公以爲勝賴朝者不唯取天下之難易吾服其有内助也何哉賴朝有一政子氏其妬悍猜忍出於漢呂后唐武氏之右北條氏專恣自用操其威權非諸呂所及其勲舊諸將皆勃窣武人無一任負荷者宜乎馴致北雖惟家之禍使鬼武之鬼衣蹴飛豐公起寒微其鷹揚龍攄撥亂反正之畧皆天之所啓而其宮闈之助亦與有力抑北廳淺野氏之賢求諸今古巾幗中所絕無而罕覯造其獲富貴儉素自奉常戒勗豐公勿忘蒿席之缸之舊琴瑟和諧終始如一其遇豐公妾媵以關睢葛覃之德而無樛木小星之恩比諸妬悍猜忍魚肉其同胞如屠戮犬羊之政子氏其仁暴淑慝自有星淵之別也視諸君臣猜忌兄弟鬩牆俾棣萼之懿親弗能全其終之賴朝亦自有氷炭之異也要

秀吉諷罰本多重次無禮

秀吉詣鶴岡撫賴朝像背

秀吉誅北條氏支臣

之北驍之貞淑操行之賢且美求之古人唐長孫后明馬皇后之流亞焉耳由是觀之豊公之於頼朝非其嗣得一籌何獨創業之難易而已哉其撫頼朝背脊以爲朋友蓋非誇言也矣。○十四日。秀吉率師東下。執大道寺政繁。詰之曰。汝以北條氏舊將。而首降於我。我之功臣。乃北條氏之叛臣。叛臣則天下罪人。吾不能私擇焉。乃誅之于櫻田。○安積覺曰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早雲來于關東開闢基業七人之一而宗以拔城世兼政務且北氏之強不能死守灑圍而首降於前田利家爲之先導肆其反噬秀吉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二十八日。伊達政宗迎秀吉于宇津宮。秀吉嘉其憾而能聆也。善遇之。○秀吉之東下。有人獻佐藤忠信兜鍪。秀吉召

本多忠政諫其父還忠信胄

本多忠勝。賜之曰。此胄忠信所被。非忠勇如卿者則不能著之。故以授卿。時人榮之。忠勝長子忠政。謂其父曰。忠信源九郎從僕耳。大人以德川氏將領。而被其胄。何足以爲榮乎。忠勝首肯。

卒還之。○德川家康分遣諸將。徇未下郡邑。八國悉平。乃留大窪忠世守小田原。及函關。八月朔。解嚴入江戶。悉除北條氏苛政。與民更始。管內悅服。谷寛得曰漢祖之入關首除秦苛政先賢後賢其揆一矣○青山延于曰按康富記云八朔之禮始於鎌倉又按太平記足利尊氏以八朔會諸將據此八朔之禮自古有之至神祖入江戶遂以八朔準五節六○菊池純曰政之善者雖亡國之餘不必改之宜率由其舊章也故頼朝平奥羽其國法一二仍秀衡之舊東照公略定甲信亦率信玄氏之舊政英雄所施設古今一轍如合符節吁嗟亦奇哉○秀吉至白河。問諸謀臣曰。吾欲擇一將鎮撫東北。卿等皆陳所見。衆所對各異。秀吉掉頭曰。皆非也。非蒲生氏鄉無可者。因賜氏鄉以會津仙道十一郡。且謂之曰。爲我守東門。告諭鄭重。具指授方略。遂整諸軍凱旋。至岡崎。吉川廣家迎而饗之。明日以鞍馬三百餘匹餞送秀吉。秀吉擇黑馬騎焉。屏其徒御。獨吉川氏卒栗棲武格者爲之

秀吉屏徒御入中邑

圍行。入尾張。秀吉指路傍聚落。謂武格曰。此名中邑。吾所生長也。吾欲一往觀。汝能從我乎。武格曰。謹諾。於是秀吉騎入中邑。遂召邑中父老。笑曰。吾藤吉也。父老皆惶恐俯伏。秀吉因比吾少時。邑閭甚整。戶口亦似滋息。因賜之酒及物。與語舊故而去。○菊池純曰豊公屏其徒御從一圉者入中邑與父老飲酒酬與語舊故何其與漢高帝過沛置酒之事相似也惜不使其子弟相倶習歌大風歌○是月。德川家康改定群臣封邑。封井伊直政于箕輪。上毛本多忠勝于緒瀧。上總榊原康政于舘林。上毛各食十萬石。其他大窪忠世。平岩親吉。酒井家次。奥平信昌等。諸將論功行賞有差。○九月。秀吉還京師。改松下之綱封于勢遠之田一萬

秀吉以之綱萬石償其擾金也

石曰。償擾金也。○菊池純曰豊公所擾之金則僅僅六兩焉耳而今償之以萬石松下氏悅可知也○家康之遷江戶也。城郭隘陋。至用船板爲階。本多正信白曰。是不

家康遷江戶盡因北條氏之舊

可以見外賓也。請更之。家康哂曰。是婦女之見耳。不聽。乃因地勢區處士民。鏟高塡卑。以置第宅。鑿渠疏淤。葦泥土。起市街。以通運漕之道。凡諸制度。盡因北條氏之舊。而除其煩苛者。國內大服。遷者如歸。至是而竣工。乃發使者致舊封。秀吉歎曰。德川處事。何其神速。○初秀吉爲織田氏徇山陽。請攻明及韓。後嘗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以時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嶋距韓甚邇。嶋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釜山浦。至豐臣氏時。明民或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橘康廣嘗諳韓事。擢爲使者。徵朝

秀吉族誅橘康廣

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

宗義智送款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蘇徃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昖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阻格 帝命秀吉為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 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壽有數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

答朝鮮王書

以施 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脩使幣 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因遣平調信玄蘇與偕李昖得書疑懼誠一以為虛喝王使之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耳。貴國盍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韓始懼。稍脩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〇十九年辛卯春正月關東八州將士皆賀正于江戶。〇閏月家康如京師拜封〇氏鄉告伊達氏異圖獻其通賊手書秀吉怒馳使召之政宗聞命即發二月入京師曰。吾自分誅戮也造貼金磔柱使人揭前行秀吉召政宗詰問焉。強辯不服。乃出其手書示之。政宗佯

十九年

伊達政宗造貼金磔柱

愕曰。其書甚肖特花押有微異者。乃取他書照之果如其所言。〇十五日。 天皇賜御香於家康家康入朝拜賜 敕觀花禁園四月家康還江戶〇毛利氏以其治所吉田隘陋改城于己斐遂徙治焉。名焉曰廣嶋。〇先是南部氏族九戶政實叛氏鄉攻而下之是歲五月。復叛據福岡城葛西莊內應之。秀吉以秀次為元帥赴討曰。此行必勦滅之使莫復萌凡事皆取德川氏節度奏叙伊達政宗從四位下。任侍從兼越前守與蒲生氏鄉將前軍淺野長政堀尾吉晴監軍秀吉密謂氏鄉曰。吾審知政宗反計。然彼膽畧可用故曲加寬宥耳奥平之日當徙彼於醜地以其地賞子功氏鄉拜謝而行〇是夏秀吉遣宗義智復如朝鮮曰速得明國要領不則將先有事于汝國泊釜山旬餘不

得報怒而還。秀吉志益決。〇秋九月氏鄉等拔九戶城誅政實及其族三十餘人。秀吉削政宗封地益封氏鄉食百萬石政宗徙治岩手澤〇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陳謝秀吉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為吾寫謡曲一本自取筆硯以授之終不及移封事〇秀吉好兵喜事功欲凌駕前人誇耀後世。於是東面既定海內無事。而心不自足且患國小而無地可增封寵臣。幸明不脩好朝鮮成釁。竊有外征之志。憚衆議未敢公言。初秀吉久無嗣。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鍾愛殊甚鶴松以是秋夭。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因屢出遊以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為乃還大會諸將帥。謂之曰今海內粗定而諸醜夷有阻 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

秀吉增封氏鄉食百萬不

秀吉登清水閣西望欲用武于海外

以其兵爲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諸君以爲何如。諸將瞬眙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内府謂秀次也。秀次時爲内大臣。叙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外征。乃下令造艨艟巨艦于伊勢。使九鬼嘉隆督之。趣期晨夜並作。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峙糧芻。家康輸伊豆材大治戰艦。大廳聞秀吉赴海外

秀吉建行營於那古耶

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建行營於那古耶。肥前大起殿宇。窮極壯麗。所費百餘萬金。役夫十餘萬人。踰年而就云。是時民新免兵革。拭目望太平。及外征之命下、天下騷然。謗怨盈途。朝廷雖駭其狂謀、不能制也。○冬十一月。德川秀忠遷參議。

其右近衛中將兼武藏守如故。○十二月。秀吉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爲八軍。加藤清正將第一軍。鍋嶋直茂。相良頼定屬焉。小西行長將第二軍。宗義智。松浦鎭信。有馬義純屬焉。兩軍分日迭爲先鋒。大友義統。黒田長政孝高子將第三軍。嶋津義弘。毛利高政。伊東祐丘等將第四軍。福嶋正則。長曾我部元親將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元就第九子立花宗茂將第七軍。毛利輝元將第八軍。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来嶋康親等別將水軍。豊臣秀俊尚弱。藤堂高虎率大和軍屬焉。水陸九軍總十五萬人。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増田長盛。大谷義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與淺野幸長等。將游軍六萬以備應援。而秀

吉自以豊臣秀俊。德川家康。前田利家。蒲生氏郷。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畿内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以明年三月晝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

秀吉讓關白職于秀次

骨。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然軍國機務皆躬親處決。秀次無所預焉。故事。父歴關白。子亦爲關白。則稱父爲太閤云。○山縣楨曰、我日本大海環之。實天險矣。能使沿海諸州嚴外寇之備莫懈焉。而明政教以能守邦城之中。則上地常腴。百穀豊美。金鐵魚鹽絲絮竹木之産。無所不贍矣。何必貪求域異邦之土地財貨之爲哉。豊臣氏之征朝鮮。可謂妄舉矣。且太閤齡已高。秀次不肖。縱令克韓滅明。一日得其志。徒以兵力服之。而人心弗服。太閤一旦瞑目。誰能守之。其復失之必矣。既失彼。又必失此。豊臣氏之鬼。於是乎餒矣。且踰海越韓以征明國。安保其必勝哉。太閤此舉狂妄亦甚哉。○是歲德川家康請停沙金。召京師金工後藤光次稱莊三郎更造楕形大小錢金。與

文祿元年

金錢並行焉。○文祿元年壬辰春正月。秀吉召加藤清正賜之

記幟曰、吾伐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召小西行長賜之名馬曰、以驅突驕虜。清正素鄙行長。不相善。是日拜賜而出。謂行長

藥囊幟號

曰、予用賜幟爲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藥囊耳。清正笑而止。自是二人益相隙也。○清正材武絶倫。數建殊功。秀吉謂有將帥之器。至是令爲先鋒。行長其父如清。世爲泉州堺巨商。至行長生而穎悟。好讀兵書。長策略。從秀吉多戰功。以其始與父赴海外通外國事情。令與清正偕爲先鋒。○天正十六年秀吉以隈本宇土兩城分賜清正行長二人。而其民爭境相訴。後行長封内志岐某叛。清正援行長平其亂。而行長不謝。因之二人交惡。秀吉知之。令二子爲先鋒。競其功。○秀吉遣内藤如安使朝鮮。令偕先鋒行

明人稱如安曰小西飛

長發。如安先發入朝鮮。如安丹波人也。嘗仕行長。以文學聞。行長欲使己姓氏遠布海外。臨發令改姓小西。稱飛驒守。明人

秀吉擲錢卜戰勝

撫之小西飛。○二月。秀吉發京師焉。時兵革日久。上下事武。知字者唯浮屠已。或曰。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夏四月。抵安藝謁嚴嶋祠。令左右取錢一緡將投之地。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預糊合兩錢也中井積善曰。豐公以襲狄青故智。然公之不學。豈知史冊上有此事哉。蓋英雄一時機鋒偶然有暗合焉爾。亦可以爲一奇矣。○秀吉至行營。諸軍會者五十萬人。師已發那古耶。舳艫相接。旗幟蔽天。以阻風泊于風本壹岐。居旬日。行長候風稍毅。潛帥部下。兼夜抵豐崎對馬。及曉。諸將始覺。清正大忿。與諸將飛舸追之。風益甚。不得進。行長促舵師。發豐崎。冒濤而進。達于

小西行長拔釜山

釜山浦。實四月十三日也。釜山守將鄭撥出獵。聞警馳還。行長隨攻其城。立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狥慶尚道。陷西生多大二

浦。斬多大守將尹興信。問其捕虜以要地。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長謂其衆曰。諸君戰疲當休。然使東萊爲備。吾力不能下。而諸將隨至。則功奪於人矣。宜急擊取之。衆皆奮從之。十五日。進圍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千餘級。守將宋象賢。堅坐受刄而死。行長嘉其節。收葬之。進陷梁山。至鵲院。分兵。長驅州郡。望風降潰。慶尚右道頓空。○十六日。清正入釜山浦。聞行長已前進。切齒曰。悔爲豎子所先。吾豈踐其跡乎。乃轉取別路。縱火慶州。走其守將。斬首千五百級。轉鬭而進。所向皆靡。○秀家聞行長深入。謂其將佐曰。彼自我家起身。吾爭功而不援。使彼死於敵。不獨負太閤寄任之意也。乃踰次發舟。八軍相繼上陸。○韓諸道競報警於國都。李昖大懼。以李鎰爲大將。分諸將守險要。

李鎰裸體而走

鎰閱兵於京地。皆市井白徒。無知戰者。既而諸城敗報荐至。乃以申砬爲都巡邊使。砬以宿將自負。於是惶惑失度。人頗知其將敗。或建言日本人長於槍刀。請造滿身厚甲。韓王聚工晨夜並作。既就。重而不堪用。其疎武事。率如此。○行長圍金海城。黑田長政援至。刈禾塡塹。以陷之。守將徐禮元棄城遁。行長略定右道諸邑。進陷尚州。鎰已至州城北。覩城中火起。遣騎來候。行長望視之曰。我且奪其膽。潛使銃卒伏橋下。銃之。墮馬。鎰軍奪氣。鎰策馬先遁。軍大亂。褊裨已下。無得脫者。我兵追鎰甚急。鎰棄馬裸體而走。聞申砬在忠州。投之。初砬得忠清道兵八千。欲進扼鳥嶺之險。聞尚州敗。不敢前。二十七日。行長踰鳥嶺。兩峽如束。巨川繞之。乃使輕卒先行。周踐山谷。無敵。笑曰。朝鮮兵不

漢江之險

要我于此。吾知其莫能爲也。乃踰嶺至丹月驛。分兵爲二。擊申砬于彈琴臺下。斬之。遂取忠州。○加藤清正會行長于忠州。議進取京畿。清正曰。攝津守多功矣。至攻國都。先鋒之任。當見屬僕也。行長曰。吾與子並受約束。子何擅更之。對曰。子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忿欲鬪。諸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私鬪爲。鍋嶋直茂曰。太閤令二公迭爲先鋒。今盍分道徃。聞道有二。自南者遠。自東者近。近者有漢江之險。唯二公所擇。清正曰。吾寧取險而近者矣。議乃定。行長間使人先馳之漢江。奪其南岸舟。清正遂發。遇韓使李應舜于途。捕之。○菊池純曰。加藤清正與小西行長。爭王城之先鋒。怒欲與之鬪。當是時。清正徒知撫劔疾視之爲勇。而不察小不忍之戒。悻悻然爭其短長。以取快一時。何其不自重之甚耶。抑清正非豐臣氏親臣乎。其死生存亡實關三軍之勝敗。而不慮於此。不倣避路之藺相如。而爲爭車之頡考叔。吾恐貽笑識者。

敵舟有烏

韓王使人斬申恪

劉克良戰沒

秀吉贈書于秀次

清正其可不自重哉○韓已聞李鎰敗大怖而猶望申砬一捷晦日有騎馳入都門民迎問之對曰申總兵死矣關白軍將来矣都城大擾王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子徵兵諸道留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遁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岸久之笑曰敵舟有烏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五月四日至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其旗幟皆小西氏號也蓋行長渡驪川走敵將元豪先一日自東大門入王已遁矣清正益怒居十餘日諸將至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凡所得城寨留兵以守烽燧相望自釜山達國都遣部將入揚州金命元之棄漢江也其副將申恪不從率所部赴揚州恪忠勇有軍略會咸鏡南道兵使李渾至

兵勢稍振浮田氏兵與恪戰大敗韓人踴躍命元在臨津啓恪違節度王使人即軍斬恪及捷報至遽命赦之則恪已死○清正長政會行長于臨津朝鮮申硈韓應寅助命元守臨津我師軍于南岸相持十餘日乃設伏佯遁硈輕而無謀欲渡江追擊別將劉克良諫止弗聽怒將斬之克良恚曰我結髮從軍豈畏死哉但恐誤國事耳與其屬先渡應寅亦麾其衆從之伏起大破之斬馘無算擠餘衆于水獲硈及克良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躬殪數人而後死北岸望之而潰命元應寅走還王所我師遂濟至安城驛乃探鬮分路而進長政自黃海道清正自咸鏡道行長自平安道○京城諸將發兵中路聞敵既敗走歸京此日秀吉贈書于秀次曰朝鮮都城既陷矣吾將以明春

次曰以支那百餘州封卿

清正到倉中設石爲城

今日之事不須多言問罪於明而已

帥兵入明蕩平區宇從乘輿于彼地期以甲午歲乗輿沿道駐蹕宜用行幸儀如　皇朝寶祚則推戴八條宮以卿爲明國關白而總轄朝鮮地方以岐阜若備前二侯又封卿於支那百餘州其他封拜便宜從事卿其善須知此意○朝鮮捷報荐至秀吉度明人必来援乃發奉行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遊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三奉行入韓宣令覺功清正至永興聞朝鮮二王子逃赴咸鏡北道無行十餘日抵鐵嶺遇北道兵使韓克諴於海汀倉克諴兵善射清正不能支退入倉中日已暮克諴縱兵圍之清正出倉中穀石列置爲城多發鳥銃鮮兵擲比而立應丸而殪衆遂潰克諴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清正夜潛行環克諴軍會天大霧克諴兵以爲我

兵在山下俄而我兵從四面大呼突起克諴軍驚潰悉陷泥澤中我兵追至芟刈死者無算克諴遁入鏡城清正追擒之○朝鮮王子珒王子琈奔會寧府清正兼程窮追焉○六月參議豊臣秀勝卒于朝鮮秀勝信長之子爲秀吉所養食封丹波○行長至大同江初朝鮮王入平壤爲久駐計以俟明救地險而糧足人心稍固及我師迫大同城中大擾李昖荐告急于明遂議出走行長使人報國都曰平壤可指日而定當飲馬鴨綠江長驅入明敢請後繼諸將報之曰慶尚全羅未降而渡鴨綠是危道也不如先取全羅行長乃令柳川調信僧玄蘇以書召李德馨諭降德馨来議江中依違不決調信玄蘇勵聲曰今日之事不須多言汝君第亟導我師問罪於明而已不諾而罷六月李

韓人惧我師所在竄匿

諸將集飲議進戰

脇坂安治等大戰于閑山嶋

盼留左相尹斗壽。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自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我師入平壤。得韓積粟十餘萬石。（韓量一斗。當我三升五合。以十五斗為一石。當我五斗二升五合。）行長就次平壤。令兵四出攻略。日望水軍至。大友義統在鳳山。黑田長政在白川。小早川隆景在開城。與諸城列城寨。達國都。送為應援。虜惧我師所在竄匿。於是沿道闃無人聲。王益遣使于明。乞救。且請內附。○初我水軍將。九鬼嘉隆。脇坂安治。藤堂高虎等。泊釜山浦。欲自全羅海上出黃海道。與陸師會。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龜舡四十艘次巨濟。鉅艦數千繼之。列哨船於唐嶋。高虎以快舸赴戰。奪其哨船百餘。上嶋焚虜營。○諸將集飲于毛利勝信營。議進戰。脇坂安治曰。先以大船巨炮挑戰。然後奪其船。加藤嘉明曰。是劫

而去之。非挑而奪之。挑而奪之者。宜以小船示弱。及敵近決戰。不則太閤謂水軍將士不欲戰也。安治曰。此事至重。一敗則陸軍亦不能振。子胡猖狂。乃爾。嘉明怒。高虎居間和解。勝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務利公事。太閤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因侑酒。酒數行。九鬼嘉隆曰。今夜三鼓解纜。旦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如廁招其軍吏。先期而進。比曉以走舸三艘。直衝敵列艦。奪其二十艘。諸將繼進。舜臣謂此地海狹水淺。不便進退。不如佯退誘之。至洋中戰。徑麾船退。我兵爭乘之。舜臣鳴鼓一聲。衆艦回舳。四面合擊。飛箭雨注。繼以大碳火箭。艨艟粉碎。烟焰漲天。來嶋康親死之。安治麾衆猶前。我兵死者無數。僅以單舸免。我軍大敗。安治憤敗。又率殘兵攻舜臣。

明大臣建議不可不援

我軍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走

奪其船。嘉隆嘉明舟。七日抵加德。八日泊唐嶋。九日敵戰艦大小百餘艘來攻。矢丸如雨。我軍亦發大砲。互有勝負。戰自辰及酉。敵船有以全鐵裝者。我砲不能傷。而敵用長大火箭。咫尺竝發。我將帥在樓櫓者殆危。殆及戰酣。見白衣烏帽人徜徉每船舳艫間。衆人視而異之。嘉明軍師某曰。此我邦百神保護之也。日既晡。兩軍交綏。舜臣因屯閑山嶋。我師不得前。全羅忠清諸道。允瀕海州郡。不為我所蹂躪。以待明師至者。舜臣之力也。○秋七月。明主翊鈞聞我兵入韓。則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軍屯寧夏。國都兵寡。明主召其大臣問。韓當援否。大臣曰。倭窺明久矣。而明之屏在韓。韓先被倭兵。而明不援。韓且折而入倭。倭韓為一。分利於明。合兵戮力。以出遼東。則勢如

建瓴水于屋矣。顧韓民畏倭兵。而心不服。我遣一將助韓王。以招聚之。因其力以捍禦東北。是名以明援韓。而其實以韓援明也。明何患於倭哉。明主從之。遣其將祖承訓史儒等將援韓。而下書於琉球暹羅。為侵和之勢。以縻秀吉。使其勿航海西北嚮。當是時。承訓儒等既入韓。二將皆遼東勇將。甚輕和人。和人前掠明疆者。皆海盜。甲仗潎惡。明人狃見之。以為豐臣氏兵亦如此也。於是至嘉山。問韓人曰。平壤倭兵無乃走乎。曰否。承訓舉酒祝曰。天使我立殊功也。進舍順安。營未定。行長偵知。夜遣輕卒劫其營。營亂。乃笑曰。此虜亦易與耳。明日自往與明軍戰于安定。旗幟偉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松浦鎭信無暇擐甲。親奮鬪。箭貫脛。而不顧。諸將亦各苦戰。敵兵遂敗績。儒等

清正拘二王子

下馬鬪中丸斃時霖雨我兵追明人於渟擊鏖之承訓僅以身免三千兵生還者纔數十人承訓膽落逃還遼東○清正聞二王子在會寧府驅而赴之府韓極北也行五十日至馬府使鞠景仁懼拘二王子使人来乞降且曰府内食盡王子不食三日願賜之食清正許之欲自入城將校皆諫曰吾窺府内虜人塡咽我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爲吾已失王不可又失王子即有變吾與王子決死毋憾也乃與十餘騎入城令饋者數十人人執一器隨而入韓人危疑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辨其無他韓人不能解清正自開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羅拜清正寘王子於鏡城府分兵護衛善視之遂出師于元良哈○李昖妃與宮女偕出城以帛覆面兵士將捕之

韓人服清正勇而且有仁

孝高祝髪自號如水

黒田孝高論外征諸將統御非其人

清正戒曰勿視面勿觸犯爲不知者而贈飮食縱之韓人服清正勇而且有仁○元帥及三奉行兩先鋒以諸軍糧饟之明大兵且至交章告急秀吉益發漕運日會諸將議方略初黒田勘解由孝高跛而勇與竹中半兵衛重治並佐秀吉參與謀議孝高聰敏有智略凡其所畫策莫不合機宜出意表秀吉目以良平重治歿孝高專從事秀吉信任而心窃畏之孝高預揣禍迫身托病告老使男長政襲封乃祝髪自號如水秀吉益寵異之及征韓之役亦自隨之嘗私語其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有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毋青草是得其地果何益哉且聞加藤小西爭功相閲法令不一衆莫知其所適歸也而浮田宰相亦非統御之器能堪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不則孝

淺野長政諫秀吉外征

高而已秀吉則耳戸外聽而領之已而大召諸將胥會議曰征韓諸將皆不勝其任乃公不可不自往也其留而可守吾邦者家康則其人也家康而在焉我無復所顧慮也今舉國内兵雖少猶可得三十萬因顧諸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氏鄉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萬爲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德川家康弗懌曰二公擢于萬衆中榮執大焉僕少小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居守爲二公幸推輓之淺野長政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爲野狐所憑爾秀吉大怒蹶起扣刀擬長政曰吾爲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長政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刎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

梅北宮内作亂于肥後

爲而殿下乃興無故之事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當是時殿下一舉趾則雄鎭大藩無所統御群盜衆虛而起雖有德川公安得鎭定之乎是勢之最易覩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耳鄙語曰鼈欲咬人反咬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曰狐乎鼈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鄉進擁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誅戮不必勞殿下不敬之罪請議正典刑因斜睨長政曰可去矣長政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宮内衆加藤氏不在煽動東肥郡邑多應之秀吉聞警大驚急召長政曰吾甚慙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爲大將往定肥後因命家康曰幸長猶少請假本多中書家康令忠勝從焉未發肥後

人堺興西衛門稱善左斬梅北来獻乃止命長政按定其國○初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内者時其亡起兵於肥後肥後人多翕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界善左衛門興西度其不可力爭乃詐納降避城迎之梅北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霊既爲臣屬豈復有異心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設供張使美人行酒梅北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擧觴翕善左善左察其無戒心抽刀跳起捽梅北仆之坐刺而殺之坐起不意在坐倉皇爭欲殺善左善左瞋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爲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宥脅從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衆皆投刀羅拜請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清正大賞其功自秀吉之西母氏憂念成疾疑以爲秀吉既入韓至是危篤秀吉聞之馳歸覲之至則薨秀吉慟哭引咎悔恨

秀吉母憂疑病薨

○祖承訓之敗也行長檄朝鮮有羊群放虎之語羊譬明兵虎以自託聲言且暮將西渡鴨緑人心洶洶○八月我軍入豐德等軍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謂寧夏未平復有事遼左殆罷于奔命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越江而戰非完策也議遣人求當緩兵者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於是講和封貢議起矣

石星薦沈惟敬

○惟敬本浙人客居國都嘗通呉俠妓陳澹如澹如僕有鄭四嘗捕在對馬遁歸話我國事惟敬蓄功名志欲投機以就事乃就鄭四詳聽我國事揚言曰我能通倭情石星妾父袁茂適遊澹如居聞惟敬之言薦之石星石星召惟敬與語大喜薦之先遣惟敬說以和議欲以緩師惟敬請數千金于石星買蟒衣玉帶及諸寶貨以爲贈我之贄幣且娶澹如爲妻托石星爲質臨發朝鮮石星假以游擊將軍惟敬多具資幣贈書我師卑辭請和行長與宗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即欲和宜使使濟海因約以七條○一曰和議二曰割朝鮮三道與我其三道聘其四封爵其餘三條史逸不傳惟敬務欲以弭兵爲己功曲順其意曰歸取報五

沈惟敬請和行長約以七條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三十三　五車樓梓

十日復来請以平壤西北十里爲界和不得出焉韓不得入焉即踰期負約唯其所爲行長許之乃立標木而去○先是清正入元良哈觀兵乃以八千人進攻一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釋甲夜半胡騎大至我兵力戰走之清正曰虜不意我犯我一捷足以報太閤矣乃引兵南還路過青州俘後藤次郎次郎舊松前漁人也漂風抵青州住焉有年矣清正以之爲鄉導終至海濱西南望得高山次郎曰是日本富士岳也清正下馬免冑而拜謂其騎曰自吾辭太閤謂日西北行矣今望岳於西南覺吾行遼遠也

清正拜富士岳

○十一月惟敬去朝鮮過五十日不至行長疑之聲言將飲馬鴨緑江也義州聞之荷擔而立韓王飛書告明明群臣曰惟敬說不可信秀吉殊無退兵意曩者以暑濕取敗今天寒馬肥宜出兵也明主翊鈞猶豫未決懸令有能獻奇計復東藩者購萬金封伯爵襲之子孫莫敢應者衆推少司馬宋應昌翊鈞遂拜應昌爲都御史經略東北劉黄裳爲贊畫而選將兵者李如松稱材武天下無雙會其平寧夏而旋則拜爲大將率六將軍東拒秀吉獨大司馬石星猶持前議復遣惟敬至平壤伺秀吉意惟敬留平壤城中與行長密議累日而去語秘不傳

明主翊鈞拜李如松爲大將

○十二月八日改元文祿

十二月改元文祿

○是月李如松至遼東惟敬見如松曰和議既成行長請撤平壤以大同江爲界如松方鋭意立功弗懌惟敬言欲執而斬之應昌等說曰宜舍此因怠敵而襲之如松從之乃拘諸其營誓師渡江以頒軍律一軍肅然○應昌止居于遼東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皇山臨鴨緑江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三十四　五車樓梓

藤原惺窩唱學于京師

惺窩讀書過目成誦

二年正月

如松等以諸軍薄平壤

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峰出沒雲海劉黃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初行長收韓人金順良等四十餘人爲耳目虜中動靜莫不立報至是悉爲韓相柳成龍所捕縛以故我不知明軍至也。○關白秀次奢侈無度秀吉欲遣征韓不肯會有訛言關白圖不軌秀吉不問焉。○播磨人藤原肅始倡宋學于京師肅字斂夫號惺窩中納言定家十二世之孫參議爲純之子也幼而穎異依僧東明讀書於龍野過目成誦有神童之稱後度爲僧稍長游京師益肆力於學貫穿經史涉獵百家而心不欲奉佛教嘗憂世乏明師欲航海赴明阻風而還至是復來京師杜戶讀書尤潛心乎洛閩之書曰道在於此遂歸儒服時年三十餘。嘗以事忤秀次旨避遊西肥德川家康聞其賢時時延見訪以聖學之要尤加敬重學者稱曰惺窩先生我邦理學之闡實權輿于此○中井積善曰在昔　王室之盛文教闡明學校之規科第之法煥然大備矣然承緒乎隋唐聖言未晰其所以爲學不踰訓詁詞章之習兼以神佛誕之說以壞人心害政事既而　皇綱頽圮四郊多壘武人逞執國命者四百有餘歲典章文物頽弊亾餘所謂訓詁詞章之學亦壓壁影響乎浮屠間道之榛塞可謂極矣猗嗟天未喪斯文誘衷於惺窩先生自奮乎緇衣以講明絶學洛閩之統始揭於我邦爾後運屬昇平鉅人傑士相繼接起而今程朱之籍家誦而戶藏與天壤不朽者先生實爲之倡先生之功豈不偉乎〇二年癸巳春正月朔李如松遣別將查大受抵順安佯報我軍曰沈游擊至和議成矣行長喜玄蘇不覺其詐作詩慶之乃遣牙將二十人迎惟敬大受飲之酒醉而殺之二十人搏戰亡其三人走還平壤行長大駭遣小西如安詰之如松慰解遣還○五日。　上皇崩〇六日如松等以諸軍薄平壤行長始覺其詐與宗義智等急修守備韓將李鎰金

承訓兵脫韓裝露明甲

應瑞等攻城東義智擊走之○平壤之地東南並臨江西負山而北則牡丹臺距城二里許築柵於臺側以爲牙城行長在牡丹臺義智欲迎之平壤敵拒絶其間聲問不通募能使者義智兵國分隼人應之義智遣之隼人單騎直進明兵不敢遮得報而還義智兵迎行長行長潰圍復入平壤〇其夜行長遣義智襲李如柏營不利明日黎明明軍大至如松攻小西門如柏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忠攻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奇功償前敗知我易韓人也。令其兵皆尚韓裝故踏跙不進行長以爲韓人也專拒西北自率銃手擊卻如松如松益用大礮火箭毒煙蔽城箭入城中林木皆焚火發者數處我兵咽毒烟昏眩明兵舍解藥蟻附而上前者墜後者登莫有退者我兵殊死戰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噪而登行長驚急分兵拒之而西北卽陷行長退保牡丹臺明軍四面攀堞我兵力拒刀鎗攢壘堞如蝟毛明兵死傷數千人不能援退營城外行長將水戶某作右衛門說曰鳳山兵不來援吾以孤城抗大敵終不可支盍退合於諸將以圖再舉行長然之卽夜潛率衆出城至江江水方合踏而渡至鳳山大友義統已遁之國都黑田長政在白川引兵迎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敢追躡終至國都○黑田長政屯白川使栗山利安及黑田總右衛門毋里太兵衛後藤基次等守江陰城會小西行長敗于平壤明兵四萬來攻江陰時城兵僅二千七百人諸將將請救連署報長政曰明兵來襲願急賜援兵利安視書曰文有不可者乃命書史刪去賜援兵一句而後署名令士卒曰兵寡援絶唯有死而已汝等勉焉勿貽恥於海外因爲圓陣以待明兵侮我寡兵縱兵競進利安與太兵衛基次等衝突明軍明軍披靡我兵衆之殊死戰莫不一當百終大破之長政得報大驚自將來援則明兵既退矣長政詣利安營利安方被創倚粮苞長

政謂之曰。卿何爲自輕軀命。以爲戰也。利安急張目睨長政曰。寇來安得不指長政。泣曰。卿愠吾失言。非無謂也。雖然使卿等皆致死。吾不交事。則吾何面目獨視息于世乎。今以孤軍破大兵。絶頼拔群。卿之功多矣。慎勿以介意。獨嚮右衛門。卿利安此。報書。白長政曰。臣等欲速請救。以改報書。致遅緩。然則利安聲曰。改報書者非他人。即臣利安也。臣臨報急。稿変。此上。自川八里。大敵迫咫尺。而遠仰援于往返十六里外。非計之得者也。夫死一耳。然待無及之援。孰若死一戰。使天下道黒田氏先軍以寡兵抗大敵。以力不支。闔城致命。太閤聞之。亦不爲罪我。武兵。臣是以改其文。乃所以擬求訣書也。長政喜。能之。當

隆景大破明軍于碧蹄館

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東。國都將吏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来。會諸城聽命。獨小早川隆景不可。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三奉行促之甚。急。乃退。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兵

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二十四日。李如松抵臨津。會河冰半泮。韓人編藤造橋。衆乃濟。二十六日。宗茂與明先鋒查大受遇礪石嶺。力擊破之。斬百餘人。二十七日。如松率蕃漢步騎十萬。陣于碧蹄館。隆景奮然。乃分兵爲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郤隆景揮鎗大呼而進。上卒皆奮。莫不一當百。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襲平壤。一戰得志。謂倭兵易與耳。乃輕進不具銃礮。以短兵接戰。我軍兵銃刄利。縱横揮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鋒。我兵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如松墜馬。隆景將井上某五郎兵衛鎗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僅以身免。追北至臨津。擠明兵于江。江水爲之不流。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如松入坡州。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

如松大敗痛哭徹曉

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韓將相請其再進。不肯。時天雨冰釋。如松託言坡州多泥不可爲營。遂退入東坡。二月猶雨。明馬多病斃。我兵縱火而進。如松退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病請代。○菊池純曰。可殺而殺之。雖多殺人。亦可以無害也。不可殺而殺之。雖不多殺人。是嗜殺也。今嗜殺之人。將於兵。明主所誡。而良將所憂。吾故欲如宋藝祖用曹彬也。藝祖命曹彬。伐江南。誡之曰。切勿暴畧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彬又嘗戒諸將曰。彬之病。非藥可治。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吾又欲如奇渥温氏用史天澤也。天澤以疾還襄陽。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戮。原吁嗟使後之明主良將。若宋藝祖於曹彬。奇渥温氏於史天澤。以麟趾騶虞之仁。行秋霜烈日之威。王旅所臨。簞壺相接。則天下不足定也。當太閤征韓。勇將鋭卒。雲合霧集。挾冉盛之勢。誠積弱之國如飄風暴雨。巻枯振朽。朝鮮八道。未明十三省。傳檄可定也。然而連年攻擊。兵禍外連。而國力内竭。寸壤尺奪。未逆奏功。而太閤即世。諸將苦戰。遂收軍還。是其故何也。曰。多殺使之然也。史稱征韓之役。朝鮮闔國。以逮未明。邑域几我兵所過。無不殘滅。人畜一空。鞠爲茂草。夷民怨仇。視我如鬼蜮。相引逃匿山谷爲彼耳目者。所在皆是。加之統御非其人。而諸將爭功。當是時。雖

有百韓千彭。吾知其無能爲也。獨能洞知斯弊。直言極諫。不少避者。前有淺野長政。而其言遂弗用。後有黒田如水氏。而其策亦不行。逮太閤將死。如有稍覺之者。揚言曰。毋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噫亦已晚矣。而多殺之尤戮者。爲碧蹄之戰。其流血如川。積屍成邱。如松十萬精鋭。殆乎盡於此。王於江水爲之不流夫可殺而殺。多殺人。亦可以無尤也。此促諸將徹守。奉行促之此非畏敵而退。蓋重太閤之命也。使隆景不戰。何損於勇。乃窮兵鏖戰。以多殺敵。是謂之黷武耳。謂嗜殺耳。黷武嗜殺。則曹彬所誡。而天澤所愧。設使曹彬天澤。當今日。吾知其决不若此也。雖然隆景亦名將也。豈以多殺爲快於心者哉。其多殺人者。抑有録来也。蓋當時嗜殺者。莫浮太閤。太閤一生所殺戮者。不暇悉舉。其尤慘刻者。爲小田原之役。太閤攻小田原。前田上杉以降附萬餘来謁。秀吉不懌曰。納降而不屠。非武也。二將遂攻屠八王子。獨加藤嘉明慨其言不類。主將縮。諸病之。斯言也。隆景嘗所目擊。今平壤陥。兵鳳山破。兵諸將退縮。咸集王城。無敢挺身當之。此太閤所弗懌。悦太閤者。莫若多殺敵也。故老拳一擊獲斯無前快捷。以饜太閤嗜殺之心。焉耳。由是觀之。碧蹄鏖戰非隆景所思。欲蓋出於弗得已也。吁嗟太閤能嗜殺。故一傳而宗社屋。兵隆景多殺敵。自度子孫不育。養他人子。以絶其祀。名爲宗家。其實有感于此也。隆景豈嗜殺者乎哉。○平壤之陥。諸將皆會國都。韓人聞之。所在並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

宋應昌虛喝

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

謀曰。秀吉將帥皆萃王城。而加藤清正者懸孤軍在咸鏡。聲聞不通。可虛喝而取也。使辯士馮仲纓以譯說清正曰。貴國無故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大怒。發兵四十萬。克平壤。復國都。擒浮田小西。盡逐其兵。宜送還朝鮮王子。戢兵而退。否則我大兵北下。直萃於安邊。雖悔無及。清正使侍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歸語明主。我有敝甲凋兵。近若無事。貴國來伐。已聞命矣。而咸鏡之途險阨。騎不可比行。卒不得成列。兵之來。日一二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殲之。日殺二萬。二十日殲之。既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而韓人寇我者不衰。我兵在幸州者。亦爲韓將權慄所敗。秀家等乃使間使召清正。清正平橋

晉州之敗

中寇斬首虜三千餘級。遂與鍋嶋直茂。相良頼定等。撤諸城兵。會國都。○柳成龍屢遣人開城。請進兵。李如松竟無鬪志。辭以泥路難行。及清正反國都。明兵相驚曰。清正自北道繞襲平壤。如松驚悸曰。平壤乃根本。即不守。我軍無歸路。遂揚鞭回平壤。○秀吉聞明師大至。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攻晉州。晉州地險城固。韓王之奔義州也。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之。光泰等不知之。以爲寡兵易與。且七將名位相侔。不受節制。爭前附城。城將見我軍無紀律。開門驅突。我軍大亂。時日漸晡。城兵彌進。七將不知計所爲。大敗而還。遂胥議。乞出援軍。秀吉欲多發兵援之。而無復可徵發。悵然久之曰。吾不幸生小國。以致兵不足也。○都城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焉。

糧竭寧食砂

查大堂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絶其糧道。我師始窘。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釜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耳。國都不可棄也。清正亦爭之曰。吾以孤軍破強胡數萬。明韓兵不足慮也。何不抜臨津。奪其糧。三成素嫉清正多功。乃作色曰。子能往則往。不得取敗於人。清正曰。諾。即夜以手兵襲明軍。奪糧而還。三成益不平。○自李如松之敗。明韓諸將無復有鬪志。我師亦倦。行長最思歸。於是和議復行。夏四月。如松使沈惟敬計和。惟敬來見行長。申前議。約以七事。七事之約見于前行長等素不學。以入貢爲鄰交之禮。以封冊爲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已而知其非。惟敬巧彌縫之。甘而納之。乃報秀吉曰。明人欲尊殿下爲皇帝。秀吉乃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

隆景縱火焚城更殿而退

放大友義統于長門

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乃縱火城中。更殿而東。韓相柳成龍請尾擊之。乃遣李如柏等萬餘人。覘我陣整。不敢逼。○我師屯釜山浦。起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依山擁海。爲久頓之計。虜亦分守星州居昌諸城。而不出。朝鮮兵災之餘。民皆四散。至是大飢。道殣益多。○秀吉正大友義統。鳳山避逃之罪。放之于長門。放其子義延於武藏。悉分其地。賞有功。義統其先。曰能直源頼朝庶子。冒外姓。建久中受任豐後。至義統二十二世。終不祀。○五月。明遣謝用梓徐一貫。沈惟敬。八日發釜山。十五日到那古耶。秀吉館之。命諸將享饗之。○二十三日。引見饗宴。賜賚優渥。恩及輿儓。贈惟敬銀千枚。

金裝刀一口席上器什悉用黃金陳設古名畫明使嗟稱曰雖吾邦所罕觀也○明使滯留數旬遊賞日久愛那古耶風景以爲彷彿瀟湘諸勝各賦詩唱和秀吉更饗明使泛船百餘艘于海旌旗翩錦棹歌振濤秀吉親乘船召明使宴飲竟日明使進退有度辭命得宜觀者歎稱以爲有大國之風○先是淺野幸長黑田孝高奉秀吉命航海在東萊至是特命二人曰七將敗于晉州貽我邦恥今諸將雖因講和而退于釜山暫休兵屠晉州斬牧使而後講和也爾其指揮而出師○六月加藤清正送還朝鮮二王子臨海君及大臣黃延彧等清正待諸囚有恩皆感而去○朝鮮二王子寄書于清正臣加藤右馬允謝清正曰自壬辰四月就擒日本大將軍清正即加禮遇一行下人并給衣糧撫恤至臻又稟闕白殿下許放還京城其慈悲如佛真個日本中好人也○初清正擒二王子時令其臣九鬼廣

那古耶風景佳彿湘瀟

清正待韓囚有恩

隆護衛至是臨海君手書與之曰我還京後九鬼四郎兵衛之恩亦永世記不忘也○諸將合兵六萬攻晉州時朝鮮諸將以大衆入晉州二十一日我兵窺城寂如無人候騎報曰城中無兵意諸將皆既遁去義智鎮信曰韓兵能潛守不可輕動也清正曰彼實遁去我速入城何功之有彼或潛伏必陷其計中兵法晝而伏者至昏而見請少竢之頃而果見伏兵一軍服其老軍事二十二日我軍薄城起飛樓俯瞰城中蒙竹盾仰攻城上矢石如注守將徐禮元黃進等力拒數日不得登二十八日清正造龜甲車包以牛革載壯士推挽而進以鐵推穿城足樓櫓崩壞進殊死戰中丸而斃進忠烈智勇推爲一軍魁及其戰歿城中嗟悼二十九日清正長政先登城伊達政宗等諸軍蟻附而上高虎子高吉年十六揮鎗多殺敵千

六月攻晉州

清正造龜甲車鑿城足

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毛利秀元在西北高處奪門而入禮元先走諸軍大潰我兵悉進千鎰慶會等赴南江而死宗仁轉鬭至南江脇挾二人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也投水而死禮元逃匿林藪我兵執而斬之斬首六萬至牛羊雞犬殲屠戮之無復噍類夷城塡濠堙井刊木焚蕩其室廬以快前憤醜禮元首獻之行營秀吉稱清正功爲第一政宗次之並賜書褒賞如松召惟敬責之惟敬見行長讓其負約行長怒曰卿首倡和議而明兵大至此卿賣我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見石星請撤如松兵星奏罷之如松乃引還明主及聞我師拔晉州疑和議敗拘小西如安不敢納舍之遼東○八月秀吉妃淺井氏復生男秀吉大喜使前田利家攝軍事而自歸大阪命所生男幼字

秀頼生幼字棄丸

棄丸長曰秀頼德川家康還至大阪賀得嗣也○九月　天皇使右大臣藤原晴季菊亭如大阪慰勞秀吉○冬十月朝鮮王復歸國都○加藤清正還其俘囚心甚怫懌又知和議必不成十一月攻安康大破之○虜尤畏清正呼曰鬼上官○時韓野多屍虎豹群至我將士留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擸其尤大者以獻焉○加藤氏營在山麓一夜有虎來噬侍豎上月左膳殺之清正怒大明圍其山有一大虎咆哮排筞而進清正負嵎裝巨砲待之虎益怒張口人立衆爭將銃之清正叱曰且視吾伎倆言未畢轟雷一聲丸飛入口中虎仆又起輾轉以死矣秀吉欲得虎肉以資藥乃命嶋津義弘令獵而貢之時積雪埋山不可得而獵焉三月八日義弘與其子忠恒乘船至呂原明日勒隊圍山終日無所見其翌披荊棘躐險阻深入數里列卒數十分曹吶喊峰巒爲裂俄而雨降烟霧濛密有虎走出將安田次郎兵衛者嶋津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也舉刀逐之虎還顧迎噬安田刺其口殪之須臾二虎跳躍飛走直逼麾下忠恒怒其追父也將身當之舍人上野權右衛門揮刃邀擊虎齧臘咥之牙投可五步負嵎大嗥帖佐六七急驚斫頭刃三

鬼上官

秀吉爲京觀世呼曰耳塚

下。虎怒噬其股。側有老松。枝條下垂。福永助十郎。捽尾纏枝。極力逆曳。亦野助七郎進擊斃之。其一遂遁。六七亦病瘡死。於是義弘狀其事。獻獲于肥前行臺。秀吉大悅。下手書褒賞。世傳之以爲虎狩云○是冬。德川家康延聘藤原肅開講筵。詢訪治道。○秀吉固有以秀頼爲嗣之意。關白秀次殊無避位之志。秀吉亦難言之。乃欲爲秀次別築大城。以大阪與秀頼。幸明國和議既起。外事有間。先下令留行營及朝鮮屯戍。自餘諸將皆罷還。以備興作。利家亦至大阪。○是歲秀吉收前後韓明之馘。封于京師方廣寺前。爲京觀世呼爲耳墳。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終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文祿三年

三年甲午春正月。秀吉爲秀次大城于伏水。興卒二十五萬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關白秀次。爲人昏虐。其留守聚樂。荒淫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右大臣晴秀女新寡而有孤女。秀次并取母子。嬖之。動輒手刄近臣。夜出妝行人。自櫓上銃人以爲笑樂。至欲剖孕婦。○秀次嘗出見孕婦于途。曰。古有剖胎者。其樂可想矣。因命左右曰。遇孕婦來。一人騁及之。所娣耳。曰。第亟行。乃拘路傍畑麥。又命曰。是懷麥囊者。非有身矣。故臣謹取一拘以證之。婦得危而脫。○上皇之崩。數日而田獵。世呼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音相近也。

殺生關白

○秀吉之再赴行營也。外議以爲秀次當代行。而殊無行意。黑田孝高說之曰。殿下之威靈。可謂甚矣。文武之轂。相擊于門。天下士民。視其喜怒。以爲慶弔。殿下知其故乎。秀次曰。吾爲關白故耳。曰否。殿下不以太閤爲叔父。則能得爲關白乎。太閤齡逾半百。猶在行陣。而殿下恬然獨縱嗜慾。何不自省乎。爲殿下計者。宜赴那古耶。代統軍事。太閤已倦兵事。必喜許之。立功自固。誰得動之。願殿下熟思之。蒲生氏鄕。亦勸其濟海自請爲先鋒。秀次皆弗納。

黑田孝高諫秀次

○二月。秀吉游大和。觀吉野花。○三月。又游醍醐。觀花。夫人姬妾皆從。自大阪至醍醐。警衛道路。觀游之盛。自古未有也。

醍醐觀花

○夏四月。秀吉浴有馬温泉。○五月。家康適伏水。視役。遂如京師。○冬十月。明主召如安自遼東趣國都。石星喜和議行。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拜於其館。待以王公禮。厚賂之。使

曲成其媾。如安諾之。居數日。明主延見之。如安騎而入至闕。衛士呵下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于左闕。悉問秀吉意。如安所答。勉副星意。明乃定封王議。刻日本國王印。具冕服。以李宗誠爲封冊使。楊方亨爲副。同沈惟敬往。惟敬觖望。且難星曰。前約七事。今止一封事。必不成。星弗聽。○是歲。大納言豐臣秀俊卒。秀俊亦昏暴。嘗遊吉野。觀蜻蜓瀑。命侍臣自投於水。侍臣恚拉秀俊。俱溺。無嗣國除。

秀俊昏暴與侍臣溺於蜻蜓瀑

秀吉以郡山（大和）二十萬石。封增田長盛。藤堂高虎。攝軍在朝鮮。秀吉授今治（伊豫）七萬石。初高虎父源介。江人淺井氏微者也。高虎委質於秀長（秀俊義父）。從軍數有功。累食邑至二萬石。秀吉亦素器重之。故有是命。○家康以故北條氏夫人。妻池田輝政。○初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皆無子。輝元叔父元清子秀元。少而端良。其幼。元春隆景目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爲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時在大阪。竊謂不容滋他族以汨我宗家。且秀秋駑材。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秀吉一日。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强而未有嗣。何如。隆景卒對曰。既養賤族秀元。爲後。未敢請耳。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爲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隆景嘗以茶事爲娯。後覺其非。絕不復爲。乃事唫詠以終其身。

隆景養秀秋不汨宗家

○始秀吉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阪。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爲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歲）○

過大浦舟人謀逆

四年

曰舟人與次兵衛。本柴田勝家近臣。北城之陷。勝家自殺。與次兵衛潰圍而遁。後所在潛匿。欲狙擊秀吉以復仇。至是謀逆。遂伏誅。○四年乙未春二月。参議蒲生氏郷卒于大阪。年四十。初秀吉忌氏郷雄豪。悔其大封之在那古耶。石田三成數譖之。嘗食於

石田三成毒蒲生氏郷

一貴族家。泄血數外。遂得疾。蓋三成勸秀吉毒之云。氏郷告之國疾。少愈。力朝京師。遂如大阪。治養數月。秀吉陽善視之。氏郷知其見忌。不自安。乃作書曰。臣疾幸瘳。而朝鮮既平。願提兵航海直掃定明國。苟不得志。不復旋濟也。未及上書而卒。○氏郷

氏郷賦國詩

疾革也。會茶博利休往問之。氏郷賦國詩示之。利休泫然流涕。賡歌答之。其詞意蓋惜刟而不能柔也。○初氏郷受封于會津。退而倚柱以泣。山崎某就問曰。得無感大封之辱乎。氏郷低語曰。否否。使我受封中原。雖小國。足以圖霸矣。今乃棄於邊陲。無復能爲已。是以泣。信斯言也。秀吉之疑。亦非無謂。○大槻崇曰。豊公之疑蒲生氏。讒人嫉之也。公封蒲生氏食百萬石。氏郷來謁。卒然謂曰。聞卿尤善書。幸爲我寫謡曲一本。其籠絡英雄既已如此。則鴆毒下策。未必豊公之意也。嗚呼讒人之亂。誠可嫉也。○三月。伏水城成。秀吉徙治焉。已而寘淺井氏于淀。以爲離城。舟楫往來。以供娯遊。群下因以淀目淺井氏云。○佐竹義宣欲藉秀吉威。

佐竹義宣貨于三成鋤其豪族

悉鋤管下豪族。以併其地。乃首詣邸于伏水。托會同。厚貨于石田三成。三成爲言其土强梗難制之狀。以激秀吉。秀吉怒。遂使義宣剗除焉。義宣乃掩殺豪族。其所食至八十萬石。義宣深德三成。贈遺盈門。然他日削弱之殃。亦兆於是。中井積善曰。夫二氏之擧。同惡相求。如市賈焉。騁其讒慝。肆其殘暴。唯務一時之利。不復問永世之計。悲夫。○夏五月。家康東還。留秀忠于京師。戒之曰。關白之惡稔矣。難將作。汝聞變。則當遄往伏水。關白以甘辭來誘。愼勿應之。○六月。秀吉下令始撿實天下田。蓋振古所無云。○關白秀次與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交惡。二

秀次獻誓書明無異志

人欲擠之。秀次自知取怨多也。毎出獵。輒具甲仗。二人聞之喜曰。此足以徵反形。乃告諸秀吉。秀吉大怒。秋七月三日。使三成長盛及前田玄以等如聚樂詰問焉。秀次大駭。獻誓書七通。以明無異志。秀吉意稍解。初常陸介木村重茲有寵於秀吉。而爲三成奪其寵。後事於秀次。有寵。三成忌之。常使人間伺。會重茲治水于淀。四日。女裝夜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偵知。告秀吉。五日昧爽。秀次以事已迫。欲取德川氏嗣子秀忠爲質。因以自援。使人來言曰。關白欲供朝餐。請速來。土井利勝慮有變。辭以秀忠未起。使者去。傅大久保忠隣。令利勝奉秀忠奔伏水。使者復來促。忠隣故留之。度秀忠已遠。乃出見曰。秀忠早有茶會之約。赴于伏水。秀次聞之大悔。秀吉見秀忠來。悅曰。眞新田公之子也。乃以書告變江戸。秀次厚贈諸侯伯。庶幾其佑己。皆辭不肯。秀吉使使召秀次。秀次會親臣議之。紛紜不決。秀次愛將吉田修理。請假萬人夜襲伏水。弗聽。八日。遂如伏水。秀吉不見焉。命放之高野。附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納款者也。於是奏請削

奏請削秀次官爵尋賜死

秀次官爵。廢爲庶人。三成勸遂殺之。潛諷興山。促其自裁。秀吉遂遣福嶋正則就賜死。然冀興山乞其命也。十五日。秀次自殺。親近皆殉焉。十六日。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愕然曰。山僧何不

山僧不情獻秀次首

情。三成請而梟之京師。暴白其叛。○家康聞變。即發至三嶋。聞秀次已被殺。無程而至。二十四日。達伏水。秀吉大喜。○秀次妬内。後房如夫人者。二十餘人。至母子并淫。秀吉最惡之。晦日。併

畜生塚

秀次妻子妾媵三十餘人。皆處斬。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塚。○安積覺

曰。秀次以斗筲之器。居冢嗣之任。驕奢淫佚。失爲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畜生塚。果何謂歟。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壙。太閤不知虎之所爲。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抑亦甚矣。〇初秀吉令田中吉政輔秀次。吉政憂其昏虐。屢加規諫。秀次厭之。命修津國河堤。遂疎斥之。及敗。秀吉嘉其忠藎。善遇之。秀吉毀聚樂邸。徙諸邸第于伏水。分秀次封。秀次雖既永後而別受封尾勢江濃于福嶋正則以清洲。〇木村重茲常陸介白江胤幹備後守

木村重成重茲遺腹子

熊谷大膳亮等皆伏誅。重茲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賴。以故秀吉召祿重成。任長門守。以隸秀賴。〇三成既誅重茲等。遂誣伊達最上氏黨秀次。鍛鍊羅織。連累寖廣。秀吉命推之。

三成誣諸將以爲秀次之黨

亡實。會有榜書曰。最上伊達謀滅豐臣。最上爲西霸。伊達爲東霸。秀吉覽而笑曰。是怨家姦計耳。初秀吉聽三成之譖。大怒。欲

投伊豫餧於魚乎死于京餧於狗乎

徙政宗于伊豫。政宗在京師第。使人徃伏水。就請家康營救。家康不答。賜使者食。食畢請對。家康罵曰。而主怯懦。不足與言也。且若輩欲徙伊豫餧於魚乎。死京中餧於狗乎。必居一焉。因召而前之。授對遣歸。既而伊達氏兵皆裹甲而譟。京師大擾。秀吉聞之大驚。使使詰問政宗。政宗便服出迎。言曰。臣僕從皆曰。失累世之國。飄泊客土。不若死也。臣制止之。輙斥爲怯夫。在目下者猶如此。留在國者。不審其爲何狀。使者還報。秀吉患之。會家康親徃申雪。事遂得釋。〇淺野幸長書記芹川藤介。嘗獲罪亡命。三成潛祿之。於是使藤介僞作幸長通秀次書。與長盛謀而

淺野幸長磔芹川藤介

媒蘗之。發兵圍淺野氏。前田利家爲白其寃。秀吉捕藤介鞠之。得實。乃宥幸長。予之藤介。幸長磔殺之。〇最上義光女嘗侍秀

次。及敗。被併殺。三成之誣義光。亦爲家康所救。衆皆切齒三成。而秀吉寵之益甚。三成專權。無復忌憚。獨畏德川氏。〇菊池純曰。異日關原之役。諸將爭左袒德川氏。實胚胎於此。豐臣氏之衰。亦胚胎於此。〇九月。德川秀忠以秀吉旨。

德川秀忠娶淺井氏

娶淺井氏。生二男五女。長家光。次駿河大納言忠長。女配豐臣秀賴。次配京極忠高。次配前田利常。次配越前參議忠直。季爲後水尾天皇皇后。〇淺井氏有二姊。秀吉自取其長者。生秀賴。稱淀君。次者嫁京極高次。後稱常光。皆故織田信長外姪也。秀吉夫人淺野氏稱北廳。及淀君專寵。北廳失勢。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小西行長等。皆附淀君。加藤清正。福嶋正則等。爲北廳親屬。不敢附。清正與行長並爲外征將。爭功相惡。內旨各有所助。及

家康獨敬禮北廳

秀賴生。諸將益黨定君。家康亦與之有姻戚。而獨禮北廳。〇菊池純曰。東照公於是乎可謂知禮矣。當淺井氏擅寵。諸將規利邀功者。奔走駛汗。爭阿附之。而北廳以太閤元妃。一時失勢。不唯綠衣於黃裳。孰有復顧而弔慰之者乎。其不附熱趨勢者。不過加藤福嶋三數人。公獨不以姻戚之故右之。能甄別薰蕕。知正室之可重。東照公於是乎可謂知禮矣。〇是歲明行人李宗誠。楊方亨。與沈惟敬入韓境。疑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戍于釜山。未肯濟海歸。小西行長亦創平壤詭計。不肯見宗誠等。曰。白關白。然後相迎。明主屢促其行。二使惶惑。惟敬辭以風潮不便。禮節未定。

慶長元年

遷延竟歲。〇慶長元年丙申春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惟敬私從之。以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秀吉。佞媚百態。彌縫封事去。〇初惟敬爲石星建封貢議。希己爲冊使。而不

惟敬恐嚇李宗誠宗誠夜遁

得。怏怏失望。宗誠挾貴不禮惟敬。惟敬亦輕宗誠爲人。宗誠明功臣李文忠之後。以廕襲高爵。性頗怯懦。惟敬欲專事。使人謂之曰。和議敗矣。秀吉兵將來執我輩。宗誠懼甚。夏四月。宗誠微服

七月京畿大風霾地大震

清正入省秀吉

短小倭豎

夜遁。明日營兵始覺、分道追之、不及、而還。宗誠既遁、惟敬快意、揚方亨問計於惟敬。惟敬曰、有兩語、汝慎記之。曰、何也。曰、舉我大明奉承日本而已。方亨首肯、悉聽其處分。乃收宗誠所遺衣糧金帛、悉委惟敬。馳使極言倭情無變、力薦惟敬能任事。明主遂以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資惟敬、齎封冊促往。因令韓發使。韓以和議未固、依違不從。獨使黃慎・朴弘長從之。刺日發。○五月八日、詔以大納言家康陞正二位、遷內大臣。十三日、秀吉挈秀頼朝見。・詔叙秀頼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明韓使者發朝鮮。諸將乃置戍于釜山、而凱旋。清正與三成有郄。行長則與三成善。行長欲陷清正、嗾三成搆之。清正至伏水、秀吉不許見。乃就增田長盛請申救。長盛曰、子設欲雪寃、宜謝石治部。清正怒曰、子使我屈奸人、我死不能也。拂衣而起、俟命私第。○秋七月三日、京畿大風霾、揚沙雨毛。十二日、夜地大震、地裂水涌、民居皆頽。伏水城亦壞、人畜壓死者亡算。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死。率卒二百人、入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呼其幼字曰、阿虎若來何遠。清正因前、訴寃、畫地而語、陳其軍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皙丈夫、今至自朝鮮、何黧且悴也。泫然隕涕。清正曰、夜間倉卒、臣請備非常。秀吉頷之。乃分士衆守中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入。有傳命者、特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令短小倭豎入。旦日秀吉召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清正應答如響、事皆有濈據。秀吉攬涙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遂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家康夜率

家康從者掣其袖

大佛倒裂

秀吉延見明使

於伏水城

秀吉脫冕服拋地

兵入衛。言秀吉曰、不知皇宮何如。盍馳一使省之。秀吉曰、善。兵吾當與卿親往。乃遽出。從者未屬。家康以其兵擁之而行。道路昏黑。家康從者有掣其袖者。家康不敢顧。秀吉談笑而行。脫刀授之曰、吾老矣、覺刀之重矣。以煩卿也。家康不敢執。乃授井伊直政。已而秀吉從兵踵至。秀吉笑顧本多忠勝曰、內府醇良。吾審知其無妄舉。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秀吉手弓罵其不靈而不能保軀。發箭矢而還。○二十日、秀吉修伏水城、更作牙城于木幡山、益窮壯麗。○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水。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我。我不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秀吉引見明使於伏水城。諸將帥皆陪坐、儀衛甚盛。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頃焉、秀吉開黃幄而出。侍衛呼叱。使者乃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初惟敬備衣冠三十領、及投行長、諸將冠服不足、取其故衣充之。）行長導二使入。二使慴伏、莫敢仰見。秀吉親慰勞之。二使以為誚讓、流汗浹背、蒲伏不能前。行長助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吉喜謂我今得王明國。乃戴冕、被緋衣、使家康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以行禮。惟敬等謂和議已成、召僧承兌讀冊書。行長私囑承兌曰、冊書必不如惟敬所說。子且臨文諱之。承兌不敢聽。乃入讀冊于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盛氣詰讓之曰、汝敢

欺罔我。以爲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股栗謝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爲證。承兌亦救解之。事纔得止。

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事體。信以爲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擧一世爲沈豎子所愚。亦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川田剛曰。既敗李如松矣。何懼而受冊封。既受冊封矣。何怒而擲冕服。豈其不學無術。不知冊封爲何物耶。將欲解兵。詐偽而至於此。而意遽變耶。不然。一懼一怒。何其擧動之狂且妄也。此有說焉。昔者孫權拒曹操。將士往往有懷疑懼者。權乃按劍斫案曰。敢言迎操者。有如此案。豐公之擲冕服實類於是矣。何則公之征朝鮮。意不在朝鮮。而在明氏。抑明之與朝鮮。土地兵馬。固相倍蓰焉。而又其國遠在鴨綠江外。我提羈旅無繼之兵。入萬里不測之域。其難爲有甚於吳之抗魏者。是以碧蹄一捷。敵師膽落。而我將士亦不能無歸思。公知其然矣。故夫行長等之請事也。姑曲從其意。和云則和。冊封云則冊封。及一朝冊使至。大會天下牧伯。見諸伏水城。侍衛叱呼。黃幄方開。使者服慄膝行。捧金印而進。當是時。公氣既呑全明矣。雖無封日本國王之語。冕服固不免毀擲。然且待讀冊而後敢發怒者。特欲聳動諸將耳目。以示其志不可回耳。不然。彼自避位而王我。其國世固無此理。公雖不學。獨有不之知者哉。或曰。予說有所據乎。曰有。曰何據。曰據豐公之言。初公之出師也。或請以善漢文者從。公曰。吾直使彼用我文耳。惡用漢文爲。文且不用。況冕服乎。況冊封乎。嗚呼世之論者。以千古無前之快擧與一茶獻所爲。同日視之。公而聞之。即笑而謂之狂且妄耳。

秀吉怒逐明韓使者

四日。秀吉怒未釋。命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下令再征朝鮮。令西南諸城主還治兵。以次年二月爲期。拜小早川秀秋爲征韓元帥。秀秋尚弱。以黑田如水佐之。蓋念前日之言也。○前日云云。蓋文祿元年。指如水語其同僚之言。使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復爲先鋒。使行長立功自贖。

征韓後役

柳川調信私囑黃愼曰。再征之命既下。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矣。愼大恐。惟敬猶意其虛喝。冬十月。行至那古耶。見沿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初惟敬舟泊那古耶。候風有日。土人云清正長政出兵在近。方亨失色。惟敬曰。吾舌猶在。不敢驚。

惟敬曰吾舌猶在

寺澤正成還。持秀吉書來。二使謂謝表讀之則

秀吉貽書李昖責其三罪

貽李昖書也。責其三罪曰。朝鮮隱明之事情。而弗告一也。王子不來謝二也。沮格明之通聘三也。李昖得書大駭。遣使于明乞拯。○惟敬之來我邦也。以其善書。李昖贈以磁器筆洗。惟敬適疾。服官醫竹田法印藥得愈。因謝以筆洗。後轉藏於平某家。以爲茗碗。茶家稱之游擊茶碗。○先是行長之議和也。遣其臣竹内吉兵衞于明爲質。得見明主。明將某嘗謂竹内曰。我當發兵勦日本兵在朝鮮者。而濟海覆滅其國。汝宜歸降。以爲我先鋒。戰勝之日賞以大封。竹内笑曰。我兵在朝鮮者。厪不過十之一。良將勁兵。其屯集于那古耶者。不知幾何。況明韓兵脆弱。固非我敵。果出兵我邦乎。徒貽虜耳。明將大怒。然不能詰責。○是月。酒井忠次卒。年七十二。○十二月。改元慶長。○西洋船漂至土佐。長曾我部元親遣人撿之。所齎多錦綺之類。譯言至新伊斯把儞亞交易。遇風

二年　明使至明佯報和議成

船壞。元親以狀聞。秀吉命修治船舶。與米薪還之。○二年丁酉。春正月。明使者至。明佯報秀吉受封拜舞。和議全成。因私貫海外珍寶。號爲日本幣物。又僞撰秀吉謝表以進。按驗潦艸。衆皆意惟敬之詐。石星獨信之。既而首實。惟敬慚懼。明主置而不問。○我兩先鋒。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先期濟海。行長軍釜山。清正攻梁山拔之。軍于西生浦。○韓人懲創前役。所在逃竄。清正撫喩之曰。太閤命吏責問朝鮮王。屯兵東邊。以竢其報。汝民各安其居。勿敢擾亂。二月。孝高奉秀秋。與諸將相繼而發兵。總十四萬。以其多諳海外事宜者。秀吉不復親出。自居伏水。遙授方略。置吏那古耶。以司諸道糧運。○行長改築釜山。定爲帥府。列壘寨。聯舟艦。以爲久頓之計。嚴禁鹵掠。而諸道望風潰奔。韓王昖

行長怨清正曰破和議者清正也

李舜臣下獄

使李元翼守鳥嶺。而自奔海州。告急於明。行長怨清正益深。其初發也。令諜告朝鮮曰。破和議者清正也。今清正再來。宜及其未上岸。以舟師邀擊。則一舉可禽。王乃命全羅水軍將李舜臣出兵。舜臣疑其詐。不輕進。○初壬辰役。李舜臣救元均。相得甚懽。既而爭功。漸不平。均性險陂。且多連結中外。搆誣舜臣。於是坐舜臣以失機誤國。逮下獄。以均代領其軍。○三月。我師悉濟海。勢如破竹。而風濤日惡。我海運未達。無糧可因。諸將以故不輒進。聲言朝鮮獻三道。慶尚。忠清。全羅。俾王子來謝。則班師。明主翊鈞。聞朝鮮報大驚。以讓惟敬。惟敬佯曰。是無他思。秖責朝鮮無禮耳。不久當去。乃遣惟敬先知朝鮮使説以弭我兵。又使邢玠楊鎬麻貴劉綎赴援。諸將皆以智勇聞其國者也。○時明連歲用

明主下石星於獄

左右賣國之臣

小早川隆景卒遺命勿爭覇

兵。人民凋殘。且平壤役。如松約先登者。給以萬金。而遂不予。是以人心憤惋。鮮應募者。○於是遠募淛江川廣兵數萬從之。明君臣歸罪於石星。案問下獄。竟死獄中。三道者。朝鮮要地。惟敬欲擅以收功。約割之。而朝鮮實不受命。明亦不知其然也。是時明屢促惟敬徹兵。我日求割其三道。惟敬窮蹙。莫知所出。又聞石星已下獄。不自安。所言皆反覆。韓人切齒指目之曰。是左右賣國之臣也。○夏六月。小早川隆景卒。年六十二。隆景爲人英邁沈毅。起自三原一城主。累功封大國。秀吉敬重。屢引參謀議。而持己慎密。讒間不入。及病革。遺言誡秀元曰。天下亦將亂。子慎保其四境。毋預外事。吾視子之才。守成有餘。而創業不足。若越境爭覇于中原。則必速削弱之禍矣。子其牢記而勿忘。中井積善曰。予平素

數當時豪傑。必先摟指小早川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揣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其興。方夫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矍鑠。摧明人新勝之鋭。夫勇冠異域者。爲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亡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干戈倥傯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鵠乎趨禮讓。爲近乎仁矣。太閤府以爲重。遠大側目。無間可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菊池純曰。吾嘗聞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爲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手而折。因戒兄弟猶此箭也。和則濟事。不和則敗矣。汝等銘心勿忘。今隆景亦遺命於秀元。以固守封疆。毋爭覇于中原。仁人出言。雖偏易簀之時。皆足以燕翼孫謀而保全家國也。惜哉至兒孫不奉其訓誡。遂速削弱之禍。噫。○清正行長使人迓告韓不獻地。秀吉報曰。明韓不奉約。則當俟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惟敬在南原。因度以爲行長主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因遺書清正曰。三國媾和。將歸無爲。而足下勸太閤敗之。明主命刑總督。以精鋭七十

清正答書惟敬失措

沈惟敬下獄

閑山嶋之戰

萬將。首擊足下。足下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命記室答書曰。吾毎病韓人羸弱不足與較。今當明軍作一快戰。長驅直入北京。此吾所願已。惟敬得書。不知所爲。乃因行長欲投於我。行長許之。刑玠在遼東。聞之曰。彼入日本。必爲我腹心害者。乃令別將楊元伏三千人。要其走路。捕之。玠命下獄。後竟伏誅。而我與明遂絶。○秋七月。我水軍將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加藤嘉明議攻唐嶋。高虎安治先發。韓以艨艟數百艘。逆擊高虎。安治親揮鎗力戰。加藤嘉明後至。遇敵一大艦。艦上列卒張弓持滿擬之。嘉明拔刀躍入其艦。敵不敢發。嘉明立斬數人。敵欲擊嘉明。嘉明甥權七郎等奮戰。而遂奪舟。嘉明又欲跳上敵船。蹶而落海。抱舳而跳上。苦戰又奪一船。遂奪敵船十六艘。從兵

嘉明舟戰芳野觀花恐未及

元均敗死

秀吉賞高虎戰功賜桐號茁幕

鬼上官至矣

多戰死。時鍋嶋勝茂在竹嶋。聞戰方急。馳舟至。而戰將終。見嘉明奪艦奮鬪。勝茂憾不及戰。其臣中野某。偶見敵船在岸。言之勝茂。勝茂大喜。速擊奪其船。勝茂後數謂人曰。予幼而從太閤。觀花於芳野。千樹如雪。爛熳奪目。以爲天下壯觀。後閑山役觀嘉明舟戰。芳野壯觀恐不能及也。此役藤堂高虎獲船六十餘艘。斬獲數千。溺海者無算。○全羅道以南原爲陸路要。揚元守之。閑山嶋爲水路要。元均守之。均湛酒色。不事軍務。人心離畔。揚鎬麻貴等。既至朝鮮。朝鮮促元均進兵于釜山。均不得已。率舟艦而前。行長聞之。八月。伏兵于加德嶋。乃戰絕影嶋。會日暮風濤大作。行長佯退。均縱兵冒濤而進。比至加德嶋。飢渴下舟取飲。伏兵起。行長返之。夾擊大敗。均軍。均逃至巨濟。行長復夜襲之。遂斬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投水死。○別將裴楔知不可爲。縱火閑山營。悉燔糧仗而遁。於是海路始通天津。登萊皆可到焉。○諸將相會論功。嘉明與高虎爭功奮怒。諸將和解焉。松浦鎮信斷之曰。藤堂將士先衆獲大艦。斬其將。功爲第一。監軍白之秀吉。併言諸將功。秀吉皆賜狀賞之。後秀吉再褒高虎。閑山之功。命管天下船政。賜桐號茁幕。○加藤清正兵自西生浦。歷慶州。入全羅。與行長合兵。圍黃石城。一鼓拔之。獲其將郭趍趙宗道。柳文虎。我軍乃二道並進。清正從雲峰。浮田秀家繼之。行長從容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會於南原。韓元帥權慄軍雲峰。聞清正至軍中驚呼曰。鬼上官至矣。不戰而潰。秀家等將攻南原。聞陳愚衷在全州。遣嶋津義弘。加藤嘉明。絕其援

起李舜臣於獄統三道水軍

舜臣作通帖以便漕運

准三宮源義昭薨

路。愚衷不能出。○十三日。我師圍南原數重。先是南門外民家稠密。守將楊元焚之。而石牆猶存。我兵蔽而發銃。城兵多斃。十五日。高虎與安治胥議曰。坐而至明朝。敵必堅守。不如乘月明先襲之。安治曰善矣。即吶喊薄陴。城兵投石防之。諸將疾攻兩晝夜。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面。而三面塡塹踏藉而登。元在帳中。裸跣走。適月明。明騎莫得脫者。二十日。進薄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徵求。及聞南原陷。皆遁走。愚衷懼奔公州。我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國都。○韓王聞水陸軍皆敗。復起李舜臣於獄。以統三道水軍。舜臣間行達珍嶋。分道招募海道人。聞舜臣至。大喜。遠近投集。我水軍別將管正陰（又四郎。韓人呼爲馬多。）與舜臣遇碧波亭下。舜臣以大礮乘潮來攻。我兵大敗。正陰死之。舜臣進駐古今嶋。患乏糧。時韓人避亂者。多載錢穀入海。舜臣作海路通帖。令曰。沿海公私船。不持通帖者。悉以姦細論之。因使納米受帖。皆喜通船無禁。不難納米。旬日獲糧萬餘石。又募民鑄礮造船。綏御有方。嶋中殷實。明水軍將陳璘性兇惡。其至古今嶋。衆危舜臣。舜臣待之甚加敬禮。每戰讓功。璘心折。推舜臣爲名將。時楊鎬麻貴在國都。畏縮不肯出。我師亦持重無進取之心。○准三宮源義昭薨。年六十一。義昭爲人昏懦。無將帥之量。頗好文藝。其在近江也。將赴若狹。夜發山田浦。適月色清朗。義昭賦詩曰。落魄江湖暗結愁。孤舟一夜思悠悠。天公亦憫吾生否。月白蘆花淺水秋。其在配所。唫詠自娯。後還京師。至是薨。○九月朔。毛利秀元進兵全義館。黑田長政爲先鋒。

後藤又兵衛栗山四郎右衛門

菅政利後藤基次擊虎殺之長政不懌

蔚山之役

焼夷近邑。七日。及明將解生戰稷山。長政將後藤基次。栗山利安揮鎗拒之。而衆寡不敵。欲退而與長政麾下合。毛屋主水曰。我見大軍屢矣。而無如長篠役。(三河)今察敵兵十倍長篠。我退敵必尾擊。我兵其無噍類也。齊死不如進戰而死。衆皆從之。發銃一聲。秉炬驅突。敵將揚登山。牛伯英。退與解生合。濟川斷橋我兵絶流而渡。擊走之。明軍復大至。長政將母里友信。原種良等。健鬪陥陣。秀元兵亦至擊却明軍。○一日黎明。黒田氏營人聲騒然。長政謂是必敵来襲也。登樓觀之。有虎入厩食馬也。菅政利直進抽刀逐之。虎咆哮来攖。政利躍斬其骼。虎轉身而来逼政利。殆不免。有一士来擊虎肩。則後藤基次也。政利呼曰。獲兵一擊裂其眉心。虎乃斃。長政弗懌曰。汝等各爲一面之將。不

知愛其身。而與摯獸爭雄。吾所不取也。(○菅政利擊虎之刀。林羅山嘗作銘。銘曰。南山蓋原周處白額故事云。其銘曰。節彼南山。山惟劍鋩。苛政除去。酷吏逃藏。截邪斬佞。惟刀在箱。惟其言虎。若有真僞。傳之萬世。爲子孫常。長政在機張。令卒狩虎。有虎一隻。衝圍而来。咥一卒之肩。斃焉。又噬一卒之腕。援之丈餘。此日政利擐朱甲。虎睨而向之。政利抜大刀當之。斫而斃之。刀今傳在政利家。備前吉次所鍛。大徳寺春菴爲銘。其刀曰斃秦。蓋根據秦虎狼之國之語也。○大槻崇曰。暴虎馮河。聖人所戒。馮婦之攘臂。爲士者笑之。然當時征韓諸將。鼓餘勇於百戰之後。而試鋒鋩於不可知之外域。是所謂入虎穴探虎子者。則暴山君搏黄公。其常事耳。未可以不知命概而論之也。)○冬十月。諸將以天漸寒。退師。小西行長屯松嶋。加藤清正屯蔚山。諸將連營與釜山相爲聲援。明乃遣李如梅来取谷城。遂攻星州守將毛利秀包。擊却之。以兵寡。退守求禮。○十一月。邢玠入韓。聚議都城。以爲倭兵持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爲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

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

彦陽之戰

淺野氏卒橋本六郎分與摶飦於幸長

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屬三軍。以揚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西生諸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衆俱修蔚山。明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彦陽。以絶釜山援路。十二月。李如梅解生等。皆萃于蔚山。蔚山土木未竣。役夫駭明軍至。狼狽入城。清兵衛出戰。陥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幸長率所部。將往蔚山監役。行至彦陽。與高策夾嶺而舍。未相知也。比曉。我斥兵上嶺。爲明先鋒所獲。我軍始覺。諸將諫曰。衆寡懸絶。不若疾走入蔚山也。幸長弗聽曰。吾提兵至此。未覩明人之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太閤哉。公等欲走即走。吾

當死於此矣。乃遣其將太田。(源左衛門)岡野。(彌右衛門)龜田。(大隅)森嶋。(新五)四人。率銃隊進。逆擊明先鋒。却之。幸長在高阜。望見策軍踰嶺也。恐其戰没。使人召還之。不肯。奮擊斃數百人。而死之。獨龜田脱歸。獻所獲甲首。且曰。明兵之衆。望之無際。請君速退。幸長怒曰。吾豈聞衆而退哉。自揚徽號。麾衆而進。將士覩之。争赴明軍。幸長身被十餘創。猶進不已。龜田力諫。使二從士四其轡。而以刀鞘鞭馬。馬奔向蔚山。明兵追躡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散。能從者國老淺野河内。及卒橋本六郎耳。六郎善銃。連發防敵。銃熱不可握。乃自溺以殺其熱。復又射殪數十人。彦陽距蔚山僅二十里。皆途餒矣。六郎取摶飦三於腰。以其一奉幸長。一以自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内自旁乞之。六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

幸長入蔚山嬰壁死鬪

下身爲國老。而臨陣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何足怪哉。河内忿恚。欲得六郎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不許。○大槻崇曰。堂堂大國之老。賴一歩卒之力。以免乎萬死。又至乞其食。眞可憫笑矣。曹劌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者。亂世猶然。況泰平乎。

○幸長遂達蔚山。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時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外郭。幸長率厲將士。嬰壁守之。明兵以幸長爲清正也。欲必獲之。攻擊甚急。幸長自放銃。無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傷過當。李芳春解生。泛舟於河水。放火民家。欲乘烟入城。城兵覺之。銃破其五艘。溺數千人。而敵勢不衰。麻貴。茅國器。鼓衆攀壁。前者墜。後者登。晝夜不歇。會我兵有爲敵所虜者。敵問曰。清正在城中乎否。虜詐答之曰。在焉。敵怖而退。清兵衛幸之。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幸長難之。近臣木村某賴母奮請往。幸長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麕集。木村一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清正曰。彈正囑我曰。緩急幸援我兒。今餧之敵。何以立天下。且敵恃衆而輕我。我出其不意。衝突入城。何難之有。衆踊躍而從之。

積土戕氷凝結如石

此夜我軍設新寨于蔚島二山之間。時嚴冬沍寒。積土植杭。戕以水。凝結如石。柀墻排銃。一夕而成。

清正蒙銀兜鍪挾眉尖刀赴援

二十六日。明軍將大擧攻蔚山。黎明清正率見兵五百人。負糧食。登舟赴援。與明候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蒙銀兜鍪。挾眉尖刀。立船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指目。莫敢近者。遂入蔚山。

清正機智避佛郎機

○二十七日。清正巡城中。坐丘指揮。虜以佛郎機狙擊丘上。虀粉數人。衆愕欲避。清正叱曰。勿動焉。虜以爲準低。乃高架而

發丸。皆飛越過頭上。清正曰。可也。麾衆而下。虜丸連發。遂不能一中焉。一日黎明。虜設伏。佯焚攻具。撤圍而退。走城兵欲追之。清正不許曰。彼擧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久之伏兵稍稍出。終復圍之。

蔚山食盡士卒嚼紙食土

○明將謂楊鎬曰。此城乏於水。圍而絶水道。彼可不戰而屈也。鎬乃圍之。絶其汲道。於是城兵飢渇。夜汲濠水。濠中有屍。水血相半。飲之救渇。或嚼故紙。莧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出城外。搜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

天大雪士卒墮指

天大雪。士卒瘃有墮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用銃及紙礮。日斃明兵數百人。○菊池純曰。予嘗讀大河内茂左衛門日記。記茂左嘗在蔚山城中。具嘗艱苦者。能記其實事。有足取信者。故今錄其一二。以爲後人警誡。茂左在城中。不食數日。常著脚甲。甲脫者數四矣。怪而視其脚。肉落骨出。枯瘦如臘。始知飢餓之甚也。又渴而求飲不獲。勺水會有一貫賈賣水者。就求一盃。問其價。曰二十五泉耳。茂左曰。我今無價可償。幸惠一盃。異日開運。當重報之。曰圍城食盡。朝不待夕。何在於異日開運。茂左大怒。提鎗追之。不及而止。蓋記實也。抑古今圍城。尤極艱苦者。爲睢陽之守。而賀蘭不救。巡遠死之。遂致賊勢皇張。不可敵。今清正諸將守蔚山。其苦戰艱苦之狀。固非睢陽之比也。而清正自若。以待援軍至。内外攻擊。遂使明韓數十萬精鋭。狼狽敗衂。殆無噍類。其功固非巡遠之比也。吾曹幸生江海無事之時。飽暖安逸。無裨於世用。不獨慚蔚山諸將。亦天地間無用人而已。後之讀史者。其亦將有留心也。○浮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呼語城上人曰。楊經理願媾和。欲與加藤公面議之。期城外百歩相見。清正欲往。幸長曰。敵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爲一方重寄。勿輕出。貽笑外國。雖然約而不出。示之怯也。度彼未識公面。僕請爲公代行。衆遂兩止之。故紓會期。以竢我援兵至。

豐臣秀秋毛利秀元等諸將刻期救蔚山

○黒田孝高在梁山。聞蔚山急。使使告釜山。趣援諸將。然之。豐臣秀秋。毛利秀元。黒田長政等諸將。率騎卒五萬。遂會師于西生浦。刻期救

三年

後藤基次得邦制馬鞍知我兵已騎渡

蔚山。○是歲秀吉錄丹羽氏舊誼、徙長重封于小松。加賀食十萬石。○三年戊戌春正月朔、秀秋等至彦陽、擊破高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蔽海而至。揚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兼夜解圍。四日、黑田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鞍于水涯、返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也。長政曰、善矣。即馳躡明軍。○菊池純曰、師之耳目在於斥候焉耳。故斥候專用百戰多更事者。何則斥候耳目係於全軍死生勝敗。凡敵之衆寡、地之險夷、可進可退、可攻可守、唯斥候是之由。焉鴻雁亂兵、八幡公已知有伏。水鳥聲遠矣、道灌預料潮退。馬矢温矣、法齋氏早量敵出。不唯獵亂旗靡鳥鳥聲樂、皆斥候所測度。是以古善用兵者、專遠斥候云。今見基次得邦制一馬鞍、以知我兵已渡、皆百戰老練多更事者之言。故曰、師之耳目在於斥候焉。藤堂高良尚弱、以銃手逼敵、揮槍繼之。清正與幸長開門合擊。敵衆崩駭。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冊戰。吉川廣家追之、縦

雙黑徽號

織田氏守節矢以死

横奮擊、敵皆披靡。明軍大敗、遺棄糧仗、蔽野。清正望見其背旗曰、以雙黑爲徽者爲誰。或對之曰、吉川廣家也。清正嗟稱曰、壯士哉。○初蒲生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之女也。有殊色。秀吉召之。弗聽。乃威以禍福。織田氏悲泣、矢以死。又薙髮示意。秀吉怒焉、託事罰之、收秀行封百萬石、移之欝宮。上毛食十八萬石。徙上杉景勝、封于會津、割其舊封羽之莊内與之。合食百二十萬石。徙堀秀治秀政子、封于越後、食七十二萬石。○菊池純曰、婦之有守無守操、則雖美不足貴也。士而無節義、則雖才不足尚也。其能美而貞、賢而義、守柏舟之節、而不失靡他之信、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矢以死者、今古閨黨。靜女貎婆之徒、指不暇屈。而今又得織田氏。蓋織田氏之爲、則類於共姜、而太閤之淫、則似於衛宣。嗚呼燕婉之求、蘧篨不鮮。太閤老悖、業已耄耳。順而好色愛内、繼之以怒、滅人之家國。何其淫縦剣虐一至於此歟。予讀史至於此、未嘗不發魚網鴻離之歎也。求諸古人、僧玄昉、高師直之流亞。其全首領而沒、幸哉。○秀吉從容謂

月于雲花于風人生豈有百年富貴

前田玄以曰、月于雲、花于風。人生豈有百年富貴哉。吾欲以三月賞花於醍醐、以窮娯樂。乃命玄以及淺野長政等、大繕三寶院、起臺榭、鑿池沼、使資用豐盛、勿有遺憾。中井積善曰、昔趙孟語偷、叔孫豫伯。乃卜其死焉。豐臣氏驕奢既極、死期將至、不念天下大計、汲汲宴安。其發乎言歎者、如是之偷。當時識者、必有知其不長者矣。噫。○菊池純曰、豐太閤耄期倦于勤。於是乎往往有朝露隙駒之歎、遂爲此奢侈窮極之游、以取快於一時。行諸天下無虞之時、識者尚病焉。當今之時則爲何等時也。蔚山糧盡、將士食馬、百姓苦轉漕、流血塗地、兵禍連乎外、群臣閲乎内。然而恬然自如、日事宴安、不問百姓疾苦、不顧將士艱難。太閤其以爲何等時也。長政所謂非狐憑則龍啖人者、非耶。譯是觀之、醍醐之酒池、則諸將之流血也。醍醐之肉林、則征韓之積屍也。醍醐之笑歌、則百姓之呻唫也。太閤其爲何等時也。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太閤其可不蹶蹶思其外也哉。○明候我空虚、一軍襲梁山、爲黑田孝高擊卻之。一軍襲釜山、立花宗茂邀于般丹、燒而走之。○明主得蔚山敗聞、與其下議曰、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内力

外征師留四屯兵其餘皆撤還

加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罪當歸經理。乃罷揚鎬、以萬世德代之、與鄧子龍、張芳、藍芳威等、率楚兵往助刑玠。秀吉得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爲餽糧食。○三月、秀吉携秀頼及夫人以下、遊醍醐、觀花。輿馬服飾之美、飲食供具之盛、前代未曾見其比。衆庶傳以爲絶世盛事。中井積善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欲如此、而以克永世、非所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側曰、奢者不久。太閤見之、令大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乎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哉。○夏四月、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嶋津義弘、黑田長政、淺野幸長等十餘將、其餘盡罷歸。其留者分爲四屯。秀秋守釜山、而蔚山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義弘守之。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刑玠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

首坐鬚面翁可畏

殿下獨不記小牧之事乎

諸侯與麾下有郤是大亂之本也

家康按劍讋於諸侯

出其後已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相持未戰○是月秀頼進從二位為權中納言○當是時德川家康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浮田秀家等為巨藩大老秀吉嘗會諸侯而抱秀頼自室中闚視問曰彼列坐者誰最可畏輝元狀貌尤魁偉秀頼指之曰彼最可畏秀吉哂曰否首坐鬚面翁可畏耳鬚面翁益謂家康也秀吉欲試家康從容語諸將曰弓箭之事方今莫及迺公者諸將皆伏曰誰敢望殿下家康作色而跪曰某在於此殿下未可出此言殿下獨不記小牧之事乎秀吉默然起入內諸將交謂家康曰適所聞公戲言之耶家康曰否否雖太閤有天下至弓箭之道僕不肯讓一步雖觸譴怒所不避也諸將皆謂家康善直言也○五月秀吉有疾六月外師罷者至乃召見慰勞論其功罪○是月秀吉疾篤召奉行淺野長政前田玄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曰如聞諸侯與麾下有郤是大亂之本也宜使相協和以翼冲子十六日大會內外牧伯將吏五人出傳旨衆皆對曰協心奉嗣君則敢不奉命至於私憾各有所由不能輙聽從告諭再三終弗肯也秀吉乃召家康曰願以煩卿家康乃出而諭之衆對如初家康作色曰公等已言協心奉上協心奉上者猶挾私怨乎果挾私怨是懷貳也安在其奉上也衆皆懾伏曰唯唯謹奉命家康入報秀吉大悅命五人大饗衆衆復爭坐位忿諍無禮一氏親正不能制入告家康家康復出跪而按劍曰公等賣家康乎家康以公等言報太閤太閤乃喜賜此饗公等猶尚如此非賣而何擧坐皆我仇我誓

疇昔之事雖古名將不能過焉

定五大老置三中老

伏水城下一夕七擾

不縱一人因顧五人趣闢諸門一坐讋服莫敢出聲淺野中村自傍慰藉之使衆謝罪更獻酬懽歡而罷明日秀吉聞之見家康曰疇昔之事雖古名將不能過焉非卿威信素著於衆則安能如此哉無湏謝之○秋七月秀吉自知疾必不起召家康諭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作非卿莫以定之吾今日以天下托卿卿為我努力秀頼幼弱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可立一在卿之心家康歔欷曰殿下百歲之後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不測殿下宜運神算以建萬世之安家康不才不敢當重任秀吉曰天下莫若卿者故不得不煩卿家康固辭而退秀吉遂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殿下百戰取天下一日予之他人是胡為也今天下猛將謀臣無不被殿下恩者若以嗣君托臣等願以死奉之秀吉頷之於是定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家康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為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為三中老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老大老奉行或有不協則中老居間和解之又使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傅秀頼竊囑二人曰汝輩謹保護秀頼勿與家康生釁隙秀正尋以老病辭免且元獨任職○十六日伏水城下一夕七擾市民奔竄移更而後止井伊直政自藤森馳至家康令直政及天野康景出詗之還報曰石田大野氏邸有甲諸第相告自備故致此騷擾也已而事定人莫知其故者家康亦不敢窮詰○明劉綎將攻順天而病小西氏善戰欲以計擒之乃托和議誘之行長信之

（秀吉大會諸將爲誓）

將行踐約。既而謀泄。行長途還。劉綎知事覺。来攻行長。擊卻之。○八月五日。秀吉頗知置諸老之非。乃謂家康曰。以卿固辭。誤大計。今悔何及。卿當冠諸人。統軍國事。遂召諸奉行及重臣以下。爲誓。乃誓曰。虛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而交質。嗣子六歲。未能親政。前田保之於大坂。而德川視事於伏水。封邑行罰。皆竢嗣子之長。（井中積善曰。是盟也亡益。曰心則不固。要以鬼神。何益之有。豐公以威力屈群傑。猶雪壓竹也。今咒竹曰。雪融之後。毋挺然以興。果有益乎哉。）○十八日。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於伏水城。年六十三。（○初聚樂第之成。秀吉偶識國歌一首。自書之箋。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作國歌来。尼孝出而進之。秀吉直援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腕戰。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大槻崇曰。嘗誦大風歌。而想見

（豐臣秀吉薨年六十三）

漢家隆興氣象。及讀秋風辭。則又哀樂盛衰之感係之矣。唯我豐太閤歌。僅僅三十一字。而一生鴻業。似夸似嘲。而自署得失無復所恨之意。隱然見於辭表。嗚呼豪邁快豁。世復有如此大英雄耶。）○遺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也。將瞑已而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言畢而薨。○三成素憚家康。而長政與家康親善。乃欲離間之。給長政曰。外間頗疑太閤之喪。今我與吾子。貽魚於內府。以視外人。則疑自解。長政從之。十九日。家康及秀忠。入城問疾。途與三成遇。三成使人密訐之。家康乃還。歎曰。治部蹤於我者也。猶告大故。彈正何以外我乎。人心固不易測也。又竊謂。天下自今多事。即夜命秀忠治行。且日遣歸江戶。以鎮本國。是月群臣秘喪。使前田玄以。密葬之于阿彌陀峰。○賴襄曰。

（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

（三成貽魚於內府）

（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是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顚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又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嘗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清正亦竣蔚山役。糧多兵勇。人思一戰。九月。麻貴至温井。懲前敗。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走貴兵。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値明兵五千人于元瀆。乗曉霧。薄擊克之。遂追北。或以衆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

足亂。可追不追。視我寡也。追擊復克之。既舍。逸明因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寡而誘之也。夜半明兵来襲。伏起復克之。明日来至蔚山十里而陣。貴解圍而走。清正與宗茂夾擊麻貴。大克之。○家康遣德永壽昌。渡海傳遺令。班師。長政三成亦赴那古耶。督其事。○嶋津氏之守泗川也。築海畔徙據之。號曰新寨。距新寨四十里。又置永春昆陽等諸寨。積穀東陽。明董一元引軍抵晉州。隔江而陣。相持月餘。○茅國器聞嶋津氏與豐臣氏爲宿仇。以爲可間也。乃作檄數秀吉罪。遣辯士以搖義弘。義弘叱而卻之。國器又說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壘。勢如長蛇。望津其首也。擊其首餘易制耳。一元然之。○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款於一元。約爲內應。舉火爲

（德永壽昌傳遺令班師）

（嶋津義弘築八壘）

劉宗大捷

信二十日。國器勒兵渡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渡。陥望津。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驍將李寧盧得功。潰圍走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已取數壘而嶋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倉。火不滅者一晝夜。遂向新寨。國器止之。勸先攻金海固城。奪其羽翼。不聽。○是月。明主下石星于獄論死。○冬十月。一元合兵。以國器及葉邦榮彭信古爲先鋒。以藍芳威爲後軍。攻新寨。義弘忠恒登櫓指揮。自謂寡兵難久保。城將開門衝擊。忽有赤白二狐。出城走入敵中。義弘自櫓上望見曰。此戰勝之兆也。城兵益奮。後見一狐死城外。義弘瘞

石曼子威名益著

明軍諜知秀吉沒

之。令僧誦經弔之。戰自卯至巳。以木砲摧大門及城墻。薄塹按栅。城兵殊死戰。而信古兵皆京城亾賴。不善火器。會炮炸炟熖四迸。明陣亂。義弘目忠恒曰。可以出矣。忠恒唯而起。與數千騎。闘門直衝明軍。明陣皆披靡。而國器邦榮以萬人。横入干城。義弘豫勒五千人。迎擊走之。芳威望見先走。明軍遂大潰。義弘忠恒追奔逐北。斬首三萬餘級。明兵爭走相擠。伏尸二百餘里。追至望津乃還。○韓呼嶋津爲石曼子。於是威名益著。○既而秀吉之訃適至。諸將潛相告言。稍稍治歸裝。而明兵在呉者。諜知秀吉沒。報告明主。明主大喜。舉朝相賀。於是趣刑玠等。躡我軍。群帥創新寨之敗。不敢進。○當是時。我邦訛言明大舉扼我兵歸路。家康曰。我不可不親往。前田利家寢疾。聞之曰。内府一動

我邦有訛言明大舉扼我兵歸路

則海内揺矣。我當輿疾往肥前指揮諸將。衆皆止之。以藤堂高虎習外事。請遣之。家康曰。然。乃使高虎代往。高虎抵那古耶。得新寨捷書。乃止。而釜山軍已從秀秋還對馬。清正乃撤蔚山。義弘撤泗川。劉綎聞之。復圍順天。行長告急。義弘清正分兵叉擊。解其圍。行長乃撤順天。以十六日上船。陳璘鄧子龍李舜臣陳蠶馬文煥陶明宰等。以兵艦數千艘。要之海中。清正已去。義弘闘且卻。至加德嶋。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苦戰。士卒多死。會明人失火器。誤中子龍船。樓櫓摧折。我兵乘之奮擊。鏖其兵。斬子

李舜臣丸洞胸而仆

龍。舜臣来救。丸洞胸而仆。瞋目曰。事方殷。勿言我死。言畢而絶。我兵健闘進圍璘。幾獲之。而文煥等繼至。銃炮交發。盡焚我船。行長夜以單舸。奔加德嶋。奪敵寨據之。義弘叉舟迎之。與陶明

諸君好爲茗讌吾當炊稗粥答之耳

宰戰。破之。擒明宰而還。皆至加德。劉綎以生兵来攻。義弘行長擊卻之。明軍不敢復追躡。我軍盡達對馬。○陳璘聞舜臣死。擗膺大慟。一軍皆哭。朝鮮唯倚一舜臣以爲重。及柩還。沿道人民爲建祠。設祭。謚曰愍忠。○十一月。諸將整軍至那古耶。兩奉行迎之。宣秀吉遺命。諸將皆泣。三成曰。公等詣伏水。當各之國。来秋會同。以茗讌相拓。清正曰。諸君好爲茗讌。我守孤城七年矣。勞悴纔存。毋茗毋酒。當炊稗粥。答之耳。三成憮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欲釋憾焉。清正曰。吾亦欲之矣。如子善治邪何。自是相讐益深。於是諸將相率詣伏水。謁秀頼。諸老慰勞之。令罷之國。以嗣君猶幼。國家多難。不敢自逸。暎明年去。中井積善曰。予於朝鮮之役。槪乎亡所議焉。蓋七歲之間。非無彼善於此者。要皆不義之戰。不足言也矣。嗚呼。當豐公時。元弘以還。二百餘年。

三成長盛進讒術離間德川前田二公

海内分争之亂始定民將覩太平而猝黷武於絶域闕西繹騷怨讟塞路其丁壯暴骨財粟耗斁亦豈可校哉毋論朝鮮殘破明史亦稱自関白侵東國前後七歳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関白死兵禍始休東西有安抵之日矣甚矣其流毒也夫我與明之於朝鮮也譬如兩虎争一羊羊斃虎傷皆以自殃悲夫長國家者豈可不深戒而重慎焉哉抑以予審彼此大勢蓋朝鮮可服而不可取焉明可和而不可服焉若夫當初全勝之威鼓行而西朝発鴨緑夕衛燕京取城下盟而還使朝鮮稱外藩明締鄰交未必無成算雖然海洋萬里絶域殊俗假令算無遺策事得十全果何益乎哉唯貽患於後嗣而已矣固不如不爲之愈焉況於一時狂謀初無全圖者乎

○豐臣秀吉之薨也嗣子秀頼猶幼内外疑懼口耳相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與謀曰德川與前田協心出政我輩徒爲其所驅役方今之計莫若離二家二家已離乃可以逞二人乃爲相惡者長盛事家康三成事利家利家嘗欲饗家康期已定長盛遽来警曰大納言將不利於公乃託疾辭饗他日長盛謂利家曰曩有流言内府是以辭

始傳草綿種

今事已白矣公復請之利家曰前日之事吾辱已甚吾不堪再被辱長盛固請曰内府悔不来也苟請之必欣然来利家從之長盛馳見家康曰利家奸計既成公慎勿往家康曰吾不忍再辱之及期將駕長盛復至出密移於袖示之家康驚怪乃託事不往利家慚憤細川忠興與利家有姻利家召而語之曰吾衰老爲人所侮何面目立世乎吾將歸國也忠興曰公之憤固宜然廢遺命棄冲子而自引之國是自舍威權而取嗤於人也利家乃止而終與家康有隙○是歳自朝鮮還者始傳草綿種民皆知其利稍稍藝之遂至與桑麻相冉立○十二月　天皇改名周仁

四年

○四年己亥春正月德川家康在伏水代豐臣秀吉權决天下事與諸老倶論外征諸將之功以嶋津義弘全我國兵

論外征諸將之功

功最大奏請任参議其子忠恒任左近衛少將加封四萬石賜刀劍其餘行賞有差○十日前田利家奉秀頼徙大阪抱坐正廳德川以下牧伯將吏来謁之遵遺令也生母淺井氏從焉寘嫡母淺野氏庶母京極氏于京師淺野氏尾人杉原家次女姑夫淺野長勝取以爲己女秀吉娶之京極氏武藏守高秀女秀吉聞其有殊色納爲姬寘諸伏水城中松丸多致湯沐邑京極氏尋如大津依其弟高次○當是時天下牧長豪傑人人有自立之志而槩皆忌德川氏相與欲圖之一日家康觀散樂于有馬氏井伊直政来請間曰今日外間騷擾恐有變宜及未昏還也藤堂高虎繼至密語久之共扶而出關東士民在京畿者更相告言曰我君將有難盍往護之来護第者數百人○是月二十一日大老奉行連署詰家康曰足下行事多可疑者背太閤遺

大老奉行詰家康私昏

進一歩得勢退一歩失勢

令與伊達福嶋蜂須賀三家私結婚姻是犯禁也宜解政就國又詰三家三家分疏不服三家與黑田淺野池田藤堂諸將皆嫉石田三成爭附德川氏仇視他侯伯三中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遂因井伊直政言之又告四大老皆許焉二月五日諸老奉行見家康尋戊戌之盟利家有疾不来衆請家康往見之家康依違答之○或勸家康入京極氏大津城家康不肯曰當是之際進一步得勢退一歩失勢乃止榊原康政以更番至勢田聞警疾馳至大津故止不進塞關以壅行人行人塡咽乃開關通之京師以爲東兵大至也黨人之計以故大沮○本多正信適監税西上亦無程至家康延正信問謀且曰三中老調停尋盟要我於大阪可往否正信曰人皆刀俎南下

未可遽許因問曰淺野彈正近爲何狀曰亦負平生正信即赴淺野氏與偕来家康讓曰吾與子親昵日久太閤之喪治部猶計於我子何獨欺我乎長政始知爲三成所賣流涕陳謝家康意解視之如初而三成等務推戴前田氏勸除徳川氏利家嗣子利長密告之細川忠興忠興曰吁子亦爲治部所欺也利長色變忠興曰子悔告我乎前田氏存亾將决於此不敢不忠謀生死必與子俱子勿憂利長大悟曰微子我殆不免請煩子諫家君忠興乃入諫利家曰治部推戴公公知其情乎彼欲專事權而憚内府與公乃欲假公力以除徳川氏今日除徳川明日及前田公今乃在其計中而不自知也渠倘得志於公何有夫内府勇智公之所知雖有百治部末若之何一旦禍發昆岡之

（長政始知爲三成所賣）

（細川忠興諫利家以固孫謀）

炎孰辨玉石不若亟與内府修好以固孫謀内府位貴望重公不往則必不来黑田加藤淺野三使亦因利長固請利家乃悟焉〇忠興即夜赴伏水比暁至徳川第具告以故自是忠興數往来兩府而憚外人指目被簑笠自操舟時利家有疾忠興與淺野加藤等俱勸其力疾赴伏水利家從之二十九日輿疾如伏水拜盟家康策輕舸迎入第手設褥使坐利家禮待甚厚利家泣曰吾百歳後公幸善視我兒悉語諸奉行密謀勸家康徙向嶋第以絶覬覦家康許諾罄讙而罷〇三月家康欲赴大阪石田三成故縱流言以沮其行福嶋正則尼行曰大阪姦人巣窟不可輕入家康曰亞相来不可不答吾有警備奴輩何能爲十一日遂行〇加藤池田細川福嶋黑田淺野諸將皆從以弓

（忠興簑笠赴伏水）

（利家力疾而見家康）

銃護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家有姻遣父藤孝侍舟中其實質之也舟至大阪岸有女輿一人自輿中出視之藤堂高虎也進曰道路恐有變宜御此而行家康從之入高虎中嶋第終詣利家利家大悦供張極盛利家病甚扶而起泣囑之曰吾將旦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家康曰諾利家次子利政謀行大事及饗諸將皆侍利政佩利刄將刺家康爲其兄利長所止〇其夜家康復宿高虎第諸奉行會于小西行長宅獨淺野長政辭以内府館伴三成議曰内府專横蔑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可不速除之今内府亞相復合矣我輩將無噍類爲之何如行長因建襲擊之策前田玄以素歸心於家康因沮之曰嗣君未長今私動兵背天下約縱使得志豈能晏然哉且諸宿將皆護

（利家次子利政有異心）

（内府亞相復合矣）

内府不可輙得志增田長盛亦然之使人諜之還報曰中嶋列炬如星乃止十二日家康北還榊原康政爲前驅井伊直政爲後拒遂歸伏水第〇三成又欲以火器襲之延細川忠興告謀忠興復沮止之走告家康促徙向嶋向嶋伏水故城址也乃修築之以二十六日徙居焉諸奉行知事泄皆著僧服要謁于豐後橋以謝其罪物情稍定〇初文祿之役三成長盛吉隆在朝鮮聞淺野黑田来就議軍事兩人方圍碁不顧三成等三成等怒而出兩人收局問侍者曰三奉行何不来侍者告故乃使人呼返之三成等不肯爲惡言而去終惡兩人於秀吉兩人之子深銜之〇池田輝政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福嶋正則淺野幸長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罪狀三成請誅之家康不許乃如大阪請

（淺野黑田二人圍碁不顧三成）

（七將罪狀三成）

請誅之家康不許

於利家。亦不許。七將怏怏。乃自治兵。欲擊殺之。未發也。〇閏月三日。利家疾革。奮呼曰。天下洶洶。吾不目。嗣君成立而死。死不瞑矣。遂卒。菊池純曰。豊太閤。前田亞相。與東照公。咸曠世之英雄。而臨其屬纊之時。其所言各異。太閤曰。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東照公曰。治天下之道在於慈。而前田亞相臨死。懇懇屬意於嗣君。其片言隻詞。盡出於忠厚仁愛憂國恤民之至。哀油然不可掩。如斯。子輿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況三公皆曠世英雄。宜乎。其臨終出言之善也。衆推其長子利長代之。列四大老之下。於是七將胥議曰。大納言既沒。三成必出。欲要擊之。或走告三成。毛利。浮田。嶋津。上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三成於是間行入浮田氏第。以五家兵自衛。佐竹義宣在伏水。聞三成急馳見之曰。衆怒不可犯。能制

三成女裝自歸家康

之者獨德川翁。治部盍如伏水自歸焉。衆議從之。三成女裝至伏水。自入乞命。家康許之。七將追至。復申前請。夜治兵。各第居

主公思之思則得焉

人大駭。〇家康患之。寢而不寐。本多正信入謁。欬曰。何亟就寢也。家康自中呼曰。誰居來者。曰。正信。稟事。曰。所稟何事。正信曰。謂治部。何。家康曰。吾方思之。正信曰。主公已思之。思則得焉。臣不必言也。趨而出。〇且日。家康使伊奈圖書出諭七將。遂使三成權解職。就封以安衆心。三成從之。然內陰謀異圖。十一日。三成就其邑澤山。七將欲要擊之。見德川氏兵護送乃止。上杉景勝與三成通謀。約竢明歲東西擧兵。以討德川氏。或曰。內大臣於是乎從七子之請。則三成机上肉耳。何起他日關原大役之爲。谷寬得曰。不然。仁人之誅人不得已也。而今而後三成服內府之德。知己之不當敵。而翻然改圖。使黨與皆喻其意乎。不戮一人而天下平。且此時豊公之墳未乾。石賊藉孺子以爲口實。而其黨亦多。如從七將之請。恐動天下之兵。是內府之所以爲內府。而容喙於其間。亦可笑之甚也。

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

〇夏四月。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〇自秀頼徙大阪。伏水城無主。五月。家康徙

治伏水。從諸將之請也。諸藩主皆來賀。威望益重。秋七月。命諸奉行。令征韓諸將皆罷就國。前田氏以喪。上杉氏以受封日淺。法制未定。佐竹氏以封內盜起。皆之國。共期以來春會同。〇八月。家康入朝京師。〇九月七日。家康赴大阪。家康久不見秀頼。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促之。家康慮有變。輙辭以疾。強藩皆去。乃行。三成在澤山。聞之。遥與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謀造蜚

三成造蜚語搆利長

語搆利長。長盛。正家夜乃就館見家康曰。前田氏與淺野氏通謀曰。內府入城則彈正佯與之博。因拉其手。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耦刺之。公其備之。家康驚。與諸臣議。本多正信曰。宜稱疾不入。而徵兵伏見。以歸。井伊直政。本多忠勝駁之曰。不入則曲在於我。不如戒而入。家康兩用之。乃徵兵。兵來者三千八百。九

日率而入城。直政等十餘人。擁衛外堂。衛士呵。不納。直政厲聲曰。寡君有戒心。關東野人。不復知禮節。家康入見秀頼母子。直政。忠勝等。隔障而坐。長政聞有讒言。稱疾不出。〇家康出。至中

廚下大紙燈東國所無

廚。託言曰。廚下大紙燈。東國所無。當使從者觀。酒井忠利出。招從兵護衛歸館。〇家康欲留大阪防讒間。長盛正家請以西城奉之。秀頼嫡母北廳。時來寓西城。於是去歸京師。家康代入焉。使秀康留守伏水。冬十月。與正信議。放治長。雄久。長政不自安。請致封。依其子幸長。家康許之。而還予其封。家康遂下令擊前田氏。細川忠興聞而來見。爲利長白寃。因馳書加賀。使其老橫山長知。來謝。家康命以利長母芳春氏爲質。寘諸江戶。利長涕泣聽命。菊池純曰。餌母以婁奇利者。爲明智光秀。質母以結德川氏者。爲豐太閤。而今又得前田利長。蓋光秀。餌母則

因欲立奇功也。太閤質母。則欲臣德川氏以直泥海內也。利長以母爲質。則勢急力逼。出無已之餘。三氏之所行。雖其跡各異。均不免不義不孝之名。後之爲人子者。亦可以爲炯戒也。○關東喧傳上杉氏有異圖。石田三成亦招四方有名之士。嶋勝猛。蒲生鄉舍等。嘗仕甲斐山縣氏。稱爲知兵。三成延爲謀主。峙糧仗。繕守備。家康使人詰之。答曰。澤山當衝路。其荒廢不可不修也。○是歲家康益越中守忠興封。以杵築(豊前)帶刀吉晴以府中(越前)各五萬石。又造小方金。折小鈑一爲四以行世。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　○三十三

五車樓梓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終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慶長五年

有鼠巢馬尾

五年庚子春正月。家康在大阪。受諸將參賀。上杉景勝。使藤田信吉如大阪賀正。家康召信吉。戒景勝西上。厚賜遣之。信吉反命。每有軍議。輒固諫。直江兼續忿欲殺之。○二月。德川氏牙騎。有鼠巢其馬尾。人異之。或援文治故事。以爲亂兆也。○毛利輝元至大阪。與家康約曰。自洛以東君制之。自洛以西吾制之。協心戮力。以輔嗣君。家康從之。輝元復還國。○三月。信吉盡室來歸於德川氏。事乃發覺。是月。家康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促景勝入覲。景勝稱疾不來。而東北諸國爭上變。告景勝有反形。乃

彼執一鎗我亦執一鎗

鳥井元忠留守伏水

令伊奈圖書再往詰之。景勝反疏家康背盟十罪。夏四月。復令僧承兌以書諭兼續。五月。兼續復書。書辭悖慢。家康大恚。遂決意東征。令諸道治兵。以七月會江戶。○十一日。戒嚴。家康與秀忠自白河口。伊達氏自信夫。佐竹氏自仙道。最上氏自米澤。前田氏自津川。刻期同進。○堀氏老堀直政進言曰。白河之道絕險。所謂一夫當關。千夫不過者。恐難於進。宜爲之計。家康曰。彼執一鎗。我亦執一鎗。何難之有。乃下令諸侯伯。治兵以來月會江戶。○十五日。秀頼造西城祖道。明日家康自至伏水。以鳥井元忠爲留守。以松平近正。內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元忠嘗從三形原之役。傷股而跛。及老益艱步履。於是聽堂上用杖。翌夜入謝曰。留守之任。臣與近正足矣。東征重事。家長家忠皆宜從

行。家康曰。京畿不保無變。四將吾猶以爲少也。元忠曰。無變則已。苟有變則此城先被兵。孤立無援。臣當死以報國也。何多遣人爲。家康慰勞之曰。吾童時質于駿河。汝自參河來侍。益十二歲矣。今何老也。留而與談。至夜半。元忠曰。明朝早發。君少就寢。因辭曰。臣以此爲永訣。亦不可知也。將起。足益痺。家康命侍者扶出。目送攬涕而入。中井積善曰。懿哉君臣相與之厚也。其孚乎元忠審勢而量己。辭內府擇器而善任。咸可嘉尚焉。抑元忠既决志于死。而雍容如是。可不謂偉丈夫耶。十八日。家康發伏水。譜第將帥在者盡從焉。至大津。見京極高次。賜物及其諸臣。以其弟高知而行。及石部。水口城主長束正家請饗之。或告其有異圖。乃微行夜過城下。正家大驚。追及土山謝罪。家康温言遣歸。沿道將士以次饗之。至駿府。府主中村一氏以篤

家康下軍令十三條

疾辭。行使其子一榮從軍。軍至箱根。秀忠使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來迎。○秋七月二日。至江戶。諸城主應期而會者百餘人。家康大饗內外諸將。休士馬數日。因下軍令十三條曰。毋鹵掠。毋踩稼。毋縱火。毋强買。毋私諜。毋越伍。毋風馬。毋減長柲。毋混輜重。毋競津梁。毋取捷徑。毋顓從。次舍毋違。護軍節度。或不用命。邦有常刑。罔有攸赦。○三成候家康之東也。曰吾計中矣。乃議舉事。時大谷吉隆在敦賀。亦欲從軍。至近江見三成。三成曰。日者內府脫子於阨。子宜東行報恩。三成曰。我與輝元合謀。糾合西諸侯之兵。尾擊內府。子寧忍棄舊交乎。吉隆曰。方今之時誰敵內府者。忘恩背義。軍必無利矣。三成不聽。吉隆大息曰。吁予而有此謀。盍蚤告我。我託送內府。率兵從之。與長束大藏少輔之可

使家康赴于關東是放虎還山也

一擊而獲今已東矣是放虎還山也乃辭出既而不忍棄之遂還佐其謀與俱至大阪見增田長盛定議檄西國諸侯徵兵遣僧惠瓊於安藝諭輝元輝元欣然投袂而起將兵四萬即發馳至大阪三成推爲盟主浮田秀家鳴津義弘鍋嶋勝茂小西行長長曾我部盛親等黨之兵凡九萬三千餘中井積善曰黄門氏忘賢叔遺戒信姦夫讒言甘爲戎首爭衡於中原卒以貽異日衰弱之殃當是時保守四境修其政刑審天下之變以決去就則十國之封殆加腴削豈不惜乎惠瓊一言誤國之罪亦有不容誅者書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可爲藝之明鑒矣○惠瓊本東福寺僧也後住藝州安國寺爲輝元所崇信太閤引參謀議竟與三成等比周作亂云○時東西諸侯妻孥皆在大阪三成收之城中池田輝政妻爲家康女加藤清正娶水野忠重女與黑田長政妻並爲家康養女其族人留

石田三成徙質於城中使德川氏孤立

妻之在邸猶在城

守者皆以計脫之加藤清正妻亦在大阪城中三成欲收以爲質子其傅竹田家正大木土佐預度有變使掘原某佯爲病羸求醫治者暖帽重衾屢出入城門門者習慣不復加誰呵又令舁子操輕舸以爭其先後邏兵慣見不復詰之既而清正手書至欲令夫人脫圍大木等潛置夫人於掘原衾褥下舁而出城大木尾之抵轉法港架輕舸疾走行未數百步邏兵覺而追之不及遂達肥後未幾關原大捷海內一定清正賞大木增其祿秩○三成遣人圍細川氏邸忠興妻明智氏光秀女也先是豐臣秀吉悉置列侯妻子於大阪以爲質至石田三成倡亂與諸將胥議以爲徙質於城中則諸侯皆歸大阪是使德川氏孤立無援也乃先遣使細川氏邸曰方今物情騷然夫人及諸公子宜入城備不虞也明智氏使老職某應之曰忠興從軍赴關左使臣等守之妻之在邸猶在城也願勿徙三成不許使者三反明智氏峻拒不肯三成大怒將遣兵圍之忠興姑武田信繁之室也武田氏亡大姑歸

明智氏令其侍女赴關東告變忠興

在邸年七十餘長子忠隆室前田利長之妹與浮田秀家之室爲兄弟明智氏謂姑曰若有變妾將與婢僕俱逃君年老艱於行步須及今與忠隆婦避浮田氏又呼所愛侍女阿霜曰敵兵至我將死之汝粗服作賤婢態見邸中火起即逸去抵關東見吾夫君告之乃賦國歌一首付之召老職河喜多石見小笠原松齋等隔窓而告之曰往吾父弑織田公夫君怒謂我曰外舅殺君逆莫大焉我不逐汝是黨逆也天下其謂之何俄離婚使十數人送至丹波三戸野村潛居數年邑民罵我爲逆賊之女我不勝愧憤輒欲自殺但與一郎尚幼因欲待其成立而還之然後行吾志故忍恥偷活以至今日先是豐臣公使夫君再迎我實意外之幸也其後豐公張散樂召列侯夫人觀焉又有醍醐

忠興妻明智氏刺殺其兩兒死節

看花之宴我亦與焉皆稱病不赴者欲不失節也吾分必死久矣今遘此變又何足驚老職石見等皆感涕而退闔門堅守有項敵衆圍邸數匝矢砲競發明智氏呼兩兒撫其首曰汝曹其愼聽之生于將家者當死不死反受辱今敵已逼吾與汝俱死勿怖乃拔匕首刺殺之時男十歲女八歲又命侍女取暑衣裹面曰婦無夫命不可使人見顏乃自殺松齋縱火焚邸乳母二人侍女四人並投烈燄從臣亦皆自殺三成聞之大駭以爲諸侯夫人皆如此則是爲德川氏驅諸侯而歸之也事遂寢由是列侯夫人皆得免忠興聞變又視絕命詞悲歎憤甚後遂從德川氏與三成戰關原建殊功封大國蓋亦由明智氏死節之烈云○菊池純曰大凡古今閨黛慧婉貞淑能守柏舟之義而不失關雎之德者太姒共姜以至於軻親陵母諸人留美譽於

竹帛無芳。裕於後昆者。弗遑口數。而吾邦亦有與之相比肩。不多遜者焉。袈裟於渡邊亘。靜姬於源判官。其他幸田之母。原氏之親。其節烈俠義。不知白刃水火可懼。視死如歸者。亦不遑指屈。其尤翻翻者。則為明智氏。抑光秀弑其君。殺其母。天人所不容。固不待言也。而其女明智氏。以為逆家子。為其夫所逐。流離屯邅。具嘗艱苦。既而豐公憫其苦節。媒而歸復其夫家。誰得不謂之再造之幸福乎哉。雖然明智氏貞烈。豈偷活草間。以利富貴者邪。獨忍辱含垢。以至於今日者。不獨其子幼弱能然。蓋有待可死之時也。今夫婿東行。三成謀反。成以甲兵。此可死之時也。故從容指畫。脫其姑婦。一死以挫姦賊之心。膽以決夫婿向背。比諸軻親陵母之貞且烈。有過無不及也。夫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今以叛賊亂臣之光秀為父。而有若明智氏之賢明。智氏一死。庶幾足以洗雪其父兄闔族亂臣賊子之名耶。孔子嘗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不舍。嗚呼光秀而有此女。奚翅騂角之犂牛子而已哉。宜乎其為山川鬼神所寵禮耶。○三成欲使輝元居西城。矯秀頼命。諭我留守佐野正吉。正吉潛出諸姬。侍東之。自奔伏水。輝元乃徙西城。○三成以兵勢既振。議進取。欲先攻伏水。令增田長盛遣使。諭鳥井元忠曰。大兵東下。將先攻伏水城。

鳥井元忠決志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

城本豐臣氏之有也。子棄而東。誰得詰議。吾受内府眷顧。又與子親善。故相告也。子速決計。元忠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不知聽他人令而走也。足下誠念舊誼乎。則當見勉厲。今乃示以走路。殊非所望。德川氏不乏於人。而我輩特受此任。固決志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使者再至。有刃而已。長盛攬淚曰。惜夫令一名臣死。元忠乃馳使關東告變事。部署諸將。悉定守備。兵壘二千。木下勝俊在城內。不自安而出。投父家定於京師。佐野正吉請入守。內藤家長責以前日棄守。正吉曰。我日不死於大阪者。以諸姬故耳。今將死于此。以白吾志。衆壯而納之。○菊池純曰。佐野正吉雖無翅大阪。終能奮翼伏水。可謂東隅失之。桑榆收之者。○茶商上林政重。竹庵。素受德川眷顧。亦請入城。以茶筅為號。○十九日。家康命秀忠出師。是

水野和泉守

日盜刺水野忠重於池鯉鮒。參河時忠重置酒。堀尾吉晴在坐。倚柱而睡。吉晴驚起。立斬之。報至小山。曰吉晴殺二人。家康不懌。吉晴子忠氏從秀忠。衆欲執之。秀忠曰。吉晴忠良。必無是事。忠氏亦佳士。是必謬傳也。已而得實。衆服其明。蓋盜則石田氏所使。利井重茂者。忠重子勝成從在軍。家康命承後。還撫其衆。○菊池純曰。明主之為明。常及耳目所弗及。所謂神而明之者。是以躬不出門庭。坐在一室。能燭四海之外。如目覩而足踐。弗謬絲毫。確可据者。遑遑而有焉。昔者建久中。泰衡舊臣大河兼任。畔據出羽。由利維平逆戰死之。葛西清重上變。謬報曰。由利維平奔。攝公成死。賴朝曰。維平非奔者。公成非死者。驗之果然。今台德公亦能知吉晴父子不貳。疑其間與賴朝所為暗合冥契。如合符節。吾故曰。明主之明。常及耳目之外。神而明之者也。○初勝成少而勇悍不羈。從軍屢有功。已而得罪於父。出匿京師。忠重怒絕之。勝成遊西國。殺人亡命者數四。既而間行反京師。會伏水夜驚。馳抵家康第。請自

細川幽齋獻古今集

效。家康悅。祿之。喻忠重宥罪。相見至此有此命。○京極高次陰圖城守。西軍頗疑之。令人責任子。高次不肯。重臣僉曰。大津孤立難遽。告絕乃出子質焉。○二十日。大阪諸軍圍伏水。兵凡四萬。松平家忠戰不利。乃收兵固守。○西軍又遣兵二萬。攻細川藤孝于田邊。丹後小野木重勝將之。時忠興從東征。藤孝留守。出雲人三刀谷孝智。豪武善鬭。素與藤孝善。西軍誘以厚賞。孝智陽許之。率其徒五百。奔田邊。藤孝大悅。并力防禦。西軍不能拔。築長圍守之。○細川藤孝號幽齋。最善和歌。家藏古今集秘訣。藤原為家所筆。知仁親王深惜其為兵燹所焚滅。遣使求之。獻諸禁內。西軍將谷衛友。嘗受和歌於藤孝。又思歸順。銃而不丸。故城兵少死傷。無幾。敕前田玄以。媾和解圍。○二十一日。家

德川氏取天下正在今日

康發江戶。二十四日。進次小山。上杉秀忠既抵宇都宮。遣本多正信候駕。會伏水使者間行上變。內外大驚。秀忠自宇都宮還。秀康自結城來。親信將士皆會焉。本多正信曰。從征諸侯其質盡在大阪。必不爲我用。爲今計者。宜速班師。悉罷外兵。塞函根以觀天下變。井伊直政進曰。德川氏取天下。正在於今日。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即狐疑不前。區區守一隅。非臣所知也。作色而出。秀康曰。直政言是也。宜留一要將而西上。家康頷之。使秀康出迎直政。入畢前議。且日下令。盡會諸侯于小山。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傳命曰。大阪將吏與景勝通謀。彼挾質子而託言於幼主。諸君縱知其奸。亦情義之所難違。即欲歸西軍者。宜速解去。吾毫無所憾焉。諸將相目。未有所答。福嶋正則進曰。三成

近日必以三成等頭爲下物

德永左馬介壽昌知兵矣

首事。非幼主所知。臣等焉受其頤指。以敵足下哉。願充前驅殄滅姦黨。黑田淺野與細川池田等皆然之。一坐翕然。無復異辭者。家康悅饗之。詢以方略。諸將答以西討。正則引滿擧白。屬長政曰。近日必以三成行長頭爲下物。家康出面謝。諸將曰。公等先行。我亦當繼往。賜正則驪馬。以爲先鋒。賜德永壽昌駱馬。以爲鄉導。○家康謂壽昌曰。子知兵矣。今日之事。勝敗如何。壽昌曰。雖諸侯伯擧敵足下。而各自爭威。號令不一。敗形已觀兵家康曰。然。凡勝敗之決。在於元帥。我雖無似。又更事者。諸君苟聽我約束。吾平天下。不出五六十日矣。○直政忠勝請間曰。諸客將之意。未可測也。籍第令無他。使此輩下手以得成功。異日必曰。我輩取天下。以授德川氏。臣爲主公羞之。請以臣等充監軍。

子又發故態乎

當率以往焉。乃許之。○大和人柳生宗矩。世食邑于柳生。大和自秀吉時失邑。家居至此。從軍。家康命歸鄉。召募義勇以從。及事平。錄其功。復舊邑。○宗矩勇多智略。最善擊劍。爲將軍家光所信任。家光常謂左右曰。欲知治國之要。宜當問之宗矩。宗矩老病。家光親臨慰問之。正保三年三月歿。子家奏請。追贈從四位下。蓋異數也。○初伊達政宗在大阪。請先馳歸。以備會津。家康笑曰。子又發故態乎。事平當賞以地。愼勿遽戰。政宗歸國。即襲取白石。報捷於小山。家康使中澤主稅往告西事。問其去就。政宗誓不貳。主稅曰。寡君有別命。請與群下熟議。竢三日而後告之。政宗請速聞之。不答。明日固請。乃答曰。寡君有命曰。第速收兵。愼勿與景勝爭衡也。我將留兵小山西上。彼聞我去。欲尾擊。慮公在後。必不敢動。其功亦倍血戰。我捷西軍而來問罪。會津則一擧可殲也。政宗曰。吾力

事平當以會津百萬石授公

戰取此城。無故而棄之。恐速人嗤笑。主稅曰。是寡君所以丁寧也。且勝敗不可必。苟有敗衂。彼席新勝之勢。大擧西上。四近皆叛。一時響應。其鋒豈易當乎。願熟計之。苟見聽從。寡君更有密旨。政宗沈思久之。乃問曰。密旨何如。主稅耳語曰。事平當以會津百萬石授公。政宗大喜。收兵歸大崎。○佐竹義宣觀望兩端。陰遣梟將車猛虎。率兵救景勝。及西事起。益修守備。諸將請討之。家康曰。且置。諸石田本也。佐竹末也。苟覆其本。末其患不難乎。乃使平岩親吉統下總諸豪以備之。○家康命結城秀康留備會津。秀康曰。兒願效力西討。何留守爲。家康曰。汝年少不知留守任重耳。且諸侯置質江戶。非汝莫以繫群心。秀康猶不肯。請以弟忠吉代焉。家康作色曰。汝畏景勝邪。秀康乃頓首曰。兒

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步

山內一豐妻擘書爲笠紲

留矣。苟許見以大將、則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步。大人勿復憂。本多正信拊其膝曰、壯哉郎君。無論爲大將。家康亦泫然濺泣、取一甲授之曰、是我少小所被、未嘗視背於敵。今以附汝也。秀康拜辭、以萬人陣于宇津宮、令東北豪傑皆受其節度。○山內一豐之室自大阪馳使告事、以路徑敵中、擘書爲笠紲。一豐得之、不解而獻家康。嘉其忠誠、還之曰、猶觀也。一豐又諾堀尾忠氏曰、子何以表志。忠氏曰、欲納城耳。一豐抵掌曰、善矣。乃自納其掛川城。於是沿道諸將皆倣之、爭致城。自武藏達美濃、家康大悅。○初山內一豐(猪右衛門)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爲價貴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歸家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

一豐購良馬、博五百石、皆外家之恩

猪右何所獲此業乎

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辦焉。乃取金於鏡匳、致之一豐前。一豐喜且恨曰、比來貧困、卿所熟知。而卿絕不言有金、何其忍之甚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匳、戒曰、汝勿以夫家貧窶費此金。必有關係夫君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及之耳。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與舅氏之恩、海岳高深。無物可方。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不問而知爲良馬、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業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

馬。洵爲上國之恥。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爲此。非常之舉、以洗雪我恥。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爲千石、遂以見任用。○大槻崇曰、後來石賊之亥、夫人齋藤氏擘書爲笠紲、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二十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內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菊池純曰、戰國之時、武人皆以馬爲要。與先登殿後、顯名建功者、唯馬是由焉。獲焉者以爲榮、不獲者以爲辱。景季高綱之於池月磨墨是也。義經於太夫黑是也。本多忠勝於三國驪是也。今一豐所購得之馬、雖非池月磨墨之匹、意者其爲神駿良驥可知也。而以冨强日盛之織田氏、無一士購之者、此右府之大所恥。而一豐以落托一浪士、購織田氏將士所不能購得之馬、以雪上國之大恥。其功又有勝於殿最者也。以予觀之、右府賞以五百石、猶恨其少也。舉萬石授之、不足以爲過分也。史稱秩父重忠下鵯嶺之險、束馬其背曰、平日之後馬爲其政、今日之役予代其勞。如重忠可謂能知愛馬者也。○家康患岐蘇絕險、問計群臣。本多正信建策、擢木曾氏遺臣山村良勝・千村吉晴、歸徇木曾山中。饗應戍兵皆遁。命遠山友次徇東美濃、取其故邑。西尾光教以美濃

欲東者東、欲西者西

兵來歸。○真田昌幸赴會津、至犬伏。而大阪檄至。昌幸召二子謀之。信幸曰、吾受關東殊遇、請東矣。西軍即敗、吾爲父弟乞命。幸村曰、太閤舊誼不可背也。寧西而死、不東而生。昌幸曰、欲東者東、欲西者西。而吾與西者也。乃遣信幸之江戶、而自與幸村以兵三千歸上田。○初信幸之發師也、其妻本多氏謂之曰、妾耿然婦人、何足以論大事。然竊察阿舅之心、殆不可測也。方今天下繹騷、雖父子之親、安保其無他志。良人宜思之。信幸默然。至是昌幸意果變、中道而還、過沼田。沼田、信幸治城也。昌幸遣使謂其婦曰、我欲見兒孫、且息勞、請入城而宿焉。婦問曰、阿舅何遽歸也。使者曰、使命倉卒、臣不知其故。又問、良人俱歸乎。曰、惟介弟左衛門君歸耳。於是辭使者曰、良人不同歸、是必有故。

信幸之妻本多氏令士卒守城

平日節用者今日備也

甲賀人爲内應伏水城陷

妾雖婦子。稟夫命守城。願闢館于市。妾不敢私開門。若強欲入焉。妾焚城自盡。然後可入也。遂命士卒登陣。列弓銃。本多氏帕首。提眉尖刀。指麾之。昌幸聞報。歎曰。真將種也。是日昌幸軍無程而至。皆疲。欲休焉。而懍懍焉如在敵國。急還。飲食不宿而還上田。○三成之檄達西海。黑田如水哂曰。豎子無能爲也。時適修城湟。遽命停役曰。吾守在四境。當愛養民力。以圖進取。如東師不競。敵薄我城。雖有金湯。亦何益。衆乃服。長政多率將士而東。留守之人。如水乃傾帑藏。招客募兵。客有冒名再取幣者。有司欲詰之。如水曰。是其人貧窶。不辨軍裝爾。我平日節用者。方備今日也。一士不可失焉。於是士爭赴之。○伏水受圍旬日。捍禦甚力。西軍益用大礮巨熕。攻擊十晝夜。城中有甲賀人。長束正家部兵。與之相識。浮田秀家命射書於城上。誘其內應。曰不聽則磔汝孥。八月朔。甲賀人縱火松城。西軍鼓噪而登。上林政重死之。秀秋攻名越堡。松平家忠。松平近正。力戰死之。嶋津義弘逼西堡。內藤家長開門而射。殪十餘人。被創退入。從容作書附一卒曰。汝潰圍達之關東。遂縱火自殺。其子小一郎與安藤定次。佐野正吉。山岡甫安。皆死之。外城已陷。鳥井元忠之卒勸其自殺。元忠曰。未也。殺敵一人。亦非報國乎。乃嬰壁亂射。殺傷過當。敵發火箭。焚樓櫓。隨撲隨燎。元忠知不可守。麾兵二百開門血戰。七合七克。敵衆群進。我兵皆斃。至廝養之卒。無不戰死。元忠杖薙刀。踞階而息。敵人雜賀重次踰屍而進。元忠曰。吾本城大將也。來取首。重次橫鎗揖曰。臣微者也。不敢當。君請自

刄。元忠乃使重次扶解甲。自割腹而死。年六十二。重次刎而裹之。傳于大阪賈人佐野某。四郎右衛門竊元忠首。葬之知恩院。爲建精舍。名曰龍見院。○雜賀重次。後仕於中納言賴房。遣使元忠子忠政告之曰。伏水之役。僕嘗會君先考。自刄。當時鎧仗藏而傳于家。欲見先考遺物。願得奉還之。忠政大喜。乃請一見重次。持而詣忠政家。忠政自迎之其門外。延而置上席。向甲伏再拜。稽首且泣曰。是猶再見先人也。因大饗重次。厚禮而送之。明日遣使於重次。贈還其鎧仗。謝曰。疇昔獲見先人遺物。爲惠亦甚也。雖然吾家固不乏先人遺器。不腆鎧仗。非曰謝之。敢請留君家。以表其武名。爾後每歲遺絮衣五襲。忠政終身音問不絕。賴房聞之感賞。每忠政使人來。爲修道路。理橋梁。又賜鞢羽。以充客餼云。○中井積善曰。嗚呼鳥井氏諸人之節。與顏常山張睢陽。肝膽相照。奇哉。至於鳥井氏決死於受命之日。終始從容。處大事。如辨家冗實。可謂雄偉不常矣。且以孤兵當廿倍之衆。挫其虎抑之威。以支驀然東下之勢者旬有餘日。武亦多矣。力竭勢極。闔城殉之。臣子之責已塞。無復遺憾焉。予也以後事觀之。石賊不踰大垣而東。我前軍行達清洲者。夫旬月城守之餘烈。暗令之然。非唯一死之潔也。抑關原之慶。財在一月之後。天下鞬櫜。善人是富。而獨俾斯諸人不覩盛業之成。此雖其所自分。而予也竊歎惜焉。○是日家

得伏水之報哀慟

家康遺軍麾代竹篠爲麾柄

康發小山。四日至江戶。得伏水之報。哀慟。恤戰死者子。皆令襲封。○米澤口諸侯聞伏水陷。家康歸江戶也。疑懼引還。越後諸侯亦收兵自保。越後人應景勝者。亦收入津川。○上杉氏將士。請尾擊家康。景勝不敢許。其將士竊相賀曰。內府西顧。狼狽而西。我勝必矣。獨杉原親憲有憂色曰。內府西軍。非不得止也。內府若勝。則我公何以獨立乎。○初家康之赴小山也。遺其軍麾。中路覺之。從騎欲馳歸取之。家康曰。無以爲也。命伐道傍竹篠。爲麾柄。取紙手裂之。束於柄端。試揮之者再。曰。如景勝者。用此而足矣。又發小山。擲之地曰。此亦毋用矣。○前田利長與弟利政。爲德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敦賀。大谷吉隆治所。利長姊夫中川宗伴。老於京師。聞北地繹騷。將如加賀。加賀

内府之詛不可讒

人告之吉隆。吉隆要而執之。僞令作書。紿利長曰。内府西上。將士多叛之。大阪兵逆擊之美濃。走之。遂發舟師。將取加賀。若不改圖。則悔無及已。利長得書。疑懼引兵。卻府中。果遂降於吉隆。○最上義光。足利氏裔也。以家康言其爲名族也。爲織田豐臣二氏所寵禮。義光深德之。請使其次子來仕。其女有殊色。關白秀次納之。未及見而敗。義光具狀乞哀。秀吉不省。并諸姫誅之。瘞諸畜冢。義光怨毒徹骨。上杉景勝。矯秀頼命。以重幣招之。義光怒曰。内府之詛不可讒。然以其強大且接疆。陽善遇之。陰圖進取。南部秋田諸將會之。次米澤。及聞上國兵起伏水又陷。疑懼歸邑。義光亦退自守。○堀秀治受封日淺。恩威未周。而與景勝以稅入相鬩。景勝之舉事。自謂越後其舊封。而奕世得士心。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十三　五車樓梓

自吾先世出師以律

以右府嫡孫役

乃潛以厚賞募土豪作亂。及纔旬有變。土寇蠭起。所在嘯聚衆至數萬。以津川爲巢窟。攻上條。援之將進攻春日山。（秀治所治）秀治老堀直政逆擊却之。景勝益出兵爲之聲援。秀治知其難猝制。及聞家康旋師入江戸。各固壘自守。○宇津宮軍中訛言會津悉甲南下。少將秀康使人言於景勝曰。小子受父命居守於此。不能從上國軍。甚苦無事。願與公一戰。公能來乎。抑小子當往也。景勝辭曰。自吾先世。師出以律。以乘人之弊爲戒。請留待内府。再到十日。遂撤營歸會津。○織田秀信。在岐阜。荒遊無度。及受東征命。國用空竭。以故不能從軍。石田三成自大阪還佐和山。使人脅秀信曰。岐阜當東下之衝。不從則虀粉矣。秀信疑懼欲附三成。老臣木造具康諫曰。公以右府嫡孫。顧役於豐臣氏

豐臣氏家奴乎

警聞至江戸項背相望家康舉動如常

家奴乎。且夫小牧之役。舉國翼我。爲今計者。莫如絶三成以親内府。秀信猶豫不決。具康等請誅之於前田玄以。玄以是時爲京師所司代。秀信乃遣之玄以曰。速歸東軍。具康馳還。未至變倖爭勸其應西軍。三成又遺僞幣百枚。啗以大封。秀信終與三成盟于澤山。具康至。嘆恨。因又請誘殺三成。弗聽。終爲西軍守岐阜。尾張美濃諸城。因是多屬西軍。○西軍總十八萬騎。其圍伏水者。引而東下。入美濃。修大垣城。以爲根據。使四近將士砦于犬山。以援岐阜。十一日。三成先入大垣。以迎諸將。警聞至江戸者。項背相望。家康曰。我已處置之矣。舉動如常。○十三日。監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引前軍二十七將。騎卒五萬。至清洲。距大垣七里。相持未戰。○毛利氏前部。攻阿濃津城。城主冨田知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十四　五車樓梓

村越吉直以率直名

信受東命。固守不下。長束正家招之。知信陽從之。夜斫其營。大破之。正家單騎遁。○十六日。德永壽昌。與市橋長勝。攻福東高須二砦。取之。以絶大垣桑名糧道。○初鳥羽城主九鬼嘉隆使其子守隆。從東征。既而與西軍通。守隆西上。聞之。次畔乘遣使勸以歸順。嘉隆怒逐使者。○家康之還江戸也。下令曰。西警方急。當不日而發。既而無行色。清洲前軍。引領而望。訛言日興。井伊本多二監懼。上下解體。屢促駕。欲以鎮軍情。不獲命。使者項背相望。家康乃命村越吉直。往諭諸將。十九日。吉直銜命而至。二監迎問其旨。吉直曰。稱疾不出耳。二人大驚曰。子愼勿將此命。果將則諸將解體矣。因私改其命授之。且日會諸將。而引吉直。吉直心竊謂二監所言。主公豈有不知乎。我素以率直名。而

特受此命者。取我不枉其言也。乃言於諸將曰。內府言諸公久毛良苦。吾有寒疾。未可就途。二監失色。諸將黙然。加藤嘉明離次曰。甚矣我輩不曉事。臣聽命矣。福嶋正則曰。何謂也。嘉明曰。吾曹與敵對壘。未嘗出戰。斂手待駕出。孰知載書之實。正則拍掌曰。然。請先屠岐阜。以表赤心。衆遂議進取。（○菊池純曰。偉哉東照公之因材用人也。削諸營廈。層構欂櫨侏儒。並施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喩諸治病。赤箭青芝。俱收無遺者。醫師之良也。今東照公用人。大者則為棟梁。小者則為楹梲。為杗桷。凡任於牛溲馬勃敗鼓皮。從材之大小。車輗能任用之。是以雖鷄鳴狗盜之客。莫不為用。而知村越吉直者。亦藥籠中一物。收以待其用者。今遇用之。中其症疾立瘳矣。嗚呼如東照公。皆匠氏之工。而兼醫師之良者。宜乎撥亂反正。以擬無窮鴻號也。）○二十二日。東軍還至清洲。織田秀信拒木曾川。木造具康以衆寡不敵。請堅壁待後援。弗聽。東軍濟川來戰追北。傳城。秀信分兵守外城。具康曰。寡兵不可分。請專守內城。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十五　五車樓梓

木造具康歎曰織田氏不祀

又弗聽。具康退而歎曰。織田氏不祀。東軍奪郛而入。正則攻南門。輝政攻北門。淺野幸長。一柳直盛。攻瑞龍寨。拔之。斬城將南部遠山以下五百人。餘兵走城。城中驚擾。東軍鼓噪登城。具康力戰被創。秀信遂乞降。逃走高野。居數年而卒。東將福嶋正則使人勞問具康。既而前田氏欲聘之。延以厚祿。辭曰。福嶋公已知臣矣。遂就正則。為其國老。（○中井積善曰。織田秀信。從幼之輔弼。始焉國計之匱。不克成師。終焉陷於賊謀。嗟驕驁。又進止狼狽。自取顛覆。以貽嗤於千載。其愚弗可紀也。古者有志曰。一姓不再興。良有以也。噫。）○大垣群帥以岐阜陷。召伊勢越前之軍。毛利秀元。長束正家等再攻冨田知信。知信堅守累日。上野城主分部光嘉棄城來歸。與俱守。知信妻浮田氏美而勇。翼夫而戰。其郛已陷。嬰守內城。○嶋津義弘。石田三成。陣呂久川。遣三千人進至合渡。長政高虎

冨田知信妻美而勇翼夫而戰

等諜知之。相謂曰。是吾輩任也。乃分道而渡。天方霧。擊其不意。西軍遂敗走。長政舞槍殪一騎將。誤陷於溝中。水沒頂。其人掀之。復騎。副馬而馳。追北至呂久川。義弘欲戰。三成曰。敵兵銳進。岐阜蓋陷矣。吾已不能援。何可當新勝之鋒乎。收敗兵俱還大垣。師進陣於赤坂。○浮田秀家至自伏水。三成迎而搞之。推為元帥。秀家告三成以敵可擊狀。三成曰。當與嶋津小西議。秀家曰。兵貴神速。何議之為。三成止之曰。待秀元輝元至。以制全勝。秀家曰。我軍盡至。則敵軍亦盡至。勝其可決乎。雖然子稱老輩之言。吾後生也。不敢違焉。唯子勿悔之。乃入大垣。○阿濃津陷。秀元聞岐阜急。遣高野僧興山行成。知信不聽。强而後聽。事平。家康嘉其功。召復舊封。益以二萬石。秀元旋師。則岐阜既陷。

高野木食上人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十六　五車樓梓

乃退次南宮山。二十四日。東軍將帥悉會赤坂。○秀秋既已通款。其攻伏水。按甲不戰。及會大垣。稱病不前。潛因黑田氏約內應。西軍益疑。乃發使者。啗以大封。推為盟主。秀秋笑曰。彼既推輝元。今又見推。何盟主之多。乃辭使者而遣之。○吉川廣家之襲封。黑田氏與有力。故相親善。遂納款。從秀元於師。數勸歸順。德永壽昌亦遣客說秀元。秀元從之。廣家乃陰送質於赤坂。○大野（越前）城主織田秀雄。從東征。嬰疾不果。及西軍陷伏水。誘其父信雄入清洲。舉兵啗以復舊封。信雄辭以無兵。乃約給金千枚。以募兵。信雄乃應之。請金。乃予銀千枚。信雄曰。舊封可知矣。召秀雄。諜之。秀雄力諫而止。是月秀雄卒。無嗣。家康收其封。而不問信雄。（○菊池純曰。織田信雄可謂不知恩者也。先是信雄為羽柴氏所逼窮。困求援于東照公。公以右府之故

西軍何盟主之多

信雄請金予銀千枚曰舊封可知矣

爲出義旅大破出師所謂蘇于死而肉于骨者其恩義之重且大海岳不啻也然而爲其家奴所紿寤寐戰血未乾又與之媾和何其不知恩之甚耶及關原之役與東有上杉氏疐其尾西有毛利氏躡其胡前跋後疐東照公進退可謂谷矣當是時一念信雄禽獸則已矣苟人耶安可不奔走疾呼竭盡其心力報其恩義乎哉今不仇可仇之仇不報可報之恩規規區區小利甘屈膝于奴僕之輿臺何其不知恩之甚耶曹孟德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昇兒子豚犬耳吁嗟織田氏何其豚犬之衆耶

〇九月朔家康親將發江戸酒井某村串某擎金扇馬表葵章白旗在馬前近藤秀用大久保忠教掌鎗渡部守綱安藤直次等十五人爲弓銃隊長下野守忠吉以下親屬將領三十餘人兵凡二萬五千〇石川家成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歲西方塞矣請避方而發家康曰西方塞則我擊而開之耳遂發自東海道鼓行而西近畿西國將士爭發使者上狀馬首者絡繹屬道

〇菊池純曰世之主張星家之說者往往原孤虛王相之說卜吉擇日禁忌厭勝莫所不臻犯焉者必有天殃是以立論婦女

老幼格守而遵奉之恐怖戰栗不唯雷霆鬼神何其惑之甚耶夫東家之西則西家之東南舍之北則北舍之南概而論之庸詎規規然問東西南北之爲乎雖然氓之蚩蚩而信之未足深尤也獨怪堂堂正士大夫而拘泥風水堪輿之說豈不可笑之甚哉先儒嘗曰有一匹夫來問曰我將灼艾不知何日尤宜耶曰一年四時莫日而不宜莫時而不可唯當避正月元日焉耳又問灸穴何如曰四體通身莫處不可灸唯當忌其眸子焉耳嗚呼豈有元日而灼艾者耶嗚呼豈有眸子而灸者耶抑此言雖類戲謔亦足以警戒愚夫愚婦陷於五里霧中終身沈迷不知覺者乎東照公西方塞則我擊而開之耳片言可謂千古卓見矣後之庸俗謬信星家妄說者宜當記此語以爲護身符也〇二日秀忠次小室信濃信幸從在其軍以書招其父弟不肯五日榊原康政言於秀忠曰昌幸善兵策夜來襲乃設燎布陳昌幸果來見其有備而退本多正信勸攻之戸田一西爭之不聽〇六日攻上田城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陷伏而亂乃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蹙之遂大敗不得進者三日乃

真田昌幸大破東軍

令小室城主仙石秀久川中城主森忠政備之而西昌幸不能尾焉〇堀秀治聞岐阜陷大軍西上乃攻取津川村上溝口二氏亦各勒兵轉勦旬月越後悉平〇九鬼守隆頻畔衆聞家康西上攻鳥羽與父嘉隆戰還上狀於道次家康不懌

〇中井積善曰九鬼守隆歸嚮之深至於豎父交兵而東照公弗懌者獨何與吁嗟此其所以弗懌也學湮道喪人昧於大倫如此議者亦猶出是言可哀也哉父子而構兵以至兩軍流血者亦莫非父子兄弟曾虎狼之群之不若也一時滔滔莫辯淑慝唯東照公能識乎大者其創鴻業此亦可見其一端矣

〇前田利長聞土方雄久言始覺宗伴書僞悔之會家康使者至報西上申前令利長戒嚴徵兵於利政利政辭焉初利家見家康威權日盛恐不利秀頼竊語其二子當家康自伏水往見利家利家次子利政有異心爲兄利長所制不發而止及出母芳春氏爲質于德川氏利政固執極陳其不

可及其得西軍報乃與之通利長患之使雄久往開喩之稱病不從利長乃發軍京極高次守大津西軍三萬攻之不能拔細川藤孝守田邊與西軍二萬相持兩月加藤清正攻小西氏於肥後黒田孝高攻大友氏於豐後迭有勝負〇十一日家康至清洲召直政忠勝於赤坂賞其功勞止軍二日以竢山道軍軍不至家康決策獨發〇十三日至岐阜或獻巨柹實家康戲曰大垣落我手矣擲之地使近士爭取之蓋以垣柹國音相通也

〇菊池純曰振作軍氣鼓動士心皆係于主將之片言隻辭故雖一時戲言亦不可苟可知也平治之亂平重盛厲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其他義經之勝浦尊氏之勝持寺雖出一時戲言其鼓動軍氣則一也東照公一行一言皆可以爲三軍桴鼓也

〇黒田長政密白家康曰若檄一向僧徒騷擾畿甸則可制全勝家康曰子策亦不爲不善雖然我以武戡

大垣落我手

定禍亂、誅鋤奴輩。豈假力於浮圖氏哉。長政慚服。○中井積善曰。黑田氏所言、豐太閤既施於紫海之策。而獨東照公斷然弗聽者、有以也矣。蓋東照公英明、洞見異端之害。又深知一向之教固結恩吼其害尤甚。蓋在參之日、其宗作亂、一朝煽動、至於親戚勳舊眦君父而歸之。織田氏時、欲除其害、以鷹揚虎攫之威、用兵數年、東撲而西燎、竟不能芟夷焉。東照公觀聞之熟、必有慮於後世益難制者矣。夫有勳不得不賞焉、有勞不得不褒焉。當時或資其鷹犬之用、以邀一時之功乎、販鯢之日、不能不殊封大賞、以充其欲爾。後薰灼之勢、果何如哉。乃其不聽於黑田氏、非特勝算既定、不族佗援也。○十四日。家康發岐阜。前軍諸將迎謁呂久川上。家康面褒岐阜戰功。遂率諸將至赤坂。當是時、天下之兵以美濃

天下之兵各屬東西

爲界、各屬東西。四方豪傑割據方隅者、皆觀望其成敗。而東軍以家康來、士氣大振。西軍偵騎走報大垣曰。赤坂多白旗。得非內府來乎。秀家・三成等陽大言曰。彼方憂上杉・佐竹踏跙、不進焉。得遽來此乎。東軍諸將請乘機攻大垣。家康曰。大垣城壘壯

固、兵食皆足。秀家雖少、非暗者也。而義弘・行長等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未可力爭。獨三成輕而恃衆。若誘出之外、使秀秋・秀元

三成輕而恃衆

撓其後、則可一戰鏖也。我且少動軍以試之。日午、中軍陣岡山。令諸將少移陣而前。三成邀秀家登阜而望曰。東軍壓外、何也。偵騎爭報曰。內府來矣。諸軍聞之恟懼。嶋勝猛曰。是張聲勢以怵我耳。我當乘其動搖擊之。秀家曰。然。內府來亦吾所期也。但彼既移陣、而坐視不出兵、非武也。請乘其未定擊之。勝猛建策、設伏於一色村。而遣輕銳涉株瀨川挑戰。犯中村一榮陣。一榮

中村式部大輔一榮

迎戰。有馬豐氏分兵橫擊之。西軍敗走。一榮張左右翼追之。家康自中軍望見曰。式部嘗練兵、隊伍可觀也。追者渡而進。家康

式部嘗練兵隊伍可觀也

曰。嘻。敗兵果遇伏。西軍乘之、東兵不得退。家康命直政・忠勝往收軍。二人即馳、左右指揮、自殿而退。西軍不敢逼。○大垣諸將會議曰。內府來確也。何以決勝。秀家曰。彼必悉銳來攻。城池高深、士精食足。足以當之。田邊・大津之兵、將不日來會。安藝黃門亦當繼至。我疲敵于堅城之下、而內外夾擊。其勢如鷹鸇之搏鳥

內外夾擊勢如鷹鸇之搏鳥雀

雀。是全勝之策也。三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聞其守也。且已奉辭伐罪、而坐守孤城、何以示天下。小牧之役、太閤過慮當戰不戰、終成內府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氣者多右其議。吉隆・正家爭之曰。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

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戰者

戰者。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議未決。家康揣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西、直取大阪矣。皆束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曰。備前中納言出陣關原、安藝宰相以前軍邀敵、薩

摩參議自菩提山赴虛空藏、繞出敵背。三成以下與諸侯師分屬三軍、前後合擊。彼焉得支。遂以擠諸呂久合渡、毋令隻兵還。則大事可成矣。乃下令治兵。嶋津義弘使族家久入說曰。東兵遠來、衆心未定。請今夜潛兵襲擊。如不得志、乃赴關原爲未晚。

再見德川甲背

嶋勝猛曰。詰旦之事、吾將再見德川甲背焉。用此危計。家久顧勝猛曰。子嘗見德川甲背乎。對曰。僕少仕甲斐、嘗追之遠江矣。家久冷笑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視之、可謂飯匙爲矩也。不

飯匙爲矩

辭而出。○菊池純曰。兵法云、將驕而卒惰者危矣。當是時、石賊主臣氣滿志驕、目中不復置德川氏。概以爲四十年前箕形原之德川氏。其速飯匙爲矩之嘲者、又何足怪哉。世稱勝猛能知兵、以予視之、勝猛徒自負血氣勇者。安在其能知兵乎。鄙語所謂不解芋之生熟者。其一敗挫衄、貽禽於敵者、固所自速、何足怪哉。毛利秀元素通款東軍、託言曰。我代納言統師、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喩之。

路隘隊伍不整
又遇雨衆竊以爲敗兆

不肯。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秀元佯諾。秀家率諸軍夜赴關原。設大炬于栗原山以燎路。路隘隊伍不整。又遇雨。衣甲皆濕。五更而達。衆竊以爲敗兆。三成乃赴筑前軍。見秀秋勖之。遂轉至關原。偵騎爭報。家康哂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蓐食。是日京極高次與西軍交質致城。蓋由其妻淺井氏之懇請也。高次遂遁高野。○初輝元在大阪。聞京極高次以大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說曰。諸將爲嗣君擧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十五日。黎明。家康親擐甲不冑而巾上馬。率諸軍進至桃配野。以福嶋正則爲先驅。下野守忠吉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中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等爲右軍。藤堂高虎

家康擐甲不冑而巾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廿一　五車樓梓

山内一豐織田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爲左軍。蜂須賀至鎭筒井定次等爲游軍。家康自以麾下爲中軍。酒井家次居前。本多康重大須賀忠政居後。松平康永水野勝成與西尾津輕等。留備大垣。池田輝政與中村德永有馬金森等。備南宮山。餘皆從中軍。騎卒凡七萬五千。○浮田秀家將中軍背天滿山東向而陣。嶋津義弘小西行長陣其左。石田三成又陣其左。有馬河尻糟屋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大谷吉隆與平塚爲廣戶田重政。又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脇坂安治小川祐忠朽木元綱赤坐久兵在麓。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鍋嶋勝茂長束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麓。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二萬八千。○福嶋氏候吏法齋（江祖父）者。走報曰。敵出矣。正則問

馬矢皆温法齋知敵出

何以知之。曰。臣摸馬矢。皆溫。是以知之。正則乃使人赴岡山告之。○黑田氏將毛谷主水。使至中軍。家康召問敵數。對曰。三萬。曰。我候騎皆以十餘萬告。汝何所見。對曰。臣算其鬭士而已。家康大悅。○毛谷主水。始仕山崎。其後從黑田氏。征韓之役。我軍赴平安道。長政問曰。我軍已發乎否。曰。發矣。曰。何以知之。臣在川上。見馬糞之流。是以知我軍已濟上游。長政曰。善矣。關原之役。主水爲長政掌旗幟。戰于合渡。旗靡而仰焉。主水下馬叱曰。令旗幟仰者斬矣。既而大戰于關原。長政令旗幟退于高阜。主水掉頭曰。毋令旗幟退一步。果而退乎。是自屈我兵勢耳。長政嘉賞服其能達練軍事。○家康召忠勝曰。南宮之敵可疑。忠勝曰。彼若挾詐。當下山陣。今猶在頂。是無慮也。家康曰。然。賜忠勝以名馬三國驪者。遣之。自進軍可半里。家次以白旗十二旒先行三百步。會天大霧。咫尺不可辨。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日加辰而天霽。○三成喜曰。東師迫矣。是自貽死也。以我大兵與南宮夾擊之。

賜忠勝以名馬三國驪

大霧不辨咫尺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廿二　五車樓梓

今日必無德川氏。利在誘致而後戰。乃設燧按兵以待。○忠吉時年十二。嘗娶井伊氏。故直政欲使忠吉立奇功。率精兵三百。踰正則陣而前。正則臣可兒吉長（才藏）誰何之。答曰。下野公子。井伊侍從自爲斥候也。曰。候騎不可多。直政乃附兵於其老木俣右京。而以十餘騎馳。○初豐臣秀吉之討北條氏也。吉長從正則攻韮山城。城將北條氏規出拒。吉長與福嶋丹波長尾隼人。村上彥右衛門等。挺身而進。諸軍繼之。氏規乃退入城。吉長追之。城兵急闔門。吉長投槍。槍竿于門。不得闔。吉長奮進爭門。會槍折。門闔。矢砲霰發。吉長被創。與丹波等俱退。正則賜薙刀賞之。且戒曰。自今持重勿輕進。及關原之役。作從攻岐阜。拔之。進屯赤坂。樹竹柵守之。與西軍相對。正則遣吉長使其氏營。副以

可兒才藏誰何直政

可見吉長慮矢砲從柵內往致命

吉長躍馬斬湯淺

笹才藏

一壯士。壯士謂吉長曰。請行柵外。吉長曰。敵矢砲可慮。不如行柵內。壯士以爲怯。不從。獨從柵外往。既致命。吉長乃欲從柵外還。壯士色變惶怯曰。吾殆爲矢砲所中。請行柵內。吉長曰。嚮吾欲與子倶。顧未達君命。即殞命不忠莫大焉。今既畢使事。死不足愛。壯士止之不聽。獨從柵外還復命。○菊池純曰。此與甲人米田某之事相似類不少差焉。而米田氏之事人未及知焉。擧世籍籍獨稱吉長者。蓋以其勇名尤顯邪。英雄顯晦亦有幸不幸哉。當是時東軍諸將皆休戰。以竢家康至。石田氏臣有湯淺源五郎善騎射。一日近福嶋氏營。調馬賈勇。吉長見之。乃擐同裝甲。躍馬逆之。與源五郎相搏。兩軍注視。吉長終斬源五郎。奪其馬騎而近西軍。盤旋數回。西軍認鎧馬之色。以爲源五郎也。既而縱其馬。復騎己馬還。兩軍大呼。正則怒其犯令。拘吉長營中。無幾家康

至。正則獻首級。家康歷觀。至源五郎首。正則具以吉長犯令狀白之。家康深嘉吉長膽勇。召見。特宥其罪。正則在旁。叱吉長讓以犯軍令。吉長對曰。臣自獲罪。自分誅戮。以爲死一耳。與其死于刑。寧死于敵。是以常潛出戰。每獲首級。輒插竹葉鼻耳中。棄去。顧少年輩收拾。既獻之左右矣。撿之。果得十七級。家康稱嘆曰。自今宜稱笹才藏。由是笹才藏之名顯天下。蓋我邦呼竹葉曰笹。笹則竹葉之國字也。○既而中軍鼓螺起。諸隊大鬨。弓銃已交。忠吉親冒義弘陣。與一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創。直政扞戰。右京亮至。忠勝乗三國驪。横衝敵陣。陣皆披靡。義弘行長戰甚力。正則擊秀家軍。不利。死傷數百。衆將走。正則叱咤督戰曰。退者斬。秀家亦厲衆健鬭。兩鎗相摩。迭前迭退。長政

新吉清長後稱掃部十次郎

清資後稱修理

嶋勝猛冐東軍死

三成予勝猛以禄之半

宰相傳飡

豫揀死士十餘自從。欲必擊三成。先諸將迫其柵。○勝猛率步兵三千出柵。左手提槍。右手揮麾。與黒田氏兵挑戰。中銃傷而退。其子清長清資皆死。三成前軍悉敗。勝猛問曰。掃部修理如何。曰。皆死矣。勝猛曰。然則生亦何爲。乃馳出直冐東軍死。○初嶋勝猛。一曰清興。稱左近。允對馬人。嘗仕甲斐山縣氏。常欲依豪傑以成功名。乃去遊四方。竊慕豐臣秀吉威風。聞石田三成得其寵。天正中至大阪。因三成求仕。三成愛其才。與一萬石。秀吉聞勝猛名。欲召用之。三成請爲己臣。○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秀吉問曰。汝得人乎。曰得一人焉。曰嶋左近。秀吉曰。我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俸仕汝小家者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與之。是以能留耳。秀吉歎曰。君臣同禄。古所未聞。汝而能爲此偉擧。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套一領以勉之。○大槻崇曰。近世侯國之臣。有分二百石之半。養流落歸化之士者。世傳以爲美談。況以一城之主。待其臣之厚如此。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

廢其事可也。雖然三成此擧。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田中吉政生駒一正與三成將蒲生備中北川十郎戰而不利。却走數十歩。三成悅曰。可矣。乃擧烽報南宮。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吉川廣家與宍戸元繼爲先鋒。其兵皆免冑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飡。故失戰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飡。○菊池純曰。先是上杉憲政欲親往擊滅北條氏。既命駕而旋止者再三。東人自是稱猶豫者曰管領命駕也。而今又有宰相傳飡之語。管領命駕。宰相傳飡。可謂自然活對。○長政既殪勝猛。遂與加藤嘉明細川忠興。衝突三成前隊。吉政等逐之。大谷吉胤木下頼繼平家爲廣等合兵進。自道南京極高知織田長益與藤堂高虎津田信成邀擊之。敵鋒甚鋭。東兵不能進。時日將午。兩軍鏖戰。勝敗未決。秀秋觀望未戰。窪嶋某孫兵衛馳白家康曰。秀秋似背約。請更爲計。家康驚曰。我悔

發礮松尾山促秀秋

為小兒所賣。使窪嶋向松尾山。發礮促之。黑田長政使大窪亥輔促松尾兵。亥輔拉其老平岡石見。撫刀逼之。石見即傳令。以步騎八千。銃手六百下山。自後襲吉隆軍。脇坂。朽木等繼之。○浮田氏老臣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為此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

吉隆有惡疾碧綃蔽面

○吉隆舊有惡疾。碧綃蔽面。輕服坐轎。戒其左右曰。及敗速斬我頭。望秀秋旌。怒呼曰。豎子背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人直衝其麾下。戶田重政。平冢為廣助吉隆。大破秀秋。而脇坂。朽木。小川。赤坐等。皆應秀秋。與藤堂高虎。織田長孝等。三面逼之。重政。為廣皆戰死。

吉隆自殺使侍臣瘞元於淖中

吉隆隊長。湯淺五介。退告之吉隆。吉隆曰。吾可以死矣。勿使敵傳吾元。遂自殺。年四十二。五介刎之。使侍臣某瘞之淖中。遂冒高虎陣死。（○藤堂氏之缺湯淺五介馘。家康曰。是泥溷漢興驗之果。厥衆皆服家康善知士。錄徵）吉隆二子。吉胤。吉之。姪賴繼。皆力戰。返見空轎。相泣欲死。從者諫之。乃走。欲守敦賀。無應者。遂走大阪。賴繼尋病死。○東軍見松尾為應。氣益振。於是家康傳令諸軍。鼓譟齊進。聲震天地。西軍大動。

明石守重諫秀家秀家沈唫乃走

秀家怒。欲與秀秋決鬪。明石守重（逸史作全登。今從外史。）諫曰。君為元帥。何自為匹夫行也。秀家曰。吾不翅惡秀秋也。輝元不親出。事可知矣。吾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何不獨據其國。以輔嗣君。徒死何為。秀家沈唫。乃以左右數十騎遁。其將長河內（七郎右衛門。）死之。東軍既獲吉隆。進與其右軍夾擊。走三成。獲蒲生備中。北川十郎。嶋新吉（勝猛子。）等首百三十。

蒲生備中戰歿

○蒲生備中知不可為。率屬冒陣。見東兵織田長益。呼曰。吾為蒲生備中。公豈知之乎。長益

曰。若降必保無他。備中罵曰。公何不識人之甚也。吾豈憑人丐生乎。直前斫長益不入。長益墮馬。其兵澤井久藏來救。搶刺備中。備中斬久藏。東兵麕至。救長益。備中殺傷數人而死。家康見備中首曰。吾所識也。命瘞其首。

蒲生大膳與父同死

其子大膳聞父死。為絕命詞。自殺。大膳自幼謹厚。不好戲。是從其母誡之曰。吾非不願汝富貴也。然志士重名。二者難兼。謹勿苟生壞名。至是與父同死。○（蒲生備中本姓橫山。名喜內。近江橫山人。世仕六角氏。六角氏亡。蒲生氏鄉聞喜內名。召祿之。及氏鄉封會津。賜姓更名。鄉舍食祿一萬三千石。守梁川城。及氏鄉卒。子秀行徙封于宇都宮。多散遣家臣。鄉舍亦去。石田三成聞之。厚禮招鄉舍。給一萬石。稱備中。）

敵抗而不退敵走而不追

○三成逃匿伊吹谷中。○加藤嘉明初臨軍也。鎧冑鮮麗。及戰換以庸甲。敵抗而不郤。走而不追。人以為智。○（征韓之役。航海諸將凱旋。悉集那古耶。獻象及虎。象柔而易馴。虎猛而難禦。是以鐵鏁以繫之。令健卒十餘人引之。虎尤有力。健卒不能制之。走而過稠人中。衆皆喧譟大驚。清正在堂上。瞋眼戟手。視虎。虎亦逡巡。瞋眼視清正。嘉明倚壁坐睡焉。神色自如。初如不知者。既而虎去矣。嘉明從容開眼。徐言曰。何其倉皇則然耶。無乃引虎而經過故耶。）

○嶋新吉有二弟。挈家竄於山中。養母有年。窮甚不能自存。二人竊相議曰。官懸重賞以購石田氏餘黨。今一人捐軀。足以終養。弟固請為囚。兄乃紿母以弟官游。自為山民。反接之詣府。自訴曰。誘禽嶋勝猛子。有司付弟獄。賞兄遣歸。兄不忍去。彷徨獄畔者三日夜。吏執以獻。乃首實。

家康宥嶋勝猛二子

請速就顯戮。家康憫其孝義。特宥二人。令迎母於府下。厚給終身。（○菊池純曰。嗚呼何其石賊之黨。與忠臣孝子之衆多乎哉。蓋嶋勝猛。石田三成。終始鞠躬。一死以報。推解之恩者。雖類狺狗吠堯之為。要之人各為其主者。務所以忠於石田氏者。施諸德川氏。則德川氏之忠臣。忠豈有二途哉。論者往往以黨於逆擯而弗齒。何其不好濟人之美乎。夫勝猛業已忠其君。其子安得不孝其父母耶。經曰。孝子之門出忠臣。予以謂忠臣之家而後可以出孝子也。東照公不特宥其罪。厚給以終其孝養。不獨賞一人之孝義。蓋獎勵天下之忠臣孝子也。其濟濟多士。）

開興日元和偃戈。郅隆極治之鴻業者。嗚呼豈可謂偶然哉。○本多忠勝。井伊直政等。與小西行長戰交綏。及三成敗。行長軍自潰。欲却。而整東軍。驅迫擊走之。西軍敗績。獨嶋津義弘固列。未甚敗。秀秋鼓衆薄之。義弘擊走之。曰。吾雖敗。不肯却走。乃以銃自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而南。東軍爲動。忠吉直政追躡。傷臂而止。東軍尾不止。獲嶋津

盛淳入道長壽

豐久義弘將死之。阿多盛淳代義弘死。義弘得間踰鱒尾嶺去。東軍乘勝追北。斬首四萬級。原草爲之赤。未時戰罷。東軍死傷不滿四千。將帥無一人死者。盡赴中軍。效首虜。家康據胡床。顧

勝而肅冑綦

左右取冑。左右怪問故。家康笑曰。諺所謂勝而肅冑綦者也。○乃以忠勝爲擯。擯與儐同。擯。介也。主曰擯。在客曰介。在延見諸將。忠勝贊曰。列侯今日之戰。皆絕類離群矣。正則曰。中務用兵。乃過所聞。忠勝曰。

敵脆弱不足較也。忠朝來謁。刀叉不入室數寸。衆壯之。○忠吉直政裹創而至。家康起視直政創。手注善藥。以其餘賜忠吉。○

鷹之俊者其雛亦俊

直政盛告忠吉戰狀曰。鄙語言。鷹之俊者。其雛亦俊。臣於四郎見之。家康曰。發縱者得宜爾。○秀秋疑懼。未至家康。命召之。乃與脇坂安治等來謁。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正則耳語長政曰。

雉而遇鷹固宜如此

黄門何醜也。長政曰。雉而遇鷹。固宜如此。○家康使秀秋攻澤山。自效。以小川赤坐有罪。奪邑。放之。脇坂朽木並得復舊封。秀元心持兩端。初將應西軍。廣家不聽。及東軍乘勝。正家等軍驚潰。亦不追。秀元以無功不自安。使廣家賀捷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顧輝元在大阪。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嶋正則。欲止秀元爲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膂力。

佯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阪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

決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

○池田淺野等亦撤備。上謁。正則進而言曰。足下決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也。岡江雪曰。譬之猶昏夜向明也。○或請凱。家康曰。今日之大捷。諸君之力也。而其家室皆在大阪。心常西悲。我豈忍獨樂哉。不出數日。取附之諸君。然後凱耳。諸將聞之。

旬月之間六十餘國盡服於德川氏

有感泣者。於是發使者東。報捷於秀忠及秀康。○家康既大捷。西軍崩潰散之四方。四方豪傑莫不震慴。旬月之間。六十餘國盡服德川氏。○菊池純曰。東照公關原之大捷。何其與牧野一戎相似之甚邪。何則。石賊覬覦非望。固非一凡。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以爲股肱爪牙。武成所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者非邪。大阪君臣。爲鬼爲蜮。內有媾處之艷妻。而外以微爐之宵小。綴紀歲弛。國事日非。不唯累卵岌岌乎。亦已危矣。武成所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者非邪。關原之役。陳堂堂之陣。設整整之旗。號令約束。盡有法度。謀臣如雲。猛將如林。一當百。摧蔑戰而弗克。竟至於二秋襲後。西軍大崩。伏屍成邱。原草爲之赤。武成所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者非邪。當天下始定。豪傑收跡。偃武修文。示天下弗服。武成所謂歸馬于華山。而放牛于桃林者非邪。但牧野戎衣。則雖以武王之聖。以臣弒君。未能灑慚德之累。獨至於關原之敵。則狗鼠焉耳。奴隷焉耳。誅夷而芟除之。又何忌憚之爲乎。其保護當死之石賊。以至於今日者。其深仁厚澤。豈不亦大乎。或曰。東照公回護石賊。則本多正信所畫策。喩之。東照公則叢也淵也。石賊則獺也鸇也。天下之諸侯則魚雀也。今以鸇獺之石賊。敺魚雀之諸侯。歸之淵叢之東照公。石賊之功於我。豈可謂鮮小乎哉。若夫獺而不敺魚。鸇而不敺雀。雖有魚雀。其何由歸淵之與叢乎哉。石賊而徼與諸侯相仇怨。天下未知歸何人也。石賊之背叛。此天所以開東照公之覇。曰此皮相之見耳。東照公出處進退。正大明白。如日月皎然。不有不可對人言者。豈可與城隅深阻。設詐謀詭術。掠奪人之家國者。同日而論哉。蓋在正信。則或有之。在東照公。則斷然保無此曖昧之事行也。此予之所以辯而闢之也。○是日西尾光教津輕爲信等進

以銃代桔破陣而入

攻大垣。松平康長令曰。銃豈特長兵。是亦攻具耳。乃令銃卒以銃代桔。破陣而入。奪其外郭。○十六日家康進踰磨針嶺。陣正法寺山。使直政忠勝率小早川脇坂以下攻澤山。澤山兵已逃。

殘黨死守。十七日。直政自城後水道入。縱火焚之。諸軍繼入。石田晴成（三成父）重成（三成兄）朝成（重成子）重家（三成子）宇田頼忠（三成妻父）等。皆自殺。家康以三成不在。遂懸重賞大索諸渠。率使福嶋正則黒田長政池田輝政淺野幸長先入京師。鎭撫士民。且慰問北廳氏。○十八日。大垣諸將相良。秋月。高橋以下素通款。於是斬垣見熊谷等。出降福原。（右馬）削髪遁。尋賜死。○初山岡景友。警敏滑稽。得寵於家康。及難起。多諭西諸侯歸順。又以偏師徇伊勢。進取桑名龜山神戸等諸城。伏水之陷。其弟甫安死之。竊自謂必得封侯。至此賜以近江之田五千石。景友觖望。稱疾不出。或爲言其屈。家康曰。我非吝賞。彼以迎合佞我。若厚賞之。則側媚爲風。必害於國家。故我不敢也。景友聞之。懼而告愆。家康眷顧如初。尋封其子景本。以陸奥古渡一萬石。○長束正家走保水

賜山岡景友以近江之田五千石

口。東兵來逼。正家挈室。走櫻谷自殺。○是役也。小西行長首應三成。三成以其更事。倚頼之。行長爲人。自殖而薄士。（○自殖而薄士。到底不免爲藥商之子。）士不樂爲之用也。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曰。吾攝津守也。吾德女矣。僧曰。公盍自引決。行長曰。吾奉耶蘇教。法禁自刄。僧乃執而告之。○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大阪航赴薩摩。以計再擧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成遂採拾充饑。行四日。患泄。至石橋村。就所知農夫某。某舍匿之。或者戒某曰。聞子匿治部。今田中吉政在井口索之甚急。事露。子必逮禍矣。農夫曰。無之。三成陽聾聞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脱。汝盍出告。農夫使之遁去。三成曰。吾病矣。不能寸

行長奉耶蘇教法禁自刄

三成採拾充饑

歩。恐累汝。汝第速自首。農夫乃之井口。告吉政。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權也。吉政事之甚恭。三成既被捕。呼吉政如故曰。田兵。吾欲報先君知遇。爲嗣君除害。與上杉毛利等俱擧事。一敗至此命也。願得速自裁。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三成囚于東營。諸將帥爭折辱之。三成不屈。獨淺野幸長視之憫然。脱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爲豐臣氏臣。吾不忍柔其困加以無禮。家康聞之。心敬憚幸長。○十九日。家康至草津。天皇使使勞之。大阪聞敗。内外失色。輝元。長盛。馳使乞降。家康不答。使大野治長往諭秀頼母子曰。近日之事。吾明知不出冲子也。今亂人既獲。宜安堵如故。於是衆情大安。京畿帖服。（○中井積善曰。豐孺子幼冲。固已所知也。然淀臺將種。性又慧黠。以至親臣宿將。其與石賊通謀合議者。審矣。大君寛弘之量。一切置乎

田中兵部少輔

淺野幸長憫三成脱短襖衣之

不問。雖漢世祖之安反側子。宋太祖之保全柴氏母子。亦不能軼焉。假令豐太閤處之。則其視孺子。不啻孤豚。而闔城之人。不爲机上肉也者幾希。世之耳食者。或謂大君待孺子之薄。吾則不信也。）○先是田邉大津皆下。立花宗茂。引兵東至草津。聞關原之敗。還入京師。謂木下家定曰。貴息之事。不可言也。（貴息之事。謂秀秋送款於東軍。）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阪。家定曰。子先往。乃閉門自守。宗茂哂曰。渠固當然。遂至大阪。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扞一陣。輝元辭曰。議而後答。宗茂曰。咄。今日復何議。乃欲歸其國。其下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足矣。因勸降德川氏。乃送降焉。會秀包亦至自大津。宗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阪。宗茂卒航歸。柳川秀包以疾歸安藝。尋卒。○二十日。家康至大津。遣奥平信昌入京師。以板倉勝重。加藤正次。大久保長安。爲副。行所司代事。○初前

木下家定乃北廳之兄。其子曰秀秋。

田利長圍青木一矩于越前。數日而關原捷聞。至一矩懼降納質及賂。利長乃解圍受質卻賂。而來謁家康。家康大悅。問曰。令弟何如。利長囁嚅。囁嚅欲言不言貌。令弟謂利政。不敢對。家康曰。子安之尊父嘗以子兄弟託於我。我豈忘之哉。令弟雖有罪。宜從寛典。及黨與就刑。特赦利政。廢爲庶人。悉予其歲入帑藏。利政優遊。死于京師。

家康怒山道軍愆期稱疾不見

○秀忠以是月十七日至妻籠。遇報捷使者。兼程以至。二十一日至行營。家康怒其愆期。稱疾不見。秀忠垂泣而出。康政正信與大久保忠隣。酒井忠利請見。亦令井伊直政辭之。直政尤有威權。又爲公子忠吉婦翁。於是出傳命。因颺言曰。儲君逗撓不及大事。公等亦焉得不分責也。諸將惶恐不答而退。獨忠利留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主公不必深尤。子何遽詬之爲。

今日舌戰過往年武功

本多正純願罰父正信

直政曰。余特惜儲君貽嗤天下耳。其意蓋在廢立。忠利作色曰。藉令儲君失謹於主公。子勳戚也。宜百方調護。今乃如是者何。願得聞其說焉。撫刀而進。聲色俱厲。牧野康成本多成重救解而止。衆指忠利曰。彼今日舌戰。過往年武功萬萬。本多正純上野介入白曰。愆期由於正信也。願罰正信以著儲君之無過。家康意稍解。秀忠喜。謂正純曰。今日之言。沒世不諼。正純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正純其無後乎。言傷倫而有得色。既而正純增邑。或謂直次曰。正純寵遇日隆。何亡之有。直次曰。未也。及秀忠立。益有寵。益封食宇都宮十五萬石。或復詰直次曰。子言果妄也。直次曰。亡期在近。居無幾。正純果敗。○菊池純曰。安藤直次口訥而行敏。不獨以赳赳武夫彰。其甄別淑慝。品藻人物。如燭照而龜卜。雖片言隻辭。確不可易。其斷黑田氏之曲直。勸板倉重宗之京尹。皆直次片言而決矣。直次豈特赳赳一武夫而止哉。

百卒不直一士必得圖書頭

○家康置關于日岡。以其臣伊奈圖書守之。正則使使大津。爲關吏所辱。使者復命而自殺。正則怒。以其首贈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卒數人謝之。正則愈怒曰。百卒不直一士。必得圖書頭。如不見許。吾將爲我所欲爲也。圖書聞之自殺。秀忠聞而深卹之。○中井積善曰。圖書之死。舊志所載各異。或曰東照公之命也。兵部氏諫焉。而不能得也。或曰圖書自決也。要皆未得義之正。今莫詳其實。但其係福嶋氏之橫也一矣。嗚呼福嶋氏新附之功。始于是役。輒從以橫。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始之愼者。猶且未易保終。矧始以不愼乎。宜矣福嶋氏之困於終也。蓋正則以功受大封。至晩節汰虐滋甚。元和中廢錮國除。正則積惡自取殃。而當時世子之憤。亦有待而發云。

兵猶奕棊

○二十二日。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與池田。福嶋。淺野。藤堂諸將。帥師赴大阪。輝元長盛復乞降。不答。○二十三日。家康召見秀忠。因及愆期之事曰。兵猶奕棊也。既勝其全局。則雖有敵子存。

褒戶田一西賜江田三萬石

信昌遣兵捕惠瓊

者何足較輸贏哉。且事有大小。關原大而上田小。苟勝其大者。其小者自降服。汝在上田。未聞若說乎。秀忠曰。爾時戶田左門諫兒勿以小失大。誠如大人所言。曰彼微者也。故其言不行耳。乃召一西褒之曰。我且使汝言易行。一西喜極。號泣而出。一西時食五千石。命守大津城。明年就賜江田三萬石。○惠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鎭素與之惡。以告東將奧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逐鬪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二十四日。秀忠入京師。輝元避城。徙于木津別第。削髮稱宗瑞。馳使請降。長盛遁高野。○家康駐大津數日。四方侯伯將士。來謁者如雲。初本願寺祖姓藤

建寺于六條東。命曰東本願寺

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

原氏。稱親鸞創一向法。蓄妻食肉。八世孫兼壽。始建寺于山科。尋徙大阪。其曾孫光佐。與織田信長搆兵。所在門徒爭戰不已。後助豐臣秀吉西伐。誘其門徒。遏薩摩之道。以功建寺于京師六條。光佐死。二子光壽光昭。光昭之母。有姿色。秀吉納之。乃黜光壽。而立光昭。順如家康之東征。二人皆送之江戶。爲石田氏所沮。光壽獨間行而達。歸匿京師。大捷後光壽迎賀大津。家康慰勞曰。光壽本當嗣也。乃爲建寺于六條東。命曰東本願寺。禮秩一如本寺。令天下門徒分屬之。東西真宗。於是乎判焉。中井積善曰。一向宗徃日之變。東照公深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頼斯慶也。誓以永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東照公審知其盤錯之勢。未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仗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爲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鈞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之柄常在我。消天之禍。或可以黙銷。易曰。豶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夫。○家康命修伏水城。二十七日。至大阪。權居西城。所在殘黨。望風竄匿。○京極高次。悔守城不卒。不敢來謁。家康使人諭高次曰。子守孤城。使數萬敵衆不及於事。功亦多矣。乃召見之。○九鬼嘉隆。懼罪奔其邑新宮。守隆如大阪。爲父求哀。得允。馳使迎之。未至而嘉隆自殺。○初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欲復其舊國。首逼杵築。豐後 杵築爲細川氏別邑。處守松井興長告急於黑田。加藤氏。黑田孝高。方以募兵萬人。發中津南伐。聞之赴援。與杵築兵合擊。破義統軍於石垣原。豐後 義統懼而降。後家康放義統于常陸。孝高進攻安岐。豐後 城主熊谷直陳在大垣。叔父外記處守。孝高攻擊甚力。城中大窘。或有請焚城爲內應者。孝高不許。射書城上。諭以順逆。外記即致城。奔上國。孝高入城。悉

黑田孝高不納。又不殺降

佃一成守真崎城

一成多作紙旗張疑兵

祿其士。又進攻富木。豐後 偶得關原逃卒。縱入其城。城皆降。悉出其民而祿其士。中川秀成。初應大友氏。中悔之。於是出兵伐太田氏。連戰不決。孝高赴救。喩而下之。於是關原報益至。遠近歸順。南豐悉平。○中井積善曰。爭亂之世。唯攻伐是賢。以譎詐爲茶飯。暴骨原野。視以爲肉鋪魚店。獨如水氏。俊邁多智慮。能見正道之不迂也。乃不納叛。不殺降。堂堂之陣。整整之旆。恩威并行。所向無前。其功亙軼世之以爲賢焉者也遠矣。魯頌曰。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如水氏可謂能順矣。○先是加藤嘉明之東下。使佃一成。加藤內記等留守真崎城。毛利氏將村上掃部曾根兵庫。以兵三千入伊豫。來攻真崎。遣使城中。諭以致城。一成與內記謀詐答曰。請盡出妻子城外。然後致城。掃部信之。退屯三津浦。一成益修守備。縱反間曰。自嘉明領真崎。政苛民困。今大師臨我疆。百姓莫不悅服。且嘉明之東也。盡精銳自從。其留守者皆羸弱不能戰。而佃一成臥病。一城無鬪志。將遁。毛利氏兵聞之。益弛備。一成偵知曰。可也。乃令曰。斬敵勿取級。夜從間道。襲敵營。縱火民家。敵兵擾亂。一成提薙刀。督戰大破之。斬掃部。身被創。而廢。既而兵庫來攻。內記出拒之。一成舁創而起。多作紙旗。張疑兵於山上。敵望見以爲大援至。即引去。及事平。嘉明論其功。一成不言。鞫虜得實。嘉明乃賜鎧。益祿曰。不失真崎。汝之功也。一成朝鮮之役。從嘉明航海。戰唐嶋。一成冒矢砲。登虜船。虜以劍刺其口。一成怒。益奮鬪。虜又挺進。擠之海中。一成素善泅。其臣熊谷某。授薙刀幹拯之。一成跳登虜船。殺傷數人。嘉明船軍之功。一成爲最。後及元和之役。從嘉明長子明成。攻大阪有功。○上杉景勝。乘家康之西也。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于

山形。義光誘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發兵二萬
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起樓櫓。鑿地道。晝夜攻擊。
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村式部。攻上山城。不利。義光。
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國軍敗矣。已而使者至
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曰。聞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
城告故。且日鼓衆齊登。陷其外城。而返。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
之。兼續返戰二十餘次。而至米澤。○冬十月朔。命興平信昌。徇

徇三成行長僧惠瓊斬于六條河原

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斬于六條河原。併長束正家首。梟
于三條。磔伏水城中應敵者十八人。于栗田口。三日。家康納毛
利輝元降。削其封六國。予周長二國。徙治於萩長門。令其子秀就

輝元削髮稱宗瑞

爲任子。初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別第。削髮。稱宗瑞。請降家康。家

康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讓削。而
廣嶋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焉。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
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家康大喜。
許之。盡收其餘六州。○除增田長盛封。尋放之岩槻武藏。家康命
藤堂高虎。池田長幸。收其邑郡山。○時渡邉了。一作吉光與田中角之
助爲郡山留守。高虎長幸。率兵至郡山城下。傳命。二人對曰。臣
受主命守城。非有主命。城不可致也。高虎長幸聞之家康。既而

非有主命城不可致

長盛書至。命致城於二將。二人見之曰。此非真蹟也。願得真蹟
高虎長幸又聞之家康。了謂角之助曰。我數違言內府。必怒
若有緩急。我先殺妻子。然後與子俱死。我挐徙之內城矣。子盍
亦同徙也。先是角之助。以妻子爲累。出之城外。至是意悔。告以

故。了曰。吁。無及也。頃之長盛手書至。諭以致城。二人拜讀。乃致
城而去。高虎深嘉了義。招之。其在郡山食邑一萬石。高虎倍之。
給二萬石。○初豐臣秀吉之東征也。了從中村一氏。攻北條氏
勝於山中城。城外有二寨。一氏令了往詗之。了曰。若敵兵寡弱。
可攻而取。即舉麾。請速進兵。定約而去。了近寨。視之兵寡無備。
因麾之如約。一氏急進軍。了以鳥毛爲徽號。長丈餘。躍馬先登。
秀吉遥望見其徽號。使人問之。乃了也。秀吉嗟嘆。令諸軍爲聲

渡邉了以鳥毛爲徽號

援。了奮戰拔寨。斬守將間宮好高。直進攻城。城兵不能支。氏勝
棄城遁。秀吉召一氏及了。褒奬之。由是了名顯天下。後有故去。
仕增田長盛。○岡田僑曰。渡邉了。小田原及大阪之役多功。然終以驕慢廢。要之功罪不相掩也。獨其爲增田長盛守郡山。欲舉家殉節。可謂烈矣。東魏崔楷爲殷州刺史。爲葛榮所攻。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

將士誰肯同心哉。遂舉家之官。或又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既而悔之。遂追還。夫了之事甚類楷。而角之助之脫妻子。即或者勸楷之說也。楷悔而召還兒女。了徙妻孥內城。其心一也。但楷守城死。而了則出城者。義不同耳。長盛黨三成。固無足論。了受其託。爲之居守。其拒命不肯致城者。特以無長盛命也。猶福嶋丹波俟正則書。而後致廣嶋。東照公不奪了之志。盡允其所請。是非徒慮損兵。乃以至公之心。完天下節義之士也。當是時。若了之請不得允。長盛死生。亦不可知。則了必踐其言而死。必不偷生苟免矣。此余所以有取於了也。比之小田原大阪之功。何啻十倍哉。○於是發使者收浮
田氏封國。人散亂無復抗者。○青木一矩。丹羽長重等。亦坐觀
望失邑。而長重有才略。其歸順先關原役。以故復祿之。食十萬
石。○細川忠興。憾小野木重勝。圍其父玄旨于田邊城。請討之。
十八日。伐福智山丹波取之。重勝自殺。○石川賴明與圍大津。及

細川忠興討小野木重勝梟之

是而降。其父數正。以爲德川氏叛臣。不許。當斬。并重勝首梟之。
○嶋津義弘之歸自關原。其兄義久。龍伯囚之而乞降。○家康曰。

嶋津義弘乞降

浮田氏臣某告秀家既死後數年得其實

我初遇義弘父子甚厚何所負而黨亂人是固在所不許雖然吾不忍復勞兵乃許其降義久欲來謝會疾作伊集院族亦爲亂以故未能來也○秀家經近江爲土兵所困獨從侍臣二人匿山民窟室聞捕者至欲自殺從者止之請其寶刀出告東軍以秀家既死獻刀爲證秀家微服至大阪聞其國已覆沒竟走薩摩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大歸加賀會嶋津氏納降遂就潛匿焉○後數年利長問得其實告之江戶乃召浮田氏臣嘗告其死者詰之告者請死家康嘉其忠祿之於是忠恒白曰秀家實在臣所彼爲關原渠率天下所不容雖然窮來投臣臣不忍殺願幕下枉包容之乃宥死一等流之八丈嶋以明年赴配所○浮田秀家竄于八丈嶋秀家子八郎尚幼傳母澤橋氏阿佐志

傳母澤橋氏從秀家父子入八丈嶋

僧一心捧封書於秀忠

哀其孤煢赴嶋乃抱其兒見秀家夫人請曰妾不忍郎君遠謫將從焉敢以兒累夫人夫人深感其志許之乃徒跣至官府請從八郎入嶋吏以有禁不許傳母號泣欲自殺家康聞而愍焉曰婦人與男子不同宜許之傳母大喜從秀家父子入嶋傳母既往夫人愛其子過所生稍長則請利長祿之賜三百石是爲澤橋兵太夫兵太夫三歳而與母訣不識其姿貌日夜哀慕不已居無何致仕去國遂爲僧曰一心雲蹤杳然不知其所之厥後元和中秀忠朝于京師入二條城觀者如堵有一浮屠捧封書突出犯鹵簿乃一心也從士怒欲斬之秀忠自輿中見焉曰僧也勿斬從士捕縛至駕前秀忠取書視之叙八嶋省母之請秀忠以其嘗仕加賀也付之前田氏既而秀忠還江戶前田氏

一心申前請甚力

一心請來每歳輸資用於海嶋

亦挾一心東下一心申前請甚力秀忠憫之令有司諭之許召母相見一心曰某三歳時捨而不顧鞠幼主於海嶋其志操如此雖召之不來秀忠試使人召之母固辭不肯乃令有司諭曰果如汝言然八嶋事竟不可允汝當絕望其他有所求請將許之一心愀然久之曰然則有一焉浮田氏室加賀侯妹而八郎乃其甥也願命侯每歳輸資用於嶋使吾母君臣無凍餒之患於是令利長給金穀藥物器用之屬於海嶋諸侯聞其孝義爭以重祿聘之一心曰我無宦途念竟固辭不就後再仕前田氏受祿如故粗衣菲食不蓄妻妾未幾而夭安積信曰嗟乎澤橋母子儽然孤寡耳然而東照公憫其忠節下寬大之命台德公感其孝義又復慰喩不翅慈母之於孺子所謂聖王行政先天下之窮民者澤橋母子忠孝並至一家亦偉矣夫○初加藤清正之圍宇土力戰奪其羅城八白

日向伊東氏也與薩摩仇

告急于義弘義弘發水陸二軍進伐佐敷加藤氏邑以救宇土晝夜攻擊城中大窘清正使關原逃卒入諭焉宇土守將小西隼人自殺致城八白亦降薩師援八白至水股小西氏邑而宵遁○黑田孝高與清正剋期南徇筑後鍋嶋直茂舉兵應之擊立花宗茂宗茂既降東軍孝高清正和解之召立花增時行成宗茂乃出面曰公等豫知內府必勝非我所及也清正置之熊本遂與孝高徇下毛利秀包筑紫廣門邑○日向伊東氏世與薩摩仇祐丘嘗會東征卒於大阪及難起子祐慶馳還國伐旁近黨賊者克之伊東氏其先居伊豆之伊東因氏焉祐經者寵於源賴朝爲仇所殺其子祐宗受任于日向逮足利氏時其裔孫祐堯受封于日隅二國數傳至祐國與嶋津氏戰而死祐丘爲其孫又

毎正旦相見必先曰勿忘薩仇

眞田信幸乞父弟命

爲嶋津氏所追流落經年及秀吉西征裁復五萬石之地於是祐慶謂薩我宿讐機不可失攻取宮崎佐土原十一月孝高清正合二肥二筑二豐兵臨薩摩境上孝高度薩必歸降貽書清正故緩師期以竢東報祐慶引兵來會家康聞之下令告嶋津氏既下弭其兵祐慶憮然失望爾後九國無事伊東氏至今憾之其群下毎正旦相見必先曰勿忘薩仇對曰諾然後納慶云

○長曾我部盛親還自關原因井伊氏乞降許之盛親有庶兄與藤堂氏善盛親恐其代己迫使自殺家康聞之大怒奪其封廢爲庶人○眞田昌幸與少子幸村來乞命家康不許長子信幸因井伊榊原二氏請末減家康使言之於秀忠秀忠作色曰我之所以愆關原之期取嗤中外實終天之憾而致之者昌幸

義朝當愧死于地下

割天下賞有功以關東八國爲根本之地

也必處之死信幸固請曰嚮也關原之役臣雖無似夙辨順逆寧負父不能負君今坐視父死不能救罔極之恩謂之何伏冀臣父臨刑之日先賜臣自盡使臣父視臣死知臣之不終負父子之親於是乎全矣臣亦將含笑入地是臣死之時猶生之日敢布腹心康政擊節嗟稱曰孝哉言也義朝當愧死於地下也乃與直政入白之家康秀忠皆動容嘆稱爲減死一等併幸村放之高野昌幸居九年而死

○十二月家康與秀忠及諸親信議曰禍亂略定當割天下賞有功乃以關東八國立爲根本之地居江戶城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盡爲外藩賜加賀能登越中于前田利長爲一百萬石賜肥後于加藤清正爲七十萬石賜備前美作于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于福嶋正則筑前于黑田長政播磨于池田輝政並爲五十萬石賜豐前于細川忠興爲四十萬石賜紀伊于淺野幸長筑後于田中吉政並爲三十萬石賜丹後若狹于京極高知因幡伯耆于中村忠一出雲隱岐于堀尾吉晴土佐于山內一豐阿波于蜂須賀至鎭讚岐于生駒一正伊豫于加藤嘉明藤堂高虎並爲二十萬石賜飛驒于金森可重丹波福智山于有馬豐氏美濃高須于德永壽昌伊勢神戶于一柳直盛其阿濃津于富田知信其松坂于古田重恒伊賀于筒井定次信濃上田于眞田信幸因幡鳥取于池田長吉備中庭瀨于戶川達安豐後日出于木下延俊或益封或依舊賜肥前四萬石于寺澤廣高美濃二萬石于西尾光教以信濃之邑賞木曾諸士諸降附之

外藩以今歲發命舊臣以明歲發命

國改立其嗣賜薩摩大隅日向于嶋津忠恒爲七十萬石賜長門周防于毛利秀元肥前于鍋嶋勝茂並爲三十萬石以攝津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隷大阪賜越前于少將秀康爲六十七萬石賜尾張于下野守忠吉爲二十萬石賜近江澤山于井伊直政爲十八萬石賜伊勢桑名于本多忠勝併舊封爲十七萬石賜美濃加納于奧平信昌其大垣于石川康通賜上野高崎于酒井家次駿府于內藤信成濱松于松平忠頼岡崎于本多康重增酒井忠利秩爲萬石餘各有差外藩以今歲發命舊臣以明歲發命家康乃使秀忠入朝告成事

○及黑田長政得大封也孝高東上賀捷且拜賜家康慰勞欲奏進爵置湯沐邑于上國咨諏大政孝高辭以老病無復意於世事且曰長政已受

大藩爲榮多矣就享其養足以娛餘生焉列侯諸將日踵其館贈遺山積門外爲市孝高不以爲意也尋辭歸而灌園秀忠聞而嘆曰留侯果與赤松遊

留侯果與赤松遊

○中井積善曰如水氏之爲人非有才學聞識也非有賢行茂德也特天資沈勇而有大慮故所忖度能不失其當見時量勢進退取舍無徼幸之危其於豐公也揣見忌而能避焉於我東照公也畏盛滿而能損焉智矣哉我台德公目以子房者的矣○菊池純曰先登殿戰搴旗斫將矢石下而不驚白刃交而不動者人皆可以致之邪曰非勇冠於三軍者則不能也運籌畫策決勝未戰察事未然以能貽其孫謀者人皆可以致之邪曰非智技於萬衆者則不能也蓋自永祿天正以至元和之末謀臣猛將不遑其人而勇畧智謀無有之者不過屈指前有小早川隆景氏能識豐太閤後將興首結其驩心後有黑田如水氏能佐眞主以開太平之基而終始恬退罔以寵利居成功勇退高踏或娛思諷詠或放情丘壑智謀則類於留侯不殺則似於曹彬亦兩間有數之人而黑田氏奕世有茅土之富獨小早川氏之鬼不血食者予別有其說焉故今弗復論也

天皇以政仁爲皇太子

○天皇廢皇太子良仁立皇子政仁爲皇太子初秀吉菊亭晴季以私謀儲貳遂亂嫡庶之分

天皇弗懌至是咨之家康家康對曰臣聞之嫡庶正分禮也天皇大悅乃立政仁○紅毛人至界府始通互市也○家康嘗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欲知道不須不讀書應仁以還君臣相虐父子相賊者皆以不知道也於是命有司取經籍未經刊行者盡上之木文教亦漸振焉

刊經籍

○中井積善曰善夫東照公當國家草創百事倥偬之日慨然已志於右文之治元和止戈之後儒敎大闡卓越于前代者蓋有自來也矣抑承平十有三紀于今唯元祿享保間易四書普救方六喩衍義等二三官刻爲得其遺意其他概乎以聞焉噫嘻繼述亦有不易歟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終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慶長六年

六年辛丑春正月家康在大阪西城秀忠在外城入見秀頼牙城列侯諸將盡朝西城賀正先是修伏水城三月成徙焉○朝廷欲酬家康勲勞擬以大將軍大將軍之拜自足利氏亾後莫復舉其禮家康不敢當且恐其勞費天下也固辭○詔陞豐臣秀頼及徳川秀忠從二位大納言○伊達政宗興師攻福嶋爲本莊繁長所破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守將須田長義設四伏與佐竹氏將車猛虎合兵接戰擠諸河斬獲數百政宗走保白石○夏四月以西事既平秀忠發伏水歸江戶佐竹義宣懼討迎

佐竹氏將車猛虎

之品川謝罪請降不許遂如伏水謝焉家康弗懌曰秉時舉事英雄之常不足深咎獨觀望兩端者可鄙之甚故吾憎義宣過於景勝義宣大恐竢罪于邸○先是伊達政宗藉大捷之威數侵上杉氏違容命又誘南部叛臣和賀忠親作亂及事不成殺忠親滅口○五月家康奏增供御之地及朝士食邑給豐國廟以田萬石其他寺祠皆給田以加藤正次板倉勝重爲京師所司代掌獄訟及寺祠事尋罷正次專任勝重亂後物情不定事務極繁勝重詳雅強敏人人無不厭心○上杉景勝屢因少將秀康謝罪秀康以爲景勝方失勢乘之非武因爲請納其降家康許之使人徵西上景勝答曰死生唯命遂治行秋七月景勝來謝伏水八月家康命收其會津一百萬石更賜米澤三十萬

板倉四郎右衛門後稱伊賀守

勝重詳雅強敏

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食六十萬石憎伊達政宗違容命又聞其右南部叛臣乃停前約割上杉氏地十二郡六十二萬石賜之加最上義光堀秀治之封命二人率南部戸澤本堂村上溝口氏撃會津城邑未服者悉平之會津之老直江兼續初與石田三成定密謀本多正信請特加刑家康曰人各爲其主與此謀者豈獨一兼續吾蕩滌天下何必介介也釋不問[illegible]仇怨而報[illegible]漢高[illegible]以統一天下也燒[illegible]郎[illegible]之書[illegible]則[illegible]自安此劉秀所以平定區宇也東[illegible]兼續而弗問其罪則與漢高封雍齒劉秀[illegible]反側[illegible]自[illegible]術而要皆寛仁大度所致世之睚眦一飯報以怨德者[illegible]缺[illegible]小丈夫也哉○九月家康召前田利長任子利常冠之遣歸以秀忠女妻之○家康方鋭意求治時藤原肅益有名石田三成嘗欲聘之不就尋應淺野氏之招至是家康數延之諮問太平之策

蕩滌天下何必介介也

延藤原肅諮太平策

肅深衣入見講讀經史後聘其門人林信勝爲博士以備顧問○冬十一月家康還江戶尋使秀忠居牙城而自居西城○先是家康以本多正信内藤清成爲關東奉行以綜庶務於是命青山忠成爲副皆稱職○是歲家康命修京師銅駝坊第世呼曰二條城○安南呂宋東蒲塞入貢○七年壬寅春正月家康進從一位秀忠進正二位○前田利長請朝江戶以爲天下之率自山道東下家康避之京師留秀忠當之利長至秀忠親迓之于板橋待遇甚渥利長喜出望外乃就第獻名刀馬鷹金百枚旦日入謁秀忠亦厚酧之○二月朔井伊直政卒年四十一直政以關原功首賜石田氏故邑居于澤山尋奉命城彦根未成而沒其子直勝襲封○政宗改城磐手澤徙治焉名曰仙臺○十

正信清成爲關東奉行

築二條城

七年

前田利長朝江戶

榊原康政辭封　奏請剪黄熟香

四日家康至伏水利長亦繼至謁家康而去○三月家康適大阪賀正尋還伏水後以爲常○夏四月家康賜嶋津氏印信復其舊封併日隅食七十七萬石義久大悦平國内叛者欲輿疾入謝叛者復起不果○五月朔家康入朝二日朝　皇太后○家康欲廢佐竹義宣爲庶人以其父義重乞哀乃收其常陸八十萬石賜出羽秋田二十萬石收其弟貞隆之岩城賜出羽龜田家康欲賜榊原康政以水戶辭曰臣有罪於關原之役免罰受賞臣所不安且臣邑密邇江戶緩急得以致身不可徙也遂馳還館林○六月家康奏請剪南都黄熟香　天使来莅本多正純掌其事○是月交趾商舶来長崎貢虎象孔雀家康郤虎而納其餘○秋七月秀康赴江戶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

家康生母水野氏卒爲建傳通院　松野主馬羞食小早川氏祿

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秀忠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八月家康生母水野氏卒年七十五葬于小石川爲建傳通院詔贈一位○冬十月家康歸江戶○十八日小早川秀秋卒年二十二無嗣國除小早川氏遂不祀秀秋以内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馬羞食其祿去匿京師○主馬削髪居黒谷田中吉政厚禮招之乃出食祿一萬石後德川忠長駿河大納言召爲宰賜祿二萬石忠長卒封除去復住京師號道圓以病没○佐竹氏之徙封也松平康重如水戶檢其地驍將車猛虎作亂襲水戶康重豫知之邀擊擒猛虎梟其首餘冠盡平○猛虎之弟曰善七及猛虎被捕斬逃匿草野謂殺吾兄者康重也令康重殺之者將軍也吾必爲報讎將軍者謂秀忠也乃徃遊江戶變姓名入

車善七欲刺秀忠手戰不果　乞人名簿

府爲挐鞋奴常從欲刺秀忠者三手戰而不果秀忠覺之執縛親詰善七具以狀對秀忠曰義士也欲釋而祿之善七曰今日之事惟有死而已秀忠益義之卒宥而放之善七拜謝曰小人不自量敢圖將軍罪不容誅縱被寛宥臣豈抗顏與人相齒請去爲乞人之長於是善七被髮徒跣行乞于市遇衆乞有惠衆乞悦服久之善七以病死臨終謂其子曰吾嚮嘗將軍恩貸常念所以報之者故就衆乞中收録勇敢才力者有年于此自誓國家若有急將與此輩顯埸一戰死之今也不幸吾命在旦夕不無遺憾曰令取一帖子于枕中即乞人名簿也曰某者本某氏臣也以事匿於乞資性豪宕吾擢爲百乞之長某者嘗事某侯以幹事稱吾擢爲百乞之長如是者凡五六十人部伍井然隱

賜鳥井忠政以岩城十萬石　大窪長安領佐渡石見坑務

乎一大堅軍也曰噫多少貔貅今無所用之遂投帖子于爐火中瞑目而終聞者爲隕涕○十一月家康封五男信吉于水戶二十萬石以其舊封佐倉封七男忠輝○以岩城賜鳥居忠政食二十萬石以酬其父元忠死義自關原之役至于此賞罰略畢天下大定○初毛利氏有石見上杉氏有佐渡金坑皆係其所屬而鼓鑄甚少及家康削二氏地使大窪長安稱石見守領二國坑務長安巧思經紀甚力是歲石見得二萬五千斤四千貫目佐渡得六萬二千五百斤一萬貫目爾後更增額長安又兼伊豆坑務採三歲而與佐渡爭額世以爲家康龍攄之祥○中井積善曰蓋窮山邃谷羆貙之宮而苗脈彰閟殆不可端倪焉礦徒又皆姦黠剽悍喜則人怒則獸見利而萃不利而逸難乎淘採究方而驅馭獲宜矣東照公洞見於此任以其才遽然收鉅萬之功從前二氏之爲不逮遠矣豈唯天云乎哉○秀頼以

秀頼改造方廣寺金像
八年

秀吉遺意改造方廣寺金像十二月鑄工失火像悉融液堂宇皆燼乃權停役○八年癸卯春正月家康封七男忠輝于信濃川中嶋封八男義直于甲斐義直幼未之國使平岩親吉攝其國事徙川中嶋城主森忠政于美作加其封○二月　天皇詔

天皇詔以家康爲征夷大將軍

以源家康爲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十二日大納言藤原兼勝參議光豐以傳奏司奉　詔書就伏水拜焉少將秀康進參議叙從二位其餘戚屬將吏叙任有差二十二日家康入朝拜命井伊直勝本多忠勝等十餘將騎從輿傍參議德川秀康參議細川忠興參議京極高次少將池田輝政少將福嶋正則爲後乘獻白金萬

天皇賜酒諭旨

兩春秋二宮及宗室百官皆有贈遺　天皇賜之酒曰天下亂

久矣東討西誅汝能略定之朕嘉汝勳使舉乃祖之職宜統我師以鎭護　王室家康稽首曰臣雖不才敢不奉揚　天子休命禮畢而出文武庶僚悉詣二條城賀之○三月西道諸藩主

家康以孫女妻秀頼

如江戸謁秀忠○夏四月家康還伏水時豐臣秀頼爲内大臣年已十一家康欲以孫女妻之○六月秀忠使夫人淺井氏携女赴京師○秋七月秀忠使大久保忠隣送女于大阪年甫七歳黒田長政以弓銃手三百衞之家康聞之弗懌○豐臣氏素

秀忠送女秀頼不妻視之淀君不婦視之

尚奢華於是欲以白綾覆城内道途片桐且元曰德川公不喜此等事趣撤之婚既成秀頼不妻視之淀君不婦視之使福嶋正則容徵西諸侯誓書○家康念且元傅秀頼勤勞日久令大阪加封萬石時食茨城二萬二千石且元以秀頼尚幼辭不受尋秀頼令

且元如伏水拜謝家康面諭勿辭封○是月水戸城主德川信吉卒年二十一無嗣國除家康又封九男頼宣於水戸○冬十月家康辭右大臣尋還江戸○十一月秀忠兼右近衞大將補右馬

林信勝强記人目曰囊耳

寮御監○初京師人林信勝幼而穎悟讀書於東山僧舍五行俱下過目成誦時經喪亂書籍甚匱乃百方搜索不遺餘力諷誦毎達曙人以其强記目曰囊耳言所入無漏脱也寺僧喜之

信勝聚徒教授

欲度爲僧不可年甫弱冠聚徒講授説四子新註履盈戸外時正學湮晦日久民間或見挾書冊者皆側目以爲異事舟橋三位秀方詬罵信勝曰今　朝廷經筵純主古學明經博士自有其人今匹夫而叨唱新學以師道自任其僭亦甚也遂論列請罪之廷議以爲然詢之於家康家康弗懌曰秀方固陋匹夫而倡

林信勝委贄於藤原肅

道洵可嘉尚林氏之學由是大行藤原肅既倡正學京師然深自韜晦不與世相接信勝一見問難其疑義盎然心醉遂委贄受業肅亦待以高足學徒益集爾後程朱之書刋刻徧天下○中井積善曰吾聞之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林氏之興於學其始不族惺窩可不謂豪傑哉舟橋氏妄意有所論列甚矣其不曉事也廷議雷同未聞一士之諤諤亦甚矣表著之無人也當時學術堙晦迭然無識之實可見焉耳唯東照公之明睿能不爲悠談所移挺然排群議而翼孤寒懿矣哉蓋方是之時東照公在上藤林二子之徒在下天將興吾道公伯寮其如命何○菊池純曰林羅山氏以聰明絶人之資兼東照公鷹揚龍攄之運左提右挈翼賛有力非族惺窩氏而後興焉者雖然林氏之學獲惺窩氏益顯矣惺窩亦獲林氏益盛矣其師生遇合之厚如二程於濂溪宜乎其學欝興駸駸乎其盛乎舟橋秀方以井蛙管見欲論列罪之要媢疾之有技者東照公目以固陋令其屏息一隅可謂爲我輩吐氣者○是歳召井伊直政遺腹子直孝于江戸○九年甲辰春二月家康令東海

九年定道程置堠樹

東山北陸三道定道程置堠樹以三十六町爲一里既而西南

秀康疑正則有異志絶之

紅毛安南諸國來貢

朝鮮使使請入見

四道皆倣之蓋用織田氏故法也○三月。家康如京師二十四日黒田孝高卒年五十九○夏五月。秀康將如京師遇福嶋正則于途正則請間曰公太閤養子於大阪郎君爲兄弟將軍百歳後公善遇之老奴亦當竭力周旋秀康疑其有異志絶之○六月。秀忠如京師入朝○秋七月。秀忠還江戸○是月秀忠夫人淺井氏生男家光于江戸家康命以己幼字曰竹千代○自關原之大捷德川氏威溢海外紅毛安南諸國皆來貢而松前慶廣奉教旨約束蝦夷先是家康謂宗義智稱對馬守曰豐臣氏伐朝鮮非我所知我與彼皆無怨仇彼苟欲入貢我當許之然非自我求和子體此意往試計之義智之國遣使諷之朝鮮朝鮮苦明人來戍也欲速成和遂使行人孫文彧浮屠松雲等來對馬請

十年

家康辭職

入見且求還其俘囚義智馳使報之家康允之且曰明春吾父子將入朝卿率詣京師以旌義智如其教板倉勝重受旨館之大德寺○是歳藤堂高虎倡議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戸相良氏首納其母衆繼之○十年乙巳春正月。家康如京師二月。見韓使于伏水令諸道檢韓俘返之謂義智曰吾將老矣貢使來致之江戸又曰吾欲擧鎌倉禮使右大將拜賀期在近矣宜留韓人觀其儀衛乃賜義智以肥前田二千石以賞其功○三月。秀忠率上杉佐竹伊達最上氏西上榊原康政爲前驅特命鳥居忠政爲後殿仗戟絡繹載路者十有七日先入伏水遂入朝○夏四月。家康奏請辭職　天皇優詔許之且欲遷爲左大臣固辭而還○十二日豐臣秀頼遷右大臣○十六日　詔以源

詔秀忠爲大將軍

大御所

命隠岐守定勝與嶋津淺野二氏結婚

秀忠拜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陞正二位仍帶舊職弟忠吉進三位中將弟忠輝任四位少將二十六日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毛利嶋津氏盡從自是世號家康曰大御所○五月。家康諷秀頼嫡母淺井氏使秀頼入朝淺井氏性猜忌固執不遣人心始搖○十一日秀忠遣少將忠輝如大阪告襲職焉○六月。秀忠還江戸○秋七月。課諸侯十餘名重修伏水城○九月。土佐國主山内一豐卒子忠義嗣○冬十月。家康還江戸○十一月淺間嶽焚踰月而熸○十二月東海溢俄生一嶋○家康謂異父弟松平定勝曰嶋津淺野皆冀與我結婚汝二男皆已可有室矣宜使長男娶嶋津次男娶淺野及其成婚給以資用遣近臣視事又令女監阿茶領女使十餘名往相其儀時人榮之

改造方金

下禁蔫令

十一年

○是歳令金工光次改造方金○先是南蠻傳蔫種民喜樹之煙管製造徧天下秀忠憎其亾益下令禁之○菊池純曰。方今之時。人皆厭無益而取有用。棄虚文而尚實效。排不原利用厚生也。然而其無用而可廢禁者。尚有一焉。曰酒可禁邪。曰否。無酒則冠婚喪祭不能成禮也。茶可廢邪。曰否。無茶則接賓對客不能成禮也。然則其尤可廢止而禁絶者。果何物邪。曰蔫耳。夫蔫之爲物。食之未足以充飢也。飲之未足以醫渴也。其爲味澹然泊然。非酒茶鹽醬可愛而問其嗜好之者。曰慰無聊云爾。排悶云爾。夫慰無聊排悶之物。莫酒若也。莫茶若也。棄酒之與茶而嗜此澹然泊然無味無効之物。此亦無用之甚者也。予又試問其嗜好之者曰。酒可禁邪。曰可禁也。茶可廢邪。曰可廢也。獨至於蔫寧二飯一喫飢可忍。而蔫不可禁也。嗚呼何其方今禁虚文尚實効之時。而獨嗜此無用無効之野草一至於此邪。予性酷不好煙酒。不獨不好之。亦嫌其煙氣薫染衣袂也。今輯至於慶長幕府之禁蔫。益知當時禁無用而重實効也。嗚呼誰居當路人。更出禁煙令者。○十一年丙午春正月家康建白禁廷狹隘不可行朝儀遂課天下侯伯修拓之各刻名于礎參議秀康掌其事○十九日尾張人朝岡平兵衛試射於京

尾人朝岡平兵衛試射於京師得長壽院

師得長壽院後應達者五十一箭。爾後射家相承爭其巧力。卒以應爲弓矢科場云。○是月。大修江戶城。使藤堂高虎率池田。福嶋。加藤。黑田。淺野。細川十五姓助工。○二月。政宗享家康于其邸。尋享秀忠。從此家康及秀忠屢遊諸邸。以罄歡。巨藩益親附焉。○三月。家康赴京師。將老駿府。乃留四日。相地而行。○夏五月。榊原康政卒。年五十九。三子康勝襲封。○秋九月。家康使嶋津

賜嶋津忠恒松平氏及偏諱

忠恒冒松平氏。且賜偏諱。改名家久。從是異姓鉅藩有勲勞者。相繼受族。○菊池純曰。從是列侯諸藩爭受其族。莫國不松平氏。松平氏之價廉如土。蓋在德川氏則貴恩之術。而在於諸侯則求媚之策。而其實則彼我兩無益。以爲一時文具焉耳。時人語曰。江戶而衆多者。爲狗矢。爲松平氏。嗚呼知言乎哉。

江戶城成

○是月。江戶城成。樓閣宏壯。稱天下第一。家康乃賞高虎功。以備中地萬石。其餘有差。○冬十月。家康歸江戶。○初家康在京

家康聘處士林信勝

師。使永井直勝聘處士林信勝。信勝以該博强記聞焉。一日講筵。試問史子僻典數條。應答如響。剖析絲銖。家康嘉嘆。至此辟爲儒員。以備顧問。○京師豪商角倉了意及其子貞順皆有智

角倉了意疏鑿西川通丹波漕運

巧。頗諳水利。上言疏鑿西川上游。以通丹波漕運。民皆便之。○了意原吉田氏。掌漕務于嵯峨之角倉。因以氏焉。其地山水秀麗。冠絶于京畿。貞順嘗受業於藤原肅。一日邀肅。汎舟遡洄。肅爲名其勝。有蒙山。石門。浪花。隈。叫猿峽。群書巖等之目。又隨歌詠之。一時傳稱。其名益顯焉。○菊池純曰。予亡友山田敬直嘗遊保津川。記其勝。概今錄以補其正文。其略曰。近京師而奇者二。曰宇治。曰保津。余弱冠嘗步自石山。沿流出宇治。驚水石之奇。觀至今不忘。如保津渇想四十年。未果一遊焉。丙辰之冬。從二客。買溪鼠。遡大堰。經大悲閣下。自此以西。流益疾。石益多。輓卒三輩。百丈一。長年執篙。在船首。遇石撞之。石皆有篙眼。凡船上下者。各擲篙眼。左右以避之。一篙若誤。則船忽破裂。長年手熟。左右舞篙。如飛鳥遷樹。篙細徑寸。撑石以屈。如弓而不折。猶之庖丁解牛。遊刃有餘地矣。其巨石立中流。飛瀾激射者。爲觀瀾石。灘急而水響。嘈呟聾人。騰波散花者。爲浪花灘。既而豁然峽闢。水勢稍平。傍岸如蓮瓣者。爲蓮華巖。其清瀧川入峽處。爲叫猿峽。溪灣環而嶮。猿飛可踰。其崖石裂紋層層。如積書冊。爲群書巖。次爲石門關。舟人呼之屛風巖。屈曲似摺屛。又類門扇。次爲鳥船灘。一名鸊鵜河。即水尾川入峽處。峽中之至奇者。止於茲。遂回舟下。奔流駛若飛箭。瞬息間。還大堰。全篇頗冗。故採其要。不悉錄。可以與肅拙堂下岐蘇川記竝傳也。

淺野氏建高臺寺

○是歲。秀頼嫡母淺野氏建寺於東山。以祈秀吉冥福。名曰高臺寺。○家康封十男頼房于常陸下妻。食五萬石。爲少將忠輝娶伊達氏。罷內藤清成青山忠成奉行職。以安藤重信代之。徙駿府城主內藤信成于長濱。

十二年

○十二年丁未。春正月。課海道及畿西諸國。城于駿府。○家康嬰疾昏倒。既而愈。有訛言。二月。乃張四部散樂。下令縱觀。家康秀忠率諸侯臨焉。訛言立止。○三月。家康老于駿府。以本多正純爲執政。時正純父

本多正信辭增封

正信。爲江戶執政。父子並從大政。權傾一時。家康念其帷幄功臣也。欲大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汗馬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鎭定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既若之。遂以二萬石終。○中井積善曰。本多氏之事。多可議。而斷言也忠。蓋無私身際遭遇之會。而能知止足之分。實爲難得焉。○菊池純曰。本多正信雖身無矢石之勞。參與密勿。獻替可否。能佐東照公以定天下。亡論爲創業功臣也。其受大封傳孫子。固其宜也。然而謙讓抑損。辭貴居賤。辭富居貧。自非識見超越洞見時勢者。吾知其不能爲也。而其子正純不奉父之家風。貪戀富貴。自取禍敗。悲夫。

尾張中將忠吉卒

○五日。尾張中將忠吉卒。年二十八。無嗣。徙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令平岩親吉居犬山。代撫其封。忠吉爲秀忠同母弟。是以友愛殊至。其疾革。秀忠親往。其館候視。使者旦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六日。興國寺駿河城主。

天野康景棄封亡命

天野康景。棄封亡命。初康景工卒。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康

景康景不肯。乃因本多正純許之。家康素知康景忠良不輙決。正純誣康景令速斬。卒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乃棄封出亡。家康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是月伏水留守秀康以疾告歸。兩月而卒。年三十四秀康武而善政。内外惜之。子忠直嗣。次子直基繼結城氏。○夏四月。秀忠課東北諸侯。作江戸天主閣。○五月。朝鮮遣使者呂祐吉等入貢。六日。秀忠引見使者。厚犒之。歸其俘。二十日。又至駿府謁家康。自是每將軍禪代輙来。永爲我屬國。○秀忠以外事完備。奏宗義智之功。爲四位侍從。比十萬石。爲世襲。○秋七月。駿府城成。家康徙焉。○冬十月。家康之江戸。舉西城府藏貺秀忠。○又設茶會而招秀忠。以上杉景勝佐竹義宣伊達政宗爲接伴。皆手賜茶。○十二月。家康還駿府。府藏災。

（中納言秀康卒）（朝鮮遣使者入貢）（駿府城災）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十一　五車樓梓

其奇寶白雲壺獅子笛悉燔。家康與諸侍姬館於本多氏。○是歲命角倉了意濬富士川。以通甲府運。峽民始知有舟楫之利。○十三年戊申春正月。再城駿府。○二月。秀頼患痘。福嶋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是月。佐渡金坑壞。大窪長安建議。更鑿於南部。採黄白二銅。又欲鑿於松前。嶋主教廣辭以地僻而食乏。乃止。長安本樂部金春某子。有心計。爲人狡黠。贓亦不貲。然人無知其姦者。○三月。駿府城成。○秋九月。秀忠率諸侯。如駿賀落成。秀頼亦使人賀之。自是豐臣氏以下。歳使使駿府賀正。○冬十二月。家康開經筵。以信勝爲講師。○是歳。筒井定次以淫虐。前田利宗以喪心。並收封。以利宗邑八上丹波徙封松平康重。以其地形不足以扼山陰。乃改城于篠山。賦役山陽南海諸國。課

（十三年）（秀頼患痘）（家康開經筵以信勝爲講師）

藤堂及池田福嶋加藤淺野氏。○十四年己酉。春正月。義直始就國。尾張家康送之。二月歸。○秀頼欲修方廣寺。以繼先志。復鑄金人。其度如舊。初秀吉鑄黄金。造大法馬數十。以備不虞。一馬當鈒金千枚。於是多鎔金馬充費。西諸侯亦往往漕穀以助役。既而經費廣濶。用度不支。秀頼生母淺井氏。爲發内使如江戸。請藉手於德川氏以濟事。家康不懌。遂禁新建祠宇。秀忠乃謝大阪使者。○三月。家康命嶋津家久征琉球。琉球在薩摩直南海上三百五十里。其先爲天孫氏。歷年數世。保元中。源爲朝配于大嶋。伊豆爲朝有勇力。畏服嶋民。永萬中。攻略諸嶋。遂入琉球。時天孫氏既衰。國中大亂。爲朝攻略諸方有之。娶王族生子舜天。居數年。留舜天而返。舜天長而不凡。會國人作亂。滅天孫氏。

（十四年）（秀頼修方廣寺）（嶋津氏討琉球）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十二　五車樓梓

推舜天爲王。其姓爲尚氏。七傳至玉城而衰。其族分國爲中山。山南。山北。皆始受明封冊。玉城裔實爲中山王。永亨中。中山始通於我。足利氏命爲嶋津氏附庸。自玉城四傳至巴志。復併山南。山北。天正中。屢修朝貢。請互市。及征韓議興。中山王尚寧失秀吉旨。懼而不来。家康以海内無事。蠻夷賓服也。令家久屢招之。而不復至。家久請伐之。故有是命也。○是月。家久遣其將新納一氏。將八千人南伐。樺山久高爲先鋒。抵東求嶋。執琉球戍兵三百。○夏四月。攻難巴津。虜以鐵鎖聯船。扼守津口。而津傍有山。險多蛇蝎。虜恃不置兵。我軍放火赭山而上。進奪揚睒灘。戰于千里山。不利。轉攻虎竹城。拔之。中山王尚寧使其弟具志来乞降。不許。五戰而至國都。擒尚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嚴

（津傍有山險多蛇蝎）

禁抄掠安撫國民以六十日定琉球秀忠賞其功以琉球賜嶋津氏爲其臣隷○秋八月諸侯妻子盡至江戸令其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爲永制禁西諸侯多造戰艦○九月徙脇坂安治于大洲富田知信于宇和嶋以伊賀伊勢二十三萬石賜藤堂高虎治阿濃津比勲舊之臣○是月家康下令改造伊勢兩宮

改造伊勢兩宮

初自天正壬午歳改造兩宮二十五年於茲矣於是以二十一年爲改造之期定爲永制○先是忠輝受封于信濃暴戾亡度嬖人花井遠江擅命其老松井讃岐山田長門驟諫不聽二人如駿府愬之忠輝在江戸聞之馳赴駿府面陳亡罪以誣二臣本多正純亦媒糵之家康責二人賜死○中井積善曰浸潤膚受聖之善戒以東照公之明而倒置忠姦覆盆之下天日不炤悲夫○江戸品川口丘陵崎嶇命闢之廣三

闢江戸品川口

十尋行旅便之○是秋木下家定卒家定者淺野氏兄也初家定受封于姫路庚子之難持兩端及事平坐削邑給以備中田長子勝俊棄伏水守次子利房應西軍皆坐褫封及家定卒家康特命分其田賜二人淺野氏私勝俊不肯分利房家康怒再治勝俊前罪沒入其田勝俊屏居京師自號長嘯子以歌詠自娯以終其身利房大阪之役以私屬從軍以首功自贖封足守備中二萬五千石○冬十一月斬猪隈教利於常禪寺戮兼保於東河原竄宗信頼國於硫黄嶋忠長雅賢宗勝於隱岐伊豆及蝦夷宮女於八丈嶋削光廣實久籍先是侍從教利參議光廣左近衛中將頼國左近衛少將忠長及雅賢宗勝宗信實久兼保等結伴陰勾宮女姦之　天皇震怒欲處以極刑命家康治

木下勝俊屏居京師自號長嘯子

治廷臣之獄

之家康奏曰宮壼不嚴帷薄不修其風有由來矣今遽措之嚴刑恐傷　陛下含容之德願誅首罪餘皆免死處流許之○十二月封頼宣于駿河遠江五十萬石治于濱松以安藤直次爲傅○直次已爲頼宣傅而參預政事如故凡内外事知莫不言尤能曉兵機數上策略常從征討累立戰功然資性謙謹不伐己能生平絶口不言其功家康嘗賜成瀬正成及直次邑萬石而直次所食實不過五千石後家康謂二人曰吾封卿等以萬石之邑近日治狀何如正成對曰直次所食五千石耳非萬石也家康驚曰吾封卿等何有等差而直次未嘗形辭色可謂長者也乃益其封邑併數歳之入賜之○是月徙頼房于水戸食二十五萬石○越後國主堀忠俊尚弱其相堀直清稱監物與庶兄直寄稱丹後守有郄直寄食坂戸五萬石直清譖而逐之直寄奔江戸

封頼宣于駿遠以直次爲傅

直次謙謹不伐功

直寄者秀政之臣堀直政二子也始稱三十郎先是秀吉召祿之爲侍豎一夕秀吉從侍姫數輩入于茶房點燭而坐加炭於地爐以自娯焉既而房中忽現幽鬼熟視則茶博利休之靈也玄帽道服狀貌甚怪逼而坐爐邊目光爛爛口角生焰衆姫皆悸欲走秀吉睨視一喝曰何物妖鬼不脱帽而敢見汝公何其無禮也利休逡巡退而坐於隅秀吉從容架冉於爐中徐起入便室遂呼直寄戒之曰利休之靈在彼汝疾往叱焉直寄唯而往先牢鎖廡下戸牖而後入房彷徨索之杳無形影乃復命曰靈既去矣殿下勿以爲意此時直寄齢僅十五容姿端麗舉止詳雅秀吉歎賞賜以紫袍一領　直寄之幼也酷好土偶不喜他弄故人皆貽之

利休之靈

有馬晴信長谷川藤廣鏖殺阿媽港人
十五年
信綱捕乳雀
故堀直清于山形忠俊于岩城

以偶人畜積盈一巨篋。人皆異之。直寄窃窺無人。排列偶人。為結陣行軍進退攻守之狀。以為遊戲云。○先是我賈舶至阿媽港。皆見誘殺。其三人潛逃歸告之。是歳。港人二百至長崎。家康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助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擊鏖港人。阿媽港。髹舟以黑漆。故世目為玄舶。○十五年庚戌春正月。秀頼遣伊東長實於駿府賀正。後以為常。○秀忠以內藤忠重為家光傅。擇松平長四郎。阿部小平次為侍豎。後並當路。是為伊豆守信綱。豐後守忠秋。以名臣著稱。○家光為世子時。信綱忠秋為侍臣。家光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秀忠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譟然有聲。秀忠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覩雀兒愛之。竊來捕也。秀忠曰。

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秀忠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弄之。徹旦。且日將軍出視朝。夫人憫信綱之志。而慮其飢。私呿囊口。以餧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秀忠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秀忠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二月。秀忠如駿。會堀忠俊在駿。直清從焉。直寄奔訴之駿府。閏二月。家康與秀忠。親聽其獄。直清辭屈。放之山形。放忠俊岩城。封直寄于信濃飯山。○家康割越後。益忠輝封。併舊封為五十萬石。治于福嶋。忠輝已得大封。汰侈滋甚。家康之愛由此而衰。○三月。秀忠將還江戶。家康以義直。頼宣。頼房。屬於秀忠曰。我百歳後。善視之。秀忠稽首曰。謹聽命。故特愛重三家。

郎君之衆什倍于信玄矣
不欲助役則不如速反

○是月。秀忠大獵于遠江。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曰。往年老僕從太公拒武田信玄于茲。爾時以信玄兵為衆盛不可當也。今郎君之衆。什倍信玄矣。○是春。為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助役。福嶋。池田。淺野等。助篠山役者告竣。命助役於名護屋。福嶋正則。謂池田輝政曰。土木荐興。我輩困敝。若夫兩府所不敢辭。此等私役。復驅使我輩。何也。子為駿府愛婿。盍為我輩說之。清正奮髯曰。左衛門何出此言。不欲助役。則不如速反。不能反。則何出此言乎。輝政大笑而止。家康聞之。使輝政言諸侯曰。厭土木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竢我旆之至。正則大怖。與諸侯併力就役。數月而成。○夏六月。秀頼與方廣寺役。以且元監役。所費鉅萬。多鎔金馬充費。○當是時。關東工役數起。福

清正有可去者三
細川藤孝諳練朝章

嶋。加藤。淺野。池田諸家。每助其役。清正赴江戶。多率士卒。又必過省秀頼。因置邸於大阪。如故。凡邦俗男子。必剃其鬚髯。而清正長髯自喜。家康使一親將以其私謂之曰。以子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髯一也。大阪邸二也。東行從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著銅面。有髯以為之藉。則肅然無有搖撼之患。撤大阪邸。是棄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秋八月。細川藤孝卒于京師。年七十七。藤孝少好學。諳練朝章。足利氏奕世典故。莫不通曉。時屬草昧。而家康勵精圖理。以修禮文為志。令永井直勝屢往京師。問室町故事於藤孝。今代禮節。多其所定。菊池純曰。細川幽齋氏。風流文雅。舉世藉藉。所艷稱茶博士。以為一代宗工。國歌者流。以為詞林領袖。一器一物。凡其所創造。名曰幽齋好。可以想見其為人卓越時流也。雖然此喜其皮相。而未察其心腹者之說耳。抑幽齋氏所可尚者。匪精於茗儀也。匪

本多忠勝卒　忠勝大小五十餘戰毎戰皆捷不被一創

妙於國歌也。能當戎馬倥偬之時。肆力斯文。諳練朝章。是也。當是之時。微幽齋氏傳室町氏禮文典故。雖以東照公勵精圖治。留意文學。前代文物典章。其何由獲徵之耶。其不爲緜蕝野外。不徵兩生魯國。當時諸侯群臣。朝聘會同。賀正幕府者。令無敢諠嘩失禮者。咸幽齋氏所口授而指畫。其裨益於國家。豈特著儀詞章之雄而止哉。吾故推幽齋氏以爲我東方叔孫通。○嶋津家久。携琉球王來謁駿府。獻方物。遂造江戸。九月秀忠釋王。使復其國。命嶋津氏歸俘虜。○冬十月。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卒。年六十三。忠勝自十四歳從軍大小五十餘戰。毎戰皆捷。而未嘗被創。家康殊悼之。使長子忠政襲封。○初忠勝疾華。召室老囑之曰。忠政我冡子。吾家器械。宜盡與之。忠朝封邑褊小。財用不足。庫中有黃金萬餘兩。宜與之。已而忠政不頒。室老以告忠朝。忠朝從容曰。宗國經費浩繁。或有世變軍國之用。亦不可闕。我邑褊小。費用不多。足以自給。雖荷先君至愛。而義不敢受。忠政

再下令禁藝蔦草　十六年

聞之大慙。乃出金付之。忠朝固辭不受。兄弟推讓久之不決。諸父兄諭平分其財。忠朝不得已從之。因請曰。且留宗家。以蔟我不虞之需。從之。後及軍興。忠朝曰。事已措辦矣。卒不取一金。○池純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故於人倫尤爲至重。然而迮逷鬩墻。推及骨肉。令人發斗粟尺布之歎者。何乎。蓋由爭産婪利焉耳。然則財利者。爭之所由興。能甄別利義之間。弃利取義。凡一切世味。皆處以淡薄。頑若虞象。傲若共叔。安得不極令原之急難。而全棣鄂之至親耶。本多忠朝。赳赳一武夫焉耳。固非深於斯學者也。然而其言語動作。盡出于至公。毫不挾琴朕之私慾。至令其同胞慚汗不自禁。蓋北條泰時後。未覩其匹也。斯干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忠朝有焉。宜乎本多氏本支百世。松茂竹苞。偕榮而俱盛也。○先是民間藝蔦草者寖多。縣官禁之不已。卒至廣占良田。於是再下令嚴其禁。○十六年辛亥。春三月。家康如京師。使人謂豐臣秀頼曰。自結婚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来以定衆情。秀頼年十九。童心殊甚。事皆决於淺井氏。淺井氏

往年家康使秀頼入朝淺井氏固執不遣故曰不可再違命

恐其有變。欲不遣。嫡母淺野氏。令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諭其不可再違命焉。清正固啓曰。右府寬仁。臣保其無他。設有緩急。臣與幸長以死護之。淺井氏乃從之。○初　天皇欲以家康爲太政大臣。固辭不拜。賜菊桐章。亦不受。奏請褒祖考。乃追贈源義重鎭守府將軍。源廣忠大納言。○二十七日。　天皇讓位於皇太子政仁。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二。曰文禄四年。曰慶長十九年。皇太子立。是爲　後水尾天皇。

後水尾天皇　諱政仁。　後陽成天皇第三子。母中和門院。慶長五年爲親王。至此受禪。時年十六。仍用慶長年號。○二十八日。

秀頼詣二條城

秀頼溯淀入京師。加藤清正淺野幸長。以弓銃手夾岸而北。福嶋正則稱疾。守大阪。家康使其二子義直頼宣迎之東寺。清正

清正出短刀于懷泣曰聊報太閤之恩矣　家康與長政親善及其沒不復奕

幸長以下二十一人。徒歩護輿入二條城。家康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家康南嚮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秀頼北嚮坐。清正幸長在其後。秀頼贈以名刀駿馬及黃金錦緞若干。家康答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淀君遲歸。請辭矣。乃扶秀頼出。遂謁淺野氏。拜豐國廟。視方廣寺。役自伏水上舟而還。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夏四月。家康使義直頼宣。如大阪報。秀頼北上也。秀頼迎而饗之。○是月。淺野長政卒。年六十五。家康最與長政親善。以常陸真壁五萬石。爲其湯沐邑。而時召見。與圍碁。及其沒。不復奕也。乃賜真壁于其季子長重。○五月。家康使諸侯修　上皇宮。多置供御之田。又檢御府所亡失秘籍寶器。索流傳於世間者獻

> 飯田覺兵諫忠廣

> 前田利家晩志儒學

之。○六月。加藤清正卒。（年五十一）子忠廣嗣。尚幼。秀忠使藤堂高虎往視國事。○忠廣爲人庸劣。嘗謂左右曰。吾願筋力倍人。襲兩甲以臨陣。可無矢砲之懼。其臣飯田覺兵衛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槍之功。爾後蹈陣拔城。未嘗被創也。終宣威於海外。以鬼將軍稱。未嘗用兩甲。苟恤民愛士。則一軍皆爲我用。謂之重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攜貳。縱襲百甲爲何用也。既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無幾忠廣得罪國除。（○菊池純曰。飯田覺兵諷忠廣。與呉起西河之諫相似。類而不多遜。其立言之正。雖聖賢千言萬語。不克出此外。覺兵豈獨以武顯者哉）○初清正在大阪。語人曰。前田利家晩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擧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我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當今之世。不念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十九　五車樓梓

> 清正艙間日讀論語

> 乞互市者二十餘國

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惜利家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艙間日讀論語。研朱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游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瞷其亡。竊把朱筆。縱横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句而不輟。（○大槻崇曰。昔信玄讀論語。未卒數章而投地曰。是頭痛之書。其自慚之深可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以不可奪之節。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不已。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秋八月。阿媽港酋長東曾訥自知其罪来謝。乃給印信許互市。○九月。先是京師人田中莊助上言曰。臣聞海東八九千里有國。曰新伊斯把儞亞。多産黄白金。請一往試之。乃許之。至是還。獻五色羅紗蒲桃酒等。○當是時夷蕃入貢。若乞互市者。二十餘國。家康命吏贈書於明福建守。因故事請勘合印。守疑懼不答。而其商舶来者益衆。乃以長崎爲

> 耶蘇子上變事

> 角倉貞順鑿高瀨川

> 家康能通曉細民事狀

互市地。禁他依泊。○初豐臣氏禁耶蘇教。既而禁弛。至是蠻人耶蘇子上變。告倡蠻教者皆覬覦非望。乃令海内檢蠻人。盡逐之。我民奉其教者。命僧諭之。弗從者處流斬。置耶蘇子于江戸東郭。厚視之。○先是角倉貞順鑿高瀨川。以通伏水。運首漕大内木石。至是竣功。公私以爲便。○冬十二月。家康鑿江戸諸港以便漕運。○家康見天下無事。欲與民休息。每遊畋留意民事。○家康嘗出獵。時方首夏。謂左右曰。今玆麥稼豐熟。汝等知其驗歟。僉曰否。家康指示曰。穗皆螺旋。此爲其兆。拉容而肥。乃所以旋焉。又嘗遊畋。謂衆曰。客歳豐穰可喜也。衆問其故。曰今所在村落。凡幼孩遊嬉者。莫不肥澤。吾是以知其毋免糠覈乳汁美而多也。又芋囷往往未撤。吾是以知民食有餘饒也。蓋細民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廿　五車樓梓

> 芋囷

> 十七年

田間貯蹲鴟。塗以堇泥。以資麥食。名曰芋囷。其諳熟民間瑣事大率此類也。（○菊池純曰。古今人主。率生長深宮。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甚則至於聞百姓饑餓。謂何不食肉糜。鄙語所謂弗解芋之生熟者。何其庸愚暗劣之甚哉。吾嘗聞北條氏政嘗見馱刈麥而過者。指問左右曰。彼何物。左右曰麥也。氏政曰。盍炊以供座客。識者竊哂氏政不通下情也。天正中。江南人始輸香橙。京人某得之。獻諸東照公。公曰是珍菓也。今其半饋之北條氏直。氏直視以爲尋常。擲吏送山中奴婢千頭。以酬之。蓋其實誇耀之也。東照公竊笑其不辨菽麥也。大抵古今人主自狃驕奢。不知稼穡之可重者。皆氏政之麥馬耳氏直之橙焉耳。安得不速識者之誹笑乎哉。東照公髫齡具嘗艱苦。因于織田。質于今川。東依西托。凡其所閲歴而踐履。大而戰鬪策略。小而金穀政謀。皆其平素所諳熟。何獨此區區數件而止哉。吁后稷樹藝五穀。周公作無逸。其旨深哉）○十七年壬子。春正月。平岩親吉卒。親吉爲義直假父。以故不敢立後。○家康屢購求遺典。獲續日本記。保曆間記。東鑑等書。於是命林道春（信勝）校其異同。又數召道春。咨經旨。反覆弗措。時春秋既高。識者以爲懿戒之遺。○

春日祠樹折　鄭芝龍歸化　十八年　修皇宮

三月放有馬晴信于甲斐先是晴信竊修蠻教至是事覺辱賜死其子直純以家康義女孫婿因割其封四萬石予之○夏六月從京畿豪商于江戶○是月南都大風春日祠樹折朝議以爲凶兆遣使於駿府諮家康家康對曰喪亂之後祠宇頹敗是神欲以此材修祠也秋七月命改造祠宇給以穀二萬斛乃照典故以修造之期准伊勢大廟○九月明大商鄭芝龍成功父歸化家康召見推問外事館之長崎○是時越前列宰爭權來愬冬十一月家康秀忠在江戶聽之一人坐不直處流一人愧耻自殺家康遣本多成重爲宰與舊宰並視國事成重幼侍秀康者實重次之子乃追録其父功故有是命○十八年癸丑春正月家康命三十七藩復修　皇宮○家康使秀頼加片桐且元

輝政卒　池田氏實楠氏　家康深雔幸長

大野治長祿各五千石於是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無相及七隊長以秀吉遺命保護秀頼而治長者淺井氏乳母子以故尤見親信寢與且元相軋○是月池田輝政卒年五十○池田氏實楠氏楠正行之死節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恒利始從尾張恒利孫爲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人以爲不辱其祖○夏六月分池田氏封爲三長子利隆襲封播磨二弟忠繼忠雄並以家康外孫分領備前淡路○秋八月淺野幸長卒年三十八○關原之役幸長首破岐阜功最大而保護豐臣氏不衰家康心深雔之遂約以其女妻義直未成婚而卒無子有二弟仲長晟稱但馬守嘗爲任子在大阪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家康曰長幼之序不可紊也命立長晟襲封○是歲春大久保長

大久保長安姦利事覺　馬場忠時上變事　十九年

安病死長安久領坑務姦贓日甚死後檢其家有教匪書遂收其七子悉誅之故石川數正子康長連坐奪邑以康長邑深志賜小笠原秀政復其舊封○大久保忠隣爲人純良與本多正信土井利勝等爲江戶老中並執政正信心忌之會忠隣喪其子忠常乃哀悼稱疾謁歸又與山口重政婚吏劾其不告奪重政封忠隣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正信誣以專寵恣權○是歲秋家康適江戶冬十二月將還駿府舍于中原甲斐人馬場忠時上變事曰大久保忠隣謀不軌忠時嘗讒故小田原請忠隣申雪不見省怨望時之也又聞正信與忠隣有郤遂因本多氏誣告家康驚還於江戶正信正純曲證其事十九日家康故遣忠隣如京師檢耶蘇教○是歲漢乂刺亞入貢○十九年甲

放忠隣于彥根　隼人正正成　南光坊天海　再許則顯君惡

寅春正月大久保忠隣至京師館藤堂氏邸遂譏察諸寺奉耶蘇教者焚毀之逮捕其黨○最上義光寵次子家親長子義康以讒見逐命盜殺諸途至是義光卒年六十五家親襲封○二十日本多正信傳命京師放忠隣于彥根毀小田原外郭逐其士臣設兵備于箱根家康乃歸駿府○二月二日板倉勝重奉命詣忠隣館館人走報忠隣方與客棋神色弗變徐斂局而出聽命輦下相驚曰忠隣拒命皆荷擔而立忠隣聞之悉縛鎗仗送之板倉氏終赴彥根其族皆連坐叔父忠佐卒亦除國忠隣至彥根上書駿府訴冤有司憚正信父子不敢通獨成瀨正成奮然懷狀爲通之僧天海亦悼忠隣亡罪從容申救家康頗悟以秀忠怒不釋乃止及井伊直孝領彥根勸忠隣再許辭曰是顯君

過也亦止家康秀忠思大久保氏舊勳使忠常子忠季襲其封二萬石後竟復其舊○中井積善曰大久保氏奕葉股肱而忠隣醇戊正信父子忿媢之毒蜚語陷人以東照公賢明而弗察於此殆不可曉也當時讒臣林立正士踵武而不聞謇諤之言焉譛之者厪厪二人有浮屠焉一人而已是亦不可曉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興隆之運而見此不祥之事嗟乎悲夫○菊池純曰讒易入庸主而難入英主也夫庸主昏愚讒固易入也然左右有人營救得宜則或可以申雪其寃枉也獨至英明主則事之當否理之曲直以至夫將卒士民賢愚邪正莫不洞知而明察是以雖有宵小無讒可入其唯難入也故其一入之必信固守牢不可拔又安獲申雪其寃枉乎哉本多正信與一向門徒之亂身爲之謀主嗾德川氏親臣以擬及其君是亂臣賊子罪不容誅者斬以徇國中未足以釁威也東照公忍不可忍之怒赦不可赦之罪延以參與謀議爲正信者宜鞠躬盡悴圖其報效而酬豢富貴構陷同列雖以東照公英明弗忍取畀諸豺虎又信其讒故流勳舊世臣所謂良木寸朽吁可惜哉○當是時大阪諸臣以秀頼既長欲挾以作亂大野治長美姿儀淺井氏與之私所言莫不聽治長因懷覬覦託議恢復日夜圖謀乃密散金帛招

彗星見東方

客繕甲伏峙糗糧以伺釁隙四日彗星見東方朝野藉藉以爲弗祥秀忠夷然謂侍臣曰客星在天海外諸國無國不覩焉亦不知何國當之今遽指以爲我國之災非愚則陋矣抑天意之果有向豈人力所可能避哉唯人君當順受其正而已矣既而彗星稍滅百姓安堵如故五日大阪天主閣烟起狀如狼烟衆

大阪天主閣烟起

趨救則無矣使韓人李文長筮之遇否☰☷坤下乾上之謙☷☶艮下坤上文長占以易林其貞曰秦爲虎狼與晉爭強并吞其國號曰始皇其悔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絶後秀頼大懼命巫禳之○三月秀忠陞從一位遷右大臣○高山友祥內藤如安等以奉蠻教下京師獄秀忠遣吏二名如京師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于海西流餘黨○家康老益好學令天下購

購求遺書

求遺書引廷臣講典故者與林信勝等講究於前日夕不倦又招文學之士無緇素皆禮重之是歲親試以爲政以德頌秀忠亦試草尚之風必偃賦海內騷騷文教大行○中納言爲滿如駿府家康一日問爲滿曰人丸事迹何如爲滿曰人丸詞仙其

道春評人丸事蹟

蹟神閟後世亡傳家康顧問道春道春曰萬葉集有呼人丸者四人其一爲詞仙雖迹不甚顯而散見諸書未足爲神閟也因亹亹引證辨論甚詳爲滿愧服○道春酷好詞藝留心於著作至老不衰生平所撰述凡一百三十種又有羅山文集一百卷行于世○中井積善曰羅山氏強記宏覽實不世出之才也但世亂草昧儒術始興是以文章之業欝而不伸若羅山氏製作雖縱橫富贍氣焰一時乎自今觀之詞理頗蹐體製鹵莽大絀其宏覽之才矣蓋時運使然耳已而升平有年諸儒輩出至元祿正德間文運大闡殆化侏離於夏音假使羅山氏生當此時則其所成立豈止於彼哉今人動議其文辭之陋一筆

勾之特不諒其有係于時而不係乎人者也予獨惜其遺攀龍附鳳之會所建明未得弘大矣是豈有今昔後先之異耶○夏四月天使歸自江戶二十一日過駿府諭　中旨以家康爲太政大臣進三宮固辭不受又諭納孫女爲中宮奉　詔○淺井氏季父織田長益與大野治長胥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来輔嗣君城內甲仗豐足福嶋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爲矣利長辭以疾以其書来獻兩府○五月

前田利長卒

前田利長卒年五十三命子利光襲封○秀頼傅片桐且元常誡秀頼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也而納氏真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頼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頼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

秀頼造方廣寺又鑄洪鐘

畢功。又鑄洪鐘。乃遣片桐且元赴駿河告成。請慶之期以七月秀頼親往。家康允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爲且元婦慰勞遣歸。且元大喜復命。○六月。林信勝建言。設學校于京師。以

信勝建言設學校于京師

藤原肅爲祭酒。以教育四方俊民。家康嘉納。命相地議學制。尋以軍興事竟寢。識者惜之。○秋七月。秀頼戒京師行時界浦有犯人。山口雅朝。間宮伊治。自京師往按之。途經大阪。有訛言曰且元候秀頼出。導東吏取城。秀頼懼不出。雅朝等。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言乃止。因卜八月三日。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初大阪命東福寺僧清韓。作方廣寺鐘銘。銘有國家

清韓作方廣寺鐘銘

安康之句。會家康覽鐘銘稿大怒曰。是截我名也。序又有大小釋迦迭爲主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頼何意。乃敢詛我。上棟牌

亦不如式。乃召林信勝。僧天海。問之。僉曰。大阪反側日久。意實不可測。乃馳駟命。板倉勝重。詰其文意。且停慶期二十九日。勝

停方廣寺慶儀

重傳命於片桐且元。且元大驚曰。鐘銘由清韓。非右府所知也臣不學成即附工。罪無所逃。今慶儀無成。萬衆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畢慶會。然後毀滅銘文。處臣以重刑。臣甘心毋悔也。勝重不肯曰。是成詛也。遂停慶儀。物情騷然。且元召詰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家康執清韓命板倉重昌（稱內膳正）如京師。令五山僧註疏銘文。僧多證其詛。八月。淺井

且元等赴駿河

氏使且元治長等赴謝。且元至鞠子驛（駿河）留不敢入。重昌反命。都匠中井正次。寫諸巨刹上梁牌以獻。皆知故事。而大阪按問亦日至。家康益怫懌。囚清韓于京師。十九日。有命遣歸治長。而

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陳謝甚力。○九月。淺井氏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赴謝。二女欲專辯銘辭。急習句

召女使不復問銘詞

讀。且誦且行。至則家康召入。慰藉之曰。右府吾孫女婿。淺井氏亦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讐。如聞大阪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況異日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爲姦臣所詿誤焉爾。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遂赴江戸。候夫人氏起居。○紅毛人來駿府。貢方物。獻生虎二頭。○安房國主里見忠義。坐私修城招客。又與大久保忠隣交通。國除○二女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請答書。家康曰。既面諭之矣。乃皆辭上途。獨止且元。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

詛詞之謝。吾已允之。但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信。表其無他。且元曰。此非愚臣所能及也。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土山驛。二女乃語之。以關東懇諭狀曰。國事莫復足慮者。且元曰。吾所聞大異。諸前將軍逼我。以右府表信。吾揣其意。蓋有三策焉。納淀君與妹氏同居。是上策也。使右府往

且元三策

依婦翁。是中策也。避大阪徙他。是下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二女色然相視不言。退而語曰。東旨懇切。必不至此。是市正欲賣我君也。密馳書告大阪曰。且元形跡可疑。且元不知之也。使二女先還。淺井氏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召大野治長等謀之。當是時。秀頼所領攝河泉。加以四外郡邑

治長賜言請誅且元

凡六十萬石。號曰百萬石。治長少壯輕率。据以爲可集事。乃賜言曰。請速誅且元。以擧大事。今關東土木荐興。諸侯皆苦工役。而我有金湯之固。士馬精强。積粟如山。西南諸侯。可傳檄糾合。恢復之機。不可失也。淺井氏大悦。遂召織田長益。渡邊糺。木村重成。薄田兼相。及七隊將士。日夜謀議。〇中井積善曰。論者徃往言東照公欲除孺子之日久。而病其無釁。故假鍾銘。興詛獄。以激其變。此何言之謬也。大阪興圖。在鍾銘前。如其占黑氣。修軍備。招貨藩。可以見己。且元之東也。詛獄已白。其所詰。特在繕兵募士。而且元又有我情呈露。不可掩之言。乃變之不待激於詛獄者審矣。東照公發圖無事。而姦豎讒譖。逐且元。啓兵端。而討之命於此乎出。尚何有乎鐘銘。談者不究事實。妄弄筆舌。可憎矣。〇前内府織田信雄。家居于京師十餘年。淺井氏料其怏怏。欲收以用

淺井氏邀信雄居大阪

異日。邀之大阪。居天滿第。二十二日。延信雄。使人說之曰。片桐且元與關東通謀。圖吾母子。今將待彼之至。伏甲誅之。遂擧兵

也。内兄爲我將。信雄驚曰。是大事也。且彼叛狀未見。請熟思之。淺井氏聞之弗懌曰。内兄老瞶。昧於事機。再請不從。當先除此翁。以防漏泄。有一侍女。與信雄有舊。側聞此語。捧茗而出。附其耳告之。淺井氏不覺。使人再請。信雄佯諾曰。事已至此。吾豈固辭。吾之少也。亦將一萬。指揮之方。固所慣熟。今雖老矣。猶能得當方面。當以死從事。淺井氏大喜。使歸族。報信雄歸第。謂其下

信雄走京師

曰。往歲東府爲我義戰。得以抒大難。關原之役。忌息黨賊。又荷再造。吾何面目可再背德川之德哉。乃走京師。使人馳要且元。警之。已而且元至。將謁秀頼。陳三策。淺井氏使人諭且元曰。族

小嶋庄兵衞

後日面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嶋某自外来告曰。淀君信讒言。猜公有貳於關東也。欲伏兵誅之。且元大息曰。噫。年

且元稱疾不出

少輩註誤我君。自速亡滅耳。秀頼召之。使者三反。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絶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二十六日。且元與弟貞隆召徒授甲曰。我豈畔嗣君。當與姦豎決死耳。先是。且元執政有年。恩威竝行。上下倚頼。於是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人。且元又掌城門管鑰。諳城内有無。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貞隆攻且元。貞隆答曰。家兄誠懐攜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人推刄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頼

今木源右衞門

近臣今木某。潛来說且元曰。内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君擧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顰顣曰。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叛名矣。因令部

下曰。即及於戰。勿使矢嚮内城。明日。七隊長速水時之等諭且元曰。蕭墻構兵。不祥莫甚焉。盍權交質。退就封邑。且元從之。遂與治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

大和川訣飲

還質訣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于江戸之郊。故宏其規模。以延數年。我君既壯。而前將軍大耋。東方或有釁可乘。可以得志。我計之甚熟。而讒間横發。反釀禍機。區區之心。未遑盡明。乃卒至於此。因相鄉泣哭。

且元歸其邑茨城

顧望而別。且元遂歸其邑茨城。治長等於是色始定。識者益知大阪無能爲也。〇冬十月朔。家康與諸子觀散樂。會板倉勝重

勝重飛書告大阪之變

飛書告大阪之變。家康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戸。〇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

勝重不勞一兵送穀於京師

秀頼移檄四方募士

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

修江戸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阪。秀頼亦益散金募兵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腆弊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曰。糧儲豐備。不敢煩支給。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時人服其智。○大阪發兵略界浦。遂守吏得穀二十萬石。金帛薪炭亦稱之。○尼崎城主建部光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家康以其地爲西道咽喉。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稱越前守。本願寺下間内藏守重政子。輝政外甥。）將兵援守。○片桐且元之逃也。托其器用貨財於界浦豪商宗薫。及大阪兵出。宗薫告急于茨城。且元遣兵二百赴救。與大阪兵戰尼崎下。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僞。不肯救。欲入城自保。拒不納。退次神崎。大阪兵

擊破之茨城。兵殲焉。○先是秀頼移檄四方募士。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眞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明石守重。御宿政友。塙直次。仙石宗也等數百人。凡飢寒之士。冒姓僞名者。旬日得五萬。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治長意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颺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東軍雖衆不足患也。遂修守備。淺井氏亦作娘子軍。躬自擐甲跨馬巡視諸營。○秀頼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戸。嶋津家久卻其使幣。馳告駿府。且請師期。○淺野長晟。國富兵强。而與大阪相爲腹背。議者以爲大患。已而大阪果數遣使誘其君臣以利。長晟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恩

淺野長晟欲斬使

世子家光居守江戸

正則輸粟于大阪

尾關石見擁正勝會東軍

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説。長晟乃欲斬其使。懼而止。○伏水留守松平定勝與勝重議遣諜大阪。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于淀。葛葉以撿兵士往來。○家康得諸報告。乃下軍令。使諸道兵扼其要害。以竢大軍至。勿輕戰。以藤堂高虎爲先鋒。而親將中軍。東海東山將帥皆從焉。秀忠帥關内入國及奥羽諸將帥繼之。井伊直勝爲先鋒。直勝有羸疾。弟直孝攝其軍。德川家光（秀忠世子）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等居守江戸。蒲生最上氏以下隷之。頼房與其傅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傅成瀨正成。頼宣與其傅安藤直次皆從軍。於是分賜白旗於義直頼宣。家康秀忠率諸侯伯相繼而上。獨留福嶋正則黒田長政。加藤嘉明等于江戸。不許從軍。

正則潛應大阪需。自其封安藝輸粟五萬石。以故最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戸。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諫秀頼曰。郎君因事忤關東旨。遂動兵馬。是自速亡滅也。願改其圖。不則老奴爲東軍先鋒。一擧拔城。君其勿悔。豐臣氏安危將決於此。願熟計之。家康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頼得書亦無所對。重信復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遥戒其老福嶋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爲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不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下哉。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初關原之役。福嶋正則擊浮田秀家。破之。而軍大潰。丹波受旨遣兵追之。適黒田氏將後藤基次至。見

福嶋丹波薦基次　丹波貌醜而跛　大阪大修守備　眞田幸村築偃月城自守

浮田氏兵走。謂丹波曰。子速追之。必有獲。丹波笑而不答。既而向所遣兵獲首級歸。基次歎曰。何敏也。世謬傳基次教丹波成功。丹波聞而銜之。以爲基次宣言之也。後基次去黑田氏。如京師。過宮嶋正則。聞之欲召用。使丹波言其情。基次對曰。必三萬石。則敢委質。正則掉頭曰。舊功如汝。猶二萬石。何況於彼乎。丹波薦之曰。願君聽彼所言。臣亦以是得名。今君以三萬石召彼。則世將謂基次猶如此。使丹波仕他。必得四萬石。以世臣故安小祿。是非獨基次之榮。亦臣之榮也。不聽。○丹波貌醜而跛。關原大捷。後家康召諸侯家臣有功者。賜盃。福嶋氏臣尾關石見。長尾隼人及丹波皆與焉。隼人缺脣。而石見瞎。三人同進。左右皆掩口而笑。既退。家康叱左右曰。彼輩皆以功名顯。乃眞丈夫也。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左右皆有慙色。○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衞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菊池純曰。東照公見福嶋氏三臣。何其與郤子登階之事相似也。邪夫房帷一笑。於英雄出處進退何關哉。然而其怨恨痛憤。有甚於市朝鞭笞者。遂至於齊晉交兵。東照公能知其然。叱左右笑者。戒之可謂能豫塞禍源于未然者也。○大阪以兵食既足。大修守備。壘高丈餘。十步一樓。北帶淀河。柵于長柄神崎二嶋。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鴫野。今福以南至於鷺嶋。皆臨汙田爲壁。西據橫港連砦于川塲博勞淵葦嶋。穢多。道頓諸處。列艦于海口。南鑿空濠交錯。材木於濠內。以沮敵馳驅。眞田幸村以武自喜。恥受人約束。乃別築偃月城于玉造阜。開東西二門。募信濃遺民得百餘人。秀頼又附以伊木遠雄。北川宣勝等五千人守之。○十一日。家康以

勝重捕刺客　天使勞問　開圖議戰　池田利隆欲濟長柄城昌茂止之

數百騎發駿府。大阪發刺客入京師。欲圖狙擊。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二日。家康至京師。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常以三萬人皆會焉。是日秀忠作五軍。以發。步騎總二十萬。二十四日。　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兼勝廣橋等勞問家康。○蜂須賀家政既老。首迎謁家康于中泉。命赴江戶。是日謁秀忠于藤澤。秀忠慰勞遣之。○二十五日。家康召諸將開大阪圖議戰。令人召片桐且元。且元辭曰。臣圖無事。反啓大隙。今何顏得再謁。家康使本多正純邀之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更爲後圖。且元乃率族來謁。○家康命林信勝。僧崇傳等。開局謄抄秘籍。令曰。今日秘而不出者。廢爲故紙。於是四方遺書悉出焉。○十一月。藤堂高虎至大仙陵。薄田兼相。山口弘定。將掠平野。望高虎旆。駭走。大野道見。縱火天王寺。以攪東軍。高虎不動。終進陣住吉。○四日。大阪令堀氏弘。率兵三百。掠界浦。聞高虎在住吉不戰而走。乘朝霧過高虎軍前。渡邉了在前軍。聞甲馬聲。勒兵而出。則不及也。高虎以嫌。縱敵。深詰了。了怏怏。○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率其部下。至神崎川。忠繼。忠雄。自下流先涉。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馬塞。利隆欲濟。監軍城昌茂稱和泉守止之。其夜二弟復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嶋。利隆怒。命濟。昌茂復止之。利隆曰。我豈要必勝。二弟屢先我。我不可獨後也。遂騎而出。昌茂呼曰。不從我言。是廢君命也。利隆切齒而止。○十日。秀忠至伏水。其明詣二條議事。○眞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不日至天王寺。及

且元稱疾不出

今木源右衛門

薄田兼相飲於倡家

黥額曰秀頼

今福戰

渡邊内藏助尚

少輩詿誤我君自速亡滅耳秀頼召之使者三反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絶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二十六日且元與弟貞隆召徒授甲曰我豈畔嗣君當與姦豎决死耳先是且元執政有年恩威竝行上下倚頼於是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人且元又掌城門管鑰譏城内有無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貞隆攻且元貞隆答曰家兄誠懷携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人推刃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頼近臣今木某潛来説且元曰内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君擧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顰顣曰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反名矣因令部

以船兵自後薄之無相時飲於倡家其兵留守不支而走無相深愧其不及事○家康以諸將士無一人應秀頼者度其必悔二十一日令本多正純差人議和秀頼依違不肯已而住吉邏騎夜捕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検其懷得秀頼書書曰彼二魁深入我地子計中矣事成則加封如約家康覽書哂曰彼欲離間我謀何淺也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得其實乃斷其手足指黥額曰秀頼放還之城中又多發間使誥諸將營誘之諸將執以獻焉○二十六日上杉景勝攻鴫野佐竹義宣攻今福皆破其柵木村重成聞急單騎出拒義宣渡邊尚與七隊長出拒景勝秀頼自城樓望見之顧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即起從士取鎧及之京橋擐而馳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

我創不至死右府命厚矣

雖受日本之半不能奉命矣

事方殷代將則陣亂公老於兵者何爲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泛駉澤中放銃擊義宣義宣敗走今福重成基次亦收兵基次中丸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創不至死右府命厚矣聞者憎之已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初家康聞鴫野戰急令堀尾氏丹羽氏來代景勝景勝以搶手三百自環爲陣憑倚不動使者十餘輩來傳教旨皆不得入景勝厲聲曰吾在戰場雖有教命不能退一歩麾兵益進遂破城兵明日家康巡視諸營至上杉氏親慰勞之遂賜功状於其將杉原等杉原伏謝曰臣等何力之有焉先寡君家法猶存臣等奉以周旋焉耳退謂人曰吾從先君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乃兒戲耳何足載功状乎○菊池純曰動稱揚故君之美乃壯士之家法不獨誇詡其勇武猶後藤基次去黒田氏稱黒田氏之美可謂好家法也是日杉原常陸尚水干衣於鎧表衆指而異之曰彼越後宿將也是其軍禮乎杉原笑曰吾鎧太敝惡故尚此耳○秀忠令片桐且元屯備前嶋以其最近城屬以礮手發大熕多壞城壘城兵懼不復出○向井忠勝九鬼守隆等以水軍抵傳法海門奪敵哨船數十艘○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家康使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授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士爲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説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地世世毋絶幸村曰爲我謝前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弭兵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来也○家康屢使阿倍正之

阿部四郎五郎正之

巡視諸軍。正之年尚弱。而巡撫甚老。毎爻命輒稱旨。於是議築長圍而退。秀忠使本多正信詢形勝於正之。正之應答如響。指畫甚詳。秀忠稱善。遂使安藤重信從正之巡視其地。○諸將欲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洲。蘆葦叢生。銃卒屯之。東兵不得逼。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寡者又不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子也（出爲石川家成嗣）。欲以功贖父。乃請以手兵往。○二十八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大納言實條至陣中。慰勞家康父子焉。二十九日。忠總得舟二隻。以鎗爲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寨。遂

石川忠總抜博勞淵二寨

奪蘆洲。伐葦藉之。卒半立水中。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隻助之。抜北寨。又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抜南寨。進取土佐。阿波坐二寨。還效首虜。家康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池田忠繼

臨蜆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嶋二寨曰。旌旗不動。上無烟氣。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遂濟。頓福嶋。池田利隆在長柄。望福嶋塵。欲濟。城昌茂復止之。阿部正之在坐。叉復言當赴援之由。昌茂弗聽。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諸將逗留。諸將咎以昌茂弗聽。○家康召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

使林信勝讀孫武傳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也。因逐之。○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砦相踵陷没。川場天滿二寨脆薄不固。今夜必遁。是日城中會議曰。廣者難守。適以增敵氣耳。宜棄天滿川場諸寨。約之内城。遣後藤基次森勝永等燒諸壘寨。收兵。基次伏死士。誡曰。備前之軍。其將年少氣鋭。必來於此。汝輩突起取之。池田忠繼在福嶋。望烟。將馳。花房職之曰。後藤

花房未死乎

多謀。必有伏也。乃止。伏兵徒歸。基次曰。花房未死乎。○菊池純曰。昔者楚武王侵隨。鬪伯比欲羸師。驕少師。熊率且比止之曰。李梁在。何益。基次亦曰。花房未死乎。其量敵慮勝。如出一口。嗚呼隨侯有李梁。而鬪伯比不得逞其志。池田氏有職之。而基次之策卒不行。當是時。隨而死李梁。池田氏而黜職之。其一敗塗地。拯覆亡之不暇也。夫山有虎豹。樵蘇不敢入其林。國有智謀之士。敵國不敢侵其疆。虎狼惡獸。尚且可以守山林。國而闕智謀之士。其何以守之。

東南諸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至生玉。臨空濠而陣。城兵燒斷外城諸橋。獨存高麗淡路本街三橋。十二月朔。敵復出燔城外廬舍。石川忠總冒烟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燒。永井直勝小栗忠正請分兵援之。

登城何恃橋

家康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牌。竢令而進。勿妄鬪以損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爲介。遺書城中。使

議和。秀忠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抜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家康曰。未也。秀忠弗懌。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算。願少竢之。○真田幸村。與前田利光對壘。出銃手于城外林中。日鏖東兵。利光前鋒奧村永福。欲奪林以爲功。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永福至。不見一人。城

公等索狐兎乎

兵自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狐兎乎。永福忿。踰濠攀壁。則銃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明。關原之役失封。時在城中。守南壁。藤堂高虎與其叔父隱岐相識。高虎約書于矢。射壁上。招降

南條光明欲導高虎兵事覺見族

之。叔姪合謀。欲導高虎兵。期以四日黎明。事覺見族。而不更其幟。列銃以竢。○四日黎明。高虎践南條氏約。合兵傅壁。遇銃而衂。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兵亦進。薄偃月城。皆遇銃而敗。會

直孝晝睡揩目而出　横田甚右衛門

櫓上失火。人馬焦爛。故秀康麾子直正先登。建幟濠上。而城將真田幸村善拒。賀越兵多死傷。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城兵不損一人。家康望烟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秀忠請罰破令者。家康使謂之曰。破令者。亦不可得也。○井伊直孝。常在陣中。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睡耳。或詰直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揩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直孝答以實。聞者嘆服。○家康秀忠。屢巡視諸營。家康未嘗衷甲。被葵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兵望覩識之。叢銃兩注。衆爭請避之。家康不顧。按轡徐行。横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来。莫甚於川塲。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秀忠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堙樓。城兵狙發大熕。從者請去。不肯。水

兩帥天授　高築土山置樓其上之謂堙樓　良將不戰而勝

野勝成曰。元帥巡師。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徼倖扼衆。勿妄發銃。○六日。家康從陣茶臼山。秀忠從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接。令毛利秀就。福嶋正勝。以土豚壅淀川於長柄。大和川於鳥飼。數日而湟水多涸。城兵大驚。諸軍以土豚填隍。列竹牌。起堙樓。俯瞰城中。自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休戰。每夜發銃鼓噪者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城中震駭。又令諸軍射書城上曰。降者有賞。於是人人疑懼。○秀忠以圍已逼。復請凌城。齊登。家康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且損兵而得城。吾無取焉。十日。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秀頼召群臣謀之。衆議不決。後藤基次進曰。外無援者。而内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城。而城内糧仗。

約三事填周池徙大和以淺井氏為質

不足以支三年。不若媾和。以為後圖也。治長長益欲和。入説淺井氏曰。德川翁旦夕人也。明歳西吉東凶。斯翁即世。東方當一舉而定矣。而彼唱和議。是天祚我也。今且從彼言。以圖後舉。則策之上者。淺井氏以為然。終促秀頼決議。令人依本多正純。以成和。家康曰。右府誠自艾。則吾莫復介意。城内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池。曰徙大和。曰以淺井氏為質。必居一焉。十五日。秀頼使人報家康曰。撤壘填池。謹聽命矣。但客兵衆多。廩禄不給。願益以食邑。家康作色曰。客兵我仇也。釋之已多矣。奚勝養之乎。遂逐使者。及晡使者復至曰。願避城。徙封易攝河泉。以阿讃豫。家康曰。易以房及二總。淺井氏不欲東。議乃輟。○城將塙直次。長岡貞安。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一出戰。軍氣何得振。今備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曰。吾

塙直次等斫阿波營　公卿傳詔

亦欲之。夜戰利於寡。寡而分之。恐不能克。宜專襲其一軍。乃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將之。出斫阿波營。斬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政友。出迎之橋上而還。○十七日。　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雪于戎間。朕一人以憂焉。宜委事諸將。還於京師。以息焉。即欲和議。將詔秀頼成之。家康稽首曰。臣少慣軍旅。且閒職所分。況諸將擐甲萬衆暴露於外。臣不忍獨逸也。至於和議。不足以辱　天詔。使秀頼奉詔則可。若不奉詔。上損　皇威。下陷大逆。臣則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十八日。淺井氏與秀頼。俱巡視城内。見守兵頗壯鋭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

令常光氏入城勸和

目皆兵。旌旗際天。淺井氏色動。已而備前嶋軍發大熕。中閣第二層楹榱摧折。侍女震死。淺井氏大怖。勸秀頼成和。先是家康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而淀君妹也。是日。令常光氏入城勸和。徑工場而往。工人千百成群造諸攻具。飛橋轒轀。皆以千數。常光入城。見淺井氏具言之。淺井氏喜悲交集。即與秀頼拜命。初家康之出師也。以阿茶自隨。衆異之。於是僉信其和好完秀頼之素意也。○阿茶局。初名須和。武田信玄麾下。飯田久右衛門之女也。信玄與今川氏爲外戚。故飯田以女嫁其臣神尾孫兵衛。生一男。曰猪之助。家康之寓于駿州也。神尾夫妻。事之甚謹。及義元敗死于桶峽。神尾亦戰沒。阿茶挈子歸甲州。其後武田氏亡。家康鎮撫甲州。阿茶挟子伏於下途。家康感念舊義。召諸濱松使仕焉。阿茶性明敏。夙夜勤勞弗懈。家康悅。命掌後宮政。令賜號曰阿茶局。大稱旨。後家康致仕。老于駿州。阿茶從焉。慶長十九年。大阪兵起。家康率諸侯攻之。大阪天下名城。崇墉深濠。糧仗俱足。難猝拔。家康恐其損士衆。且哀豐臣氏絶祀。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三十九　五車樓梓

也。欲講和議。而秀頼尚少。生母淺井氏擅事。因數遣阿茶就淺井氏侍女大藏局說之。時方攻戰。矢丸飛注如雹。便以鐵製肩輿。駕而往反。阿茶有才辯。辭理明暢。犁然有當人心。淺井氏悅服。議遂成。寛永紀元。秀忠女滿位中宮。爲東福門院。秀忠命阿茶。行大禮。從輜輧入京。由是爵叙一位。禮成乃還。後以壽終。子猪之助有器識。給事左右。賜下總金近村三千石。改稱神尾五郎兵衛。後任刑部少輔。其子宮内。別賜采地三千石。○十九日。秀頼母子召諸將議。議未决。治長長益欲和。說秀頼甚力。秀頼曰。片桐且元爲我盡忠。以計無事。汝輩乃沮之。勸我舉事。今何與前言相反也。會常光氏率阿茶而至。慫慂淺井氏。數往復傳東旨。本多正純亦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乃率其長子治德而還。終約和。填周池。逐客兵。翌夜茶臼山下失火。延燒二十餘營。真田幸村建議曰。敵新和而懈。備宜掩

和成填周池逐客兵

板倉重昌監秀頼誓書

木村重成出涖誓

撃之。治長等不許。幸村深夜使人出覘。則報曰。二營燎炬燭天。嚴柝相答。幸村憮然曰。豐家之事乖矣。○二十二日。家康遣板倉重昌。秀忠遣阿部正次。入監秀頼誓書。秀頼問曰。兩公何可呈。重昌私對曰。呈太公。持書而歸。家康目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其所呈。如何。重昌告狀。家康喜曰。非汝不能辨也。秀頼遣木村重成。出涖誓焉。以郡良列爲之副。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馬。抵茶臼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臚幕中。引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之。使坐下。坐重成不顧而進。叙秀頼旨。然後退伏。家康曰。是常陸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年矣。往日鷸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已而誓書出。押血糢糊。重成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四十　五車樓梓

重成取血拜

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家康鍼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爲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還。○菊池純曰。木村重成。於是乎可謂不辱君命。使乎使乎。二十三日。東軍發卒十萬人。隳外城。填空濠。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瀬正成。掌之。諸侯爭助役。是日。嶋津家久。及二豐二筑將帥。受密命。未發者。於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家康使人勞而罷之。○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頼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家康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也。長湫捷後。聽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受委託。關原之役。棄勢壓大阪。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吾苟欲除之。豈竢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二十

隳外城填空濠

念太閤舊好

家康稱揚治長　命正純請其上衣　政宗獻梅花一枝　和親已成何用隍爲　使三歲小兒可得上下

四日。大野治長與織田長益倶往謁兩營〈茶臼山岡山〉。家康見治長而稱揚之曰、卿年少能爲秀頼擧事、何其壯哉。吾欲上野介事將軍猶卿也。上野介者本多正純也。因命正純請其上衣。遠近傳以爲榮。治長意氣益驕。〇其夜家康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爲神。蓋以大阪有要撃之謀也。二十五日秀忠下令曰、遠裔諸侯之師量留役卒、各罷就國。伊達政宗請曰、臣願留護行營、俟大駕既發而後罷焉。因獻梅花一枝。蓋追王仁頌、又以伯顏自況也。〈按元伯顏詩、馬首經從庾嶺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〇菊池純曰、仙臺藩祖以羣雄碩將之手、時畫思所謀、馬上青年之一絕、既已膾炙人口、而今又在鞍馬縱驟之間、從容自適、行此雅擧、俾橫槊賦詩之曹孟德屏息、一問伯顏何足況哉。〉〇林信勝等所校諸書謄爲三本。至是畢功。家康納其一於御府、置二于駿府江戸、朝野之秘書〈舊事記・古事記・文德實錄・三代實錄・續日本紀・江家次第・日次記・內裏式・山槐記・西宮記・明月記・菅家文粹等數十編。〉於是乎傳焉。〇二十七日役夫既隳外城、遂及內濠。城中大驚、皆咎治長。治長使人出詰監吏曰、初約塡周池、謂西南外濠也。今及於此何也。成瀬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成、何用隍爲。今欲存內湟、豈有意再擧乎。使者不能爭。〇是時秀忠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大御所命。已治長乃馳使京師、因板倉勝重請之。勝重曰、本多正純主此事。我所不與也。還詣正純。正純稱疾不出面。往復數四。東軍益興卒、晨夜督責、以至明春。塹壘皆夷、獨存牙城一隍而已。〇初吏請家康曰、夷濠淺深何如。家康哂而對曰、使三歲小兒可得上下耳。〇池田利隆非德川氏出也。其次長柄逗遛後二弟、蓋

番氏明號哭明利隆無他　釐正朝儀著爲永制　封伊達秀宗以宇和嶋十萬石

爲監軍所止也。人或以爲觀望。京師因流言曰、且元之阨於尼崎、而城中不救、皆係利隆觀望。長柄逗遛可以證也。家康怒、命按治其罪。利隆驚惶、使其老番氏明陳謝之。家康引見詰責之。氏明俯伏對曰、尼崎要地、而片桐老將也。且向背未可知。是以及之。豈有異心哉。家康弗聽、辭色倶厲、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繼。乃起將入。氏明投佩刀趨進、牽裾號哭爭之、以明利隆無他。家康爲霽威。氏明頓首而出。家康目送曰、渠父大膳、故宰相輝政園人也。長湫之役、輝政見父兄沒、欲戰死。大膳扣馬遏之。輝政怒、以鐙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宗祀。後又累功爲老臣。氏明今復如此。名父之家必有肖子。池田氏何佳士之衆哉。〈〇中井積善曰、偉矣番氏。批逆鱗而白大疑、誠無人置其國於山嶽之安。其功愈乎搴旗斬將、陷堅挫鋭者萬萬矣。舊志多以番爲伴。蓋伴爲著姓、而藩中別有伴氏、邦音亦同、故混之耳。且舊志畫軼其名、或以父子爲一人。皆誤矣。予與藩中一士人游、詳其實者如此。故錄之以訂舊志之訛焉。〉〇二十八日家康入朝。天皇慰勞甚至。〇家康奏曰、朝廷典儀廢弛日久。請按舊籍以補闕漏。於是釐正白馬踏歌節會及准后親王爵様、著爲永制。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阪。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嫡、立少子忠宗爲嗣。是役也秀宗從軍。家康憫之、封以富田氏舊邑宇和嶋〈伊豫〉十萬石。後秀宗請頒其邑、封次子宗純于吉田。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終

國史略二編卷之五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元和元年

元和元年乙卯。春正月三日。家康發京師。次岡崎。以聽大阪動息。大阪湟塹皆深廣。汲土不給。秀忠乃命正純等。毀西城樓櫓。以塡之。於是鳩功。九日秀忠入京師。盡罷諸侯。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大阪有再擧之謀。○初德川氏士。有

小幡勘兵衛佯應治房

小幡景憲者。得罪出亡。仕前田氏。王造之戰。先衆奮鬪。大野治房望見奇之。及和議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咨以再擧之計。景憲應答如響。治長亦信之。托以心膂。約期遣歸。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啓之秀忠。秀忠與家

大阪益召募客兵

康議。爲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阪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来。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鄕。則恐費力也。汝弱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信景憲之說也。

景憲笑語自如

或說治房曰。景憲諜賊也。請驗問之。治房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一奴入。治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来見。於是大阪事情畢露。而秀頼未知之。○二

家康還駿府。秀忠還江戸

十八日。秀忠發京師。二月十四日。家康還駿府。秀忠還江戸。○織田侍從長益。遁京師。及卒。遺命分其封予其子長政。尚長各萬石。○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家康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復攝焉。今以庶孼。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家康嘉嘆而不許。乃賜彦根十五萬石。別賜安中三萬石於直勝。以自養。○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强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二人。父直政密召見。以常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爲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於是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

直孝坐執政正信之上

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爲天下慶之也。○大阪異圖日急。秀頼潛傳檄募兵曰。大阪金城也。去歲之役。彼擧天下兵攻我。而不能取。是世所共知也。今欲再擧。以圖恢復。有志之士。宜来而輔我之不逮也。於是四方士復稍聚。○三月。秀頼使青木一重。及女監

大阪使青木一重請賑貸于駿府

大藏尼正榮。如駿府。且請曰。兵荒後。邑里凋殘。無以祿群下。請賑貸之。時德川義直將娶淺野氏。家康曰。尾州婚期在近。東國女子不嫺禮節。汝等幸往相之。婚畢。則吾自西上。以計賑給之事。乃遣之尾張。○大阪召募遠近。得十五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分軍爲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隸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眞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隸之。○於是警報連至江戸。曰。募兵聚大阪者。十四五萬。兵勢什倍前役。家康笑曰。多多益可敗。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

京師相驚曰大阪兵来

虎。率兵往護京師。○是月。京師相驚曰。大阪兵来。負擔四走。或入闕門。及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爲兵備。勝重曰。置諸。乃便服

勝重便服巡行

治房入大和燔法隆寺

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西上諸將亦至。井伊直孝陣東寺。藤堂高虎陣淀。以護京師。訛言竟止。○中井積善曰。板氏豈非古所謂豪傑之士乎。哉。凡京尹之職。甚要且劇。天下莫尚焉。且也。獨斷專任。無同僚可咨諏。無上司可稟受。當時又未有理官分其勞。況於慶長初年。禍亂屢定。人心危疑之際乎。又況於慶元宿天之變。近在咫尺之地乎。自非板氏絕群之才。孰能當之。世傳。元和中。勝重齒高。上狀乞骸骨。官難其代。優命弗允。乃親往問訪。東照公召見慰勞。曰。京尹重職。孤未得其人。卿其舉所知以自代。對曰。臣在上國日久矣。烏能鑒別關中人士。然必以臣所知乎。臣忍蔑踰賤息重宗。東照公大悅。即命周防守重宗代之。果稱職。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鬼神。大板尚寬簡。小板務精敏。蓋皆因時制宜也。爾後居此職者。往往極一時之選。或至於自執政出領之。而輿論必以二板為稱首。偉矣夫。今日至治職員列置。事不足半古人。而任歸閥閱。用為當路之階梯。則選亦寢衰矣。○夏四月三日。大野治房率兵入大和。燔法隆寺。侵掠郡山。城將筒井定慶棄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郡山不守。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恥也。疾馳赴之。治房不戰而退。勝成追躡至法隆

兵多則食乏固其當

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

寺。事成定慶及弟慶之。恐罪自殺。筒井氏亡。○九日。家康至尾張。召大阪使者曰。吾聞右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將觀兵京畿。以問其罪。因留使者。不遣。使常光氏於大阪諭之曰。弭兵徙大和。七年。則吾修大阪如故。還予之淺井氏。欲許之。秀頼作色曰。弓馬之事。非婦女子所議也。秀忠以家康至尾張之日。發江戶。少將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請而從。家康居尾張三日。成義直婚。又三日。發尾張。大阪諸將聞東師出。會議方略。數日未決。真田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京師。挾　天子以令天下而已。七隊將士乃說曰。先奪伏水城。大兵拒菟津。斷湖橋。連營滋賀辛崎。以壯軍聲。則東師勢可沮也。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基次皆贊之。秀頼

秀頼不聽命

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

弗聽。七隊長更請曰。城濠廢。誠不可比前役。此地三面帶水。而南接平野。東軍之來。必自南矣。臣等率精兵。直衝中堅。其勝敗大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于外城舊趾。穿塹二尺。以為固。十八日。家康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頼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索畿內應大阪募者。收其妻子。降者宥之。二十一日。秀忠至伏水。明日來謁二條城。家康欲以二十八日出師。秀忠以兵未全集。請少俟之。家康曰。此役當決於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先往。汝合大衆繼之。秀忠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何。家康曰。吾老矣。不復可遭事。必先衆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君在伏水。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家康乃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

子言如出我口也

大野道見焚略界浦

略。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衄之餘。無復守志。家康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鄉。○家康令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南海兵。自和泉進。少將忠輝自大和口先進。仙臺及大和。伊勢。美濃諸軍隷之。上杉景勝次男山護京師。二十三日。大野道見略近邑。縱火界浦。奪東軍據資。會東將九鬼守隆。向井忠隆等至。道見急收兵却。二十四日。先鋒藤堂高虎自淀。井伊直孝自伏水。榊原康勝。本多忠朝自竹田皆入河內。敵以支兵守沙堂。高虎夜掩取之。○水野日向守勝成為大和口先鋒。家康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毋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為策

毋作一條槍故態　樫井戰　塙圍右衛門戰死　直次爲僧改名鐵牛　君駕大龍我鐵牛

應期其全勝愼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淺野長晟以兵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使起其後長晟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亀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樫井蔽林塞蹊而陣長晟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助左衛門射斃直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平長晟復進○初直次仕加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爲銃隊將食祿千石關原之役嘉明怒其違軍令罵曰如汝終身不可爲將帥者直次深啣之遂棄祿亡命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投妙心寺爲僧師大龍和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屩猶不脫一劍化飯京中京人莫弗憐而敬焉嘗與大龍赴一商家齋請鐵牛後至和尚怒責之曰與師會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到且休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投麈尾感歎○德川賴宣生母曰阿萬其在駿河嘗聞塙直次驍勇之士落托流寓不能自活憫之每歲贈其脂粉之資五百金之半給之常語人曰凡將帥所寶重者不在名刀而在於名士故妾今欲獲名士以遺于郎君此妾所以須粧資以養直次也直次有子度爲僧曰雲居德望高乎一時直次死於大阪之役雲居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任赴奧州蓋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過濃州青野原有草賊七人來劫欲奪囊中物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纏得御公等窮幸矣舉囊付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而來欲并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拋錫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吾方外之人然無衣何以就途奪衣不若奪命也死等耳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合掌不動賊惻然感悟相告語曰吾曹行劫有年矣未見舉止整暇如此是必高德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削髮爲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貪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松嶋瑞岩寺後皆修業各爲一菴住僧○五月朔秀賴具旗鼓親按視南郊上茶臼山指揮三軍所嚮士

治長抑沮諸將　重成贈刀爲訣　野戰勝敗以衆寡決　使西強東弱則歸東矣　令諸軍持三日糧

氣頗奮然治長矜持太甚以淺井氏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長益父子出奔京師治長益專治長一夜過櫻門前有人刺之不中走治長卒追殺之且日檢戸治房部卒也城中莫不相猜防家康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應城中召募創病歸鄉重成遺書及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爲家康之有可知矣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一所聊賴且因循在此特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刀僕所常佩服經數十戰未嘗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諸將皆以治長之故怏怏不樂皆如重成意○大阪諸隊長執前議欲迎東軍于南郊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今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既挫後軍必退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軍於曠野臣所不知也從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薄田兼相渡邉尚繼之家康秀忠使人誘基次曰苟啓東兵則封以播磨基次拜謝曰今東西決戰使西強東弱則歸東矣今東強西弱去弱就強臣之所耻也雖然東肯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速死城亦速陷所以報也○五日家康發京師令諸軍持三日糧親命厨人以白粲五升紅魚腊一頭酒漿鹽豉一櫃自從駕肩輿而行舍星田河内秀忠發伏水舍角南河内○菊池純曰古今名將用兵胸有勝算一定而弗可易東照公圍大阪其勒誅殄滅之期預知不出三日故令持三日糧豊太閤圍小田原其盤根錯節之深預知非數十月則不易拔故運二十萬石粟以峙之其區畫軍事分毫不差自匪胸有成算一定弗可易

越中果先發来　既從軍不祥其分　基次夜發失道

甚。安能如此哉。細川忠興以輕舸抵務古津。遂率數十騎馳至星田。請曰。去歲之役。留備薩摩。今願得充行間。家康嘉奬曰。越中果先發来。以其兵寡。使列本多正信隊。水野勝成分其部下為二隊。以堀直寄松倉重正。為左右隊將。分日迭進。是日重正不告而進。直寄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為不祥也。直寄曰。吾既從軍。不祥固其分也。且守屋以敗而死。安知不我以勝而生。祥之與不祥。我且嘗試之。遂麾衆而馳。直至國分嶺。重正後至。嘆曰。丹州偉略。不可及也。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猶陣南都。逗撓不進。蓋為嬖人花井某所誤也。○大阪軍議屢變。是日聞東軍大至。乃議戰。後藤基次宣言曰。敵已迫。遂勒兵夜發。失道至古市。河内

事如我意

軍士恟懼。基次曰。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且薄田兼相渡邊尚。聞之皆往焉。治長等議曰。勢至此。不可無應援。乃遣木村重成軍推江。真田幸村明石守重軍道明寺。長曾我部盛親軍矢尾。推江以下。皆河内地。亦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東軍前鋒。○水野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来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竢。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赴中軍。取節度。家康曰。事如我意。○六日昧爽。與秀忠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横。重正又之。兼相尚来救。基次連戰未決。陸奥美濃伊勢諸軍。夾擊基次。基次盡亾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訣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伊達氏銃手荻又市射基次。

後藤基次走小倉　黒田長政為人豪強

殪之。從者扶而退。還至柏原。河内死。○初基次仕黒田長政。基次長子隱岐。得罪奔攝津。基次屢乞哀。不釋。基次恨之。次子又市。善擊鼓。會祇園祠張散樂。長政命又市擊鼓。又市愧與優人伍。謀之基次。基次大恚曰。隱岐不得赦。今又辱汝。如此。事可知矣。乃挈家走小倉。仕細川氏。長政大怒。遣使細川忠興。逐基次。忠興不肯。將用兵。家康聞之。制止兩家。命忠興逐基次。忠興不得已。出基次。以兵護送。臨別謂基次曰。吾憾愈深。必將有事。願策安出。基次對曰。微君言。臣固將獻愚計。今以君之衆。與黒田氏抗。君必敗。何者。君之國小。而彼之國大也。然擒黒田公亦太易耳。若果與彼戰。君宜擇銃手五十人。横擊其前隊。黒田公為人豪強。每戰先衆而進。掩而擊之。擒之必矣。既別。忠興歎曰。渠本

基次不忘揚故君之美　後藤隱岐捕二賊於庫中

不屑黒田氏而去。而仍不忘揚故君之美也。先是。後藤隱岐奔攝津。匿木津。一日從一小奴入市。會有二賊殺人。走入酒庫中。閉戶自拒。吏不敢入。隱岐謂吏曰。欲生捕之耶。吏曰。殺之。隱岐蹴戶跳入。斬一人。捕一人。出附之吏而去。路遇片桐且元。且元嗟嘆。問其名。不應。使人蹤之。贈米酒。受酒還米。明日。且元自来固問其名。隱岐乃告之。且元予金二百兩。徙堺浦。及大阪軍起。從父在城中。終死難。家康嘉基次忠節。特宥其子孫。次子又市。後仕細川氏。○岡田僑曰。余嘗按舊記。長政嘗問其臣曰。當今可代我而將者誰也。菅正利對曰。後藤基次其人也。長政默然。則知長政之不懌基次久矣。孝高將死。謂長政曰。汝有勝於我者。亦有不如我者。陷堅摧鋭。我不如汝。任用才能得士卒歡心。汝不如我。嗚呼。基次所以見遇於孝高。不見遇於長政者。其以此歟。要之基次任俠抗直人也。其倨傲不羈。不守禮節。或有之。臨危苟免。靦顏慕祿。則斷無之也。方黒田細川二氏生隙時。若使黒田氏弱而細川氏強。基次必不去此就彼。亦

薄田兼相戰没

猶大阪之役矢不負西之弱而應東之強隱岐嘗受豐臣氏恩及事起與父倶殉難可謂不愧爲甚次之子矣。〇薄田兼相耻前役之敗、力戰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鏦而斃之。本多松平丹羽氏、縱左右翼大破、治長兵獲井上利定大谷吉胤。幸村聞急馳至。尚使人迎而告之曰、吾戮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橫邀陸奧軍。奧多善馬長騎戰壯士八百、馬上發銃來炮

譽田林戰

馳突、所向無不摧破。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擁林布陣、令其兵曰、皆脫冑委槍坐、以竢我指麾。陸奧軍稍近、幸村令曰、冑。又相去數十步、又令曰、執槍。又復令曰、銃發勿動。唯吾旌

幸村大破陸奧軍

是視。片倉景綱發銃而馳突。銃烟方消、槍入馬腹。幸村大呼曰、皆起。奧軍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戰、而退。景綱追躡、以中軍不繼乃止。水野勝成馳使促伊達政宗曰、公自進中

軍、以備幸村橫擊、則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丸盡辭。勝成怒强之。使者三反、政宗親往固辭。政宗以少將忠輝爲女婿、懼其逗撓獲罪、遣使者促之。忠輝逡巡戰罷、始達國分。一柳直盛亦在越後部下、請追躡償功、皆弗聽。〇河內口先鋒藤堂高虎、自千塚（河內）南赴道明寺。其二族將高刑（藤堂仁右衛門）良勝（藤堂新七郎）先進、渡邊了自爲斥候、還報曰、此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盛親上矢尾堤、望

矢尾堤戰

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令曰、不竢吾令敢起者斬。高刑等以爲走也、亂次上堤。則盛親大呼起兵、鋒甚銳。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遂斬高刑良勝。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使促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〇井伊直孝與木村重成戰于

若江堤戰

若江堤、前軍挫衄。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〇井伊氏將長坂

菴原助右衛門

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

勿亟用槍

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冒進不利。敵爭鏖之。菴原乃麾而進。（〇菊池純曰、長坂與菴原皆老乎兵、熟乎戰者。故雖其片言隻辭、皆其平素所閱歷、固與後世兵家者流以舌擊敵者、自有天淵之別。）〇山口重政失封家居、欲以功自償、乃與其子重信弘隆變服間行、私隸井伊氏軍。於是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殪二人、進與重成鬪而死。重成兵死傷略盡、乃據隴而息。直孝麾下繼進、菴原某刺殪重成。安藤某取

冑纓無餘頭髮有香

其首（重成年二十三）獻之家康。家康檢之、冑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家康嘆惜曰、是預決死也。直孝乘勝逐北、斬首數百。重政因得復舊封。井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橫追之。渡邊了縱

騎衆之。盛親敗走、斬獲不算。進抵平野川。橋上有錦袍將、按轡橫槊。藤堂氏士礒行尚進問姓名、不答、舉槍接戰不決、捨兵相搏、幾見獲。會其屬來佐、乃馘之。褫衣甲以檢、不可知而止。後以

盛次不名而死

其佩刀驗之、知其爲增田盛次。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在謫所、不名而死。盛親敗還。盛親之出也、步騎五千。及還、僅餘數騎。三處

三處道明寺若江矢尾也

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渡邊了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曰、合兵尾擊、道明寺敵可殲也。高虎罵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嘵嘵。乃爾歸師勿遏、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了迎而言曰、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鏖之、則大阪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

我有怯夫多丧我良
掃部君有褒詞
我輩不徒勞
明日吾有尺前無寸郤

聽何監使然之徃說高虎高虎不答既而歸師果至了邀擊走
之以日已暮高虎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
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丧我良是爲憾耳直孝曰僕自
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觀斯人亦死
否高虎嘿然了免冑進曰所謂席幟即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掃
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也由是臣主益不相善及事平了致
仕隠近江坂本削髮號誰菴○榊原康勝與松平康重小笠原
秀政等至菅江河内與敵將木村宗明遇宗明死戰康勝患瘍膿
流至鐙氣不爲撓奮戰破之與小笠原秀政等進赴若江監軍
藤田信吉扼之曰敵諳地理恐有伏乃止秀政亦恨爲監軍所
誤出雲守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徃見之曰明日吾有尺

惰夫晏起不逮事
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

前無寸郤忠朝曰子言先獲我心吾亦矢不聞收螺矣○菊池純曰大阪之役爲監軍誤軍機者前有城昌茂以致池田氏逗撓今又有藤田信吉以沮小笠原氏戰期遂至令虎臣餒於狗鼠何其監軍誤人之一至於此乎其廢放而罷黜之固其宜也斬徇之軍中亦誰有議之者○初忠朝在大阪病
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家康曰乃父爲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
肖焉忠朝慙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少將忠直尚弱其老本
多成重等相之陣四條畷河内在井伊氏後持重不逮事日已暮
家康次千塚秀忠次道明寺忠輝忠直皆以逗留失旨本多成
重以忠直命來禀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家康罵曰惰夫晏
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成重等皆惴恐還報曰君努力忠直乃徇
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城中議戰僉
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

部署諸將
前田利光爲右先鋒
以忠直爲左先鋒

可以決雌雄也幸村曰善乃啓秀頼曰明石掃部屯船場而敵
兵未迫也明日臣請與諸將軍茶臼山以誘南面敵掃部從今
宮林徑出敵背舉烟爲號與臣腹背夾擊之而主公以中軍繼
之或可以僥倖矣秀頼從之○七日黎明家康部署諸將前田
利光爲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片桐石川蒔田等
在其右少將忠直爲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
郷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秀忠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
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内藤清次以大
番頭並在其前家康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板倉重昌等衛之井
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處分既定遣偵騎
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天未明使人出爲斥候候者東南望

見聚落如常所無者皆軍隊
紵衣黄襦説文襦短衣也

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爲暁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
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真田幸村與渡邊尚大谷吉之等
出陣茶臼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天王寺南郡良列執祠號牙
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
岡山津川左近執金瓢馬表在其後而秀頼親將繼之鎧仗旌
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鋭而出秀忠候騎来白於左軍曰大兵出
矣請速進旆家康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大兵乎及
住吉乃舍輿穿韈左右進鎧斥之曰誅奴輩何以鎧爲紵衣黄
襦而上馬其騎與前軍輜重相亂不可禁顧命横田尹松尹松
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闢而行義直頼宣在後軍家康使人傳令
曰速進兵戰將作也已而右軍傳呼將軍至矣長政嘉明出謁

正信執蒂衣持翁拂蠅

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

道傍。秀忠甲而不冑、單騎從二十餘卒、巡師。見二人立馬揖之。二人進執其銜曰、敵復大出、是自貽死也。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秀忠頷而過。本多正信從馬。冑而不甲、坐笋輿、抒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目送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曰、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菊池純曰、昔者劉文叔破尋邑大兵於昆陽、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予今見台德公重於常而輕於變、亦劉秀之類。非此不獨德川氏之癖、古今英雄率皆有此佳癖矣。其唯有此佳癖、而後可以強三軍人意也。○家康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秀頼親出、頗有鬪志。乃命質子大野治德作書贈其父治長。治長時巡軍至茶臼山。幸村謂之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治長諾、而反城、則秀頼已在櫻門。擐緋甲、穿錦袍。千槍十旗、左右成列。

治德贈書治長治長危懼

幸村訣其子幸昌

入閻羅廳

鞍于馬。以族幸村之報、將士踴躍。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下然內應者。欲族右府、出擧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頼而又往。欲與幸村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勝永等以銃手相挑。幸村止之、登阜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因召其子幸昌大助曰、吾族多在東。治長其疑我乎。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吾無貳心。幸昌時年十六。請止倶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盍殉右府乎。幸昌攬涕而去。東兵益逼、而中軍卒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瞭矣。是我死日已。乃使森勝永當忠朝、自麾兵擊越師。越師殊死戰。軍吏報之中軍。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飱立而食之。食畢而冑、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直前。軍鬨而從之。○菊池純曰、越前少將必壯氣銳激於情。夫晏起之言、期以必死。己曰入閻羅

幸村戰死

廳。又曰不墮餓鬼道。殺氣勃勃、使人發易水壯士之慨。而此則不足破真田氏堅陣而奏首功也。匪此則不克植識城下之盟矣。第一先登也。抑是役雖由兩將軍英略、與諸將剛戰鬪之勞、且勤。以獲無前大捷、然亦賴越師陥摧之功、有不容掩者也。而賞弗酧功、快快不樂、卒以謫死、豈不可大哀哉。忠直弟忠昌、躬自健闘、斬二人。本多成重與吉田（修理）荻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馳騁督衆、手自刺擊者數、疲乱憩樹下。西尾久作進擊殪之。（幸村年四十六）餘衆敗績。忠直逐北至安井。斬首三千六百級。○菊池純曰、人皆稱真田幸村用兵神出鬼沒、屢行奇計、有古彿楠公者。予以謂不獨用兵一事、其出處事行亦髣髴楠氏。楠公有正行、能紹父之志。幸村有幸昌、能守其訓戒。其櫻井驛與茶臼山、父子飲泣攬涕訣別、彼則壓十一、此則甫十六。楠氏之與真田氏、忠臣孝子、悉聚一門。一則與南朝終始、一則與豊臣氏偕亡。奚其二氏相似類之甚哉。夫真田氏而一日存焉、大阪命脈亦可以延一日也。猶楠氏而不亡、則南朝正統可以維持一隅也。所令其幾與後藤薄田諸客將相比肩、弗能大展其力。猶楠公與名和結城輩同帑而不甚顯。其恢復之無成、奚足怪哉。嚮使大阪悉用幸村之策、速入京師、挾補天子、號令諸侯、令七隊將士先據伏水城、拒菟津、斷淵橋、連營滋賀辛崎、以壯軍聲、則大事或可

御宿勘兵衛後越前守

何地非死所

忠朝戰死

集也。惜哉其所畫策者、相牴牾不行。擧父子之肝腦、悉膏諸鋒鏑、與豊臣氏倶傷。皆亡、可勝慨哉。吾嘗數游攝播諸州、徑過所謂櫻井驛、詠懷楠公訣子古蹟、既而又登茶臼山、探討幸村戰沒舊趾、悉爲荒烟野草、廢墟斷碣之地。問之父老、莫知其詳者。過而覽者未嘗不爲之躊躇而悽愴也。抑楠氏父子殞命勤王、甚宜原野者、獲明主碩儒手筆、大書豊碑、留之不朽、廟食百世。獨幸村彷彿楠氏者、絶無一人薦蘋藻弔英靈者、徒爲芻牧場、豈非以亡國之敗將、吠堯之桀狗邪。後之弔古士、誰其奮筆發揮幽光於無窮者。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阪。先戰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快馬、以戰死。忠直壯之、擇駿予之。於是政友騎至幸村營、則戰已酣矣。曰、何地非死所。躍馬冒陣而死。本多忠朝與森勝永戰。忠朝見其軍卻、乘愛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盍反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共圍進。鐵擲、乃左奮撾、右揮刀、又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

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尸上扞敵而死。小笠原秀政擊竹田永應于天王寺東門。走之。躬自力戰。終死之。長子忠修死於攢槍下。少子忠真被創欲死。其臣澁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菊池純曰。秀政嘗見忠朝矢曰。明日有尺前無寸卻。忠朝亦曰。吾不聞收螺矣。至此皆履息壤之言。可謂壯士矣。後忠真累封于小倉十五萬石。忠修子長次封中津豐前八萬石。明石守重以驍騎三百自川塲赴約。途遇水野勝成。奮戰而死。○東軍右先鋒前田利光與大野治房戰岡山。不克。東軍頗沮。城兵乘勢而進。藤堂高虎井伊直孝来救。短兵接戰。僵尸相枕。治房敗走。纔脫入城。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拏。幾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暑遠来。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傚之。斬獲無算。會有

澁多見蹵殿　安積覺兵衛　面白者敵兵

逆兵犯秀忠麾下。秀忠命左右斬之。家康麾下亦相驚擾。家康騎而巡軍。軍乃定。○石川重之在家康麾下。潛出戰于王造門。獲甲首而還。及事平。重之獨以其違令也。賞不及焉。重之自號丈山。參河人。父曰信定。其先出於源義家第五子石川義時。義時後十五世曰信貞。信貞生信治。爲德川氏臣。信治子曰正信。從家康死長湫之役。其子信定生三子。長爲重之。重之少時豪放不羈。父信定奇之。語人曰。之兒後當爲天下所著稱。否則爲惡漢耳。重之年十六遭父喪。家康召爲麾下士。後列近臣。重之恪勤弗懈。家康愛之。常侍其左右。慶長十二年冬。從在駿府。適府城火。延及後閨。時賴房幼在襁褓。乳母抱之逃。躊躇駕架側。重之聞悲泣之聲。趨出自抱賴房。攜乳母。灌衣被之。因得免。家

石川重之號丈山　重之少時豪放不羈

康聞之大悅。後賴房封于水戶。德重之。欲召用之。重之夙有退隱之志。固辭弗就。大阪夏役。重之從至京師。病疫。家康憫之。命侍醫治之。未驗。適其母自江戶遺書曰。汝家世蒙國恩。若是從無功。何面目再見母。重之疾方篤。使人讀其書。聽之。流涕無言。五月五日。家康發二條城。重之聞之。力疾輿從焉。家康過東寺。望見怪之。使人就覩之。則重之也。家康驚曰。聞彼病殆死。何以至此也。是夜家康舍星田。召重之慰勞。謂左右曰。彼得武門冥助矣。因語重之父祖戰功。明日至大阪。初重之之在駿河。與清見寺僧說心友善。及赴大阪。謂說心曰。師若聞是役親兵中有獲首級者。則其一人必吾也。果如其言。軍平。重之棄官。隱京師。以文籍自娛。與林信勝菅玄同等結交。重之素信禪教。信勝勸

重之母遺書　彼得武門冥助　重之棄官隱京師

重之見藤原肅。重之見肅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專修洙泗之道。所司代板倉重宗重其爲人。厚遇之。重宗薦之淺野長晟。長晟重之以母老。應其招如安藝。長晟遇之以賓禮。居數歲。母以病卒。服闋。乃辭去。築堂叡山麓一乘寺村居焉。嘗選漢晉至唐宋善詩者三十六人。令畫工狩野守信寫其像。自錄各人詩一首。并以揭楣間。號曰詩僊堂。蓋倣三十六歌仙云。　後水尾天皇屢徵之。辭以倭歌以陳其志。　天皇益高其操。曰恬退如此。朕豈可奪乎。從是不復徵。　後光明天皇聞重之善隸書。詔索之。賜以酒魚。一時盛推其風韻。後以壽終。重之不置妻妾。又無嗣子。而緇徒相承守其舊居。歲時祭薦。至今不廢。又藏其遺物。其竹如意木崑崙明陳眉公古琴等。尤其所愛重云。○菊池純曰。古今隱逸之士。特

詩仙堂　陳眉公古琴

立獨行不事王公高尚其事者世不乏其人西漢時有商山四皓雖以寛仁之高帝不克屈致之於左右也東漢時有嚴子陵雖以才明之光武至令客星犯御坐也其他陶潛林逋隱將之徒前後輩出各以高風清節自尚擧世嘖嘖推以爲一代高士其黙補風教翼賛王化豈可謂鮮小哉雖然其人皆山澤之癯儒未嘗一臨矢石戎陣間故其所誇詡者臣如足於帝腹則不屈腰於郷里小兒耳抑其臨戎馬間其搴旗斬將之功我不知其何如也獨丈山氏當攻城鏖戰矢石雨注之時單身直入揮槍健闘斬獲殺傷以奏膚功非勇冠於三軍者安能得如斯哉既而棄功名難居而富貴不容負勇退高踏潛跡山林寄身桑麻以文墨自娯泥塗視軒冕蟬川一詠以陳其志自非高風清節之士安能得至於斯哉求諸漢唐以下不多見其可爲以陶彭澤之韵兼樊舞陽之勇者我故於丈山氏帯行三致思以有感德川氏養士有素云

○時日已過午家康使人入城議和曰徙封大和弭兵淺井氏乃使秀頼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大潰諸軍追亡薄城斬首一萬五千級家康追上茶臼山秀忠進上岡山途見一騎軍向丘而馳家康謂左右曰彼騎主客何如左右無以答植村家政進曰臣請往候之行已遠其族主膳望見遽啓曰非敵也曰女何以知之對曰家政將馳耳語於臣曰果敵與族我還報而備之晩矣我當直前死之子視我馬首卜之今家政行已遠臣是以知其非敵也家康嘉嘆曰出羽可謂壯而慧矣秀頼在櫻門據胡床迎見治長守久幸昌亦至叙幸村遺命語未畢潰兵大至秀頼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塡路不可出戰請嬰城固守力窮而死爲未晩也秀頼從之乃入坐于千席院○火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有爲内應者梵大野治長第忠直遂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幟城上是爲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大阪庖人大隅某謀反縱火于庖延及殿宇城兵大

諸軍驚擾曰城中有變

出羽可謂壯而慧也

千席院

忠直先登第一

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擎馬表牙旗至千席院跪諧首而言曰臣等當死於城外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上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苟有目者無不覩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將貽羞萬世矣故謹奉還耳良列因脱其母衣置之牀上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剖腹死其子兵藏又死隊將眞野宗信中嶋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内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刃妻子而出遇加賀兵突入乃健闘而死水野勝成繼忠直而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烟焰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頼奉淺井氏將自殺于天主閣守久止之乃避火于觀月樓淺井氏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烟焰隨至治長徙之園莊倉中與守久勝永共護之兵士皆散從者唯親臣諸姬三十餘人而已初樓上避火也淺井氏滕夫人德川氏袂而坐治長因侍女啓曰事已逼矣請使君夫人出城幸爲君子母地淺井氏乃從之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窘歩亂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覩之進當其前避人而出呼東將板崎成正護送之治長又遣其宰米村某權右衛門日本外史米村作木村今從逸史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即如茶臼山啓家康家康喜曰孫女親來乎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又至岡山啓之秀忠叱曰不須多言盍與乃夫俱死○中井積善曰夫人氏之出諸志多謂臨難苟免失節之大者然其所記載又各不同蓋據沛中一時所睹聞宜矣其致紛紜乎唯有丈山叟據米權右所見說之實以辨世之妄傳鑿鑿乎可徵矣故余求而錄之或曰父老謂有之曰自夫人氏之合意也諸子絶不用見淀君亦不以婦視之乃名婚而實幽矣果爾則其係逃難亦不足深罪焉剡不然乎曰薄乎云爾夫婚之名公也幽之實私也公可以揜

郡良列津川左近奉還表旗自殺

秀頼避火于觀月樓

盍與乃夫俱死

（私焉得廢公哉。抑茶丘之命也。慈矣。岡山之語也。正矣。皆大人之言也。）○家康據胡床望見火起

吾復捷矣

左右有更闕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秀忠来賀。家康曰。勝算如意。其亟還本營。以戒不虞。忠直来見。乃執其手曰。可謂廼公孫也。忠輝見焉。不顧。左右白之。顧叱曰。怯性遲緩。何顏欲相見乎。義直賴宣在後軍。見諸軍輜重陸續屬途。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舉。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使兒在後軍。使不

吾復有十四歲乎

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厲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家康曰。女此言足以當首功也。諸將爭

小出三尹俛首曰臣不忍視

赴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賴故傅秀正子也。時侍家康側。家康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三尹一瞥俛首曰。臣不忍視。衆爲危

之。家康徐曰。卿豐臣氏舊故。非他人可比。宜乎有斯言也。豐臣氏舊臣在坐者。僉有愧色。○秀賴遂入糒倉中。益發使乞命。而

秀賴入糒倉中

日已暮。秀忠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糒倉以竢命。是日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大阪烟。乃馳濟神崎。要撃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忠知發高槻。與仙石宗也戰于備前嶋。破之。毛利秀元及加藤明成（嘉明子。稱式部少輔。）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榮壽自森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不逮事者。以戰速。失亦無後期之責也。○八日。家康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直澄。命

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

治長卜倉中名簿。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淺井氏以粟萬石。其佗年少暫御。及諸姬侍從。皆舍弗問。治長入告。出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但城池燒殘。膏血塗地。而萬兵注目焉。願得二

軍中唯一輿

肩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曰。軍中唯一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旨雖仁恕。是貽禍根也。不如除之。乃發

速水守久一作時之

銃倉中者二。以示絶。速水守久呼曰。事不諧。倉中皆哭。秀賴悽然謂守久勝永曰。吾爲太閤嫡子。而至於此。天也。淺井氏（年四十餘）秀賴（年二十三）皆自裁。於是治長守久及森勝永竹田永應氏家道喜津川左近等二十三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邉尚並有母（大野治長母大藏。木村重成母宮内。渡邉尚母正榮。）與北畠氏湯川氏等婦女十三人皆死。

豐臣氏亡

倉中火起。豐臣氏亡。（中井積善曰。大阪之事不足道矣。主昏而臣姦。厠以黠婦二三。宿將亦無有深謀遠圖。唯僥倖萬一之福而已。要皆不量力不度義者。是以畔而降。降而復畔。以流臭於天下。身首虀粉。使宗社壟滅澌盡而後已。

悲夫。抑城陷之日。我太大君。能收烈火之威。而尚降肆赦之命於怙終之子母。其深仁厚誼。有萬世不磨者。予嚮屢談焉者。豈不有故也耶。或曰。孺子不死於城中。潜奔薩。以全終。其事甚秘。故世寡傳者矣。嗚呼奚而然乎。好事者爲之也。糒倉之跡較然著明。不可掩焉。且太大君之神明無遺策。惡得有元兇未獲。而還旋駕於京師焉乎。一隆一替。猜隆而憫替。下士私心。一正一奇。厭正而喜奇。俗子通情。故有此譚也已。要不足信矣。）○秀賴之未死。真田幸昌隨其所

真田幸昌自殺

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必殉之。盍出走。對曰。我父命我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竢秀賴死。乃自殺。○初大野治長自殺。其臣米村權右衛門受遺言。匿其少女。發覺被捕。至江戶。吏訊權右衛門曰。大阪城中庫藏貲財幾許。對曰。不知也。吏曰。汝修理寵臣。何謂不知。語稍

唯議軍事而不言金穀

侵之。權右衛門方俛首。忽蹶起罵曰。我主在城中。唯議軍事。而不言金穀。其部下謀斫陣擒敵。而不遑其他。吾何得與知。且城

中戰敗首領猶不保貲財何爲若戰勝則至將軍佩刀皆我輩之有貲財不求而自來今日裂口授舌安言貲財有無家康聞之嘆曰吾欲得如米村者令傅義直頼宣也特宥之後擢右衛門仕淺野長晟置治長女於京師厚撫之其祿仕蓋亦爲之也武將感状記按落穂集治長女從夫人德川氏赴關東擢右衛門使己女從焉尋自赴關東治長女適得疾擢右衛門護之如京師養疾擢右衛門女性順謹與父俱侍湯藥晝夜不離左右後疾日篤終不起擢右衛門火葬之是日女悲號不自禁忽投燄火中抱棺殉之觀者酸鼻擢右衛門收骨葬高野山終削髮號擢入隠京師妙心寺後仕淺野氏年八十餘沒○岡田僑曰昔陳蕃賓武之遭禍也蕃友朱震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受考掠誓死不言武掾胡騰亦匿武孫輔二人之名藉藉傳於後世而不朽者不獨以其懷忤臼之節亦由蕃武共爲天下名士也惜乎米村氏之節似二人而不爲人所稱道者豈非以其爲治長臣耶然士各盡忠所事安得以其主没其臣節哉○家康方進至櫻門以待秀頼出直孝等来告狀請罪家康頷之即日午時還命駕獨從板倉重昌

大戰後當雨

秀頼男國松被斬國松名秀勝

北歸京師曰驅之大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阪諸軍一無知之者○九日秀忠命諸將分守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四門收尸于岡山以祭軍神土人呼爲骨塚遂凱旋伏水留安藤重信等監後事○秀頼有一男一女皆庶出未知所在東軍懸金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歳與其保田中某匿伏水農人橋畔或睹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六條磧田中持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長曾我部盛親逃匿于男山蜂須賀氏捕之受命縛之二條城西門數日大阪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側藤堂高虎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邉尚與大野治長謀潛走近江聞秀頼死自殺七隊將伊藤長實敗還不得入城奔投高野請得監使自殺近

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

徇盛親于京師斬之

捕道見誅于界府

大野治長見弟伯治長仲治房叔治氏季道見

臣岩佐正壽赤座直規等十餘人至妙心寺亦告官請死家康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命皆赦之長實及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真田幸村妻在紀伊爲所捕獻亦被赦削髮爲尼十五日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其餘大阪遺臣七十二人卒六百人諸出質及通款城中者皆被誅梟首京師○榊原康勝瘍益劇二十七日卒于京師年二十六○治氏弟大野道見匿于京師亦爲所捕初界府殷富日久爲道見所發戸口凋喪府民爲之切齒乃送道見于界府誅之治長弟治氏初與兄不協徃仕家康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莫知其死所治長任子後皆賜死增田長盛

且元愧憊成疾卒

出雲守高俊

古田織部正

以子故賜死配所○細川忠興庶子興秋式部獲罪於父奔歸大阪及敗被捕家康欲爲減死忠興不自安逼令自殺○家康秀忠收城内燼餘得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以金馬各二賜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賞其功○初家康命片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迨豐臣氏亡且元愧憊成疾未至而卒令其子高俊襲封予貞隆以小泉大和一萬五千石○六月賜大阪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田里期年而殷富如故後三年徙封郡山陞大阪爲鎮府以控制畿西諸國○古田重然通大阪事覺伏誅初重然以精利休茗儀寵幸於秀忠而陰與大阪通重然弟徒有宗傳者城兵欲焚京師宗傳將啓之及事覺捕重然下獄悉得其實至是併黨與皆伏誅○重然以好古雅尚其名喧于當世每得古書

畫器物故毀而補之以資賞玩舉世習之傳淼成風大河内秀經聞而弗懌嘗語人曰織部其不免乎凡天下寶器存世亟經兵燹厪獲保全皆鬼呵神護之所致今徇一己奇癖故致損壞此悖理甚者其設心如此吾是以預知其不免也至是人皆服其先見

家康入朝告成事

○十五日家康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十八日秀忠來二條大論功行賞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水野勝成違教旨輕自接戰故不賞責藤田信吉失軍機收其邑池田忠繼卒無嗣命其母弟忠雄襲封以其舊封賜蜂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伊達淺野氏皆進官爵○先是天下

家康招撫伶官興樂

亂伶官秏散者數百年家康招撫有年終復舊職　朝廷之樂自是興矣○閏月十一日秀忠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家康秀忠與公卿諸侯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鉾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樂音洛並樂名諸曲人或以爲太平象家康命林信勝參

頒新式十三條

考貞永建武式目定新式十三條○秋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水頒新式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群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叛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者勿不告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等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十三日　詔改元元和○家康又與關白藤原昭實議定

改元元和定廷式十七條

朝廷式目十七條其略曰　天子宜因寬平遺誡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浮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封織田常真于大和上

封織田常真

野諸邑賜五萬石令其子信良受封谷寛得曰常真嘗爲石田所餌心已款東照公曲赦其罪不問至是封之以存其祀○榊原康勝有幼子勝政及康勝卒諸臣隱而弗白乃使其從子忠次襲封忠次康勝兄大須賀氏子至是復

詔停豐國廟號

本姓以大須賀氏衆屬於賴宣○是月　詔停豐國廟號廢祀典任其頹廢初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家康不敢私斷曰是事體匪輕廢置當由　宸斷乃與公卿諸王議以奏請焉菊池純曰戴記稱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未聞毀而廢之本多正信以關東一陪隸敢欲毀豐臣氏祖廟孰有不惡其僭妄者哉幸上有東照公不輕用私心盡仰　聖斷以奉行之當矣俾其御以輕噪之君其專恣暴橫吾知其靡所底止也余也際豐亨豫大之運塞者悉開而廢者悉舉其豐國之廟久流廢於寒烟凉草間不復祀者命以修治廟貌輪奐再獲仰天日俾豐公在天之靈有識此盛典其必感激誓願長冥護　王室也○八月四日秀忠還江戸是日家康發二條二十三日還駿府○初少將

血槍九郎信政

忠輝驕縱無度嬖善擊鼓者花井某遂委之政事及從越後益驕大改夏役行至森山近江從兵與秀忠牙騎鬭殺三人長坂信政之嗣在焉已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家康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詰其罪有二十自誣以解之家康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其同僚山田將監逐之

命酒井土井青山三臣傅家光

○九月秀忠命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傅家光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忠俊故關東奉行忠成子以其與勲舊同命深榮之○忠世嘗

忠世碎描金藥籠

侍其左右見描金藥籠問之家光曰此堀田正盛所獻也忠世怒曰鬪靡競奢則太公之所誡正盛亡狀何至於此直取而碎之家光適有過舉忠俊諫之弗聽乃脫佩刀前曰不用臣言請

頽聽伯耆言否則雅樂亦將入諫

先斷臣頭。二人退。利勝留侍燕樂。執觴捧之曰。請嚼一杯。二臣在坐。世子何以爲歡。家光色解。利勝從容乘間曰。願聽伯耆言否。則雅樂亦將入諫。家光輒悟。○青山延于曰。後世敎導之術不備。師保之職不脩。其敎之也無素。故扞格而不入。其導之也無漸。故乖戾而難成。夫生而習驕奢焉。長縱淫佚焉。雖欲正得乎。昔漢賈誼論治道。以敎太子爲先。非知治體者。何以至此。觀公之命三臣。可謂知先務矣。大猷公之克承洪基。恢廓鴻業者。蓋由所以輔導之者。得其道故也。

毀壘砦發公使

○冬十月。家康游獵關東。遂如江戶。最上義光先大阪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應大阪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一月。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公使巡察諸國。三年一巡。著爲永制。○十二月。家康歸駿府。途經伊豆泉頭。以爲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先是家康欲徙賴宣于駿府。而別自營。以賴宣尚幼。不果者有年。於是徙賴宣爲駿河參議。○是

二年

改武門章服

月。大阪重囚皆伏誅。○二年丙辰。春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正兩府。以改武門服章。○中井積善曰。今之俗。以去頂髮爲成人儀者。京室搢紳之外。無貴賤皆然。相傳。前於鎌倉時。或曰。創乎室町氏。蓋喪亂之世。從軍者。兜鍪皆生蟣蝨。故攢剃頂髮。以避其患。役罷復舊。旣而天下滋亂。將士丁壯。不遑復髮焉。因仍成俗。卒至於以代冠禮。其爲軍容也甚矣。或又曰。中古有月額。今去頂髮者。蓋月額之過甚。非軍容也。未知孰是。縱非軍容乎。其失禮容則一矣。俗又有單袜肩衣半袴。通爲貴賤公服。亦係亂世苟簡之製。可厭耳。當時守文之治。釐服制。正國容。可謂盛事矣。然未及變斯俗。留以成世之頑習。惜夫。○谷寬得曰。世傳。新井氏欲使武家衣服冠冕輿馬。一切傚搢紳家之制。不幸遇文昭公之喪而不果。後儒多以是爲口實。竊嘆世之不文矣。雖然東照公以聰明叡智之資。創立大業。台德大猷二公。善繼父祖之緒。加之名臣通儒輩出乎其間。而未及變斯俗者。蓋有所見而不爲者邪。且有德公中興而治之。則改革之不可容易。亦可見矣。

家康得疾

○二十一日。家康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秀忠得報大驚。兼行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家康自知不起。卻醫藥不用。三月。家康召忠輝

遺命故忠輝

母茶阿曰。少將驍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阪血槍之弟。吾在專橫尚如茲。身後可知。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之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故之伊勢。後遷飛驒。遂遷信濃卒。

拜家康爲太政大臣

十七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廣橋。大納言實條西三條。就駿府拜家康爲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家康力疾具衣冠拜詔。尋使秀忠饗天使。夏四月。家康疾篤。乃麾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且夕將入地。吾旣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爲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竢後命。初諸侯各度有如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旣而召秀忠曰。吾已告諸侯。以興廢之

治天下在於慈

道。汝其留心政事。勿毫有私曲。秀忠歔欷而退。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又召義直賴宣賴房誡曰。善事將軍。召其傅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勗以輔

太政大臣家康薨

天下將大亂

導。十七日。太政大臣家康薨。年七十五。遺命葬于久能山。駿河 家康疾革。乃顧秀忠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秀忠曰。將大亂矣。家康曰。善。吾可以死也。○青山延于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蓋人君在位。戒愼畏懼。慮其危難。察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而後可以持盈保安。驕泰自肆。莫不致禍亂。公時兵革已熄。天下無事。然其對神祖。以亂之將生。則可見其戰兢惕厲。不狃治安。夫如是。禍患何自而生哉。

天皇賜恤典

式部大輔康政七郎右衛門清政

諸侯會葬者若干人。天皇賜恤典甚厚。賴宣就建廟焉。○初榊原康政兄清政輔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晩依康政。家康召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

終抗其滕以絶。秀忠因使照久掌祀事。家康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鎭護王國爲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游畋。以問疾苦。其爲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家康幼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家康曰。吾聞主將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囿。其一網于濠。皆被拘繫。牙兵鈴木某欲

鈴木某直諫

諫之。未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籞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家康觀於池。看鯉魚亡一隻。怪問守者。守者告以實。家康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爲天下。若臣軀命。亦何足愛。乃袒裼而前。家康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

直言之功愈一番鎗

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鎗。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菊池純曰。昔者齊宣王有方四十里之囿。殺其麋鹿者。與殺人同罪。而絶無一士諫之者。孟子有文囿芻雉之對。而不克用之。東照公能納鈴木之直言。以釋擭池魚者。爲其功。爻愈一番鎗。其明暗之懸。不唯氷炭。昔人曰。主聖則臣直。今業已有此明主。爲之臣者。安得不直言哉。　家康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出一疏于懷。獻焉。家康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卒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青山延于曰。神祖以明睿之資。虛己待物。謇謇鯁直之士。假以顏色。片善寸長。採錄弗遺。自非盛德之主。孰能如是哉。觀其與正信言。則汲汲求諫之意。何其切也。嗚呼此其所以奄有四海。創建大業也歟。

褒志來諫

家康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家康弗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

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

人材。材者豈肯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爲公忘私。獎勵士風。汝輩何不類焉。○青山延于曰。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國之存亡。係俗之美惡。故士重禮義。俗尚忠厚。國必長久。士無廉恥。俗尚諂諛。國必危亡。譬之人。元氣未衰。則五臟雖病。無害焉。元氣已耗。則五臟雖未病。不能幾希。東照公之治天下。崇廉恥。勵忠厚。以養國家之元氣。爲鞏國之所以長久。非徒然也。○菊池純曰。士之不可以無廉恥。固矣。然而其養成之者。則在於有司策勵之焉耳。言游用澹臺氏。以行不由徑也。以非公事不至其室也。利勝秉國之均。非一武城宰之比。而以不來其家擯廉節之士。非東照公明而能知士。不獨失我澹臺滅明。廉恥之風將墜地。豈可不慎哉。　又嘗諭其近臣曰。國之有臣。猶木

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技技大則蹶其根

之有枝也。枝偏大則蹶其根。猶鷙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又曰。凡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爲

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内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奥。見源頼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頼朝之能定東陲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纓

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

之習。如金。金可以爲虛飾。鐵可以爲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蠹也。凡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製。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皆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絶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

忠於天者天授之以大柄

豈獨忠於德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其柄。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故吾主岡崎。慮隣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臣之職爲然。武臣而遺武

德川之箭固其鋋

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家康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説曰。武田之箭。必弛其鋋使中人而難拔也。請傚之。家康顰頗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箭。必固其鋋使中人而易拔也。

拜義元墓

家康幼爲今川氏所育。今川義元之墓在于桶峽。家康每過必下拜。

五字七字訣

又嘗曰。吾有五字訣曰。守邉遠美那。蓋毋覬覦非望也。又有七字訣曰。美濃保登遠志禮。蓋知其身分量也。○五月。青山忠俊（伯耆守）。内藤清成（修理亮）。酒井忠利（備後守）。任老職。○六月。本多佐渡守正信卒（年七十九）。子上野介正純嗣。

三年

○三年丁巳。春二月。秀忠以遺命建家康廟于下野日光山。以改葬焉。

改葬建新廟

夏四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正殿。　天皇遣廷臣三輩。宣命贈正一位。

賜號曰東照

賜號曰東照。是日秀忠自江戸来。次日祀焉。天下侯伯。

至。諸外夷皆獻器財。○六月。秀忠入朝謝恩。○秋八月。太上

太上天皇崩

天皇崩。壽四十七。葬于泉涌寺。謚後陽成。○是月。朝鮮来聘。賀秀忠襲職。秀忠接之于伏水。○九月。秀忠還於江戸。○是歲。秀忠令蠲京師地税。

四年

○四年戊午春正月。酒井左衛門尉家次卒（年五十五）。○夏四月。建東照權現廟於江戸城中紅葉山。

五年

○五年己未。夏五月。秀忠入朝。○六月。收福嶋正則封。放之於信濃。

放福嶋正則于信濃

○初。正則負功驕横。大阪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秀忠與井伊直孝決策。放之津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時正則在江戸邸。秀忠在京師。使使者来就第傳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内。内中騷擾。久之。挈兩女子出。流涕謂使者曰。吾欲與足下決死也。將先殺女兒。終不忍加刃。當甘心受命。因赴配所。秀忠又遣永井直勝松平忠良收廣嶋鞆二城。命山陽山陰諸侯戒嚴。直勝忠良率兵至廣嶋。傳命丹波。丹波自若徐曰。後當自往答。

福嶋丹波令國中守城

於是丹波令國中曰。主公得罪放廢。今使者數輩来收城。然主公父子生死未可知。宜急来守城。將士聞之。争入城。既而城中守備略具。於是丹波使人對使者曰。謹聞教命。寡君蒙罪。處流没。入廣嶋鞆兩城。丹波不敢有佗。唯未知寡君生死如何。且兩城關原之役。以功賜寡君。寡君謂臣及玄蕃等曰。此皆汝等功。今以兩城屬汝等。汝等能守之。緩急抗此城而死。臣奉是言周旋。非有寡君命。雖死不敢奉命。使者曰。不日取正則手書。示之汝。丹波又使言曰。然則書未至之間。請移貴隊於境外。使

丹波得正則手書致城

者許之。爲退兵三里。頃之正則手書至。丹波拜讀畢。因謂使者曰。寡君手書至。當速致城。乃臣下守義者。適城者。具題之賓館壁上。武器財物盡記之。留兵監守而後去。○按常山紀談。福嶋氏臣在廣嶋。聞正則獲罪而逃者三十人。目之曰間蹄。收妻子城中而守者。目之曰全守。逸妻子而自守者。目之曰半守。京師耳塚傍建標。各題其名。令爲三等。後間蹄者。皆餓死云。

大崎長行獨坐睡

○大崎長行與松田下總同守鞆城。及正則得罪奪封。聞幕府使者来收廣嶋。下總日夜修守備。長行獨坐睡而已。衆皆稱下總。嗤長行。長行聞之曰。今受天下之兵。雖有金城。不可守。吾欲自殺以免無辜。不須守備也。一城聞之感服。○後德川賴宣。召福嶋氏臣村上某真鍋某及長行。祿之。一日召三人。問前日戰功。村上真鍋各陳其功狀甚詳。悉一坐傾耳。次至長行。一無所陳。曰。臣初稱與一郎。仕木村常陸。以鬼玄蕃稱。仕福嶋正則。將一面守鞆城。君以是看愚臣乎。安藤直次侍側。稱曰。可謂要言不煩。○六月。明浙江直總兵官王某使單鳳翔齎書来

焚殺耶穌宗徒

藤原肅卒

板倉勝重致仕

請扗兩國之奸商。秀忠作復書與之。○秋七月。關白昭實薨。年六十四。○二十一日。嶋津義弘卒。年八十五。○八月。焚殺耶穌宗徒五十七人於六條磧。○九月。秀忠徙封松平忠明於郡山。淺野長晟於廣嶋。德川賴宣於和歌山。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爲三家。諸侯無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特不之國。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藤原肅卒。先是元弘中。僧玄慧始講宋學。而世未深信之也。至肅。程朱之學大行。人皆以肅爲本邦宋學之祖。○冬十月。所司代板倉勝重致仕。子重宗代之。初勝重以年老辭職。秀忠問曰。孰當代卿者。勝重曰。莫若臣長兒重宗。乃召重宗命之。重宗固辭不拜。安藤直次素與重宗善。一日過重宗。重宗曰。將軍命僕代父。君聞之乎。曰。然。吾固知子之不勝

安藤直次以重宗爲法

六年

七年

任也。顧予非無才。但失之怯耳。重宗駭問其故。曰。父薦之。君命之。子尙固辭。非怯而何。夫爲人臣者。一旦就職。萬一有過。則剖腹而死耳。重宗悟。乃起受命。○青山延于曰。古稱內擧不避親。苟非赤心報國。至公無私者。孰能與於此哉。祁奚之擧午。謝安之擧玄。狄仁傑之擧光嗣。韋純之擧纁。後世以爲美談。若勝重者。可謂不愧四子也。○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阪爲鎭府。遣內藤信正。松平勝政守之。稱爲城代。○六年庚申。春正月。以源家光叙正三位。任權大納言。○夏四月。秀忠命酒井忠勝輔家光。○六月。以將軍秀忠女和子爲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置京橋。玉造兩戍。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戍。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水城。獨置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辛酉。春正月。白馬節。盜竊內藏寮布縑。○秋八月。暹羅來聘。先是伊

山田長正至暹羅

勢人山田長正。航海至暹羅。遇其國亂。累建戰功。遂被拔擢。管領國事。因說國王通聘。○長正字仁左衞門。或曰伊勢祠官之隷。或曰尾張人。自稱織田右府之孫。少而磊落有大志。好談兵。雄傑自喜。流落寓於駿府。元和初。天下始定。士之求仕者。皆干侯伯。長正弗屑。曰。此間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志耳。時下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將航海赴臺灣。艤舟於大阪。長正請附焉。二人弗許。長正乃先到大阪。求二人之舟。入而匿焉。既而二人至。揚帆而發。長正乃從艙間出。申前請。二人大驚。不能如之何。許之。既到臺灣。商事畢。將俱還。長正曰。某在鄕國。殆不能自存。姑欲留此土。以營生計。二人方患長正之狂。心私喜其去。委而去之。方此之時。支那姦民稱日本甲螺。誘我邦邊民。占

長正附蠻舶西游暹羅

長正大破六昆軍

據臺地。長正通覽地方。蕞爾一嶋。且已有主。不可有爲也。又附蠻舶西游暹羅。會邦內騷亂。四鄰交侵。而六昆最强。暹羅國主。出師禦之。長正見其行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既而果然。人或傳其語。聞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正。詢方略。長正指畫陳策。鑿鑿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正爲上將。往禦六昆。時我邦人流寓暹羅者衆。長正糾合數百人。雜以土兵。凡萬餘人。皆爲日本裝。聲言日本援兵大至。六昆軍沮。因縱兵奮擊。大破之。六昆王憤甚。傾國來寇。兵數十萬。長正曰。敵衆强盛。難與爭鋒。唯以謀撓之。破之易易耳。乃分軍爲三。一伏山陰。一艤海濱。長正親率其一。出於海陸之間。進挑戰。兵既交。佯敗走。六昆兵追之。將及。號砲俄發。海陸二軍吶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正視機。反之衷敵

長正長驅擒六昆王　長正引見經商

軍前後擊之。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六昆王以歸。威震遠近。於是國主大賞長正。妻以其女。封六昆之地。號曰唵普良。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久之國主年既高。頗倦勤。使長正攝行國事。於是唵普良之名。噪於印度諸國。後數歲。嚮之經商二人。復航海外。行到暹羅。既入其界。使人迓勞相迎入館。少焉有吏來戒。王召見二人。二人初不知其故。心頗疑懼。且從吏入見。王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粲目。儀衛甚盛。二人俯伏膝行。不敢仰視。及退就館。飲食供御。如待貴客者。意益不安。既夜復有吏傳呼曰。王來。二人驚出迎。王便服入坐。笑拍二人之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視。乃長正也。長正自備說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其無禮。長正曰。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

國史略二編卷之五　○三十三　五車樓梓

長正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　織田有樂卒

賜。抑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既罷。厚賜遣之。長正雖富貴。而常懷桑梓不置。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繪當時戰鬪之狀。為匾。附商舶獻於淺間廟。以報賽焉。又屢牒執政。納方物於大府。不失恭順之意。頃之國主殂。世子代立。長正退就封。先是國主之妃。與其近臣姦亂。謀除國主。畏長正而不發。及長正去。遂弒之。長正聞之。則謀興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往毒之。長正死。時寬永十年也。長正無子。有一女。名阿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衆。欲復父讐。屢敗暹羅之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衆寡不敵。阿因遂敗亡。其下逃歸於本邦。長正之弟某在江戶。聞長正獲志。欲往從之。適有人傳長正死。乃止。○冬十二月。織田有樂卒。（年七十五）○是歲秀忠徙有馬豐氏

八年　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　九年

於筑後久留米。○八年壬戌。夏四月。秀忠詣日光山。以東照公七回忌辰也。家光亦尋詣焉。○秋八月。本多正純有異圖。事覺。放于出羽。初正純有寵於秀忠。關原之役。秀忠以逗撓得罪。正純請歸罪其父正信。於是寵遇日渥。正純為人輕躁。多偏頗。恃勢驕傲。家康嘗以步卒百人屬正純。正純擅修城池。令步卒助役。步卒不聽。正純大怒。一日斬百人。同坎瘞之。人皆惡其專橫。謗言沸騰。遂至失國。（○有馬晴信之誤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意。賞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事。晴信以故賜死。大久保忠隣之竄罪。天野康景之出亡。世亦以為正純所為也。）○冬十一月。江戶城成。○九年癸亥。春二月。酒井忠世遷西城老職。○三月。中納言上杉景勝卒。（年六十九）○夏六月。秀忠朝京師。上表致事。秋七月。家光入朝。二十七日。詔以家光為大將軍。遷內大臣。○

國史略二編卷之五　○三十四　五車樓梓

放參議忠直於豐後　忠直削髮號一伯　家光延諸侯賜佩刀

八月。家光歸江戶。四日。黑田長政卒于京師。子忠之嗣。○冬十月。放參議松平忠直於豐後。忠直秀康之子。元和之役。以先登之功。進參議。忠直負功觖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無辜。將軍屢以密旨曉之。不悛。於是配置焉。削髮號一伯。明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以越前賜松平忠昌。○當是時。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家光以禮分未定。欲釐正之。嘗盡召天下侯伯。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然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率之任。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熟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逡巡曰。敢不聽命。家光乃起入坐內廳。以次延諸侯。賜佩刀。

家光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諸侯受刀拜家光曰撿刃諸侯悚息抽刀寸許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是月家光聘鷹司信房女○十二月以阿部正次內藤清次爲老中○

寛永元年

寛永元年甲子春二月晦日改元寛永○夏四月京師所司代板倉伊賀守勝重辛○

福嶋正則卒

秋七月福嶋正則卒於川中嶋家光使堀內勘左衛門正利撿之未至正則臣津田四郎兵衛火屍由是更得罪以其創業功臣賜其子市之丞以二千石屬麾下○八月秀忠徙封二子忠長於駿河遠江食五十五萬石○冬十一月立女御德川氏爲中宮自　後村上朝歷世后妃之號不正至是定焉○

創東叡山寛永寺

是歲家光創寛永寺於忍岡號東叡山以僧天海爲宗祝又築嶋於不忍池中以擬竹生嶋○

二年

二年乙丑夏四月中納言毛利輝元卒年七十二子秀就襲封○冬十二月以井伊直孝爲大老○

津田亦一歸自暹羅

是歲長崎商人津田亦一歸自暹羅初慶長中亦一至暹羅會其國與哥亞戰敗國主請亦一援之亦一與山田長正率我民在其日本港者七百人擊哥亞破之國主大悅以女妻亦一至是挈妻而歸○

三年

三年丙寅夏六月秀忠入朝大納言德川忠長修道路架橋于大井川衆皆稱宏莊秀忠不懌曰函根大井海道之天嶮也東照公嘗謂之要衝而今架橋梁破要地非謀之臧者也○秋八月家光亦入朝遂以淀城充旅館十八日　詔以秀忠爲太政大臣家光爲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德川頼直德川頼宣爲權大納言德川頼房前田利常伊達政宗嶋津家久爲權中納言其他任叙有差○

天皇幸二條城

九月　天皇幸于二條城

中宮宗室妃嬪百官從焉秀忠家光奉迎乗輿警衛嚴肅供具豐備留蹕數日而還御○家光還江戶冬十月秀忠亦歸○是年自夏至秋大旱井池皆涸○

始置二條城在番

家光始置二條城在番○

四年

四年丁卯春正月蒲生忠鄕卒年二十二無嗣國除徙封弟忠知於伊豫松山存其祀徙加藤嘉明封于會津食四十萬石丹羽長重封于白川並食十萬石○

安南乞互市

夏五月安南上書乞互市○冬十一月酒井忠利卒忠勝襲封○富士山火江戶雨灰○是歲明人陳明德歸化明德浙江華府人○

五年

五年戊辰夏四月秀忠家光詣日光廟○家光每夜微行觀角觝于三番坊青山忠俊聞之大驚輒諫

竄青山忠俊于伊豆

家光怒竄忠俊及其子宗俊于伊豆下田忠俊卒於配所後僧天海訴其寃乃召宗俊賜三千石後累功歸復本祿○家光少時好觀舞技自爲冶容每梳髮置二鏡以整容儀一日忠俊入見作色投鏡於地曰殿下爲天下之主倣兒女之所爲何鄙褻至是無乃啓亂階邪家光大怒由此獲罪遂謫總州其後家光念忠俊之諍釋而召之忠俊不肯出曰殿下悛過容受臣諍死且不朽臣若再侍左右是彰殿下之過也遂屛居終身○是歲森川重俊永井尚政爲老中○

濱田兄弟襲臺灣

長崎人濱田某襲臺灣取之某字彌兵衛勇而有謀弟某字小左衛門子某字新藏並有膽略力無數人初明鄭芝龍來我長崎與代官末次平藏善及芝龍還明平藏屢遣商船買絲我船嘗泊臺灣者往往爲蝦夷所殺略舟人逃還告平藏平藏聞之大怒乃備船募卒所之於其友彌兵爲圖報復彌兵許之盡裝其從兵數百爲農丁被蓑笠持鍬钁與弟小左衛門行至臺灣請受廛爲氐甲必丹依違不答彌兵謂衆曰甲必丹不許我滯留其意不可測也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衆憤然

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

六年

伊豫松山盜蜂起

踏耶蘇像

天皇遜位於内親王

欲死之一日昧爽。彌兵父子兄弟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甲必丹猶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閤。何無禮也。彌兵奮前擒甲必丹於牀。懐出匕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尚何咎人之無禮耶。左右欲刄之。小左新藏抜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不敢逼。甲必丹惶急乞饒命。甚哀。彌兵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必丹曰。謹奉命。彌兵乃左手扼甲必丹之臂。右手執匕首倶起。小左新藏擁其前後而出。夷卒不敢動。彌兵乃趨出財物。且欲拉甲必丹倶去。甲必丹曰。嶋民皆仰某指揮。某去則倀倀乎無所歸焉。某有一兒。願以此爲質。彌兵許之。乃取其子及財物而還。報之於奉行。奉行稟大府厚賞之。彌兵之名震一時。○六年己巳。春正月。伊豫盜起。水無某等帥其徒千餘人。鈔掠松山城。主蒲生忠知擊平之。斬水無。○秋七月。關白信尋罷。以右大臣兼遐爲關白。○先是家光聞筑紫多耶蘇之徒。命竹中重治松倉重政。索捕之。其悔過者踏耶蘇像。不悛者悉殺之。於是畫耶蘇像。令筑紫人踏之。後以爲例。○暹羅來聘。○立　皇女興子爲内親王。初　帝欲讓位於皇女。傳旨家光。家光對曰。遷都以來久不立女主。而今立之。世或曰外戚專權之所爲也。　帝不納。○冬十一月　天皇遜位於内親王。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元和。九年。曰寛永。二十年。　帝善國詩。又好插花技。最信佛教。遜位之後。每使僧文守如周天圭等說禪律於御前。先是　後醍醐帝留心典故。著年中行事。　帝亦撰當時年中行事親書三部。而一藏禁内。一贈新院。留其稿。

七年

藤堂高虎卒

高虎止殉死

加藤忠廣有異圖收封放於莊内

德川忠長獵淺間

置之。　法王宮内親王立。是爲　明正天皇。

明正天皇諱興子。　後水尾帝長女也。稱女一宮。母東福門院。源氏。前大將軍秀忠之女也。受禪時年七歳。關白兼遐攝政。仍用寛永號。尊　後水尾帝曰太上天皇。○是歳。暹羅來貢。○七年庚午。夏四月。織田常真卒。年七十二。○六月。琉球來聘。○秋七月。中和門院崩。年五十六。葬於泉涌寺。○九月。行即位禮。○秀忠家光遣使賀之。○冬十月。和泉守藤堂高虎卒。年七十五。子高次嗣。高虎嘗惡時人殉葬之弊。造一函。謂群臣曰。他日欲殉我者。書名於簡。投之於是。投簡者七十餘人。高虎乃持其簡。往請于前將軍家康曰。此輩皆臣之股肱。願以公命止殉死。家康許之。乃還而諭之。一人不從。願強殉之。高虎憂之。家康聞之。使高虎謂之曰。我既委藤堂氏以先鋒之任。若有殉者。必奪其任矣。其人乃止。至是竟無一人殉者。○八年辛未。春三月。江戸城傍雨灰。堆積如霜。○夏六月。肥後守加藤忠廣有異圖。嘗造一大舶。名曰日本丸。至是事覺。家光收其封。放忠廣於莊内。先是熊本城内樹皆生瓜。形如冬瓜。一瓜孕刀。人皆以爲亡國之兆。○秋八月。豐嶋信滿以私憤斫老中井上正就於城中。○九月。加藤左馬助嘉明卒。年六十九。子明成嗣。○是月。關東洪水。人畜多溺死。○冬十二月。内大臣實條罷。權大納言藤原公益爲内大臣。○是冬。德川忠長將獵淺間。衆諫曰。自　平城帝緌此祠。八百歳於今矣。神威顯赫。嚴禁殺生。豈可以爲獵場乎。忠長不聽曰。我既主於此國。鬼神何得違我命乎。乃帥衆圍之。獲猴千二百餘頭。

其歸也。從輿中刺輿夫。輿夫驚走。乃使從者追斬之。尋又出獵。怒小濱某無禮。又斬之。其極暴濫殺。率如斯。識者豫知駿之將亡也。

九年

○九年壬申。春正月。前將軍秀忠有疾。家光親侍湯藥。三親藩。及諸侯伯皆朝焉。二十四日。太政大臣從一位前大將軍源秀忠薨。年五十四。二十五日。森川重俊。内田正信。殉於其邸。二十六日。葬秀忠于增上寺。是夜府下失火十三所。宿直諸士。皆帶甲警衛。上下騷然。

太政大臣源秀忠薨

○二月。詔賜謚曰台德。贈正一位。

賜謚曰台德

秀忠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秀忠益小心。專勵精于政治。貴德遠色。尚節儉。塞請謁。平素好學。崇尊儒術。旁喜國詩聯歌。又善書法。凡劍槍弓銃。以至馬鷹諸技。莫不精究。而博綜而謙冲不伐。虚己待物。御下以寬。每聞戚族勳舊之喪。

雖當燕遊笑樂之時。必變色改容。繼以涕泗。居常敬畏天道。覩宇下有日影。委曲避之。未曾一踏。嘗戒行。當食漏刻報期。輒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又好茗燕。恒在茶室。手插瓶花。或獻冬牡丹。觀賞久之。遂却之曰。此花雖富麗。要不時之物。我不欲愛玩之也。○菊池純曰。台德公卻冬牡丹。與東照公擯百舌。同一美事。其平素一動一靜。不期乎正。而未嘗不出於正也。孔子不食不時之果實。下食不正之肉。門人詳記。以爲後學典刑。明君動容悉中禮。亦可以與魯論鄕黨篇並傳也。

秀忠卻冬牡丹

嘗謂其下曰。人多云。浮世如夢。寸前暝夜。宜取樂乎目前。此言甚非矣。是謂人生無定。来日不可恃也。夫既已無定。而不可恃乎。安容優遊逸居取樂乎目前乎。聞者歎服。世稱以爲守成之良將。

浮世如夢寸前暝夜

○秀忠之薨也。諸臣欲秘之。酒井忠勝以爲不可。即夜發喪。於是家光下教。盡召諸侯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

秀忠薨即夜發喪

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未答。伊達政宗進言曰。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衆同聲對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

○秋九月。家光幽忠長於甲府。尋收其封。流忠長於上野高崎。忠長與家光同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附熱者爭承奉之。氣燄薰灼。而儲闈閒如也。故内外流言。將軍有易嫡之意。世子乳母春日局者。憂憤。密往駿府告之。

幽駿河大納言忠長

○春日局。初名阿福。大猷公乳媼也。父齋藤利三。母稻葉通明女。長而嫁稻葉正成。生三子。長正勝。次正定。次正利。利三仕明智光秀。爲老職。以驍勇知名。光秀亡。欲狙擊豐臣秀吉。發覺被殺。正成仕浮田秀家。有故致仕。隱于美濃。迨世子家光生。覓乳媼於京師。京師婦人憚赴關左。莫敢應者。局聞之。抵京尹板倉勝重。請之。勝重庶其門地。皆名士。乃白于江戶。遣之。遂召爲乳媼。保護視養。極得其宜。秀忠大悅。徵其夫正成。祿之。正成固辭不至。遂離婚。送三子與之。窮居終身。局英敏有膽智。其在夫家也。夜有劇盜數人入焉。局揮刀立斬二人。餘皆駭散。其後家光

乳母春日局

嗣位。待局益優。使總後宮政令。大稱職。寛永六年。奉命入京師。後水尾帝引見。賜御盃。爵敘二位。賜號曰春日局。初家光年方二十有五。患痘甚劇。局親禱于東照公閟宮曰。大君不豫殆危。若賴宗廟之靈。大君獲愈。而妾罹疾患。誓不近醫藥也。既而痘色頓佳。起服勢壯。遂得痊。局以爲冥感。自分必死。而身強健無恙。至二十年九月。俄遘疾。疾益篤。怡然待死。初不服醫藥。蓋不食其誓言也。遂以是月十四日卒。年六十有五。家光爲之震悼。賻以銀數千錠。使吏監葬事。子正勝以局故。自幼給事左右。累遷爲顯官。任丹後守。至賜小田原八萬九千石。

居數月。家康使人言秀忠曰。久不見幼孫。盍使來見。二子乃來見家康。迎家光于上座。忠長欲踵升。家康曰。叱叱。阿國何得升斯坐乎。坐定。供糕。家康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阿國喫之。衆望於是定矣。

家康供糕定兩孫嫡庶

家光之在西城。城濠多鳧。忠長手發銃。獲一鳧焉。以示夫人。夫人悅甚。命宰之。以饗秀忠曰。阿國所獲也。秀忠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秀忠吐哺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

忠長銃城濠鳧

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長既長封甲斐。驕恣益甚。失驩於秀忠。秀忠擯而就國。及秀忠有疾。畋獵自如。秀忠亦不許召見侍湯藥。及秀忠薨。忠長無戚容。嗜殺。喜怒無常。於是家光既除服。乃收其封。

宇都宮之變

先是家光詣日光。其傅本多正純僞饗家光。歸其邑宇都宮。設機於天井。欲以壓殺家光。工既成。悉殺工匠以滅口。有一匠嘗通里正女。密漏其事。女聞其死。悲悼告之父。時家光至石橋驛。里正馳上變。家光途而還。尋收正純封。賜死。更賜四萬石於其伯父正重。以存其祀。○冬十月。家光命還求次平藏所拘荷蘭人。○是歲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

十年

○十年癸酉春正月。關東地大震。箱根山崩。人畜多壓死。○三月。堀田正盛爲老中。正盛自幼侍家光。親寵無比。正盛父正利嘗窃歎曰。老父不死。

則吾兒不顯。遂剖腹而死。正盛果得膴仕。○秋九月。阿部重次奉使至高崎。命忠長賜死。安藤重長不肯曰。死生至重。況君之親弟乎。重次乃還江戶。乞家光手書而至。冬十一月。忠長自殺。年二十六。葬之大造寺。上毛

德川義直建孔子廟

○是歲權大納言德川義直建孔子廟於江戶忍岡。

十一年

○十一年甲戌春正月。權大納言藤原光廣上水下貞幹太平頌。貞幹時年十三。詞旨淳正。朝野以爲國瑞。

德川光國謁家光

○夏五月。德川光國始謁家光。家光視其擧止非常。深歎異之。賜以文昌星銅像。光國賴房嫡子也。○六月。家光入朝。將宿尾張。有訛言義直謀不軌。家光乃不宿而發。○秋七月。 天皇詔以家光爲太政大臣。固辭不拜。陞從一位左大臣。以白金十二萬兩賑京師市人。

江戶西城火。酒井忠世逃寬永寺

○是日。江戶西城火。留守酒井忠世懼罪。逃寬永寺。

飛馹報京師。家光弗懌曰。災變天也。忠世何罪。但彼職在守城去城。謝罪非武夫也。馳使諭之。忠世懼不敢入城。○八月。家光歸江戶。○九月。關白兼遐辭攝政。 上皇復聽政。○義直憾家光之疑己。不肯赴江戶。賴宣乃往尾張。勸之。義直乃倶發。家光悅曰。尾張來見。幸亦甚也。時酒井忠世猶屛居寬永寺。義直賴房相議。因井伊直孝。請宥之。直孝曰。二公爲忠世請罪。不知爲官家乎。將爲私乎。曰。亦爲官家耳。直孝曰。紀水二公意如何。義直厲聲曰。二公意不必問。卿第以吾言白將軍。直孝入請家光。家光釋然。遂宥忠世。○冬十一月。家光定大番隊爲十二部。

伊賀上野報讎

○岡山藩臣渡邊數馬。殺其同僚川合某于伊賀上野。蓋復其弟小才治之讎也。川合某稱又五郎。嘗以私憤殺數馬之弟小才治于江戶。亡命匿某家。既而畜劍客。招壯士獲十

餘人。以扞衞道途。且赴伊勢。取路於伊賀。數馬聞訃。欲爲報讎。乃辭仕。詣其姑夫荒木又右衞門。又右衞門夙以善擊劍著焉。又以氣義自任焉。時仕郡山城主某。欲助而復讎。又致仕去。而跡讎所在。至是聞又五赴伊勢。尾而宿嶋原驛。蓋以又五宿此驛也。且日昧爽。數馬與荒木白衣衷甲。皆以服而發。要之於上野城下。而又五未知之。拂曉上途。數馬突起斬其下。奴大呼薄之。又五倉黃跳而下馬。揮鎗當之。戰未數合。五被重傷。勝負未決。當是時。荒木咆哮。手揮雙刀。斃八人。傷三人。膽張沖吐。餘勇可賈也。遂助數馬斫斃又五。數馬刺其喉。餘黨駭走。擧世嘖嘖呼曰。伊賀越報讎。

改造日光廟

○是歲改造日光廟。宏壯偉麗。極輪奐之美。

十二年

○十二年乙亥春三月。流柳川調興於津輕。調興對馬守宗義成臣也。初將軍賜書於外國。未嘗稱王號。元和中朝鮮入貢。調興與僧玄方謀。密加王字。置日本國云云之下。以附之貢使。貢使歸。事覺。調興惶懼。誣其主。義成數年不決。至是家光親聽斷之。三親藩執政皆侍坐。調興語塞。玄方亦處流。

定諸侯會同期以四月

○夏六月。定武家制度十九章。又定諸侯會同期以四

十三年
侍婢家端午節樹葵章幟
家光放鷹於驪鄉息於佛寺
鑄新錢
十四年
嶋原民作亂

月。○秋七月。令長崎禁交趾占城呂宋等互市。先是外舶隨便泊西海諸港。至是皆停之。蓋以嚴禁耶蘇教也。○冬十月。以左大臣藤原康道攝政。○是歲。始置寺社奉行。○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始置評定所。○夏五月。伊達政宗卒。（年七十。子忠宗嗣。）○秋七月。徙封保科肥後守正之於羽州山形。食二十萬石。正之將軍秀忠之孽子。爲人敦實好學。初秀忠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爲嗣。命名正之。家光嘗放鷹於驪鄉。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不知其爲家光。與坐而談。家光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而清雅若是。豈有大擅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甚。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同胞。貴人何心腸薄如此。家光爲不聞者。辭謝而出。居無何有此命。後正之給驪鄉佛寺。以香火邑。○菊池純曰。白龍魚服。時息於僧寺。而寺僧真率。許其不平。又爲保科氏博得二十萬石大封。寺僧亦可謂保科氏功臣。○是歲。鑄新錢於江戶及近江坂本。款曰寬永通寶。○十四年丁丑。春正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八日。星貫月。○冬十月。肥前嶋原民作亂。初大友小西氏之亡。遺臣往往散匿民間。二氏皆崇信耶蘇教。故其衆亦皆竊奉其法。而肥前嶋原最爲夥。城主松倉重次暴斂橫征。不恤其下。士民怨苦。於是耶蘇之徒稍稍潛匿其封內。以煽動愚民。而重次不知之也。嶋原與天草嶋相脣齒。而嶋則屬唐津。城主寺澤賢高以天草海路遼隔。城富岡。以控天草。命三宅某守之。賦斂暴急。百姓苦之。於是嶋民

天草出神人天示之以祥瑞
四郎時貞善幻術移檄嘯聚
時貞舉兵天草賊推爲大將
家光命板倉重昌討賊

大矢野某與千束大江諸人。潛赴嶋原。誘以耶教。揚言曰。吾嘗聞天草當出神人以弘此法。今天草有益田時貞。無乃其人乎。況赤雲芝草。天示之以祥瑞。果如其所聞。衆皆驚喜。以爲天祐也。時貞者稱四郎。父曰甚兵衛。嘗仕小西行長。信耶蘇教。時貞亦學之。頗善幻術。人皆稍稍惑之。是月時貞移檄四方。嘯聚黨與。時城主重次在江戶。聞有馬里正角藏唱耶教。遣吏卒驗問。角藏果會里民拜耶蘇像。乃遣兵捕之。其徒聞之大怒。二十五日。至有馬。殺吏。報之吏皆狼狽。航海逃歸嶋原。老職岡本某帥戰艦十九艘赴有馬。度賊勢猖獗。衆寡不可敵。半途引還。二十六日。賊急攻嶋原。呼噪而進。揮斧破城門。城兵力拒。連發巨熕。賊稍避易。城兵開門突擊。賊大潰亂。奪船而逃。二十七日。嶋原守吏馳使告變江戶。斬角藏及妻子十六人。賊勢益熾。嘯聚遂至八千人。而時貞亦舉兵天草。嶋原賊奉爲大將。三宅聞變大驚。乞援唐津。時賢高亦在江戶。衆議不決。賊殺掠日甚。三宅又告急唐津。十一月五日。唐津遣岡本某將兵一千五百。航海援富岡。嶋原賊亦赴援。十四日海陸並進。薄嶋子。村民縱火應賊。唐津兵大敗。賊鋒甚銳。三宅力戰死之。餘衆皆潰。賊議曰。富岡三面瀕海。一面據險。吾當取之以爲根抵。乃聯竹楯薄城。銃不能洞。城將原田嘉種善拒。命銃手五十人叢擊。碎一楯。城兵突進擊。殺數百人。賊大敗走。當是時。羽書交達江戶。家光特命板倉重昌討之。石谷貞清監軍。又使松倉重次速就國。重昌子重矩請從。許之。諸將即日發江戶。○初柳生宗矩赴有馬氏之宴。酒間有告嶋原之變者。曰將軍

遣板倉重昌討之。問曰。啓行何時。曰。既發矣。宗室色然。辭以事故。日清借善馬。乃揚鞭南馳。追重昌至品川驛。弗及。[illegible]則日已晡。意將欲歸。[illegible]以止其行。[illegible]城。請面詔。將[illegible]宗矩具陳追重昌之狀。且曰。此行也。臣見重昌之往。不見其還也。家光不懌而起。[illegible]宗矩問其所見。對曰。臣聞。愚民爲妖教所煽惑。皆[illegible]下亦不見大敗。門地與參州[illegible]賊平以織田右府之猛[illegible]公之英武。曠日彌久。久而不能平。[illegible]重昌討之。臣恐威信不行。[illegible]信不行。則不能[illegible]諸將不奉令。則不得[illegible]重望大臣大知斷。則重昌何面目[illegible]世乎。其戰[illegible]矣。故曰。臣見其往。而不見其還也。[illegible]選重昌其與俱歸。不出[illegible]數日也。宗矩[illegible]所詔

二十二日。賊兵圍富岡數匝。遂陷其外城。二十九日。重次至嶋原。十二月五日。重昌貞清亦至。先是賊聞東軍大至。修原城壘趾據之。蓋永祿中龍造寺氏所據。以雄視一方。高阜隆然。崛起海岸。頗稱天險。賊乃推時貞居其牙城。四方豪傑來聚者。蘆塚忠右衛門。山田衛門佐。大矢野三左衛門。千束善左衛門。

賊徒聚於城者三萬六千人

森宗意等。凡數百人。賊徒聚於城者。併婦女老幼。號稱三萬六千人。六日。重次先諸軍發嶋原。重昌貞清繼進。時西海諸侯皆發兵來援。寺澤賢高亦就國。十日。諸軍薄城。賊不敢出。二十日。鍋嶋氏將諫早豐前攻西面。松山不利而退。立花忠茂以五千人攻東面。賊力拒。婦女亦登陴投石。忠茂督衆苦攻。僵尸相枕。重昌度不易力取。急令收兵。且待後命。

更命松平信綱討賊

家光聞草賊久不夷。更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赴討。晦日。重昌聞二將來討。誓曰。今而不屠城。亦何顏見二人。明日歲首。賊必不設備。急攻拔之。衆皆然之。賊亦偵知爲之備。

十五年

○十五年戊寅。春正月朔。全軍進攻原城。

大風折樹黑煙四塞

是日大風折樹。揚沙黑煙四塞。殆如闇夜。賊弓銃亂發。死者無算。先鋒有馬忠賴欲專功。薄城而喊。賊開門突出。忠賴敗走。死

板倉重昌戰死

者過半。重昌紺甲唐首冑。纓無餘。決死而出。呼紙筆。題國歌一首。以贈石谷貞清。乃麾衆而進。當是時。衆隊環攻。呼聲震地。城上矢丸如織。加以火箭。諸軍辟易。伏尸如邱。賊酋時貞自勵士卒。巡城督戰。賊勢益振。重昌挺進。揮槍縱敵。既而槍折。又揮刀健鬪。單騎薄城。賊駒木根某自睥睨窺之。知其爲總兵。擬銃射之。重昌中丸而斃。其餘將校死者無數。而城益固不拔。此日我軍死傷者三千餘人。而賊傷者僅不滿九十人。○菊池純曰。當耶蘇徒據嶋原嶋亂也。以烏合之兵。嬰孤城。挫鎮西侯伯大軍。遮關東軍監于擯丸之下。折衝兩歲。至糧盡力屈。不可復爲。而後駢首就戮。何其賊勢猖獗一至於此乎。蓋征西之師。將非不勇也。士非不精也。獨所選者。由將帥之權不重。號令約束不一焉耳。夫官微則威權不重。祿小則名望不尊。以不尊之名望。負不重之威權。而假命以總戎之寄。宜乎西州諸侯。不從其節度。弄兵玩寇。聽日彌久。暴師于外。屢致敗衄也。

三日。信綱等至嶋原。五日。寺澤賢高來會。信綱巡視城外。合長圍苦賊。又召荷蘭人於長崎。命發巨熕於城中。賊兵大困。造土室禦丸。○二月。城中糧盡。二十一日。賊三千

賊衆夜斫黑田鍋嶋營

乘夜斫黑田鍋嶋營。縱火大喊。城中鼓譟助之。忠之臣黑田監物死之。○賊襲黑田氏營。其良多戰死。事聞於江戶。家光會議三親藩及執政。議直賴房不能對。賴宣進。相慶曰。賊亡無日矣。衆皆疑之。未數日。捷聞交至。果如其所言。後或問其故。曰。凡敵寒夜襲營者。由城中糧盡。糧盡兵飢。不亡何爲。聞者歎服。

明日水野勝成亦來會。二十四日。諸將會議於信綱營。氏鐵進曰。苦戰損兵。雖捷亡益。已盍待糧盡殲之。勝成曰。否。賊本烏合。糧食必乏。諸君合圍一鼓拔之。弗須費力也。信綱曰。善。期以二十六日。是日大風雨。更約二十八日。○先是信綱營中懸一鐘以警不虞。既而以謂有諜者撞之。亦足以擾我軍耳。每夜置撞木于地上。又竊以謂鐵椎木槌何物不可撞。未必此撞木也。乃聚苞數十枚。約束其鐘。又沈思之。遂伏鐘地上。繫繩於鈕。以便扛上。未幾時。長崎賊夜襲吾營。比及上鐘。解苞。賊已入塞。竟不爲用云。

榊原職信挺進植旗城上

奉行榊原職直監勝茂軍。子職信從。是夜職信會衆議。先登不決。翌日勝茂率手兵攻城。賊兵力拒。矢丸雨下。其老諫早豐前。奮擊破之。職信挺進。植旗城上。職直望見曰。旗號車輪。是必吾兒。不可不救。乃進。勝茂呼曰。毋使監軍死。麾衆而進。於是諸軍肉薄四面齊登。悉奪其外城。賊壓保其牙城。日既晡。諸軍陣城上。黑田忠之謂其老美作曰。功名多爲他人所奪。明日吾將暴尸于城下。不然。生不復見人也。美作壯之。倶約死而出。校倉重矩與石谷貞清。相語曰。亡父內膳已死於元日之戰。明日吾亦將一死以弔泉下之父。貞清慰而遣之。明日黎明。諸軍進攻牙城。兵都稱十二萬人。黑田氏將黑田美作先登。火箭霰集。壘柵

原城陷

皆火。時海風四起。焔烟漲天。我軍奪門而入城。乃陷。屠殺賊男

陳佐右衛門時貞伏誅

女三萬七千人。無復噍類矣。細川氏兵陳某斬時貞。而我軍死者一千百三十餘人。○此日信綱巡視城中。有械而囚者。信綱問其名。則山田衛門佐也。乃命館之。有馬氏初。衛門當耶蘇徒起。曲從入其黨。使母逃去。時貞命守城壁。一夕約書于矢。射小笠原氏營曰。臣有老母。在今潛匿某地。願得被宥母命。爲內應以報其恩。誣信綱作書。令人復射之。爲邏兵所獲。諸魁大驚。欲執衛門戮之。獨蘆塚不聽曰。衛門仁恕。能愜其部下。今而殺之。部下必叛。不如捕而幽之。更兵守壁。以備敵來襲。乃列銃以俟。我軍不覺至。期傅壁遇銃而敗。及城陷。賊卒欲殺衛門。不果而去。至是信綱命釋其縛。送之江戶。家光嘉其孝義。又賜其田宅。賊徒三萬七千人。而全其首領者。獨山田母子二人耳。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云。○三月。信綱令諸軍毀原城石壁。巡視天草。

有馬塚

長崎梟時貞首級於長崎。瘞賊級二萬於西坂。名曰有馬塚。○

禁錮重次削賢高封

夏四月。信綱氏鐵凱旋江戶。西海諸侯皆就國。家光召寺澤賢高。松倉重次。遂禁錮重次。削賢高封。六月。召鍋嶋勝茂榊原職直。以其犯軍令。欲罰之。德川賴房聞之曰。嚴令懲後。是戰國之法。用之今日則不可。若罪二人。異日誰復効力國家者。家光然之。遂不問其罪。○冬十二月。賜松倉重次死。流弟重利於讚岐。

十六年

○十六年己卯春正月。徙封松平信綱於河越。武藏阿部忠秋於忍總。並任老中。

始置大老職

○始置大老職。○秋七月。令諸國嚴禁蕃船來泊。蓋以耶蘇教啓禍亂也。

江戶城火

○八月。江戶城火。殿宇蕩盡。○是歲造蠻館於湊浦。先是蠻人在長崎者。與里民雜居。至是別居焉。

十七年

○十七年庚辰。春二月。江戶城成。○夏五月。阿媽港船來長崎。家光遣吏讓其犯大禁。捕而悉斬之。燒其船及貨物。○秋九月。家光如品川別館。德川義直賴宣賴房及僧澤庵從焉。

毛利秀元饗茗

毛利秀元饗茗。供具極盛。秀元成童爲外征元帥。門望皆隆。家光推稱以爲老友。○生駒高俊爲政偏頗。士民分黨相軋。家光奪其封。

始置勘定奉行

賜其子某二萬石。存其祀。後愈削小。以八千石列更番麾下。○始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吏大河內秀綱者子。冒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爲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是歲。夏。松前宇知浦海溢。山壑發火。炎焰飛空。人畜死傷。无莽焦土入海。竟生一大嶋。

十八年

○十八年辛巳。春正月。江戶桶坊火。延燒八千餘家。○二月。命太田資宗撰列侯以下家譜。○秋七月。日光多寶塔成。先是家光將造塔。時嶋田利正以機敏聞。家光召問曰。銅鐵與石孰堅。利正對之曰。塔之堅脆。非鐵石所能。若能修補。豐國廟則日光之塔萬世不廢矣。家光乃造以石。○是歲。家光以天草嶋屬肥後。使黑田忠之。鍋嶋勝茂掌長崎防禦。

十九年

○十九年壬午。春二月。命林道春撰

（定譜代諸侯更期）將軍家譜。○夏五月。定譜代諸侯交代期。以六月。其在關以東者。以半年代焉。著爲永制。○冬十二月。徙松平賴重。封於高松（讚岐）食十二萬石。賴重。賴房嫡子也。有故不得立。初封下館（常陸）五萬石。至是受殊封。○（二十年）二十年癸未夏六月。朝鮮來聘。獻洪鐘寶爐於日光廟。○是月。會津城主加藤明成有罪。奪封。封其子明友於石見安濃。食一萬石。至明友子明英。徙于江州水口。食二萬五千石。列譜第。（加藤明成有罪奪封）先是。明成寵臣堀主水亡命。來江戶。訴明成十餘罪。明成大怒。欲捕而甘心之。主水奔高野山。明成索之。僧徒不肯出。明成益怒。遂請家光曰。臣願以國易主水。家光令吏至高野捕主水。賜之明成。明成喜而誅之。其妻子匿於鎌倉尼寺。明成又遣人捕之。寺主怒訴之。遂收明成城邑。○（琉球貢西瓜）琉球貢西

瓜於薩摩。○（僧天海歿）冬十月。大僧正天海歿。（年百三十三）○帝在位十四年。不改元。是月。讓位於　皇弟紹仁親王。是爲　後光明天皇

後光明天皇　諱紹仁。　後水尾天皇第三子。母壬生院藤原氏贈左大臣基任之女。寬永二十年冬十月。即位於紫宸殿。時年十一。○十一月。　天皇始讀書。○（正保元年）正保元年甲申。夏五月。長松（甲府綱重）生。○（諸家大系圖成）秋七月。諸家大系圖成。納之日光寶庫。○是月。家光營東照公廟於龍山。（參河）附祭田二百石。○冬十月。改元正保。○（二年）二年乙酉夏四月。以家綱爲權大納言。敍從二位。○冬十一月。（三年）詔賜宮號於日光廟。○三年丙戌春正月。德松（綱吉）生。○三月。遣（例幣使）使賜幣於日光廟。後以爲恒例。世謂之例幣使。○是月。柳生但馬守宗矩卒。子宗冬嗣。○夏四月。小姓高嶋左近歿。小十人赤井彌兵。於途逃入老中松平信綱第。信綱具以聞。家光乃遣使於信綱第。賜左近死。嶋田正利聞之曰。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左近好鬪。其及也宜矣。○秋八月。守澄法親王爲日光山座主。座主。　後水尾上皇第四子也。　皇子補日光座主。始於此。○（四年）四年丁亥春正月。九條道房任攝政。○冬十月。明遣使奉明主及（明主遣使乞援兵）鄭芝龍書來乞援兵。家光召三藩老中。議之。三藩請往。執政井伊直孝沮之。議不決。既而聞清兵入閩。芝龍等降。終辭出兵。初芝龍來肥前平戶。娶田川氏。生子成功。芝龍還明。迎成功母子。清兵陷泉州。田川氏登城樓自殺。投河水。清兵吐舌曰。婦女尚能爾。倭人勇決。不負所聞也。及芝龍降。成功獨擁衆不降。○十一月。　詔賜故僧正天海號曰慈眼大師。○（慶安元年）慶安元年戊子春

二月。改元慶安。○家光遣使三河大樹寺。修贈大納言廣忠百年忌辰。○夏四月。家光如日光。修東照宮三十三年之薦事。○秋八月。丹波福智山城主稻葉紀通自殺。初紀通因事誅其家士。多所逮及。餘黨大懼。流言紀通謀不軌。隣國諸侯出兵備之。國中相驚曰。隣國兵至矣。紀通歎曰。隣國果誤我矣。剖腹而死。（中江藤樹歿）○近江人中江原歿。（年四十一）原字惟命。小字與右衛門。號藤樹。高嶋郡人。藤樹篤信王文成之學。先躬行。後文藝。每引四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薰其德。悉爲良民。時稱曰近江聖人。（近江聖人）○一士人。經過藤樹之故里。欲弔其墳墓。問路農夫。農夫即舍耒耜。偕趨入屋。更著潔服。出。士人跟之行。既而至墓所。農夫拜揖甚恭。士人心訝之。問曰。爾于藤樹有何親故。而敬禮乃爾。農夫曰。欽仰藤樹先生。豈惟余哉。闔邑皆然。父母每語其子弟曰。吾里父子有禮。兄弟有息。室無忿疾之聲。而有和煦之色者。職由藤樹先生之遺教也。此所以無一人不戴其恩也。士人爲動容曰。世稱爲近江聖人。

吾乃今而知其非虛讚也。即敬拜其墓。厚謝農夫去。○菊池純曰。中江氏積德茂行。筆不遑書。而其尤膾炙人口者。馬大還遺金是也。盜賊爲良民是也。而原其所由。皆自躬行上得來者。可謂得聖學之要者矣。擧世推稱以爲聖人。蓋非虛讚也。○

二年

二年己丑夏六月。江戶地大震。官邸市舍。殆皆倒。○秋九月。琉球來聘。

三年

○三年庚寅春三月。東國地大震。○夏四月。家光命六諸侯。防江戶城火災。諸侯充防火。始於此。○五月。尾張大納言義直卒。子光義襲封。○秋九月。以阿部忠秋。爲家綱傅。十日。越前一伯卒。年五十七。○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是歲。毛利甲斐守秀元卒。年七十二。子光廣嗣。

四年

○四年辛卯。春正月朔。家光有疾。家綱入子城。受諸侯朝賀。○三月。福山城主。水野勝成卒。年八十八。

水野勝成愛士

勝成愛人禮士。恒語其臣曰。吾以汝等爲赤子。汝等宜以吾爲父。嘗出獵。見一人候之。即曩事勝成者。因問曰。聞子仕越前。

食高祿。何爲復來。其人曰。主公能愛士。臣感其厚遇。故辭而復來也。勝成喜而祿之。後勝成致仕。偶過其家。門已杜矣。怪問之。左右曰。彼忤新主命。辭仕而去。勝成大息曰。吾家將不復振。何其吾兒待士之薄乎。抑豪傑之士處事。不肯枉己從人。爲之君者。宜待以優禮。今乃不能。然宜乎其去而弗留乎。○夏四月。家光疾病。召三親藩及執政。遺命曰。卿等輔佐家綱。政事一遵舊章。又特命保科正之曰。善輔吾兒。

大將軍家光薨

二十日。左大臣從一位大將軍源家光薨。年四十八。

堀田正盛等殉之

堀田加賀守正盛。阿部對馬守重次。內田信濃守正信。三枝土佐守守重等。皆殉焉。○谷寬得曰。秦穆公之奪三良也。詩人刺之。大猷公以既明且哲之資。未及禁焉者。雖白珪之微瑕。實明德之累也。可惜哉。可惜哉。二十六日。以遺命。葬于日光山。二十九日。　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廟號大猷。

家光幼英偉。家康器之。戒秀忠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爲明將。宜速定儲貳。戒其保傅曰。父必求其子類己。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憾。汝輩勿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

家光甚敬重祖先

家光甚敬重祖先。諸老臣侍燕間。言及祖先事。輒曰。少竢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不輕發之口。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爲側衆。有權寵。家光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條對。家光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惶汗而退。更相告警。○菊池純曰。明主之所以爲明主者。在不用其明焉耳。明主而過用聰明。其弊則爲苛察。此亦人君所不容不慮也。大猷公聰明英果。當世不見其匹。獨所憾者。過於用聰明。不克免苛察之累。柱下之言曰。治大國如烹小鮮。又曰。水至清則無魚。知言也哉。秀忠時。青山忠

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家光親政。未及復之。而死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晚歲賜邑于信濃。又賜大久保忠季。肥前地八萬石。及其子忠任。終復舊封。再鎭小田原。以白父祖之冤。天下悅服。當家光之時。保科正之。井伊直孝等。名臣盈朝。而松平信綱。尤稱警敏。

信綱造城樓一宵而成

家光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工。一宵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至者。土井利勝讓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爲戒。

慶安之變

○亂人由井正雪伏誅。正雪駿河由井之人。父業染戶。正雪之幼。父欲使爲僧。正雪不肯。一日讀太閤記。有所感奮。去遊江戶。適有一處士。自稱云楠氏之裔。家傳兵書。正雪從之游。約爲父子。遂冒楠氏。以兵法教授弟子日進。嘗竊摹造楠氏系譜。及菊水章旗。埋藏之淺間山。至是托

盛火藥於酒榼置之酒肆

靈夢發開之自稱楠氏遠裔竊畜異圖與其黨丸橋忠彌欲乘喪作亂忠彌者長曾我部盛親遺孽以善槍法聞焉正雪與之親善一夕會衆於道灌山定約束布號令謂忠彌曰卿預盛火藥於酒榼悉置之酒肆一肆點火則闔都烏有吾亦見火光騰徑火駿府據久能山以遙相應則大事可集也既而正雪歸駿府忠彌留江戶將刻期相發忠彌慮軍須或乏請借金於田代

弓匠藤四郎與田代上變

氏因啗以利曰事成則賞以封侯田代氏佯諾之忠彌大喜又說弓匠藤四郎以秘計二人驚愕即夜馳上變老中松平信綱聞其善槍恐多傷人直遣捕吏圍其家連呼曰失火失火忠彌倉皇登樓望之衆乃突入擒之更遣駒井右京於駿府捕正雪是日黎明正雪東向眺矚久之曰大事睽矣既而右京果至與

正雪伏誅

城代大久保忠成謀遣吏圍之正雪及其徒八人皆已自殺賞田代氏以千金其佗論功行賞有差先是信綱遇忠彌於和田倉門外忠彌踧而敬信綱問左右曰誰居踧而敬者答曰丸橋

信綱預知忠彌有叉相

忠彌信綱愀然不樂曰彼有叉相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乎彼必將圖不軌後數月而忠彌就擒人服其識鑒熊澤了介嘗至德川賴宣第及入見一士人骨相非凡相視而不交言見賴宣曰某今見一士人彼何人曰渠爲吾講兵書處士由井民部助也了介正色曰某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者他日

碩儒姦雄肝膽相照如合符節

正雪來曰某曩日見一士未知其何人敢問焉賴宣曰渠說吾以經書岡山藩士熊澤次郎八也正雪正色曰某熟視其容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初正雪之圖不軌僞作德川賴宣與賊相交通之密移數通以煽動民心既而逆徒伏誅獲書其家執政會議欲召賴宣鞫之一府騷擾禍且不測賴宣入見執政信綱忠秋取書似之賴宣瀏覽一過有喜色曰此吉兆慶事又何虞之有乎何則賊徒假名於外諸侯以作贋書煽起禍亂其忘恩規利或將有與狂謀者今不假之於彼而求於我此所以其速致平定也將軍幼冲猶有不露威吾今將封府庫奉還封土又何虞之有乎聞者服其宏度○冬十一月磔丸橋忠彌

承應元年

以下三十餘人於品川○承應元年壬辰夏五月林春齋著王代一覽獻諸幕府○秋八月改元承應○冬十二月酒井忠清

二年

伊丹康勝練達吏務

爲大老○二年癸巳夏六月勘定奉行伊丹康勝卒康勝練達吏務勸農桑通商賈與民同其利一時稱爲循吏甲斐國產小

楮一賈人納金官府以擅其利或請增納千金有司將許之康勝極論其不可老中問曰千金雖微亦足以資國用何謂無益也康勝曰公等能禦盜乎否老中怪問之則曰小楮者亡上下貴賤皆所須用不可一日無之物惟其價甚廉故上下皆用而不困今彼欲增千金以奪其利此不過貴楮價以償之之計耳楮價一貴而百物翔貴小民窮困勢必至爲盜群盜蠭起所在侵掠公等能禦之乎否老中語塞○皇城災○秋八月以家綱爲右大臣弟綱重任左近衛權中將兼左馬頭綱吉任右近衛權中將右馬頭並叙從四位下時人謂之兩典厩○九月琉球來聘○是歲家綱命平戶城主松浦鎮信築熕臺於七處以備

三年

外寇○三年甲午春三月家綱奉詔營大内課諸侯助役○

板倉重宗偶障聽訟

秋七月。所司代板倉重宗罷。重宗在職三十餘年。令行禁止。民敬之如神明。每聽訟。必向西遙拜。而後出臨廳事。躬親引春碾茶。偶紙障而聽之。未嘗視訟者面。人問其故。重宗曰。吾聞愛宕神甚靈。吾斷獄。一有不公。神必罰殛之。所以黙禱也。抑聽訟之能明。由於心之能靜。心靜則茶之落碾必細。不靜則茶必不細。此吾自驗吾心耳。且夫人面非一。有溫柔者。有猛惡者。吾先視其面。則未聽其辭。而邪正曲直。先有所偏倚焉。雖然人心邪正。未可遽以外貌卜之。猛惡未必不正。溫柔未必皆正。所以隔障而聽之也。○青山延于曰。知勝重之賢而用之者東照公也。從勝重之言而用重宗者台德公也。終始任重宗而不疑者大猷公也。有此君而有此臣。啓萬世之基宜矣。○菊池純曰。有重宗之心。而斷獄雖不隔障碾茶。何苦獄訟不公耶。無重宗之心。而折訟雖日碾茶時拜神。又何補於獄訟哉。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行露之詩曰。雀無角。何以穿屋。嗚呼折訟亦難哉。

國史略二編卷之五　○五十五　五車樓梓

明隱元歸化

○以牧野親成爲所司代。命曰。每事必諮板倉重宗。○明僧隱元歸化。家綱置之於宇治。剏萬福寺。我邦有黃檗派。昉於此。○八月。尊生母藤原氏。號壬生院。○九月。 天皇崩於假殿。壽二十二。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三。曰正保。四年曰慶安。四年曰承應。三年冬十月。葬泉涌寺。 帝英敏宏度。幼而好學。粗通大義。嘗 勅侍講。進程朱新注。講官奏曰。古來進講。必用漢儒古注。 帝曰。擇其善者從之。何問新古。乃講新注。 帝常好詩賦。踈斥和歌。嘗覲 後水尾上皇。 上皇曰。聞 帝好詩賦。不喜詠和歌。然和歌者。吾朝故典。不可不學。 帝乃獻和歌十首。 上皇未讀了。又詠十首呈之。 上皇歎曰。如斯則不學亦不害。

帝惡雷

帝性酷惡雷。及聞謝上蔡須從性偏所難克克將去之語。豁然大悟曰。忌雷亦偏矣。朕豈難克乎。一日迅雷。端坐簾外。竢其止而入。自此不復惡雷也。又嘗病削額髮。服短襖。欲復烏帽素襖之舊。曰。胡服猶有袖。吾朝何不改此凶服。未果而崩。又嘗欲建聖廟。復大學寮。亦不果。自 持統天皇之喪。始行火葬。世世相承習而爲俗。 帝每歎之。將復舊典。會患痘。醫官誤治。暴崩而火。 聖骸則至 帝而止。

魚戶八兵衛諫火浴

初 帝之崩也。朝議依舊。欲行火浴。有魚戶八兵衛者。頗好宋學。以其常出入宮禁。聞之大哭曰。火葬者非 聖主之意也。 聖主嘗欲停之。安可以其所惡而送其終乎。遂奔走仙院後宮。及百執事之門。請廢火葬。從 帝意。歔欷流涕。聞者爲之動容。 朝議遂從埋葬。○菊池純曰。魚商八兵衛一匹夫耳。以匹夫之賤。與天下之卿相論諍其可否。直言讜議不小屈焉。以至達其志。亦可以見帝克己之德所涵育也。昔者趙宋之時。蔡京令石工安民

國史略二編卷之五　○五十六　五車樓梓

刻元祐黨人碑。安民辭曰。臣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抑魚商之與石工。均是賤民也。而一以諫止火浴。一以固辭刻碑。悉出於忠愛憂國之餘。令人惻然感悟也。但魚商之時。名臣盈朝。故其所言悉行。石工之時。權姦縱政。故其言終不達。亦可以見時世幸與不幸也哉。○十一月。群臣相議。迎立 皇大弟良仁親王。是爲 後西院天皇。

柳田華邑生書

國史略二編卷之五　大尾

國史略跋

史不可以不文也。不文則不足以傳後代也。史不可以不直也。不直則不足以戒世垂訓也。我邦中古以上尚矣。自慶元以還。史之可以詳世道之沿革。考國運之隆替者。亦層見疊出。不遑枚舉也。然其為書。或隱諱而不直焉。或冗雜而不文焉。求其能直且文者。蓋亡幾矣。吾

師三溪菊池先生。閒嘗編纂一書。上自後陽成天皇。下至後光明天皇。上下百餘年間事蹟。凡收之五卷。題曰國史略二編。世道之沿革。國運之隆替。皆條緒明晰。瞭如指掌。閒附以論斷。其敘事則雅潔而不冗雜。其書法則明確而不隱諱。文之與直。蓋兩相得者矣。然則其足以戒世垂訓而傳後代者。固不待言焉。

雖然先生非絕筆於此。將以嗣纂及近今也。則欲窺其全豹者。姑付之他日可也。彥久受先生之提命。及今斯書成。復徵以後跋。彥不敏不能以發先生述作之大旨。姑以管見書其後。併以就正焉云爾。

明治十年丁丑十月

村上彥謹識

荊谷保敏書

明治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版權御願
同　年十二月廿四日版權免許
同　十一年二月刻成發兌

京都府平民
編輯者　菊池純
上京第廿九區間ノ町御池上ル高田町
四百九十九番地

京都府平民
出版人　藤井孫兵衛
上京第三十區御幸町御池下ル大文字町
五百四番地

版權免許

三溪菊池先生編輯

國史畧

三編

皇都書林　五車樓梓

據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

刻本影印

藏之名山

明治十二年夏五月
三品親王守脩

序

西土歷代有革命也久矣是以於其史乘亦不得不曰代而異名也若唐書夏書是也除班馬二史東西晉書至唐宋元明諸史一代必有一史爲綜而曰二十一史略而曰十八史略曰元明史畧也獨我

朝則不然自
神祖闢國以來皇統一系不革命故於其史乘不敢命名若日本紀大日本史二千餘歲唯以一名而未曾更也是無他以國體之不易也然不唯史爲然彼自周有諱法而來以諱名爲禮子孫不敢稱父祖之名況襲之乎我朝則中古以來名有通字子孫必用父祖之名偏字至於季世官銜及通稱必有世襲稱家名爲安之雖以卑微貴門閥自成風教亦由皇統一

系萬年不易非若彼朝夕易君變棋不啻也可以觀人心之醇樸冠絕萬國也先友菊池三溪翁著國史略第二編梓而行于世今又著第三編起後西院而止于
今上帝明治十年西南平定議論敘

事。詳略相濟。使讀者一睹瞭然。其設心可謂勤矣。此編史體。而詳略皆名以日本史及國史。二千餘歲。貫以一名。而未曾更革者。由皇統一系萬年不易也。是亦宇宙間之一大美事乎。然而方今洋學盛行。而君民同治共和政治等說。世之無識者。往往稱彼美而喜之。遂將至排擯專立君獨裁之國體焉。其勢不可制也。是翁之所以著三編。三編而一名不更。蓋有深意也。後之修國史者。亦必將仍舊名也必矣。雖然實之弗存。名豈安獲乎。是有

國史略　三編　莖場翁序　〇三　五車樓梓

位者之所當深用心。而非吾輩草莽之士所得為也。是為序。

皇明治十二年己卯五月中浣

西肥　草場廉　撰并書

國史略　三編　莖場翁序　〇四　五車樓梓

國史略三編自序 三編

古之處事。則簡而約。今之於物。則繁而瑣。簡而約焉。故處事極便矣。繁而瑣焉。故於物極煩矣。能甄別繁簡二者。弗牽流俗趨舍。大而治法政謀。小而慶賞黜罰。外而戰鬭策畧。內而金穀出納。以臻夫日用家常。米塩牒簿鍋釜罂皿井臼操作之瑣事。靡弗咄嗟而立辨也。靡弗顧指而響應也。是以庖犧氏臨於民。匪結繩則儷皮。陶唐氏施乎政。匪茅茨則土階。務尚簡約。除去繁瑣。而後可以歌南薰而解民温

也。可以垂衣裳而施治教也。然而世愈降。事愈繁。昔之簡而約者。今者則繁而瑣。昔之結繩以辨事者。今者則竭力翰墨。昔之儷皮以通嫁娶者。今者則九十其儀。昔之土階茅茨者。今者則峻宇彫墻。宜乎世愈降而事愈繁也。夫脩史亦有類於此者也。昔者有周以至於秦漢時。其文皆簡古醇粹。靡一句有冗語。靡一字有蔓辭。周官戴記左氏。雖周之文。可以為後學方法者。不遑口數。逮至輓近炳世。天下操管之士。率皆鬬華競靡。詡多衒

博藻範絢爛雖若可驚可喜其實則不啻綃花楮葉毫無生氣其悖于庖犧僊皮之治陶唐茅茨之蹟也遠矣予常有慨于此其平素述作每值古今成敗利害所自與夫英雄豪傑才能智勇及老姦巨黠叛賊亂民之出

處事行其一下筆未嘗不三致思寧簡而約勿繁而瑣寧朴而實勿華而浮庶幾不失古史醇粹簡約之旨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昌黎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信哉言也昔者德川氏士臣有本多重

次贈書其妻曰寄一筆火不可不愼也阿仙不可令瘠也馬不可不肥也抑重次木強一武夫而已而其咄嗟援筆作家書文簡旨明絶無繁冗鄙瑣之弊雖以愚無智匹夫匹婦一瞩瞭然有易解之喜而無難讀之憂不

獨合孔子辭達之旨併副昌黎氣盛之言今吾輩畢生從事鉛槧喜讀左氏莊周之文而其平素所述作反弗逮一木強武夫之家書寧有此理乎吁嗟木實繁矣枝安得弗敗邪根荄茂矣苗安得弗死邪後之脩史者簡

邪。繁邪。瑣邪。吾將弃繁瑣而從簡約。

明治十二年第一月。菊池純子顯甫。識于平安華頂山僧房。

鷗波西邨貞書

例言六則

一此編所輯錄發端。後西院天皇即位元年結局。今上明治十年十一月。而其間政治得失。公武隆替。至夫天災地變。水旱疾疫。及歳時之豐凶。靡弗詳記而縷述。唯從癸丑墨使要盟以還。幕政弛廢。綱紀弗振。外患內憂。災害並至。國家多難。前古所未夢見。夫國家多難。其所傳聞。弗保罔訛謬。訛上承訛。展轉至今。甲是乙非。糾紛錯雜。嗚呼後之修史者。安所取信乎哉。而況以寒陋一措大。獨力網羅細大並舉。極知難免謬妄也。讀者見指摘而是正之。幸亦甚也

一昔人云。丈夫闔棺事方定。信哉言也。蓋維新以降。從江藤前原以至於西鄉桐野諸人。前則勤王功臣。而後則為叛賊。為朝敵。薰猶異地。正邪易位。前後懸隔。不唯氷炭。故今於其出處事行。不敢加論斷。以竢識者明眼焉

一明治癸酉。詔廢太陰曆。頒行太陽曆。改正月曰一月。故今紀六年以後之歳月。不別揭春秋時序。特書某年某月焉耳。

一欄外評語。悉係友人石津子儉手筆。蓋此編每一卷脫稿。必先俾子儉氏論其可否。子儉直率。不必假借。是是非非。間亦下評賛。發揮正文所弗迨。於是文之面目鬚眉畢見矣。大俾黄口易領解也。故存原稿所附記。以鋟木云。

一廟廊舉墜必書焉。顯官甍卒必書焉。廷議廟謨因革從違必書焉。務使簡明易知。以裨益黄口觀覽焉耳。且略史之體勢。弗得不然也。讀者毋以疎漏尤之焉。

一史傳本論賛。猶畫龍點睛。俾讀者拍案絕叫稱快不能已者。全在於此。故此編至其關節緊要處。必挿近古諸儒論及鄙見。此作者尤用意處。讀者弗尤其續貂可也

明治十二年第一月上浣　　菊池純子顯甫識

國史略三編卷之一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後西院天皇諱良仁。後水尾天皇第七子。母逢春門院藤原氏。諱隆子。贈左大臣隆致之女。慶安元年叙親王。承應三年九月。後光明帝崩無嗣。群臣相議迎。天皇以冬十一月踐祚。時年十八。○明暦元年。乙未春正月。備前大饑。國主池田光政發倉粟賑之。而不能周救境内。謀之其老熊澤伯繼。伯繼曰。民命至重。遷延曠日。民將餓死。臣請赴江戸。就天樹氏哀訴。則饑可救也。光政從之。乃往江戸。就天樹氏請救焉。天樹氏爲請之將軍家綱。遂借四萬金而還。光政悉頒布之境内。民頼以全活者不貲。蓋光政則天樹氏女婿也。光政嘗問爲國之術於板倉勝重。勝重曰。聽訟之事。則嘗聞之矣。治國之術。未學之也。光政强之。勝重曰。治國之道。如内鹽鼓於方器。以飯匙取之。光政默思久之曰。飯匙妨碍。其所不至則如之何。勝重歎曰。公明敏絶人。恐過苛察。夫治國不寛。則不能得人心。故以此試焉耳。善哉公有此問也。光政感悟。於是專行惠政。國中悦服。○夏四月。改元明暦。○冬十月。朝鮮來聘。○十一月。皇宮成。天皇遷御。○二年丙申春正月。天皇即位於紫宸殿。德川家綱使松平頼重吉良義冬入朝賀之。○夏五月。内大臣公信罷。○六月。以藤原經孝爲内大臣。○秋八月。駿府城番稲葉正能爲其臣安藤甚五所弑。家綱執甚五誅之。連坐者甚多。初甚五有罪。正能

（頭注）明暦元年　熊澤伯繼賑窮民　池田光政問治國之術　二年　安藤甚五弑其君稲葉正能

欲加誅。甚五大懼。陰與正能近臣松永喜内謀弑之。告以喪心自殺。家綱遣北條氏長等驗視其尸。狀不類自屠者。氏長等以詰正能族正則。正則召正能家衆按問之。甚五乃謂衆曰。主君一旦棄群臣。事至於此。洵可悲也。言畢涕泣。衆皆憫之。獨太田資次謂正則曰。彼言不可信也。何不窮治近臣。以決情僞也。正則然之。問衆以正能近臣最與甚五親善者。衆對以喜内。乃捕喜内鞠之。不服。更設計審問。果獲其實。至是家綱執甚五喜内。賜正則。正則焚殺二人。○冬十二月。周防守板倉重宗卒。年七十。子重郷嗣。十二日。家綱始召林道春講大學。賜衣服。○三年丁酉春正月。江戸風霾蔽天。小石川火。適麹町亦火。風益猛。屋比蕩盡。延及府城。執政建議。欲避火於城外。獨阿部忠秋諫其不可議。乃止。火不滅者一晝夜。諸橋焚斷。府下悉爲焦土。先是家綱使保科正之詣增上寺。正之途見焚尸成丘。憫之。乃建議瘞之本莊牛嶋。死者凡十萬八千餘人。爲創一寺。名曰廻向院。家綱命有司給粥。市人皆無食器。至拾瓦片以受粥。松平信綱令諸侯罹災者。悉就國。德川頼宣慮其有異圖。駁之。信綱曰。公私儲蓄。一炬煨燼。今諸侯悉留府下。百萬生靈無口可糊。坐而就饑。非謀之獲者也。當是時。有諸侯乘間圖不軌。其何以防之。不如使此輩就國。事至除爲之備。頼宣稱善。○菊池純曰。江戸火災。小火則可撲滅也。至大火則不可嚮近也。不知者欲撲而滅之。欲沃而熸之。不唯焦頭爛額。將足以激其火勢而已。何則凡府城内外八百八街之人烟。與十萬餘口之生靈。處在塡咽。無復立錐之地。則非寒鄉僻邑多閑曠地。一家失火。則止於一家之比也。故至於延燒四出。燎原之火。則可救也。不可撲滅也。要令全都生靈不至焚死。而後有司之責或可免也。曰救火將何如。曰欲如宋樂喜鄭

（頭注）安藤甚五伏誅　三年　江戸大火死者十萬八千人　信綱令諸侯悉就國

子産也。昔者春秋之時。宋鄭火。令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又曰。出舊宮人。寘之火所不及。其他具綆缶。備水器。表火道。書焚屋。其處置進退。莫不適機宜。不令宋鄭人民至與介推伯姬同其死者。豈非以豫備有法。處置獲宜耶。嗚呼人命至重。問人而不問馬。則孔之所以爲聖也。今明暦火災。令江戶十萬生靈一炬焚滅。悉爲火坑鬼。其罪果何在哉。蓋有司出不得其宜焉耳。悲夫。

林道春歿

○是月。林道春歿。（年七十五。）初郭北失火。道春讀書不輟。弟子報曰。失火延燒此地。亦將不免。先生盍去乎。道春從容手所讀之書上轎。轎中猶讀書。既而至郭外別墅。神色自若。讀者如故。少焉有一人馳報曰。第宅蕩盡。悉爲焦土。道春曰。得無及銅庫乎。曰。亦爲烏有。銅庫即銅造書庫。蓋係幕府所賜。道春慨然。仰天嘆曰。畢生蓄籍。一朝爲祝融所奪。命夫。是夕鬱鬱不樂。後五日奄然而逝。○二月。停諸侯在國者今年參府。時土功竝起。木價踊貴。乃令曰。府城營築。必待來年。諸藩第宅。務從質樸。於是

諸侯皆取材於國。木價頓賤。○三月。更賜諸侯第地。又許萬石已上賜別墅。先是慶長中。諸藩始營邸第于江戶。窮極華麗。爭彈金碧之美。加藤清正刻五犀於門。大如馬。市人或造三層樓。窻牖塗以黑髹。其豪侈如此。至是土木稍稍從儉樸云。

創兩本願寺於關東

○夏五月。家綱與地方百間於兩本願寺。各創精舍。西寺在築地。東寺在淺草。關東有本願寺。叔於此。○家綱經始本城。執政欲先營天主閣。保科正之曰。天主非古制也。不宜以此屈民力。議遂寢。秋九月。使加賀肥後諸藩助本城之役。

德川光圀修日本史

○是歲。德川光圀始修日本史。自　朝廷既衰。國史廢缺者數百年。兵革相踵。諸家記載往往散軼。及元和偃武。廣購典籍。收集殘缺。而修史之舉未暇及也。光圀年十八。讀伯夷傳。歎曰。不有載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見。不由史筆。何以俾後之人有所觀感。於是始有修史之志。遂自奮勵。根據正史。錯綜群書。以正　皇統。正閏。明人臣。是非。爲己任。及後襲封。大招致四方名儒。拮据校正。竟能成其素志。

萬治元年

○萬治元年戊戌秋九月。明鄭成功復奉書乞援。不報。○冬十二月。伊勢內宮火。○閏月。家綱遣石川正次於伊勢。權造宮。安神鏡。

二年

明朱之瑜歸化

○二年己亥春二月。明朱之瑜歸化。之瑜字魯璵。號舜水。浙江餘姚人。先是以其國祚既覆。欲得我援兵以舉義旗。來我邦者前後三次。遂不得志。去至安南。供張甚盛。安南王召見。欲令拜。而長揖不屈。其人或以爲不解事。乃畫拜字於地。以見其意。之瑜即加不字于其上。王怒欲殺之。之瑜益不屈。以死自誓。王終感動。赦之。當是時滿清既混一四方。之瑜義恥食其粟。

至是來投。終不復還。德川光圀聞其賢。聘禮以爲賓師。○夏四月。　詔以家綱爲左大臣。遣使就江戶拜之。○六月。　敕作大廟。

井伊直孝卒

○井伊直孝卒。（年七十。）子直澄嗣。直孝歷事四世。以耆宿見重。家光之薨也。直孝招林道春曰。爲我說古人輔幼主之道。乃討論數日。道春語人曰。井伊氏武人。不識字。然至其言行。往往暗合古人。

直孝可謂柱石臣

酒井忠勝嘗曰。直孝可謂柱石臣。每有大事。衆論蜂起。人人危疑不能決。唯直孝奮然曰。天下之事。極於今日。辭氣激烈。意在必死。一座爲之奮激。遂能排難解紛者。不遑口數。吾輩非不以忠義自許。然至善斷大事。不得不讓一籌也。其見推服如此。（○直孝嘗謂林道春曰。人皆稱樊噲之勇武。以爲不易及。余獨以謂此武夫之常事耳。噲何足稱乎。道春曰。然。噲等則推埋屠狗之人。固非足下閥閱之比也。雖然。噲之所不易及者。匪搴旗斫將之謂也。匪攻城畧地之謂也。能出進犯顏逆耳）

之諫已足下勇武絕倫雖百噲固匪可及但至於直言極諫之一事未知與噲等優劣何如也直孝有恥色蓋此時家光臥病惡見人故諷而規之當時傳稱以為道春氏一生知言○秋七月家綱增大番隊士一百十四人○九月本城成家綱徙居焉定諸侯伯鹵簿入城之數○冬十一月大廟成○十二月久松定政不告而歸邑家綱奏收其封○是歲黑田光之築石壁於博多海中以便商舶碇泊長數百丈三年而竣工○三年庚子春二月家綱命陸奧守伊達綱宗鑿新溝自筋違橋至牛籠土橋以通漕運○夏五月諸國大水○六月大阪大雷震其城樓延燒及火藥庫焔熖四迸聲震數里石壁崩壞壓死者數百人○秋七月家綱遣松平信綱於大阪修理城樓○冬十一月堀田正信坐喪心沒佐倉十萬石賜子正休粟一萬苞以嗣其祀初正信致書執政極言輔臣失道上下困弊宜施仁政贍窮民之事由請先獻其城邑以充費用乃不告而就國蓋有所激也執政會議松平信綱曰正信喪心致然耳保科正之曰彼志在報國何謂喪心乎信綱曰否彼苟存志於報國先輸其城邑唯當待命邸中耳何為倖倖然輕舉妄動就其國之為邪抑彼非名臣之子邪而為此大怪事吾不忍絕其後故處焉以云云一座稱善乃使弟安吉錮之其第○是歲緬人執明主由榔致之於清明亡○寬文元年辛丑春正月　皇城災　天皇奉神器幸昭高院　法皇幸修學院○夏四月改元寬文○秋七月權中納言源賴房薨（年五十九）遺命子光圀曰邦俗以殉為禮君而無殉者稱之不君臣而不殉者稱之不臣不仁亦甚矣汝其禁之毋有聽從時其臣真木景

（頭注：三年　堀田正信喪心失封　寬文元年　皇城災　光圀禁殉死）

猶山野邊義忠等皆欲殉之光圀親往其家開諭百方二人遂止○閏八月家綱奏封其弟綱重於甲斐綱吉於館林（武藏）立食二十五萬石○是月會津城主保科正之禁家臣殉葬正之嘗讀詩黃鳥篇至臨穴惴惴慨歎不已遂禁之後水戶之禁僅三月時人以為暗合○菊池純曰殉葬者戰國之風習而非君子所舉行也秦繆公卒以子車氏三良殉之詩人賦黃鳥篇以刺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欲以殉葬陳子亢以殉葬非禮止焉此二者既已知殉葬不可而未能悉禁之而其餘習宿弊延及我邦至於　垂仁帝之時　皇弟倭彥命薨僻近臣數十人生埋壙中　帝聞而憐之乃　勅禁殉死我邦禁殉死蓋昉於此也明年　皇后日葉酸媛崩野見宿禰徵出雲土師百人造車馬人物形樹之墓次我邦作俑蓋昉於此也夫垂仁之仁野見之德比諸秦繆陳子車其仁暴之懸不唯天淵固有不待辯者也然而我邦歷世不能禁之不唯不能禁之君臣上下以殉死為死榮遂因習為風又延至於德川氏之時往往不免此弊俾人復抱黃鳥之歎也既而至於明曆萬治之際群賢輩出宿弊盡除去黃門光圀禁之其前中將正之止之其後而後殉死之禁始行焉當是時自非光圀正之出而濟之其流毒蔓延吾見其無所底止焉耳故曰殉葬者戰國之風習而非君子所舉行也若夫以殉之有無軒輊其君臣此亦野蠻之俗耳何足論哉○九月明鄭成功入臺灣明主由榔殂○二年壬寅春正月朔　天皇在假殿停三節會○三月老中松平信綱卒（年六十七）子輝綱嗣信綱銳敏絕人鍊達時務家光之薨也由井正雪作亂事覺伏誅後數年江戶大火人疑其餘黨所為也物情恟恟信綱從容區畫事無壅滯人心賴以安焉議者以為不愧古之賢佐○信綱務莊自持儀容儼然未嘗褻服見客為人忠愨終始如一及疾革其母勸之念佛信綱曰兒自幼事國受恩隆重常思効涓埃之報今不幸嬰疾不能竭力於國家遺憾莫大於此未暇念佛也其壹心奉公率如此○信綱嘗欲引玉川水灌其封邑命邑宰安松某（金右衛門）鑿渠十有六里自小川村達新

（頭注：正之禁殉死　二年　松平信綱卒　信綱疾革不念佛）

河岸已成。踰歲而源水不至。渠中唯沮洳。信綱怪而詰之。安松曰。水當至。君宜無憂。且待明年。至明年。水尚不至。信綱殊不平。讓安松曰。汝不察地之卑高。妄鑿溝瀆。故至此。爾安松曰。否。臣今而有所悟。古云。河潤九里。蓋川越之為地。土燥風多。塵沙入家。有客至。必掃席而後延之。而今年獨不然。加之蘿蔔諸菜肥饒。皆異平日。是知河潤入地數尺。而十六里之渠。有以暗助之耳。已而一夜大雨。水果至。奔流滔滔。溝洫皆盈。由此田野大闢。磽确之地。盡為膏田。信綱乃召安松。大稱其功勞。增之以祿秩。〇青山延于曰。人君之用人也。信之堅而任之久。使之得盡其材。而後可以責其成功矣。若任之不久。信之不堅。何以得展布心腹。以成其功哉。昔堯使鯀治水。任之九載。及其績用弗成。而後黜之。夫以堯之明。豈不知鯀之不能哉。然必待三考。然後黜之者。苟不如是。則不能以詳其能否。責其成效矣。鄭任子產。國人皆謗之。而簡公任之不疑。秦用王猛。貴戚皆譖之。而符堅信之益堅。苟使夫二子因讒與謗而疑焉。安得成其大功哉。今也則不然。一人譽之則進之。一人毀之則退之。以一人之言進退之。此古人所謂作舍道邊者。功之所以不成。蓋坐是故也。觀信綱之用邑宰。雖數載之久。不見成功。任之不疑。信之益堅。使之能成其功。若信綱者可謂善用人矣。

信綱命邑宰鑿新渠

〇家綱毀方廣寺銅佛。以鑄錢。文曰寬永通寶。背欵文字。所謂文錢是也。先是諸國嘗苦少錢。會京師地震。銅佛破壞。當修治之。信綱建議。銷銅鑄錢。於是錢大出。後二年新造木佛。塗以金箔。復其舊規。〇菊池純曰。吾嘗聞佛所以為佛者。以能濟度衆生也。佛而峻宇彫墻。金碧熒煌。以炫耀愚夫愚婦之耳目。其實則浚剝百姓膏血。以不過文飾其外焉耳。安在其濟度衆生乎哉。信綱以英邁之卓見。一洗庸俗之陋習。鑄丈六銅像。毀造萬貫文錢。其賞澤萬民。濟度衆生。豈可謂細小邪。佛之為佛。於是乎尊矣。如信綱者。亦可以為濟世活如來也。〇明延平郡王朱成功卒于臺灣。年三十九。清主玄曄即位。改明年為康熙元年。〇夏四月。家綱造皇宮。令毛利黑田諸族助役。〇五月。京師地大震。城郭橋梁悉崩。〇六月。

毀銅佛鑄錢

石津發曰。吾讀峻宇彫墻之語。亦不能無慨乎近日之風尚也。

諸國大水。〇秋七月。酒井忠勝卒。年七十六。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為天下所依賴。家光嘗欲封以駿河。忠勝辭曰。此東照公菟裘之地。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臣不敢當。最後遣人諭之曰。卿不欲去。若狹吾當給以近旁之地。卿勿復辭。忠勝固辭曰。臣之所以辭封者。自有說焉。自古有功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如近日本多正純可以見矣。今臣而受厚祿。安知異日不生侈心乎。縱臣而令終。又安保子孫之不速禍敗乎。故臣之辭封。非特為一身也。家光嗟歎而止。〇菊池純曰。漢史稱昔疏廣受二子乞骸骨歸鄉里。或勸為子孫置田宅營產業。廣怒之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今見酒井忠勝辭封。亦與廣受所言相符焉。可謂能燕翼詒謀者也。吾嘗聞忠勝晚年尤嗜讀書。今見其言。皆如從讀書中得來者。忠勝豈學之從政者哉。〇忠勝有子曰忠直。亦善守家法。終身不改。忠直有二子。長曰忠隆。遠江守　次曰忠稠。右京亮　皆年少嗜武技。忠隆有愛馬。

酒井忠勝卒

有功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

石津發曰。忠勝豈學之從政者哉一語冷然。

曰新月。忠稠欲得之。屢請之兄。不聽。忠稠頗有膂力。乃從容謂忠隆曰。我力能揮棋局。滅燭火。以博阿兄一莞。忠隆曰。危矣。一舉錯手。則絕臏。或不可測。忠稠奮曰。果有所能。願以愛馬得請。忠隆許諾。於是設大燭於室中。隻手擎棋局。一揮滅之。忠隆驚歎。遂以馬與之。事聞。乃父忠直。忠直弗懌。召忠稠誡之曰。汝雖小侯。亦受方面之寄者。而不兼麾指揮衆士。負區區膂力。與匹夫奴隸角其勝劣。雖勇無益也。抑將之所以為將者。雖有扛鼎之力。深藏而不見。此裡自有勝算在焉。固非兒輩所知也。忠稠慚服。〇大槻崇曰。仲尼不語力。而為聖人。漢高不鬪力。而為天子。力之不足貴也尚矣。然則忠直深藏不見之言。却是為萬鈞之力矣。〇菊池純曰。士之出於戰國之時者。競以勇力相誇尚。故自烏獲孟說。以至長人巨無霸之徒。皆無不庸然而為

揮棋局滅燭火

獲孟說未聞雄霸一方長人巨無霸未見制御天下晏嬰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張良如婦人好女能佐高帝定天下是知匹夫之勇則止於一人天下之大勇則能制服海內周非區區扛鼎拔山之勇力可比忠直以深藏不見之力識其子弟自非具十二分之勇力者不能解此中真味也○八月常陸下總下野土寇起侵掠郡邑○冬十一月皇宮成○（三年）三年癸卯春正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識仁親王在位八年改元者三曰明曆（三年）曰萬治（三年）曰寬文（十二年）天皇馭世災異荐臻民心不安或謂涼德所致因避位遷于凝花洞讀書品茗優遊卒歲○皇太弟立是為

（天皇讓位於皇太弟）

靈元天皇。

靈元天皇諱識仁後水尾帝十六子也母新廣義門院諱國子。贈左大臣藤原基音之女也　天皇受禪時年十歲仍用寬文年號○二月尊　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更稱　明正天皇

曰本院以經孝為右大臣廣道辭內大臣○夏四月遣使奉幣于　大廟告嗣位　天皇即位於紫宸殿家綱使松平直政大澤基時入朝賀之○家綱令天下禁殉死初家康極論殉死非禮諸侯往往悟其非然承戰國之流弊因循不改惟水戶會津二藩僅禁止之至是其禁始公布天下矣○秋八月家綱頒武家法則二十四條其一曰毋不勵文武毋遺義理毋亂風俗○九月大阪城番鳥居忠春（主膳正）至大阪未入城為醫其所殺京師賈人佐野某來迎忠春會變作乃以身扞蔽被創而死初忠春祖元忠死伏見之難商人佐野四郎潛收其首葬之某即其子也○菊池純曰京商佐野氏父子於鳥居氏一以葬其元一以殉其難何其忠厚大節一至於此乎意者京商於鳥居氏其受推解之恩洵非一日久矣而野史未見詳記其事實異日釆收紀其事由足以傳其美也○冬十二月京

（家綱禁殉死）（頒武家法則）（賈人佐野某殉其難）

師地震市廛皆壞○是歲佛人疏鑿大河自地中海通亞太臘海○（四年）四年甲辰春二月經孝辭右大臣夏四月以前內大臣公富代之五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兼晴為內大臣○六月上杉綱勝卒無子養吉良義英（上野介）子景隆為嗣削米澤三十萬石之半後賜名綱憲○林恕（稱春齋）撰本朝通鑑三百卷是歲十一月起草至十年六月脫稿○（五年）五年乙巳春正月雷震大阪天主閣火之初火發天主閣衆謂城番板倉重矩曰奈火藥何重矩曰吾已遷之私第乃與城代青山宗俊議曰天主高峻不可得救若佗樓櫓乃或可救護也即部署士卒以守諸門重矩自守京橋口植柵列銃以備不虞又令別隊救火三層天主盡蕩盡火終夜不滅府下驚擾皆懲萬治之災（先是萬治中雷震城樓中火藥遇火暴發怒激如雷多甚死者）

（林恕撰本朝通鑑）（雷震大阪天主閣）

呼號曰吾輩復為烏有耶重矩令曰火藥已投壕中衆乃定初重矩豫以鉅貝為符授近地市民曰異日城中有火汝其持此入城扶士卒妻孥徑避火于城外至此市民爭來救之婦児老幼不損一人皆得全生命○家綱賞大番隊士中川帶刀奇節賜秩千石於其子某先是大阪天主閣舊藏一寶匣及火起衆皆失措不能救之帶刀大呼挺身冒火上閣既而天主楚蕩盡倒湟中後探湟得帶刀死屍身首焦爛體無完膚猶懷寶匣無有損傷故有此賞○公富辭右大臣以前內大臣廣通代之○三月廣通罷以內大臣兼晴為右大臣○冬十月家綱捕日蓮宗不受不施派僧若干人嚴禁其派○德川光圀毀境內淫祀三千八十八宇○十二月板倉重矩土屋數直並為老

（賞中川帶刀奇節）（毀境內淫祀）

六年

中。○是歲改絹布長二丈六尺爲一端。○六年丙午。夏四月。家綱禁諸侯騶從過馬三匹。捨七條。○五月。流京極高國於南部。

流京極高國於南部

陸奥子高頼。於伊勢。初高國父高廣。馭下暴横。國中怨嗟。及高國襲封。釐革弊政。撫循人民。一國大悅。既而高國意稍驕恣。疎斥宿老。寵信新進。專殖貨利。賦斂日重。境内大困。於是高廣潛謀廢高國。立次子高勝。高國知之。故薄其奉養。高廣積不能平。上書訴之。家綱至是高國獲罪。沒丹後七萬五千石。高廣竄迫匿於京師。家綱憫之。歲給五百金。尋遣青山幸利。於丹後收其城地。高國老臣澤岡圖書。見幸利曰。寡君獲罪。國除。臣等敢不奉命。但將家有法。束手去城。如天下笑何。臣請剖腹。以致城。幸賜驗使。幸利曰。諾。馳使報之江戸。家綱命高國。手書諭之。圖書等

光圀毀國内新寺

乃輪城而去。○秋七月。德川光圀毀國内新寺九百九十七宇。籍破戒僧。爲編氓。○冬十月。錮處士山鹿義矩於赤穗。播磨義矩以兵法教授弟子。甚盛。嘗著聖教要錄。排駁宋儒。鄙此獲罪。○是歲。備前國守池田光政。創學校於國中。○七年丁未。春二月。

七年

遣巡察使於諸國。廉問風俗。○三月。禁種烟草於良田。○夏五月。德川頼宣致仕。子光貞襲封。頼宣謂近臣曰。吾將與卿等遊宴。唫弄風月。以終天年。近臣曰。臣等恨不復見公之指麾三軍耳。頼宣笑曰。卿等獨不聞東照公大阪兩役。皆在退老之後邪。○水野元知坐喪心國除。元知妻極妬忌。元知一日召歌童宴飲。妻聞之大怒。抽短刀刺元知。元知傷其面。元知稱病不出。時人謂元知惑溺聲色。爲妻所傷。遂坐沒安中。上野二萬石。○六月。

禁種烟草於良田

德川頼宣致仕

徙封堀田正俊於上野安中。正俊幼爲春日局所養。食三千石。後賜邑食一萬三千石。至是增五千石。○秋七月。家綱聘神道者吉川維足。維足界浦人。嘗聞卜部繁兼邃於神道。求謁於門下。謁者見衣服垢弊。輕侮不爲通。維足悽惘。乞紙筆賦國歌。附之而去。繁兼大奇其才調。以謂天致斯人於吾。此使吾道不泯也。急令人呼返之。盡授其秘。後游事會津。至是聘於幕府。○九月。盜竊伊勢外宮寶刀。十月。捕而斬之。○黑田光之獻小人嶋鹿矮如兎。◎八年戊申。春正月。白氣見西方。形如長星。○二月。以老中板倉重矩攝京師所司代。江戸災。延燒及諸侯第宅。賑市街罹災者三千餘家。○是月。流嶋原城主高力隆長於陸奥。以子常長於出羽。初家光既平耶蘇賊。封隆長父忠房於嶋原。以

家綱聘吉川維足

八年

流高力隆長於陸奥

其地多賊餘黨。且新經兵燹。命撫輯農商。以安反側。屢賜金穀。以助其費。至隆長。苛虐以恣。百姓大困。巡察使入其境。訴者相屬。隆長坐之。遂失封。沒嶋原三萬七千石。○三月。以攝政房輔任關白。○夏四月。禁庶人著絹紬。佩大刀。○九年己酉。春正月。京師饑。家綱爲粥於北野七本松及四條河原賑之。至四月而止。○三月。荷蘭來聘。○先是　法皇敕家綱修泉涌寺。至是成。◎夏四月。會津中將保科正之致仕。子正經襲封。○六月。蝦夷作亂。松前泰廣討夷之。初東蝦夷珸緑利酋長釋仙。勇力絕倫。拉掠諸嶋。爲衆夷所服。釋仙率其部衆。掩松前吏與商人。乘船至東蝦夷者。悉殺之。家綱命松前氏支族泰廣討之。松前將蠣崎某作左衛門進入夷疆。與釋仙夾水挑戰。我兵發銃。斃夷百餘人。夷

禁庶人佩刀

九年

蝦夷爲亂

討蝦夷
多發毒矢。我兵甲堅不傷。夷軍大敗。我兵濟水尾擊。擒十六人。解縛。爲導使譯官誘諭之。夷兵悔悟。投刀來降。釋仙大懼。獻其方物請降。乃留釋仙以下夷酋二十餘人。使人密報之。後軍

蝦夷降
後軍咸至。欲圍而殲之。夷酋驚逃。我兵追躡擊悉斬之。釋仙獨端坐受刃而死。衆進擣其巢窟。夷皆逃亡。蝦夷悉平。○冬十一月。朔日南至。設節會。參議藤原定淳奉行。○十二月。公信薨。左大臣。

十年
○十年庚戌春二月。板倉重矩罷。所司代老中如故。初重矩爲所司代。獄訟公平。恩威並行。築鴨川堤。通市原路。及其任滿東還。民思其德。爲建祠以祭之。○是月。封左京大夫松平賴純

封松平賴純於伊豫
於伊豫西條。賴純德川賴宣第二子也。○夏四月。以前右大臣經孝爲左大臣。○六月。林恕所撰本朝通鑑成。家綱命執政以

本朝通鑑成

其書示之。三宗藩尾紀二藩皆賀其盛舉。獨光圀披閱之。至以皇朝爲呉泰伯之後。大驚曰。天朝自有正史。在如何取海外無根妄說。以汚瀆 皇胤。且 祖宗之於西土。抗禮不相下。而今乃以附庸自處。是誣 祖宗也。請命改定。執政歎服。○菊池純曰。甚矣哉。當時儒生之瞶乎名分。而瞶乎典故也。夫雖五尺之童。三戸之邑。苟有耳目者。孰有不知 皇統一姓。神聖相承。無鴻號於無疆者也哉。然而林恕氏以當今一碩儒。謬妄荒誕。誣以呉伯之後。以致 皇統之汚瀆。豈可勝慨哉。且夫禮義由賢者出。林氏而出此言。雖有史筆。何足信耶。而舉世士大夫。皆瞶乎名分。跡乎文學。未嘗及是正其謬妄。一辭同聲。褒其盛擧。豈不可笑之甚乎。微義公之明聖者破庸儒妄說。安得開雲霧。而仰白日乎哉。○秋八月。大阪大風。船

十一年
舶橋梁盡壞。人多溺死。○十一年辛亥春正月。權大納言德川

德川賴宣卒
賴宣卒。年七十。號南龍院。賴宣材武絕倫。好學愛士。虛己受諫。每曰。人有所言。擇善從之。衆人之智。即我智也。賴宣嘗以佩刀試死囚。應手立斷。左右皆讚嘆。時那波道圓侍側。獨蹙額而無言。賴宣問曰。異邦亦有刀利與執刀之妙如此者乎。道圓曰。有焉。

那波道圓直言
龍泉太阿。干將莫邪是也。又人君手試刃於人。而快於心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夏桀殷紂是也。吾邦亦有職斬罪人者。名曰穢多。人中最卑賤者也。賴宣變色而起。既而召道圓謝曰。卿言極善。厚加褒賞。賴宣嘗謂侍臣曰。吾不幸不得良臣。道圓曰。意是何言也。惟今君之部下。智勇之士。不乏其人。然而今君誣以無人。是君不明而已。何謂無人哉。賴宣感悟。○菊池純曰。余家原係于紀藩。世臣世食厚祿。獲膴仕。常欲圖涓埃報效。而余也資質庸陋。不獨無裨益於國家。又不能免素飡之罪。每與朋友談舊語而及此。俯仰感愴。未嘗不慚懼也。因撰做宋賢朱紫陽名臣言行錄。求收藩祖南龍公以還奕世累葉明君碩輔。以至於文學武藝醫理算數名於一技一能者。條記而表章之。名曰南紀君臣言行録。爲卷凡十。分爲前後二編。功將無成。遭逢時變。東飄西泊。遂就閑以

至於今日。益知罪戾不可免也。然而余也頽老桑楡。日迫筆硯并劉。今而竊志而發其遺憾。豈何如哉。天若假我數年。以卒其業。庶幾足償涓埃之志歟。因叙今昔所感。自其志。○夏四月。家綱流伊達宗勝於土佐。

伊達宗勝蓄異圖
子宗興於豐前。初宗勝潛蓄異圖。會兄忠宗卒。綱宗嗣。宗勝乃與老臣原田宗輔謀。使綱宗近於群小。荒於酒色。遂聲其過失。以幽之。傳國子綱基。綱基稱鶴千代。年僅二歲。宗勝恃輔立之功。跋扈日甚。伊達宗重稍知其謀。不軌。使女弟淺岡爲乳母。松前重

淺岡爲乳母松前重光爲近侍
光爲近侍。以詗其擧止。已而宗重與片倉小十郎請家綱曰。使宗勝獨攝國事。恐不厭衆心。願使田村宗良與倶當國家綱評之。宗良忠宗子也。宗勝與酒井忠清雅樂頭婚。是以威權熏灼。勢傾中外。又引原田宗輔佐其謀議。宗輔傾險有材幹。國事悉決於二人。宗良備員而已。綱宗屏居品川第。抑鬱無聊。鍛刀劍以自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止斃宗勝之姦計何其以驕氏之女

伊達宗重辯理明晰應答如響

原田大內藏伏誅

娖。一日淺岡視孺子經基將食心動。召庖人嘗之。即死。與犬犬仆。蓋宗勝密置毒於饌。以欲害之也。宗勝覺事不就。殺醫滅口。又陰使人夜刺經基。爲重光所沮。國內恟恟。逆黨神並某竊其盟書來自首。及郡境之獄起。宗重乃慨然曰。吾不忍坐視國家之危亡。二月。託後事於片倉。馳至江戶。上書老中。訴奸臣擅政之狀。板倉重矩召之於家。詰問。宗重辭理明晰。應答如響。皆有證左。三月。老中會酒井忠清第。召宗重宗輔對辯。宗輔辭屈。二人既退。同憩一室。相距十席許。宗輔從容出書於袖中。謂宗重曰。吾有一冤事。而未得申雪。願賜一見。言未畢。前刺宗重。將入擊老中。一坐驚起。擊斃宗輔。宗輔老片山隼人在仙臺。聞事破。奉宗輔子大內藏。據信夫城。片倉小十郎使人諭大內藏曰。子欲嬰城以抗主君。豈非以罪人之子必見誅耶。我與子父親善。將爲子營救。子其速出城。大內藏諮之隼人。曰。郎君毋爲彼所賣。請斬其使。大內藏不聽。遣人謂使者曰。隼人而在焉。吾不得出城。使者曰。子果欲保首領。何不殺隼人自降。大內藏乃發銃殺隼人。使者聞銃聲入城。執大內藏及其弟小十郎皆誅之。家綱既罪宗勝等。因召經基曰。卿家諸臣暴橫。一國將亂。而卿不能理之。罪亦非輕也。雖然卿尚幼冲。未嘗預國事。故釋而不問。自今厥後。卿其親政。毋使群臣懷覬覦。經基拜謝受命。是月家綱命田村宗良屏居。連坐者尤衆。○菊池純曰。我嘗聞之。老狸魅人。可化以爲老僧。不可化以爲美姬。其可以化美姬者。非野狐則不可。野狐魅人。可化以爲美姬。不可化以爲武夫力人。其可以化武夫力人者。非狸奴則不能。此三者合而爲一。可以逞其術也。今夫宗勝則白面老狸也。宗輔則天壇狐精也。忠清則千年古貓也。三人同謀。迭相

攝州芥川驛也

十二年

奧平源八報讐

黨援以魅伊達氏庸主家兒。化爲老僧。化爲美姬。化爲武夫力人。機變百出。誘以左道。曖曖乎欲驅而擠之腥風妖霧之境。當是時。伊達氏命脈不絶如綫。五十四郡提封數十萬人生靈坐待其斃。無復一人攘臂濟其禍殃者。豈不可大哀哉。夫非歳寒則不能知松栢之後凋也。非亂國則不能辨忠臣之大節也。獨伊達宗重以梟黨國家大難。正論讜議。侃侃不屈。以訴老賊擅政姦臣謀國之非。幸而幕朝有人。能甄別其忠姦。得開雲霧而雪冤枉。於是乎白面老狸與天壇狐精情露謀敗。不得施其術。駢首伏誅。以爲天下之笑。安知非天亦誘伊達氏百戰瘡痍世襲忠貞以勤勞王家之衰枯諸其中乎哉。吁嗟伊達氏之事逝矣。後之志於國家者。強幹弱枝。務培養其本根。毋使老賊相黨援至覬覦非望。○五月。以內大臣基熙爲右大臣。○秋七月。琉球來聘。○八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維爲內大臣。○九月。故會津藩加藤氏臣松下助三郎。殺父源太仇早川八之丞於攝津芥川驛。初源太與八之丞父四郎。同仕加藤氏。四郎與源太有隙。欲殺之不果。罹疾自度不起。遺命八之丞曰。我死。毋以設齋爲。毋以誦經爲。必斬源太頭。以慰我魂。言畢而歿。八之丞繼父志。殺源太于江戶。時助三郎年甫十二。去依外家于京師。學擊劍。與母兄栗田三郎。相俱計報讐。會三郎篡仕某侯。辭仕不允。乃囑中田坂根二士助之。二士西行。過攝之芥川。聞八之丞爲普化僧匿焉。至是挈助三與俱。如芥川。斷仇之走路。以援之。助三頗有膂力。挺進與八之丞鬭。遂斫之。助三報讐之時。年僅十四歲云。○冬十一月。攝津伊丹山躑躅花。及路上諸草皆華。○十二年壬子。春二月。流處士奧平源八與平傳藏夏目外記於伊豆大嶋。初源八父內藏助。事奧平忠昌。忠昌之卒。內藏助與同族隼人會於僧寺。爲隼人所嘲罵。內藏助怒斫之。不克。遂慚憤自殺。及忠昌子昌能襲封。逐源八而不問隼人。於是傳藏外記皆致仕而辭去。外記源八母弟。而

傳藏其同族也。二人皆欲助源八報仇。隼人懼而走江戶。於是三人遂赴江戶。時隼人潛匿麾下士戶田氏第。源八等偵而知之。夜帥衆襲之。擲炬門外連呼曰。失火。奪門而入。會隼人不在。乃殺其父半齋及左右數人而去。黎明隼人自騎馬擁十餘人。追及於牛籠。傳藏奮槍返鬪。鎩隼人什之。隼人衷甲。甲堅不傷。乃投槍相搏。遂擠之塹。令源八截之。源八與傳藏外記投一士人家。使其徒皆散去。既而家綱下令大索。三人詣大老井伊直澄第。請就死。直澄感其孝義。具狀白家綱。爲請減死。因有此命。直澄使兵士護送。後遇赦而還。遂仕直澄。

石川重之歿

○三月。石川重之歿。（年九十）重之謝事之後。以文墨自娛。口不言兵革。人或叩之。輙曰。往事遺忘。衰老不記也。雖然其壯思雄心。有未全灰者。嘗作詩曰。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梅。其所抱負可以想見也。（○菊池純曰。石丈山氏出處進退之偉。高風淸節之美。予已揭之大阪夏役櫻門先登之下。頗爲詳悉。故今畧之。歷錄其詩句。以代其贊語云。）

○夏六月。內大臣實維罷。以權大納言兼輝爲內大臣。兼輝教輔之子也。

松平正之卒

○冬十二月。保科正之卒。（年六十四）葬會津盤梯山。正之以宗藩親臣。出鎭撫邊陲。負天下重望。與德川光圀池田光政齊名。

正之好學兼通神道

尤潛心正學。兼通神道。初受神道於維足。後學闇齋。所著有神社志。二程治教錄。三子傳心錄。玉講附錄。其補佐家綱。撰輔養篇以進焉。吉田兼敬追贈稱土津靈神。以其有功於神道也。

小櫃素伯有二樂

○正之嘗與侍臣語。問其所樂。小櫃素伯（與五右衛門）對曰。臣有二樂。家貧而不知奢侈。樂天安貧。是一樂也。正之問其一。素伯曰。言之恐觸忌諱。正之曰。第言之。素伯曰。臣幸不生而爲諸侯。是二樂也。正之問其故。曰。臣視今之所謂諸侯者。左右群臣。率皆阿諛迎合。務順適其意。莫復一人獻逆耳之諫者。於是驕益驕。而愚益愚。雖有聰明之資。不學無術。其何以得甄別淑慝哉。獨至於卑賤之士則異此。良師規之其前。益友誨之其後。日得聞其過失。此臣所以幸不生於諸侯爲樂也。正之憮然改容曰。令吾發聞斯言。其下愚不肖。未必至於如此之甚也。因增其俸賞之。

小櫃素伯號飯室叟受業長坂潛軒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所倚仗者宰輔也。而宰輔率以持祿固寵爲事。其所視聽者左右也。而左右多以趨和承意爲能。遂至於中外壅閉。致禍亂。此古今之通患也。觀飯室叟告中將之言。可謂曲盡當時之弊。自非愛君者。何以至此。中將一聞其言。悵然志於道。其器度有大過人者矣。昔宋范淳夫稱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邪則愚。爲君者。其可不慎所養哉。）

延寶元年

○延寶元年。癸丑。春三月。荷蘭來聘。

京師災

○夏五月。京師災。延燒皇宮。天皇奉神器避火。幸右大臣基熙第。民舍罹災者五千餘戶。是月。諳厄利亞使來長崎。請互市。家綱問之荷蘭人。對曰。彼近娶波爾杜瓦國主之女。且與南蠻人往來。其意不可測也。乃却之。

板倉重矩卒

○老中板倉重矩卒。（年五十七）孫重宣嗣。重矩短小耿目。溫和有度量。

重矩居曰咬菜

重矩嘗居野外。灌漑園蔬以自娛。因扁其居曰咬菜。及後登顯職。猶揭其扁。人問其故。重矩曰。吾今富貴。侈心易生。不有此扁。何以自警。及卒家無餘財。時人悼惜。

石津發曰。人孰不咬得菜之。但是常咬不得。讀汪語者。常字須翫贊

（○菊池純曰。凡人間所施行者。靡不成於艱苦。而敗於安逸也。而物之最苦者。爲菜根矣。故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重矩亦有見于此。故扁其居曰咬菜。及登顯職。猶揭以自警。苟以此心處事。凡人間所施行。無事不可做。余讀至此。一解擊節嘆賞。不獨胡康侯。益信汪言不虛妄也。）○秋九月。改元延寶。

二年

○二年甲寅。春二月。家綱置修大內司。命松平綱政助其役。○夏四月。畿內大水。○六月。京師雨雹。大如拳。

狩野守信卒

○狩野守信卒。（年七十三）守信京師人。號探幽。

元信五世孫善繼其箕裘掌畫局名擅一時寬永中家光徵爲畫博○是歲清人來長崎告吳三桂之亂三桂故明將御降清爲顯官後起兵以復明室爲名爲劉首昂所誅○三年乙卯春三月荷蘭來聘○家綱令有司鑿新溝於芝先是家綱令因備二藩鑿溝於芝皆辭以國用匱乏家綱讓而屏居之久世廣之大和守曰二藩既食三國寧不能鑿一小溝邪雖然東藩鑿塹湟西藩築壘壁則祖宗之制也今二藩之辭役亦不爲無謂也若夫以二藩所辭移命之他藩二藩何面目亦見人邪不如令有司爲之家綱從之遂起新溝之役於是府下游士往往蔽面溷入役夫家綱乃命以夜作其徹夜執役者給以三日傭錢○是春京師饑餓莩相望家綱奉命賑之設場輦下與粥及錢穀從

三年　鑿新溝於芝　京師饑

三月至五月而止○夏五月阿部忠秋卒忠秋忠厚篤實輔政三十餘年以廉介持身嚴杜絕請託保科正之嘗謂左右曰權勢之家車馬輻湊塡咽其門古今皆然獨阿部氏門庭閴不見隻影吾以此知其清廉不易及也宜乎大猷公之托儲君也當忠秋執政士民皆好養鶉至佳者價極貴直忠秋亦好之常置鶉籠於坐隅會有一諸侯欲求知於忠秋購得一佳鶉緣醫員其餽之忠秋忠秋不應已而命左右開籠盡縱之醫員怪問其故忠秋曰予具員宰輔爲人所趨附不宜有所嗜好如聞士民頃爭養鶉此風一長其弊害豈易拯哉自今而後不敢復養鶉醫員慚懼而退○六月家綱遣人撿南海諸嶋先是紀伊商船漂至無人嶋後得便風而還家綱聞之將遣人按視其地命長崎

阿部忠秋卒　赴無人嶋巡視地勢

奉行牛籠勝登造巨船募水手是夏發伊豆赴無人嶋巡視地勢獲珍禽異卉而還家綱命畫其物產於屏風○秋九月皇子朝仁生○冬十一月皇宮成是夜洛西失火延燒行宮及縉紳第宅六十餘宇天皇奉神器幸青蓮院新宮僅得全乃徙御於便殿○十二月大老井伊直澄卒以兄直滋子直興爲嗣直滋直孝首子萬治中薙髮遯世○四年丙辰春二月德川光圀命儒臣悉蓄髮而編之士伍嘗論之曰自足利氏之衰武人率皆不識字令僧徒掌文墨及海內既平儒者承其弊風皆不蓄髮人亦待之以方外之徒故以林氏顯榮皆任僧官人莫之怪雖然學道者君臣皆儒也安得以方外待之儒者蓄髮眈於此○流長崎代官末次茂房於隱岐先是茂房家奴潛往

井伊直澄卒　四年　令儒臣蓄髮　流末次茂房於隱岐

外國鬻刀劍圖籍事覺捕而籍其家奸贓畢露遂處流○冬十二月芝新溝成○仙洞御所及東福門院火○五年丁巳春正月家綱命營二宮至四月落成○冬十月大久保忠朝獲一身兩頭龜於部內以獻幕府○十二月以右大臣基熙爲左大臣內大臣兼輝爲右大臣藤原經光爲內大臣○六年戊午夏六月東福門院崩年七十二葬泉涌寺○秋九月石清水修放生會是典廢者數百年於是再興之而後每年修之○家綱賜其弟綱重死初綱重驕奢無度國用不給請貸金於幕府家綱不懌諮之大老酒井忠清忠清建議爲大不敬故有是命○七年己未夏四月老中土屋數直卒年七十二子政直嗣數直民部少輔忠直子初慶長中家康鑄黃金以造新貨名曰慶長金至家

五年　六年　再興放生會　七年　土屋數直卒

貨幣之所以爲貴以純粹不雜

綱時。鑄官建議曰。鑄銷舊貨㪷以白金黃金山積。不唯倍蓰其利益天下。豈可勝言哉。數直不應。頃之鑄官復申前請。數直曰。夫貨之所以爲貴。非以純粹不雜耶。今㪷以白金。此令天下之至寶爲瓦礫也。瓦礫山積。何足貴哉。由此議遂寢。及後綱吉時。財用匱乏。計司荻原重秀近江守請造新貨㪷以銀銅。謂之元祿金。自是厥後。貨幣薄惡。流布海內。上下益窮云。

久世廣之卒

○六月。老中久世廣之卒。年七十一。子重之嗣。廣之仁恕而明粹。嘗侍家光。家光方食羹中有蟲。舉筯以示廣之。廣之佯爲嘗味而食之。家光笑曰。卿無乃田護膳夫之過乎。遂不問其罪。○秋七月。土井利房。堀田正俊爲老中。

八年

○八年庚申夏五月。家綱病篤。大老酒井忠清建議援鎌倉故事。欲迎親王於京師爲嗣。有司莫敢可否。獨堀

田正俊爭之甚力。議乃止。老中更謀之三藩。德川光圀請立綱吉。家綱許之。綱吉自館林入立爲嗣。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

大將軍家綱薨

八日。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內大臣源家綱薨。年四十。葬寬永寺。賜謚曰嚴有。近臣薙髮者數十人。自是之後。寬永增上二寺。爲德川氏塋域。○六月。　詔贈家綱正一位太政大臣。

內藤忠勝殺永井尚長於齋場

○綱吉設法會於增上寺。令內藤忠勝等掌其事。忠勝殺永井尚長於齋場。卽日賜忠勝死。先是設法會於寬永寺。尚長不禮忠勝。忠勝啣之。尋至增上寺。雨俄至。老中命忠勝給傘僧徒。僧徒衆多。不能畢給。尚長又笑罵之。會綱吉賜書諸有司。尚長遍示一座。獨不及忠勝。忠勝請覽之。尚長曰。此書非君輩所關。忠勝憤怒。俄而尚長起將入內。忠勝躍起躡其衣裾。尚長蹶而仆。乃挺刀一擊殺之。舉坐大驚。擁忠勝幽之別室。二家從士。聞之驚擾。欲突入交鬪。永井直敬諭而去之。衆乃定。於是綱吉賜忠勝死。沒鳥羽志摩三萬五千石。以尚長倨傲激成變事。亦沒宮津丹後七萬五千石。○是月。前上野介堀田正信。聞家綱薨。悲惋不自勝。作遺書。自刄而斃。○秋七月。綱吉徙居本城。或有議試諸侯向背者。光圀曰。我宗創業。旣已五世矣。江海奠安。上下無事。誰敢懷異圖者。苟有之。我則爲征討使耳。井伊直興進曰。先鋒之任。我不敢讓他人。

詔以綱吉爲將軍

○八月。　詔以綱吉爲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內大臣。○是月。法皇崩。壽八十五。稱後水尾院。葬泉涌寺。

民惟邦本使民無凍餒之患

○閏月。綱吉令曰。民惟邦本。代官之職。務察民瘼。使民無凍餒之患。夫國豐則民懈。民懈則財匱。爲之長者。毋令民懈惰。毋任小吏而弗

問。毋令堤防至毀壞。○九月。綱吉使井伊直興入朝。謝大拜之恩。○冬十月。綱吉以子德松爲世子。初綱吉議立嗣。德川光圀建言曰。故甲斐侯綱重而在。將軍豈得兼大統乎。將軍今欲立嗣。君宜立甲斐侯子綱豐。而以德松爲之嗣。長幼相兼。恩義並行。是社稷之福也。綱吉不聽。遂立德松。○綱吉之封於館林。聘藤原房輔鷹司氏之女。爲夫人。及入承後。尊藤原氏爲御臺所。有侍姬小屋氏。名傳父某嘗爲　皇宮廝養。博而爭賭。爲人所殺。小屋氏遂爲館林邸婢。綱吉召而幸之。生一男。小字德松。生而二歲綱吉入繼宗統。立德松爲世子。小屋氏寵貴滋盛。勢殆傾後宮。女寵之盛。昉於此。

天和元年

○天和元年辛酉春正月。綱吉遣使諸國巡察風俗。○二月。召上野護國寺僧亮賢。賜之高田藥園。以建精

建護國寺

舍。仍號曰護國寺。以經吉在胎時有所禱請也。經吉之生母京師牙婆也。初名辰。後更名玉。初家光時有乳母春日局。尤極寵貴。辰自京師來爲春日房婢。頗有姿色。屢從其主侍於家光。家光見而悅之。遂幸之。有身。乃徙置別宮。辰慚其門地側陋無顯。私請二條氏家臣本莊宗利爲假父。因冒其姓曰本莊氏。本莊氏旣冒姓。私使僧道巫祝更卜之。且祈禳焉。有僧尊融卜之曰。必生男也。不唯爲一國主。後必登大位。本莊氏大喜。竊冀望其言效焉。以正保三年丙辰生經吉。經吉之幼。家綱封之館林。及家綱薨。經吉嗣立。任大將軍。尊生母本莊氏爲大御臺。號桂昌院。時尊融尚在焉。本莊氏以曩者尊融所言告經吉。且曰。是神僧也。不可不尊也。經吉以爲然。至是有此命。○夏五月。酒井忠清

酒井忠清卒

卒。年五十八。子忠擧嗣。初忠清爲家綱所親任。威權薰赫。勢傾中外。

下馬將軍

四方贈遺相屬。以其居第近下馬牌。時人呼曰下馬將軍。家綱病篤。議立儲嗣。忠清頗有異論。及經吉立。罷大老。尋致仕。故世或謂。忠清憂憤不食而死也。經吉亦聞而疑之。欲遣使診視。女婿藤堂高久。松平定有。相偕請曰。流言何足信。臣等以百口保之。經吉乃止。○六月。經吉召越後家臣小栗正矩。荻田主馬。永

經吉賜越後家臣小栗正矩死

見長頼。親聽訟。遂賜正矩及子大六死。流主馬長頼於八丈嶋。初越前參議忠直以驕橫放廢也。生二子長良長頼。及一女。於配所。忠直子光長。越後守憫永見右衞門冤死。令二弟長良長頼冒永見氏。以妹嫁小栗正矩。光長子綱賢先卒。無子。長良亦蚤死。時人謂長頼必爲嗣子。正矩狡黠多權詐。建言曰。長頼當立。長頼大悅。傾心結托焉。正矩赴江戶。請光長立長良子萬德丸。光長從之。遂請家綱立爲嗣子。賜名綱國。任參河守。正矩頗有得色。欲擁綱國以擅威權。長頼積怒。密與荻田主馬等謀。欲殺正矩。

經吉親聽訟

謀泄。一國大擾。遂訴之江戶。經歲不決。至是經吉親聽訟。正矩曰。臣豈以私曲行事者哉。某事則有某券書。某議則令某連署。皆歷歷可證也。老中阿部正武曰。汝果忠耶。何須券書爲取信。於券書。以備他日。亦多足以見其奸計也。正矩不能對。乃廢問。悉得其實。經吉遂錮光長于伊豫松山。綱國于備後福山。沒高田越後二十六萬石。其他諸侯連坐得罪者甚多。諸侯聞經吉能威斷疑獄。莫不震怖。○秋九月。改元天和。○冬十二月。堀田正俊爲大老。○是歲大藏經刻成。初萬福寺僧通光欲刊藏經。積

大藏經刻成

募金若干。會歲饑。悉散之賑救。復募金。歲饑。又散而濟之。至是前後三募。終能全其功云。通光字鐵眼。肥後人。智識超凡。鑽研諸經。勸學弗懈。嘗登黃檗山。師釋性瑫。後剏瑞龍寺於大阪居焉。俗呼曰鐵眼寺。○二年壬戌春正月。遣使伊勢奉幣於　假

二年

宮。謝火災。○二月。房輔辭關白。以右大臣兼輝代之。○三月。天下饑荒。京師大雲院。誓願寺。法輪寺。僧散米錢。施貧民。長崎崇福寺主千獃。亦爲湯粥。以施饑民。凡半年。○夏四月。琉球聘使來獻方物。○五月。備前前少將池田光政卒。年七十四。光政任用熊

備前少將池田光政卒

澤伯繼。創學校。敎士民。毀淫祠。修正祠。於是國中風靡。皆知尊儒賤佛。緇流往往蓄髮還俗。遠近稱道。以爲三代之治。○光政嘗謂老臣曰。吾有不善。汝等當諫爭之。中川謙叔對曰。公言及

辟木下貞幹爲儒官

此實國家之福也。然公聰明絕人。威嚴有餘。其接人。眼光爛爛令不能仰視。以是求諫。誰能盡言。公宜假以顏色。光政嘉納焉。○秋七月。綱吉辟加賀儒臣木下貞幹。爲儒官。貞幹字直夫。號順菴。京師人。幼穎悟。僧天海一見奇焉。欲度爲弟子。貞幹不肯。年十三。作太平頌。詞旨淳正。世以爲國瑞。 後光明帝大奇其才。將收用之。會宮車晏駕不果。後貞幹入松永遐年字昌三門。勤學勵行。業大進。嘗從柳生宗矩。遊江戶。不得志而歸京。從是閉戶讀書。聲名益顯。加賀前田氏厚禮聘之。貞幹辭曰。先師之子永三未仕。請先聘之。前田氏嘉其義。并聘二人。至是貞幹徵爲幕府學士。貞幹善教人。一時英才。多出其門。而新井君美。室直清最著云。

木門多出英才

○順菴爲一世所敬慕。遂通納贄。及門者不可勝數。而成德達材。多出其門。宇士新稱爲桃李滿門。近時柴栗山序錦里文集。叙列其名于世者曰。盛矣哉。錦里先生門之得人也。參謀大政。則源君美在中。室直清師禮應對外國。則雨森東伯陽。松浦儀禎卿。文章則祗園瑜伯玉。數博則榊原玄輔希翊。皆瑰奇絕倫之材矣。○菊池純曰。木門人才之盛。我邦今古不見其匹。源君美之於政事。室直清之於文學。雖諸聖門四科之中。恐莫愧色也。當時宇士新稱揚。以爲桃李滿門者。蓋非過數也。

觀韓人馭術

○八月。朝鮮來聘。○九月。綱吉觀韓人馭術。於櫻田調馬埒。○冬十二月。以 皇子朝仁。爲親王。○清伐臺灣。鄭克塽降。鄭氏亡。

山崎嘉卒

○是歲。山崎嘉卒。嘉字敬義。號闇齋。京師人。其父母祈日吉祠。一夕夢老翁攜梅花一枝賜之。遂生男。即闇齋也。闇齋學初專祖濂洛。晚從吉川惟足。極神道閫奧。其徒稱曰垂加先生。○垂加之號。取之神道實基本記曰。神垂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川井正直。年將五十。始學闇齋。闇齋謂之曰。入道莫如敬。子不幸過時。不必讀書。每事躬行。敬則可也。正直服膺其語。終身不怠。父母沒。終行三年之

喪。云。嘗有告父不慈於正直者。正直不答。流涕。告者異問之。正直曰。予言爲梟鳴不祥莫大乎是。子之至吾家則父母之脚也。子之告不慈。則父母之舌也。凡頭目以至手足。莫適非父母之遺體也。以父母之遺體。告父母之不慈。此以枝擊幹。以血沃血也。天地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宥。故曰。不祥莫大乎是。言畢而泣。告者愧謝。後遂爲孝子。○闇齋嘗問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率騎數萬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爲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計所爲。願聞其說。闇齋曰。不幸若逢此厄。則吾黨身被堅執銳。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後弟子見伊藤東涯。告以此言。且曰。如吾闇齋先生。可謂通聖人之旨矣。不然。安得能爲之說乎。東涯微笑曰。子幸不以孔孟之攻我邦爲念。予保其無此事也。闇齋爲詩。直寫其胸臆。不屑彫鐫。嘗登愛宕山。有願毀宮房點地葬吾驅杉檜斬天狗。又宇都山詠十團子云。太極十團圞。都來是一貫。今此粉團子。誰成茂叔看。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貫得天地數。無過無不及之句。此奇趣造語。他人不易及也。

三年

○三年癸亥春正月。江戶大雨水。○兼輝辭右大臣。以內大臣兼熈代之。權大納言公規爲內大臣。

禁婦人服飾用金線綸繡

○二月。綱吉令長崎奉行。禁買外國哆囉猩旃珍禽異獸寶玩奇器等。又禁婦人衣服用金線綸繡及過巧組織。

復立東宮之典

○立親王朝仁爲 皇太子。以右大臣藤原兼熈傅之。自上世至 後龜山。未嘗闕是典。而後自 後小松之後不復起東宮者十三世。至是始修此禮。○立女御房子爲 皇后。稱曰 中宮。綱吉遣讃岐守松平賴常於京師賀之。

綱吉召梶定良賜祿千石

○夏五月。綱吉召梶定良於日光。進從四位下。增祿千石。定良本姓菅沼氏爲梶某所養己而某生子。定良乃讓以嗣其後。家光聞而韙之更賜俸爲小十人累擢小納戶。以勤慤見重。及家光薨。送柩至日光。遂留家焉。每朝廟拜。雖祁寒暑雨。未嘗少懈。十年如一日。

家綱嘉其忠實恪勤。久而不變。增祿至千石。至是食二千石。○冬十一月。綱吉命儒臣林春常。人見友元。木下貞幹等。考訂參河記。更名武德大成記。○貞享元年。甲子春二月改元。○伊豆大嶋焚。聲如雷。灰沙塡海爲山。○三月。松平清良下總守舟子與水戶水手大鬪于淺草川。初清良舟子誤拕纜於水戶船。水戶水手怒其亡狀詬罵辱之。清良舟子啣之。結黨持兵要水戶水手於淺草川。欲擊而殲之。水手不覺。小隊單舸鼓棹而來。敵彂舟十餘艘四面薄之。水手死鬪。執柁欒當之。殺傷無數。皆被重創。或告急于水戶邸。有司請遣兵救之。光圀曰。毆鬪不過頃刻。今而遣兵。恐不及也。終不遣一人。既而會一川舟人救解。光圀曰。彼餘忿未霽。安知其不乘夜來襲也。乃遣兵士備之。且戒曰。彼雖持兵而來。我不許執兵。但以梃禦之。已事聞。幕府綱吉捕清良舟子梟之於川上。○秋八月。少老稻葉正休殺大老堀田正俊於城中。一坐以爲失心。挺刀亂斫。正休卽顧微笑而死。正休素與正俊親善。及正俊恃寵專權。正休屢規諫之。正俊不聽。會攝津人請浚川。正休受命巡檢。乃聚衆議之。僉曰。此役也非費四萬金則不能成也。還報之正俊。正俊潛召富人河村隨軒曰。汝能以二萬金成功。吾當薦汝置顯職。隨軒喜而許諾。遂往興其役。○隨軒。江戶人。少時落魄。將出西關而西。時秋暑如熾。就樹下而憩焉。有老翁見問曰。客安往。隨軒告之故。翁叱曰。我觀客狀貌。知非常人。然而背方熾之江戶。而向索莫之上國。何其不知時勢之甚也。隨軒大悟。半途而還。途見瓜茄萬數漂而下。邦俗盂蘭盆會。奠時新于佛以祭其先。過焉則盡投之於河。水以其餕餘。人莫敢收之也。隨軒一矚大訝曰。遍地皆金。遺利可拾也。乃與錢於乞兒。盡拾收之。一朝獲數百緡。當是時。江戶大災。斧聲遠近。萬廈齊作。隨軒鹽漬所獲瓜茄鬻之役夫。利市萬倍。遂獲大利。云。隨軒襟度恢濶。有幷吞區宇之氣象。時而緻密精細。雖錐刀之微不敢忽。嘗見竈下多薪木起而抜二三本滅之。婢曰。人稱我翁以爲天下之豪富。何須此瑣事爲。隨軒笑曰。吾之所見憫物。而殊踏富岳頂。則謀鑿鱗介。而種禾麻。半四五之際。則恐獨粒之或失之。今也減薪滅火者。則竈而見之耳。正休聞之大怒謂人曰。昔甲人高坂彈正者。忠鯁之士也。恒以不誅勁跡部長坂二奸爲憾。共朝服將出。出利刀示之左右。醫員某戲之曰。以此斷人。雖有醫藥不能救也。正休悅。遂以其刀斬正俊。正俊素有權勢。其死也。弔者塡門。而正休家人不敢赴弔。其會葬者唯親戚數人而已。獨德川光圀携世子往弔焉。○菊池純曰。當德川氏總府于關東。培養士氣砥礪名節。奕葉累世。殆乎三百年矣。而其間忠鯁氣節之士手刃權姦於城中者。指不暇屈。常憲公時。有內藤忠勝殺永井尚長於齋會一也。有稻葉正休斫堀田正俊於營中二也。有淺野長矩傷吉良義英於內廳三也。文恭公時。有佐野政言殺田沼意知於營內四也。昭德公時。有佐野黑川十七士殺井伊直弼於櫻田五也。有河野顯三等六人刺安藤信正於坂下門六也。凡此六者其所爲雖各異。皆出於忠慨義憤之餘。跡其所由。德川氏奕世累葉。培養士氣。砥礪名節之所致。士氣之盛衰實關於國家之隆替矣。故衆人不弔。而義公獨弔之。其寓意深遠。豈淺人之所得測知哉。有此一弔。正休可以瞑於泉下也。○冬十二月。保井算哲獻貞享新曆。時海內用宣明曆者殆千餘歲。錯謬稍多。算哲據元授時曆。造新曆。綱吉置天文局。擢算哲爲司天官。更姓名曰澁川春海。○二年乙丑。春二月。新院崩。壽四十九。稱後西院。葬泉涌寺。○夏五月。御匣局甍。贈准后。稱逢春門院。○六月。阿媽港船送伊勢漂民十二人。來長崎。上書曰。我國特尊日本。故護送漂民。非乞互市也。○秋八月。綱吉使奉行諭阿媽港人曰。通信我邦之大禁。汝今犯禁來。於法所不許。但以送我漂民之故。特放還之。他日若有漂船。不累送來也。給糧及薪水遣歸之。○是月。以松平信之爲老中。徙封於下野古河。

考訂參河記　貞享元年　淺草川鬪爭　稻葉正休斫大老　河村隨軒興浚河之役　貞享曆成　二年　阿媽港船送漂民來

三年

綏吉聞熊澤伯繼在大和。從信之遷古河。○三年丙寅春正月。綏吉徙封大久保忠朝於相摸小田原。先是忠朝曾祖忠隣。遭馬場忠時讒。褫封竄死。至是復其舊。○三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家煕爲內大臣。家煕基煕之子也。

定朝鮮商額

○秋八月。定朝鮮通商之法。一歲以金一萬八千兩爲定額。禁買無用品。

神祇組

○九月。幕府家人子弟勇傑暴悍。以豪俠自任者。結黨横行市街。號曰神祇組。先哲叢談載中江藤樹遇神祇組之事。組猶黨也。當時江戶士人多好豪俠。相團結爲黨。其所帶大小子母刀欛脣。鏤以神祇二字。故號曰大小神祇組。或云。其結黨盟之大小神祇。故云爾。綏吉命捕之。抵罪者二百餘人。○冬十二月。定琉球通商之法。一歲以金八千兩爲定額。

和佐臺八郎試射于蓮華王院

○是歲。紀藩臣和佐臺八郎。試射於京師蓮華王院。一晝夜發一萬三千五十餘箭。中者八千一百三十三。時人稱爲天下第一。慶長以來武人善射者。皆試技於此堂。標其射數。揭之堂上。而如八郎者。前後不見其比云。

石津發曰斯張固是本邦尚武之要具其用不用亦時焉爾以今議古固非以古槪今亦非作者念會有吿鎮之變故觸事寄慨不覺其覼縷也

○菊池純曰。我邦神武以還。奕世累葉。咸以弓矢開國創基。延及三韓肅愼。故攻伐征討。必以弓矢爲要具。自八幡公鎭西八郎以下。至於本間相馬之徒。强弓長箭。頗極其精妙。可以見其勇武絕倫。冠乎萬國也。迨元和偃戈。區宇內外。武人無復用武之地。是以試技於此堂。以取快於一時。從今日開明之時觀之。亦不免爲兒戲也。雖然。欲見我邦上世以弧矢創基之風俗者。舍斯蓮華王院三十三間之堂。復孰取信於後世乎。余曩游於東山。上蓮華王院。觀和佐氏試箭之匾額。星霜之久。併其姓名文字爲風雨所剝蝕。僅存貞享三年丙寅四月八字焉耳。其他某藩某士。某男某弟。試射於此堂。轟名於當世者。匾榜累重。不暇悉舉。而徒委於塵煤蟲絲之叢。俾天下幾養由基懷憾于地下。可勝慨哉。今也。廟堂復古。百廢畢舉。倘令而復試射之典。必海內風靡。如八幡公鎭西八郎其人者。爭起應之。不令臺八獨擅其名也。嗚呼。安得起有力之士。與論之哉。

四年

○四年丁卯。春正月。皇太子加首服。○二月。綏吉令曰。凡人家失畜犬者。必須搜索。若有外人畜犬來。必須收養之。求其主以送還之。初綏吉喪世子德松。百方求嗣不得。

人之乏嗣前生多殺之報

知足院住僧隆光說曰。人之乏嗣。皆前生多殺之報也。今而欲求嗣。宜嚴禁殺生也。且將軍生歲在戌。戌屬狗。最宜愛狗。綏吉深然其言。故有此令。尋又停獻海錯生魚。○三月。禁畜魚鳥。凡畜鳥可供人食者。皆命放之。○帝讓位於皇太子。詔關白兼輝攝政。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延寶八年。曰天和三年。曰貞享四年。

藤原經敬碎御碗直諫

帝性英敏。能通下情。嘗以數百金得一名碗。名爺屋以示群卿。群卿奏言以爲珍寶。藤原經敬勸修寺獨不懌。欲入諫之。故奏曰。臣老而眼眊。未辨其可否。乃奉御碗出殿緣。爲誤失手墜之石上。御碗碎壞。滿坐失色。經敬徐進。御前稽首謝罪曰。臣欽惟古来御器。皆非邦產。不須未聞以外國故器充供御也。伏願陛下毋爲玩物費財用。帝嘉其直言。釋而不問。○菊池純曰。此與加藤嘉明自毀其寶愛甕器。以釋侍臣之罪。同一曠懷。帝之寬仁。與經敬之直言。亦可以爲一雙美談也。昔人曰。主聖則臣直。吾於此偉事。亦道焉。○皇太子立。是爲東山天皇。

東山天皇諱朝仁。靈元天皇第四子。母敬法門院。諱宗子。內大臣藤原宗條之女。天和三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十三。尊靈元天皇曰太上天皇。上皇移居院。左大臣基煕。右大臣兼煕。內大臣家煕。並如故。○夏四月。遣使奉幣大廟。告受禪。而行卽位之禮。綏吉使保科正容肥後守入朝賀之。

殺生之刑始甚

○六月。秋田輝季家臣只越甚太夫。山本兵助。坐殺燕鳥處斬。殺生之刑始甚。○秋七月。流不受不施僧日庭日弘於佐渡。○冬十月。以土屋政直爲老中。內藤重賴爲所司代。

復大嘗會

○十一月。行大嘗會。此典自後柏原天皇曠廢者。殆乎百有餘年。爾後爭戰相

元祿元年　定清舶高額

尋不得復行。至此復之。○十二月。熊澤伯繼上書。論得失。經吉命錮之古河。（下總）○元祿元年戊辰夏四月。定清舶互市之歲額限以七十隻。後增十隻。○詔東大寺僧公慶募天下再造大佛殿。至寶永二年而成。○經吉讌飲於牧野成貞（備後守）第。後屢臨之。○秋九月。改元元祿。○冬十一月。經吉徙湯嶋知足院於神田橋外。大營伽藍。以為祈禱之所。改曰護持院。經吉臨焉。遂過成貞第。親為猿樂。盡讙而歸。

柳澤保明為昵近

○柳澤保明（出羽守）為昵近。保明初稱彌太郎。為次番。食二百五十苞。稻葉正休之殺堀田正俊。牧野成貞將告變。倉黃趨入。保明遏之。成貞怒曰。執遏我者。保明曰。君請少自重。安得佩刀至君所。成貞驚謝曰。急遽乃然耳。脫刀而入。經吉適窺見。異之。擢為小納戶。寵遇日厚。累增祿秩。至

是食二萬二千石。○是歲。命松平忠房松浦棟。始造唐館於長崎。

二年

○二年己巳春正月。司天官白老人星見。諸有司獻酒賀之。○三月。以攝政無輝任關白。○夏六月。經吉禁優童舞女出入邸第。○經吉又令曰。凡殺禽獸者。一切處刑。唯猪鹿豺狼之類傷人及害田稼者。許銃殺之。

栗山愿著保建大記

○秋八月。栗山愿撰保建大記。議論明確。文辭雅健。為世所稱。後應水戶藩之聘。與三宅緝明等校大日本史。寬永中年未四十卒。○冬十一月。經吉攜夫人臨成貞第。自春至冬凡五回。後以為常。○是月。經吉生母本莊氏徙居三丸。新築。

封本莊宗資為列侯

封因幡守本莊宗資為列侯。賜一萬石。宗資經吉生母本莊氏之母弟也。初經吉之在館林。時宗資在京師。召賜八百石。至是封侯。宗資為人循謹。常以盛滿為戒。常掛五十

三扇函

錢（當今五厘）於梁上。自書曰。三扇函。人怪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貧甚。會關東招我。吾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之。一摺紳以叙別。囊中僅有五十錢。市人聞關東招我。富貴在前。不論直而授扇。其貪窶如此。今者身極顯榮。獨忘貧賤之舊。非所以保身也。故揭以自寓警戒耳。○菊池純曰。忘舊而圖新。弃貧而求富。則人情之常。無上下貴賤。莫不皆然也。獨本莊宗資居富貴。而不忘貧賤。掛半扶頭于坐隅。以自為警戒。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宗資其知盈謙之道邪。

徵京師詞人李吟

○十二月。經吉徵京師詞人李吟為歌學方。李吟。近江北村人。嘗從松永貞德受歌學。以論皇漢史籍。莫書不窺。其所註解。自源語以至徒然草土佐日記等。凡五十餘部。命源語曰湖月抄。名枕草紙曰春曙抄。皆盛行於世。後寶永中歿。（年八十六）又徵伶官狛高規畫工土佐廣澄。並供其職。（經吉好散樂。故優伶多列仕籍者。）

三年

○三年庚午春正

月。無輝辭關白。以左大臣基凞代之。

移聖廟于本鄉

○秋七月。欲新聖廟。以忍岡狹隘。命移建於本鄉。令松平輝貞督役。又脩日光廟。令井伊直該督役。直該在日光三年。至是畢功還。謁賜以名刀。○八月。經吉以日光廟成。親為猿樂以落之。召諸侯及諸士觀之。

經吉好讀書

○經吉喜怒無常。近臣多忤旨獲罪。牧野成貞憂之。勸經吉召儒臣講經。由是經吉始好讀書。至暗誦孝經大學。又學猿樂。擢樂師三人為廊下番。○初。經吉之幼也。生母本莊氏語之曰。昔我侍於大猷公。公常語曰。余治國家。夙夜勤勞。庶幾無慚於天地也。獨所憾者。則不學耳。自今厥後為我子孫者。勤學勵行。勿令其憾焉。君盍思諸。以故經吉少好學。至是益勤云。

長沼澹齋歿

○冬十一月。長沼澹齋歿。（年五十六）澹齋名宗敬。稱外記。以別號行。生而知禮。比三四歲。每在親側。未嘗平立而旋。鄉里號為奇童。初仕明石城主某。十六歲上疏言事。卒不合。去後筑前國主黑

篤信洛閩說以聖賢爲必可及

無雙兵書

聖廟成 四年

儒士蓄髮

田光之門。右衛門佐招以厚祿。固辭弗就。初澹齋之幼也。游僧寺習字。聞旁兒讀小學。輒能記之。僧爲摘其文講解。澹齋大悟。自是篤信洛閩說。以聖賢爲可企及。遂沈研經術。旁學甲州兵法。聞有身經戎陣者。必往質之。至於銃馬結陣築城之制。靡弗博考。而精究。著兵要録二十二卷。一時聲譽噪世。海内諸侯爭延爲師。備前國主松平光政。請看其書。澹齋乃抽出師篇呈覽。光政嗟嘆曰。俾予益尚壯乎。將從斯人而游也。今老矣。靡及也。乃令其臣日置某從學。而後先游其門者。數百千人。其尤著者。爲佐枝尹重宮川尚古二人。門徒亦甚盛。各持所見。故澹齋之學。後分爲兩派云。享保中。有人進兵要録於將軍吉宗者。吉宗嘉賞稱爲無雙兵書。○鹽谷世弘曰。或問澹齋先生曰。握奇書果風后所作乎。先生曰。不必論作者真僞。吾取其陣法之緼括乎此耳。必欲觀聖人之兵。大易師卦盡之矣。觀乎斯言其所謂蓋超然遠矣。世或以先生在偃武後。貶其書以爲几上空談。殊不知。思之通也必神。而智之至者變來即應。古之名將有少年就戎者。有脫逢掖被介胄者。彼豈經事閱陣。而後能乎。且大江匡房。身未嘗汗馬。而其門下乃有源奥州。明俞大猷稱一代良將。而其師趙本學。脫然山澤臞儒耳。學之不可以已也。先生之道大行乎世。庸詎知百戰之後。泝其流。遡其源者。不有奥州大猷其人出焉乎哉。○冬十二月。關白基熈辭左大臣。以右大臣兼熈補之。以前内大臣經光爲右大臣。○是月。聖廟成。○四年辛未。春二月。綱吉遷忍岡聖像於新廟。親書大成殿三字以揭之。改本郷坂曰昌平坂。相生橋曰昌平橋。命法印林信篤蓄髮。任大學頭。爾後列藩文學。及處士業儒者。爭蓄髮。唯醫師畫工。仍稱法印法橋云。○三月。綱吉臨柳澤保明第。保明新營亭榭。供具甚盛。綱吉大悅。賞賚及家臣。後數臨之。寵遇日密。遷官加封。殆無虚歲。○夏六月。肥後阿蘇山

熊澤伯繼卒

五年

綱吉講論語

德川光圀建碑於湊川

石降如雨。○秋八月。阿蘇池水如血。鯉鮒皆死。○是月。熊澤伯繼卒。年七十三。伯繼京師人。或云西海人。本姓野尻氏。出承外祖熊澤氏後。因冒其姓。爲人儁才絶人。年甫十六。仕池田光政。光政愛其才。將大用。伯繼辭以未學。乃乞游學。師事中江惟命。越七年。光政召還之。信任益厚。秉政十有餘年。治績施遠邇。後致仕。寓京師。遂歿于古河。總葬邑之大堤鮭延寺。伯繼少時。體貌肥大。自以爲武夫之職。一旦緩急。被堅執鋭。馳驅奔走。不可不輕捷。而豐肥如斯。恐非所宜。雖由資稟。亦或安佚所致。從是攻苦食淡。日夜講武事。其當宿直也。僚友就寢後。獨竊出官庭。演習槍劍法。或深夜登屋。習禦火災。如是者十餘年。軀幹肉消。益加強健。伯繼壁間每懸義經畫像。未嘗懸佗書畫。所著有大學或問小解。集義和書。武將感狀記等諸書。○五年壬申。春二月。綱吉謁於聖廟。觀釋奠。親講論語。於是士大夫彬彬知向學。我邦儒學之盛。前世所未有也。○秋九月。德川光圀聞楠正成墓蕪廢歲久也。建碑於湊川。採石於和泉河内攝津三國。以造碑趺。蓋以正成嘗所食也。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刻藩儒朱之瑜贊辭於碑陰。世以爲義舉矣。○菊池純曰。楠氏爲忠臣。若日月麗天。雖以五尺之童。孰有不仰其光明者乎哉。然而楠氏歿後。爲室町。爲織田。爲豐臣。延及是時。二百有餘年。未嘗見一人爲楠氏樹碑修墓以憑吊英靈於九原者。豈戰亂日久。干戈相尋。雖有識者未暇及邪。抑亦未得其人也。至黄門義公。維持海内文柄。開史局。聘名儒。以修不朽正史。餘力所及。弔忠臣於既死。修壙墓於荒原。於是日月之明者益明。而忠臣之顯者愈顯。義公之有勳勞 王家。誠非細小也。抑楠氏之忠烈。雖無義公碑而銘之。固不病不顯也。唯義公。則新田氏之裔胄。而朱之瑜。則朱明之遺老。抱敵愾之志。守踏海之操。氣性薰陶。以成此義舉。使楠氏君臣父子有識此盛事。雖當時南風不競。中興之業不濟。而歿安得不欣然享其錫哉。吾故偉此

六年
經吉親講周易
停釣舟
七年
僧挑青歿
八年

擧以爲千年黃河也。〇冬十二月。經光辭右大臣。以前內大臣公規代之。
〇六年癸酉。春正月。經吉停用兎羨。以魚代之。〇三月。經吉爲
答賀正使設筵。親講大學。〇夏四月。經吉親講周易。每月三次。
以爲常。諸藩七臣苟得謁見者。皆列侍聽之。五歲乃畢。〇秋八
月。公規辭右大臣。以內大臣家熈代之。權大納言藤原實治爲
內大臣。〇經吉令曰。殺生既有大禁。而近聞私釣魚者。未嘗絕。
若窮治之。獲罪者必多。宜令町奉行停釣舟。〇冬十二月。實治
辭內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輔實爲內大臣。輔實無睛之子也。
〇經吉始造新大橋於隅田川。〇七年甲戌。夏四月。遣使祭加
茂兩廟。所謂葵祭也。此祭從　後醍醐天皇時。廢者三百六十
年於此。至是再修焉。自後。經吉歲納穀千五百石。以充祭貲。〇

五月。經吉令曰。愛物之令。屢布民間。而創傷之犬。往往有之。自
今已後。犬被創。隱匿不發者。闔邑連坐。莫有假借。又禁棄犬子
於道傍。令所在必收養。〇冬十月。經吉奏以增上寺主了也爲
大僧正。寺主任住持。以是爲始。〇是月。僧挑青歿。挑青名宗房。
松尾氏。嘗仕藤堂氏。好和歌。邃禪理。常慕僧西行爲人。后致仕
入京師。從北村季唫學焉。頗極其閫奧。特妙誹歌。遂爲斯道宗
工。足跡殆周於海內。晚結廬于江戶深川。多植芭蕉。自號芭蕉
翁。〇八年乙亥。春正月。經吉以年滿五十。賜宴。當直者。諸藩獻
酒殽賀之。〇二月。織田信武。信武一作信氏手刃家臣。剳腹而死。經吉奏
削其封。徙其嗣子信恒於柏原。〇江戶四谷火。延及海濱。〇三
月。本多重益坐爲政苛酷。不能制臣下。收其丸岡越前封邑。放之。

改鑄大小鈒
禁焚剪馬毛

〇秋八月。經吉命改鑄大小鈒方金款。以元字金幣面作桐章。
其斤量皆如慶長所造。名曰元祿金。先是經吉欲謁日光廟。謀
之老中。曰。日光之行。非費十萬金不可。今殿下好施與。是以國
用匱乏。儲蓄掃地。十萬之財。不易遽辨也。經吉流涕曰。吾統理
海內。而數日之行。猶且不能辨。何其窮匱一至此乎。因不樂者
累日。老中憂之。召諸有司議之。荻原重秀進曰。海內金幣自有
定數。不可得而增減。今若改鑄之。淆以他金。則其數自倍矣。老
中然之。遂請改鑄。經吉可之。於是淆金以銀。淆銀以銅錫。皆
半原金。海內惡幣之行。始此。識者竊慨焉。〇賴襄曰。古今錢貨利幣。可兩言決耳。曰
規民利而造。則官亦利。規官利而造。則官民共不利。何以言之。彼錢幣者。非天下之實也。所以疏通天下之實也。何謂天下之
寶。曰米穀也。布帛也。無之則饑。無之則凍。若夫錢幣。有之不飽。有之不暖。故穀帛不可一日無。而錢幣可百年無。可百年無者。

官何汲汲於造之。而民何汲汲於獲之乎。曰。以穀易帛。穀不可合勺分也。分則耗矣。以帛易穀。帛不可尺寸裂也。裂則弃矣。而
數石之重。數匹之大。不可輒轉齎焉。則彼不可一日無者。或將不給也。若夫錢幣。可折之分釐。而資日用。可藏之懷袖。而行千
里。輕以轉重。微以輸大。以通有無。以疏滯聚。民是以汲汲於得之。民汲汲於得之。是以官汲汲於造之焉爾。唯然故造焉以規
民利者。足以制天下之貨權。造焉以規官利者。不足以制天下之貨權。〇冬十一月。經吉造狗廬
於城西中野之地。先是經吉令曰。傷狗者死。殺狗者梟首。有病
狗則隣伍相告。延醫治之。於是有業犬醫而致富者。又命吏執
市街牡犬千頭。每日放之中野。群犬鳴吠。聲聞數里。〇經吉又
愛馬。禁焚剪馬毛。及棄死馬於野。犯者罪至死。是以棄馬髦然。
殆如野馬。〇菊池純曰。自古昏暴之君。聞以酒色喪其身亡其國。未聞以愛蓄禽獸喪身亡國也。以愛禽獸喪身亡
國者。在彼則爲衞懿公。在我則爲北條高時。然懿公之好鶴。與高時之愛狗。則鬪雞競奢。以自速滅亡者耳。獨至常憲公愛狗。
則非鬪雞也。非競奢也。則崇信浮屠氏之說。以感於因果應報之言也。故其愛狗。非愛之也。則尊敬之也。於是有殺己所欲傷

己所尊者。不得不加以嚴刑焉。亦勢然也。而其淫刑濫殺有甚於懿公高時者。幸海內無事。不至於亡其家國者。抑天未厭德川氏之德。祐之冥冥中者非邪。不然。則喪亂踐資。不得不與懿公高時同其歸。終亦必亡而已矣。〇老中牧野成貞致仕。養子成春襲封。初成貞封關宿。養故館林老黑田直相之子以為嗣。名曰成住。以女妻之。綱吉過其邸。見成住之妻而悅之。私與之戲。成住聞大怒。遂自殺。其妻亦病之。遂得羸疾而歿。成貞亦惡綱吉凶狀。乃與其妻胥議。不復欲養人子。綱吉數勸之。成貞固辭。綱吉乃取成貞妻之母兄某子。先為僧隆光弟子者。以予成貞。命為嗣子。名曰成春。當是時。綱吉甚寵柳澤保明。成貞知其將迫己。稱病告老。自號曰大夢。〇綱吉以丙戌生。牧野成貞以甲戌生。柳澤保明以戊戌生。世謂之三頭狗。

九年　天下大饑

〇九年丙子。春三月。天下大饑。莩相望於途。綱吉命京師町奉行瀧川利庸等。發穀一萬二千石。賑

羣下及伏水民。〇是月。以側衆丹後守米倉昌尹。為若年寄。賜一萬石。為列侯。昌尹五世祖重繼。事武田氏。有勇名。創造竹牌者也。

松下秀明著前王陵廟記

〇秋七月。京師醫松下秀明。著前王陵廟記。自瓊瓊杵尊至正親町天皇。窮討極搜。不遺餘力。於是奕世陵墓歷歷可徵也。秀明字見林。號西峰。博覽多通。能治癈痼。嘗著學源一卷古語拾遺考。〇八月。詔贈源滿仲正一位。遣使祭多田廟。

擢散樂師為侍者

〇綱吉擢散樂師百餘人為侍者。於是市人競習散樂。以求仕進。洋洋之聲。填溢市街。〇九月。綱吉臨柳澤保明第。召儒生荻生茂卿。令大學頭林信篤。詰談司馬溫公疑孟。〇冬十一月。本院崩。壽七十四。稱明正院。葬於泉涌寺。

十年　贈僧源空以大師號

〇十年丁丑。春正月。遣清原宣通於大谷寺。贈僧源空以圓光大師號。大谷即知恩院也。〇二月。納親王幸仁女幸子為女御。〇閏月。綱吉令諸藩改訂境內地圖上之。〇夏四月。以所司代小笠原長重為老中。以松平信兹補所司代。先是每所司代交代。獄囚無輕重皆處斬。長重深斥其非。於是特留重囚盡縱輕囚。

鑄二銖金

〇六月。綱吉鑄二銖金。形如方金。重半之。額置桐章。款曰貳朱。

停麾下士廩祿賜采地於近國

〇秋七月。綱吉賜麾下士五百苞以上采邑。初荻原重秀建議曰。麾下士食廩祿者。漕輓之費。皆出於幕府。不如賜采地於近國。以自收租稅。則上下兩便。綱吉許之。乃檢諸藩封地在近國者。盡收之。其地雜租亦皆充秩祿之數。議已決。戶田忠昌爭之曰。夫士之食廩祿者。遭凶饑。而幸不至凍餒者。此國家之深仁也。今諸侯之國土地廣遠。故雖有水旱之患。未必遍於闔境。麾下士則異之。今

一賜采邑。異日或遭凶歉。所恃僅在雜租。而雜租亦以充祿數。則土田縮小。其何以得免凍餒哉。外託憂恤。而內實朘削之。恐非所以待士也。綱吉不聽。於是麾下士既失廩祿。又不得速受邑。人人大困。幕府始買米府下。以給之。府下米價日貴。時人皆惡重秀。重秀揚揚頗有得色。

稅酒戶

〇冬十月。始收諸國酒稅。酒戶皆私釀以占其利。

十一年

〇十一年戊寅。夏五月。梶定良卒於日光。年八十七。葬家光塋域之後。蓋成其志也。先是德川光圀嘗感定良忠純。書問不絕。又聞其愛馬。欲遺之良馬。適訃書至。光圀悼惜。送馬於僧寺。作文祭之。其略曰。嘗聞孝子廬親墓者。未睹忠臣廬君墓者。乃今於居士乎見之。

以柳澤保明為老中賜松平氏

〇秋七月。綱吉以柳澤保明為老中。與倫諱。改名吉保。賜松平氏。威望過大老。執政備員而已。〇九

改名吉保

月。寬永寺中堂文珠樓。二王門成。初僧天海欲營中堂及文珠樓。以擬比叡山。未果而沒。公辨法親王欲繼其志。請之綱吉。綱吉命柳澤吉保董役。嶋津綱貴輸材木。至是役竣。綱吉設法會親臨落之。贈僧徒銀二萬五千兩。萬舞九奏。一如足利義滿落相國寺塔儀。　天皇親書琉璃殿三字。賜之。綱吉揭之中堂。觀者雲集。會數百屋街失火。南風猛烈。炬焔漲天。東踰兩國橋。至本莊。南至八町溝。北則延燒及湯嶋淺草寬永寺坊舍。亦蕩然焦土。唯中堂文珠樓僅免災。時人謂之中堂之火。

中堂之火

○江戶大賈紀伊國屋文左衞門。請有司。統管寬永寺土木。受直凡五十萬金。由是富冠一時。驕僭無比。嘗請評定所。有所陳請。松前喜廣叱曰。商賈有所請。當就吏白之。安得自請。汝已知之。縱恣乃至

江戶大賈紀文富冠一時

此爾。命幽之其家。文左家道從此而衰。○文左富累巨萬。度尋常游戲不足驚人。日嘗案一計。宣言曰。文左近日。將設一世豪舉于隅田川。期以六月其日。都人傳聞。相語曰。文左近日。設一世豪舉。其壯觀可想也。迨期。觀者輻湊。悉赴于隅田川。晝舫蔽水。來往如織。日加下春。絕不見文左形跡。或曰。文左今日在吉原。其下必自上游。乍有一朱舶。泛泛沿流而下。皆懽呼曰。文左來矣。又有一舶。與波下上。相馳逐而來。既而或三或四。如行如止。離合聚散。數萬朱舶蔽水而下。觀者指顧無遑應接。皷舷掉爭。而拾之人皆拍掌詫其壯觀。日沒潰瀾。卒不覩文左形影。相俱悵恨而還。後問之此日文左在家。使家僮流觥其上游。終日睡臥。不出其門。雖尋常游戲。其出於人意表。率如此。文左學俳諧於其角。號千山。詞意超凡。頗膾炙人口云。○冬十月。江戶又火。延燒將及本城。衆爭登殿屋防之。屋皆銅瓦。衆苦其滑。綱吉命取梯一千。聯絡布之屋上。衆踐之得無顛墜。火遂滅。○十二月。綱吉發穀七千石。賑前後遭災之民。○是歲柳澤吉保。臣細井知慎。謂吉保曰。昔。王室之衰。海內騷亂。累聖山陵。率皆蕪沒。往往爲農夫牧豎所發掘。

細井知慎建議修山陵

識者深悲焉。今海內無事。百廢畢舉。主公何不白幕府。以脩山陵。吉保然之。請之綱吉。綱吉乃遣使。搜索其塋域。其荒廢陵夷不可識者。訪之父老。徵之史籍。取確有證左者。然後因其舊陵修築之。周以垣墻。令耕牧者不得侵入。歲餘竣功。吉保舉於微賤。把握國均。聘招一時名士。知慎及荻生茂卿最著。知慎字公謹。號廣澤。從林信篤學。博綜衆藝。最工心畫。爲人慷慨有氣節。吉保命爲鐵砲頭。一日近隣失火。銃卒爭萃知慎家。家惟有一函。重不可舉。衆以爲貨財。毀函見之。盡銃丸也。○菊池純曰。我邦建議修補山陵者。擧世嘖嘖。以蒲生秀實爲首倡。而未識秀實之前有細井知慎先爲之倡。不獨不知細井知慎著先鞭。又未識知慎之前有松下見林者。著前王廟陵記。爲之先鳴。擧世嘖嘖歸功於秀實。不及見林知慎者。吾竊不得不爲二人惜之也。唯知慎以慷慨之士。委身非其人。識者竊惜焉。雖然當是時。柳澤氏以幕府寵臣。操弄國權。生殺與奪盡出其門。故知慎藉以就其志。未必無功於王家也。且夫柳澤氏。一佞媚寵臣。僥倖取不義富貴。其出處事行。固不足論也。唯聘一時名士。修陵墓。擧廢典。其美事善政。有足稱道者。豈可以人廢言哉。

十二年

○十二年己卯。秋八月。諸國大風。屋舍壞倒。時頻年凶歉。人民大困。綱吉造舍於本莊。以養流民。○九月。老中戶田忠昌卒。年六十八。子忠真嗣。忠真爲奏者番寺社奉行。別賜第宅。食一萬石。父子貴顯。時人榮之。初柳澤吉保民與隣邑爭境。吉保民不直。忠真欲決其訟。以吉保權寵無比。恐禍及父。一日從容謂忠昌曰。兒欲斷訟。欲正則不孝於父。不正則不忠於君。全忠之與孝。宜當何如。忠昌曰。處公事以正。正而取禍。亦所甘心。若計較禍福。裁決或不正。則不獨不忠其君。併不孝其父。忠孝兩闕。則何以視息于世乎。汝其勗之。忠真感激。無何綱吉臨吉保第聽訟。於是忠真直隣邑民。無所回避。一坐駭慄。吉

保失色。忠眞尋辭職。○（菊池純曰。今聽斷獄訟者。率非阿所權姦。則計較禍福。曲直易位。皂白異地。以爲得其計。此所以冤民日屈不伸也。今忠眞決曲直於片言下。挫折權姦于廣坐中。以全忠之與等。何等快擧。何等快人。蓋青砥以後一人而已。）冬十月。以秋元喬知爲老中。○是月。綱吉始造永代橋於港口。又鑿新渠於城南三田。以利漕運。民大悅。

（十三年）○十三年庚辰秋七月。綱吉令禁屠鱣鯰。（禁屠鱣鯰）○九月。迎嵯峨淸涼寺釋迦佛於江戶外城而拜之。○冬十二月。權中納言源光圀卒。（年七十三）光圀賴房之子。英毅好學。嘗慨舊史闕文。置彰考館。招致名儒。奏請出御府秘冊。募天下逸書。編輯歷朝實錄。曰大日本史。二百四十卷。自神武天皇至後小松天皇。又撰禮義類典。獻之。上皇又有一代要記扶桑拾葉集等。光圀資性仁恕。勵精圖治。禁奢侈。薄稅斂。及其告老。營居於西山。（光圀告老營居於西山）衡門茅屋。不設

墻垣。侍臣止數人。婢妾纔給洒掃。麤食澣衣。居常晏如也。及卒。私諡曰義公。義公名重天下。外蕃來長崎。必問其安否。明張斐嘗爲之頌曰。挺生我公。崇文好儒。以貴下賤。縡智矜愚。惠我耆老。全忠守軀。流聲千載。曠古所無。○（光圀之在西山也。村民嘗有殺其養鶴者。獄已決。日光圀在其別館。召吏將囚至。將手斬之。挺刀擬其頸曰。惡奴亾狀。其殺鶴孰若項首。遂揮刀欲斬之。怒顧侍臣曰。今殺此囚。鶴不可復生。且爲一禽殺人。此我所不忍。敢問釋之乎否。左右俯伏稱其盛德。遂釋之。召有司曰。此囚宜速放之境外。然彼無口可糊。去將爲盜。遂給資料放之。）○是歲。關東又饑。綱吉令酒戶減釀用米。不得過五分之一。於是酒價騰貴。而私釀益多。

（十四年）○十四年辛巳春正月。以稻葉正通爲老中。○三月十四日。綱吉延天使於城中。餓而內匠頭淺野長矩。與上野介吉良義英私鬪。傷之。（淺野長矩傷吉良義英）綱吉大怒。即日賜長矩死。沒赤穗五萬石。初天使柳原資廉。高野保

春至江戶。綱吉命長矩及伊達宗春（左京亮）爲館伴。義英以高家預焉。長矩年少。不習典禮。固辭焉。老中曰。吉良老練。諳熟舊典。子何不就而每事問之。徒固辭。无爲而已。當是時。義英以當世宿老。居諸高家之上。每天使至。必接待之。以故意氣甚傲。諸共事者。先行貨賂。而後問舊典。不然。踈斥而不指授也。長矩還家。召老臣安井（彥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二人曰。吾將就吉良氏諮詢舊儀。汝等宜厚贈遺。以請其指授。二人素鄙吝小人。對曰。此高家之職也。何以贈遺爲。長矩乃往問舊儀。義英以其不賂。已遇之甚踈。長矩御之。是日長矩等會廊廡。議事。問義英以享禮。義英冷笑。屢罵辱長矩。長矩益憤。義英大聲言於同列曰。此子鄙野。不辨菽之與麥。何問禮儀乎。其不能接大賓。固不須言也。長

矩積怒。不能自禁。拔刀擊之。傷其額。流血被面。義英眩而俛。長矩再擊中背。會夫人藤原氏使者梶川某（與三兵衛）在坐。從後抱持長矩。衆扶義英去。（長矩擊傷義英於殿中）綱吉聞之大怒。命囚長矩於田村建顯邸。以血衊白書院。更延天使黑書院。既而禮畢。綱吉召老中土屋政直曰。天使莅席將傳詔。在人臣最所當戒懼。長矩不敬。率意鬪狠。以私怨犯公法。敢弄刄殿中。罪當萬死。其速賜死。政直曰。謹諾。但誅長矩。不問義英。臣恐速異日之變。不聽。即日賜死於田村氏邸。十五日。綱吉命脇坂安照。木下利康。往收赤穗城邑。（收赤穗城）二十六日。義英稱疾辭職。綱吉命義英待創病瘳。起復視事。時人皆嘲笑義英前倨而後怯也。先是長矩訃至赤穗。其老大石良雄。大野九郎兵衛。會群臣於城中。來會者三百人。良雄

死固非難善處死則難

曰上辱臣死此誠吾輩一死以報國之秋也雖然死固非難善處死斯難也諸君將何以處死皆曰有扼此城以死耳今又何議良雄曰諸君言固當如此但人臣之効身於國家顧義何如而已今宗社雖爲墟有先君介弟大學君在亦可以奉先祀吾輩宜以死請之幕府爲先君立後不亦可乎幕府而不聽一死以明無貳未爲晚也大學即長廣也大野九郎兵衛獨執異議不從良雄乃與原元辰計議元辰謂九郎兵衛曰已臨危急何以支吾爲子不宜在此座叱而起之九郎兵衛惶懼而去良雄乃遣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二人於江戶就受城使哀訴後二日

良雄會衆會者五十五人

良雄復會衆議守城會者僅五十五人其餘皆不至良雄曰官使来已有日衆人離叛如此其將何以守城不如待公使至自陳此意然後相與自裁城上以明志也衆曰善乃刺血同盟夏四月赤穗使者至江戶則脇坂安照等既發於是與安井彦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等相議就長矩外親戶田氏定致良雄言氏定驚曰此極不可事若達幕府自大學以至諸臣不特重罪戾大非所以忠於國也乃作答書令二人還報良雄聞之密謂同盟士曰事既至此非徒死無益適足以累公家耳吾將去城以待時遂

大石良雄定復讐議

定復讐之議初良雄爲長矩所踈斥人皆以爲庸愚至是舉國繹騷帑廩滿前良雄從容處置得宜條理分明秩然不紊衆始服其能任負荷十八日受城使脇坂安照等至赤穗良雄等輸城而去○大石良雄取贄仁齋一日来聽其講經良雄坐睡如不聽者衆皆匿笑既而良雄辭歸衆皆詬罵曰懶惰如彼不知不學之勝仁齋曰小子勿妄言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任大事○青山氏臣石井源藏半

龜山復讐

藏所殺父仇赤堀水助於龜山伊勢○初青山宗俊家士有石井宇右衛門及宗俊爲大阪城代宇右衛門從焉嘗與赤堀源五右衛門親善源五好槍法聚徒教授宇右衛門曰源五技未至精公然爲人師何其不恥自顧也源五聞而銜之遂闇殺宇右衛門亡命不知其所之宇右衛門有二子長曰三之丞次曰彦七兄弟辭仕欲復父仇訪所在潛匿頗嘗艱苦又爲源五所殺彦七有二弟曰源藏曰半藏二人尚幼爲安藝人田中左近所鞠育既而源藏成人年甫十五復讐志益急時源五變姓名曰水助仕于龜山城主板倉氏板倉知其有仇防禦甚嚴不許外人寓於城中源藏與弟半藏擢爲廝養日出入城中窺其舉止會水助宿直兄弟相戒曰時乎時不可失也乃結束要其歸路擊而殪之十年宿仇至是遂矣世名之曰龜山復讐○六月美濃雨雹傷人京師大雷震百餘所○秋八

修六孫王廟

月改造六孫王廟廟在八條大通寺即親王貞純第趾也○冬十一月關東大饑道殣相望綱吉命有司設場本莊施粥及衣服至明年三月而止○十五年壬午春二月爲菅原道眞八百年忌辰因修萬燈會於北野廟○冬十月馬醫橋本權之助坐

十五年馬醫坐殺犬賜死

殺犬賜死綱吉令曰我所以禁殺生欲使人人存仁愛之心也然猶有如橋本者自今已後上下貴賤宜體吾意○十二月又令曰自今減種烟草之地以植嘉穀毋令良田害不用命者處以重刑○十五日故淺野長矩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夜襲吉良義英第獲其首級蓋復主讐也初良雄等願立長矩弟長廣存淺野氏後及綱吉錮長廣於安藝遂決意復讐乃率同盟士至江戶散伏各處或爲商賈出入吉良氏邸伺其動靜則義英方避仇於上杉氏第良雄等憂之議曰除夜彼必還家吾當襲之已而義英欲設茗宴於家有一茶博士常出入義英第

大高忠雄學茶儀偵知仇動靜

有識會必與焉大高忠雄知之詐爲京商從博士學茶儀博士一日謂忠雄曰義英以是月十四日歸其邸設茗宴會客是以

良雄祭長矩墓

頗爲忙劇。忠雄即報之良雄。良雄會同盟。戎服衷甲。夜襲義英本莊第。家衆出拒。連鬪入寢室。求義英不獲。驗褥尚暖。則徧索宅中。遂獲義英于厨室。武林隆重手刃其首。而衆未知其義英。乃驗其屍。刀瘢在肩。衆喜曰。此無乃先君所手擊耶。又視之所擒家人。皆曰。此我主之首也。衆踊躍相賀。遂裹首。幟梟懸之槍杪。護衛赴泉岳寺。奠以祭長矩墓。良雄又遣寺坂信行於安藝報之長廣。令吉田兼亮。富森正因詣大目付仙石久高。具陳其實。久高趨走登城。白之。綱吉即日送四十六人於四諸侯邸。細川。松平。毛利。水野。分拘之。老中阿部正武嘆曰。今世有節義之士如此。豈不曠代盛事耶○十六年癸未春正月。基熙辭關白。左大臣兼煕代之○二月。讓吉良義英子義固。不死父難。沒食邑。流之信

十六年

賜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死

濃。賜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死。流其子弟於伊豆大嶋。初綱吉之議良雄等罪也。林信篤議曰。良雄等爲主報仇。則天下之大義也。且其擧動詳愼。能敬其上。今若以其擅用兵誅之。將何以奬勵人臣。宜當宥之也。衆議未決。荻生茂卿聞之。謂柳澤吉保曰。聞林氏請宥良雄等。其論固正。雖然。未可謂達時宜也。何則今宥良雄等。上杉綱憲發兵欲鏖之必矣。上杉氏發兵欲鏖之。淺野吉良不得不救之。兩家構難交相鬪。是宥四十六士而速天下之亂也。不如殺之以除後患。議乃決。綱吉謂公辨法親王曰。赤穗諸士忠烈無比。擧世所悉知也。殺之固可惜。不殺則廢法。處之將何如。親王不答。退謂左右曰。將軍其將使吾救諸士耶。諷意隱然。不問可知也。雖然。此輩而不死。安足以成萬世之

良雄等遺言葬長矩墓側

名哉。此吾所以不答也。是日遂賜死。良雄等遺言葬長矩墓側。四家皆如其言。賻贈甚厚。府下士民往吊者絡繹如市。香火至今尚不絕云。綱憲者。義固母兄也。○藤田彪曰。近古忠義之烈。莫赤穗諸臣過焉。而當時議論紛紜。雖儒生學士。或不復襃其義。不義鳩巢室氏慨然著義人錄。議論精定。其功偉矣。厥后義人之名彰明較著。雖兒童僕婢。尚能飽聞而厭道。其相語稱義士。不問可知爲四十七士。稱四十七士。又不問可知爲赤穗諸臣也。○大槪崇曰。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謂之義士耶。深夜潛形。破一朝貴門戶。掩擊以奪其首矣。謂之亂賊耶。一片精忠。百折不挫。一擧以殪故君之讐矣。二者之目。將何所定。曰。深夜掩擊。奪朝貴之首者其跡也。一片精忠。殪故君之讐者。其心也。心苟純乎忠矣。跡雖或涉暴亂。君子必有取焉。良雄等四十七人。義士也。忠臣也。果非亂賊也。曰然則朝議之不待以忠臣義士。而擬之群不逞之徒。以賜死者何耶。曰亦以其事涉暴亂耳。事涉暴亂。而不正刑典。何以威制天下懲後世。不軌之徒乎。雖然。良雄等之爲忠臣爲義士。朝議終不得而沒也。有僧焉。收其屍。以封之。墓置而不問也。有儒上焉。日以義人錄其事。以傳不朽。置而不問也。天下孚有封亂賊之墓。又日以義人而不敢之禁者乎。由此觀之。朝議之所以處良雄等。可謂恩威並行。而不悖矣。而在良雄等則

石津發曰千古鐵案

成故君之志。慰幽魂於地下。臣事畢矣。一死固其所甘受。其又何怨。○初赤穗國除。大石良雄去潛居京師山科。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讐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衍以自韜晦。一日遊嶋原妓館。會有士人喜劍者。亦來遊焉。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虞及聞其遊蕩。不勝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飮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眞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爲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鬧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讐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

烈士喜劍罵良雄

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托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

喜劍自殺謝罪

○堀部金丸有二女。名順。與祖母從大石氏僑居山科。祖母臨終。遺書曰。淺野氏百年宗祏。一朝而爲墟。雖然尚有大學君在。天意未可知。汝宜以身許之。官嗔。於是投一僧乞度爲尼。僧爲其年少。難之。一室斷火十數日。順意自若。乃許之。於是著女僧服。周游諸州。所至以禮神爲事。順膽氣如男子。自毀其貌。墨垢面。或男裝以行。有口辨。草行路宿。人莫敢誰何。數年還江都。爲書投執政轎中。訴存內匠頭祀者。至再三。皆不省。卒寓泉岳寺守墓而死。年九十三。葬於義人塋下。今石面刻地藏上。題曰妙海尼墓者。即是也。○冬十月。江戶地大震。廬舍多壞。壓死無數。安房二總伊豆相摸海溢。民家漂沒。死者甚多。

江戶地大震

○十一月。綱吉令毛利廣吉。藤堂高睦等。修營本城。二十九日。小石川火。延燒至本莊深川。兩國橋焚。溺死數百人。焚死三千餘人。○寶永元年甲申。春正月。關白兼熈辭左大臣。以右大臣家熈代之。以前內大臣實治補右大臣。○三月。綱吉開一河於和泉河內之間。引大和川。達於界浦。長四里餘。名曰新大和川。

寶永元年

開新大和川

○綱吉命松平昌親等四諸侯修城石壁。昌親訪柳澤吉保。將有所諮稟。當是時。吉保勢傾內外。輿馬塡門。常使家臣待客。是日昌親至。則吉保不在。欲見家宰平岡。辭以公事鞅掌。明日復往。又辭。如初。昌親怒其倨傲。欲獲平岡而甘心焉。吉保在城中。聞之大驚。夜與酒井忠擧等。潛還。入自後門。先令平岡急治裝還國。而後與忠擧等出見昌親。低頭謝其罪。一坐從救解之。昌親意釋而還。初吉保親近平岡。是以平岡恃勢驕縱。動輒侮慢諸侯。諸侯俛首不敢忤。贈遺相屬。及昌親有此事。聞者皆快之。

昌親怒平岡倨傲

○是月。改元寶永。○秋九月。老中阿部正武卒。年六十五。子正喬嗣。正武在職二十四年。尤以才幹稱。○嶋津綱貴卒。子吉貴嗣。先是天和中。江戶屢火。綱吉命防火。綱貴乃以嶋津中務爲將。領分三千人。爲十二隊。服飾華麗。晝夜巡警。金鼓相應。都人屬目。驚其豪舉。嘗登城。質明而入。近午而綱吉未出見。綱貴心不能平。見老中曰。日已及午。將軍未受謁。得非憚煩乎。請辭焉。老中慰諭曰。近日將軍受謁。比舊則少晚。今將出受謁。請君暫待焉。綱貴辭謝曰。猶有異日之在。何見於今日爲。毋以僕輩故煩將軍。蹶起將退。老中固留。乃強復坐。老中入白。綱吉乃出受謁。時人嘆曰。以今將軍威嚴。而諸侯倔強。猶有如此者矣。

○冬十二月。綱吉養甲斐國主德川綱重子綱豐爲儲嗣。更名家宣。以本多正永爲傅。封柳澤吉保於甲斐。食十五萬石。故事甲斐駿河非將軍之戚族。不得封。吉保以特命受封。人皆異之。初吉保有所謀。每綱吉臨。已第出其愛姬十數人侍宴。已而生男安暉。綱吉悅安暉之母。私與之昵。吉保常謂安暉不類己。已長。吉保入侍讌。微言曰。安暉類將軍。綱吉不肯。拒曰。其或然也。於是召內廳。賜名吉里。每入見。飲食豐備。賜賚甚多。列侯宗室以下。敬禮之。見猶儲君。問遺日盈其門。吉里不慧。加焉以寵貴。驕恣無度。或謂吉保曰。郎君成長。何不擇師傅教之。吉保曰。子言誠然。唯吉里品流自別。非吾所能教訓也。聞者益疑之。及吉保受封。人

封柳澤吉保於甲斐

將軍封吉保以封其子

皆曰。將軍之封吉保。所以封其子也。○菊池純曰。自古人君帷薄不修。以釀成天下之大亂者。史不勝書。而其尤甚者。爲唐玄宗。玄宗寵楊妃。愛祿山。遂馴致漁陽一敗。六龍西幸。皆由宮闈不正也。雖然祿山之於玄宗。未至潛消默奪危其社稷之甚也。獨不血一戈尺兵。而奪家國於衽席之間者。李園於春申君是也。呂不韋之於莊襄王是也。此二人者。勇非以無人也。才非以冠世也。其所施行者。特以詐謀詭術。熒惑人主。僥倖富貴焉耳。幸而中矣。一以博封侯。一以取卿相。視諸血戈汗馬。百戰瘡痍。覬覦非望。以就刑戮者。其巧拙智愚之懸。不唯天淵也。柳澤吉保於常憲公。蓋有甚於此者也。何則常憲公好色。甚於玄宗。吉保姦謀。浮於李園呂不韋。欲奪德川氏篳路藍縷之業。於衽席閨閣之間。計已垂就。常憲公即世。不獨爲德川氏賀之。併爲天下億兆賀之也。使公之即世一日而晩。吉保詐謀詭術。莫適不中。行李園呂不韋所爲。德川氏之天下。盡爲姦豎黠胥之有。土崩瓦解。亂何所底止哉。故内則教人。尤加謹於夫婦間。曰。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又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常憲公於柳澤氏。不唯不能深宮固門。禁閽寺守之。男女雜居。内外無別。以致帷薄不修。其一朝即世。不至踏春申莊襄之覆轍者。豈不亦至幸乎哉。

二年

○二年乙酉春三月。詔以綱吉爲右大臣。敘正二位。家宣爲權大納言。敘從三位。綱吉遣酒井忠擧於

平定直入朝謝恩。是月。伊藤維楨歿。（年七十九）維楨字原佐。號仁齋。

伊藤維楨歿

平安人。初奉宋儒。著太極論。心學原論。後頗疑之。据漢唐古訓。以發明經意。時人以爲眞儒出現。每一篇出。四方爭傳之。所著有論孟古義。中庸發揮。語孟字義。童子問。維楨有五子。曰原藏。

伊藤五藏

重藏。正藏。平藏。才藏。人呼稱伊藤五藏。皆以儒雅聞。而原藏才藏最著稱。謂之伊藤首尾藏。與維楨同時。有中村之欽。之欽字敬甫。號惕齋。登崇信程朱。與維楨齊名。有著書數十種。鈔說筆記二書。尤行于世。○夏閏四月。綱吉爲世子家宣。造別館於海

造新館於海瀕

瀕。先是綱吉屢遊諸侯第宅。而家宣不過臨別館。綱吉謂之曰。何不擇勝地造新館。家宣請造之海瀕。綱吉命諸侯助役。及館成。亭閣華潔。臨眺絶佳。每夏月。擇童男女端麗者三百人。召之

園中。鮮衣華服。以作插秧之戲。其費不貲。○六月。綱吉生母本庄氏薨。○秋七月。參河遠江大水。○八月。綱吉禁萬石以下諸家用養箱。三千石以下。用兩夾箱。○九月。紀伊少將賴職卒。弟主税頭賴方嗣。賜名吉宗。

三年

○三年丙戌春三月。權中納言藤原基輔書湯嶋聖廟諸門扁額。蓋從綱吉之請也。○夏五月。綱吉聽三親藩（尾紀水）鹵簿用一薙刀。四鐵槍。一傘。一笠。謂之七器。○六月。改鑄銀幣。欵用省文寶字。謂之寶字銀。○秋七月。綱吉改造根津祠。賜祭田五百石。初根津某（宇右衛門）仕甲斐參議綱重。綱

根津宇右衛門諫死

重有酗癖。根津苦諫。綱重怒。手刃之。每後酗酒。見某在側。儼然如生。綱重大懼。遂建祠於下谷第址。以祀之。至是家宣閔其生父之臣。而死於諫也。請綱吉置祠田。供祭祀。因命新之。○冬十

四年

二月。根津祠成。家宣往拜之。○四年丁亥夏四月。以 皇子慶仁敘親王。爲 皇太子。○秋八月。綱吉奉 詔。造東宮於凝花洞宮址。命町奉行安藤次誠監工。○冬十一月。基煕辭關白左大臣。家煕代之。綱吉奏停諸藩楮幣。又令多蓄古金銀。以資軍須者出。以易新金。○是月。駿河富士山焚。鳴動如雷。白日晦冥。

富士山焚

雨沙。綱吉即日遣使。檢察參河駿河。砂石沒地殆五尺。綱吉召僧徒問曰。天方雨沙。連夜不絶。敢問吉凶何如。傳通院僧祐天對之曰。夫沙在地者也。今從天而降。不可謂順也。禽獸待人而生者也。今將軍殺人以養禽獸。不可謂順也。人而爲不順之事。天安得不以不順報之邪。綱吉不懌。明日召祐天曰。我嘉汝直

寶永山湧出

言。賜物襃之。○九日雪。富士火始滅。岳麓別生一峰。時人呼曰

五年

實永山。○五年戊子春正月。關白家熙辭左大臣。以輔實代之。綱平為右大臣。伊季為内大臣。○閏月。綱吉令曰。去年雨沙之災。遠近被害。武相駿遠最為甚。其田園廢為不毛者十居七八。宜給地於佗處。以賑救之也。又令諸侯每秩百石出金二兩。大發役徒。以除灰沙。令松平綱政・小笠原忠雄等疏鑿相摸川塞。

鑄當十錢

○鑄當十錢。敕曰寶永通寶。○東宮成。○三月。京師火。皇宮罹災。

皇宮災

天皇及皇太子。避火於關白家熙第。是日延燒一萬三百餘家。焦土皆生白毛。長四五寸。○秋七月。畿内及近江伊勢大風。神祠佛寺倒破者極多。○綱吉奏勅造皇宮。課諸侯助役。○是月。奏鑄小鈑金於松平吉保封内。世稱甲州金者即是。○冬十一月。淺間岳焚。有聲如雷。旁近諸國盡雨灰沙。

○十二月。綱吉患麻疹。當是時。殺生之禁益嚴。諸侯皆騎髦馬。

六年

已而人不敢騎。皆使從者牽之。○六年己丑春正月。綱吉有疾。家宣代受諸侯賀正。每夜有群狐呼鳴躍殿側。綱吉令近臣蒙皐比驅逐之。九日疾愈。十日征夷大將軍綱吉暴薨。年六十一。

大將軍綱吉薨

家宣嗣。○綱吉好内。内嬖如夫人者三人。一曰小屋氏。居五城。曰五丸殿。二曰大佐。三曰新佐。並皆皇人之子也。大佐有女弟。養在宮中。吉保取嫁之大久保忠郁。送裝資賄甚盛。大佐深德吉保。數稱其美於綱吉。又愛吉里。日夜發於語言。蓋欲綱吉悦之也。初秀忠封次子忠長於駿河甲斐二國。食百萬石。甲山國而駿瀕海。且有魚鹽之利焉。故甲非併駿不可以為國也。

甲非併駿不可為國

吉保既領甲。因欲併駿有之。乘間請之綱吉。大佐亦從旁贊成之。綱吉乃與大佐胥謀。築北城以為菟裘。取吉里為世子。令大佐為之母。又封吉里以甲駿二國。綱吉與吉保行。將享其養。議已決焉。寶永五年。命有司築北城。於是吉保頗包藏禍心。竊以謂將軍百歲之後。嗣君可圖也。當是時。大小諸侯。率皆諂事吉保。為其耳目爪牙。勢駸駸殆將逼之。夫人藤原氏欲入諫之。不得。既而綱吉疾瘳。列侯群臣咸登城賀焉。綱吉以此夜暴薨。○或曰。綱吉將賜吉保以甲駿百萬石。議已定。欲以明日發命。夫人藤原氏知之。先期一日。入候綱吉起居。遂手刃之。藤原氏亦自殺。老中命議。秘夫人氏喪。以患痘不起聞。逾月而發喪。○谷寛得曰。三王外記所載。其事可疑。而他書亦無確證。燭影斧聲。孰辨真僞。姑闕疑以付後考。○是日柳澤吉保請曰。臣嘗故將軍殊遇。宜以身殉。而國有大禁。請披剃以報之。家宣曰。卿言是也。然祖宗以來。未聞執政而披剃者。宜當待葬事盡畢。致仕以披剃耳。於是吉保勢

不得不乞骸骨。聞者服其善駕馭權臣。○十七日。家宣下令停大錢。

除殺生之禁

又除殺生之禁。綱吉嘗謂家宣及吉保曰。吾百歲之後。慎勿廢殺生之禁。至是家宣以謂。自殺生之禁行。獲罪裁死者。不知其幾。此禁不除。天下無復蘇息之日矣。乃召吉保諭之。吉保曰。公慮及之。不獨恩澤及百姓。乃所以深愛故將軍也。家宣拜柩告曰。殺生之禁。在家宣一身。則慎奉戴遺命。死有所負。獨至令於天下。則不能無扞格之弊。敢請為萬民除之。遂會衆下令。

黜近侍毀狗廬

罷老中柳澤吉保。黜諸近侍。毀狗廬。放之。○荀純曰。命有治命。有亂命。亂命不可用。固矣。若夫雖治命。有害於事者。不必用也。昔晉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其子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武子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後晉秦戰于輔氏。果有老人結草之報。以獲力人杜回。夫魏顆則晉國一大夫耳。能知亂命不可從。以致奏奇功。今常憲公下殺生之禁。曰。永世勿廢。其言固雖治命。其慘刻不仁。流毒於海內。與亂命又何以異哉。是

以家宣爲將軍

以常憲公即世。樞內未冷。褻禁弛令。以與天下更始。其不待三年。以改革父道。雖非孝子之事。要不得不爲萬民除其害也。然則文昭公除殺生之禁。則魏顆從治命之意。其深仁厚澤淪浹民心。固非一魏顆可比也。天下人民由以保全其性命。若使其父母兄弟聞之。亦將結草報其鴻恩也。○葬綱吉於寬永寺。○二月。詔贈綱吉正一位太政大臣。號曰常憲院。是日前田利昌。以私怨斫殺織田秀親於齋場。翌日賜利昌死。○是月。大夫人藤原氏薨。○三月。以權大納言通誠爲內大臣。○夏五月。詔以家宣爲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叙正二位。○六月。柳澤吉保致仕。薙髮號保山。○天皇讓位於 皇太子。以關白家熈爲攝政。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二。曰元祿。十六年曰寶永。七年天皇即位之後。災變屢至。人心洶洶。 帝自悔菲德。遂遜位。 皇太子慶仁立。是爲中御門天皇。

七年　改鑄金幣　伶人出身爲列侯

中御門天皇 諱慶仁。東山天皇第五子。母大典侍。諱賀子。號新崇賢門院。藤原氏內大臣隆賀之女。寶永五年。爲 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九歲。尊 東山天皇。爲 太上天皇。稱新院。左大臣輔實。右大臣綱平。內大臣通誠。並如故。○冬十月。以前左大臣基熈爲太政大臣。○十二月。基熈辭太政大臣。○新院患痘而崩。壽三十五。稱 東山院。葬于泉涌寺。○所生藤原氏薨。年三十五。○七年庚寅夏四月。家宣命改鑄金幣。與古金並行。欵用二寶字。又鑄三寶字銀。停二銖金。改鑄元字小錢。質純而薄小。款文曰乾世。謂之乾金。與元字金並行。○家宣頒新令十七條。○五月。徙封間部詮房於上野高崎。詮房從伶人出身。寵遇日盛。前後增封。至五萬石。常留宿城中。執政皆就詮房白事。

新井君美以博覽得寵遇　長重耻與詮房爲儕辭職

○詮房壯不娶妻。亦不畜妾。日夜在後宮。時一退食歸私第。視其家事。是以其在家者。一歲不過數次云。○初。家宣之在藩邸。新井君美以博覽多識。爲所寵遇。至是眷遇益渥。君美才力超邁。記性絕倫。家宣有所問。輒援引古今。叱咤風生。詮房亦重其才學。屢就質其疑義。○是月。老中小笠原長重罷。先是綱吉封柳澤吉保於甲斐。許鹵簿用薙刀。長重諫曰。二事皆不可。願得以土田易夫号。以土田非有功者。則所不許。然他日欲褫則可褫也。獨至薙刀。雖以親藩諸侯。猶且不許濫用。而況於吉保輩乎。綱吉不聽。由此忤旨。及家宣襲職。間部詮房以伶人得顯榮。遂爲列侯。長重耻與之齒。稱病辭職。削髮號峰雲菊。○池純曰。名器者則天下之名器。非一人所私也。故天子不得以予之諸侯。諸侯不得以授之大夫。雖以父子骨肉之親。不許濫授受之。此名器之所以爲重且貴也。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與之溫原之田。夫隧之與奪。何關於天下之得失乎。

正德元年　大谷勅祭

然而與田而弗許隧者。以名分不可棄也。今夫幕朝之薙刀。則猶周室之隧道。周室雖微弱。尚能守名分如此。今幕朝乃溺愛一寵臣。以紊亂祖宗之典刑。偉識者見當今形勢。安得不流涕而痛哭乎哉。嗚呼。前狼已斃。而後虎進。一姦未除。而一姦得志。專恣跋扈。無所不至。而當時大臣宿將。袖手傍觀。莫敢爭之。箝默以待其斃。士之無氣節。一至於此。德川氏之事可知而已。昔唐高宗時。群臣無敢諫者。有李善感者。嘗因事一諫。人以爲鳳鳴朝陽。吾今於小笠原氏亦云。○秋八月。詔贈德川綱重征夷大將軍正一位太政大臣。從家宣請也。○冬十一月。奉幣 大廟。告嗣位。行即位禮。○琉球來聘。○十二月。以攝政家熈爲太政大臣。○正德元年。辛卯春正月。 天皇元服。太政大臣家熈加冠。左大臣輔實理髮。○遣使大谷寺。修僧源空五百年之齋。 上皇賜御書額。曰華頂山。揭之山門。大谷勅祭昉於此。○二月。家宣遣榊原政祐入朝賀即位。○三月。家宣聘水戶儒臣三宅緝明。加賀儒臣室直清。爲儒官。新井君美

新井君美論皇國稱謂

革定韓使接待

薦之也初林氏世秉海內學柄儒官率皆出其門及君美以文學寵擢勢威頗與林氏相軋乃引緝明等以爲羽翼○夏四月改元正德○秋七月攝政家熙辭太政大臣○八月家宣命鑄四寶字銀○是月家宣令曰頃遣巡察使詳問郡國政治得失風俗衰頽四民困窮頗多秕政自今已後縣令國主凡小大政事宜各自勉勵令四民安其業倘不悛其弊者論罪行罰蔑有攸赦○冬十一月朝鮮王李焞遣趙大億等上書獻方物賀大將軍繼職家宣命新井君美接遇之君美玄冠緋袍按劍以論諭禮文大億語塞又賞其才學超群先是家宣命有司各錄呈稱謂事例新井君美欲將軍自稱以國王上書建議十條其畧曰天子稱曰天皇天子衆子稱曰親王蕃國君長亦皆稱王若百濟王任那王是也唐書載日本初主皆以尊若天皇爲號然則其所謂稱國王者非天子之號即稱我盟主也强辯縱橫人莫能容喙焉家宣遂用君美之議乃令對馬國主宗義方曰兩國信書一如祖宗故事其他接待之儀悉革舊例使者爭辯不從義方老臣平田某爲說利害往復論辯周旋有力使者勉强從之遂至江戶示以更革儀使者不敢違先是幕府賜宴於韓使例奏散樂至是始張雅樂韓使驚歎深謝其盛待蓋從君美之議也○韓使趙大億推服君美爲人嘗贈詩曰日出之邦源大官骨清氣豪身桓桓胸中壯畧龍虎秘筆下文章星斗蟠君美亦自題詩其肖像云蒼顏如鐵鬢如銀紫石稜稜電射人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蓋奉使西上接韓使時之作也君美詩才入縱雖尋常遊戲之作精工奇接當世無敵嘗過某家主人書容奇二字索詩輒援筆立就提綴曆臣尋虎跡捲簾清氏對寵顏一聯尤膾炙人口蓋容奇雪字國譯也故句句悉用我邦典故也當是時君美以新

二年

定人馬搬運錢

罷黜荻原重秀削其食邑

君美議繼嗣

將軍家宣薨尾張中納言吉通

進變更故制專用事謗議喧然君美不自安遂欲乞骸骨家宣曰我之有君美猶佛氏所謂一體分身也紛紜之議何足以介意君美感泣而止○家宣以對馬守宗義方朝鮮處置得宜增封一千五百石○二年壬辰春三月家宣置吏於草津駿府品川三所檢往來諸士之擔且定驛亭人馬搬運錢及逆旅宿錢之常額○是月新井君美上書極言朝鮮狡黠不可親近以示未雨綢繆之意家宣嘉納之○秋八月攝政家熙罷以左大臣輔實代之○山城大水漂沒淀伏水廬舍溺死者千餘人○九月荻原重秀罷勘定奉行初元祿中國用窮匱重秀建議造惡幣時人疾惡焉重秀變更舊法姦蠹日甚及家宣入襲閒職國用益窮重秀奮而當其任通財用辨經費老中大悅累增食邑至三千餘石新井君美獨不憚抗疏指斥其姦濫曰彼而不黜臣請極諫繼以死耳家宣遂黜重秀削其食邑時人快之重秀憂憤不食而死○是月停鑄新幣行元祿寶永古幣○家宣疾自知不起召君美曰我若有不可諱傳國于幼子鍋松乎將傳尾張乎抑使尾張攝事乎卿於此三者孰爲可君美曰古有朝委裘者今嗣君雖幼已爲將軍儲貳誰敢論其可否假令尾公攝事左右扈從之士或懷危疑而嗣君有不豫人心動搖是啓亂階也不如使嗣君紹統襲職而輔以三親藩何憂之有家宣意決○冬十月征夷大將軍源家宣薨年五十一家宣疾病召三藩及老中曰吾將傳國於幼兒鍋松卿等善輔之德川吉通對曰祖宗之建三藩正爲今日吉通等同心戮力以奉嗣君祖

召諸侯伯傳遺命

宗之業必不至墜矣因顧老中曰卿等愼勿忘今日之命一座聳動是日群臣獲罪屛居者皆賜寛宥左右近臣皆賜謁爲永訣老人或有流涕者家宣則張目叱曰生必有死何泣之爲三日而薨鍋松嗣年甫四歳召諸侯伯傳遺命曰吾以不肖纘東照公之緒夙夜惕厲思所以恢弘祖業不幸享世日淺宿志不遂遺憾曷已抑歴觀往古主幼國危率出大臣爭權樹黨相軋汝群臣百僚其宜戮力協心報東照公之恩澤若夫背恩忘義以踐覆轍非徒國家之患害實天下萬姓不幸也汝衆士能體此意毋有所負○十一月。葬家宣於增上寺　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賜諡曰文昭家宣在藩邸有釐革舊弊志及入襲宗統勵精圖治釐秕政弛禁綱而以其在職未久不能悉革其弊識

信篤與君美論服忌令

者竊惜之家宣白皙美姿儀喜修飾威儀欲復衣冠俗屬與君美議之又造四脚門亙宇彫播頗極壯麗○十二月　詔以家宣嗣子鍋松爲權大納言叙正二位　上皇勅賜名家繼○林信篤與新井君美大論服忌令信篤曰七歳以下人爲父母皆無服今欲使嗣君居喪殆不可也於是引元祿令凡諸祭祀大禮將以次悉擧行君美聞之謂間部詮房曰禮七歳以下爲無服之殤若七歳以下人喪其父母豈有無服之道乎其言極的切詮房乃以劄子呈嫡母藤原氏及生母勝田氏二氏皆曰君美之言是也毋令嗣君成長之後其或以今日居喪之禮有闕爲悔詮房以告執政執政曰此特命已法令不必拘也請奉以從事議乃定遂令中外以心喪終期諸吉禮皆待十三月而後

三年　家繼爲將軍　定婦女服制

行之○林信篤建言曰年號用正字昔人以爲不祥宜奏請改元間部詮房問之新井君美君美曰此明儒妄說非君子之言也正字果凶耶一歳之首爲正月是以不祥之月爲歳首也豈有是理乎詮房乃止（菊池純曰君美片言能令迂腐拘儒屛息一喝噤口不復言君美眞快人哉）○三年癸巳春三月權大納言家繼加首服○夏四月　詔以家繼任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五月定婦女服制先是江戸風俗奢靡婦女服飾創意制造頗極華麗老中欲矯其弊使間部詮房白後宮諸姬曰老中議禁奢侈而奢侈之弊實在婦女服飾今欲禁之令不行於後宮則無以令府下請留意焉諸姬曰諾於是議決遂下令禁衣服奇巧過制過者抵罪○是月有司檢簿記欲追論荻原重秀贓罪新井君美曰重秀之死旣削其

四年　流傳媼江嶋於信濃

邑而不問黨與今欲追罪之公等必將發棺戮尸然後及其黨與乎何其慘刻乃然耶恐非所以示天下也有司從之○停大國諸侯設散樂享老中先是每將軍襲職大國諸侯各享老中及班頭設散樂率三歳而畢於是諸侯請享老中老中辭曰姑停之待今將軍重有慶事行之已諸侯皆大悅○秋七月　上皇薙髮稱素淨法皇○四年甲午春三月家繼流生母勝田氏傳媼江嶋於信濃當是時家繼幼冲閨闈之禁稍弛間部詮房出入後宮與勝田氏相狎昵頗有醜聲聞于外（勝田氏稱月光院詮房通之脫公服戴暖帽與月光氏相偕擁爐私語家繼見之謂傳姆曰詮房如將軍與）近臣侍醫直宿之所時或見有遺簪詮房舍而弗問之蓋分謗也初勝田氏傳媼江嶋年二十餘美而淫屢拉宮嬪同調者遊於勾欄因招戲子於酒

傳嫗江嶋召戲子狎飲

嚴海岸防備

五年

家而宴飲焉。或盛戲子於厨櫃、使人扛以入宮、匿于房者數日。出入恣縱、毫無忌憚。法吏莫敢詰之。勝田氏使江嶋詣增上寺、歸路過木挽街戲塲、召戲子狎飲、後宮小吏在坐。江嶋叱曰、奴輩不敬。安得與我同席。小吏怒曰、戲子且同席、何乃叱我。比還及城、城門既閉。乃請門引於勝田氏、然後得入。至是、目付劾江嶋無狀。小吏亦發其姦。連坐者數十人。府下爲之洶洶。遂有此命。○夏五月。家繼奏改金銀諸幣、復慶長舊。○令西海諸侯嚴海防曰、蕃船出沒邊海、敢近海岸者、斬其人、火其船、毋有假借。初綱吉時、以柔遠爲務、法令寬縱。是以邊民往往爲外人所侵掠者、殆無虚歲。長崎奉行許之江戶。新井君美聞之、建議曰、我國尚武、萬國所知。今外蕃强梁、受侮不少。無乃辱國體邪。敢請嚴防備、以絕覬覦。遂命備之。○貝原篤信以是月歿。篤信字子誠、號益軒、仕黑田氏。幼而從兄樂軒讀書、過目成誦。初好陸王說、後信朱熹、著書百餘種。多書以國字。其家道訓・樂訓・養生訓諸書、尤行于世。又有宮崎安貞者、與樂軒友善。嘗著農業全書十卷、樂軒爲補正之。民至今便之。○冬十二月。琉球來聘。○五年乙未春二月。減清國及荷蘭商船歲額、清船三十艘、荷蘭舶二艘爲限、給船牌遣之。○三月。攝政輔實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實治代之。○夏四月。以東照宮百年忌辰、行法會於日光。家繼以年幼、遣井伊直惟代如日光。○秋八月。實治辭左大臣。以右大臣綱平補之。內大臣家久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吉忠爲內大臣。吉忠、綱平之子也。○是月。麾下士生嶋幽軒、自慶其壽八

生嶋幽軒開壽筵

享保元年

將軍家繼薨

毀四脚門

吉宗爲將軍

十、會府下耆老七名。曰志賀瑞翁、百六十七。曰小林勘齋、百三十六。曰左治宗見、百歲。其餘四人、皆九十以上。云瑞翁生於天文八年、沒於享保中、壽一百八十。時以爲人瑞。○冬十二月晦。江戶郭內火、諸侯邸第多燬。○享保元年丙申春正月朔。火未滅、賀正者與防火者交錯於道路。及午時始熄。○三月。勝田氏與間部詮房擁家繼、遊內園。家繼性孱、不勝寒暑、動爲所感冒、遂成疾。○夏四月。征夷大將軍源家繼薨。年八歲。○五月。大夫人藤原氏命德川吉宗入襲本宗。吉宗固辭。水戶藩主德川綱條起執其手、延之上座、遂爲儲嗣。時年三十三。吉宗、紀伊藩主光貞第四子也。初封于丹生越前。寶永中、以兄賴職卒無嗣、乃承宗家封。綱吉賜以偏諱。至是入襲職。翌日吉宗命毀四脚門。或諫曰、古云三年不改父之道。門未可毀也。吉宗曰、知父祖不義而不改、是爲不孝。一刻遲緩則一刻之不孝。一日懈怠則一日之耻辱。何憚而不改。識者以爲英斷。○葬家繼於增上寺。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賜謚曰有章。○老中本多忠良・間部詮房罷。○秋七月。改元享保。○遣巡察使於諸國。○八月。詔以吉宗爲權大納言、尋拜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冬十一月。以攝政輔實復任關白。○吉宗聰明勇決、識量絕人。其在憂服、勵精求治、數召親藩諸侯見之。既除喪、召諸司百職問獄訟、察民瘼、可者褒之、不可者貶之。是以群僚翕然、相告誡無敢懈者。駸駸向治。吉宗嘗在紀藩、伊勢山田民與紀人爭田、而曲在紀人。山田奉行憚其宗藩、弗敢斷者數歲。及大岡忠相爲奉行、獄訟公

召大岡忠相爲江戸町奉行

平直山田民。於是數歲疑獄立決。邑人皆稱快。吉宗聞之。偉其爲人。及入繼宗統。首徵忠相。爲江戸町奉行。忠相强敏英果。能雪寃枉。多所平反。其在職。盜賊絶跡。雖銖錙之姦。弗得有所隱伏。民皆愛敬。號稱神明矣。○納前攝政家煕女尚子。爲女御。吉宗遣柳澤吉里賀之。○十二月。吉宗命柳澤吉里。獻其父吉保所撰常憲公實記。

二年

○二年丁酉春正月。江戸火。郭内諸邸盡延燒。○先是綱吉禁屠殺。家宣不好田獵。家繼幼冲。是以廢田獵者有年。吉宗嗣立。以謂田獵固非爲盤樂也。一以爲賓客。一以講武事。乃命有司。爲田獵之備。一一皆從舊制。初百姓遇鷹人臂鷹者於塗。必下馬避趨焉。吉宗聞之曰。尊鷹而卑人。寧有此理乎。命毋下馬。○夏五月。吉宗始放鷹於野外。其懼妨農事也。道

路弗除肆廛如常。是月使鷹人比班于衛士。

三年

○三年戊戌秋七月。三宅緝明歿。

三宅緝明歿

緝明字用晦。號觀瀾。京師人。初師淺見安正。後從木下貞幹學。博學善文。源光圀見拜楠子墓文。大加感賞。召爲文學。正德中。擢幕府侍講。後致仕。歿于京師。年僅三十八。○冬閏十月。禁乾字幣。

禁乾字幣

○十一月。朔日南至。○琉球來聘。○吉宗好推步學。是月始建測午表於吹上苑。○是歲吉宗奏修山陵。初綱吉大修陵廟。而不知其所在者居多矣。至是按圖撿之。或甃石。或作欄。數年竣功。

四年

○四年己亥春三月。修　後白河帝五百年忌齋。縱民拜　御眞。○秋九月。朝鮮來聘。賀其襲職。先是綱吉之時。接賓之禮有加焉。衣冠服飾。尤極華麗。吉宗命盡復舊。蓋綱吉用新井君美言。欲大革制度。吉宗以爲過文。故君美

所行。吉宗皆不悦。是以及吉宗襲職。君美告老。○冬十一月。命木下汝弼。室直清。土肥元成。荻生觀等。講經府下。命諸吏聽之。○權大納言藤原公全。爲内大臣。尋罷。以吉忠再爲内大臣。

五年

○五年庚子春正月。　皇子昭仁生。以女御尚子爲准后。尋薨。號新中和門院。○二月。吉宗令高瀬忠敦撰明律釋義。

撰明律釋義

忠敦字喜樸。紀伊人。受業於林信篤。爲幕府儒員。○清人伊孚九。以良馬二頭來獻焉。孚九號莘野。呉興人。博學善畫。取法元畫。尤妙山水。○三月。陸奥白川民蠭起。至數萬人。薄城邀曰。願賜郡宰杉浦德使我輩得生啖其肉。初城主松平基知。横斂暴征。委政姦臣。郡下益苦。不聊其生。相聚作亂。官慰諭切至。罰德及其黨與。民乃解散。○冬十月。德川宗堯獻大日本史於幕府。○十一月。

以昭仁爲親王。○是歲吉宗撿群臣。勤務滿十年者。褒賞有差。

六年

○六年辛丑春正月。禁放銃捕鳥爲業者。○二月。命荻生茂卿。訓點六諭衍義。

訓點六諭衍義

○夏六月。廢伊豆下田奉行。更置浦賀奉行。○秋七月。吉宗獻皇清經解。康煕字典。及宋元諸儒經書注箋於御府。○八月。置投書匭於評定所。及京師大阪廳門外。世謂之訴狀箱。○九月。　法皇幸修學院及林丘寺。觀楓。○冬十二月。吉宗禁衣服器玩用金銀。及制新樣。○十一月。青山處士山下長亮。上書論政治得失。其言率迂腐臆説。無一可取。吉宗嘉納。賜銀錠賞之。蓋爲開言路也。

七年

○七年壬寅春正月。輔實辭關白。以左大臣綱平代之。○二月。吉宗命室直清。譯六諭衍義。刊之。以頒民間。

譯六諭衍義

又作字帖。教孩兒。○夏四月。吉宗修家繼七年忌齋。

八年

朝廷依例。将遣天使賜萬部法會吉宗辭之自修千部會後以爲例○五月。關白綱平辭左大臣以右大臣家久補之内大臣吉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香爲内大臣○秋七月。吉宗命莊内白川。宇津宮諸藩修寛永寺廟○冬十月。吉宗獵於戸田。聞村醫教童子以歴世掲示賜金及六諭衍義大意一帙。遍令童子學習焉○八年癸卯春正月。吉宗得清舶所齎之伽羅木獻天皇。名曰隱家○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隆賀爲内大臣。尋罷權大納言豐忠代之又罷兼香再爲内大臣○進柹本人麿神級。曰正一位柹本明神○三月。　法皇慶　皇姉元瑤大尼九十壽院中開宴醫師岸本惟明年百二十侍宴獻詩　法皇嘆賞其老而壯賜之名畫○冬十二月。清施翼亭携元亭療馬集

九年　召山田正朝講經　英一蝶歿

来獻吉宗賜金三枚謝之○九年甲辰春二月。大阪火民多焚死○秋九月。吉宗召山田正朝講經正朝醫員正芳之子。時年十二。人呼爲神童室直清亦稱爲天下俊才。尋上京師從伊藤長胤學長胤視其進修弗懈許以李賀王勃之流亞後病痘歿年僅二十四○冬十二月。徙柳澤吉里於郡山大和以甲府隷幕府。始置甲府城番○是歳英一蝶歿年七十三一蝶本姓多賀氏初名信香字君受幼字猪三郎通稱治右衛門號北窓翁又曰一蜂閑人貞享中薙髮稱潮湖攝津人年十五徙居江戸受誹歌於芭蕉與其角嵐雪友善而最善畫巧作人物奇態異狀愈出愈妙元禄十一年冬十二月。觸時忌謫三宅嶋蓋以作朝妻舟圖像将軍綱吉與嬖姫後苑遊嬉之状得罪云将遷謫所托母

鯵苞中挿竹葉報其未死　變姓名曰英一蝶

於横谷宗珉臨發攬涙謂朋友故人曰。生還不可期音耗又不能通聞彼嶋産物。多出塩鯵嶋人遠鬻之於江都吾去後諸君若見鯵苞有挿竹葉者請以驗我未死朋友故人皆泣而別爾後或見鯵苞中挿竹葉者則人皆喜其無恙云一蝶爲人至孝在嶋十二年日夜慕母不已自作畫致之於江戸鬻以給母氏衣食其畫以北窓翁爲款以表捽在嶋北以表向慕之意也寶永六年己丑九月遇赦歸江戸相傳其在嶋之日見蝴蝶集草花偶會赦書至乃變其姓名曰英一蝶或曰是蓋以前尼比莊周夢蝶耳既歸寓深川海邊新田冝雲寺今稱一蝶寺一蝶歸江戸後伎倆益進聲名噪於都鄙是歳正月十三日病歿葬于二本榎承教寺塔中顯槃院○菊池純曰英一蝶偉事卓行筆舞勝書一蝶嘗見一石燈頗巨麗乃購之於

十年　新井君美歿

萬錢使三人移之其庭中會有賣新茄者弗論價之高下買而醃之以爲下物乃點火於石燈獨酌觀玩以自娯焉其豪宕磊落率此類也然是皆其末行支節未足深稱賢獨其可嘉賞者天性至孝則然也今視其謫居十年在絶海孤嶋未嘗一日而無陟岵瞻望之念拮据經營賣畫以充母之衣食此其一也自非孝義根于心至誠發乎胃者安能至此哉人有此一德假令無一技可稱既足以傳不朽也況於其巧畫善書著乎當世乎○十年乙巳春三月。吉宗獵于小金原○夏四月。　詔以吉宗長子家重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吉宗使酒井忠寄大友某入朝謝恩○五月。新井君美歿君美字在中。初名璵號白石。生而岐嶷三歳寫字六歳誦書既長器資宏偉才負經綸其學洽聞多識通曉和漢古今典故其所述作之書率以國字紀事是以雖日用簡牘皆足以傳矣○新井君美初仕土屋氏後不得志而去時一貧如洗篋中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曰此未遽凍餒意氣不少撓時河村瑞軒艶富多藏書乃就而借覽瑞軒心知君美他日當貴顯因欲配其女納以爲婿而君美不肯君美少有大志常自誦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

死當爲閻羅。抵南海作哭詩曰。生逢聖世無恨。死作閻羅亦有爲。蓋記其平生之言云。君美之墓。在江戶淺草報恩寺。墓石僅八餘。正面題新井源公之墓。左側惟記筑後守從五位下諱君美。年六十九。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二十四字而已。○秋七月。水野忠恒喪心。傷毛利師就於城中。監察戶田某等救之。師就逃避。遂得不死。吉宗奏收忠恒封。○冬十月。吉宗禁元祿幣。改鑄大錢。以復慶長舊制。一枚當七兩八銖。○十二月。以前太政大臣家熙准三宮。居數日辭之。不允。乃薙髮致仕。子家久嗣。○是歲。諸國竹華實而枯。○十一年丙午春正月。吉宗奏以側衆有馬氏倫加納久通列班於大名。並賜一萬石。○二月。越前勝山大風雨。山裂水出。人畜多死。○夏五月。淺草倉吏柘植八郎僕理事主而忠。及八郎歿。養其老母三十年如一日。吉宗嘉其忠朴。賜淺草地若干歩。○六月。關白經平罷。以左大臣家久代之。○秋七月。清舶來獻方物及遼東參實百種。採參記略一帙。○九月。家久辭左大臣。右大臣吉忠代之。內大臣兼香轉右大臣。准大臣宗顯爲內大臣。尋罷。前權大納言通躬代之。又罷。以權大納言幸教代之。○冬十月。吉宗命建部賢弘中根元圭校曆算全書。○十二年丁未春三月。親王昭仁始讀書。明經博士清原宣通拜侍讀。○安藝海上現海市。又漁人網大魚。形如比目魚。謂之沖萬歲。○夏五月。安藝有瑞麥。○六月。處士小笠原貞任請檢小笠原嶋。聽之。初文祿中。貞任曾祖貞賴爲深志城主。信濃。嘗奉幕命檢南嶋。獲此嶋。命以其氏。又曰無人嶋。航海歲收其利。寬永中停之。故貞任有此請。○秋七月。東埔塞主遣使來長崎。獻方物。乞互市。吉宗給船牌。作方物。○八月。吉宗奏修小御所。○十三年戊申春正月。荻生茂卿歿。年六十三。茂卿名雙松。號徂徠。其先三河荻生人。物部守屋後也。爲人豪邁。博學洽聞。睥睨一世。排宋儒學。自立一家言。著書等身。旁嗜音律。家藏古琴一張。僧與儔嘗乞借之。茂卿待之甚傲。與儔不以爲意。携琴而出。茂卿曰。公欲摸造耶。須剖解以熟視裡面。斧痕徒摸其皮相。無爲也。與儔曰。既已借矣。即我之有耳。何族琴注之命耶。茂卿始驚其襟度。○茂卿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簷際亦不可辨字。則入對齋中燈火。故自日至深夜。手燈釋卷之時。或問茂卿以其所嗜好。曰。余無它嗜好。惟嚼炒豆而詆毀宇宙間人物而已。大岡忠相嘗聞茂卿博聞強記。無所不識。試問以鼠始之諺。茂卿答曰。事出於某年某人所著一小說也。乃至書中所載鼠類之眷屬名姓。縷說條對。不遺一事。忠相嫉服其強記。茂卿歿。爲戊申正月十九日。是日大雪。臨終謂人曰。海內第一流人物茂卿將隕命。天爲使此世界爲白銀。茂卿歿。葬于芝三田長松寺。本號壽命山。自葬茂卿後。一號徂徠山。○二月。江戶大發金賑遭災者。命使市街置救火夫。以國字爲號。分爲四十八團。先是市壥率以草爲屋。故延燒動及數百戶。乃更以瓦上貸其資財。○夏四月。吉宗謁日光廟。遂之足利學校。檢其藏書。○六月。立親王昭仁爲　皇太子。右大臣兼香傅之。○小御所成。　皇太子徙焉。○安南獻象。○秋七月。權大納言藤原致季爲內大臣。尋罷。以權大納言冬熙爲內大臣。○九月。畿內東國大水。○冬十月。內大臣冬熙罷。以權大納言房熙補之。房熙兼熙之嗣也。○是歲。吉宗命有司建甲斐田中村節婦栗碑。栗幼孤。村長某憐其貧。與資粧嫁村人安平。未幾安平罹惡疾。是秋大風雨。河水暴漲。村民呼栗避之。安平篤疾不能出。栗扶舅出門。託之人。乃還侍夫側。不去。俱溺死。○十四年己酉夏四月。　天皇觀

（頭注）禁元祿幣　十一年　賞柘植氏僕至忠　十二年　檢小笠原嶋　十三年　荻生茂卿歿　置救火夫以國字爲號　建節婦碑　十四年

天一坊伏誅

象於禁內。象自拜跪。人皆異之。○磔天一坊改行。斬修驗南嶽等三十餘人。初改行僞將軍吉宗遺胤。稱德川天一坊。宿品川驛。結黨與。企非望。爲町奉行伊奈氏所告。遂伏誅。○菊池純曰。僧天一之事。稗史野乘多推衍其事。紛紜繆妄。無一可信。固不足言也。世傳有德公嘗在於紀藩。寓其老加納氏家。會公侍婢有身。公賜之佩刀一口。且付以手書。曰。生子卽男也。我取以爲子。宜當持書之與刀爲證。速以聞也。既而侍婢免身。生男。於其鄕。未三數日。子母俱殁。家有一老嫗。改行與之親善。時年十二歲。嫗一日語改行曰。記昔距今十二年前。某月某日。我女免身生男。實今將軍之種子。不幸子母共殁。今而在焉。貴富可唾手而取也。汝亦與吾孫同時月而生。彼殁而是存。豈非天邪。因出其佩刀及手書見之。改行首肯。笑而不答。改行遂有覬覦非望之志。一夕天大雪。改行訪嫗。飲以酒。嫗酷嗜酒。沈醉而眠。改行縊而殺之。投之爐中。爲醉倒自焚之狀。乃奪其手書及佩刀亡命。途上殺犬。血饒其衣。委而晦跡。里民以謂改行爲人所殺。遂潛行。匿京師。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以謀不軌。自號曰將軍遺胤。稱天一坊。鹵薄騶從。殆如將軍。帷幕服飾。盡用葵章。取路于東海道。路警蹕。遂宿品川驛。老中會議。以爲將軍遺胤。吉宗欲延而見之。謂見在近。獨大岡忠相偵知其僞。請而見之。其邸宅掛其破衣示之。改行色動。事竟覺。捕縛下獄。黨與盡伏誅。今正文曰伊奈氏所告。與予所聞少異。蓋由天一坊實記所記載。而予未見其書。故敘述其所聞。以備參考。○五月。象至江戶。吉宗臨濱館觀之。○六月。有馬則維得伽羅木于封內山中。獻之幕府。吉宗異之。獻京師及日光山門主。時人名曰神代伽羅。

十五年

○十五年庚戌春正月。吉宗命刊醫員林良適所著普救類方。與之僻地人民不得醫療法者。○夏四月。內大臣房熙薨。年二十一。弟尚輔嗣。○六月。京師火。延燒三千餘戶。吉宗發金穀以賑之。○秋七月。以權大納言源惟通爲內大臣。○天皇患麻疹。○命清人沈燮菴校唐律疏義。

探富士人穴

○吉宗命並河永補正關祖衡五畿內志。因而上途。徑岳麓。欲探所謂人穴者。謀之土人。皆曰。穴中多怪。觸者必死。不如勿往也。並河曰。奉命撰地誌。怪異何足畏乎。遂與鄕導數人。持炬入

十六年

田安家之祖

人穴。行未百餘步。路塞不通。窟中惟見蝙蝠群飛耳。○十六年辛亥春正月。吉宗造宗武第於江戶田安門內。是爲田安家祖。宗武吉宗之二子也。○頻年登稔。是歲穀價益低。京師斛米銀二十六錢。先是吉宗憫穀賤而士窮。發金賑貸食祿五百石以下者。○夏五月。故中務卿邦永親王女。適吉宗世子家重。

十七年

○十七年壬子夏四月。吉宗設曲水宴。使侍臣賦詩。○秋八月。法皇崩。壽七十九。稱　靈元天皇。葬泉涌寺。

諸國蝗

○是歲。諸道蝗。西海山陰山陽最甚。吉宗乃移關東粟。貸西諸侯。以賑其民。○穀價頓騰。斛米銀二百錢。

至孝感天蝗蟲不爲害

○是災也。西海諸州無田不被害。獨宗像郡武丸村民正助田。不見一蝗。熟如常年。正助事親至孝。敬長恤幼。亦出其天性。嘗有盜夜入其家。攘一苞米。正助躡而尾之。則村人也。明日借苞米於某家。負至其家。曰。子昨夜負我米去。在吾固所不惜。雖然彼苞則備租稅者。願換以此苞。其人罵曰。吾豈爲盜者乎。正助故低聲曰。四壁有耳。且莫大聲。村人聞之。爭集其家。出所攘之苞米。縛盜而去。正助亦懇請釋之。寶永中黑田氏郡宰。賞其至行。賜田若干。

十八年

○十八年癸丑春正月。以關白家久爲太政大臣。○西南四道大饑。餓莩十六萬九千餘人。吉宗發倉賑之。日給男米二合女一合。○先是。琉球始貢甘薯於薩摩。後長崎人亦獲之外舶。其菜傳種大殖。是歟也。賴以免饑者甚多。

太宰純獻古文孝經孔氏傳

○太宰純。以其所校定古文孝經孔氏傳。獻于幕府。○夏六月。諸國大疫。○冬十二月。關白家久辭太政大臣。○是歲清儒沈燮菴。畫工沈南蘋等歸國。南蘋名詮。字衡齋。吳興人。善

沈詮教畫蘭學

一葉須三十日

畫。喜寫花鳥。能通其真。寓長崎三年。象胥神代繡江從而學畫。南蘋寫蘭一葉授之。繡江學之僅一兩日。以示南蘋。南蘋舍而不顧。或告繡江曰。子欲得南蘋先生法。須學一葉三十日。繡江乃如其言。南蘋果喜而傳其法。

石津發曰。讀書不專門。不能有得。然至於今日。專於本朝經籍史者。亦不多覯矣。

（菊池純曰。沈詮特一畫工而已。其教畫於人。雖一卉一葉。不苟。而況學斯道。講斯文者。竭盡畢生精神於一經。研磨十年。才力於筆墨。尚且或恐藝業不就也。今世年少。講明斯文者。輕巧自喜。朝講經而暮讀史。昨日學詩。而今日攻文。更傑變換。不啻三日。冝乎其學之與業兩不成。速人之誹笑也。後之師生授受斯學者。以繡江學蘭之精力。存沈詮教畫之至誠。庸詎苦藝業不就哉。亨也白首頹齡。從事斯文三十年。如一日。終始矻矻一經。尚且不能窮之。徒抱彫蟲小技。竊虛名於當世。安得不內自深愧哉。而今也沈詮氏逝矣。繡江亦不可見。孰其相俱握手論其志）

十九年

者。○十九年甲寅夏四月。吉宗獻禮儀類典五百十三卷於京師。德川光圀之所纂輯也。　天皇嘉光圀以來子孫累世竭力著述。下詔褒之。

室直清歿

○六月。室直清歿。直清字師禮。號鳩巢。備中

人。初仕前田氏。遊木下貞幹門。後擢爲幕府儒員。遂得信任。所著有左傳辨疑。駿臺雜話。義人錄等書。歿年七十餘。

二十年

○二十年乙卯春三月。　天皇讓位。　皇太子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二。曰正德。（五年）曰享保。（二十年）　皇太子立。是爲　櫻町天皇。

[櫻町天皇]　諱昭仁。　中御門天皇第一子也。母贈皇后。諱尚子。號新中和門院。藤原氏。准三宮家凞之女。享保十三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十六。尊　中御門天皇爲　太上天皇。關白家久。左大臣吉忠。右大臣兼香。內大臣惟通並如故。○閏三月。吉宗使織田對馬守入朝賀受禪。○秋九月。畿內西海山陰諸國。狗多病死。時人呼謂狗疫。○冬十月。奉幣　大廟。告嗣位。○十一月。行即位禮。吉宗使井伊直定等入朝賀之。

細井廣澤歿

○細井知慎歿。知慎京師嵯峨人。或曰遠江懸川人。其先仕室町氏。食廣澤邑。知慎因以爲號。知慎慷慨有氣節。尤善行書。嘗從北村三立學文徵明書法。書名大顯。會尭延法親王適江戶。見知慎書。大奇之。俾書焚香聽雨四字獻之。　靈元上皇稱吉。令參議菅原長義書。詔褒賞之。書中有字樣奇勝。　叡賞不淺之語。

奇勝堂

知慎感戴。自號曰奇勝堂。所著有觀鵞百譚。篆體異同歌碑字考證等。知慎初尸祝洛閩學。後悅餘姚之說。淹雅博通。貫穿百家。旁至騎射劍槍天文算數之術。莫不博綜精究。而爲書名所掩。識者惜之。歿年七十九。門人三井親和。烏石散人皆成一家。

元文元年

○元文元年丙辰春正月。惟通辭內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常雅爲內大臣。常雅定誠之孫也。○夏四月。改元元文。○五月。

吉宗奏改鑄小鈒四銖錠銀碎銀諸幣。欵以文字。以舊金百圓換新金百六十圓。以故銀十貫換新銀十五貫。以布行之。○秋八月。家久辭關白。以左大臣吉忠代之。

伊藤長胤歿

○冬十一月。伊藤長胤歿。（年六十七）長胤字原藏。號東涯。仁齋之子。經術湛深。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著書綦多。古學指要。周易卦變辨疑錄。盍簪錄。名物六帖。秉燭談等。皆行於世。長胤墓碣銘。內大臣藤原常雅撰。權中納言藤原俊將篆額。右中將藤原英朝書。時人榮之。（大宰純與南郭書曰。平安伊藤原藏歿。其門生立碣於其墓。華山內大臣銘之。八條中將書。坊城中納言篆額。又聞華山公允序其集。予喟然歎曰。昔者水戶義公與其世子共輯明人朱舜水遺文。而自題其名於卷端。且冠以門人二字。當時以爲奇事。今者華山公之於原藏也。既許序其集。又作墓銘。其人其事皆相類。可謂奇矣。夫義公者幕府親藩。華山公者　皇朝大臣。而舜水原藏皆一匹夫也。匹夫而受是尊寵。何其榮也）

二年

○二年丁巳春二月。吉宗奏鑄錢於山城

鳥羽○夏四月。上皇崩壽三十七稱中御門天皇五月葬於泉涌寺○德川家重生家治於西城○六月內大臣常雅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宗熈爲內大臣宗熈關白吉忠子也○秋八月吉忠薨以右大臣無香爲關白○冬十一月關白無香陞左大臣○十二月安積覺歿覺字子先常陸人幼師朱之瑜及長博學能文史學尤擅長乃入彰考館充日本史編修總裁全編二百四十六卷前後與者數十百人而覺之功居多焉覺至老精力不衰其撰烈祖成蹟時年七十二又著湖亭涉筆行于世

（安積覺歿）

（三年）○三年戊午春正月以內大臣宗熈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香爲內大臣道香關白無香子也○夏六月右大臣宗熈薨○秋八月以前內大臣致季爲右大臣尋罷以內大臣道香代

之前內大臣常雅復任內大臣○冬十一月遣使奉幣於伊勢加茂石清水諸廟告修大嘗會

（四年）○四年己未春正月吉宗詔德川宗春令其從弟宗勝襲封初宗春與吉宗同親藩之庶子而吉宗入繼宗統已屈而下之積不能平從是縱酒漁色夜以繼日吉宗數令人戒勗之不悛終有此命○二月常雅罷內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種基代之○秋七月大阪大雷民多震死○是歲吉宗奏鑄鐵錢文曰寬永通寶

（五年）○五年庚申春二月遣使奉幣　大廟告復新嘗會○夏五月　勅起竹臺於便殿西庭以爲歌會塲○冬十月修新嘗及豐明節會新嘗會廢者二百八十年至是修之後以爲例○是歲吉宗爲左近衛中將宗尹建第於一橋門內是爲一橋家祖宗尹吉宗四子也

（一橋家之祖）

（寬保元年）○寬保元年辛酉春正月武德編年集成木村高敦所撰也○二月改元寬保○皇子遐仁生○夏四月吉宗令青木敦書巡行武藏搜索古記○秋八月吉宗陞右大臣權大納言家重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家治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

（二年）○二年壬戌夏四月吉宗禁民間用瘞埋錢邦俗葬瘞以錢數文收棺謂之草鞋錢或呼爲六道錢至是停之○吉宗遣青木敦書於東海諸國索遺書古記敦書字文藏武藏人嘗嘆曰凡罪人減死刑遠流者要在其終天年然諸嶋少穀動至餓死恐非國家好生之意也意者穀外可以當穀者莫如蕃薯也願徵其種子於薩摩宜頒之諸國以種之乃刊其所著蕃薯考行之民被其利號曰甘薯先生先是新井君美始開荷蘭學而世未知之敦書欲

（青木敦書著蕃薯考）（甘薯先生）

倡而弘之乃如長崎從象胥學洋文講蘭書近世泰西學日開種痘法月盛亦敦書首倡之功與有力云○秋七月畿內及東海東山北陸大水人民溺死無筭相藉豪農荻生正卿慨然請父曰大人平素守以節儉豈非備今日之用耶願散畜積以得賑救之父許之乃大發倉廩饑民爭至每人與米四升更爲粥食之既而穀竭矣乃馳人四方買米及雜穀給之金又盡矣質田以繼之至明年四月而止其所全活六百餘人惠及四十八村吉宗褒賞賜錢帛旌表門閭○冬十月吉宗命細川毛利藤堂仙石等十諸侯修理東海東山爲水所壞堤防

（開荷蘭學肇種痘法）（義農荻生正卿救饑）

（三年）○三年癸亥春正月減荷蘭貿易歲額之半○二月內大臣植基薨無嗣以叔父權僧正堯嚴蓄髮繼其後更名尚實○夏四月吉宗禁民

（禁銀簪御）

間用銀簪擲。○五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基輝爲內大臣。未幾而
薨。○六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內前爲內大臣。內前家久子也。○

延享元年

延享元年甲子春二月。改元延享。歲次甲子。例改元。○夏五月。遣使奉
幣 大廟。告改元。○秋七月。京師大水。○九月。奉幣於宇佐香
椎兩廟。告改元。是禮久廢。至是修之。爾後每甲子歲行之。○吉
宗令清商貢冊府元龜續文獻通考品字箋百川學海等九部。

始種甘蔗

○冬十月。吉宗求蓺甘蔗造糖蜜之方。本邦古來不產甘蔗。故
仰糖蜜於外。靡財無算。至是始得之。○吉宗多技能。親製簡天

二年

儀。置之神田。以窺大象。○二年乙丑春二月。關白兼香辭左大
臣。以前右大臣致季代之。○三月。左大臣致季罷。以右大臣道

宇野鼎歿

香代之。前內大臣冬熙爲右大臣。○宇野鼎歿。鼎字士新。京師

國史略三編卷之一　○七十三　五車樓梓

人。幼而好學。刻苦讀書。足不出門十餘年。夙喜李王之說。修古
文辭。嘗著論語考。痛正徂徠誤繆。或至謂如是果孔子之罪人。
弟鑒字子朗。亦與之齊名。世呼曰平安二宇。○夏五月。冬熙辭
右大臣。以前內大臣惟通代之。○秋九月。吉宗辭大將軍。徙西

家重爲將軍

城。家重入本城聽政。○冬十月。 詔以家重爲征夷大將軍。任
內大臣。叙正二位。○閏十二月。右大臣惟通罷。以內大臣內前

三年

代之。權大納言藤原宗基爲內大臣。○三年丙寅春二月。以關
白兼香爲太政大臣。○冬十一月。家重奏。 勅修櫻町宮。○是

捕獲巨盜日本左衞門

月。物色逮捕巨盜濱嶋庄兵衞。庄兵衞世呼曰日本左衞門。後
捕獲伏誅。

庄兵衞氣宇海闊。有幷吞八荒之概。嘗語其徒曰。天之於物。至大至公。弗可豐於彼而約之也。況貨財則所以頤養人民。猶雨露膏草木。無是則不得養其生也。今豪農富商。儲畜不義之財。不知賑救窮民。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

我今代天貿通有無。取乎彼而與此。庶足贊成造化之工乎。於是播然改轍。卒爲大盜。從是厥後。亡論都鄙遐邇。凡富於財者。偷攘掠奪。不遺餘力。而鰥寡孤獨。賴以得全活者。不知幾百人也。官遣吏捕之。不獲。時笠間城主牧野貞通爲大阪城代。探伏發姦。人皆稱神明。盜賊屏跡。庄兵衞度不可免。造門自首曰。願得就刑。貞通使吏傳命曰。今且屬休暇。宜歸俟明日來見也。或止之曰。大奴首惡。自來就戮。是天與我也。今無故縱之。無爲而已。貞通曰。卿等第舍焉。彼亦日本。吾知其不苟免也。縱而不再來。惡在其爲日本乎哉。明日果來。人皆服其識鑒不差。

○十二月。太政大臣兼香辭關白。

四年

左大臣道香代之。○四年丁卯春三月。親王遐仁加元服。立爲
皇太子。內大臣宗基傅之。○夏四月。隕霜殺苗。○五月。以關白
道香爲攝政。○ 天皇讓位於 皇太子。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
曰元文。五年 曰寬保。三年 曰延享。四年 徙御櫻町宮。 天皇聰敏恭謹。
尤敬 祖宗。復大嘗新嘗。及七社宇佐奉幣。先是幕府修櫻町
宮。 天皇不懌。乃避位移居焉。 天皇嘗欲試神祇伯源雅富。

國史略三編卷之一　○七十四　五車樓梓

論水火二淨孰優

大副卜部兼雄之才識。召問曰。水火二淨孰優。雅富對曰。水火
者陰陽神體。故至淨而無有優劣也。兼雄對曰。水之爲淨。優火
一籌。曰何以識之。曰火有淨穢之忌。至水則不然。此其清淨所
以優火一籌也。 皇太子立。是爲 桃園天皇。

桃園天皇 諱遐仁。 櫻町天皇第一子。母四位典侍。諱定子。號
開明門院。藤原氏。大納言實武之女。延享四年三月。立爲 皇
太子。至是受禪。時年甫七歲。尊 櫻町天皇曰 太上天皇。太
政大臣兼香。左大臣道香。內大臣宗熙並如故。○秋八月。遣使

板倉勝該斫細川宗孝

奉幣 大廟。告嗣位。板倉勝該斫細川宗孝於城中。勝該嘗有
怨於參政板倉勝清。欲殺以報之。事頗泄。勝清命禁其朝請。勝
該令其臣請曰。我將致仕。願得一見將軍。則素願足矣。勝清憫

而許之。勝該大悦。此日登城。潛求勝清。不得。會細川宗孝如廁。勝該以爲勝清。斫而殺之。蓋細川服章則九曜也。板倉則九鼓也。勝該誤見九曜。以爲九鼓。遂及此。乃賜勝該死。收其邑。○九月。天皇行即位禮。

寬延元年

○寬延元年戊辰春三月。以前大納言藤原光榮爲内大臣。尋罷。以宗基代之。○夏四月。天皇始讀書○五月。朝鮮来聘。○秋七月。改元曰寬延。○冬十一月。大嘗。○十二月。關白道香辭左大臣。前右大臣冬熙爲左大臣。○琉球入貢。

大岡忠相列爲諸侯

○家重以大岡忠相列諸侯。忠相爲吉宗所擢用。歷官爲町奉行。决獄廉公。善得其情。因有此命。○菊池純曰。德川氏時。以循吏稱者。前有板倉氏父子。獄訟廉平。民至今稱其治。而今又獲大岡氏。其雪冤伸枉。亦不減板倉氏。抑二氏之折訟。寓肅殺於南薰。寄秋霜於春雨。以騶虞之仁。行鷹鸇之威。求之古人中。劉江陵。于定國之流亞。皆兩間有數之名臣。宜乎子孫綿綿。握封侯之爵。擁茅土之富。與德川氏俱榮偕盛哉。昔人謂知子孫有興者。有植三槐于庭者。有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者。二氏之陰德。淪浹民心。奚翅于公王祜之仁。且惠而止哉。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夫樛木固。莫意於葛藟。而葛藟不得不荒之也。君子無求於福履。而福履不得不將之也。二氏之陰德。天豈得不以福履報之乎哉。

二年

○二年己巳春二月。冬熙辭左大臣。以右大臣内前代之。前内大臣常雅爲右大臣。○三月。直仁親王女倫子。嫁家重世子家治。○冬十一月。常雅辭右大臣。以内大臣宗基代之。尋罷。以權大納言實顯代之。

三年

○三年庚午夏四月。上皇崩。壽三十一。稱櫻町天皇。

江戸雨雹大如拳

○江戸大雨雹。大如拳。人馬死傷。陸奥最甚。○五月。葬櫻町天皇於泉涌寺。家重遣使弔之。獻香銀。○秋八月。實顯辭内大臣。以權大納言通兄代之。○京師大雷震。二條城天主閣災。○九月。京師草木皆華。候如春温。○冬十二月。内大臣通兄罷。以權大納言

國史略三編卷之一　桃園　○七十五　五車樓梓

尚實代之。

寶曆元年

○寶曆元年辛未春二月。北陸雨赤雪。○夏四月。天皇初讀書大内記菅原家長爲侍讀。○是月。越後地大震。半夜三十餘田廬舍盡壞。壓死一萬六千餘人。

前將軍吉宗薨

○六月。正二位右大臣前大將軍吉宗薨。年六十八。葬寬永寺。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有德。吉宗仁明好學。承前世奢侈之後。勤儉率下。尤用意於决獄。

頒律九十條

命大岡忠相。石河政武等。作律九十條。頒之。開言路。登賢良。於是宿弊一變。上下攜目。凡有所爲。使儒臣室直清商權可否。而後施行之。嘗云。天子且七廟。我廟安得踰其數。先是寬永寺。猷廟罹災。乃合祀于嚴廟。不復修之。家繼嫡母藤原氏。稱天英院。嘗如隅田川。時方十一月。有司百計募求花草種植之堤上。吉宗聞之弗懌。曰。婦人弗解事。不足深尤也。今者仲冬。千林搖落。百卉具腓。使其觀自然風景。亦爲可愛而已。安募求不時之花草。而娛一時耳目之爲耶。夫人而以謂此地常如此。蓋非夫人之罪。罪在令之然者也。遂不令種花草。

吉宗齊日食魚

膳番依田政次。嘗遺失其齊日。煮魚羞之。吉宗酷嗜魚。每食必盡之。此日纔食而徹之。蓋慮膳番獲罪也。既而政次悟之。懼而乞罪於老中。老中入稟吉宗。吉宗曰。齊日而羞魚。膳番有罪。固不待言也。雖然遺失而食魚者。罪亦非輕也。遂不問其罪。先是綱吉時。膳番有罪。綱吉怒。賜之死。是以政次自分必死。而吉宗一言得免死。政次感泣。深德之。後吉宗即世。每忌日必廟拜。雖祁寒暑雨。未嘗一日曠廢云。○秋七月。太政大臣兼香罷。無幾薨。○冬十月。改元寶曆。○是歲。勸修寺文學。良野芸之。獲僧奝然遺本鄭注

國史略三編卷之一　○七十六　五車樓梓

二年

勝田氏製褐衣與乞人

大槻內藏允謀逆

孝經於東大寺。刊之鄭玄注本。於是始顯於世。○二年壬申秋九月。家繼生母勝田氏薨。勝田氏稱月光院。資性謙讓。頗有器局。家繼襲職之初。幕議以謂母以子尊。其宗族宜為封侯。勝田氏固辭弗受。其居館在半藏門內。嘗見乞人裸體過館下。時方嚴冬。乃憫而予衣食。自是乞人裸體日聚館下。勝田氏命多製褐衣與之。至後既與者再來乞。勝田氏記之曰。小人狃恩不知厭飫。不復與褐衣。勝田氏有姿色。及家宣薨。密通間部詮房。至家繼即世。吉宗入承統。吉宗亦通焉。是以吉宗嚴禁奢侈。獨不及勝田氏。費用尚仍舊。○冬十二月。琉球入貢。○是歲加賀藩臣大槻內藏允。及女官淺尾等謀逆事覺。伏誅。初內藏允為藩主前田吉德所信任。自銃卒出身。遂為老臣。增祿進班。威震內

外。私通吉德側室鎬木氏。欲立其出世佐。吉德有五子。世佐則其第三子也。內藏允嘗從吉德就國。會筑馬川大漲。衆皆有沮色。內藏允策馬先亂。吉德壯之。一行皆從之。吉德馬中流而驚。吉德墜馬。衆援而登岸。僅得不溺。然水入口腹。病甚。百療無效。踰月而卒。是日內藏允使逆黨鳥井又助潛匿河中。刺吉德馬足。遂致此覆沒。世子宗辰立。又鴆而殺之。及二子重熙嗣立。鎬木氏與內藏允謀。因誘淺尾。使圖重熙曰。即賴汝之力。公子世佐得嗣立。富貴唯其所欲。作左券以授淺尾。淺尾大喜。潛入茶厨。投毒藥於鼎。女官郁田知之。密告橫山藏人。藏人捕淺尾。按問得其實。檻而送之金澤。時內藏允在金澤。前田清經得藏人報。預伏力士。佯稱重熙疾篤。悉召諸士。內藏允以為謀成。與先

三年

四年

賜孝子平三白金

衆上城。及入門。力士捽而囚之。黨與二百餘悉被捕獲。內藏允淺尾以大逆處之鋸刑。鳥井又助等十二人皆處斬。餘黨悉伏誅。○三年癸酉夏六月。麻疹大行。○冬十一月朔日南至。 勅陰陽頭安倍泰邦。測景於天文臺。家重使天文方澁川圖書函川忠次來陪焉。○四年甲戌春正月。右大臣宗基薨。○二月。以前內大臣實顯為右大臣。尋罷。以前內大臣通兄代之。○秋七月。家重浚水曾川。令嶋津重年助役。○清船送歸相馬陸奥舟子六人。○八月。家重賜孝子平三白金若干。平三陸奥宇多郡人。幼而至孝。其妻亦善事舅姑。舅姑好踏歌。平三乃每至中元。為請村人踏歌其門。夫妻亦與之倶。以供二親之歡。二親歿後。刻其小像。出則告之。歸必面之。凡溫凉定省。事亡如事存。至是旌

寶曆曆成

五年

六年

封大岡忠光列諸侯

表其孝。○冬十月。 詔安部泰邦改曆法。名曰寶曆曆。○五年乙亥春正月。右大臣通兄罷。以內大臣尚實代之。權大納言藤原經胤為內大臣。○二月。以攝政道香再為關白。○家重奏削安藤信尹封。誅竄其臣數人。命其子信明襲。後至明年徙之於磐城。以信尹君臣極奢濫刑也。○秋七月。朝鮮告窮。家重與蕃金萬兩。賑之限以三年。○冬十一月。經胤辭內大臣。以權大納言公晃代之。是月。以從三位藤原富子為女御。富子准三后無沓女。○六年丙子夏五月。內大臣公晃罷。以權大納言輔平代之。○家重以大岡忠光列諸侯。封岩槻二萬五千石。忠光初為番士。後進小姓組。及家重嗣立。尤寵幸之。累進至側用人。家重頗耽溺聲色。病酒口吶。語言期期。雖左右侍御之臣。時有不易

七年　八年

了解者。獨忠光能解其意。以故每下教命。忠光代傳之。老中稟事。亦因忠光以聞。是以忠光威權自熾。贈遺日盈其門。家重嘗遊于苑囿。顧左右而言焉。左右不能解其意。會忠光不在側。走詢之忠光。忠光曰。是殿下惡風也。宜速奉衣。左右從之。家重果喜取衣御之。其解家重意。率如此。○七年丁丑春三月。關白道香罷。左大臣內前爲關白。○夏四月。東海北陸大水。人馬多溺死。○八年戊寅秋七月。皇子英仁生。○權大納言光胤。右中將隆古。少納言時名。左中辨資望等十七人有罪。詔褫其官爵。禁錮之。初丹波人竹內式部。教授京師。縉紳受業者甚多。遂出入其家。有所諷諭。公卿喜其說。覬覦非望。日講武技。至是事覺。家重乃奏貶黜之。執式部。窮治之。罪不抵死。遂逐之。○冬十

竄金森賴錦於南部　九年

月。家重奏竄八幡城主金森賴錦於南部。初賴錦縱酒荒淫。頗行苛政。下民昏墊。田野多荒。白山祠係八幡部內。會祠人上村豐前。與杉本左近爭事。訴之。曲在豐前。賴錦受賄。曲左近。左近怨望。潛至江戶。訴之老中。賴錦怒。下之獄。籍沒其田宅。放逐左近及其黨與五百餘人。時十一月也。越地沍寒。積雪沒脛。老幼婦女。流離號泣。乞食道路者。迷迷至凍死。左近冤結。復至江戶。訴之老中。乃命有司。按問之。至是獄成。執祠人上村豐前。處斬。連坐得罪放流者數十人。左近連年冤枉。一朝得雪之。遂爲主祠如初。○九年己卯春三月。以女御富子。爲准后。○夏五月。以皇子英仁。爲親王。○加賀金澤災。城邑蕩燼。焚死者多。貸金於幕府。以修城郭。○秋九月。以家重次子重好。敍從三位。任中將。

清水家之祖　十年　與金育產子　家治爲將軍　十一年

賜第於清水門內。以居之。是爲清水家祖。○冬十一月。關白內前辭。左大臣以右大臣尚實代之。內大臣輔平轉右大臣。以權大納言道前爲內大臣。道前尚實之子也。○十年庚辰春正月。詔以家重爲右大臣。世子家治兼右近衞大將。○是月。江戶大火。兩國永代諸橋盡燬。焚溺而死者八百餘人。○夏四月。家重辭大將軍。○五月。早久松定邦褒賞須賀川民內藤平次。初州俗貧民間有不舉產子者。定邦嚴禁之。不止。平次父某憂之。每有孕婦。與金一圓。以給產費。平次能紹父志。所鞠育甚多。定邦嘉其世行施。歲給穀五十斛。後至明和中。辟爲驛代官。○秋七月。詔以德川家治爲征夷大將軍。陞內大臣。敍正二位。○十一年辛巳春三月。松前大風。壞商船七十餘隻。○夏六月。前征

前將軍家重薨　十二年　十三年

夷大將軍家重薨。年五十一。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賜謚曰惇信。家重多病。不喜游畋。時月廟參。皆令老中代拜之。又不能親政事。是以寵臣大岡忠光等專用事。鬻權市恩。政綱益弛。○秋七月。葬家重于增上寺。○十二年壬午秋七月。天皇崩。壽二十二。稱桃園天皇。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寬延。三年曰寶曆。十三年

皇姊智子立。是爲後櫻町天皇。

後櫻町天皇

諱智子。櫻町天皇第二女。母青綺門院藤原氏。諱舍子。關白吉忠女。寬延三年爲內親王。至是踐祚。時年二十三。以關白內前爲攝政。左大臣尚實。右大臣輔平。內大臣道前並如故。○八月。葬桃園天皇於泉涌寺。家治使使入吊大喪。上香送葬。○十三年癸未。尊桃園天皇生母藤原氏。曰開明

明和元年　譯官傳藏殺韓客

門院。○冬十一月。遣使奉幣　大廟。告嗣位。尋行即位禮。○先是。荷蘭互市。以金千圓為歲額。至是幕府聽其請。別給銅以換金。出銅歲額稍多。明年減之。限八十萬斤。○明和元年甲申春二月。朝鮮來聘。賀將軍襲職。○夏四月。譯官鈴木傳藏。殺朝鮮都訓導崔天宗於客館而逃亡。捕獲而囚之。請涖於韓客。戮之木津川口。初傳藏與崔天宗相惡。天宗嘗鞭傳藏。傳藏激怒遂及此難。○六月。改元曰明和。○冬十一月。琉球入貢。○十二月。

二年

遣使奉幣　大廟。告修大嘗會。大赦天下。○二年乙酉春三月。遣參議藤原公雄等。賜幣于日光東照宮。廟修百五十年齋。○夏五月。多喜安元講醫書於神田。號躋壽館。○秋九月。家治奏

三年

鑄造方銀。文曰文字銀。又鑄錢。文曰寬永通寶。○三年丙戌春

摸朝鮮竹堡

三月。以家治嗣子家基為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家治慶嗣子拜官。赦囚徒五百餘人。○家治毀京師東郭坊門以南。六條以北。竹堡。初文祿之役。豐臣秀吉在肥前那古耶。獲朝鮮都府圖。摸其竹堡。築之京師。使前田玄以掌其事。周田七里。以畫都鄙。後昇平日久。市街益起。故元祿以還。毀北自大內東南至二條。後又毀二條以南。六條坊門以北。至是復毀其東南。更以鴨川為疆界。○夏五月。　勅清原宣條為英仁親王侍讀。敘從二位。○

永富鳳歿

秋八月。永富鳳卒。年三十三。鳳字朝陽。號獨嘯菴。長門人。初入京師。在山脇尚德塾。與飛鳥翰相善。一日談及製糖事。翰曰。我鄉長崎有長慶者。嘗受製糖法於清人。鳳與其兄徃師之。後兄弟相分。一赴尾張。一至長門。乃俱製糖。頗稱精品。先是。家重令長崎

四年

平戶造糖蜜。皆不得其製而罷。既而尾張長門多出糖品。踰漢製。乃遣吏各地。按問。鳳等盡授其祕訣。時實曆六年也。○四年丁亥秋七月。家治命田沼意次築遠江相良治焉。意次和歌山藩士。父曰意行。及吉宗繼職。意行從為近侍。意次承後有寵家重。家治累遷。遂列諸侯。意次巧慧挾術。抑制上下。威權薰赫。賂遺公行。有僥倖致富者。○尾張參河海嘯。人畜多溺死。○八月。

山縣大貳等伏誅

京師人山縣大貳。藤井右門。好談兵聚眾。言觸忌諱。坐誅。初大貳以善兵法聞焉。從游者日盛。甲斐人藤井右門亦寓于大貳家。右門善擊劍。受業者益多。右門素與竹內正菴親善。正菴者家重之時。以勸武事於公卿。疑謀不軌。為所放逐者。即竹內式部。變名也。至是盡執其首罪者。而繫之獄。鞫問未獲其實。獨其

可疑者。以作江戶城圖。日與其徒講習攻守之術也。遂坐犯大禁。誅斬梟首于鈴杜。流竹內正菴。○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百官表賀。大赦天下。○十二月。家治賜新井孫助白金。聽佩刀。孫助武藏足立郡豪農也。父某築長堤。上設第宅及厩。名曰水塚。每有水災。輒招鄉黨隣里。舍焉與食。賑之。孫助善繼其志。客歲

五年

秋。東國大水。發倉廩。出船隻。賑救至二百餘日。故有是賞。○五年戊子春三月。立親王英仁為　皇太子。右大臣輔平傅之。○

鑄四文錢

夏四月。家治奏鑄鍮錢。文曰寬永通寶。背作波紋。以一當四。世呼曰四文錢。○五月。以攝政內前為太政大臣。○秋八月。　皇太子加冠。納藤原維子為妃。維子內前之女也。○六年己丑春

六年

三月。參議德川治保。請將軍家治。以其久慈郡所出鐵鑄錢七

諸國雨毛

十萬貫文。曰寛永通寶。背文曰久。○夏五月。京師及諸國雨毛。長七八寸。色混黒白。○秋九月。加茂眞淵歿。眞淵遠江人。加茂祠祝某後裔。少壯如京師。師事荷田春滿。尤善國歌。名噪一時。學者翕然從之。稱古今寡匹。眞淵亦以復古爲己任。常語人曰。契沖墾田。樹藝未終。而歿。先師春滿繼而耕之。亦未畢功而逝。其秋穫之功。蓋自任也。著萬葉考。冠辭考。古今打聞等書十有餘種。歿年七十三。

加茂眞淵歿

○七年庚寅春三月。家治奉勅修櫻町宮。課藤堂南部松浦諸族助役。○大久保忠由。賞孝子嘉七。嘉七其封内打上村農夫也。善事其父母。又友于其兄。父歿後力田以養其母兄。○夏五月。不雨。○六月。有星孛北方。又有白氣見東北。狀如虹而直。人呼曰旗雲。又曰蚩尤旗。○京師町奉行

七年

白氣見東北

石河政武任滿而東歸。民惜其去。相率送之。遂至石部。政武聰敏明決。聽訟如神。初就任。前尹不能決者。一時裁斷。至三十餘欵。曰。予已忝此職。寧直而獲罪。毋曲而要譽。其聞東寺南門便路人往來。改京師戸劵。正印記眞贋。其他停石刑。雪寃枉。善治良法。不暇悉舉。先是。大阪町奉行曲淵景漸。大以廉能稱。政武與之齊名。市民至今稱其治。○閏六月。道前辭内大臣。尋薨。○秋七月。赤氣見北方。及夜。光耀如火。遂東進而滅。○八月。以權大納言李晴爲内大臣。○九月。櫻町宮成。○冬十月。攝政内前辭太政大臣。○十一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在位八年。改元者一。曰明和。八年 皇太子立。是爲後桃園天皇。

石河政武決獄公正

赤氣見北方

國史略三編卷之一終

國史略三編卷之二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後桃園天皇諱英仁。桃園天皇第一子。母藤原氏諱富子。號恭禮門院。關白兼香女。明和七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年甫十三。尊後櫻町天皇曰太上天皇。內前爲攝政。左大臣尚實右大臣輔平。內大臣季晴並如故。○八年辛卯春正月。

明和八年

上皇徙櫻町宮。○三月。宗義功小吏在朝鮮釜山浦。獵獲二虎。先是互市館有虎。多害人。我吏患之。故有此舉。韓人驚歎。賦詩傳之。

釜山浦互市館吏獵獲二虎

○夏四月。內大臣季晴罷。以權大納言藤原輝良代之。輝良道香之子。○遣使奉幣於大廟。告嗣位。尋行即位禮。家治使松平定靜等入朝賀之。○五月。尊准后富子爲皇太后。○六月。荷蘭人送歸筑前舟子孫太。初明和元年冬。孫太與舟人二十名。航東洋。遭颶。至渤泥屬嶋亞蝋敢嶋。人貨之於清居數年。荷蘭人請而得之。遂抵長崎。奉行與菽米報之。舟人二十名。或死亡。或分賣。其得歸者。屢孫太一名耳。○冬十一月。攝政內前復爲太政大臣。○安永元年壬辰春二月。江戶火。延燒郭內侯邸商戶。及寬永寺堂塔盡蕩盡。蓋明曆以降之大災也。○夏五月。以田沼意次爲老中。進秩加封。威震內外。○秋七月。西海大風水。長崎海溢。八月。南海東海大風。發屋拔樹。人畜多死。○以攝政內前爲關白。○九月。家治奏鑄銀幣。文曰。以南鐐八片換小判一兩。背彫法馬。重二錢七分。謂之二銖銀。○冬十一月。

荷蘭人送歸舟子孫太

安永元年

鑄二銖銀

改元安永。○十二月。關白內前女從三位維子爲女御。○青蓮院臣在原業廣以善書聞。名曰御家樣。御家書法。蓋伏見帝皇子尊圓親王所創。王住青蓮院。尤善臨池。取法於右軍父子。其後 正親町帝。猶子尊朝亦住青蓮院。書名大顯。業廣尸祝二尊。別出機軸。遂主張一家云。○二年癸巳春三月。天皇患痘。○夏六月。山城伊勢大水。○秋七月。大風雨。諸道大水。行旅不通。○冬十月。家治世子豐千代生。○三年甲午春三月。詔神祇伯源資顯修稻荷祭。是祭廢者三百餘歲。至是始復舊典。爾後每歲舉行之。○秋八月。大內計吏右馬大允津田義見。圖書少允田村廣敬等。以贓罪處斬。初義見等稱供御費。求金於幕府。專營私利。至是發覺。爾後家治使吏入掌管御費。○四年

在原業廣善御家樣書

二年

三年

復稻荷祭

四年

乙未春三月。修後醍醐天皇四百五十年忌齋於伯耆安養寺。○冬閏十二月。內大臣輝良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實季代之。○五年丙申夏四月。天下麻疹。○家治謁日光廟。奏大赦天下。○是歲池野無名歿。年五十四。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通稱又次郎。又稱秋平。京師人。天下稱曰大雅堂。無名幼聰敏。年甫三歲。粗知字。五歲時見黃檗千呆禪師作擘窠字。頗瑰偉。禪師大奇之曰。是麒麟兒也。後當名於海內矣。長而刻意於晉唐古帖。自成一家。初就土佐光芳學畫法。後私淑清人伊孚九。受設色法於柳澤里恭。又如紀伊。問畫法於祗園南海。南海貽以舊所儲沈無名畫譜曰。予學畫當學文人學士畫。無名大喜。昕夕不釋手。愛慕之餘。自改其名。稱無名。或曰南海

五年

池野無名歿

投畫筆獻龍王

所贈爲清薦尺木畫譜或曰芥子園畫譜未知孰是於是技遂大進嘗齎畫扇遊尾濃諸州一握不售困而歸抵瀬田橋悉投之橋下曰謹獻龍王平生好漫游又富濟勝之具千里孤往經月忘返最愛富士山屢登

作富士圖

之每登殊其路作富士山圖一百幀橫側正偏備極其妙又登加之白山越之立山究人跡所未到因號曰三岳道人將遊浪華偶遺畫筆其婦玉蘭追躡授之乃援拜以謝蓋不知其爲已婦也玉蘭亦不交一語相揖而去豪商某索畫諾而不果屢遣家奴促之竟不就奴出門大罵無名走出謝其罪亟濡毫付之

縮衣食購石刻十三經

每欲購石刻十三經縮衣食數年得錢百貫就書賈購焉書賈牟利不與無名長吁而歸會祗園祠有土木之事乃舉以助其經費祠人請署其姓名以標榜無名固辭弗聽乃署玉蘭姓名

玉蘭閑澹不飾能配夫之行

玉蘭名町子德山氏閑澹不飾能配夫之行亦善畫好倭歌夫妻終日以琴酒自娛釜甑生塵晏如也一縉紳冷泉黃門聞無名夫妻之名召而見之皆以謂玉蘭靚粧驚人目至則荊釵布裙若田間好女未嘗覩粉華狀衆歎其清高無名以是歲四月十三日歿于葛原草堂玉蘭後夫九年歿生一女嫁大阪書商某氏其嫁衣裳皆以諸紙製之云〇寶永中有女子阿穀作茶肆于京師祗園祠側喜作國詩以文墨自娛阿穀養一女曰百合百合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江戶人爲人明慧既爲阿穀所養習其母所爲捧茗供客尤喜吟詠性不甚裝飾天姿妍秀楚楚動人過者無不留連時有德山氏者爲幕府士人子因事來寓都下落魄不能自活百合與之暱密驕衣食頓竭心力因得不忍如斯者有年有孕生一女情好益篤會德山氏宗家嗣絕族人議返其繼之乃使人齎書來迎其乃欲與百合俱歸百合辭曰郎君晝錦携婦人以旋恐招人猜日當選良媵以承奉宗祧也路傍花柳何堪攀折郎君珍重妾生死自此辭矣幸勿復以妾爲念也某不敢强乃欲携所生女去百合固辭弗聽某遂舍女而去百合自是益自脩潔一意

石津發曰文君應自遜十古

撫養其女女稍長又有才情名曰阿町百合常紛爲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野秋平又住葛原賣書畫爲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奇之終以女與之即玉蘭也玉蘭又習其夫所爲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畢矣無幾何病死百合有遺集與養母歌集穀葉詠傳云

六年

〇六年丁酉秋七月陸奧出羽大水〇冬十二月關白太政大臣內前准三宮〇是歲阿波定方女子年十六變爲男子〇初清鮑廷博收太宰純所定古文孝經於其知不足齋叢書中至是刻本始來

知不足齋叢書中收古文孝經

七年

〇七年戊戌春二月內前辭關白太政大臣以左大臣尚實爲關白〇三月伊豆大嶋焚雨石〇秋七月京師大水白川堀河石橋悉壞〇冬十一月關白尚實辭左大臣〇十二月以右大臣輔平爲左大臣前內大臣經胤爲右大臣

八年

〇八年己亥春正月經胤辭右大臣前內大臣季晴代之〇二月家治嗣子權大納言源家基薨年十八贈正二位內大

家治嗣子權大納言家基薨

臣葬寬永寺諡孝恭初細川氏醫員池原雲伯嘗辭仕住江戶能治廢痼人皆以爲良醫雲伯深結托田沼意次迎合稱旨因得準官醫謁見家治信任遂賜歲俸二百苞爲侍醫家基有疾雲伯曰人身有疾病皆心氣壅塞所致宜當遊行野外抒暢其意思也於是家基屢出遊野外是月放鷹於驪鄉其將出偶疾作雲伯與侍臣强促其行果途而獲篤疾還未幾何而薨上下悼惜市民至廢業

石津發曰世子而人望如此其賢可知也宜其爲權奸所忌害

〇三月季晴辭右大臣以內大臣輝良代之權大納言藤原經熙爲內大臣經熙內前子〇秋九月　天皇不豫〇大隅薩摩地大震櫻嶋焚至十一月火始熸櫻嶋在薩摩南界周迴七里土沃而人稠初火起聲如雷石霏沙下屋舍埋沒人畜悉焚死同時海中涌出一小嶋南海及關東雨灰皆櫻

櫻嶋焚

石津發曰。世之所怪。率皆不足怪。而其不必怪者。有甚足怪者。奚翅櫻嶋之鬼哉。

嶋所噴騰也（櫻嶋之未發火也。空中往往觀神仙鬼物。駕虎豹。驂蛟龍。相與馳逐之狀。士人聚觀。以爲奇事。未幾。嶋中火起。蓋地氣騰上。與地上人馬影相映帶所致。要之。足怪者也。事詳北窓瑣談。姑書以資博考。）○冬十月。天皇疾彌篤。遣使奉幣於　大廟禱之。○十一月。　天皇崩。壽二十二。稱　後桃園天皇。在位十年。改元者一。曰安永。（九年）閑院親王典仁第六子立。是爲　光格天皇。

光格天皇。諱兼仁。　東山天皇曾孫。而　後桃園天皇再從弟。母藤原氏。諱岩代。准三后內前女。明和八年。生於閑院邸。至是即位。年甫九歲。以關白尚實爲攝政。左大臣輔平。右大臣輝良。內大臣經凞。並如故。初　後桃園天皇之疾也。　上皇以其無子。與准后內前謀。欲迎立邦仁親王子貞敬。而憚尚實不敢發。及　天皇大漸。　上皇入見。欲屏尚實。告迎立貞敬。使內前呼

石津發曰。尚實愧爲大臣。

出宮。尚實英果。即對曰。　主上將登遐。臣不可須臾離左右。　天皇顧尚實曰。後嗣之事。一囑汝。言畢而崩。尚實奉　遺詔。迎　天皇立之。○十二月。葬　後桃園天皇於泉涌寺。○九年庚子（九年）夏六月。霖雨寒如冬。○秋八月。將軍家治陞右大臣。○冬十一月。遣使奉幣於　大廟。告嗣位。○十二月。行即位禮。以攝政尚實爲太政大臣。先是。民間婦女無都鄙。暑月皆戴菅笠。至是風俗一變。始用涼傘。○天明元年辛丑（天明元年）春正月。　天皇元服。太政大臣尚實加冠。左大臣輔平理髮。○三月。尊嫡母准后近衛氏爲　皇太后。○夏四月。改元天明。○五月。　天皇始讀書。尚實辭太政大臣。○閏五月。家治養其族一橋治濟子豐千代。爲嗣子。更名家齊。治濟。吉宗子宗尹之子也。初家治養家齊爲嗣。

田沼意次以謂將軍百歲之後。己爲執政。以專國事。於是薦引一橋氏。老田沼意致。以爲世子傅。爲其羽翼。大加祿秩。○秋七月。畿內及薩隅諸國大風。江戶洪水。家治增田沼意次封一萬石。○九月。鹿兒嶋山田村民太郎及女弟萬亀。事親至孝。國主嶋津重豪與粟及錢賞之。時太郎年僅十三。萬亀十一云。（村民兄弟至孝）○二年壬寅（二年）春三月。　詔以家治世子家齊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是月。起天文臺于淺草。○夏五月。京師紫野及竹田松生華。狀如蜂房。○秋七月。關東地震。相模最甚。函根山崩。小田原城壞。○八月。江戶海溢。溺死者數十人。○冬十一月。以文章博士菅原在凞爲侍讀。○是歲。群書類聚成。六百三十五卷。瞽僧塙保己一之所輯。著書之浩瀚。近古無比。（塙保己一撰群書類聚成）（保己一。信濃人。年甫八歲。從其父母如江戶。途而目昏。宿山中古廟。父母爲野猪所噉。保己一幸得無恙。間關至於江戶。受業於原宗固。極有記性。事一入耳。終身不遺。嘗禱請于平河菅神祠。期以一千日。期滿之日。默禱祠下。聞童子誦大學。傾聽久之。已還而試誦之。又使人聞之。隙歷上口。不錯一字。後使人讀語孟及詩書。一閱輒暗記。人皆奇之。自是其後。攻苦食淡。涉獵百家。貫穿古今。凡有讀書識字者。皆自就而質之。又使人記述其所聞。終作此充棟之書。後藩府徵爲和學所總裁。保己一嘗詣一諸侯。侯命講源語。會日晚而風滅燭。舉坐失措以避燭。主保己一從容講說而謂坐客曰。諸君明目無燭乃廢矣。何其不及盲者之自由邪。）

○三年（三年）癸卯夏五月。上野草津溫泉暴熱。浴人爛死。湯槽生燄。○六月。諸國大水。寒如冬月。人咸服絮衣。○秋七月。上野信濃地大震。淺間嶽發火。（淺間岳發火）聲如迅雷。熱泥塗湯。晝晦如夜。腥臭聞數里外。人畜掃蕩。漂沒三十五村。陷而入刀根川。河水爲之不流。溺死者三萬五千餘人。是日。江戶雨灰如雪。○八月。陸奧隕霜殺麥。南部尤飢。斗米直二千五百錢。餓莩相望。○冬十月。　皇太后

下總民富吉復父讐　謝蕪村歿　創造蒸汽船　四年　佐野政言殺田沼意知　伊達重村鑄方鐵錢　五年

盛化門院崩。葬于泉涌寺。下總民紀富吉復父讐。初明和中。里社神會。富吉父莊藏與式宮甚内爭事。爲甚内所殺。甚内亡命。爲幕府小吏。富吉時年十二。徙江戶。仕劍客家。居數年。遇甚内於塗。與鬪殺之。樹刀于地。挂父法諡。奠首級祭之。○十一月。家治以田沼意知爲少老。與歳俸五千苞。父子威焰薫赫。上下側目。○十二月。江戶火。彗星見西南。踰年乃不見。謝寅歿。寅本名長庚。居京師。嘗遊與謝。丹後愛其山水。因以爲氏。又寓天王寺村。故號曰蕪村。善寫山水。取法元明名家。尤妙諧歌。○佛人創造蒸滊船。○四年甲辰春三月。家治奏呈閑院親王穀千石。以終其身。親王　天皇之生父也。○佐野政言殺少老田沼意知於城中。意知恃權專恣。嘗借政言家譜。而不還。政言忿恨。遂害之。坐賜死。年二十八。政言妻青山氏有姿容。閑於婦道。政言豫慮罪及家人。託事決絶。其妻不知罪而大歸。悲哀不自禁。及聞政言死。亦自刄而死。其父不哭曰。眞吾女也。世人義政言。就其墓奠香火者。絡繹不絶。○夏五月。天下饑荒。家治發穀賑之。○冬十一月。井伊直幸爲大老。大老之職。自吉宗時廢而弗置。至是直幸重賂意次獲之。故諸政皆取決於意次。直幸充員而已。其與意次行。不敢並行。隨行以媚之。時人竊嗤之。○是歳陸奥國主伊達重村。鑄方鐵錢。行之其部内。文曰仙臺通寶。○佛蘭西推那勃列翁爲隊長。○五年乙巳春正月。畿内大雷。家治奏增松平康福周防守田沼意次封。各一萬石。增水野忠友出羽守五千石。爲老中。○二月。攝政尚實復爲關白。○三月。准三宮前關

六年　將軍家治薨　家治夙慧能知下情　削田沼意次封　不可令人君近儒生好讀書

白藤原内前薨。年五十八。子經煕嗣。○夏六月大旱。○秋八月。家治褒大阪天滿孝子熊次兄弟。與白金若干。○九月。琉球大饑。家治貸穀萬苞金萬兩於嶋津家重豪以賑之。○六年丙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皆既。○二月。　天皇親製和歌。以賀家治壽五十。令關白尚實以下四十九人。賦寄鶴祝。以寄家治。○秋七月。關東大水。江戶諸川悉溢。市街成河。水深者六七尺。橋梁皆墜。唯存兩國橋而已。○九月。征夷大將軍源家治薨。年五十。○冬十月。葬於寛永寺。　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諡曰浚明。家治幼而穎悟。能讀書習字。其嬉戲常弄紙鳶。嘗爲疾風所絶其線索。甚有愛惜之色。人或誡之曰。世子生節儉之世。習慣成性。愛惜此區區之物。何其氣宇狹小。與有章公不相似之甚耶。昔有章公之幼也。亦好弄紙鳶。其駕風而飛揚。故斷其線索。以爲笑樂。主於天下者。豈不當如斯耶。家治聞之。他日謂左右曰。毋令放紙鳶駕疾風。予也雖幼稚。豈愛惜一紙鳶者邪。其所以然者。自有深思在焉。抑紙鳶一玩具爾。若誤墜之市街。市人必廢其業。奉還之市尹府必矣。以一嬉戲之故。使市人廢業曠日。此我所不忍也。嚮誡者聞之大愧。其失言。其夙慧類如此。○家齊削田沼意次封二萬七千石。收其二第。意次歷事家重家治二世。甚得寵幸。奢侈窮極。專事聚歛。嘗以謂方今之世。不可令人君親近儒生。好讀書。苟讀書近儒。知古今之成敗得失。我輩且失勢。今殿下好繪事。雖以是消日。不暇問外事。此非吾輩幸乎。於是引薦畫工榮川。養川。永徳等。准班侍醫。日侍其左右。又令侍臣

莫若年之凶荒世之災變有近侍山村良旺深慨其壅閉嘗白

小村良旺侍讀三河後風土記

家治曰世有三河後風土記具記東照公創業之事殿下讀之乎否家治曰未也良旺乃每宿直懷書侍讀其前家治大悅更服拱手而聽之曰不圖世有如此書也意次聞之不懌祇出良旺補外官於是侍臣皆箝口雖有水旱飢饉家治不復知之自以謂四海皆已無事事無大小取決意次○菊池純曰人身之疾非疾於疾之日蓋兆於氣血鬱結而不開也天下之亂非亂於亂之日亦成於上下塞而不通也氣血而不開疾是以生上下而不通亂是以長是勢所必至莫足怪者也故善治疾者鬱者散之閉者開之能俾其血脈无凝滯然後可以奏其效功也善爲國者壅者達之塞者通之務俾其上下无隔絶然後可以保其家國也雖然人常弗能康健國恒弗可治安氣血必滯則百疾生之上下壅塞則奸姦乘之此良醫所不可不慮而明主所不可不戒也昔者嘗李唐之時有宦者仇士良史稱士良之致仕也教其子弟曰天子不可令閑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興亡知有所疾萬則吾輩疎斥矣甚矣哉小人用心陰險巧詐一至於此邪田沼意次亦士良之續而已意次之於浚明公以三世老臣之重樞要宜當竭盡其心力以圖報効而熒惑主聰壅塞上下行一小宦者所爲水旱疾疫無非無之不令知也年穀不登道殣相望不令知也盜賊橫行不令知也遂至擅斥讀祖宗百戰創業傳記於君前者公稍知其不臣遂罷黜之亦已晚矣抑士良則一狎邪小人而已其巧詐陰險固不足深論也獨意次以幕府老臣其出處事行與狎邪小人同其歸豈不重可慨邪幸而將府有人以開享寛至治之基壅者達之塞者通之鬱者散之閉者開之俾其血脈无凝滯俾其上下无隔絶以致聡明聽命而保全家國吁嗟德川氏祿多矣初家治有疾衆醫百方治之不驗意次進日向陶菴若林啓順二人嘗緣意次得進見者家治召診疾且獻藥賜以俸米命爲侍醫家治服其藥嘔吐怒而黜之併惡意次及家治疾革意次欲入侍蓋欲矯遺命罷黜不與己者以大張威福也侍臣知之阻而弗內意次欲強入某作色曰公不聽我言則方命也意色甚厲意次知其日非常畏怖而退從是稱疾不出老中諷諭令請免職至是辭

國史略三編　卷之二　〇九　五車樓梓

色收侍醫日向若林之俸奪其官職二人擇褐居九日而罷時

水野忠友與意次絶婚

人詼笑之時諸侯通婚於意次者恐連累獲罪並絶婚斷好水野忠友出其養子絶交忠友出身原意次所推輓及其得罪出子絶婚見非其黨人識者竊訕以爲不近人情○十一月朔日南至　詔修節○十二月天台座主眞仁法親王獻白烏博士上瑞否勘文明年　勅放之於山科○七年丁未春二月尚實

七年

家齊爲將軍

辭關白左大臣輔平爲關白○詔以源家齊爲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時年十五○夏五月關白輔平辭左大臣右大臣雖良遷左大臣內大臣經熙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孝爲內大臣○是月淫雨傷麥天下大飢江戶尤甚飢民蜂起結黨數十

飢民作亂擾都下米商家

萬嘯聚作亂撞壞都下米商及大賈千七百戶三日三夜弗止

國史略三編　卷之二　〇十　五車樓梓

家齊令衛卒禦之反爲所敗訛言將逼執政諸第至都城戒嚴藩邸閉門乃議發帑金二萬兩穀六萬苞以賑貸之又募富豪巨室捐貲相救於是閉糴唱亂者並皆逮捕下獄群黨盡散罷町奉行曲淵景漸以其不請賑濟釀成是禍也○六月穀價益騰貴餓莩載路京畿民聚於闕下祈穀價賤家齊侍召縣令伊奈忠尊半左衛門進爵專行賑救又擧石河政武爲町奉行平反獄訟○白川城主松平定信越中守爲老中任侍從班諸老上定信幼

以松平定信爲老中

稱賢丸田安中納言宗武第七子安永中家治命松平定邦養以爲嗣天明三年襲封白川任越中守至是拜執政時年三十少有重名最好學嘗自以謂昔人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苟長

定信著國本論

國家者不事斯語不可以爲民父母也因著國本論癸卯歳飢

悉免封内租税痛自節儉盡放侍姬唯遺一婢及其參幕政身衣澣濯食不重味以率先天下上下翕然相告戒以傚之初吉宗節用禁奢既而禁弛政息稍赴侈靡定信擧吉宗政省冗費而禁侈靡勵勤惰而修武備毎一令發手額相慶海内翹足想望其風采當是時一夜有人貼膏藥於定信邸門中央其大如盆且日闔人以告定信曰毋撤焉乃親大書其側曰上乎下乎痛將何在邪其夜有人又旁書曰近年出来物蓋邦語指一般腫瘡曰出来物又名絶無而罕有者曰出来物故假以況定信相才比歳所稀獲也○菊池純曰我邦自保平以還延至於近世賦空頭俳歌以嘲謔時事者名焉曰落首表物以諧笑人物者名焉曰判物落首與判物如褒如貶嘲謔詬罵俾讀者靦然憤恚啞然解頤爽然自失也蓋寓諷刺於諧謔寄比興於綺語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者其感愚夫愚婦莫捷於此也是以有擊壤鼓腹歌而後陶唐氏之業益

擢府士通經者十餘人

盛矣有檿弧箕服謠而後姬周之祚竟衰矣我邦亦有類於此者昔者平軍潰于富士川時則有衣縉弃甲之歌其溺于宇治川時則有緋甲網代之歌足利氏時有鐵輪碁枰圖畫輪次細川氏將亡豊臣氏時有長竿肩衣比論諷在上非其人其他御所山名足以至夫壁橋決田諸說詬罵嘲謔假物託事以諷時事者不遑悉擧其事雖甚可鄙掩而察之皆足以警戒政治之得失也今樂翁公不唯不撤膏藥又問焉以上下痛痒何如其一問一答雖類戲謔其用心于政事之切亦可以見一端也吁嗟寛政之遺澤悠矣○秋七月家齊以本多忠籌彈正少弼爲少老加納久周遠江守爲側用人皆有民望者○九月井伊直幸辭大老家齊優勞許之以從一位前關白尚實准三宮居四日甍松平定信奏教擢府士通經者十餘人充聖堂講師令士民聽講經○冬十月治田沼意次罪幽之築地別邸令嫡孫意明龍助承祀賜秩萬石蓋以累世寵臣故從寛典也意次幽閉未幾而卒其送葬市人怨惡有罵詈擲瓦石者○初家齊在一橋邸有侍女大崎

女官黨援請免職　毀相良城　忠移機敏　八年

者頗有鞠育勞及家齊入西城從爲女監有寵田沼意次私謀復舊職納貨於大崎大崎悅數白家齊家齊亦將起用之事垂成覺遂逐大崎後房女官恚之相黨援請免職定信從容告之曰女官辭仕宜聽其所請也獨擧後房請之是謂之比黨比黨者則國家大禁自有常刑在抑後房衆嬪知而請之與不知而求之與宜審慮而答之也後房震怖自是無復請辭免者○十二月家齊遣岡部長備美濃守收相良城使井上正甫河内守本多正温伯耆守西尾忠移隱岐守毀之各分役徹之正甫正温月餘不奏功獨忠移購求漁網懸之樓櫓設轆轤曳而倒之一日而竣功家齊賞其機敏譲正甫正温遅緩○右大臣經煕養嶋津重豪女爲子嫁之於家齊○八年戊申春正月京師災延燒　皇

皇宮災　石川甚四郎發倉賑市民　造皇宮

宮　天皇奉神器避火於下加茂即夜幸聖護院　上皇幸昭高院以爲行宮近畿諸侯皆馳護行宮而龜山城主松平信道先至扈從至行宮　勅准四位侍從行所司代事尋轉寺社奉行此災也公卿武臣邸宅以至於神祠佛刹及市民廬舍一擧蕩燼悉爲燒土焚死者二千六百餘人○二條城番石川甚四郎議發倉賑市民城番曰所司代未至當請江戸而後發石川曰歳飢且災民命危迫可謂極矣稟而行之則無及也矯命擅發吾請任其罪遂發穀以賑之家齊聞之乃擢爲大目付復使勘定奉行根岸鎭備肥前守等巡行燼址賑貸窮民是月家齊命松平定信爲輔弼手賜雌刀○三月家齊經始　皇宮課諸侯助役命松平定信董役　勅前左大辨光世進古宮制度光世

據醍醐理性院所藏古禁內圖。考其規度。新製圖以進。○夏四月。家齊流大阪代官青木楠五郎。楠五郎在職數十年。多營私利。至累巨萬金。至是坐贓抵罪。○五月。小堀政弼和泉守有罪。奏收其封。放于小田原。初政弼爲伏水奉行。淫酗肆虐。掠奪婦女。殺戮無辜。又起螺鈿樓。以窮極奢麗。或潛訴之江戶。乃免職。籍沒其家。聞者快之。○朝鮮欲遣使賀幕府繼世。家齊命宗義功緩其聘期。○秋九月。家齊課五萬石以上諸侯。築宮垣。○寛政元年己酉春正月朔　天皇在行宮。停三節會。○改元寛政。大赦。○二月。家齊納嶋津重豪女。成婚。○夏五月。家孝辭內大臣。權大納言政熈爲內大臣。政熈。輔平之子。○蝦夷酋長月野柄掩殺松前監吏及南部賈人九十餘人。初南部賈人請松前吏。

（小堀政弼奪封）（寛政元年）（蝦夷爲亂）

開市場於俱奈尻。漕運物產。賂吏射利。夷民憤怨。月野柄乃將其部下五百人。夜襲市場。鏖之。家齊命松前道廣志摩守討賊。道廣令其將某率兵艦三十餘艘先發。未至。賊皆逃亡。○秋七月。定諸國娼戶。嚴禁土妓。○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筑後守任滿歸江戶。金時豪邁善斷。每言罰一兇懲群衆。吾律則然也。天明大災。滯息稟貸九衢。以贏餘增築預備倉。時秋禾豐穰。穀價漸低。姦商牟利。猶不減其價。金時微服沽米。其魁首家。斬而徇之。奸商破膽。米價頓賤。○九月。家齊令諸侯各置豫備倉。每秩萬石。積粟五十石。令書記某撰續藩翰譜。○冬十月。葉栗郡尾張孝子佐吉歿。佐吉幼失父。事母至孝。好讀書善畫。號昔齋。初家甚貧。販綿爲業。每不齎秤。使人執秤。賣者昂錙。買者低錙。竟致暴富。

（金時微服沽米斬姦商）（孝子佐吉販綿致富）

○十一月。甘露降于江戶。老中松平乘完獻文賀之。乃徵儒臣頌章。因寓規箴焉。○十二月。家齊令天下興宋學。禁異說。○二年庚戌春正月。幕府予大阪嶋內孝女幸白金若干賞之。○青綺門院崩。年七十五。葬於泉涌寺。門院甚崇信佛法。親寫大般若經六百卷。二十餘年而成。世以比光明檀林二后。○三月。詔群臣諸司。貢獻贈遺。勿用華麗之品。○荷蘭來貢。○夏五月。家齊命大學頭林信敬。儒臣柴野彥。岡田恕等。大修學政。○秋八月。柴野彥著禁障畫圖考證。○九月　皇宮成。初足利氏時。宮殿在土御門烏丸。至織田氏更創造今地。稍復舊規。延及德川氏。益開拓其東北。至是　詔改造紫宸清涼二殿。起承明玄輝朔平三門。以復上世制度。○隱岐國造上驛鈴故事。　行幸具

（二年）（皇宮成）

驛鈴。因徵覽之。後賜金反之。○冬十月。　天皇徙新宮。　上皇徙櫻町宮。縱民觀儀衛。　天皇親製詩賜家齊。有遙慕周文囿。不羨漢武臺。舊章一是從。新築本非催。百工忽告竣。整駕自東囿等佳製。　上皇亦賦國雅賜之。○家齊賜名刀於松平定信。以賞造宮之功勞。其餘賜金帛有差。○琉球入貢。○定信賞其封內磐瀨郡鏡沼村里正常松次良。與祿五十斛。先是州俗有一兒者。雖有餘子。皆棄而不舉。官屢禁之不止。次良憂之。聞越後女子能育兒。招而鞠之。指貸而醮人。後果皆舉產子。定信命監郡中。賞以祿秩。○陸奧國主伊達宗村。巡視封內。定育子之制。以賑貸窮民。初宗村從儒臣田邊希文。巡視封內。次某村。是夜希文夢嬰兒數十牽衣哀訴。曰。此村產兒。皆不舉。請救護之。

（天皇徙御新宮縱民觀儀衛）（鏡沼村里正指賞舉產子）（夢中嬰兒數十牽衣哀訴）

既覺。問之村民。果如夢中所言。宗村聞慨之。至是定每產子給米一石。錢五百之制。宿弊悉改。○是歲。家齊減荷蘭商額。給銅六十萬斤。定五歲一貢之期。○三年辛亥秋八月。輔平辭關白。左大臣輝良為關白。○冬十月。家齊始置醫學館。令多喜安長管之。明和中。多喜安元私集子弟。講究醫書。至是建為公館。賜金供費用。安長安元曾孫也。○十一月。經熙辭右大臣。以政熙為左大臣。權大納言治孝為右大臣。權大納言信通陞內大臣。○四年壬子春正月。信通罷。前內大臣家孝復任之。尋罷。藤原賞李代之。○二月。賞李罷。以權大納言忠良為內大臣。忠良輝良之子也。○夏四月。嶋原肥前地熱。人難行步。是夜山上發火。山崩海溢。漂沒民舍。溺死者五萬餘人。○五月。中井積善請再造

三年　始置醫學館　四年

懷德堂。幕府賜金修之。初享保中。幕府令京及大阪諸儒設學舍。教庶民。中井誠之立黌舍于尼崎町。名曰懷德堂。誠之弟積善等相繼教授。至是堂燬。幕府命修之。○新井祐登歿。祐登字謙吉。江戶人。居京師。號白蛾。以占筮顯。兼通國史。著古易精義、周易精蘊等諸書。○秋八月。松平定信辭補佐。家齊不許。○九月。家齊始設試科於湯嶋學問所。使寄合以下士應之。及第者賜時服銀帛。自後四歲一試。○菊池純曰。我邦設科場以舉用人材。王朝盛雖以延喜天曆之末。視諸彼唐宋科場取士。不能望其萬一也。而況於海內戰亂武人為治之時乎。樂翁公以有為之才。居位育之任。登洞知士臣不可無學。首設試科。以陶冶人材。亦可謂知所務者也。近世幕吏少有才學以用於當時者。類皆科場登第之人。樂翁公用心於政教。於此乎驗矣。科場取士。亦千古良法。吁嗟豈可廢乎哉。○五年癸丑春二月。議奏使中山權大納言愛親。傳奏使正親町權大納言公明至江戶。

新井白蛾歿　始設試科　五年

初。後桃園天皇無子。立閑院親王典仁第五子兼仁。即天皇也。公卿上表。據承久故事。欲尊生父典仁為　太上天皇。天皇久之。遣愛親公明傳旨於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建議曰。親王雖父。弗免為臣。天皇雖子。弗失為君。今若尊親王為上皇。恐名分淆亂。啟諸王覬覦之心。非君臨天下之道也。幕府乃致愛親公明于江戶。詰問其顛末。愛親條對頗失敬慎。定信傳命譲責之。屏居愛親公明于青松寺。謝罪三日。尋歸京師。當是時。天皇自閑院殿繼　皇統。家齊亦自一橋為大將軍。君臣皆以支族入紹本宗。並有尊崇生父之心。東西隱然贊成其私。而由定信正議。逢迎之邪說破矣。○菊池純曰。樂翁公一生精忠大節。與古名臣相比較無愧色者。莫大於諫止親王崇尊之議也。何者。名分者所以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分上下也。今名分混淆。貴賤異位。雖有父不

欲尊生父典仁為上皇　幕府不可　詰問其顛末

得子其子。雖有子不得父其父。三綱淪而九法斁。天下滔滔。吾不知其所底止也。然而當時群臣。率皆阿附迎合。毫無謇諤風。絕莫獻逆耳之諫者。公有慨于此。以身為中流砥柱。直言讜議。與天下卿相諍曲直于廟堂。破逢迎之邪說。匡正君臣之名分。故曰樂翁公一生精忠大節。莫大於諫止親王崇尊之議也。昔者宋英宗欲崇奉其父濮安懿王。稱皇考。司馬光等交論其不可。紛紛討論。議竟不決。抑司馬光諸人論濮議。與親王崇尊之議。甚相似類。而其難易重輕。固非同日之比也。蓋司馬光時。舉朝公卿。皆其黨與。諫止而沮抑之。有易為力者也。公之時則文恭公亦有崇尊其生父之志。形格勢禁。故委曲周旋。兩諫止其議。俾後之父子君臣知名分不可淆。其精忠大節之偉。追配之司馬光諸人。吁嗟豈有愧色乎哉。○夏四月。家齊獻閑院親王典仁廩米二千石。松平定信巡視伊豆沿海。○六月。仙臺人林子平歿。年五十六。子平姓越智。名友直。以字行。仙臺藩士林嘉膳友諒之弟也。子平有女兄曰清。有姿色。善和歌。聘為伊達宗村側室。生世子。乃召嘉膳祿之。賜百五十石。寶曆六年也。子平時年十九。從嘉膳來仙臺。幼而機警。既長嗜學。慷

林子平歿

慨有大志好周遊四方健歩無比毎行必穿屐雖數千里之遠如往隣里遂西窮肥薩東北入蝦夷所過觀古昔英雄戰爭之跡以考其攻守勝敗之所由而尤所注意在乎邊防居數年歸江戶寓醫人工藤球卿球卿亦有志邊防者議與之合因勸之祿仕子平不肯也復從奉行抵長崎適唐商在館者激事作亂奉行命子平及諸士勸之子平先衆奮鬬生禽數人乃曰唐商伎倆亦易與耳既歸慨然以謂近時西北諸蕃既以闢地拓境爲務其駕巨艦挾巨礮以横行大海如履坦途而我 神州四面皆海諸蕃之來無有方處若有包藏禍心以窺邊境將何以防之宜先節國用設砲臺以嚴爲之備遂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梓以行世當是時海宇清寧人皆安無事外寇之事置

海國兵談成梓行

諸度外事聞幕府有司擬議以張皇無根之事熒惑民心罪之命燬其鏤板錮之仙臺子平於是作六無歌以自嘲號曰六無齋端坐一室足不復出戶庭以殁子平殁後十餘年北邊果有魯西亞之變世始駭愕以服子平先見之明初子平之禁錮也人或謂之曰今日事雖係幕議非出本藩之意盍少出遊以自遣子平作歌辭之曰天若無日月十目之關豈不可越哉其謹嚴有守又如此後天保十二年七月賜赦立石於仙臺城北龍雲院題曰六無齋友直居士墓○大槻崇曰吾於子平與高山彦九蒲生君藏世稱爲三傑人其實不同道其趣亦不可同日一也君藏嘗說子平子平望見其入門罵曰何物腐儒敢來見君藏默子平曰天下無變大兩嘗不交他語而去彦九則單身漫游海內所到師劍客動輒問曰足下胸中勤王兵幾萬涕泣久之以錢所聞非槪如此是或足以定三子月旦評○秋九月魯西亞人送我漂民至蝦夷乞互市漂民伊

子平作六無歌以自嘲

勢白子之船長幸太夫磯吉也天明初駿洋遇颶漂到魯西亞留寓十二年乃還家齊勞漂民於吹上苑中使有司問顛末條對尤得詳悉○冬十一月家齊遣石川忠房（左近將監）等諭魯使曰此地不關外國事務西陲有埠曰長崎是我邦應接之地欲有所請宜就而求焉但至互市則我邦大禁徒致國書請求之無爲也乃遣歸之○是歲高山正之歿正之字仲繩稱彦九郎上野新田郡細谷村人也爲人精悍有奇節好擊劍年十三讀太平記見中興之忠臣志業不遂慨然發憤有功名之志年十八游京師交道日廣高門巨室多爲布衣之交嘗讀室直清所論著駿臺雜話至并論楠公與諸葛亮謂孔明待三顧而出其進重故受任專楠公則不然所以委任不重而自速戰死也憤然

魯西亞人送漂民至蝦夷

高山正之歿

論諸葛楠氏出處不同

罵曰腐儒不解事矣亮之於劉備素有君臣之分也則其重也固矣我 延元帝則異於此赫赫 天朝神器之所在六合之所仰 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之下苟食此土者將疾奔勤 王之不暇況楠氏則廷臣之裔而畿內之民也其待 王命而出吾尚以爲晚安得與彼諸葛輩同出處哉讀書如是雖百萬卷何益乎取其書擲之於前庭其入平安至三條橋上問 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又嘗遊京鄉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然後已天明季年海內饑荒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鬪欲正之忿不溺不可行患之已而

過高氏墓鞭之三百

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踏而過其人。蹶起茲呼曰。誰踏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曰。唱。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事平。乃還。後大阪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

正之自刄

也。正之在東不得意。西遊至筑後。主宮川嘉膳家居數日。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舍自刺。嘉膳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子自刄死無他。證左吏来撿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諾。剚刄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来秉燭撿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吏乃閲正之所齎之物。唯有天下勝區圖畫。及忠臣孝子之行狀。諸名家所送詩文而已。至曉。正之竟絶。年四十七。臨死。嘉膳問所欲言。正之豁然瞪視曰。爲我好寄語天下豪傑耳。正之既死

唐崎常陸自殺正之墓下

人莫知所以死者。或曰。受關吏辱。懟憤死也。嘉膳乃葬正之於久留米治下遍照院。後數月。有自死於其墓下者。其人狀貌魁偉。蓋唐崎常陸介也。唐崎亦慷慨之士。正之初聞其名。未識其面。一日詣聖護院法親王。遇一士人。骨相非常。見正之曰。君非高山殿乎。正之曰。君唐崎殿乎。因執手相泣曰。天下之事何爲至於此極也。卒相與結爲膠漆之交。適聞正之之死。有所相感也。○杉山亮曰。高山正之。天資忠孝人也。其遊歷天下。苟聞有忠臣孝子。雖遐陬僻壤。必往見之。嘗至水戸。聞岩手村有乞丐者。至其家。乃著襤褸服。令之坐上座。執手言曰。洛二百年太平之澤。得與孝行如子者相見。可謂天幸矣。聞江戸有報父讐者。正之自上野馳赴之。爲與孝經一部。感激泣而與論焉。或謂正之曰。子奚不求仕。正之曰。我未嘗不欲仕也。願其所以事者何如耳。設使有忠孝文武。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若常陸源義公及備前芳烈侯者出。則雖爲之執鞭。亦將自甘也。今跡其行事。一出於孝敬之餘。而其志所在。未嘗不本於春秋之大義也。世徒以逸民獨行而目之。豈眞知正之者哉。

創電信器

○合衆國創電氣通信器。

六年

○六年甲寅春三月。立准后欣子内親王爲中宮。家齊使松平定國讃岐守等入朝賀立后。

七年

○七年乙卯春三月。家齊狩小金原。○夏六月。江戸大雷。○秋七月。圓山應擧歿。

圓山應擧歿

年六十三。應擧初名仙嶺。後改應擧。字仲選。稱主水。丹波穴太人。早歳入京師。學畫於石田友汀。嶄然見頭角。其畫不必泥規矩。直以造化爲粉本。別開生面。凡花卉鳥獸。皆寫其真。設色之精。意匠之妙。劃備周密。不遺餘力。遂爲一代宗工。名喧都鄙。最工秘戲圖。蓋暗學西洋畫法。不作墨影。當時人皆爭倣之。平安畫格於是一變。

應擧畫睡猪

嘗欲畫睡猪。未審其狀。有一老婆自矢背里負薪来者。因叩其狀。婆曰。不記也。他日有睡猪。應速報之。君宜来觀。居月餘。婆急来告曰。今且有野猪睡臥竹中。仲選大喜。拉二三門

人往觀。細描其狀。自以謂能寫其神。會有老農夫自鞍馬来。乃出圖示之曰。尚有可議乎否。農夫熟視久之曰。畫則佳矣。獨惜其未真耳。仲選詰之。農夫曰。此死猪耳。非生猪也。至若生猪。雖睡時頸毛怒張。有可怖之狀。此圖雖佳。未見其能然。故曰此死猪耳。非生猪也。應擧感悟。因詳問其狀。更寫之以示農夫。農夫抵掌曰。是真睡猪也。後老婆来語曰。前日睡猪。閲一夜死。仲選曰果然。因語以農夫言。

仲選畫鷹

又有乞鷹畫者。仲選撿摸本。無當意者。遂詣大阪某侯邸。而見飼鷹寫其真。予之。後有鷹師觀之曰。此画餓鷹也。仲選將問其故。鷹師不告而去。乃遣人大阪詳問前日鷹。則新獲而未與食者。其平生用意如此。所著有青山紅葉。後素餘言等。弟子長澤蘆雪。僧月仙等最爲巨擘。○菊池純曰。圓山仲選畫

睡猪叉鵝鶩之事。與東坡題戴嵩鬭牛圖之言並論而批評。庶幾足警醒畫史心膽邪。昔人曰。百聞不如一見。又曰。詢芻蕘。時史貴耳而賤目。故不免老農鷹師之誚。笑者往往而有焉。仲選雲懷如竹。求益不已。蓋非貴耳而賤目之比也。宜乎其名之赫著而日盛也。仲選其知古之道歟。或曰。仲選爲人寫所謂幽靈者。有婢女視之昏倒氣絶。今觀押上眞盛寺所藏地獄變相圖。使人惴惴然。則益知其言不虛也。○冬十月。關白輝良薨。子忠良嗣。○十一月。

八年

以左大臣政熙爲關白。○八年丙辰夏四月。關白政熙辭左大臣。右大臣治孝代之。以前内大臣家孝爲右大臣。○秋九月。右大臣家孝罷。前内大臣嘗季代之。○冬十一月。琉球入貢。○十二月。嘗季罷。内大臣忠良遷右大臣。權大納言實起爲内大臣。

發明種牛痘

實起季晴之子也。○清主弘曆傳位子永琰。○英吉利涅兒發明種牛痘。○菊池純曰。英人涅兒氏發明牛痘。初施之於里民。里民驚怪相訛言曰。爲種牛痘者。其人化爲牛。頭上嶄然生雙角。甚則見種痘者。至於投死不顧。逐涅兒氏。自若不少動。益講究其術。未數十年。人皆稍稍歸嚮之。遂致今日之盛行。涅兒氏有功德斯民。豈可舉道哉。予嘗作其小傳。收收累數百言。庶幾可不負君子濟美之旨也夫。○佛蘭西那勃列翁爲大將軍。

九年

○九年丁巳春三月。以德川家慶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慶家齊之嗣子也。○内大臣實起罷。權大納言齊通爲内大臣。齊通治孝之子。○夏五月。　天皇學琵琶於前右大臣嘗季。○秋八月。築天文臺于三條朱雀。將測景正節。

寛政曆成

故起之於京城正中。○冬十月。　詔天文博士安倍泰榮改曆法。更名曰寛政曆。頒之天下。　詔曰。順天審象。定作新曆。依例頒行。四方遵用。○十一月。清人來貢翻刻七經孟子考文二百卷。

十年

○十年戊午夏五月。内大臣齊通罷。○秋七月。方廣寺火。先是安永中。雷震此堂。破艮隅飛簷。至是修補成。復震艮隅。遂延燒門廊。時人異之。○權大納言實祖爲内大臣。○九月。　上皇

召智積院僧浩然書御障。浩然薩摩人。嘗獲董玄宰眞蹟法華經。有所會得。擅名京師。弟子道本亦以善書著稱。○冬十二月。内大臣實祖罷。以權大納言實種爲内大臣。○那勃列翁與英吉利戰敗績。○是歲。家齊使近藤守重按蝦夷。守重到惠土呂

近藤守重按行蝦夷

府。魯西亞既建其十字柱於是地。守重命木村謙拔十字柱。易以木標。謙執筆大書大日本惠土呂府。魯西亞志圖南。既已如此。守重銳敏傑黠。頗有武幹。其奉命巡行蝦夷。慍賞不酧勞。屢犯刑憲。後文政中。以宿仇族殺三田村民半之助。禁錮於分部光寧邑。光寧使吏監守。守重陽爲温言。飲酒。監吏慰謝其勞。監吏沾醉。守重奪其刀斫之。遂脫去。光寧遣兵追躡捕之。囚諸檻舍。嚴加防護。守重幽囚四歲。竟憤悶而死。守重著書極鴻富。

有外蕃通書。右文故事。邊要分界。安南紀略。阿瑪港紀略等數十種。初守重按行蝦夷。慮夷民不服。竊以謂。昔源九郎義經流寓此地。夷民至今服其威武。乃會夷民。身親被篠章緋甲笠之。宣言曰。我是源義經遠孫也。夷民慴服。莫敢仰見。蓋篠章則義經徽號也。其機敏率如此。○菊池純曰。近藤守重繫獄。係於予幼時之事。物論囂然。未嘗不驚其猖狂傑黠也。守重嘗築一小邱于江戸城之西目黒村。邱腹有洞穴。安武人戎衣握胡床石像。榜曰近藤正齋白日升天像。蓋正齋則守重之別號也。今其邱積圯尚在焉。土人呼曰近藤富士。抑守重傑黠倡狂。雖其事行無可聽。其機敏應事。非庸常之士可測知也。若夫御之以豪傑之士。發縱得其宜。其奏功於國家。寧止於此乎。而賞弗酧勞。屢犯重憲。遂幽囚憤悶而死。我重爲天下俊傑之士。惜有爲之才不須於世者。慨之也。

十一年

○十一年己未春正月。以參議權中納言德川治濟橋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齊別給廩米年五萬苞。○家齊命堀田正敦攝津守等。撰寛永以來宗支冊。合之寛永

系圖傳名曰寬政重修諸家譜至文化中成一千五百卷○詔謚役小角曰神變大菩薩○三月內大臣實種罷以權大納言基前爲內大臣基前經熙之子也○家齊奏割松前章廣志摩守封以箱館以東直隷幕府易以久良喜地武藏遺書院番頭松平忠明勘定奉行石川忠房目付羽太正養等於東蝦夷撫夷民設互市場於箱館令南部津輕二藩戍之○夏五月加賀地震海溢中井積善以其所著逸史獻幕府賜章服二領及白金積善字子慶號竹山誠之之子與弟積德同受學五井純禎積德字處叔號履軒亦博覽善文著通語積善二子曾弘曾縮並有學行曾縮繼懷德書院教官○六月前右大臣經熙薨子基前嗣長崎奉行中川忠英飛驒守就清人費肇陽等尋問清國風俗録爲一書曰清俗紀聞○冬十一月　天皇賀　上皇壽六十

（設互市場於箱館）（逸史及通語成）

十二年　奏舞樂於禁中○十二年庚申春正月前權大納言紀光薨紀光博學嘗著閑窓自語○夏五月家齊遣目付渡邉胤大河內政壽勘定三橋成方等戍惠土呂府○秋八月林信徵柴野邦彦尾藤孝肇等上孝義録五十卷先是老中松平定信奉教徵諸國良民德行狀至是稿成刊而頒布民間○九月幕府徵安藝賴惟完薩摩赤崎貞幹等命講經聖堂二人學宗程朱博學善文惟完弟惟強惟彔並好學惟彔仕藝爲郡宰大顯政績○冬十二月雷震四天王寺堂塔門廊咸燼○享和元年辛酉春正月江戸火○二月改元享和○三月家齊遣戸川安倫大河內政長巡視蝦夷地方○釋顯常歿顯常字大典號竺常近江

（十二年）（孝義録成）（享和元年）（釋大典歿）

人居京師相國寺博覽多通能屬文工於歌詩歿時年八十三○夏六月出羽土冦起侵掠山形秋元知朝治所上山松平信愛高畑織田信淳等地伊達周宗上杉治廣擊平之初上杉治憲鷹山英明仁恕勵精圖治安永中召紀德民爲賓師悉釐革弊政尋建興讓館巡行部內慰問民隱賑救鰥寡弟治廣承後能紹其志百姓悅服封內大治聲聞四鄰至是土冦蠭起請其地頭曰願得倣米澤治是月紀德民歿年七十四德民字世馨尾張平洲邑人因自號曰平洲又號如來山人通稱甚三郎細井氏德民之母數夢三辰入其懷已而有身德民生有黑子在眉間自然成七星象幼好讀書受業秋元維寧學成教授江戸後爲尾藩侍講兼明倫堂督學其講經先講說孝經論語一二章既而錯綜和漢論辨古

（出羽土冦興）（紀德民歿）

今本諸人倫導以溫言是以其言易入俚耳亡論百工諸商巫祝醫卜之徒以至於轎丁馬隷里媼村姑其來聽講者每至萬餘人莫不嗟嘆而感涕也後客寓米澤治教休明民被其澤呼謂大悲生如來德民資性至公無所偏愛特愛董二舊器一曰磁盆秋元淡淵所贈也二曰紙匣自少至老每寘坐右蓋三十年舊物也三曰舞坂笛寶曆中獲諸遠州舞坂叢竹中後自製作笛者因名曰舞坂笛此三物也愛玩什襲不啻照乘晩年知某侯好音樂欲斯笛遂割愛貽之所著有獻芹録平洲小語遊松嶋記嚶鳴舘遺稿等○上杉治憲老臣莅戸九郎兵衛精勤國務老而不倦治憲慮其耗精生疾使紀德民勸其遊息自養德民即至其家曰今日奉公命爭子慎聽之九郎謝曰甚有酒癖公豈禁之耶自今慎不飲矣德民曰否子年老務劇恐生疾病子少自養之是公命也九郎駭曰甚矣公之不思也公以爲今如何時耶國用不足民庶不定某任

（大悲生如來愛董二舊器）

老驥夙夜精勤猶恐其不至乃務自游息將措一國民於何地因泫然流涕德民復命誦之治憲曰九郎老尚如此九郎而疾明日謂當代九郎者亦泫然流涕德民出語人曰米澤君臣相遇如此治績安得不顯耶○秋八月本居宣

（本居宣長歿）長歿年七十三宣長稱中衛又號鈴屋伊勢松坂人初業醫後從賀茂眞淵學國書常歎世儒之擯我邦動推尊支那著馭戎概言以折其妄又嘗著古事記傳欲獻之　朝廷王人以布衣著不可贖　天覽不奏後數十年　仁孝天皇居常讀古事記傳不離　黼座世以爲身後榮後有平田篤胤者尸祝宣長學自詭其墓矢爲弟子　皇風大振好事者畫宣長像以傳播海內○

（天皇讀古事記傳不離坐）

（二年）二年壬戌春二月遣權大納言前秀等于北野修菅原道眞九百年齋家齊奏置蝦夷奉行以羽太正養戶川安倫充之後改爲箱館奉行○夏六月畿內大水淀河決牧方以西河水悉涸

船自河內通至十一月河道復舊○

（三年）三年癸亥春正月修紫宸殿承明門匾額令書博士賀茂保考書之○夏六月諸國麻疹人多病死○秋七月捕日蓮宗僧日道處之斬以其淫嫚不律也日道本上國男倡也爲江戶谷中延命院僧所幸後削髮住持其寺以其有姿貌託言祈禳連姦婦女事覺處斬○冬十二月那勃列翁稱帝布告四方○

（文化元年）文化元年甲子春二月改元文化遣使奉幣七廟○夏五月家齊遣僧莊海等於東蝦夷弘天台臨濟淨土三宗蝦夷有佛法始于此○

（蝦夷佛法之始）

六月出羽莊內地震山崩川溢人畜盡壓死○秋九月魯西亞使啥咱浧吐等至長崎送歸我漂民獻方物乞互市不聽

（魯人送我漂民來）

漂民仙臺梢子也寬政癸丑冬遇颶於岩城洋甲寅夏漂到　嶋曰蘊提戾都始常有氷雪不生草木嶋人穴居食魚衣皮魯人所管也乙卯夏四月乘其課船西南到屋和都蛤港亦魯人所管時候如春爲吏所誘騎馬經曠野六閱月抵伊留歌都蛤地寒而物饒亦魯所管聽司召問其所自有一像寄自曰吾伊勢白子漂人流寓有年生三子因就寓其家後各營生業居八年國王徵之乃乘馹西北行五十日始至王都時享和癸亥五月也王召見漂人問欲還否四人請歸餘皆乞留四人在都四旬王厚待之於是載之使節船送歸四人西航海三十餘日經諳厄利亞荷蘭國南走至南亞米利加又西北折過我東洋泊加摸赭都加其間小嶋二十一其十八屬魯西亞三屬我每嶋相距一二日程歸至長崎自魯西亞國都至此水路凡一萬三千里是爲我邦一周海之始○

（一周海之始）

（二年）二年乙丑春二月家齊遣遠山景晋於長崎與奉行肥田賴常傳命魯使賜米鹽綿各若干給薪水遣歸先是魯人阿陀年至根室及還與一牌曰若重至我邦以是爲信魯人誤謂此許互市也故啥咱浧吐因請不已賴常抗辯不許○夏五月家齊奏增津輕寧親越中守封賞其連年經理蝦夷也○

（三年）三年丙寅春三月江戶大災侯邸市舍延燒凡二十八萬餘戶燔死者千二百餘人家齊設救場於各處爲食販之○秋九月魯西亞兵艦寇蝦夷唐太焚朧高柵執戍卒而去朧高柵松前氏所置也○

（魯人寇唐太）

冬十一月琉球入貢奏樂饗之○十二月藩翰譜續編及系圖備考成○

（四年）四年丁卯春三月徙松前章廣於陸奧梁川松前及西蝦夷直隸幕府蓋以其父道廣駕馭蝦夷亡狀失宜也○夏

四月魯西亞兵艦二隻寇惠土呂府火名蘭穗挪執戍卒進犯舍那寨時戍兵厪數十人力戰却之是夜魯人潛登寨後山發巨熕来襲戍兵衆寡不敵退保蔓米羅山魯人乃焚寨掠器械而去又泊䑸高家齊傳檄東陲諸藩嚴為之備命仙臺伊達周宗秋田佐竹義和守松前初吟咱涅吐来長崎固請互市家齊不聽却之吟咱涅吐以辱使命自殺故其部屬入寇以報之也時昇平日久及事作天下騷然當是時下野人蒲生秀實上書於老中論事其略曰蓋聞一治一亂自古其常然自天地剖判而　神州有天子受天命焉傳祚長久無有窮極雖世有盛衰道有汚隆而皇天祐之以賢宰良將不喪其神器不殘其民命不辱其國體未嘗有禽獸橫虐人類也未嘗有夷蠻戎狄侵寇中土也

蒲生秀實上書論事

奈之何至於今獨可任夫魯西亞豺虎之暴於北邊哉是天下忠義慷慨之士所以切齒扼腕而憤也抑自我東照公之輔王室以靖天下之亂而置征夷府於江戶率諸侯以鎮內地至於今二百年郅隆之治赫赫其盛而至此方有邊寇人心始洶洶矣夫天下臣民無貴無賤生在今日孰不蒙其德澤浴其太平哉苟有人心而顧之乎其宜致身盡忠以報萬一凡有謀略者犯嚴威以獻良策焉有材武者蒙矢石以建忠功焉有財貨者舉家產以資軍需焉夫然後天下之患僅可以攘除矣嗚呼自弘安中蒙古之猖獗西邊五百年之後今復有魯西亞暴於北邊矣夫魯西亞者亦何不鑑蒙古覆沒其水軍十萬於波濤之怒耶我　神州固天命之所全福而宗廟山川百祀起烈風怒波濤而天下忠義慷慨之士奮而作氣一可以敵百十可以敵萬既而有一捷又當使進兵走舟直衝穹廬以斬其王屠其種而無噍類矣不然宗廟山川百神祀有慚焉而天下忠義慷慨之士食不知其飽寢不成其睡死又不安其鬼且夫變之起必先有其徵矣惟豪傑之士早識之數十年前而豫為之備事至不怪衆人則及其變之見形而怖畏狂惑不知所為妖言從而造奸民亦得業以媒孽凶禍此誠可畏也夫今日之變已見其徵於明和庚寅曰其秋七月夜戌刻北方氣如赭須臾彌漫東西中有白氣數十道森森上衝皆頭尾尖銳而其色乍濃乍淡參差隱見不定其長者不及紫垣外丑刻漸皆移進到中央則色亦漸微而消散此蓋兵之象當時北虜始有圖南之志

北方氣如赭此兵之象

矣爾来三十八年而有林子平者慷慨之士也憂北虜之猖獗竊持其所著海國兵談每與人語喑泣十餘年及年既老念空終牖下而上之人莫已知也乃上其書於木以發露之世其志蓋謂寧身坐妖言而死於刑且不恨當殺身以警　朝廷也果罹辜幽死後數年而官家用其言有事於蝦夷又十餘年而有今日之變焉是其變之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官家既已先今日而有事蝦夷則慮其變也而幽死林子平不雪其寃天下忠義之士其謂之何宜祭其墓謝其靈而授之以勳位冀可以徵慰天下忠義之心矣書上不報秀實字君藏一字君平下野宇都宮人也生而英異好讀書幼聞家系出參議氏鄉自改氏蒲生慨然有自立之志常謂人曰吾生也晚進弗能觀大化大寶

官祭子平墓謝其靈

之世退弗遇天慶天正之亂則大織冠淡海二公之相業與秀鄉氏鄉兩將之兵略皆非所企及無已則稽古以徵今居安而思危尊王室以明名分富諸侯以固邦基斯吾志也因著今書一卷其所論皆當世之要務又嘗慨古先帝王之陵皆萬世臣子之所當致敬而往往湮晦不顯是以躬自歷視陵地雖

秀實作山陵志又著不恤緯

在遐陬窮嶋僻遠之地者必往覈其實作山陵志獻之京都及江戸當路者又著不恤緯五篇以議邊防之事獻諸老中有司以其論建非處士所宜議召見詰之秀實不屈引證故事以對神色揚揚辭令激烈有司惡其不遜將處之重法大學頭林

艸野有危言之士國家之福也

信徵素知其爲人謂曰艸野有危言之士國家之福也乃置而弗問秀實業已屢弗得意自晦以酒極飲大醉歌唫笑呼以適

其樂至此杜門謝客日以著撰爲務更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與山陵并爲九志凡前後所著之書其言卓卓皆中肯綮而不得少試以沒時人惜之死時年四十三蒲生秀實

三奇士

與高山正之林子平皆相俱慨王室陵遲憤外夷陸梁建言論時事者世人稱曰三奇士○菊池純曰蒲生君平之墓在江戸谷中臨江院後邸水戸藤田幽谷作之銘辭豐碑深刻極其完美君平有靈亦可以瞑於泉下也先是下總人間中雲帆藏高山正之額髮欲合葬于君平墓

平山潛亦上書請防外寇

有故不果不知其髮今尚存於雲帆之家乎否○平山潛亦上書論時事其略曰夫夷狄者猶禽獸也固非常度可駕御也請驅酒徒博漢及囚虜罪至大辟者當之有功則減罪一等彼喜應其命如摘河州驅使山寇嘯守津宮公經是也冀勿顧望貽禍于他日言雖不行人皆壯之潛字子龍號兵原一曰運籌道人通稱行藏家世仕幕

府幼喪父零丁孤苦以養其母既長游于昌平黌又學眞貫流刀法於山田茂兵衛茂兵衛嘗手脫其佩刀貽之曰吾老矣不復須此大刀也好男子宜佩服之又猶見我也行藏深感其知己終身挾之弗離其躬行藏家甚貧四壁懸磬如野人居然兵籍史乘充棟不啻甲冑器械無一不備尤覃思武技眞貫刀法

弓銃刀搶皆擐甲試之

大嶋搶術關口拳法長沼兵法皆極其奧凡弓銃刀搶皆擐甲試之嘗竊謂冬日水戰若誤沒於水不龜之方不可不講也乃每夜盛水于浴盤沒身其中寒氣徹骨不能自禁乃綿絮裹其罫丸終忍其寒云所著海防問答鈐林扃言孫子折衷其他所論撰亦裒然成卷門人間宮林藏曾刺其孫子折衷半部以問於世○五月魯人侵畧理井尻嶋焚杪船數隻使其所捕唐太

戍卒齎書放歸其書曰敢乞互市若不聽則明年大擧來略蝦夷○六月家齊遣老中堀田正敦大目付中川忠英飛騨守等巡察蝦夷地方○秋七月漕米一萬五千石於箱館以充軍糧○

永代橋斷死者七百餘人

八月江戸永代橋斷墜溺死者七百餘人是日屬深川八幡祠神會蓋其南北數百街之所虔奉其神會不擧已二十餘年至此官始許之市民踊躍爭陳戲舞將以月十五日行之會陰雨不果改卜十九日天氣開霽觀者傾都其居北者自兩國橋西則自新大橋南則自永代橋然以神輿踰永代橋雖西北人尚且由此居多於是乎橋上行人雲屯霧集殷殷如雷乍橋枚中斷顚墜溺水者連袂交臂頭足相接叫號聲震數里其家聞變發人訪求旁午如織澇水取屍積成丘山初橋之且斷也有聲

轟然相踏籍而下墜後者以爲鬪爭不知橋架已斷猶相排擠不止以次淪胥有一上人亦危不免卒拔刀揮霍衆大怖却退以故得免死者亦甚多（○松本原曰大變之不可逆而人無奈之何者平也有三都之火也山之崩也海之嘯也是三者或無幾可察無兆可覩焉壓焉溺焉皆有欲免而不能者豈可不謂天乎今則不然橋斷而人自陷也橋何以斷人之渡者多也渡何以多以膰神之祭也嗟此人何罪而遇此厄豈守橋者之罪耶抑人命有數乎罪之所歸其或不獨守橋者也）○九月京師大風折樹破屋以　皇子寬仁爲親王改名惠仁○冬十月家齊奏置松前奉行以河尻肥後守村垣淡路守二人充之遣鐵砲方井上左太夫巡視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總海岸○十一月函館奉行羽太正養坐指揮失宜褫職○十二月家齊命松平容衆伊達周宗發兵六千餘人戍蝦夷命小管正容村上義雄等監之○是歲柴野邦彥歿邦彥字彥輔號栗

（置松前奉行）（柴野邦彥歿）

山讃岐人受業後藤世鈞博學善文嘗慨宋學衰廢極力起之名動京師天明中幕府徵皆川愿不起更辟邦彥爲侍講大爲所寵用世推爲宋學之中興併尾藤孝肇古賀樸謂之寬政三先生邦彥歿時年七十二子碧海亦以儒聞（○邦彥自撰其墓誌曰柴爲姓邦彥爲名智不用契飛走蒼生道不行妻子業任遺經壽於顏淵冨于原憲歛有冀氏碧華君子國之野雖不得大葬不死於道路其質實不飾率如此）○皆川愿歿愿字伯恭號淇園京師人能文善書寫及繪事名噪于當世○英人創造火輪船○五年戊辰春二月改鑄太政大臣印○夏四月家齊築熕臺於相模三崎命岩本正倫掌事貶箱館奉行戶川安倫坐控御失宜也○秋八月英吉利船一隻泊長崎剽掠民家上書於官廳乞薪糧奉行松平康英圖書頭飛檄於肥筑二藩將燒夷之二國之兵未至而英

（英人創造火輪船）（五年）（改鑄太政大臣印）（英吉利船剽掠邊海）

人既遁去康英憤其失機自殺以謝○冬十一月命肥前國守鍋嶋齊直屛居坐其戍卒不知英船入港侵掠民家也○正容義雄既抵蝦夷不見一寇撤戍而歸○十二月家齊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鎮東西蝦夷進爵益封○六年己巳春正月浙江商船漂泊日向福嶋○三月立親王惠仁爲　皇太子右大臣忠良傅之以小御所爲假東宮○冬十二月　天皇賀　上皇壽七十奏樂於宮中○僧玄瑞歿玄瑞號月仙伊勢山田寂照寺主初學畫於櫻井雪關後法元明古蹟工畫人物畫名大顯雖零縑尺楮必定價然後畫之是以一歲潤筆殆至千金人皆嘲其多慾而月仙不顧也後散其財遂脩理堂塔開拓道塗無賑貸窮民人多賴之名曰月仙金○是歲桂川國瑞歿年五十六國

（六年）（上皇壽筵）（僧月仙歿）（桂川國瑞歿）

瑞字公鑑號月池本姓嶋村氏曾祖日賢受外科方於松浦藩醫嵐山氏嵐山愛日賢之神穎謂之曰傳吾道之流派者汝則其人也遂命姓桂川以桂川上流經嵐山而下也後仕幕府爲侍醫至國瑞其業益盛國瑞容貌肤靡(?)神采煥發其坐稠人中望之軒軒如野鶴在鷄群所著有北槎聞略若干卷先是寬政中魯西亞人護送我漂民幸太夫磯吉二人二人久留寓魯西亞能通其言語又諳其風俗家齊召見二人使人問其顚末二人對曰魯人頗通日本事情又能知桂川先生良醫之名兵適桂川國瑞侍坐有司指國瑞曰此乃汝所謂桂川先生也家齊嘆賞焉○七年庚午春正月小野職博歿職博主殿寮主事佐伯職茂之子號蘭山尤精本草學名顯當世寬政中幕府徵祿

（魯人能知桂川先生）（七年）

八年
呉春歿

之。時年七十。所著有本草啓蒙等書。○冬十一月。德川治紀獻大日本史於京師。先是治紀上表奏曰。自臣祖先光圀撰此書挍讐累世。敢請公大日本史之名。　詔許之。至是先鐫其紀傳二十六卷納之。　御庫。○八年辛未春三月。　皇太子加元服。○朝鮮來聘。家齊遣小笠原忠固、脇坂安董於對馬受之。大目付。目付。及儒員林衡、古賀樸等副之。六月。賜答書及物。遣歸。○夏五月。魯西亞船長伊利古留至理井尻。使八人上陸。詰泊崎攔我戍卒捕而縛之。○秋七月。呉春歿。春字伯望。號月溪。稱嘉右衛門。松村氏。京師人。嘗隱攝津呉服里。因以呉爲氏。初師醉月。後學蕪村。蕪村歿。後就應舉請益。最善山水。至晚別爲一家。人謂之四條風。嘗應妙法院召。與伴蒿溪共往焉。蒿溪作高瀨

天寶日記成
九年
松平定信辭老中自稱樂翁
寬政初政多可觀者

舟歌。呉春依其歌意作畫。意匠絕妙。滿坐稱之。歿時年五十一。弟子岡本豐彥。小田海仙。亦以善畫聞於當世。○幕府右筆尾嶋定奉教輯錄天正至寬永之事實。至是脫稿。名曰天寶日記。○九年壬申夏四月。松平定信辭老中致仕。自稱樂翁。好學能文。善畫及和歌。其爲老中。節用愛民。舉賢使能。舉世倚賴。嘗擢用名儒柴野邦彥、尾藤孝肇、古賀樸、赤崎貞幹、賴惟完等。令天下一學派。文教鬱興。寬政初政。多可觀者。初定信在樞職。命儒員柴野邦彥擇儒人有懿德者。邦彥諮其友立原萬。萬曰。尾藤孝肇非其人乎。邦彥薦擢之。而孝肇不之知也。孝肇來江戶。萬不見。後辭職。孝肇亦告老。其居相鄰。於是萬往訪之。適孝肇在等。竟不見。無幾而歿。世皆服其神交。定信家宰曰吉村又右衛

吉村又右衛門歿其嗣子

門。其嗣子適祗役江戶。又衛罹疾。親戚議招返嗣子看護之。書至。嗣子無程歸謁。又衛氣息奄奄。謂嗣子曰。汝何歸也。吾以天年終。亦何所憾。今主侯以大府幼冲。躬爲輔相。裁決諸政。此內外屬望之秋也。汝爲老臣。宜夙夜勤勞。廢寢食之不暇。然以余故。不終公事。而返。忠孝兩傷。何以立於世乎。汝其速赴江戶。勿復顧念我。否則吾死不瞑也。乃賦國歌與之。嗣子攬涙上塗。未數日而歿。○菊池純曰。白水將樂翁公善政美事。無諸竹帛存諸口碑者。不暇舉縷。而其持論公明。能異公之平生者。獨先輩野田子明贈吉村大夫序。尤以爲可見矣。故今畧記其一斑。以充論贊。云曰。事有爲之主。仕而爲大夫。相其君以爲政於天下。此豈非大丈夫平日之願哉。方今之世能得至乎此者。吾獨於桑名吉村大夫見之也。夫熊澤了介之於備前芳烈公。近時堀平太竹服美作之於肥後靈感公。米澤鷹山公。事有爲之主。仕而爲大夫。而謂之相其君爲政於天下。則未也。蓋如芳烈公以有爲之才。施於有政。闔國戴之如神明。而其治止一國而已。如靈感鷹山二公。亦以有爲之才。型家以率國人。人人迄今稱其美。而其治亦止一國而已。如我桑名羽林老侯則不然。侯之未出。權相弄柄。綱紀頽弛。苞苴公行。士風之衰極矣。幕朝求丕新之治。時選老侯驟加憲職。委以天下之重焉。當是之時。國家之治忽盛衰。侯肩之於一身。渙發號令。剪剔弊蠹。興敗舉墜。寬猛得宜。而後三百列侯。麾下八萬之士。知崇禮節而重名教。士習一新。觀聽改觀。謂中興之英輔。雖以山農野老馬夫牛卒之無知。亦能踊躍詠歌謳呼鼓舞。以不及爲恐。以老侯視諸芳烈靈感鷹山三公。其有爲之才。固不敢妄議軒輊。而其業則斷然可辨也。設使老侯居三公之地。則其業或不過爲三公。而今之業。非三公之所能望者。此特非以其居有爲之地耶。而能使老侯然者。未必不由大夫之暗賛冥輔焉。所謂相其君以爲政於天下者非耶。視諸熊澤諸人。彼豈無愧色哉。○山

山本北山歿

本信有歿。信有號北山。稱喜六。居江戶。受業井上立元。博學善文。所著有事類集成、日本外史若干卷。○夏六月。修賀茂石清水臨時祭。此典廢者數百年。至是　勅家齊修之。家齊乃納其資。自明年行之。○秋八月。伊利古留又至理井尻。使三人上陸請還八甯。不聽。三人惠土呂府戍卒。嘗爲魯人執者二。尾張安

藝商人嘗漂流至魯者至是皆還○九月下總藤代驛女年甫八歲生子母子無恙○

十年

十年癸酉春三月修石清水臨時祭○夏五月伊利古留復來上書曰往年犯惠土呂府唐太皆屬國加撲緒都加無賴少年所爲而非吾王所知也王今既罰之禁其赴貴國使臣等謝之不圖貴國見待如此請察其無他以還賜八俘○六月使松前奉行服部貞勝報伊利古留曰獻嚮所掠器械及入犯謝書則聽其所請伊利古留大喜○秋九月伊利古留詣箱館畢獻謝書還器械乃賜八俘給糧及薪水遣歸

伊利古留獻謝書北邊至是始平

自魯人擾北邊至是八歲始平○冬閏十月　上皇崩壽七十七稱　後櫻町天皇○十二月葬　後櫻町天皇於泉涌寺○

十一年

十一年甲戌春二月左大臣治孝罷○夏四月右大臣忠良轉

左大臣前内大臣實起爲右大臣○諸國大旱○秋七月始雨○九月關白政熙罷左大臣忠良代之右大臣實起罷内大臣基前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愛德爲内大臣愛德常雅之孫也○冬十一月復加茂臨時祭○

十二年

十二年乙亥春正月關白忠良辭左大臣右大臣基前遷左大臣前内大臣實祖爲右大臣○二月實祖辭右大臣愛德罷内大臣權大納言政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齊信爲内大臣政通政熙之子齊信齊通之子也○夏四月遣前大納言有庸等於日光修東照宮二百年齋○

修東照宮二百年齋

秋八月禁錮小倉城主小笠原忠固於其邸初忠固家宰小笠原出雲狼抗專政群臣憤恚皆出奔他國忠固不能制家齊以東照宮忌齋特減忠固罪錮之其家○幕府士仙石政和利類聚國史六十一卷行之此書菅公所撰原二百卷後屬紛亂僅存其一半云○冬十一月罪宗義質屏居思愆坐朝鮮上書疑於改竄也○孛將武略設爾擊破那勃列翁英人放之於意勒納

十三年

○十三年丙子春三月以家齊爲右大臣家齊世子權大納言家慶兼右近衛大將○秋九月家齊奉　勅修仙洞宮至十二月成○冬十二月家齊罷井上正甫河内守失行罷奏者禁錮之○是歲能勢郡攝津出野村農民下辻某家葺理屋宇得其祖左少辨經房書於棟上盛以竹筒委在塵煤中邑長能勢氏呈諸於松平定信定信使人鑒之曰六百年前古物也乃自署其外函俾能勢氏藏之又令下辻氏准士班先是野間莊出野村有一小祠曰八幡宮土人相傳昔壇浦之役左少辨藤原經房等

農民葺屋得六百年前古書

奉　安德天皇潛脫敵圍自山陽入山陰揚言曰菅家支族赴於筑紫而東歸也遂駐蹕此地將入京師聞　後鳥羽天皇即位不果明年　安德帝病崩經房乃立廟奉祀憚京師權曰八幡宮此邑每歲五月十七日夜祠前列炬以插秧後年襲用以爲祭事土人所傳與經房所記盡相符焉書尾又附經房家系訖天正中而止○

十四年

十四年丁丑春二月賜　勅額於家齊揭之有德惇信浚明孝恭四廟○三月京師雨雹殺麥苗○天皇在位三十七年改元者四曰天明八年寬政十二年享和三年文化十四年讓位　皇太子　天皇資性聰明好學尤精典故每勗諸　皇子讀書講學其在位舉祭典修廢官正宮殿興學館文物典章粲然可觀嘗謂左右曰朕若讓位爲　法王不肯削髮也安神

國人撰倣外番風俗之爲乎　皇太子立是爲仁孝天皇
仁孝天皇 諱惠仁。光格天皇第四子。母贈准后三位局。諱靖
子。號東京極院。權大納言藤原經逸女。文化六年立爲皇太
子。年十八即位。尊光格天皇曰太上天皇。關白忠良。左大
臣基前。右大臣政通。內大臣齊信。並如故。○夏五月不雨至七
月。○秋八月。遣使奉幣大廟。告嗣位。○九月。行即位禮。○冬
文政元年
十二月。納准三宮藤原政熙女繫子爲女御。○文政元年戊寅
夏四月。家齊鑄八銖金。欵曰二分。○是月。改元曰文政。○冬十
司馬江漢歿
月。江漢司馬峻歿。峻傳和蘭蝋畫及銅板於本邦者。○十一月。
村瀨之熙歿。之熙字君績。號栲亭。京師人。博覽該通。善屬文。初
賴襄之入京師。首訪之熙。他日之熙謂人曰。久太多才。吾酷愛

之。請爲我傳言。類吾多識。襄聞而不爲不遜。推服其文章工妙。
二年
以爲非淇園所及。○二年己卯夏五月。家齊改鑄元字金及四
銖金。欵以艸文。○秋大有年。穀價益低。下斗米僅三十錢。家齊
三年
憫府下士臣祿薄衣食或不給。每祿四十斛加金五圓。○三年
芥川驛村民堀地得石棺
庚辰春三月。尊嫡母中宮曰皇太后。是月。芥川驛北真上村
民堀地得石棺。內藏石川年足銅牌。其文曰儀形百代冠蓋千
年。夜臺荒寂松柏含烟。○夏四月。從一位左大臣基前薨。子忠
熙嗣。○六月。右大臣政通爲左大臣。前內大臣愛德爲右大臣
○秋七月。家齊改鑄文字銀。欵以草文。○冬十月。愛德罷。右大
臣以內大臣齊信代之。權大納言公修爲內大臣。公修實起之
四年
子也。○十二月。以女御繫子爲准后。○四年辛巳夏四月內

大臣藤原公修罷。權大納言藤原尚忠爲內大臣。○秋七月荷
蘭貢駱駝二頭。○冬十二月。家齊奏免松前章廣字志摩罪再爲
松前城主。鎮東西蝦夷。○清主綿寧即位。改元道光。○那勃列
五年
翁死於意勒納嶋中。○五年壬午春二月。以右大臣家齊爲左
大臣。叙從一位。世子權大納言家慶爲內大臣。叙正二位。家齊
夫人嶋津氏叙從二位。家慶夫人鷹司氏叙從三位。遣前大納
言資愛等就江戶拜焉。蓋家光以後莫復拜之。以其在職最久
世子任大臣以此爲始
褒賞進之也。而鎌倉氏以来。世子任大臣。以此爲始。世皆以爲
榮遷。○夏四月。准后繫子薨。葬于泉涌寺。追稱新皇嘉門院。○
五月。家齊奏請　上皇遊幸修學院　天皇嘉納之。此院自
靈元天皇登遐以降。頹廢殆百餘年。至是修之。○六月。清人徐

清人徐稼圃畫墨梅
稼圃至長崎。求我邦諸儒所著。村瀨之熙藝苑日鈔。太田元貞
九經談等書。稼圃善畫墨梅。後嘉永中。有墨水道人者。亦倣
稼圃筆意。善畫梅。道人本係下館常陸藩士。後有故辭官。去寓大
阪。爲人寡欲。尤有膂力。戲奮空拳打鐵甃。甃皆盡凹。又踞搨一
牖搨脚盡挫折。及米使兵艦來浦賀。自鑄百餘斤鐵掊曰。吾若
山陵志刻成
得被宥罪戾。願以此扞衛主公。○秋八月。山陵志刻成。初蒲生
秀實慨朝典墜地。徧跋涉諸國。以著此書。至是梓行。○德川
齊昭慨歷代皇陵荒廢。圖其修覆。欲先修畝傍山陵。漸次及他
陵。因山陵志辨其方位。又使其臣桑原信敬辨其誤謬。信敬乃
請家齊興修陵之役。家齊不聽。○是月。捕盛岡城主南部利用
故臣相馬將真。梟之斬。其門人關良助。初津輕爲信以南部氏

相馬大作狙擊津輕氏事不成而伏誅

臣屬蠶食隣境遂列爲諸侯爲信者弘前城主津輕寧親遠祖也是歳寧親任侍從時利用襲封未久班在其下利用羞之遂病歿將眞號大作自稱曰平將門後裔爲人慷慨學兵于平山潛嘗竊罵曰咄弘前奴輩敢恃寵利輕侮我君吾將一擊以雪主家累世宿憤乃謀良助發江戶要寧親東行狙擊之於下野白澤寧親先知其有變迂路赴江戶訴之幕府至是將眞被捕其臨刑獄吏讀爰書書中有津輕氏本南部家臣云云語將眞欣躍曰唯此一語似國家宥吠堯之罪梟磔固所甘心遂從容就死〇菊池純曰以子房之智不忍忿忿之心狙擊秦一世於博浪以僥倖於不死此蘇子所以爲深惜也以子房之屈剛銳之氣奉履於圯上能忍不易忍之憤此圯上老人所以爲可教也相馬將眞無子房之智學博浪之一擊無子房之勇不能奉圯橋之履欲雪君仇於一擊雪宿怨於隻手其大事不集何足怪哉世之剛强少壯之士無子房之勇智不能學子房之忍者寧奉履於圯橋毋提鐵鎚於博浪

六年

〇六年癸未春三月前左大臣忠良辭關白以左大臣政通代之〇家齊從松平定永越中守于桑名松平忠堯下總守于忍阿部正權鐵丸于白川〇夏四月西城書院番

松平外記以私怨斫殺同僚

松平外記以私怨斫殺同僚本多伊織等三人自殺番頭酒井忠發等連坐皆褫職先是外記始任職同僚相會萬方辱之外記憤懣遂有此變是日從弟某適上城及聞變起走詣外記家報之其父賴母賴母從容問曰賤息何如某曰旣已自刄矣賴母曰善矣不復問他事蓋此擧外記與其父相計議所致云〇冬十一月東本願寺災此日屬新嘗會及昏有老翁來索火吏詰呵之翁笑曰諸國門徒亦將騷擾公等豈知之耶言訖去少焉火起闔第盡燼不復留一字〇十二月彗星見東方光芒數

七年

丈踰年猶見〇七年甲申春正月關白政通辭左大臣右大臣齊信爲左大臣内大臣尚忠轉右大臣權大納言經久爲内大臣經久家孝之子也〇是春諸國麻疹〇夏五月内大臣經久罷權大納言通明爲内大臣〇六月通明罷以權大納言經豐代之尋經豐罷權大納言忠熙爲内大臣〇秋七月家齊奏鑄一朱金文曰一朱上彫桐章至天保四年廢之〇八月英吉利

英吉利船抄掠寶嶋

船再抵相之浦賀常之大津遂上薩之寶嶋抄掠民家監吏吉村某發兵討之斃一人餘衆盡遁去〇九月幕吏片山辰世著政刑總類足立左内著魯西亞學筌飜譯〇上皇幸東山修學

上皇幸修學寺

寺觀紅樹令侍臣賦詩歌極歡而還〇八年乙酉春三月上

八年

皇觀花於修學寺春秋二幸後以爲例〇夏四月家齊奏增林

忠英肥後守秩列大名補少[illegible]〇秋七月以前大納言德川治濟准大臣治濟大將軍家齊父也初家齊欲移治濟于西城尊稱大御所諮諸定信定信不可一日家齊特召定信强欲下命定信固執前議家齊大怒拔刀欲手斬之會側衆平岡賴長在側陽爲不知其意者曰越中守拜賜刀之辱家齊不得已抛刀而入於是定信拜刀而退及後青山忠裕爲老中家齊又諮之忠裕對曰殿下願用曩年定信公議宗社之慶莫大焉家齊意塞其議遂寢〇八月從三位藤原祺子爲女御祺子政熙之女〇

太田元貞歿

冬十月　上皇幸修學院〇太田元貞歿年六十元貞字公幹加賀人才學夙成人皆稱爲神童初從皆川愿學後遊於山本信有之門後折衷古今諸儒說主張一家學所著有九經談學庸

布告攘夷之令

原解等諸書○是歲家齊布告攘夷之令禁漁民竊與外人貿

九年

易於洋中○九年丙戌春正月清人至遠江送我漂民五名漂民南部梢子也○夏五月江戶盜賊橫行殺掠路人家齊命捕之○六月東國旱○冬十二月以松平康任周防守爲老中以水

國史略成

野忠邦爲所司代○是歲岩垣松苗修國史略成○十年丁亥

十年　家齊爲太政大臣

春二月以大將軍家齊爲太政大臣內大臣家慶叙從一位源氏足利以來在軍職無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耳

石津發曰論雖較似酷探本究原之見不得不然也

菊池純曰德川氏之富盛至文恭公而極矣德川氏之衰萌亦至於文恭公而兆矣何則盛之極則衰之漸滿之至則損之兆日中則傾月盈則虧如四時之流行如寒暑之往來天之所施設豈非昭然易見耶德川氏之世至文恭公位極人臣富有天下父子並列台鼎是禺中之日耳盈滿之月耳中者則弗得不傾焉盈者則弗得不虧焉自是厥後水旱疾疫無歲無之天災地妖無國無之於是乎有天保之飢矣人心洶洶民弗聊生姦吏專權於上而豪商營私於下市有讖孚而不知發野有盜賊而不能制於是乎有大鹽之變

國史略三編卷之二　○四十一　五車樓梓

又曰章法森嚴酷肖外史氏略叙王室將家之系統一段

又曰層層迴折有波瀾奔騰之勢

矣鯢鯨伏誅而群盜屏息海內無事久不知兵革上下恬熙苟偷一時不虞綢繆乎未雨不察雨雪於維霰於是乎有浦賀墨使之警矣朝議野謀士民異論朝開夕鎖公武殊旨不歸于和則歸于戰不歸于戰則歸于和詩所謂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者非邪於是乎有寬錮之獄矣權姦操弄國柄而驕虜跋扈於外而幕議因循如養驕子坐云則坐起云則起食云則食窺其嚬笑以至爲憂喜天下忠臣義憤之士竝起而交鬪於是乎有櫻田之變矣於是乎有生麥之事矣於是乎有大和五條之戰矣於是乎有征長之役矣遂則致戊辰鳥羽伏水之釁端以至於一敗不振德川氏之業至於是熄矣故曰德川氏之盛至於文恭公而極矣德川氏之衰亦至於文恭公而兆矣嗚呼豈一朝一夕之故乎哉○秋八月備後菅晉帥殁晉帥號茶山以善詩聞焉嘗來游江戶松平定信召見愛敬之手折梅花一枝副以國歌賜之迨聞其疾篤遙寄藥存問之至是而殁著有黃葉夕陽村舍詩鈔若干卷○十一年戊子春

十一年

二月以太政大臣家齊嫡孫家祥爲權大納言叙正二位○秋

西海大水

七月大風水天龍川溢與小天龍合成湖○八月西海大風雨水漂沒廬舍死者千餘人彥山祠扉掀飜墜筑後松嶋山○冬十一月越後地大震地裂廬倒壓死者數百人○以水野忠邦

高橋作左下獄

爲西城老中○是歲捕高橋作左下河邊林右下於獄其以日本地圖及刀劍與蘭人西以保呂達也○十二年己丑春正月

十二年

家齊奏鑄一朱銀背彫法馬文曰以十六換一兩○三月江戶

江戶大火

大火藩邸市屋延燒凡十一萬九千戶焚死者千九百餘人家齊設場于筋違幸橋神田兩國等各處作食與罹災者○夏五

松平定信卒

月故少將越中守松平定信卒年七十二先是有善相者就人之墨跡預判斷其貴賤禍福其言歷歷莫不命中矣定信試書數字竊使侍臣傳示且射吉凶相者睇視曰此貴人之墨跡耳雖則

乞丐風骨

貴顯不可言中具乞丐風骨此太可怪也吾閱墨跡多矣未見

國史略三編卷之二　○四十二　五車樓梓

有如斯之異也侍者復命定信怪之而不復經懷既而今春江戶大火定信三邸皆延燒罹災於是寄寓宗家箕田邸未幾而卒至是人皆服相者之言不虛也初大將軍家齊聞定信疾篤遣中使屢候問及訃至家齊嗟悼彌月天下仰慕其風采者莫不悼惜焉定信尤善倭歌多佳句名章嘗詠夕顏歌措詞巧麗

黃昏少將

命意超凡膾炙人口縉紳稱之曰黃昏少將又自著花月草紙親書上梓當時神祠佛龕以至王侯亭館其所揭匾額率係于定信之筆跡定信致仕之後放思於丘壑不以塵事經於懷嘗有一學士與定信親善一日候其起居定信平素接客咄嗟欣迎頗有吐握之風此日久而不出既而款接學士怪問曰公平生客至輒接焉而今日則不然意者有事故而然耶定信從容

德川齊修卒弟齊昭嗣

答之曰。今者時方春首節屬探梅。故灼艾以頤養其性命焉耳。其韻致率如此。○冬十月。德川齊修卒。水戸中納言弟齊昭嗣。敬三郎初齊修有庶弟四人。皆出爲支封某氏所子養。獨齊昭留在藩邸。當是時。大將軍家齊子姓極衆。是以自尾紀二藩以至於國主城主。苟無嫡子者。皆迎合希旨。以養其子姓。及齊修疾病。有飛語曰。萬一公病有不可諱。則將請幕府庶子以爲嗣。一國愕然。皆相議曰。東照公之所以建三藩。將以輔翼幕府保宗社之安也。我而無嗣則已。今面有敬三郎君在焉。而有司若奉幕府庶子。則將措敬君於何地耶。於是日夜翹足以俟江邸之報。根本敬義在江戸邸。寄書於杉山忠亮千太郎藤田彪虎之助等曰。邸中用事者日夜出入於老中水野氏出羽守之第。事情不測。倘使

藤田彪等南上赴急

山野邊義觀兵庫在江戸邸。則足以破有司之姦謀。辭甚激切。彪曰。此國家大事。志士授命報國之秋。直詣義觀。竊示敬義書。且謂曰。事急矣。子盍南上。謀事。義觀頷焉。彪乃歸家。筮南上赴急不吉。投策曰。見吉而行。不吉而止者。此尋常小事耳。至於大事。則固不可以吉凶變其節。今既決死。則不吉既兆。又復何筮。乃決策與同志之士。山野邊義觀。會澤伯民恒藏等。乘夜而出。時既五更。以三日之夕。抵江戸。詣小石川邸。候齊修病狀。夜既參半。無由就逆旅。乃投劍客齋藤彌九郎於飯田街。彌九郎與彪等有舊。款接延之其擊劍場。供以鹽豉粥。衆皆鼓腹就寢。四日黎明。俱入小石川邸。叩目付今村某之門。達所以不請而南上之狀。會於敬義之舍。又訪立原任甚太郎頗得聞事情曲折。任大聲

光明正大之論

罵有司用事者。家人遽止之。任曰。光明正大之論。唯懼聽者之少耳。舉坐釋然。是日。水戸同志之士。不期而南上者。絡繹相踵。而齊修以是夜卒。群臣相與號慟。歛耳待命。六日。國老中山某。詣幕府老中。請立齊昭爲嗣之事。至八日。幕府有令。允立齊昭。於是人心初安。其在逆旅者。稍稍北歸。事乃定。菊池純曰。盛哉水藩多士。濟濟能護其邦家。一至於此也。哀公即世。繼嗣未定。有司迎合希旨。幕府欲奉其庶子。當是時。哀公之血胤不絶如線。岌岌乎亦已危矣。而藤田斌卿等。忠慨義憤。陳力就列。奮身弗顧。挽回既倒之狂瀾。雖以幕府之積威。弗得奪而逆之。使衆庶再開雲霧而仰天日。皆斌卿諸人忠慨義憤之所致。要之皆哀公以奕世所培養。予嘗遊于水戸。跡西山之考槃。弔桃源之遺蹤。馬夫牛卒。愚無智之氓。咸能知尊王室攘夷狄重節義而羞恥。編戸尚且如斯。而况於濟濟多士邪。唯其忠慨義憤之屈而無所伸。聚而弗能散。抑怒欝勃。抑而不過。發而爲櫻田變。又發而爲筑波之屯集。遂至於兩黨分爭。正邪相軋。豈可勝慨乎哉。不知者訕以爲過激爲麤暴。殊不知其所謂過激麤暴者。皆忠慨義憤之氣所胚胎。豈可與庸常過激麤暴之徒同日

磔天主教賊巫[illegible]

而論之乎哉。○十一月。磔天主教賊巫貢及五賊于大阪。貢不知何人子。或曰。佐賀藩士某女。爲人都雅婉慧。頗有姿色。嘗通于同藩士人之子某。綢繆卒歲。約以偕老。已而某祗役于長崎。經年不歸。貢亦數奇淪落。不能自活。鬻身于丸山妓院。而某不知其然。曾上于酒樓。招妓而佐酒。妓至焉。即貢也。相見色然。喜悲交集。迭語其所自。誓其靡他。未幾。其瓜代歸鄉。臨別告之曰。近日當贖而迎之耳。貢悅而遲之。音問耗絶。再彌寒暑。會鄉人至于妓院。問其消息。鄉人曰。君何見相思之甚耶。情人某近邀新人。琴瑟和諧。何有於音問耶。貢聞之悲駭。遂發狂。出妓院乞食於

卜人水野軍記以奇術治狂人

路人。逍遙于丸山之市。卜人水野軍記。遇之於途。軍記嘗受匪教於蠻人。頗極其閫奧。憫貢年少而發狂。以奇術治之。疾立瘳。

矣。貢感其恩。誣請爲弟子。日夜學習其術。有所領解。後軍記老病將死也。戒之曰。我死之後。固秘此法。毋令他人知。貢初守其教戒。已而來于京師。寓於八坂。以符水咒患者。盲者明。而瘻者立。極有奇驗。遠近喧傳。來乞符水者。輿馬常塡其門。號曰佛母。愚民翕然從之。大阪町奉行高井實德（山城守）使其部下與力大

本行素作後素

鹽行素（平八郎）竊按之。不得其要領。行素變服。爲其家奴。取其秘書檢之。果奉天主教者。乃捕而磔之。其弟徒連坐而誅斬者數十人。從是行素威名。震慴于鄰鄙。群盜屛息。無敢犯法者。實德益器重之。加賜其祿秩。擢進班於與力之上。

天保元年

○天保元年庚寅春閏三月。伊勢災。延燒子祠八十餘宇。詔停朝者五日。

京師地震

○秋七月。京師地大震。城郭宮墻盡壞。壓死者數十人。（○菊池純曰。予嘗讀山陽遺稿。中載記震災之詩。委曲詳悉。能記其實。今錄以補正文所不及云。詩曰。鄰使得京報。變故昔未有。今月初二日。地震申至丑。變聞七晝夜。連撼地欲剖。纔天沸帝哭。十室壞八九。提家席通衢。室互驚左右。吾家無隻字。東望十搔首。遙想鴨厓屋。稗子依弱婦。相牽避沙中。又怕無居守。石岸應盡頹。唯餘露根柳。灘深沙渚遠。不知能逃走。大兒能攜揭。小兒付婢負。覆巢得全卵。拮据搘其母。瓦倒一家憂。向汝覓頹廩。爲書付急遞。待報旬餘久。存沒未可知。茫茫曷向扣。誦此可以觀其慘狀。餘不悉錄。）

天皇下詔責己

○冬十二月。改元天保。天皇下詔責己。其略曰。感禎祥而建號。前史之所記。因變異而改元。後王之所則。朕雖盡夕惕乾乾之心。致雞鳴孳孳之思。政令不節乎。教化不行乎。何圖宗廟告人。火延及京師。有地震災禍。宮闈懷危懼。天下加驚愕。朕之不逮。何能答之。先擇嘉號。急發恩令。其改文政十三年。爲天保元年。大赦天下。○是歲。畿內西國之民。詣大廟。自三月至五月。沿道民競施輿馬食物。時人呼曰御蔭參。

二年

○二年辛卯春二月。家齊浚淀川。命大阪町奉行新見正路（伊賀守）督役。市民爭助

築天保山

役。搬運土石。積爲一阜。名曰天保山。正路好學講武。輿人稱曰能吏。初正路文化中。爲西城小姓。嘗講打毬戲於雉子橋馬埒。誤爲同僚所傷甚。艱行步。不朝者數月。及創瘳。家齊特召正路。曰。武士講武技。以角其勝負。固其宜也。假令毀傷其身體。不可爲不孝。聞汝曩者兼少壯血氣。鬪技於悍馬奮躍之間。是所以誤被重創也。被創殞軀。汝雖欲盡忠於我。豈可得乎。汝自今已後。宜應養勇武於深沈。寓鋒鋩於溫厚。以全忠功於遠大也。正路感泣不能答。後累遷爲側用取次。

定民間諡葬及墓碑之制

○夏四月。家齊奏定民間諡葬及墓碑之制。禁名焉以院或居士。○本多正收（近江守）有罪。家齊命錮之。其家斬其臣伊藤某。初正收爲長崎奉行也。伊藤

等竊買妓爲妾。携歸江戶。至是發覺罪及正收。○五月。皇子統仁生。○冬十月。水戶史臣青山延于（量介）著皇朝史略成。

三年

○三年壬辰春二月。家齊設六十壽筵。天皇賜御製和歌。上皇亦賜和歌屛風慶之。勅公卿各賦和歌賀之。

賴襄歿

○秋九月。賴襄歿。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號山陽外史。安藝竹原人。賴惟完之子。其入京寓于木屋街。以其近望東山。又號三十六峰外史。爲人高顴蹙眉。眼采烱烱。望之有威。性峻峭。以氣節自持。未嘗屈己隨人。其去國誓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文政六年癸未。買家三本木。稱水西莊。庭中雜植梅花竹樹。又置一小草堂。臨鴨水。對東山。稱山紫水明處。是歲六月。患咯血。時方著日本政記。乃日夜勉強搆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

及秋疾益劇以是月二十三日歿于家時年五十三葬于東山長樂寺其住京師娶小石氏生二子曰復（復二郎）曰醇（三八郎）三水生平所著日本外史日本政記通議及日本樂府等無慮數十卷外史之成凡經二十年脫藁猶秘之家白川城主松平定信（樂翁）聞之卑禮厚幣以請之自是外史之書大行于世初襄在京師聲名重於一時四方文士游京者爭來求見皆一切謝絕平素讀書攻文常語人曰謂我才子未悉我者也謂我能刻苦者眞知我也識者以爲知言

謂我才子者未悉我者也

○菊池純曰才者非不磨而可發也學者非不勤而可成也不磨不勤而欲才之與學成就而發達是猶不織求衣不稼欲食寧有此理乎哉世之稱山陽氏者萬口一辭皆以才學文章殊不知成就其才學文章者由磨之與勤而欲知山陽氏才之與學何其不知己之甚哉今夫照乘之璧大阿之劍則天下之名器也苟負其名器不施以彫琢則與瓦石鈍刀又何擇哉故爲山陽氏者有道焉才者則我欲其必磨礪而發達也學者則我欲其必勤苦而成就也磨而勤之則山陽氏或可企望也吾嘗優遊于水西之荒堂又徘徊於梅花竹樹之園想見其當時勤苦刻勵之狀俯仰感愴不能自禁益知才之不可不磨而學之不可不勤也而今山陽氏逝矣不可復見也安得起英靈于九原論其心也哉

國史略三編卷之二　○四十七　五車樓梓

○冬十月家齊奏鑄二銖金元祿中始鑄之尋廢焉至是復之○十一月琉球来聘家齊奏樂饗之○是歲諸國竹實民取而食之

四年

○四年癸巳夏六月奥羽康寒禾稼悉凋落○冬十一月

建感應寺

家齊建感應寺於雜司谷（江戸）先是家齊庶子失明聞日蓮宗僧其善祈禳命禱之有驗爲營此寺觀以寵禮之尋有故毀之又流其寺主○是冬年大飢奥羽最甚

五年

○五年甲午春三月水野忠邦爲老中○冬十二月朝鮮飢家齊貸一萬金于宗義質以賑之

德川齊昭論蝦夷開拓

○德川齊昭謂老中大久保忠穀（加賀守）曰昔者大猷公戒長崎奉行曰內地戰爭則彼此勝敗要皆一家之不幸耳不足深慮也獨至於土地人民爲夷狄所掠奪則日本之辱孰大焉雖寸壤尺土不可不殊死而守之也夫蝦夷千嶋本屬我神州之地其加摸沙徒加者既出於蝦夷方言則其地亦知非源豫州所經略（俗世傳源義經實不死於奥州竊逃於蝦夷今蝦夷之俗極愚而曰義經則尊崇不啻世之所傳亦不偶然）也而今魯西亞傲然據其地千嶋之多我僅有久奈志利惠土呂府二嶋其所失之地何唯寸壤尺土豈不千古之遺憾哉然而議者皆曰蝦夷之地瘠鹵不毛氣候極寒沍陰霧四塞其可居者僅有沿海諸港耳而居民愚暗不知禮節得其地不能生穀得其人不能施教此迂闊之論耳誠使偉略雄算如神禹其人者隨山伐木浚水窮源直據有其中央大移內地之民瘠鹵可糞也不毛可拓也陰霧可鎖也氣候可變也愚者日智而弱者

瘠鹵可糞不毛可拓

國史略三編卷之二　○四十八　五車樓梓

月強不出十數年而宛然爲一大強國也必矣雖然自非暴露寒暑凌轢風雨辛楚艱難百折而弗屈者則大業不易致也

石津發曰其言至今日乃驗矣

忠穀驚嘆深服齊昭用心邊要乃答之曰往年幕府以松前氏微弱北門鎖鑰非其任徙之於梁川新置奉行于松前以從事於鎮撫開拓既而又還之於松前氏今而欲嚴其鎖鑰則有脩故事而如往時耳雖然奉行重任長崎尚且苦無人而今又更置于松前我恐遴選或不精而委任非其人齊昭詰之曰此設事以相推諉也昔者我東北針路未通故外患常在長崎今蝦夷直與魯西亞接疆場則今日之患在松前而不在長崎也忠穀未有還對亡幾病卒至是家齊復置松前奉行

復置松前奉行

六年

○六年乙未春三月盗入蓮池官庫竊幕府貨幣二百五十兩○夏四月美濃

濃民蠭起

民蠭起、襲笠松代官野田斧吉於萬壽新田代助宅。斧吉走駒野。初代助賂斧吉、脩理笠松大閘、以營其私利。既而閘水潰決、漂沒其近村。斧吉巡撿被水諸村、抵新田、次舍于代助家。里氓憤怨、遂及之。家齊乃遣吏捕亂民、礫首謀者、召斧吉罰之。斧吉途而自殺。○六月、以　皇子統仁爲　儲君。○秋九月、以　儲君統仁爲親王。○家齊奏鑄楕形大錢、欵曰天保通寳、背文曰當百。○京師黄雲滿空者連日、人面映帶悉爲黄銅色、人皆異之。○冬十二月、削出石城主仙石久利道助之封、誅其宰仙石左京等。初左京慧黠、爲久利父久道所寵用。及久利襲封、專擅用事、遂欲殺久利、以己子小太郎代之、與宰野甚助・岩田靜馬謀鴆殺久道。同僚河野瀬郎・監神谷轉謀而知之。左京懼焉、欲殺而滅口、讒瀬於久利、斬之。又託事召轉、轉脱籍晦跡、變形爲普化僧、改名友鵞。左京使人捕之、不獲。乃遣刺客刺久利於江戶邸、不中。遂請町奉行執友鵞。友鵞就縛、詣寺社奉行脇坂安董愬寃。安董乃檻致左京等、與友鵞對勘。安董聽訟廉平、嚴加糾察。左京等首服、遂伏誅、梟首于出石。斬其黨甚助・靜馬、放小太郎于海嶋、礫醫員已白。蓋以闢鴆弑之事也。○菊池純曰、自古亂臣賊子弑君害父者、指弗勝屈、筆弗勝書、隨誅隨出、何不其少懲創、而重軀命之甚哉。抑人之所愛重者、莫大於軀命也。而今捐其所重者、不少顧惜、乃鋌冒鑊、見死如歸者何邪。蓋以有可欲者也。何哉。曰、富貴是也。富貴所在、則禍殃所歸、豈可不戒而懼哉。夫左京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以至此極。不唯墓門之鴞、詩人比興、其旨深哉。

左京伏誅

七年

○七年丙申春三月、松平康任坐免老中、蓋以左京姻戚也。至是家齊徙之于棚倉、井上正春于舘林、松平齊厚于濱田。○夏六月、大雨、水寒如冬。人皆

鑄楕形大錢

削仙石久利封

大岡薦平歿

服紫衣。○大岡薦平歿、年三十八。薦平名寛、字子栗、號栗齋、近江人。以其鄉隣竹生嶋、又號笙洲。爲人慷慨、尚氣節、臨事善斷、常以豪傑自許。所交皆當世知名士也。弱冠來江戶、學于國庠、讀書不甚精究、好談近古英雄與天下奇山水、尤喜遠遊。其在學十年、無歲不出遊、獨行千里、橐中唯有手抄書數卷耳。而足跡所逮、西抵薩隅、東北極靺鞨之界、自名山巨川通邑大都、以至荒阪遐僻無人不毛之地、無不悉跋涉。而意之所向、雖峻坂絶谷危嶮之境、視猶坦途平地、搜奇抉秘而後止。嘗値炎威灼人、遽然起曰、吾將避暑於嶽頂、直踏屐而去。其從長崎遊於前洋中、遇大風浪、舟殆覆沒、自若也。人或危之、乃笑曰、男兒生不能爲猿面郎、死爲山靈河伯耳。其豪宕類如此。至是欲赴佐渡、海上遇颶、舟覆溺死。先是語同寮曰、六十餘州、足跡獨不逮隱岐佐渡二嶋、今將舉其全數也。聞者相語曰、盈者虧之端、子栗其有禍乎。既而果然。或曰、嶋人得遺屍於水底、知爲薦平、埋葬爲立碑焉。○鹽谷誠曰、薦平不喜文辭、故不多作、作必驚人。其詠豊太閤詩曰、威絕已收天下才、徐俾猿臂取台灣、奈何一滴鍾情淚、漂沒三韓八道來。此可以想見其才矣。○是歲諸國大飢、東國最甚。奥羽兩野之流民赴江戶者陸續不絶、米穀翔貴、餓莩益多。○八年丁酉春二月、大阪町奉行屬吏大塩行素及其嗣子格之助、與同僚瀬田・小泉・渡邊・近藤等數十人、誑誘攝河里民數百人、以圖不軌、縱火坊市、焚掠豪賈。奉行跡部良弼率部下擊而却之。初文政中、行素爲吏、斷妖巫賊吏之獄、鉤鉅嚴密、遠近不寒而栗、聲名大顯。既而致仕、讀書聚徒教授、意蓋在抜擢也。然官終不録

生不能爲猿面郎死爲山靈河伯耳

諸國大飢

八年

大塩行素圖不軌

行素藏書販窮民

行素憤懣不能自遣。詬罵有司。誹訕時事。當是時。海內飢荒。年穀不熟。市民大窮。行素乃鬻其藏書。販救窮民。及其舉事。亦托周卹以招聚里民。繕甲兵。峙糗糧。書旗曰救民。又作檄文數百通。盛以黃囊。所在散落。煽動民心。行素無子。嘗養西田氏子格之助爲嗣。爲之娶河內土豪某之女爲婦。婦頗有姿色。乃自取之爲妾。舉一子。曰弓太郎。行素大喜。以爲天命所歸。嘗謂衆曰。我駿河今川氏之裔也。因使弓冒今川氏。被錦袍。翼戴之以爲主將。時生僅三月也。奉行之巡視閭里也。例慰府士朝岡氏。是月以十九日爲期。約而朝岡氏家與行素相對。故行素謀以此日襲朝岡氏發事。而其黨平山某詣奉行邸。自首告變。奉行大驚。止其巡視。先是。彥根人宇津木共甫（名靖。稱慮之。系）倜儻有大志。嘗

宇津木共甫諫行素

寓京師。受學中嶋棕軒。棕軒詩人。風流自喜。而共甫磊落武夫。持論見解相背馳。不合。乃去游大阪。見行素。大喜。約爲弟子。遂西遊。寓長崎。會行素竊圖不軌。以書招之。共甫獨行赴之。行素告之謀。共甫切諫。引義止之。不聽。反幽諸一室。共甫度事不成。作書付之其弟子。赴彥根復出。極諫。既而上廁。行素使人鏦殺之。共甫從容受槍而死。時年二十九。（〇大槻崇曰。詩云。疾風知勁草。如共甫者。可不謂烈乎。其先事一死。從容就義。誠足以折賊勢於暗中。則又不爲徒死無益矣。嗚呼。共甫眞疾風之勁草哉。）十九日黎明。行素自火其邸宅。帥其黨與百餘人。發巨礮。燔東西吏坊。及天滿將襲府城。聞官兵護天滿橋。轉路渡浪華橋。放火。儇坡以圾略。富商時西北風急。黑烟蔽天。市民狼狽。負擔而逃。城代土井利位。部署諸將。發兵護諸門。西町奉行堀利堅（伊賀守）率京門

坂本鉉之助銃斃賊

騎卒。至石街。遙見賊旗幟。命發鳥銃。賊亦應之。距離遠而丸不達也。利堅勵衆督戰。馬驚而墜。賊不知而西矣。東町奉行跡部良弼（山城守）率部下。尾之。遇賊于淡路街。定番遠藤胤統（但馬守）部下山崎彌四郎。坂本鉉之助。本多爲助。糟谷助藏等三十餘人。執銃尾擊。破賊于平野坊。進戰。界筋町。彼我相距百餘步。鉉之助沈勇而善銃。與賊良梅田某（源左衛門）擬銃相迫。賊先發丸。汰其鍪笠。不中。我丸洞其腰。斃矣。進馘之。貫頭於槊。以賈餘勇。賊見之潰散。利堅良弼縱兵捕之。又命防火。火兩日始熸。此變大阪市舍罹兵燹者。一萬八千餘戶。而行素逃匿。未知其所在。近畿諸侯發兵備之。置關物色。當是時。留守土井利位。及在城諸將各分守諸門。尼崎。岸和田。姬路。郡山。諸藩亦各發兵赴援。次舍

大塩行素伏誅餘黨悉平

各所。以賊已平。旋軍。〇三月。行素父子伏誅。初賊兵潰走也。渠帥往往混市民。避火者四散。或自殺。或捕縛。行素見事皆乖。與其徒十八人。奪舟潛伏天滿天神二橋之間。既而盡散遣其徒。獨與其子格之助。潛行過和之闇嶺。爲土兵所圍。奮鬪而遁還。而匿于大阪靭街染戶五郎兵衛屋。二軒家。爲家人所告。利位遣兵圍之。行素自放火。與其子挌相刺而死。諸賊伏誅。行素有才幹。凡尸祝王守仁學。著洗心洞劄記。獄訟麃平。頗有威名。至是煽亂伏誅。大阪市民或憐其死云。明年九月。磔行素父子焦骸。及黨與數人于大阪。賊徒悉平。（〇菊池純曰。昔者賴襄嘗論北條氏曰。兼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十之叛北條氏者。始乎陸奧人安藤堯勢。余以謂元和以還。海內士人。無一人畔德川氏者。士之畔德川氏者。肇於大塩行素。堯勢之背叛。胚胎乎長崎高資決訟不公。行素之圖不軌。激成官吏不救窮民。而北條氏伐之不克。德川氏）

討之誅夷建而論之德川氏權勢兵力如不至於北條氏之衰
紲者俺而察之則均是不免爲亡兆也譬之人身及其壯也血
氣正强雖有寒暑燥濕之異未嘗至必感冒時氣也及其老也
血氣已衰於是乎亡論於寒暑燥濕百疾雜作諸病爭起當是
時雖有俞跗越人亦無如之何矣德川氏之天下元和以至於
元祿如少壯男子雖時有寒疾發汗可以驅除其邪氣也正德
以後以至於文政之初如中年以上之人衛生以顧養其性命
不至溺過酒暴食傷損其肺腸之甚亦可以保百年眉壽已而爲
天保爲弘化爲嘉永安政愈下愈衰如六十七十廢人病大百疾
竝起一病未瘥一痼再動遂罹癸丑墨使之大患至不可救藥
而斃矣而跡其所自皆國力虚耗衰紲所致北條氏於安藤堯
德川氏於大塩行素前世後代其揆一矣後之憂國者勿使
國力至於衰紲踐
北條德川之覆轍○夏五月土井利位爲所司代間部詮勝總下
守爲大阪城代○秋八月家齊辭大將軍以內大臣家慶爲右

家慶爲大將軍

大臣任征夷大將軍世子權大納言家祥兼右近衛大將家慶
家齊第二子時年四十五家祥後更名家定○九月家慶奏鑄
五兩鈑一分銀廢二分金鈑曰保五兩鈑至安政中廢○是歲

京師儒者北小路三郞設場三條積賑救窮民自春至冬止家

九年

慶賜錢十萬賞之東本願寺亦爲粥施境內餓者百餘日○九
年戊戌春三月江戶西城災家慶課諸侯築之○夏四月以土

松本來藏歿

井利位爲老中間部詮勝爲所司代○閏月松本來藏歿年五十
來藏名重信字實甫會津人爲人戇直有大節少游江戶入古

攤洋書觀一冊乳五子圖

賀精里門篤信宋學闢聖距邪力如辯蘐猶一日攤洋書觀一
冊乳五子圖戟手大罵曰婪哉虜也獨不知犝乳之不可蠛男
兒國乎於是留心邊防單劍子行東極陸奧北入靺鞨西南窮
肥筑日薩以歷覽天下形勢謂豆相二州江戶之咽喉也扼塞
不可不嚴乃審驗地理講求其略將有所論著會縣令羽倉用
九巡視伊豆七嶋撫居民議海防募奇才異能之士以從行以

其風濤絕險人皆憚之獨來藏奮以往將赴三宅嶋颶俄起舟
覆而死其友尾藤某埋其遺墨于城北大塚里建石紀之見在
所謂寬政三先生墓田之地云○大槻崇曰繼三偉人又得二
奇士其漫游好奇同葬魚腹又何其似也抑屈平之投汨羅前脩或以爲賢者之過也然則予
栗實甫與三閭大夫靈均謂之千古三奇士其誰曰不倫哉
○五月甲斐士民相聚煽亂抄掠郡邑官遣吏捕之誅首謀者
餘皆處以流竄○秋九月家慶論大阪討賊之功賞遠藤胤統
賜鐙一雙遷坂本鉉之助爲鐵炮方賜白金百枚加以行素所
挈大熕其餘各有差○岸駒卒岸駒加賀人以善畫名喧於一

十年

時其子岸岱亦以善畫著稱○十年己亥春二月江戶西城成
○夏四月家齊徙西城○是歲清林則徐爲廣東總督燒鴉

十一年

片烟草數千函英吉利之冦于清國蓋昉於此○十一年庚子

春正月間部詮勝爲老中○三月立親王統仁爲皇太子內
大臣忠熙傅之○冬十一月上皇崩壽七十○十二月葬
上皇于泉涌寺曰後月輪陵○是歲英吉利怒清燬鴉片烟草
入冦陷定海廣東清主命大臣伊里布禦之擒其女酋旣而英
將乞和清主命大臣琦善赴廣東議之○佛蘭西以皇帝禮歸

十二年

葬那勃列翁于本國○十二年辛丑春正月　天皇遣左近衛
大將藤原輔熙右近衛中將藤原實愛等于泉涌寺奉諡　上

復諡法

皇曰　光格天皇自　宇多天皇停諡法大典廢者閱世六十
歷歲九百至是復之先是德川齊昭聞大喪贈書關白政通議
葬祭之禮宜復古政通深感其忠誠乃謀之於幕府又使齊昭
贊成之至是舉此典○太政大臣從一位前大將軍德川家齊

土佐漁人萬次郎等漂流抵無人嶋

薨。年六十九。○土佐宇佐浦漁夫萬次郎傳藏等五人。是月五日。漁于近洋。俄値颶。漂流抵無人嶋。爲北亞墨利加捕鯨船所救。其十一月抵烏巴布卑。賛度伊斯諸嶋。此嶋在于北太平海。爲一馬頭。四人留焉釣魚。以爲業。船主愛萬次郎慧敏。請養之郷里。傳藏等聽之。時萬次年僅十四。乃從船主如北亞墨利加。○二月。葬前將軍家齊于寛永寺。賜謚曰文恭。○家慶令定米油薪炭賣法。以平物價。婚娶飲膳類。皆有制。圖書册子。以至兒童玩具。禁施五彩設金銀。先是水野忠邦。慨松平定信政蹟漸弛廢不振。屢下令禁奢靡。欲復於寛政之舊。而政令煩苛。上下苦之。衆心不服。○冬十一月。泉涌寺災。堂塔陵廟悉燬。○關白政通之女。適家慶世子家定。○是歲。齊昭收鐐封內銅佛及梵鐘。以造

齊昭收鐐封内銅佛造巨熕

巨熕。議者或難之。齊昭曰。昔者大猷公。使松平信綱毀大佛。以鑄錢。無他。變無益爲有用也。且大佛能濟度衆生。鐘能戒怠惰。今變而用諸海防。鏖腥膻之夷賊。以濟神州之生靈。以振起天下之怠惰。其用不亦大且廣乎。人皆服其識見之卓越。而諸僧徒不便己者。極口誹謗。甚則至羅織以爲懷異志。齊昭不以經意。乃鑄銃於郊。閲兵於野。責臣庶以實用。而讒人間之。群議益喧。○韜池紬曰。烈公銷毀國中銅佛及梵鐘。以鑄造巨熕。備於不虞。此與秦政銷天下兵器。以爲鐘鐻金人。事全相背馳。且庸人視之。鎖似仁而鐻似暴矣。自識者言之。烈公固仁。而秦政固暴矣。天下後世。人而審識者。乃任仁人爲驕暴。爲懷異志。遂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以則擬異日之幽閉。豈可勝慨哉。雖然。天定勝人。蓋揣論定公如此者幾也。副毅貞。國事孔棘。蓮其論肖。不可與於是暴者。任爲驕暴爲懷異志者。今則俄之首而服其先見之明。故曰烈公銷毀銅佛以鑄造巨熕者。備人以爲暴。而識者以爲仁。秦政銷兵器以爲鐘鐻金人者。識者以爲暴。而庸人以爲仁。此仁暴之別也。○清主命大

石津發曰。論斷痛快。喜撫掌書烈公心事於

臣伊理布。同琦善赴廣東。議和。英將曰。還我公主。即還侵地。如不許。則大舉報之。琦善等私斷。褫林則徐職。英兵益猖獗。清主大怒。奪琦善伊里布職。起復林則徐。經理浙東。○英吉利人乘蒸氣船。凡四十五日。一周全地毬。○十三年壬寅春三月。礫加賀姦商木屋藤右衛門兄弟二人。僭犯國禁。與外國貿易海上。故及。○是月。江戶町奉行矢部定謙駿河守坐事。除籍禁錮於桑名。定謙憤惋絶食而歿。初定謙爲界奉行。界浦有一富醫廣岡爲次不恤其弟者。定謙下車。首治之。醫曰。下走生來未聞有弟。弟曰。走乃爲先人遺腹子。不幸而落托。令母子不能自活。乞哀於兄。兄遇以路人。官請憫而察之。定謙漣然泣。喩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家財。假令獲家財。兄弟鬩墻。以失友于之親。安得

英人一周地毬

十三年

矢部定謙禁錮絶食而歿

感於古歌兄弟析産

不愧其心邪。曰錄古歌一首示之。二人伏讀感泣。謝罪。遂析其産。天保初。遷大阪町奉行。尋轉勘定奉行。而跡部良弼代爲町奉行。乞教定謙。定謙曰。有故騎士大鹽行素者。其人驁悍。君請駕御之。苟操縱失宜。則將生亂矣。良弼退。哂其過慮。既而年穀不登。民多饑莩。行素上書。請拯。良弼弗省。行素憤激。散私財。以賑窮民。糾合黨與。放火坊市。作亂。事敗伏誅。於是人皆詆良弼亡狀。而服定謙先見。○成問行素於定謙。定謙曰。行素豪於實用之學。其爲與力。折當商齊細民之禁。折數太散僧自足稱道者。亦在大阪嘗相對命飯。談及國事。行素頭髮怒張。爲決魚炙。自首至尾。今尚想其面貌。不覺生寒毛也。德川齊昭聞定謙爲人。作和歌賜之。藤田彪聞當世人物於川路聖謨。聖謨曰。子知矢部乎。智謀有餘。裁決如流。非韓淮陰之流。則蕭公之徒也。其爲名士所推重。概如此。當是時。幕府欲

非韓淮陰之流則蕭公之徒

復享保寛政之政乃擢定謙爲江戸町奉行既而定謙與老中水野忠邦有隙忠邦中以法至是坐廢定謙禁錮不粒食數日憔悴骨立命逼旦夕幕府遣醫視之定謙却之曰吾既決死何用藥餌爲吾以三月二十一日獲罪將以明年是月此日有報搆陷吾者君幸記之遂死明年是月忠邦事敗而廢錮果如其言彪作詩哭之有雖非廊廟棟梁器豈讓都城方面權空見亞父縱理驗難期安國死灰然諸句蓋記實也後幕府宥定謙罪錄其後彪亦感喜賦長句以祭其靈云○夏五月關白政通爲太政大臣○家慶廢一朱銀○秋九月　詔陰陽頭安部時親改作曆法名曰天保曆○冬十月家慶遣市野茂三郞檢權諸國田地既畢北陸將及近江甲賀民譟起襲其次舍茂三郞狼

天保曆成

狽遁走檢地事遂寢○京師建學習所揭示曰履聖人之至道崇　皇國之懿風不讀聖經何以修身不通國典何以養正辨明之務行之大納言三條實万撰○家慶廢文政乙酉攘夷之令用寛政文化之令於是沿海之國雖有外冦不得輙礮擊之天下慷慨之士皆扼腕而切齒兵齊昭歎曰天下從是多事也乃建議曰封内民俗顓愚而漁父鰥丁尤甚曩者嚴布攘夷之令猶恐或不遵之況今而廢其令則貿易姦濫至不可制禦請暫循乙酉之令以保顓愚之民家慶不能制也重布令於天下行節儉嚴武備○渡邊登殘登名定靜字子安號華山田原三河藩士也少遊林氏門涉獵經史博交文士兼善繪事又講究萬國地誌與高野長英長英號瑞皐小關三英三英號學齋友善剖其俸給二人

渡邊登殘

雖吏務鞅掌專覃思於蕃學是時都下名士宿儒設尚齒會以天保九年十月十五日爲期長英有病辭會其門人内田彌太郞奥村喜三郞二人皆爲幕府小吏頗有才學又善算數奥村居常歎我航海術未開往往致覆沒欲講究泰西航海術新製經緯器將列之尚齒會博衆評而獻幕府是日齎器訪長英請與俱至會長英乃力疾赴之至則客半散在者僅十數人中有幕吏芳賀市三郞者近爲巡見使新自兩野甲信歸及夜談論風生當是時荷蘭控事於長崎奉行英等密謄寫蘭人書疏乃取之於懷以眎坐客略曰在長崎荷蘭甲比丹謹白奉行久世賀州執事今者英艦護送日本漂民不經長崎直至浦賀名託護送實請貿易也奉行啓之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謂宜準文化中逐

都下名士設尚齒會

魯使吟咱涅吐例於是長英登等謂英使茂利曾武材武絶倫專總督交易其權力固非吟咱涅吐匹儔而幕府未詳海外事情擬以海冦其迷謬可笑也且彼冒萬里風濤厚意以護送我民我遇之以凶狀擯斥而驅逐之其結怨外國洵非細小也吾輩平生講究外國書者豈可坐視而不白之邪登乃著鴂舌小記愼機論等未示諸他人長英亦擴英所言著夢物語專駁攘夷非計目付鳥井耀藏林大學頭衡第二子素不喜蕃學竊謂茂利曾武朶頭我國而蕃學者流尊信不啻主張妖言以洞喝幕府爲今之計者不如誅著夢物語者以懲後也幕府小吏花井某虎亦媒蘖以爲出身之計告耀以蕃學黨與欲託開無人嶋以通信外國且曰其舉在近而蹤跡詭秘不可捉摸即不發罪之則禍

長英著夢物語

登等就捕三英自殺　長英自首下獄

且不測請誅此輩以絕禍原矣耀啓之水野忠邦忠邦驚乃命吏所在逮捕登等就捕三英自殺長英聞官索已甚急寄書於其友鈴木春山託母囑後事而自首下獄幕吏鞫問甚嚴詰夢物語所引出於何人手長英諉以得於道路之說辭不連及於英等幕府處長英以林子平例而以其籍爲市醫禁獄終身登坐誹謗時政罪當死以其歉歲賑民假死一等花井某亦坐皇張浮言禁錮其家番黨獄始了矣而長英名益顯世爭珍其書尋登亦就國幽囚于田原登家居無事嘗製萬國旗章圖以示傍近小民以備緩急其意在報國而或以爲有異圖又與友人書東往復事傳一藩幕府讓田原城主三宅土佐守以呵禁怠弛屛居不愼登懼復累主家即自殺死時年四十九實是月十一日

登先於死一日作魯生邯鄲夢裏圖以自喩

云登爲人忠實孝友極精鑑識最尚氣節其將死前日作魯生邯鄲夢裏圖以自喩又預作畫遺親戚明友以爲永訣是日其母怪登久不見使婦視之婦登樓則登業已死鮮血淋漓婦大驚報之其母母視其貫喉而伏怪曰登何爲不割腹而貫喉爲婦女之死狀已而解其衣帶撿其死屍則襯白衣先割腹而斂衣襟帶約之然後刺喉也母歎曰眞吾兒矣竟葬于田原城南城寶寺門人椿椿山福田半杏等各擅名於當世初登在獄中常眷眷懷母不能須臾措一夜夢母忽起坐曰兒今歸矣同囚聞之咸泫然淚下其天性至孝類如此大橋正順曰華山軀幹雄偉音吐如鍾其作文援筆立成平生長鋏短袴不識者以爲武人也嘗與余同訪某氏閱西洋地毬圖華山嗟賞不已自午前至晡後凝視諦觀不喫飯不飲茶點燭而始止又聞諸其家人華山坐一室讀書至夜半遇得意處則呵呵大笑若與人談論者家人爲常而不

英兵陷乍浦陳化成死之

怪焉奇士矣○十二月琉球國遣使來貢方物○英兵大擧拔乍浦陷上海水師提督陳化成死之化成材武善戰連立軍功英軍語曰不懼江南百萬兵惟怕一陳化成英兵水陸並進遂陷府城南京震駭清主度其不可防起伊里布講和割地以休兵又嘉陳化成死節繪其戰死狀頒之諸鎭○十四年癸卯春二月見白氣于未申之交司天家謂之彗星○三月海南三百里見西洋兵艦家慶命淀城主稻葉正守等戍和泉數旬而兵艦去○夏四月家慶詣日光廟○賞忠孝者押小路聱女喜濃御幸町商藤吉賜白金○松村景文歿景文最善畫圖與兄呉春齊名歿年五十六○閏九月以阿部正弘伊勢守爲老中○冬十一月谷文晁歿文晁稱文五郎號寫山樓又有畫學齋之號父本

十四年　谷文晁歿

修字務卿號麓谷稱重次郎仕幕府爲縣吏性最嗜詩所著有麓谷集文晁初師髙玄對旁戸祝土佐氏畫法又就狩野光定受其傳後參取宋元明諸家混南北合和漢別爲一家常好寫富士嶽故號寫山其意蓋欲以技雄視一世猶茂卿數詠不二峰以自況也文化中松平定信作集古十種其圖皆文晁所縮摹云又晩直任胸臆揮灑縱横不拘格法年七十七作壽老圖數百幅以頒同好歿年七十八所著有日本名山圖譜畫學叢書等若干種妻林氏字幹幹亦善畫男文二嗣家門下立原杏所髙久靄厓田能村竹田渡邊華山等各樹立一家皆名于當世○是歲重疏鑿印幡沼○弘化元年甲辰春三月　皇太子加首服○荷蘭人來長崎報曰方今形勢不結盟約于西洋各

弘化元年

國則將各帥軍艦來寇○夏五月江戶牙城火營婢多焚死課諸侯城之○家慶幽德川齊昭錮其臣戶田安敬藤田彪鵜殿忠愛今井則等先是幕府老中連署傳命促齊昭參府又召老臣中山備前詰以七事其目頗類疑齊昭有異志者齊昭遂辨行裝倉黃上途以是月五日入小石川第故事尾紀水三藩主參府即日大將軍使老中就第賀之而是日闕焉邸中失望六日家慶使老中阿部正弘等傳命曰齊昭近年政事不肅驕慢自用不憚嫌疑宜速致仕移駒籠邸嚴閉門戶勿許不謹若其襲封則命諸嗣子鶴千代麻呂一邸肅然日既暮齊昭命駕徙駒籠邸夜戶田安敬與藤田彪等奪職禁錮○冬十二月改元曰弘化○二年乙巳春二月北亞米利加船抵相摸浦賀送歸陸奧阿波漂民漂民去冬遭颶於洋中為亞人所救云○冬十二月詔家慶建學習院于建春門前使藤原貞善菅原聰長督之家慶獻經籍史乘若干部○三年丙午春二月　天皇崩在位二十九年改元者三曰文政（十二年）曰天保（十四年）曰弘化（四年）崩時壽四十七　天皇孝謹好學　光格天皇之寢疾也　天皇潛出宮御女輿視疾　謚　仁孝天皇葬于泉涌寺曰弘化山陵　皇太子立是為　孝明天皇

（頭注：幽德川齊昭　二年　亞米利堅船來浦賀　三年）

國史略三編卷之二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56
SS号=14664056